目录

[《傾國傾城〔傳說時代─戰國〕》 1](#_Toc29569583)

[〈推薦人的話〉說書，說通俗歷史 吳密察 1](#_Toc29569584)

[〈自序〉 1](#_Toc29569585)

[○○一射日的人 2](#_Toc29569586)

[○○二酒池肉林 4](#_Toc29569587)

[○○三天道是耶？非耶？ 6](#_Toc29569588)

[○○四龍涎 9](#_Toc29569589)

[○○五怪力自滅 12](#_Toc29569590)

[○○六春秋友情 14](#_Toc29569591)

[○○七創造霸主的雙人組 17](#_Toc29569592)

[○○八一心復仇 19](#_Toc29569593)

[○○九兄弟相繼逃亡 22](#_Toc29569594)

[○一○怨恨未消 24](#_Toc29569595)

[○一一恩怨分明 27](#_Toc29569596)

[○一二冤魂百態 29](#_Toc29569597)

[○一三逃亡者 31](#_Toc29569598)

[○一四王位更迭 34](#_Toc29569599)

[○一五日暮途遠 37](#_Toc29569600)

[○一六囚犯部隊 40](#_Toc29569601)

[○一七臥薪嘗膽 43](#_Toc29569602)

[○一八吳宮之蝶 45](#_Toc29569603)

[○一九恩仇之路 48](#_Toc29569604)

[○二○春秋落幕 51](#_Toc29569605)

[○二一兵法名門 54](#_Toc29569606)

[○二二斷腿軍師 56](#_Toc29569607)

[○二三貴為宰相 58](#_Toc29569608)

[○二四讀心術高手 61](#_Toc29569609)

[○二五走鋼索的人 63](#_Toc29569610)

[○二六雞鳴狗盜 66](#_Toc29569611)

[〈小說十八史略〉五大特色 68](#_Toc29569612)

[◎經世活用古代人際學的深度探討，現代經營學的活用經典 68](#_Toc29569613)

[◎切中人性披露人際權謀的心性百態，望穿歷史演繹的真實面貌 68](#_Toc29569614)

[◎民間觀點非官方說法詮釋歷史興衰遞嬗，具備人本史觀與生活智慧 69](#_Toc29569615)

[◎史綱提挈結合說書演義與歷史啟蒙，輕鬆讀竟中國千秋歷史 69](#_Toc29569616)

[◎小說風格小說體例暢談古今風雲人物，快意馳騁四千年歷史時空 69](#_Toc29569617)

[《易水悲歌〔戰國─秦〕》 70](#_Toc29569618)

[○二七鬼谷先生 70](#_Toc29569619)

[○二八謀略學校 72](#_Toc29569620)

[○二九車裂之刑 75](#_Toc29569621)

[○三○投身汨羅江 77](#_Toc29569622)

[○三一同門弟子 80](#_Toc29569623)

[○三二逐客令 82](#_Toc29569624)

[○三三孤獨少年王 84](#_Toc29569625)

[○三四「大陰」長信侯 87](#_Toc29569626)

[○三五骨肉之爭 89](#_Toc29569627)

[○三六雙重逃亡 91](#_Toc29569628)

[○三七唯詭策可使 94](#_Toc29569629)

[○三八易水悲歌 97](#_Toc29569630)

[○三九事未竟成 99](#_Toc29569631)

[○四○老而彌堅 101](#_Toc29569632)

[○四一天下一統 104](#_Toc29569633)

[○四二謀議復仇 106](#_Toc29569634)

[○四三鐵球飛翔 109](#_Toc29569635)

[○四四博浪沙始末 112](#_Toc29569636)

[○四五太公兵書 114](#_Toc29569637)

[○四六亡命之日 117](#_Toc29569638)

[○四七巨星隕落 118](#_Toc29569639)

[○四八陰謀 118](#_Toc29569640)

[○四九鴻鵠之志 118](#_Toc29569641)

[○五○陳勝吳廣 118](#_Toc29569642)

[○五一真與偽 118](#_Toc29569643)

[○五二分裂 118](#_Toc29569644)

[○五三紛亂四起 118](#_Toc29569645)

[○五四混沌之世 118](#_Toc29569646)

[《楚風漢雨〔秦─前漢〕》 118](#_Toc29569647)

[○五五兵力問答 118](#_Toc29569648)

[○五六戰雲密佈 118](#_Toc29569649)

[○五七雙雄出陣 118](#_Toc29569650)

[○五八西進之路 118](#_Toc29569651)

[○五九動盪中的咸陽 118](#_Toc29569652)

[○六○吉祥之地 118](#_Toc29569653)

[○六一鴻門宴 118](#_Toc29569654)

[○六二火燒咸陽 118](#_Toc29569655)

[○六三天下復亂 118](#_Toc29569656)

[○六四楚漢爭霸 118](#_Toc29569657)

[○六五大軍師退場 118](#_Toc29569658)

[○六六項羽疲於奔命 118](#_Toc29569659)

[○六七迎接決戰 118](#_Toc29569660)

[○六八拔山之力 118](#_Toc29569661)

[○六九消失於烏江 118](#_Toc29569662)

[○七○巔峰時期 118](#_Toc29569663)

[○七一韓信失勢 118](#_Toc29569664)

[○七二匈奴抬頭 118](#_Toc29569665)

[○七三勿做勉強之事 118](#_Toc29569666)

[○七四功臣連連亡 118](#_Toc29569667)

[○七五大風起兮 118](#_Toc29569668)

[○七六皇帝病倒 118](#_Toc29569669)

[○七七後宮殘虐 118](#_Toc29569670)

[○七八女君專權 118](#_Toc29569671)

[○七九黃昏 118](#_Toc29569672)

[○八○呂氏滅亡 118](#_Toc29569673)

[《大漢天威〔前漢〕》 118](#_Toc29569674)

[○八一天下重歸劉氏 118](#_Toc29569675)

[○八二吳楚七國之亂 118](#_Toc29569676)

[○八三愛憎之火 118](#_Toc29569677)

[○八四女人之爭 118](#_Toc29569678)

[○八五女人的陷阱 118](#_Toc29569679)

[○八六武帝登場前夕 118](#_Toc29569680)

[○八七少年皇帝的雌伏 118](#_Toc29569681)

[○八八皇后敗退 118](#_Toc29569682)

[○八九奴隸成為將軍 118](#_Toc29569683)

[○九○新風氣 118](#_Toc29569684)

[○九一老將不死 118](#_Toc29569685)

[○九二射上岩石的箭 118](#_Toc29569686)

[○九三時運不濟 118](#_Toc29569687)

[○九四憎惡之火 118](#_Toc29569688)

[○九五傾國佳人 118](#_Toc29569689)

[○九六貳師將軍征西 118](#_Toc29569690)

[○九七蒙受污名 118](#_Toc29569691)

[○九八生於異域 118](#_Toc29569692)

[○九九武帝年邁 118](#_Toc29569693)

[一○○哀情何其多 118](#_Toc29569694)

[一○一保全霍光體制 118](#_Toc29569695)

[一○二廢帝始末 118](#_Toc29569696)

[一○三謀殺皇后 118](#_Toc29569697)

[一○四庶民皇帝 118](#_Toc29569698)

[一○五所愛唯卿 118](#_Toc29569699)

[一○六和平時代 118](#_Toc29569700)

[一○七昭君的故事 118](#_Toc29569701)

[《遍地皆皇帝〔後漢〕》 118](#_Toc29569702)

[一○八王莽出仕 118](#_Toc29569703)

[一○九紛亂的後宮 118](#_Toc29569704)

[一一○老套 118](#_Toc29569705)

[一一一皇位在望 118](#_Toc29569706)

[一一二漢一度滅亡 118](#_Toc29569707)

[一一三再見綠林 118](#_Toc29569708)

[一一四赤眉造反軍 118](#_Toc29569709)

[一一五綠乎？紅乎？ 118](#_Toc29569710)

[一一六天下大亂 118](#_Toc29569711)

[一一七遍地皆皇帝 118](#_Toc29569712)

[一一八娶妻應如斯 118](#_Toc29569713)

[一一九日本登場 118](#_Toc29569714)

[一二○深入虎穴 118](#_Toc29569715)

[一二一皇帝個個年幼 118](#_Toc29569716)

[一二二後門之狼 118](#_Toc29569717)

[一二三皇帝生意興隆 118](#_Toc29569718)

[一二四黃巾軍起 118](#_Toc29569719)

[一二五黃巾軍不死 118](#_Toc29569720)

[一二六八人幫 118](#_Toc29569721)

[一二七皇帝一死…… 118](#_Toc29569722)

[一二八殺盡宦官 118](#_Toc29569723)

[一二九幻術增兵 118](#_Toc29569724)

[一三○勿須容情 118](#_Toc29569725)

[一三一命運之流箭 118](#_Toc29569726)

[一三二董卓斃命 118](#_Toc29569727)

[一三三呂布發威 118](#_Toc29569728)

[一三四偷襲 118](#_Toc29569729)

[一三五復仇之鬼 118](#_Toc29569730)

[一三六起內訌 118](#_Toc29569731)

[一三七天子東歸 118](#_Toc29569732)

[《三國群英〔後漢─晉〕》 118](#_Toc29569733)

[一三八建安序幕 118](#_Toc29569734)

[一三九欲為皇帝 118](#_Toc29569735)

[一四○徐州攻防戰 118](#_Toc29569736)

[一四一二次敗走 118](#_Toc29569737)

[一四二呂布之死 118](#_Toc29569738)

[一四三未完成的夢 118](#_Toc29569739)

[一四四官渡之戰 118](#_Toc29569740)

[一四五興亡無常 118](#_Toc29569741)

[一四六三顧之禮 118](#_Toc29569742)

[一四七曹軍南征 118](#_Toc29569743)

[一四八逃吧，劉備！ 118](#_Toc29569744)

[一四九決斷時刻 118](#_Toc29569745)

[一五○赤壁一戰驚天地 118](#_Toc29569746)

[一五一赤壁戰後 118](#_Toc29569747)

[一五二領地被奪 118](#_Toc29569748)

[一五三眾英雄退場 118](#_Toc29569749)

[一五四劉備含恨而逝 118](#_Toc29569750)

[一五五泣斬馬謖 118](#_Toc29569751)

[一五六天下三帝 118](#_Toc29569752)

[一五七丞相病倒 118](#_Toc29569753)

[一五八五丈原秋深 118](#_Toc29569754)

[一五九孔明死後 118](#_Toc29569755)

[一六○洛陽異變 118](#_Toc29569756)

[一六一隱藏野心 118](#_Toc29569757)

[一六二司馬一族奪權 118](#_Toc29569758)

[一六三搖曳的統一 118](#_Toc29569759)

[一六四大亂序曲 118](#_Toc29569760)

[一六五搜獵美少年 118](#_Toc29569761)

[《江南風波惡〔晉─隋唐〕》 118](#_Toc29569762)

[一六六斜陽照帝國 118](#_Toc29569763)

[一六七流浪千里一皇后 118](#_Toc29569764)

[一六八亡命王朝風雨飄搖 118](#_Toc29569765)

[一六九後趙興亡錄 118](#_Toc29569766)

[一七○不可思議的潰敗 118](#_Toc29569767)

[一七一江南風波惡 118](#_Toc29569768)

[一七二田園將蕪胡不歸 118](#_Toc29569769)

[一七三暴君狂主 118](#_Toc29569770)

[一七四雄霸北方 118](#_Toc29569771)

[一七五邁向文明之路 118](#_Toc29569772)

[一七六長命皇帝登場 118](#_Toc29569773)

[一七七北朝分東西 118](#_Toc29569774)

[一七八文武之道不再 118](#_Toc29569775)

[一七九亡國之音 118](#_Toc29569776)

[一八○大一統 118](#_Toc29569777)

[一八一叛亂烽火燎原 118](#_Toc29569778)

[一八二桃李之子 118](#_Toc29569779)

[一八三李家老二 118](#_Toc29569780)

[一八四引狼攻長安 118](#_Toc29569781)

[一八五天下核心取其一 118](#_Toc29569782)

[一八六吳公台下多悲風 118](#_Toc29569783)

[一八七綠影一千三百里 118](#_Toc29569784)

[一八八野心葬送熊耳山 118](#_Toc29569785)

[一八九又一個天子 118](#_Toc29569786)

[一九○河東動盪 118](#_Toc29569787)

[一九一沙塵大作戰 118](#_Toc29569788)

[一九二濁流天上來 118](#_Toc29569789)

# 《傾國傾城〔傳說時代─戰國〕》

## 〈推薦人的話〉說書，說通俗歷史 吳密察

《十八史略》二卷，宋末元初曾先之撰。為採擷正史、《資治通鑑》等史書，簡明地敘述中國歷史的初學者啟蒙書。書中敘述起自太古、三皇五帝，迄於南宋滅亡，為概述中國四千年治亂、興亡狀態，及王侯、將相、賢哲事蹟的通史。

舊時代，一般民眾的歷史知識來源，大致來自說書演義，及類似《十八史略》這種初學者啟蒙書，至於被高級知識人視為經典的正史或《資治通鑑》等書，卻不是市井小民所經常接觸得到的。透過這種通俗歷史書，一般民眾得以知道「餓死首陽山」、「管鮑之交」、「孟母三遷」、「臥薪膽」、「合縱連橫」、「遠交近攻」、「雞鳴狗盜」、「焚書坑儒」、「四面楚歌」、「得隴望蜀」等膾炙人口的歷史典故，並對中國歷史有概括性的知識。如果說《蒙求》、《古文真寶》、《文章軌範》、《唐詩選》、《千家詩》，是傳統詩文的入門書，《十八史略》便是史學的入門書。

《十八史略》雖然流通極廣，但卻不受中國廟堂學者所重視。《四庫全書總目》雖將《十八史略》著錄在〈別史〉類中，卻有不屑一顧的評語：「其書抄節史文，簡略殊甚，卷首冠以歌括，尤為弇陋，蓋鄉塾課蒙之本。」因此，長久以來一提到中國歷史的通史書，便舉《資治通鑑》，甚至還以為讀《通鑑》可使人「有智慧」（其實，應該說是使人「有謀略」）；但實際上卻少有人真能讀竟《通鑑》。

相對於中國人之重視《通鑑》，日本人卻自德川時代以來，便重視《十八史略》。這種閱讀品味之不同，可能有各種原因，但其中一項似乎可以說中國人之讀史是在「用史」，希望從歷史中得到智慧（謀略），而日本人之讀史，則較重教養（知識）。因此，一部能夠簡潔明快地概觀中國數千年歷史的《十八史略》，便正好符合要求了。對日本人來說，《十八史略》之於中國史，大概就如威爾斯《世界史綱》之於世界史吧！

《十八史略》之傳入日本可上溯何時，已難稽考，但可確認在德川時代曾有數次刊印，到了幕末時期更成為各藩學的教科書，甚至一直延用到明治初年實施新式教育之後，而在明治初年達於流傳的最盛期，成為此時期日本急欲瞭解國際（中國）知識的重要書籍。這個大流行時期，在明治二年代那珂通世《支那通史》問世後，才逐漸消退。但此後《十八史略》的諸多篇章，仍然被編入大、中學《漢文》教科書中。可見，《十八史略》在日本流行之盛。

陳舜臣所著《小說十八史略》，雖與曾先之原作無關，而且標明係「小說」。但借用《十八史略》之名，顯見陳氏有意倣《十八史略》之撰作精神，以小說的形式寫一部簡明通俗的中國通史。這樣，說書演義與初學者啟蒙書，便做成了一次喜劇的結合！

〔推薦人簡介〕吳密察，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畢業，日本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科學研究科博士課程修了。曾任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助教講師，現任該系副教授。

## 〈自序〉

中日人民的共同話題陳舜臣

曾先之的《十八史略》，在日本的知名度比在中國高。為什麼呢？因為從戰前開始，日本中學及高中的「漢文」教科書裡，祇要是論及中國歷史，幾乎都是從《十八史略》收錄過來的。因此，《十八史略》對日本人來說，就相當於中國史。

我所寫的《小說十八史略》其實與曾先之的著作毫無關係，而是將古代到宋滅亡之間的歷史小說化。「十八史略」這個書名，是我為會將其直接聯想成中國史的日本讀者而取的。

這個作品首先在週刊《每日》連載，然後由每日新聞出版部出書，沒想到十分受歡迎，全六卷的銷售量，在很短的時間內便超出一百萬冊。之後，又由每日新聞改版為十二卷，也一再再版。

六卷版是在一九七七年初版，過了十五年，再由講談社於一九九二年出版文庫版。短短兩年之間每一卷都超過十版。在這麼漫長的時間裡，能源源不斷的發售，可說是十分少見的事。

我並不是刻意在誇耀這套書的暢銷。我祇是覺得，有一些對中國歷史有興趣的日本讀者，常因呆板的教科書敘述方式或學術著作而難以接近，如果可以藉由我的作品來滿足他們的需求，這也未嘗不是件好事。

以前，日本人和中國人曾有一段漫長的歲月，共同享有中國的古典世界。然而，特別是近半個世紀間，這種親密關係突然變得淡薄了。對這個現象，我也許顯得反應過度，但確實有股危機意識。

兩國人民越來越需要擁有共同話題了。這就是我執筆寫這部書的用意，希望大家能了解。

我深深期許著這套書，透過翻譯，能夠成為兩國人民不論是感性上或是常識上的橋樑。

（黃盛璘／譯）

## ○○一射日的人

來到地上後，后羿準備射下並排在天空中的十個太陽。對自己的能力有充分信心的他，當然袛準備了十支箭，他將十支箭插在箭筒裡，就開始依次射太陽。

※※※

人──

普普通通的人──

生命的目的在於探究為人之道──

這是中國人自古以來的歷史觀。有人因此說，中國欠缺神話──我卻認為這個說法不完全正確──那是史家盡可能地從著作中刪除神話的結果。

這個傾向，從儒學執中國思想界之牛耳後，尤其為甚。

不語怪力亂神──孔子所抱持的，就是這個態度。

事實上，中國的神話相當豐富，它甚至具有極富人情味的特質。

下面介紹一些神話──我要說的，是極富人情味和中國特色的神話。

《十八史略》依正史而寫就。中國正史中絕少出現神話，所以，《十八史略》中少有神話是理所當然的事。

書中述及太古時代的三皇五帝，也有「蛇身人首」及「人身牛首」等記述。但全都袛是輕描淡寫而已，採用的也不是故事體裁。

在這本《小說十八史略》的開頭部分，我介紹的是未記載於《十八史略》的神話、傳說──原書作者為此一直耿耿於懷。這種心情，彷彿在如雷掌聲中聽到夾雜其間的誹謗聲。

下面談談有關羿（后羿）的事。

羿是堯帝時代的英雄之神（或許我們不能肯定地說「是」，而說「據傳」較為妥當吧？）。夏朝時也有過叫「羿」的人，曾經將太康帝逐出國外──《史記》上如此記載。

堯帝時代的羿和夏朝的羿是否同為一人，我們姑且不論。這兩個羿都是神射手，同時也是勇猛之士。

原本在天界的后羿，之所以被派遣到凡界，主要是因為天帝兒子們的惡作劇。

天帝的十個兒子都是太陽，他們的母親羲和，每天輪流帶著一個兒子，乘坐由六條神龍拖曳的雲車，遊走天上。由於這個順序是固定的，所以，每個太陽十天才有一次出來遊走的機會。人們所看到的太陽永遠袛有一個，實際上，卻是由十個太陽輪流出現的。

同樣的事情重複幾千年、幾萬年後，十個太陽開始有了厭倦之意。一天，這十個兄弟在天界扶桑樹下談話：

「我們十個一塊兒出去遊走，豈不好玩？這當然不能事先告訴媽媽，我們就偷偷溜出去吧！」

十個太陽於是同時出現在天空中。

太陽兄弟玩得其樂無窮，可是，這下子人類怎麼吃得消呢？在十個太陽同時照射之下，人間世界頓時變成焦熱的地獄，活活被烤死的人不知多少，地上的農作物更是枯死殆盡。

於是，凡間的聖王堯向天帝禱告，祈求他使人們免於苦難。而且當時為害人間的，不袛十個太陽，還有猛獸、妖怪、害鳥等許多東西。

天帝對凡間聖王的央求，當然不便置之不理。除掉猛獸及害鳥，最好的方法是使用弓箭名手，而天上諸神中，射箭技術最高超的后羿，為不二之選。

選派弓箭手之事看似順理成章，實際上卻不然。后羿確實是神射手，但天帝選派他無疑是違背親情之舉。

對天帝而言，十個太陽都是他疼愛有加的兒子。天帝原以為受命的后羿，會用強弓把箭射到太陽跟前，嚇唬他們重回扶桑樹下，就適可而止。沒想到，接受天帝「去為人類服務」命令的后羿，心裡抱著的儘是圓滿達成任務的念頭，準備將為害人類的東西趕盡殺絕。

於是，后羿帶著妻子下凡──天上的神「出差」時，帶妻子一同前往，好像是規定。后羿的妻子名叫「嫦娥」。來到地上後，后羿準備射下並排在天空中的十個太陽。對自己的能力有充分信心的他，當然袛準備了十支箭，他將十支箭插在箭筒裡，就開始依次射太陽。

堯帝見狀，大為著慌。

天空同時出現十個太陽，當然是要命的事情，但，要是連一個太陽都沒有，這個世界不就變得暗無天日了嗎？到時候，地上不但長不出農作物，恐怕連人類都無法居住！

堯帝於是命人偷偷從后羿的箭筒中，偷走了一支箭。

箭無虛發的后羿，果然以九支箭射下九個太陽，最後，天空中袛剩下一個太陽了。

太陽精原來是三隻腳的烏鴉。

后羿更將吃人的怪獸、怪鳥以及經常弄翻漁船的大海蛇全都殺盡。

這本是值得大大嘉許的功勞。天帝卻沒有因此龍顏大悅。

九個兒子被后羿殺害，天帝當然是怒不可遏了。

「后羿這個傢伙真可惡！我要立刻剝奪他的神籍！」

神界也有戶籍，后羿夫妻由於神籍被撤銷，所以再也不能返回天上了。

神除了居住天上外，更被賦予「不死」的特權。不再具有神籍的后羿夫妻，日後也將和凡人一樣，終有一天得面對死亡。不能回歸天上也就罷了，可是，死後將被投入地獄，這──情何以堪呀！

夫妻因此時起勃谿。

「全是你頭腦簡單惹來的禍！你射下九個太陽而自鳴得意，卻沒有想到會帶來什麼樣的後果！這一切都是你的責任啊！」

嫦娥歇斯底里地哭鬧著。

「你這樣吵鬧是沒有用的，為什麼不讓我靜下來想辦法呢？」

英雄之神后羿被歇斯底里的妻子搞得頭昏腦脹，這一點和凡間男人並無兩樣。他同樣也不想死啊！然而，不再是神的他，又有什麼辦法呢？

就在這個時候，后羿有了偷腥之事。

做這樣的事情，大概是受到妻子吵鬧的影響吧！

他拈花惹草的對象是一位有夫之婦，就是有名的紈袴子弟河伯的妻子──名叫「洛嬪」的絕世美女。因丈夫愛情不專而悶悶不樂的洛嬪，看到出現在眼前頗有大丈夫氣概的后羿，兩人一拍即合。

這當中有過后羿以箭威嚇河伯，河伯前往天帝處投訴的事。然而，兩人偷情的事沒多久即告終止。

換言之，后羿和妻子嫦娥又言歸於好了。

世人常以「越軌」批評后羿，實際上，這個故事說的卻是「女人背叛了男人」。

男人常常批評「女人是禍水」，對此，女人則必以「男人才是禍水」作為反駁。

男人思慕女人，女人思慕男人，這是人類的宿命。袛是，癡情常會造成對另一方的期待過度膨脹。由於現實與期待背離，這種為對方所產生的幻想往往因此而破滅。

這是男女情愛的實態吧。

事實上，對異性感覺幻滅的情形，似乎在男性身上較為常見。其原因應該在於男性較愛幻想而女性較為現實這一本質問題吧。

后羿仍舊和妻子格格不入。一天，他聽到一個好消息。

據說，居住在崑崙山的西王母擁有「不死之藥」。袛是，前往崑崙的途中皆為險路、深淵及火焰山，所以，普通人絕難到達該地。

「這是個好消息！我馬上找她去！」

后羿立刻啟程前往。

雖然由神籍降為人籍，但后羿畢竟不是常人。走一趟崑崙山，絕對難不倒他。

西王母確實擁有不死之藥，但，袛剩兩顆而已。

「這是我僅有的兩顆，你們夫妻選擇吉日，各分一顆服下吧！這藥服下一顆能長生不死……要是服下兩顆，就會升天當神仙啊！」西王母說道。

由於名稱中有「母」字，所以，西王母一般被認為是女神，實際上也有人持男神之說。總之，后羿歡欣雀躍地回來，並且把西王母說的話告訴妻子。

「能夠長生不死，真是太好啦！反正生活在地上同樣也能快樂，袛是不能做重回天上的夢啦！我們就在凡間長相廝守吧！」

妻子嫦娥袛「嗯」了一聲，心中卻另有盤算。

（落到這步田地，一切責任全在於他！我是被連累的！光是長生不死，豈能使我滿足？我是有權利要求回到天上的……）

各分一顆藥丸服下的話，夫妻倆都能長生不死，不過，雙方也無法升天。倘若其中一人服下兩顆，當然就會升天；而另一人不但不能升天，日後更得和常人一樣，面臨死亡的威脅。

──我該怎麼辦呢？

嫦娥不等吉日來到，就獨自服下兩顆藥丸。女人自私，這又是一次明證。

之後，嫦娥果然開始飄然登天。在登天的途中，她突然有了這樣的想法：如果我直接升天，人們一定會指責我無情拋夫。在人們還沒有忘記這件事之前，我不如暫時躲到別處。

天地之間，懸浮著月亮。嫦娥於是決定降落月宮，暫避一段時日。

進入月宮後，她發現自己的身體有了變化。她的個子變得很矮，肚子相對凸出，腰部向左右擴張，身軀上下受到重大壓力而愈來愈扁平。最後，她的頭顱甚至沒入雙肩之中，嘴巴左右裂開，一雙眼睛凸出，而且奇大。同時，皮膚變得黝黑無比，渾身更長滿偌大的疙瘩。

──我的媽喲！

她驚叫起來。不過，她無法聽到自己說話的聲音，傳到耳朵裡的，袛是發自喉嚨深處咕嚕咕嚕的聲音而已。

想活動一下身體，身體卻不聽使喚。這也難怪，原來她已變成一隻醜陋無比的蟾蜍了。

這個神話頗令人玩味。背叛丈夫的妻子，受到詛咒變成蟾蜍──這樣的想法不是挺有趣嗎？「蟾蜍」的聯想大概是由凹凸不平的月球表面而來，事實上，它也可以用任何醜陋動物來替代吧？

這件事情發生後，「嫦娥」成了月亮的別名。

後來，男人看到月亮就會想起嫦娥的故事，並且提醒自己兩件事情：即使看到空中有九個太陽出現，也千萬不可逞能用箭射落；而得到靈藥時，更不可做出交給女人保管的傻事。

雖然這個啟示已經傳承幾千年，遺憾的是，世上男人並未因此而變得聰明些。

后羿的遭遇實在令人同情。

他不但無法升天，連長生不死的機會都被剝奪了。

等在他面前的是死亡，而且他死得非常淒慘。

有句話說：「殺羿者是逢蒙。」

逢蒙是后羿的弟子，同時也是屬下。逢蒙的箭術受教於后羿，出師後，他的技藝在世上已達僅次於后羿的程度。一心想成為天下第一弓箭手的他，起了殺害后羿的念頭。

他想用箭射殺后羿──但一度失敗，後來改用桃木棍棒打死后羿，終於達到目的。

前面那句話的含義是：「養狗反被狗咬。」

實際上，有關后羿的故事的意義，比這個解釋更為深刻。它給我們最冷徹的啟示是：無論何種技藝，為人師者的最大敵手是自己的弟子，稍有疏忽大意，自己的地位隨時會被取而代之。就弟子的立場而言，師父永遠是非打倒不可的首要目標。

《孟子》中對后羿的故事，抱持相當嚴厲的批評態度：沒有眼光，選擇了背師之徒為弟子，因此，后羿可謂咎由自取……

孟子的批評確實有一番道理。

這個故事不是充滿著人性弱點嗎？我們從中觸及活生生的人性。「中國神話富於人性」──這是例證之一。

嫦娥面對由西王母處得到的兩顆靈藥沉思良久──這個情景不也可以大大發揮用來作為現代戲劇的題材嗎？

中國的傳統歷史，一般皆以三皇五帝作為開端。

《十八史略》同樣開宗明義地列出三皇五帝之名。

三皇──伏羲、神農、燧人

五帝──黃帝、顓頊、嚳、堯、舜

（註：關於上古傳說中的三皇五帝，有各種說法，以上袛是其中一個說法而已。）

由於三皇五帝屬於神話時代，所以在名稱上也眾說紛紜。司馬遷甚至不提三皇，直接以五帝作為記述《史記》的開始。

神話或傳說都有一個奇妙法則，那就是：越古老的東西，越令人感到新鮮。

人類智慧隨著時代不斷在進步，記載下來的歷史日益呈滿檔狀態，所以，「創造」出來的新鮮而有趣的故事，實在不容易找到合適的時段安插進去。由於上古時代之前的歷史是一片空白，所以，最好的方法是把故事背景設在該處。

后羿的故事倘若發生在夏王朝時代，那就比發生在堯帝時代更為新鮮了。也就是說，這個故事的時代背景因較為清楚，便不易取信於人。

總之，這是個充分展現人性的故事。

徹底執行任務的態度、微妙的人情問題、男女之間的糾葛、無窮慾海、信義與背叛、死亡的恐懼、師徒之間的無情對立……一言以蔽之，這個故事可謂蘊含日後所有中國歷史的百態！

這是我把這個故事放在小說開頭的緣故。

## ○○二酒池肉林

讓紂王墮落到人人恨之入骨的地步吧！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周公想到利用女人的方法。因為紂王是個以酒色為無上之樂的人。

※※※

據說，有蘇氏有一美女。

她的美貌足以使任何男人為之神魂顛倒。

這個風聞傳到位於遙遠西方的周國。

那是殷商王朝末期，公元前一○三○年前後的事情。周是紂王之下的強勢諸侯之一，當時正在明君文王統治之下。君臨天下的暴君紂王，由於人心背離，已日益喪失威權。

文王之子武王和周公於是促請文王舉兵推翻紂王。

「殷德已衰，這不正是我們取而代之的時候嗎？」

看到兩個兒子以急切口吻說這些話，文王卻搖搖頭說：「連綿五百年的王朝，不可能因一位天子失德而輕易被推翻。」

「紂王何其暴虐，您說，這樣的王朝難道不可能被推翻嗎？」

「殷商有五百年的積德作為支柱，所以還能支撐下去。」

「您的意思是，我們對紂王的暴虐應該坐視不管嗎？」

兒子們訝然。這對兄弟日常談論的話題儘是領地、政治以及經世大業。其中的哥哥執行能力極強，弟弟則思慮過人。

一天，周公說：「我想要這個有蘇氏美女的女兒。」

哥哥武王聽到這話，頓時愣住。他很清楚自己的弟弟向來絕少論及與女人有關的事情。何況弟弟表示要的是這位美女的女兒──這還不夠讓他稱奇嗎？

「據我所知，這位美女尚未出閣，怎麼可能有子女呢？」哥哥微笑問道。

「我可以等她生女兒啊！」

「哈！原來你持的是長期計劃──」

武王大笑起來。他知道弟弟是個有遠見的人，但他做夢都沒有想到，除了政治、軍事之外，女人的事情也值得做長遠考慮。

「我是用認真態度說這些話的！」

周公有些不服氣地說。

父親文王在世期間，這對兄弟的名字當然不是武王和周公，而是分別為「發」和「旦」。

周公對這件事情確實是認真的。他立刻派遣使者來到有蘇氏之國，暗中為認領這位未婚美女之女兒為養女進行交涉。

有蘇氏亦為諸侯之一，至於其領土範圍則不詳。一說是現在的河南省濟源縣西北，那是商、周首都所在地安陽的中央地帶。

絕世美女所生的女兒，一定也是絕代佳人。美貌本身就是一種強力武器。所以周公的企圖是：找出美人胚子，從小施以訓練，使之具備特別的力量。

這位美女不久就告出閣，並且於數年後生了女兒。由於事前已經談妥，所以這個嬰兒一呱呱墜地即歸周公收養。袛是，周公和對方嚴密約定，雙方絕對不把事情公開。

周公對這個女孩調教的是對男人灌迷湯之術。

世上男人千百種，各人的嗜好以及性格互不相同。而周公在訓練上則鎖定一個目標。

這個對象是當今天子──商紂王。

紂王雖然是個暴君，卻非庸愚之人。實際上，能成為暴君就已證明其本身具有相當的實力。沒有實力而胡作非為，這樣的人絕不可能久居其位。

──天生的雄辯家，行動敏捷，對事情之理解敏銳之極，才華更是超人一等。體力之強足以空手打倒猛獸，智力之高足以駁倒任何諫言。

這是《史記》對紂王的描寫。

若是庸君，倒容易用戴高帽子或逗弄等手法加以操縱。但資質超群的紂王，自認世上無人能及。想要操縱這樣的人，乃是難上加難。

何況商朝採取的是神權政治體制──史家常將商王比擬為埃及法老王，實際上，他們也的確是擁有絕對性權威的人物。於是紂王以人神姿態君臨天下。

他一聲令下，任何事情便立刻決定。

想要改變社會情勢，首先非改變紂王的想法不可。

而周公並沒有意思勸紂王往好的方向去改變。倘若紂王成為賢君，周不就沒有機會取得天下了嗎？

讓紂王墮落到人人恨之入骨的地步吧！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周公想到利用女人的方法。因為紂王是個以酒色為無上之樂的人。

周公替這個女孩取的名字是：自己名字「旦」加上「女」字旁的「妲」。由於有蘇氏以「己」為姓，因此，女孩被稱為「妲己」。

紂王喜歡女人如何對他？厭惡女人如何對他？最消受不起的是什麼？起居飲食以及穿著等生活細節上的習慣、嗜好又如何？──周公鉅細靡遺地調查這一切，並且以此調教這個養女。

徹底完成訓練後，周公把妲己送回有蘇氏。由於一切都在極端秘密中進行，所以，除了極少數特定的人外，沒有人知道這件事情。

一次，有蘇氏得罪天子，使得紂王大為不悅，因而奉上妲己，求取饒恕。實際上，這都是周公幕後操縱的結果。

紂王得到妲己後欣喜若狂。

「這才是真正的女人！以前的女人全都是木頭傀儡。妲己是天使，是老天爺特別為我創造的女人！我總算遇到真正的女人了！」

妲己的確是為紂王特別創造的女人。不過，這個創造者不是老天爺，而是周公！

雖然是專橫暴君，紂王卻也是個狡猾機靈的人物，想要對他耍花樣，絕對不是容易的事情。

袛是，妲己這個女人從小就受到特別訓練，專門以「能夠取寵於紂王」為目的而被培養著，因此，她的一切表現都很自然，絲毫沒有矯揉造作之處。

倘若她的舉止有任何不對勁，紂王一定會起疑心，而事實上，不但絕無這等情事，似乎連妲己本身都不知道自己是在這個目的之下被培育出來的。因此，她的一舉一動無不自然，而她的一顰一笑無不使紂王歡天喜地。

個性剛烈的紂王，對事物非常挑剔。甚至對同樣的事物，他都會因時、地、心情的變換而產生完全不同的反應。妲己卻能完全瞭解這樣複雜感情的起伏，把紂王伺候得服服貼貼。

妲己的表現，已達完美無缺的程度。

這樣的女人過去從未在紂王面前出現過，世上踏破鐵鞋再也找不到第二個。

紂王平生第一次有了和別人渾然一體的感覺。他的好惡變得和妲己如出一轍。

「我們叫涓創作一些更能使人陶醉的樂曲如何？」妲己說。

這正是紂王對原有的宮廷音樂感覺不滿的時候。妲己所想的事情不但和紂王一樣，有時甚至是紂王還沒想到的。

「我剛才在心裡想著的事情，還沒有說出口，她就已經知道了我的意思。」

紂王心想。

這麼一來，妲己成了紂王的第二生命。

紂王於是命令樂師涓作出一些比過去更為奔放和刺激的音樂。這就是〈北里之舞〉和〈靡靡之樂〉。

天子必須在道德上成為萬民典範──這是中國人的傳統觀念。因此，紂王命令樂人譜出淫靡樂曲時，人們莫不為此蹙眉。

「天子應擁有天下所有的財富！」

聽到妲己說這話時，紂王便感覺自己擁有的財富並不夠多，於是立刻加重稅賦，使得鹿台金庫和鉅橋穀倉幾達飽和程度。此外，他更令人搜括民間奇珍異寶，悉數沒收據為己有。

同時，他擴大沙丘苑台，大量放養野獸飛鳥。沙丘宮殿是妲己最為喜愛之處，時常邀紂王前往遊賞。

來到沙丘宮殿，妲己習慣斜倚石階前的欄杆，用遐思的眼神仰望天際。這正是紂王最喜歡看的姿態。

紂王走上前去，妲己精神煥發地說：

「大王，人生以快樂為目的。我最討厭半吊子的態度，要樂就樂到極限。我懷疑下一輩子是否也能如此快樂，因此我主張及時行樂。既生於世，我們何不享樂到極點呢？」

這是她的哲學。而她的主張，當然也是紂王的主張。

「好！咱們就大大享樂一番吧！」

在紂王的命令下，宮殿立刻準備舉行野宴。池塘的水被放盡乾涸後，池底及周圍鋪上石塊，然後用酒漿灌滿。這大量的酒可供應賓客狂飲。御苑內林立的樹木枝頭則懸掛烤熟的肉，準備讓眾人大快朵頤。

「參加宴會的人必須脫光衣服，全身赤裸。每個男人必須搶到一個女人，並且抬到我的面前來！」

紂王對全體參加者命令道。

圍著御苑一角的帷幕在紂王一聲令下被拉開時，人們看到的是千餘裸女。她們都是宮女。

「開始！」

聽到號令，裸女開始四處狂奔，群臣及賓客則猛追於後。

歡呼聲、尖叫聲。草地上、樹木下、池塘邊，到處都是一對對糾纏在一起的男女。被男人抬起的女人無不死命地搖動手腳。也有人失足跌落酒池中，大喊救命。歷史上著名的「酒池肉林」出現了。

接著，大家開始「長夜飲」。

「長夜飲」，按字面解釋是「徹夜狂飲」，但，能有酒池肉林之舉的紂王和妲己，應該不是如此單純的。因此，有人說這不止是徹夜狂飲，而是天亮之後仍然關緊門窗點燈，在夜晚的氣氛之中，繼續飲酒。

在重稅和暴政之下，民不聊生是必然的現象。

「據說，天底下還有人並未臣服於天子，不是嗎？」

一天，妲己說了這樣的話。

敢說出如此大膽的話的人，除了妲己以外，絕對找不到第二個。因為這句話有損天子威嚴，而觸怒龍顏難保不被斬首！唯獨對她，紂王的反應方式是不同的。

「說得也是。邊疆地帶好像有一些不聽話的蠻族，我這就派兵把他們殺個精光吧！」

紂王派兵攻打東南部族的信息傳到周公耳中時，周公雖然在眾臣面前以沉痛的表情喃喃地說：「又要生靈塗炭了……」但一進到內殿面對父王、兄長時，便露出了笑容。

「紂王正在自掘墳墓。妲己表現得比我所期待的更好！」周公壓低聲音說。

周公認為妲己「超出他的期待」，而妲己根本不知道她就是周公所期待的人。她變成紂王喜歡的類型，乃是經過長期培養的結果──這種真相當然無人告知她。

在商代，奴隸是唯一的生產勞力。戰爭能夠獲得奴隸，所以，出兵可說是一種事業。袛是，兵源除了奴隸外，國家同時也以徵兵的手段擴充軍隊，因此，人民怨聲載道。

除了出兵的信息外，紂王制定「炮烙刑」的消息也傳到周都。

民怨四起時，最簡便的鎮壓方法是採取恐怖政策。

「炮烙刑」是將塗滿油的銅柱架在灼熱炭火上烤燙，然後令重罪之人從上面走過的刑罰。

「平安走過銅柱者，准予赦免其罪──大王，您要訂下這個規定才公平啊！」妲己說。

「好，好，我就這樣規定。」

妲己提議的事情，紂王從沒有第二句話。

在一片火海上架一根銅柱，「炮烙刑」就是要重罪受刑人從這上面走過，銅柱上塗油是為了讓人站不穩而滑落。袛是，這油不能塗得太多，不然，犯人甫一踏出就滑落下去，這會減少觀看者的興致。同時，銅柱也不能太靠近火面，因為太燙同樣會使犯人走不了幾步就墜落，因此，銅柱和火面必須保持適當距離方可。

跌落火海當然會活活被燒死，平安走過就可以獲得赦免──由於這是生死關頭，所以，當事人流露出的都是無比緊張的表情。

最令人喝采的，莫過於受刑者走到終點前數步處而掉落火海的情形。看到人在剎那間露出的恐怖表情是無上的快樂，這種快樂猶如做愛時達到的高潮──妲己對紂王如是說。

「我和妳一樣。」紂王答道。

「看到一個人瀕臨生死關頭的恐怖表情，接著聽到人體被燒焦的聲音──這樣，我才會吁一口大氣，覺得渾身舒坦。要是一天不看炮烙刑，我的日子就猶如虛度。」據說，妲己甚至在眾人面前說出這樣的話。

「這消息確實嗎？」

周公問了帶情報回來的人。

「是當時在場親耳聽到的人告訴我的，絕對錯不了。」

「嗬……這個女人多可怕！」

妲己是令人望而生畏的虐待狂。而她之所以變成如此，完全是周公塑造的結果。

## ○○三天道是耶？非耶？

仁者因飢餓而死於非命。另一方面卻有盜跖之類殺人不眨眼的大盜，生活富裕而盡享天年。司馬遷在《史記》中敘述伯夷、叔齊事跡後，提出了一個大疑問：「余甚惑。天道是耶？非耶？」

※※※

確實有過這麼一回事。

袛是，這件事情傳得很快，而且很廣。這一點倒令人覺得非比尋常。

──懇請大王廢止炮烙之刑。倘若大王肯接納這個諫言，我願意奉上自己領土中的洛西之地。

前面說的「事情」，指的是周文王以此向天子紂王懇求並被接納的事實。

洛西乃洛水之西的地區，是一大塊肥沃的農耕地，由這個地區徵收得到的賦稅相當可觀。由於酒池肉林、長夜飲以及連年對外征戰耗費龐大，當時的商王朝正面臨庫銀闕如的窘狀。

紂王喜孜孜地取得洛西之地後，廢止炮烙之刑，更任命周文王為「西伯」。西伯乃西部總督，是擁有兵權的職位。

渴望得到洛西之地的紂王，為何不以天子威權直接強行收為己有？

暴君作風的他，難道做不到這一點嗎？

後世史家對這個疑問的說法是：紂王雖然貴為天子，但當時西方周的實力已達不可輕視的程度，所以任命文王為西伯，實際上也有施以安撫的作用。

「西伯多麼仁慈！」

奉上洛西之地而使紂王廢止炮烙之刑，文王的義舉迅即得到這樣的風評。其實，這是他的兒子周公派人到各地廣為宣傳的結果。

獻洛西之地，也是由周公提議的。哥哥武王原本反對，但，聽到弟弟所說的一句話時，便不再表示異議了：

「反正，這塊土地以後還是會回到我們手裡嘛！」

殷王室權威已逐漸崩潰。

紂王對妲己言聽計從，而他自己卻一點也不這麼認為。

──妲己想的事情，剛巧和我一樣，如此而已。

從未被人命令過的紂王，後來甚至把妲己說的話當做必須下達的命令了。

「我最討厭愛說大道理的人。看到那副苦瓜臉，我就噁心！」

聽到妲己如此批評賢臣商容，紂王立刻將他免職。

「我認為費仲和惡來這兩個人是可用之材。」

由於妲己說了這樣的話，所以，紂王開始重用這兩個阿諛之徒。費仲是個馬屁精，惡來則以讒言、中傷為能事。奸臣跋扈則忠臣求去，這是一定的現象。

「變得清爽多了！宮裡的氣氛比起我初來時不知好上多少倍，大王，您不覺得嗎？」

「沒錯，確實變得清爽多了。」

紂王頷首回答。

當時，民間正在悄悄流行這麼一句話──

老天爺為何不趕快毀滅殷商，難道沒有天命存在嗎？

賢臣祖伊將此事向紂稟告，並且進諫道：

「還好，老百姓的這些看法似乎不是自然發生，而是有人刻意散播。什麼人在幹這樣的事情，我會調查，不過，也希望大王多加留意。等到人民自然發出這個心聲時，想挽救就來不及了。」

「無聊！」紂不屑地說，「說什麼天命！我不就是真命天子嗎？！誰敢否定我的天子身份！」

祖伊告退回家後，自言自語慨歎道：

「對紂進諫，已是無謂之舉了。」

他本來有意潛入民間探查事件的來源，但，這份熱情顯然已完全消失。依據他的猜測，這件事情應該和周有關才對。

（隨它去吧……如果我是周人，大概也會做同樣的事吧？）

※※※

孤竹國在遼西，位於日本人所稱「滿州」的西南部。這個國家的君主期望自己死後由幼子叔齊繼位。君主死後，叔齊堅持謙讓，不肯繼位。他對長兄伯夷說：

「長子繼承父位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大哥，還是由你來即位吧！」

「不，由你繼位是父王遺志，我怎麼可以不遵奉呢？」

伯夷也以這一點為理由，堅辭不受。

兩人互推多日未有結果，後來，伯夷乾脆出走。聽到此事的叔齊立刻跟在後面，同樣逃離故國。

叔齊追上伯夷後，兩人同道前往東方。

「我們到哪裡去呢？」

「到天子所在地如何？」

「紂王已不是人心所歸的對象啊！」

「那我們還有什麼地方可以去呢？」

「據說，西伯甚得人心。」

「對。聽說這個人很照顧老百姓，尤其是老人。我們就到周國如何？」

「好啊！」

兩人通過殷都，前往西方。但此二人有所不知，西伯──也就是文王──這時候已經不在人世了。

文王去世後，由武王繼位。弟弟周公任輔佐之職，掌管國務的是太公望。周國在這個嶄新陣容之下，企圖討伐殷商取得天下。

文王晚年，將國都由岐山山麓遷至豐邑，其地在長安西北方。

伯夷和叔齊來到豐邑附近才知道文王已死。

「怎麼辦呢？」

「來都來了，我們就投靠西伯的兒子吧！」

「不曉得他是怎樣一位人物？」

「我們沒有聽到不好的風聲啊！」

「好，那就找他去吧！」

周都豐邑正處於一片蓬勃氣象之中。文王去世後籠罩一段時期的愁意已經散去，這個地方此刻呈現的是一股歡騰之氣。

──暴虐紂王非予討滅不可！

──依天意，行革命！

──周的時代來到了！

伯夷和叔齊進入充滿朝氣的周都時，剛好看到一列軍隊行進而來。

「那是什麼？」伯夷問路人。

「你不知道嗎？那是準備到東方討伐暴君紂的軍隊啊！」

「頭一輛車上豎有一塊木牌，那是什麼？」

「那是已故文王的牌位。軍隊供奉這枚神牌，準備渡過黃河，在盟津會合諸侯聯軍後，繼續往東進軍！」

兩兄弟對望一眼。

「這是不對的……」

這句話同時從兩人口裡衝出。話未畢，兩人已拔腿往前奔跑。

在隊伍前頭的是武王。

伯夷和叔齊由左右兩方衝上前去，拉住武王馬轡。

父死不葬，爰及干戈（戰爭），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

《史記》列傳以如是之語記載這對兄弟對武王進諫的情形。

──於服喪期間動干戈，絕不是孝道；以臣屬身份弒殺主子，絕不是仁道……

武王部屬立刻拿下兩人，並且準備處斬。

「不能動刀！這兩位是仁者，不可無禮！」

這時出聲喝止的是軍師太公望。

太公望──姓呂，名尚，乃東海人。

年邁而貧窮的他，一天於渭水邊垂釣之際，為路過的文王瞥見。

文王是前來狩獵的。當時的人習慣於出外狩獵之前占卜。文王這天的卦象指示：今日獵獲之物非虎狼之類動物，而是輔佐霸王之人物。

「原來卦文指的是這個人！」

看到垂釣老人時，文王立刻有所領悟。

文王祖父古公亶父曾經預言：「聖人將來到周，周因此人而盛。」他一直翹首等待這位聖人的出現。由於是「太公（祖父）翹首盼望的人物」，呂尚因而被稱為「太公望」。

後世的人更以「太公望」指「垂釣者」之意。

周進軍至盟津，與八百諸侯舉行會議之際，武王向太公望問道：

「我們的目的在於推翻殷紂，建立周之天下。這件事情成功機率有多大，希望你毫不保留地說出來。」

「十分之八。」太公望回答。

「立刻退兵！」

武王當場下了命令。

十分之八的成功機率不可謂不大，然而，卻也有兩成失敗的可能性。倘若紂不改變其暴虐作風，兩三年後，成功機率很有可能成為百分之百。因此，最好的方法是再等待一段時期。

「為什麼呢？現在不正是絕佳機會嗎？」

諸侯以不滿口氣請問時，武王回答：

「你們不知道什麼叫做『天命』嗎？時機尚未成熟啊！」

在武王背後的周公，頓時露出會心微笑。

「哥哥的想法和我愈來愈一致。這和紂王被妲己牽著走一樣嘛！」

周公有了這樣的感觸。

※※※

兩年歲月過去。

紂之暴政愈演愈烈，妲己之虐待狂傾向已把紂王的靈魂蠶食殆盡。每當妲己想出慘無人道的設計時，紂王都會目光炯炯齜牙咧嘴地笑出聲來。

紂之叔父比干前來做最後進諫時，妲己說：「人們說，他是個聖人，不是嗎？」

「據說是的──」紂冷笑以答。

「聽說，聖人的心有七竅，真有這回事嗎？」

妲己的一雙眼睛露出野獸般令人望而生畏的目光。而紂的目光也逐漸變得和妲己一樣，於是他懶洋洋地說道：

「我們來檢查一下如何？……他的內臟是不是真有七竅？他是不是真正的聖人？」

「要剁要割，悉聽尊便！」比干絕望地說。

比干遂被殺死，並遭解剖。

另一位叔父箕子，由於害怕，所以佯裝發瘋。紂則將之逮捕入獄。

聽到比干被殺及箕子入獄的消息時，周公和武王面面相覷。結果，兩人同時點頭。

出兵！

四萬五千兵馬於是向東出發。

接到周國出兵信息，殷商派出七十萬大軍，迎戰於牧野。七十萬殷兵中，大部分是戰爭俘虜。過慣酒池肉林生活的殷商人再也不是戰場勇士，戰爭俘虜更談不上具備戰鬥精神。周軍攻打過來時，這批人立刻投降倒戈。

商軍大敗。

紂王從牧野逃回國都後，登上豪華的鹿台，穿金戴銀後放火燒宮殿，再躍入火海中身亡。

武王進入殷都朝歌後，先以三支箭射擊紂之屍體，再以名劍輕呂補刺一劍，最後用黃色大鉞砍下其首，將首級掛示於大白旗桿上。

「但願妲己已自盡身亡……」周公如此盼想。可是，妲己卻還活在宮殿裡。

討伐軍於出征之際，檄文中明白寫著「商王紂為婦人之言所惑，自絕於天」之語。文中的「婦人」當然是指妲己而言。既然檄文中有聲討此女之語，所以，此刻公開饒恕她是不可能的事情。

「如何才能救她一命呢？」

周公著實為了營救這個由自己訓練並用做武器的女人一命，而想盡了所有可能的方法。

妲己被軍士拖到周公面前。

跪在地上的妲己，斜坐著仰首對周公道：

「我做得還可以吧？我不是圓滿達成任務了嗎？」

周公愕然。

他的確對這個女人施過訓練，但，絕對未派任何任務給她！不必指派任務，她也會成為毀滅殷商的武器──周公打的是這樣的如意算盤，就他的立場而言，是不便對她指示什麼的。

沒想到妲己竟知悉周公對她的期望是什麼！

「斬！」

周公聲音嘶啞著下令。

「我的天！……」

長長的哀叫聲傳到周公耳裡。妲己的頭已被黑色大鉞砍了下來。令人驚奇的是，她的頭顱濺血落下後，那哀叫聲久久縈迴不去。

周公閉起眼睛，心中唸道：「妳這個聲音，趕快消失吧！」

※※※

殷商在湯王推翻夏王朝後，延續達十七代三十三王之久，其間有多次兄弟繼位的情形。依據由魏襄王之墓出土的《竹書紀年》，殷商前後達四百九十六年。漢代劉歆之《三統曆》，則記為六百二十九年，《十八史略》也以此為準。總之，殷之滅亡是距今約三千年前的事。

然伯夷和叔齊絕不認同以臣下身份弒殺主君而建立的王朝。

──不食周粟。

二人持此態度，在首陽山以蕨維繫生命，最後飢餓而死。

仁者因飢餓而死於非命。另一方面卻有盜跖之類殺人不眨眼的大盜，生活富裕而盡享天年。

司馬遷在《史記》中敘述伯夷、叔齊事跡後，提出了一個大疑問：

余甚惑。天道是耶？非耶？

這句話寫在《史記》列傳開卷第一頁上，同時也是貫穿整部《史記》的主題。

## ○○四龍涎

這正是那名因遇上龍涎化成的蜥蜴而受孕的童女所丟棄的女嬰。被帶往褒國的這名女嬰，長大後，出落成人人都會瞠目以視的美女。她的名字叫做「褒姒」。

※※※

世上有不少「不可開之門」或「不可開之房間」。由於這樣的地方不吉，所以絕對不可開啟。開啟的結果，必有大凶大禍。

古代中國宮廷曾經有過「不可開之櫝」。「櫝」指的是木箱。這個木箱裡放的是什麼？原來是「龍涎」。

據傳，夏王朝衰微時，曾經有兩條神龍來到王宮院裡，說：

「我們是褒的祖先！」

「褒」乃夏王朝之一族，受分封而成小國，位置在今日陝西省西南部的褒城縣。

夏王於是下令占卜應對方法。

是否該將牠們殺死呢？卜出的卦是：凶。

是否該將牠們趕走呢？卜出的卦也是：凶。

是否該將牠們留下呢？卜出的卦又是：凶。

幾次卜出的卦都是「凶」。不得已之下，再以「可否留下被稱為龍之精氣的唾液，以供收藏」這個問題，占卜了一次。結果，卦象是：吉。夏王於是寫下勅書向龍提示，兩條龍便在口吐精氣後，揚長而去。夏王令人將龍涎收入箱中，並且加以密封。

夏朝滅亡後，這隻箱子傳至商，在商朝約五百年期間，從未被人打開過。商朝滅亡後，這隻箱子再傳至周王室。商乃神權國家，人們非常迷信，由於害怕受祟，所以對這隻箱子抱持戰戰兢兢的態度。其後的周朝，以禮樂制度治國，人們較不迷信，因此，對這隻箱子的保管也不甚嚴密。結果，在武王之後第十代的厲王時期，有人不經意地將它打開了。

經過千年密封的龍涎頓時流到宮內各處，奇怪的是，這漿液怎麼拭也拭不掉。

「叫所有的女人脫光衣服，大聲喊叫！」

厲王立刻下了這道命令。

雖然周人較不迷信，但也並非全然不相信符咒之類的事情。

當時的人似乎認為驅逐妖魔，最好的方法是示以女人的裸體。

甚至在十九世紀中期鴉片戰爭時，英軍炮擊準確，人們認為這是妖術所致，為了破除妖術，遂大量徵用附近民家婦女便器，並以其口對準英軍──史冊上有這樣的記載。這和周代用裸女作戰是一樣的想法吧？

一絲不掛的大群宮女大聲喧嚷的結果是，龍涎立即化成一隻黑色蜥蜴，逃入後宮。正在後宮做事的一名七歲童女剛巧碰上這隻蜥蜴。牠後來跑到哪裡，無人知道。

這名童女十五歲時，肚子開始變大。身為黃花閨女而懷孕──她當然傷透腦筋了。

生下的嬰兒袛有丟棄一途……她做此決定後，就躲到鄉下去了。

檿弧箕服，

實亡周國。

這是厲王之後的宣王時代，坊間流行的一首歌，宣王對此耿耿於懷。

正在這個時候，有人向宣王報告，有一對夫婦在叫賣山桑之弓和箕木箭筒。

「把那兩個人殺掉！」

宣王立刻下令。

這對賣弓夫婦在千鈞一髮之際逃脫，卻在途中聽到嬰兒哭叫聲。原來路旁有一名棄嬰。

「哦！多可愛的孩子！」

這名嬰兒被賣弓人的妻子抱起後，立刻停止了哭泣。

「逃命都來不及了，哪有工夫照顧這個嬰兒呢？……說起逃，還真不知道我們為什麼會被追捕！」

賣弓人催著妻子上路。

嬰兒被放回路旁時，立即又放聲大哭起來。

「既然是棄嬰，就抱走吧！我們不也愁著沒有孩子嗎？」妻子說。

「帶著嬰兒多礙手礙腳啊！」

「可是，做好事會有好報啊！」

「也對。我們這樣被追捕，說不定是因為我們做過什麼壞事……好，就抱走吧！」

這對賣弓夫婦於是抱著這名嬰兒，投奔住在褒國的親戚。

原來，這正是那名因遇上龍涎化成的蜥蜴而受孕的童女所丟棄的女嬰。被帶往褒國的這名女嬰，長大後，出落成人人都會瞠目以視的美女。

當時，褒國一位諸侯的父親由於犯錯受到監禁。這位諸侯為使父親獲得釋放，想到以全國第一美女獻給周王作為贖罪的方法。

結果，賣弓夫婦的養女中選是可以想見的。養女的名字叫做「褒姒」。

這種事情在當時並不稀罕。商朝滅亡的禍根妲己，原本也是有蘇氏為補償過失而獻上的女人。這次的褒姒，同樣加速了周朝的滅亡。

當時的天子是周幽王。

依據《史記》記載，幽王納褒姒而寵之，是即位後三年的事。

這麼一來，在年代上產生了矛盾。

神話傳說的作者，對年代的觀念似乎相當模糊。

龍涎從箱底流出，是厲王末年的事情。

厲王三十七年時發生大亂，受到國人襲擊的厲王，曾經亡命逃至現在的山西省。

之後的周呈現無君主狀態，由兩位大臣治理國政達十四年之久。

由於是大臣共同融和執政，所以這十四年稱為「共和」時代。後世稱無國君之政體為「共和制」，以此為起源。

據說，周晚年之所以發生大亂，原因在於國君好利。不過，國君好利似乎是身不由己的事情。

周王乃中原文化圈的宗主。

當時，這個文化圈日益擴大。隨著國土擴張、人口增加，國家經費自然跟著膨脹。政府為開拓財源，必須制定各種經濟政策，亦即增稅和公賣制度。

無論是增稅或是公賣制度，人民必會因為增加負擔而受苦。老百姓的怨懟於是愈來愈多。

對此，厲王採取的措施是，凡被檢舉誹謗國政之人一律處死。因此，國內盛行密告制度，人民在恐怖政策下，都不敢說話了。這個情形甚至嚴重到連路上遇見熟人也袛敢彼此點頭示意。這不真是「隔牆有耳」嗎？

「我的方法厲害吧？人民再也不敢誹謗我了。」

厲王得意洋洋地說。

位列重臣之一的召公卻露著悲戚表情進諫：

「大王，這袛是擋住誹謗之聲罷了。堵塞人民之口，其危險程度遠較攔住河流為甚。河流被堵住，河堤終會有決口的一天，到時候會帶來巨大災難。堵塞人民之口與此同理。治水者一定會留水路用以導水，掌管民政者同樣要讓人民暢所欲言，使之達於天聽始可。盲人和史官分別以歌謠和古代文獻呈給朝廷，完全出自同樣的精神。人民有口，無異於大地之有山川。將之堵塞，一定會有無窮後患。願大王三思。」

而厲王對這些話充耳不聞。

召公的諫言果真沒錯，人民再也不緘默了。

由於採取偏重經濟政策，新興工商業者以及經濟官僚開始受到重用，這一點引起貴族階級極大的不滿。

人民於是蜂擁而起。

厲王沒命地逃到山西，在那一直到死。這其間的十四年為「共和」時期，已如前述。

司馬遷的《史記》年表，以共和元年為起始。之所以如此，大概是基於在這之前的資料不多且不甚可靠，另一方面也是厲王末年大亂之際，資料喪失的緣故吧？

──相與畔（叛），襲厲王。

雖然《史記》上的記載寥寥數語，實際上，這次動亂相當嚴重。

共和元年乃公元前八四一年，之後的年代則非常確實。

厲王之死得到證實後，宣王才即位。有「中興明主」之稱的宣王，在位期間達四十六年，於其歿後，繼位的是令人傷腦筋的幽王。

七歲童女於厲王末年在宮殿內碰上黑色蜥蜴，十五歲時懷孕，因此，褒姒應不是誕生於宣王時代，而是共和時代的中期才對。之後，經過宣王四十六年，於幽王三年入宮，這麼一來，她當時已年逾五十！

不可能有這麼荒唐的事情！──這位神經質的作者實在感到莫名其妙。

最後，他找到了解決方法。

──既笄（十五歲之意）而孕。

《史記》上袛有這句記載而已，意思是說：這個女孩的肚子大了起來，但十五歲時懷孕，並不一定立刻就把孩子生下來。

懷孕四十年後才把孩子生下來──作者如此解決了這個疑問。依據這種解釋，幽王三年時的褒姒是個十幾歲的大姑娘。

褒姒這個女人從來不笑。打從呱呱墜地時起，她就沒有笑過。

受幽王寵愛後，她生了一個孩子。這個孩子名叫伯服。

幽王以申侯的女兒為正后，而這位正后有一名叫宜臼的兒子，並已完成冊立太子的儀式。

但寵愛褒姒的幽王，為了討她的歡喜，竟然廢宜臼，改立伯服為太子。

即使這樣，也沒有換得褒姒的歡心。實際上，沒有人知道她是否高興，因為她一點都不笑。

要怎樣做她才會笑呢？

現在，幽王最關心的事是如何才能使褒姒露出笑容。

嫣然一笑──這個女人要是嬌笑一下，樣子該多美？！

幽王想到這一點就禁不住精神振奮起來。

舉行大型音樂演奏會想要取悅於她，她還是不笑。

「妳到底喜歡聽怎樣的聲音？」

一天，幽王有些不耐煩地問道。

「這……」褒姒思考片刻後說：「有一天，我撕裂了一塊絲綢……我記得那是我所聽過最美妙的聲音。」

從此，幽王每天叫人弄來一大堆絲綢在她面前一一撕裂。

事實上，這並沒有使她笑出聲音來。

她袛是微微牽動臉頰，略啟櫻唇，露出一下皓齒而已。

雖袛如此，已使得幽王欣喜若狂。

「快啊！快把更多的絲綢搬來。什麼？官庫裡沒有絲綢了？那就快到民間去徵收啊！」

後來，她好像聽膩了，再也不想聽撕裂絲綢的聲音。

一天，一名士兵疏忽之下點燃了烽火台的狼煙。

施放狼煙的目的，在於以接力方式告知遠近諸侯遭受外敵或叛軍入侵的訊息。

這名士兵犯此過錯，是在進行烽火台保養工作時失手而成。這樣的差錯理該受到嚴罰，但這名士兵卻因此得到嘉獎！

看到狼煙升起，諸侯立刻率領軍隊，急遽趕到京都。結果，他們發現狼煙升起乃是出於差錯！

諸侯莫不露出無奈神色，武裝士兵更把頭盔扔到地上表示憤慨，有人則軟綿綿地頹坐在地。

褒姒看到這個情形，嫣然一笑。

褒姒這個笑容是幽王渴望已久的。她的笑容多麼迷人！這世界上的一切全是為使她嫣然一笑而存在的啊！

從此以後，幽王想到就叫人施放烽火。開始時，諸侯每次都會率領軍隊趕來，但經過多次後，心裡開始反感。

（怎麼可以開這種玩笑？！）

夜以繼日氣喘如牛地趕來，為的是要使一個女人嫣然一笑──這種荒謬之舉能使眾人心服嗎？

後來，諸侯再看到狼煙升起，一律置之不理。白跑一趟，當然沒人願意幹了。

申侯女兒此時已被廢，幽王改立褒姒為后。廢后因此懷恨於心。

申侯一族於是暗中召集兵馬。他們的召集範圍甚至包括西夷、犬戎等塞外遊牧民族。

申侯舉兵是幽王即位第十一年的事情。幽王燃放烽火向諸侯告急，卻無人理睬。

（又是為了取悅那個女人，幹嗎要理他呢！？）

沒有一兵半卒趕來救援。

幽王在驪山山麓，被犬戎士兵殺害。

成為俘虜的褒姒，下場如何，《史記》並沒有記載。民間傳說她自盡而亡。既是龍之化身，她當然寧願自盡也不願意成為俘囚吧？

## ○○五怪力自滅

「我不用下手，彭生就被處理掉，這不是撿了現成的便宜嗎？」鮑叔牙正為自己的主子小白暗自慶幸。「可是，這好像不太對啊……」

※※※

筆者曾在登上位於中國陝西省臨潼縣南部的驪山時，思及悠久歷史而感慨良多。

在驪山山麓的華清池溫泉，因唐朝玄宗時代（公元七一二─七五六年）楊貴妃於此沐浴並受皇帝寵愛而廣為人知。

大唐之沒落可謂起始於玄宗寵愛楊貴妃的時代。這是史書上一處巨大的伏筆。

登驪山時，我曾在山腹懸崖邊的涼亭歇腳片刻，人們稱這個涼亭為「兵諫亭」。公元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移駐此地的張學良軍，曾經對前來視察剿共戰爭的蔣介石發動兵變。之所以如此，原因在於被奪去故鄉的東北軍將兵，對袛知奔命於內戰，卻對日本侵略屢次讓步的蔣介石極為不滿。蔣介石由華清池逃到此地時，因腳扭傷走不動而遭俘獲。後來，當時三十八歲的周恩來從延安趕到，與蔣介石達成共同抵抗日本侵略的共識後，後者才被釋放。中日戰爭於半年後爆發。這都是記憶猶新的歷史。

我從少年到青年時期親身體驗的許多事情都與此有關。

正感慨良深時，導遊指著前面對我說：「那是始皇帝陵墓。」

朦朧中，我看到遠處的始皇帝驪山陵。

由「兵諫亭」遙望驪山陵──我的感慨一時追溯到兩千幾百年前。不，甚至到更早的年代。周幽王較始皇帝早五百年前被犬戎軍圍殺，應該是在這驪山山麓。

幽王死後，諸侯立原來的太子宜臼，代替褒姒所生的伯服，就是平王。袛是，造反時邀約的犬戎勢力已經變大。周王朝不得不遷都到東邊的洛陽。

遷都後的周王朝已經名存實亡，實權已轉移至各地諸侯手中。在被秦始皇推翻之前，周王朝名義上持續了五百餘年，一般稱前半期為春秋時代，後半期為戰國時代，並稱為春秋戰國時代。

在敘述過因寵愛美女褒姒而自取滅亡的幽王的故事後，要開始談談春秋時代的事情。

這個時代為何被稱為「春秋」？

這是因為孔子所編修的紀年史書《春秋》，剛好涵蓋這個年代。

「春秋」和「戰國」有何差異？

春秋時代諸侯努力的目標在於成為諸侯聯盟的領袖，也就是所謂的「霸者」。到了戰國時代，諸侯你爭我鬥的目的已不是成為盟主，而是成為絕對的支配者，也就是「王者」。春秋時代的戰爭偏向示威性質，而戰國時代的情況則為你死我活的併吞戰爭，展現出徹底的弱肉強食的局面。

春秋時代，家系或血統多少還受到人們尊重，到了戰國時代，這樣的東西已無任何價值，人們講究的是實力。

公元前七七○年周遷都洛陽，至公元前四○五年三家分晉，這期間的三百七十年為「春秋」──這是最受支持的說法。

這當中曾有過「春秋五霸」的局面。霸者之冠首推齊桓公。

齊的位置在現今的山東省。春秋諸侯可以大致分為魯、衛、晉、吳等周王室一族和與此無關的異姓者。齊乃周王朝創建功臣太公望受封之國，代代由子孫繼位，是異姓大國。桓公即位為齊王，係周遷都洛陽約八十幾年後的事。

下面開始敘述霸者齊桓公的事跡。

※※※

太公望之後第十三代僖公（又名釐公），就是桓公的父親。

但桓公卻不是太子。原本預定繼位的太子是桓公之兄諸兒。桓公名叫「小白」，他有一位名叫「糾」的兄長，此外，還有一位姐姐名叫「文姜」，後來嫁給魯王桓公。

至此，出現了兩位桓公。為了避免混淆，暫且以「小白」稱呼尚未即位的故事主角齊桓公。

一天，少年時代的小白，對太傅鮑叔牙說：

「我非成為齊國國君不可。」

「少爺，您千萬不可說這樣的話……」

鮑叔牙情急之下，連忙用手掌欲堵住小白的嘴。國家王位將由太子諸兒繼承的大局已定，小白適才的話，不等於表示要造反嗎？

小白把臉扭過去，避開鮑叔牙的手。

「放心好啦，我不會對別人說這句話的。」

「少爺，您怎麼突然說出這種話來呢？」

「因為我曾目擊一件事情……」

「您目擊過什麼呢？」

「這我不能說。」

說「不說」就絕對「不說」，是這個孩子的個性。鮑叔牙深知這一點，所以也就沒有追問。是什麼事情給了這名十多歲的少年這麼大的震撼呢？

原來，小白看到哥哥諸兒和姐姐文姜通姦的場面。

近親相姦即使在古代社會也是禁律。雖然這是孔子還未誕生的時代，兄妹相交同樣是被絕對禁止的。

當時，這兩個人在宮殿一根大柱後緊緊地擁抱在一起。剛巧走過院前的小白，抬頭望見這幕情景。哥哥把一隻手伸進姐姐胸前，用力把她的衣服剝了下來。看到姐姐雪白又豐滿的乳房時，小白怔住，同時覺得頭暈目眩，而聽到她說「抱緊一點」這句話時，更是感到震撼。

小白實在不敢再看下去，所以緊緊閉起雙眼。待睜開眼睛時，哥哥和姐姐已不在那個地方。

「妳到魯國之後，我們再也不能這樣了。」

小白袛聽到哥哥說的這句話。兩人好像進房間去了。

那是姐姐嫁到魯國之事剛決定下來的時候。

想起當時情形的小白，喃喃地說：「實在夠紊亂的……」

「嗄……？！少爺，您說什麼？！」鮑叔牙立刻問道。

「沒什麼！」小白袛說了這句話就噤口。

（到底什麼事情夠紊亂呢……！？）

太傅鮑叔牙袛能暗自推測。

（是不是在說無知少爺呢？）

他能想到的，袛有這點而已。

當時的國王僖公，格外疼愛胞弟夷仲年，愛屋及烏，也溺愛其子無知。因此，他下令無知的衣服和俸祿必須和太子相同。

這麼一來，除了太子以外的兒子糾和小白，受到的待遇，實際上遠不如堂弟無知。

身為國君之子所受到的待遇卻不如旁系堂兄弟──小白當然要因此而耿耿於懷。是這份不滿使他說出「有夠紊亂」的話吧！可是，這和「我非成為齊國國君不可」有什麼關聯呢？鮑叔牙實在百思不得其解。

「我不再問少爺看到什麼──」鮑叔牙壓低聲音說，「可是，為什麼非成為齊國國君不可，少爺您能否告訴我原因呢？」

「那我就袛告訴你一個人吧！現在，覬覦中原的有北狄、南蠻等異族。要趕走他們，非有強大力量不可，而周王室卻無力控制諸侯。在這個情形下，必須有人代替天子發號施令才行……而哥哥諸兒卻沒有這個能耐。糾或許能做到，可是，求人不如求己，不是嗎？」

小白以昂然口吻說道。

（少爺說的話實在令人敬佩！）鮑叔牙露出欽佩表情，望著小白的臉。

諷刺的是，齊國太子諸兒為人任性而放蕩，而兩個弟弟糾和小白卻都才華橫溢。

糾的太傅因年邁申請退休時，鮑叔牙受託物色後繼者，結果他推薦的是童年好友管仲。後來，管仲常對鮑叔牙說，糾是個天資極高的年輕人。

「這句話不便公開地說。」一天，管仲對鮑叔牙耳語道，「如果齊國由太子繼位，將來一定會垮掉。我敢說，那兩位傑出弟弟中的一個，一定會取而代之成為國君。所幸，我們分別是這兩位傑出公子的太傅。不管由哪位繼承王位，我們約定到時候好好配合，如何？」

「那當然！我們情同手足嘛！」鮑叔牙緊緊握住管仲的手。

※※※

僖公死後，由太子諸兒繼位，時為公元前六九七年。這就是襄公。

成為國君後，襄公第一件事便是廢止對堂弟無知的特別待遇。襄公在太子時代就非常看不慣享有和自己同等待遇的無知。無知卻認為自己受到優遇乃是理所當然，因此對被取消特權之事，非常不滿。

「我們利用心中不滿的無知，來攪局如何？」小白對鮑叔牙說。

這對主從的交情，已到共謀篡位的程度了。

「這不行！和無知少爺搭檔，絕對沒有前途可言。他是個無用之人。」

「難不成你叫我耐心等待！？」

「是啊！」

「公子長大後，我不是更沒希望嗎？」

「還好，大王的公子沒有一個是成器的。」

「彭生不是不錯嗎？」

「他的體力確實沒人比得上，膂力強而勇猛果敢，袛是，這個人沒有腦筋。」

「那個傢伙，力氣可大得驚人啊！」

襄公有數名兒子。即使襄公本身無能，優秀兒子長大後輔佐父親，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事實上正如鮑叔牙所說，襄王並沒有出色的兒子，其中袛有彭生在體力上超越常人。

襄公即位後的第四年，嫁到魯國的文姜和夫君一道回國。

這是她出閣第十五年的事情。

襄公是個無法抑制慾望的人。由於暌違十五年，所以，他更加渴望得到她。越是亂倫之事，越使他無法自拔。

襄公和魯桓公夫人又有了偷情之事。

有身份的夫人，當然不能隨便和丈夫以外的男人在一起。但對方是骨肉之親的胞兄，誰能料到會有事情發生呢？闊別的兄妹把手敘舊是自然的──持此想法的桓公，當然讓文姜自由出入其兄長的住處了。

但情形透露著古怪，多方調查令真相越來越明。魯桓公怒不可遏。

「妳這個豬狗不如的女人！」

桓公用腳踢了自己的妻子。

文姜於是跑到胞兄處求救：

「哥哥，救命！桓公他要殺我！」

「他要殺妳……！？那先把他殺掉，不就得了！」

無法自制的襄公於是命令彭生，將魯桓公殺掉。

彭生懂得如何殺人不留痕跡。這個方法是，雙手插到對方的腋下，使力將其肋骨折斷。

他奉命前去邀請桓公入宮，利用機會在車中弄斷其兩根肋骨，使之死去。

這件事情袛有襄公身邊數人知道。他們告訴魯人：桓公是因急病猝死的。

魯國一名家臣卻發現主君肋骨折斷的事實。雖然外觀查看不出，但用手仔細觸摸，便不難得知真相。

──我主之死乃因肋骨被人弄斷。當日前來迎接我主的公子彭生乃天下無雙的大力士，以其力量，折斷別人兩根肋骨，應是易如反掌。魯國人全都知道這是彭生所幹之事，請立刻處分彭生，為我們魯王報仇。

魯國送來正式的抗議公文。

（真要命，被他們發覺了！──雖然彭生無辜，如今之計，袛有讓他成為代罪羔羊了。）

襄公遂將彭生處斬。

魯國這位發現骨折事實的家臣，當被稱讚具有慧眼時，靦腆地笑道：「沒什麼，我袛是用心多看了幾回而已。」

人們認為這是他的謙虛之詞，然而他並不是自己想到要去仔細驗查遺骸。實際的情形是一位蒙面漢子於日前出現，對他叮嚀了這樣的一句話：「桓公乃被彭生弄斷肋骨而死，你仔細查驗遺骸吧！」

臨走時，這名漢子用嚴厲的口吻說：「此事絕不可外洩！」

（我不用下手，彭生就被處理掉。這不是撿了現成的便宜嗎？）

鮑叔牙正為自己的主子小白暗自慶幸。

（可是，這好像不太對啊……）

突然間，他心有所思。彭生真的是自取滅亡嗎！？

雖然已是深夜時分，他卻立刻趕赴摯友管仲家，開門見山地問道：

「把彭生之事告訴魯國人，是你幹的吧？」

「果然被你料到──」管仲苦笑著說，「我的主子糾和你的主子小白之間再也沒有障礙了。」

障礙已除，這兩個對手開始真正各為其主，相互對立。

## ○○六春秋友情

小白──也就是齊桓公──之所以能成為春秋第一霸主，完全是幕後有管仲輔佐的緣故。鮑叔牙卻自行讓位，推舉管仲為宰相。

※※※

君不見管鮑貧時交

這是杜甫詩句。

盛唐時代，人心變得輕浮，每每忽視友情之可貴。以人心不古為憂的杜甫，因而寫下以春秋時代管仲、鮑叔牙之交為題的詩，用以喚醒人們的友情意識。

童年時期就已成為好友的管仲和鮑叔牙，曾經一起做生意，而大部分利益歸管仲所得。

──管仲的家境不好，這是應該的。

鮑叔牙毫不在意。

一次，管仲為鮑叔牙做了一件事情，卻使得鮑叔牙陷於窘境。

──這是時運不濟，無話可說。

鮑叔牙並沒有埋怨管仲，也沒有謾罵對方差勁。

鮑叔牙比管仲先覓得仕途，成為齊國公子小白之太傅。當小白兄長糾之太傅一職出缺時，他推薦了管仲。

這對情同手足的朋友，在命運之神的玩弄下，分別伺候兩個覬覦王位的公子。

當時的齊襄公，令公子彭生殺害了自己的妹夫魯國國君桓公。然後，把妹妹留在齊國，繼續浸淫在亂倫戀情中。襄公不僅私生活紊亂，政治上也常有荒謬之舉。

他經常欺騙大臣，不守諾言如家常便飯。在人事賞罰上，不但沒有原則，更常隨興所至地做決定，左右近臣因而處於戰戰兢兢的狀態之下。「把他殺掉！」──一聲令下，每個人隨時都有被殺的可能。

即使政治手段苛酷，若依循一定原則，或許還差強人意。而襄公處理政治事務毫無準則可言，他決定的事情，每每因時因地而異。

「我本來決定要耐心等待下去，可是，看情形，非得改變態度不可了。」小白說。

「說的也是。傻傻等待，不曉得何時會有橫禍哩！」

「我們是否該逃走……」

「我看，這才是上上之策吧？」

小白和太傅鮑叔牙，謀劃事情每每完全一致。或許他們已風雨同舟有十足的默契吧！

「該逃往何處呢？」

「不能逃得太遠，萬一必要時，能立刻歸國。」

「到莒如何？」

「嗯，應該很理想。」

這對主從遂逃往莒。

莒是位於山東半島南方、接近黃海的小國。齊係公爵之國，莒袛是子爵之國。它雖然小，但也是個自主的國家，應是適宜的亡命之所。

襄公毫無原則的政治愈來愈不像樣，民怨因而不斷。

尤其對襄公恨之入骨的，應該算是被剝奪太子待遇的堂弟無知。

無知正在秘密召集不平之徒眾。

襄公任命連稱和管至父兩人為葵丘守備隊隊長。這兩個人於七月時節出發，約定明年此時更換任務。

葵丘在齊都臨淄之西，接近齊魯國境交界。

雖有任期一年之約，但襄公絕不是遵守約定的人。一年到期後，他並沒有發佈新任守備隊隊長的人事命令。連稱和管至父遂與無知這批人勾結，參與謀反計劃。

連稱有一表妹久居後宮，被襄公冷落，從未受到寵幸，故心存怨懟。

叛黨利用這名鬱鬱不得志的宮女，秘密探查襄公之動靜，以等待良機。

襄公連日荒淫無度，正處神經衰弱狀態。叛黨於是訂定計劃，使他精神更為錯亂，以便容易達成造反目的。

十二月，襄公出外狩獵。

一隻大野豬衝出來時，有人大聲喊道：

「哦！那不是彭生少爺嗎！？」

力大無比的彭生，生前是個胖子，樣子的確酷似野豬。襄公因殺了兒子內疚頗深，所以，一聽到彭生二字便惱羞成怒。

「彭生哪有可能出現在這個地方……」

語未畢，他就拉弓射箭。

這支箭射中了野豬前額。

野豬像人一般站了起來，並大聲咆哮──不，這袛是襄公的錯覺，因為他已嚴重精神錯亂了。

「我的媽喲！」

襄公驚叫一聲，從車上摔下，靴子掉落而腳部受傷。站起來時，他的目光竟是毫無生機的。

（襄公已成廢人了！）

無知等人遂立即著手造反。

回宮後，襄公想起靴子掉落之事，對侍從說：

「拿我的靴子來。」

費姓侍從回答道：

「回大王的話，我沒有把靴子撿回來。」

襄公聞言，立刻暴跳如雷。他已不是正常的人，稍一不悅便無法控制情緒。

「拿鞭子來！」

襄公親自執鞭，狠狠鞭打這個費姓侍從。

這個情形，《春秋左氏傳》記載為「打到見血程度」，《史記》則記載為「鞭打三百」，總之，費姓侍從被打得半死不活。

遍體鱗傷的費某好不容易走出宮殿時，看到造反人馬正齊集宮外。

「我曉得能到襄公身邊而不被發現的途徑，請跟我來吧！」費某對造反軍首領說。

眾人起初懷疑他的話，待看到他脫去外衣，才露出釋然的表情。他的背部儘是剛被鞭打過的血淋淋傷痕。

「好，就請你帶路吧！」連稱說。

受了如此殘酷的待遇，必對襄公痛恨入骨──這是他的判斷。

費某帶著叛軍，走入宮殿。

「我先進去看看。」

來到御房附近時，他留下眾人逕自進去。

襄公正在裡面，搖頭晃腦，臉上肌肉痙攣不已。原來，他的錯亂情形依舊。

進入御房的費某，其實是想向襄公稟告外頭發生叛變，好讓他逃走或躲避。世代任宮廷侍從的他畢竟忠心耿耿，即使方才受了酷刑，也不敢背叛主子。

在看到襄公一雙狂暴的眼睛和顫動著的臉頰時，他又迷惑了，是否應該拯救這位主子？背部的痛楚頓時引起他對此人的憎恨，甫遭鞭打的淒慘情景，此刻浮上他的腦海。雖然如此，他還是對襄公說道：

「無知公子造反了。連稱和管至父已率兵闖入宮裡來。大王趕快躲起來吧！」

他在不知不覺中說出這樣的話。之後，他還不知道自己這樣做是對是錯。

「我該藏到哪裡呢？！」

嚇一大跳的襄公，以嬰兒望母親般的眼神，凝視著這名侍從。

「大王，請跟我來吧！」

費某第一次有了和襄公對等的感覺。他因聽到襄公的腳步聲在他身後而感到興奮。

前面有一座櫥櫃。費某打開櫥門說：

「大王，請暫時躲在這裡吧！」

「好，我知道。」

襄公點點頭，鑽進裡面去。

費某關上櫥門。這時候他發現這扇櫥門的下沿離地約有三寸，以致從外面看得見襄公的一雙腳。

御房角落裡有一張凳子。若把這張凳子塞進櫥櫃裡，讓襄公站在上面，這樣，一雙腳就不會露出來了。費某本來有意這樣做，臨時又作罷了──

（我不需要做到這個程度吧？）

回到御房時，發現等不及的叛軍已經衝進來。名叫孟陽的廷臣坐在龍椅上，企圖冒充襄公，卻立即被砍下頭來。

「不是！這不是諸兒（襄公）！」

無知看到這個首級後叫道，並且對費某說：

「是你通報了！對不對？」

「沒錯！」費某回答。

連稱一刀砍下費某首級。這名可憐的侍從當場斃命。

櫥櫃裡露出一雙腳的襄公稍後被發現，被拖出來而遭到殺害。兵變至此成功。

無知遂即位成為國君。

襄公之弟糾趁著混亂，在太傅管仲等人簇擁之下，倉皇逃出齊國。由於糾之母親係魯國人，因此，他們選擇魯為亡命之地。

「任性的無知絕對治理不了國家，我們忍耐一段時期吧！必須特別注意先前出奔至莒的王弟小白的動靜。」

在前往魯的途中，管仲對糾說。

管仲的預言果然沒錯，無知政權僅僅維持了數個月。

史籍記載襄公死於即位第十二年（公元前六八六年）的十一月，無知則死於翌年春季。後者當然不是死於天年，而是被殺害的。

無知和堂兄襄公一樣，興之所至而任意凌虐人臣。雍林某人是被凌虐者之一，對無知懷恨在心。因此，當無知來到雍林時，一下子就被殺害了。

雍林某人和齊國繼承者之爭毫無瓜葛，是個突然冒出的人物。對當事者糾和小白而言，這純粹是一樁突發事件。兩人正為剷除無知而日夜苦思，而無知卻如此輕易地死去了。

相鄰的大國魯，當然是支持亡命至此、且為自己國家女子所生的糾之立場。因此，魯國答允借兵於糾，好讓其回國登基。

亡命於莒的小白也渴望早日歸國，成為齊國之君。

在這個情形下，袛有「捷足先登」了。

勝敗決定於誰先趕回齊都臨淄。依長幼之序而言，糾較小白為大，但這一點並不是問題。

魯國除了使糾盡快趕回齊國，更交代太傅管仲設法妨害對手小白歸國。

管仲博聞強記，對地理非常熟悉。他對由莒通往齊國的間道瞭如指掌，於是率兵埋伏於小白歸國時最有可能經過的路上。

小白一行人果然在這條路上出現。

這件事千萬不能失手。

這不是普普通通的襲擊，而是志在必得之事。因此，管仲在箭矢上塗有毒藥。縱然袛受輕傷，對方也會毒發斃命！

管仲親自持弓，準備一箭射中小白。

（不要慌，鎮定下來！）

他再三告訴自己，仔細瞄準後，發射！

「噢……！」

騎在馬背上的小白發出慘叫聲。

這支箭射中小白腹部。管仲清楚地看到這一幕。連遭毒箭擦傷都會奪人一命，何況是確實射中對方軀體！

小白立刻從馬背上滾落下來。

部眾急忙圍了上去。起先傳來急促的嗚咽聲，後來變成號啕大哭聲。

管仲意氣昂揚地率兵撤回。

──公子小白死了！我們的公子糾再也沒有競爭者了！

為人慎重之極的管仲，腦海甚至浮現小白遺骸被抬進靈柩車的場面。

魯國洋溢一片勝利氣氛。

──齊以後將形同魯之屬國！

魯國為政者沾沾自喜，而糾一班人則因將獲得政權而歡欣雀躍。

實際上，小白並沒有死！

原來，這支箭射中的是小白腰帶上一塊厚厚的皮革。小白立刻佯裝受傷，從馬背上滾落下來。這是最好的方法──他瞬間做了這樣的判斷。

「趕快準備靈柩車！」

佯裝已死的小白低聲命令部下，被抬進靈柩車後，一路往齊國奔馳。

──確實射殺了小白！

對此深信不疑的糾這一班人，精神上自然鬆懈許多。他們緩緩行旅，花了六天時間才回到國都附近。

而晝夜兼程的小白一行人已然回到齊國。

齊遂與魯交戰，結果，魯一敗塗地。鮑叔牙率軍長驅直入，窮追公子糾及其擁護者。

不久，魯國倦戰，於是向齊提出和議。

──糾乃吾主之兄，因此，齊國不便處置，尚請貴國予以處刑。至於太傅管仲，則請引渡回國。

這是齊國開出的條件。

「回齊國後，一定會被折磨而死。你不如咬斷舌頭，自行了斷吧！」

有人向他建議，管仲卻豪爽地笑道：

「如何被折磨，我都不在乎，聽天由命就是啦！」

（如果有意殺我，他們會把我和糾一同殺害才對……看樣子，我的天數未盡……。何況小白身邊還有摯友鮑叔牙，而我們之間有過約定啊……）

管仲的推測並不離譜。

被引渡回齊的管仲，因鮑叔牙的推薦而被起用。

小白──也就是齊桓公──之所以能成為春秋第一霸主，完全是幕後有管仲輔佐的緣故。鮑叔牙卻自行讓位，推舉管仲為宰相。

這就是「管鮑之交」。

## ○○七創造霸主的雙人組

鮑叔牙正在苦惱時，一個罪該斬首、也因此視死如歸的人在他面前出現，而這人正是他的摯友。鮑叔牙決定利用這個人來實現自己的抱負。

※※※

「您為什麼要這樣做呢？」鮑叔牙的身邊部屬莫不露出訝異表情。

「你的腦袋沒有問題吧？」夫人也搖著他的膝蓋問道。

「我的腦袋清楚得很，甚至可以說比過去的任何時候都清楚啊！」鮑叔牙回答。

他所伺候的公子小白已在這次的繼位競爭中獲勝，成為齊國國君，就是齊桓公。與桓公互爭國君之位而落敗的公子糾已在魯國被處死，其謀臣管仲則在鮑叔牙的請命之下，倖免於難。

這一切尚能讓人理解，因為他們是好友，照顧朋友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但當鮑叔牙說出下面的話向桓公推薦管仲時，人們確實感到驚訝與不解：

「倘若大王以當齊國國君為滿足，我還能盡輔佐之責。可是，如果大王有意成為天下霸主，那我就無能為力，非起用管仲為宰相不可。大王唯有依靠他才能達成這個目的。」

鮑叔牙這句話語驚四座，其中，最感到驚奇的，是當事人管仲。

「你這是真心話嗎？」管仲向鮑叔牙問道。

「我說的當然是真心話。」鮑叔牙微笑著回答。

「你救了我一命……」

「這是我們早就約定的事情。」

「對！我們確實有過約定，先發跡的人要提拔對方。可是，你卻自請降位，準備把我推到上位，我們並沒有如此之約呀！」

「我不能這樣做嗎？」

「我是敗者。你顧念我們的情誼，為我謀得一官半職，我已感恩不盡……可是，你卻推薦我為宰相……這豈不叫我在你面前永遠抬不起頭嗎？」

「我是勝者，我應該有權利做這個決定啊！」

「不管怎樣，你太抬舉我了。」

「其實，我這樣做是為了自己。你且聽我說吧！我是志在天下的人，要幹的是轟轟烈烈的偉業。我做此決定，目的在於……」

鮑叔牙遂一一披露自己的構想。

「原來如此，沒想到你的城府如此之深。好吧！我接受你的建議就是了。」管仲嘆口氣後，答應任宰相之位。

政治家管仲是個現實主義者，尤其善於利用機會，神經敏銳而判斷正確；不僅謀事慎重，決定事情也非常之快。

由於有管仲這位傑出人物的輔佐，齊桓公得以成為霸主。

春秋時代霸主與周王室的關係，和日本德川將軍與皇室的關係大異其趣。沒有實權而僅屬象徵性存在──就這一點看來，周王室倒是與日本皇室頗為近似。春秋霸主則不如德川將軍屹立於諸侯之上的地位。

毋寧說是巔峰時代的織田信長，較近似春秋霸主。

信長準備上京擁戴天子，以便對天下諸侯發號施令，結果袛攻佔海道和近畿圈，連接近中央中國地區的毛利氏都未屈服於他。信長的言動雖然或多或少帶給九州諸侯威脅感，卻未到達直接統御的地步。

召集諸侯會盟而成為盟主，這樣的人才有資格被稱為「霸主」。而桓公召集諸侯時，秦穆公以領地遙遠為由而未參加，楚成王更以「我乃蠻夷，不管中原事」為托詞，拒絕列席。

雖然袛是象徵性存在，諸侯對周王室還是有所尊重，都以「公」自稱，而楚國卻公然使用「王」之稱號。對於這一點，他們持的仍是前述「我乃蠻夷」之說詞，「天無二日，地無二王」是中原諸國的原則，蠻夷之地卻不管這一套，由此看來，當時所謂的「蠻夷」，好像不是真正落後之地。

繼楚國之後，以「王」自稱的是吳國。屬南方系統的吳國，應該也被視為「蠻夷」吧？中原諸侯以「王」自稱，是戰國時代後期才有的事情。

要成為霸主，當然必須具備相當的實力。

以山東半島一帶為領地的齊國，對以洛陽為中心的中原地區而言，位置稍嫌偏東。「濱海之國」在當時人們的觀念中屬於「邊疆地帶」。

使這樣的齊成為霸主，管仲手腕之高，由此可見。

管仲有一本關於政治的著作，稱為《管子》，其中有一句話是他的信條：

──給就是取，政治家必須以此為秘訣。

曹沫事件可以說是這個道理的典型事例。

曹沫係魯國將軍。

對齊桓公而言，魯是曾經和自己作對、可惡的國家，同時也是邊境相連的鄰國。因此，兩國之間經常產生摩擦，屢次發生武力衝突。

齊國國力如旭日東昇般增強，魯國實在無法與之相比。所以，屢次交戰的結果，魯國都嚐到了戰敗滋味。

連戰連敗的魯國將軍便是曹沫。魯國與齊國交戰三次，三次皆敗。雖然如此，魯莊公並未將他撤職。莊公知道戰敗並非將軍之罪，而是國力不如人的緣故。

曹沫戰敗多次卻未被撤職，心中大為感激。非拚死報答莊公知遇之恩不可──他有了這樣的決心。

齊桓公即位後的第五年（公元前六八一年），又發生了一次戰爭，結果，魯國還是戰敗，最後以割讓「遂」地為條件，成立和議。

「遂」乃現今山東省寧陽縣西北之地，離當時之魯都曲阜並不很遠。此次失地，對魯國而言是慘痛事件，但又不得不如此，否則齊軍很有可能蹂躪魯國全境。

魯莊公含淚來到齊國一個叫做「柯」的城鎮，參加媾和會議。將軍曹沫是隨行人員之一。

媾和之盟在臨時建造的壇上舉行。

這個儀式的程序是：將特地宰殺的牛之左耳置於盤上，以其鮮血寫下誓約之詞，向神明稟告後，互飲其血並誦讀盟約。

在壇上的魯莊公正要開始進行盟儀時，曹沫突然一個箭步衝到與莊公對坐著的齊桓公身後。

曹沫左手抓住桓公衣襟，右手握著一柄匕首，閃閃發亮的利刃指著桓公前胸，鎮定地說道：

「齊乃強國，而我們魯受大國侵略由來已久，魯都城牆崩塌殆盡，國境更縮小到令人無法忍受的地步。希望大王三思，把你們奪去的土地還給我們吧！」

齊國家臣一時不知所措。胡亂妄動的結果，很有可能危及主子性命。

「好，我答允就是啦！」桓公袛得如此回答。

「那麼，現在就舉行誓盟吧！」曹沫說。

這是以國君為人質的脅迫事件。

誓盟完畢後，曹沫扔下匕首，從壇上走下來，若無其事地回座。

司馬遷將這個故事列為《史記．刺客列傳》之首。

憤怒不已的桓公在脫困後下令：

「軍隊不可從已得之地撤退！因脅迫而行之盟約無效！」

管仲這時候開口說道：

「這樣不行！」

「為什麼不行？！」

「得到小利而沾沾自喜，卻因而失信於諸侯，這是划不來的。這塊土地還是還給他們吧！」

桓公考量片刻，改口說：

「好吧，下令撤兵！」

桓公召集諸侯於甄會盟，是兩年後的事情。連被迫而訂的盟約也予以遵守──諸侯們對桓公這一點非常佩服，所以大家都樂意參加。這次會盟的結果是，桓公被公認為霸主。

這件事情證明了：給就是取。

會盟十六年後，塞外異族山戎曾經攻進燕國。燕乃齊國北方之鄰國，位於現今的河北省。北京以「燕京」為別名，就來於此。

當時的燕國國君莊公立刻向齊請求救援，齊桓公遂出兵將山戎趕走。燕莊公感激不已，於桓公回國之際，越過國境，一路送行到齊國領地內。

「我們都違背禮法了。」

齊桓公停下腳步說。

送行而越過自己的領地，是對天子的禮節──這是當時的規矩。依照禮法，諸侯之間的送行，最遠到自己國境邊界為止。燕莊公由於心存感激，所以送了這麼遠的路。實際上，桓公自己也疏忽了這一點。

「我們這麼辦如何？」

桓公命令家臣，在自己和燕莊公站立之處的中間，挖出一條溝道。

「我們就以此為兩國之間的新國境線吧！這樣，你就不算是送我超過自己領土之外，我們沒有違背禮法。」

這不等於是割讓領土嗎？

曹沫事件已過十八年，這時候桓公早就學會管仲的一套了。

給吧！盡量給吧！實際上，這等於是「取」啊！除西方秦國和南方楚國外，中原諸侯已大半歸附於齊了。

※※※

桓公非常好色。他有三位夫人，還有六位如夫人。

夫人之一名叫蔡姬，為蔡穆侯之妹。蔡是位於楚國北方的國家，位於現在的武漢與鄭州之間，屬湖澤地帶。

桓公即位後第二十九年。一天，他和蔡姬一起泛舟遊湖。在水鄉長大的夫人是一點也不怕水的，於是頻頻故意使船身搖晃。

而桓公卻怕得要命。

「快別這樣！妳這樣胡鬧，不是太危險嗎？！小舟要是翻了，該怎麼辦？！……我叫妳不要這樣，聽到沒有！」

看到天下霸主臉色發青的樣子，年輕的蔡姬愈發覺得有趣，仍然把船搖個不停。

「嘻！嘻！對天下發號施令的人，乘坐小舟搖晃卻臉色發青，這真是好玩啊！」

發現英雄的弱點，對弱者而言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蔡姬拍手嬌笑不已。

極為不悅的桓公，上岸後對她說：

「妳回蔡國去吧！」

蔡姬是相當倔強的女人。正因為個性外向，所以才敢開天下霸主的玩笑。

「我知道啦！原來你是這樣的人……我這就高高興興地回娘家去！這裡的人連泛舟的情趣都不懂，誰願意待在這種地方呢！」

蔡姬立刻拂袖而去。

實際上，桓公袛是對她稍微懲戒一下而已。而蔡姬卻認為桓公是蓄意的，回蔡國後，她很快再度出嫁了。

桓公並沒有對蔡姬忘情。

「我並沒有把她休掉，而蔡國卻做出違背禮法的事！這能不加以制裁嗎？」

他以這個理由出兵，蔡國大敗。

然而，對齊國而言，這並不能稱得上是一件光彩的事，管仲因而將此役宣稱為軍事示威之戰爭。管仲善於利用機會之能力，由此可見。

霸主桓公之治世長達四十三年。

管仲於桓公崩殂之前兩年去世。

臨終前，守在一旁的摯友鮑叔牙也已髮蒼蒼、視茫茫。

「一生虧得你支持，所以我是死而無憾的。」管仲說。

「我才是有賴你的辛勞，得以完成自己想做的事情。由於你在，所以我自己不必冒險啊！」

鮑叔牙說。由於缺牙的關係，說話時夾雜著嘶嘶之聲。

「敗於那一場捷足先登之戰的我，本來應該在當時就喪命。倖免於難後，我認為這條命是撿來的，所以就天不怕地不怕地施展身手……」

「我就是看出這一點。我雖然有極大的抱負，做事卻缺乏勇氣……因為……怕死嘛！這樣說或許對不起你，我是在那一次競爭中佔上風，所以才能夠藉著你來實現自己的夢想。這一點我非常感激你哩！」

「我才感激你哪！我現在一點也不怕死，是因為這條命是撿來的啊……能轟轟烈烈幹一番大事業，我以此為榮。」

「希望你不要恨我。」

「開什麼玩笑！？……我真的感激你啊！」

或許有人弄不清楚這兩個老人在說什麼。

實際上的情形是──

神經質而膽小的鮑叔牙，雖然有卓越才華和滿腹經綸，卻沒有放手一搏的魄力。

無論在內政、外交、軍事上出了任何差錯，一切都是宰相的責任，隨時都有人頭落地的可能──這是當時風氣。

想要施展抱負，卻害怕因此喪命……

鮑叔牙正在苦惱時，一個罪該斬首，也因此視死如歸的人在他面前出現。而這人正是他青梅竹馬的摯友。

鮑叔牙決定利用這個人來實現自己的抱負。

這個人──也就是管仲──做的事情，實際上都經過和鮑叔牙的密商。曹沫事件時，歸還魯國割讓的土地，事實上是鮑叔牙的主張，卻是藉管仲之口向桓公建言的。

「躲在幕後的你當然輕鬆自在，讓我扛了不少重擔……」

瀕臨死亡的老人無限懷念地說。

「實際上，我每次謀事都會考慮到你的立場呀！不然，你還能活到今天嗎？」

「要我向你道謝，是不是？哈哈！」

管仲靜靜地闔目。

## ○○八一心復仇

「申生這個畜生！我做夢也沒想到，他竟敢挑逗我的女人！等著瞧！我會立刻收拾他的！」怒不可遏的獻公大聲吼叫著。

※※※

話題回到我在驪山的冥思。

據說，這座山的原名叫做「驪戎之山」。

往昔，一個叫做「驪戎」的部族居住在這一帶。他們以「姬」為姓，這一點與周王室相同。這是男爵之國，所以很小，就「姬姓男爵」而言，給人的感覺是中原部族。實際上，如「西戎」一詞所示，「戎」指的是塞外異族。

他們的據地在驪山山麓、臨潼之東，也就是現在的新豐鎮。

周幽王被殺、楊貴妃受玄宗寵愛等事，都發生在這個山麓，秦始皇墳墓也建造於此。春秋時代，此地還有一位美女誕生。

這位美女非同小可，是個異常聰明的女性。由於她的母國驪戎是個小國，而小國必須靠高度智慧才能生存，以「驪姬」為名的這位女子當然也不例外，為了生存，她拚命地增加自己的智慧。

晉獻公討伐驪戎而得到驪姬及其胞妹，是公元前六二七年的事。驪戎因獻上這對姐妹花而得以苟延殘喘。

「還好沒有被小白得去，我應該為此額手稱慶哩！」獻公喜孜孜地說道。

驪戎這對姐妹花的艷名早已遠播。性喜獵色的小白──齊桓公──應該知道有這樣的兩位美人兒才對。桓公這時已是一代霸主，雖然山東離驪山稍遠，但為了要獲得美女，桓公大有可能率兵遠征驪戎。能先於桓公而得到這兩位美人，晉獻公高興不已。

比霸主桓公捷足先登──每當獻公想到這一點，就心情舒爽。

絕代尤物果然與眾不同，獻公因得到驪姬而欣喜若狂。

驪姬的心態如何呢？

當時的女人袛是「道具」而已。諸侯一族之女子更每每被利用為政治工具，一般女人也視此為理所當然。而異於一般女人的驪姬，卻對自己的命運甚為不滿，正陷入苦惱之中。

她不是袛會苦惱的女人。她能進一步思考出自己的應對方式，然後把思考的結論付諸實行。

驪姬非常熱愛國家。她對自己國家的土地被晉國軍隊蹂躪一事，憤懣之極。何況她知道獻公攻打驪戎的主要目的在於獲得她。

因此，她認為故國滅亡和自己大有關係。

此仇非報不可！

──驪山山麓美麗的故國啊！我絕對不會放過那蹂躪你的仇人！

她再三地發誓。

不過，她並沒有把這個決心告訴妹妹。妹妹少姬袛是普通女人，心中沒有任何苦惱。

「這個地方實在夠棒了。我們驪戎國都，根本沒有這麼豪華的宮殿啊！」看到晉都的繁華以及宮殿的雄偉模樣時，少姬樂不可支。

晉國疆域位於現在的河南省北部及整個山西省，始祖為周武王之子、成王之弟叔虞。

獻公對霸主齊桓公存有心結，處處表露競爭意識。他對到過齊都臨淄的人一定會問：

「他們的城市比我們繁華嗎？哪一邊的宮殿比較大？」

發現臨淄似乎略勝一籌時，他立刻決定建造較之絕不遜色的新都──這便是絳（山西省絳縣）。袛是，這個城市此時尚未建造完成。雖然晉國原先的國都──翼（翼城縣）──頗為老舊，但也比驪戎小城鎮不知強上多少倍。

看見妹妹陶醉地望著天花板，驪姬卻以冷冷的口吻說：「我倒喜歡住在鄉下。」

「妳想回去，是不是？」

「現在還能回去嗎？……何況我有事情要做！」

「姐姐，妳準備做什麼呢？」

驪姬並沒有回答。這是她心中的秘密。

──復仇！我一定要把晉國搞得支離破碎！這是我報答可愛故國的唯一方法！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我絕不在乎犧牲自己！當然更不在乎自己的清白被糟蹋！

被獻公抱著時，她也沒有忘記心裡的誓言。

※※※

晉獻公的正室是賈國女子，兩人之間沒有孩子。

而獻公於父親死後，娶了父親的夫人──即霸主齊桓公的女兒齊姜，並且生下一男一女。兒子名叫申生，獻公立他為太子。

此外，他又娶了一對狄族姐妹，姐姐生下重耳，妹妹則生夷吾。

在這之後，受到寵愛的便是驪姬。她生下奚齊這個孩子是在獻公十二年，也就是公元前六六五年的事。

她常望著嬰兒的臉，呢喃自語：「這個嬰兒多可愛……可是，我不能因此而忘記自己該做的事情！」

她活著袛為了復仇！蹂躪自己的美麗故國，迫害自己和善的鄉親，將他們抓來當做奴隸的是晉國國君獻公──而在自己懷抱裡的嬰兒正是獻公世子！

「我就把這個孩子立為太子吧！」獻公對她說。

復仇過程以抓住獻公的心為第一步驟。為了獲得驪姬的歡心，獻公什麼事都願意做。自己生的兒子奚齊被立為太子，對女人而言，應該是一大樂事才對──獻公如此認為，所以說了這句話。

而驪姬卻搖搖頭說：「申生已被立為太子，這是眾所皆知的事情，現在怎麼可以有廢立之議呢？」

「嗯！妳這個女人一點也沒有私心，了不起！」

獻公深為折服，更加喜歡她。

申生之年齡未見史籍記載。但其異母弟重耳（後來成為霸主之晉文公）在奚齊誕生時已三十二歲，這一點則記載於《史記》中。哥哥申生當然較他年長，所以當時並不年輕，而是壯年太子。

申生為人誠直，臉上經常流露出憂鬱的表情，是「憂愁貴公子」型人物。

他的憂鬱原因在於出身問題。他的母親是由齊國嫁來作為祖父之夫人的，後來卻被父親佔為己有。這在儒教盛行之前的時代也是不受人們認同的。

新都絳於獻公九年建造完成，驪姬生子是在這之後第三年的事情。雖然驪姬表示異議，獻公還是有意廢太子申生

──這個孩子太多愁善感！

這是獻公的理由。

讓最惹人疼愛的奚齊繼承王位吧！何況這是驪姬生的兒子！要使這個嬰兒成為國君，障礙不僅止於太子申生。狄族姐妹所生的重耳和夷吾才華都很高，也頗有可能成為絆腳石。

獻公於是說：

「我們晉國有三個要地。一是宗廟所在地曲沃，二是接近秦國邊界的蒲城，三是與狄為鄰的屈城。這三個要地絕不能交給外人看管，因此，我決定派兒子們分別前往。申生到曲沃，重耳到蒲城，夷吾到屈城，這是我的決定。」

他這樣做，為的是要把這個嬰兒的對手從中央放逐到地方。

（發生動亂之徵兆已現！……）

驪姬為此暗中叫好。

她知道三位公子在宮廷中各有派閥。這些派閥絕不會因三位公子被放逐而消散。相反，他們會加強團結，更為橫行。

最大派閥當然是太子申生的一派。要在晉國攪局，首先應該以太子申生為下手對象。

數年後，申生由曲沃回京晉謁國君時，驪姬安排在後園招待太子。

在這之前，驪姬作態對獻公說：

「沒想到申生公子是一位喜歡開玩笑的人……」

「喜歡開玩笑？哪有可能！他一天到晚露著苦瓜臉，我倒希望他有時候找人開開玩笑哩！」

「呃，是嗎！？那他對大王和對我的態度不一樣囉！？」

「他會是這樣的人嗎！？」

獻公露出難以置信的表情。

「他今天就對我開了一個很要命的玩笑啊！」

「嗬……！？申生對你開怎樣的玩笑了！？」

獻公急急地問道。絕不相信申生會如此的他，好奇心油然而生。

「這樣的事情我羞於啟齒……」

「他說什麼，你告訴我嘛！」

「他說……祖父去世後把我母親讓給父親，現在父親已年邁，他去世後大概同樣會把你讓給我吧！」

「他……他敢說這種話？」

獻公一時氣得臉紅脖子粗。

「還有，他約我到後園幽會……時間是明天中午……我當然不會去的。」

「我不相信他敢做這種事情！」

「如果大王不信，明天中午站在這裡眺望後園就會知道啊！」

後園裡有一處花壇，正是百花盛開時候。

接受父王夫人驪姬之招待，申生來到花壇前。

──我要請你觀賞我細心栽培的牡丹花。

她說過這樣的一句話。

申生是個非常文雅的人，尤其喜愛觀賞花卉。受邀賞花對他來說是一大樂事。雙手交叉於背後的他，正在那裡來回踱步。

躲在宮殿樓上廊柱後的獻公，一雙眼睛直直地盯著。

申生的模樣看似有些焦躁。

因為約定的時間早已過了。

姍姍來遲的驪姬終於出現。

「咦！！妳……！？」

申生看到她雙手空著時，面露訝異之色。

「牡丹花盆擺在那一頭。」

驪姬柔聲說道，走到花壇前。

在樓上的獻公看得到兩人的動靜，卻聽不到他們的話語。

驪姬走到申生身邊。突然，她「啊！」地一聲悚住。

原來她看到蜜蜂，而且不止一隻。四、五隻黃色蜜蜂正在嗡嗡作響地在她髮際旋飛。

「求求你！快把這些蜜蜂趕走！」她說了這句話便轉過頭去。

申生走上前，用手在她的頭髮邊揮了幾下。她雙手蒙著臉往前跑去，蜜蜂依舊追著她。申生繼續揮手趕著牠們，她又往前跑。

「妳不要怕，站定著吧！我會替妳趕走蜜蜂的。」

申生說。他當然認為她是因蜜蜂而受到驚嚇。

她沒有停步，一直跑到內宮裡去。

由於這是大內，申生自然不得進入。他於是不再追她了。

這是在後園發生的事實真相。

而在樓上的獻公，一雙老花眼當然看不到蜜蜂，耳朵更聽不見他倆說的話。

他由眼前景象得到的印象是：驪姬不肯，而自己的兒子申生卻對她糾纏不放。

驪姬雙手蒙著臉，跑到獻公面前來。她的十隻手指濕漉漉的──原來她在哭泣。倚著廊柱的她，香肩上下起伏得很厲害。

「申生這個畜生！我做夢也沒想到，他竟敢挑逗我的女人！等著瞧！我會立刻收拾他的！」

怒不可遏的獻公大聲吼叫著。

「大王千萬不可如此！」驪姬喘著氣道，「現在處分申生公子，國家會發生動亂的！……因為申生公子的黨羽非常龐大，沒有經過妥善準備就貿然處置，一定會把場面弄得難以收拾！請大王暫時忍耐，今天發生的事情就當做沒看到……待會兒見申生公子時，一定要擺出和平時一樣的態度……希望大王不要忘記這一點！」

「這個傢伙！」

緊握雙拳、渾身顫抖的獻公，好不容易點了頭。驪姬如此哀求，他是不能不聽的。不過，他心裡已經決定要剝奪申生的太子之位了。

「多謝大王聽我的請求。請大王准許我暫時退了，去洗把臉再回來……」驪姬告退下去。

回到房間後，她在洗臉之前，先洗了髮簪。原來，她的簪子塗有能夠吸引蜜蜂的蜜汁。

## ○○九兄弟相繼逃亡

光著腳的重耳跑過庭院，掄起寶劍的勃鞮緊跟在後。重耳這時已四十三歲，他幾乎被年輕的勃鞮追上，最後終於在千鈞一髮之際越過圍牆。

※※※

用塗有蜜汁的簪子引來蜜蜂──這袛是驪姬復仇工作的序幕。

太子申生和其弟重耳、夷吾等三位繼位候選人被放逐後的第五年，獻公決定討伐東山。

東山是赤狄族的一派。

被任命為討伐軍總司令的是太子申生。對此，大臣里克表示異議，進諫道：

「太子有祭祀祖先之重要任務，而且，任命太子為將軍，這是史無前例之事。請大王取消此項命令。」

而獻公不聽里克諫言，卻說：

「我有好幾個兒子，我還沒有決定哪一個做繼承人啊！」

出兵之前，獻公賜偏衣和金玦給太子，命令他隨時穿戴這兩樣東西。

「父王是要把我廢去……」

接到時，申生深深嘆息。

「偏衣」是左右顏色不同的衣服。這件衣服一半是「公服」（君王之服）之色，意味的是：穿這件衣服的人，還沒有資格成為繼位者。此外，左右顏色不同，暗示的是「與君主斷絕」之意。

「金玦」是一種裝飾品。這個東西類似環，卻不像環那樣整個圈連在一起。這是將金條彎成環狀，兩端之間略有距離。這暗示的是「沒有相連」之意。

諸侯親征時太子隨行，是間或有之的事情，但太子親自率軍外征，這就純屬特例。

沒有人預測得到戰爭時可能發生的局面，將軍必須隨機應變下達命令。因判斷錯誤而敗北時，將軍也必須負起責任而被問斬。

如里克所言，太子不但有祭祀任務，更不得對之問罪，所以，習慣上絕不被任命為外征將軍。

「我並沒有破壞老規矩啊！」獻公明言道。

自認沒有破壞老規矩而任命申生為將軍，豈不是不承認申生為太子嗎？

光憑這一點，群臣就心裡有數，何況更有偏衣和金玦之事。獻公有意廢太子──再怎麼遲鈍的人也看得出來。

所幸申生討伐東山成功。倘若敗北，他一定會受到和一般將軍同等之待遇，被問以戰敗責任，搞不好還會被處斬呢！

這年，魯國發生政變。於此前一年因莊公去世而繼位的湣公，被其叔叔慶父殺害。後來，慶父之弟季友擁立湣公之弟申為王，殺掉造反之慶父而使政變落幕。這位申就是僖公。

於申生討伐東山的同一年，衛國國君懿公與入侵的狄族交戰而陣亡。

懿公是個非常喜愛動物的人，尤其是鶴。他常用大臣乘坐的「軒」載運自己喜愛的鶴。

「鶴大臣」──人們如此稱呼這些鶴。

鶴吃的飼料比軍隊伙食不知好多少倍！在這個情形之下，士兵心存不滿是可以想見的。

因此，狄族越過國境時，雖然動員命令已經發佈，士兵卻無動於衷。

「派鶴群去迎戰嘛！」士兵們賭氣地說，「那些鶴都有官階和俸祿，而我們卻沒有。幹嗎要去拚命呢？」

狄軍遂蹂躪衛國，懿公死於亂陣之中。

當時的霸主齊桓公，率領諸侯軍隊，替衛攻打狄。

這是霸主應做的事。

當時的天下情勢如此，討伐東山凱旋的晉國太子申生則回到任地曲沃，恢復了回國都絳謁見國君的正常生活。

「大王實在有欠厚道！您是太子，他怎麼可以對您如此呢？！」

宮廷戲子之一的施某人到曲沃時，對申生如此說。但申生並未表示同感，僅僅淡然回答：

「做兒子的人怎麼可以批評父親呢？」

申生早已看出這個戲子是驪姬派來的人。他要是表示同感，口出怨言，這件事情不是會加油添醋地傳到父王耳朵裡嗎？！

（我處處謹慎，可是，這又有什麼用呢？！）

申生是個溫文儒雅、欠缺積極個性的貴公子。他對事情很容易看開，為人太恬淡無慾了。

※※※

驪姬的目的並不在於使自己的兒子奚齊成為王位繼承人，而是要不靠兵力就把這個蹂躪了自己故國的晉搞得支離破碎。

因此，她持著不慌不忙的態度。

直到討伐東山四年後，也就是獻公二十一年（公元前六五六年）時，她才著手做最後的工作。

這已是離開驪山山麓被帶到晉國後第十六年的事情。她耐心等待著：獻公年老而氣力衰弱。

耐著性子，處心積慮地慢慢侵蝕堤防的根基部分，然後用力一推，堤防自然會轟然倒塌。而且，這樣比較不會傷及無辜百姓。

再好的衣裳

穿久了也會破爛

這個國家也會破破爛爛

那邊有山頭，這邊也有山頭

我到底何去何從

這是當時流行的一首歌。

一天，驪姬對進宮的申生說：

「前些日子，大王夢到了你的母親。希望你回去後，立刻到曲沃廟堂做一次祭拜，並且把供物帶回呈獻大王。」

申生的母親是齊桓公的女兒齊姜。她已去世，其墓地在曲沃。依照當時的規定，庶人祭祖不得以肉類為供品，袛准使用麥、稻等穀物，而申生之母由於是王族的關係，所以可以使用牛、羊、豬等肉類。這類供物叫做「胙」或「福」，習慣上於供祭後分給親戚享用。

申生祭拜完畢後，帶著供物進京，準備呈獻給父王。由於獻公出外狩獵，申生因此暫時把供物寄放宮中。

驪姬趁此機會，將毒藥灌入供物。

獻公歸來後，宰人（宮中負責炊事之官員）把這些供物端出。獻公伸手就要抓食──當時尚無使用筷子之習慣，吃東西都是用手抓取的。

《禮記》這本古代禮法書中記載：用餐前不可搓手，避免出汗，不能掉落黏在指頭上的飯粒，也不可將米飯揉成團狀，等等。

「大王請等一下！」在旁邊的驪姬說，「曲沃到這裡的路程甚遠，要是東西已壞，不是鬧著玩兒的事情。我看，最好試一試吧！」

依據現在的地圖，山西省曲沃縣到絳縣的直線距離大約有二十公里。這樣的距離在今天根本不算什麼，但對當時的人而言，確實是一段遙遠路程。因此，走這趟遠路所帶回的食物會腐敗是可以理解的。

「說的也是。」

獻公說著，把酒灑到地上，結果，地面立即鼓起來──這不是表示酒裡有毒嗎？

再把肉餵給狗吃，這隻狗發出「嗚──」的一聲，旋即倒地不動。

為了進一步證實，叫來宮中小臣，令其喝酒，這名小臣也當場斃命。

「可惡，我差點送掉這條老命！申生這個畜生！」

獻公勃然大怒。剛才險些遭到毒殺！他不否認自己這幾年來確實處處冷落這個兒子，可是，兒子怎麼可以謀殺父親呢？！

驪姬出聲大哭起來：

「哦！這多麼可怕！兒子企圖謀殺父親，天底下怎麼可以有這種事情呢？申生公子是殺人不眨眼的魔王！其實，他之所以如此狠心，原因在於看不慣我受大王寵愛！大王，求求您讓我們母子離開此地吧！跑到他國就能避開他的毒手，不然，我們母子遲早會被他害死！倘若大王不准，我寧願自盡！這總比被他凌虐而死好啊！」

實際上，這是她經過構思演的一齣戲。

前面之記述以《史記》所載為依據。《春秋左氏傳》之記載則為──

驪姬流著眼淚，袒護申生道：

「我不相信申生公子會做這樣的事，一定是壞人利用他幹的勾當吧？」

對年邁的獻公來說，看到受了迫害而還一心為申生袒護的驪姬的樣子時，心裡定然更加不忍。結果，反而使他對申生的憤怒達到無法抑制的程度──這一切大概都在她算計之內吧？

《春秋左氏傳》之記述的確饒有趣味，不過，也較多斧鑿痕跡。

※※※

當時在場的一個人，急遽把這個事件向正在都城駐留的申生稟報。申生知道這時辯白也無濟於事，所以立刻逃回曲沃。

獻公將申生之太傅杜原款處斬，理由是對申生之教育失敗。

「這一定是驪姬搞的把戲，您一定要辯白，為自己鳴冤才行啊！」

近臣如此進諫，申生卻搖頭說道：

「父王已經年邁，起居上的一切，必須要有驪姬在身邊細心伺候。若證明驪姬有罪，父王勢將失去她。這麼一來，父王的餘生要怎麼過呢？不行！絕對不行！這不是我和驪姬互鬥的時候！」

申生的孝心多麼令人欽佩！

有人勸他亡命，而他卻回答：

「背著惡名亡命，還有人會理我嗎？我知道，除了死以外，我是沒有生路的。」

容易看破世事的申生遂於這一年十二月，在曲沃自盡而亡。

實際上，這不是驪姬所期望的。

她的目的在於使獻公、申生、重耳、夷吾這四個人既分裂又互相勾結，在爭鬥之下，將晉國陷於無法收拾的狀態。

（缺了一個……現在袛有讓剩下的三個互咬了。）

太子申生的派閥由於失去主子，所以紛紛改投其餘派系，餘則逃亡國外。

（據說，謀殺大王這個事件，和重耳、夷吾兩位公子也有干連，他們是有共謀關係的！）

驪姬極其巧妙地煽動獻公。

「這些不知好歹的東西！立刻下令逮捕吧！」

由於年邁而變得易怒的獻公，怒不可遏地喊道。獻公身邊有人聽到這個消息，便迅速地告知兩位公子。

兩位公子即刻逃回各自的居城。重耳逃到蒲，夷吾則逃到屈。

而兩人所採取的態度卻完全相反。

獻公獲悉兩位公子出奔之事，立即發佈動員令：

「未經稟報而擅自潛回居城，證明的確懷有叛意！立刻派兵討伐！」

夷吾據守屈城，決心抗戰到底。

重耳則一心想從蒲城逃出。

討伐軍派一位名叫勃鞮的太監，以使者身份來到蒲城。

他把一把寶劍放在重耳面前，說：

「少主已無處可逃。該和太子申生一樣，用這把劍坦然自盡吧！」

「看樣子，我袛好如此囉！」

重耳垂頭喪氣地說，好像疲憊不堪的樣子。其實，他袛是裝模作樣，心裡正盤算著如何伺機逃脫。

「我知道少主心有不甘，可是，君命不得違背啊！」

勃鞮有些感傷地說。這樣的差事給人的心理負擔多麼大！由於情何以堪，所以他不自覺地把臉別開。

──機會來了！

當機立斷的重耳，一骨碌躍身狂奔出去。

「糟糕！」

勃鞮驚叫一聲，抓起眼前的寶劍轉身緊追。

光著腳的重耳跑過庭院，掄起寶劍的勃鞮緊跟在後。重耳這時已四十三歲，他幾乎被年輕的勃鞮追上，最後終於在千鈞一髮之際越過圍牆。

「呀！」兩人同時發出尖銳的叫聲。

重耳發出此聲是躍過圍牆，而勃鞮則是提劍砍下。結果，這把劍袛斬斷了重耳的衣袖。

重耳成功地逃脫了。

夷吾則據守屈城，與父親軍隊交戰達年餘之久。由於哥哥重耳不戰而逃，所以，晉國全體兵員都攻向這邊來。

夷吾抵死固守屈城，晉軍一時間也難以將之攻陷。

隔年（獻公二十三年），獻公任大夫賈華為將軍，再度以大軍攻打屈城。

夷吾原本準備抗戰到底，而怕受池魚之殃的屈城居民卻紛紛開始逃亡。沒有居民就無法打仗。

夷吾遂決定棄城亡命。

## ○一○怨恨未消

惠公由於吝嗇，對外惹怒秦國，對內因殺害里克而招致人民的不信任，晉國局勢震盪，人心惶惶，這或許是驪姬的怨恨未消所致吧？

※※※

重耳和夷吾雖是異母兄弟，但他們的母親是姐妹，即狄族狐氏的女兒。

由於出奔的重耳已逃到母親的娘家狄，所以，與之對抗的夷吾，非亡命他地不可。

亡命國外後，這對兄弟還是處於對抗立場。

他們身邊的部屬正為自己的主子謀劃復位事宜──復位指的是成為國君。由於一國無二主，所以，兩人中袛有一人可以復位。

故國政界也分為重耳派和夷吾派，加上驪姬派，三者正在為迎接後獻公時代而展開暗鬥。

夷吾選擇的亡命地是梁（山西省）。原因是這個地方接近強國秦，說不定能得到援助。

有趣的一個現象是，三位繼位候選人當中，聲勢最薄弱的是成為正式太子的驪姬之子奚齊。

（大王一死，奚齊大概就得完蛋吧？）

人人都有這個想法。所以鮮少有人投入他的派系。

獻公死後，重耳派或夷吾派一定會發動兵變，奚齊便不可能順利即位。到時候，奚齊派系應該會遭到整肅。誰願意冒這個危險呢？因此，宮裡的人雖然聽命於他，卻沒有人願意為其效忠。

夷吾逃到梁的兩年後，與驪姬同時被帶到晉國的妹妹少姬，為獻公生了一個兒子，就是悼子。

悼子誕生的第二年，獻公病倒。年逾七十的他，抗病力自然不強，似乎距離死期不遠。獻公到這時候才明白身邊家臣的心態。

（對我忠心耿耿，袛是表面而已。在我病倒後，他們心裡都各有打算……）

心裡有別的打算是當然的事情。投入哪一派最為有利，是他們目前最關心的。

躺在病床上的獻公愈發覺得心灰意冷。

他為疼愛之極的奚齊的前途感到憂心。

奚齊派實質上就是獻公派。獻公亡後，這一派缺乏能擁立奚齊的強勢人物。再三考量的結果，獻公決定將奚齊託付給大臣中最值得信賴的一位。

獻公選擇的是荀息。

「我死了之後，你能成為奚齊的後盾，好好擁立他嗎？」

獻公叫來荀息，問道。

「我認為我做得到。」

「你用什麼證明呢？」

「但求大王復活，親眼目睹。」荀息回答。

這秋臨終前的日本豐臣秀吉，以幾近哀求態度，將兒子秀賴轉託給以德川家康為首的五大奉行（武官名）之情形非常相似。這兩個都是年邁後才與愛妾生下的孩子。

驪姬這時候在做些什麼呢？

原來，她正頻頻派遣密使至狄。

狄現為亡命前去的重耳據地。重耳於出奔之際，帶了五名賢者。這五位賢士是趙衰、狐偃、賈佗、先軫和魏武子，重耳對他們言聽計從。

驪姬並不是以自己的名義派遣密使，而是擅自使用晉國大臣或有力人士之名。她讓一位密使帶去一封信，內容是：

──獻公已朝不保夕。太子奚齊則尚年幼，諸臣難以心服，因而有意擁立您。尚盼速做歸國準備。

讓另一名密使帶去的信，內容則為：

──亡命至梁的夷吾，企圖襲擊您於歸國途上。請多留心。

此外更有一名密使帶了如下的信：

──上次被您逃脫之事，勃鞮為了挽回名譽，雇了多名刺客。

驪姬一邊部署，一邊等待獻公之死期。

真正的復仇現在才要展開。

使晉國陷於大混亂之目的即將達成，而這件事情卻從她自己的殞命開始。

獻公病重後，驪姬為增強奚齊派之勢力而付出極大努力。她不惜大量地散發錢財，更到處承諾日後賜予領地。因此，原先最不被看好的奚齊一派，一時之間好像朝氣蓬勃了起來。

獻公命在旦夕時，她叫來荀息，用懇求的語氣說：

「請設法讓奚齊逃到國外吧！他留在國內是很危險的。」

荀息思考片刻後說：

「是的，遵命。我會把奚齊和悼子這兩位公子一起送到國外。」

「那太好啦！不過，這件事連自己人也不能洩露。」

「是的，我知道。」

荀息深深作揖說。

※※※

獻公死後，驪姬錯愕地發現一件事情。

原來，據報已安全逃出國外的自己兒子奚齊和妹妹的兒子悼子，都還在宮裡！

「荀息！這是怎麼一回事？！」

她臉色鐵青地詰問這名大臣。

「我還有許多事情要問夫人呢！夫人明知道我們這一派沒有什麼希望，可是，一個月以來，您卻為此付出不少心血，這是為什麼呢？」

荀息反問道。驪姬啞口無言。

「您不回答，我也猜得出您心裡想的是什麼。為了使國家混亂，三派比兩派更容易達到目的，不是嗎？」

這句話一語中的！

奚齊派一旦被消滅，三強鼎立會變成雙雄對峙。兩派對峙易形成均衡狀態，三派鼎立則由於關係複雜，容易產生混亂局面。

因此，為了增強奚齊派勢力，她付出許多心血。

「突然把鼎的一足拿掉──您的企圖如此，對不對呢？」

荀息說的話，一點也不錯！

原本就兩隻腳的物體，總能保持均衡站立。但突然把三足鼎之一足拿掉，這個鼎一定會倒下來。

「可惜的是，您的算計出了一點差錯。」荀息說，「由於我們奚齊的勢力，像即將熄滅的燈火卻突然強烈起來，所以，重耳和夷吾兩派採取了聯合政策。」

「聯合政策能使混亂穩定下來嗎？一個國家怎麼可能有兩個主子呢？！」

驪姬片刻後開口。

「一定會安定下來的！」荀息肯定地說，「袛要重耳公子回來……」

「您不知道重耳不會回來嗎？哈！哈！哈！」

驪姬歇斯底里般笑了起來。

「你是不是連這一點都部署了？！」

「是啊，我確實有所部署。」

重耳極容易聽信別人。與之相較，夷吾則習慣一意孤行，是個性格剛烈的人，這一點可以從屈城徹底抗戰一事得到證明。不僅如此，他的為人更是非常刻薄。

如果重耳當國君，晉國一定會被治理得很好。

把這般有人望的重耳放在國外，而讓夷吾成為晉國國君，就會使國家永遠處於不穩定的狀態之下。

所以她頻頻派遣密使，通報重耳歸國將會有不利之事。為不讓他發覺這是謀略工作，她有時候也派遣促請重耳歸國之密使。

「妳連這樣的部署都做了，那我就無計可施囉？」

「這是晉國蹂躪驪戎應得的報應！」

「可是，妳原本不是準備把奚齊公子犧牲掉嗎？」

「沒錯。」驪姬頷首道，「可是，太子奚齊同時也是我的兒子呀！」

「遺憾的是，我一定要讓奚齊公子扮演晉國太子之角色！」

荀息以斷然的口吻說道。

驪姬轉身過去。荀息對著她的背影說：

「您不願意看到晉國太子的下場吧？」

他的意思是要驪姬自我了斷。

驪姬垂頭喪氣。她走到後園，從園池橋上投水自盡。

※※※

重耳、夷吾聯合派之總帥是里克。里克殺了奚齊。

獻公之葬儀還沒有舉行。大臣荀息讓奚齊年幼的弟弟悼子主祭，舉行獻公之葬儀。

在那個時代，為父親葬儀擔任主祭的就是繼承人。

由於有兩位強勢公子在國外，所以，舉行葬儀之事頗費手腳。整個齊國已在重耳、夷吾聯合派閥的勢力之下。悼子的任務袛是擔任主祭，而這位主祭者必須盡快受到處置，否則，在國外的公子就不便歸國。

里克殺了悼子。荀息也在此時殉死。

聯合派閥首先敦請重耳歸國，重耳卻沒有行動。

──我沒有參加葬儀，所以沒有資格。

這是他的理由。實際上這是重耳五名家臣慎重研討的結果。

驪姬之密使工作，目的在使重耳認為歸國會遭遇諸多危險。而這無疑也是事實。

「何必冒這個危險，讓夷吾回去吧！」趙衰說。

「等到膿血出盡為止，這一點我贊成，可是，如果夷吾的勢力變得穩如磐石，該怎麼辦？」先軫面露憂色。

「夷吾一定會自取滅亡的！」賈佗絕對肯定地說。

「何以見得？」重耳問道。

「夷吾不但喜怒無常，生性多疑，而且為人吝嗇。這樣的人不可能長久治理國家的！」狐偃答道。

「我們要等待多久呢？」重耳再度問道。

「十年……或許還要久一點。」狐偃說。

重耳屈指算算，笑道：

「到時候我不已六十歲了嗎？」

獻公去世的這一年，重耳四十七歲。

「等就等吧！」

重耳下結論似的說。

與之相較，夷吾的復位工作進行得十分積極。

聯合派頭子里克原本屬於重耳派，由於重耳拒絕回國，所以轉而派人迎接夷吾之使者。

「主上絕對不可空手而歸。應該率領大批軍隊回來，才會有份量啊！」

家臣呂省對夷吾說。

「可是，我哪有軍隊呢？」

「可以借啊！向秦國借。」

「他們怎麼肯平白借給我呢？」

「我們答應把晉國河西（黃河西部）之地割讓給他們吧！你即將得到整個晉國，在這個局面之下，割讓河西之地算得了什麼？！」

「晉國之內的情形如何？」

「好像在里克的控制之下。有他站在我們這一邊，絕對不會發生動亂的。」

「要怎樣做他才會對我忠心耿耿呢？」

「就給他汾陽（汾水之北）為領地吧！」

「好吧！」

夷吾遂率領秦兵，歸國即位，就是晉惠公。

即位後，惠公捨不得將河西之地割讓給秦國，所以派遣使者至秦國表示歉意。

──領土歸先王所有，亡命者身份的我無權做主決定贈予他國，群臣以此為理由，表示反對。雖然我已力爭，但還是無法排除眾議。因此，承諾之事袛有付諸東流，尚請見諒。

雖然態度謙順，但這樣的托詞說得過去嗎？

秦因而對晉恨之入骨。

此外，惠公對里克說：

「由於有你協助，我才得以就王位。可是，你殺了兩位主子（奚齊和悼子）和一名大臣（荀息）。這不是使我難以做你的主子嗎？」

惠公意思十分明白。

雖然里克十分不甘，卻也袛有自盡一途。

由於殺了即位過程中的最大功臣，所以，晉國人民再也不相信惠公。

里克過去是重耳派人物，惠公如此做，是怕他再和重耳有所聯繫。

惠公即位後第四年（公元前六四七年）晉國發生旱災，因而向近鄰諸侯請求援助。秦國慨然接濟大量糧食。

隔年，秦國也發生旱災，便向晉國交涉購買糧食事宜。對此，晉國不但沒有售予糧食，更以趁火打劫心態，派兵前往攻打。

秦穆公為之勃然震怒。雖然由於旱災而國力疲憊，他還是斷然下達動員命令，結果，不但擊退晉軍，更深入晉土，抓到惠公。

怒火攻心的穆公本要處斬惠公，卻因夫人苦苦哀求，遂答應將他釋回。穆公夫人是惠公之胞姐。

被釋的惠公，將太子圉送到秦國作為人質。

惠公由於吝嗇，所以，對外惹怒秦國，對內因殺害里克而招致人民的不信任。

惠公治世的十三年間，晉國政局不停震盪，人心惶惶，擁立身在國內之諸公子的一派，與在國外作為人質的太子保持聯絡的一派，不斷展開鬥爭。

這或許是驪姬的怨恨未消所致吧？

## ○一一恩怨分明

釐負羈悄悄送食物給重耳，為主子之無禮表示歉意，食器中放有寶玉。重耳袛接受食物，寶玉則原物歸還。「果然他不接受寶玉……」大臣嘆息著說。

※※※

知道晉惠公（夷吾）病倒的消息時，以人質身份在秦國的太子圉悄悄逃回晉。

太子不一定是繼承人。

太子申生不就是在驪姬陰謀下自殺的嗎？申生死後，驪姬所生的奚齊被立為太子，而獻公一死，他也被殺。

惠公還有好幾個兒子。

國君去世時，不在國內的太子幾乎不可能即位，這是當時的習慣。

何況圉的母親是梁國公主。伯爵之國的梁，國君是個非常喜歡大興土木的人，每每被徵調從事工程的人民莫不疲憊之極，因而在秦國入侵時無力抗禦，遂亡其國。因此，圉沒有母親的家族可以作為靠山。

欲具備即位資格，起碼要有先王去世時人在國內這個條件。

所幸他趕上父王臨終，如願以償得以繼位。這就是晉懷公。

但他的地位並不穩定，身為人質而擅自離去，這一點惹怒了秦。

他的父親十三年在位期間，始終為重耳之事而煩惱。繼位的他，連這一點也「繼承」了。

「我絕不放過這個小子！」秦穆公十分震怒。

他知道懲處這個「小子」的最好方法。亂世諸侯是什麼事情都想得出來的。圉畢竟年輕，涉世未深，他做夢都沒有想到亂世人心如此狠毒。

穆公的報復手段是借兵給在亡命中的重耳。重耳在秦國的支援之下，回到闊別十九年的祖國，取代懷公即位。這就是第二號霸主晉文公。

年輕的懷公逃到高梁後，在該地被殺。

去世已十五年的驪姬，還在晉國作祟。

勝利的榮耀最後落在「走為上策」的重耳頭上。

他在刺客勃鞮的刀刃之下倖免於死，逃至母親娘家狄，是十九年前的事情。當時的他四十三歲。

「走為上策」的重耳，乃「恬淡寡慾」者流。同時，他也是非常樂意接受部屬意見的人。

父親獻公歿故，奚齊及悼子等驪姬派系被掃清，在里克前來奉迎時，他聽從家臣進言，決定暫不回國。

胞弟夷吾即位時，他也絲毫沒有妒羨之意。

夷吾卻對哥哥耿耿於懷。即位的第七年，再度派勃鞮和壯士，企圖暗殺重耳。

重耳得知此事，索性從狄逃出。

「妳等我二十五年。如果我二十五年後尚未回來，妳就再嫁吧！」

他於逃走之前，對在狄娶的妻子說。

「二十五年？！」妻子瞪圓雙眼，笑出聲來，「到時候，我墓旁的柏樹已經長高了吧？……不管怎樣，我等你就是啦！」

中國人習慣在墳墓旁邊種植松樹或柏樹。種植這類常青樹的目的是：以不變之樹木陪襯日後腐朽之遺骸。

要妻子等二十五年──這種事情何其荒謬。或許這正是他為人的表現吧？

為了避開刺客，重耳這次來到齊國。

這時候的天下霸主齊桓公已年邁，名相管仲則剛病故。

「失去管仲後，齊桓公一定諸事不如意。我來輔佐他吧！」重耳說。

在狄待了十二年的他，這時已五十五歲。

他在前往齊的途中經過衛時，衛國國君文公對重耳一行人非常冷淡。來到叫做「五鹿」的地方時，由於所攜糧食已盡，主從一行，飢腸轆轆。不得已向一名農夫乞討食物，對方聽了，莞爾一笑，道：

「可以啊，你們等一下。」

不一會兒，這名農夫遞一隻器皿給他們。

打開蓋子時，赫然發現裡面儘是土塊。

為人溫厚的重耳，這時也不免怒火沖天。近臣趙衰卻說：

「給您土塊，不就代表您即將得到領地？您快稱謝收下呀！」

重耳照趙衰的話做。

到了齊國後，天下霸主桓公畢竟與眾不同，以厚禮款待他們主從一行人。重耳不但娶得齊國王族女兒為妻，更受贈二十乘馬。

「乘」指的是由四匹馬拉的馬車。當做馬車使用時，上面搭乘三名武裝士兵，後面有七十二名步兵跟隨。人數合起來有七十五人。

因此，重耳受到擁有八十匹馬及一千五百名部下之客卿的待遇。

稱天子為「萬乘之君」，是因為天子乃率領四萬馬匹及七十五萬軍隊之王者。

當然不能與天子相比，受到二十乘的客卿待遇，已使他們喜出望外。想到不久之前流浪時，連果腹的東西都沒有，在五鹿乞討食物時，盛在食器裡的竟是土塊！相較之下，二十乘賓客身份，不是猶如天堂嗎！？

桓公於重耳來到齊國的第二年逝世，重耳仍然逗留此地。他好像已無回晉國成為國君的野心，完全滿足於目前的境遇。

家臣們則為如此恬淡寡慾的主子焦慮不安。重耳常說：

「人生以安樂為第一，而我已找到了安樂，所以再也不想奔波。我打算以這裡為歸根之處哩！」

而家臣們卻是寄望於將來的。熬了這麼久的苦日子，為的也是心裡有這個寄望。

讓我們的主子成為晉國國君──這是他們的夢想。

而主子卻說他已找到安樂之地，再也不想奔波。

家臣們於是開了一次會議。

非請主子奮起不可。怎麼可以讓他不再安於二十乘之待遇，以擁有齊國夫人而樂不思蜀呢？

「現在袛有採取非常手段一途。」狐偃說。

「怎樣的非常手段呢？」趙衰問道。

「用酒灌醉主上，然後驅車離開齊國，是唯一的方法。不離開這裡，主上是不會奮起的。」

「酒醒後，他一定會大發雷霆吧？」

「一切責任由我承擔。」

狐偃是重耳的舅舅，所以立場特殊。

實際上，對重耳態度感到不齒的，不袛這批家臣，連他的齊國夫人也說過這樣的話：

「你為何不發奮圖強，回自己的國家做自己該做的事情呢？老窩在這個地方貪求安樂，豈是男子漢作為？」

因為如此，家臣得以和夫人共同合作。夫人灌醉重耳後，把他交給家臣們。

家臣們把爛醉如泥的重耳抬上車後，快馬加鞭，迅速離開齊國。

重耳醒過來時，發現這輛馬車早已越過國境。醉意未醒的他勃然大怒，握著刀柄吼道：

「這是什麼人幹的好事？我非殺他不可！」

「是我幹的。」狐偃回答。

「你……？！你以為我不會殺你，是不是？」

「袛要能把你變成真正的男子漢，即使被殺我也無憾。」

「您……」

重耳的醉意完全消失了。

「要是謀事不成，舅舅你給我記住，我會啃了你的肉！」

「到時候我的肉已經腐爛，你有興趣啃嗎？」狐偃回答。

狐偃的意思是，謀事不成時，他會第一個自我了斷。聰明過人的重耳立刻明白這個意思，所以不再做任何主張，一切讓家臣去安排。

※※※

重耳一行人由齊來到曹（山東省曹縣一帶）。

曹共公是個輕浮人物。

「聽說重耳是個駢脅的人，我倒想看看他的模樣如何。」共公說。

「駢脅」是指肋骨成板狀的人，據說，有這種骨相的人力大無比。這樣的人難得一見。

輕浮的共公遂偷窺了沐浴中的重耳。

此事，《史記》記載為「曹共公不禮，欲觀重耳之駢脅」，《春秋左氏傳》則有「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現其裸。浴，薄而觀之」的記述。《呂覽》的記述則為「曹共公視其駢脅，使袒而捕池魚。」

無論其為如何，這都是無禮之舉。因為那時是連男人也不喜歡被人看到裸身的。

曹國大臣釐負羈悄悄送食物給重耳，為主子之無禮表示歉意。

食器中放有寶玉。

重耳袛接受食物，寶玉則原物歸還。

「果然他不接受寶玉……」大臣嘆息著說。

重耳一行人離開受到侮辱的曹，前往宋國。

現在的河南省商丘一帶，好像是宋國故地。這是被周攻滅的殷商之遺民建立的國家。

此時的宋國國君襄公，是春秋時代難得一見的「傑出」人物。這裡所謂的「傑出」，含義很廣。

在重耳入宋不久前，宋曾經與楚於泓水交戰而敗。

楚軍三三兩兩開始渡河時，宋國軍師進言道：

──敵軍兵力強而我軍兵力弱，發動攻擊就在這個時候！

而襄公卻不聽他的話：

──不行！敵軍尚未整頓軍形，乘人之危不是君子做的事情。

宋軍等到楚軍渡河完畢，整頓隊形後才發動攻擊，因而大敗。

這叫做「宋襄之仁」，意思是「無謂之仁」。打仗時還有什麼仁義可言呢？世人莫不為襄公的理想主義而搖頭。

實際上，宋襄公明知道這樣做對自己不利，卻也不得不走理想主義之路。

因為他是亡國後裔。

古代的習慣是：舊王朝滅亡後，新王朝也要給予其遺民國土，好讓他們祭祀祖先。未受祭祀的冤魂會作祟擾人，這是當時的觀念。宋就是在這個觀念之下，被賜給殷商遺民的國家。

正因如此，襄公非得以「仁義」為重不可。

宋國對重耳厚禮以待。袛是，由於敗於泓水之戰而國力疲憊，所以無力多予重耳後援。

之後，重耳一行人來到鄭國，在這裡，他又受到冷遇。

不久他們來到楚國，並受到禮遇。

「你順利歸國後，會不會回報於我呢？」

楚成王半開玩笑地說。

重耳思考片刻，回答：

「您什麼稀世寶物都有，我實在不曉得送什麼才能取悅於您……就這樣吧！若有朝一日，我們受情勢所逼而必須交戰時，我會退後三舍，以此作為這次承蒙厚遇的回報。」

「舍」乃軍隊一日之行軍距離，三舍約等於六十公里。

「退避三舍」之語即由此而來。這句話原本的意思是：為了要報答恩情，所以有所禮讓。

重耳一行人由楚入晉，終於達成歸國願望。

十九年歲月何其漫長！這當中他雖有過樂不思蜀的時期，但整體而言，亡命生活是艱辛的。其中流浪時期的痛苦，更是永難忘懷。

重耳即位後，為晉文公，此時的他已年逾六十，在位時間不滿十年。雖然如此，他確實被公認為繼齊桓公之後的第二位霸主。他尊周為天子而對天下發號施令，亡命時代的辛苦終於開花結果了。

流亡期間所受的屈辱已雪清。

對重耳冷冷相待的衛文公此時已死，其子成公受到晉軍討伐，衛人放逐成公並使之臣服於晉。而當時以土塊揶揄重耳的五鹿地方，也被晉軍刻意蹂躪。

於浴室偷窺重耳的曹共公，受到晉國大軍攻打而被俘。

重耳對曾受過恩情的宋，則予援助。

襄公由於泓水之戰受傷而死，當時已是嗣子成公的時代，由於與不共戴天的楚國對決，國力正處疲軟狀態。重耳將從衛和曹沒收領土的一部分給予宋，並且替宋攻打楚。

事實上，重耳也曾受恩於楚。與楚交戰時，重耳信守諾言退避三舍，結果還是攻破對方。

佔領曹時，重耳保護了曾經對他獻贈食物、以對主子之無禮表示歉意的釐負羈一家人。

當時退還放在食器內的寶玉，表示「我絕不饒恕你的主子」，接受食物表示「日後我會對你有所報答」。

這一點，釐負羈當時就已明白。

## ○一二冤魂百態

死後成為冤魂的伍子胥，活著的時候就已如怨鬼一般──當一個人經歷了與他同樣的遭遇時，還能不成為怨鬼嗎？

※※※

「冤魂」指含恨而死的人之魂魄。

「冤魂作祟」是古代人共通的迷信，中國當然也不例外。中國最大的冤魂是什麼人的魂魄呢？

鎮鎖冤魂是祓除不祥儀式之一。

研究中國的祓除不祥儀式，自然會發現主要冤魂有哪些。

端午節是中國的解厄日。「端」的意思是「開始」，「端午」原本指「五月份第一個午日」而言，後來被固定為五日。

在一年十二個月中，五月被視為最強勢之月。其中尤以午日為強並且以午時為頂點。因此，萬物最強勢的端午，同時也是不祥之勢最為兇猛的時刻。為了鎮壓不祥，於是形成端午節的諸多風俗。

端午節這一天包粽子之習俗，自古即有。

包粽子起源於憑弔投江而死的屈原。楚國屈原在憂國至情之下，對楚王提出諸多建言，卻被君側奸臣陷害而被放逐，最後在汨羅江投水自殺。由於他含恨而死，其冤魂在各地作祟，人們於是將裝有米飯的竹筒投入江中，以供奉屈原溺死的冤魂。

屈原是戰國末期的人物，其事跡將在後面敘述。

端午節包粽子之習俗綿亙至今，袛是，一些地區已廢此習，所包粽子形狀上也有所改變。

※※※

「寒食」是指一天都不生火，袛食用於前日準備好的食物或生鮮物之風俗。到近代，這一天被規定是「清明」（陽曆四月五日前後）前一日，在古代則以五月五日為「寒食節」。

據說，之所以有此風俗，是為了供奉春秋時代霸主晉文公之家臣介子推的冤魂。

文公尚以重耳為名、因驪姬迫害而亡命的十九年間，介子推是其家臣中的心腹成員。

話說年已六十二猶遭放逐的公子重耳，在秦國的後援之下，終於如願以償踏上歸國之途，來到黃河岸邊，望見故國之地。

家臣首席人物，即重耳之母舅狐偃，這時候對主子開口要求回報。不過，他並未開門見山地提出要求，而是以下面的話作為開端：

「我的任務到此為止，我要辭去了。」

重耳將一塊寶玉投入黃河，對狐偃發誓：

「回國後，如果沒有重用你，我願意接受黃河河神處罰！」

重耳以黃河河神為這個誓言之見證人。

一旁觀看的介子推，深深不齒狐偃的行徑。

（吾君開運，完全是老天爺所賜，而狐偃卻居功索求回報，這樣的行徑何等卑鄙！我不屑與這種人共事！）

介子推遂悄然離去。

文公回國後，由於呂省、郤芮叛亂以及諸多內外國事，所以在論功行賞時無暇做詳細推敲。

失蹤了的介子推未受任何恩賞，而介子推本身也未做任何要求。他和母親一起躲到山中，終其一生。

認為文公之開運乃老天爺所賜的他，既未居功顯耀自己，也沒有因未獲賞而有所埋怨。

但世人卻不這麼想，認為他是含恨而終的。因此，他被視為冤魂。

《史記》和《春秋左氏傳》記載：文公將因疏忽而未給予介子推恩賞引為憾事，因而派人四處尋覓介子推去向，卻未得結果。文公覺得過意不去，所以撥緜上一帶為介子推之領地，並將該地之山，名為「介山」。

因此，介子推倘若願過正常生活，是連領地都有的。不做如此之想，表示他寧願過著安靜的隱居生活。

在安寧中得到解脫的人，應該不會成為冤魂。

而人們卻由於同情介子推，所以將之編撰成戲劇性的故事，使他成為冤魂，才「心安理得」。

人們編撰了什麼樣的戲劇性故事呢？是這樣的：

文公派人四處尋覓，結果找到介子推隱棲之山，介子推卻不肯下山。文公心生一計，命人燒山。之所以如此做，是想使介子推受不了煙熏而從山上下來。

而一心要過隱居生活的介子推還是不改初衷，最後抱著樹木，活活被燒死。

據說，這件事情發生在五月五日。

悲痛不已的文公於是下了一道命令：

「以後這一天不准用火！」

※※※

活活被燒死的人當然會怨氣不散。編撰這個故事的目的純粹在於將介子推塑造成為冤魂。倘若真有「抱木燒死」之事，《史記》以及《春秋左氏傳》不可能沒有文字記述。

「寒食」非鎮壓冤魂之風俗，而是藉此提醒人們「小心火燭」──許多學者持此說法。

端午節舉行的「龍舟競渡」，其起源據說是人們聽到屈原投江時，競相划舟前往營救所演變而來。

以黃酒聞名的浙江省紹興縣東部有曹娥廟，廟前的河叫曹娥江。

據傳，曹娥是後漢時代的孝女，因悲慟父親溺死而投水自盡，卻於五日後抱著父親遺體出水。人們感其孝心，因而在該地建廟，並且立碑。據說，碑文之字出自王羲之手筆。

依據曹娥碑的碑文，她的父親好像是以奉祀天神、奏神樂、唱神歌為職的神官。他於漢安二年（公元一四三年）五月五日，為奉迎伍君逆水行舟時，舟覆溺斃。

由此可知的一件事情是：浙江一帶的人於端午節這一天划舟前往迎接的不是屈原，而是伍君神。

伍君神乃伍子胥。伍子胥，名員，生前仕於吳而頗多功績，後來卻由於讒言而被賜死。對他恨之入骨的吳王夫差，將其屍體裝入馬革袋後，投棄河中。

雖然並非如屈原般投江自盡，他的死卻和水有關。而且含恨的程度非比尋常，所以，其冤魂日後會劇烈作祟是不難想像之事。

《史記》記載，伍子胥死後，人們憫其不幸，為其建立祠廟，並將祠廟所在地名為「胥山」。

以上是從端午節引出的中國三大冤魂。其中在時代上最為古老的介子推，很有可能是人們杜撰的故事。

介子推之生年及歿年均不詳，袛知道是公元前七世紀的人物。第二大冤魂伍子胥約於兩個世紀後的舞台登場。伍子胥被誅殺是吳王夫差十一年之事，為公元前四八五年。

附帶一提，最為人們熟悉的冤魂屈原，是於公元前二七八年自殺的。

以上三大冤魂，大約每隔兩百年出現一個。

伍子胥於春秋末期，屈原於戰國末期──皆於時代轉換之際──登上舞台。

這兩人除了同樣含恨而終以外，還有一個共同點：他們都是楚國人。

另外一個共同點是：他們出仕的國家都於他們死後不久滅亡。屈原是楚國名門之後，一生在其母國做官。伍子胥則背叛其母國楚而投奔吳，吳同樣於他去世後開始沒落。

※※※

閒話少說，言歸正傳。

因齊桓公及晉文公等霸者出現而極為熱鬧的春秋時代，至有名的吳越抗爭方告落幕。

現在開始敘述春秋末期的歷史，其中心人物不是吳、越國君，而是兩者之下的名臣。

越國有名臣范蠡，而吳國名臣則為伍子胥。

他們才華出眾，人生歷程卻迥然不同。這不是以趣味為出發點的單純對比，而是探究人生哲理的深刻問題。

吳越故事聽來津津有味，實際上，卻處處充滿使人悚然窒息的場面。

前面敘及冤魂之事，為的是將伍子胥引到舞台上。

死後成為冤魂的伍子胥，活著的時候就已如怨鬼一般──當一個人經歷了與他同樣的遭遇時，還能不成為怨鬼嗎？

伍家是楚國有份量的名門。

伍子胥的父親名叫伍奢。

當時的楚國國君是平王。平王太子名叫建，伍奢是這位太子的太傅。太傅的任務是負責教育太子，其次官為少傅。當時擔任少傅一職的名叫費無忌，品性不甚良好。

由於太子建已長大成人，父王有意為其娶親，因而派少傅費無忌到北鄰秦國去見準新娘。

費無忌到秦國見到的這位準新娘，果然國色天香，是平王一向最喜歡的美女類型！

此時乃平王即位的第二年。也就是說，平王治世才剛開始，他的在位時間不知要延續多久，而太子建的繼位還遙遙無期呢！

（跟隨太子不如追隨平王，這樣才能得到榮華富貴。）

費無忌老早就有這個念頭。

這不正是天賜良機嗎！？

他於是急遽回國，向平王稟報：

「這位公主的確是絕代美女！依我看，這個女人應歸大王擁有，太子妃不妨另行物色！」

平王本來就是好色之徒。聽到是絕世美女時，他早已心蕩神馳了。

結果，這位秦國公主不是成為太子妃，而是進了平王後宮。費無忌因此媒妁之功，而如願以償地由少傅之職轉為平王近臣。

而他在內心裡卻忐忑不安。平王雖才即位，但兒子已達到談論婚姻的歲數，年齡不可謂不大。萬一平王有什麼三長兩短，國君之位當然要由太子建繼承。

建知道有關秦國公主之事，一定對費無忌懷恨在心。如此一來，建成為楚國國君之時，也就是費無忌腦袋落地之時。

（不趁早除掉太子，我豈能高枕無憂？）

費無忌於是鼓起三寸不爛之舌，煽動平王：

「太子因秦國公主之事心生不滿，正與諸侯勾結，伺機謀反。」

平王本是庸碌之輩。況且這時候正對秦國公主為他生下的兒子軫疼愛有加，並湧起將來讓這個兒子繼位的念頭，所以一下子就相信了費無忌的讒言。

平王命太子太傅伍奢到國都，並嚴加詰問。伍奢當然力說太子絕無謀反之意。

「大王為什麼相信小人之言，而對自己親生兒子有所懷疑呢？」

費無忌早就料到這一點，所以事先對平王稟報過這句話──太子謀反時，伍奢父子將是其最有力的參謀。

受到如此挑撥的平王，二話不說，除了將伍奢關起來外，更派遣臣屬奮揚前往殺害太子。

為人身懷義氣的奮揚，將此事向太子通報。太子立刻亡命到宋。

伍奢除了伍子胥外，還有一個傑出兒子伍尚。

平王派使者告訴這對兄弟：

「你們兄弟前來國都，那麼你父親的生命就不會有問題。不然，他袛有被斬一途！」

「我決定去！」哥哥伍尚立即說。

## ○一三逃亡者

「不必了。」老漁夫搖搖手，莞爾一笑，說，「我不是為了要賺百金才讓你搭船。五萬石俸祿和執圭之爵，我都不稀罕哩！」

※※※

「哥哥，這不行！」伍子胥氣急敗壞地表示反對。

乖乖地到國都，平王也絕不會放過父親。不如亡命國外，再籌劃為父親報仇──這是他的主張。

「這一點我知道……」哥哥伍尚說。

而伍尚還是認為自己非應命前往不可。兒子去的結果，父親說不定會獲得赦免。因為不去而使父親受害，豈不是要被人指責嗎？

「不過，我希望你逃。」

伍尚靜靜地說。這是為了不被人指責──父親被殺而兩個兒子不但未能為之報仇，更白白送死，此乃奇恥大辱，會被人譏笑。

「爸爸幸虧有兩個兒子……」伍尚笑道。

伍子胥咬牙切齒，努力不使眼淚掉下來，因無限激憤而渾身顫抖。他是個將憤怒以行動表現出來的人。如此大的憤怒，一定會驅使他採取行動吧？

伍子胥遂離去，哥哥伍尚則到楚都。

楚國首都是郢（湖北省江陵縣）。平王未守約定，將伍奢、伍尚父子一併殺掉。

聽到伍子胥已逃亡時，為父的伍奢說：「哎，楚國君臣關係以後勢必形同水火！」

他對這個兒子憤怒時的激烈性格，瞭解得很清楚。父親和胞兄被殺害的伍子胥，不可能沒有爆發性行動。

為了報仇，他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

臨出奔之際，伍子胥對摯友申包胥說：

「我非推翻楚國不可！」

對此，申包胥回答：

「你盡情地幹吧！被推翻的楚國由我來復興。」

伍子胥逃至父親為其擔任太傅職務的太子建的亡命之地宋國。

宋乃殷商遺民之國，於襄公時代國力極強，一些學者甚至將他列為春秋霸主之一。這個人因「宋襄之仁」一事而著名。

袛是，伍子胥逃到宋國時是公元前五二二年，當時的宋國國君是元公，離一代明君襄公之死已有一百一十五年。宋國國力這時已經沒落，更由於元公在處理政治時的不公，所以才有重臣華向發動兵變之事。

伍子胥和建遂一同逃往鄰國鄭。

他選擇亡命地，不袛是為了自身安全。借亡命所在國家的力量，向殺害父親和胞兄的楚國報仇，是他的願望。

發生兵變的國家，當然沒有餘力攻打楚國。

這時的鄭國國君是定公，他對這兩個亡命者非常親切。

「嗯，住起來很舒服。」

格外喜歡這個地方的亡命太子建，有意長久滯留於此，不求他去。

「鄭是蕞爾小國，我們不能待在這裡！」

伍子胥促請建離開此地，轉到晉國。

晉國於文公時代曾經是稱霸中原的大國，到一百年後的此時，依然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目前當政的頃公也非泛泛之輩，是個野心家。

一天，頃公請來建，開口便說：

「我要請你當鄭國國君。」

「什麼！？」

建一時未能明白對方的語意。鄭國國君是不久前對他極為禮遇的定公。

「你是大國楚的繼位人，卻受到奸臣擺弄流浪國外，我看著實在於心不忍。所以，如果不嫌小，我想使你成為一國國君……我指的是鄭這個國家……」

頃公望著建的臉道。

「可是，鄭定公是名正言順的國君呀！」

「聽說，定公先前對你很好，也非常相信你……怎麼樣，你到鄭國如何？我從外面攻打鄭，你則在鄭國內部呼應……相信鄭國一定會給你重要地位，所以，有你的內應，攻滅這個國家一定不難。攻滅後，這個國家給你。我之所以這樣做，袛因為看不慣鄭國政權對楚友好。」

建在此時已由衷厭惡亡命生活之苦，他渴望得到一個安定的地位。背叛對自己友善的鄭定公，實在不該，但「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不是嗎？

「好吧。」

建遂做了這樣的回答。

※※※

由於長期亡命，建變得異常心浮氣躁。在決定做忘恩負義之事後，他變得更加易怒。

建從出奔故國時起就帶有一名奴才。奴才就是奴隸，是不被當做人看待的。據說，歐洲貴婦人都面不改色地在男性奴隸面前脫光衣服更衣。因為她們沒有把對方視為人。建和鄭國不滿分子密商謀反事宜時，也絲毫無視於這名奴才的在場。

因此，這名奴才知道建企圖謀反之事。

一次，這名奴才因背部長了腫瘡而極其難過。他跟在主子後面走路時，由於踢到一塊石頭，身體失去平衡，幾乎往前跌倒而碰了一下主子的身體。

「你幹嘛推我！？」

建因被推一下而勃然大怒，並且揮起皮鞭。

犯過錯時，奴才通常都會跪下接受鞭打。袛是，他這時候想到自己背部長瘡之事；長了腫瘡本來就很痛苦，如果再被鞭打，那還得了！他想到這點不禁渾身發抖，因此，潛意識地往後退了兩三步。

「你還不跪下！？」

建吼道。雙眉吊起的他，露出一副極其可怕的面貌。

──我會被殺！

看到主子一臉殺氣時，這名奴才掉頭就跑。

建丟下鞭子，拔刀在後面追趕。

這名奴才跑的速度極快。他這是逃命，所以速度非比尋常。

「好！回頭看我不把你碎屍萬段！」

建口出惡言後，放棄追趕。

奴隸形同物品，都有主子。所以撿到奴隸，就如同犯了盜竊罪。因此，這名奴才絕對沒人敢要，他袛有再回來找主子一途。建也認為他一定會返回。但，這名害怕被殺的奴才卻遲遲未歸。

主子犯罪被處死時，財產會被官家沒收，而奴隸也屬於財產。左思右想，求生途徑袛有一條，那就是──讓主子死。

開始亡命生涯的主子，或許是心浮氣躁的緣故，動不動就對他拳腳交加，揮鞭猛抽，不然就是用腳踐踏他的臉。自己為什麼要對這樣的主子忠心耿耿呢！？這名奴才這時突然想起自己的主子正企圖謀反之事。

他於是立刻逃到衙門：

「我要報告一件事情。我的主子建正企圖謀反。」

當時的鄭國宰相是公孫僑。這個人是鄭國王族之一，主持國政達四十年之久，僑字「子產」，大名人盡皆知。

「這件事該如何處理呢？」鄭定公問宰相。

「沒什麼好猶豫的。放著謀反者不管，國基會受到破壞。我們即刻把他殺掉吧！」公孫僑回答。

「說的也是……我對他那麼好，他卻如此對待我，太不應該。」

定公由於被人所叛憤怒不已，所以立刻逮捕了建，將之處斬。

伍子胥則帶著建的兒子勝，逃出鄭國。

他準備前往吳。

他由鄭國往東南方向逃亡，而這一帶正是楚、鄭、吳三國相鄰的邊界。因此，關卡隨處皆是。逃亡之行必須穿過其間，東躲西避。沒有隨從，袛有伍子胥和年幼的勝兩人而已，而他們是鄭、楚兩國緝拿的對象。剛躲過鄭國的追捕人馬後，很快又遭遇楚國的搜索隊──這等驚險場面不知發生多少次。

鄭國發生陰謀未遂事件，伍子胥畏罪潛逃的消息，已傳到楚國。

──這是逮捕子胥的絕佳機會！

楚平王立刻懸賞捉拿伍子胥。

粟五萬石

執圭之爵

這樣的懸賞在當時確實是前所未有之事。這裡所謂的「粟」並不是指「小米」，而是指「未脫穀之稻米」，也就是「俸祿」之意。

伯夷、叔齊入首陽山而「不食周粟」，並不是「不吃周國之穀物」，而是指「不出仕於周王室」而言。

「執圭」乃執有君主賜給之玉器珪的爵位，代表擁有領地。

伍子胥的頭可以換五萬石俸祿和貴族地位！

伍子胥好不容易逃到長江岸邊。這時是夜暮時分，週遭已在一片黑暗籠罩之下。

岸邊一艘漁船停泊著，船上坐著一位老漁夫。

「我可以搭船嗎？」伍子胥問道。

「可以啊！」

滿臉皺紋的老漁夫面無表情地回答，然後開始搖櫓。如果知道他們是被緝拿的人，這位漁夫說不定會改變態度。伍子胥於是強自鎮定，和勝一起上船。坐下來後，他若無其事地回頭一看。岸邊沙洲松林前，有幾個人影在那裡晃動。他們有的揮手，有的在叫喊。

「回來！回來！那是伍子胥呀！」

由於距離很遠，所以，除非用心聽，說話內容很難聽清楚。

伍子胥窺看這位漁夫的表情，發現他好像沒有聽到叫喊的聲音。由於一片黑暗，對方似乎沒有認出他是伍子胥。

（幸虧他是個老者……）

伍子胥為這位老者的耳不聰目不明而暗自慶幸。

由於身無分文，所以抵達對岸後，付不起渡船錢。伍子胥於是取下佩劍遞給這位老者說：

「這把劍價值起碼百金，船家老兄，你就當做渡船錢收下吧！」

「不必了。」老漁夫搖搖手，莞爾一笑，說，「我不是為了要賺百金才讓你搭船。五萬石俸祿和執圭之爵，我都不稀罕哩！」

「哦……實在謝謝！」

伍子胥對他作揖致謝。

原來這位老者早就知道他是伍子胥。他不但助一臂之力，還堅決不收取船資。

伍子胥由此前往吳國。

不過，這趟旅程也不輕鬆。

未至吳即疾，止中道，乞食。──這是《史記》的記載。

生病而成為乞丐──由此不難推想其旅程之艱辛。由於這是沼澤地帶，長江支流及湖泊遍佈各處，所以此次逃亡利用船隻的機會甚多。

中華文明起源於黃河中游流域，也就是所謂的「中原」。夏、商、周都是中原王朝。春秋初期，長江流域根本還沒有登上歷史舞台，是個後開發地域。

到春秋末期，長江流域開始受到世人注目。中原文明逐漸傳到此地。

長江中游地域由於接近中原，所以較早開化。當時位於此地的是富強之國──楚。

「春秋五霸」的列法向來眾說紛紜。其中有一說是：

齊桓公

晉文公

楚莊王

吳王夫差

越王勾踐

齊和晉堪稱為中原之國，但楚、吳、越三國過去則是被視為蠻地的長江諸國。

中原文明於公元前五六世紀，如浪濤般湧向南方。

春秋戰國五百餘年間，中國所以未如三代（夏、商、周）之統一，原因並不在於缺乏英傑之士出現。

前列春秋五霸都是極其優秀的英傑。而在秦始皇登場之前，統一之事遲遲未實現，原因何在？

當時的最大課題是中國之統一。

而中國卻在不斷膨脹。

原先的中國袛包含黃河中游地區，之後逐漸向南方擴張，使得天下英傑難於掌握。

下面要敘述的是以伍子胥及范蠡等人為主角的吳越爭霸，並不是單純的戰爭故事。讀者必須明白，吳越鬥爭因中國文明擴張而起，而中國本身之範圍則因吳越戰爭而更加擴大。

這是一種史觀。

我們且把故事從剛病癒的伍子胥，一隻手牽著勝，另一隻手拄著枴杖，踉蹌踏入吳國的場面說起。

## ○一四王位更迭

「如果說是因為季札出走，所以勢必由下一代承繼，也應該由長兄之長子的我繼位才對啊！」內心不滿的光，仍不得不在堂弟僚的面前稱臣下跪。

※※※

現在的上海、蘇州一帶便是當時的吳國。這是長江下游之南方地域，也就是所謂的「江南之地」。吳國國都在太湖之東。

與中原諸國及楚國國都不同的一點是：吳都周圍並沒有城牆。

伍子胥牽著建之遺子勝的手，來到吳都。

江南之地有許多河流，無數大小運河如網一般密佈其間。後來的吳都蘇州，甚至有「水都」之稱。

由於街上散佈許多河流，所以隨處可見橋樑。後世詩人白居易也有「紅欄三百九十橋」之名句。

做過乞丐的伍子胥自然是一身襤褸。

他在橋旁地面，頹喪地坐下來。自古以來，乞丐都喜歡待在橋邊，這是因為一旦遇到驟雨，就可以立刻躲到橋下的緣故。

伍子胥坐在最接近宮殿的一座橋旁邊。其實，他選擇這個地方是有目的的，並不是單純在這裡呆坐著。

那是甫出宮殿的達官貴人乘坐馬車的地方。自家馬車來到之前，廷臣都在這裡稍作等待。因為駐留的時間短暫，所以他們習慣不和別人談論公事，袛是無所事事地站著。

伍子胥連續在這個地方坐了十天左右，仔細視察從吳王宮殿出來的官員。由於隨從會呼叫主子的名字，所以，廷臣的身份大抵都可判斷出來。歷代出仕於楚國宮廷的伍子胥，對宮中的一切當然知之甚詳。很快的，他對出入宮殿的廷臣的視察已相當透徹了。

（耳聞果然沒錯，公子光才是真正的大人物！）

這是他得出的結論。

公子是太子以外王族所有年輕男性的泛稱，並非僅指國君之子。這位名叫「光」的人是當時吳王僚的堂兄弟。

光負責的主要事務是吳國軍事。

一天，看到光有些焦躁地站在那裡時，伍子胥走過去，在他旁邊自言自語地說：

「吳國，人也太多了。」

利用等馬車的時間發發牢騷，是貴族以及廷臣們的習慣。擔任相當於國防部長職務的光，屢次請求增撥兵員，卻未獲准，因而日前對家臣說了一句──我國人口少，所以也沒話可說。因此，雖然對方袛是一名乞丐，「人太多」這句話他實在不能置若罔聞。光大步走上前說：

「嘿，叫花子，你剛才說什麼！？」

「我說，這個國家大概由於人太多，所以到處都是兵士。」伍子胥回答。

「你是個瞎子，是不！？哪裡有兵呢？」

「這裡看不到，可是我猜想兵士應該很多。」

「你為什麼這麼想呢？」

「因為國都沒有城牆。萬一外敵攻來時，不是需要無數兵士來防守嗎？」

「我國是絕不會被外敵攻打的。」

「那你們袛知道發動攻擊囉？」

「沒錯。」

「攻打別國，國內也需要大批留守部隊。所以我說貴國人太多嘛！」

伍子胥說著，抬眼望了一下公子光。

他的觀察一點沒錯。

光的任務不單是外征，巡視國內的機會也很多。他這時候掌握的軍隊極其有限，因為國都非部署大批留守部隊不可。

在這以前的吳，常有攻打西方楚國以及被楚攻打之事。他們可以專心對楚作戰。可是，後來的新興勢力已崛起於南方。

現在的浙江省，文豪魯迅之誕生地紹興一帶叫做會稽，當時以此作為國都的國家是越。越國人民自稱為夏王朝創始者禹之子孫。這是個人民從事開墾荒地、以在杭州灣打魚為業的國家，甚不起眼。自從現在的國君允常即位後，這個國家突然變得強大起來。

這是因為出現一位名叫范蠡的名臣，致力於富國強兵政策。

背後出現這麼一個強大勢力，對吳國來說是莫大威脅。與宿敵楚交戰時，就會成為後顧之憂。兵力薄弱的吳國國都，隨時都有被越兵蹂躪之虞。因此，增加留守部隊乃當務之急。

國防部長光心浮氣躁，這是主要原因之一。

（對！袛要有城牆，留守部隊可以不需要這麼多！）

光盯著這名乞丐問道：

「你是從哪裡來的？」

「我是楚國人。」

「看樣子，你不是真正的乞丐，對不對！？」

「我該怎麼說呢？」

伍子胥詭譎地笑著說。

這一天，公子光沒再多說就離去。

※※※

數日後，光從派赴越國的探子處得到重要情報。

──越王允常，正在會稽築城！

「都是一些膽小鬼！楚和越都這樣怕我！？」

據說，楚不久前剛完成城牆築造工事。光心情愉快地在部下面前說這句話時，腦際突然掠過日前在橋邊聽到那名乞丐說的話。接踵而來的情報更使他變色！

──越都之築城乃依范蠡之意見，並且在范蠡指揮下進行。

范蠡被稱為天下最優秀的人才。連這樣的人都認為有築城的必要──這個情報使光不得不面對現實。

「築城……」光喃喃自語。

那名乞丐的話從他腦海裡的一個小角落跳出來，佔據了他的整個思緒。

「那個乞丐說他是楚國人，不是嗎！？」

光突然問了身邊的部下。

部下當然搞不清楚他在問什麼。

「您說的是什麼人？」家臣問道。

「我說的是日前在橋邊看到的那個乞丐──」

「哦……對！他確實說過他是楚國人。」

「他帶著一名小孩。不是嗎！？」

「沒錯。」

「我知道了！」

光這時候恍然大悟，明白了橋邊看到的那名帶著小孩的乞丐的身份！

楚國伍子胥帶著太子建之子逃離鄭國，卻不能回楚國──這件事情光很清楚。這是因為除了越國外，他派的密探也散佈在其他各國。

光是個野心勃勃的人。

因此，他具備一般人所沒有的第六感，這第六感告訴他橋邊那個乞丐就是伍子胥這個事實。

部下們訝異地問道：

「您知道什麼了？」

光沒有直接回答：

「快去把橋邊那個乞丐帶來。記著，一定要禮貌周到，絕不可無禮。」

「是！」

部下立刻跑到橋邊來，依照主子的吩咐，畢恭畢敬地說：

「請您跟我來，行嗎？」

「呵……公子光派人來請我了。」

這名乞丐站起來說。

這一天起，伍子胥開始出仕公子光門下。

楚國伍子胥本來就是響噹噹的人物。

他以公子光心腹的身份，獲准上朝，參與國政。

──絕對要為父親和哥哥報仇！

他並沒有把這個毒誓隱藏在自己心裡。他的父親和胞兄被殺是天下皆知之事。

這是男人的復仇，不需要耍弄像驪姬那樣的迂迴策略。

「我們攻打楚國吧！楚國的一切我很清楚。」

伍子胥對吳王僚進言。

但，吳王沒有採納征楚之議。

「是我表示反對的。」公子光對伍子胥說，「伐楚不見得對我們吳國有利──我持此之見。我還說，伍子胥所以主張討楚，為的是要達到復仇私心，我們不能被他利用哩。哈！哈！哈！」

「是嗎？」伍子胥垂下頭。

他感覺光的這些話似乎暗藏玄機。他約略揣度得出，卻苦於無法確認。

一天，光一時想起來似的說：

「子胥，我要你負責建造一座城堡。」

（派人到橋邊請我，目的應在於要我負責築城，可是，後來為何遲遲不提這件事？）

這是在伍子胥心中盤旋已久的疑問。

很早就與黃河中游所謂中原國家有所接觸的楚，在南方諸國中，可以說是最早學會築城技術的。

伍子胥以築城高手而負盛名。他和公子光接近，使用的就是「城」這個餌──起碼他本身認為如此。

「我等您的這句話等很久了。」伍子胥回答。

「我要建造的是一座小小城堡。」光說。

「什麼！？」

伍子胥怔怔地望著光的臉。

光是豪放型人物，做什麼事情都要求轟轟烈烈、令人驚歎。這樣的人說要建造的袛是一座小小城堡，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伍子胥企圖從主子光的表情中找出答案。

光卻光明磊落地把它說了出來：

「大城堡以後再建造。」

（我終於明白了！）

伍子胥長久以來盤旋心中的疑團，這時才有了撥雲見日的感覺。

在敘述公子光的心計之前，我們先來瞭解一下吳國成立的經過。

吳國的建國故事，聽來覺得相當神奇。

司馬遷撰寫《史記》時，以吳為諸侯之首。

這是因為他認為唯有吳才是周王室之正統。

周朝遠祖古公亶父有三個兒子，長子泰伯，次子仲雍，末子季歷。據傳，季歷之子昌身上有「聖子」標記，因此，古公亶父有意讓這個孫子繼位。但若要如此，非得先讓昌的父親繼位不可，而昌的父親季歷是末子。

古公亶父為此苦惱不已。

知道這件事的長子泰伯和次子仲雍，為了替父親減輕苦惱，使末弟季歷順利繼位，遂相偕出奔，南下至長江下游處，建立新的國家──這是關於吳建國的傳說。

其間系譜如下：

父系古公亶父

子系泰伯

仲雍（吳王）

季歷（文王）

由於泰伯無子，所以由仲雍即位成為吳王之系統。

周取代商而建立王朝的是昌之子武王。但以由長子繼承之家系傳統而言，吳才是正統。

由泰伯算起的第十九代是吳王壽夢。壽夢有四個兒子，其中以末子季札最為傑出。吳王和國人都盼望由季札即位。

這一點和吳之建國故事頗為相似，但也不盡相同。

因為末子季札堅決辭退，不肯即位。

在不得已情形之下，王位由長子諸樊繼承。

知道父王心意的諸樊，一心要讓位給季札，最後想到一個方法了。

他於是訂立了「由兄弟輪流繼位」的規則。

這樣的話，季札總有一日會當國君──這是他的想法。

伍子胥所仕的公子光便是諸樊的長子。由於父親訂了前述規則，所以王位將不是由他繼承，而是由諸樊的弟弟余祭即位。余祭在位十七年後去世，依照規定由下面的弟弟余昧繼位。余昧在位四年也去世，最後輪到季札。

季札卻依舊堅持不肯即位，結果出走而不知去向。

現在，王位繼承問題該如何處理呢？

病弱的余昧於其四年在位期間，始終以兒子僚為輔佐。由於僚是實際上的國政負責人，所以國人都認為由僚繼位較為理想。這很有可能是僚暗中佈置的結果。

其間關係可以下圖表示：

壽夢→諸樊→光

←

余祭

←

余昧→僚

‧

‧

季札

光內心不滿是理所當然的事情。王位由幾個兄弟輪流繼承是祖父壽夢的願望。倘若王位由季札承繼，光就無話可說。

──應該往橫的方向傳承的王位，怎麼可以轉彎呢！？如果說是因為季札出走，所以勢必由下一代承繼，也應該由長兄之長子的我繼位才對啊！

內心不滿的光，仍不得不在堂弟僚的面前稱臣下跪。

（王位本來是該我坐的，這個位置我非奪回不可！）

每次在王座前下跪時，他都在心裡重複這個誓言。

──大城堡以後再建造。

光對伍子胥說的這句話，暗示的是：

──總有一天，我要篡奪王位！

## ○一五日暮途遠

進入楚都郢後，伍子胥做的第一件事──挖開死去十年的平王之墓，從棺木拖出平王屍體，拋在地上。復仇者手持皮鞭站立。他的手微微顫抖。

※※※

「築城工作耗盡我的精神和體力。我希望能有一段假期。」

小城築造工程完成後，伍子胥向公子光提出請求。

「你要離開我是嗎？」光問道。

「不，不是這個意思。我推薦一位對您更有用的人，您就起用他吧！」伍子胥說。

「是個什麼樣的人？」

「這個人名叫專諸，在劍術上是頂尖高手。他的勇敢實在令人佩服，是個視生死如鴻毛的人。」

「是嗎？」

光思考片刻後說：

「好，在我築造大城前，你好好培養英氣吧！」

得到主子核准的伍子胥，到鄉下過著晴耕雨讀的生活。

（還沒有輪到我登場的時候。）

這是他的想法。

對楚平王報仇──這要等到光成為吳王後才有可能著手。

一切要看光是否能如願以償推倒堂弟僚。而伍子胥對這項奪取政權之事，不能有所貢獻。因為他是外國人，對吳國國內人脈關係所知有限。而且，想要發動政變，他也沒有足夠的武藝和膽量。

公子光目前需要的是能成為政變武器的人物。

伍子胥推薦的專諸，是吳國堂邑（南京市北邊的六合縣）人。

吳王僚十一年（公元前五一六年），楚平王去世。

「啊……」伍子胥仰天嘆息。

他的人生目的在於對殺了他父親和哥哥的楚平王報仇。在還沒有達到目的之前，對方卻已死去──伍子胥頓時感到悵然若失。

（楚國本身就是我的仇敵！平王死後，楚國還是存在。我應該打倒楚國！）

他立刻以此激勵自己。

為報仇而活的人，失去目標就無法活下去。他於是企圖以權勢慾望代替報仇念頭。

（我能做什麼大事？！）

他很想試圖證明這一點。

打倒楚國──這是當前的目標。

達成這個目標後該如何？

幸虧平王死去，所以才有機會想到這個問題，雖然談這個尚言之過早。

試驗一個人的能力，最好的方法是投入互爭權勢的世界。為主子光出力，幫他完成霸業──這個霸業多大，就顯示自己的能力有多大。

因平王之死而頹喪的伍子胥，很快就振作起來。

吳王僚企圖利用平王新逝的機會攻楚。

楚國在平王死後，由太子軫繼位。由於之前為太子建物色的秦國公主實在美麗，所以平王硬把她納為自己的妃子。這位秦國公主生的兒子就是軫。

成為楚昭王的軫，這時候還年幼。

楚國人心大為動搖，昭王於是殺了費無忌，以期平息人民的怨怒──費無忌是實際上的罪魁禍首，因為他慫恿平王娶了秦國公主。

楚國佯裝迎擊，實際上卻迂迴主力，斷了吳軍退路。攻入楚國的吳軍雖然沒有戰敗，卻陷於進退兩難的狀態。

──這是天賜良機！

公子光做了如此判斷。

篡奪王位──不，這袛是要回本來就該屬於自己的王位！大軍在外，暫時不可能歸國，留守國都之兵力極其薄弱。這不是弒殺國君、篡奪王位的絕佳機會嗎？

如何發動兵變！？

伍子胥早就推薦專諸，目的就是提供這一天之需。

公子光叫來專諸，語帶玄機地對他說：

「不求則得不到。」

專諸立刻會意，當場回答：

「是該弒殺國君的時候。王母年老，王子年幼，兩位王弟都率軍前往楚國──」

專諸之事，司馬遷在《史記．刺客列傳》中有記述。

「光之身，子（你）之身也。」

聽到公子光這句話後，專諸決心為知己者死。

光將武裝士兵埋伏於窟室（地下室）後，在自己的宅邸招待國君。

不過，吳王對自己週遭警衛非常細心。駕臨時，沿途儘是警備士兵，進入光之宅邸時，也到處部署心腹部下，執著長劍的御林軍須臾不離吳王身邊，自不待言。

專諸端著盛有烤魚的盤子，走到吳王面前。

那個時代規定到君王面前的人一定要「身無寸鐵」，唯一的例外是忠心耿耿的御林軍將校。兩百多年後的秦國宮廷情形則為：佩戴武器者袛有國君，武裝御林軍侍立於相當距離的階下。因此，始皇帝遇刺時是由御醫擲藥箱搭救的。

刺客最費思量的是：如何帶武器到國君面前。

專諸用的方法，是將匕首藏在烤魚肚裡，佯裝送菜，走到國君面前，然後，迅速取出匕首，刺向吳王胸部。

吳王僚當場斃命。

這樣說好像很容易。實際上，端菜走到餐桌之前，要是神態稍露不安，就會有被懷疑的可能。因此，幹這件事情的人得具備極大膽識。而且這樣的行刺不許失手，非一刀刺中對方要害不可。所以，武藝也必須非常練達。

伍子胥找來的專諸就是具備這些條件的人。

專諸果然沒有令人失望。

他當然沒有生還的念頭。

刺死吳王的剎那，吳王身邊御林軍的劍已刺到他的身上。

專諸也當場斃命。

公子光立即命令在地下室待命的武裝士兵發動攻擊，殲滅了所有的吳王近臣和御林軍。因主子被殺而戰意喪失殆盡的這批人，哪有抵抗能力呢？

光旋即即位為王。這就是吳王闔閭。

新王即位後，第一件事情是起用專諸之子為上卿。

（我登場的時候到了。）

伍子胥把這一段時間使用的鋤頭、犁等農具收進儲藏室。新王使者前來迎接他，是發生兵變後的第二天。

吳王闔閭任命伍子胥為「行人」。

「行人」一般被認為是外相，實際上，這個職務比外相更為重要。根據周朝的制度，行人掌管接待及管理諸侯，天子的任務在於統御天下諸侯，因此，行人的職務是輔佐天子最重要的政事。雖然吳袛是諸侯之一，在制度上卻以周王朝為準。行人與其說是外相，毋寧說是宰相較為正確。

闔閭父親諸樊的弟季札，以使節身份出使晉國。

季札素被譽為賢人。闔閭之祖父壽夢，原本準備將王位讓予幼子季札，後來由於他堅持不接受，所以訂立由幾個兒子輪流繼位的規定──這件事情已如前述。

季札由晉國歸來後，國人莫不密切注意他的言行。

季札本來是可以成為吳國國君的人物。但他一再謙讓，實在拗不過請求時，就出走離去。因此，每一任國君都對他另眼看待，將他置於僅次於國君的地位。也就是說，無論誰當國君，他都是第二把交椅的人物。

他的發言格外有份量。這樣的他，對這次的兵變會有怎樣的意見呢？

季札終於說了：

「不忘奉祀祖先，使人民不違背主子，虔誠供奉社稷（國土守護神）──誰能做到這些，誰就是我的君主。我對任何人都無怨恨。哀悼死去的僚，伺候活著的闔閭，等待天命，是我此刻的態度。」

這可以用「明哲保身」來形容。永遠不居首位而甘心屈居第二，這種恬淡態度，往往會獲得人們的好感。倘若此時他對闔閭有所責難，吳國一定會再度發生混亂。因此，他的保身主義，從另一角度而言，也可以說是保國主義。

聽到季札發表的言論，闔閭大大吁了一口氣。

出征楚國、被截斷退路的僚的兩名弟弟燭庸和蓋余，在聽到哥哥僚被殺、光自立為王的消息後，便率領全軍向楚國投降。

楚國給了這兩人領地。

楚國在新王領導之下，努力建立新體制，一一肅清舊政權之餘孽，被伍子胥視為僅次於平王的仇敵費無忌被殺。名門伯州犁也遭剷除，其孫伯噽因而亡命吳國。

「我們都是對楚王恨之入骨的人──」

伯噽對伍子胥說。

「你怨恨的程度，或許比我深吧？」

伍子胥面色凝重地說了這句話。

「沒錯。我怨恨的程度比你深得多。仰賴承繼楚王血統者的鼻息，這種事情我絕不會幹的！」

伯噽說罷，聳聳肩回去。

伍子胥和楚國太子建一起亡命，建於鄭國被殺後，伍子胥就帶著其子勝來到吳國。途中他甚至淪落為乞丐，卻沒有丟棄繼承楚王血統的勝。

「我也不能怪伯噽有那樣的想法……」

伯噽回去後，伍子胥自言自語地說。

發覺一旁有人，回頭時，看到一名少年站在那裡。原來是勝。

「剛才的話你都聽到了？」

「是的。」少年頷首回答。

「你死去的祖父是我的仇敵，雖然已死，但我對他的仇恨未消。你是承繼仇人血統的人，而我卻奉養你到今日，對你疼愛有加──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實際上，伍子胥自己也不知道這個答案。他是聽了伯噽說的話後，才開始思考這個問題的。不管怎樣，現在絕不能驚嚇勝！──因為熱愛故鄉，所以怨恨楚王。他用這樣的場面話來應付勝。

勝卻以肯定的口吻說：

「我知道！你的父親和哥哥被殺，而我的父親也被鄭國殺害！我們都是矢志報仇的人！」

勝的父親太子建是受了晉國頃王之煽動，企圖霸佔鄭國，卻因奴才告密而被殺。

伍子胥感到戰慄。

（殺害你父親的是鄭國！你要對鄭國報仇！）

他從未用這樣的話教導過勝。

也不知道是什麼時候開始的，勝從伍子胥身上吸取了這樣的復仇之心！──此外他還有什麼可以從伍子胥身上吸取的呢？

吳王闔閭授兵伍子胥和伯噽前往攻打楚國，是即位後第四年的事情。

這一年，外征軍袛攻陷舒就回國。先王之弟、曾為伐楚司令官後來卻歸降楚國的燭庸和蓋余，正是舒地領主。吳軍將兩人俘獲，本來準備繼續向楚都進軍，卻因總參謀孫武「人民疲憊，時機未熟，應暫等待」之進言而中止。

孫武乃是後來被稱為「孫子」的兵法家，體察人民疲憊並且判斷時機未熟，這都不是普通職業軍人所能做到的。

約一百年後，孫武後裔孫臏，出仕齊國且以兵法揚名，同樣被稱為「孫子」。

兵書《孫子》之著者為吳之孫武還是齊之孫臏？抑或後世之人的著作？──這是長久以來的懸案。

──時機成熟。攻打楚都，正是時候！

孫武下這個判斷，是五年之後了。

在吳軍排山倒海之勢攻擊之下，楚軍連連潰敗，楚昭王在首都未淪陷之前就已逃走。

進入楚都郢後，伍子胥做的第一件事是什麼？

原來，他挖開已於十年前死去的平王之墓，將棺木拖到地上。

那個時代的王公棺木，都以多層厚重木板構成，並且使用大量防潮物質。近年出土的軑侯墓中兩千年前的婦女，皮膚還具彈性，是人們記憶猶新的事情。棺木中，十年前被埋葬的平王，當然還是栩栩如生。

從棺木中被拖出的平王屍體，被拋到地上。

復仇者伍子胥手執皮鞭站立。他的手微微顫抖。

復仇時刻終於來到！

父親和兄長被殺已十六年。

啪！啪！

伍子胥使出渾身解數，揮鞭猛抽屍體。這個動作持續很長一段時間。突然，接觸空氣的屍體變得脆弱異常，皮膚因而破裂，灰色肉粉揚起。

──鞭之三百然後已。

《史記．伍子胥傳》將這個情景做如此記載。

這真是令人為之鼻酸、慘不忍睹的景象。

因吳軍入侵而避難山中的伍子胥摯友申包胥，聽到平王屍首遭到鞭打之事後，派人對伍子胥說：

「縱然天道因畏於人勢而一時退避，然而總有恢復之時。天道再現時，你的暴虐行徑，一定會受到處罰的。」

伍子胥對這名使者說：

「請你回去後，轉告申包胥這句話吧：『日暮途遠……』」

我的年紀已大，不能依從天道，悠然行事。想做的事情很多，而人生剩餘時間已不多。所以，復仇之事也非採取如此乾脆的手段不可──知道老之將至的伍子胥，企圖以年齡為自己的激烈行為辯白。

## ○一六囚犯部隊

果然，第三批囚犯部隊剛引頸自刎完畢，吳軍陣地左右就傳出一片吶喊聲。「敵人來襲！」吳軍頓時陷入一片混亂之中。

※※※

──我一定要把楚國攻滅！

「復仇魔鬼」伍子胥說這句話時，摯友申包胥對他說：

「如果有此事，楚國就由我來復興吧。」

伍子胥由於「日暮途遠」，所以復仇手段極為直截了當，而申包胥為使楚國免於被滅，所做的努力也同樣地直截了當。

處於對立地位的兩人都直來直往。

申包胥跑到秦國，請求援助。

秦毫無情面地拒絕。

申包胥站在秦國王宮之前，連續七日達旦號泣。

──勺飲不入口七日。

七天來，他是粒米未食、滴水不進的。

秦哀公終於被感動。

哀公於是大聲唱了〈無衣〉詩：

豈曰無衣？

與子同袍。

王于興師，

修我戈矛。

與子同仇！

收錄於《詩經》的這首秦國歌謠流傳至今。

其中「與子同仇」，表示「答允給予援助」。

在宮殿外聽到這首〈無衣〉詩時，欣喜若狂的申包胥當場行九叩首之禮。

秦為救楚，動員了五百乘戰車。

一乘是「馬四、士三、卒七十二、輜重二十五」，因此，五百乘援軍之兵力內容為：

馬：兩千匹

士卒：三萬七千五百人

輜重：一萬二千五百人

申包胥與這批秦國援軍合力迎戰吳軍，於稷（河南省）攻破吳軍。

雖然稷地之戰袛是小規模作戰，對局勢影響卻極大。在這之前，吳曾與楚交戰五次，而五次皆奏捷。楚獲勝，這還是頭一回。

始終受到背後越之威脅的吳，在征楚連連奏捷時尚無特別顧忌。一旦戰敗，就有芒刺在背的感覺。

吳王闔閭之弟夫概注意到這個狀況。

（這是好機會！）

他做如此判斷。

這時他正跟隨兄王出征楚國。

吳國所以能於對楚戰爭初期連戰皆捷，全靠夫概的勇猛作戰。

闔閭卻對這位勇猛的弟弟耿耿於懷。

隔著漢水與楚國大軍對峙時，夫概表示願意組織敢死隊，並由自己率軍攻入楚軍本營。

兄王闔閭沒有准許。

而夫概卻專斷獨行，率領五千手下直搗楚軍本營，並使得楚國名將子常狼狽敗走。

這成了吳軍連戰連勝的原因。

「楚軍連戰連敗，完全是靠王弟奮戰的結果──」

聽到這句話時，闔閭悻悻然說道：

「幸虧打贏，實際上，那是違背命令之行為，弄不好反會成為我們大敗的原因。難道能把戰爭當做賭博嗎？沒有勝算而動，袛能算是贏了一場賭博，這樣的人有什麼功勞可言呢！？」

闔閭不屑地說完，又說：

「本來該以違反軍令之罪處置，且饒恕他一次。」

這件事情傳到夫概的耳朵裡。

夫概當然十分不悅。

他現在明白兄王的確討厭他，也以戒心對待他。好！既然如此，那就走著瞧！

夫概開始耐心等待機會。

──乾脆由我來取而代之吧！

連連勝利，使他信心十足，夫概最後有了這個念頭。

稷地之戰敗，使得夫概決定採取行動。

夫概悄悄脫離戰線，率軍回國自立為王。

──夫概回國稱王！

接到消息時，闔閭怒不可遏地叫起來：

「這個趁火打劫的混賬東西！」

他遂立即率領全軍歸國。

夫概犯的是過分自信的毛病。過去之所以屢戰屢勝，完全是大國「吳」之國威使然，而他卻誤以為是靠一己之力。被有「吳」的國威做後盾的王兄軍隊攻打時，他一下子就潰不成軍，沒命地逃亡。

諷刺的是，夫概亡命的地方竟是他過去交戰的楚國。楚國不但接納他，更給他堂谿之地當領地。

回國後，闔閭又出兵攻楚，由於前車之鑑，所以這回沒有親自出征，而改派太子夫差率軍。

在河中換乘另一艘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何況是在急流處！船身這時候一定會大大搖晃。不過，搖晃總比翻船或掉落水中好。

換船之事不可突然決定，一定要作妥善準備。

復仇魔鬼以鞭打平王屍體、蹂躪楚國國土達成其目的。一般的情形是，復仇心愈強烈，達到目的後的空虛感愈難壓抑。而伍子胥卻是早已有所準備的。

他由以復仇為名的船，輕快地改搭以權力慾望為名的另一艘船。

換乘後的情形和先前沒什麼兩樣，同樣以執著態度面對一切。

從這個時候起，吳所面對的敵人，已由楚轉為越。

吳王闔閭絕不饒恕於自己出征楚國之際，曾經對吳國加以侵擾的越國。

「越國算什麼東西……！？」闔閭氣憤不已。

越國袛是海濱一落後小國。不過，今日之越已非昨日之越。在名臣范蠡的努力革興之下，越國已成長到能與近鄰強國吳互鬥而平分秋色的程度了。

國境紛爭性質的局部戰爭屢見不鮮，至於大規模作戰，吳國也不敢輕易向越國發動。

闔閭即位後第十九年（公元前四九六年），吳終於抓到伐越的機會。

因為越王允常去世，其子勾踐繼位。

「允常並非袛有勾踐一個兒子，勾踐一定不是順利繼位的。越國政局正在動盪，這不正是發動攻擊最好的機會嗎！？」

做此判斷的闔閭，發佈了動員令。

「大王不要忘記越國有范蠡──」伍子胥說。

雖然知道越是強勁對手，不過，闔閭內心多少還是瞧不起對方的。

──越不過是擁有全身刺青之漁夫軍隊，一個落後小國罷了！

蔑視常會引起大意。伍子胥就是擔心這一點，所以對闔閭有所提醒。

「我知道。」

雖然闔閭如此回答，但吳軍將士卻沒有一掃蔑視越國之氣氛。

這次的吳越戰爭，戰場是一個叫做槜李的地方。這個地方位在太湖與杭州灣中間，是現在的浙江省嘉興附近。

對峙的兩軍，始終分不出勝負。

「不可能打不贏這樣的敵人……！」

吳國參謀群頗為費解。

原本準備一鼓作氣攻到越都會稽，卻在途中受到越軍迎擊，這已是意外之事。而且越軍的強勁也超乎想像。

「我們和楚國交戰多年，士兵都是經過戰爭洗禮的啊！」

部分將領十分訝異。

與楚交戰多年，的確有益於士兵之實戰訓練，但國家綜合性戰力因而低落，也是事實。

吳越兩軍兵力在伯仲之間，士氣也不分上下。袛是，比起越軍，吳軍較缺乏謙虛態度。

──為何打不贏這樣的敵人呢！？

這份訝異，本身就證明在態度上欠缺謙虛。

對越軍而言，吳國是長久以來聳立於眼前的障礙，是個絕頂強勁的對手。

──我們一定要奮鬥到底，把它打倒！

全體越軍將士，無不以此砥礪自己。

※※※

越國之補給線較長。由國都會稽運輸物資，非繞行杭州灣不可。對吳國而言，戰場就在由國都姑蘇筆直下來的南方，因此可以利用水路。

「戰事不能拖久，不然會對我軍不利。」

范蠡一開始就持此想法。

「看樣子，戰事好像會拖延下去──」

勾踐蹙著眉頭說。

「若不退兵，就要使用奇策──我們大概袛能二者選一！」

「倘如退兵，敵軍一定會乘勢追擊的。」

「奇策不一定會成功。」

「我想，袛有孤注一擲了。」

勾踐好像下定決心的樣子。

「范兄，請你想出奇策吧！該使用武力的地方，我們可以負責，可是──」

一旁的大夫靈姑浮急切地說。他是越國第一勇士，由於急著想要一決雌雄，所以顯得心浮氣躁。然而，他不可能想出奇策，因此，對范蠡說了這句話。

「軍中有六十個重罪役夫是嗎？」

作冥思狀的范蠡問道。

使用罪人為軍中役夫，是各國都有的事情。此次迎擊作戰，越國也帶有囚犯部隊。其中的六十名重罪刑犯，擔任較危險的工作。

「你準備把囚犯怎麼樣？」靈姑浮有些著急地問。

「我要他們為國捐軀，為我們打開一條路。」范蠡回答。

「知道自己不能生還，這一點他們倒明白的……」

「一樣要死，讓他們為國捐軀，不是很好嗎？」

范蠡環抱著雙臂。

他要把六十條囚犯的生命使用在什麼樣的奇策上呢？

他召集六十名囚犯，對他們說：

「我要大家把命給我。不過，我答允會給各位的家人極大恩賞。這一點要向各位明確承諾，也會在文書上做正式記錄。你們可以因犧牲自己而救祖國，也可使你們的父母子女過富貴生活。這樣的犧牲應該是值得的吧？」

這六十名囚犯，都是被判決死刑的。比起罪刑較輕的囚犯，他們大都抱持「豁出去」的態度。因此，動不動就以「看不順眼，你就把我殺掉啊！」之語頂撞長官，是經常可見的現象。

范蠡對這批囚犯有所指示──

六十名囚犯，二十名為一隊，分成三隊，每人分發一把利劍。

越軍陣地突然傳出洪亮樂聲。這是極其雄壯的進行曲，大概是動員了所有軍樂隊演奏的吧？

「那是什麼！？」

吳軍陣地士兵全都鼓噪起來。

「袛是音樂而已，沒有什麼稀奇。大家不要離開自己的崗位！」

伍子胥對各部隊下令。

他一看就知道，越軍此舉目的在於分散吳軍的注意力，進而尋覓可乘之機。

（想用樂隊亂七八糟的演奏分散我們的注意力，然後乘隙而入，這一套是不管用的！足智多謀的范蠡怎麼袛能想出這樣的計策呢？）

伍子胥心裡如此想著。

而熱鬧的不袛是音樂。

一排二十名士兵，配合著進行曲節奏，踏著整齊的步伐，朝吳軍陣地行進而來。

「那是什麼！？他們準備幹什麼！？」

吳軍陣營又嘈雜起來。

「我們是不是要放箭！？」將軍問道。

「這……」伍子胥開始思慮。

現在猛然射箭，當然能把那一排毫無防備的士兵悉數射殺。這一點敵人當然不會不知道，所以，這一定是某種計策。伍子胥由於辨識不出敵人──也就是范蠡──的企圖，所以一時拿不定主意。

「暫時不要動，看看再說──」

這是吳王闔閭做的決定。

一字排開的這二十名士兵是越國囚犯部隊的第一隊。

他們越來越接近吳軍陣地。

對數萬吳軍而言，二十名士兵袛是螳臂擋車罷了。因此，吳軍此時持的與其說是警戒心，不如說是好奇心較為正確。

樂隊停止奏樂時，這二十個人當場立定。這裡距吳軍陣地已是咫尺之遙，彼此喊話的聲音都能聽得清楚。

立定的二十名士兵，先以誇大動作向吳軍敬禮，然後齊聲大喊：

「我們都是犯了重罪的人，反正不能生還。因此，我們決定在此地自盡！」

語畢，他們同時拔劍，一起引頸自刎。

「這……這是怎麼一回事！？」

全體吳軍將士莫不面面相覷。

大家還在大大錯愕之時，又見二十名士兵，一字排開，步伐整齊地從越軍陣地行進前來。

「看！他們又來了！」

大夥兒這回已知道這些人要幹什麼。剛才由於擔任哨望任務，而沒看到第一隊集體自殺情景的人，這會兒都不想錯過機會，睜大眼睛注意觀看前方。這是絕無僅有的奇景，一生難得見到一次。這樣的時候，誰還顧得了哨望任務！？

第二隊士兵同樣引頸自刎。

接著，第三隊開始行進。

「我知道了！糟糕！」

伍子胥這才領悟范蠡的企圖。

以無比奇妙的情景吸引全體吳軍的注意，利用這個時間布好攻擊態勢──范蠡的企圖應該在此！

在樂隊奏樂之下，徐徐行進，為的是要賺取較多的時間！

伍子胥於第三隊士兵拔劍時想到這一點，同時知道為時已晚。

果然，第三隊剛引頸自刎完畢，吳軍陣地左右就傳出一片吶喊聲。

「敵人來襲！」

吳軍頓時陷入一片混亂之中。

## ○一七臥薪嘗膽

他在屋樑上吊一獸膽，每日不忘用舌頭舐嚐一下，並於舐的同時，用這句話砥礪自己：「勾踐，難道你忘了會稽的恥辱？」

※※※

「我輸了！」

伍子胥不覺叫出聲來。

這樣的作戰，稱得上是奇策中的奇策！

除了范蠡以外，還有什麼人想得出這種破天荒的作戰方式！？

伍子胥邊逃邊想。

越軍以排山倒海之勢攻進吳軍本營。

越國勇將靈姑浮持槍殺向吳王闔閭。吳王好不容易閃過，大腳趾卻已被靈姑浮的槍刺傷。

吳王立刻棄履，歪歪斜斜地繼續往前逃命。

受傷的程度相當嚴重。大腳趾根部的骨頭被刺斷，僅剩一片皮肉附在那裡。傷口大量流血。但這是生命攸關的時候，不能因此而停歇。吳王又閃過靈姑浮接連刺來的槍，幸虧家臣趕來搭救，以身庇護，才得以脫離虎口。

然而，來到領土內叫做陘的地方時，他因腳傷而死。

闔閭死得太突然了。因腳趾受傷而死，這也有些離奇。死因是大量失血，還是劇毒從傷口進入？

陘離戰場槜李袛有三公里左右。由此可見，從受傷到死亡的時間甚短。

靈姑浮是越國高級武士，所持之槍說不定塗有毒藥。倘若如此，吳王闔閭被刺後不久就一命嗚呼，應該是自然的事情。

派遣刺客刺殺前王僚是十九年前之事，已經年邁的闔閭，大概身體缺乏抵抗力吧？兒子夫差這時已長大成人。

「夫差，你絕不能忘記父親是被越王勾踐所殺……」

闔閭把兒子叫到枕邊，說完這句話後斷氣。

「孩兒絕不會忘記的！」

夫差咬緊嘴唇，悲痛地回答。

《史記．吳太伯世家》則將夫差的這句話記述為：

「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我一定會在三年內，向越王報仇的！）

新即位的夫差令家臣站在宮殿階前，每當自己出入之時，命他們大聲喊著：

「夫差！你不會忘記父親被越王勾踐所殺之事吧？」

新吳王夫差每次聽到這句話，就想起被越軍追趕時的屈辱情景，因而奮然回答：

「我絕不會忘記！」

他把階前家臣說的話當做是父親的叮嚀。

──時間會沖淡愛憎之心。這是一般的情形。

夫差生怕自己也如此，忘了殺父之仇，所以命令家臣代替父親說話。

夫差出入宮殿時，倘若有伍子胥隨侍在側，他就會感到一種寒意。

階前家臣當然會遵照命令大喊那句話。而每次聽到這句話時，伍子胥唇角每每泛出冷笑。

伍子胥對楚平王的怨恨，可謂強烈之極。他的怨恨即使在十六年後也沒有淡化，因而有了日後對平王屍體猛烈鞭打之行徑。

但，江南文人夫差則沒有如此徹底的愛憎之心。他有時候甚至對伍子胥化為復仇魔鬼的執著行徑感到不快。

未見於《史記》及《春秋左氏傳》，而見於《十八史略》的記載是：夫差為了不忘父仇，不睡軟床而睡在堅硬的薪木之上。這就是有名的「臥薪」。

這件事情一般被解釋為代表強烈的復仇心，但也有人持「倘不如此，復仇的執著將會淡化」之見解。

伍子胥不用這等方法也不會使復仇之心淡化。

這就是吳王夫差與其家臣伍子胥的差異點，而這也成了兩人走向悲劇之導因。

※※※

夫差從小就受到國君疼愛，同時也是眾所公認的王位繼承者。他自然沒有父親闔閭年輕時「我非篡奪王位不可」的強烈鬥志，是在溫室中成長的落落大方的貴公子。

因此，夫差的內心裡並不喜歡為了復仇、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的伍子胥，但聽了父親的臨終遺言後，他也成了復仇魔鬼。

吳王夫差和伍子胥最合得來的時候，應該是在夫差一心要對越國復仇的三年期間。

夫差果然於第三年攻滅越國。

在這之前，他致力於重建內政、增強軍備，一切以復仇為最大目標。由於多方採用伍子胥和伯噽這兩個由楚國亡命而來的復仇魔鬼前輩的獻策，所以國力充實得很快。然而，復仇能夠成功，並非袛靠夫差這一邊的努力所致。

另一方面也要歸因於對方──越國的失策。

吳國成功地推動富國強兵政策之情報，使越王勾踐感到焦急。

「不制敵機於先，讓吳國強大起來的話，後果將不堪設想──」

越王決心先發制人。

而舉國處在高度警覺性的吳，根本沒有可乘之隙，國境線上尤其如此。

范蠡表示強烈反對。他列出先發攻擊之不利點，並且逐一說明。而勾踐卻堅持按照自己的計劃行事。

「我已經決定，你不要再說了。」

結果如范蠡所料。

開始時，越軍輕易突破了吳國國境。實際上，這並不是由於吳國國境警備部隊大意或守備能力薄弱。

對方袛是採取了「誘敵深入」的作戰方式。

越王勾踐卻將此誤解為吳軍不堪一擊。

以蔑視態度看待敵人的越軍過於驕慢，比起一心要報仇的吳軍，在士氣上已差了一大截。

結果，被誘進太湖夫椒山的越軍，在吳軍精銳全力以赴的攻擊之下，嘗到一次潰滅性的戰敗滋味。

越王勾踐帶著殘兵退卻，而吳軍則在其後緊追不捨。

越國五千名殘兵被逼逃到自己國家的會稽山上。滿山滿谷的吳國大軍，將會稽山包圍得滴水不漏。

這是一籌莫展的局面。

「范蠡，因為不聽你的話，所以落到這個地步，我實在無顏對你……現在該如何是好呢？」

將溺斃的人，連一根稻草也要抓住──勾踐正是這個心態。他在范蠡面前垂下了頭。

「現在袛剩一個途徑──」范蠡回答，「我們袛有忍辱求和。把國內所有的寶物獻給吳王，大王且向吳王俯首稱臣吧！」

「你叫我當夫差的奴隸…！？」

「能夠當上奴隸，還得額手稱慶呢！袛要能保住一命，以後還怕沒有報仇機會嗎？」

「說的也是……可是，夫差會饒恕我嗎？」

「依我看，夫差身邊的伍子胥，大概不會同意饒恕大王吧！」

「那我不是沒命了嗎？」

「但吳王夫差不見得會聽伍子胥的進言。」

「是嗎？……聽說，夫差很聽從伍子胥的話，就好像對待自己的父親哩！」

「吳國重臣不是袛有伍子胥一個人，據說，宰相伯噽的份量也很重。而這人有一個缺點，就是貪財。」

「你的意思是，我們收買他？」

「是的，大王。」

「這個任務由文種擔任，應該最為適宜，立刻派他去做吧！不過，行得通嗎？」

「問題在於吳王夫差有多少魄力反駁伍子胥的意見。在一對一的情形之下，夫差大概會屈從伍子胥的意見吧！所以我們有必要讓伯噽站在夫差這一邊。」

「伍子胥的發言權那麼大，多一個伯噽站在夫差一邊，夠嗎？」

「另外的方法，我也有所部署了。」

「是怎樣的方法？」

「有一名吳國間諜潛入西湖湖畔，多年來居住在那裡。我早就收買這個人了。」

「這個人管用嗎？他對吳王夫差有影響力嗎？」

「不，這個人本身沒有這樣的力量，」范蠡搖頭說，「可是他準備了一個女人。接到我的通知時，他會把這個女人獻給吳王。至於如何操縱吳王，這一點，我已教過她了。」

「是怎樣的一個女人呢？」

「一個絕世美女。她還幼小時就被我收養，這幾年來徹底研究吳王夫差的性格後，我已把她調教成夫差會為之神魂顛倒的女人了。」

「你……」

勾踐一時說不上話來。不過，這不是單純的驚歎，多少含有責難之意。

這樣的事情，你都有所準備……

勾踐當然也有感謝之意。

實際上，范蠡做此準備，為的是應付越國有朝一日被打敗時的局面。也就是說，他並不認為勾踐有能力戰勝吳國。

※※※

絕世美女──

在范蠡手中，被培養成吳王夫差會為之神魂顛倒的這個女人，名叫西施。

范蠡看出勾踐臉上微微的責難之色，因而道：

「這是古法。妲己不就是為了誘使紂王施行暴政，使商朝滅亡為目的而被培養的嗎？」

「你說得沒錯……不知道這個女人有多大能耐，我拭目以待就是了。」

勾踐喃喃地說。勾踐並未抱持多大期待，而西施的確對吳王夫差發揮了影響力。

夫差發誓要復仇。

不過，他在本質上很難成為如伍子胥這般的復仇魔鬼。生長在江南的他，是個本性極善良的人。江南指現在的江蘇省、浙江省一帶而言，也就是當時吳、越兩國的所在地。這個地區的住民，自古以來就在藝術及學術上表現突出，在情感上相當富於浪漫意識。

因此，西施要做的事其實並不難。她袛要將睡在薪木上以不忘仇恨的夫差，回復本性即可。

夫差本身也不希望過著袛以復仇為目的的生活。

（我不希望成為和伍子胥一樣的人。雖然他有才幹，但那樣的人生多麼乏味！）

他在心裡如此想著。

由於父仇在身，所以不得不以復仇為最大心願，實際上，他想過的是美好的王公生活！

現在，成功地包圍會稽山，宿敵如同甕中之鱉。父仇等於已經報了。

夫差吁了一口氣。

這時候，派赴越國潛入的間諜出現，並且帶來一名美少女。

夫差立刻落入情愛窠臼。名叫西施的這名少女，真可以用「窈窕」一詞來形容。而且她還是個完璧處女！

西施不太喜歡說話，一旦開口，言語也能十分得體。

夫差生性討厭不講道理的愚昧女人，哪怕女人長得多麼標緻。

嫻靜美女──

這是夫差理想中的女子。

夫差認為自己得到了夢寐以求的女子，怎能不為此欣喜若狂呢？──他愛西施，愛得無以復加。

「恨一個人不能恨到極點，不然會遭受天譴的。」

聽到西施說這句話時，夫差頗有同感。為了要報父仇，受了三年煎熬的他，深深知道這不是正常人過的生活。

「我們畢竟不是楚人。」西施說。

「對，楚人的性情剛烈。那樣的性格很要命，我們和他們不同。」夫差回答。

回答這句話時，夫差的腦際當然閃過楚國出身的伍子胥。

楚國位於現在的湖南、湖北兩省一帶。這個地方以產生熱情之士而聞名，古來此地輩出個性剛烈的人物。

個性剛烈的人物包括俠義之士以及革命家等。

楚人伍子胥對夫差建議道：

「這是天要將越賜給吳國！我們趁這個機會，一鼓作氣把越消滅吧！」

而夫差卻搖搖頭。

「復仇之事已經完成，我已實踐我的誓言。鞭打屍首這種事情，我是不會做的。」

後面這句話當然是針對伍子胥而發。

被收買的伯噽，自然也贊成饒恕越王。

最重要的一點是，夫差完全聽從西施的話。伍子胥咬牙切齒地說：

「大王！你以後一定會後悔的！」

越王勾踐雖被釋放，但他怎麼也不會忘記於會稽山上被圍，最後向吳投降這個屈辱。

他在屋樑上吊一獸膽，每日不忘用舌頭舐嚐一下，並於舐的同時，用這句話砥礪自己：

「勾踐，難道你忘了會稽的恥辱！？」

膽當然很苦。他用這個苦味提醒自己在會稽所受的屈辱。

## ○一八吳宮之蝶

「妳不用擔心。伍子胥這個傢伙！他要幹大事，我偏偏要讓他連個小事都幹不成……西施，有我在，妳還擔心什麼呢？」夫差摟著西施的肩膀說。

※※※

「你準備向我告別，是不是？」

越王勾踐蹙著眉頭說。

因為范蠡就今後的內政以及軍事問題，對他做了詳細進言。

（這些事情，可以以後慢慢告訴我呀！）

勾踐在心中想著。范蠡的語調比平時快許多，好像在趕時間似的。

「不是訣別，不過，我大概會離開您一段時間吧！」范蠡回答。

吳王夫差不聽伍子胥勸阻，饒恕了越王勾踐。伍子胥無奈，最後在一個條件之下同意。

「這是我的底線──」

他的條件是：必須將越國名臣范蠡從越王身邊隔離。越國沒有范蠡就搞不出什麼把戲──這是他的想法。

范蠡於是被送到吳國做人質。

（我早就料到對方會來這一著──）

他已有這樣的心理準備，於是趕緊把自己不在時應注意的事項告訴越王勾踐。

文明由北方傳到南方。

為此，南方人面對北方人會油然升起一股自卑感。不甘願承認自卑感的人，形之於外的往往是相反的態度，那就是──「擺架子」。

吳王夫差對北方諸國表示的態度是──

我也是逐鹿中原的一員！

另一方面，吳卻以蔑視態度對待位於南方的越。

父親闔閭由於一時大意而敗北，不過，這個屈辱已然洗刷。

「我們沒有閒暇顧及越這等落後國家。我的目標在中原！」

夫差常做此高論。

這個態度和明治以後日本脫離亞洲的論調──不屑與亞洲各國為伍，而一味意圖與歐美列強比肩──頗為相似。

越投降後第五年，吳對齊出兵。

治世近六十年的齊景公已死，這個國家正處於百廢待舉狀態之中。

「這是出兵的好機會！」夫差如此判斷。

伍子胥卻進諫道：

「大王千萬不可忘記背後有越。越王勾踐不但自己省吃儉用，聽到民間有人死亡，再遠的路也要親自去弔問，聽到有人生病，一定專程前往探望。他之所以這樣做，完全是為了收攬民心。尚望大王眼睛不要袛看北方，也要看看南方。」

「算了吧，越國哪裡值得擔心！？」

蔑視越國乃吳王牢不可破之成見。他遂置伍子胥之諫言於一旁，興北伐之兵，並且在艾陵攻破齊軍。

（看！你說越國會做闖空門的勾當，結果他們做了什麼？勾踐有膽量做這樣的事情嗎？……越國袛是南方落後國家而已，還能幹什麼！……伍子胥人已耄耋，也變得很固執，我看這個人不中用了。）

夫差心想。

實際上，他忘記吳國本身也是南方後起之國──也就是說，他本身缺乏應有的謙虛態度。

勾踐在態度上極為恭順。

他和妻子一起到吳國，以奴婢身份伺候吳王。有一段時期，吳王還讓勾踐居住石室，負責看守亡父闔閭之墓。勾踐唯唯諾諾地擔任包括拔草在內的這項卑微工作。

忍受這樣的屈辱，應該比「臥薪嘗膽」更為痛苦才是。

（這個人已經喪失作為國君的矜持和氣力了。）

看到勾踐的模樣，夫差如此想著。

對勾踐來說，這正中下懷。

受到的蔑視愈大，對越國愈有益處──范蠡對他說過這樣的話。

「范蠡未免太可憐……他和我不同，國內留有家人。應該讓他回國才對。」

愛妃西施皺著眉頭說。

（在越國的收穫，與其說是打敗勾踐，毋寧說是得到西施……）

這是夫差近來的感受。

西施幾乎成了和他同心一體的人。這樣的女人哪裡還能找得到第二個呢！？

西施說的每句話，夫差都言聽計從。

「好，我就讓范蠡回國吧！」

夫差當場決定。這時，伍子胥的影子突然在他的腦海中浮現。

（他一定會蠕動那副濃粗眉毛，暴跳如雷吧？）

夫差想到這一點就心爽意快。

伍子胥興高采烈，夫差就懊惱不悅；伍子胥面露苦相，夫差就滿面春風──這對主從的感情已搞到如此地步。

這不是理性所使然，而是反射性的厭惡。

※※※

「不行！絕對不行！」

伍子胥果然氣得滿面通紅，吊起濃粗眉毛，表示反對。

「釋放范蠡，這件事情我已經決定了。」夫差冷冷地說。

「我們有約在先，您怎麼可以食言呢！？」伍子胥用責難的口吻說。

而他的憤懣卻為主子夫差的內心帶來一種說不出的喜悅。

「我們的方針是要把勾踐和范蠡這對主從隔開。勾踐常到我國進宮求謁，他和我約定每年要在吳國和越國各居住半年時間。所以，范蠡放在哪一邊，不都是一樣嗎？」

「這可不同！放回越國，我們就牽制不了他！」

「越是我們的屬國，怎麼牽制不了呢？」

「您不知道越國在大夫文種的督導之下，正在積極訓練軍隊這件事嗎？」

「我知道，勾踐告訴我了。他說，這是以備吳國一旦有急難時，能派兵救援……」

「這樣的話能相信嗎？」

「你這個人實在固執。昨日的敵人就不能成為今日的朋友嗎？施予恩惠，會使任何人都變成朋友啊！」

說這話時，夫差忽然覺得這句話十分耳熟。

哦，對！數日前，西施曾經在閨房裡說過這句話。難不成我是現學現賣嗎？──不，我不是在學她。我和她已是同心一體，說同樣的話，有什麼稀奇呢？

「您的想法太膚淺了！」伍子胥沒好氣地說，「大王要有深刻認識才對！」

「深刻！？……你說我的想法不夠深刻！？」夫差抓著對方的語病，說，「想法深不深刻，我自個兒知道，不用你管……我袛知道我幹不來鞭屍之類的事情！」

聽到後面一句話時，伍子胥一點反擊的機會也沒有。

雖然夫差一開始就對伍子胥沒什麼好感，但變得極端厭惡他，倒也是最近才開始的事情。在閨房裡，話題扯到伍子胥時，西施渾身顫抖地說過：

──我覺得那個人好可怕！

她說這句話時，連聲音都在發抖，充分流露厭惡之情。發現這一點時，夫差知道自己對伍子胥的憎惡也達到了無法抑制的程度。

夫差十一年（公元前四八五年），吳國再度發動軍隊，準備強行北伐。

「消滅我國心腹禍根越，比攻齊更為重要！不除在背之芒刺，我國是無法高枕無憂的！」

伍子胥無限激動地發言。

（這個傢伙實在不可理喻……）

夫差嘟著嘴唇，說：

「我已命令越國發出三分之二軍隊，隨我國部隊北伐，而且他們也同意負擔部分戰費。這樣，你說他們還會有可能突襲我們嗎？」

「在這個情形之下，更有必要提防他們。」

「我想，我們彼此已經談不攏了。」

──最好不要再看到這傢伙的臉……

夫差很快想到了如何遠離伍子胥的方法。

「呃，對……」夫差想起來似的說，「你對越國的情形相當瞭解，卻全然不明白齊國的實情。我看，你到齊國一段時間吧，我派遣你以使節身份去。」

「這是命令嗎？」

「對。」

「既然是命令，我當然會去的。」

伍子胥垂下頭。對情感問題，他的感受力異常敏銳。

（他開始討厭我！這是他要疏遠我的方法！）

伍子胥立刻直覺想到這一點。

（我已經完了！……）

鞭打楚平王屍體時，他感受自己老之將至，所以曾經說了「日暮途遠」這句話。之後再經過這二十年，這條「途」好像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

伍子胥到了齊國。

他把自己的兒子亦列為隨行人員，卻於歸國之際，將之留在齊國，托交齊國大臣鮑氏照顧。

把這件事情透露給夫差的是西施。這一天，她一早就似乎有些不適，夫差對她說話，她也心不在焉地敷衍著。

「西施，妳怎麼啦，是不是身體不舒服呢？」夫差問道。

「我不是身體不舒服，而是心頭難過。」

「這還得了！」

夫差一直認為他和她是同心一體之人，對她肉體上的疾病或可有所不知，但不知她心頭難過，豈不是非同小可的事情嗎？

「快告訴我，妳的心怎麼個痛法？」

夫差急忙攏緊了西施的肩膀。

「我過去是貧窮浣女，雖然受到大王恩寵，卻一直想回故鄉苧蘿村，重溫在溪流邊洗浣的生活……」

「為什麼？妳不想留在我身邊，是不是？」

「不是這樣。我袛是心裡很擔心……」

「妳擔心什麼？」

「那個人……」

「妳是說伍子胥？」

以「同心」自居的夫差，果然一下就猜出了這個名字。

「他把自己的兒子留在齊國。這樣做，明擺是準備無後顧之憂地幹一番大事。他平時就對我不友善，每次與他四目相接，我就渾身發抖。他要幹什麼勾當時，一定會把我當做第一個下手對象的！」

西施氣息不均地說了這些話。

「妳不用擔心。伍子胥這個傢伙！他要幹大事，我偏偏要讓他連個小事都幹不成！……西施，有我在，妳還擔心什麼呢？」

夫差摟著西施的肩膀說。

※※※

西施之名未見記載於《春秋左氏傳》及《史記》等正史，袛出現於後漢時代編纂的《吳越春秋》等野史中。但西施似乎是真正存在過的人物。

吳王夫差為她大興土木，建造一些宮殿，海靈館及館娃宮等就是。此外，他又在清宵宮建造以「響屧廊」為名的迴廊。據傳，當她穿「屧」（木靴）走過時，這個迴廊會發出敲鼓一般的樂音。

建造宮殿及庭園當然要花費龐大費用，國力因而為之削減。

但伍子胥這時候的任何諫言，袛會帶來相反效果。

夫差是憧憬中原燦爛文明的浪漫君主，與鞭打屍體以達復仇目的的人根本扞格不入。

伍子胥察覺西施後面有范蠡在操縱，但他知道把這樣的事情說給夫差聽也是於事無補。

──你為什麼疑心這麼重？莫非你的腦筋已經老得不管用了！？

其結果，必然會受到如此奚落，他想。

把兒子留在齊國，也是因為對吳國絕望。

吳王夫差針對此事有所指責。

（我猜得一點沒錯……）

伍子胥閉上雙眼。

「你有話要交代嗎？」

頭上傳來這個聲音。

吳王使者前來，伍子胥跪聽聖旨。

伍子胥睜開眼睛。

眼前擺著名劍「屬鏤」。

這是國王所「賜」，但並非「饋贈」。賜這把劍的意思是──要伍子胥用它自盡。

使者的問話，意思不是「有沒有話要辯白？」，而是「有沒有遺言？」。

士大夫不為自己辯白，是古代中國的官場習慣。一旦被君主懷疑，唯有就死一途。正因如此，士大夫非常謹言慎行。

「你回去告訴君王吧──」

伍子胥站起來說。他的這個態度表示不再以臣屬之禮對待君王。他聳著肩膀，厲聲道：

「我使你的父親成為霸主，也從諸多公子之中選你即位，當初你要給我半個吳國，我沒接受。現在，竟然因懷疑而準備殺我！你到現在才學會懷疑別人，是不是！？你卻不知道該懷疑的是越王勾踐和范蠡！你不是個有眼無珠的大混賬嗎！？這樣的你也想自立，笑死人了！哈哈哈！」

《史記．伍子胥傳》以「仰天長嘆」描述這一段情事，〈越世家〉則使用「呵呵大笑」之詞。

憤怒到極致往往會引發呵呵大笑。因此，作者認為伍子胥當時確實發出笑聲了。

接著，伍子胥對家人和屬下說：

「我要你們在我的墳地種棵梓樹，吳王夫差死後就用這棵梓樹做他的棺木！還有，把我的眼睛挖出，擺在吳都東門城牆上！我要親眼看到越兵攻來、吳國滅亡的樣子！」

語畢，雙手執起名劍屬鏤，刀刃對準喉嚨刺去。

他的頭顱當場落地。

由使者口中聽到伍子胥最後說的這些話時，夫差怒不可遏地喊道：

「老傢伙！你以為死後會被安葬入土是嗎？別做夢了！」

以文人自居的夫差，由於怒火難抑，竟然下了殘酷的命令。這大概是受了伍子胥剛烈個性的感染吧？

「把子胥屍體用馬革裹起來，丟入江（長江）中！」

這是伍子胥成為與水有關之冤魂的原因。

## ○一九恩仇之路

拿到綬的夫差對家臣說：「我死後，用這條綬覆蓋我的臉。因為到冥域時，我無顏見伍子胥呀！」說完刎頸自盡。

※※※

伍子胥死後，夫差身邊已無進諫之臣。

大臣伯噽是整日忙著貪污勾當的人。這樣的人在負責國政。

子胥死後，又三年。

越王勾踐叫來范蠡，問道：

「子胥死後，吳國已無人才。可以舉兵了嗎？」

「還得等待一段時期。吳國正在急速消耗國力，良機很快就會到來的。」范蠡回答。

──這樣的你也想自立，笑死人了！

聽到伍子胥臨死前說的這句話時，吳王夫差不禁想要有所奮發。

（沒有子胥輔佐，我也會成為霸主的！）

夫差一心想要成為霸主。

這是虛榮心作祟，不是為了吳國，也可以說是跟死去的伍子胥賭氣。

伍子胥托交兒子的齊國大臣鮑氏，向來與主君悼公不合，知道長此下去，總有一天會被誅殺，遂先下手為強，弒殺悼公。

「這等逆臣，我非代天誅伐不可！」

吳王夫差依照儀禮，在門外連續哭泣三日，表示哀悼之意後，舉兵攻向齊國。

夫差認為這是「替天行道」。

他的想法是，藉此累積霸主的聲望。結果，吳軍卻被齊軍擊退。

「勝敗乃兵家常事，這算不了什麼。」

夫差未因此一挫折而停止取得霸主地位的企圖。

三年後，夫差於中原中心地黃池與諸侯會盟。在這個全中國高峰會議席上擔任議長職務的人，就是諸侯霸主。

──吳國始祖泰伯，原是周王室長子，因此，會盟之首非吳國國君莫屬。

夫差堅決主張這一點。

晉定公卻以當仁不讓的態度說：

──吳袛是子爵之國，而晉則為伯爵之國。會盟之首，除晉國外不做他人想！

這當然不是能以選舉方法就能決定的事情。這時候，決定一切的是實力──也就是軍力。夫差因而率領全國精兵北上。

「吳國目前由太子留守，國內袛有老弱婦孺。看樣子，洗雪會稽恥辱的機會到了。」

范蠡作如此判斷。

「我等這一天等很久了，快下動員令吧！」

勾踐精神煥發地說。

吳國境內佈滿運河和湖泊，因此，戰爭將以水戰為主。針對這一點，越國尤其注重水軍訓練。

四萬將士外加兩千名游泳能手，此外就是六千名御林軍和幕僚，以及負責兵站事宜的人員一千名──這是越國討吳軍的陣容。

國內幾無兵力的吳，當然無力抗拒如此龐大的越國軍隊。

「什麼？越兵攻來？哪會有這樣的事情呢！？」

聽到越兵入侵訊息時，吳國少數留守部隊起先還難以置信。

吳王夫差本身不把越國看在眼裡，軍隊內部因而也受到影響。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這是范蠡所領導的「恭順作戰」奏效。勾踐的恭順態度，偽裝得實在太逼真了。

唯一有能力看出此一破綻的伍子胥，現在已是入了鬼籍的人。

周敬王三十八年（公元前四八二年）六月，越軍攻入吳國。

乙酉日，五千越兵於吳都前方，將吳國留守部隊殲滅。

勾踐率領的越國大軍，由吳都東門入城。這便是伍子胥臨死前喊道「把我的眼睛挖出，擺在吳都東門城牆上！我要親眼看到越兵攻來、吳國滅亡的樣子！」這句話中的東門。

由於被拋進長江，所以此處並無伍子胥的眼睛。而且吳國此時也尚未滅亡。雖然如此，大勢還是朝伍子胥預言的方向邁進著。

越兵攻入吳都的消息，很快由快騎急速稟報正在黃池的夫差。

「可惡！」

夫差震怒至極。

倘若攻打吳國的是齊或楚，夫差還能忍受。畢竟齊楚都是強國。可是，越國膽敢如此，能不叫人氣絕嗎！？當年圍攻會稽，本來可以一舉亡越，後來因一念之仁而予以饒恕──這樣的越國竟敢對吳國幹闖空門的勾當，這口氣還嚥得下嗎！？

實際上，夫差震怒的原因還有一個。

（在這關鍵時刻幹這樣的事情，不是存心砸我的場嗎！？）

這是諸國正在爭取高峰會議議長席位的時刻。誰的實力大，誰就能佔霸主之位。在這樣的時候，國都卻被弱小越國侵佔，豈不成了決定性的負面影響嗎？

「誰把這個消息洩露出去，誰的腦袋就得搬家！」

夫差下達了嚴厲緘口令。

雖然如此，依據《史記》記載，因洩露秘密而被處斬者有七名之多。

黃池會盟，結果選定晉定公就任盟主。諸國做此決定的理由是：晉國在地理上的條件較佳，隨時皆能派出大軍，對時局安定會有所貢獻。由於條件確實略遜一籌，夫差袛得退讓。

「都是勾踐幹的好事！」

夫差氣憤地叫了起來。之所以沒有和晉定公爭取到底，完全是因為自己有「國家生變」這個隱憂。

「大王，請您再也不要提起勾踐這個卑鄙小人的名字！」

西施蹙著眉頭說。

夫差連出征時也帶著西施。他是片刻不能離開她的。

蹙眉時的西施，顯得更加美麗。微鎖的眉際，使她更增魅力。據說，當時的吳國宮殿，因此流行宮女無悲戚之事也學著她蹙眉的風氣。

「東施效顰」之語，由此而來。

這句話的意思是，不考量自己適合與否，袛知道一味模仿別人──語源來自西施的故事。

「妳說勾踐是個卑鄙小人？」

聽到同為越國人的西施以這樣的話批評越國國君時，夫差多少感到寬慰。

「他的嘴巴尖得像烏鴉。」西施回答。

「沒錯。勾踐的嘴巴尖得像烏鴉。」

嘴巴尖凸是卑賤之相，這是當時一般人的看法。

「和這樣的人爭，豈不是降低自己的格調？大王何必拿這樣的人來和自己相比呢？……您應該把他當狗看待才是啊！」

「說得好！勾踐確實是一條狗！狗咬你時，罵牠也沒用，因為畜生聽不懂人說的話嘛！」

把對方視做狗，這是最大的侮辱。但不把對方當做同類的結果是：懶得與之計較，也就是怒意隨即沖淡。

怒意是一種爆發性力量。按理夫差應趁這個力量熾烈之時，趕緊折返東南討伐越國才對。而西施卻巧妙地控制了夫差的怒意。

「勾踐不過是一隻野狗，我隨時都有辦法把他幹掉！」夫差說。

黃池會盟後，夫差沒有立即歸國，依舊停留中原之地，企圖攻打宋國。

「攻打宋國並非沒有勝算，但國內情勢不穩，我們最好回國一趟再說吧！」大臣伯噽說。

在歸國途中攻打宋國，為的是顯示自己有足夠餘力。由於自己不在國內而被如同野狗之越國咬了一口，但因此而受的傷卻輕微得很──有意逐鹿中原的夫差，有必要給予諸侯此一觀感。為此，他必須拿出證明。所以，他並沒有直接返國，而在途中向宋國挑戰。

──吳確非泛泛之國，被越偷襲也無動於衷！

夫差企求獲得諸侯如此評價。

有志於成為霸主的夫差，此時完全是做「秀」心態。

但，現實是冷酷的。隨著詳細報告陸續傳來，他開始知道越國不是入侵擾亂，而吳國蒙受的損害，遠比想像中還大！

給予夫差最大的衝擊是，太子友被殺的情報。

殺害太子一事，充分顯示越國的自信。

──一定要和吳國周旋到底！

這是出於堅定決心的挑戰。

倘若袛是擾亂，為了顧忌後患，應不致殺害太子才對。

至此，夫差明白事態嚴重，便取消攻打宋國，率軍急速返國。

「我們再也不能過著如同往日的快樂生活……哦！舊日美夢多麼令人感懷……」

西施站在宮殿廢墟旁，雙手捧著心說。這哀傷神態和蹙眉同樣深深扣動了夫差的心弦。

「西施捧心」後來成為美女哀傷時的標準神態。

「放心吧，我很快會使它恢復原狀的！」夫差說。

夫差第一項指令是，著手修復被破壞了的宮殿、庭園。

這樣的事情優先於與庶民生活相關的事宜！同時，軍事設施亦同樣遲遲未見修復。

另一方面，越國則將由吳國運回的戰利品悉數充當民生物資，並加強戰備。

兩者間的差距越來越大。

夢想成為霸主的吳國，以「正義之軍」標榜自己，經常出兵各地。每次出征，將士捐軀是難免的，於是漸漸地，吳國的精兵愈來愈少了。

越國絲毫沒有停止攻擊的跡象。

吳國邊境屢次受到侵犯。

被折騰的吳，每次都以割讓土地或支付賠償款項來解決事情。形勢可說是完全改觀了。

越國還是不斷給予吳國壓力。

在國家多難之際，宮殿卻建得比以前更為豪華。由於多年征戰，吳軍士兵使用的武器不是破舊就是不夠齊全，政府卻為籌措宮殿營造費用而屢次增稅。這怎麼抗拒得了士氣高昂的越軍呢？

以局部戰事作弄吳國之後，越王勾踐終於親自率軍，展開大規模作戰。這是黃池會盟後第四年的事情。結果，吳軍於接近太湖的笠澤，遭越國大軍擊潰。

吳國鬧窮的情形越來越嚴重。

越國三番兩次地出兵攻打吳國。

笠澤之役兩年後，入侵吳國的越軍滯留下來而不返國。

吳國國都姑蘇被圍。包圍戰前後達三年之久。

吳王夫差終於投降。不但霸主之夢破碎，更成了亡國之君。

吳國大臣公孫雄以投降使節身份來到越軍陣地。裸露膀子的他，膝行來到越王面前──這是奴隸應守的規矩。

「過去，我國於會稽圍困大王時，曾經締結和議，退兵歸國。祈求大王以此為例，許以締結和議終止此次戰爭……」

這是聲淚俱下的懇切央求。

范蠡凝視著勾踐的表情。他在勾踐的臉上看到了動搖之色。

「對，兩國間過去的確有過此事……」

二十一年前，於會稽被包圍的勾踐，在面臨即將被殺、眼見國土也要淪陷的結局時，由於夫差的慈悲為懷，所以倖免於死，國土也得以保存。

現在，以恩報恩，放過夫差，應是可行之道……

這時候，范蠡站起來說：

「會稽之事是天將越賜給吳，而吳王夫差卻違背天意，有所不受。現在是天將吳賜給越。天意可以違背嗎？二十一年前違背天意的夫差今日的下場就是教訓！」

「這太不人道了……」

越王勾踐喃喃地說。

他不是忘了在會稽受到的屈辱。但九年後的現在，越已挽回劣勢，居於優勢。也就是說，屈辱已在九年內分段洗清了。

范蠡卻逕自擊鼓道：

「議和之事已被拒絕，吳國使者快回去吧！」

吳國使者公孫雄揮淚而去。

和范蠡單獨面對時，勾踐說：

「我們都已年邁。夫差未免太可憐了。夫差於會稽最大的敗筆是不但沒有殺我，更將越國留存下來……我想饒夫差一命，至於吳國，則將之納入版圖，這樣可以吧？」

「大王準備如何處置夫差？」

「流放到舟山小島，讓他當漁村村長吧！他想在那個地方招兵買馬是不可能的。」

「您實在是個很會替人操心的人。這是因為自己吃過苦，所以會體諒別人吧？」

「沒錯。我實在不忍看夫差受此之苦。」

「可以。讓夫差在舟山島當百家之長……可是，夫差會接受嗎？」

「這還由得了他嗎？」

「依我看，他是不會接受的。」

結果范蠡猜對了。

越王密使前往傳旨時，夫差稱謝道：

「我已年老體衰，無力為大王效命……不過，這條綬我還是拜領了。」

「綬」是用來繫官印的飾帶，一方面代表官職，戰爭時用以權充旗幟。密使帶去的是百家之長的綬，寬約三尺。

拿到綬的夫差對家臣說：

「我死後，用這條綬覆蓋我的臉。因為到冥域時，我無顏見伍子胥呀！」

夫差刎頸自盡，吳國滅亡。

這是周元王三年（公元前四七三年）的事。

## ○二○春秋落幕

「這個方法是，將韓氏管轄區內的大堰之水，轉個方向，向智氏軍陣地大量放出──」張孟談道。

「什麼？」韓康子不覺錯愕地叫了一聲。

※※※

因為自己吃過苦，所以很會體諒別人……

范蠡以此批評其主越王勾踐。

這句話看似讚美勾踐，其實不然。

這句話的真正含義應該是：可以與之共苦，但不能與之同甘。

宿敵吳國滅亡後，越國可謂雨過天晴，迎接快樂時代。

「大王以後一定會有所變化──」

范蠡做了這樣的預測。

「此地不宜久留……」

他說這句話給自己聽，開始做退隱的打算。

實際上，他也非銷聲匿跡不可。

因為於吳國滅亡之際，他偷偷救出西施，把她藏在自己家裡。他已深深愛上西施，而西施卻向他哭訴：

「我不能在越國生活，因為人們會說我是受敵國吳王寵愛的女人。我為越國犧牲自己，這件事情除您以外沒有他人知道，這個地方是容不下我的。」

「好，我們就離開越國吧！」

范蠡遂帶著西施，由海路來到齊國。

到達齊國後，他寫信忠告越國大臣文種──

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

果不其然，越王勾踐因為疑心而命令文種自殺。

范蠡在齊國海邊多年從事農耕和實業，成為腰纏數十萬金的大富翁。齊人懇求他就任宰相職位，而他卻說：

「久享尊貴名譽乃不祥之事！」

遂將全部財產分給朋友，離此前往一個叫陶的地方。

他又在陶致富，錢財達數億之多。在陶地，他以「陶朱公」自稱，後世中國人因而以「陶朱之富」形容非常富裕的人。

附帶說明一件事，古代中國的算術，使用的是一、十、百、千、萬、億之十進法，所以，「億」指的是「十萬」。後來由於計數能力發達，「萬」和「億」之間隔遂被擴大區隔使用，中間出現十萬、百萬、千萬等單位，以至「萬萬」（即「億」）。因此，在中國古文獻中看到「億」之字眼時，不可當做現在所謂的「億」。

由於范蠡在居住海濱地區期間存錢數十萬金，因此，在陶地賺的數億，應該是指百萬金的程度。

總之，出仕之後成為位極人臣的上將軍、宰相，下野之後成為巨億富翁，而且又得到西施這麼一位美女，范蠡的人生可謂無與倫比。

由於范蠡的一生充滿傳奇色彩，所以，一些人認為范蠡乃是未曾存在的虛構人物。

就算不是純粹虛構的人物，將別人的傳奇事跡匯集到他的頭上，也是很有可能的。

孔子於吳國滅亡之六年前去世。據說孔子所編的《春秋》中，有吳國滅亡之事的記載，這顯然是一件矛盾的事情。當然，這是為《春秋》做註解的左氏之補筆。

※※※

春秋與戰國，以晉之分裂為其分界線。

流浪之公子歸國後建立的超級大國晉，後來於公元前四五三年分裂為趙、韓、魏三國。這已是吳國滅亡二十年後的事了。

由晉分成的三國，到五十年後的公元前四○三年，才被周王室正式承認為諸侯。

因此，春秋與戰國之分界，有以晉事實上分裂之年為依據的公元前四五三年之說，和以正式分裂乃至被承認之年為依據的公元前四○三年之說兩種。

現在的史界與其採春秋、戰國之分法，毋寧以奴隸制度社會和封建制度社會作為劃分時代之方法。

雖然如此，春秋與戰國畢竟是極為重要的時代轉捩點，所以不可不觸及成為其象徵的晉之分裂。

一言以蔽之，這是「下剋上」的時代。

晉王室勢力日益衰落，代之而起的是居重臣之位的六卿勢力。

晉之六卿為范、智、中行、趙、韓、魏六氏。這六卿相互鬥爭，自不待言。

范及中行兩氏，首先被以智氏為盟主的四氏聯軍攻滅，而從競爭舞台上消失。餘下四氏中，勢力最強大的是盟主智氏。由於智氏有傑出領袖智伯，所以其餘三氏無法與之抗衡。

智伯不時用以大吃小的姿態，對其餘三氏有所欺凌。

──希望你們把領地割讓給我。

第一個被如此要求的是韓氏。韓氏之主韓康子當然對智氏之橫暴憤怒不已，而家臣卻對他諫言：

「要是拒絕，對方一定會攻打我們。由於智氏實力強大，我們將被攻滅是難免的。請接受對方的要求吧！一旦對方食髓知味，一定也會再向其餘諸氏提出索求。結果，總會有人因拒絕而開啟戰端，這樣，我們不就有機會了嗎？」

韓康子冷靜思考，覺得這名家臣言之有理。

「好，就把萬戶之縣割讓給他們吧！」

食髓知味的智伯，又向魏提出同樣的要求。魏桓子與家臣商討的結果是，二話不說，同樣割讓萬戶之縣。

最後被要求的是趙氏。智伯所以把趙氏留到最後，是因為趙氏之主趙襄子乃相當了得的人物，因而不得不對他保持戒心。

趙氏有一名臣叫張孟談。會議結果，趙決定拒絕此項要求，並準備據守晉陽，與之交戰。

之所以選擇晉陽的理由是，這個地方的賦稅最為輕微，在善政之下，住民無不心服的緣故。

「非給他們顏色瞧瞧！」

智伯當然下了動員令。動員對象不袛是智氏軍隊，連魏氏和韓氏也被邀請出兵。實際上，這不是邀請，而是命令。

魏氏和韓氏都不敢不聽智伯的這個命令。

──沒收趙氏領地後，由我們三氏來瓜分吧！

智氏邀請出兵時，用這句話作為誘餌，而魏氏和韓氏當然不會天真到相信這樣的話。他們雖不敢抱以期待，卻也在被迫之下派兵協助。

晉陽守備得異常堅固。他們以圍牆灌木削製成箭，更以宮殿廊柱部分之煉銅鑄成箭頭，在攻防武器上並不缺乏。

攻城達三個月之久，晉陽遲遲沒有陷落。

晉陽乃現在的山西省太原市。這是海拔約一千米的地區，迤邐的汾河流經其間。這一帶的河川有多處農民利用農閒時間建造而成的水壩。

急得發怒的智伯，遂引汾河之水流進晉陽。這是水淹戰法。

城內住民被迫移至高處設置炊事，甚至在樹上起居，最後由於缺糧，改以吃幼小孩童之肉度日。不過，他們畢竟不忍吃自己的孩子，因而「易子而食」（《史記》所載）。

雖然有過善政實績，但人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何況這次的戰爭是領地之爭，與人民絲毫無干。

我們為什麼非這樣受罪不可？我們難道沒有反抗的權利嗎？

原本馴良的晉陽住民，有了即將造反的情勢。

趙襄子很快就察覺到這股氣氛。有此動向的，不袛人民，群臣似乎也蠢蠢欲動。這一點，趙襄子由人們對他的態度看得出。人民確實不再以禮對待主子了。

（對我依舊執禮甚恭的，袛有高共一個人……）

趙襄子知道這個局面要是再不打開，結果袛有毀滅一途。

不慍不火的方法絕對無法達到起死回生的目的，得採取非常手段。

（連馴良的晉陽住民都會叛變，由此可以推測對方陣營之內的情形亦相差無幾。韓氏和魏氏原本就是被迫出兵的，根本沒有忠心可言……這不是可乘之隙嗎？）

做此判斷的趙襄子，立刻派遣張孟談，暗中向韓氏、魏氏進行說服工作。

「倘若趙氏被滅，將呈現智氏一門獨大之局面。到時候，韓氏和魏氏的下場一定和我們趙氏一樣。我們三氏袛有合力對抗智氏，才能共存共榮啊！」

這是極其明顯的道理。

智氏勢力自非其餘兩氏所能對抗。而韓、魏二氏亦很清楚趙氏被滅後，接著輪到的將是自己。

「我們合力就能打贏智氏嗎？」韓康子問道。

問題就在這一點上。三氏合力擊倒智氏，就不會再有被迫割讓領地之虞，因此，共存共榮是可能的事情，至少情形會比現在好。而這一切，都以討伐智氏之勝算如何為前提。

「袛要貴氏肯合力，我們一定能打贏的！」

趙氏使者張孟談以肯定語氣說。

「準備用怎樣的作戰方式呢？」

「準備利用水！貴氏軍隊佈陣的領域內，不是有汾河大堰嗎？」

攔住汾河之水，使之流入晉陽城內之事，都在這個大堰操作。

「你的意思是，停止對晉陽灌水，好讓趙氏軍喘一口氣？……光做到這一點，哪裡能打倒智氏呢？」韓康子搖了搖頭。

趙氏軍民由於受灌水之苦，所以戰力低落許多。

請停止灌水，好讓我們恢復戰力──韓康子認為趙氏要求的是這一點。

趙氏恢復戰力，而後再與韓、魏兩氏合力，如此就能打倒勢力強大的智氏？──韓康子搖頭的原因是不認為事情如此簡單。

「智氏實力比想像中還要大得多。趙氏戰力稍微恢復，也還是無濟於事的，除非有辦法削減智氏軍力……」

韓康子站起來。這個動作表示無法接受趙氏之提案。張孟談趕緊對他說：

「請等一下。我正要說削減智氏軍力的方法呀！」

「是什麼樣的方法？」

韓康子面露訝異之色。

「這個方法是，將韓氏管轄區內的大堰之水，轉個方向，向智氏軍陣地大量放出──」張孟談道。

「什麼？」韓康子不覺錯愕地叫了一聲。

※※※

這的確是奇策。

大堰是蓄水量巨大的水潭，水門設在面對晉陽城的方向。利用這個水潭對晉陽進行灌水作戰，當然極其方便。但從相反方向放水，會遭灌水的是智氏陣地。袛是，這一邊並無水門。但堰水並不是要有水門才會流出，破壞堰堤也會使水決堤溢出。

在韓氏軍隊管轄領域內的大堰，智氏當然派有警備士兵。不過袛是小型部隊，隨時可以加以突襲，使之全滅。這件事的勝算很大，甚至可謂有絕對的把握。

「我們就這樣幹吧！」韓康子大大點了一下頭。

趙氏另外也派密使到魏氏陣營。魏桓子滿口答應參加此一陰謀。

堰堤被破壞，被攔住的汾河之水以萬馬奔騰之勢衝進智氏陣地。

韓、魏兩氏軍隊同時由左右兩邊發動突襲。

由於做夢都未想到會有此事，智氏陣營頓時陷入極大混亂。

這時候，正面晉陽城城門大開，趙氏軍隊以猛虎撲羊之勢攻打過來。

在這之前，趙襄子將隱匿糧食全數分給全軍將兵。

「城內糧食至此告罄！我們今後袛有在城外覓食了！」

他於是對吃飽了的軍隊下達出擊命令。

勝敗在頃刻後揭曉。

結果，智氏軍隊一敗塗地。原本不可一世的智伯不但被俘，後來甚至被斬。

滅亡的是四氏中勢力最強大的智氏。

其餘趙、韓、魏三氏將智氏領地瓜分為三，分別併吞，勢力因而愈趨強大。由於三者勢力均衡，共存局面達兩百年。

比起這三卿的如日中天，晉王室反而在搖搖欲墜的狀態之下，隨著三名重臣羽翼愈豐，為主的晉相對地弱化，三卿不但沒有覲見之事，晉公反而得定期輪流向三卿問好。

晉王室之直轄領地袛剩宗廟所在地的曲沃及首都絳。到靜公二年（公元前三七六年），晉王室更被三卿攻滅，僅剩的領地也被瓜分。

由於名義上的天下之主周王室已承認趙、韓、魏三氏為諸侯，所以，這三名晉國重臣，遂可以對等之諸侯身份攻滅舊主晉了。

水攻晉陽城之戰（公元前四五三年）代表春秋時代的結束，同時也揭開戰國時代的序幕。

這已是家系不起作用、一切以實力為本位的時代。面子已掃地，人們重視的是裡子。

中國思想於這個時代開花。被稱為諸子百家的中國學術思想，於戰國時代躍登舞台。

## ○二一兵法名門

「混賬東西！你竟然撒謊？龐將軍說根本不認識你這個人，更否認聘請你當參謀這件事！你這不是誣告嗎？」「啊──」孫臏不覺驚叫出聲。

※※※

山東省南部有一個叫臨沂的城鎮。臨沂南方約一公里處有兩座山丘，一座是金雀山，另一座是銀雀山。一九七二年四月，在銀雀山上挖掘出兩座前漢時代的古墳。

據說，從這兩座古墳挖出的東西中有《孫子兵法》及《孫臏兵法》之竹簡。

《史記》列傳有孫武和孫臏之事跡記載。

而於三國時代，由曹操加以註解而流傳至今的兵書《孫子》卻袛有一本。這本書的作者是孫武抑或孫臏，是自古以來的疑問。由於兩者之間相隔百餘年，所以，有人持後者為前者之著作予以潤筆之說。甚至有人持更極端的看法，認為孫臏為了提高自己的權威，因而虛構出以孫武為名的大兵法家。

這次的考古研究證明：孫武和孫臏分別有其各自的著作，流傳至今的《孫子》則為孫武所著。

孫臏兵書在隋代之前散失。所以，這樣的竹簡被發現，是世紀性重大新聞。竹簡已經整理出兩百二十二枚之多，因此，《孫臏兵法》的輪廓，相信不久之後會被公之於世。

孫武是春秋末期出仕於吳王闔閭之下的將軍。

復仇魔鬼伍子胥急欲攻打楚國時，屢次以「時機尚未成熟」為由，勸他少安毋躁的就是這個孫武。這是充分觀察敵我人力而後提出的主張。此外，孫武對外交關係也非常留意，一直到發現楚為唐、蔡等諸國痛恨的事實後，才叫伍子胥採取行動。他絕不是暴虎馮河型的將軍，由十三篇構成的《孫子》，蘊含了深邃的人生哲學。

《史記》中有「孫武既死，後百餘歲而有孫臏」之記載，孫武死於何時則至今不詳。

吳攻楚而伍子胥鞭屍洩恨時，孫武確實尚在人間。那是公元前五○六年之事。

第二個孫姓兵法家孫臏揚名的馬陵之役，發生於公元前三四一年。

這兩個確實的年份有一百六十五年間隔。因此，視孫臏為孫武之孫之說，似乎難以成立。假若對楚交戰時的孫武將軍年紀為二十五歲，而於四十年後的六十五歲得子，而其子也於六十五歲得子，馬陵之役時的孫武之孫則年已六十。以常識判斷，孫臏袛有可能是孫武之曾孫。總之，孫武為春秋武將，而孫臏則為戰國武將，這一點應該沒有錯。

如前所述，春秋與戰國之差異在於前者為尊重門閥之時代，後者則為實力本位之時代。這是由奴隸制度社會進入封建制度社會的轉變期。

※※※

在尊重家系的春秋時代，兵法曾經是家傳秘法。但，進入實力主義的戰國時代後，兵法及其他各種學問和技術，都可以在私塾學到。

孫臏雖然有位著有《孫子》的名兵法家祖先，但光靠祖宗名氣生活是不可能的事情。

實際上，當時的實力主義還不是十分徹底，家系和出身多少也還受到尊重。

孫臏是自尊心極強的人，不欲藉祖先顯耀自己的身份。學兵法時，他由於不願因家門關係而受到特別待遇，所以不在故鄉齊（祖先孫武雖然出仕吳國，原本為齊國人）就讀私塾，而特地到趙國去。

趙乃晉分裂為三的其中一國，首都為邯鄲。孫臏在邯鄲一處兵法私塾就讀。

「哦！？……你姓孫？不是和一百年前的孫武同姓嗎？你又是齊國人……你是不是和孫武有關係？」

同窗學友相問時，他搖頭回答：

「在齊國，姓孫的人多的是。我和孫武無關。」

「哦……也對，孫家在齊國設有兵法私塾，如果你是孫家子弟，就不必遠道來趙國就學嘛！」

這位學友有所領悟地說。

孫臏的父親在齊國設有一處兵法私塾。他由父親親自啟蒙兵法教育，卻從未在學塾上過課。之所以如此，為的是不願被學友另眼看待。

在邯鄲兵法私塾的一群學友中，袛有一個人知道孫臏的來歷。這是被孫臏父親之私塾勒令退學、後來到邯鄲的龐涓。雖然塾主的兒子不到教室上課，但教室就在住宅院子裡，孫臏當然有可能被其他學子見過。

實際上，龐涓對孫臏有印象。

──豎子（小子）！

龐涓內心裡以此稱呼對方，因為他遷怒於孫臏。

他是被這個「小子」的父親勒令退學的。退學的理由是偷竊。他曾經企圖偷竊老師家傳秘籍的兵法竹簡，結果當場被逮。這當然是他自己不對。袛是，孫臏的父親當時當著他的面說了這樣的一句話：

──賤骨頭就是賤骨頭！

出生於中原的龐涓，是稍有名氣的名門子弟。不過，他是妾所生。這一點，說起家名，人們都知道。因此，他是不能提起家名的。

在龐涓的觀念中，「身為名門嫡子」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實際上，雖然他生於名門，卻非嫡子，而是庶子，這是他最懊惱的一點。

龐涓之所以看不慣少年孫臏，對方身為名門嫡子卻隱瞞家世也是原因之一。

──實在太做作了！

龐涓有此想法。

羨慕往往會帶來憎惡。

（這個小子未免太做作，非好好整他一下不可！）

他開始有了這個念頭。

龐涓畢竟是有志於兵法的人，所以一旦有了目標，便立刻著手研究戰術。

他採取的第一個步驟是：以前輩身份接近孫臏。不懷好意之事，他當然不會讓對方察覺。

孫臏對龐涓一點印象也沒有。這是因為父親的學生為數眾多，而他也盡量不接近教室的緣故。因此，在邯鄲兵法私塾就讀期間，他做夢都沒有想到對自己格外親切的龐涓有所企圖。

龐涓原本是以「好好整他一下」為目的而接近孫臏的，這個念頭後來修正了。

（這個傢伙不是整一下就可以，非徹底扳倒不可！）

對方不袛是名門出身而已，課業之優秀更是令人讚歎！有這個傢伙在，自己日後絕無希望成為天下第一兵法家！現在，他對對方的羨慕不僅是出身，而是連才華也包括在內！

學業完成後，龐涓到魏國就職。魏國首都梁，是現在的開封市。當時的魏國國君為惠王。

春秋時代，南方楚、吳、越諸侯都以「王」自稱，中原諸侯則礙於周王室之情面，僅以「公」自稱。到戰國時代，中原諸侯才先後公然自稱為「王」。

「天無二日，地無二王」之語，此時已不適用，地上之王不止兩個，更到了俯拾皆是的地步！正因如此，「王」這個稱號的價值貶低許多。後來，秦取得天下，就不再以貶值了的「王」自稱，而使用「皇帝」這個新稱號，將皇子及功臣封為「王」。

在北方系諸侯中，第一個以王自稱的是孫臏故鄉的齊國威王，第二個就是這位魏國惠王。

龐涓爬升得很快，成了魏國將軍。他於是悄悄派人拜訪還在邯鄲兵法私塾的孫臏。

──我想聘請你當魏國參謀。

使者帶來這個口信。

這時候的孫臏，在兵法私塾擔任相當於今日大學助教之職務。而龐涓表示要聘請他為魏國軍事參謀。

──怎麼會有這樣的好事呢？

遇到這種情形時，身為兵法家的人應該有所懷疑才是。

而孫臏卻不疑有詐。派人來的是向來對他友善的龐涓。這個人最瞭解他的才華，所以派人來招請，也不是沒有道理的。

──本來應該派地位較高的使者，帶著厚禮，備豪華隊伍前來迎駕。袛是，龐將軍剛晉陞就職，國內一些舊臣心存不平，招聘之事宣揚出去，怕會受到阻撓，所以我才悄悄前來。希望您體察龐將軍苦衷，悄悄前來魏都。

使者又說出這樣的話。

爬升速度快的人受到舊人的嫉妒和排斥，是常有的事情。何況社會形態已大大轉變，進入實力主義時期，所以，這種情形屢見不鮮。

「這一點我瞭解。這就是你沒有攜帶派令、袛以口信傳達的理由吧？其實，這樣做是合乎兵法原則的。我很快就會悄悄前往魏都，請你先回去向龐將軍報告吧！」

孫臏欣然允諾受聘之事，打理身邊事宜後悄悄離開邯鄲，出發前往梁。

（這個樣子好像間諜嘛！）

抵達梁後，他靜靜待在一家客棧，在等待龐涓派人來接的期間，以這句話消遣自己。

事情卻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第三天，十數名捕吏闖進他的房間。

「有人密告，說你是間諜。你乖乖就縛受審吧！」

捕頭說完這句話，就叫捕吏綁縛孫臏。

這個嫌疑很快就會洗清的。孫臏還持著樂觀態度。

實際上，自己的行徑確實有招致懷疑之處。連自己都認為自己像間諜，被人檢舉應該不是荒唐的事情。

被逮捕時，他沒有說出龐涓的名字。這是他以兵法家立場考慮的結果。

有意起用自己的龐涓很可能是受到舊臣的反對。如果此時說出受他聘請之事，搞不好會把事情弄砸。抵達梁後，已照密使指示有所聯絡，所以龐涓應該知道他所投宿的客棧。龐涓知曉誤捕之事後，一定會下令放人──孫臏作如是想。

然而，被投獄三天，遲遲未見龐涓出現。孫臏到這時候才發覺事有蹊蹺。

「齊國出身的你，過去隱姓埋名在邯鄲待過一段時日，現在又潛入魏國，這一切我們都知道的！」

負責審問的官員大聲喝道。

孫臏咬緊牙關不說實情。

對方說的話一點沒有錯。他由於不想讓別人知道自己的家世，所以隱姓埋名到邯鄲兵法私塾就讀。至於悄悄來到魏國，是聽從龐涓的指示。

「你是齊國間諜，還是趙國間諜！？哪個國家派來的！？你還不快招！？」

這名官員瞪圓大眼，用刑棍猛打孫臏背部。

「我不是間諜！」孫臏呻吟著說。

至此，他不得不說出受龐涓之邀聘前來這件事了。

隔日，這名官員再度進來，給他一記耳光。

「混賬東西！你竟然撒謊！？龐將軍說根本不認識你這個人，更否認聘請你當參謀這件事！你這不是誣告嗎？！」

「啊──」孫臏不覺驚叫出聲。

這不是以抹殺一個人為目的的兵法應用嗎？──可是，龐涓為什麼要抹殺我呢？

這個疑問很快就得到解答。

被判決的這一天深夜，龐涓到牢獄來見孫臏。見面時獄吏被命令退下，袛有兩個人面對。孫臏是被帶上枷鎖和腳鐐的。

孫臏被判的是「臏」刑。這是一種極其殘酷的刑罰，將受刑人雙腿由膝蓋部分切斷。

孫臏本名不詳。由於他是受了「臏」刑的人，所以人們遂稱他為「臏」。

「在你的雙腿還未被切斷之前，我來告訴你這個理由吧！」龐涓嘴邊泛著冷笑說：「你明明是名門出身，卻佯裝成一般的人，這一點我實在看不慣。還有，你才華出眾，也是我難以容忍的事情……你很快就要變成一個廢人。我對你格外開恩，不把你關在牢裡，而要把你關在我的宅邸廂房，讓你親眼看到我飛黃騰達的情形。」

「原來如此……」

孫臏頷首的同時，臉上的陰鬱表情頓時消散。

原來他在微笑。他是不是由於疑竇消失而變得豁然開朗呢？

## ○二二斷腿軍師

路旁一株巨木樹皮被剝下，先塗上一層白漆後，再用毛筆寫上幾個黑字──龐涓死於此樹下。坐在木板上的斷腿軍師孫臏被士卒抬到山上後，命令道：「看到點燃火炬，大家就同時射擊！」

※※※

雙腿被斬斷的孫臏，如同動物般被養在龐涓宅邸的一個角落。

「豎子（小子）！你的眼睛睜著嗎？」

龐涓袛要一想起來就到廂房，對孫臏說。

「我的眼睛睜開著──」

孫臏每次都以泰然神態回答。沒有雙腿的人是不可能脫逃的，所以，這個廂房沒有嚴密警備。

「我希望你好好睜開眼睛，仔細看我飛黃騰達的樣子。你有沒有發現我每次出入，隨從人數越來越多？還有，來找我的客人也愈來愈多。訪客不是袛有魏國的人，其中多的是外國使節。現在的我是何等重要人物，你看得出吧？」

龐涓得意洋洋地說道。如果對待正常的人，他或許不至於如此狂傲，但他是面對一個廢人，所以他敢如此自吹自擂。

「呵……。連外國使節都來拜訪，你確實成為大人物了嘛！」

孫臏露出讚歎表情說。

他就是在這個時候想到脫逃妙計的。

外交使節通行無阻，這是理所當然之事。

（對！想逃離此地，唯有利用外交使節一途！）

他和宅邸管家、僕傭都處得很好。不幸的斷腿囚人自然受到大家的同情。這都是他以和藹態度對待別人的結果。

──反正一個殘廢的人不可能惹出事端……

這些人都抱此想法，所以都樂意幫助他。

「我是不可能生還故鄉的……我最大的願望是能見故鄉的人。」

孫臏潸然流淚說出這句話。心地善良的老管家因而生起惻隱之心，說：

「好吧，下次有東國人來時，我設法讓你見見就是啦！」

依據《史記》記載，孫臏的出生地是阿、鄄之間。這是現在的鄄城縣（山東省西部，鄰近河南省處），也是戰國時代的衛國。但，自稱為孫武後裔的他，依家系來說，應該是齊國人。

齊國也好，衛國也好，對魏來說，都是東國。齊國使節來宅邸參加宴會時，老管家便讓孫臏和這位使節偷偷會面。

這天的宴會來客非常多，其中一人暫時離座，也不會被人留意到。

「請您見一個可憐的囚人，可以嗎？」

齊國使節聽到老管家說這話時，由於好奇心而表示同意。

和這名斷腿囚人談話之後，這位齊國使者大大吃驚。因為對方委實是個才華出眾的人物，軍事上的造詣更是令人刮目相看。

（難得一見的奇才！）

這位使者不久就要歸國。要是能把這個人帶回，對齊國將是極大貢獻！──做此打算，他遂問了孫臏：

「你有沒有意思找個地方，好好發揮自己的才華呢？」

「那當然！可是，我是個被囚禁的人，得先恢復自由啊！」

「這一點我來設法。」

這位使節極喜愛孫臏的才華和人品。孫臏彬彬有禮的態度，令他十分欣賞。

當時有身份的人外出，習慣上都帶多名隨從。這位使節叫來在廂房等著的一名隨從，叫他背負孫臏，藏到馬車裡。

孫臏因此得以脫離魏都，來到齊國。

這位使節把孫臏推薦給田忌將軍。田忌大大賞識其才華，因而將之以幕客身份留下。

「騎射」這項運動，在齊國頗為興盛。這是將馬車競逐和弓術合而為一的一種比賽。貴族和將軍常常以此賭錢。

一天，田忌和公子相約比賽。這樣的比賽通常以三戰二勝來決定勝負。孫臏由馬匹腳力判斷兩者的能力在伯仲之間。但，雙方三輛馬車的實力強弱都有上、中、下之別。孫臏於是告訴田忌必勝的方法。

事實上，這個方法很簡單。

這個秘訣在於，讓自己實力最弱的馬車和對方實力最強的馬車交手。這一回合當然贏不過對方。但自己實力最強者和對方實力居中者交手，以及自己實力居中者和對方實力最弱者交手，都必會贏。

二勝一敗的結果，田忌贏得千金。

不依奇策，而採用準確實在的分析──這是孫臏兵法之秘訣。這一點不難由這次的騎射比賽看出。

※※※

魏舉兵攻趙。雖然二者都是由晉分裂而成的兄弟之國，但由於互相毗鄰的關係，兩國之間常有紛爭發生。

趙向齊請求救援。這是齊威王二十五年（公元前三五四年）到次年間的事情。

孫臏在軍事方面的天分，此時已廣為齊人所知。齊威王準備以孫臏為將軍，讓他率軍前往援趙。對手是魏國。受過魏國將軍龐涓陷害的孫臏，當然對其恨之入骨，在復仇心情驅使之下，應會大力奮戰才對──威王企圖利用這一點。

而孫臏卻謙辭，說：

「我是受過刑的人，由沒有腿的人當將軍，這樣的事情絕對不妥當。就讓我以軍師身份參加，在輜車裡負責作戰事宜吧！」

輜車就是帶篷馬車。帶篷的用意在於不使外邊的人看到內部，這樣的篷車，一般都供女子乘坐。也由於這是女子乘坐的馬車，所以向來不到戰場。

最後，田忌以將軍身份出征，孫臏則被指派為軍師，擔任輔佐任務。

縱使孫臏沒有辭退，這一次出征，最後還是會由田忌受命為司令官。因為這是齊國上層派閥抗爭的一環。

齊國宰相名叫鄒忌，因與將軍田忌同名，人稱「二忌」。這兩個人卻是勢不兩立的宿敵。

趙國派人請求救援時，以最積極態度主張出兵的是鄒忌。

──援趙討魏的結果，如果獲勝，功勞將歸我這個主戰論者。倘若打敗，這將是田忌的責任，我的宿敵會因此被消滅。

無論結果如何，都對鄒忌有利。

因此，倘若孫臏被任命為遠征軍負責人，鄒忌一定會以下面的理由，堅決反對吧？

──以受過刑的殘廢之人為將軍，這樣的事情絕對要不得！這象徵著遠征軍將兵全會成為殘廢，不是太不吉利了嗎！？

戰國時代的救援作戰，常以「為了正義」做幌子，實際上卻以本國利益為優先考慮，要有好處才肯派兵救援。

實際上，齊國這次也故意拖延派兵前往援救，等到魏、趙雙方筋疲力盡，才開始作戰行動。因此，孫臏的兵法並未派上用場。

孫臏對這次戰爭的獻策內容是：

──雖然趙都邯鄲為魏軍所陷，但我軍絕不可以邯鄲為攻打目標。魏國將精兵投入佔領邯鄲，因此，國內袛有老弱婦孺。所以，我們最好擺出攻打魏都大梁之態勢。如此一來，邯鄲佔領軍一定會趕回國都，立即撤離趙國的。

孫臏的計策被田忌採納，齊軍遂於桂陵大破倉促放棄邯鄲而正在回國途中的魏軍。

雖然田忌獲得勝利，卻由於捲入政爭，不久之後，不得不亡命出逃。他後來復歸為齊國將軍，是威王去世、宣王即位後的事情。

戰國之局勢，可謂複雜怪奇至極。

桂陵之役後的第十三年，過去相互拚鬥的魏和趙，正聯手攻韓。韓雖勉強擊退趙軍，但在魏國精兵的猛烈攻擊之下，情勢已達岌岌可危的地步。

韓遂向齊請求救援。

齊這次又派出將軍田忌和軍師孫臏這對搭檔。

※※※

魏國以龐涓為將軍，更以太子申為上將軍。

太子一派人士卻對太子說：

「要是被打敗，太子將不可能繼承王位，所以，太子應該以不參戰為上策。我們掉頭回國吧！」

對此，太子申搖頭：

「我不能掉頭回國。聽說，連我弟弟理都向母后哀求說情不要派我出征。我會是個怕死的懦夫嗎？」

說這句話時，他幾乎流出眼淚來。因為弟弟的至情實在使他感動。

實際上，理是在身邊謀士的獻策之下，向母后哀求不要派哥哥參加遠征的。

倘若母后的說情被大王採納，理就等於對哥哥有所施恩。如果未被採納，哥哥不是壯烈犧牲就是因打敗仗而被剝奪太子地位。對理而言，這都是有利的事情。

將軍龐涓扭曲著他那又薄又大的嘴唇說：

「千萬不可有掉頭回國這個念頭！對方不過是由田忌和那個豎子（小子）所指揮的齊兵而已！根本不堪一擊！」

他對從自己手裡逃走的孫臏，始終耿耿於懷。因此，從來不說孫臏的名字，而以「豎子」代替。

──膽小如鼠的齊兵！

龐涓之所以如此蔑視，並非僅對孫臏的憎惡感所使然。靠戰爭吃飯的三晉（魏、趙、韓），莫不如此蔑視齊兵。實際上，齊國軍隊兵員素質，確實較三晉略遜一籌。

「既然他們認為如此，我們就利用這一點吧！」

孫臏針對這一點，訂立了他的作戰方案。

魏軍聽到齊國出兵的消息後，立刻從韓折返，形成由後面追趕齊軍的局面。

入魏國的齊軍，依照孫臏的指示，第一天築造的灶數有十萬個。因為曾在同一兵法私墊就讀的關係，孫臏對龐涓的作風非常清楚。

龐涓有一個習慣，便是會以築造灶數和炊煙升起的情形，推測敵軍人數。由於每次推測百無一失，所以他從來不改這個習慣。

第二天，他將灶數減少為五萬，第三天則減少為三萬。

龐涓追擊齊軍時，一邊勘察築灶痕跡，一邊與哨兵的報告對照。

「我就知道齊兵膽小如鼠。進入魏國才三天，士兵大半已逃亡了。」

龐涓暗自歡喜地說。

這是立大功的機會。

倘若齊軍逃亡人數與日俱增，以至於軍團本身自然消滅，這樣的話會失去立功機會。現在非趕緊追上、將之殲滅不可。為了如此，必須調編輕裝部隊，以兼程速度追擊。這是唯一殲敵的方法。

孫臏依據斥候報告，計算魏軍進擊速度，算出魏軍會於入暮時分到達馬陵。

馬陵位於今河北省大名縣東南，為河北、河南、山東三省境界相接地點，是個道路狹窄、兩側之山相當逼近的地方，非常適合埋伏，就時刻而言，也極其合適。

他將弩（由三人操作之巨大石弓）和以優秀弓箭手組成的狙擊兵，埋伏於道路兩邊山中。

路旁一株巨木樹皮被剝下，先塗上一層白漆後，再用毛筆寫上幾個黑字：

──龐涓死於此樹下。

坐在木板上的斷腿軍師孫臏被士卒抬到山上後，命令道：

「看到點燃火炬，大家就同時射擊！」

魏軍於入暮後，週遭被一片黑暗籠罩之時，經過此處。遇到這種狀況，照理應該在未到此地之前的寬敞處設營才是，但急欲趕路的龐涓並沒有如此做。雖然於危險時刻經過危險隘道，而心存「齊兵不堪一擊」想法的他，卻準備一鼓作氣強行通過。

「前面樹上好像寫了一些字──」

聽到這個報告，龐涓於是來到這株樹下。他知道樹上確實寫了一些字，但由於黑暗，所以看不清楚。他立刻叫人用燧石點燃火炬，準備仔細閱讀樹幹上的字。

火終於點上。

他看到了樹上的字。

與此同時，雨點般的飛箭和巨石，從前後左右飛來。

輕裝魏軍遂被殲滅。

──遂成豎子之名！

《史記》記載，龐涓說完這句話，就引頸自刎，太子申則被俘。

而最近由臨沂出土的竹簡上寫的卻是：「龐涓被擒。」

於此戰役的五年後，孟子到魏國遊說，當時的君主惠王對他說，自己的長子已死。由此可以推測，陣亡的是太子申，被俘的才是龐涓。

兩者間的勝負，至此分曉。

──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史記》以此語作為孫臏傳記之結語。

實際上，他的兵書失傳已久，竹簡到最近才出土。

## ○二三貴為宰相

吳起跑到放置悼王遺體的房間，伏在遺體上。將兵追上來後，立刻予以亂箭射殺。吳起一下子變得如同刺蝟一般。當然其中一些箭亦射在悼王遺體上。

※※※

在中國，「孫吳」已成為「兵法」的代名詞。孫指的是孫武和孫臏，吳則指吳起而言。

吳起是比孫臏稍早的兵法家。

吳起在孫臏揚名的馬陵之役四十年前去世。這兩人可說是以交棒姿態出現。

吳起是執著心極強的人。

用好聽一點的字眼來形容，應該是「鍥而不捨」的精神吧。頗有壯志的他，人緣卻非常差。

他是衛國人，與孫臏的出生地很近。他家是擁有無數財產的地方豪族。年輕時候，由於一心想要揚名立萬，所以花費不少錢財向諸侯攀搭交情，企圖謀得一官半職，但始終未能如願。

家產很快就被耗盡。

「本身沒什麼本事，卻想用錢買官，這不行的！這已是講究才華的時代啊！」

「千萬不可學吳起。」這是用來訓誡子弟的最好事例。

「傾家蕩產的結果，沒有得到一官半職，這個人不是很差勁嗎？」

鄉里人莫不以此嘲笑吳起。

吳起因此而被激怒。

據說，因嘲笑他而被他殺害的人，達三十餘名之多，他的行徑豈不是形同瘋子嗎？原來，因逞一時氣憤而隨便犯下殺戒的人，在距今兩千五百年前就有了。

犯了殺戮之罪的人，當然不可能再待在鄉里。他準備向東方逃亡時，送他到城門的母親哭著說：

「你不是沒有才華，而是才華還沒有被磨煉出來。今後多潛心用功吧！」

任何時代的母親，對自己的孩子都是非常關懷的。

「娘！」眼睛充滿血絲的吳起，顫抖著嘴唇說，「除非爬到宰相、大臣地位，否則我是絕不會回來的！」

語畢，他猛然咬了自己手臂上的肉。這不是隨隨便便地咬一下。他將渾身力量集中在牙齒上，將肉一咬到底，鮮血涔涔流出。饒是這樣，他還不罷休，更將頭部猛搖幾下──結果，這塊臂肉被他咬下。這等毒誓，實在無比激烈。

吳起聽從母親的話，準備好好潛修學問，因而進了曾子之門。

曾子為孔子晚年之弟子，名叫參，年齡比孔子小四十六歲，據傳為《孝經》作者。

吳起入門下時，孔子當然早已去世。

有堅忍不拔精神的吳起，讀書態度可謂非常認真。事實上，他並不喜歡讀書，而是想靠學問出人頭地。

讀書態度這般認真的他，後來卻被曾子開除。

被逐出師門的理由是：母親歿故時，他沒有回家鄉。

不出人頭地絕不踏入故鄉土地一步！──對母親發過此誓的他，怎能回去呢？

但為師的曾子卻勃然大怒。

──母親歿故而不歸家服喪，如此不孝之子不可教！

《孝經》作者當然特別重視孝道，曾子立刻將吳起開除了。

吳起於是到了魯國。他正式學習兵法，好像是這時候才開始的。比起儒學，自己較適合於研讀兵法──他似乎如此認為。他在兵法私塾的成績始終名列前茅，畢業後如願以償，尋到了仕途，在魯國得到一個職位。

他在魯國軍隊中不斷地晉陞。以他的堅毅精神苦幹，連連晉陞是當然之事。

後來，齊舉兵攻魯。

雖然魯比齊小，但國土被侵略時，下總動員令，非全力防守不可。

──以何人為將軍，最為適宜？

魯國為這個問題，開了一次會議。

──起用吳起如何？

有人做此提議，卻有另外的人表示反對說：

不行，吳起有問題，因為他的老婆是齊國人。

吳起聽說這件事情，立刻將自己的妻子殺掉。

為了自己的信用問題，不惜將妻子殺掉──天底下居然有這樣的人！

實際上，這不是純粹為了獲得信任，而是藉以冀求爬升的手段！

他因殺妻而被任命為魯國將軍，並且大破齊軍而立功。

這樣的行為當然遭人唾棄。不久之後，他果然被免職。

在講究實力的時代，有實力的人是不愁沒有出路的。

諸侯莫不以增強國力為目標，致力於物色有能之士。有才華的人走到哪裡都會有人聘用。

吳起離開魯國前往魏。當時的魏國國君是文侯。吳起立刻展開謀職工作。

文侯問宰相李克道：

「聽說有個叫吳起的人，正在積極謀職。他是怎樣一個人呢？」

「他是個既貪心又好色的人。不過，這個人的用兵才華倒是一等一的。」

「既然如此，我們起用他為將軍，如何？」

不管其人心術不正或為好色之徒，袛要能夠有所貢獻，就競相爭聘，是當時的風尚。

被聘為魏國將軍的吳起，與秦交戰的結果，攻陷秦國五城而立下大功。

每次出戰，他都穿著和士卒同樣的軍服，和士卒吃同樣的食物。實際上，他並不是純粹以人道主義作為出發點。

──抓住士兵的心，使他們願意捨命奮戰。

這一切都以功利為基礎。

袛要一打勝仗，他的地位就會爬升。

由於當時軍隊衛生條件欠佳，所以常有兵卒身上長疽（一種惡性腫瘡）的情形。治疽最有效的方法是，用嘴將膿吸出。吳起親自為身上長疽的兵卒吸膿。

一次，一名年輕士兵的母親聽到吳起為自己的兒子吸取疽膿之事而嚎啕大哭起來。

「吳起將軍親自為你的兒子吸齷齪的膿水，你應該感謝都來不及，幹嗎這樣痛哭呢？」

這位母親於是拭著眼淚回答：

「我為什麼不痛哭呢？這個孩子的爹，過去也同樣被吳將軍吸過疽膿。結果，他由於感恩，在一次戰役中抵死奮戰而壯烈成仁了。想到這個孩子日後一定也會為吳將軍效命，我怎麼不傷心痛哭呢？」

受士兵擁戴、善於打仗的吳起，由於功勳卓越，被任命為西河太守。西河是接近秦國邊界，管轄這個重要地域的總督，地位很高。但吳起企圖得到的是宰相之職。

文侯去世，武侯繼位後，被任命為宰相的是田文。

田文是齊國王族，過去擔任過齊國宰相，由於被齊湣王疏遠，而亡命到魏國來。這個人又名孟嘗君，因門下有三千食客而聞名。

田文死後，宰相之位置還是沒輪到吳起，而是由魏王之駙馬公叔擔任。

田文就任宰相時，吳起就已內心不滿；輪到公叔上台，他更加不愉快，因為他和公叔向來不睦。

「吳起這個傢伙實在看不順眼──」

公叔對吳起同樣持有敵視態度，所以早就計劃將他放逐。

連兵法名家孫臏年輕時都上了龐涓的當，因而被處臏刑。智者千慮，必有一失。經驗老到的吳起，竟然中了公叔僕人想出的圈套，最後被迫由魏國出奔。

公叔在僕人獻策之下進行的策略是，先向魏王稱讚吳起實在能幹，然後就「魏國能否長久留下這般傑出人物」這個問題露出憂戚之色。魏王聽後擔心地問：

「用什麼方法才能留住他呢？」

「這要先試探他有沒有這個意思再說。」

「用什麼方法試探呢？」

「我們以準備將公主下嫁於他這件事來試探吧！倘若吳起有意永久成為魏人，他會稱謝受命才對。如果並無此意，他會拒絕，不是嗎？」

「那就用這個方法試探吧！」

決定採取這個方法後，一天，公叔邀吳起到他的宅邸相敘。

吳起在公館看到由公叔夫妻串通演出的一齣戲。這是個牝雞司晨的家庭，公叔在高傲的夫人面前被壓得抬不起頭來。

──娶公主為妻是一件要命的事！

有此印象的吳起，數日後聽到魏王問以「願不願意娶公主」時，當場回絕。

「吳起好像沒有久留魏國的意思。既然如此，他是不該就任要職的。」

魏王做此決定後，逐漸收回他的實權。

做官的人要握有實權，立場才會安穩。一旦權力被剝奪，如同風前燈燭，連生命保障都沒有。吳起不愧是兵法家，很快就察覺此地不宜久留，所以離開魏國。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一心想往上攀爬的吳起，來到楚國後，立刻發現到這一點。

這是講究實力的時代，稍具才華的人就會被競相爭聘。而吳起已是魯、魏兩地名聲響亮的人物，他的才華是有口皆碑的。

楚國立刻重用他，而且給予他夢寐以求的宰相之位！

──我真是一帆風順……

吳起著實喜形於色。何況在這之前，他曾經在魏受到挫折。對這次的殊遇，他是格外欣喜雀躍的。

「我終於爬到宰相之位了！我終於爬到宰相之位了……」

吳起連連說著，他覺得用話說出來，才能確實感覺這是真的。

──越是樂不可支時，越需要謹慎。千萬不可得意忘形。

其實，他應該說出這類話，用以警惕自己才對。沒能做到這一點，表示他的兵學造詣尚未到家。

比起中原，楚是後開發地域。文明於「中原」的黃河中游流域開花，而後次第向南延伸。位於長江流域的楚國，在進入戰國時代後，氣氛上依然停留於春秋階段。

雖然這已是講究實力的時代，在楚國卻仍以家系或血統為優先考量。要職幾乎全為王族所佔。政府為了養活王族，更設立許多閒職名目，浪費公帑無數。

宰相吳起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以大刀闊斧手段裁減此等閒職。除了直系以外的王族，他都毫不客氣地予以解除，並且以節省之經費培養兵員。

這個效果著實宏大，楚國國力因而日益強盛，除了平定南方諸多野蠻民族，併吞北方鄰接小國陳、蔡外，更能攻打三晉諸侯以及超級強國秦。

楚悼王鑑於這些實績，對吳起的信任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事無大小都讓吳起決定。

吳起越來越得意忘形。

「我已是貴為宰相的人！我已是貴為宰相的人……」

洋洋得意的他，更加毫不容情地裁減許多支領乾薪的王族和望族。

將先進技術援引到落後地區──其情形猶如對從來沒有服用過藥的人打盤尼西林。

由於效果顯著，他的自信心越來越強。

被奪去職位以及俸祿被扣除的王族和貴族，當然對他懷恨在心。

離開魏國時的吳起，曾經明白自己的處境危險。

那是因為實權被奪、處於逆境的關係。而他這次卻絲毫未曾察覺自己的處境何等危險。由於諸事順遂，他確實太過得意忘形，以致忘記提高警覺了。

事實上，支持吳起的袛有楚悼王一個人。悼王一旦不在，他將會被推落千仞之谷。身為兵法家而看不出這一點──他可以說是受了「得意忘形」之害吧！

悼王生病了。

聽到君王病篤這個消息時，過去被吳起拉下來的王族和望族，莫不虎視眈眈等待機會來到。

君王病勢一時好轉之事，反而有利於反吳起派系。如此一來，他們有較充裕的時間進行整合，和更進一層之謀議。

悼王崩殂──

王族、望族聯手猛然崛起，著手圍剿吳起。

兵法家吳起想出了最後的手段。在四面楚歌之下，他知道自己無路可逃，但非對殺害自己的人有所懲戒不可！

他跑到放置悼王遺體的房間，匐伏在遺體上。

反吳起一派將兵追上來後，立刻予以亂箭射殺。被雨點般飛箭射中的吳起，一下子變得如同刺蝟。

而這些箭不袛射中吳起，其中一些亦射在悼王遺體上。

吳起死後，攻殺吳起的將兵悉數被誅殺。

向君王遺體射箭，當然是罪該萬死的大不敬罪。這項嚴厲刑罰是吳起生前制定的。

──而夷宗（七族滅門）死者七十餘家。

《史記》中有此記載。

有人以此稱讚這位兵法家達成復仇願望的苦心。《史記》作者司馬遷則以批判態度說：

──以刻暴（刻薄殘暴）少恩（缺少人性）亡其軀，悲夫！

## ○二四讀心術高手

周旋於稷下學者之間的淳于髠，善於調整人際關係，因而產生融洽氣氛。他的「潤滑油」功效，可謂發揮到了極點。

※※※

衛國出身的吳起，扛著兵法家招牌，由魯到魏，再從魏到楚。

戰國時代，這類「候鳥」式人物處處可見，由此可知各國對招攬有能之士，都極其熱心。除了國家以外，個人也有致力於物色人才的現象。為了強化自己的立場或地盤，網羅人才是最有效的方法。

兵法家孫臏還在齊國時，齊都臨淄是中國最繁榮的都市。調查遺跡的結果顯示，這是個方形城市。依據推測，這個城市的城壁有十九公里長，高度大約十米，共有雍門、稷門、申門等十三個城門。

稷門一帶大都是豪華宅邸，用以給向各國招聘的學者或思想家居住。這些人領的是上大夫之俸祿，階位約等於「次官」，卻沒有固定工作。他們的任務是相互議論，研討學術，以達到由不同領域的學者切磋新知識的目的。

這些人被稱為「稷下學士」。

當時可以「百家爭鳴」來形容他們的言論自由程度。

以這等方式厚遇稷下學士，是齊國招攬人才的方法。

許多優秀學者因而雲集於此。

孫臏在兵法上有所成就，完全是受此學風觸發的結果──一些學者甚至如此斷言。

有趣的一件事情是，稷下學士中的儒家學者為數極少，較有名氣的袛有主張性善的孟子和主張性惡的荀子兩人。

實際上，這不足為奇。

儒家成為中國學術主流，是在漢武帝時代才形成的。戰國時代的儒家，不過是諸子百家中的一家。

另外一個原因是，儒者非常不喜歡齊這個國家。

勿須贅述，齊是被封給周朝元勳太公望呂尚的國家，一直到簡公於公元前四八一年遭田常殺害後，才成為田氏之國。當時仕於魯國的孔子，曾經多次向魯哀公建言出兵攻打田氏之齊國。但哀公知道打不過齊，所以始終未出兵。孔子後來於齊簡公歿故後的第三年去世。

由於孔子生前即非常厭惡田齊，因此，儒家學者不喜歡到齊國是極其自然的。

此外，復古主義者居多的儒家，與作風較為進步的稷下學士格格不入，應該也是原因之一。

──袛要有才華，不問出身貴賤和身份如何。

事實上，齊國這等取才方針本身就讓保守的儒家瞠目不已。

身份必須清楚，序列必須固守──這是儒家的想法。「貴賤無序，何以為國」這一點，孔子在《春秋左氏傳》中強調過。

身份尊貴的人與卑賤之人須各守本分，國家若忽視這個身份制度，便不能成為國家。

孔子的理想境界是周公之治世，當時奴隸制度相當流行。孔子的理想在於恢復那個時代的統治方式，認為身份應該有所區別。

倘若奴隸不認清自己身份而恣意反抗，社會體制非崩潰不可。眼看手工業奴隸群起叛變（百工之亂）以及各地奴隸迭起造反時，孔子極力強調貴賤之序必須釐清，致力於建立復古思想體系。

這樣的孔子倘若活著看到齊都稷下的樣子，一定會昏倒吧？

※※※

因為為數高達數百、甚至上千的這群學者，其為首者正是奴隸出身的人物。

這個人姓淳于，名髡。

實際上，這個人的真名不詳。如同孫臏之「臏」字意味的是「被處斷足之刑的人」，「髡」字的意思是「奴隸」，原意是「將頭髮剃光」，而這正是當時奴隸的表徵。

但這個人並非生來就是奴隸，而是由於家境貧窮，所以被賣為奴隸的。他有眾多兄弟，其中被賣為奴隸的，袛有他一個。他的父母親用賣他而獲得的錢，養活了其餘兄弟。

疼愛每一個自己所生的孩子，乃是天下父母心。非犧牲其中一個不可時，一般的父母會用什麼樣的方法決定呢？是用抽籤方式來決定嗎？

淳于髡的父母親並非如此。

做這個決定，理由是因為他在一群兄弟中長得最醜。

個頭不滿五尺的淳于髡，長相之醜實在叫人不敢恭維。他不但鼻子扁平，鼻孔朝上，一雙眼睛更是高低不齊，大小不同。

體力羸弱的他，根本不適合從事農工生產。因此，他被派任家事雜役一類任務，此外就是「生產奴隸」。

他被命令與一名女奴隸結婚──增加可以利用為生產工具的奴隸人數，當然是奴隸主最關心的事之一。

（嫁給這麼個醜漢，我不是倒霉透頂嗎？）

被迫嫁給淳于髡的女奴隸，第一眼看到他時便懊喪不已。她不但頗具姿色，也因自己聰明過人而相當自傲。但奴隸對自己的婚事是沒有發言權的。

淳于髡對成為妻子的這個女人說：

「請妳不要嫌我醜，這是主子的命令，你要怪就怪他呀！」

一語被說穿心事的她，一時不知如何應對，思量片刻，立刻又有了新的煩惱──

（看樣子，這個人腦筋滿靈光的。可是，這般長相的人，日後生的孩子會不會和他一樣醜陋無比呢？）

「妳不用擔心。雖然我是個醜漢子，但因為你長得很標緻，所以我們生的孩子一定不會很難看的。」

聽到淳于髡說這句話時，女子心裡生起發毛的感覺。

「你怎麼知道我在擔心日後孩子的長相如何呢？」

「因為寫在妳的臉上嘛！」

「寫在我的臉上……！？」

一向自認善於掩飾神色的她，因心事遭人看透而錯愕不已。

（人倒是蠻聰明的樣子。個頭要是再高個半尺左右，那就差強人意……）

她剛想到這一點時，淳于髡開口說：

「那是不可能的。因為我已是成人，個頭不可能再長高啊！」

她不禁睜圓大眼問道：

「你這是哪裡學來的！？」

「妳說什麼？」

「我是說，你怎麼懂得讀心術！？」

「我並沒有學過什麼讀心術，這或許是我與生俱來的能力吧。」

這的確是淳于髡與生俱來的能力，他甚至不自覺這是別人沒有的特異能力，現在被妻子提及，他才知道自己在這一點上確實與眾不同。

特異才能往往在特異環境中產生。出生於貧窮家庭，不被人疼愛的醜陋小孩，察言觀色是自然而然就學會的求生本能。

──這個人會不會給我飯吃？

──這個人會不會揍我？

──我怎麼做，這個人才會給我錢？

他一天到晚想的都是這類事情。正因為如此，所以變得很會察看別人臉色。想要得到賞錢，當然先得察言觀色，否則貿然開口，豈不是要挨人耳光嗎？實際上，從表情看出一個人的心，不是絕對不可能的。

「你的讀心能力真是過人！我想，如果善加利用，是很有可能使我們脫離奴隸生涯的！我們一起來想個辦法吧！」

淳于髡的妻子因為發現自己丈夫有此不為人知的才能而興奮起來：

「把這件事情說給主子聽未必有用，我們要披露的對象，非將軍大人或宰相大人不可……。還有，到時候能說話的時間很有限，因此，你得學會使用三言兩語就能抓住他人之心。說話要非常機智才行。如果成功……」

她興高采烈地說個沒完。

其實，她本身就是個奇才異人，實在夠資格被稱為天才演出者。有這等人負責演出和宣傳事宜，果然一切順利，淳于髡很快得以解脫奴隸身份。

負責照顧稷下學士的一切事宜──這是他第一個擔任的工作。

※※※

雖然淳于髡也被列為稷下學士之一，事實上他並非精於某項學術的學者，而是因博覽強記、滑稽雄辯而有名。

他並不像稷下學士中的孟子或荀子那樣以著作而聞名於世。不過，一些片段軼事的記載證實，他的確是個異稟之士。

齊威王有一段時期沉溺酒色而不顧政治。這個情形長達三年之久，終於導致國政荒廢。但，專橫的威王絕不聽取任何人的諫言，要是有人膽敢如此，準被砍頭無疑。

淳于髡卻對威王道：

「國內有一隻巨鳥，既不飛又不鳴地停在御林中達三年之久。大王可知道這隻鳥叫什麼嗎？」

「哈！哈！哈……」威王大笑一番後，正色道：「這隻鳥不飛則已，一旦翱翔就會直衝天際；不鳴則已，一旦鳴叫就會令人震驚。」

聰明絕頂的威王知道淳于髡暗示的是什麼，立刻痛改前非，致力於政事，國力因而恢復。

「不鳴不飛」之成語由此而來。

就在威王時代，齊由於受到楚國侵略，決定向趙請求救援。此次被選派為使者的是淳于髡。他奉命送作為請求救援禮物的百斤黃金和四十輛車馬到趙國。

「哈！哈！哈……」

這會兒發出高聲大笑的是淳于髡。由於他笑得太厲害，所以冠纓都震斷了。

「什麼事情讓你覺得好笑！？」威王問道。

「我剛剛從東邊來時，在路旁看到一農夫正在祭拜天神，這個人供的是一隻豬腳和一杯酒，口中唸的是：『請讓我山邊的那塊田生產一大籮筐穀子，請讓我窪地的那塊田生產滿車稻子，願五穀豐收，使我家的穀倉盈滿。』我是想起這件事情才笑出來的。」淳于髡回答。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威王苦笑後，下令將禮品改為黃金千鎰、白璧十對和車馬四百輛。淳于髡於是帶著這批禮物到達趙國，並借來十萬精兵和千輛兵車。結果，楚軍得知此事，因而草草撤兵。

若挑明的說，「這等禮物未免寒酸」，個性剛直的威王一定執意不會更改已做出的決定，淳于髡顧慮到這一點，所以便以前面的設喻委婉表達自己的意見。

──承意觀色為勤。

《史記》以這句話描述淳于髡，意思是：他非常注意觀察別人的表情，以看出對方心裡想的是什麼。

──這是奴隸根性作風。自己認為對的事情，為什麼不以堂堂正正的態度進諫呢？

或許有人會如此批評。

然而，他是靠讀心術攀升的人，他的確也是奴隸出身，還能苛責他嗎？

有人把他介紹給魏惠王。引見兩次的結果，淳于髡一句話也沒有說。惠王於是以詰問口氣對介紹者說：

「你把淳于髡說成曠世賢人，可是，他連半句話都沒有對我說啊！」

介紹者遂向淳于髡問以原委，得到的回答是：

「第一次時，大王忙著要騎馬，第二次則在專心聽音樂。所以，我袛好默不開口啊！」

這位介紹者把淳于髡說的話轉告惠王。

惠王「哦」了一聲。第一次，剛好有人獻上一匹名馬，他確實一心袛想趕快試騎。第二次，則由於有一著名歌手來到，他因此急著想聽那人唱歌。所以，這兩次和淳于髡應對時，都是心不在焉的。

「難不成這個人有神通能力……！？」

大大錯愕的惠王於是再度接見淳于髡，與之連續暢談三天，十分欣賞其能力，並以懇切態度表示邀聘之意。

而淳于髡卻堅辭不就。事實上，他一生從未出仕為官。在齊國，他也袛是稷下學士而已，並沒有就任實際官職。

稷下之大學者、大思想家都是孤傲不合群的人物，絕非等閒之輩。個個自詡天下第一的他們，當然是相當難纏的。

而他們卻彼此相處融洽，愉快地享受百家爭鳴的樂趣。

之所以如此，最大的原因大概在於周旋其間的淳于髡善於調整人際關係，因而產生融洽氣氛。他的「潤滑油」功效，可謂發揮到極點了吧？

中國學術的精華部分，因稷下諸多學士百家爭鳴而誕生。由此觀點看來，淳于髡這個奴隸出身的讀心術高手，不是功不可沒嗎？

## ○二五走鋼索的人

「無驗之人不得投宿客棧，這是商鞅大人訂的法律。違反規定的人會受嚴厲處罰，所以我們不能讓你投宿啊！」商鞅等於是作繭自縛了。

※※※

姓公孫名鞅的這個人，由於後來成為商之領主，因而另名商君或商鞅。由於後者較為一般人熟悉，所以這個故事一開始就沿用「商鞅」之名。

商鞅係衛國人，據傳為衛公側室之子。年輕時代學過政治學的他，隨後成為魏國宰相公叔痤之執事。

（這麼有用的人實在很難找到第二個！）

公叔痤深深為商鞅才華之高而折服。

有些人喜歡把自己置於危地，以享受冒險樂趣。但其前提是不能使自己因而喪命。因為老命都丟了的話，其他還有什麼好談的呢？因此，越是冒險心強的人，行事越是慎重。喜歡飆車卻又不做仔細的行前檢查，不能稱作真正喜歡冒險的人。

商鞅就是由衷喜歡冒險的人。

他處理事情的手腕實在令人佩服，對事物的見解更是既透徹又正確。公叔痤以宰相身份向魏惠王進言之事，實際上都是商鞅出的點子。魏國國政遂在宰相之私人秘書商鞅手中運轉──這是事情的真相。

──我算什麼！？

商鞅有時會有如此感覺。自己想出來的事情全都成為宰相功勞，在這個情形之下，他能不自怨自艾嗎？

宰相由於私下僱用商鞅，所以能夠順利完成職務。正因如此，他絕對不會願意將商鞅推薦給國君。為此而不平的商鞅，因而屢次興起離去的念頭。

結果，他並沒有如此做。

因為他由宰相主治醫師之處偷偷聽到，重病在身的宰相餘日不多了。

宰相之所以沒有推舉商鞅就任要職，理由在於他認為後者的才華由他代替發揮，對國家的貢獻，實質上相同。他並不是想以此居功的壞心眼的人。

──我遲早會把你推薦給國君的，你再忍耐一段時期吧！

宰相多次以幾近懇求的口吻對商鞅說。

商鞅知道宰相終有一天會實踐這個諾言。但這件事情袛有等到宰相引退之時才能實現。實際上，引退時，宰相也袛有推薦商鞅一途而已，因為宰相一向之政治路線，完全出自商鞅指點。

宰相引退，不一定袛有「急流勇退」的理由。由於健康的考慮，也是極有可能的。宰相患了不治之症，這正意味著自己即將被推薦──商鞅想到此點而暫時不做出奔打算。通曉政治心理學的他，並沒有忘記事前該做的部署。

喜歡冒險的商鞅，同時也是深謀遠慮的人。

宰相果然病倒，魏惠王到他的府邸探望。國君到重臣府邸探病，往往袛在病情嚴重之時。

「萬一賢卿有個三長兩短，國政該怎麼辦？」惠王垂問道。

「我的秘書商鞅，雖然年紀尚輕，才華卻堪稱一流。我死後，務請大王起用此人，將一切國政交給他來處理。」宰相回答說。

因重病而面色憔悴、聲細如蚊的高齡宰相說這些話時，惠王袛以同情的臉色望著他。

看到惠王默不作聲，宰相於是又說：

「老臣尚有一事密奏，恭請大王叫隨從人員暫時迴避。」

剩下兩個人之後，宰相以低沉之聲說：

「倘若大王不欲起用商鞅，就一定要殺掉他。一旦此人出仕他國，對我國的影響將不堪設想。千萬不能讓他走出國境，希望大王切記這一點。」

「我明白了。」惠王回答。

在由宰相府邸回宮的途中，惠王感慨地對近臣說：

「老傢伙也夠可憐，他好像由於耄耋和病重，所以腦筋有點不正常了。叫我起用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年輕人，這不是開玩笑嗎？」

惠王似乎無意起用商鞅。另一方面，他倒尊重宰相意見，認為這個年輕人應該殺掉。

諸侯行徑，原就十分冷酷。

「稟報大王……」

一名御林軍將校跪在惠王面前說：

「宰相神經有所錯亂之事，在下也聽朋友說過。據他說，老宰相似乎把伺候身邊的商鞅錯認為是很早以前在府邸做事的一名青年。這名青年確實是個奇才，袛可惜英年夭折。老宰相由於老邁的關係，所以錯以為商鞅就是當時的這名青年……我的朋友還為老宰相的神志不清而嘆息不已哩！」

「哦……！？這是有可能的！」

聽到這名御林軍將校的話後，惠王決定不殺商鞅。既然是老宰相在神志不清狀態之下所說的話，就沒有必要濫殺無辜──他想。

這名御林軍將校名叫范差。

他向惠王說的這段話，實際上是出自商鞅的指示。

由於跟隨已久的關係，所以商鞅非常瞭解宰相的為人。商鞅相信宰相知道自己距離死期不遠時，一定會推薦他給國君，然而，什麼事情都要操心的宰相，定然會有附帶條件才對。

──如果決定不起用，就把他殺掉！

商鞅於是交代范差：

──倘若看出大王沒有意思起用我，你就向大王啟奏老宰相神志不清，所以把我誤以為是某人。

由於自己的機智而逃過危機──商鞅最喜歡享受這種冒險滋味。

※※※

商鞅是個很容易看破事情的人。他知道自己在魏國已不可能再有發展，因而到了秦國。實際上，容易看破事情就是深謀遠慮的結果。

孝公治世之下的秦國，正在致力於招聘優秀人才。帶著范差出奔的商鞅，由於和孝公寵臣景監攀上關係，因而得以就任要職。不過，他沒讓范差浮上枱面。

意圖在枱面上大大活躍的他，必須要有應對任何事宜的萬全態勢。范差就是做這項幕後工作的要員。

難怪老宰相公叔痤為之咋舌，商鞅的確是難得一見的政治家。

出仕於秦的商鞅，與出仕於楚國的同鄉前輩吳起有頗多相似之處。他們都是拿在中原先進地域磨煉的政治技術，在較落後地域大肆發揮並且成功的人。由於是外地人的關係，因而可以毫不顧慮當地習俗，也不用看名門豪族臉色，在這一點上，他們的情形十分相似。甚至在悲劇性生涯結局這一點上也很類似，袛是，商鞅在格局上較吳起更大。

商鞅可謂或多或少決定了中國之方向的人。因為秦國基業在他的手中完成，而秦始皇之所以能夠統一天下，完全奠基於此一遺產之上。

當時，各地小國已被淘汰，袛剩戰國七雄爭霸。由超級大國晉分裂而成的魏、趙、韓三國，呈現著制衡的對立之勢。

爛熟就是衰退。隨著先進國家的衰亡，屬於落後地區的秦和楚等，都往前跨一大步，準備爭取霸權了。

形勢之所以變成如此，原因之一在於楚國背後擁有廣大南方，秦則有四川、西北兩地，而這些都是開發潛力極大的地區。

雖然兩者狀況頗為近似，而楚卻失敗，秦則成功地一統天下，理由何在？

這一點正是由於吳起和商鞅的角色不同所致。吳起由於是兵法家的關係，所以一切以軍事觀點為重，而法家出身的商鞅則以法律為重。

法律乃是使國家營運機能轉化為目的的手段。法律一旦確立，縱使立法者不在，法律還是能夠有效運轉。

吳起死後，楚國的改革回歸為零，商鞅亡後的秦國，由於他一手創訂的法律依然活著，所以在改革上並沒有任何停歇現象。

商鞅著手的事業極其繁多，其中以立法最為重要。

法家以訂立法律制度為最高理想，但縱然有嚴罰主義、連坐制度、獎勵密告制度以及信賞必罰等措施，倘若法律不為人們遵守，終究也將無濟於事。

起先，人們根本不守商鞅制定的法律，連太子都持以藐視態度。

「老百姓不守法，是因為看到上面的人都不守法，因此倣傚的結果。現在我袛有拿太子來開刀了。」

聽到商鞅說這句話時，孝公嚇了一跳。

「這……這，你可要緩一些時候再說。」

「緩一些時候可以。實際上，由於太子是儲君，所以不便治罪。但太子之不是，罪在輔佐人員，這些人非受處罰不可。」

商鞅遂將太子傅公子虔處以割鼻之刑，同時將為師之公孫賈處以臉面刺青之刑。

執法何其森嚴！

從此以後，再也無人膽敢觸犯法律了。

拿太子身邊人物開刀的措施，對確立法律權威確實產生宏效，建立此一基礎的商鞅，其諸多改革遂能順利進行。

但商鞅好像忘記吳起因撤銷楚國王族的閒差而死於非命的教訓，他已成了太子身邊侍從人員怨嗟的對象。

老謀深算的商鞅，對任何事情的設想當然都很周到。他把始終不便浮上枱面的心腹部下范差，送到公子虔之處。

被割掉鼻子的公子虔，由於羞憤，後來一直閉門不出，絕不與外人接觸。其家僕傭人也全都離他而去，而范差卻在此時投效公子虔。

「每一個人都離我而去，你卻願意為我效勞，我實在感激你。」公子虔說。

范差伺候公子虔的態度可謂忠實之極。公子虔對范差給他的貼心伺候，確實心存感激。

（這個人夠可憐……）

范差深深同情他。公子虔是王族之一，倘若未受此刑，是國內響噹噹的人物。而且他是個難得一見的美男子。但在他那張標緻臉龐之上的秀挺鼻子已被削平，醜陋的傷痕令人不忍目睹。

范差是個容易動情的人，他看到真正有才華的男人就會傾心。過去，他是喜歡才華出眾的商鞅，因而願意為商鞅效犬馬之勞。商鞅喜歡冒險，他就在幕後擔任冒險工作的一部分。

「幹得好！范差！」

險些被魏惠王殺掉而倖免於死時，商鞅曾經欣喜雀躍地叫起來。范差當然為他慶幸。

由魏到秦，他再度為深謀遠慮的商鞅推動地下工作，到公子虔宅邸任管家。這個宅邸正在愁雲暗霧之中，相較於商鞅之意氣風發，公子虔過的是悲傷日子。對公子虔興起惻隱之心的范差，很快就轉變為喜歡上他了。

商鞅這段期間的活動相當耀眼。魏國將軍龐涓於馬陵敗於孫臏手下後，商鞅立即出兵魏國，除獲大勝外，更俘獲了魏國公子印。

「我當時應該聽宰相公叔痤的話，把商鞅殺掉的！」

據傳，魏惠王當時切齒扼腕地說了這句話。

商鞅遂受封於、商之地，並被列為秦國最高功臣。

──孝公歿後，商鞅的下場一定夠瞧的！楚悼王死後的吳起就是最好的例子！商鞅還能逃過公子虔一派的制裁嗎？

對商鞅不存好感的人們，都在背後說這樣的話。

年邁的孝公，近來健康情形頗為不佳。

危哉，商鞅！

而商鞅卻以置自己於這等危地為無上之樂。他享受的是，靠自己的聰明和機智，成功地脫離險境時的勝利感！

他把范差叫來問道：

「國君已是命在旦夕的人。你對公子虔的馴化工作進行得怎麼樣？」

「進行得很順利。日前，我把那件事情的原委說出來時，他還感激涕零哩！」

范差回答。這句話一點不假，他是據實報告的。

被處割鼻之刑後的公子虔，已等於是不存在於這個世上的人，全然不受國人理睬。而在這段時期裡，卻有匿名人士按季寄來數額龐大的錢款到他手裡。公子虔的生活可以說是完全依靠這筆錢的。

（這可能是我過去給予恩惠之人的回報吧？既然對方不欲人知，我就不必刻意去調查。這個人的名字總有一天會知道吧？）

公子虔說過這樣的話。

「我終於查出來了！原來這筆錢是商鞅寄的。他送這筆錢不是已有數年之久了嗎？」

范差在商鞅的指令之下，到最近才把這件事情說了出來。聽到真相時，公子虔感激涕零。但這並不是商鞅所期待的真正感激、以此忘懷前仇的眼淚。

──可惡到極點的商鞅，居然用這個方法羞辱我到底！

事實上，公子虔更加憎恨商鞅。

他並準備於孝公歿後，將商鞅碎屍萬段，並且誅滅其族，為此，他暗中糾合同道中人。范差明知此事，但並未向商鞅報告。

過度的法律至上主義，使商鞅沒有察覺出在范差心中產生的微妙變化。

袛要使公子虔感激涕零，由於此外無其他仇人，所以自己將能安如泰山──

商鞅這個判斷，實際上與事實有所出入。

孝公歿後，公子虔派人士立即提出「商鞅有謀反嫌疑」之控訴，捕吏因而前往逮捕商鞅。

商鞅倉猝逃出國都來到函谷關，但沒有一家客棧願意讓他投宿。

「無驗（通行證）之人不得投宿客棧，這是商鞅大人訂的法律。違反這個規定的人會受嚴厲處罰，所以我們不能讓你投宿啊！」

商鞅等於是作繭自縛了。

他一度逃入魏國，但由於魏國畏懼招惹秦，因此而被逐出。轉向自己的領地逃亡的他，企圖組織住民加以抵抗，結果終在秦軍圍攻之下，於黽池被殺。

這一次的遊走鋼索沒有成功，商鞅終於從鋼索上掉了下來。

秦國新王惠王將商鞅的屍體處以車裂之刑，以儆傚尤。雖然他的身體分裂成數塊，但他訂的法律卻活在秦國，成為中國統一之基石。

商鞅死於公元前三三八年。

## ○二六雞鳴狗盜

這人模仿動物叫聲可謂唯妙唯肖。他把手指放在唇邊發出來的聲音，果然和雞鳴一模一樣。附近一帶真正的雞，這時也紛紛發出司晨之鳴。

※※※

諸侯為了富國強兵而競相致力於網羅人才，居於其下的領主同樣致力於招募有能之士。其中最為有名的是有「戰國四公子」之稱的下列人士：

齊國田文，即孟嘗君

趙國趙勝，即平原君

魏公子無忌，即信陵君

楚國黃歇，即春申君

這些人都是小諸侯，因此，所招募到的人才也以格局較小者居多。以孟嘗君為例，其人雖為齊國王族，但由於齊國有稷下學士，因此，成為其門客的，儘是些二流人才。

※※※

提起孟嘗君之名，人們首先聯想到的是「雞鳴狗盜」這句話。

孟嘗君招募人才並不以第一流為絕對條件，亦不視其人品如何，袛要有「一技之長」即可。因此，竊盜高手或者擅長模仿事物的人，都在他羅致的範圍之內。

戰國時代，諸侯們在獎勵產業、修造道路以及交通運輸方面都不遺餘力。因此，旅行較以前更為容易，行走各地的商人或藝人，絡繹不絕。

實際上，這類人也擔任了傳達資訊之角色。

在各地傳佈的風聞，因此常被帶回國內，甚至傳入諸侯耳中。另一方面，大小諸侯無不大量驅使間諜至各地，用以蒐集情報，並且以此與民間傳聞對照，以測定其可靠性。

──孟嘗君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當今之世，無人能與之比肩。

秦昭王聽到這個風聞後，命令家臣道：

「設法聘請孟嘗君到我國來吧！」

雖然人才交流在當時已經相當盛行，但孟嘗君是齊國王族之一，聘請這樣的人到秦國來談何容易。孟嘗君本身也不可能輕易應聘。一旦來到秦國之後倘若遭到不測，不是要貽笑大方嗎？

這樣的時候，先送人質是當時的習慣。而且人質的份量是否足夠也是值得商討的一個指標。在立意之初就準備犧牲人質，這樣的事情也不是從未發生過。

秦國擬以涇陽君為人質，以此條件央請孟嘗君前來。涇陽君是秦昭王的舅舅。

但這次事件並未談妥。

齊湣王二十五年時，此議復起，結果，孟嘗君真的到了秦國。那是公元前二九九年之事。

秦國卻為如何安置孟嘗君的問題而議論紛紛。

──孟嘗君是真正的有能之士，應該重用為宰相，以期對我秦國有所建樹。

──不，孟嘗君畢竟與齊王有叔侄關係，成為我國宰相後，倘若暗中與齊勾結，該怎麼辦？

贊成與反對意見一時分為兩派，相持不下。

其中更有人以孟嘗君之生辰不吉為理由而反對起用。

孟嘗君的生辰是五月五日。

古代中國人普遍認為這一天是一年之中最不吉利的日子。陰曆五月為夏季之巔峰期，火氣格外強盛，而五日更是午日，運勢強而不吉。據傳，這一天出生的小孩，長大之後都會剋其父母。

孟嘗君出生時，他的父親曾經命令家人將他丟棄。

而他的母親卻偷偷養育他。

來到秦都後的孟嘗君，並不是無所事事地等待著秦王的旨令。他帶來的家臣團之中有一忍術高手。他命令此人暗中探查秦的廷議動向。

「情勢好像不利於大人──」

這名忍術高手做此報告。

倘若秦國決定不用孟嘗君，事情並不能夠就此了結。自己不用的人才，絕對不讓他人使用，所以要殺掉──這是戰國時代的慣例。

孟嘗君等於處在生死關頭！

間諜最後探出最壞的情報，原來昭王的決定是：

監禁孟嘗君一段時期，然後予以殺害！

孟嘗君這批人住的處所，已在秦兵監視當中。

現在如何是好呢？

在獨裁君主制度之下，任何事情都以王者一言而定，因此，上上之策是向君王哀求饒命。但這件事情要通過誰來做呢？

君王最會聽從的是什麼人的話？

調查的結果，得知昭王當時最寵愛一個叫幸姬的側妃，對她所說的話，他幾乎無所不聽。

這當然也是家臣團中情報專家的功勞。

「好，就由孔路去找幸姬吧！」孟嘗君命令道。

孔路是說服能力很強的人。他擅長的不是理論，而是以情說服別人。

※※※

「如果你送我白狐裘，我就向大王請求釋放孟嘗君。」幸姬對孔路說。

「好，我來想辦法吧！」

孔路回來報告時，臉上露出憂鬱神情。

白狐裘是天下再也找不到第二件的皮衣。這件皮衣集狐腋下部分之純白色毛製成。一隻狐身上的白毛袛有一小撮，因此，製成一件這樣的皮衣，需要上萬隻狐。

孟嘗君來秦時，曾經帶來一件白狐裘，但已獻給昭王正室。

幸姬在競爭心的驅使之下做此要求，也是女人心態使然吧？

但這不是強人所難嗎？

「這個東西天下找不到第二件，我們有什麼辦法呢？」

孟嘗君臉色凝重地搖頭。

「報告大人。我們日前獻給昭王的白狐裘還擺在宮廷倉庫裡。我去把它偷出來，怎麼樣？」

這時，有「狗盜」之名的偷竊高手開口道。孟嘗君家臣團員可謂人才濟濟。

「太好啦，你就試試看吧！」

「我以能為大人效勞為榮哩！」

這個人畢竟不是浪得虛名，果然成功地潛入戒備森嚴的秦宮倉庫，偷出日前呈獻的那件白狐裘。

孔路將這件珍寶獻給幸姬，經由後者在閨中向昭王說情，孟嘗住處之警備因而解除。

因枕邊細語而發出的指令，隨時都有變卦的可能。因此，行動非迅速不可。孟嘗君和家臣團連夜趕路逃至函谷關。過了這個地方後，就安全無虞。

函谷關位於現在的西安與洛陽的中間，當時是秦國的東關。過了此關，東方就是魏國的勢力範圍。

孟嘗君人馬俱疲的一行人來到函谷關，見到關卡時，門已關上。

關卡的規定是「聞雞鳴開門」，而此時天還沒亮。

秦昭王果然後悔釋放孟嘗君之事，於是立刻派出快馬部隊前往追回。

「追兵快到了！」

一行人中有一聽覺特別敏銳者。這個人把耳朵貼在地面後，向孟嘗君報告追兵將於半小時內到達。

「該如何是好呢？」

孟嘗君環抱雙臂，嘆息道。

這時，一名擅長模仿動物叫聲的人問道：

「讓守兵聽到雞鳴聲就可以，是不是這樣呢？」

「是啊，因為規定如此。」

「好，這件事情我來處理。」

這人模仿動物叫聲可謂惟妙惟肖。他把手指放在唇邊發出來的聲音，果然和雞鳴一模一樣。

附近一帶真正的雞，這時也紛紛發出司晨之鳴。

「公雞叫了，快開門吧！」

函谷關守兵揉揉惺忪睡眼，推開了大門。

雖然建立法律萬能、嚴罰主義體制的宰相商鞅已死四十年，但他所定的規則依然沿襲迄今。

聽到雞鳴之聲而不即刻打開關卡之門，守兵將會受到嚴厲處罰。

孟嘗君家臣團中不但有神偷及模仿動物叫聲的名手，更有偽造文書的天才。

關卡門打開後，要有封傳（通行證）才能過關。一行人所用的封傳，這個人早已準備妥當。

這是法律第一主義的一大漏洞。看到持有封傳時，守關官員沒有理由不讓這批人通過。

孟嘗君主從一行人遂順利通過關卡，走出秦國之境。

秦國追兵趕到函谷關，是孟嘗君一行人過關後不久的事情。

※※※

孟嘗君在回齊國的途中，到趙國拜訪了「戰國四公子」之一的平原君。

這和現在各地角頭偶爾彼此造訪，大約類似。戰國四公子都不是什麼高尚人物，實質上等於地方角頭。

趙國百姓聽到大名鼎鼎的孟嘗君前來，紛紛湧到路旁圍觀。庶民好奇是任何時代都相同的事情，在當時，接觸到新鮮事物的機會更是稀少。人們遂成群結隊一睹這位來自國外的名人風采。

湊熱鬧中的一名老百姓不經意地說：

「人們都說孟嘗君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物，我原以為此人必然相貌堂堂，現在一瞧才知道，個頭連我都不如嘛！」

這句話卻被孟嘗君聽到了。

「可惡的鄉巴佬，竟敢侮辱我。把這個村子的人全都殺掉！」

他大聲吼叫起來。

家臣立即一一從車上躍下，拔刀砍向村民。結果，村民不分老幼婦孺，全都成了他們的刀下亡魂。

──斫擊（以刀砍殺）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

《史記》中有此記載。

這是人神共憤的野蠻行為，戰國大夫不把百姓視為人的醜惡心態，於此完全暴露。

「士為知己者死」袛不過是好聽的話罷了，現實與此相去甚遠。

回到齊國後，孟嘗君被擢升為宰相，一時甚為春風得意。

「食客三千」似乎不是誇張之詞。袛是，這批食客在待遇上有等級之分。雞鳴狗盜之類人物住的地方叫做「傳舍」，三餐絕少有魚類菜餚。中級食客住的是「幸舍」，菜色之中一定有肉。高級食客住的是「代舍」，出入有車輛或轎子可以代步。最高級食客則被准許住獨立房屋。

但，孟嘗君在齊國的地位並非是屹立不墜的，秦和楚都知道，袛要他不居宰相之位，齊國國力就會衰弱，因而屢次進行中傷謀略。

齊湣王不但稱不上是明君，更是善妒者。

──齊國是因為有了孟嘗君，所以才穩定。

他連聽到這樣的風評都會生氣。

實際上，這風評是國際性謀略手段，用意在於刺激齊王。

由於與齊王不和，孟嘗君被迫下台。

垮台後，三千食客個個離他而去。最後，袛剩下一個名叫馮驩的人。

馮驩是個舌辯之徒，為使孟嘗君復位，確實用心施展智謀。

孟嘗君因而得以再度成為齊國宰相。

「既然復位為宰相，大人應該和從前一樣，廣為網羅食客才行。」馮驩說。

「要我把以前的食客召回？」

「是的。」

「看到我垮台就絕情地離我而去。現在聽到我復位，他們還好意思回來找我嗎？要是有人厚著臉皮回來，我還要當面吐他口水哩！」

孟嘗君悻悻然地說。

聽到這句話時，馮驩立刻從馬上下來，深深作揖，說：

「有生命者必死，這是一定的道理。同樣的，富貴之際人來，貧窮之時人去，不也是一定的道理嗎？就以市場為例，早晨時分的市場人多得你推我擠，入夜後卻人跡稀少。這並不是因為人們喜歡早晨而厭惡黃昏，而是市場袛有早上才有東西賣。大人失去地位後，食客離您而去，道理與此相同。您因此而怨恨有能之士，這樣怎麼能網羅人才呢？沒有人才，大人還能完成偉業嗎？」

「我知道了。」孟嘗君終於頷首。

事實上，齊王並不是再也不嫉妒孟嘗君。

不久，孟嘗君又與齊王不和。齊王遂企圖殺掉他。

孟嘗君聽到消息靈通的食客的報告後，立刻亡命至魏，並在該國被聘為相。

齊湣王死後，繼位的襄王與孟嘗君和解。

孟嘗君遂成為小領主，與諸侯為伍。他的領地是一個叫「薛」的地方。

薛在現今山東省滕縣東南。

《史記》作者司馬遷於孟嘗君活躍時代約二百年後，走訪薛地，並且有「該地風紀極惡，村裡子弟凶暴者居多」之記述。

這是因為孟嘗君召集的儘是天下俠客及雞鳴狗盜之輩，而這批人的子孫後來在該地定居的結果──據說，當地人以這樣的話語告訴司馬遷。

（請看貳．易水悲歌）

## 〈小說十八史略〉五大特色

### ◎經世活用古代人際學的深度探討，現代經營學的活用經典

日本人讀史貴在修身與活用，《小說十八史略》揭露中國權力遊戲的人性面貌，以深入歷史核心，直透人性深處的功力，將古代人際互動的事例作深入淺出的探討，處處震撼人心，發人深省，為日本現代經營管理與待人處世最重要的智慧來源。

───

### ◎切中人性披露人際權謀的心性百態，望穿歷史演繹的真實面貌

陳舜臣以小說體例撰述《小說十八史略》，析理出千古不變的歷史本質──互動消長的人性欲望，以切中事要的讀史快感，帶領讀者從人際學的切面判讀中國歷史，更深刻地掌握歷史事件背後的人性風貌，透視千百年來中國權力遊戲的核心關鍵。

───

### ◎民間觀點非官方說法詮釋歷史興衰遞嬗，具備人本史觀與生活智慧

《十八史略》來自民間學者曾先之的手筆，不談帝王的權力法則，而是以和生活最相關的人性為主題，來自民間，也關懷民間，成為民間吸收歷史知識的重要來源，為廣大的民眾傳遞以人為本的生活智慧，讓讀歷史除了從中學得角逐權力高峰的權術謀略外，還可作為立身處世的指針。

───

### ◎史綱提挈結合說書演義與歷史啟蒙，輕鬆讀竟中國千秋歷史

宋代學者曾先之撰述《十八史略》，原為採擷正史，以史略方式簡明地敘述中國歷史的初學者啟蒙書，在當時成為廣大民眾最重要的史學知識來源。陳舜臣掌握《十八史略》簡明提要與說書演義的特色，在去蕪存菁的歷史架構下，以深厚淵博的論史筆力，撰述《小說十八史略》，是迅速一窺中國歷史堂奧的最佳門徑。

───

### ◎小說風格小說體例暢談古今風雲人物，快意馳騁四千年歷史時空

《小說十八史略》著重以人性為切面探討中國歷史，透過陳舜臣穩重紮實、生動靈活的小說筆觸，更能將歷史人物的欲望意念、心理轉折、情緒起伏等歷歷描繪出來，隨著朝代的交替與權勢的起落，銘心審視中國斑斑史跡的古今意義。

# 《易水悲歌〔戰國─秦〕》

## ○二七鬼谷先生

「秦攻打魏之後的動向如何，實在是令人擔憂的一件事情。」鬼谷先生一語道破了蘇秦的來意。雖然已入耄耋之年，頭腦還是相當清楚。

※※※

鬼谷先生是來歷不詳的人物。

這個人以其居住地為名，真正的姓名沒人知道。

依據《史記》註釋，扶風池陽（陝西省扶風市）與潁川陽城（現在河南省登封市）兩地都有鬼谷之遺跡。此外，湖北省遠安縣及湖南省大庸縣也都有傳說中鬼谷先生曾經居住的場所。因此，這個人不但姓名不詳，連居住地也不明確。

實際上，這也難怪。因為他袛准人們以「鬼谷先生」稱呼他，一年之中的前半和後半分別在扶風和潁川度過，其間更常到各地旅行。

據說，鬼谷先生享年數百歲。

和一般人一樣，生於這個世界的鬼谷先生，日子一久，當然也進入老境。

他的銀髮垂到眼瞼上，馬尾似的長鬚則更垂到胸前。

「不久後，我大概連行動都不能如意了吧？」

一天，平常很少說無謂之語的鬼谷先生，突然以慣常的沉重聲音說了這句話。當時在一旁的數名弟子聽到了，不覺面面相覷。

在學塾上課時，老師在帷幕之後進行講述；對一般學生，則由資深弟子代老師授課──這是當時的習慣。因此，《漢書．董仲舒傳》才記載有「一些學生從來沒有見過老師的臉」之事。

鬼谷先生之第一、第二弟子分別是蘇秦和張儀。平時以代理方式對學生講課時，都由這兩個人擔任。

蘇秦於學成之後，為了尋覓仕途，踏上行遍諸國之旅。

輩分較低的張儀，在才華上卻遠勝蘇秦。

「你留在我的身邊吧！我很快就會沒有力氣講課，連別人說的話都聽不清楚，所以很需要你啊……」

在鬼谷先生的央求之下，張儀遂答應留在學塾。

一般將鬼谷先生列為「縱橫家」，從事權謀術數之研究。使用權謀術數乃以「天下」為舞台，因此，鬼谷先生之學問係以「天下」為對象。他講授的課目包含歷史、地理、風俗習慣、制度、經濟、人物等等。

年輕時候的鬼谷先生經常旅行各地，行萬里路以增加見聞，更奠定了學問基礎。年邁後，他以向商人或行旅藝人放貸旅費方式，要這些人將各地所見所聞說給他聽。這些人漫不經心的見聞報告，成了鬼谷先生發現其實質問題，用以分析或與其他資訊比較，以完成推論的資料。

張儀代鬼谷先生講課達數年之久。其間，師兄蘇秦曾經兩度返回學塾，向鬼谷先生請益。

蘇秦遊說諸國的結果並不順利。

他是洛陽人，因此，首先就近向周顯王推薦自己，卻未能如願以償。

這時的周王室袛有虛名，沒有實力，一切以格局為重，講究家系和經歷。周王身邊人士根本就不理睬出身貧賤的蘇秦。

他於是轉到秦國。

此時的秦國由於剛發生過商鞅事件，對外國人戒心極強，他的謀職企圖又歸於失敗。

蘇秦就是在無奈之下，回來向老師請益的。

「你到趙國遊說最為適宜，但你的個性和宰相奉陽君格格不入。那麼就到燕國遊說與趙結盟之事吧！」

鬼谷先生告訴他。

蘇秦聽從恩師指示，終於被燕文侯聘用。

※※※

「貴地乃名副其實之天府──」

蘇秦到每一個地方都以這句話開始他的遊說。

天府指的是，有天然要害屏障、物產豐富的富饒之地。

遊說家謀職，當然要說「我有辦法使貴國更為充實──」，千萬不可以說「貴國狀況實在堪憂──」。因為每一個人都有愛其鄉土之心，聽到有人批評自己的鄉土時，會起反感乃是一定的。

「如此天府，美中不足的是……」

蘇秦慣用的方法是先稱讚對方的土地，然後舉出需要改革的要點，並且展示自己在實踐上的才能。

對燕文侯遊說時，他使用的也是如下論述：

「貴國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北有易水，土地廣闊而武力強大，更有足以支撐數年之兵糧。而且貴國戰事之少，世所罕見，其原因在於有趙作為屏障，以堵秦之來襲。秦攻貴國，對之而言，必須在千里之外的土地交戰，而趙則僅在百里之內。倘若趙國企圖攻打貴國，不出旬日，數十萬兵馬將可直驅攻入貴國。」

先揀好聽的話說，而後以危言聳聽之詞，分析當前好景不可能永續不變──他用的是這一套。

──因此，燕國當務之急在於與趙結盟。

蘇秦以此強調燕國處境之危，並且力說唯有自己才能解除此一危境。

文侯聽後心裡發毛，遂起了擢用蘇秦之意。

「如果你能確保我國安全，我就讓你掌理國政。」

雖然秦王已將商鞅處刑，然而，他設置用以改革的機構仍然存在，國家因而日趨富強，遂成為戰國七大國中力冠群雄之超級大國。

蘇秦有一個極大野心。

那就是，將燕、趙、魏、韓、齊、楚六國以縱列隊形對抗超級強國秦。

這叫做「合縱」。

（我的野心不是僅僅成為一國宰相而已！）

蘇秦在心裡說這句話。他的野心是不能說給別人聽的。

鬼谷先生曾經告訴過他兵法家吳起的故事。據說，吳起的最大願望是一朝成為宰相，他並因此咬掉自己手臂之肉，對著母親發誓。

成為楚國宰相時，吳起可謂已達成願望。當一個人到了人生的巔峰期，往往會因自滿而在無形中向下滑落。在削減王族俸祿時，吳起應該要注意避免引起怨嗟，而他卻疏忽了這一點。這是爬升到頂點地位的人共通的毛病──因傲慢而疏忽。

鬼谷先生如此評論吳起。

（我不會像吳起那樣，成為一國宰相就得意忘形的。）

（我是不是以兼任六國宰相為目標？）

（哈！我的目標比這還要大，不過，暫時界定於此。……我還不以兼任六國宰相為滿足哩！）

蘇秦在心裡如此自問自答。

以合縱方法聯合六國，成為其宰相的目的何在？──打倒超級大國秦！達到目的後又該如何？──由六國一統天下！而統一者袛能有一個人。

這個統一者由六國中的某國君主擔任嗎？──其餘五國不會同意是很明顯的。解決方法應該是：由六國君主以外之人成為統一者──也就是成為皇帝！

（這個人不就是我嗎！？）

蘇秦至此已不需再自問自答。這是他發自心底的呼聲。

唯有曠世大英雄才有能力統一分裂五百年之久的中國！

──我不以武力達成這項偉業，而是要以智力完成！

想到這裡，他就情不自禁地昂奮起來。

他現在已踏出這項偉業的第一步。

奉燕文侯之命，以燕國使節身份前往趙國。燕、趙結盟是六國合縱之始。倘若連這一點都做不到，六國結盟便無法完成。

這是決定一生浮沉的重要工作。

對蘇秦有利的一點是，鬼谷先生提到個性和他格格不入的趙國宰相奉陽君，這時候已死。

燕國乃現在以北京為中心的河北省大部分。趙則位於其南方，橫跨河北省南部及山西省、河南省之廣大土地，屬於往昔超級大國晉之一部分，首都為邯鄲。

來到邯鄲的蘇秦，對趙肅侯展開遊說：

「秦國國力與日增強，在陝西之地覬覦東方已久，進逐中原之野心從未斷過。秦國企圖以各個擊破的方法，逐一制服諸國。然而，秦國再強，也敵不過六國聯合的力量。倘若分開比較，一旦秦、魏兩國交戰，秦將獲勝是顯而易見的。若秦、韓交戰，土地狹小的韓當然也不是對手，若秦、齊交戰，齊兵必然打不過秦兵。要是秦、趙交戰，我不得不說，在秦手下將持續不到一天……我這是就事論事，請恕我直說……由於秦國意圖將諸國逐一擊破，因此，防備秦國唯有諸國聯合一途。要做到這一點，第一階段以互為毗鄰且尚未相當友好之趙、燕兩國結盟，最為理想。趙、燕一旦結盟後，秦國無論怎麼強大，也不敢忽視兩國聯手的勢力。」

萬事以起頭最為重要。蘇秦鼓起三寸不爛之舌，卻也是頭頭是道。

「說的也是。」趙肅侯頷首道，「你說，我趙國袛要和燕國結盟，就絕不會受到秦國攻打，這件事你敢保證嗎？」

「我敢保證！」蘇秦斬釘截鐵地說。

※※※

遇到這類事情時，雖然沒有充分之把握，嘴巴還是要說絕對肯定的話──這一點蘇秦曾經受教於鬼谷先生。

趙、燕兩國結盟，是否絕對能夠防範秦國的侵略？憑良心說，蘇秦認為可能性袛有一半。

站在發動攻勢的秦國立場而言，趙的後方有燕，戰線將因此加長是事實。但，攻打敵地不一定要攻打到底，持續到一個階段之後，大可隨時率兵折返。

倘若中原之國是與楚結盟，秦攻打東方之際，就會有受南方楚國襲擊之虞。

事實上，有可能採取夾擊態勢之兩國結盟，對秦而言，確實較具威脅性，但像趙與燕這種在同方位一直線上的兩國攻守同盟，並不值得畏懼。

秦終於發兵攻魏。

位於趙之西鄰的魏，當然敵不過新興勢力秦。

（老天爺保佑！希望秦國不要攻打趙國！）

蘇秦在心裡向上蒼如此禱告。

趙、燕兩國結盟後，秦絕不敢對趙出手──他對趙王保證過這一點。

倘若秦趁攻魏之便，繼續東進而入侵趙，蘇秦就等於向趙王撒了一次謊。

蘇秦趕緊以向鬼谷先生習得的蒐集情報方法，探查秦國中央之意向。

綜合了一些情報，他發現秦國的計劃似乎是征服魏國後，繼續揮軍東征。

魏國之敗訊頻傳──蘇秦急得如同熱鍋上的螞蟻。

現在如何是好呢！？

每次遇到棘手問題，他第一個想起的是鬼谷先生。

（我還是回去向老師請教吧！）

於是他立刻由邯鄲趕赴洛陽之南。當時鬼谷先生滯留在河南。

鬼谷先生開設的學塾景象依舊，倒是蘇秦本身變了模樣。現在的他已非一介貧窮書生，而是身兼趙、燕兩國宰相的重要人物。袛是，他的臉上一點也沒有得意之色。

這是因為他一心恐懼趙被秦國攻打。

「你沒有變嘛！」

蘇秦對一名舊識學生打招呼。

「這是因為學塾和外界完全隔離的關係吧？」這名學生回答。

「張儀是不是還在擔任代課工作呢？」

蘇秦想起才華超出自己的同窗張儀，問道。

「不，張老師一年前就離開學塾了。」

「嗬……！？那學塾不是沒有好老師了嗎？」

「不。」這名學生搖了搖頭。

「這不是很糟糕嗎？招募新生會不會因此而受影響呢？」

「現在由鬼谷先生親自授課，所以不受影響。」

「唔，那太好啦！老師老而彌堅，這是好現象。」

倘若老師已經耄耋，那這一趟前來求助將是白跑。親自授課表示健康情形良好才是。

蘇秦進到裡面，見了鬼谷先生。

（老師年邁矣！）

這是他得到的第一印象。

「雖然我歲數已大，但，腦筋還是清楚得很，你放心吧！」鬼谷先生說。

「我很高興看到老師身體健康。」

「張儀離開後，我不得不親自授課。剛剛上了一堂天文課，搞得我喉嚨都啞了。」

「老師太辛苦了。」

老人家此刻說話的聲音的確有些瘖啞。他的腰彎得比以前更厲害，看起來蒼老了許多。

「秦攻打魏之後的動向如何，實在令人擔憂。」

鬼谷先生一語道破了蘇秦的來意。

雖然已入耄耋之年，頭腦還是相當清楚。

「我實在不知道如何是好。」

「你為什麼不設想最理想的狀態呢？」

「老師的意思是……」

「停止進軍，全軍歸還……秦國政府可不可能對遠征部隊發出這樣的命令呢？」

「這樣的事情當然不是不可能。而且這是最理想的狀態……」

「難道你不能動腦筋來策動秦國政府嗎？」

鬼谷先生若無其事地說。

## ○二八謀略學校

剛進來的鬼谷先生剝下他那又長又濃的白眉，出現一雙黑色淡眉。又伸手抓下自己的白髮，露出一頭黑髮。這個人不就是聽說正在各國流浪的張儀嗎？

※※※

「可是……」

蘇秦面露憂色。老師畢竟年邁，說這樣的話不正顯示出老得糊塗了嗎？

「你說你辦不到，是不是？」

「我是一度被秦國拒絕的人，所以不能再到該國。這樣，我還能策動秦國政府嗎？」

「你不能去？可以叫別人去呀！」

「別人？這般高難度的工作，除了我以外，還有人辦得到嗎？」

「你認為除你以外，不做第二人想，是不是？這個學塾過去不曾有過比你更優秀的學生嗎？」

「張儀……」

蘇秦喃喃地說出這個人的名字。過去在這個學塾的學生當中，比他優秀的袛有張儀一個人。

「是啊，你大可用張儀呀！」鬼谷先生說。

「用張儀……！？怎麼個用法呢？」

「張儀不是肯輕易聽別人使喚的人。一般人很難說得動他，袛有我知道方法。」

「老師，快把方法告訴我吧！」蘇秦急切地說。

「哈！哈！哈……」

鬼谷先生聲音沙啞地笑了。

「我知道張儀不輕易聽別人使喚。何況，聽說他現在的情況並不好。這不是難上加難嗎？」蘇秦說。

「正因為情況不好，所以你才有機會。如果是春風得意，他恐怕連見都不見你呢！」

鬼谷先生長眉毛下的一雙眼睛炯炯有神。

雖然張儀正處於懷才不遇的境遇下，但他絕未因此喪失自信。下面是一則有關他對自己充滿信心的著名故事。

到處遊說而尚未覓到仕途期間，他曾經有一段時期在楚國宰相府邸當食客。當時他的主子名望雖然不及戰國四公子，但府內有數十名食客是常有之事。

一天，宰相府秘藏的一塊璧玉失竊了。來路不明且狀頗寒酸的張儀被認為有偷竊嫌疑，並遭到一場鞭打，但他仍抵死不肯招認。

被打得遍體鱗傷的他，身上到處皮破血流。他的妻子哀嘆道：

「這都是你自己惹的。若不讀書遊說就不會受到這般折磨了啊！」

結果，張儀伸出舌頭說：

「你幫我看看，我的舌頭還在不在？」

「當然在啊！沒有舌頭，你還能說話嗎？」

「舌頭還在，我就不擔心了。」

張儀是以頭腦和口辯為武器的人。袛要這個武器還在，背上一些青腫根本不礙事！──他就是因為有充分的自信，所以不以挫折為意。

說服十分自負的張儀，當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鬼谷先生卻說，他願意在這方面有所指引。

「願聽老師高論。」蘇秦作揖說。

「我來通知張儀，叫他去請求你幫忙介紹仕途──」

「他會來找我嗎？」

「別人說的話，他或許不聽，但我說的話他不會不聽的。」

「張儀來時，我該如何呢？」

「你就盡可能地羞辱他。你不是初學者，羞辱別人的方法用不著我來教吧？……總之，他來求見時，絕不可立即接見他。讓他多跑幾趟後，你才以勉為其難的姿態和他見面，並且冷嘲熱諷，盡量讓他有受辱的感覺。」

「那麼他會怎樣呢？」

「受辱後，張儀當然會氣憤莫名，因而要在事業上與你為敵，如此一來，他會跑到秦國去吧！」

「他會真到秦國去嗎？」

「會去的，而且非去不可。」

「為什麼呢？」

「因為你身兼趙國宰相職。為了要報復你，他不到與趙為敵的秦，還要到哪裡呢？」

「張儀是個窮光蛋。才華再怎麼高，要是沒有相當的介紹人，怎能見到秦國的有力人士呢？要找介紹人，必須通過社交手段，而社交是要花大錢的呀！」

「這個錢要由你出啊！」

「什麼！？」

蘇秦露出訝異表情後，立即莞爾一笑道：

「老師是說用那個方法？」

「是啊！」

到底是名師高徒，他們在短短幾句話之內就完全會意了。

※※※

張儀因氣憤不過而出發前往秦是很有可能的事情。

籌措活動費用之事，他會暫時不管。船到橋頭自然直──這是他的想法。

此時，蘇秦派心腹部下，悄悄跟在其後。投宿客棧後，這名部下設法接近張儀，並且佯裝深為欽佩其才華，最後說：

──我來出錢吧！你的才華若被埋沒實在太可惜。為替天下蒼生著想，我願意成為你的後盾。

這名蘇秦的心腹，與張儀同行至秦後，不但予以金錢援助，更予以無微不至的照顧。

由於利用此人所提供的巨款，張儀得以在短短時日便爬到能參與秦國國政的地位。當然，金錢袛是使他得到機會而已，其後的高昇完全靠他自己發揮才華。

一天，給予他諸多幫助的這個人說，他的事情已經處理完畢，即將離秦。

──你為我出的錢，尚無法還給你。以我目前的地位，或許能為你做一點事情，作為報答。你要我做什麼，請儘管吩咐吧！

張儀一定會說出這樣的話。

這時候，這個人才誠惶誠恐地說出事情的真相：

──說實在的，這段時期的一切，全都是在主子蘇秦大人的指示之下做的。蘇秦大人認為鬼谷先生門下天分最高的您尚在逆境中，並為您尚未出人頭地而嗟嘆。他之所以羞辱您，完全是為了刺激您發憤圖強。而後，他命令我緊跟著您，給您一切支援。他這樣做，是不冀求回報的。

可以想像得到，張儀必然因此而深深感動著。尤其嘗盡人間辛酸的他，這份感動應該更為非比尋常。

──不求報酬。

縱然對方如此說，但若不有所回報，就有違為人之道，總要有表達謝意的具體行動才行。

這位恩人蘇秦，目前最冀求的是什麼？

作為六國合縱開端的趙燕同盟剛剛成立。但，倘若趙遭秦攻打，這項同盟將立即瓦解。

──使秦中止對趙的攻打計劃，對蘇秦的報答莫大於此！

有借必還──在這一最單純的道德規範之下，張儀一定會說服秦國執政人士，將討趙之兵撤回。

他是個「語言魔術師」，連白的東西都能說成黑的。將攻打趙國對己國不利的後果說給諸位大臣聽，並且使他們產生同感，這對張儀而言，應該不是難事。

「你明白我的意思沒有？」

對懷才不遇的人賣恩情，利用其才華防止秦國攻趙──這是鬼谷先生的苦肉計。聽完後，蘇秦無限欣喜地叫了起來：

「謝謝老師！」

跪拜叩謝後，他叫隨從把帶來的禮物搬進來，而後告辭歸去。

鬼谷先生站起來走向內宅。

鬼谷學塾屋內的甬道相當深長。一般學生亦被禁止進入內宅。除非有重要事情，否則連代課老師都不得擅自進入。

鬼谷先生步履蹣跚地走到甬道拐彎之處。轉彎之後，再走數步，他立刻將腰挺直，大步走過去。

甬道盡頭處有扇藍色門扉。門扉上的金色環扣看似厚重，但，鬼谷先生用一手就輕輕推開。

「有沒有被識破？」

房間裡傳出有人說話的聲音。

鬼谷先生徑直走進房間內部，坐下來說：

「蘇秦並沒有察覺到。」

「那是因為他心焦如焚吧？」

原先在房內的人說。

沒想到這個人和相對而坐的鬼谷先生的長相是一模一樣，活像一對雙胞胎兄弟！

剛進來的鬼谷先生把雙手放到兩邊的眉毛上。接著，他那又長又濃的白眉被剝下來，出現一雙黑色淡眉。之後，他伸手抓下自己的白髮──原來這是假髮──並露出一頭黑髮。

這個人不就是聽說正在各國流浪的張儀嗎！？

「我特別注意說話的聲音。」張儀說。

「因為你練習過一段時間，所以我相信模仿得很像，但另一方面也是蘇秦心神不定的緣故吧！總之，你好像要開始走運了。」

原先就在房裡的老人說。原來，他才是真正的鬼谷先生！

「都是老師指點有方。」

假扮鬼谷先生的張儀作揖說。

※※※

鬼谷先生聽到蘇秦來訪，立刻叫張儀假扮成他。

他這樣做，為的是想利用這個機會，為張儀謀求出路。

張儀唯一欠缺的是尋覓介紹人所需要的資金，用這個方法就可以讓蘇秦出這筆錢。

讓兩名高徒互相競爭，鬼谷先生或許有這個意思吧？

「蘇秦推動的是合縱之策，張儀，你就推動連橫之策吧！」鬼谷先生正色道。

合縱之策是六國以結盟態勢對抗強秦。與此相較，連橫之策是秦與六國分別締結和盟。在這個情形之下，超級大國秦對六國中的任何一國都居於優勢，所以，可說是一種各個擊破的策略。

因此，主張連橫的張儀，最大的任務在於切斷「燕──趙──魏……」之縱線聯繫，而主張合縱的蘇秦則與之相反，必須致力於切斷秦與諸國橫線聯盟。

鬼谷先生的兩名高徒，這會兒要以天下為舞台，展開虛虛實實的謀略戰了。一對同窗學友此時成為正面對手！

「中國為了謀求統一，除連橫外，更無他途。」張儀說。

「這話怎麼說？」

「連橫的結果，秦成為天下之主，中國因而得以統一。在合縱之下，六國都是一地之主。縱使六國因結盟而滅秦，之後又是勢力相近的六國為爭奪霸權而彼此展開爭鬥，戰爭將無停止之日。戰亂應該早日結束的。」

「張儀，你的觀察力不夠透徹。」

「願聽老師指點。」

「蘇秦的企圖在於兼任六國宰相，而宰相取代國君之事並不稀罕。晉如此，齊亦如此。」

「那……蘇秦他……！？」

「是啊，他志在成為天下之主。」鬼谷先生說。

「這不是僭越嗎？」張儀呢喃著說。

「我說張儀啊，你的才華確實高過蘇秦。但蘇秦有極大野心，這一點他比你強……依我看，因連橫而造成秦國統一天下，其可能性大約十之八九；因合縱而蘇秦取得天下，其可能性則袛有一兩成。但蘇秦以這麼小的可能性作賭注，你千萬不可因此而輕視他，知道嗎？」

鬼谷先生寵愛的不是充滿野心的蘇秦，而是確實身懷才華的張儀。

（老師教我如此做，莫非另一方面也讓蘇秦以為老師較偏愛於他……？）

謀略學高材生的張儀，說不定會有這等懷疑。鬼谷先生為消弭這個疑惑，所以不由自己出面，而讓喬裝的張儀對蘇秦說出這個秘策。

「我知道了。讓蘇秦之輩成為天下共主，將是萬民之大不幸。我一定要讓合縱政策無法得逞。」張儀說。

「不過，讓秦停止對趙出兵之計劃，這一點你非做到不可。你們兩人的競爭，在此之後才可開始。」

「是的，遵命。」

「那你就去吧！」

張儀當天出發。一切都在計劃中進行。演戲的人確切明白自己的戲份，因而絕無穿幫之虞。

## ○二九車裂之刑

將左右手腳分別綁在兩輛馬車車輪上，然後一聲令下，兩輛馬車分別往左右兩面駛去，受刑人的身體在剎那間就被撕裂為二。

※※※

──先死的人吃虧。

這是《史記》作者司馬遷對張儀和蘇秦的見解。

有同窗之誼的這兩名謀略家，手段之毒辣似乎不相上下。他們生前的事跡常被混淆不清，袛是，活得較久的張儀，把自己的一些惡行統統推諉於先死的蘇秦，因而佔了便宜。

蘇秦以其舌燦蓮花，一度成功地造成六國合縱，並兼任六國宰相，可謂躥紅到極點。

他「先稱讚後威脅」的那一套，著實易於奏效。此外，他的巧妙言辭，的確攫住了諸侯的心。

舉例而言，對小國進行遊說時，他一定以「寧為雞首，勿為牛後」為警句。這句話的意思當然不用多說。

「說得甚是。」

韓惠宣王就是有感於這句話，拒絕服從秦而贊成合縱。

以秦為盟主的連橫之策和以對抗秦為目的的合縱之策，為了爭得天下霸權，展開了一場惡鬥。

由於是同門之爭，所以彼此對對方所使的手段，都很瞭解。正因為如此，惡鬥情形更為熾烈。袛是，學生時代成績較為優秀的張儀，在謀略術數上也略勝一籌。

張儀攻擊的目標是敵手蘇秦在人性上的弱點。

蘇秦在就讀鬼谷先生學塾時，就有容易得意忘形之缺點。稍微被人稱讚或略有成就，他就忘了自己是誰。

爬到兼任六國宰相的地位後，他果然得意忘形起來。「得意忘形」從某個角度來解釋，是渴望顯耀自己的存在。

一般而言，自我顯示慾強的人，對同儕都相當倨傲。同儕之間理應彼此客客氣氣，而這類人卻喜歡以高人一等的態度對待別人；對上位者，則常常擺出平起平坐的架勢。

兼任六國宰相期間，他曾衣錦還鄉，並以千金施予同族及舊友，來顯耀自己。

以現在北京為領地的燕國國君易王，有位令人搖頭的母親，原來她是少見的喜歡玩弄男人的女人。守寡且已徐娘半老的她，看到男人就情不自禁地想要勾引。

國君之母對蘇秦而言，是居上位的人。他理應恭敬對待，對方卻對他頻送秋波。容易得意忘形的他，於是以和她狎近來顯示自己身份之不同。

這是無聊之極的事。

「人生本來就是一齣戲，有何不可呢？」他用這句話自我解嘲，擺出和自己主君之母非常狎近的樣子。

人們喜歡說閒話，是任何時代都有的事。

──蘇秦和王母有曖昧關係。

這件緋聞很快傳開。

蘇秦是成熟力壯的男人，而王母則為半老徐娘──說兩人有曖昧關係，簡直是笑話，誰會當真呢？

蘇秦不以為意。

謠言卻越傳越厲害。

原來這是他的敵手張儀在幕後統籌操縱的。

一般緋聞可以區分為兩種：一種是聽到時令人莞爾一笑，另一種則是聽到時會興起齷齪感受。初期屬於前者的蘇秦與燕王之母的謠傳，後來逐漸變質為後者。

──蘇秦是個調情能手。他有兩枚舌頭，分別在身體的上面和下面。其中，下面的一枚大到令人驚嚇的程度。

謠言內容越傳越變質乃屬必然。後來變成這種猥褻謠傳，原來也是張儀一手操縱的。

──蘇秦用下面的武器奪了王母之心，不久之後，大概要用上面的武器奪去君王之國吧？

謠傳演變成如此，還能等閒視之嗎？

不管真相如何，已不能坐視不管，非好好處理蘇秦的問題不可──燕王開始有了這個念頭。

（對待蘇秦，該如何是好？）

燕王就這個問題，暗中與近臣商議。

臣屬如此不敬誠為大大不該，應予處斬──有人提出這樣的意見，不過，這樣的人袛佔少數。雖然蘇秦目前住在燕國，但他是六國合縱的主導人物，若處分他，有可能引起重大國際問題，這將會使弱國燕的國運受到左右──大多數人持的是這等慎重態度。

這項會議當然是秘密進行，絕不讓蘇秦知道。但謀略家蘇秦不可能不在國君身邊佈置眼線，他很快就得到這項情報了。

（還好這次是慎重派佔多數，但下次會如何就不得而知。我的處境不是很危險嗎！？）

蘇秦開始有所思索。

自己為何落到如此危險地步？

他知道原因在於惡意中傷。但，謠傳是自然發生的嗎？倘若這是人為的……

蘇秦畢竟是謀略長才，他很快想到幕後會有張儀操控的可能性。

倘若謠言是以繪聲繪影的形態自然膨脹，就不值得擔憂，但如果背後由張儀主導，陷害程度絕難預測，自己的處境誠可謂岌岌可危。

（如果是張儀在操縱，那我就沒有希望了，非趕快離開燕國不可。但我絕不甘心就這樣夾著尾巴逃走。）

他決定演完一齣戲後，才離開燕國。於是悄悄謁見燕王：

「燕國最大之憂患乃南方之齊。燕之安全唯有使齊國衰弱才有保障。我這就到齊，讓該國國力弱化吧！」

「那是求之不得的事情。你用什麼方法呢？」

「我要建議他們推動軍事以外的大事業。這個事業包括土木、建築等。由於財政負擔過巨，齊國國力一定會弱化的。」

「可是，如何說服齊王呢？」

「我到齊國去。」

「什麼！？你要離開燕國……？」

「是的。……不過，要是我大大方方地離開燕，齊王必定認為我的建議乃出自燕之唆使，事情便難望成功。因此，我必須佯裝犯了大罪、畏罪逃亡的樣子。剛好國內正在盛傳有關我的莫名其妙的謠言，我就以此為由逃亡吧！」

「這……」

燕王含糊其辭地說。

蘇秦便從政治舞台跌落下來，因離開燕而得以保全一命。

（怎麼樣，張儀！？我不會那麼簡單就被你撂倒啊！）

他用昂然的口氣，在心中對不見形影的敵人說。

合縱政策主導人物的蘇秦，到齊國後，也被重用為宰相。

由於張儀致力破壞，合縱結盟近來已產生極大裂痕，燕與齊之間的鴻溝逐漸加深。

燕、齊反目，乃是張儀的策謀。蘇秦利用這個宿敵的成果，由燕跳槽到齊。不受燕歡迎的人是自己的同志──齊國人普遍有此觀念。

不久，宣王歿故，齊國舉行極隆重的葬儀。這是因為蘇秦對新即位的湣王做如下進言：

「為了闡明孝道，以及向諸侯顯示我國國力，葬儀非極其盛大不可。」

（蘇秦果真有所發揮嘛！）

聽到齊國舉行空前隆重之國君葬儀時，燕王暗自竊喜。

蘇秦的目的在於藉此整理一番鬆弛了的六國合縱。因為六國合縱在宿敵張儀的策謀之下，不但變得鬆弛，更有瓦解之跡象。

為此，蘇秦確實花了不少心機。

秦國國力越來越強大。

其餘六國都算勢小，但楚和齊還稍具局面，兩國必須成為合縱之中心。

楚國也有人強力主張與齊締結友好關係，認為這是當務之急。這批人以屈原為代表。

屈原曾以楚國使節身份，親自到齊，為增進楚、齊友好關係而有所努力。

蘇秦棄燕到齊，以及屈原出使齊國，《史記》上都有記載。由於發生在同一時代，且屬外交事宜，因此，這兩人在齊一定碰過面。而正史卻無詳細記述。

屈原之楚齊友好和蘇秦之合縱，在利害關係上有其一致之處。因此，此二人甚至可以說是同志。但他們在性格上好像格格不入。為人嚴謹的屈原不屑與以耍弄謀略為能事的蘇秦成為搭檔，在他眼裡，蘇秦是和張儀屬於同一類型的奸詐人物。

這兩個人雖然有共同目的，卻彼此迴避──事實似乎如此。史書因而沒有事跡可以記載吧？

蘇秦變得心焦氣躁。張儀的計謀不斷地針對他而來。由於同門出身的關係，蘇秦對此知之甚詳。

蘇秦隨時都有被人跟蹤的感覺。因此，他留意自己的週遭到了幾近神經質的程度，絕對不讓來歷不明的人物接近自己。僱用人時，一定要查明對方過去的人際關係，任何有可能受張儀指使的人，他一概不用。

這個情報當然會傳到秦國的張儀耳朵裡。

「事情好像越來越難辦了。」

聽到弟子說這句話時，張儀卻笑道：

「這是誰說的！？事情越來越好辦呀！」

「怎麼說？」

「蘇秦變得對我過分在意。他由於精神緊繃，腦子裡袛有我這個人的存在……他好像忘記齊國有些大臣正企圖挖他牆腳的這件事。」

「說的也是。」

師徒間不必多言，簡單幾句就能會意。

他們所說的「事情好不好辦」，指的是派刺客謀刺蘇秦的計劃。

身邊戒備森嚴，當然使謀刺之事難以實現。但對方集中精神以張儀為戒備對象，殊不知因此會在其他方面有所疏忽。

在齊國身為「外來人」，卻甚得國君信任，對於這一點，大臣及諸卿中，已有人表示不滿，並產生嫉妒心理。

（你們這群鄉巴佬算什麼！？）

以天下為活動舞台的蘇秦，壓根兒瞧不起齊國大臣。要是有人企圖謀刺自己，那除了是和自己同樣以天下為活動舞台的張儀外，絕不可能會有第二個。對蘇秦而言，以生命為賭注去爭取齊王寵愛，是根本不值得做的事情，但大臣中會有人以此賭命。專注於張儀並以之為目標的蘇秦，似乎忘了齊國政客的存在。

張儀所謂的「好辦」，乃是指蘇秦有這方面的疏漏。結果，他並不由自己派出刺客，而是暗中煽動這些大臣，讓他們派人行刺蘇秦。

一名刺客在傭人內應之下，潛入府邸，刺殺蘇秦。

「哎喲！……」

蘇秦用手按著胸部呻吟。

雖然凶刃並未刺及心臟，但大量出血是無法避免的。諷刺的是，由於戒備森嚴，所以醫生拖延了一段時間才得以進入內宅，因而延誤了急救時機。

齊王親自探望奄奄一息的蘇秦。

這不是普普通通的探望。蘇秦是掌理國政的重要人物，對之無限信任的齊王，期待的是在他撒手西歸之前，能夠聽到一些有關國政的建言。

「我有將與齊為敵的黨徒一網打盡的方法……」

蘇秦喘著氣說。齊王移動上身靠近蘇秦。他前來探望，為的就是要聽這句話。

「行刺於我的，就是企圖破壞合縱，使齊國滅亡的不法之徒……我要大王逮捕刺客……」

蘇秦喘氣喘得越來越厲害。

「怎樣才能逮捕到刺客呢？」

「我死後，把我的屍體在市場處以車裂之刑……」

「什麼！？……車裂之刑！？」

將左右手腳分別綁在兩輛馬車車輪上，然後一聲令下，兩輛馬車分別往左右兩面駛去，受刑人的身體在剎那間就被撕裂為二。「車裂」指的是如此殘酷之處刑。

「人死後還怕什麼痛呢！？大王不用有所顧慮，儘管把我處以車裂之刑吧！然後以佈告告知人民說：蘇秦乃燕國派來之奸細，從事顛覆齊國之地下活動，因而處以此刑……」

「這樣做的目的是什麼！？」

「我以叛徒身份被處刑後，行刺我的人為領取獎金會馬上出面到衙門，逮捕這個人後，加以拷問，一定會查出企圖不利於齊國的地下組織！」

「我知道了……」齊王頷首道。

蘇秦於片刻後斷氣。

齊王依照蘇秦的建議，將他處以車裂之刑後，以佈告告知人民其為叛徒。結果，刺客果然出面，被逮捕拷問後，一干人遂被查出而悉數被處死刑。

但，蘇秦最大的願望未達成，他的目的在於肅清張儀之黨羽，但結果卻扯不上這條線──行事慎重的張儀本來就是在別條線上進行這項工作的。

## ○三○投身汨羅江

「世人皆濁我獨清，世人皆醉我獨醒──我是因此而被流放，來到此地的。」「既然世人皆濁，您為何不一起濁；世人皆醉，您為何不一塊兒醉呢？」

※※※

楚國王族有昭、屈、景三姓。

統治王族乃國政之本，擔任這項事宜的大臣叫做「三閭大夫」。

屈原係屈姓王族，曾經擔任三閭大夫要職。

但屈原與其說是政治家，毋寧說是個詩人。他不是那種能施展政治手腕疏通反對派或與之妥協的人。他非常正直，有其剛正不阿、擇善固執的一面。

在秦國的策士張儀，已將謀略之手伸向楚國。正直的屈原在這樣的環境下置身於楚國政界，是極不幸的。

「他是個絕不示弱的人，看起來很難纏。」

派至楚國的間諜如此報告楚國重臣屈原的作風時，張儀卻莞爾一笑，說：

「誰說難纏？這樣的人反而容易對付啊！」

越是耿直的人，越容易以謀略誘其上當。因為這樣的人作風剛直，袛朝前看，所以，袛要略施小技，就能將其扳倒。張儀根本未把屈原視為強勁對手。

屈原則由衷厭惡張儀這類詭計多端的人。

──張儀是飽學之士，同時也是才華出眾的人啊！

聽到這等讚美之詞時，屈原每次都搖頭說：

「縱使學富五車，智力超人，但盡以玩弄策謀為能事，這樣的人我非常討厭。大丈夫做事應該光明磊落啊！」

屈原不但看不慣張儀，對張儀所出仕的秦國也非常厭惡，這是因為秦國起用大臣或將軍時，袛重才華而不重人格的緣故。

楚國要人分為兩派。一是親秦派，另一是親齊派。

由衷厭惡秦國的屈原，當然屬於親齊派。

「秦乃超級強國，親秦政策無異屈服於秦。與之相較，齊之國力與我國不相上下，與之結交可以保持對等關係。我國當然無法單獨與秦為敵，所以，與齊結盟，應該是權宜之計。」

屈原如此主張。

事實確是如此。袛要楚齊緊密結盟，強秦斷然不敢對兩國出手。倘若企圖攻齊，會有背後受楚偷襲之虞。同樣，企圖攻楚，齊亦隨時會有發動突襲之可能。

──這樣的事情絕不能讓它發生！

一代策士張儀，當然會為破壞楚齊同盟而傾其全力。

首要目標在親齊派巨頭屈原！張儀斷然決定了這個方針。

方針既定，他立刻展開「黃金策略」。

用銀彈攻勢將對方重臣一個一個收買──張儀這項工作做得非常徹底。資金豐富，且在細密的諜報活動之下，對楚國國情瞭如指掌，因此，目標清楚而彈無虛發。

楚懷王不是聰明人，這一點更使張儀容易推動工作。懷王溺愛一個名叫鄭袖的女人，大小事情都聽從於她。張儀的收買工作，甚至也到了這位國君寵妃的頭上。

親秦派巨頭是居上官大夫職位的靳尚。屈原和靳尚在宮廷的官階屬於同級，兩人向來水火不容。

──袛要有屈原在朝廷，你的地位是不會安泰的！

張儀悄悄派人給了靳尚這個忠告。

──可是，屈原才華出眾，權勢也大，要扳倒他談何容易！

得知靳尚如此回答之後，張儀又派人對他說：

──你必須針對他的缺點，以他那不輕易與人妥協、動輒得罪人的性格為攻擊目標！你袛要登高一呼，一定會有許多人起而附和！懷王就會第一個響應啊！

（對！國君對屈原確實也不大「感冒」──）

靳尚若有所悟地自言自語。

屈原不似其餘家臣對待國君極盡阿諛之能事。他對國君，以強硬態度進諫的時候居多。因此，一向不英明的國君對他確實有些反感。

──國君最大的企盼是建立自己的威望，將國政上的建樹完全歸功於他。你就利用這一點吧！

以遙控方式操作的張儀，最後給了這個具體進言。靳尚於是向懷王上奏：

「這次訂定的法律確實顧慮周詳，堪稱明智──屈原卻說這完全是他的功勞哩！」

楚國一切法令，都由國內文筆最佳的屈原起草乃是事實。但懷王聽了靳尚的奏言後，甚為怏怏不快：

「雖然起草的是屈原，但法律是在我的授意之下訂定。屈原如此大放厥詞，難道就不把我放在眼裡嗎？」

懷王遂逐漸疏遠屈原。

──既然主張與齊修好，你就到齊國去做外交工作吧！

懷王以此為藉口，命令屈原使齊，以達到將他趕出朝廷之目的。

※※※

屈原離開後的楚國，對張儀來說，就是可以隨心所欲料理的對象了。於是他親自來到楚國，對懷王說：

「秦視齊為眼中釘。倘若楚、齊斷交，秦願意奉贈商、於之地六百里，以為謝禮。」

商、於之地在陝西省，是過去商鞅受封的土地。庸愚的懷王未能看出這是騙局，因貪念而接受張儀這一美麗的謊言，斷然與齊絕交。

張儀因而順利地破壞了使秦芒刺在背的楚、齊友好關係。

事後，懷王派遣使者到秦，要求依約給予六百里土地。

「六百里？你們沒有搞錯吧？我答應懷王的是六里，怎麼變成六百里呢？……我不可能說出六百里這種離譜的數目，這一點你們用常識判斷也知道嘛！」

張儀厚顏無恥地對使者說了這樣的話。

聽到報告時，懷王著實怒火攻心。

「可惡的傢伙，竟敢誑我！」

他於是下達動員令，派兵直驅秦國。而早就料到這一點的秦，在丹水與淅水之間迎擊楚軍，不但擊潰八萬楚軍，更俘獲將軍，進而佔領楚地漢中。

「我要跟他們拼到底！」

不願認輸的懷王繼續動員，派兵攻到藍田。這已是明顯的意氣之爭。但戰爭不是光憑意氣就能打贏，何況這是弱肉強食的戰國時代。當楚國正因意氣之爭而疲憊不堪時，突然又冒出了魏國軍隊，乘虛攻打楚地鄧。

楚袛有撤回軍隊一途。倘若同盟關係還存在，齊這時候應會派兵前來救援才對，既已斷交，這便是冀求不得之事。

在張儀指導之下的秦國謀略，可謂考量周詳。換句話說，秦並未對楚窮追不捨。若逼人太甚，楚說不定會不顧顏面，向齊乞罪恢復同盟關係。萬一發生這樣的事情，秦反而會因此蒙受不利。

秦對失意中的楚懷王表示好意：

──我們把佔領的漢中之地歸還貴國吧！

未料懷王並不對此表示感激。他在賭氣之下說：

──我不要土地。你們把欺騙我的張儀交給我吧！我要將他凌遲處死。

「張儀，這該怎麼辦呢？」秦昭王問張儀道。

「我到楚國就是了。」張儀當場回答，「犧牲臣屬賤軀，就能保留廣大漢中之地，我是死而無憾的。」

「懷王不是好惹之輩，到楚國後，你會被他凌辱至死的。」

「他會不會把我凌辱至死，大王慢慢看就是了。」張儀回答。

樣子看起來似乎充滿自信。原來他已想好下一步棋，並且有所部署了。

他通過上官大夫靳尚，把下面這個消息傳到懷王寵妃鄭袖的耳朵裡：

──張儀乃秦國寵臣。秦國為拯救張儀一命，正在物色全國第一美女。選拔絕代佳人的目的，當然是獻給楚國，用以贖回張儀。你不在乎這樣的美女來到大王身邊嗎？

鄭袖已年近三十，在當時，這是「徐娘半老」的年紀。雖然她對自己的美貌很有自信，但姿色漸退乃是事實。倘若懷王移情於別的女人，這如何是好？由秦舉國篩選的美女，在姿色方面一定會比自己強上許多倍。倘若大王迷上她，該怎麼辦？

──及早釋放張儀，這位秦國美女就不會來到。

她一下子就相信了靳尚的話，因而聲淚俱下地向懷王哀求：

──惹怒秦國的結果，楚國前途實在堪慮，遲早會遭秦報復。大王不如現在就讓我離開楚吧，不然，請大王釋放張儀，以免後患無窮。

「好，好，我聽你的話，釋放張儀就是啦！」

窩囊的懷王果然聽從鄭袖的話，在釋放張儀的命令上簽字。

由於與齊斷交，這時已歸國的屈原，即刻進謁懷王：

「難道大王忘了張儀帶給我國的苦難！？這樣的人怎麼可以輕易釋放呢！？」

聽到屈原說這句話時，懷王果然後悔了：

「對！快派兵把張儀追回吧！」

在緊急命令之下出動的士兵空手而歸。因為機警的張儀日夜兼程，早已越過楚界了。

※※※

秦之策謀絲毫未嘗鬆弛，懷王在對方收放自如的翻弄之下，被耍得不知所措。

張儀暗中派出的謀略人馬，收買工作進行得更加徹底，懷王身邊已是清一色親秦派人物。

唯有屈原一人始終是持反秦原則。他過的是孤軍奮鬥的日子。由於為人耿介，不易與人妥協，所以，沒人同他站在同一陣線。

──屈原不是會被收買的人。

做此判斷的張儀，獨未對屈原進行收買工作。

──願把秦國公主獻給大王，以締結秦楚和約。有關細節，尚請大王前來敝國一敘。

秦國派使者前來傳達此意時，懷王不顧屈原的猛烈反對，決定前往。在張儀的部署之下，楚國在外交上已完全孤立，因此，懷王格外重視秦國這項提議。

在宮廷召開會議時，列席人員大多為親秦派人物。其中，懷王幼子子蘭更是極其熱心的親秦論者，對父王前往秦國之事極為贊成。

懷王到秦後，卻被扣留。

以國君為人質，要求割讓領土──秦採取的是如此卑鄙的手段。對此，楚卻無可奈何。由於外交的失策，楚已無任何同盟國，以單獨之力抗秦，無異以卵擊石。

懷王在秦去世後，由長子頃襄王繼位。

宰相為子蘭，因此，楚國國政仍然採取親秦態度。

被放逐的罪人屈原，蓬頭垢面地來到長江江畔徘徊。這時的他骨瘦如柴，一臉憔悴。

「咦！？您不是三閭大夫嗎？怎麼來到這種地方呢？」

在江邊遇到的一名認出他的漁夫，如此問道。

「世人皆濁我獨清，世人皆醉我獨醒──我是因此而被流放，來到此地的。」

「既然世人皆濁，您為何不一起濁；世人皆醉，您為何不一塊兒醉呢？」

「哈！哈！……」屈原發出空洞笑聲，說：「這樣的事情我做不來。要我這樣，不如讓我死去，還來得稱心。」

屈原遂於汨水與羅水交會處的汨羅江懷石投江。他被視為遺書的詩作稱為〈懷沙〉，取意：懷沙石投江。

後世人憐惜屈原之志，為了慰藉其冤魂，於他自殺的五月五日這一天，以盛米竹筒投入江中，作為供物。這就是粽子的起源。

屈原一生抵抗強秦，絕不與之妥協。

中國人每當受強國壓迫時，一定會想起屈原。他可說是抵抗精神的化身。

失去抵抗中心人物的楚國，後來走的是向秦奉承的屈辱外交路線。但這並非拯救楚國之道。領土不斷遭到蠶食後，楚終於在屈原死後數十年，為秦所滅。

## ○三一同門弟子

倘若知道作者是當代人物韓非，秦王很有可能邀請他到秦致仕。韓非要是欣然前來，不就成為我的強勁對手嗎？──李斯如是想著。

※※※

趙國人荀子年逾五十始與齊國稷下學士為伍，後來赴楚，居於蘭陵。

提起荀子，一般的人大多袛知道他是強調與孟子「性善說」相對之「性惡說」的學者。實際上，他的本領尤見於對策上的思考。

──人性本惡，因此，古代聖人制訂禮儀。

他的「禮儀」，不是純粹指孔子所謂的「禮樂」而言，全義涵蓋「法制」。

因此，他擁有著名法治主義思想家韓非和法治主義實踐家李斯這兩名弟子。這兩個人在「思想」及「實踐」方面，對中國的統一有極大貢獻。因此，荀子是應該深受矚目的人物。

人類過的是集團生活，這是人和其他動物的不同點──這是他的論調。

此外，他不承認命運，既不敬天地，也不信鬼神，不以先王之道為依歸，也輕視仁義。

這個想法非常現代化。社會生活才是人類真正的生活──承繼他這派學說的弟子後來都走政治路線，乃是自然之理。

有關荀子本身的傳聞甚少。他是很難成為小說主角的人物。但其弟子之經歷則頗為多彩多姿。

※※※

韓非係韓國王族之一員。

他有出眾的頭腦和俊美的容貌，可惜天生結巴，幾乎無口才可言。

韓乃一小國。辯才無礙的蘇秦到韓國來遊說合縱策略時，曾經說過「寧為雞首，勿為牛後」這句話。這句話將秦譬喻為牛，將韓譬喻為雞。

韓在西、南兩面分別與秦、楚兩大強國為鄰。

韓桓惠王（公元前二七二─公元前二三九年在位）時代，秦軍屢次侵韓。桓惠王二十六年，上黨之地為秦所佔，二十九年時，更有十三個城池被奪。

「我國如何才能免於遭到秦國侵略？」

公子安向韓非討教。

韓非是碩儒荀子門下第一高徒，因此，這個問題向他討教最為適宜──公子安做此想法。

「我沒有任何立即見效的方法。」

韓非以肯定的口吻回答。

「不立即見效，遲些時候見效也可以。我非守住國土不可。」

公子安悲壯地說。

「遲些時候見效的方法倒是有。為了要使強大秦國再無餘力侵略我國，最好的方法是讓他們從事大事業。」

「這是老套。這樣的方法不管用吧？」

古時候，吳越相爭時，就有越以美女贈吳，慫恿其大興土木，建造宮殿，用以削減其國力之事。因此，慫恿從事大事業，會被對方看出是「老套」──公子安顧慮的是這一點。

「如果所慫恿的是宮殿、陵墓、橋樑、城郭之類大工程，當然容易被看出是老套。倘若慫恿的是合乎道理的事業，相信秦王一定會採用。」

「你所說合乎道理的事業是什麼？」

「是指用以彌補秦國弱點的事業而言。」

「弱點？秦國不但幅員廣闊，兵源更是充足，而且都是精兵。他們有什麼弱點可言呢？」

公子安有些不耐煩地問道。

「幅員廣闊，不見得都是肥沃之地。同理，兵員太多而軍糧不足，是他們的問題。所以，我認為可以向秦王建議解決糧食問題的大事業──也就是灌溉工程。」

「大規模灌溉工程……！？這個主意很好！袛要他們在這方面致力幾年，我國就能喘一口氣。你到秦國去推動這件事情吧！」

「我沒有辯才，這件事情我無法辦到。」

公子安和韓非以上這段對話，為了方便閱讀乃作如此記述，實際上，口吃情形極為嚴重的韓非，大半是使用隨身攜帶的竹簡和筆墨，以筆談方式進行對話的。

「你不去，還有誰能完成這件工作呢？我袛能依靠你呀！要說服他們時，你可以使用筆談方式嘛！」

十分信賴韓非的公子安，將一切希望全都寄託在他身上。

「到最後階段時，我當然會親自赴秦。」韓非在竹簡上寫道，「在這之前，先派鄭國前往為宜。」

「我知道你的意思──」

鄭國是治水工程專家。

「我們假裝鄭國與宮女有私，因而遭到逮捕。但之後逃獄，並且亡命至秦。」

「這個方法很好。不然，秦國不會相信他說的話吧！」

「鄭國袛是一名家臣，而我卻為王族一員，無法輕言亡命。鄭國完成聯結涇水和洛水之灌溉水路，起碼需時數年。問題就在這後面，到時候我自然會親自到秦國，為此，必須裝出與君王及公子扞格不入的樣子。到時候，我會採取因不滿被冷落及被猜疑而出奔之形式。因此，有必要現在就放出彼此猜忌的傳聞，否則對方不會相信的。另外，吾國宮廷中想必有秦國間諜，我們在言行上必須特別注意。您明天起就對我裝出冷漠的態度吧！」

「我知道。雖然我很不樂意，但為了國家，袛有這樣做了。」

公子安悄然地說。

※※※

口吃程度非常嚴重的韓非，若不使用筆談方式，就無法與人充分溝通。至於做敏捷而深入之自問自答式思維，這一點，恐怕無人比得上他。

如同圍棋或象棋高手，在剎那就能看出對方後幾十步的棋路，韓非在心思上的洞察力已達高手境界。

──你真的關懷韓的將來嗎？

──韓是我的祖國，我當然關懷祖國的將來啊！更何況我是王室成員之一……

──話雖這麼說，韓是晉分裂為三而成的國家，晉已不復存在。這是順應時代潮流。倘若韓之滅亡也是時代趨勢使然，那又有什麼話說？因此，你必須關心別的事情。難道你沒想過這一點嗎？

──我當然想過！我知道應該關心天下萬民之事。這一點，荀子老師不知說過幾萬遍了。

──天下已分裂為七國，彼此爭鬥甚緊。而戰爭之下的受罪者是老百姓。為免生靈塗炭，最有效的方法是一統天下。

──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這一點，荀子老師也說過。這時候須用大刀闊斧的手法，老師已教給我了。

──拯救韓和拯救天下萬民，能兩全嗎？

──為了兩全，唯一的方法是由韓一統天下。

──這是可能的事情嗎？

──絕對不可能！

──為何不可能？

──因為韓是蕞爾小國。要統一天下，非使自己先成為大國不可，但必得歷經無數戰爭。這將會生靈塗炭，永無寧日……

──結論是，必須盡快實現天下一統。現在最有可能完成這件事的是哪一國呢？

──是秦國。

──那麼，助秦及早完成天下統一，不才是拯救萬民的正道嗎？

──一點沒錯。韓啦，魏啦，秦啦……現在不該再有這等區分。這已不是協助秦國，而是以拯救天下萬民為最終考量！

思及於此，韓非心中無限落寞。為實現天下一統，助秦滅韓──秦國有這樣的人才嗎？何況這不是為了金錢或地位，為的是拯救在水深火熱中的天下萬民……

一個同志都沒有。這是孤獨之舉！

不僅如此，韓非每次沉湎於思緒中時，都會感到孤獨。因為有口吃的缺陷，所以袛能以自問自答方式進行思考。倘若和人辯論，結果不是對方無言以對，就是自己鎩羽而歸，最後在含混之中結束對談。但這是自己和自己的對談，因此可以暢所欲言，辯論到底。不過最後留下的總是一片落寞感慨。自己既是勝者，卻也是敗者，除了自己之外並無第二個人。這樣的結果，豈不令人唏噓？

在無私態度之下，決定背叛自己身為王族的韓──下這個決心時，韓非的心境情何以堪！

（我要是辯才無礙，情形應該會好一些吧？）

他如此思忖著。

※※※

推動大規模灌溉工程，使秦國失去遠征餘力──鄭國充分明白自己的任務在此。辯才卓越的他，順利地說服了秦國。

當時的秦國國君是後來的始皇帝政。這個人的決斷力和執行力可謂傲視群倫，無人可比。

「好，你就著手吧！要多少勞力和資源，我都給你。」秦王滿口答應。

「叩謝大王提拔。在下由於是自韓出奔而來，所以沒有什麼財寶可以呈獻大王。我就獻上幾本座右之書，聊表寸意吧！」

「是些什麼書？」

「是分別以〈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為題的文章，共計十餘萬字。」

當時尚無紙張，因此，書籍都以竹簡、木簡串集而成。這幾本書應該足足有整車的份量。出奔還帶這麼多書，可見這些書很有內容。

秦王因而樂意接受獻書。

讀完這幾篇文章後，他情緒昂奮地對身邊人員說：

「作者實在是個了不起的思想家。若這個人是當代人物，我非和他見面，好好討教不可。我以未能和此人生在同一時代為憾……」

秦王以為這些文章的作者是古人。

這時，正在君側的李斯，立即陷入沉思中。

李斯係楚國出身的人，當時的身份是客卿。

他知道此書作者並非古人，而是在荀子學堂的同窗，袛是，對方的成績始終凌駕於自己之上。

倘若知道作者是當代人物，秦王很有可能邀請韓非到秦致仕。韓非要是欣然前來，不就成為我的強勁對手嗎？──李斯如是想著。

可是──

李斯立刻進一步想。

原來，這書的作者是當代人物韓非──秦王遲早會知道這一點。如此著迷於此書的他，難道不會垂詢獻書的鄭國嗎？屆時，鄭國將會據實以答乃是當然的事情。

──那不是李斯的同窗嗎？李斯為何隱瞞這一點不說！？

到時候，秦王若以此詰問，自己還有立場嗎？所以，這件事情還是及早照實說出為妥。

「啟稟大王，這本書的作者是和我有同門之誼的韓人。」李斯奏道。

「什麼！？是你的同門……？那我們立刻聘請他吧！」秦王興高采烈地說。

「問題是，這個人乃韓國王族，招聘之事恐怕不易實現……」

「愈是不平凡的人物，我愈想得到。這種人才放在韓是一種浪費，我一定要聘他來當我的顧問！」

愈不容易得手就愈想要得到──後來成為始皇帝的政，就是這個脾氣。

秦是超級大國，向來習慣以蠻橫態度對待他國。不久，經由間諜的探查得知，韓非由於與韓國新王扞格不入而被下令閉門思過。

韓國在位達三十四年之久的桓惠王已歿，國君之位由其子安繼承。

據說，新王在公子時代就非常討厭韓非。

「這不是更好辦嗎？」

秦王遂派使者至韓，提出欲延聘韓非之要求。韓對此表示允諾。

新王設宴招待秦國使者時，佯裝酒醉，說：

「那個傢伙不在最好，我眼不見為淨！」

韓非因而得以依照計劃入秦。

## ○三二逐客令

韓非靜靜站起來，走到院前，然後折斷一根樹枝，用它在地面上寫了幾個字──分一點毒藥給我。「你真對生命毫無眷戀嗎？」李斯問道。

※※※

關於韓非入秦一事，主要人物的想法各不相同。

韓王安期待著，韓非在秦進行謀略，使秦不會舉兵攻韓。

秦王政想的是，在韓非的襄助之下，將更增強秦國國力。

秦國客卿李斯則擔憂才華比自己還高的韓非出現，會危及他的地位。

（我非先下手為強不可……）

李斯連續煩惱幾天。

他有一張王牌在握。

正在秦國負責監督水利工程的鄭國，原來是韓派來的間諜──他已查出這個事實。至於韓非與鄭國是否有同黨關係，這一點則尚未確認。

──他們都是韓人。

兩人之間袛有這個共同點，但這樣的推論也有可能使李斯本身也陷入危險。

──鄭國、韓非及李斯，都是外國人。

倘若有人以此論調攻擊，他不是得吃不了兜著走嗎？

明知為危險之舉，李斯還是斷然採取行動。

也就是說，他舉發了鄭國。

鄭國經不起嚴厲審問，最後招認自己是韓派來之間諜。

「可是……」鄭國以肯定口吻說，「我負責監督的灌溉工程，完成後對秦國絕對有利，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秦王思考片刻後，道：

「好，你就繼續監督工程吧！」

雖然如此，秦國頓時提高了對外國人之戒心，甚至發佈了「逐客令」（驅逐外國人的命令）。

過去，商鞅、張儀等外國人在秦國政界活躍之事，早已引起本國豪族以及世代相傳的廷臣的不滿。他們利用這個機會，聯合對秦王施加壓力，要求發佈「逐客令」。

「逐客令」既已發佈，韓非可以就此除去，但李斯本身勢必也在被逐範圍之內。

實際上，這件事情很微妙。

李斯知道秦王政是人間罕見的奇才，秦王閱讀韓非之著作後大為感動，就已顯示他對國家政治是多麼的留神，以及施行良政之心多麼熱切。因此，袛要有才華，外國人也不妨起用──這一點可以由他對鄭國的處置方式窺出。

但為了促使國內上下團結一致，豪族及廷臣們的不滿也非設法疏解不可。

──使犧牲者僅止於一人吧！

李斯如是想。拿一名高階層外國人開刀，將之驅出國外，以此消解人們的不滿──這是他準備採取的方法。

在舉發鄭國之前，李斯曾經多次若無其事地對秦王說了這樣的話：

「韓非確實是奇才，袛因口吃而辯才有礙，所以把所有的思想都放在他的著作中。關於這一點，我不知給了他多少忠告，說：把自己持有的一切放在著作之中是不智之舉，因為這會使得人們袛想找你的著作而不找你的人……可是，他不肯聽我的忠言哩！」

犧牲一名高階層外國人──這個對象不是李斯就是韓非。其中的韓非有著作可以作為替代品利用，而李斯則未有著作問世。

被迫二者擇一時，秦王自然會犧牲韓非吧？

果然，秦王召來李斯，道：

「在諸臣要求之下，我不得不發佈逐客之令。過些時候我會廢止這個命令，所以你可以留下。不過，為了疏解諸臣的不滿，非請客卿中的一名離開不可。我已決定請韓非離開秦國。你去把我的意思傳達給他吧！」

李斯立刻拜訪韓非，說：

「本地諸臣對我們外籍重臣甚為不滿。如你所知，逐客令已下，我們都即將被驅逐出境。而本地諸臣由於對吾等痛恨入骨，所以無意讓我們平安出國。據說，身懷武器的壯漢正聚集在城外，我們必定會被活活打死。所以，我準備飲毒自盡。你呢？」

韓非聽畢，靜靜站起來，走到院前，然後折斷一根樹枝，用它在地面上寫了幾個字：

──分一點毒藥給我。

「你真對生命毫無眷戀嗎？」

李斯問道。韓非又用樹枝寫道：

──我要說的話，都寫在著作中，因此，對生命已無任何眷戀。

李斯遂分了一些毒藥給韓非。

翌日，李斯謁見秦王，報告：

「韓非對逐客令深表絕望，因而服毒自盡……」

※※※

聽到韓非自殺的報告時，秦王袛聳了一下右肩。

「喔……」

他袛吐出這個字，對韓非是如何自殺的連問都不問。

（莫非……！？）

李斯心裡有些恐慌，擔心事情真相為秦王所知悉。

作為荀子門下英才，且自認能看穿任何事情的李斯，也無法猜測秦王心裡想的是什麼。

李斯對韓非的觀感是：

──生於王族家庭，過慣高貴生活，因而事情容易看破。除了對口吃此一缺陷覺得遺憾外，他是不知人間愁苦的。

秦王則對此沒有什麼特別感想。

秦是當時諸侯國中最大的一國，但出身侯門的秦王政，絕非不知人間辛酸之人。實際上，他所嘗過的精神痛苦，猶較一般人為甚。

他可說是一生下來就背負著苦惱。

政於秦昭王四十八年（公元前二五九年）正月，生於趙都邯鄲。後來成為秦王的他，為何出生在異國首都呢？

這正是身為戰國之人的悲哀。

他的父親曾經被送至外國作為人質。戰國時代諸侯族人常有這等情事。

人質生活極為淒涼。在這樣的情況下，一旦兩國發生勃谿，人質隨時會有喪命之虞，所以過的是岌岌可危的日子。

政之父親──後來的莊襄王──在邯鄲過著人質生活時，有一個人刻意向他接近。

這是一個名叫呂不韋的商人。

陽翟（河南省禹縣）出身的此人，經常往返於各地，是當時的國際貿易商。

由於生意上的關係，他精於蒐集天下情報乃是當然之事。

呂不韋最為拿手的是做「大膽投機」，這並非普通賭注。將廣泛蒐集的情報仔細分析後，以押寶方式對一件事情投下資金，是他的作風。

他亦因此而成為巨富。

他的想法與常人大異其趣。

──天下正趨於一統。

──統一大業將在戰國七雄中最強的秦手上完成。

他根據所蒐集的情報，做了這個預測。然後，他自問：

「作為商人的你，可謂已達最高境界。如果你想繼續發展，有何途徑？」

個性積極的他，永遠在力求上進，絕不以眼前的成就自滿。

「途徑不是沒有！」他回答自己。

他於是決定走入政商之途。過去，他利用各國政治家賺了不少錢。要是成為政治家，不是能為自己帶來難以計數的財富嗎？轟轟烈烈地大幹一番才是男兒本色！他的目標在於成為大政治家，而不是庸碌小官。

──成為宰相，甚至……

呂不韋把後面的名詞嚥了下來。他原本要說的是「國君」這個字眼。

想要成為宰相，必須得到國君信任才有希望。而每個國家都有深獲國君信任的宰相，想躋身進去是不可能的。

呂不韋於是有了異想天開的構思。

──自己培養國君，不就成了嗎！

而且，他的構想是培養有可能成為天下之主的秦王！

當時的秦王是即位近五十年的高齡昭王，實際政權則在太子安國君手中。而這位安國君也年紀不輕。因此，呂不韋想要培養的是安國君之後的秦王。

安國君的兒子有二十多名。

他目前所寵愛的是華陽夫人，其餘夫人及側室，早已不再受寵。

「這個構想並不是不可能實現！」

呂不韋遂精神抖擻起來。

昭王亡後將由安國君繼位已是既定事實，而這之後的繼位者，則尚在未定之數。

意即：雖有太子，而太孫則尚未定案。

呂不韋以其優異的情報蒐集能力，逐一詳查了這二十多名公子的現況。

倘若華陽夫人已有子嗣，王位將由這位公子繼承則是一定之事。而她卻未有子嗣，因此，二十多名兄弟都有繼位機會。

「我可以在這一點上動動腦筋！」

二十多名兄弟之中，情況最不好的是哪個？最容易接近的是哪個？以這等基準篩選後，呂不韋選中了被送至趙國作為人質的公子──子楚。

秦有攻趙之計劃。

因此，被送至趙的人質，隨時有被殺的可能。這樣的王族豈非倒霉之輩？

人質當然不受厚遇，所以，與之接近應該不是困難之事。

經常行走各地的呂不韋，在趙都邯鄲也有行館，並且置有一個女人。這個女人名叫趙姬，是歌舞名手。

※※※

為了使子楚浮出枱面，須先提高他的知名度。

提高知名度需要本錢。雖然子楚的身份為王孫，但實質上是一個「棄子」，因此，秦國勢必不可能讓他花費太多，也就是說，定期提供給他的錢一定不多。

要提高知名度，當然需要社交，而人質身份的子楚卻連招待客人的金錢都沒有。

「你用這筆錢盡情地和前來邯鄲的名士交往吧！」

呂不韋以五百金贈予子楚，並且教他社交的方法。

──以人質身份在趙的秦國王孫子楚，是個傑出人物。

大概是呂不韋指導得宜，這個風聲遂很快地傳遍諸國。

這當然也與呂不韋利用人際關係廣為宣傳大有關係。

待此一風聲傳到秦國，呂不韋在兼及商務目的之下，跑了一趟秦國。

「賄賂」誠可謂商人之護照。他以金錢打通關節，結果，得以會見安國君之寵妃華陽夫人。

「在趙國的公子子楚，實在是個傑出人物，而且為人純情……」

聊天時，呂不韋突然說出這句話來。

「我也聽說子楚是個優秀青年，而且廣交諸國名士。至於為人純情，我倒是第一次聽到。此話何來？」

「他的思鄉心重，而且非常愛慕父君和華陽夫人您呢！」

「他愛慕我……！？」

天下女人沒有一個不愛聽這樣的話。呂不韋利用的是這一人性弱點。

「是的。視華陽夫人如自己的親生母親──他對一個知心朋友說過這句話哩！」

「是嗎！？……人質生活一定很苦，但願他在異國的日子能夠安穩。」

華陽夫人大為同情子楚的處境。

呂不韋轉向華陽夫人的姐姐進行遊說，叫她勸說妹妹收養義子。

──妳所以得寵，是因為容貌勝人的緣故。而容貌自然會有褪色之時。所以，你應該找一個將來可以倚靠的人。妳何不從安國君眾多兒子之中挑出一個心地善良的人，收養為義子呢？

聽到姊姊所說的話，華陽夫人頗有同感。她進一步思考，若要收養義子，則應以愛慕自己如同生母的子楚最為適宜。

華陽夫人終於順利收養子楚作為義子。子楚在眾多兄弟之中，一下子變成最接近王位的人。

──奇貨可居。

視子楚為「奇貨」的呂不韋，以低價對他投資。結果，此貨價格連連上漲。

一切看似順利進展。未料，這時發生一樁棘手的事情。

子楚看上呂不韋的愛妾趙姬。

「把趙姬讓給我，好不好？」子楚突然提出了這個要求。

聽到這句話時，呂不韋不覺愕然。趙姬日前才說出她已懷孕之事，他怎能不愕然失色呢？但要是拒絕，子楚很有可能心懷不悅而從此不理睬他。倘若如此，不是前功盡棄了嗎？

「好吧！」呂不韋點頭道，「不過，我要你將她納為正室。」

成為子楚之妻的趙姬，後來生了兒子──這個兒子被取名為「政」。

## ○三三孤獨少年王

他原本就不是有資格成為秦王的人。坐上王座，真有如坐針氈的感覺。因此，他每每咬著嘴唇，心裡吶喊著：「你們看著吧！總有一天，我要成為天下共主！」

※※※

秦始皇──幾乎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實際上，這個名稱是到剪滅六國、一統天下的公元前二二一年才出現，在這之前的秦始皇，被稱為秦王政。說得正確一點，於公元前二四六年成為秦王之前，他的名字袛是「政」。

生於趙都邯鄲、身為人質之子、自幼智能超群的政非常早熟，並且擅長察識人心。過分敏銳，或許是一種悲劇──至少政的情形是如此。

他很早就知道有關自己出生的秘密。

──呂不韋把懷了自己孩子的女人塞給子楚。雖然對方是個人質，但這樣的做法不是太過分嗎？

──政這個孩子，與秦國王室血統根本毫無關係嘛！

──這是事實，不過不能攤開來說啊！

認為政尚幼小不解事的傭人們，常在他面前以這件事情作為閒聊話題。但早熟的政大概瞭解他們話中的意思。不明白的部分，他牢牢留在腦海裡，等到長大之後才去理解。

政還是個嬰兒時，秦曾派將軍王齮，包圍趙都邯鄲。

就趙的立場而言，這個時候，大可殺掉秦國人質。而實際上，子楚也差一點就被殺害。

──怎麼可以讓子楚被殺呢？這樣，我的投資不是要泡湯嗎？

呂不韋想。對子楚進貢的不單是金錢，還有女人（這個女人已有身孕），投資額可謂不小。在這個情形之下，怎麼可以讓子楚平白被殺呢？呂不韋於是運用拿手的收買方式，給「守者之吏」（擔任監視任務的官員）黃金六百斤，成功地使子楚逃到秦軍陣地。

由於這是千鈞一髮之際的逃亡，子楚根本來不及攜帶家人，遂孑然一身地抵達秦軍陣營。

趙國本來意圖殺掉被遺留下來的子楚之妻與子，由於趙姬的族親之中亦有不少權勢之士，加上呂不韋的各方奔走，因而倖免於難。

六年後，秦昭王去世，繼位的是太子安國君。這是早已決定的事情。事實上，安國君替代高齡昭王為實質上的國君也有許多年了。安國君遵守對寵妃華陽夫人的諾言，立子楚為太子。

即位時的安國君，年事已高，更由於多年來攝政的辛勞，健康大大受損，結果，即位一年就歿故，太子子楚即位。

七年前，在千鈞一髮之際逃命的人質，現在已是超級大國秦之國君。他就是莊襄王。

「我押寶押對了！」

呂不韋的欣喜若狂不必贅述。他的投機著實成功了。

呂不韋被莊襄王任為丞相，並受封文信侯，以洛陽十萬戶為采邑（俸祿）。對呂不韋而言，這樣的投資報酬已經相當可觀。而他不因此滿足。人的慾望本來就是無窮的。

過去在眾多公子之中最被冷遇，甚至被遣送作為人質的子楚，迅速被立為太子並順利即位──秦國人莫不為此驚嘆。諸國更以驚異眼光看待此一事實。

──早知如此，當時應該好好禮遇他啊！

──不，現在也為時不晚。

趙國廷臣想起成為秦王的子楚，尚有妻兒留在趙國。雖然有亡羊補牢之憾，趙國還是以慇勤態度，把秦王夫人和兒子政送回秦國。這時候的政已經十歲。

「你長大了……」

深信政為己出的莊襄王子楚，看到兒子時，深深地嘆了一口氣。這是暌違七年之後的首次會面。在戰亂中匆匆揮別時的政，當時尚在母親的懷抱裡。

（不知道兒子長得多大了？……）

見面前夕，莊襄王還在想著這一點，準備相聚時緊緊抱著他，並且好好撫摸他的頭髮。

但，出現在面前的這個兒子，有一股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感覺。這不是說兒子沒有惹人憐愛之處，他的面貌端正，看來相當伶俐聰明，臉上露出一種不欲受人愛撫的凜然表情。

（這大概是多年受苦的緣故吧？）

莊襄王如此解釋自己兒子的情狀。

迅速被立為太子而後即位的子楚，也同樣迅速結束了人生旅途。他於即位三年後歿故。

政繼位為秦王。此時的他，年僅十三歲。

※※※

中國官階位於丞相之上的「相國」，乃自秦王政即位時設立。

什麼人被任命為相國？

答案當然是：呂不韋。不僅如此，秦王政更以「仲父」稱呼呂不韋。仲父乃「叔叔」之謂。

十三歲的少年不可能決定這樣的制度和如此的稱謂。顯而易見，這些都是呂不韋幕後操縱的結果。

（我有把握對這個孩子操縱自如！）

雖然不能明言，但他的確是自己的骨肉。操縱政這個秦國國君，使他成為天下之主──這樣的偉業不是值得為之拚命的嗎？

呂不韋如此想著。

經驗老到，在商場混了大半輩子，也走遍天下的他，因政的即位而感到興奮。

為了充分施展抱負，必須擁有最高官位──他以此自期，並使自己成為相國。此外，為了讓人們產生敬畏心理，以便使喚別人──他要政以「仲父」來稱呼自己。

平常看得到的事物，因興奮過度而看不到──一般人都有這個毛病。呂不韋後來才發現年少君王的目光格外冷漠，就是這個原因吧？

呂不韋把長久以來想做的事情，逐一付諸實行。

正式被封為文信侯之後，雖然僅僅領有十萬戶，卻已算是諸侯之一。縱然不及戰國七雄，但他認為，自己應該有資格媲美「四公子」。他們都擁有三千食客。此一作為當然是一種虛榮表現，但廣招人才也是他們不得已的自衛之策。戰國七雄之首的秦卻無擁有三千食客的人物。

（由我來做這樣的人吧！）

呂不韋想。

依據《史記》記載，呂不韋家中的傭人有一萬之多。那是以人力為主要生產工具的時代，倘若這是包含生產奴隸在內的數字，也就不足為奇。

實際上，擁三千食客，對呂不韋而言並不是一件難事。問題在於食客的品質如何。

雞鳴狗盜之類人物，可以靠培養傭人而成。呂不韋意圖招募的是水準高過「四公子」門下如齊國稷下學士般具有學問才華的食客。

──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

這也是《史記．呂不韋》中的記載。現代人以為當時的暢銷書乃《孟子》，但《史記》對此隻字不提，袛出現荀子之名。事實上，對天下一統有所貢獻的人才大多出自荀子門下，孟子門下則鮮有其人。

這是因為時代風氣排斥空論而以實學為重的緣故。

呂不韋的意圖也是招募實用學者，以進行實用之著述。他令食客們分別寫出各自見聞，將之編輯而成《呂氏春秋》。這是網羅各種知識的百科全書。

「此書記載當今世上一切重要事物，既不可增加一字，亦不可刪減半字。」

呂不韋因此書而自鳴得意。

號稱二十餘萬字的這本書，由於是寫在木簡上的關係，冊數十分龐大。呂不韋將這批木簡陳列於首都咸陽的市場門口，廣向諸國遊說之士呼籲：

──任何人若能增刪本書一字，當即致贈賞金千兩。

這個做法當然出於自負，同時意圖以此揚名諸國。行事好大喜功的呂不韋，在私生活上也相當自大。

秦王政的母親是呂不韋往年的愛妾。她成為子楚之妻後，因子楚即位而貴為王妃，因子楚之死而變成太后。

太后過去在邯鄲是廣為人知的歌舞名姬。袛有少數人知道，她是不可一日沒有男人的女人。騷到骨子裡──這或許與她出生娼家的背景有關吧？雖然有一個十三歲的兒子，她還是個正值慾望巔峰時期的女人。這位太后現在成了先王的未亡人。

（以後我可以為所欲為，因為我已是自由之身了！）

太后如是想。

秦國宮廷裡有她的昔日相好呂不韋。他乃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人，幾乎任何事情都能做得到。而且秦王是個年輕小孩。會展開怎樣的局面，應該不難想像。

兩人恢復了以前的關係。

「我們要有所收斂，不可胡作亂為。因為妳的身份是秦國太后啊！」

「以你的身份，還怕什麼！？這個國家的國君是我們的兒子啊！」

太后依偎在呂不韋身邊──這裡是秦國宮廷大內。相國身份、且被秦王以「仲父」稱呼的呂不韋，是唯一可以出入後宮的男人。後宮原本是男子禁地。

「這件事情，我們也不能說出去啊！」

「我不管這麼多。」

「人多口雜，總得顧慮。而且國君漸漸懂得男女情事了。」

「不，他還袛是個小孩而已。」

母太后其實對自己的兒子瞭解不多。丈夫子楚逃至秦後，她和年幼兒子共同生活六年。不過，這袛是表面上的事情。這六年歲月，她過的袛是屬於自己的淫蕩生活，絕少真正關懷自己的兒子。

兒子則以冷漠的目光看著母親的一切行徑。毋寧說他是眼看母親行徑，因而目光變得冷漠吧？

政由於生長在父親離去、母親淫亂的家庭中，所以遠較一般小孩懂事。就拿有關他出生的秘密來說，若在一般正常家庭，傭人及鄰居們是不至於會在他面前拿這件事當做聊天話題的。

──我不是有秦國王族血統的人！

年幼的政坐在王座上時，都會想起過去在邯鄲聽到的這些話。

他原本就不是有資格成為秦王的人。坐上王座，真有如坐針氈的感覺。因此，他每每咬著嘴唇，心裡吶喊著：

──你們看著吧！總有一天，我要成為天下之主！

坐在王座上的這名少年何其孤獨！

長達五十六年的昭王治績，已使秦國國基穩固，政治上袛需沿襲前例即可。但年少的秦王政不因此滿足。未曾承受秦國王室血統的自己，沒有必要循規蹈矩──他如是想。

──我要開拓自己的路！

這是政的決心。

但十三歲的秦王並沒有國政上的決定權。這一切，都在相國呂不韋的掌握之中。

──我不會讓你長久居於輔佐位置的！為了走出自己想走的路，我要取得大權！

這個聰明少年，已看出自己的生父呂不韋有意將他當做傀儡，隨心所欲地予以操縱。

──我絕不會讓他得逞！

一天，政召來相國呂不韋──這是絕無僅有的事情。以前都是由呂不韋入宮求謁，每次謁見也都是傳達決定事宜，從未有過請示秦王意見或者秦王主動召請呂不韋之事。這次卻一反常態，呂不韋充滿狐疑地急急入宮。

這一天，年少的政準備明白告訴呂不韋，自己不會再當傀儡受他操縱。

「仲父，我要你以後少入後宮。」政說。

「這……這是……為什麼！？」

呂不韋有些狼狽地問道。

「因為後宮是男人止步之地啊！」

「可是……我是以相國身份和兩位太后談論事情呀！我的意思是說華陽太后和夏太后……」

呂不韋語未畢，年少的政復以凜然口氣說：

「你不要以為血統關係管用！」

「什麼！？……什麼是血統關係！？」

「我是指我和你的關係而言。」政以斷然口氣說。

「那……」

呂不韋以為自己聽錯了話。他做夢都沒想到，政早已知曉有關自己身世的秘密。

## ○三四「大陰」長信侯

「這不是很有趣的事嗎？過去跩得要命的那些人，現在卻在我面前磕頭如搗蒜，的確太好玩了……」這個假冒的太監，因初次嘗到權勢滋味而得意忘形。

※※※

不要以為血統關係管用！

不管有什麼樣的關係，我都不會對你客氣，更不會成為你的傀儡！──這名少年如此揚言。

「是！」

呂不韋垂頭時，感到自己渾身冒出冷汗。

英明君主渴望的是行動之自由。縱然年少之時情非得已，待長大成人之後，一定會以輔佐人的存在為忤，到時候，再找藉口將之除掉，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呂不韋原本的意圖是：操縱強國國君，以創造一番偉業。政雖是自己的骨肉，卻不是會聽任輔佐人擺佈的人。

既已如此，呂不韋袛有自我收斂，以免被肅清。而為了不被抓住把柄，於今之計，最重要的是盡早與過去的愛妾，即現在的太后疏遠。

但，她是個多情女人，應該不會輕易放走情夫。

呂不韋拚命地思考對策。

太后多情，實際上絕少是精神上的要素，絕大多數是尋求肉慾上的滿足。因此，情夫並非一定得呂不韋不可。

（我找一個在性事上比我更強的男人給她吧！）

呂不韋把目標設定在這一點上，計劃找一個替代人物。

「對！那個人應該最適合！」

呂不韋想到的是名叫「大陰」嫪毐的男人。「大陰」是性器特別巨大的男人之謂。為滿足以肉慾為第一的太后，這樣的男人應該最適合她。

呂不韋用金錢使嫪毐成為自己的「舍人」。「舍人」意指私人近侍。

一旦聽到「大陰」傳聞，太后一定會渴望得到才對。呂不韋因此盡可能地把這個傳聞散播出去。另一方面，他以訓練為目的，讓嫪毐在家裡不穿衣服，把桐木製輪子套在勃起陽具上走來走去。雖然桐木製的東西不重，但陽具軟下就會掉落。不僅「東西」巨大，而且持久力強──這個風聲很快傳開。

（這個傢伙的「東西」實在夠大……）

每次看到時，呂不韋自己都不禁連連咋舌。太后是自己過去的情婦，要把這樣的男人配給她，他有一種難以言喻的嫉妒感。

有個男人的「東西」撐得起桐木製輪子──這個消息果然傳到太后的耳朵裡。一天，她把呂不韋叫來，說：

「聽說你有一個叫嫪毐的近侍。把這個人讓給我，行嗎？」

「除了相國以外，一般男人不許進入後宮，我哪裡有辦法送這個人到你身邊呢？」

呂不韋佯裝為難地說，內心裡卻為對方上鉤而感到欣慰。

「替我想想辦法嘛，求求你！你是相國，還有什麼事情辦不到呢？你連和我這個太后上床都有辦法，送一個傭人到後宮，還能難倒你嗎？」

太后情急地懇求道。

「這真是個難題……好吧，我想想辦法就是啦！」

呂不韋如此回答。其實他是早已成竹在胸的。

依照規定，除了皇帝和宰相，其他的男性一概不許進入後宮。唯一的例外是喪失男性機能的男人──太監！

「我讓他成為太監，然後送到你身邊來就是啦！」

「給我太監，有什麼用呢！？」

母太后嘟著嘴說。聽說是個「東西」特別大的男人，所以才要叫來陪伴自己。失去男性機能的太監，叫來做什麼呢？

「不，我會找理由，表面上對他處以宮刑（割去男子生殖器的刑罰），實際上卻不動手術。這樣，他就能以太監身份進入後宮啊！」

「不愧是相國，的確有一套！」

母太后欣喜萬分。

※※※

使不可能成為可能，這是呂不韋的拿手好戲。他可以說是最懂得「有錢能使鬼推磨」的人。

他連以收買手段使秦國人質從被秦軍包圍的趙都逃出這等難事都做得到，相較之下，在宮刑犯人的去勢手術上動動手腳，這樣的事情還算什麼呢？

後宮本是男人止步之地，而母太后和太監的媾和卻在這個環境之下展開！

成為王母情夫的嫪毐，開始掌握極大權力。在權勢邊緣的人應該多少知道如何使用權力，而嫪毐則是過去與權勢絲毫無緣的人。

──這不是很有趣的事嗎？過去跩得要命的那些人，現在卻在我面前磕頭如搗蒜，的確太好玩了……

這個假冒的太監，因初次嚐到權勢滋味而得意忘形。正由於是第一次掌握權勢，所以濫權的程度令人側目。

相國呂不韋把母太后硬塞給嫪毐，自知理虧，於是在各方面對他多所容忍，因此這個假太監的權力逐漸變大，甚至到了指揮整個後宮的程度。由於秦王年少，所以宮廷人事之權全為後宮所控制。君臨後宮的嫪毐，開始左右官吏任免事宜。企求爬升的人頻頻出入他的府邸，大行賄賂，勤於奉承。他的府邸，傭人達數千人之多，雖不及呂不韋，實際上已是秦國第二把交椅。

呂不韋被封為「文信侯」，嫪毐則得「長信侯」封號，並受封山陽之地，爬升為小諸侯。

（卑賤出身的人總是卑賤，實在難以駕御……）

呂不韋感到十分不快。這種不知天高地厚的人，實在無法預測會弄出什麼名堂。搞不好，自己有一天會因他而受到連累。當時的秦經商鞅建立法治國家體制後，正由李斯極力統籌一應法律機構，連坐之罪極為嚴峻。在法律之前，連相國都不是絕對安泰的。

呂不韋深感後悔。要是知道事情會演變到這個地步，當時千不該萬不該找這種人來擔任替身，他想，不如由自己繼續為太后效勞。袛要行事謹慎，應該不會出紕漏的。

嫪毐的作風不知收斂，呂不韋不止一次為他捏把冷汗。

（在未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之前，非妥善處理不可。）

呂不韋認為應付這等事，再也不能拖延姑息。秦王正在逐日成長。在這之前，早熟的他也可能知道有關母親的醜聞。知道後，他會置若罔聞嗎？

枱面化將是難以避免的事。

既然如此，開刀之事要越早著手越好。拖延的後果，由於秦王在政治認知上成長快速，很可能將此事訴諸政治手段解決。到時候，倘若秦王蓄意將輔佐人──這個他向來視為眼中釘的相國趁勢去除，呂不韋豈不是會失去地位，甚至連生命都岌岌可危了嗎？

呂不韋決定舉發嫪毐。

他當然不會由自己出面舉發。擁有三千食客的他，可以指使的人唾手可得。

在舉發之前，必須要有設想周到之部署始可。嫪毐一旦受審，由呂不韋推薦進入後宮這個事實一定會被揭發。更值得擔心的是，以行賄手段偽裝已執行宮刑這個大罪更會暴露出來。

因此，絕不可使嫪毐受審。

為此，呂不韋決定在舉發的同時，讓嫪毐知道他即將被捕，如此一來，他一定會在被捕之前發動兵變──即使嫪毐沒有這個念頭，我呂某也非使他如此做不可。這個假太監，現在已有發動數萬兵員的能力。嫪毐在「鎮壓兵變」名目之下被殺，便一了百了。

呂不韋立刻制訂計劃，採取行動。

秦是嚴格的法治國家，舉發要有確切證據。這一點並不是難事。

與嫪毐私通後，太后生了兩個孩子。未亡人身份的太后當然不能公開生子。因此，太后買通卜者，傳出：

──此地宮中對太后大不吉利，應暫時移至雍之方向避邪。

雍乃國都咸陽之西，現在的陝西省鳳翔縣，當時有一秦國離宮。母太后到了該地生下孩子後，若無其事地回到咸陽宮殿來。

這兩個嬰孩就是活生生的證據。

──嫪毐乃假冒之太監，實際上並未受到宮刑。他和太后私通而生有二子，並且有廢今上、擁其子為新王之企圖。

有人如此告發。

誣告是重罪，因此，除非有很大決心，否則這等重大事件是沒有人會輕易告發的。

另一方面，嫪毐接到如下通報：

──與太后之關係及生有二幼子之事，均被查悉。秦王正計劃誅殺你，將於日內以祭祀為由赴雍，實際上，是為了招兵……

以秦王之力，拘捕擁有數萬私兵的長信侯，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這時候在國都招兵，會有被察覺之虞。因此，遇到這等大事時，古時君王概以祭祀或狩獵為由，離開國都，到偏僻地方招兵。

「是什麼人告的密！？」

長信侯嫪毐氣急敗壞地跳起來。除了「東西」大以外，這個人的膽量也很大。

「現在該如何？」

近侍請示時，長信侯以一貫大膽的神態說：

「這還用得著說嗎？誰願意乖乖被捕？！在對方還沒採取行動之前，我們要發動攻勢啊！」

他發佈了蓋有太后印璽的動員令。

這是秦王政九年之事，政當時已二十二歲。之前由於秦王尚年少，一般文書關防都用太后印璽。在這個慣例之下，發動軍隊之事應無任何阻礙。

由於得到幕後操縱者呂不韋之通報，政早已知道對方將有此舉。因此，他事先下達君令，通告國軍，以太后名義發佈之動員令無效。

雖然如此，長信侯還有私人兵團。他遂以雍之南方的離宮「蘄年宮」為據點，舉兵謀反。

秦王政立即派大軍前往鎮壓。

「我上當了！」

長信侯切齒扼腕地叫起來。

算他聰明，知道自己上當。至於上了什麼人的當，這名「大陰」異人卻不知道。

指揮討伐軍的是昌平君和昌文君，叛軍很快被敉平。

（怎麼這麼容易就被擊敗呢！？）

逃走時，長信侯心猶不甘。他現在已是被懸賞緝拿的人。佈告上寫的是：將之活捉者賞錢百萬，將之殺死者賞錢五十萬。

長信侯在一個叫「好疇」的地方被殺，位於咸陽西北，現在的地名是陝西省乾縣。

他的屍體被處車裂之刑。

「在處刑之前，先剝光他的衣服！」

秦王政發佈此一命令。

在裸體示眾之前，秦王政先檢視了長信侯的屍體。因為這具屍體本身就是犯罪證據。

屍體有太監不該擁有的東西。而且這個「東西」大到令人咋舌的程度，正是鐵證如山！

「這麼大的東西應該撐得起桐製輪子吧……」

秦王政望著長信侯的「東西」嘆息道。

事件處理迅速展開，其嚴峻程度誠可以用「秋霜烈日」形容。

政當然不能處死自己的親生母親，不過也將之幽禁於雍地離宮。

長信侯一族悉數被誅。

為數達數千之多的家臣中，罪狀較輕者也被處三年徒刑。此外，有四千多人被流放至當時尚屬未開發之地的蜀。不過，被流放至蜀地的人，於數年後獲赦回國。

太后秘密生下的兩個孩子在尋獲後被殺。

當時，有一名叫茅焦的齊國遊說之士對政說：

「大王倘若欲得天下，就應迅速奉迎太后回國都。被稱為不孝之子，是會影響諸侯向心力的。」

「如果說，為得天下非如此不可的話……」

秦王政立即派人前往雍地。

## ○三五骨肉之爭

「這個年輕小伙子一定前途無量……我遺憾不能親眼看到他一統天下，但，為避免引起一場骨肉之爭，這已差可自慰了。」呂不韋臨死前呢喃著說。

※※※

「禍根已斷……」

呂不韋喃喃說著這句話，為一切如計劃中順利進行而感到快慰。

他於長信侯嫪毐軍中也派有心腹部下臥底。斬殺逃亡的長信侯，便是這名部屬下的手。

「那個『大陰』傢伙被殺時的情形怎樣？」呂不韋問這名部屬。

「挨一刀時，他呻吟著說了一句『你不是文信侯呂不韋的部下嗎……！？』」這名部屬回答。

「哈！哈！他到臨死前才知道這一切都是我幹的囉？他是不是說完這句話就死了？」

「不，奄奄一息之際，他又說了幾句話。」

「他說什麼？」

「他睨視著我說：『呂不韋派你到我這裡來臥底，同樣，秦王一定也派人在他那裡臥底。你回去告訴你的主子這一點吧……』他說完這句話後才斷氣。」

「咳……他說了這樣的話……？」

呂不韋微微搖了搖頭。

這可不能一笑置之。對方再也不是小孩，而是二十多歲的人。君王放密探到宰相身邊，這樣的事情不是沒有過。尤其像政這種「豐準長目」（鼻子高而眼睛細長）相貌的人，城府之深，往往令人摸不透。他明明已知道呂不韋是自己的生父，這不但沒有引起他的親近感，好像還使他產生由衷的厭惡感。

（我的處境不是很危險嗎？）

老奸巨猾的呂不韋，一察覺自己的處境就立即採取對策。他又以拿手的收買手段，讓秦王身邊人士向秦王說了這樣的話：

──呂不韋對這次的嫪毐事件甚為痛心，並以未恪盡相國職守而深深自責，目前正閉門思過中，他是出自內心的反省。

執此說詞的不止一、二人，幾乎所有近臣都說了偏袒呂不韋的話。

年輕的秦王政，慵懶地閉著他的細長眼睛，說：

「既然如此自責，他可以辭去相國職務呀！」

這句話決定了呂不韋的去職。政又懶洋洋地睜開眼睛，說：

「離開相國職位的人，也沒有必要居住在國都。呂不韋在河南有采邑，他應該到那裡去閉門思過。」

這句話等於宣佈將他流放外地。

（嗬……他準備來硬的哩！）

接到通知時，呂不韋在心裡如此忖度著。

沒想到年輕秦王想來硬的！但，以為解職、流放就了事，這一點顯示他還是個菜鳥！我可是現在才準備來硬的呦！──呂不韋還有餘裕想這等事。

呂不韋原本就準備回河南鄉下休養一段時間後，再著手於期望已久的取得天下之事。而可能被「誅殺」的危機，總算安然度過。

（會覺得面臨危機，或許是我自己想得太多。人偶爾得有休息的時候，到鄉下一段時間我何樂而不為呢？）

呂不韋決定到河南宅邸悠閒地住一段時間，以便仔細思考將來的方針。

表面上他是乖乖被流放，但，呂不韋偏偏要讓年輕秦王知道自己不是容易被擺佈的人。那是距離國都相當遠的地方，想派軍討伐，談何容易，縱使在行動上稍微越軌，秦王又能奈他如何？

呂不韋以閉門思過之身，卻頻頻與諸侯使者及賓客會晤。

──你別小看我！我呂不韋的聲望不僅遍及秦國，連各地諸侯也對我另眼看待啊！

這是他對還在咸陽宮殿的秦王政的一種示威行動。敏銳而年輕的秦王一定會明白他的意思才對。

──呂不韋不但未拒見來客，更以積極態度與各國名士魚雁往返，並且常宴請賓客。

──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

《史記》中有如此記載。

這些文句並未敘及這是禮貌性拜訪，還是邀請擔任國政的「招聘」之舉。然而，這些事情著實給人們「呂不韋之聲望未衰」的印象。

※※※

秦王政常常聆聽有關被流放至河南的呂不韋之言行報告，袛是，他的表情一點變化都沒有。

要窺知這位年輕君王的心事，相當困難。

唯有李斯做得到這一點。

李斯原係文信侯呂不韋的家臣，現已被擢升為君王近臣。呂不韋的收買工作當然也及於熟識的李斯。

由於是過去的主子，李斯袛好說了一些呂不韋的好話。

「呂不韋是難得一見的優秀人才，將之遠棄，未免可惜。」

對此，秦王卻面無表情地說：

「李斯，由你替代呂不韋，綽綽有餘。」

雖然看似毫無表情，李斯卻由秦王嘴唇振動的情形和臉頰的痙攣，看得出他的意思是：

──呂不韋已老，今後以重用李斯為宜。何況李斯可以任意使喚……

聽到呂不韋在河南的言行報告時，秦王聳了一下肩膀。剎那，李斯已知道他心裡的話了：

──呂不韋老矣！

（是的，呂不韋確實已老……）

原本準備如此應答的李斯，趕緊把話嚥下。在這個主子面前必須忌諱過分露出才華！

如此不簡單的李斯，尚無法盡知秦王心裡所想的一切。

事實上，政這時除了有「呂不韋老矣！」的感慨之外，內心更充滿一種難以言喻的不快。

和這種人有骨肉關係──這一點，是令他不悅之處。

這不快之感來自對方仍然存在的事實。除非除掉他，否則這令人作嘔的不快之感，恐怕一時難以消失吧？

有他在，自己根本無法施展身為秦王應有的行動，更遑論著手「一統天下」的偉業！

政由衷渴望得到自由。他痛恨任何妨害他自由的事和人。實際上，有許多事情帶給他極大羈絆。

其中最大的一點是血緣關係。

生母已使之遠離到雍。

在宮裡的華陽太后是先王義母，即使政是先王的親生兒子，和她也沒有血緣關係。因此，他能以輕鬆心情對待她。

政極為厚待名義上的祖母──華陽太后。

「君王看似冷酷，但，由對華陽太后盡孝道的模樣看來，他好像是重情義的人。」

人們都說這樣的話。

連對沒有血緣關係的祖母都那樣地善待──人們如是想。實際上，政善待她，正是因為和她沒有血緣關係！

其次是，有人蓄意操縱他。想到這一點，政就氣憤得渾身發抖。

這個體驗，從少年時代就屢次遭遇到，他每次都以極其堅毅的態度，與之反擊。結果，幾乎都能成功地扳倒對方。

於十三歲即位為王後，在前後約五年時間，他逐一粉碎別人欲操縱他的意圖。十年後的今日，尚有此一企圖的，袛剩一人──那就是呂不韋。

而且這個呂不韋和他有濃厚的血緣關係。這是給予他雙重束縛的來源。

之所以未能將之消除，是因為國家需要這個人。但目前這個情形已不復存在。

因為朝中已有幾乎可以替代呂不韋的李斯。此外更有來自大梁、在某些方面能力較呂不韋為強的尉繚，這個人雖然稍微欠缺實行能力，而企劃能力卻是出類拔萃。實行能力極強的李斯若和尉繚搭配，就再也不需要呂不韋了。

因此，近來在河南鄉下頻頻擺出示威姿態的呂不韋，在二十三歲的秦王政的眼裡看來，袛不過是令他輕蔑的對象罷了。

──如何把他除掉？

對呂不韋，現在袛剩這個步驟。

《尉繚子》──被稱為是尉繚著作的這本書，過去許多人認為是別人假借他的名義而作。

但，一九七二年由山東省臨沂前漢墓出土的物品中，除孫武、孫臏兩部《孫子》竹簡外，更有《尉繚子》殘簡。雖然袛是一些斷簡殘篇，經研究，其中一部分與現在流傳的《尉繚子》文章幾乎相同。《尉繚子》乃偽作之說即被推翻了。

袛是，有關尉繚這個人物的事跡，迄今仍不甚明瞭。

依據《史記》記載，秦王政採用他的計策，並且令李斯付諸實施。而《尉繚子》開卷第一頁卻說：

──梁惠王問尉繚子曰……

梁惠王就是魏惠王，於公元前三七○年即位的這位國君，在位時間至公元前三三五年為止。這是政即位八十九年前的事。因此，書中所指的「梁惠王」絕對有誤。由於《孟子》也有類似記述，所以，這是到後世才產生混淆的吧？

留下實際業績的人，所屬時代當然很清楚。但尉繚是從事策劃工作的人，在這一點上較難確定。

總之，從事策劃的人能受到重用，這一點證明秦起用人才的態度何等積極。

才能至上主義──

實際上，這個主義蘊藏著極大的危險要素。

因為，倘若同一領域出現能力更強者，原來的人隨時會有下台之虞。

呂不韋就是一個例子。年輕的俊才接連出現後，他在秦國已非重要人物，被炒魷魚是必然之事。

圍繞在年輕君主身邊的，當然以年輕俊才為多。在軍事方面的情形亦復如此。

秦國過去有位名叫白起的名將，後來王翦取代他而成為秦軍中心人物。現在，則是其子王賁逐漸抬頭的時候。

此外更有蒙驁之子武和其子恬，也漸漸浮上枱面。

這批年輕幕僚都是後來成為始皇帝的秦王政可以揮動自如的棋子。

政叫來年輕將軍們，說：

「你們當做一次大規模演習，即刻制訂作戰計劃，尤其在部署陣形方面，多用一點心思研究吧！」

「我們要攻打哪裡呢？」

年輕的蒙恬傾身向前問道。

「要攻打的是在河南的文信侯呂不韋。我們現在就來研究包圍時應採取何種陣形為宜。」

政叫人拿地圖來，詢問將軍們如何攻打河南的意見。經過深入研討後，包括第二、第三波攻擊在內的詳細計劃書終於完成。

「我想大概不會有實際戰爭。不過，你們還是得嚴陣以待！」政說。

「為什麼知道大概不會有實際戰爭呢？」蒙恬問道。

「呂不韋應該不至於真正老而昏聵才對。」秦王回答。

「老而昏聵……！？」

「戰事或許會有，但對方大概已脆弱到不堪一擊的程度了吧！」

聽到君王的說明時，將軍們都因無法瞭解其意而感到納悶。君王準備如何──沒有一個人揣測得到。

由年輕司令官率領的秦軍，團團圍住呂不韋之河南領地。如果沒有發覺到這一點，那呂不韋就真的是老而昏聵了。事實上，呂不韋已發現自己被圍。

確認這一點後，政致一封信函給呂不韋：

──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

意思是說：你對秦有何功績而受俸祿？你與秦有何親戚關係而號稱仲父？茲因此等大罪，將你流放至四川。

「和他們轟轟烈烈幹一場吧！我們豈可白白被殺？」

近臣如此提議時，呂不韋卻搖搖頭說：

「這樣做不好，不要有這個念頭。」

「為什麼呢？」

「因為這樣做會被人批評我老而昏聵……」

呂不韋遂看破一切，服毒自盡。

斷氣前，他用雙手掩臉，呢喃著說：

「這個年輕小伙子一定前途無量……我遺憾不能親眼看到他一統天下，但，為避免引起一場骨肉之爭，這已差可自慰了。」

## ○三六雙重逃亡

知道丹從咸陽失蹤後，關卡管制變得更加森嚴。實際上，丹已在此之前越過國境，秦國當局卻猶被蒙在鼓裡。

※※※

秦王政獲得自由了。呂不韋已消失，身邊再也沒有羈絆他的人了。

──你不是承襲秦國王室血統的人！

他偶爾會覺得聽到這句話迴盪耳際。

這樣的時候，他都會立刻反駁：

──我不會以繼承為滿足。我的興趣在於創造事物，以傳給後人！

他不是正統繼位人，因此想成為創造者。秦王之位袛不過是暫時借用的踏板。

我一定要完成統一天下的偉業！──政在心裡如此發誓。

天下王族都趨向保守，認為自己非把承繼的一切完整地傳給下一代不可。因此，他們儘可能地避免冒險，企圖走安穩之路。失去繼承之物，會愧對祖先──持這等心態的人，當然不可能採取果敢行動。

就這一點而言，政沒有一般貴族所具有的保守性格。

他不以喪失為可恥，而以不創造為恥辱。

喪失秦國，毫不足惜。這個國家袛是我創造天下的素材而已。

年輕君王的果敢作風，當然影響到他所任用的幕僚群。他們在各個領域都採取果決措置。袛要被認為對現實無益，再悠久的慣例也會被廢棄，毫無留戀之情。

「這個東西有用嗎？」

政常以這句話垂詢臣屬。

「沒有也無妨，袛是，有時候可以發揮一些裝飾作用。」

近臣如此回答時，他便說：

「裝飾也是一種效用。既然有此效用，那就不是無用之物。」

合理的現實主義不僅為年輕新進官僚所樂意接受，也在老練大臣和將軍間浸透。因為配合君意乃是臣屬生存之道。

資深將軍王翦於組編軍隊時，將兵員人數裁掉八成。他把不中用的兵員整理後，組成少數精銳軍團。這一點正符合秦王胃口。

「這樣很好！」

王翦依據秦王喜好重編軍隊，輕而易舉地攻陷了過去無法攻克的趙國鄴及閼與兩城。

這是新軍團所發揮的威力。

戰勝時，王翦反而感到茫然。這不是靠他的能力獲勝，而是因倣傚秦王政的作風制勝。

（這個人真不簡單！）

從此以後，王翦對秦王可謂畏懼之極，絕不敢因年輕而瞧不起他。何況有呂不韋之前例，王翦知道自己非得知所戒慎、充分發揮才華不可。

秦王扔棄的不袛是有陋習和無用之人，凡是反對自己所訂立方針的人，哪怕是有為之士，他都毫不容情地剷除。剷除就是處斬，以免離去的人被他國撿去，反而對他們有所幫助。

改編為精銳兵團後，決定將無功之將兵逐出軍隊。這時，一位名叫樊於期的將軍，以如下理由提出反對意見，說：

「或許沒有功績可言，但他們是世襲將兵，父親和祖父都功在祖國。若把他們逐出，我秦國將兵將不會想為子孫立功，戰意會喪失殆盡的。」

秦王對這樣的意見極為不悅。

以祖先功勞為幌子，這是他最討厭的事情。他壓根兒就不願聽到「祖先」這兩個字。

秦國，並不是祖先留給他的。

「你認為祖先非常可貴，是嗎？」

秦王歪斜著頭問道。

「是的，我認為祖先絕對可貴。」

樊於期深深鞠躬回答。

（這個傢伙殺掉算了。）

秦王頓時做了如此決定。

「我現在是國君，但，這個地位不是祖先賜給我的。」

他以難得一見的昂奮口吻，說出這句話來。

（反正很快就要把他殺掉……）

他更為了不使樊將軍繼續禮讚祖先，又說：

「你看我吧，我並沒有承襲秦國王室血統，卻也居於國君之位呀！」

聽到秦王這句話時，樊於期的臉色倏地變青。

（我命危矣！）

樊於期剎那間察覺到這一點。

秦王剛才所言，應該不是對今後要長久相處之部下說的話。反正很快就要殺掉──說這句話很可能出自這個心態。

回家時，說不定已有捕吏在等著了。

退出宮殿後，樊於期到心腹部下曾乞處。

曾乞是隱秘的心腹部下，樊於期平時沒有和他公開交往。發生事端時，親朋家都會被搜查，因此需要設一臨時避難處，這是當時要人的習慣。

「樊將軍，怎麼啦！？」曾乞問道。

大塊頭曾乞，嘴巴永遠是半啟著的，看似一副癡呆模樣，實際上是個鬼靈精。以這樣的人作為隱秘心腹部下，實在是高明至極。

「我要暫時躲在這裡……或許不會發生什麼事情，不過，我要你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到我家去看看情形。最好把我老婆和兒子帶出來。」

樊於期吩咐曾乞。

但為時已晚！

闖入樊府的捕吏，把全家人都帶走了。

「真可惡！……總不能讓老婆和兒子為我犧牲，我看我自首算了。」

樊於期沮喪地說。

「先不要這樣，看看情形再說吧！」

曾乞制止了他。極其敬愛樊將軍的曾乞，不忍心眼看他送死。現在自首袛有被殺一途，絕不可做這種愚昧之舉。

數日後，曾乞來到樊於期面前，垂頭喪氣地說：

「我今天是來報告壞消息……」

「果然……」

樊於期眼淚立刻奪眶而出。

壞消息當然是指「家人被殺」而言。在秦王面前力說「祖先可貴」的他，當然視「家庭」高於一切。對家人遽遭不幸，他已是柔腸寸斷。

從他喉嚨裡不斷傳出嗚咽之聲。

「此仇非報不可！」

這是出自肺腑的悲痛吶喊！

「我知道您的悲痛，然而，這時非隱忍自重不可。既然發誓要報仇，那就更加不能輕舉妄動。由於您的失蹤，官府正在大力搜索，關卡都有嚴密管制。您暫時待在這裡，等待情勢過去吧！」曾乞說。

「謝謝你的關懷……」

止住眼淚的樊於期，用他那燃燒的目光，瞪視著曾家低矮的天花板。

情勢遲遲沒有緩和下來。

秦王政不是容易死心的人。

（非找出來碎屍萬段不可！）

雖然細長眼睛中一點也看不出感情起伏，但，政心裡的怒火還在熊熊燃燒。

他為何如此憎恨樊於期？

樊於期強調祖先可貴，此舉固然令他不悅。但他更不能放過的是，樊於期一下子就看出他心裡已起殺意。不被別人看出自己的心思──這一點他向來有絕對的自信，連呂不韋都做不到。做到這一點的人，等於徹底摧毀他的自尊心。這是政無法忍受的。

「關卡管制絕不可鬆懈！即刻增加人員吧！」

他再三下達嚴令。

緊張情勢一直沒有緩和的跡象。

「真要命。暫時逃出秦國是最上策，但關卡管制這麼嚴密，如何是好呢？」

曾乞搖頭嘆息說。

「既然無法逃亡，我們來想其他良策吧！」

「我已在想……」

說到這裡時，曾乞突然住口。

「你是不是想到妙策了！？」

樊於期問道。有本事看出秦王心事的他，同樣從曾乞的表情看出他好像想到什麼妙計了。

「是的。這個腹案有點冒險，不過，我認為值得一試。」曾乞回答。

※※※

關卡管制極端嚴密，表示秦王政對樊於期的憎惡到入骨程度。

除樊於期以外，還有沒有其他被政憎恨的人？

曾乞想到一個人的名字。

這是燕送到秦國來的人質。

燕國現在的國君名叫喜，這個人質正是其太子丹。

戰國時代王族被當做人質是正常之事，這位丹，過去就有以人質身份被送到各國的經驗。他於年幼時代，曾經被送至趙都邯鄲作為人質。秦王政亦是以人質之子身份，生於邯鄲。

因此，秦王政和燕國太子丹，年幼時就彼此認識。

──年幼時就認識，兩人應相處得很好才對。

這是一般人的想法。

實際上，完全錯誤。

這是因為丹以幼年時代的交情為恃，在態度上過分狎近的緣故。

（我現在是秦王，再也不是邯鄲時代的人質之子！丹怎麼可以用朋友態度對我呢！？）

年輕氣盛的政以此駁斥。

結果，這個態度也令丹反唇相譏。

（你跩氣什麼！？兩人過去在邯鄲，交情好到共吃一個饅頭，現在成為國君就忘掉昔日朋友了！？……）

敏感的政當然很快察覺到丹的態度。彼此憎恨的結果，相互間的厭惡感愈趨熾烈，乃是自然之事。

因此，當燕國提出以他人替代丹為人質之議時，政斷然拒絕。

──我要繼續以丹為人質，不同意換人！

歸國的話，太子身份的丹有機會繼位為燕國國君，而繼續留在秦作為人質，將會使其餘候補者趁機抬頭。政這個措置，為丹帶來極大困擾。政似乎是刻意如此做的！

──既然如此，我就設法逃出秦吧！

據說，丹喝酒時曾說出這句話。咸陽人常以這件事情做聊天話題。

曾乞是交遊相當廣泛的人。他很快和丹居住宅邸的管家攀上交情，屢次藉口前往，因而得以認識丹。

一天，曾乞邀丹到院裡，壓低聲音說：

「這是絕佳機會……」

「什麼意思……！？」

「我說這是逃出秦國最好的機會。」

「你少胡扯！……自從樊於期將軍失蹤以來，關卡管制比以前森嚴許多呀！」

「森嚴是以樊將軍為對象。關卡官員專注的是不讓樊將軍通過，忙著核對相貌圖，所以對其餘的人應該不會太留意。」

「說的也是……」

丹環抱雙臂，思考起來。

他亟思逃離秦國，好給政顏色看。他在祖國的地位會因離開太久而不安定，他的太子之位被廢而其餘兄弟被立為太子，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他有充分理由急欲歸國。曾乞就在這個時候向他提起這件事。

「這件事我們可以好好計議……」

丹環顧四周後，壓低聲音說。

經過數次計議，丹依照曾乞的計策，終於成功地逃離秦國。

知道丹從咸陽失蹤後，關卡管制變得更加森嚴。實際上，丹已在此之前越過國境，秦國當局卻猶被蒙在鼓裡。

──絕不可讓燕國太子丹出境！

當局發出特別指令。

這會兒，關卡官員專注的是阻止燕國太子過關之事。

「將軍現在可以動身了。」

人質失蹤是重大事件，因此事而格外緊張兮兮的關卡，這回則過分專注於識別丹，結果竟讓樊於期成功地過關。

亡命者樊於期要去的地方早已決定。

他要去的地方當然是因國君年事已高而由新歸國太子掌握實權的燕國。

這一點，曾乞和丹事前已經談妥。

## ○三七唯詭策可使

田光凝視刀刃，說：「太子丹叮嚀我：『這是國家大事，絕對要守密。』我對他認為我會把這件事情洩漏出去而感到遺憾。……荊軻，見到太子時，對他說這句話吧……田光已死。」

※※※

燕位於以現在北京為中心的河北省北部，離秦國相當遠。

燕太子丹逃離秦而歸國，是燕王喜二十三年（公元前二三二年）之事。秦國韓非於此前一年服毒自盡，呂不韋則於兩年前死亡。

丹由於多年人質生活，個性變得有些偏執。

「政這個傢伙，非給他顏色瞧瞧不可！」

每次想起以人質身份居留咸陽期間，受辱於秦王政一事時，丹都餘怒未息地說出這句狠話。

但，燕、秦兩國國力極為懸殊，「給他顏色瞧瞧」談何容易？與之正面為敵，無異於螳臂擋車。

對付強秦唯有使用詭策一途。

樊於期理所當然地亡命到燕國來。對此，一些燕國老臣提出反對意見，說：

「樊將軍是秦王痛恨的人。我國收留這樣的人，一定會惹怒秦王的。因此，應將樊將軍趕至匈奴之地為宜。」

「樊將軍是窮鳥入懷，我怎麼能把他趕至匈奴之地呢？」丹搖搖頭說。

詭策是指「不尋常的方法」，也就是詭計。詭計一定要有實行之人，又因為風險很高，所以袛有不怕死的人──也就是所謂的「壯士」──才辦得到。丹於是致力於招募稱得上「壯士」的人。此處所以使用「稱得上」之字眼，是因為在事情未達成之前，真正「壯士」之名，甚難認定。

（我是吃過苦的人，因此看得出一個人是否具有真正能力。我的鑑定眼光是不會差的。）

丹對此頗有自信。

事實上，他招募到的十多個人，看起來都稱得上「壯士」。

但，這些人真能賦予大任嗎？這件事情非同小可，在鑑定上得格外地慎重。

這「大任」是行刺秦王政的詭策，除了沉著、大膽外，尚需具備智力。

「能物色到這樣的人嗎？」

丹詢問太傅鞠武。「太傅」，是太子之老師。

「我國有一位名叫田光的人，太子知道嗎？」鞠武回答。

丹由於泰半歲月以人質身份在國外度過的關係，對國內情形不甚瞭解。不過，田光乃民間任俠之士──此事他倒聽說過，不求致仕、不近權勢──顯示這個人的俠客本分。

「名字我聽說過，可是，田光不是上了年紀了嗎？縱使人物值得信賴，但體力不行，管用嗎？」

「田光有鑑定人物的眼光。對之曉以大義，應會推薦出適當人物。」

「我自己就有鑑定人物的眼光呀！」

丹有些不服地說。

「我不否認這一點，然而，田光是土生土長的人，又是民間人士。他有機會接觸許多人，這是宮廷人士做不到的事情。過去，太子泰半歲月人在國外，知道的人物一定是有限的。」

「說的也是。那你就把田光介紹給我吧！」

「遵命！」

處士身份的田光，遂被帶到太子丹面前。「處士」指身為讀書人、卻不致仕的自由人。

丹在太子宮殿接見田光，並於客人就座時，親自為其拂塵。這是特殊禮遇。太子從自己的座位走下來，態度恭敬地說：

「有國事願與先生相謀。」

「謹聽吩咐。」田光回答。

「秦國勢力日益強大，經常出兵關東，擊齊、楚、三晉，蠶食諸侯領土後，正準備攻打我燕國。秦之攻燕，如同於火爐上燃燒羽毛，實難以尋常方法抵禦。因此，唯有採取詭策一途。此途無他，就是行刺秦王。此乃今與先生相謀之事。」

丹與田光單獨會面後，將暗殺秦王之計劃說了出來。田光回答說：

「駿馬年輕時日驅千里，一旦年老，則猶不如駑馬。我雖已年老，但也不能坐視這等重大國事於不顧。我有一位名叫荊軻的年輕朋友，此人絕對有用。」

「先生快把這個人介紹給我吧！」

「遵命！」

田光答應後，退出太子宮殿。丹送他到門口，說：

「今天所談乃國之大事，尚望先生絕對守密。」

「那當然。」

田光說著，微笑行禮。

※※※

荊軻原本是衛國人，其祖先則為齊國人。這在戰國末期是司空見慣之事，同時也是中國邁向統一的推進力之一。

荊軻是讀書人，亦精於劍術。但他絕對沒有一般壯士常見的粗暴性情。毋寧說他是個不欲與人爭執的性情中人。

在一個叫榆次的地方與劍客蓋聶論劍時，由於意見相左，蓋聶對荊軻怒目相視。結果，荊軻迅速離開現場，人們以為這是由於害怕對方的緣故。

到趙都邯鄲時，荊軻和一位名叫魯勾踐的人玩一種叫做「博」的遊戲。這種已於宋代絕跡的遊戲，使用的是棋盤，規則好像相當複雜。玩這遊戲時，兩人曾經發生爭執，魯勾踐因而捲起衣袖，露出黝黑的粗臂，吼道：

「我絕對沒有看錯！你如果不服氣，我們可以用拳頭來決定輸贏！」

後來，荊軻默不吭聲地走開。

當時在場的人也都認為荊軻是懾於魯勾踐的洶洶氣勢，所以夾著尾巴溜走。

實際上，荊軻是個情緒高昂的人，袛是很會控制自己。他認為情緒要到必要之時才可以發出，不能為了遊戲或論劍之類小事，就任意發洩情緒。

縱然如此，情緒也不能老壓抑在心底，必須適當地解放，得到淨化始可。荊軻有個方法，那就是──歌。

荊軻以唱「羽聲」最為拿手。

中國音樂有「宮」「商」「角」「徵」「羽」五音，其中以「羽音」最為清澄，適合用來唱情感激昂之歌。顫抖清澄之高音為其特色。

來到燕後，荊軻交了兩位朋友。其中名叫高漸離的是擊筑名手。「筑」是一種絃樂器，以竹擊弦演奏。類似琴的這個樂器有五弦、十三弦及二十一弦三種，袛是早已絕跡。依據郭沫若先生的考證，筑遠較琴為小。

另一位是以「狗屠」（殺狗）為業、名叫宋意的人。

荊軻常和這兩位朋友在市井中共飲長歌。

喝酒高歌時，他們常會放聲大哭，笑聲和哭聲是混雜在一起的。

交上這兩位摯友後，荊軻決定在燕定居，他後來又認識一位比摯友層次更高的知己。

這個人就是田光。

田光被太子丹告知國家大事時，立刻決定推薦他所器重的荊軻來實行這件事。

田光離開太子宮殿後，直接來到荊軻住處。

「去行刺秦王。」

見到荊軻後，田光劈頭就是這句話。

「什麼！？……」

「太子叫我去。」

田光的話十分直截了當。

「那您……」

「我老了。」

「您就推薦別人，是嗎？」

「沒錯。」

「推薦的是我，對吧？」

「希望你妥善達成任務。快去見太子吧！」

「我知道了，好！」

兩人的談話，一點也不像在商量事情。荊軻絕不會拒絕代替自己去做這件事──對此，田光有絕對的把握。

一看見田光來訪的模樣，就直覺到他是帶著重大任務來派給自己的，同時也是無法推諉的重大任務──荊軻已察覺這一點。

他的揣測一點沒錯，田光帶來的是「行刺秦王」這個天大的任務。

意想不到的事情卻在這之後發生。

當時的「士」都佩劍，雖然是處士也不例外。田光進入荊軻家中時也掛著一把劍。已入老境的他，腰是微弓著的。談話完畢後，他拔出掛著的劍，凝視著劍刃，說：

「太子送我到門口，叮嚀我說：『這是國之大事，絕對要守密。』我對他認為我會把這件事情洩露出去而感到遺憾。荊軻，見到太子時，對他說這句話吧──『田光已死』。因此，這件事絕無洩露之虞……」

語畢，他用雙手支住劍身，將脖子對準劍尖，然後往前撲倒。

這是自刎方式。

荊軻默然盯住倒在地板上的田光。

難掩激情的他，忍住嗚咽，靜靜用羽聲唱起歌來。

※※※

秦首先攻滅了最弱小的韓。

──寧為雞頭，勿為牛後。

蘇秦以「雞」譬喻的韓，終於被「牛」一般的秦所併吞。這是秦王政十七年（公元前二三○年）。也是太子丹脫逃兩年後的事情。

滅韓後，秦暫不攻魏，先將主力轉向趙。結果，將軍王翦攻陷趙都邯鄲，並且俘獲趙王遷。

秦下一個攻打目標應該是燕。

將軍王翦之所以駐留軍隊於中山，未繼續攻向燕，是因為秦王政親自來到邯鄲的緣故。

邯鄲是政出生之地。他曾經在此地度過幼年時代。

「我在邯鄲有非處理不可的事。」

這是政到趙國的理由。

他的母親是邯鄲之地的妓女。母親娘家的人，在邯鄲向來受人輕視。在十歲之前住在邯鄲的政，當然清楚哪些人曾經對自己不好，以及哪些人曾經侮辱過母親娘家。

非報復這些人不可！──這是政到邯鄲的目的。

由於秦王要來邯鄲，所以將軍王翦不便揮軍攻燕。換句話說，等於秦王之復仇心解救了燕之危機。不過，秦國大軍遲早會逼近燕國，危機袛是暫緩罷了。

在邯鄲復仇後，秦王巡視了太原和上郡便返國。

這是韓滅亡後兩年，也就是公元前二二八年之事。

秦王政的母親於這一年去世。這位生性多情而為兒子帶來許多苦惱的母親，晚年境遇是非常淒涼的。

母太后之死，也是使秦之進擊計劃多少遲延的原因之一。

趙王被俘後，趙已亡國。公子嘉遂率領數百族人前往代，在該地自立，以代王自稱。

代王與燕聯合，準備迎戰共同的敵人秦。

但，代王軍隊袛是殘兵敗卒，毫無實力可言。

燕太子丹認為實行詭策正是良機，事情再也不能拖延了。

養兵千日，用在一時──丹養荊軻已經多時，為的是派上今天這個用場。近來荊軻正以「上卿」身份，享受燕國最高之待遇。

秦國將軍王翦終於動兵，燕國南部一時連連告急。

「秦兵即將渡過易水前來蹂躪我國。這應該是採取行動的時刻吧？」丹終於開口。

「是的，此時非殺秦王不可……袛是，行刺秦王，必須要有面謁機會才行。這該如何做呢？」荊軻問道。

「這……」

丹認為荊軻除了膽力之外，智力也超群，這件事情應由荊軻自己設法。

「我要以獻上兩件東西為理由，求謁秦王，可以嗎？」荊軻說。

「哪兩件東西呢？」

「一件是督亢地圖。」

督亢是位於河北省涿縣東南的肥沃豐庶之地。獻奉地圖意味的是獻上土地。

「這是不得已之事。那另一件呢？」

「是樊於期將軍的首級。」

荊軻以沉重的聲調說。

## ○三八易水悲歌

荊軻站立起來，和著高漸離所奏的筑，唱起了有名的「易水之歌」：「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返……」為他送行的人都禁不住嗚咽起來。

※※※

「樊將軍首級……！？」

丹倏地變色，急急回問。

「沒有這等禮物，還能求謁秦王嗎？」

荊軻鎮靜地說。

「不，這絕對不行！」

丹情緒激動地叫了起來。

他是個性情中人。與秦王交惡，大半也起因於感情問題。厭惡做絕情之事的他，絕不忍心擊殺投懷窮鳥。

「是嗎！？」

荊軻作揖後退出。實際上，他沒有放棄要樊於期首級之事。走出太子宮殿後，他來到樊將軍住處。

「您對秦王的憎恨有多深呢？」荊軻問將軍。

「你問我憎恨有多深……」將軍搖搖頭後說：「秦王不但殺我一族，更以千斤黃金和萬戶采邑為懸賞緝拿我，憎惡有多深，我能形容得出嗎？」

「您準備抱著這個憎恨之心活下去嗎？」

「除此之外，還有什麼辦法呢？我對秦王恨之入骨，可是，這仇何時才能洗雪呢？」

說時，樊將軍已潸然淚下。每次想到對秦王的仇恨，他唯有流淚一途。

「秦王被殺，您的仇恨就得以洗雪，不是嗎？」

「那當然。」

「可是，行刺秦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想接近他可是難上加難……而企圖行刺，必須要接近他才有可能。」

「秦王除了親信之外，絕不使他人接近自己。況且在宮殿裡，除秦王外，任何人都不得攜帶武器。這樣有可能成功嗎？」

「將軍，或許我思慮的深度比不上您，但這個國家的太子丹也對秦王痛恨到極點。而我為太子丹效勞，為的也是要殺秦王雪恨。」

荊軻遂把這「國之大事」向他透露。

「什麼！？……原來你是刺客……」

「是的。」荊軻頷首道：「如何才能暗藏武器，接近秦王，多日來我一直苦思這一點。」

「結果呢？」

「如何暗藏武器，這一點倒不難，我已想出方法了。現在袛剩下如何才能求謁秦王這個問題……」

「你想出良策沒有？」

「奉獻秦王最喜歡的東西，我想這是唯一獲准謁見的方法。到時候我自然會用所藏短刀，行刺秦王……」

荊軻擺了一下以短刀刺人的姿勢。

「秦王最喜歡的東西是什麼呢？」

樊將軍唸唸有詞地側頭思考。

「您猜測不到嗎？將軍應該知道的啊……」

「這……」

樊將軍開始加緊思索。

「秦王渴望得到的東西……因此以千斤黃金和萬戶采邑為懸賞……」

「啊！？」

樊將軍不覺發出聲音，更把一隻手按上自己的喉嚨。

荊軻凝視著將軍的表情。

將軍臉上的錯愕表情倏然消失，代而浮出的是愉悅神色。片刻後，將軍說：

「秦王一定樂意見到奉獻我首級的人。荊軻兄，虧你想到這一點，實在謝謝你！……我將因此得以雪恨，當然是死而無憾的！真謝謝你！」

樊將軍一邊連聲稱謝，一邊露出一個臂膀。此刻的他，仍然是喜形於色的。

「為了增加求謁的可能，最好的方法是附加督亢地圖。這一點，太子已經答允，但他怎樣也不答應以您的首級為禮物。所以我袛有冒昧來拜訪您了……」

荊軻壓抑著情緒說。

樊於期卻抑制不住感情似的，頻頻搖晃身體。他的情緒亢奮到極點，因為他即將達成復仇願望了。

──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

《史記》以此記錄樊將軍此時心中的愉悅。「腐心」之語，典出於此，形容「內心苦思到極點」。

而《戰國策》則以「拊心」表現樊將軍此時說的話。「拊」是「敲打」之意，與「切齒」這個表示強烈動作的字眼並排在一起，意指猛烈捶打胸膛。

──我每天為不知該如何復仇是好而切齒捶胸，到現在才因你而得知這個方法。

前面之語的意思如此。

樊將軍遂欣然自刎。

太子得知這件事情，立即趕赴將軍住處，伏倒在屍體上痛哭。

──其哭極哀。

《史記》袛有如此簡潔之記載，而這短短數字卻充分描述性情中人太子丹的悲慟程度。

※※※

雖然是不忍心殺掉的投懷窮鳥，但，既已自絕其命，袛能徒呼奈何。現在唯有用其首級，以圖行刺秦王，以償故人之志。

樊將軍之首級被收入小木箱內。

太子丹事先購買一把行刺用的銳利匕首。價值百金的這把匕首是趙國一位叫徐夫人的名刀匠所鑄。

這把匕首銳利無比，但謀事必須徹底周到。丹於是命人將刀刃塗以劇毒，即使秦王僅受輕傷，也能奪其性命。試之囚人的結果，果然輕輕一劃就斃命。

荊軻是極其冷靜的刺客。「暗殺」這種工作，本來就非冷靜之人莫屬。一旦摻雜感情因素，無法殺人是一定的。

中國古代史上最有名的刺客荊軻謀刺秦王失敗，是眾所周知之事。其原因就在於摻雜感情因素的緣故。

完成這樣的工作，選擇合宜的夥伴是最重要的。

──袛有那個人！協力完成這等大事，除他以外不做第二人想！

荊軻認為要完成這件工作，最理想的夥伴是目前人在楚國、沉著無比的薄索，因此派人請他過來。

但，到楚國的路途何其遙遠，薄索前來，也要相當長久的一段時間。由於闊別已久，荊軻甚至不知薄索現在的情形如何。倘若薄索沒有改變，荊軻相信，他一定會立即答允共襄盛舉的。

──好，咱們一起死吧！

雖然荊軻對此深信不疑，但也不敢斷言有十足把握請得到他。甚至對方縱然有這個意念，卻因病魔纏身，未克起程，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而丹卻連連催促著。他再三要求立即行動。

裝著樊於期首級的木箱、督亢地圖以及徐夫人所製匕首──需要的東西早已準備妥當。

丹對荊軻說：

「事不宜遲，我不知道你為何如此猶疑。如果你不立即採取行動，我袛有改派秦舞陽了……」

秦舞陽是燕國著名的勇士。此人十三歲就有殺人經驗，因此，應該可以賦予刺客任務──這是丹的想法。

就丹而言，袛要達到謀刺秦王之目的便足願矣，這件事情由誰來做都一樣。由於荊軻遲遲未有行動，所以丹有意改派秦舞陽。

聽聞此言，荊軻勃然大怒。

他袛是在等待薄索由楚前來，而丹的口吻好像懷疑他已改變初衷。

何況，他對秦舞陽這個人素感不屑。

這個人除了於少年時代殺過人外，再無任何輝煌事跡可言，不過是浪得「勇士」虛名而已。而這也正是秦舞陽的悲劇，為了讓人肯定他是名副其實的勇士，他隨時都在找尋賣命機會。

這個人荊軻見過幾次，對他的評價是：

不是真正的勇士，袛是擺擺噱頭罷了。這樣的人是否確實具有膽識，大大可疑。

荊軻視丹準備以這樣的角色替代自己為奇恥大辱。

恚憤──他的感情成分中，開始有了這個因素。

荊軻豎眉瞪目說：

「這件大事絕不可讓秦舞陽去做。我本來是準備等待一起謀事的摯友從楚國前來，既然太子如此催促，那我不再等他，立刻動身就是了。」

荊軻遂不再等待自己信賴的薄索，帶著副手秦舞陽，啟程赴秦。

※※※

此行必死無疑。

縱然成功地刺死秦王，但自己會被斬殺或處死是免不了的事情。活著回來的機會連萬分之一都沒有。這個任務無異「特攻隊」出擊。

──皆白衣冠以送之

以太子丹為首，所有參與這項計劃的人，都著一身白衣送行。在中國，白衣冠是喪服。由於是為走上不歸路的人送行，所以大家都身著喪服。

他們送他到易水河畔。

燕都薊在現今北京的偏西北位置。要到秦，必須先南下，然後往西方行走。由薊南下後，非越過流入拒馬河的易水不可。

來到易水河畔時，他們向道祖神祭拜。

──既祖，取道

《史記》有此記載。

關於道祖神之語源有二說：其一以「徂」（去）字為根源之說，另一為以黃帝之妻嫘祖之名為起源之說。嫘祖是喜歡旅行的人，據說是死於旅途。

祭拜道祖神完畢後設宴，是一般的習慣。

他們在易水河畔為荊軻辦了一場酒宴，由太子丹主持。

擊筑名手高漸離和以屠狗為業的宋意──這兩位荊軻的好朋友──也都參加了這場酒宴。

為即將踏上不歸路的人送行，是一件令人傷感的事情。

如前所述，看似冷靜的荊軻，實際上是個極富感情的人。他的激情藉著歌聲得以宣洩。即將啟程赴義的他，當然心有所感。

「漸離，你來擊筑吧，我要唱歌。」

荊軻站立起來，和著高漸離所奏的筑，唱起了有名的「易水之歌」：

風蕭蕭兮易水寒

壯士一去兮不復返

為他送行的人都禁不住嗚咽起來。

隨著荊軻的羽聲慨嘆，大家都升起悲憤激昂之感。

「再見！」

荊軻袛說了這句話就上車。

在馭者揮鞭之下，車輪開始軋動，馬車在沙土中徐徐前進。插在沙土上的柏樹樹枝，因被車輪捲入而斷裂。

上車後的荊軻，再也沒有回頭。

一路往秦前進。

來到秦都咸陽，荊軻以千斤黃金致贈秦王寵臣蒙嘉，請他安排謁見事宜。

由於帶有樊於期首級和督亢地圖，秦王因而樂意接見這位燕國使者。

咸陽宮。──

（這將是我的死處……）

荊軻雙手捧著裝有樊於期首級的木箱，在宮殿走廊上緩緩行走。

他當然有些緊張，卻沒有任何悸動。他的臉頰顫動幾下，但來到秦王寶座前時，業已恢復平靜。

副使秦舞陽捧著裝有督亢地圖的盒子，跟在荊軻後面。

秦舞陽畢竟不是真正的勇士，捧著盒子的雙手顫抖不停。他的臉色蒼白，嘴唇枯乾，走路樣子甚為不自然。

荊軻為跟在後面的秦舞陽不自然的腳步聲而感到忐忑不安。

秦舞陽雙手顫抖得越來越厲害，使得盒子內的地圖因碰撞盒壁而格格作響。

「這人為何如此顫抖不已！？」

站在寶座門口處的禁衛將校如此訊問。因為他發現秦舞陽的神態確實可疑。

荊軻回頭，瞄一眼秦舞陽，說：

「他是北蕃蠻夷鄉下人，從未見過天子，由於緊張，所以才這樣發抖的。請寬恕這個人的無禮，好讓我們圓滿達成使者任務吧！」

## ○三九事未竟成

秦王順利拔刀出鞘，持劍砍中了荊軻的左大腿。荊軻於倒下的同時，將匕首扔向秦王。這一擊並沒有擊中。匕首碰到銅柱，鏗鏘一聲彈回，掉落地上。

※※※

「把秦舞陽帶來的地圖拿給我看。」秦王政對荊軻說。

荊軻和秦舞陽跪在寶座前。裝首級的木箱和地圖盒子分別放在兩人身邊。荊軻打開還在顫抖不已的秦舞陽旁邊的地圖盒蓋，取出裡面的東西。

紙的發明是在這之後約三百年的事情，這時候的文書一般都使用木簡或竹簡，此外就是如由長沙馬王堆出土的「帛書」（文字記載於絲帛之上）。由於絲帛乃昂貴之物，袛有王者或富翁才會用絲帛寫東西。

督亢地圖是畫在絲帛之上，滾捲成軸。

「大王請看。燕國奉獻此地，以後也願以秦國屬臣身份呈獻貢物，所求僅盼能守住祖先宗廟。燕國特此送來樊於期首級及督亢地圖，以示誠意。」

荊軻語畢，緩緩打開軸狀地圖。

秦王瞇起眼睛望著地圖。他確實甚為心滿意足，但他細瞇眼睛，並不表示由衷欣悅。他的細長眼睛睜開時，比一般人大了許多。他不希望自己的大眼睛露出自己所有的心事。因此，無論喜怒哀樂，一旦感到亢奮，就細瞇眼睛──他有這個習慣。

（你不奉上，我遲早也會用武力奪取啊……）

他一邊如此想著，一邊看著地圖上的山河。

不戰而取──這一點倒使他極為欣慰。已是超級大國的秦，現在的目標在於兼併六國取得天下。不動兵就能擴大版圖，是最理想不過的了。未動用的兵員可以派任到別處。

（沒想到那個火暴脾氣的丹終於想通……難不成……！？）

一絲疑惑突然閃過秦王政的腦際。就在這剎那──

──圖窮而匕首見。

《史記》如此記載當時的情形。

在這之前，荊軻解開軸圖帶子，將軸頭部分遞給秦王。秦王接過之後，以懶洋洋的神態，次第拉開軸圖觀看。

匕首藏在地圖最末部分的軸心內。

徐夫人所製匕首！──刀刃上塗有劇毒！

荊軻伸出右手抓住匕首柄，左手去握秦王衣袖。這衣袖甚長，他刻意往前靠近一步，抓到了袖端，猛然一刺──由於秦王身著寬袍，所以匕首並未刺到秦王。

秦王政錯愕至極，抽身站起來。

荊軻緊抓袖端不放。一心為達目的的他，當然不想讓秦王跑掉。結果，秦王猛然後退，隨著裂帛之聲，衣袖斷了。

秦王企圖拔劍。由於佩劍太長，一下子拔不出來。在這突發事件之下，一向豪勇的秦王政非常狼狽。他越急，佩劍越拔不出來。因為他的左手握著劍鞘往前抵禦，所以右手不方便拔出劍身。

抓著匕首的荊軻，企圖撲向秦王。

秦王以廊柱為盾，繞來繞去地閃避。

荊軻一言不發地窮追不捨。

秦國法律規定，宮中群臣不得佩戴任何武器。雖然宮殿下有整排武裝禁衛士兵，但除非君王親自下令，他們是不准進入殿內的。

商鞅以來，秦已是法治國家，人們守法的精神極為徹底。因此，在這等緊急事態下仍無法任意指揮禁衛兵。縱使丞相出來發號施令，由於不是君王親自下詔，他們也不敢有所行動。

此時，唯一持有武器的秦王，卻因無法使用武器而遭荊軻追逼，而旁人袛能袖手旁觀。

就在千鈞一髮的時刻，侍醫夏無且將所持藥囊朝荊軻扔過去。

這是在匕首幾乎刺到秦王的時候。看到藥囊飛來時，荊軻迅速側身閃過。由於這個短暫中斷，秦王得以逃過刀刃追擊。

秦王一邊逃一邊想拔劍，卻遲遲拔不出劍身。

「大王！快採背劍姿勢！」近臣中有人大聲叫喊。

他是因為想在腰際或身前拔劍，所以未能如願。將劍連同劍鞘掄過頭頂，然後稍微蹲身，使用反動力就容易拔出了。

秦王照做，劍身終於順利出鞘。這麼一來，短小匕首再也敵不過長劍。秦王持劍砍中了荊軻的左大腿。

荊軻於倒下的同時，將匕首扔向秦王。

這一擊並沒有擊中。

匕首碰到銅柱，鏗鏘一聲彈回，掉落地上。

秦王揮劍砍向荊軻。扔出匕首後，荊軻已手無寸鐵，因而連挨了八劍。

渾身是血的荊軻靠著宮殿圓柱坐了下來，雙腿癱在地上。

他的壯舉已歸失敗。

失敗理由極為顯然。

看那階前的秦舞陽！──自詡十三歲就殺過人的這名「勇士」，不是正在那裡渾身發抖、伏在地上嗎！？

要是換成楚國勇士薄索，一定會趁荊軻抓住秦王衣袖的機會，往前衝出，有所協助吧？

秦舞陽不但毫無用處，更因神色倉皇，以致引起對方狐疑！

但，荊軻並未因此怨懟對方。

「之所以事未竟成……」

在圓柱前坐下來的他，說出這句話後深深喘了一口氣。他已是受了致命重傷的人，沒有力量再爬起來。這句話是他使出最後力氣說出的。

這顯然是他的臨終之語。

到處亂竄，終於得到機會揮劍猛砍刺客的秦王，此時也氣喘如牛地等待荊軻說出後面的話。

「其實我不難如願以償，完成任務……我之所以失敗……是因為想逼大王允諾把過去掠奪的土地全部歸還……」

荊軻說出這句話後，瞄一眼階前的秦舞陽，無力地呵呵大笑：

「哈！哈！哈！……」

笑聲甫畢，他的頭往前垂下，斷了氣。

《史記．刺客列傳》以生動手法描寫荊軻謀刺秦王而失敗時的情景，而在《史記．秦始皇本紀》中則記載：

──燕太子丹患秦兵至國，恐，使荊軻刺秦王。秦王覺之，體解軻以徇……

這句話的意思是：秦王於事前有所察知，因而將荊軻逮捕後，處以車裂之刑。

為某人作傳時，不在正傳中說這個人的壞話，而在別處述及──這是《史記》之記述手法。

漢高祖敗戰時，因自己兒子礙手礙腳，遂於逃走之際將之從車上丟出一事，就是一個例子。

這件事情未見記載於〈高祖本紀〉中，而在與高祖交戰的〈項羽本紀〉中有所敘述。雖然是在危急情況之下，但把自己的親生兒子從車上拋棄，為顧及高祖聲譽，這等事情當然不能說出。因此，在以他為主角的傳文中當然不能有所記載。

被外國使節以匕首相逼，險些遇害而到處竄逃──這對始皇帝而言當然不甚光彩，因此以「覺之」一語帶過，是可以理解的。

荊軻是在宮殿內被殺的。車裂刑是對屍體所施加的吧？

險些遇害的秦王，對這件事耿耿於懷。

──秦王不怡者良久。

這是《史記》中的記載，而《戰國策》中的記述則為：

──秦王目眩良久。

原來就不甚健康的秦王，遭遇突發事件而悸動不已、頭暈目眩，當然也是很有可能的。

事後，秦王立刻論功行賞。

這一天的最大功臣當然是扔投藥囊的侍醫夏無且。他因此而獲賞黃金兩百鎰。這個重量相當於七十公斤。當時捉拿樊於期的懸賞是黃金千金，相當於兩百五十公斤，也就是說，投擲藥囊之功勞，被評價為取得樊將軍首級功勞的三分之一。

當然也有人受到處罰。

接受荊軻饋贈、安排謁見事宜的寵臣蒙嘉被降職。

喊了「大王！快採背劍姿勢！」這句話的人也獲頒獎金。法治國家的信賞必罰做得相當徹底。

※※※

秦王因這起事件而大為震怒，於是增加駐留趙國兵員，以便展開對燕之攻勢。──史書記載多以荊軻事件為秦國征討燕國之開端。

但是，秦於其時已攻滅韓，並且俘獲趙王。雖然趙國公子嘉亡命至代之地而自稱為趙王，實質上趙已形同滅亡。

因此，不管荊軻事件發生與否，本來就要輪到燕國受到攻打，這件事充其量袛產生催化作用而已。

秦軍由趙北上攻燕。秦國將軍為身經百戰的王翦。

燕國則在趙王嘉的支援之下，企圖在易水之界拚死抵禦。

但是，滔滔歷史潮流，豈是容易攔住的？

燕在易水之西大敗。

隔年，燕國首都薊城淪陷。這是秦發兵後不到十個月的事情。

與滅亡之韓四周與他國毗鄰的情況相較，燕尚有可逃之處。

那是遼東之地。日本人稱之「滿州」，中國人以「東北」稱呼的廣大土地，在燕國之東。

燕王喜和太子丹，率領燕國精兵，據守遼東之地。

由所佔領之薊城攻出，追擊燕王和太子的是一位名叫李信的年輕將軍。

當時還有楚、齊、魏等國存在。攻滅趙時，秦軍也沒有追擊逃至北方邊境代的公子。不隨便攻打被認為「天下」的地域之外，是意圖一統天下的秦之方針。

而這次卻屬例外。

對荊軻的行為，非給予報復不可。荊軻乃燕太子丹所派之刺客，這一點已查明屬實。

李信的任務在於懲罰太子丹，而不在於推翻遼東的燕國亡命政權──這可以過些時候再做。

同樣為亡命政權，在代之地以趙王自稱的嘉，由於對燕之窘狀看不過去，因而致一密函給在遼東的燕王喜。

信中說的是：

秦對燕如此窮追不捨，根本原因在於太子丹。倘若貴王將丹殺死，以其首級呈獻秦王，秦王定會停止追擊，貴國將因而得保社稷。

這樣的事情不用別人教，燕國自己早已想到。何況丹是個非常敏感的人。

「我來做犧牲品吧！不過，我不願意死在國人刀下，我要和敵人猛幹一場再死！」

他遂率領僅數十騎近侍，前往衍水。秦國青年將軍李信佈陣於衍水對岸。

這個李信，數代後的子孫之一便是悲劇將軍李陵，司馬遷曾為與匈奴死鬥而被俘的李陵辯護而被處宮刑。

「太子丹渡衍水前來！」

偵察兵做此報告。

李信知道丹渡河前來的目的。

「人數有多少？」

「大約三十騎。」

「那就派兩百騎去圍攻吧！」

太子丹遂在衍水之上為秦軍所俘，並且被斬。

取得丹之首級後，秦軍無心戀戰，很快就收兵歸國。

這是發生於秦王政二十一年（公元前二二六年）之事。

燕國亡命政權後來延續約四年。

秦開始忙於攻楚，沒有閒暇與偏遠地區的亡命政權周旋。

為知己而不惜犧牲性命的壯士荊軻，自古以來深受人們景仰。

## ○四○老而彌堅

「死要美田、豪邸、大庭園的人不可能起叛意……大王不是會這麼想嗎？我越厚著臉皮強要獎賞，他越放心。我不怕被他視為不要臉的老傢伙。被討厭而能活命，總比被懷疑而遭誅殺好啊！」

※※※

「卑職已年邁，不堪軍事大任。請大王准予引退。」

攻陷燕國首都後，秦國名將王翦稟奏秦王。

「好，你就回去好好休息吧！不過，我要你讓王賁為國效勞。」

秦王遂准其所請。

王翦之子王賁已是獨當一面的將軍，於父親往燕討伐朝間，曾經遠征至楚，由楚歸來後，他又轉戰魏國。他的確開始替代其父了。

王賁使用水攻，攻陷魏都大梁，魏是繼韓之後第二個被滅的國家。趙和燕則亡命苟延殘喘，可視為半滅亡之國。

所剩僅楚、齊兩國而已。山東之齊離秦甚遠，楚則與秦毗鄰。

接著要攻打的是楚。

秦習慣以「荊」稱呼楚。由於秦王父名為子楚，因而不使用「楚」字。

楚乃強國，因而勢難如三晉（魏、韓、趙）或燕般一口氣攻滅。

老將王翦在故鄉頻陽過著悠然自得的退隱生活，袛於節日或國家舉辦重大儀式時才進宮。

──白起將軍之時代已過去，王翦將軍之時代也即將過去。現在是王賁、李信等年輕將軍的時代。

人們都這樣說。

秦王也覺得年輕將軍較容易指揮。

老將軍偶爾進宮時，秦王會向他垂詢有關軍事事宜，但這其實袛是禮貌性的表示。

（我沒有忘記你。）

目的不過是使老人家心裡高興。

「攻滅楚，應該準備多少兵員呢？」

秦王垂問時，老將軍王翦思考片刻後回答：

「這……我認為最少需要六十萬。」

秦王又對取得太子丹首級的李信問以同樣的問題，對方回答：

「動員二十萬就足夠。」

（王將軍果然已老邁。戰爭應該起用果敢的青年司令官為宜，老頭子過分慎重，實在派不上用場。）

秦王決定使用青年將軍對楚作戰，因而任命李信為總司令官，並且配以蒙武將軍之子蒙恬。也就是說，以青年將軍群為首出陣。

動員兵力是依據李信建議的二十萬。

年輕將軍欠缺經驗是當然之事，他們認為一切會依照兵法教科書上的情況進行。因此，容易因局部的勝利就產生獲得全勝的錯覺。

李信攻陷平輿城。這是現在河南省汝南之地。

新崛起的將軍蒙恬，猛攻寢丘後將之佔領。

這兩位年輕將軍因戰勝而得意忘形，兩軍於城父（河南省寶豐）會合後，準備大大慶祝一番。

秦軍確實所向披靡。但楚軍採取的似乎是使秦國年輕將軍因戰勝而驕縱之高級戰術。實際上，楚軍後退時是多少留有餘力的。

正當秦軍連夜設宴狂歡時，楚軍以三天三夜的時間，完成了移動軍隊事宜。

──楚軍已被打得支離破碎，不太可能再攻過來才對。

秦軍確實大意。

楚軍訂立作戰方針時，已預估過敵人這個心理。

秦軍以為城父是絕對安全之地，這是天大的錯誤。

楚國大軍以突如其來的姿態出現。

原本由秦佔優勢的秦楚之戰，至此完全逆轉。秦軍於此役喪失七名大將，嘗到了敗北的慘痛。

逃回國內的李信將軍，拜謁秦王奏道：

「戰敗原因在於兵員人數不足。」

「你說二十萬就足夠，所以給了你二十萬。你說要多少才夠呢？」

「卑職由於經驗不足，所以在評估敵人實力上有所錯誤，這一點自己都覺得慚愧。卑職所估的二十萬並不正確，由戰場情形來看，應該需要三倍以上。」

「三倍……！？你的意思是說需要六十萬……！？」

秦王想起了老將王翦經過慎重考慮說的數字。

──最少需要六十萬。

王翦不是當初就精確估出這個數字嗎！？

※※※

秦王親自前往頻陽，訪晤王翦居處，態度誠懇地說：

「將軍，我要向你致歉。當初我沒有聽你的話，照李信所說給了二十萬兵，結果他為敵所敗。據說，楚軍正在急遽西進。雖然將軍已是隱退之身，相信不會棄我於不顧吧？尚盼將軍重披戰甲，再度指揮軍隊。」

而王翦卻作揖回奏，道：

「老臣既病且鈍，腦力亦退，實在不堪指揮軍隊大任。望大王另擇賢將。」

「將軍，快別這麼說。」

秦王執意要老將軍再起，因而再三請求。

「老臣實在拗不過大王旨意，袛有恭敬不如從命了。袛是，與楚為敵，一定要六十萬兵。」

「沒問題，我一切順從你的意思。你要知道，落在你肩上的不僅僅是秦一國的命運──」

「是嗎……！？」

王翦露出訝異表情。

秦王未再做說明，便返回咸陽。對王翦袛托予戰爭任務。實際上，秦王不僅以秦國之命運，更以能否一統天下為與楚對決之賭注。

由於天下分為七國，戰事不斷，人們因此蒙受禍害。袛要天下一統，人間世界自然和平。這是一項大事業。並非承襲秦國王室血統的這個秦王，應是以完成這項大事業為天賦使命的！

袛是，此乃秦王本身的願望，沒有必要告訴老將軍王翦。即使告之，對方也不見得能夠理解。

如同秦王有秦王自己的想法，王翦也有王翦自己的想法。

王翦是從隱居之處被硬拉上戰場的。

秦王送率領六十萬秦軍出征的王翦到灞水河畔。

荊軻前赴秦時，朋友們送他到易水河畔之事已如前述。送人送到河邊，好像是當時送行的慣例。唐詩中常見灞水或灞橋出現，都是送別歌，下面的李白詩句就是其中一例：

送君灞陵亭

灞水流浩浩

由大唐國都長安到灞水，往返袛需半日，所以這是適宜送別的地方。

秦都咸陽較大唐長安（西安市）偏西甚遠，因此，送行到灞水，必須花費整日時間。

「如此老身還得奔馳疆場，老臣苦衷希望大王能體諒。伏請大王以美田、宅邸、庭園為賞。」

一路上，王翦頻頻以這句話要求秦王給予獎賞。

「將軍，你不用擔心這些，我絕不會虧待你的。你安心去吧！」秦王說。

「我怎麼能安心去呢？大王屬下的將軍從來沒有一個因功而受封為侯。現在大王對我如此期許，我不趁這個機會提出要求，更待何時呢？」

王翦執拗地不停要求。

秦王大聲笑出來。

「請大王不要笑我──」老將軍一本正經地說，「除非這樣的機會，我還能為子孫留下家產嗎？」

「我知道了，我會使你滿意的。」

「我希望惠賜的是頻陽附近的田地。」

「可以。等你回到咸陽後，我會給你滿意的田宅。」

「謝謝，謝謝大王。」

王翦連連磕頭。

（上了年紀的人臉皮真是厚得要命……）

秦王內心苦笑不已。

實際上，王翦如此強求酬報，並不是老年人的厚顏使然。

王翦到達函谷關後，又連連派急使五次回到咸陽，目的在於聯絡或確認有關賜給田宅之場所、大小等事宜。

王翦的年輕秘書，蹙著眉頭諫言道：

「將軍，您是不是應該稍微收斂一點呢？要求過於執拗，怕會引起大王反感的。」

「如果袛是對我起反感，我還得額手稱慶哩！」王翦呢喃著說。

「將軍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年輕秘書問道。

「我所指揮的六十萬兵，幾乎是秦國總兵力。你聽明白了嗎？目前，大王手中已沒什麼兵力可言。如果我現在率兵折回攻打秦，大王自然是敵不過的。大王是個疑心很重的人，要是對我起疑，我的命不是岌岌可危嗎？雖然我率有六十萬兵，但咸陽密使隨時可能帶來『將王翦誅殺』的王命，因此，現在最重要的事情是不能被大王懷疑。所以，最好的方法是拚命要求獎賞。死要美田、豪邸、大庭園的人不可能起叛意……大王不是會這麼想嗎？我越厚著臉皮強要獎賞，他越放心。我不怕被他視為不要臉的老傢伙。被討厭而能活命，總比被懷疑而遭誅殺好啊！」

王翦對這個年輕人說出了自己的內心秘密。

※※※

楚是領土非常廣闊的國家。

欲平定楚必須一鼓作氣完成方可，絕不能給對方喘息機會。

這樣的戰爭似乎比較適合由青年將軍來打，然而，這卻是老將軍王翦最拿手的戰術。

他於年輕時候，曾經看到木材商人將在山上砍伐的木材利用河流運至下游街鎮，而得到一個兵法要領。

這條河的水流緩慢，水量也不多，丟入河裡的木材不會浮流到下游。木材商人於是在上游攔住水流，先在水上將木材編排為筏，然後猛然打開水閘。結果，木材便會隨著猛烈水流，流到下游。

在楚這般領域廣大的國家，依一般方式打仗，如同孩子們玩「官兵捉強盜」一樣，遲遲不會有結果。

這時候以採取速戰速決方式為上策，為了如此，必須儲存相當大的水量，以便使水流發揮巨大力量。此處所謂的「水」，當然是指「士氣」而言。

王翦率兵入楚後，建立基地，加強圍壁，讓士兵在其中得以整日休養。

楚軍將之包圍，也頻頻挑戰，但守住基地的秦軍絲毫不為所動。

楚人自古以來以脾氣暴躁出名，容易衝動是他們的特徵。投身汨羅江的屈原就是承襲楚人性格的人物。

看到再三被挑戰也不應戰的秦軍，楚軍變得非常焦躁。

基地內，軍糧儲存量極為豐富，除了大規模澡堂外，更有運動設施，士兵們莫不以玩投石或跳躍競技為樂。楚軍知道包圍無效，決定暫時解圍撤兵。

「楚軍開始撤退！」

得到這個報告時，王翦霍然站立起來。他這個動作敏捷得和年輕人沒什麼兩樣。

（打開水閘的時候到了！）

這是他日夜盼望的時刻。

打仗必須善於利用「勢」。楚軍並不是敗退，但解圍後的他們正背對秦軍而去。這樣的軍隊當然無「勢」可言。此時，袛有追擊的一方才會有「勢」。

「採取追擊態勢！」

王翦對全軍發下出擊命令。

這是等待已久的開戰機會。秦軍以洶湧之勢發動追擊，果然大破楚軍，而後更挾餘威進軍楚國領土，展開攻無不克的局面。

有名將之譽的楚軍總司令官項燕，於蘄水之南為王翦所俘，被斬。

失去總帥的楚軍一時兵敗如山倒，全軍潰走。秦軍則以破竹之勢追擊，袛花年餘時間，就攻陷楚都，並且擒獲楚王負芻。

強大的楚國由此滅亡。

這是斬殺燕太子後的第三年，也就是公元前二二三年的事。

## ○四一天下一統

成為天下之主的秦王政──始皇帝，意圖將天下人才據為己有。「宋子有一位擊筑名手」的消息一傳開，改名換姓的高漸離，便被請到始皇帝面前。

※※※

楚滅亡的翌年，燕和趙也相繼被攻滅。亡國的燕趙，袛殘存著分別逃向遼東和代之地的亡命政權。秦此時已有餘裕派兵至域外。燕王喜和趙王嘉皆被俘獲。

未滅者袛剩齊一國。

齊雖然是山東富強之國，但孤立後已無威力可施。

王翦之子王賁，由燕南下攻打齊而擒獲齊王建，使齊滅亡。

至此，六國已悉數被滅。除了韓由內史騰攻滅外，其餘五國均為王翦、王賁父子所討滅。秦王政根本用不著親征。

這是歷史上未曾有過之事。

春秋戰國五百年動亂至此告終。

若僅就戰亂局面觀照，則無法真正瞭解這五百年歷史。原本僅限於黃河中游流域的中原文化圈，在這五百年當中，已擴及中國各地。由於政治體制趕不上擴張速度，因而呈現諸侯割據之形態。但，「文明出自同一根源」之意識，已深植人們心中。

通過戰爭使中國統一，也是一種方式。袛是，著實讓人們吃了不少苦。

──動亂原因在於有實力者的割據。

一統天下的秦王有了此一想法。

──不能使諸侯存在於各地。

為了安頓統一後的天下，秦王有此想法是當然之事。

春秋時代以「公」為名的諸侯，進入戰國時代後，公然以「王」自稱。

──不許有「王」存在！

秦王政推演自己的理論，得到了這個結果。

而這顯然矛盾。因為政本身就是秦國之「王」！

「『王』這個稱號有更改的必要，你們好好研究吧！」他對重臣們下了命令。

丞相王綰、御史大夫（事實上之副丞相）馮劫、廷尉（身兼最高法院院長及檢察總長身份）李斯等人經過共同研究後，將所得結論上奏：

「五帝所支配的土地袛有方千里（當時之一里約為四百公尺），而陛下已平定天下，因此，功績遠較五帝為大。據傳，往昔有天皇、地皇、泰皇之稱謂，其中泰皇尤為尊貴。臣等認為以『泰皇』之稱號代替『王』最為適宜。」

「泰皇……」

政呢喃著說出這個字眼。這不是新稱號，往昔有人使用過。政想要的是從未用過、完全嶄新的稱號。

「把泰皇的『泰』字去掉，留下『皇』字，同時取五帝的『帝』字，就定為『皇帝』吧！」

皇帝──我們所熟悉的這個名稱，原來是此時創造出來的。那是政即位後二十六年，公元前二二一年之事，他當時三十八歲。

「據說，太古時代有號卻無謚。王者死後，依其生前事跡，定適當謚名追贈，是後來的做法。但這個做法甚為不妥，兒子評斷父親，臣屬評定君主，怎麼可以有這種事情呢？因此，謚法非廢止不可。從現在起，以我為始皇帝，後代依序以二世皇帝、三世皇帝稱呼，使我朝傳到千萬世之後吧！」

政如此宣言。

本書在以下部分就以「始皇帝」稱呼他。

統一後的天下大得令人難以想像。由於這是公元前兩百多年前之事，交通、通訊極不便，連擔任實際行政業務的官僚都不知如何著手作業。

丞相王綰因而上奏道：

「燕、齊、楚等偏遠之地，中央實在無從管理。尚請皇上立諸位皇子為王，以統治各地。」

關於這一點，《史記》有如下記載：

──始皇下其議於群臣。

也就是說，始皇帝將丞相「應將親王冊封各地以利統治」之提案，交給群臣研究。

於更改王號之際，「皇帝」這個稱號雖然是他自己創造的，但在這之前，他也垂詢過群臣意見。

被視為極端專制獨裁的始皇帝，並非任何事情都由自己決定，而是時時垂詢群臣意見的。戰事亦同，他幾乎都交給將軍們決定，自己從未親征過。他之所以能成功地平定天下，最重要的原因就在這一點上。

關於在各地封王一事，重臣中贊成者居多，唯獨廷尉李斯堅決反對：

「周朝以一族冊封各地，後來由於親屬意識變得淡薄，弄到彼此攻訐猶如仇敵的地步。冊封功臣，情形與此相去不遠。周朝建國功臣太公望受封齊之地，但齊為周朝做了什麼？因此，親王或功臣可以給予賞賜，卻不可使之支配土地。」

聽完眾人見解後，始皇帝才下了結論：

「李斯之言甚是。天下人民所以受罪，全是因為諸侯和諸王自立的結果。」

他不是在宮殿這個安逸環境中成長的帝王，而是以人質之子的身份在外國長大。父親逃亡後，在無人庇護的情形之下，遭人白眼，並且嘗過不少苦。因此，他有市井小民的生活經驗。民間痛苦，他是切實瞭解的。

秦遂取消將諸侯配置各地的封建制度，實施將天下分為三十六郡，由中央任命各地長官的郡縣制度。

後來的中國，雖然有過封建制度復活之事，但迄今為止，再也沒有如諸侯之大領主分立的現象。

雖然其間有過三國及南北朝時代的分裂，然而這袛是一時的反常狀態，甚至連當時的人都持著「天下終須一統」的認知，並且以此為建設國家的目標。

※※※

語言不同，文字不同，度量衡單位也不同──這些東西因國而異是何等不方便之事，這一點，有流浪他國經驗的始皇帝相當清楚。

舉例言之，道路情形也是如此。

當時的交通工具以馬車為主，因此，每一條馬路上都有由車輪壓過的軌跡。駕駛馬車時，使車輪嵌入這個軌跡，就容易行走。

袛是，馬車車軸軸輻各國不一。這是有原因的。

當時的戰爭，通常使用由數頭馬牽引的戰車。而為了防止敵軍入侵，有效方法之一是使路面軌跡寬度與敵人戰車車軸的軸輻不同。

軌跡寬度不同，有不易使外國戰車進入的優點，但不再有「外國」存在時──也就是天下統一時──就產生了阻礙全國交通的負面效應。

「所使用的器物要一致，全國任何制度都統一。」

始皇帝再三發佈這個命令。

當時的文字看似相同，實際上六國使用的字體都稍有差異。這在溝通上當然不便。

而此時的始皇帝急欲看到的是，一切事物歸於統一。

他於是統一文字，也統一車軸軸輻。「同文同軌」指的是這一點。

始皇帝為求統一而付出的心血非比尋常，有時候甚至採取強制態度。

由以「始」字為帝號一事可窺知，他是很有創造性的人。他喜歡做別人從未做過的嶄新而富於獨創性的事。因此，每次重臣奏言以「前例」為理由時，他都露出不悅的表情說：

「朕不喜歡依循前例，朕要創造新例。」

「朕」這個字眼也是始皇帝創造的。這個第一人稱代名詞，以前為一般人所使用，他卻將之限定為專供皇帝使用。他把自古已有的字眼賦予新的用法。

他把黃河改名為「德水」。

雖然這個決定有些過分，但「一個中國」在個性強烈且富於創造慾望的始皇帝手中實現，是不爭的事實。

倘若沒有始皇帝出現，中國必定如同現在的歐洲，分為許多國家吧？

※※※

使六國滅亡的始皇帝，當然受到無數人的怨恨。對他怨恨的，有國家，也有個人。

始皇帝始終沒有原諒圖謀行刺他的荊軻以及燕太子丹之餘黨。

荊軻好友──筑器名手高漸離和屠狗宋意成為官方緝拿的對象。這兩個人當然視始皇帝為殺害摯友之仇敵。

高漸離改名換姓，在一個叫宋子的地方淪為傭人，過著艱苦生活。他是天下無雙的擊筑名手，靠這技藝即可生活無虞。

宋子是舊時趙國的一個城鎮，因此沒人認識高漸離。

（我要自立為筑器樂人──）

一天，數名客人前來高漸離所服務的公館擊筑取樂時，他不禁作了一些批評。

這家公館的管家乃向主人報告高漸離所批評的話。

「這個傭人不知分際，竟敢批評客人擊筑的技巧如何……」

「嗬……這個人大概會擊筑吧？叫他露一手怎麼樣？」

公館主人在突發奇想之下叫來高漸離。

結果，高漸離擊筑演奏之絕妙，使聽者莫不嘆為觀止。

筑器名手的傳聞，很快在當地不脛而走。

當時的天下已歸秦國手中。成為天下之王的秦王政──始皇帝，意圖將天下人才據為己有。

人才意指精於某項技藝的人，種類不拘。政治上的傑出人才是李斯，軍事方面則有王氏父子、蒙氏父子以及李信等人。此外他也需要土木、建築、學術、繪畫、音樂、醫藥、天文、曆算等領域的優秀人才。美人也在被網羅的範圍之內，各地美女紛紛被羅致。始皇帝一聽到傑出人才的消息就要招納。

「宋子有一位筑器名手。」

聽到這個報告時，始皇帝立刻命令：

「快把這個人邀聘來。」

改名換姓的高漸離，被請到始皇帝面前，演奏筑器供御賞。

「演奏得太好了，確實是名手。據說，燕國曾經有位名叫高漸離的筑器名手，你的技藝應該比他更高吧？……高漸離是荊軻的朋友，我是絕不會放過他的……」始皇帝說。

宮廷裡卻有一個曾在燕國聽過高漸離演奏的人。這個人向始皇帝問道：

「敢問皇上，倘若這個高漸離還活著，該當如何？」

「如果高漸離還活著，朕要帶他來和這個人比比高低。倘若他的技藝較高，朕就饒他一命……不過，要把他的眼睛弄瞎，免得搞出什麼花樣來。」

「啟稟皇上，這場競賽大概不會有結果吧！」

「此話怎講？」

「因為剛才擊筑的便是高漸離……」

「嗄，你說什麼……！？」

始皇帝大為錯愕。

立即命人調查發現，這人確是高漸離。處分事宜，皇帝已有言在先，也就是將他的眼睛弄瞎，但饒其一命，以示尊重其技藝。高漸離遂遭燻眼之刑，成了瞎子。

始皇帝是愛好音樂的人。

雖然這個人是荊軻的摯友，過去對自己心懷不軌，但現在既已成為瞎子，認定他對自己無加害之力──始皇帝對他的警惕因而逐漸鬆懈。宮殿內和荊軻前來行刺時一樣，除皇帝以外，任何人都不得攜帶武器。六國遺臣圖謀報仇，是意料中的事情。

始皇帝在對策上有充分自信。

何況這袛是一介樂師，而且是個瞎子，始皇帝變得大意是難免的。

「希望皇上勿忘戒備高漸離，不管怎樣，他過去是荊軻的密友……」

李斯如此進諫。而喜歡音樂的始皇帝卻連日叫高漸離來到身邊，傾聽他所演奏的筑。

「你這是杞人憂天。他是個瞎子，又不能攜帶武器，怎能加害於朕呢？」

「他有筑器啊！」

筑是一種小型琴器。

「哈！哈！哈！」始皇帝笑道，「李斯，你這是門外漢說外行話。你不知道筑是用桐木做成的非常輕的樂器吧？比起它，朕的頭要來得硬哩！」

「是嗎？……」李斯不再說話。

一天，高漸離在演奏當中，突然舉起筑，扔向始皇帝。

可惜的是，由於眼盲，所以筑器沒有擊中始皇帝，碰到牆壁後掉下。

「混賬！你幹什麼！？」

始皇帝袛怒罵一聲，並不準備追究這件事情。

但，後來聽到詳細報告時，他氣得臉色蒼白，發了命令：

「把高漸離斬了！」

原來筑器裡已灌有鉛。要是擊中頭部，始皇帝是可能當場斃命的。

## ○四二謀議復仇

「荊軻使用匕首行刺，所以有接近秦王身邊的必要。可是，也有在一定距離外使用能達到目的的武器，你知道嗎？」鬍鬚漢子神秘地露齒一笑，說。

※※※

使用皇帝稱謂翌年，始皇帝到隴西（陝西省西部至甘肅之地域）及北地（甘肅東北部至寧夏之地）巡遊。

隔年，他到東部旅行，登泰山後，沿渤海到山東半島北岸登芝罘（煙台市）之山，而後南下登琅邪（青島市附近）之山。

由此可見，始皇帝似乎非常喜歡登山。每次登山，他就在該地樹立石碑，將自己統一天下之功績刻於其上。

他最欣賞琅邪之地。因此，他使三萬戶人家遷至此山山麓，並給予十二年免稅之優待。

第一次到琅邪時，由於格外中意此地景觀，所以滯留達三個月之久。

在邯鄲出生，於陝西秦之地成長的他，從來沒有見過海。而在琅邪山上能俯瞰海景，這是他格外喜歡這個地方的原因吧？

他在此地建造琅邪台，這與以免稅優待招募移民之事一併思量，不難揣測他有意以此作為離宮。

又過一年時，他再度由芝罘山到琅邪。

當時的天下真的太平了嗎？

才完成一統天下就連續三年出外巡遊，其原因，一方面或許在於始皇帝喜歡旅行，此外大概也有藉此向天下示威之意圖吧？

巡遊時當然有龐大軍隊隨行，猶如大規模遊行。裝飾得美輪美奐的隊伍，具備最新兵器的精銳部隊……。始皇帝藉此向天下人民炫耀其財富和兵力，以使人們不敢有反抗念頭。

但，連一介樂師高漸離都會以灌鉛之筑器襲擊始皇帝。被滅的六國遺臣中，會出現為找秦始皇算賬而不怕死之輩，自是意料之中的事。

六國中首先被秦滅亡的韓之古都陽翟在臨汝水處。有一個滿腮鬍鬚的漢子，站在汝水畔大聲自語：

「據說，東海有無骨之魚名叫海蜇。這些海蜇如果自慚形穢，大可以潛在水底悄悄浮游，而牠們卻大搖大擺地浮到水面上來。東海漁夫以他們那邊的海裡有海蜇而自誇，我於是對他們說：在我的祖國韓，沒有骨頭的動物多的是哪！他們對自己的祖國被滅也不以為忤，優哉游哉。這不是有骨氣的人做得到的。所以說，在我的祖國韓，海蜇都到陸地上，披著人皮走來走去哩！」

他由於重複喊著同樣的話，弄得聲嘶力竭，因此，咳嗽幾聲就沉默下來。

他搖搖擺擺地沿著河岸走去。他的上半身相當寬大，而一雙腿卻又短又細，走路之狀頗為滑稽。

一名右手拿著竹竿的年輕人，從這個滿腔鬍鬚的漢子後面追上來。年輕人的動作非常敏捷，步伐很快，卻一點也沒有發出腳步聲響。因此，走在前面的鬍鬚漢子根本沒有察覺有人跟隨在後。

「啊！！……」

發出尖叫聲時，他已被推落水中。由於河水進入鼻腔，他連連打了幾個噴嚏。追上來的年輕人則雙腳叉開，站立在河岸上。

掉落在岸邊水淺處。鬍鬚漢子打過噴嚏後站起身來，河水袛淹沒他的膝蓋。

「你幹什麼！？」

鬍鬚漢子怒吼一聲後，又打了兩個噴嚏。

「抓住這個吧！」

年輕人把竹竿伸過去。

「不必了，我自己會上去……你推我下水是什麼意思！？」

鬍鬚漢子搖搖晃晃地涉水上岸時，隨著怒罵，吐出一口口的水。由於風勢強勁，口水被吹回黏在他的鬍鬚上。

「媽的！髒死了！」

他用手背揩了一下鬍鬚上的口水。

「口水是我吐的嗎？」

年輕人說。這個聲音何其逍遙自在。

「你幹嘛推我！？你不怕挨揍嗎！？」

鬍鬚漢子好不容易一隻腳踏上河岸，橫眉豎目地說。

「我聽不慣你剛才重複說的幾句話，所以把你推下去。」年輕人說。

「難道我說的話不對嗎？」

「正因為很對，所以我聽後更加惱火。」

「是不是把我推落水中就舒服一些了？」

「這一點我不否認。」

年輕人笑著回答。

「你真是快人快語，我很喜歡你這種人哩。哈！哈！哈！」

鬍鬚漢子上岸後，搖搖身子呵呵大笑起來。

※※※

鬍鬚漢子脫下上衣，把濕透了的衣服掛在河岸一株槐樹枝上，然後走到坐在岸邊草叢的年輕人身旁，大剌剌地坐下來。

「小伙子，尊姓大名？」

「你問我，我也不告訴你。」

「那是因為你自認是個無名小卒的緣故囉？」

「不，因為我惜名。」

「嗬……！？那我不問就是了，我就叫你小伙子吧！喏，小伙子……」

「被你這麼一說，我又想報自己的姓名了。」

「那你就報上名來嘛！你這小伙子倒婆婆媽媽的。哈！哈！哈！」

「我姓張，名良，字子房。」

「嗬……？！那……」鬍鬚漢子的眼睛兀地發亮，「莫非你是宰相家的……」

「沒錯。」

原來這名年輕人是韓國兩代宰相的後裔。

他的父親張平是韓釐王及桓惠王之宰相，祖父張開地則為昭侯、宣惠王及襄王之宰相，也就是說，兩代相繼侍奉五代國君。

「十二年前你在幹什麼？」

鬍鬚漢子問道。「十二年前」就是韓為秦所滅的那一年。

「當時我還年輕，所以尚未仕宦。」

「雖然如此，你還是很不甘心吧？」

「這還用說嗎？正因為尚未仕宦，所以我更加不甘心。」

「張良，看樣子，你是相當有骨氣的人嘛！」

「天生身體不夠強健，這是我引以為憾的一點。」

「有沒有骨氣和身體強健與否，沒有多大關係。我習慣到處罵人沒有骨氣，實際上卻是在找有骨氣的人。我尋找的是被罵沒有骨氣而勃然大怒的有骨氣之人。你不但勃然大怒，更把我推入河裡，可見你很有骨氣。我找像你這樣的人很久了。」

鬍鬚漢子越說越亢奮。

「你尋找有骨氣之人目的是什麼？」

「同志啊！……我在尋找一起幹大事的同道！」

「你說的大事是什麼？」

「報仇啊！」

「是不是以始皇帝為報仇的對象？」

「你不要稱他為始皇帝。他要由兒孫繼位為二世、三世皇帝，並且一直綿延下去，所以以始字自稱。我偏偏要使他沒有第二代。以秦王稱呼他就夠了。」

「這樣大聲說話，不怕被人聽到嗎？」

「河岸上，除了我以外，袛有你這個同志，我還怕什麼呢？……你難道從來沒有想過報仇之事嗎？」

「當然有！可是，連荊軻都失敗了，這是談何容易的事情。現在要接近始皇帝，更是難上加難。」

始皇帝已將咸陽宮殿和二百七十棟樓閣用木柵甬道連在一起，使自己的行蹤成為絕對機密，任何人說出他的所在，便會被立即處以死罪。

一次，始皇帝行幸至梁山宮，往外俯瞰時，剛好看到丞相行列。

──車騎過多。

始皇帝為此怏怏不快。

身邊宦官悄悄把這件事情告訴丞相。從此以後，丞相把車騎數減少了。

──有人把我說的話洩露出去。這是嚴重破壞規定的行為。

始皇帝頓時大為震怒。但再三審問也無人招認，他遂把當時在身邊的人員全部處死。

──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

《史記》以此語記載此事。

企圖謀刺始皇帝，連查出其所在都是至難之事，更遑論接近他。

「不要這麼容易就死心。」鬍鬚漢子壓低聲音說：「近年來，他巡遊次數特別多。我們可以利用巡遊機會下手。」

「巡遊途徑一定是屬於最高機密吧？」

「再怎麼守密，休息及住宿地方一定會事前有所準備，也就是說，參與此事的人不少。我們可以從這個方向去探查呀！」

「說的也是……不過，即使查出巡遊途徑，身邊戒備一定森嚴至極，大概無法接近吧？」

「荊軻使用匕首，所以有接近秦王身邊的必要。可是，也有在一定距離外使用而能達到目的的武器，你知道嗎？」

鬍鬚漢子神秘地露齒一笑，同時拭著弄濕了的鬍子說。

「我知道，是弓……」

張良低聲說。

鬍鬚漢子緩緩搖頭，道：

「不是弓。秦王巡遊時，搭乘的是用多層厚木板製的座車，用最強勁的弓箭也無法穿過的。」

※※※

張良和這名鬍鬚漢子一起往東行旅。

出發前，張良將所有家財變賣，換得黃金。

「咱們到倉海君那邊吧！」鬍鬚漢子說。

秦代沒有以「倉海」為名之地。《漢書》則有「（於漢武帝朔元年時）東夷濊君、南閭等降，為倉海郡」之記載，此處所謂的「倉海」，指的是辰韓之北、高句麗之南，即朝鮮半島中部。

秦代未有的地名，在《史記》作者司馬遷的時代則出現。因此，以「倉海」之地名泛指朝鮮半島是有可能之事。事實上，史家多半認為張良到過朝鮮。

但這段路途何其遙遠。故有人認為「倉海」非地名，而是人名。

雖然不是折衷之說，作者認為這是居住山東半島尖端處的朝鮮地方山頭。在地圖上可以看得很清楚，山東半島和朝鮮半島袛有一水之隔，自古即有人們往來。漢代以後，出兵朝鮮便經常利用由山東前往之水路。

山東半島有朝鮮人居住，是很有可能的事情。

「那個地方有各種人才。去了之後，一定能找到我們所需要的具備特別技能之人。」

鬍鬚漢子以充滿自信的口吻說。

他們所需要的「特別技能」是什麼？

這當然是指殺害弓箭所無法射穿的車輛中之人的技能。而且還不能太靠近車輛，必須間隔一段距離出招。

倉海君是個沉默寡言的人。捋著白鬚、抿著嘴唇的他，甚少開口說話。

他過去為各地諸侯提供不少人才。由於諸侯彼此競爭，以他的立場而言，不隨便透露消息是應該的。這是做這種事情應守的本分。

「我要一名大力士。」

會晤倉海君後，鬍鬚漢子開口了。

「我沒有袛會耍蠻力的人。」

倉海君愛理不理地回答。

他供應的是有特別能力的人，因此，手中貨色不包括純粹膂力過人之類的人物。

「我要的是投擲力道極強的人，有足夠的臂力投擲重物。」鬍鬚漢子說。

「你要這個人投擲多遠的距離？希望有什麼程度的破壞力？」倉海君問道。

「距離還未確定，目的是要把用兩寸木板做的箱子砸壞，並且把裡面的人壓死。」

由於知道對方是守口如瓶的人，鬍鬚漢子因而把重要機密的一部分說了出來。而倉海君的表情絲毫沒有變化。這是他經歷過無數特異要求的緣故吧？

需要具備特異能力的人，當然是為了做特別的事情。

「那我可以給你范發。這個人的能耐如何，你試了便知道。」

名叫范發的人被叫過來。

看到眼前這個人時，張良有些失望。

要的是大力士，已經講得很清楚，所以，被叫來的應該是個巨漢才對。而這個人身材竟然和一般人沒什麼兩樣，個頭還不及鬍鬚漢子呢！待范發脫下上衣，張良不禁瞪圓雙眼。

（果然是個異能之士……）

袒裸上身後的范發，胳膊之粗和胸板之厚，實在令人嘆為觀止。他渾身都是隆起的肌肉，紅銅色的皮膚看似刀槍不入的皮革。

范發在屋後草地表演了他的特異技能。

持著繫有鐵球的鐵鏈一端，在頭頂上飛旋片刻，身體迴旋幾次後，利用離心力將鐵球拋至遠處──這和現在的鏈球運動並無二致。

「飛得好遠哦！」

張良不覺發出讚嘆之聲。距離大概有五十米吧，而且鐵球果然擊到事先所指的一株幼柏樹幹，並且將之擊斷。

## ○四三鐵球飛翔

被飛來鐵球擦過的副車橫倒後，繼續往前拖了一段距離，一個人從車廂裡滾了出來。「那是始皇帝？」張良和范發緊張地放眼望去。

※※※

「一矢中的，神乎其技！這一來，我們一定會成功的！」

看到范發的實際表演後，鬍鬚漢子也禁不住鼓掌雀躍。

這不僅僅是把重物扔到遠處而已。單是這個程度的能耐算不了什麼，倉海君也不會如此鄭重推薦了。這個人的可貴之處在於能在百步之外擊中目標。

張良因找到這樣的人而額手稱慶。

變賣過去傭人人數達三百之多的家產來到此地，總算有了回報。

「咱們現在著手探查始皇帝巡遊的路程吧！」

鬍鬚漢子說。說過絕不使用「始皇帝」稱謂的他，有時候卻會無意中說出這個字眼。可見人們已經習慣使用這個稱呼了。這一點，證明天下已日趨安定。

始皇帝巡遊的一個目的是，誇示天下在他的統治之下得以安定。

始皇帝成為秦王後的第二十九年，也就是以皇帝自稱後的第三年（癸未年），他又和前年一樣，要出來巡遊了。

雖然這是最高機密，但據說他這次是往東遊。

日期和路程──這是目前的最大問題所在。

「我早就派人以馭者身份，在咸陽宮殿臥底。出生於河南的這個人在山東待過很長時期，所以，對東邊地理非常熟悉。秦王去年東遊時，此人也曾隨駕，倘若今年又是東遊，必定會被派同行。我有辦法和他取得聯絡，因為我認識他的妹妹。」

鬍鬚漢子好像著手於暗殺始皇帝之計劃已久，在部署上相當周到。

「你的頭腦很好，和你一起做事，一定萬無一失。」張良說。

路程雖屬最高機密，適合於天子行列通過的路卻不多，所以大致可推測得到。

鬍鬚漢子為了從馭者之妹探出行列動向，連日到處奔波。

終於探得有關路程、時刻等事宜的概況。

張良、鬍鬚漢子和范發三人做了一次最後演練。

范發訂製了一個一百二十斤重的鐵球。秦漢時代的一斤等於現在的二百五十六克，這個鐵球重約三十公斤。他試投多次，實驗時也將標識用繩子拖著，以各種不同速度行走。結果，范發的鐵球每次都能準確擊中移動著的標識物。

「我看，從隔水處投擲比較妥當。」張良說。

他的意思是，選擇隔河或隔池塘處發動攻擊，以避開被護駕武士追捕的時間。也就是說，在他們忙著徵調船隻時，趕緊逃之夭夭。

「不，我扔的鐵球會從高處直落下來，撞破車輛頂板，所以一時判斷不出鐵球飛來的方向。」范發說。

「可是，以防萬一，選擇隔水處比較安全吧！」

張良還是堅持己見。

皇帝御駕會在黃河北岸往東前進。該處有不少黃河支流和小湖沼，應該不難找到有水的地方。

「我有一個妙計。」鬍鬚漢子說，「你不是說他們一時判斷不出鐵球飛來的方向嗎？……到時候我在相反的方向，配合發生混亂的時間，想辦法發出很大的聲音……對，就來砍樹吧！我會事先找一棵樹砍到快要倒的程度，然後，看到發生混亂就再砍一下。樹木轟然倒下來時，他們的注意力不是會集中到我這邊來嗎？你們利用這個時間趕緊逃掉就是了。」

「不行！這樣你會被捕啊！」張良說。

「被逮住的話我會有說詞。因為我根本不在能扔投一百二十斤重鐵球的距離範圍內，為此，我會選擇遠一些的地方。而且，砍樹表示我在那裡已有一段時間……我連扔投鐵球五尺的力道都沒有，這一點他們看我的身材就知道啊！」鬍鬚漢子說。

「看樣子，這是個妙計。」

張良望望對方有些畸形的身材，頷首說。

勘查地形的結果，他們發現一個叫白虎淵的湖沼南側最適合實施這個計劃。該處有一白虎丘，隔著道路的較遠處是一座名為青龍丘的山。

張良和范發埋伏在白虎丘上，隔著白虎淵扔投鐵球；鬍鬚漢子則在青龍丘上砍樹。

依據探得情報，始皇帝之行列行經白虎淵旁，應該是近黃昏時分。

※※※

他們從過午時分便各就各位。

行動詭譎的始皇帝，說不定會臨時提早起駕時間。為使計劃萬無一失，所以他們也提早來到現場。

兩個人在草叢上躺了下來，范發抱著他的鐵球。張良突然欠起身來，吐了一口大氣。

「怎麼啦？害怕是不是？」范發問道。

「沒錯，我心裡害怕。我們會被抓到的，不如現在就逃吧！」張良說。

「我不希望你說這種不吉利的話！」

「我是說真的！我們中了那個鬍鬚漢子的計了！」

「謀殺始皇帝的計劃，不是他發起的嗎？」

「是啊！他到處物色有意謀殺始皇帝的人……他做這樣的事，為的是要逮捕人。所以，他一看到人就以『沒有骨氣！沒有骨氣！』這句話開罵。」

「你是說，你上了他的當？」

「不，我一開始就對他有所懷疑。在韓國故都罵人沒有骨氣，就是責難服從始皇帝的人。若沒有很大的勇氣，這樣的事情是不容易做得到的。除非……」

「除非怎麼樣！？」

范發立即反問。

「是不是他和秦國官員有所勾結……？我當時就有這個懷疑，可是，我後來又想，就算他在演戲，我也要陪他多玩一些時候，說不定是真的。對這一點，我還抱著一線希望。」

「現在呢？」

「這一線希望，現在已經完全消失了。我對這一帶的地理很熟。這附近黃河沿岸應該沒有人家，而那邊河岸卻有炊煙冒起。雖然離此尚有一段距離，但那是供數百人用餐的炊煙。要包圍這白虎丘是十分容易的。」

「那……那我們該怎麼辦呢！？」

「戲馬上要開鑼了。我可沒有興致玩到那個時候。」

張良爬了起來。

范發抱著鐵球比他先站了起來。

「咱們往西邊跑吧，快！」

他們開始奔跑。張良的腳力不強，而范發則是抱著沉重的鐵球，他們喘不過氣時就改用行走方式，片刻後，又開始奔跑。他們跑跑行行，行行跑跑，一刻都沒有停下來休息。

「那個大鬍子真是害人不淺。我們和他沒有什麼怨仇，為什麼要這樣呢！？」

范發邊喘氣邊說。

「雖然沒有怨仇，他這是為了發跡啊！逮到謀殺皇帝這等重大犯人，不是大功一筆嗎？」

「媽的！為了圖自己發跡……」

范發不屑地吐了一口口水。

跑跑行行約摸三個小時，爬到丘頂後，視野變得廣闊許多。

「哦！你看！」

張良不覺叫出聲來。

眼前一片偌大的沙地，前面有一條廣大道路。路上有大批車馬行列由西方迤邐而來。

「咱們在這裡發動攻擊吧！」

張良壓低聲音說。

「說幹就幹！」

適才還以激情口吻臭罵鬍鬚漢子的范發，此刻卻用鎮定口氣說。

「這個地方叫做博浪沙。雖然沒有水，這一大片沙地卻和水無異。這細沙踩了就會沒到腳踝處，一些地方甚至會沒到膝蓋上。在這裡連行走都困難，所以他們是無法追上來的。」

張良做了說明。

「好，快決定地點吧！」

對此地熟悉的張良，在斜坡上找到一處適宜投擲的地點。這個地點便於看清楚目標、扔投鐵球和脫逃。

兩人匍匐於地面，屏住氣息等待行列到來。

由於車軸寬輻已統一，所以天子座車並沒有特別大，太大的話，會不便於路上行駛。

但，有黃金龍鳳裝飾，並且豎有旌旗最美麗的一部是始皇帝座車，這一點並不難推測。

徒步和騎馬的武裝士兵前後左右護衛著的車有二輛。

裝飾美麗的一輛行駛在前，另有一輛並無裝飾的黑色車子，約保持三十米距離跟隨於後。這是副車，應該是服侍天子身邊事宜的女官搭乘。

張良壓著范發的衣袖，囁嚅著說：

「始皇帝說不定坐在副車裡哦！」

「有可能。現在該怎麼辦？」

范發不但投擲技能超人，頭腦反應也是強人一等。

包圍白虎丘之部隊已經出動，這一點證明始皇帝早就知道有襲擊者埋伏於途。

由始皇帝的性格來推測，他應該不會事前就捉拿暴徒，而會等到事發之後才加以逮捕。鬍鬚漢子當然會把襲擊的方法告訴對方。如此一來，要讓襲擊失敗是非常容易的。那就是，天子不坐在御車裡。這樣，鐵球袛會衝破空車車頂而已。

始皇帝沒有坐在天子御車裡的可能性極大。

始皇帝究竟在哪裡呢？

他一定坐在副車裡！副車離御車三十米之遠──這本來就是一件不合常理的事情。接近白虎淵時，這個間隔一定會更遠吧？

「該以哪輛車作為目標？」范發問道。

他袛是負責下手，發號施令的任務應該歸張良。車輛有二，而鐵球袛有一個。

非立即決定不可。

「咱們以副車為目標吧！」

張良說這句話後，合上了雙眼。

「好！」

聽到命令後，范發兀然一凜。他的眼神絲毫沒有猶豫之色。而張良是在心裡尚有猶豫時，暫時閉上眼睛，等到睜開時，眼神同樣也十分鎮定。

皇帝行列來到正前方。

范發開始將用鐵鏈繫住的鐵球在頭上飛旋，跟著旋轉自己的身體。一轉、二轉、三轉……

「呀！……」

隨著一句壓低卻如裂帛似的叫聲，他把抓著的鐵鏈放開──鐵球騰空飛去。

「糟糕！」

在放手的剎那，范發叫了起來。

他扔投鐵球是計算好車速的。在鐵鏈離手到鐵球墜落車頂的數秒鐘時間內車速不變──一定要以此為前提才能命中目標。

而他卻在扔出鐵球的瞬間，發現車速突然變慢，雖然袛是變慢一點點。這等微乎其微的變化，常人或許看不出來，但身為名手的他卻瞭然於胸。

行駛在三十六公尺前裝飾華麗的御車霍然停住。

范發作為目標的副車還在前進，袛是速度變慢了一些。

誤差距離不到一公尺！

受驚的馬匹豎起前蹄，狂嘶不已。

其餘所有的馬匹也都陷入混亂。

被飛來鐵球擦過的副車橫倒後，繼續被往前拖了一段距離。一個人從車廂裡滾了出來。

──那是始皇帝？

張良和范發緊張地放眼望去。

滾到地面上的人，脖子上繫有一條鐵鏈。

「原來是個囚犯！」

鐵球本來應該衝破副車車頂正中央的，由於車速突然變慢，所以墜落到車頂前方。不過，這一擊著實也撞壞了車廂前半部分。沒有擊中車廂的鐵球滾到地面，掃中六匹馬中左後方那一匹的腿。

「咱們失敗了，快逃吧！」

張良抓著呢喃不已的范發手臂，沒命地跑。

護衛武士瞬間分辨不出襲擊者所在方向，因而耽誤了一些時間，後來決定分頭搜索。

數十騎騎馬武士衝向博浪沙，卻因馬匹無法在沙地上行走而進退不得。

「不要回頭，繼續跑！」

張良依然抓著范發的手，拚命地跑。

「為什麼會那樣！？」

范發邊跑邊問。他實在不明白剛才為什麼失敗。為什麼前面的車突然停下來，而後面的車速度變慢？

「那是偶然的事情！……他們大概準備在那裡換乘車輛吧？」

張良邊跑邊回答。

如張良所揣測，始皇帝當時為了迴避襲擊者，準備換乘到副車上。始皇帝的計劃是，接近暴徒預定的襲擊地點時，讓重罪囚人乘坐御車──這一點，張良當然沒有預料到。

依據鬍鬚漢子的密告，襲擊地點是白虎淵，因此，他沒有在出宮時就坐進副車的必要，袛要在途中換乘即可。來到博浪沙時，始皇帝決定在此地換乘副車，所以御車停了下來，副車則為了讓皇帝乘坐，而放慢速度，緩緩靠近御車。鐵球飛來，就在這個時候。

「那是咱們運氣不好囉！？」

范發懊惱地說。

## ○四四博浪沙始末

「小伙子，你下去把我的鞋子撿上來！」這態度何其狂傲！王侯富翁或許還罷了，但，他是乞丐一般的糟老頭啊！一般人定會理也不理地拂袖而去。

※※※

博浪沙在陽武縣之南，黃河北岸。

《史記．始皇本紀》中使用的是「狼」字，〈留侯世家〉（張良傳）則以「浪」字記載。

為此一襲擊動了肝火的始皇帝，曾經進行全國性大搜索達十日之久。

但，襲擊者遲遲未被發現。

張良和范發知道四處潛逃反而危險，因此躲藏在一個地方不動。而當地人張良並未以朋友家為藏匿處，卻化裝成藥草販子，投宿在於河南開藥鋪的倉海君一名弟子的家裡。

當時的藥鋪都兼行醫，地方官員及眷屬無不受其照顧，因此，對藥鋪的搜索較為隨便。兩人在這個地方潛匿期間，得知不少情報。這是因為藥鋪是各地藥草販子出入之處，而且前來求診的病家當中，也不乏地方有力人士。

他們得到情報之一──鬍鬚漢子好像被逮捕了。

他是個秘密警察，以舉發對政府不滿的危險分子為職務。但危險分子當然不會輕易說出心事，不容易被抓到把柄。所以，秘密警察想要立功，並不簡單。

因此，高明的秘密警察常常本身擺出不滿分子之姿態，以引誘真正的不滿分子或危險分子上鉤。鬍鬚漢子不以此為滿足，進一步著手使上鉤的不滿分子搞出大逆事件，以便將之舉發而立大功。

張良於是將計就計，來一次出乎意料的行動。

──有人企圖在白虎淵襲擊皇上。

他對官方做如此密告，而實際上發生襲擊事件的是在此之西的博浪沙，時刻也較預定時間提早三個小時！

始皇帝險些喪命！鬍鬚漢子因而受到懷疑。

故意虛報地點和時刻，使御駕行列毫無防備──受此懷疑的他竟然被視為暴徒成員之一，因而遭到逮捕。

鬍鬚漢子的真實姓名被公佈。在這之前他以「顏先生」自稱，但，他不否認這是假名。

──你是韓國遺臣，而家母也是韓國人，家父則為趙國重臣。我的真實姓名，等事成之後再奉告吧！

他曾經對張良說過這句話。

據說，被逮捕的鬍鬚漢子，真實姓名叫做田筒，並不是什麼顯赫出身。

鬍鬚漢子田筒被檻車押送。雖然囚檻是木製的，卻也堅固無比。檻車由三頭馬匹牽引，配以十名護衛士兵，要被押送到咸陽。

檻車行經洛陽，來到澠池附近時，突然有一隻鐵球飛來，掉落到囚檻與車輛中間。頓時車輛轟然斷裂，囚檻下方也被破壞。

檻車由於一邊車輪被砸壞，而立刻傾倒。鬍鬚漢子田筒在檻車內翻滾幾下後，從缺口滾落地面。這和皇帝行經博浪沙時，囚犯從副車裡滾出來的情形一模一樣。

「哇！囚犯逃脫哦！」

負責押解的兵卒神情緊張地跑過來。

田筒頓時愣住。

他不是存心逃脫。但，對這些兵卒說明這一點，有用嗎？

自己袛是被疑為行刺始皇帝的黨徒之一，到了咸陽，一旦經由秘密警察上層人員的證詞，冤情大白，恢復自由將指日可待。

因此，他壓根兒沒有在此脫逃的意圖。

但眼前景象不等於自己企圖脫逃嗎？

「我掉入陷阱了！」田筒不覺大叫起來。

掉入什麼人設的陷阱，這一點他瞭然於胸。

鐵球投擲技術如此高超的，天下除范發外，不做第二人想。而能對范發使喚自如的，也袛有那個小伙子──張良。

自己是否該趁機逃走呢？

想到如何對這些押解兵卒解釋這件事時，他就不知所措──如果不是同黨，他們怎麼會來劫囚，企圖把你救出！？對此質問，該如何解釋呢？就算拚命解釋，對方會相信嗎？

現在袛有硬著頭皮脫逃了！

急急圍上來的兵卒個個面露疲色，這一點也促成了他脫逃的決心。

（我有辦法擺脫這些傢伙！）

他在剎那間做了這個判斷。

所幸自己袛是嫌犯身份，並未帶枷上鐐。雖然腳力不強，這時候也袛有拼老命逃跑一途了。

實際上，在還沒有下定決心之前，他已拔腿開跑，當然不能停下來。

由於押解兵卒都帶著笨重的刀矛等武器，所以，奔跑時田筒較為有利。何況這是生死關頭，他還能不拚命跑嗎？要是被抓，會被認定是在同黨劫囚之下的逃脫大罪，被斬是唯一的下場。

生死關頭之下的狂奔，速度之快連他自己都難以相信。

他跑到一個道路分叉處。

「快到這邊來！」

他聽到左手邊有人呼喚的聲音。

田筒立刻跑向左方的道路。

「我們等你很久啦，鬍子哥！」

這個地方已經備有馬匹。

原本準備說「謝啦！」的田筒，連忙將話嚥下。現在的處境適合說這句話嗎？

「你們這樣讓我吃苦頭，好狠啊！」他邊喘氣邊說。

「彼此，彼此。」張良笑著回答。

始皇帝繼續巡幸，和前年一樣由山東半島的芝罘前往琅邪，然後經由上黨返回國都咸陽。

官方不但沒有逮捕到襲擊暴徒，連有共謀嫌疑的現職秘密警察也在押解途中脫逃。聽到這個報告的始皇帝何等震怒，自不在話下。

「你們希望看到朕的腦袋炸裂，是不是！？」

近來，時常鬧頭痛是他的隱疾。原本身體不甚強壯的他，為此腦疾而產生身心上的自卑感。

實際上，這頭痛與其說是氣候或健康因素所致，毋寧說情緒才是主要原因。尤其是聽到不愉快的消息時，他的頭會疼得特別厲害。

「快找良藥！不然就到處尋覓有沒有祈禱術！」

咒術或祈禱術能治病，當時的人都有這種觀念。

「是的，卑職立刻下令，尋覓良藥或仙家。」

丞相李斯回答。李斯相信良藥有妙效，至於仙家能以祈禱之術治病，這一點他絕不相信。在當時的社會裡，他是相當睿智的現實主義者。

「徐福還沒有消息嗎？」始皇帝問道。

「回皇上的話，還沒有。他需要一段準備時間。」李斯回答。

去年，巡幸琅邪、建造琅邪台並豎立石碑時，曾有名叫徐福的齊人上書：

海中有三座神山，分別以蓬萊、方丈、瀛洲為名。據說，該處皆有仙人居住。在下願行齋戒，而後與童男童女共赴該地，尚請准予前往……

仙人自然會施法術，因而可以聘至咸陽。此外，仙島上應該有能醫治頭痛的藥草，說不定還會有長生不死之妙藥。

「好，為徐福打點，讓他成行吧！」

始皇帝曾下這道命令。

經過一年，徐福仍以「尚在準備中」為理由，拖延至今還沒動身。

「徐福還沒出發嗎？」

「是的。因為這段海路甚為遙遠，普通船隻無法到達，非建巨船不可。他最近才申請撥給建造巨船的資材……」

「那就是說，他的計劃在進行囉？」

始皇帝的心情這才略為轉好。

「是的。」

「給徐福所需要的資財吧，要多少給多少。」

始皇帝在王座上坐正。

徐福亦叫徐巿，是齊國方士。

方士信奉神仙，是以煉金丹、卜筮、星相、祈禱、咒術等為業的人。在當時，醫術也是方士擔任的工作。

琅邪海面常有海市蜃樓現象。有人說，此地之所以方士輩出，乃是由於住民常常看見這等不可思議的情景，因而容易相信方術。

「遵命。」

李斯當然不會違逆皇帝旨意。但這位現實主義者卻在心中憤憤地想著：

（徐福這傢伙，不是吃定了皇帝嗎！？）

※※※

張良等三個人改名換姓逃向南方。

雖說始皇帝已取得天下，其統治能力卻因地區而有強弱之別，對南方的控制力尤為薄弱。

他們首先到達下邳。這個地方是徐州之東，現在的邳縣附近。

他們當然經過喬裝。鬍鬚漢子田筒已不再蓄鬍，裝出一副老實模樣。

「朋友，請止步。」

走過下邳街上人跡稀少的橋邊時，張良聽到有人對他說話。叫住他的是一名身著「褐」（身份卑賤之人所穿的衣物）的白髮老人。

張良回頭一看。

「咦！？怎麼是嚇了一跳的樣子？……我看，你大概是做賊心虛吧？」老人說。

張良對自己喜怒哀樂不形於色的能力，頗有把握。他自認在這方面的修煉到家。高興時裝出憤怒的樣子，怫然時露出微笑，他經常如此訓練自己。

「您說什麼？」

張良壓抑內心緊張，裝出懵懂神態問道。

這名老人倚著欄杆，手上拿著一隻剛脫下來的鞋。

「你又不是耳朵不靈的老頭子，我的話你聽不清楚嗎？」

老人說完，就把手中的鞋子拋到橋下，「小伙子，你下去把我的鞋子撿上來。」

這種態度何其狂傲！王侯富翁也許還罷了，但這是乞丐一般的糟老頭啊！一般年輕人也許會認為這是個神經不正常的老傢伙，理也不理拂袖而去。火氣大一點的，說不定會給對方一頓老拳哩。

而張良卻默然走到橋下撿鞋。

由於這是枯水季節，鞋子掉落之處沒有水。他將之撿起，回到橋上遞給老者，說：

「我撿回來了。」

「就這樣嗎？」

老者說。他的一雙眼睛柔和得很，表情絲毫沒有精神異常的跡象。

「這樣還不夠嗎！？」張良問道。

「鞋子你不會幫我穿上嗎？」

老者倚著欄杆，把鞋子掉落的一隻腳抬高。

張良為此感到悻然。他幾乎要當場扔下鞋子，但很快回想：

（等一下……）

這位老人好像窺破了自己的秘密，剛才不是說了「你大概是做賊心虛吧」？莫非他知道自己襲擊過始皇帝……！？

張良覺得有和這位老者多聊幾句的必要，於是蹲下身來為他穿上鞋。

「哈！哈！哈！」

老者愉快地高笑，卻不說一個「謝」字。

「這樣可以嗎？」

「你今天的表現還算可以，但前面做的事情實在太差勁了。」

「我和老先生應該是初次見面，『前面做的事情』所言何指？」

張良露出訝異的表情問道。

老者轉身，邊走邊說：

「殺死一個喜歡登山立碑的人，就能改變天下嗎？我說你這樣的想法實在太差勁了。」

張良愕然失色。這位老者好像知道自己幹的事情！

登泰山、芝罘山、琅邪山等自己喜歡的山，豎立刻有自己功績的石碑，這樣的人天底下除始皇帝外，還有第二人嗎？

張良意圖追上這位老者。

老者好像知道張良趕上來，停步回頭說：

「小伙子，你如果胸懷大志，五天後的清晨時分，再到這個地方來吧！」

## ○四五太公兵書

「財力我是沒有，能否請教如何培養吸引別人的魅力以及使用人才的方法？」「這袛有靠自己摸索了。我能做到的袛是給你一本有關成為王者之師的書，供你研讀。」

※※※

張良聽從老者的話，於五天後的清晨，來到下邳橋邊。

（那位老先生一定是賢人！）

張良如此深信。窺破自己襲擊始皇帝之事，光就這一點來說，他已非尋常人物。

再度會晤這位老人，一定會有所獲益──對，我就來請教他吧！

他遂依照指定時間，來到約定場所。

沒想到老人家比他先到。對方一看到張良便大聲罵道：

「你回去吧！和長輩約定會晤卻遲到，成何體統！？」

「實在對不起。」

張良當場跪下來低頭道歉。

「你會這樣盡禮數道歉，還算不錯。好，五天後的凌晨時分，你再來吧！」老者說。

「凌晨時分」這種說法實在含糊。

五天後，過了子午時刻，張良就來到約定地方。東方既白之後就是凌晨時分，夜裡出發應該不會來不及才對。

橋邊果然半個人影都沒有。

未等多久，那位老者緩緩走過來。這時東方天空剛露出曙光，路上也還幽暗，而老者卻踏著堅實的步伐到來。

「嘿，你已經來了！？這樣才對，很好，很好。」

老者好像心情不錯的樣子。

「我是前來請教高明的。」

張良又跪下來。

「免禮，免禮。讓我坐下再說吧！」

老者在橋面上坐了下來。

遠處傳來雞鳴聲。

老者望著自己伸長的腳尖說：

「你說要請教高明，這表示對自己的錯誤有所反省囉？」

「反省……！？」

「你還沒有開竅嗎？以為殺死一個人就能改變天下，這是天大的錯誤，你還沒有領悟嗎？你必須做的事情是撼動局面，使天下變色，進而使那人滅亡。這才是正當程序，而你卻本末倒置……」

「承蒙指點，在下對過去所為實有徒然之感……」

張良誠直地說出自己的感想。

他對這位老者絕無疑心。套他說出謀刺始皇帝這件事情，然後抓起來交給官方──對方絕不像是會幹這等無義之事的人。

張良必須以承認襲擊始皇帝之事作為前提，才能把話說下去。

「雖然你到現在才有所反省，但總比遲遲不悟好。」

「如何才能使天下局面動盪呢？」

「天下之大，難以言喻……嘿，你不要老跪著，和我一樣伸腳坐下來吧！」

「是的，遵命。」

張良和老者並靠一起，伸腳坐下來。

「我剛才說，天下之大，難以言喻，對不對？……為了使這廣大的天下動盪，第一件事情是召集人才。孟嘗君和平原君都以擁有三千食客為榮，但這要有力量才做得到啊！這個力量指的是吸引人的魅力和財力……不過，招募一大批人而不會用人，也無濟於事。可惜的是，戰國四公子都不知道如何用人。」

老者邊點頭邊說著話。

張良思考片刻後，說：

「財力我是沒有，能否請教如何培養吸引別人的魅力以及使用人才的方法？」

「這袛有靠自己摸索了。我能做到的袛是給你一本有關成為王者之師的書，供你研讀。」

老者說著，將一隻手伸到懷裡。

《史記》袛以「出一書」之語敘述這個情節。

當時的書籍一般以竹簡或木簡編綴而成，所以體積應該極為龐大。

據說，這位老者此時拿給張良的是《太公兵書》。這是周朝建國最大功臣太公望呂尚所著有關王者師道的書，如今已失傳。一說《太公兵書》由三卷組成。

字數較多的書甚至需要用車搬運，一般書籍也需以背負的方式搬動，「從懷裡取出」是絕無僅有之事。

一九七三年，錄有《戰國策》等作品的帛書，從長沙前漢古墓出土。在當時，除非秘笈或密圖（如荊軻企圖行刺秦王時，隱藏徐夫人匕首之督亢地圖）等物，否則以絹布作為寫東西的材料是非常奢侈的。

《太公兵書》也是一部秘笈，因此寫在絹上，能放在懷裡。

「謝謝您。」

張良畢恭畢敬地接受了。

「我的事情辦完了。」

老者站起來，伸伸懶腰。

張良趕緊站起來恭送老者。

老者走去數步後，想起什麼似的站住，頭也不回地說：

「你剛才說沒有財力，無從施展，我想這一點應該有辦法克服……你到琅邪見徐福吧。他手中有無數錢財，都是由始皇帝處取得的。有必要時，就動用這個錢吧……見他時可以說出我的名字，說是黃石老人叫你找他的。我會事先告訴他。」

※※※

徐福──這個名字，日本人相當熟悉。

和歌山縣的新宮市和熊野市各有徐福之墓，據傳，載滿童男、童女的徐福船隊到達的地點是熊野灘沿岸。

這個傳說乃江戶時代學者依據中國史書編成──有人如此認為。

不全然相信傳說，是現代科學普遍的態度，但一味否定傳說，似乎也不對。

以兵書《孫子》為例，過去有人認為這是後世假借孫子之名的偽作。但和我們所知《孫子》內容幾乎相同的竹簡，由山東省臨沂市前漢初期古墓出土。至此，偽作之說完全被推翻。這件事給我們的啟示是：一概否認傳說，似乎不是正確之舉。

徐福渡來熊野之說，也不該予以全然否定。

不管怎樣，徐福並非泛泛之輩。以尋找仙人、仙藥為藉口，敢對剪滅六國統一天下的始皇帝騙取無數財物，這絕不是凡庸之人做得到的。

袛憑貪婪之心，就能對古今無雙的英傑行騙成功嗎？──實際上，徐福也是懷抱理想，為了實踐抱負，不惜以性命作為賭注的人。

不簡單的人──世人如此評論徐福。

一般的騙子絕不敢以始皇帝這等可怕的人物為對象，而以土包子、暴發戶下手為多，因為這樣比較安全。

徐福卻以始皇帝作為下手對象──就此點而言，他是有志氣的人。

「對初次見面的你說這句話，或許過於唐突。說實在的，我這樣做，為的是要盡量減少皇帝的力量啊！使皇帝的力量減弱，就會讓老百姓日子好過一些，不是嗎？我非常贊成你撼動天下的企圖，因為這會使皇帝的力量減弱嘛！」

徐福毫無遮攔地對初次見面的張良這樣說。他並未刻意壓低聲音，也未窺望四周。

黃石老人一定告訴過他有關張良之事。雖然如此，這樣的態度不也是夠坦蕩的嗎？

徐福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連始皇帝都不怕的人，還怕誰呢！？

「你想要多少錢？」徐福問道。

「多少都可以，當然是多多益善。」張良回答。

「這種說法，我不欣賞。我每次向始皇帝開口要錢，也都會說出明確數目啊！比方說，黃金二百兩啦、三百兩啦……」

「那就請給我三百兩吧！」張良說。

「好，我給你三百五十兩。」

比要求金額多給一些，這是徐福的作風，也是他與眾不同的一點。

「我實在艷羨你──」

給了三百五十兩黃金後，徐福以羨慕的口吻說。

「此話從何說起？這不像是給錢的人說的話呀！」

「我是指年齡而言。如果我還是你這個年紀，也有許多事想做……我希望你做出我做不到的事情。」

「可是，您不是要到東海去嗎？……那才是我做不到的事情哩！」

「哈！哈！哈！……天曉得我是不是做得到。一直往東方海上行駛，會到一個島倒是真的，可是，誰知道那是否是真正的仙人之島？」

徐福的笑聲非常爽朗。

對拿皇帝來耍的大騙子來說，他的笑聲為什麼連一點陰霾都沒有呢？

※※※

長生不老仙藥──始皇帝愈來愈渴望得到它！

這表示始皇帝的隱疾──頭痛症──越來越厲害。

批准徐福所請，給他巨額費用，是發生博浪沙事件的前年，也就是始皇二十八年這事。四年後的三十二年，始皇帝於巡幸燕國碣石山之際，命令一個叫盧生的人尋覓仙人羨門高。

史書袛記載羨門高為「古之仙人」，其餘則不詳。「羨門」二字為複姓，一說其名為「子高」。

之所以渴望求得仙人，目的在於獲得仙人所持有的仙藥，或知道煉製方法。

同年，始皇帝也叫韓終、侯公、石生等人尋覓仙人。

經過三年，卻毫無結果。

盧生開始心生怯意。

前面敘述過，秦國法律嚴厲至極，採取的是法治主義。甚至土木建築失敗，負責人都會被殺！以此類推，尋覓仙藥未成，被處死罪將是必然之事。

身為方士卻連仙藥都尋覓不到，始皇帝認為原因在於專業態度不夠，也就是說，方士不該包辦醫藥、祈禱、竹筮、占卦等一切。

──方士不得兼二術。

始皇帝於是下了這個命令。

對方士而言，這是一大打擊。

以祈禱為專業的人，得拒絕前來尋求診治的病患；以占卦為專業的人，同樣不得從事祈禱工作。

──這麼一來，方士不都要丟飯碗嗎？

全國方士紛紛表示不滿。盧生於是對同業朋友侯生說：

「尋覓仙藥無結果──皇上知道這件事情時，我們一定會被砍頭。看樣子，我們再也無法敷衍下去。與其白白被殺，不如逃走，如何？」

「對，我也正在為這件事情擔憂。咱們乾脆逃走吧！」

侯生表示贊同，兩人遂相偕逃亡。

聽到兩人潛逃消息時，始皇帝勃然大怒。

前年，始皇帝曾經下令將博士官收藏以外的所有儒家詩書和諸子百家之書全部焚燬。至於與方術有關之書籍及醫藥、卜筮、農業等方面的書，則准許人民持有。給予特別優遇，卻敢潛逃，豈非有違皇恩！？

「對所有在國都咸陽的儒生進行調查！」

始皇帝氣急敗壞地下令。

御史奉命著手調查學者。所有學者不是互相推諉，就是彼此中傷。

學者們互相攻訐，這個情形兩千多年前和現在並沒什麼兩樣。彼此互揭瘡疤的結果，因牴觸法律而被檢舉的學者竟達四百六十餘人之多。

始皇帝將他們一律處以「坑」（活埋）刑。

這就是所謂的「坑儒」。

長子扶蘇進諫，也被放逐至留守北方的蒙恬將軍麾下。

實際上，始皇帝在眾多兒子當中，最賞識長子扶蘇。他有意讓這個兒子繼承帝國。放逐扶蘇到北方邊境，為的是要他在蒙恬將軍的指導之下，有所磨煉。

方士之不滿袛不過是冰山之一角。

（天下好像在動盪……）

始皇帝有時候會有這種感覺。

## ○四六亡命之日

這殺人犯就是在被人無理取鬧時，信手抓取斧頭，把對方的腦袋砍破了。「這個人滿勇敢的嘛！你說是條大魚，他的名字叫什麼呢？」張良問道。「他叫項伯。」

※※※

人生中常有宿命性的邂逅。

如果沒有遇上某人，自己的人生或許會大大不同──許多人遭遇過這樣的事。

有人由於一次偶然的機會，便發現自己生命起了重大變化，有人則到很久以後，才領悟到那是一次宿命性邂逅。

張良和黃石老人的邂逅，應屬於前者。在得到《太公兵書》之前，張良已感受到從黃石老人身上放出的一種力量，即將大大改變自己的命運。

與此相較，與項伯的邂逅，應屬於後者。

張良聽從黃石老人的指點，企圖著手撼動天下，並從琅邪方士徐福處得到為數可觀的資金。

張良必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糾合同道。目前他袛有兩名夥伴，一個是投擲鐵球名手范發，另一個是勉強湊合──此事較多賭氣成分──使之成為共犯的田筒。

「招募同道是我的專長。」田筒說。

已經剃掉鬍鬚的這個人，過去擔任秘密警察時，曾經有過多次為陷害而誘騙別人的經驗。

他原本企圖誘引張良上鉤，結果反使自己上當。學乖了的他，變得非常聰明，以免再度失敗。

他們先從包庇通緝要犯著手。

通緝要犯未必都是犯罪者。法律越來越嚴格，由於一不小心或疏忽弄錯而牴觸法網、不得已潛逃的人日益增多。

秘密警察出身的田筒，在這方面門路甚廣。在什麼河岸能釣到什麼樣的魚，他像一名老練釣者般，摸得相當清楚。

「我今天釣到一條大魚了……」

一天，田筒回來報告。

「是犯了什麼罪的人？」張良問道。

為了撼動天下，需要招募各類人才。這時候，在人選上當然無法隨心所欲，但張良自然有其個人喜惡，不想拉進品性太差的人。

「是個殺人犯。」

田筒不以為忤地以輕鬆口氣回答。幹過秘密警察的人，倫理觀念會麻痺一些吧？

「殺人犯……！？」

看到張良狀頗不悅的反應時，田筒這才想起對方的氣質。長在富裕家庭的張良，在倫理觀念上確實較為在意。

（胸懷大志的人，不應過分拘泥小節啊！）

對此，田筒持的是批判態度。但對方現在是自己的主子，他也不便直說。

「他是在失手情形下殺人的。」

田筒補充說明。

雖然天下業已統一，但和平時間維持不久，戰國時的殺伐氣息還很濃厚。人們動輒訴諸武力仍是常見之事。

始皇帝於攻滅六國後，將天下兵器悉數沒收，用以熔鑄多座吊鐘和銅像。據說，每座都有二三十噸重。

實際上，「悉數」袛是一個形容。當時，尤其在南方，佩劍的人依舊很多。而殺人凶器並不袛有劍或槍，斧頭或鐮刀之類，也隨時可能被使用為武器。

怒火攻心時，信手抓來的這類東西，都可以當做武器使用。而一旦發生口角，絕不會有任何一方示弱，因為這是戰國時代的男人氣概。

這殺人犯在被人無理取鬧時，信手抓取斧頭，把對方的腦袋砍破了。

「這個人滿勇敢的嘛！你說是一條大魚，他的名字叫什麼呢？」張良問道。

「他叫項伯。」

「什麼？是楚國那個項伯？」

「是啊！」

「他的確不是泛泛之輩。他為人如何？」

「我早就聽說他是很講義氣的人，見面一談，果然名不虛傳。」田筒回答。

項伯乃楚國有名的項家之一員。項家世代擔任楚國將軍，項伯之叔父項燕就是與秦國老將軍王翦交手而被殺的。項家由於遠祖因武功而受封項之地，因而以項為姓，本籍卻是下相。下相是相水下游之地，在現今江蘇省宿遷市附近。這個地方與張良作為撼動天下據地的下邳不遠。

他於是得以與中原偏南、在黃河與長江中間肥沃地帶擁有極大勢力的武門項氏搭上關係。

張良難得露出興奮神色，當然也欣然允諾庇護項伯。

不過，張良企圖藉此與項家攀上交情的這個期待，似乎落空了。

項氏一門頗多豪放磊落之士，其中的項伯更是難得一見的耿直君子。

「承蒙相救，此恩此情，將終生不忘。」

項伯連連稱謝。

「項兄，快別這麼說。」張良道，「你是堂堂項門之後，卻肯投靠我這個卑微的人，這是我的光榮哩！」

「我是不能倚靠項氏的。我不能使堂堂項門因我而受到連累。」

項伯說話何其誠實。

張良苦笑。窩藏通緝犯被查到時，一定會受連累。項伯因為不欲傷及項氏家門名聲，所以不投靠任何族人；這件事情反過來說，意思等於他不怕連累張良，不是嗎？

因此，在潛伏張良處期間，項伯並未和項氏一門的人有所聯絡。張良企圖通過項伯與項門聯繫之構想遂完全落空。

（我應該高瞻遠矚……）

張良這樣對自己說，並且盡心保護項伯。

「我以後一定會報答你的。」

項伯多次對張良如此說。對為人耿直的項伯來說，這當然是由衷之言。

「在項家，誰說的話最有份量？」

張良問道。雖然未能與項門聯絡，至少能通過項伯知道項門詳細內情。天下一旦動亂，項氏動向一定會有巨大影響力。因此，瞭解其內部勢力狀況，是非常重要的。

「沒有。現在的項家如同一盤散沙。」項伯面露戚色，搖搖頭說，「項家棟樑，此刻正亡命國外。」

「你是指自己而言嗎？」張良問道。

「我怎麼敢以項家棟樑自居呢？」

「除了你以外，項家還有人亡命國外嗎？」

「有一個名叫梁的人，正亡命至吳。他也因殺人而逃亡。」

「項梁？」

張良認為這個人的名字有記憶的必要。實際上，數年後項梁的大名在吳地已經無人不曉，想忘都忘不掉。

「梁是我的堂兄，是燕的末子。」項伯說。

楚國將軍項燕乃是對秦戰爭時的總司令。他曾經大破率領二十萬大軍的秦國將軍李信，後來卻被擁兵六十萬的王翦所破，其事已如前述。

雖然是敗軍之將，但曾經是一國軍隊最高首腦人物，依舊為一門之榮耀。

「你這位堂兄是不是單獨一人亡命？」

「梁帶有一亡兄之子，名叫籍的少年……這孩子幼年喪父，由我們族人共同照料。袛是這個孩子非常調皮，袛肯聽梁的話。所以，梁於亡命之際，把他帶在身邊。」

「調皮……！？這個名叫籍的小孩，大概是最為傳承項家氣質的一個吧？」

「堂兄梁也認為如此，所以格外用心予以訓練。但這個孩子不僅不喜歡學問，同時也討厭學劍，將來會成為怎樣的人，實在令人擔憂。一般而言，不喜歡學問的孩子，都會喜歡學劍。像他這樣兩者都不愛，不是很傷腦筋嗎？」

「我倒認為這個孩子很有前途。」

「他袛是意氣強人一倍……他說會寫自己的名字就已足夠，絕不肯讀書。叫他習劍，他卻說劍袛能擊倒一個人，劍術再好也沒有用處。他說他要學的是以一抵萬之術，你說這個孩子不是很狂妄嗎？」

項伯好像認為名叫籍的這名少年是族人中的異類，以他作為話題時，表情都很黯然。

※※※

「地下首領」項梁──

吳（蘇州）人如此稱呼項梁。

始皇帝頻頻大興土木，動輒動員地方居民，即所謂的「徭役」。中央官員袛在工事完成時前來視察，工事上的一切，都由地方自行負責。

與工事有關的人員、資材分配以及監工等事宜，一概由地方有力人士協議決定，而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項梁常自告奮勇，處理這類事宜。

他是做事有計劃、善於用人、懂得適材適所要領的人，遇到發生糾紛時，他會詳細聆聽雙方言詞，然後決定最有效的解決方法。這位「地下首領」很快成了吳地不可或缺的人物。

出門工作時，項梁盡可能地要侄兒籍跟在他身邊。

「這和戰爭相同。我為大家分配工作、規定工作內容，等於訂立作戰計劃，你好好學習吧！」

項梁常對侄兒這樣說。

吳地名望人士家裡遇有喪事時，項梁一定會被聘為葬禮總幹事。

張良於遍遊諸國途中，到吳地訪問項梁。

不巧，項梁此時正好到遠地擔任葬儀總幹事，要過幾天才會回家。

留守家裡的是項籍。這時的項籍已不再年少，而是二十歲青年。

「聽說，我叔叔項伯承蒙你許多照顧。」

原來項籍聽說過有關張良之事。

「喔，你就是項羽老弟。你叔叔常提起你哩！」張良說。

項籍字羽。對幼輩大可以名直呼，客氣一些則以字稱之。由於歷史上「羽」較「籍」有名，本書後頭均以「項羽」稱呼。不知道為什麼，後來與他爭霸天下的漢高祖，其「劉邦」之名遠較「劉季」之字為世人所知。

「哈！他一定盡說我的壞話吧！」年輕項羽笑道。

「不，他說你是個很有前途的年輕人哩！」

「這袛是好聽的話而已。哈！哈！哈！」

項羽很愛笑，是個看似快活的人。

張良凝視了這名年輕人的面相。

（確實是個英雄，不過，為人異常冷漠。這個人很愛笑，而笑聲裡卻絲毫沒有溫馨之意。……這是出身為名門後裔的緣故嗎？由面相來看，這個人縱然能威壓別人，也不能使別人心服……）

張良由於要趕路，所以沒等項梁回來就告辭離去。

他由吳北上，前往琅邪，目的在於會晤徐福。

──徐福又向始皇帝敲了一大筆錢。

旅行中，他曾經聽到這樣的話。

既然如此，就非和他分贓不可。

來到琅邪時，張良大大錯愕。

原來濱海處已有數艘巨船正在建造中。

「徐福兄，你這會兒真的要到東海去囉！？」張良問道。

「哈……」徐福奸詐地一笑，縮著脖子道，「我袛是出海一下……是不是真有蓬萊、方丈、瀛洲這些仙島，那真是天曉得哩！」

「連你都說這樣的話……這不是鬧著玩兒的啊！有三個仙島存在，不是你說的嗎？」

「沒錯，是我信口雌黃說出的。沒想到人們現在都相信東海上真有三個仙島，搞得我不知如何是好哩！」

「那……建造那些船做什麼用呢？」

「我準備挑個風平浪靜的季節，坐船到海上去逍遙一兩天，然後折返回來。我預備以『接近東海仙島時，受到大群鯊魚襲擊』為藉口，裝出被迫返航模樣……」

「哈！哈！你是被始皇帝催得太緊，所以非如此不可囉？」

「我已經習慣被催促。不過，始皇帝這次好像要親自來督促的樣子，他或許等得不耐煩了……我看，他大概明年就會來吧？」

「你建造這些巨船，是為了證明你正在積極籌備吧？」

「沒錯。所以我這次無法向他敲到一大筆錢。」

「這一點我能瞭解，不能怪你的。」

「我倒要說，你應該趕緊準備撼動天下。」

「你得到什麼情報嗎？」

「皇帝逼我尋覓長生不老仙藥，逼得很緊……這一點，不是證明他對自己的健康沒有把握嗎？」

語氣顫抖，對徐福而言是鮮有的現象。這一點，意味著始皇帝身體的衰弱，將是一樁國家大事。

## ○四七巨星隕落

於巡行前年，東郡曾有一塊巨大隕石掉落。後來，有人在隕石之上刻了「始皇死而地分」六個字。聽到這件事時，始皇帝怒不可遏。

※※※

如徐福所預料，始皇帝果然於三十七年（公元前二一○年）十月，由咸陽出發，踏上東方巡幸之途。

秦之曆法以十月為年始，以九月為年終。所以，此次巡幸是年頭大事。

左丞相李斯隨行護駕，右丞相馮去疾則留守咸陽。始皇帝並且命末子胡亥隨行。

始皇帝有二十幾個兒子，其中被他評判為才華最高的是長子扶蘇。但為接受磨煉，扶蘇已被送到蒙恬將軍處。然而才華高低和疼愛程度是兩碼子事，世上父母親較疼愛不成器的兒子是常見的事，始皇帝溺愛的也是智能程度較低的末子胡亥。

皇帝隊列南下，經由現今的湖北省，在九嶷山祭拜古之聖賢舜，然後，浮泛長江，隨著河流，由丹陽下至錢塘，接著轉赴會稽，祭拜大禹（夏王朝始祖），於望南海之山上豎立石碑。

天子到江南之地，是前所未有之事。

自從博浪沙事件以來，天子巡行在戒備上變得極為森嚴，但為了收攬天下人心，巡行之事還是不能沒有。

──老百姓可以從遠處遙望天子巡行隊列。

後來，官方發佈此一公告。

吳地人民也簇擁著前往觀看天子巡行隊列。亡命中的項梁和侄兒項羽也在人群之中。

天子隊列華麗無比，旌旗連綿如雲。秦以黑色為最高貴，因此，旌旗以黑色為多。

光是前導車騎就迤邐甚遠，而且每隊馬匹顏色都有統一，如白馬隊、黑馬隊……黃金色的盔甲在陽光照射之下燦燦發亮，銀白色的頭冠迎風搖曳，裝配在馬匹和車輛上的五色繽紛的長纓更是光彩奪目。

「好壯觀的隊伍──」

「真是美不勝收。」

「天子威風畢竟與眾不同……」

人們莫不讚嘆。

項梁和項羽在一處小山丘的稀疏松林裡，觀看天子巡行隊列。

「我實在為楚國感到惋惜。當時要是聽從三閭大夫屈原的諫言，與齊聯合，秦不是早已滅亡了嗎？今天看到這個隊列，真是無限感慨……」

項梁低聲對項羽說。

項羽以炯炯發光的眼睛，盯著遠處。

他望著金、銀、朱、綠等繽紛顏色，正看得出神，一時沒有聽見叔叔說的話。

「你不覺得不甘心嗎？我們是生長在楚國將軍家庭的人……亡國將軍家族多悲哀，你沒有感覺嗎？」

項羽依舊默然不語。

「我說的話你沒聽到嗎？」

項梁剛說這句話，項羽緩緩回頭過來，道：

「我一定要取代那個傢伙！」

「你胡扯什麼！？」

項梁連忙用手掌掩住侄兒的嘴巴，並趕緊窺望四周。

以「那個傢伙」稱呼天子，而且說要由自己「取代」，這種言詞何其忤逆！？若被官方人員聽到，不是要被砍頭嗎？

所幸項羽適才的言語，並沒有被別人聽見。

「難不成你想招惹滅門之禍！？」

項梁雖然如此叱責項羽，心中卻想：

（這個小子蠻有志氣的，將來說不定會成大器哩……）

這和劉邦的一段故事剛好相映成趣。

據說，劉邦因賦役到咸陽時，曾經遙望天子隊列而呢喃著這樣一句話：

「生為男兒，應該爬到那樣的地位才對！」

這兩個故事好像極為巧合，實際上，它們也常被引用於描述這對宿敵的性格。

──我要取代他！

──我很想爬到他那樣的地位！

這兩句話的意思是一樣的。袛不過前者顯露的是勇往直前的精神，絲毫不隱藏充滿於內心的欲求；相較之下，後者則顯得委婉，縱然充滿自信，卻不明確說出。

※※※

始皇帝隊列由會稽前往吳，由江乘縣渡長江，自江北取道沿黃海海岸線，一路前往山東半島南部之琅邪。

前往琅邪的目的在於詢問及催促徐福尋覓長生不老仙藥之事宜。

老奸巨猾的徐福，對想像中的詢問，當然有所準備。

他首先準備強調的是暴風、強風的問題。

建造經得起風浪的巨船是首要之務，因此在這方面花了不少時間。

另外一點是，雖然巨船完竣，卻為大鮫魚所苦而無法接近三仙山。這一點，由於參加航行者眾，所以不愁找不到證人。

秦之法律極為嚴峻，而法律至上主義重視的是證人的證詞。徐福利用的正是這一點。

──願請善射者俱行，見則以連弩射。

徐福如此上奏。

大鮫魚應該是指鯊魚或鯨魚而言。他的意思是：由於有這等大型魚類妨礙，因此請派弓弩能手，遇大鮫魚出現時，以此連射，將之驅散。

聽了徐福回答的當晚，始皇帝做了與海神交戰的夢。出現於夢中的海神，樣貌與人沒什麼兩樣。

皇帝做夢，照例要向占夢博士詢問夢之吉凶。博士於是奉召應答。

（皇上連夜做夢，是過於疲憊的緣故。不過，這是醫官要想辦法的事情，與我無關。我袛需負責我的解夢工作就可以。）

占夢博士煞有介事地查翻古書，參動筮竹，用莊重的口吻說：

「海神是根本不得見其面貌的，一般都以大魚或蛟龍為其象徵。陛下平時勤於祈禱祭祀，未有所欠，而今出現向陛下挑戰之惡神，故象徵惡神之大魚非剷除不可。如此，善神將應運而至。」

意思是說：雖然所見為凶夢，但袛要能殺死一條大魚，定然將化凶趨吉。

「要和棲息海中的東西交戰……！？這豈非強人所難？」

始皇帝於是召集海人，叫他們準備捕捉巨魚用的漁網、鏢槍、大弩等物。

要射殺海怪大魚，必須沿海岸線前進。一行人由山東半島南側，即現今之青島附近出發，沿著海邊道路，有時則駕船出海，尋覓著大魚蹤跡前進。

來到半島前端之榮成山（今山東榮成），還沒有看到大魚出現。遂再由半島北側西進，到達芝罘（今之煙台市）附近時，終於發現目標──大魚。

聽了占夢博士的解夢之後，始皇帝親自攜帶弩弓，並且一路勤於練習射擊。

「可惡的惡神！你快伏法，讓路於善神吧！」

始皇帝一邊大叫，一邊射放弩箭。

「射得好極了！」

丞相李斯大聲稱讚道。

渤海海峽碧波間的一點遽然染紅，而且愈形擴大。

燦然陽光照射在海面上。

始皇帝的臣子們先是歡呼，後來變成連呼──萬歲！萬歲！

「哦！你們看！海面朱色愈形擴大！惡神之血擴散……整個海面都染紅了，染成這般艷紅……」

始皇帝嘶啞地說。即使是大魚之血，也不可能將芝罘之海全面染紅。如此看的袛有始皇帝一人，其餘眾人袛覺得，紅點確實有擴大跡象，但在一片無垠的海面上，畢竟袛是一丁點。

「看！朕創造紅色大海了！將蔚藍大海變成血紅大海了！哈！哈！哈！」

這笑聲何其空洞。

侍醫夏無且上前奏道：

「陛下，請暫時歇息吧！陽光如此強烈，尚請以龍體為念。」

於冬初十月由咸陽出發後，在九嶷山祭舜是十一月間之事。再由長江下至會稽時，江南正是一片春色季節。直到北上至琅邪時，春天已去，後來的盛夏季節，他都在做沿海之旅。

「說的也是，朕似乎有休息的必要……。朕有一點目眩哪！大概是夏日炎陽所致……早日起駕回咸陽吧！」始皇帝說。

一統天下大業必須針對現實，持著冷靜應對的精神，始能完成。

始皇帝的確是現實主義者，也因此而得以完成宿願，一統天下。最近數年來，他卻突然變得非常迷信。雖說當時的人多少會有迷信觀念，這是無可厚非的，但晚年始皇帝沉於迷信的速度，未免也太迅速了。

這或許是他在精神上產生陰鬱，肉體開始衰弱的緣故吧？

這次巡遊也是在「巡行則吉」卜卦之下決定的。

對占夢博士所說的話深信不疑，確信大魚被自己射殺的始皇帝，精神可謂已達執迷狀態。

（我不想死！）

他之所以投入巨額資金尋覓長生不老仙藥，為的是希望避免一死。好不容易一統天下，而天下基業尚未鞏固，這時候怎能撒手西歸呢？

懼怕死亡是人類的本能，袛是，始皇帝在懼怕死亡的程度上特別異常。

──死亡。

他絕對不准臣子在他面前說這句話。這在始皇帝面前是「禁語」。即使稟報有關死刑事宜，也不得使用「死」字，而必須改說「執刑」。

於巡行前年，東郡曾有一塊巨大隕石掉落。後來，有人在隕石之上刻了「始皇死而地分」六個字。

這是「始皇帝即將死亡，而其領土將被分割」的預言。

聽到這件事時，始皇帝當然怒不可遏。

他立刻命令御史（檢察官）著手調查。但，始終查不出刻這些文字的人。始皇帝於是下令殺盡該地住民，並且將隕石搗毀。

在芝罘射殺大魚後，始皇帝又西行，返回國都咸陽。

龍體這時已經違和。來到齊郡平原縣時，始皇帝病倒了。

史書未明載病名。

他原本就是蒲柳之質的人。這樣的人統一天下，且多次巡行廣大國土，身體上的負荷可謂相當吃重。

（我不想死！）

始皇帝拚命掙扎。

但，他知道得很清楚，自己的體力正與日衰退。

（我是完成空前大事業的人！過去從未有人尋覓到的長生不老仙藥，同樣要由我得手！在這之前，我絕不願意死！……徐福那個傢伙到底在幹什麼！？）

想到這裡，他已有些意識朦朧。

恢復意識時，原本意志甚為堅強的始皇帝，精神變得相當沮喪。

（我是不是大限已至？）

他在心裡如此揣想。

──始皇惡言死。

這樣的他，過去當然想都沒有想過死後之事。

（我是否該為身後之事有所安排……？）

病情愈來愈趨嚴重。

我該以誰為繼位者呢？──他在朦朧意識中開始思量。

倘若天下已經安定，就算是頭腦不甚靈光的末子胡亥，袛要有優秀的輔佐者，勉強還能負起統治大任。但天下還在動盪不定。面對此一局面，接棒者除了一切表現穩重的長子扶蘇外，絕不做第二人想。

「朕要誌璽書……」

始皇帝遂決定寫遺書。這件事情非在自己尚有些許氣力之時完成不可。「與喪會咸陽而葬。」此句中的「喪」指的是遺骸。

這是寫給扶蘇的遺書。扶蘇此刻正與蒙恬將軍同在上郡。遺書命令扶蘇立即返回咸陽，奉迎皇帝遺骸，並且主持大葬。

主持父親之葬儀者為繼承人──這是當時的習慣。

也就是說，始皇帝指名長子扶蘇為二世皇帝。

七月丙寅日，始皇帝於沙丘宮平台歿故。

巨星終於隕落了。

## ○四八陰謀

遺書立即被改寫。這件事情在李斯和趙高的共同策劃下完成。「立胡亥為皇太子」是他們偽造的遺書內容，由於玉璽在趙高手中，所以技術上毫無困難。

※※※

始皇帝遺書妥善密封後，存放於中車府令趙高手中。這封遺書必須送交給正在上郡的扶蘇。

而他卻環抱雙臂，默然思考著。

趙高曾經是始皇帝末子胡亥的老師。

始皇帝留有遺書之事，袛有丞相李斯和趙高兩人知道。

「皇上果然捨溺愛之子而擇穩重之子了。」

李斯就遺書內容說出他的感想。

「丞相大人──」趙高壓低聲音說，「您不想充分發揮自己的經綸之才嗎？您不想操縱天下於手中嗎？」

「先皇已讓我充分發揮了。」李斯答道。

趙高盯著李斯的眼睛道：

「這一點我知道，但，您過去的一切不都是奉旨行事嗎？所有的計劃都由先皇提出，您袛是負責執行而已，不是這樣嗎？以前有過出自於您策動的計劃嗎？」

「多少有過……」李斯含糊其辭地說。

「或許有過一些，但不是少之又少嗎？」

「可以這麼說……」

奉旨行事而已──這樣的話當然有損丞相的自尊心。

猛然發現宦官趙高的眼睛正緊盯著自己不放。

「您難道不想一切由自己做主？您從來沒有這樣的想法嗎？」

趙高緊追不捨地詢問。

「當然有過。」李斯停頓一下，深深吸一口氣說，「說句不怕見笑的話，我還無時無刻不想著哩！」

「我怎麼敢取笑丞相大人呢？盼望能照己意行事，這是每個人都有過的願望。尤其身具才華的人……」

趙高說這些話時的聲調和平時頗為不同。它給人一種很詭譎的感覺。

李斯說完「不怕見笑的話……」後，暫時將臉側過。稍後把臉轉回來時，他發現趙高還一直盯著自己。

「我不敢說自己有才華，充其量袛能說或許有才華。因為從來沒有試過，所以我不敢肯定。」李斯說。

他終於摸著了趙高打的主意。

「此刻在這裡的袛有我們兩人。」

趙高轉變了話題。實際上，這並不是轉變話題，毋寧說是宣告談話即將進入主題。

「說的也是……」

除了這句話，李斯實在找不出什麼話來應對趙高。

「知道有關先皇遺詔之事的人也袛有我們兩個，不是嗎？」趙高說。

「說的也是。」李斯回答。

「玉璽在我手中，連同先皇遺書……」

「說的也是。」

李斯每次以同樣的話回答，聲音顯得非常空虛。

這也難怪，他們兩人實際上是在鬥智。鬥智之時說的儘是表面話，聲音怎能不空虛呢？

長子扶蘇？抑或末子胡亥？

扶蘇目前正在將軍蒙恬跟前，他是個才華卓越、性格果敢的人物，從不會有所迷惘。一旦即位，他將立刻任命將軍蒙恬為丞相，並以二世皇帝身份積極經綸天下，自是意料中事。

倘若如此，李斯還有戲唱嗎？雖然他以舊丞相身份尚能得到一份像樣的官職，但，那袛是酬庸性質，定然不可能有機會發揮才華。

倘若由末子胡亥繼位，情形又將如何呢？

胡亥是個庸才，相當昏愚。他不但不會積極做事，更談不上有所抱負。容易聽信別人的胡亥，對老師趙高更是言聽計從。

而貪婪之心強人一倍的趙高，卻沒有經綸天下之志。因此，李斯將有可能對胡亥這個傀儡操縱自如。

倘若扶蘇依照始皇帝遺囑登基，則李斯從政治舞台上被驅逐，是無可避免的。

倘若由胡亥繼位，李斯則權傾一時，國事得以盡情發揮。

「大人這個時候還考慮什麼呢？」趙高道。

李斯望著對方的臉。他感覺自己已被趙高的視線攫住了。

「說的也是……」

李斯回答這句話時，聲音還是那麼的空虛。

遺書立即被改寫。

這件事情在李斯和趙高的共同策劃下完成。

──立胡亥為皇太子。

這是他們偽造的遺書內容，由於玉璽在趙高手中，所以技術上毫無困難。袛是，光做這些還不能算是完成大事，還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非做不可。倘若不如此，就會功虧一簣，前面做的一切將成為泡影。

──賜死扶蘇及蒙恬。

陰謀要做到這一步才算大功告成。

李斯於是在遺書中寫了如下這一段：

吾子扶蘇與將軍蒙恬共同率領數十萬大軍駐屯邊境達十數年之久，以此兵力及歲月，不但未建功勳，反而消耗兵力甚巨。扶蘇未有絲毫功績，卻屢屢上書批判朕之行動。據聞，其更以未能返回國都被立為太子而日夜怨嗟。如此扶蘇，豈非不孝之子？著令賜劍，宜行自決。又，將軍蒙恬侍奉扶蘇，知其陰謀卻未能予以善導。為人臣而不忠，故亦應自決，軍權委交副將王離。

急使立即被派赴上郡。

二人對始皇帝此項詔書做何等反應，要等到使者抵達上郡之後才能知道。

萬一詔書係偽造一事被識破，一切計劃將歸於破滅。

在始皇帝威權遍及全天下的當時，偽造詔書乃大逆之罪，所以無人相信有人膽敢冒此大不韙。

為了使偽造之事不被識破，最聰明的方法是讓人們相信始皇帝尚在人世。

始皇帝已死，但消息卻被封鎖。因此，除侍奉皇帝身邊、擔任飲食及其他雜役的數名宦官以外，無人知悉皇帝之死訊。

至少在扶蘇和蒙恬奉旨自盡之前，非絕對守密不可。

雖然那是兩千兩百年前的事情，當時卻已出現類似冷氣車的交通工具。當然無法與現代的冷氣車相提並論，但在不愁使用人力的情形之下，確實為當時的權力者所使用。

它的名稱叫做「轀輬車」。

這個車輛的構造如何，已無從知悉，然而可以想像的是，車窗甚大，經特殊操作而兼具冷氣與暖氣兩種效果。

趙高和李斯以此轀輬車載運始皇帝靈柩。

崇尚法律至上主義的秦，對巡行一事也有諸多規定，在特定時刻將餐食送至皇帝面前，也是規定之一。

廚師不知道皇帝已死，每日照舊精心調製御膳，專人送至皇帝御前。

依規定做的餐食，皇帝進不進食則是另外一回事。皇帝當然可以連筷子都不動就退下御膳，不過，這樣的事情袛可偶爾為之。因為皇帝也是人，為了不挨餓，當然不可能接連數餐都不進食。否則會引起別人的疑竇。

李斯於是將一名宦官監禁於車內，任務是吃掉送進的餐食，然後把餐具退下。

倘若規定不嚴格，將餐食倒掉後再把空了的餐具退下，也不是不可行之事。但依據秦國朝廷規定，皇帝用餐時，廚師必須在宮殿階下靜待餐畢，出巡時，則在御車之前跪坐靜待。因此，餐食非得確實吃掉不可。

用餐問題可以用這個方法解決，更麻煩的一件事情著實傷腦筋，那就是處理屍臭的問題。

皇帝也是人，死後軀體當然會腐爛，發出屍臭是難免之事。何況皇帝是死於七月丙寅之日，陰曆的夏天於六月結束，在曆表上，七月已是初秋。但這個季節的殘暑還是相當酷熱。

這個氣味該如何掩飾呢？

由井陘來到九原時，屍臭已開始撲人鼻孔。

李斯於是想出一個方法。

「皇上對此地所產之魚類極為喜愛，決定大量運回國都咸陽。但礙於規定，無法臨時增加車輛。因而下令諸官車輛裝載鹽漬魚之木箱一石（約二十七公斤）。」

這項命令立即下達至隨從全員。

「一石鹽漬魚？這個氣味不是叫人無法忍受嗎？」

家臣們莫不緊皺眉頭，然而皇命能違抗嗎？在回國都的途中，他們不得不以手捏著鼻子，強忍難聞的臭味。由於如此，由轀輬車飄出的屍臭，遂被掩飾。

李斯和趙高決定在知道上郡的狀況之前，暫時秘不發喪。

回到咸陽後，立即得到先前所派急使的詳細報告。

扶蘇這位貴公子的為人可謂非常乾脆──乾脆到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讀完父皇的勅書後，他流著眼淚進到內房，便準備利用父皇所賜之劍當場自刎。

將軍蒙恬連忙制止。

「我覺得事有蹊蹺。這等大事按理應於返回國都之後再做決定。皇上此刻尚在巡行途中，據說不久就要返抵國都，這不是更加顯得奇怪嗎？為什麼不再多等一些時日，待回國都後才決定這件事情？又為何需要如此倉促作決定？我對這一點實在不明白。」

蒙恬不愧是有腦筋，他對這突如其來的勅書，心中起了疑竇。而扶蘇的態度卻依然認命。

「父皇自有他的想法吧？」

這位秉性善良的貴公子，向來就不習慣以懷疑的眼光看待別人。

「但我被授予三十萬大軍，負責守備邊境，此外，皇上更將您託付予我。皇上如此做，是因為對我極為信任的緣故。」蒙恬說。

擁有三十萬大軍的人，有足夠力量叛變。皇帝絕不會將如此大軍授予他不信賴的將軍。更何況皇帝將最有可能成為繼承人的皇子都予以托交，倘若這名將軍擁立這位皇子叛變，天下人民不也將以為是名正言順的事嗎？

事實上，皇子扶蘇被送來時，蒙恬是既惶恐又感激。因為這件事情證明了皇上對他的無限信賴。

而皇上卻在出巡途中，在資訊不甚周詳的狀況之下，遽然做出如此重大的決定。這樣的事情有可能嗎？

「說不定其中有詐。自決之事不必急於一時，待確認皇上旨意後才行自盡，亦不為遲。尚請皇子三思。」蒙恬說。

扶蘇還是搖了搖頭。

「父親對兒子賜死，當然非同兒戲，父皇一定是經過深思熟慮之後做的決定吧？我袛有奉命自決一途。」

扶蘇果然聽從假造勅書之旨意，自盡而亡。

蒙恬由於拒絕自殺，因而被逮捕投入陽周牢獄。

李斯和趙高得到消息後吁一口氣，並且發佈始皇帝之喪。

胡亥遂為二世皇帝。

始皇帝於即位之時，就在驪山山麓挖一深坑，作為自己日後的墓穴。這個坑內具備宮殿、望樓、百官之席以及倉庫等。此外，為防止被盜掘，更設有一經碰觸就會射出暗箭的機關裝置。

始皇帝遺骸於九月間被葬於驪山陵墓。

## ○四九鴻鵠之志

陳勝仰天嘆息道：「世上最可貴的是貧賤時的朋友之情。倘若有一天發跡，我絕不會忘記你們。」和他在一起的朋友，聽到這句話後，卻嗤之以鼻。

※※※

始皇帝之葬儀終告結束。

二十一歲的胡亥即位為二世皇帝。這個人物與「英明」二字著實相去甚遠。二世皇帝完全在郎中令趙高和丞相李斯的操縱之下。這兩個人在二世皇帝的宮廷內權傾一時，是毋庸置疑之事。

──一山不容二虎。

為爭取主導權而發生衝突。這一點，兩人早就心知肚明，照理說雙方都應有所提防才是。實際上，為爭取主導權而暗自作準備的，袛有趙高，李斯則完全處於不設防的狀態之下。

準備對抗態勢，唯有在視對方為敵手的情形之下才會產生。

趙高當然視李斯為爭取主導權之強敵，而相反地，李斯卻根本沒有把趙高放在眼中。

這當然有其理由。李斯過去雖然袛是一名小官，卻是在荀子門下學過「帝王之術」的士大夫，後來更以丞相身份參與國政。因此，他是十分自負的。

而趙高袛不過是在宮中擔任雜役的宦官。雖然這個職務以伺候皇帝身邊事宜為主，但，這樣的事情根本稱不上是「國政」。至少在李斯眼裡看來，他袛是一名僕役罷了。

李斯視向來擔任這項工作的趙高為「下人」，一直投以輕蔑眼光。他才不屑與這種人競爭呢！

既無敵對意識，當然就未做任何抗爭準備。

「丞相大人──」趙高對李斯說，「我對國政一竅不通，這方面尚請大人多費心。我就專心於擁護新帝吧！」

聽到趙高說這些話時，李斯還在心中暗暗嘲笑著。

（這還用得著說嗎？你充其量袛是準備御車、安排宴會事宜的料子嘛！）

實際上，李斯疏忽了一件事。他忘記趙高還會做一件事情，那就是──「陰謀」！

偽造始皇帝遺囑這個大陰謀，當初就是由趙高提議的。李斯後來被迫參加陰謀，而主導權卻在趙高手中。光這一點就足以證明趙高絕非等閒之輩。李斯理應思慮及此，卻袛因對方不是士大夫，而小覷其能力。

趙高所謂的「擁護新帝」，意思是指肅清二世皇帝胡亥之一切政敵而言。

最大的敵手──先帝長子扶蘇，已藉由偽造的遺書，成功地清除掉。而始皇帝尚有二十多個兒子。胡亥是其中最不成器的一個。為了肅清這些骨肉敵手，有必要使法律更為嚴峻，刑罰更為苛酷。秦之法律原本已嚴峻至極，而趙高卻又修訂法律，變本加厲。

李斯對這項措施並沒有反對。這是因為遽失始皇帝這個權力大泉源的此時，唯有假法律之力量才是維持秩序的最佳政策。法律的聲威至少能收到暫時性效果。

後來，始皇帝所生的兒子，除二世皇帝外，悉數被殺。被殺掉的不止是兒子，連公主也不例外。有權利分得始皇帝遺產的人，絕不容許生存。

十二名公子在咸陽市場被處死，十名公主則在郊外被處磔刑。

被處刑者的家人或家臣有可能對如此酷刑懷恨在心，而對新帝圖謀報仇。因此，這些人在連坐法規定之下，全被殺害。

二世皇帝要做的事情，除了殺戮骨肉之外，就是繼續先帝未竟之事業。

咸陽宮殿是在秦尚是諸侯時所造，現在既為天下之皇帝，當然有必要建造更豪華的宮殿。始皇帝已在阿房之地著手建造前所未有的大宮殿。他準備於竣工後徵求博士們的意見，為這座宮殿妥善命名，而在完工之前，暫以地名稱之為「阿房宮」。二世皇帝的工作之一是繼續推動這座阿房宮的建造工程。

始皇帝尤其致力於推動道路網的建設。他之所以屢屢出巡，目的之一就在於督促此項工程。直道（幹線道路）以及馳道（天子巡行之道路）之建設計劃尚未完成。

始皇帝之陵墓亦非盡快建造不可。這個規模也是前所未見的。

因此，增稅、徵召等事宜比以前更進一層。老百姓苦不堪言，作為生活瀕臨絕境的結果，起而反抗是很可能發生的。為防止這一點，法律需要修訂得更加嚴峻。

※※※

當時，現今的河南省陽城有個人名叫陳勝，單字涉。這個人既無自己的土地，亦非佃農，袛以按日計資方式替人做工。他行徑乖戾，異乎常人，因而被稱為「怪人」。

一天，他在幹活之際突然停下手上工作，仰天嘆息道：

「世上最可貴的是貧賤時的朋友之情。倘若有一天發跡，我絕不會忘記你們。」

和他在一起的朋友，聽到這句話後，卻嗤之以鼻：

「你是幫人幹粗活拿工錢的人。你會發跡，這不是做夢嗎？」

對此，陳勝回答道：

「燕雀安知鴻鵠之志！」

意思是說：燕子或麻雀之類的小鳥，怎麼會瞭解大鵬的志向呢！？

這樣的豪語，別人卻認為是出自誇大妄想的囈語。

二世皇帝元年七月，居住閭左的住民被徵召。

「閭左」的意思是「左邊街坊」。當時的徵召有一定的順序，將街坊分為左右，然後交替徵召。依據一說，當時的右邊街坊住的是有錢人，左邊街坊住的是窮人。

總之，有錢人可以花錢逃避徵召，被徵調為伕役的，永遠是窮人。

陳勝當然是閭左之住民。這一次被徵召的有九百個人，結果，也不知道是經過抽籤或者指派，陳勝成了這個團體的「屯長」。其職務即是領隊。

這批人準備到漁陽守備部隊去服兵役。漁陽在現今河北省密雲縣的西南，密雲縣在今日的行政劃分上被納入北京市。總之，由河南陽城到河北漁陽，有相當長的一段距離。

一行人來到一個叫大澤鄉的地方後，再也無法前進。因為道路被連日大雨沖壞了。

「這不是要命的事嗎？」

陳勝仰望烏雲密佈的天空呢喃道。

他們被迫在大澤鄉滯留許多天。這次的徵調，報到日期是有規定的。他們領有「於某月某日前到達任地漁陽」之命令。被迫在大澤鄉滯留的結果，眼看是不可能於規定日期前到達漁陽了。

原本就極為嚴峻的秦之刑法，近來更是變本加厲。倘若不能於所定日期前往報到，依照規定將被處斬。

因為這是天災，在不可抗拒的理由下，遲到之事或許會被寬恕。但官方為了以儆傚尤，「依法處理」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依最近的趨勢來看，依法處斬的可能性是相當大的。

「逃亡罪也是以處斬論吧？」另一名屯長吳廣問陳勝。

「是！不論是逃亡或到那邊，都一樣要被處斬。在這裡叛變，同樣也會被處斬。總之，我們袛有被斬一途了。」陳勝回答。

「這不是要逼我們狗急跳牆嗎？」吳廣嗤笑起來。

吳廣是河南陽夏人，字叔。他是想到什麼就說什麼的人。

「怎樣的跳牆法呢？」

相較於陳勝的慎重態度，吳廣倒是很乾脆的：

「一樣要死，我們為何不叛變呢？咱們來建立自己的國家吧！」

「建立自己的國家，這個志向很不錯。可是，我們袛有九百個人，而這九百個人不見得全會跟我們一起叛變啊！」

「哪個不跟，老子就幹掉哪個！」

吳廣斬釘截鐵地說。

「我們來卜個卦吧！」陳勝說。

當時的人相信卜卦之類的事情，其程度遠超乎現代人的想像。

卜卦的結果是「吉」。大家於是即刻準備大事。

袛是，卜者對他們說：

「你們一定能夠諸事順遂。袛是，卦象顯示，你們都是鬼。」

「鬼」當然是指亡靈而言。卜者的意思是：你們揭竿而起，推翻秦之事會成功，但都會因此而死。陳勝和吳廣卻會錯意了。

「要我們成為幽靈，這是什麼意思呢？」吳廣問道。

陳勝思量片刻後說：

「大概是叫我們冒充幽靈，好嚇唬大家跟隨我們吧？」

當務之急是如何說服這九百名兵卒，使他們成為同志。陳、吳兩人自以為是地認為卜者之言是針對這一點而做的指示。

大澤鄉野地有一座長滿野草的小祠。陳勝要吳廣躲在這座小祠裡發出狐叫之聲，並且大喊：

「大楚興，陳勝王！」

此外，陳勝更把一塊寫有「陳勝王」三個紅字的布，塞進附近漁夫用網撈獲的魚肚內。

買了這條魚的士兵，自然看到魚肚內的這塊布。這件奇妙的事情當然很快就被傳出去。

大家看待陳勝的眼光，因此驟然改變。眾人的眼神裡洋溢著敬畏之意。

部署妥當！陳勝現在考量的是如何製造揭竿之契機。

這時候他注意到，僚友吳廣由於為人豪爽，所以甚受大家歡迎。吳廣有困難時，大家都會同情他；被欺負時，會抱不平而助他一臂之力；欺負吳廣的人成為大家憎惡的對象。

因此，將九百個兵卒的憎惡之情凝聚在一起，使之爆發，將是最好的方法。

陳勝於是叫來吳廣，面授機宜。

這個團體由兩名將尉負責率領，他們在故鄉擔任的是屯兵業務。其中的一個酒品甚差，每次酒醉一定亂揮長鞭。因此，眾人總是對他敬而遠之。而受陳勝指示的吳廣卻來到酒醉了的將尉面前，大聲說道：

「要到那麼遠的地方去，實在要命。咱們不如逃走吧！」

這是在營地用餐完畢、九百兵卒正坐在地上歇息的時候。由於是吳廣的聲音，所以眾人都不覺怔住。那名脾氣暴躁的將尉就在旁邊。眾人擔心吳廣會出事，都為他捏了一把冷汗。

「混賬！你剛才說了什麼！？」

這名將校揮起了長鞭。啪！啪！──吳廣的肌膚被長鞭抽得皮開肉綻。

「你還敢說要逃走嗎？」

將尉以充滿血絲的眼睛瞪著吳廣大吼。吳廣這時懷裡藏有一把匕首。他假裝要拭去身上血漬，伸手入懷握住了匕首刀柄。

「我當然敢說！看你能把我怎麼樣！我不想當這種濫兵，說要逃走就要逃走！」

「你敢！？……」

又是一陣鞭打聲。

望著這個情景的九百兵卒，眼睛都冒出了恚憤的火焰。

「我要把你幹掉！」

形同發瘋的校尉，突然丟下長鞭，拔出腰際之劍。

「我也想把你幹掉呢！」

吳廣說完這句話，就一個箭步撲到對方身上。這時候他聽到同伴們對他喊出加油聲。

酩酊大醉的將尉，動作當然遲鈍些。在還沒有揮劍之前，胸前已被刺上一刀，慘叫一聲：「哎喲！」當場倒下。

「幹得好！」

一些兵卒發出歡呼聲。這叫好之聲卻帶有一些為闖禍而擔憂的不安氣氛。

「我也把這個幹掉了！」

就在這時候，從另外的方向傳來一個喊聲。大家立刻把視線移到那邊。

眾人看到的是手執白刃的陳勝。白刃上血跡斑斑。另一名將尉渾身是血地倒在他的腳前。

大家錯愕得說不出話來。

陳勝挺起胸脯，把刀刃揮到頭上，開始演講：

「由於天災，我們必定無法在限期之內趕往河北報到，依照法律，將因此而被斬。大家知道嗎！？我們袛有死路一條。就算理由正當而免於一死，日後也將會被派到最危險的地方去。無論如何，終究是死路一條。既然要死，為何不豁出去，轟轟烈烈地幹它一場呢！？」

頓一下後，他環顧大家，又道：

「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意思是說，王侯將相並不是生下來就注定的，任何人都有機會爬到這個地位，包括你們在內！

## ○五○陳勝吳廣

這批貧民軍隊在興奮的驅使下，一鼓作氣攻打了大澤鄉官軍陣營。由於收編降服之兵卒，起義軍隊人數日益膨脹。陳勝因而自封「將軍」，吳廣則以「都尉」自稱。

※※※

九百健兒一時之間振奮起來。

陳勝還在幹按日計酬的粗活時說的「燕雀安知鴻鵠之志」是至理名言，而這次為促請大家奮起而說的「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同樣也是令人振奮的話。

貧農出身的陳勝，照理沒有受過正規教育，也沒有什麼學問，而他卻能於必要之時說出如此有力的話。懂得如何使人感動，這大概是一種天賦吧？

這九百兵卒都是閭左貧民，每個人心裡都有不平和不滿。可是，這樣的心情在一盤散沙狀態之下，不可能成為力量。陳勝以其演說煽動他們，將這九百個不平和不滿凝聚為一，並且加以點燃。

雖然凝聚為一，但以九百人的力量想要推翻天下，當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中國自古以來有句諺語「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意思是說：即使是一丁點兒小火，也有可能把偌大的草原燒盡。袛是，小小的火燒盡大草原要有條件。那就是：這個火不能熄掉，風向要對，以及大草原充分乾燥。

為了創造這些條件，需要非常大的努力。

對於大草原確實乾燥這一點，陳勝認為自己的觀察絕無偏差。因為他是庶民，對庶民的心理知道得很透徹。尤其在二世皇帝即位後，由於連連增稅和不斷的勞役，人民生活已瀕臨絕境。此外，無數被秦滅亡的六國遺臣也懷恨在心。

點燃火苗後，這個火勢將迅速蔓延是可以預期的。

（問題在於風向是否正確……）

陳勝就這個問題做了思考。

見到九百貧民部隊崛起時，各方會立即有所反應嗎？

（沒有組織的一小群鄉巴佬胡亂起哄，這不是以卵擊石嗎？）

人們很有可能以這樣的眼光看待他們。在身份制度分明、階級偏見極強的這個時代，貧農向來是被人瞧不起的。

既然如此，那就假借什麼名義吧！

陳勝立即做了決定。起義要有大義名分，這是絕對正確的。

現在最好的方法是假借聲望極高的某人名義，袛是，這件事情絕不能被拆穿。

「哦，對！」

陳勝突然想到一個妙策，他高興地叫了起來。

在秦王室中，最得人望的是始皇帝長子扶蘇。而於始皇帝死後，繼位的卻是末子胡亥。為什麼不讓扶蘇繼位而選擇人人公認的庸愚的胡亥為新帝？──天下老百姓早就大為不解。

陳勝曾經就此問過一名來自國都的消息靈通的商人。結果，對方用食指對著嘴唇，說一聲「噓──」後，壓低聲音告訴他宦官趙高和丞相李斯假傳聖旨使扶蘇自殺，並且擁立胡亥這件陰謀的真相。這名商人最後還特別強調：

這事絕對不能說出去。不然，腦袋會搬家的。

這名商人姓武名臣，經常往返於國都和陽城之間，是陳勝時常探詢國都方面消息的人。他探得的消息，可信度百分之百。

陳勝當然相信武臣說的話。

與二世皇帝即位有關的秘密，被守得非常嚴密。陳勝在他的生活圈內，就從未聽說有關這件事情的風聲。也就是說，絕大多數的人都以為那位甚受好評的扶蘇還活著。

（就假借扶蘇之名吧！）

陳勝做了這個決定。

大澤鄉在現今安徽省宿州市，是戰國時代的楚地。楚與秦是宿敵。楚在屈原時代就屢受秦之欺騙，更有懷王在詭計之下為秦所害之事。

（不過，以在秦聲望還不錯的皇子扶蘇為號召，這個力量或許還不夠……）

陳勝環抱雙臂，沉思起來。雖然沒有學問，但他對庶民的心理是相當瞭解的。既然在楚之舊地起義，就應假借與楚有淵源之人的名字才好。

陳勝於是想起楚國名將項燕。

如前所述，項燕於被秦國老將王翦攻打之際身故。那是楚國末代國君負芻四年（公元前二二四年）之事。

楚人卻不願相信名將項燕已死。由於從未有人看過他的遺骸，因此，有一項傳聞：他於逃離戰場後，正暗中準備東山再起。

如同許多日本人相信源義經（日本平安時代末期之武將）並未死於衣川而潛逃至中國大陸，後來成為成吉思汗這個荒唐無稽的說法，楚人也不願意承認這位楚國英雄已死的事實。

項燕戰敗後已過了十五年，人們卻認為他還活著。

陳勝叫來僚友吳廣，對他提議說：

「我們使用公子扶蘇和項燕之名，如何？」

「好，我贊成。」

乾脆俐落的吳廣當場表示同意。

※※※

實際上，將秦之公子和楚之英雄組合在一起是非常矛盾的一件事情。以日本為例，這個情形如同源義經和平重盛結盟而聯手起義。

源義經和平重盛分別為源氏、平家兩大陣營的主將，雖然都是頗受人們擁戴的名將，但畢竟是世仇。扶蘇和項燕的關係與此類似。

──從民之欲也。

《史記》就陳勝使用兩人之名一事記載道。

陳勝和吳廣將兩名將尉殺害後，設壇以其首級祭拜。

血祭──看到鮮血時，人都會激動起來。這批貧民軍隊在情緒激昂的狀態下，一鼓作氣攻打了大澤鄉官軍陣營。由於收編降服之兵卒，起義軍隊人數日益膨脹。

陳勝自封為「將軍」，吳廣則以「都尉」自稱。

他們以破竹之勢攻打鄰近各縣。雖然政府軍首腦皆為中央派遣或任命，而兵卒卻全是貧民出身的人。當時的兵役極為馬虎，有財力的人可以花錢免去兵役。

陳勝和吳廣率領的大批貧民起義軍，次第吸收官軍之貧民兵卒，可說是所向無敵。

第一次稍微遭到抵抗的是在陳地。陳在現今河南省淮陽縣。他們舉兵的大澤鄉在現今徐州的偏南方，因此，起義軍是一路向西方秦都攻進的。這種直搗黃龍的態勢，絕非一時的盲動。

一路上收編兵卒，接近敵地時，部隊已膨脹為戰車六七百乘，騎兵千餘騎，兵卒多達數萬。

看到大軍來襲，通常是郡長官未戰即逃，副官則於城門奮勇迎戰，壯烈陣亡。

陳勝召集了地方上的有力人士。

承襲周之制度的秦，各地均置有以教化當地住民為任務的「三老」。關於「三老」制度，有三人之說及一人之說。實際上的情形似乎是：一名長老和兩名副手共同組成，較為正確。三老是枱面上的人物，背後更有各地具有勢力的人物，發揮相當大的影響力。這類人一般被稱為「豪傑」。

陳勝召集的是陳地三老和豪傑們。

「我已趕走這個地方的郡守，並且攻陷城池。至於今後應該如何，願聞各位意見。」

陳勝用商量的口氣說。這是以數萬大軍為後盾的商量，三老和豪傑面面相覷後，用誠惶誠恐的語氣說：

「將軍披甲戴盔，親執武器，攻破暴虐之徒，以興楚國。這是千秋大業，因此，尚請將軍以『王』自立。」

「這是你們的意見嗎？好，這一點我可以考慮。」

陳勝意氣昂然地說。

在人民的擁戴之下成為「王」，大義名分終於有了著落。

這當然是陳勝經過設計，讓部屬迫使三老和豪傑們如此說的。推翻秦，並且復興過去被秦滅亡之楚──這是起義軍的口號。

陳勝表面上的態度是：為復興楚而盡一切努力。

由於始皇帝創造「皇帝」這個稱號，因此，「王」遂成為「帝」之下的稱謂。在周朝鼎盛時，周王就是天子。眼看戰國時代的諸侯紛紛以王自稱，不屑稱「王」的始皇帝，於統一天下後，創造了新稱號。

依據起義軍的宗旨，楚國之王才是天子，其下的王族、功臣則為王。

陳勝於是以「陳王」自稱。

陳是他的姓，同時也是他據地的地名。稱王的同時，他開始使用「張楚」這個別名。

這個別名的意思在於「鋪張楚之勢力」，藉以顯示自己為楚國最高元勳。

陳勝的搭檔吳廣則以「假王」自稱。這個「假」不是真假之假，而是寓意「副」，也就是「副王」。

從被徵召的兵卒躍身為王，兩人得意的心情可以想見。

「陳勝吳廣」──將在大澤鄉帶頭造反的兩個頭目姓名連在一起，便成了「第一個實行者」的代名詞。

如：「由你做陳勝吳廣吧！」這句話的意思是：「不要倚靠別人，由你帶頭做吧！」

由九百個人開始的這個部隊，全是貧農出身、生性樸訥愚直的人，而其勢力卻迅速擴大。佔領許多城市後，開始容納一些在都市成長頭腦靈敏的知識分子。

雖然如此，陳勝還是怨嘆手下無人才，能夠將軍隊指揮自如的人，更是缺乏。過去的情形是，袛要這九百名兵卒大聲吶喊，蜂擁而至，敵人就會聞風喪膽，逃之夭夭。但這樣的狀態不知尚能維持多久。在陳勝陣營中，覓求人才已是當務之急。

來到大澤鄉附近一個叫符離的地方時，陳勝將一個叫葛嬰的人納入麾下。這個人可謂聰明絕頂，是這批農民軍中從未有過的才子型人物。

這個人對陳勝唯唯諾諾、唯命是從，一切表現可圈可點。而陳勝對葛嬰的看法卻是：

──這個傢伙有些令人噁心！

葛嬰確實做什麼事情都行，委實很能幹。但是，一旦放在身邊，就會對他生起一種說不出的厭惡感。這是為什麼，陳勝自己也說不出理由。

實際上，葛嬰是天生以諂媚為能事的人。他表現良好，與其說是出自忠誠之心，毋寧是媚上心理使然。陳勝就是對他的虛偽態度感到不愉快。

雖然令人厭惡，使用起來卻相當有其可取之處，所以，陳勝還是繼續任用葛嬰。

在這個時候，武臣出現了。陳勝為之欣喜若狂。

「謝謝你跑來看我。」陳勝由衷表示欣慰。

「我不是跑來，而是回來。陳這個地方是我的故鄉啊！我是生意人，所以到處旅行，不過，我待在故鄉的時間也不少哩！」

這些話使陳勝更加高興。

換成那個最會拍馬屁的葛嬰，他一定會說這樣的話吧──是的，我十分仰慕英名，所以老遠跑來投靠您。

由於性格和葛嬰完全相反的人物出現，陳勝因而有了如釋重負的感覺。何況武臣說的話從來沒有失誤過。當時假借公子扶蘇之名，其實也是根據武臣告訴他的情報所作的決定。

武臣以商人身份遊歷各地，除了消息靈通外，實務才能也是一等一的。

「看到老兄，我真有久旱逢甘霖的感覺……」

「此話從何說？」

「我正在渴望得到有才能的人。你不正是我在久旱時遇到的甘霖嗎？」

「我可沒有在你下面做官的意思啊！我袛是來看看老朋友而已。」

「請你不要這麼說。我是要你要定了。」

陳勝於是聘請武臣為首席幕僚。同時，他改任葛嬰為遠征軍隊長，將之外放。

「希望你在遠征任務上有良好的表現。」

聽到陳勝如此說時，葛嬰立刻叩頭說道：

「我的性命已奉獻給大王，為了大王，我是赴湯蹈火在所不辭的。尚請大王期待我的戰果吧！」

（又是這種奉承話……）

陳勝雖然心裡這麼想，卻表情嚴肅地說：

「希望早日看到你建功。」

葛嬰率軍出發後不久，一名部下來到陳勝面前稟報：

「有自稱張耳和陳餘的兩個人前來求謁大王。」

「什麼！？」

陳勝跳了起來。當時的人是席地而坐，由於陳勝猛然跳起，所以把坐墊都踢開了。

他的錯愕程度由此可見。

「快！快請他們進來！……要……要注意禮……禮貌！」

陳勝說話很少結結巴巴。

## ○五一真與偽

實際上，武臣過去曾以食客身份在張耳宅邸待過一段時期，當然不會認錯人。方才見到的正是暌違近二十年的張耳，這一點，他心知肚明。

※※※

陳勝如此錯愕，當然是有其道理的。

魏國名士張耳和陳餘，都是名滿天下的人物。他們卻於魏為秦始皇所滅亡那一年（公元前二二五年）銷聲匿跡。

攻陷魏都大梁的，是屢次向始皇帝強要獎賞而得以保身的王翦之子王賁。王賁向始皇帝奏捷時，竟被叱責。

──沒有殺死那兩個人，怎能算是攻滅魏國呢！袛要那兩個人尚在人間，朕就不能安心。這不能算是完全的勝利。

始皇帝為何如此害怕張耳和陳餘呢？

張耳在當時魏國是外黃之地的長官。外黃在河南省，在擔心天會塌下來的杞人之國的附近。他不是普通的地方長官，家財萬貫的他非常好客，並且常以照顧各方豪傑、俠客為樂。因此，一旦有事時，他的動員能力非常強。

雖然陳餘較張耳年輕一些，兩人卻是莫逆之交，交情之深甚至達到以死相許的程度。陳餘也頗有財力，和張耳聯合起來的力量，著實令人刮目相看。

──他們充其量袛是鄉間名士，有什麼值得害怕呢？

原本以為會受皇上稱讚的將軍王賁，由於期待落空，因而露出不服氣的表情問道。

──有危險毒素的芽，翻遍泥土都非得摘掉不可。讓他們逃掉，實在是天大的失敗。……那兩個靠吃軟飯過日子的傢伙，可惡！

始皇帝露出憤怒表情，咒罵起來。

「靠吃軟飯過日子的傢伙」不是始皇帝隨便說說的咒罵之語。張耳和陳餘並非出身富裕家庭的人。而是由於娶了富豪之女才致富的。莫逆之交的這兩個人，都因妻子娘家的財力而稱霸一方，這倒是一件趣事。

──那兩個人非找出來不可。以重金懸賞吧！

始皇帝立刻下達命令。

獎賞是，捉拿張耳者給予千金，捉拿陳餘者則給予五百金。雖然如此，這兩個人卻始終未被逮到。

這樣的張耳和陳餘突然出現，並前來求見──陳勝還不錯愕萬分嗎？

「等一下……」

交代屬下以慇勤態度引進兩人後，陳勝突然壓抑著自己興奮的情緒，有所思量──這麼大的意外事情，背後難道沒有什麼陰謀嗎？

才要開始打天下，就有這樣兩位名士欲來投入麾下，事情不是進行得太順利了嗎？事情順利得出奇，反而會懷疑其真實性，這是人之常情。

（其實，這樣的事情我自己也做過嘛！）

死訊未被公佈的扶蘇以及被人們誤認為還活著的項燕──陳勝自己確實盜用過這兩個人的名字。

「項燕打敗仗和魏國被滅亡──這兩件事情哪個在先呢？」陳勝向武臣問道。

「項燕打敗仗是魏都大梁被攻陷後第二年的事情。」武臣回答。

「這麼說，這兩個人潛伏達十六年之久囉？」

「算來確實這麼久。這兩個人實在很會躲藏。」

「你認識張耳和陳餘嗎？」陳勝問道。

「這……不……。他們是當代名士，而我袛是一介商賈，怎麼有機會認識這兩個人呢？」

武臣的回答先是支支吾吾的，後來卻很肯定。

他已看出陳勝心裡想的是什麼。

（這兩個人很可能是冒牌貨……）

自己有過盜用他人名義之事的陳勝，對別人持以懷疑態度是極其自然的。

事實上，武臣於大約二十年前曾經見過張耳。張耳在外黃的宅邸雖然不到食客三千的程度，但家裡經常出入一兩百個食客確是事實。因此，除非相當具有特色的人物，否則張耳應該不可能記得那麼多年前的食客面孔才對。

（我就說不認識他吧！）

武臣在瞬間如此思量而做此回答。

武臣因過去的交情而被陳王重用。有朝一日陳王取得天下後，他被封為宰相也是指日可待之事。因此，他絕不歡迎能力比自己強的人物加入陳王陣營。因為這將會阻礙自己的晉陞。

「可是，你是經常行走諸國的人，應該聽說過有關張耳、陳餘這兩個人的事吧？」

陳勝上半身略往前傾，又問了武臣。

「那當然。因為他們在各地都是話題人物。」

「你不但見聞很廣，知識也很豐富。應該有能力加以判斷吧？」

「要判斷什麼呢？」武臣裝蒜問道。

「這兩個人是真正的張耳、陳餘，還是冒牌貨，我需要做這個判斷。」

「這……看到本人時，我或許會看出這一點吧！」

「那很好。待會兒他們進來時，你好好鑑定一下。」

十六年是一段相當漫長的歲月。更何況是躲躲藏藏地過日子。

他們是分別以千金和五百金被懸賞緝拿的人。因此偶爾遇見舊識時，都會緊張起來。但那些認出他們的人大多過去曾經受過其幫助。所以，對方不是用眼睛示意後迅速走過，就是於擦肩而過時，很快地說一聲：

「看您平安無事，實在很高興。不過，還是少來走動為妙。」

有人甚至把他們藏匿在自己的家中。

他們不是分別潛伏，而是始終在一起。這也是能夠熬過十六年歲月的原因之一吧。

「對你懸賞千金，對我卻袛有五百金──一半而已。這不是使我的自尊心受到傷害嗎？」

一天，陳餘以開玩笑的口吻如此說。

「那是因為我比你年長的關係吧？不然就是始皇帝有眼無珠，看不出一個人的真正價值吧？」

張耳用這樣的話給予安慰。

「這種躲躲藏藏的生活，不知何時才會結束哩！」

聽到陳餘如此喟嘆時，張耳立刻說：

「始皇帝的秦朝遲早會滅亡，這是絕對錯不了的。最好的證明是對你的賞金袛有五百金這一點。連識人的能力都沒有，這種人的治世可能長久嗎？」

由於在大梁或過去的魏地格外危險，因此，兩人流浪他國。來到中意的地方時，一住就是好幾年。但長住一個地方同樣十分危險。他們又輾轉各地後來到陳，對此地相當中意，因此在陳已住了五年的時間。

「我們似乎應該考慮轉移到別處吧？」張耳說。

「又要轉移了？我們不能在一個地方生根嗎？」

陳餘露出悵然的表情。

「秦朝滅亡，我們就能大搖大擺地回到大梁，你為什麼不能再忍耐一段時期呢？」

「不知還要等多久哩！」

「依我看，老百姓起而反抗的時候應該到了……」

正在如此聊天時，他們聽到貧民軍在大澤鄉起義的消息。

「看樣子，我們可以不必再幹城門守丁了。」

張耳意興煥發地說。

來到陳地後，他們做的是城門守丁的工作，不僅是看守城門，還得行走城內各處，宣傳政府的公告事宜。

「抓到張耳的人可得千金懸賞，抓到陳餘則得五百金……」

這項懸賞公告也是兩人行走城內，大聲向居民宣達的。

大聲宣達懸賞公告的人就是被緝拿的對象──什麼人會想到這一點呢？監視可疑人物進城，也是城門守丁的工作。由可疑分子本身擔任這項工作，不是非常諷刺嗎？

他們開始對在大澤鄉發生的造反有所期待。

他們的期待沒有落空。造反一事如雪球般越滾越大，貧民軍已成為數萬軍隊，並且攻入陳城，以此為據地。

兩人暫時靜觀態勢。

是泡沫式的造反，還是有前景的軍隊，這一點，非予判斷不可。

「看樣子，這批人相當有前瞻性。最重要的是，他們的軍紀非常良好，都是貧民出身的士兵，所以懂得如何珍惜老百姓。這一點就已贏得了人心。」

陳勝入城後，張耳經過一段時期的觀察做此判斷，因而偕同陳餘前來造反軍總部拜訪。

雖然是鄉下地方，但他們相信無人不曉張耳、陳餘之名。通報姓名後，對方一定會樂意引見──兩人如此認為。

他們果然受到歡迎。陳勝說：

「久仰大名，今日得見，實在是三生有幸。尚請二位惠予指教。」

張耳早就準備好給陳勝的建言，因而滔滔不絕地說：

「你們現在最重要的事情是盡可能地吸收同道，人數愈多愈好。吸收同道盡量以對秦懷恨在心的人為對象。秦不但攻滅六國，更俘虜其國君，故六國遺民都與秦有不共戴天之仇。因此，首要之務是復興被滅亡的六國。袛要使六國復興，天下人會感恩於你，你的帝業也將能夠完成。在這之前，非獲得人心不可。你現在以王自稱，這一點似乎有欠妥當，因為這易使人認為你有私心。依我之見，此時應該暫且有所收斂為宜。」

「這我可以考慮。」陳勝回答。

※※※

賢名遠播之張耳的意見，當然非接受不可。袛是，對方是不是真正的張耳，尚未得到證實。因此，陳勝沒有當場作肯定答覆，等到他們回去後，他才問武臣：

「怎麼樣？你看出真假沒有？」

對此，武臣蹙著眉頭回答：

「一時難以鑑別。」

實際上，武臣過去曾以食客身份在張耳宅邸待過一段時期，當然不會認錯人。方才見到的正是暌違近二十年的張耳，這一點，他心知肚明。

──這個人將是自己強勁的競爭對手！

由於對方是名滿天下的人物，日後宰相之位將會被張耳所佔是顯而易見的，非阻擋不可。但這時候怎麼能說「他是個冒牌貨」呢？

這兩個人是如假包換的張耳和陳餘，這一點，遲早會得到證實。要是說出鑑定錯誤的話，自己將會信譽掃地。所以，此刻最好的方法是含糊以答。

「這兩人看起來相當有見識。至於是真是假，我要再經過一段時期的觀察，才能確定。」武臣說。

「那我把他們交給你好啦！你仔細觀察吧！」

「是的，遵命。」

「這個總部時常有人前來拜訪，其中說不定會有認識張耳和陳餘的人。我也會留心探聽的。」陳勝說。

（這樣的話就大事不妙了──）

武臣有些著了慌。把這兩個人留在此地的話，真實身份一定會揭曉，而就任要職。

（那兩個人不能放在陳勝身邊。一旦人不在，就不可能證實其為真正的張耳和陳餘。）

武臣的腦筋動得很快。

「有一個最實際而有效的鑑定法。」

「呵……是怎樣的方法呢？」

「派任務給他們。如果表現良好，就有可能是其本人；相反的，如果表現很差，就可以斷定為冒牌貨。」

「說的也是。可是，派什麼任務給他們做呢？」

「在真假還沒有鑑定出來之前，當然不宜貿然讓他們擔任要職。我不久要遠征赴趙，到時候，用這兩個人來輔佐我，這樣如何？」

「這個點子很好，就這樣決定吧！」

陳勝當場同意這個建議。

雖然張耳「廢止王號」之建言未被採納，他卻和陳餘一同被任命為遠征軍司令官的副手。

前赴南方的遠征軍由馬屁精葛嬰擔任將軍。

以武臣為將軍的三千遠征軍則前赴北方。張耳被任命為其下的左校尉，陳餘則為右校尉。

「要我們以校尉身份參加遠征軍，不是太瞧不起我們嗎？我看我們不要去算了。」

陳餘對這項任命表示不滿。

雖然校尉是司令官下面的輔佐角色，但司令官卻是商人出身的武臣。陳餘認為屈就在商人底下是一項奇恥大辱。

「不，我們還是平心靜氣地接受這項任命吧！」

張耳以平靜口吻說。

「我們度過十六年的辛酸歲月，為的是要在商人底下做事嗎？」

陳餘氣呼呼地說。

「時代不同了。那個陳勝還不是貧農出身的嗎？連這樣的人都志在天下，時代已變成這樣了。我們從頭開始吧！以校尉身份立功，然後逐步晉陞，有何不可呢？」

「你的意思我不是不知道，但我就是不甘心。」

「你還在說這樣的話，不怕我重重地踩你的腳嗎？」張耳說。

## ○五二分裂

「葛嬰由於過分依靠陳王，所以被輕視，被認為是沒有主張的人……你不妨就持相反的態度吧！」「相反態度……！？」武臣說這句話時的聲音有些顫抖。

※※※

「重重地踩你的腳」這句話在張耳和陳餘之間有特殊意義。

以城門守丁身份過著潛伏生活確實辛酸。尤其對血氣方剛的陳餘來說，這樣的煎熬已到幾乎無法忍受的地步。由於精神繃得很緊，所以即使對雞毛蒜皮的小事，他也會暴跳如雷。受到刺激時，迸發出來的性子更是一發不可收拾。

小官員中，常有以整肅部屬為樂的人。這類人好像以找機會「修理」部下為無上樂趣。

一次，陳餘就因做錯一件小事，而被這樣的上司發現。

「你幹的好事！」

這名上司露出猙獰微笑，右手握著皮鞭走過來。

啪！啪！──上司騰空揮舞了幾下皮鞭，露出樂不可支的表情。

這相貌多麼令人噁心！

陳餘的憤怒即將爆發。

他不是為即將被鞭打的皮肉之痛而怨怒，而是發自靈魂深處的激憤。

倘若反抗，很可能被殺。

但面對這個有虐待傾向的傢伙時，陳餘實在壓抑不住從心底迸出的恚憤之情。

（我實在忍不下這口氣。自從魏被滅亡後，我從未有過一天快樂日子，今後的情形想必也是一樣。我乾脆豁出去！把這個傢伙幹掉後縱然自己也要死，但一命抵一命，不算划不來！）

陳餘握緊拳頭。

境遇相同而多年來相處一起的張耳，由陳餘的表情和態度，清楚地看出他心裡想的是什麼。

（這樣不行！如此自暴自棄，不會有好結果。得快制止他。）

張耳於是重重地踩了一下陳餘的腳。

他們兩人本來就心有靈犀。一隻腳重重地被踩時，陳餘已經瞭解到這位前輩對他的忠告了。他於是放棄反抗，當場垂首跪下來。

皮鞭毫不容情地抽打他的背。而陳餘卻咬緊牙關忍受著。鞭打完畢後，張耳帶陳餘來到一處四下無人的桑田。

「還好你能及時明白我的意思。你再也不能那樣了啊！魏被滅亡時，我們曾經發過什麼誓，你難道忘記了嗎！？」

「我沒有忘記。句句都記得很清楚。」

陳餘垂頭回答。

「我們當時對天發誓絕不甘休，不是嗎？……發過此誓的人，怎麼可以因受侮辱而和那樣的區區小官拚個你死我活呢？你難道忘了我們的大志嗎！？」

「我知道我錯了，我再也不會幹傻事的。剛才被你一踩的痛楚我會永遠記得。以後受到別人的侮辱時，我會先摸一下自己的腳背，以便想起你今天給我的忠告。」

陳餘後來變成相當能夠逆來順受的人。

盼望已久的推翻秦朝的機會終於來到。忍辱偷生多年，為的是要在這個時候有所發揮。

而過去在魏國聞名遐邇的這兩人，卻被派在一個商人出身的傢伙底下接受差遣！原本脾氣暴躁的陳餘，這時候老毛病又起，幾乎又要使性子了。

──不怕我重重地踩你的腳嗎？

如此警告陳餘的張耳，實際上自己也希望陳餘踩他一腳。比起動輒發脾氣的陳餘，看似穩重的張耳，其實自尊心更強。面對一個不足掛齒的小官時還可以忍耐。但這是以天下為舞台、為達成宿願而全力以赴的時候。在此重要時刻，卻被派任無足輕重的角色！張耳內心憤懣已極。

以武臣為將軍的三千部隊，一路吸收兵員，膨脹成為數萬大軍。

武臣以「武信君」為號，攻佔趙地的十個城後，勢力已是銳不可當。

另一方面，馬屁精葛嬰也在南方進擊得非常順利。南方原為楚國領域，由於反秦氣氛濃厚，造反軍因而得到民眾的強力支持。

此地有楚國王室族人襄疆，以「楚王」為名，正在收攬人心。開始時，葛嬰還對這位楚王有所協助，不久之後，葛嬰與生俱來的馬屁精本性抬頭了。

（吾主陳王才是天下之王。這個楚王將來很有可能成為陳王的競爭者。不如現在就消滅他，以表明我對陳王的忠誠。）

葛嬰於是殺掉楚王襄疆。

※※※

葛嬰意氣昂揚地回到陳城。這次回來，是為了要向陳勝報告戰果。除了攻陷諸城之事以外，他也把消除將來有可能成為禍根的「楚王」一事一併報告。

「這全都是為了大王。我的心裡袛有大王，凡是有利於大王的事情，我都會排除萬難去做。誅殺自稱為楚王的襄疆，也是因為不容許大王以外的人以王自稱……」

他當然期待大王陳勝對他有所嘉許。未料，陳勝聽後卻遽然變色。

「什麼！？……」

陳勝錯愕得連話都說不出來。

陳勝、吳廣舉兵後，立即引起連鎖反應，其形態有兩種。

其一是秦之朝廷任命的地方官，率先響應。

其二是住民崛起，殺死秦之地方官，表明造反。

總之，造反旗幟在各地揭起，反秦軍已充斥天下。

這是天下大亂之際。紛紛起義的不僅僅是被滅亡的六國王族、遺臣，對二世皇帝加重徭役及租稅等措施極為不滿的農民，也都爭先恐後地崛起。

目前的情形袛是連鎖反應，還沒有到造反各軍相互串聯的階段。這些零零散散的起義，由誰統一──也就是爭取統帥權之事，要過些時候才會展開。

到目前為止，率先起義的陳勝佔上風，屢見各地造反軍，擅自打著「奉陳王之命」的旗號。可見陳勝已是造反的象徵，日後被推舉為統帥的可能性非常大。袛是，陳勝有一個弱點──貧農出身的他，根本沒有相當的地盤。

率先起義，並在楚之地得到支持──這兩點等於是他的資本，也是最重要的財產。

而葛嬰卻殺掉舊時楚國王族襄疆。

陳勝使用「張楚」──鋪張楚之勢力──這個名字，煞費苦心地爭取楚人民心。他業已取得的據地，大半屬舊時楚國的領土。殺死楚國王族之事一旦傳開，陳勝豈不是要遭到楚人的強烈排斥嗎？

「這是誰叫你幹的！？」

陳勝發出心底的怒喝。

葛嬰遭此怒喝，一時目瞪口呆，他原本期待被嘉許，結果反而受到怒罵。他實在弄不明白其理由安在。

他們都不是有學問的人，而陳勝和葛嬰的差異就在這裡。陳勝較具遠見，有首先發動造反的膽識。這個膽識來自本能中對天下情勢之洞察。而葛嬰則與此相反，袛是個典型的跟屁蟲，阿諛是他的唯一才能，心裡袛有「一切為主子」這件事。視野狹窄的他，當然看不到廣闊世界。

陳勝果然是鴻鵠，葛嬰畢竟袛是隻燕雀。

「把葛嬰斬了！」

陳勝斷然下令。

「大王，您……」

葛嬰頓時臉色蒼白。

而陳勝卻頭也不回地進到裡面去。葛嬰想跟著過去，但，一雙腿卻不聽使喚。左右兵卒很快上來，抓著他的手腕，拖到刑場。

為了緩和楚人的反感，唯一的方法是將殺了楚王襄疆的葛嬰處斬。

像這樣的時候，陳勝絕不會有所猶豫。為這樣的事情遲疑，結果將會是自己遭殃。他知道這是自己以生命作為賭注的事業。

（處斬自己軍隊的將軍，會不會使其餘將軍心生動搖？）

這時候，這個不安閃過陳勝的腦際。

不過，此一不安並沒有使他改變主意。因為抓住楚人的心在此時是比什麼都重要的事情。

※※※

「聽說葛嬰被斬了。」

張耳對將軍武臣說。

「對，我接到了這個消息。」

武臣蹙了一下眉頭。

「身為將軍的葛嬰，表現相當不錯。他從來沒有打過敗仗。」

「他確實沒有打過敗仗。據說，這次回陳，是為了準備領賞哩！」

將軍武臣內心果然起了動搖。說不定自己明天也會有同樣的下場。

「大概是被人進讒言的結果吧？除此之外，應該沒有被斬的道理啊！」張耳說。

陳勝並沒有把處死葛嬰的理由對諸將說明。他行事向來不考慮這些細節。抓住楚人之心──他的著眼點在此。

「他對陳王的盡忠，可謂已達死心塌地的程度……」

武臣說這句話時有些鼻酸。

「他是因為過於盡忠而害了自己。」

「這話怎麼說？」

「由於過於盡忠，所以使陳王認為葛嬰這個人沒有他就活不下去……」

「讓陳王認為如此，有什麼不好呢？」

「當然不好。在陳王眼裡，葛嬰是沒有他就活不下去的人，也就是說，陳王主宰葛嬰的一切。我說的話你明白嗎？陳王逐漸變得不把葛嬰看在眼裡。因為他是個無足輕重的人物。殺掉無足輕重的人物，還會惋惜嗎？」

「這樣就把一個將領處斬……」

武臣深深嘆了一口氣。

「事實的確如此。」

張耳沉重地說。

「我該如何是好呢？」

「葛嬰由於過分依靠陳王，所以被輕視，被認為是沒有主張的人……你不妨就持相反的態度吧！」

「相反態度……！？」

武臣說這句話時的聲音有些顫抖。

原先由於擔心放在陳王身邊，會使自己增加對手，因而帶出來的張耳和陳餘這兩人，現在竟然成了自己依賴的對象。

「你應該擺出並非絕對必要依附陳王的半獨立姿態。也就是說，讓陳王知道你是有主張的人。這樣，他就不敢像對待葛嬰那樣，輕易把你殺掉。」

「什麼是半獨立姿態呢？」

「你就在這趙地稱王吧！」

「趙王……！？」

「沒錯。」

張耳斷然地說。過去的魏國名士張耳，現在袛不過是商人出身的武臣輔佐小官而已。這是時勢使然，無話可說。為了浮上枱面，天下形勢若以現在的方向觀看，並不是理想的形態。因此，局勢必須多加攪亂才行。

使陳勝、吳廣的造反陣營產生分裂，是張耳期盼的事情。

武臣遂自立為「趙王」。

## ○五三紛亂四起

沛縣父老迎接劉邦進入城內，並且要把縣令印綬交給他。對此，劉邦卻固辭不受。「你們看看我的樣子，這副德性像個縣令嗎？」

※※※

各地地方官連連被殺。有些地方官則乾脆率先起義造反。

會稽（浙江省）郡守殷通聽到江西（長江西北部）之地的造反已風起雲湧，而變得坐立不安。

（此地百姓不久也會起而造反。到時候，我一定會成為血祭的對象。與其如此，我為什麼不自己起而造反呢？）

他於是找來地方上的有力人士項梁，與之商量。

「江西之地已全豎起叛旗。這是天將滅秦，天意是無法違抗的。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因此，我想舉兵。如今能率領江東子弟打仗的袛有你和桓楚兩人，我要請你們擔任將軍。」

聽到此話時，項梁大為錯愕。

（事情怎麼變成這樣呢？）

他原本是計劃殺死這名郡守殷通，進而自己豎起叛旗的。

項梁係楚國名將項燕之子。項燕因敗於秦將王翦手下而被殺，但楚人都不相信項燕已死。陳勝、吳廣舉兵之際，曾經利用楚人此一英雄不死之說而冒用項燕的名義，這一點已如前述。

項將軍之子──以此為號召時，楚人一定會踴躍參加起義才對。這和陳勝他們冒用項燕之名不同，他們擁戴的是貨真價實的英雄之子。

意圖殺害郡守，而郡守卻找他共商大計──項梁當然大為錯愕。

「桓楚正在亡命，那個地方袛有小侄知道。我且問問桓楚的去處再說吧！」

項梁如此作答，告辭離去。實際上，桓楚的去處，項梁和他的侄子項羽都不知道。項梁如此回答，為的是避免正面答覆，要趕緊和侄子進行研究。

項梁把經過告訴項羽後，問道：

「我們該如何是好？」

「這還需要考慮嗎？叔叔，這是天賜良機，錯過了豈不違背天意？我們立刻把郡守殺掉，呼籲江東子弟起兵吧！」

「郡守官邸防備森嚴啊！」

「我們可以乘虛而入，一舉解決掉他。您把我帶到郡守面前吧！」

「好！到時候你佩劍在外面等我。我一喊你就進來，當場砍下郡守的腦袋吧！」

「是的，我知道。」項羽昂然地說。

項羽身高八尺，此時二十四歲的他血氣方剛、武藝高強，是江東青年中的佼佼者。

項梁回到郡守公館，說：

「小侄知道桓楚所在之地，但派別人去，桓楚一定連見面都不願意。所以，使者的任務請指派項羽擔任。」

「好，那就派項羽去見桓楚吧！」

「我這就把小侄叫進來，他在外面等著……」

項梁於是站起身來走到門口，大聲喊道：

「郡守有請！項羽你進來吧！」

「是！」

項羽同樣大聲回道，手執佩劍，大步走了進來。

「這個年輕人看起來雄赳赳氣昂昂的嘛！」

殷通瞇起眼睛望著項羽。這個有為的年輕人將要成為自己的部下──他想到這一點便心花怒放。

項羽筆直走到郡守面前，在場的郡守幕僚，無人料到會有事情發生。他們都認為項羽是進來接受郡守指令，準備以使者身份去見桓楚的。

（幹嘛要走得那麼近呢？）

大家剛開始狐疑時，項羽不但沒有停步下來，更以脫兔之勢，往前衝去，同時拔出佩劍，吼叫了一聲。會稽郡守殷通以反射性動作站了起來。就在他還未站穩之際，項羽的劍已猛然砍到他的脖子上。郡守的頭顱噴出血漿，掉落地面後，滾到項梁的腳前。幕僚們驀然站立起來，項羽立即揮劍砍向他們。這是奇襲。

──擊殺數十百人。

《史記》如此記載。

項梁抓起殷通的頭顱，並且拿起郡守的印綬，佩戴在自己身上。

從秦朝開始，郡縣官員由中央派遣，「印綬」也受到重視。春秋戰國時代，一般人甚少聽到印綬這個名詞。在秦以前，印鑑一般以「璽」為名，後來始皇帝規定「璽」字袛歸皇帝使用，官吏之印鑑遂以「印」為名，以資區別。這個情形與原本是一般人自稱所使用的「朕」字後來歸皇帝專用一樣。印是官吏身份的證明。綬是穿過印環的帶子，長度為一尺二寸，一般以繫在腰際的時候居多。

項梁佩帶郡守印綬，等於是宣告「會稽郡守在此」。

由於項羽勇猛過人，眾人懾於其威勢，無人敢吭一聲。

項梁於是將舉兵之事告知民眾。

由所屬郡的各縣召集的精兵達八千之多。

※※※

始皇帝將天下分為三十六郡。郡是最大的行政單位，長官為「守」。郡之下為縣，其長官稱為「令」。項梁和項羽是以郡為單位起而造反，而以縣為單位較小的造反情形也四處可見。

在江蘇省北部徐州市的西北，現在也叫沛縣的地方。在秦代，沛縣是屬於泗水郡的。

沛縣縣令正為如何應付陳勝舉兵而日夜苦思。搞不好自己會被崛起的人民殺掉。類似的事情已頻頻發生。但縣令本身豎立叛旗，起而造反，也有遭到朝廷討伐而被殺的可能。

苦思結果，他決心起而造反，因而叫來書記蕭何和監獄官曹參等部下商量。

「造反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大人以秦朝官員身份，再怎麼登高一呼，沛縣子弟也不見得會響應跟隨的。不如在外面召集由沛縣逃亡出去的人，然後以這批人的力量對縣城內的子弟施壓吧！」蕭何說。

「由沛縣逃亡出去的，有哪些人呢？」

「劉邦就是其中之一。據說他有一百多名手下。」曹參回答。

劉邦是率領從事驪山陵工事的民夫頭目，他們由沛縣出發。但民夫們在途中陸續逃跑，結果無法前往目的地，若回沛縣則得接受處罰，因而不得不逃亡。後來，他自然而然地成了逃亡者的首領。

「對，的確有劉邦這麼一個人……可是，怎樣才能和他取得聯絡呢？」

縣令蹙著眉頭，深深嘆了一口氣。他向來就是個優柔寡斷的人。

「方法不是沒有。有一個叫樊噲的人和劉邦經常有所聯絡。大人可以派這個人為使者。」蕭何回答。

樊噲是個「以屠狗為事」的人。當時的人都嗜吃狗肉，賣肉的人一般以「屠狗」稱呼。蕭何知道肉販子樊噲與逃亡中的劉邦暗中互通有無，卻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未加檢舉。

「好，就叫樊噲去找劉邦吧！」

縣令難得一見地當場發佈命令。不過這並不是決斷力使然，而是狗急跳牆心態的自然反應。這不是出於自我意識的行動。果然，在派樊噲以使者身份出發的第二天，縣令又開始擔憂了。

（召劉邦這麼個粗人回來，這個決定對嗎？他以後會不會爬到我頭上來呢？）

（雖然漸趨衰微，秦王朝依然有全國性的武力組織。陳勝、吳廣袛是暫時性的奇襲成功，一旦開始正式戰爭，勝利歸誰，還不能預料。倘若秦佔優勢，造反的人不是都會被斬首嗎？）

反覆思量後，聽到劉邦一行人即將回縣的消息，縣令突然改變日前的命令了。

「關閉城門，禁止劉邦黨徒進入縣城。倘若有人內應，格殺勿論！」

最為驚訝的是書記蕭何和監獄官曹參。受縣令之托策劃造反事宜，現在縣令卻又不想造反，這兩個人還能不大大錯愕嗎？

「這不是開玩笑的事情，搞不好連我們都會被殺掉。」

「於今之計，我們袛有逃跑囉！？」

曹參和蕭何於是趁著黑夜，翻越城牆逃出縣城，準備投靠劉邦。除此以外，他們是沒有其他去處的。

※※※

劉邦的部下尚不滿百，這批人不是逃兵就是逃工，素質之差，任何人看了都要搖頭。連為首的劉邦都不是像樣的人物。他唯一的長處是為人豪爽和善於用人。

一身襤褸、形同盜賊的劉邦，來到緊閉著的城門前。

「喂──！你們叫我回來，卻讓我吃閉門羹。這是什麼意思！？」

說這句話時，他還吐了一口痰。

翻越城牆的蕭何和曹參這時來到劉邦面前。

「實在對不起，沒想到事情演變到這個地步。這都是心猿意馬的縣令惹出來的，搞得我們也自身難保，還望仁兄見諒。」

蕭何和曹參輪流把事情的經過說給劉邦聽。

「好，知道啦，我並沒有責怪你們。可惡的是縣令，這傢伙……」

劉邦環抱雙臂，有所思量。

不會把事情老放在心裡，也是這個人的長處之一。這是劉邦首次舉兵，而一開始他就遭遇巨大考驗，後來更嘗到戰敗滋味以及其他諸多苦境。老把事情放在心裡的人，是不可能取得天下的。徹底的「樂觀主義」，可以說是劉邦統一天下的最大原動力。

劉邦放下雙臂說：

「蕭何兄，你會寫字吧？」

「那當然。不會寫字怎能擔任縣書記呢？」

「好，那你就替我寫一封信吧！」

「要寫給什麼人呢？」

「寫給沛縣父老。就是所謂的檄文嘛！」

「寫倒沒有問題，可是，這封信如何發出去呢？」

「這封信不是寫在木簡上，而要寫在絹布上。寫好後縛在箭上，射進城內，不就得了嗎？而且信不是袛寫一份，要多寫幾份，這樣比較有把握。」劉邦說。

「這個主意很好。」

蕭何對劉邦的腦筋相當佩服。檄文很快就完成：

天下受秦害已久。沛縣父老倘若與縣令共同死守縣城，在諸侯聯合軍攻打之下，定將遭到屠城命運。沛縣縣民唯一之求生途徑乃誅殺縣令，並且由子弟中推舉相當之人以呼應諸侯，如此始得確保身家性命。不然，袛有悉數被屠殺一途！

這些帛書以弓射進城內。效果遠較預期的好。

沛縣百姓原就對縣令三心二意的作風甚為不滿。在這樣的時代，人民冀求的是指導力強、值得依賴的領導人物。

就人民的立場而言，本身內心動搖不定的領導者，不但不能仰賴，更會造成恐懼感。

面臨生死關頭，而賴以求生的領導者卻不能依靠──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人民還能不恐懼嗎？

「把那傢伙幹掉算了！」

戰國時代的殺伐風氣，這時猶未消除。人民對重稅、兵役、勞役等壓力的怨嗟，當然會以直接的統治者──縣令，為洩恨對象。

沛縣住民蜂擁包圍縣衙門，殺害了縣令。

厚厚的城門被推開了。沛縣父老迎接劉邦進入城內，並且要把縣令印綬交給他。對此，劉邦卻固辭不受。

「你們看看我的樣子，這副德性像個縣令嗎？」

劉邦翻起破爛的衣袖讓大家看。這衣袖不僅破舊不堪，更是沾滿污垢。

（這個樣子確實不像個縣令……）

人們有此感覺，但一時之間卻也找不到第二個人來擔任這個職務。劉邦最後還是被推舉為縣令，稱為「沛公」，以「公」稱呼縣令乃楚國的習慣，這個名稱也因此而來。

連縣令都不配擔任的這個人，後來竟成為天下之主──這一點，誰會料想得到呢？

## ○五四混沌之世

原本認為秦朝已到末日的天下百姓，因章邯之勝利而對秦之實力重新評估。「秦畢竟是天下之王，實力不可小覷，農民造反軍無疑是螳臂擋車。」

※※※

「天下好像開始動盪了。」

張良撫摸著自己的手臂說。

在他面前的是方士徐福。他是以到東海取長生不老仙藥為藉口，向始皇帝敲詐不少金錢的人物。他根本還沒有到東海仙島，始皇帝就已死去，現在，已沒有這個必要了。

「該是動盪的時候了。今後還得由我們繼續撼動下去才行。」

這是山東半島南方基部，約略接近現今青島市的琅邪之地。窗外可以望到蔚藍的大海。

「徐福兄，為什麼沒看到你的船隊呢？」

張良先前就發現這一點，猶豫了半天才發問。

出生韓國宰相家庭的張良，為了向滅亡韓國的秦始皇復仇，僱用投擲力士范發在博浪沙襲擊始皇帝，失敗後，他躲在下邳（江蘇省北部）。期間，他偶爾到琅邪，接受徐福的資助。這些錢用來豢養為了再度發難而僱用的壯士和各地俠義之士。

上次來時，徐福宅邸前的海上停泊一批巨船。始皇帝前來視察時，非讓他看到前往仙島之準備工作確實在進行不可，因此，渡海用的船隻的確在建造中。

「我的船隊出海了。」

徐福微笑著回答。

「不會是到東海去吧？」

「哈！哈！是航向南方的，然後轉向西方。我也不知道此刻在什麼地方哩！」

「航向南方然後轉向西方……是入江，對吧？」

當時的「河」指的是黃河，同樣，袛說「江」是指長江而言。

順便一提「揚子江」這個名稱的由來。南京的偏東方處是鎮江（因係南京之口，故有「京口」之別名），唐代時，這個地方的對岸設「揚子縣」。揚子縣有前往鎮江的碼頭，人們將這一帶的長江稱為「揚子江」，而外國人卻誤以此為整條長江的名稱。

揚子縣後來被廢，現在稱為儀徵市。近代，揚子縣曾經恢復舊名達三年之久。那是清朝末代皇帝宣統即位後的事情。由於宣統名溥儀，各地有「儀」字之地名均被更改。當時，儀徵縣更改為「揚子縣」舊名。但清朝於宣統三年滅亡後，揚子縣又恢復為儀徵縣。

「你的推測很正確。」

徐福神秘地笑著說。

「是到鄱陽去吧？」張良追問道。

「你真是個千里眼嘛！哈！哈！哈！」

徐福這會兒咧開大嘴笑起來。

張良在下邳過的是俠客生涯，同時指揮鬍鬚漢子田筒探查諸國情勢。

他探聽到一個情報──琅邪徐福頻頻與鄱地進行交易。徐福派到長江的是巨大船隊，交易頗具規模。

鄱地乃長江流入現在江西的一帶，指鄱陽湖所在地而言。

「據說，鄱之縣令是相當了不起的人物。」張良說。

「你知道的事情真不少嘛！鄱之縣令名叫吳芮，確實是個了不起的人物。我已經把有關你的事情告訴了他。他會幫助你撼動天下的。」

「好，我會找機會和他見面……為了稱霸中原，一定要有穩固的根基。據說，吳芮這個人甚得民心。那個地方的住民由於和你交易，所以都很富有，生活自然安定嘛！」

「讓我換個話題。據說，項梁在會稽斬殺郡守揭竿而起。你是不是準備前往參加他們的起義呢？」徐福問道。

項梁亡命期間，曾經到過張良在下邳的住處為食客。這兩個人是有一段淵源的。

張良沒有回答徐福所問的話，袛是緩緩搖了搖頭。

「還好……如果你準備前往參加項梁陣營，我是堅決表示反對的。項梁是名門族長，自尊心太強了。你是曾經照顧過他的人，所以，他不敢不好好待你。不過，正因為如此，你去了也不會受歡迎的。而且，武門出身的那批人，殺氣騰騰。他們能一下子毫不容情地砍掉會稽郡守的頭，你一旦去了，腦袋一樣隨時有可能落地的。」

徐福用慶幸口吻說。

※※※

「你必須把情勢看清才動。最重要的是，看人絕不可以看走眼。」

張良對說這句臨別贈言的徐福深深一揖，然後離開琅邪，往西方走。

張良根本沒有取得天下之野心。

──愚昧的人才想成為天下之主。

他有這樣的觀念。

──王者之師。

這才是張良的理想。擔任意圖取得天下之人的指導者，這種事情做起來更有意思。成為皇帝，不但要操許多心，而且很拘束，才不稀罕做呢！

不過，到目前為止，張良並沒有這樣的對象。他現在才要開始仔細選擇有資格做「王者」的人。項梁沒有這個資格，這一點已經斷定過。因為張良很早就認識項梁，對他的一切瞭如指掌，因而得此結論。至於其他人則有賴適時給予觀察和測試，然後再作判斷。

捨棄項梁後，張良首先前往造訪的，是率先起兵造反的陳勝陣營。

陳勝這時候在幹什麼？

他正忙著派遣遠征軍至各處。

派遣武臣、張耳、陳餘至舊時趙地之事，已如前述。

副王吳廣則率領諸將，正在圍攻滎陽。滎陽屬三川郡，郡守為宰相李斯的兒子李由。由於李由驍勇善戰，吳廣陷於苦戰。

此外，陳勝授將軍印綬給一位叫周文的人，命他攻打西方之秦。這支部隊進入函谷關時，已膨脹為戰車千乘、兵卒數十萬的大軍。這是陳勝軍隊的共同現象，一路收編士兵迅速成長。

這樣的軍隊，在指揮官的能力優異時尚可控制，統御能力稍一鬆弛，則很有可能成為一盤散沙。

秦則以一個叫章邯的人為將軍，率兵迎戰。

章邯所率領的秦軍，以依大赦令赦免的驪山囚人為骨幹，這並非受過訓練的正規兵。雙方都是隨時可能成為一盤散沙、危險性極大的軍隊。因此，勝負將視指揮官的統御能力而定。

兩軍在一個叫戲的地方對峙。

戲在現今陝西省西安市臨潼區，周幽王被殺的地點就在附近。

論指揮能力，秦之章邯似乎較為優異。這次作戰原本出自章邯的進言，可見他有相當的自信。

與之相反，周文（《史記．始皇本紀》中記載為周章）雖然過去曾在楚軍擔任要職，負責的卻是「視日」之事，也就是占卜時日的卜算師。

──今日的戰事吉耶？凶耶？

──明日之行事最佳時刻為上午抑或下午？

他的專長是做這類卜算事宜，對戰事則一竅不通。

周文率領的數十萬軍隊大敗後，從函谷關往東方落荒而逃。他們原先準備在曹陽（今河南省靈寶東）重整部隊，結果在章邯部隊的追擊之下潰不成軍，再敗走澠池，最後在該地受到致命性挫敗。

周文於澠池之役自盡而亡。

時為二世皇帝二年十一月間。

如前所述，秦曆以十月為歲首。陳勝吳廣舉兵是二世皇帝元年七月間的事，因此，周文僅僅於舉兵之後的第四個月即敗亡。

秦因此而意氣昂揚，同時也驕傲自大起來。

秦除章邯外，更派遣司馬欣、董翳等將軍攻打各地造反軍，且連戰連捷。

原本認為秦朝已到末日的天下百姓，因聽到章邯勝利的消息，而對秦之實力重新評估。

──秦畢竟是天下之主，實力不可小覷，農民造反軍無疑是螳臂擋車。

連造反軍中也有人開始出現這樣的動搖。

※※※

陳勝派遣到趙地的遠征軍統帥武臣以趙王自稱，此事已如前述。

在趙王武臣之下一個名叫李良的人，就是這樣地起了動搖之心。

──我們的造反有可能成功嗎？

他是屬於陳勝陣營趙王的人，卻有了這樣的疑竇。

李良在武臣的命令下攻打常山，更以攻打太原為目標，繼續進兵。但由於途中的險路井陘為秦軍所據，無法前進，他於是打算折返邯鄲（趙王武臣以此地為本營）請求援軍。

就在這個時候，一個自稱為皇帝使者的人自秦軍陣營前來，遞交一封信給李良。信中說道：

──良曾在朕之下就要職，得皇寵。倘若良有叛趙歸秦之意，朕將赦其罪，並授予高官厚祿。

（這封信說的是真的嗎？勅書而無封緘，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嗎？）

李良半信半疑，但還是按照預定行程，準備返回邯鄲。

來到邯鄲郊外時，李良一行遇到率領百餘騎侍從的隊列。

「喔……是趙王的隊列……」

如此認定的李良，立刻從馬背上下來，跪伏路旁以示尊重。

事實上，這並不是趙王武臣的隊列，坐在輿車裡的是武臣的胞姊。她出來郊遊，用餐時貪杯了，此刻已爛醉如泥，未能向李良答禮。為此，騎馬武士策馬趨前，代表其主子答禮：

「承蒙禮遇，特此致謝。」

李良一行對趙王近侍大都認得出面孔，而這位武士卻是從未見過的人。李良一名幕僚於是問道：

「請問，尊上何許人也？」

這名武士倨傲地回答：

「敝上乃趙王之胞姊。」

語畢，掉轉馬首便策馬離開。

「媽的！」

這名幕僚氣憤至極，咒罵起來。

李良雖然是趙王部下，卻沒有必要以臣禮對待趙王胞姊。何況趙王原來的身份遠較李良為低。

「這樣的態度豈不是太失禮嗎！？您是趙之將軍，以禮跪伏路旁，而那個女人卻不下車答禮！將軍，就算您能忍耐，我們卻嚥不下這口氣。我們趕上去把她幹掉吧！」

這名幕僚殺氣騰騰地說。

聽到此話，李良的憤怒之情也油然而生。剛才跪伏在地使他的衣服沾了不少塵土。拍去這些塵土時，他的憤怒達到了極點。

這時，在井陘接到「勅書」之事閃過他的腦際。

（說不定那是真正的勅書……）

原本以為很快就會被推翻的秦卻固若金湯，這一點，也使他原本游移的心頓時穩定下來。

「好！」李良大聲叫著。

「追上去把那個女人斬掉！」

「遵命！」

幕僚策馬往前狂奔而去。李良率領的部隊跟隨其後。

趙王胞姊一行人片刻間悉數被殺害。

「既然到了這個地步，我們的目標袛有一個！」

李良揚起馬鞭，指向邯鄲。

「嘿！嗬！」

全軍齊聲吶喊。他們看到李良鞭指的方向，就知道自己該做什麼了。

李良的部隊蜂擁而至，砍下趙王武臣的首級。

周文自殺和李良襲擊邯鄲，幾乎在同時發生。

張耳和陳餘，由於平時和鄰居交往甚睦，在這些人的協助之下得以躲藏，並且順利逃出李良佔領下的邯鄲。

張耳和陳餘逃出後，募兵數萬，擁立戰國時代趙王遺族趙歇為王，以信都（今河北省邢台）為據地。

李良進兵信都，被迎擊的陳餘部隊打得一敗塗地。

張耳和陳餘由信都再度進入邯鄲。

李良敗走後，向秦軍投降，成為章邯之部下。打敗周文的章邯，此時頗有不可一世的氣概。納編李良部隊後，他準備著手攻打邯鄲。

張良向琅邪徐福告別，並前往西方，此時的天下情勢大致如此。

天下一片混沌──張良在這混沌局勢中摸索自己要走的方向。

（請看參．楚風漢雨）

# 《楚風漢雨〔秦─前漢〕》

## ○五五兵力問答

「甚麼？要我把項梁的軍隊吃掉……」劉邦變得目瞪口呆。「沒錯，他有十幾萬大軍。這是一個很理想的漁場，漁獲量會很大的。」張良道。

※※※

周文於二世皇帝二年十一月敗死，陳勝則於十二月與秦將章邯交戰。就在此時，陳勝為自己的馭者所殺。

十二月之後當然是正月，而在秦則由於「正」與始皇帝之名「政」同音，因此迴避使用正字，改稱為「端」月。其含義為「最開端之月」。

在這之前，正在包圍滎陽的造反軍主將吳廣，由於為人倨傲，也為部下所殺。

天下因而大亂。

一段時期參加造反軍的游移分子李良，後來又歸降政府軍，但並不是每個人都像他那樣諸事順遂。

奉陳勝命令平定南陽的將軍宋留，聽到陳勝已死的消息，就判斷造反軍氣數已盡，於是立即向秦投降。而秦軍卻將他送至咸陽，處車裂之刑，以殺雞儆猴。

這事件使人心更為動搖。

──非有領袖人物不可。

時人普遍這麼想。下象棋都需要有將帥，實際戰爭怎麼可以沒有領導者呢？

造反軍首領秦嘉，聽到陳勝已死，立刻擁立一個名叫景駒的人為楚王。

「實在拿不定主意到哪裡去。真是煞費思量。那就去找新楚王景駒吧！」

向琅邪徐福告別後，率領百名壯丁的張良，為何去何從而煞費心思。結果，在還未抵達楚王景駒所在地之前，他就遇到劉邦了。

劉邦當時率領數千部下，在下邳西方活動。張良在此之前，從來沒聽說過劉邦這個名字。

──趁天下大亂而爬升起來的地方角頭……

最初，張良祇把劉邦視為這樣的人物。

「仁兄能否告知經略天下的妙法？」

初次見面時，劉邦以如此親暱態度向張良請教。

「天下人心正在大大搖動。人們渴望得到安定。……太公兵書有言：唯有能使人民脫離動盪不安局面的人，始有資格經略天下。」張良回答。

「那是說，即使迷惘也不能露出迷惘的樣子囉！？」

劉邦反應快，態度也十分直爽。他還有一個長處是，被指責錯誤時，不但不以為忤，而且從善如流。

（這是個少見的人物。肯虛心求教，並且會接納別人的意見，一般的領袖人物普遍欠缺的這個美德他卻具有……）

張良內心暗自佩服。

「據說項梁的聲勢相當大。他是個怎樣的人物呢？」劉邦問道。

「他於亡命期間，曾經在我家住過兩天。雖然他的族人項伯一待就是數月之久……」

「這是為什麼呢？」

亡命者離開潛匿之處，通常祇在感覺危險之時。既然同罪相偕亡命的族人項伯滯留了數月，所以，這不會是因為安全問題的顧慮。

「他大概是不想虧欠於我吧！」張良回答。

不想叨擾別人──有時候是出於不想給人增添麻煩的考慮，有些人則是不願受人照顧，以免自己日後有欠於人。

「這麼說，受他照應就不要緊囉！？」劉邦道。

受項梁的照應，在項梁的立場來說，是別人有欠於他。

「沒錯。他會表示歡迎吧！」

「那我就去投靠項梁。不管怎樣，他是目前的最大勢力啊……你準備怎麼辦？」

「我因為曾經照顧他兩天，所以不想直接隸屬於項梁。我就歸屬項梁之下的人吧！這樣比較心安理得。」

「項梁之下的人……？這麼說，你是要助我一臂之力囉！？哈！哈！哈！」

劉邦張開大嘴笑起來。

※※※

劉邦於沛縣崛起後，曾經殺了泗水郡守，兵員人數愈來愈多。

在造反時代，戰爭的意義在於攻殺敵方大將，並且奪其部下。因此，每次戰勝，兵員人數就會增加。換句話說，擴張勢力的唯一方法是多打幾次仗。

攻城略地後，倘若沒有相當兵力留守，這個地方可能隨時會被別人掠奪。當時到處都有數十人乃至數百人組成的強盜集團，所以，土地之爭奪是司空見慣的情形。

沛縣在徐州北方約七十公里處，其西方約二十公里處有一個叫豐縣的地方。沛和豐是鄰縣。劉邦舉兵後，當然立刻就近攻略豐縣。

攻佔豐縣之後，劉邦派一名叫雍齒的人留守該地。

雍齒是地方上的名士，有著鄉下士紳的矜持。

──劉邦祇不過是沛縣的無賴漢。

向來如此蔑視劉邦的他，如今卻供這個無賴漢使喚。雍齒因而甚不服氣。

（要是像樣一點的人，我當然願意服從……）

正如此思忖時，魏前來拉攏他。

自從陳勝舉兵以來，曾經被秦滅亡的六國，已在各地紛紛擁「王」自立。其中的魏王咎，在血統上遠較劉邦純正。

由於有魏這個後盾，雍齒於是向劉邦豎起叛旗。

「媽的！」

劉邦為此怒不可遏，立刻出兵攻豐。由於雍齒善於堅守，遲遲無法攻克。本來準備一鼓作氣收復豐縣的劉邦，現在才知道這需要相當的兵力。

雍齒背叛，與陳勝被殺同為二世皇帝二年十二月之事。

陳勝死後，秦嘉擁立的景駒以楚王身份佔據一個叫留的地方。留縣在沛縣東南僅二十公里之處。

劉邦立刻前往留借兵。

未料，留本身的情勢相當危急，因為秦將章邯的部隊已攻到附近。

劉邦在蕭（徐州之西）與秦軍交鋒，由於勝算不大，因而暫時退回留，然後轉攻碭。碭在現今安徽省最北端，是與山東、河南兩省鄰接的碭山縣。

對碭之攻略成功了。戰果是將對方的士兵納編為自己的部隊。碭的軍隊有六千，加上劉邦原本的兵力三千，部隊兵員數現已增加為九千了。

張良會晤劉邦就在這個時候。

豐縣還沒有奪回。

祇有九千部隊還無法獨立。劉邦本來有意投靠楚王景駒，但分析之下，他認為投靠這個人不太有前途。

就在這時，他聽到項梁將軍在薛地的消息，而且聽說他的部隊有十幾萬。此外，項梁更將自稱楚王的景駒趕走。

其實，這是理所當然的。

陳勝高舉叛旗後，各地豪傑紛紛響應。在諸豪傑中的名門項梁當然聲望最隆。因此，在陳勝陣亡後，造反軍之主導權理應歸項梁掌握。

秦嘉為了抵制項梁，所以很快擁立景駒為「王」，並宣稱自己才是造反軍之主流。

項梁當然不會坐視這樣的事情發生。

──陳王率先行事，卻戰而不利，迄今未知其所在。而今又有秦嘉背叛陳王，擁立景駒為王，豈非大逆不道耶？

他以此為由，進兵攻打秦嘉。

秦嘉於一個叫胡陵的地方敗死。景駒逃至魏之故地（開封市附近）後，據說於該地死去。

項梁之所以擁有十幾萬大軍，是收編秦嘉、景駒部隊而來的。

「雖然如此，擁有十幾萬大軍，未免太多了。」

劉邦環抱雙臂說。

「你向他借五千兵員吧！」張良建議。

「五千？這麼大的數目他肯借嗎？」

「說兩千他反而不答應，開口要五千，他會樂意借給你的。」

「是嗎？」劉邦凝視張良的臉，片刻後說，「好，那我就向他借五千兵員吧！」

項梁果然把五千兵卒和十名將校借給劉邦。

劉邦回到沛縣後，立刻找來張良：

「我現在才明白你為什麼說那樣的話。由薛帶五千兵員回來時，我曾一路上搖頭苦思，但現在已不搖頭了。因為我明白了其中道理。」

「明白最好。」

張良莞爾一笑。

「我決定今後一切事情都由你做主，你想怎麼做就怎麼做，不需向我請示。我實在服了你的太公兵法……」劉邦說。

「你倒是多留心九千兵員不要被人霸佔吧！」

「這我知道。」

劉邦露出會心的微笑，同時點了一下頭。

劉邦原本有九千軍隊。借給他兩千兵員時，這兩千個人會被九千個人同化。這對出借的人來說是一件划不來的事。

改為五千的話，情形會如何呢？這個數目是現有人數的近三分之二，因此，不太可能發生被同化之事。不僅如此，倘若這五千兵員成為部隊核心，就很有可能成為左右全軍動向的力量。搞不好它還有可能鳩佔鵲巢，將別人的九千軍隊佔為己有。

因此，把人或東西借給他人，並非「越少越好」。

不能因借到五千兵員而沾沾自喜，這當中還得提防自己的部隊被別人吃掉。

劉邦率領一萬四千名將士，攻打豐縣，好不容易將之攻陷。

劉邦由豐縣凱旋時，張良以嚴肅表情對他說：

「我所學的太公兵法乃輔佐帝王之術。我既然效忠於你，現在祇有請你當帝王了。」

「你等一下……這麼重大的事情，豈可如此草率決定？」

由於事出突然，劉邦一時顯得有些驚惶。

「我的主子一定得是帝王才行。」

張良以坦然的態度說。

「這不太好吧！我此刻的軍隊祇有一萬四千人，其中的五千還是借來的。以區區這等人數，怎能稱帝呢？」

劉邦苦笑道。

「陳王以九百人開始啊！」

「我的情形不能和他同日而語吧！」

「你現在是隸屬項梁，對吧？同時，由於你向項梁借來五千兵員，所以正在日夜擔心自己的部隊會被吃掉，我說得沒錯吧？」

「沒錯。我沒有忘記提防這一點。」

「光會提防，不能稱為是有辦法的人。既然有這層關係，你應該以主動態度，反過來把他吃掉才對！」

「什麼！？要我把項梁的軍隊……」

劉邦變得目瞪口呆。

「沒錯，他有十幾萬大軍。這是一個很理想的漁場，漁獲量會很大的。」張良道。

「這不是異想天開嗎？」

「不是異想天開，而是理所當然。也可以說是常識吧！」

「你的常識未免太異於常情了！」

「項梁帶出來的江東子弟祇有八千。其他的是越滾越大、自然膨脹的。希望你不要被兵員數目所眩惑。……實際上，使兵員數增加到十萬、二十萬，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十萬、二十萬……！？」

「是啊！」

「不管怎樣，我相信你所說的一切……。我開始認為使兵員數增加到十萬、二十萬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吧！」

劉邦說這句話時頓然大聲起來。他不是在鬧著玩，而是以非常認真的態度思考著張良話中的真義。

張良常以這樣的方法給予野人劉邦思考事情的機會，作為「帝王學」之實地訓練。

張良不是在說大話。曾經擔任始皇帝秘密警察的鬍鬚漢子田筒，探查項梁陣營後，給了他一個報告：「黥布部隊有二萬。」

黥布是鄱之長老吳芮的女婿。吳芮和琅邪徐福有深厚的交情。

也就是說，張良有把握隨時從項梁陣營抽離二萬部隊。

## ○五六戰雲密佈

項羽左手掀起帳幕，進入裡面。他的右手持著白刃。「哇……！」帳幕裡傳出慘叫聲。項羽再度掀起帳幕走出來，他手中提著還在淌血的宋義首級！

※※※

造反軍在各地起義時，秦朝宮廷的情形如何？

二世皇帝胡亥從來不上朝。深居甘泉宮的他，日日以觀賞相撲、戲劇或馬戲為樂。他的身邊永遠有宦官趙高在旁。趙高這時已任郎中令要職。

小人掌權，絕不會有好事。

趙高以謀略使二世皇帝即位，並且在掌握權力後，立即大肆展開公報私仇之事。

向來被鄙視為卑賤宦官的趙高，心中懷恨的人自然很多。他於是以莫須有罪名加諸所有過去輕視自己的人，將他們一一下獄或處刑。結果，他受到更多人的怨恨。他現在最擔心的是，有人進宮向皇帝報告有關他為非作歹的行徑。

皇帝不上朝，就不會有事。想到這一點，他於是又向二世皇帝稟報：

「陛下還年輕，現在就上朝裁決政務，說不定有時候會有錯失，這等在諸大臣面前暴露缺點之事最好避免為宜。因此，陛下一段時期不要上朝，政務交給我們處理吧！」

二世皇帝才不喜歡處理政務呢！如此正中下懷，便終日以觀戲遊玩為樂。

（我也知道我做起事情來，一定會經常出錯。與其出醜難堪，不如什麼都不要做啊！）

他知道自己的能耐。和已故長兄扶蘇的才華相比，有若天淵之別，這一點他並不否認。

一天，趙高對宰相李斯說：

「自從陳勝、吳廣舉兵以來，函谷關之東極不安寧。而陛下卻不斷徵用人民建造阿房宮，並且大量飼養犬馬等無用之物為樂。我屢次想請皇上有所收斂，但我是位低職卑的人，說話沒有份量。進諫是宰相的職責，你為何不勸阻陛下呢？」

「我早就想對陛下有所進諫，可是，陛下許久以來根本不上朝，我連進諫的機會都沒有啊！」李斯回答。

「如果你確實有意進諫，我來安排晉謁事宜吧！看到陛下較有空時，我會通知你的。」

「太好啦！費心之處，實在感激。」

李斯對趙高的好意表示謝忱。

（我向來非常討厭這個傢伙，不過，倒也有可取之處嘛！）

李斯心想。

實際上，這是趙高的陰謀。這個卑鄙的小人正意圖陷害傑出的兼難得的實行家李斯。

對趙高而言，李斯是最令他侷促不安的人，也是這個世上唯一知道擁立二世皇帝秘密的危險人物。他不知道李斯心裡想的是什麼。總之，李斯在世一天，他就一天不得安寧，更不能為所欲為。這種人非及早誅滅不可。

「陛下正閒著。要上奏，最好趁這個時候──」

一天二世皇帝正和女人們飲酒作樂時，趙高派人來到李斯處通報。

李斯以為良機來到，於是趕緊進宮，請求晉謁。

二世皇帝正在樂不可支之際，看到李斯進來做令人掃興的奏言，心情惡劣至極。他不得不把抱在腿上的女人放下，並且撅起嘴來。

這樣的事情接連發生了三次。

二世皇帝終於勃然大怒。

「朕閒著的時間多得是，而宰相偏偏每次找朕飲酒取樂的時間求謁。這不是存心跟朕過不去嗎！難不成認為朕還年輕，所以好欺負！」

趙高立刻鼓起三寸不爛之舌，說：

「李斯知道擁立陛下之秘密。陛下由皇子成為皇帝；奴才也被拔擢為郎中令，而李斯卻依舊任丞相之位。他對這一點甚為不滿，一直想擁有領土稱王。因此，他企盼的是國家發生動亂，這樣，就有機會達成自己的野心……依奴才猜想，陳勝那一批人造反，很有可能是丞相幕後操縱的哩！」

「有這樣的事情嗎！？」

「詳情還沒有查出來，不過，奴才知道匪徒以丞相的同鄉為多。丞相的長子李由是三川郡太守，但，他對橫行三川一帶的叛軍坐視不管。這不是證明他們之間有所聯繫嗎？李斯大概想趁混亂成為田常吧？」

田常是齊簡公之臣，是在朝廷殺害主君而奪了齊國的人。

「這……這樣的奸臣豈……豈可饒恕……！？」

二世皇帝既驚又恐，臉色都變白了。

「即刻把李斯拿下審問！」

「遵命。」

趙高叩頭領命。

李斯遂被下獄，並且受到拷問。

※※※

造反陣營於陳勝死後，率領十多萬軍隊的項梁成為主導。

後來成為漢高祖的劉邦就在項梁麾下，這一點已如前述。

項家乃楚國將軍望族，這個家族充滿典型的軍人氣質。

也就是說，他們的個性剛烈，自尊心強，喜歡自我表現，自傲且頑固。

秦將章邯攻打栗（今河南省）時，項梁派朱雞石、余樊君二將迎戰，結果打了一場敗仗。余樊君陣亡，朱雞石則敗走胡陵。項梁激怒之下，親自率兵，攻殺了自己的部將朱雞石。他此舉的目的在於追究身為將軍的責任，人們聽到這件事情時莫不搖頭，說：

「項梁的作風未免太嚴苛了。」

項梁的侄子項羽奉叔叔之命攻打襄城（在河南省），由於守兵抵死堅守，所以遲遲未能攻陷。後來好不容易攻下時，項羽說：

「這些守兵好可惡。把他們全活埋了！」

項羽的手下於是挖掘極大的坑，將降伏的守兵全數活埋。作風同樣剛烈強硬。

二世皇帝二年六月，項梁召集造反陣營諸將至薛。薛在劉邦之據地沛縣的東北，是現今山東省滕州市一帶，周代時為一小國。

項梁召集諸將的目的，是由於陳勝之死已獲確認，因而對今後的方針進行檢討。

「我們今後應該如何，願聞各位高見。」

實際上，項梁並不是會聽從別人意見的人。他召集諸將，為的是要宣佈他自己的方針，此外也想藉「召集」而顯示自己的實力。召集諸侯的人就是霸王，這是春秋時代以來的習慣。

與會人士中有位名叫范增的七十歲老者，他並不是項梁的部將，而是聽到此地要開造反軍高層會議，所以自行前來參加。或許這是老年人的厚臉皮所致吧？

這位老者范增發表了一場演說。

「陳勝的失敗，是由於自立為王的緣故。但被秦滅亡的六國之怨恨，才是可能成為將秦推翻之原動力。因此，他應該擁立六國之遺族為王。六國中受秦迫害最慘烈的是楚。楚懷王為秦之奸計所陷而被擄，不得歸國而飲恨客死於秦。楚人迄今仍每每想到懷王便潸然流淚。楚曾預言說：『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如今，崛起諸將競相跟隨你，這是因為你是楚國將軍家族出身，期待你會擁立楚之子孫當王。我說的話，你明白沒有？」

項梁對此頻頻點頭。

聽說一個名叫「心」的人，是楚懷王的孫子，正在一個地方受雇，從事牧羊工作。項梁於是擁立此人，使之以「楚懷王」為名。讓他使用與其祖父同樣的稱號，為的是要使楚人奮起。

由於新中心成立，造反軍更加意氣軒昂。

劉邦及項羽等新中心少壯派將軍攻陷城陽，破秦軍於濮陽，進軍西方後，更斬了三川郡太守──李斯的長子李由。

這時候，李由的父親李斯正身繫囹圄。

咸陽派出調查官員偵訊李由，但他們抵達三川郡時，李由已被殺。

宦官趙高陷害的，並不以左丞相李斯為滿足。他意圖消除所有政敵，好使自己高枕無憂。右丞相馮去疾和將軍馮劫也以「未能鎮壓土匪」為由，為刑吏所逮捕。不堪受辱的這兩個人最後也自盡了。

李斯於咸陽之市被處「五刑」（割斷鼻、耳、舌、足，而後鞭打並腰斬）。

被帶往刑場途中，李斯回頭望著坐在一旁的次子說：

「我原本盼望能有機會再度和你帶著黃狗，由上蔡東門出去獵兔……如今再也沒有這個機會了……」

語畢，父子相擁而泣。

這是二世皇帝二年七月，也是項梁擁立楚懷王的次月之事。

武門之人承襲的是傲慢血統。由於連戰皆捷，楚軍逐漸有了輕視秦軍的傾向。

「秦軍全是連聽到風吹聲也會心驚膽戰的怯懦之徒。我們且以秋風掃落葉之勢殲滅他們，一口氣衝到咸陽吧！」

甚至統帥項梁都以這樣的豪語助長士兵的傲氣。

──項梁軍定將潰敗。

造反軍中有人如此預言。他的名字叫做宋義。

秦軍雖然連敗，卻不至於兵敗如山倒。秦在總動員令下，不斷將增援部隊送往前線。

擔任統率任務的是名將章邯。

秦軍在定陶（今山東省西部）許久以來第一次大破楚軍。這批楚軍由項梁率領。

項梁於此役陣亡。

章邯而後率兵北進，渡黃河攻打趙。以趙歇為王、張耳為宰相的趙，敵不過秦軍之攻擊而逃至巨鹿（在河北省南部）。

楚懷王以宋義為上將軍。宋義是因為預言項梁會敗而才華受到賞識。

項羽和范增分別被任命為次將和末將。這批軍隊奉命前往救趙。

項羽對這項人事任命極為不滿。

（由於預言我叔叔會打敗仗而爬升起來，豈有此理！？）

宋義為上將，而自己是居於其下的副將……自尊心極強的項羽，為此頗為憤慨。

宋義率領的楚軍到安陽（接近河南省和河北省之邊界）後，在該地滯留達四十六日之久。

副將項羽多次促請宋義進擊。

「哈哈！穿著笨重的鎧甲，手執刀槍縱橫奔馳疆場，在這一方面，我當然比不上你。可是，坐下來思考策略，在這一方面，我比你強上許多。現在最好的方法是讓秦和趙拚個你死我活。因為我們的目的在於攻破秦軍，先讓秦軍戰到筋疲力盡的程度，然後一舉將之擊倒，不是上上策嗎？我勸你不要著急，慢慢等著吧！」

宋義以對待後生小輩的口吻對項羽說。

宋義為了與齊締結友好關係，決定派自己的兒子宋襄前往交涉。這時候，諸侯紛紛擁立王室，齊則由被章邯殺死的田儋之子田市為王。

宋義為即將赴齊的兒子設了盛大的送別宴。

時值十一月，且這一年的九月是閏月，時序已入嚴寒季節。此外，由於連綿大雨，士卒無不挨餓受凍。這一年也發生饑饉，楚軍由於長期滯留，軍糧即將告罄。

看到以地瓜或菽（豆子）充飢的兵卒時，項羽油然生起怒意。

（上將軍宋義不以士卒為憫，卻以佳餚為兒子設盛大別宴！等待秦軍筋疲力盡──這不是說屁話嗎！？秦軍攻破趙軍後，精神定會加倍抖擻！這就是戰爭！連這一點都不知道的人在擔任上將軍，豈不是在開玩笑！我為這批士卒打抱不平！非為他們設想不可！）

清晨，項羽求見上將軍宋義。

「你又來催促進軍之事，是嗎？不管怎樣，先進來吧！」

宋義在帳幕裡對項羽說。

項羽左手掀起帳幕，進入裡面。他的右手持著白刃。

「哇……！」

帳幕裡傳出慘叫聲。

項羽再度掀起帳幕走出來，他手中提著還在淌血的宋義首級。

──宋義與齊密謀叛楚，因而將之誅殺！

項羽如此告知全軍。

## ○五七雙雄出陣

「我們最終目的在於推翻秦。我將封第一個攻進關中、並且平定該地的人為關中王。」楚懷王對諸將宣告。

※※※

始皇帝死後，由於陳勝、吳廣豎起叛旗，天下因而陷於大亂。

這天下大亂有兩個層面，其一是被秦滅亡的六國之遺族、遺民起而對秦報仇，其二則為被壓迫的農民起而叛亂。

陳勝、吳廣之舉兵當然屬於農民造反，天下大亂因而揭幕。但與此呼應的有力造反團體，大半是為了對秦報仇。

硬拖出在民間以悠閒心情從事牧羊工作的楚王後裔為「楚懷王」，這是因為復仇之戰非得有一精神象徵不可。

楚懷王的任務祇是激勵諸將、允諾事成之後的褒獎事宜，等於指揮交通的警察。

「我們的最終目的在於推翻秦。我將封第一個攻進關中並且平定該地的人為關中王。」

懷王對諸將宣告。

關中泛指以秦都咸陽為中心的一帶而言。

雖然多少已起搖動，秦畢竟是天下之主，其軍隊也相當精銳。

秦將章邯於攻破項梁後，轉而攻趙，並且將鉅鹿（今河北省南部之巨鹿縣）包圍。由於趙向諸侯請求救援，諸侯遂應所請，紛紛出兵，但祇是在十幾個地方築造城寨，觀戰而已。

楚懷王所派出的上將軍宋義也一樣，企圖採取隔岸觀火的態勢，卻被積極派副將項羽所斬。由於項羽已掌握全軍，楚懷王不得不任命他為上將軍。

實際上，懷王非常厭惡項羽。

雖已就王位，但懷王在不久之前還祇是個受雇於人的牧羊人。因此，他對庶民的心理非常瞭解。一般老百姓絕不願意擁戴項羽這等性情剛烈的人，因為他絲毫不以庶民生活為念。他在攻陷襄城時，曾以頑強抵抗為由，將全城男女老幼悉數活埋，其人性之殘忍由此可見一斑。

「陳王也好，項梁也好，我軍過去攻佔的土地不知凡幾，結果卻被打敗，為什麼呢？主要是軍隊祇知勇猛表現，卻草菅百姓性命的緣故。這樣的做法，是得不到百姓協力的。所以，卑職希望這次選派征西將軍時，不要以統率隊伍能力強者為考量，而要選擇對百姓寬厚的人物。」

聽到白髮老臣的發言，懷王有了撥雲見日的感覺。這位老臣名叫陳溪，過去出仕於滅亡前的楚國朝廷。據說，這個人出仕期間毫無建樹。由於他和項梁的父親是朋友，所以經由項梁的介紹而到懷王身邊伺候。

──我知道這個人一點用處也沒有。大王就當做擺飾，把他放在身邊吧！

項梁如此推薦陳溪。

（反正你是沒有實權的傀儡，身邊根本不需要幹練之士。）

項梁當時大概如此以為吧？

然而項梁說的一點沒錯，到任後的陳溪簡直像個木頭人，毫無表現。但他剛才首次發表的意見，卻和懷王的想法不謀而合。

「說得好……統率軍隊能力不必太強……要對待百姓寬厚……對！派劉邦擔任這個職務應該最適合！」

懷王決定選任劉邦為征西統帥。

倘若項梁在世，他一定不會讓傀儡一般的懷王掌握統帥的任命權。由於這是項梁陣亡後不久的混亂時期，懷王才得以行使這項任命。

「卑職想推舉的就是沛公（劉邦），大王卻在卑職尚未啟口之前就把這個名字說出來。卑職認為這是大王明智之舉。」

老臣陳溪抬起頭說。

「大家都說你的記憶力不好，絲毫沒有創見。現在我才知道如此批評你是不對的。你剛才的進言太好啦！」

「謝大王誇獎。」

老臣陳溪告退下去。

項梁死後，懷王將國都移至彭城（徐州市）。陳溪回到彭城內的宿舍。

「反正我祇是鸚鵡學語嘛……」

走進宿舍門口時，他如此自言自語。

進入宿舍後，他筆直走進最裡面的房間。房間裡有一個人端坐在那兒等著他。

「結果如何？」那個人問道。

「我完全照你的話進言，結果大王大大嘉許了我一番……謝謝你。以後如果再有什麼事情需要通過我稟奏，你儘管吩咐吧！」陳溪說。

「征西軍統帥任命事宜……」

「你放心吧！大王說過要指派沛公的。」

「那太好啦！」

端坐著的人原來是張良。

※※※

前往鉅鹿救援趙軍的項羽，奮戰如鬼神。

全軍渡河之後，他不但把所有的船隻沉入河裡，更將鍋釜以及宿營用的帳篷全部燒光──破釜沉舟，表示絕不退卻。

「全軍祇准攜帶三日份口糧，絕不許超過此數！」

項羽下此命令，意謂決心三日內破敵。他心急如焚，由此可見。他必須盡早結束在河北之地的戰役，然後進兵西方。非第一個攻入關中不可，絕不能輸給劉邦。

「誰退卻我就斬誰！」

將兵莫不奮勇向前。

包圍鉅鹿的秦將領是王離、蘇角、涉間等人。統帥章邯將本營置於鉅鹿之南，並大築甬道，以輸送武器和糧食。

甬道是兩邊築有防壁的道路。

項羽反包圍王離軍隊，經過九次攻擊後，成功地切斷甬道，也就是切斷了補給線。

此際，項羽軍隊的吶喊聲幾乎足以搖撼天地。

──楚之戰士無不以一當十。

史書如此記載，可見當時的戰況何等慘烈。而且這次戰役有眾多旁觀者，如前所述，受陳餘之邀前來救援的諸侯軍隊，都在各自的城寨中採取坐山觀虎鬥的姿態。他們爬到城壁上看著這場戰鬥，看得十分出神。

「項羽軍實在勇猛！」

「這般果敢的戰鬥精神，實在令人嘆為觀止。」

「項羽真會指揮部隊！」

「在這樣的將軍領導下打仗應該很過癮，一定會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吧！」

他們莫不如此讚嘆。

此役，秦將王離被俘，蘇角陣亡，不願意投降的涉間則投火自盡。

戰鬥結束後，觀戰良久的諸侯將軍紛紛來到項羽陣前，表示願意接受其指揮。楚之上將軍項羽，現在成了諸侯之上將軍。

項羽正在解救鉅鹿之圍時，率領征西軍的劉邦已暴露出不善於作戰的弱點，一切都在不順利的狀態之下。

劉邦由據地碭出發後，抵達成陽。成陽相傳為太古時代堯帝去世之地，在現今山東、河南兩省交界處，黃河流經其旁。祇是，當時的黃河水路在更偏北之處。

由成陽來到昌邑時，與彭越軍合流。彭越是昌邑之地的盜匪首領，手下均為地方遊俠或無賴。這樣的團體在當時是充斥各地的。

昌邑不是現今之山東省昌邑市。雖然也在山東省，但這個地方卻在完全不同方向的成武縣之東、金鄉縣之西。

雖然收編當地的雜牌軍，卻連在附近的一支秦軍都打不過。

──栗有剛武侯之軍，兵數約四千。

張良放出去的探子回來報告這項情報。

剛武侯是隸屬楚懷王的武將，算來是友軍。

「我們找剛武侯借兵如何？」

劉邦問張良的意見。

「他大概不肯吧！剛武侯是以小氣聞名的。」

「是嗎？……那我們如何是好呢？」

「搶奪啊！把這四千士兵搶過來。」

「喔，對！這是最簡單的方法。」

向友軍部將搶奪士兵，這樣的事情聽來不近情理，但這在當時一點也不稀奇。

「相信剛武侯的士兵也盼望被別人搶奪。」張良說。

應該西進的劉邦暫時率領部隊折返至栗，搶奪剛武侯的四千士兵後，再度攻打昌邑，結果還是攻不下來。

「沒有必要攻下每一個城。攻不下的城我們就不去管它，繼續前進就是了。昌邑秦軍士氣尚未高昂到會追擊我們的程度。這一點不必擔心。」張良說。

連士氣不甚高昂的軍隊都攻不破，劉邦部隊的戰鬥能力之薄弱由此可見。

※※※

劉邦還在昌邑陷入膠著狀態時，項羽已俘獲王離，與秦之統帥章邯軍隊在漳水對峙。

被俘獲的王離，是始皇帝時代老將王翦的孫子。而項羽的祖父項燕則被王翦所殺。

「你對我的戰略服了吧？」

項羽向俘虜王離問道。對降將也要顯耀一下自己的本事，項羽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勝負不是祇靠軍略和武勇決定的。」王離回答。

「你還不認輸嗎？為什麼不承認不如我呢！？」

項羽一定要從降將口中聽到「甘拜下風」這句話才會罷休。

「不！」王離搖頭說，「我家包括祖父王翦、父親王賁和我本人，三代都是秦國將軍，經過無數次戰役，奪過無數人命。我是因歷代殺戮而得到報應，所以才打敗仗的。」

「你畢竟是武門之後，才這般死鴨子嘴硬。不過，我告訴你，我家也是代代武將，光是我殺過的人數，都要多過你家三代。而我卻諸事順遂，因此，報應之說是根本不成立的。」

「這是報應之時還未到而已。」

「好，那我就慢慢等待接受報應吧……我問你，什麼人會讓我受到報應呢？」

「那當然是天。」

「天……！？好，我會好好記住這一點的。」

項羽以憐憫的眼光望了一下王離。王離則將臉別開。

這時候，一名手下趨前，報告陳餘來訪之事。

「喔，他來是為了那件事……讓他等著吧！」

實際上項羽並非另外有事，而他卻故意讓陳餘苦等。「那件事情」指的是討論準備致章邯的勸降文書。

「你把大意說給我聽吧！」項羽道。

這封信，內容好像很長。陳餘帶來的是一大捆竹簡。

──書以能記姓名為足。

年輕時叔叔項梁要他讀書時，項羽會如此回答。書祇需讀到會寫自己名字的程度就夠──這樣的項羽，學問當然極其有限。而且，向來討厭讀書的他，看見陳餘帶來的一大捆竹簡就感覺頭痛，壓根兒沒有心情去讀它。

「是的。」

陳餘開始說明文書大意。

秦將中，轉戰南北屢獲大勝的白起，以及逐戎狄於北並築造長城之蒙恬，皆被皇帝賜死。在秦國，縱有功勳卻因故被殺乃常有之事。無罪者尚且如此，而章邯將軍您率領軍隊轉戰各地三年之間，損失兵士達數十萬之巨。結果，無數叛軍是否已被鎮壓？不！叛軍之勢力毋寧說是與日俱增。在法律至上的秦，此項責任非得有人背負不可。丞相趙高將擔負此項責任乎？該卑鄙小人斷無可能有此擔當。屆時必轉嫁責任並誅殺將軍您乃意料中之事。

將軍若有功，則因趙高之嫉妒而將被誅；無功，則亦難逃腰斬之刑。尚盼閣下慎思，天將滅秦乃昭然若揭之事。將軍倘若與諸侯聯合攻秦，定將有南面為王之日。欲為王，或欲被斬，望請三思……

「章邯會因為讀了這封信而投降嗎？」

聽完大意之說明後，項羽問道。

「依卑職之見，可能性大約五成吧！」陳餘回答。

同時，在章邯大營內，跑了一趟咸陽的長史欣，正向章邯建議投降。

「趙高是難纏的傢伙，將軍無論勝或敗，結果一定會被處死。將軍應該有所考量。」

長史欣以懇切語氣說。

「結盟之事，項羽會同意嗎？」

章邯深深嘆了一口氣。

「應該有五成的機會吧！」

「是嗎？……項羽正企盼立功的機會。平白失去這個機會，他會甘心嗎？」

「可是，楚軍正缺乏軍糧。這一點項羽自己很清楚，所以他大有可能接受盟約之議。」

「既然對方缺乏軍糧，我們不是可以長期作戰嗎？」

章邯沒有放棄繼續作戰的念頭。

「即使長期作戰而獲勝，結果還是死路一條，將軍難道沒有想到這一點嗎？」

長史欣似乎反對章邯心猿意馬，以斷然口氣說。

## ○五八西進之路

劉邦之下人才濟濟。由南陽往西前進時，他派酈食其和陸賈先到秦，進行對秦朝要人之收買工作。許多有才幹的人，在劉邦之下都有充分發揮自己專長的機會。

※※※

項羽接受章邯投降並締結盟約後，立他為「雍王」。祇是，項羽把章邯留在楚軍內，任命長史欣為上將軍，率領歸降的二十萬秦軍。

項羽之所以接受章邯投降，不是因為缺乏軍糧，他祇是沒有時間和章邯所率領的二十萬秦軍周旋，他非第一個攻進咸陽不可。也就是說，他在趕時間。

納編在鉅鹿觀戰的諸侯軍後，項羽手下已有四五十萬大軍，現在加上二十萬秦軍，數目一下子增至六七十萬之多。這批大軍由河北省南部出發，走與黃河平行之線向西南前進，來到現在洛陽之北的孟津附近後，渡過黃河，並且在一個叫新安的地方整頓部隊。就現在的地圖來看，項羽應該會進入洛陽，實際上，當時的洛陽城在現今位置更遠的東方。因此，急著往西的項羽，根本不可能會有折返的念頭。

項羽在漳水與章邯將軍對峙的時間長達四個月。

──劉邦還在昌邑一帶轉來轉去。他們好像對那個城束手無策。

項羽接到的是這樣的情報。

──區區兩萬左右的軍隊還能幹什麼！那種地痞流氓出身的人，哪裡知道戰爭是怎麼打的？他們充其量祇會打群架。

項羽壓根兒瞧不起劉邦。他認為劉邦根本沒有資格和他競爭。祇是，既然為競爭，所以時間上還是要趕，不過，他的確看扁了劉邦。何況在與章邯對陣期間，他由河南方面得到的情報都是這樣的：

──劉邦為攻不下昌邑而焦頭爛額。

──劉邦軍正在鬧糧荒。

原來這都是張良收買項羽之情報人員所做的假報告。之所以如此，目的在於使項羽心生大意。

實際上，劉邦採納張良的進言，棄昌邑秦軍於不顧，正一路趕往西方。

收編剛武侯的四千兵員和彭越的盜匪部隊後，劉邦的部隊人數也已超過三萬。這樣的數目當然不能和項羽大軍相提並論，不過，小型部隊卻有一個好處：行動敏捷。

項羽習慣事必躬親，這是他認為自己什麼事都能做的自信心所使然。相較之下，無賴漢出身的劉邦則有自知之明。以作戰為例，他常說：「張良比我行，一切聽他的吧！」實際上他什麼事情也都讓張良做主，毋寧是有低估自己才能的傾向。

他另外常說的一句話是：「哪裡能找到有才幹的人呢？」這件事傳出去後，常有各種不同的人物來到劉邦陣地毛遂自薦。劉邦當然沒有隨便採用這些人。光說不練、沒有實際能力的人，他能一眼識破。論及劉邦的長處，那便是鑑別人物的眼光吧！？

劉邦最討厭儒者。據說，他看到儒者就會興起尿意。儒者都戴有儒冠，而劉邦每次看到儒者就會說：「把你的帽子脫下來給我！」然後撒尿於其中。這樣的領袖人物，其行徑實在叫人不敢恭維。他之所以對儒者如此，理由在於他們喜歡高談闊論，說的儘是些不切實際的事情。

祇有一個人例外。

這個人名叫酈食其，是陳留縣高陽人。

酈食其的建樹非常多。他和陳留縣令素有交情，替劉邦對之曉以利害，使其無條件開城接受劉邦的部隊。陳留不但儲藏頗多糧食，壯丁人數也不少。酈食其之弟酈商率領數千士兵跟隨劉邦，他本人更以外交官身份遊說諸侯。他這樣做，當然是為了劉邦。

劉邦部隊在西進路上因而次第增加兵員。與之相反，一開始就擁有數十萬大軍的項羽，行動難免遲鈍，進軍速度也相當緩慢。

陳留在開封之偏東南方處。劉邦軍由此攻打開封，由於該城秦軍守備堅固，所以遲遲無法攻陷。這時如果換成項羽，一定會盡全力猛攻到底。劉邦卻和在昌邑時一樣，放棄開封，轉而攻打北方白馬（河南省滑縣附近）的秦軍，而後南下攻打潁陽（河南省登封縣西南部）。

攻打潁陽後，再北上攻略有「天下之險」之稱的轅。這個地方過去是韓的勢力範圍，因此，韓國宰相家族出身的張良，為劉邦帶來極大利益與方便。

這時候，他得到趙之司馬卬為了攻打函谷關，準備由北方渡黃河之情報。劉邦軍隊因而更行北進，破壞了孟津東方之平陰渡口。

之後南下，在洛陽之東與秦兵交鋒，結果出師不利，退兵到陽城，整頓部隊──以上是劉邦軍大致的行軍經過，可見其前進路線甚為曲折，也就是說，劉邦的作戰方式是很有彈性的。項羽走的則為筆直路線。

劉邦軍繼續南下後，攻略南陽郡。南陽郡守退到宛城後堅守該城。

「還是循例，丟下宛城一路往西前進吧！」劉邦說。

在昌邑和開封時的情形都是如此，遇到對方據城堅守時他們就放棄攻略，繞過該處。

「這會兒可不行。」

向來採取視情形不戰而過方式的張良，這次卻表示反對。

「為什麼呢？」

劉邦訝異地問。

「這個地方的情形和昌邑、開封不同，據守此地的是強兵。這個郡有數十個城，人才和物產都極為豐富。我們不戰而過，逕行西進，他們一定會追擊過來的。」

「那我們該如何是好呢？」

「暫且西進。」

「這不是不戰而過嗎？」

「我們繞過之後再回過頭來攻打。不過，回頭時要把旗幟換掉。」張良回答。

「把旗幟換掉……！？」劉邦思考片刻，突然若有所悟地大笑起來，「哦，原來如此。我知道了！哈！哈！哈！」

三萬大軍通過的第二天，又有一批部隊前來圍城──在這個情形之下，守城軍隊一定會認為這是兩批不同的軍隊。可見敵軍的實力不弱，而且是有計劃的作戰方式。倘若堅守激戰，包圍軍一定會召回先前通過的三萬友軍，然後合力一舉屠城。眼前的敵軍尚能應付，但對方請來強大援軍時，這個城還守得住嗎？

據守宛城的南陽郡守，絕望之餘意圖自盡，卻為食客陳恢所勸阻。

「大人千萬不可尋短見，這個局面且讓我來應付吧！」

陳恢於是走出城外，來到劉邦陣營進行遊說：

「現在展開殊死戰，對雙方都沒有好處。南陽郡是個大郡，郡內有數十個城，士兵也都非常精銳。即使宛城被攻陷，貴軍一定也是死傷纍纍，況且其他各城亦不會放過貴軍。據說，楚王承諾第一個攻入關中者為關中王，倘若貴軍在此地硬戰到底，不是不可能搶先攻入關中嗎？」

「那你要我們如何呢？」

「我建議雙方締結和議，同時封南陽郡守為侯，留在宛城，貴軍則繼續向西進軍。」

「你們不會從後面追擊過來嗎？」

「既已締結和議就是同盟軍，貴軍可以率領宛城大半守軍往西方武關前進。這樣就不必擔心被追擊。而且和平解決後，郡下諸將都會向此看齊才是。」

「這……」

劉邦望一眼張良，動一動下巴示意要他表示意見。張良立刻點了一下頭。

「好，我知道了，就這樣決定吧！詳細內容請你和張良談談。」劉邦說。

南陽郡守遂被封為殷侯，對和議交涉有功勞的陳恢則受千戶俸祿。

有功者必獲賞──這是劉邦的原則。

項羽由於將所有功勞都歸給自己，所以，論功行賞之事絕無僅有。看項羽聲勢顯赫而投入其麾下的人，實際上並不是對他由衷信服。

劉邦之下則人才濟濟。由南陽往西前進時，他派酈食其和陸賈先到秦，以進行對秦朝要人之收買工作。許多有才幹的人，在劉邦之下都有充分發揮自己專長的機會。

※※※

劉邦降伏南陽是在二世皇帝三年的七月間。項羽於殷之舊都（殷墟）與章邯結盟、並且封他為雍王之事，也發生於同一月。

項羽渡黃河到新安，是這一年十至十一月間的事。這時，劉邦已過武關進入關中，祇是，項羽尚不知此事。

項羽大軍有一個極大的問題，就是──將兵不和。

其軍團大部分為「山東」兵。這個山東並非現今的山東半島，意思是華山（在陝西省）之東，別稱為「關東」，含義是函谷關之東。

在山之西──函谷關之西──的秦取得天下後，關西人已是天之驕子，關東人則淪落到被支配的地步。建造咸陽宮殿、築造長城以及構建始皇帝陵墓等大規模工事，都是關東人被拖到關西去從事勞動。這時候，擔任監工的關西兵卒皆以鞭打支使關東人。

過去站在支配者立場的二十萬關西兵，被曾經遭受虐待的四五十萬關東兵吸收，而且並不是在對等立場之下的合併。

「我絕沒有忘記被帶去從事建造阿房宮工事時所受的虐待。當時背部被鞭打的傷，到現在還沒好呢！我們難道不應該討回點公道嗎？」

「對！我在驪山陵被打的肩膀，到現在還在痛。不報仇我是絕不甘心的！」

「到昨天為止還在以秦兵身份耀武揚威，現在卻搖身一變成為諸侯之兵，這不是讓他們佔盡便宜嗎！？」

「把他們幹掉！」

關東兵莫不如此憤慨，並且露出殺伐之氣。投降過來的關西兵當然很快察覺到這一點。他們感受到關東兵的敵意，知道其來有自。

「大家小心！他們隨時可能對我們發動突襲！」

「我們必須共同提高警覺，不然，會遭受暗算啊！」

他們紛紛彼此傳話，要大家格外小心。

統帥項羽已經知道軍團瀰漫起的險惡氣氛，他密切關注歸降部隊的內情。為了測知這批人的忠誠程度。他不但試過各種方法，更派出探子混入其內，以探查實情。

項羽由探子得到的報告是二十萬歸降秦兵並未心悅誠服。實際上，這批秦兵之所以不滿是有原因的。

──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

由《史記》中的這一段記載可知，在由殷墟到渡黃河之間，投降士兵受到虐待的情形相當嚴重，因昔日之事而受到報復。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們當然無法心悅誠服。

「我們必須團結起來！」

「對！我們有二十萬大軍，不能白白吃虧！」

「取得天下的秦人，豈可受屈辱！？」

「我們被章邯將軍騙了！章邯和司馬欣出賣我們求榮，這兩人絕不能原諒！」

「我們和他們大幹一場吧！」

秦兵的不滿隨時會爆發，祇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到了函谷關就是我們的地盤，到時候給他們顏色看吧！」

他們有此企圖之事，項羽也都知道。進入關中後，軍團內很有可能發生暴亂。二十萬並不是小數目。況且，進入關中後，當地居民極有可能呼應他們。

項羽於是做了令人戰慄的決定。

「把二十萬秦兵全部殺掉吧！不然，進入關中後會發生大問題。禍因祇有及早撲滅一途。」

曾經在襄陽屠過城的他，現在又要來一次大屠殺了。看到幕僚中有人皺起眉頭時，項羽以冷漠的口氣說：

「戰爭本來就是如此，不是殺人就是被殺！面臨生死關頭時，當然顧不了這許多！」

在項羽的命令之下，全體關東士兵遂向歸降秦兵發動夜襲。

──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

《史記》中僅此一行的記載，字間透露的卻是鬼氣逼人的場面。

事後，項羽大軍繼續向西方函谷關前進。──項羽這時候才知道秦已易主，以及劉邦入關中之事。

## ○五九動盪中的咸陽

子嬰站起來時，手裡握有短刀。趙高睹狀大吃一驚，尖叫一聲：「啊！……」剎那間，子嬰撲向趙高，不但將短刀刺入對方心臟，更使勁剜了一下。

※※※

以丞相身份掌握天下大權的趙高，時時刻刻處於不安的狀態下。他認為自己完全控制了庸愚的二世皇帝。但天下形勢變得十分險惡，任何人都看得出這是失政造成的結果。

──天下為何如此大亂？什麼人應該為此負責？

如此詰問之聲隨時可能升起。

聽不到這樣的聲音才是一件怪事。趙高認為這是因為沒有人敢向他報告。如果有人膽敢說這樣的話，那麼非逐一消滅不可。

無數密探被派到各處。後來，由於對這批密探產生疑心，所以又派另一批密探去監視他們。

再怎樣致力於壓制批評反對的聲浪，失政之事實還是無法被抹除。最初，趙高企圖將所有的責任轉嫁到李斯頭上，因此將他處刑。但李斯被殺已一年，事態不僅沒有獲得改善，更有惡化的趨勢。後來連征東將軍章邯都向敵軍投降了。

就順序來說，現在必須負起責任的應該是趙高。要躲避責任，唯一的方法是使局面完全改觀。

趙高因而絞盡腦汁，想了各種方法。

──與正逼近武關的劉邦聯手，對秦豎起叛旗。這的確是使局面完全改觀的方法。但為了如此，非將一切歸罪於庸愚的二世皇帝，把他殺害不可。

朝廷氣氛似乎也起了微妙變化。群臣合力將趙高謀殺──這樣的事情不是不可能發生。察覺到這一點時，趙高遂稱病在家，不再登殿。

就在這個時候，二世皇帝做了一個奇妙的夢。夢境中，白虎咬死了他御車之馬。

占夢博士占卜後奏道：

──這是涇水在作祟。皇上必須在涇水邊祭祀涇水之神。

實際上，這個占卜博士已被趙高收買。

涇水邊的宮殿祇有「望夷宮」這座離宮。這座宮殿在構造上防備力甚弱。趙高讓二世皇帝來到這座宮殿，為的是要發動兵變。

二世皇帝在望夷宮齋戒，並且沉四匹白馬於涇水，以祀涇水之神。

發動兵變時，為趙高出力的是他的女婿閻樂和弟弟趙成。此際，趙高由於擔心女婿中途背叛，便將其母留在自己府中作為人質。

閻樂是國都咸陽的市長，因而擁有警力。

「有賊！快逮捕！」

閻樂率領警衛隊，大聲喊叫，並且衝到望夷宮門前來。

他對望夷宮衛令（守門將校）大聲叱責道：

「有賊逃入宮裡，為何沒有阻止！？」

衛令面露訝異之色，回答：

「本宮外面有衛兵守著，卻沒有人報告有賊侵入之事。而我自己一直站在這門口，也沒有看到任何可疑的人物。」

「那你就是和賊串通的囉！」

閻樂一聲怒喝，拔劍把衛令斬了。

「追！快追！」

閻樂揮動染血的劍，率領部下衝入宮殿。

「宮內倘若有人影，那就是賊！格殺勿論！」

他如此下令。

這樣的命令實在無法無天，但咸陽警衛隊等於是他的私兵，對他唯命是從。

在宮裡悠閒踱步的一些宦官，在突然飛來的亂箭之下，全被射死。

「亂賊闖入！大家快出來應戰！」

遇到倔強的廷臣如此高喊時，警察隊也喊叫著說：

「賊就在那裡！快放箭！」

閻樂所率領的警衛隊在來到二世皇帝寶座之前，已殺害了數十名廷臣。

「來人啊！來人啊！」

察覺到事態有變的二世皇帝高聲尖叫，卻沒有一個人來到他面前。近臣為求自保莫不趕緊躲避。

「全都是不中用的懦夫！」

二世皇帝氣得直跺腳時，無意中看到一名宦官就站在那裡。

「原來你在這裡！？……為什麼你不早向朕報告朝廷有這樣的叛徒！要是早報告，今天之事不就不會發生了嗎！？」

二世皇帝厲聲叱責這名宦官。

這名宦官誠惶誠恐地回稟：

「是的，奴才沒有向陛下報告。正因為如此，奴才才能苟活到今天。要是報告事實，陛下豈不是會在盛怒之下，當場把奴才殺掉嗎！？」

這真是一針見血的回答。

看到閻樂持劍進來時，二世皇帝才知道叛徒是什麼人。

「朕要找丞相談話。」二世說。

閻樂搖頭說：

「足下……」

他沒有使用「陛下」稱呼。陛下一下子變成「足下」了。

「足下驕慢恣意，殘虐殺人無數，因此，天下人民都起而背叛。足下現在就自盡吧！」

「我不想死。我可以不要帝位，把我降為一郡之王吧！」

「不行！」

「那把我降為萬戶之侯也可以。」

閻樂依然搖頭，不吭一聲。

「祇要能和妻兒一起生活，我願意成為平民……」

祈求倖免於死的二世拚命向閻樂懇求。

閻樂厲聲說：

「我是奉丞相之命，前來誅殺足下的。足下再怎麼哀求，我還是非執行任務不可。」

閻樂的部下走上前來。

「你的意思是，我已難逃劫數！？」

二世皇帝終於認命，拔出短劍自刎而死。

※※※

《史記．秦始皇本紀》中有一段似乎可以解釋為攻陷武關的劉邦為了締結密約而派人找趙高之記述。但依據《史記．高祖本紀》，提議彼此瓜分關中的人是趙高。

這樣的事情應該是在秘密中進行，就當時狀況而言，這類提案由形勢不利的一方提出的可能性較大，也就是說，提出建議的應該是趙高。

但為了使發生動搖的對方更加動搖，誘以「有意內應與否」之提議，這樣的可能性也不是沒有。

事實上，劉邦就是以這個方法誘惑駐守武關的秦將，得以不經流血而入城。

由哪一方提議之事無從查證，總之，這時候的趙高已認定劉邦對自己有所承諾。

認為劉邦軍隊進入咸陽後，應該會立即和自己談判瓜分關中事宜的趙高，當務之急是以時間換取空間。因為過去確實太過橫行，樹立的敵人委實不少，搞不好自己會被群臣殺害。宮廷內，風評最壞的是他，其次，才是二世皇帝。滿朝文武的憎惡都集中在此二人頭上。

趙高企圖殺害二世皇帝獲取群臣的喝采。但殺死其次被憎恨的人的是最被憎恨的人──在這種情形下，可能達到目的嗎？他於是想到要抬出當時最受人們擁戴的一號人物。這個人就是在趙高陰謀下被迫自殺的太子扶蘇之長子子嬰。

太子扶蘇的悲劇十分讓人們同情。其子子嬰比起二世皇帝胡亥不知要賢明多少倍，因此，人們對他的風評非常好。

趙高遂召集皇族和大臣，和他們商量道：

「我們必須面對現實。過去被秦滅亡的六國，在東方紛紛自立。遺憾的是，秦已不是天下之主了。因此，秦王再也不能以帝自稱，而應恢復王之稱號為宜。公子子嬰頗有賢明之譽，我們奉他為秦王如何？」

有國君才有皇族、大臣。他們最關心的事在於擁立國君。趙高若於此際自立為王，將遭受激烈反對自不待言。在劉邦攻入咸陽之前，他絕不能冒這麼大的險。

讓子嬰即位祇是緩兵之計。這樣的決定一定能被群臣接納，並且可避免自己成為眾矢之的──這是趙高的判斷。

齋戒沐浴後，在宗廟列祖靈位之前接受玉璽──這是繼承王位的正常程序。

子嬰齋戒達五日之久。這當中，他的家臣為了搜集情報而四處奔波。趙高的意圖何在？子嬰弄不清楚這一點，而這正是自己的命運所繫。因此，子嬰當然需要有所調查。

子嬰的家臣和當年直屬始皇帝而尚存於世的幾名秘密警察有了接觸。他們都是情報專家。其中，田筒透露了一項重大情報：

──趙高與楚勾結。企圖將秦國王室人員悉數殺害後，在楚的同意之下，自立為關中王。

而且田筒有能證明這項情報的證據，那是由楚軍總部文書人員處得到的趙高親筆木簡。看到這些木簡時，子嬰不禁愕然。

「這的確是趙高的字跡。好險！差一點就喪命在他的手中……還好及時知道，立刻想出對策還來得及。」

他於是和兩個兒子研究對策。擺在他們面前的是趙高的陰謀文書。

倘若是始皇帝，由於他知道直屬於自己的特殊技術人員精於偽造筆跡和印章，所以不會輕易就相信這件事。而公子哥兒出身的子嬰並不通曉此類謀略工作。

──為了自己不被謀殺，最好的方法是先把對方殺掉。

這是他們的結論。

這時，趙高的使者前來催促道：

「齋戒已滿，現在恭請駕臨宗廟。」

子嬰讓家臣對使者回答：

「公子身體欠安，因此未克前往。」

（我知道了，趙高意圖在宗廟對我下手──）

子嬰做了這個判斷。在奉祀列祖的宗廟，包括國君在內的任何人都不准攜帶武器。到時候，子嬰大概會在趙高引導之下，兩人進入宗廟吧？進入宗廟後，身上藏有武器的人將較手無寸鐵的人佔上風……

──所以，那個地方絕不能去！

趙高開始有些著急。在齋宮內的子嬰不肯出來，這會引起群臣的疑心。所以，無論如何非把子嬰請出來不可。再三催促，子嬰還是不肯到宗廟。

使者回來報告道：

「大概祇有丞相大人親自前往迎接，公子才會抱病外出吧？這是公子家臣說的。」

「這個小子，還沒即位就跩起來了……」

趙高斜扭著臉自語。

即位後不能被丞相瞧不起，因此，現在就擺出三催四請的架子──趙高對子嬰稱病不肯出來的理由作了這樣的解釋。

（沒有辦法。我祇有親自去哄哄他了。）

趙高決定到齋宮去迎駕。

進入齋戒沐浴的齋宮，必須齋服。這個地方和宗廟相同，嚴禁攜帶武器進入。

趙高在齋宮內，面對子嬰端坐，恭敬地說：

「聽說主上玉體違和，但在宗廟接受玉璽，是國家重大儀式，尚請主上暫且忍耐，抱病出席。」

「說的也是。」

子嬰站起來時，手裡握有短刀。趙高見狀大吃一驚，尖叫一聲：「啊！……」

剎那間，子嬰撲向趙高，不但將短刀刺入對方心臟，更使勁剜了一下。

齋宮地板已是一片鮮紅。

「我祇是將你企圖在宗廟對我做的事情，在這齋宮加諸你而已。」

子嬰對奄奄一息的趙高說。

接著，子嬰將趙高一族全數誅殺，並且梟首於咸陽之市。

※※※

這時候，由武關向西北進軍的劉邦，在藍田之南與秦軍遭遇，將之擊破後，踏入北上之途。

劉邦軍隊在軍師張良的命令之下，沿途絕對禁止掠奪，軍紀極為嚴整。秦國人民因而以「仁義之師」視之，歡迎劉邦部隊。

在藍田附近，田筒來到張良面前報告道：

「策略成功，趙高已被殺了。」

剷除趙高後，劉邦以仁義之師的姿態，堂然向秦都咸陽進軍。

## ○六○吉祥之地

「把秦王幹掉！」劉邦聽到後面有幾個人在喊這句話。但，他連頭也不回，祇望了一眼身邊的張良──張良微微搖了搖頭。

※※※

「我又來了！」

劉邦在馬背上昂然挺胸，咸陽城壁已然在望。他率領十萬軍隊，正要進入咸陽。依照間諜的報告，咸陽絲毫沒有戰意。

劉邦於十多年前，曾經被徵為義務勞動工人，前來此地從事建造宮殿的工事。當時被奴役的他，現在卻以十萬大軍統帥的身份，風風光光地前來。他環顧左右，路上祇有他的軍隊，此外不見半個人影。老百姓大概由於害怕，所以沒人敢從家裡出來。他憶起十多年前這一帶的頑童以「關東鄉巴佬」嘲笑他的情形。一位好心老嫗給他水喝，記得是在下一個村落的井邊。

（對！那個地方叫灞上。）

他還記得這個地名。

渭水有一支流叫灞水，由於其地往昔為白鹿聚集之處，所以有白鹿原之名。

今日搭乘往西開的隴海鐵路，會在西安站的稍前處看到一個叫做灞橋的車站。這個地方就是往昔的灞上。

「我們在灞上休息一下。那個地方對我來說是有緣之地。」劉邦說。

「是的。我們在進入咸陽之前，確實需要休息一下，並且整頓軍容。」

張良表示贊同。全軍將兵當然希望盡快進入咸陽。但以長遠眼光看，現在不能讓咸陽市民看到這批將兵疲憊不堪的樣子，而在休息一段時間後，精神抖擻地入城，較為有利。

先鋒隊將校這時趕回報告。這名將校騎的馬揚起濛濛塵土，可見他是何等迅急。

「報告！報告！」

這名將校一骨碌從馬背上下來，跑到劉邦的坐騎之前。

「看你趕成這個樣子，難不成發生緊急事件了？」劉邦說。

自沛縣舉兵以來，甫滿兩年。由於當中有過一次閏月，所以，以月計算的話，已過了二十五個月。經過這一段歷程，劉邦的大將風範已是有板有眼。

「報告！秦……秦始皇正在灞上！」

這名將校喘著氣說。

「你在說什麼鬼話！？始皇帝早就死了，而且我得到的報告是，二世皇帝已為趙高所殺，趙高則為子嬰所誅。」劉邦說。

「到……到灞上來的就是皇帝子嬰！」

這名將校由於情急，所以把話說錯了。

「子嬰沒有使用皇帝稱號，而是以秦王自稱呀！」

張良在一旁道。

「你說子嬰怎麼啦？」劉邦問道。

「他前來請求投降，他是自行繩縛，搭乘由白馬拖著的素木車前來的。」

將校跪伏地面說。

「這是正式的投降儀節。子嬰畢竟是有識之士，懂得這個儀節。」

張良道。不易動容的他，現在也因聽到秦王求降的消息而掩飾不住興奮了。

「是的，子嬰家臣也這樣說。子嬰同時帶來裝有璽、符、節等東西的小箱子，準備獻給沛公呢！」將校說。

「喔……」沛公劉邦一樣壓抑不住興奮，說，「好！我們快去吧！」

「灞上果然是吉祥之地……」

騎在馬背上的張良有所感慨。

「秦王應該殺掉！」

說這句話的是強盜部隊隊長彭越。

「對！我們被秦害得好苦。非誅殺秦王雪恨不可。」將軍酈商說。

「對！把秦王幹掉！」

劉邦聽到後面有幾個人在喊這句話。但他連頭也不回，祇望了一眼身邊的張良──張良微微搖了搖頭。

待劉邦點頭後，張良才緩緩回頭對諸將說：

「絕不可殺害前來求降的人。對方遵守規矩前來求降，我們自應遵守規矩放了他。何況灞上是吉祥之地，在那個地方絕不可有流血之事！」

這是充滿自信的爽快之語。

（原來如此……）

劉邦這時候才領悟到張良搖頭不贊成殺害秦王的意思。

劉邦麾下十萬將兵之中，尚有不少原來隸屬秦軍而後歸降的人。倘若誅殺秦王，這批人大有可能心生動搖。何況正和自己競爭的項羽，這時已渡過黃河，正趕向函谷關。聽說，項羽的大軍有七八十萬之多，劉邦此刻絕不能失掉一兵一卒。不僅如此，更有在這秦國當地招募兵員的必要。──因此，萬萬不可殺害他們的領袖！

※※※

劉邦進入咸陽。

「關東鄉巴佬」劉邦對眼前的情景瞠目結舌。

這也難怪，集天下之富的秦始皇，更把其中的精華集中在國都咸陽。劉邦從未見過的東西，在咸陽宮殿裡堆積如山。劉邦並不是沒到過咸陽，但以前是民夫的身份，根本不可能看到宮殿內部的情形。

連每片窗簾都瑰麗得令人目眩。

劉邦在沛縣時最喜歡的是鬥犬，而在咸陽宮殿裡養著如小牛一般大的狗，這些狗都受過良好訓練，可以由馴犬師指揮自如，其動作之敏捷，遠非關東之犬所可比擬。愛狗的他，站在咸陽宮殿內的犬舍前，久久不忍離去。

「這些都是西方獻來的狗。」犬舍負責人說。

這些狗著實迷住了劉邦。

除了狗，馬匹也使他著迷。比他的愛馬跑得快一倍的良駒，廄舍裡多得是。

金銀財寶更不用說。

後宮則有三千美女。──

性喜獵色的劉邦，看到秦國經篩選過的一大群美女時，早已垂涎欲滴。

（比起狗和馬，我好像更喜歡女人哩！）

「從沛縣起義到現在，我們轉戰各地，嘗過千辛萬苦。現在可以在這咸陽好好享受一下吧？」

劉邦一副急欲尋求刺激的表情。

「不行！全軍將兵必須在城外紮營。」

樊噲大聲喊叫著。他對主子劉邦方才急欲尋求享受的態度甚為氣憤。看到狗就幾乎忘記一切，看到女人更是一副色迷心竅的樣子。這時候不好好提醒，劉邦一定會從此墮落下去──樊噲就是想到這一點，所以才大聲呼喝。

「我們為什麼要白白放棄這個機會呢？我們過去的辛勞為的是什麼？暫時輕鬆一下，應該無妨吧？」

劉邦還是想要在咸陽好好享受一下，於是以求救的眼光望向張良。樊噲這種老頑固無法與之溝通，張良應該比較好商量──結果，張良雖然面帶微笑，卻搖頭了。

「主上得以入咸陽城，原因何在？主上指揮軍隊得宜，是原因之一，而對方無法無天是另一個原因，主上想過這一點沒有？這兩個原因，何者為大呢？」

張良以平穩口氣問道。

「這……」

劉邦苦笑了。面對張良的質問，根本沒有再思考的必要。劉邦不是愚昧的人，對自己的力量知道得很清楚。

「當然是對方過於無法無天了。」

「既然知道，主上怎麼可以自己變成無法無天的人呢？財寶、犬馬、宮室、美女……這都是步上滅亡之路的誘因。我知道樊噲剛才的話使主上感覺不愉快，但『良藥苦口』，他說的話非聽不可。」

張良以循循善誘的口氣說。

「知道了……我們退出咸陽城吧！」

劉邦向來從善如流。

「主上不是說過嗎？灞上是有緣之地，我們把部隊駐紮在那裡吧！」

張良微笑著說。

劉邦率領全軍從咸陽退出，與此同時，他以有名的「約法三章」對秦人告示。

秦是法律至上的國家，法律無所不在地拘束人們的一切行為，罰則嚴峻之至。這對人民而言是一種無比的壓力，苦不堪言。劉邦遂採納張良的建議，將秦國法律全都廢除，留下的祇是如下的簡單原則：

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

也就是說，新的刑法祇有殺人、傷害及竊盜三項。長久以來為繁瑣法律所苦的秦人，莫不對此大聲叫好。

──最好由這樣的人來做關中王。聽說有一個名叫項羽的大將，率領百萬大軍正要攻來，他向來一攻城就把居民悉數殺光。這樣一來，我們豈不是要沒命嗎？大家合力堅守函谷關吧！

有了如此認識的秦人，遂出力為劉邦加強函谷關之軍備，以抵擋項羽入關。

※※※

據傳，劉邦推出「約法三章」是乙未年（公元前二○六年）十一月間之事。雖然劉邦此時尚未就帝位，後世史家卻以這一年為高祖元年，視同漢政權已經成立。

項羽於漢高祖元年十一月，在新安將視為累贅的二十萬秦兵全數阬殺。

雖然如此，項羽仍然擁有四十萬大軍。聽到劉邦已入關中的消息時，他勃然大怒：

「什麼？從南方武關進入……！？這是偷雞摸狗的勾當，有什麼光彩！我非給他顏色瞧瞧不可！」

項羽遂向西方函谷關前進。

先入關中者為關中王──項羽已全然不顧這項約定。

力量決定一切！

項羽對自己的力量有充分的自信。自己的軍隊有四十萬，而對方祇有十萬。何況，劉邦的十萬軍隊，其中有為數不少的秦國降兵，這樣的士兵根本派不上用場。項羽由於將「不純分子」秦兵二十萬在新安處理掉，現在率領的可以說是「純血緣」之四十萬，絕對比「混種」之十萬軍隊強上十倍！

實際上，成為項羽自信基礎的這種計算方式是一大錯誤。純血緣之軍隊向以不饒恕敵人聞名，因此絕無收編降兵之事。也就是說，兵員數祇會逐漸減少絕不可能增多。與之相反，劉邦軍由於歡迎投降，所以其兵員人數有無限增加的可能。

項羽阬殺二十萬秦兵的傳聞，使秦兵意識到，面對他時非拚死力戰不可。投降祇有死路一途，不如拚鬥到底，轟轟烈烈地幹一場。

函谷關之役的情形就是如此。

該地秦兵為劉邦抵死守關。雖然項羽部將黥布最後成功地攻克函谷關，卻也蒙受極大損失。這一點更使項羽怒火攻心。

攻陷函谷關後，項羽一口氣進兵到戲水之西。

劉邦軍中也有祇會做四十萬對十萬之軍純計算的部將。依這個方式來看，劉邦當然毫無勝算。而跟隨毫無勝算的一方，結果祇有滅亡一途──有人因而企圖倒戈，歸降項羽。

這名部將名叫曹無傷。

倒戈者的老套做法是將己方軍情向對方密告。曹無傷派出密使來到項羽陣營，做了如下報告：

──劉邦有意成為關中王，不但赦免秦子嬰，更將任他為宰相，並且將咸陽宮殿之珍寶和美女悉數據為己有。

項羽聞後，眉飛色舞地說：

「好極了！這正是劉邦滅亡的時候！明天好好為士兵們加菜吧！我們要一鼓作氣把劉邦軍隊攻滅！」

「這個決定很對！」老軍師范增道，「劉邦在關東時就為人貪婪，更是個好色之徒。聽說，進入關中的他變得既不貪財，又不貪色，這一點表示劉邦志在天下。而現在故態復萌，表示他即將滅亡。我們不可錯過這個機會，現在發動總攻擊是對的。」

「總攻擊一定會勝利！」

項羽拍打著佩劍的劍柄說。

戰鬥氣氛突然升起──

四十萬大軍這時佈陣於新豐之鴻門。

隴海鐵路在灞橋站的偏東方處，就有一站在新豐鎮。後來因楊貴妃而聞名遐邇的驪山溫泉就在這附近。

## ○六一鴻門宴

一場酒宴於焉展開。項羽已經決定不殺劉邦，但范增等一批鷹派人士卻對此大表不滿，認為非在這個時候殺掉劉邦不可，宴席因而瀰漫著殺伐氣氛。

※※※

情勢告急。──

項羽陣營中祇有一個人在那裡蹙著眉頭。這個人是項氏一族中的項伯。

四十萬項羽大軍即將突襲十萬劉邦軍隊。十萬軍隊的一方，即使在正面攻擊之下也不可能有勝算，何況將要展開的是突襲戰，四十萬軍隊的一方將會勝利是顯而易見的。

項伯不是在為劉邦擔憂，他擔心的是在劉邦營中的張良。項伯過去被秦國通緝時，曾經長期受張良之庇護。當時受到照顧的不祇項伯一人，還有其他族人。

而張良現在在劉邦陣營中。

「你到我這邊來如何？我會推薦你為大軍將帥的。」

項伯曾經派人拉攏張良。

結果，張良回答：

「謝謝你的好意。可是，我已屬劉邦軍，而且還算受到重用，所以是不能離開的。」

項伯聽到使者的報告後，祇好放棄拉攏張良的意圖：

「那就沒有辦法了。還好劉邦也屬於反秦陣營，彼此是友軍嘛！」

而現在的情形卻迥然不同。項羽和劉邦再也不能算是同一陣營了。張良繼續跟隨劉邦的話，很有可能陣亡。縱然倖免於死而被俘，項羽的作風對故人也向來不容情。這一點，他在新安阬殺二十萬投降秦兵就是最好的明證。

（非救出張良不可！不然，我還能算是人嗎！？）

項伯想。他是項羽的叔叔，擔任左尹要職，救一個張良的命，應該還做得到。項伯遂於這天晚上悄悄騎馬，趕到劉邦紮營所在地灞上，要求會見張良。

當時的道路狀況不甚清楚，依現在的鐵路路線而言，新豐鎮和灞橋站之間的距離大約二十公里。據《史記》記載，鴻門與灞上之間距離四十里，走間道則僅二十里。當時的一里為四百餘米，因此，這個距離等於十六公里，走間道的距離則為其半。

「子房（張良字），和我一起逃吧！」

項伯看到張良劈頭就說。由於一路趕來，所以，說這句話時還在喘氣。

「我為什麼要逃呢？」

張良的神色冷靜得很，他已由項伯的神態看出將有大事要發生，卻以鎮定口吻問道。

「因為……即將發生大事！」

項伯於是把項羽即將展開突襲行動之事告訴張良，並且勸他逃亡。

「項兄，你為什麼來告訴我項王（項羽）的計劃呢？」張良問道。

「這還用得著說嗎？因為我欠你一份情嘛！」

「我也欠沛公一份情。我之所以能為我的祖國韓報仇雪恨，完全是靠沛公的協助，我能離他而去嗎？」

張良以平靜語氣說。

「這就難辦了……」

項伯知道張良的立場，所以，他抱著胳膊蹙眉嘆息。

「你可能會因此喪命……這樣，還是決定不走嗎？」

「我當然不想死。我正在思考打開這個局面的方法。」

張良依然冷靜。

「對，生命絕對不可糟蹋。如果做得到，我願意幫忙。你快想想良策吧！」

項伯著急地說。

「我去找沛公一起研究。你請稍候。」

張良語畢就去見劉邦。

聽完張良的報告，劉邦勃然大怒。

「這個楚國混蛋簡直混球透頂！好！既然如此，那我們就先發制人吧！立刻喚醒全軍，準備夜襲！」

他把手中拿著的碗擲到地面上。

「現在開始準備夜襲，等到妥當時，大概天都亮了，即使這樣，我們也不可能有勝算的。」

「總比坐以待斃好。這叫做寧為玉碎，不為瓦全！」

「玉碎就是完蛋，這樣，以後還能再有打算嗎？來日方長，絕不可以賭一時之氣。我不是常說：不在乎打九十九次敗仗，祇要打贏最後一仗就可以。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我們這一次再用這個方法吧！」

「你準備怎麼樣？」

「採取低姿態呀！向他們低頭。」

「我才不甘心做這種事！」

「不甘心也得忍耐……我們必須說，攻陷咸陽，為的是項王，把宮殿寶庫貼上封條，是為了將之獻給項王……總之，我們的所作所為，一切都是為了項王。倘若我們的行徑有被誤解之處，這是我們的不對，我們必須為這一點道歉。」

「即使這樣，項羽這個混蛋會相信嗎？換成我，我也不會相信啊！」

「不，項羽比主上容易相信別人的話。」

「是嗎？項羽就是因為疑心太重，才殺死降兵，他怎麼會容易相信別人說的話呢？」

「就是因為容易相信，所以才殺害他們以阻止自己去相信啊！」

「你這是詭辯嘛！」

「我說的話不會錯的。他很容易相信別人，如果再以利誘，他是很有可能放過我們的。」

「怎樣利誘呢？」

「灞上有十萬軍隊，大王不想將這批軍隊悉數據為己有嗎？如果有人如此煽動，項王不會怦然心動嗎？」

「我懷疑項羽會是這麼單純的人。」

「還好有項伯會替我們從旁說話。就算項王不相信我們所說的，從別人口中聽到時，他應該會相信吧？再想到有可能把我們的軍隊據為己有，這樣一定會產生效果。」

「這『別人』指的是什麼人？」

「田筒有許多朋友啊！」張良道。

田筒是秦始皇時代從事情報工作的人。自從被張良識破身份以來，已成為張良的左右手。他有許多從事情報工作的朋友，其中一些是替項羽做事的。田筒對他們極具影響力。如果再灑一些金錢，這影響力會更大，並且能將他們操縱自如。張良計劃立即利用這些人，把如下情報帶給項王：

──劉邦有意歸順項王，接受指揮。

──將咸陽宮殿寶庫加上封條，為的是準備獻給項王，以示忠心。

劉邦遂會見項伯，請他安排求見項王事宜，以示投誠之意。

「我知道了。子房兄待我恩重如山，我一定會盡我的一切力量。」項伯承諾道。

項伯走後，張良第一個叫來的當然是田筒。

※※※

翌日，劉邦率領百餘騎部屬，以謝罪為名，前往項羽總部所在地「鴻門」。

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鴻門宴」。

實質上，由於這是劉邦向項羽表示歸降，因此，劉邦面對佔上風的項羽，可謂任憑處置。

──望大王寬大為懷。

項伯當然為劉邦向他的侄子項羽求情。

但以老軍師范增為代表的強硬派卻極力主張：

讓劉邦活命，一定會成為禍根，應盡早除掉為宜。

態度是軟是硬，一切由項羽決定。在戰場上勇猛無比的項羽，最感棘手的是作前瞻性判斷，這也是范增最擔心的一點。因此，他再三強調劉邦的可怕。

（劉邦真的這麼可怕嗎？）

在眼光短淺的項羽眼裡，劉邦不過是一名十萬軍隊的將領罷了。沒有洞察未來能力的他，絲毫不覺得劉邦有什麼值得害怕之處。

（殺掉也可以……）

因此，范增再三力說時，他也沒有想要以積極態度對待劉邦。何況依據派到咸陽一帶的探子報告，劉邦有意歸順自己。而且如此的報告不止一個，可見這項情報是確實的。

（是不是該殺，等見面後再決定吧！）

聽到劉邦即將前來求謁的報告時，項羽還在舉棋不定。

劉邦跪伏在項羽面前，開始說明。

看到眼前劉邦的臉時，項羽心裡想著的是十萬軍兵之事。劉邦對項羽以「臣」自稱。

「臣的一切全歸將軍所有。臣一直盼望能有機會將這一切完整地呈獻給將軍。為了使這一切保持原狀，臣著實費了一番苦心。尚請將軍明鑑……」

這些台詞句句都是張良教他的。劉邦話裡的「一切」，指的是咸陽宮裡的財寶。張良意圖讓項羽誤解其含意為「麾下之兵十萬」。

項羽果然誤解了「一切」二字。

（呃，對。要是殺掉劉邦，他麾下十萬士兵不是抵抗就是逃亡，我終究不能將十萬軍隊全數收編為己有。為什麼沒有想到這一點呢？）

項羽因而傾向「不殺劉邦」這個想法。

「臣以為，將軍可能誤聽小人中傷之語吧？」

聽到劉邦如此說時，項羽頷首道：

「我對你一點疑心都沒有。祇是，你手下一名叫曹無傷的將校跑來找我說了許多話。」

項羽接受了劉邦的投降。

一場酒宴於是展開。項羽已經決定不殺劉邦，但范增等一批鷹派人士卻對此大表不滿。為萬全計，他們認為非在這個時候殺掉劉邦不可，宴席因而瀰漫著殺伐氣氛。

這緊張氣氛，本身就是一幕舞台劇。此一場面牽涉到天下霸權和英雄生死。岌岌可危的不是劉邦，在范增眼裡看來，放走劉邦，以後會遭受危險的是項羽。

主人項羽和其叔項伯面向東邊，也就是背對咸陽方向並坐。軍師且被項羽尊稱為「亞父」（僅次於父親之意）的范增則面南而坐。劉邦面北而坐，因而與范增相對。劉邦之軍師張良則面西而坐，位置在項羽、項伯的對面。

當時，宴會氣氛甚為悠然，席間起身到外面如廁更衣等事，是常見之舉。

范增在入席之前還在向項羽力說「劉邦該殺」。入席後，他頻頻對項羽以目示意，要項羽拿定主意，誅殺劉邦。席間，他多次用手觸摸玉玦，讓項羽看見。玉玦是當時的裝飾品，狀似玉環，卻不完整，環中留有缺口。玦與「決」同音，范增此一動作，用意在於提醒項羽有所決斷。

張良默然望著這個情景。他已對項羽的鴿派人士使出一切努力。而鷹派代表人物范增正在拚命促請項羽有所決斷。張良幾乎要對自己的工作喪失自信了。

還好，項羽對范增的暗示似乎不為所動。

焦慮不已的范增於是走出帳篷，叫來項羽堂弟項莊，對他吩咐道：

「大王有所躊躇，不欲親自下手。你待會兒進入宴席，表演一段劍舞，作為餘興節目。實際上，劍舞祇是幌子，我要你趁機把劉邦刺死。不然，項氏一族以後都會成為他的階下囚。」

年輕的項莊頷首表示遵命，回到宴席上面，向大家行禮後，開始表演劍舞。

「不行！這劍氣充滿殺意！」

項伯睹狀做此判斷，於是自己也拔劍起身，與之共舞。看似在表演雙人劍舞，其實是阻擋項莊向劉邦行刺。

鎮定如張良者，這時也感到坐立不安。他匆匆來到帳篷門口，站在那裡的樊噲向他問道：

「情況如何？」

「情勢非常緊張。項莊正在拔劍獻舞，不過，他的目的顯然在取沛公性命。」

「這還得了！？好！我進去護駕！」

樊噲以帶劍姿態，擁著盾牌，企圖進入帳篷。守門衛士加以阻擋，不讓他進入。

「未受邀請者，不得進入！」

衛士大聲喝道。宴席不准未受邀請者進入是規定。

「項莊不也是未受邀請嗎！？」

樊噲怒喝一聲，用手持的盾牌推了衛士一下。經有「怪力無雙」之稱的樊噲這麼使勁一推，衛士身軀飛到老遠處，躍落地上。

樊噲立刻大步走入，掀起帷幕。他是由東邊之門進入的，因此面向西邊而立。項羽就坐在正對面的位置上。

樊噲怒目瞪視項羽。

此刻的他由於憤怒至極，所以怒髮衝冠、目光如炬。

項羽不自覺一手搭到劍柄上，大聲問道：

「來者何人！？」

「他是沛公參乘（近侍）樊噲。」

張良鎮定地回答。

## ○六二火燒咸陽

「屠咸陽城！」項羽發佈這個命令。業已投降的秦，再也沒有抵抗能力，祇有任由項羽大軍肆虐一途。「徹底粉碎秦──」說「秦」這個字時，項羽特別用力。

※※※

項羽睨視樊噲片刻後，放下搭在劍柄上的手說：

「原來是壯士，進來喝酒吧！」

斗巵酒（可以裝一斗酒之杯。當時之「斗」與現在之「升」大約相同）被端上來。

樊噲憤怒的程度，由他的表情可以清楚看出，渾身甚至微微顫抖。雖然如此，他卻壓抑怒氣，深深一揖後，站立起來，接受了斗巵酒。

他以站著的姿勢，一口氣喝乾了杯中的酒，然後將空杯舉過頭頂，並且搖動幾下。

項羽不覺身子一側。他以為樊噲要把酒杯扔過來。這時，樊噲卻再度跪下來，將大酒杯置於地面。

「這個人倒懂得規矩……」項羽說。

在宴席上飲酒時，必須從坐墊上下來席地而坐，賀酒則以站著的姿勢喝，這是當時的習慣。

倘若將樊噲方才的行為解釋為為慶賀項羽入關而喝，這不但不是無禮之舉，反而是合乎情理的舉止。

而且，「引滿舉白」這個喝法更是中規中矩。

「引滿」是「注滿酒」，「白」是酒杯，「舉白」是將喝完的酒杯舉到頭上的意思。舉起酒杯時，習慣上要把它搖動幾下，如果杯中還有酒，酒會流出來。這樣做的目的在於表示酒已喝乾。

片刻後，項羽說：

「給這個人彘肩。」

彘肩是豬肉的大腿肉部分。主君對這個人的想法到底如何？是對他的無禮態度表示不滿，還是欣賞他的直率行徑？如果是前者，那就應該整他一下才行──項羽家臣從其表情揣測主君的心情應是屬於前者。

送到樊噲面前的彘肩，不但是整塊的，而且是未經烹飪的生肉。

樊噲將盾牌置於地上，以之作為砧板，拔劍就開始切肉。他在沛縣時是以「屠狗」為業的肉販，所以對切肉一事十分在行，並且很快就把一大塊生肉吃下去了。

「快哉，壯士。你還能喝嗎？」

項羽苦笑著問道。他對這名率性野人開始有好感了。

「臣連死都不怕，還會把喝酒當做一回事嗎？臣倒有話要說，我的主人沛公首先進入武關，平定咸陽，並且率軍於灞上恭候大王來到。沛公將咸陽諸殿財寶加以封條，絲毫未動，等候大王前來接收。沛公對大王如此忠誠，而大王卻聽信小人之言，對沛公之忠心諸多懷疑。臣以為如此下去，大王定將失去天下人心……」

樊噲滔滔不絕地說。

（這個人看似粗野，卻忠心耿耿，如此拚命為主子辯白，精神實在可嘉。）

項羽如此想著，等到樊噲說完話後，祇說聲：「請坐吧！」並沒有生氣的樣子。

雖然項羽就此了事，而他的家臣是否就此放過樊噲，一時之間仍是未知數。也就是說，劉邦的危機還沒有度過。這一點，劉邦自己很清楚。

劉邦於是站起身來假裝要如廁，把樊噲和張良叫到幕後，說：

「我想現在就不告而別。」

「主上，您就這麼辦吧！」張良表示同意。

「沒向項王告辭，不要緊吧？」

「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

樊噲說了這句文縐縐的話，意思是說：行大事時可以不顧謹慎之類的細節，大禮不必有小小的謙讓。若拘泥於小節而壞了大事則是愚蠢之事。樊噲應該不可能創造這樣的話，可見這個詞句當時已有。他引用這句話後，又說：

「他們是刀俎，我們是魚肉。在即將被宰的時候，還講什麼告辭不告辭呢！？」

「說的也是。」

劉邦畢竟反應很快。他立刻決定把後面的事情交給張良處理。

因為是不告而別，悄悄地走，也就不可能把帶來的家臣百騎悉數率領回去。

這個時代的哨兵都有聽馬蹄聲而識別馬匹數量之訓練。聽到百騎馬蹄聲時，哨兵一定會向統帥報告的。

「主上以外的人都不可騎馬！」張良說。

劉邦騎馬離開項羽軍營。護駕四重臣樊噲、夏侯嬰、靳強及紀信則徒步隨行。他們經由間道趕回在灞上的總部。

※※※

張良計算劉邦該已回到灞上，這才起身來到項羽面前，說：

「沛公由於高興多喝了幾杯，結果醉得不省人事未能向大王告辭。他要臣代向大王和大將軍獻上這些禮物。」

大王指的當然是項羽，而大將軍則指范增而言。這一天帶來的禮物，要送給項羽的是一對白璧，要送給范增的則是一對玉斗。

白璧是用白玉做成的平圓而中間有孔的玉，直徑剛好一尺。依據《周禮》記載，這個東西應歸天子持有，作為尺度之基準，一方面也以此象徵主權。

玉斗是玉製勺子，於貴人酒宴時用以斟酒。

「什麼！？沛公醉了……？」項羽道，「那他現在在哪裡呢？」

「他生怕失態會被大王申斥，由於惶恐，所以一個人騎馬走了。此刻大概已回到灞上了吧？」

「呃……大丈夫如沛公者，怎麼怕我怕到這個程度呢？」

「實際上他是個膽子很小的人哩！」

「哈！我真沒想到他有這樣的一面。」

項羽一邊得意地大笑，一邊接受了張良獻上的白璧。

十萬軍隊將帥對自己如此懾服，證明了自己何等威嚴。有此想法的項羽，正以劉邦悄悄逃回一事而自鳴得意。

（太不像話了！）

范增勃然大怒。劉邦是可怕的敵手，這樣的敵手不利用這個機會殺掉，更待何時！錯失如此絕好機會卻還嬉笑不已──范增看見這樣的項羽，不僅著急，更是怒不可遏。

依據《史記》記載，范增把拿到的玉斗放置地上，拔劍將之擊碎，並且大叫道：

「真是孺子不可教，難與共謀大事！他日倘若有人奪取項羽之天下，那人一定是沛公！與項王在一起的人，總有一天會成為沛公的階下囚！」

雖然被項羽尊稱為亞父，但范增總不會當著主君的面稱他為「孺子」才對。這句話應該是他自項羽面前退下後悻悻然說的吧。

項羽確實有其軟弱的一面，然而，一旦怒不可遏，卻是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在新安阬殺二十萬秦兵，就是一個事例。總之，他是個充滿自信的人，若有人膽敢冒犯，他會讓這個人不留全屍！

張良率領百騎漢兵離開鴻門回去後，項羽打著呵欠自語道：

「劉邦畢竟出身卑賤，一點禮貌都不懂。這種人怎麼可能會有大作為呢？」

劉邦這時已趕回灞上的大本營。

「把曹無傷拖出來斬首！」

這是劉邦回來後說的第一句話。

鴻門宴是公元前二○六年十二月間的事情。

數日後，項羽率領四十萬大軍猛襲咸陽。

咸陽居民原本以為在劉邦不流血入城後就可平安無事。而項羽卻決心非攻打咸陽不可。

項羽認為自己才是伐秦的統帥，劉邦率領的軍隊不過是自己麾下的支隊。統帥可以不管支隊長擅自採取的行動，也就是說，項羽是以「咸陽尚未攻陷」為由而採取行動的。這對咸陽居民來說是一大災難。項羽當然不承認劉邦所公佈而且博得人們好評的「約法三章」。

「屠咸陽城！」

項羽發佈這個命令。

業已投降的秦，再也沒有抵抗能力，祇有任由項羽大軍肆虐。

「徹底粉碎秦──」

說「秦」這個字時，項羽特別用力。想到即將徹底推翻曾經滅了故國楚的秦，他怎能不興奮呢？

劉邦和項羽因出身不同而產生的個性差異，由這一點可以清楚看出。

出身楚國名門的項羽，過分執著於自己的貴族身份。庶民出身的劉邦，則以現實生活上的痛苦作為判斷之基準，繁瑣複雜的法律，使庶民陷於水深火熱之中，因此，法律應該越單純越佳。

街衢被燒光後，居民的生活立刻會陷入絕境，更不可能扶養家族。有這種感覺的人，絕對幹不出放火燒街之事。

而項羽是絲毫沒有這種生活經驗的人。

這是替祖先向可惡的秦雪恨！放火吧！燒街吧！把它燒成廢墟！這樣，被秦俘獲含恨而死的楚懷王之靈，才會含笑九泉之下！

項羽放火燒咸陽眾多宮殿和街衢，長達三個月之久。

項羽也沒有放過投降的秦王子嬰。

「秦王不能活命！」

一聲令下，不久之前才被劉邦饒了一命的子嬰也遭誅殺。

項羽毫不猶豫地沒收了劉邦未曾染指的咸陽宮殿寶庫內堆積如山的財寶和美女。

「我把秦滅亡了！我終於把秦滅亡了！」

項羽如此告訴自己，無人在旁時，更把這句話大聲喊出來。他放火燒城和掠奪財寶、美女，好像是為了要確認這一點。

這是夢想已久的一天，項羽當然為之欣喜若狂。

項羽從懂事開始就有「討秦」的夢想，與此相較，劉邦在數年之前，甚至連做夢都沒有想過要討滅大秦帝國。他的行動祇是順從庶民的生活感情，雖然佔據咸陽時，他曾經感到興奮，但這與項羽的興奮大不一樣。因為這不是夢寐以求之事，所以劉邦不像項羽這樣的「欣喜若狂」。他持的是冷靜態度。

而蹂躪咸陽的項羽則無法保持冷靜。正因如此，他沒有冷眼觀察天下大局的餘裕。

之後該如何？

項羽說要回東方去。

對此，有人進言道：

「秦所以取得天下，是由於佔據關中的緣故。此乃四面有山河屏障的天然要衝，而且土地非常肥沃。在此地建都，定將成為天下之主。」

此刻的項羽卻祇看得到眼前景象，展現在他眼前的是咸陽浩劫後的一片廢墟。他無法想像此地他日重建後的新景象。「欣喜若狂」使他喪失了想像力。

「不，我還是想回東方去。」項羽搖頭說，「有衣錦還鄉機會怎能不回去呢？我要讓故鄉父老看我成功的樣子！」

以衣錦還鄉為重──項羽的思考範圍已單純化到這個地步。他已完全沒有經略天下的抱負了。

已然平定關中的項羽，滿載擄獲物品回歸故鄉──聽到這個消息，有人說了這麼一句話：

「聽說楚國鄉巴佬祇是『沐猴而冠』，事實確實如此。」

這件事情傳到項羽的耳朵裡。

項羽放過有可能和自己爭奪天下的劉邦，卻不放過對自己口出穢言的無名評論家。

「把說了這句話的傢伙找出來烹了！」

項羽立即下令。

## ○六三天下復亂

聽到兵卒在唱思鄉曲時，劉邦更暗自下定決心──早日回東方。思鄉情緒是強大力量之泉源，劉邦並不知道自己已經擁有強力武器。

※※※

項羽由咸陽派使者到彭城（徐州）。向懷王報告平定關中之事宜。因為此次討秦，名義上的統帥是楚懷王。

結果，懷王派來使者傳達：

──依約行事。

這裡所謂的「約」是指「先入關中者為關中王」而言。

接到懷王旨意時，項羽勃然大怒。

「這樣公平嗎！？」

他對被帶到陣中來陪伴的虞姬說。

出生於會稽的虞姬是項羽在江東時期就寵愛的女人，由於項羽捨不得離開她，所以此次遠征也把她帶在身邊。實際上，討秦諸將大半都是妻妾奉侍在側的。若留下家族，有可能成為人質，因此，與之同行反而較為安全。

近來，項羽總覺得范增令他心怵。范增為他未在鴻門殺掉劉邦而耿耿於懷──一大把年紀的人還像小孩一般使性，對他說話時，回答的態度不是冷淡就是粗暴。對范增簡直是沒轍。

因此，項羽祇好對范增敬而遠之，心裡的苦悶轉而向虞姬訴說。

「因為你是強人，所以他們把困難的事情都塞給你做……當然，他們這樣做是不公平的。」

虞姬一邊說著，一邊把手貼近項羽胸前。

項羽撫弄著她的纖細手指，說：

「懷王也真是豈有此理。他要我和劉邦競爭誰先攻入關中，卻支派我到北方的趙，讓劉邦直赴西方關中……我看他好像對劉邦有所偏袒。」

實際上，懷王確實有意讓劉邦在這場競賽中獲勝。因為項羽的勢力已經過強，而且個性強烈的他，過去曾斬殺自己的上司宋義，可能隨時會對懷王表露僭越態度，當然不能坐視他的勢力日益擴大。所以，培養能與項羽抗衡的勢力，進而操縱勢均力敵的雙雄，使自己地位穩固。本身沒有力量的懷王必須如此才能生存。

懷王期盼劉邦具有能與項羽抗衡的力量。目前的情形是，劉邦兵力遠遜於項羽。但若使劉邦成為土地肥沃的關中王，勢力逐漸增大的結果，很快就能與項羽勢均力敵。

有此想法的懷王回答「依約行事」乃是當然。而這個回答使項羽怒不可遏，也是必然。

懷王的命令總不能不聽。但平白讓劉邦成為關中王，這又令他不甘心。現在該如何是好呢？──這種事情總不能找虞姬研商吧！

思量半天，項羽祇有找軍師范增了。

當時再三力陳必須將劉邦殺掉的范增，應該不會同意讓劉邦坐上關中王這個位置。項羽想問的是，用什麼理由拒絕劉邦。不料范增回答：

「不能不讓劉邦成為關中王。」

「為什麼呢！？」

「不守承諾過的約定，會失信於諸侯。」

「這我知道……可是，我不願意把到手的關中白白送給劉邦啊！」

「關中是險要之地，而且土地非常肥沃。若因此而失信，讓諸侯群起圍剿，這就更糟。……因此，最好的方法是使用策略。」

「你有什麼策略呢？」

「關中是人們泛稱函谷關和武關之間的區域……可是，西邊有什麼關呢？」

「習慣上，人們以蜀道之險謂之關。」

「可是，這並不是正式的關。蜀道彼方的巴和蜀也可以說是關中。」

「我不反對你的說法。」

「所有這些地域統稱為關中。而這麼大的地域要由一個王來統治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們可以把關中一分為四，成為雍、翟、漢、塞四國。讓劉邦成為漢王，祇統治巴、蜀和漢中之地，這不就得了嗎？」

把一般所謂的「關中」一分為四，然後祇給劉邦其中的一份，此種做法未免過分了些，因此，先把「關中」定義為較大的範圍，然後一分為四──軍師范增畢竟頭腦好，想出的方法確實高妙。

巴、蜀是現在的四川省，範圍著實廣大，卻屬於邊遠之地。祇給這個地方，難免會使劉邦有被流放的感覺，因此把巴、蜀和一般所謂關中之交界處的漢中（今陝西省鄰近四川省的縣）一併給予，就比較不會不近情理。

「那真正的關中呢？」

「我們把劉邦塞到邊地，然後把洞口用巨石堵住。這個巨石──可以用信得過的秦國降將。比如讓章邯為咸陽以西雍地之王，長史欣為咸陽以東塞地之王，董翳為上郡翟地之王……這樣如何？」

「好！這的確是上策！」

項羽豁然開朗。

關於滅秦後的天下經綸，項羽祇有一個念頭：

──復古！

他全然沒有創造新體制的意念。恢復秦統一天下之前的群雄割據狀態，這是項羽的理想。這不是創造，祇是復古。這樣的改革有意義嗎？

「恢復舊態……？這樣不能使諸將心向大王的。」

聽到范增如此說時，項羽立刻道：

「那就多增加一些國家吧！」

項羽的目的祇在於使自己成為霸王，也就是說，自己為超級大王，而封給其餘諸王遠較戰國諸侯為小的國；天下祇有他這麼一個霸王，其餘都是小王。

因此，他認為將關中一分為四是「上策」，並且大表贊同。將天下一統前祇是七雄之一的秦王領土分給四個人，這樣的王，當然沒有一個能和霸王相比。

項羽極其大方地將領地分給討秦有功的諸將，並封他們為「王」。

漢元年（公元前二○六年）四月，一批由諸將變成的諸侯，分別由咸陽附近的戲水出發，前往各自的封國。

劉邦前往西邊漢中，一路上，他把走過的棧道放火燒掉。由杜南到蝕中的路非常狹窄，路上鋪有如今日鐵路之枕木，這就是所謂的棧道。經過火燒，這樣的路會逐漸消失。

「為何要如此做呢？」

燒掉棧道之事是由張良提出的。一切交給張良處理的劉邦，對此舉卻不解其意。

「秦滅亡後，新成為諸侯的過去諸將，由於不需要太多的兵，所以已將大部分士兵在戲水邊解散。被解散的士兵，以後很有可能結群成為盜賊。我這樣做是為了防止這些盜賊襲擊我們。而且……」

「而且怎麼樣？」劉邦問道。

「燒掉棧道，等於以行動表示您無意返回東方，逐鹿中原。項王一直認為您有可能與他爭天下，因而頗有戒心。這樣做可以消除他的疑心，不是嗎？」

「消除項王的疑心固然好，可是，沒有棧道，我以後不是不能到東方嗎？難道你要我永遠屈居在這個地方？」

「不，事實不是如此。」張良笑道，「棧道是人們新造的路，古道依舊在。這路鮮為人們所知，所以一旦採取隱秘行動，反而方便。因此，燒掉棧道不足惜……何況我的才識是為輔佐日後成為天下之主的人而生，祇以做巴、蜀、漢中之主而滿足的人，不配請我當軍師呢！……真正的勝負要到最後才會揭曉，也就是說，我現在才要開始真正施展我的謀略本領，主上，您且拭目以待吧！」張良說。

「我必須在漢中這個偏僻地方待多久呢？」

劉邦想到要在這窮鄉僻壤待上一段時期，就有些悵然。

厭惡來到巴、蜀這種邊遠地方的，不是祇有劉邦，麾下兵卒為此而在途中逃亡的也不少。

乖乖跟到漢中之都南鄭來的兵卒則無日不唱思鄉之歌。他們的故鄉都在函谷關之東。

聽到兵卒在唱思鄉曲時，劉邦更暗自下定決心──早日回東方。思鄉情緒是強大力量之泉源，劉邦並不知道自己已經擁有強力武器。

※※※

項羽認為能夠成功地滅秦，完全是他一個人的力量。因此，他認為對部屬的論功行賞是一種施捨。由於真正的功勞在於自己，所以得到恩賞的人等於是沾了光，理應不會有什麼不滿才對。在這樣的心態之下，他的論功行賞，自然欠缺周詳。

雖說製造許多小領主，但數目畢竟有限，一些自以為有資格受封為王卻期望落空的人，當然會有不滿心態。由於論功行賞並無明確基準，所以不滿之聲日益升高。事實上，行賞與否完全根據項羽個人的好惡。

復古主義者項羽封王的原則，是以秦統一全國之前的諸侯後裔為第一優先，至於選擇何人，就全視項羽的喜好而定。

以齊為例，秦之宰相李斯被處刑的當時，齊王為田假。但田假後來被田榮放逐，投靠項羽。後來由於趙遭攻打，楚乃命齊前往救援。而田榮卻以田假亡命至項羽處為由，不接受這項命令。

──除非殺掉田假，否則不出兵。

接到這個答覆時，項羽大為震怒。

結果，齊國將軍田都背叛田榮，為項羽救了趙。

討滅秦後，項羽沒有封齊之國君田榮為王，而封田都為齊王。田榮自然極為憤怒，於是殺了田都，自立為齊王。不僅如此，他更任命彭越為將軍，在梁地興兵叛亂。

原來交情極好的陳餘和張耳，後來他們之所以產生間隙，是因為張耳成為常山王，而陳餘卻未受封。埋怨項羽的陳餘因而向田榮請求援兵，攻打常山王張耳。結果，張耳落荒而逃，前往投靠劉邦。

為此，項羽怒不可遏，立刻派兵攻打齊國田榮。

好不容易滅秦，結果，天下再度陷入混亂。

項羽太欠缺寬容之心了。

名義上的天下之主楚懷王始終擔憂的事情，逐漸有噩夢成真的跡象。

──平定天下的是我項羽，懷王無任何功績可言。懷王祇是我叔叔項梁帶來的人罷了，我根本沒有向他低頭的必要！

這是項羽的想法。他於是對懷王說：

──既然天下已定，望勿再為楚王，而行稱帝。

項羽遂奉懷王為義帝。

他原本企圖藉此由自己掌握實權，結果還是覺得義帝的存在頗為礙眼。

「難道我不能成為天下之主嗎？」

項羽如此詢問虞姬。

「誰說不可以！？討滅秦全是大王一人的功勞，其間義帝什麼事情都沒做過。大王才是有資格成為天下之主的人啊！」虞姬回答。

「說的也是。」

項羽認為消滅義帝的時候到了。

他遂派使者向義帝上奏：

「為帝者必須擁千里四方領土，且以河流上游為據地，這是自古以來的慣例。臣業已為帝覓得理想之處，伏請陛下遷往該地。」

項羽逼迫義帝遷都長沙。

「情形不對──」

義帝家臣約略猜出項羽的意圖，但在未向義帝報告之前，業已紛紛逃散。

家臣作鳥獸散後，再也無人護衛義帝。

項羽命衡山王吳芮和臨江王共敖，在揚子江上殺害義帝。

這是諸侯離開戲水陣地到封地半年後的事情。

## ○六四楚漢爭霸

正在包圍城陽的項羽，接到彭城已為劉邦大軍佔領的消息時，滿面通紅、切齒扼腕地吼叫起來：「可惡的劉邦鼠賊！闖空門的行徑何其卑鄙！」

※※※

義帝死於漢元年十月。而燒掉棧道看似把自己關在漢中的劉邦，卻在兩個月前就有所行動。

他從被人遺忘的舊道返回東方。這條路好像是為了奇襲而設的。

在咸陽之西的雍地忽然出現的劉邦軍隊，一下子就在一個叫陳倉的地方攻破雍王章邯，追擊後包圍了廢丘。他更派遣諸將攻略隴西、北地、上郡等地，塞王長史欣、翟王董翳、河南王申陽等人全都不戰而降。

這件事情說來諷刺。項羽將關中這個名稱重新下定義，把它一分為四，而將劉邦塞到邊地。結果，劉邦一下子就佔據了大部分的關中。不僅如此，他更越過函谷關，使其東邊的河南郡成為橋頭堡。

項王當然為此震怒，但此刻的他正在焦頭爛額的情形下，自封為齊王的田榮非討伐不可，而齊正有與趙聯合抗楚的跡象。

討伐北方之齊？或攻打西方之漢？項羽一時拿不定主意。就在這個時候，項羽的諜報人員在常山逮到一個可能是密使的人物，這是個從監牢逃出來的人，腹部紮有用絹布書寫的密函。

這是寫有「齊、趙兩國茲同意合力攻滅暴虐之楚霸王（項羽）」文字的誓約書。

同時，劉邦家臣張良寫的一封信也送到項羽手裡，上面寫著：

漢王劉邦因被承諾之事未見實現，因而志取關中之地。所幸現已如約定成為關中王，至此已無他求，今後將於此久居，更無東進之意。……

「其實，他這樣做不是沒有道理的……」

過去確實有過承諾，而劉邦確實是被耍了一次。設下計策的項羽，當然瞭解劉邦的憤慨心情。

換成我，一樣也會大發雷霆，為取回被承諾的土地而大動干戈吧？激情漢子項羽事實上也對劉邦起了共鳴。

「好，現在決定先攻北方！」

項羽遂決定優先討伐齊國田榮。

動員令於此下達。項羽令新封之九江王黥布出兵，而黥布派來的兵員僅區區數千。而且黥布本人以生病為由，祇派遣屬下將軍前來。

「可惡的黥布！以後非給他顏色看不可！」項羽切齒扼腕地說。他就是這樣，隨時都在製造日後要討伐的敵人。一旦交鋒，他的作風是非把敵人殲滅不可，因此，敵人都會拚命抵抗。項羽打仗，每次都得苦戰，可說是自食其果。

雖然如此，項羽確實是強人。他親自率軍北上，於城陽與田榮交鋒，並將之擊破，田榮敗走平原，結果在該地為人民所殺。項羽繼續北上，燒光齊國城市，並且將降服的齊兵悉數坑殺，俘獲的老弱婦女則一律充為奴隸。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雖然佔領土地，卻無法得到人心，齊人祇要一有機會就會對項羽叛變。田榮之弟田橫召集舊齊兵，於城陽對項羽豎起叛旗。項羽因此未能南歸，祇得留在齊國繼續作戰。齊兵因恐一旦戰敗就會被殺，所以無不抵死奮戰，項羽無法輕易予以鎮壓。

「可惡的齊兵！這次攻陷，我一定要用更嚴厲的手段對付他們！不是把他們慢慢燒死，就是碎屍萬段！」

項羽怒視著遲遲無法攻陷的城陽城壁。

※※※

漢王劉邦則反其道而行，對降服者表示歡迎，並且予以優遇。

──諸將以萬人，若以一郡降者，封萬戶。

如《史記》記載，他顯示的是一種寬宏大量的態度。

秦之直轄領地內隨處都有供皇帝及貴族狩獵且不許庶民進入的廣大獵場及庭園。劉邦開放這些土地供人們耕作，廣受百姓愛戴。劉邦因而不需如項羽那樣擔心背後會有人造反。

劉邦祇要有機會就發佈大赦令，並且親自巡歷各地，勤於慰勞百姓。

漢二年（公元前二○五年）二月，劉邦除秦之社稷，新建立漢之社稷。

「社」是奉祀土地神之祠，一般的設置是築造土壇，週遭種樹，一些地方則在樹木甚多之處設壇，這些樹木都以特別顏料上色。「稷」是奉祀穀神之祠。

有土地，有人種植五穀，始有國家。因此，社稷就是代表國家。建立自己的社稷，等於宣言漢已「建國」。

劉邦渡過黃河後，魏王豹投入漢之陣營，並且率兵攻略河內，擄獲殷王。殷王司馬卬原是趙之部將，因替項羽平定河內有功而受封此地。

之後，劉邦渡過黃河南下，巡遊洛陽。此際，新城鄉三老董某人求謁劉邦：

「啟稟大王……」

秦之制度十里設一亭，十亭設一鄉，而各亭有「長」，各鄉有「三老」。劉邦年輕時，曾在故鄉擔任過亭長。鄉三老等於村長。

「你有什麼事情，說吧！」劉邦回答。

「義帝崩殂了……」

「此話當真！？」

「回稟大王，是千真萬確的。據說楚霸王命令臨江王在江南之地將之殺害。這件事情，江南、江東無人不知……小民前來稟報此事，為的是請示大王今後該採取何種措置。」

「喔……」

劉邦回頭望著張良。

「義帝是主君，大王必須袒而大哭，這是規矩。」張良低聲道。

天子崩殂時，臣屬必須裸露而大哭。野人劉邦不懂這樣的規矩，但對出生於韓國宰相家族且博聞強記的張良而言，如何服天子之喪乃是常識。

劉邦當場裸露上身，伏地痛哭。張良以及諸臣都向他看齊。

「小民現在知道該如何做了。小民這就趕回，叫鄉民服喪……」

三老董公為了告訴鄉民，急遽辭去。

和張良獨處時，劉邦道：

「等待已久的時機終於到了。」

這是指與楚霸王正面對決的時候。這個時機遲早會來，而得知義帝已死的現在，應該是絕佳機會。

「為時尚早──」

張良靜靜地回答。

「為什麼呢！？諸侯先後向我歸順，項羽則忙於攻打北方之齊，其國都彭城已成空城。現在發動攻擊，能輕易將之攻下的。」

「這等於是闖空門嘛！」

「不要說這麼難聽的話，好嗎？」

「彭城確實能輕易攻下。可是，項羽會立即從齊國率兵折返回來啊！」

「那些士兵由於遲遲不能攻下齊國城陽，早已疲憊不堪。我現在登高一呼，你想能召集到多少諸侯士兵呢？」

「大概有五、六十萬吧？」

「就算祇有五十萬，也已足夠，還有什麼好怕的呢？」

「攻打城陽的楚兵，祇是一時陷在那裡，並沒有疲於野戰之事。實際上，他們一直處於休養狀態，認為他們疲憊不堪是不對的。」

「是嗎？依據我的經驗，包圍戰也會令人疲憊不堪啊！」

「為將者才會如此，那是由於勞心。士兵根本沒有勞心之事，怎麼會疲憊呢？而且聽到故鄉陷於危險時，士兵會格外奮起的。這個力量絕對不能小覷。」

張良極力抑止躍躍欲試的劉邦，而劉邦卻認為這是天賜良機，不願意錯過。

「我不是小覷項羽兵力，可是，我們有五十萬大軍呀！」

「這五十萬軍隊大部分是諸侯之兵。他們確實感恩於主上的寬宏大量，所以前來歸順，但這並不代表真正的心服。」

「這還不能算是心服嗎？」

劉邦有些意外。他在攻陷城市時，抑制自己不行掠奪，為的是要收攬人心。對咸陽美女更不敢輕舉妄動，付出這麼大心血，還不能贏得「心服」嗎？

「讓人們完全心服，需要經過一段時期。雖然跡象已經有了，但依我看來，還沒到完全成熟的階段。」

「我倒認為已到成熟階段了啊！」

「或許主上說得沒錯。萬一不是，一旦有所緩急，我們的五十萬軍隊，隨時都有可能支離破碎。」

「會嗎？不管怎樣，我的意思是幹了再說。」

「這等於是賭博。」

「賭就賭嘛！」劉邦以斷然口氣說。

「既然如此，那我們就幹吧！祇是，讓我提醒一件事情：不能過分依賴五十萬大軍。作戰時，祇能當做率領二十萬軍隊。」

張良邊說邊頷首。

他也有了下一次賭注的決心。用下注來決定命運，有時候是必要的。

※※※

劉邦發佈了義帝之喪，同時，派遣使者對諸侯宣告：

天下共主義帝，吾等皆北面奉之。今項羽弒義帝於江南，此乃大逆不道之舉。余茲發表此喪，望諸侯皆縞素（穿著喪服之意），悉發關內之兵，以收復三河（河南、河內、河東）之土，並由南方江漢浮水而下，諸侯從各王，以除弒殺義帝之楚人。

這項告示，雖然措辭委婉，實際上等於是下達動員令。

劉邦遂召集了五諸侯的五十六萬大軍。

由洛陽到彭城（徐州）是今日隴海鐵路往東行進的路線，該地是黃河與淮河支流如棋盤縱橫交錯的區域，以劉邦為盟主的大軍，大半沿水路東進。

項羽此時正率軍攻齊，人在北方山東半島末梢的城陽。由於齊軍頑抗，所以他把彭城全部兵力帶到此地。

彭城幾乎成為空城。

劉邦大軍輕而易舉地攻陷彭城。

但，這時候的軍紀相當令人搖頭，最大的癥結在於「大軍」意識。張良說過作戰必須當做祇率領二十萬軍隊，用意就是不讓士兵有「大軍」意識。而眾多指揮將官卻為了消除士兵對項羽的恐懼感，號稱自己的軍隊是百萬大軍，遂使得全體士兵都有了「大軍」意識。此種意識的最大缺點是：容易產生依賴心。

──這是百萬大軍，我不用賣命，總有人會好好打仗的。

而且，龐大的混合軍團，在統領上相當困難。《史記》就進入彭城的漢軍狀態，記載：

──既已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

也就是說，搶奪財物，擁抱美女，連日設宴狂歡。其軍紀之紊亂及士氣之不振，可想而知。

當時，項羽在一般人眼中猶如凶神惡煞，沒有人打得過項羽──人們對此深信不疑。事實上，項羽完成滅秦大業，就是基於人們對他的畏懼心理。

因此，漢軍眾多指揮將官祇敢號稱擁有「百萬大軍」，而不敢使用「討滅項羽」的言詞。他們在激勵部下時，則使用「攻陷彭城」的口號。

祇要攻陷彭城，戰爭就結束──漢軍士兵都有這個錯覺。因此，勝利進城後，他們就喝酒喧鬧，到了忘我的程度。

正在包圍城陽的項羽，接到彭城已為劉邦大軍佔領的消息時，滿面通紅、切齒扼腕地吼叫起來：

「可惡劉邦鼠賊！闖空門的行徑何其卑鄙！」

他從包圍軍隊之中，挑出三萬精銳，餘事交給諸將，親自率領部隊，一路趕回彭城。

「把漢兵殺個精光！一個都不能放過！殺呀！殺！」

騎在馬背上的項羽連連吼叫。

## ○六五大軍師退場

滎陽城內，一旦見到項羽派來的使者，先擺出豐盛佳餚，然後故作神態說：「對不起，我們以為你是亞父（范增）派來的，原來你祇是項羽的使者嘛！」就把佳餚退下，以粗菜代替。

※※※

從齊國城陽趕回來的項羽並沒有採取直線行動，由東邊猛攻彭城。就這一點而言，他的確不愧為大戰略家，他採取的作戰方式是：一邊南下，一邊迂迴繞到彭城西邊來。

對佔領彭城的漢軍而言，西邊是自己的歸路。他們認為出兵東北的項羽，一定會從東邊攻打過來。一旦知道項羽軍隊在彭城西邊出現時，漢軍心理上必會大受動搖。

項羽猛襲駐紮彭城西邊肅縣的漢軍，一下子就將之踐踏。肅縣漢軍一直認為他們是後衛部隊，做夢都沒有想到敵軍的首次攻擊會加到自己頭上，因此連採取戰鬥態勢的時間都沒有。

以秋風掃落葉之姿擊潰肅縣漢軍的項羽，在彭城東邊的睢水河邊又與漢軍主力交鋒。張良料想得完全正確，項羽軍隊一點疲態都沒有。不僅如此，他們對形同闖空門的漢軍，憎恨到了極點。聽到自己的家園財產被搶奪，子女也被擄走，同仇敵愾的程度可想而知。

項羽當然獲得大勝。

漢軍沒命地逃亡，項羽則窮追不捨。

被追到睢水岸邊的漢軍，唯有跳入河中一途。若不跳入，還是陸續會被項羽軍隊推落或踢落。

據說，掉入睢水而死的漢軍達十幾萬之多，河流因而堵塞。

劉邦之主力也為項羽重重包圍。

──吾命休矣！

正當劉邦準備認命時，突然有一陣颶風從西北方向猛吹過來。頃刻間，樹木折斷，房屋倒塌，沙石揚起。由於濃濃沙塵瀰漫一片，雖然是大白天，週遭卻頓時變得天昏地暗。項羽率領的楚軍主力在東南方向，因而正面受到這陣狂風的吹襲，將兵莫不驚慌四散。

劉邦趁此混亂，得以率領近侍數十騎，突圍落荒而逃。他要逃往自己的故鄉沛。在這個情形之下，他知道沛不是久居之地，但至少非把家人帶出不可。

沛縣一樣地陷入大混亂之中。

──有大軍要攻過來！

──是項羽率領的楚軍！

由於這是漢王劉邦的出生地，來的如果是漢軍，他們會表示由衷歡迎。若是與漢對立的楚軍，情形就不同了。項羽的軍隊以殘暴出名，因此非得趕緊逃命不可。尤其是劉邦的家族，更需要立刻躲藏起來。

朝沛衝來的不僅僅是項羽的楚軍。先到的是亡命前來的劉邦，後面則是窮追不捨的楚軍。逃者祇有數十騎，追者則為數萬大軍。在這種情形之下，難怪居民根本看不到漢軍。

劉邦家族倘若知道漢王前來，或許會在家裡等待，但他們祇聽到「楚軍來襲」這個風聲。

「聚集在一起容易被發現，大家趕緊分頭逃散吧！」

劉邦不在家時，負責管理一切的審食其，如此吩咐劉家人員。

因此，劉邦來到時，家裡已空無一人，家人全都杳無蹤影。由於項羽軍隊緊跟在後，所以劉邦根本沒有尋找的時間。

在陷於混亂的沛縣，劉邦遇到兒子孝惠和女兒魯元，並且將之帶出，這已經是不幸中的大幸。

劉邦除正室外還有幾名側室，光是兒子就有八個，孝惠和魯元為正室呂氏所生。呂氏也祇生養了這兩個孩子。

帶著兩名子女的劉邦，逕往西邊逃走。追兵越來越迫近。由於拚命奔跑，所乘馬匹已到筋疲力盡的地步。馬車的載重量過大也是無法快速的原因。

「都是因為你們！所以馬車超重，這樣當然跑不快！」

來到一個叫下邑的地方時，劉邦說了這句話，就把自己的兩個孩子從馬車上踢落下去。

隨行在側的夏侯嬰大吃一驚，一邊從馬車上飛快跳下，一邊抱起兩個小孩。

「這樣的父親未免太狠心了吧！？」

劉邦接連三次踢落自己的孩子，而每次都被夏侯嬰救起。

「這是生死關頭，還顧得了小孩嗎！你為什麼要違背我的旨意，救起小孩使馬車增加重量！」

劉邦隨著怒喝，一隻手搭到劍柄上。

「雖是生死關頭，為人父者這樣的作為對嗎！？」

夏侯嬰理直氣壯地說。

由於沒命地奔跑，劉邦終於擺脫追兵。

劉邦把兩個孩子送到安全無虞的豐城後，繼續往西邊走。

※※※

把自己的孩子從馬車上踢落，事實上是劉邦做給別人看的。

馬車上坐著一些劉邦的貼身幕僚。他的作為無非表示視生死與共的家臣較自己的家人為重。比起任何雄辯，這種實際作為更能給予家臣強烈的感動。

被踢落的小孩一定會被手腳俐落的夏侯嬰救起──這一點，早在劉邦的計算之內。

後來受封為汝陰侯的夏侯嬰，過去在沛縣擔任的是廄司御職務，從事驛亭（驛站）馭者工作。劉邦當時的職位是驛站站長，與夏侯嬰朝夕相處。因此，夏侯嬰與劉邦一家人的情誼非比尋常。對馭術純熟的他而言，救起從馬車上掉落的人，根本不算一回事。

《史記》中的這段記載，把劉邦描寫成一個極為無情的父親。事實上，劉邦愛子心切，所以委託審食其這麼一個可靠的人物照顧他留在沛縣的家族。由於審食其及時將劉邦家人分散，兩名孩子才有獲救機會。

喬裝的審食其伺候劉邦父親及呂氏，卻被楚軍發現而被俘。

楚軍追著敗走的漢軍直向西方。

項羽搭乘的是豪華御車，坐在偌大車廂裡的祇有項羽和愛妾虞姬。

不用說徒步兵卒，連騎馬的高級幕僚都已疲憊不堪。雖然如此，他也不會叫他們到御車上同乘。不知辛勞為何物的他，自然不會體貼別人。不知體貼別人，就是沒有同情心。

「所以我常說，打仗非贏不可。而為了贏，需要的是強大力量。力量就是一切……一個人絕對要有拔山之力。」

坐在御車裡的項羽，撫摸著虞姬的手說。

劉邦被擊破後，跟隨他的諸侯紛紛投靠項羽，這是因為「力量」。在項羽看來，能夠收復彭城，確實是靠將兵勇猛的力量。但這個力量其實是來自故鄉被蹂躪的憤怒，項羽沒有理解到這一點。

為了做給別人看，而把自己孩子從馬車上踢落，要項羽做和劉邦同樣的事情，是絕對不可能的。項羽連這樣做會有什麼效果都無法理解。

「大王實在偉大……」

虞姬以恍惚的神情望著項羽的臉。

項羽擁抱了她。這是四月天，所以御車沒有放下垂幕。行軍將兵對御車裡項羽擁抱虞姬的情形，看得一清二楚。

「大家在看著……」

在項羽懷抱裡的虞姬掙扎著說。

「讓他們看到有什麼關係！」

項羽更加抱緊虞姬。自己的女人想抱就抱，有什麼顧忌！？

（想要學我，就得成為像我這樣的霸王！不過，這要有力量才能做得到。你們有這個本事嗎！？）

從幕僚以下到兵卒，全都拋妻棄子而從軍。看到毫無顧忌擁抱愛人的項羽時，他們不禁想起留在故鄉的妻子。

這個時候，劉邦在下邑附近與周呂侯的軍隊相會。周呂侯是劉邦正室呂氏的兄長。劉邦以自己的部隊為骨幹，逐次收編敗走而潛匿各地的士兵，已略具軍隊規模，並以此姿態進入滎陽城。

如今，在項羽軍追擊的情況之下，他唯有逃回關中一途。倘若想要留在關中爭霸天下，就得把項羽軍隊牽制在某個地方，並利用這個時間重整旗鼓。劉邦為了達到這個目的，遂煽動諸侯中最易動搖的九江王黥布造反。

項羽於對齊之際，曾對諸侯下達動員令，而黥布卻祇派出數千士兵之事已如前述。項羽對黥布耿耿於懷，遂連連派人以嚴厲態度詰問，並要他有所說明。

（莫非項王有意討伐我……！？）

黥布正為此日夜擔心。

洞悉項羽性格的黥布，因此態度動搖。而劉邦利用的就是這一點。

接到黥布造反之情報時，項羽以項聲及龍且為將軍，派兵討伐。結果，黥布被破，由間道逃走投向漢。劉邦因而達到將項羽牽制在一個地方達數月之久的目的。

劉邦利用這個時間逃進滎陽城，一方面讓士兵養精蓄銳，另一方面築造到黃河的防禦道路，企圖藉此得到敖倉的糧食。

敖倉是秦始皇在滎陽西北敖山的糧食倉庫基地。祇要確保這個地方，糧食問題就不必顧慮。

劉邦以此為基地，派韓信和張耳出兵平定北方的趙地，並且斬了趙王歇和陳餘。也就是說，陳餘喪命於昔日摯友張耳手下。

劉邦封張耳為趙王。

張耳於兩年後去世，由兒子張敖繼位為趙王。張敖後來成為劉邦女婿。也就是說，在下邑被父親劉邦從馬車上踢落的魯元公主，成了張敖的妻子。

劉邦的北伐終告成功，而東奔西走的項羽，就在這個時候對劉邦的所在地滎陽發動攻擊。

項羽對聯結滎陽和敖倉的補給路線，展開重點攻擊，補給線一旦中斷，滎陽就會失去糧食來源。

不久，項羽停止攻打劉邦補給線，改為包圍滎陽城。

劉邦逃到此地是漢二年五月間之事，項羽圍城則由三年四月開始。

糧食來源有問題的軍隊，當然無法長久打仗。

劉邦為此大傷腦筋。

「我可以不要天下，能夠保住關中就心滿意足……我們以滎陽之西歸漢，以東歸楚為條件，和他談和如何？」

劉邦和幕僚討論。

「這天下二分之計是行不通的。」張良說。

「為什麼！？」

「祇要項羽陣營中有大軍師范增，他們絕對不會接受這個條件。主上要試，那倒無妨，不過，最好是想辦法使范增脫離項羽陣營。」

劉邦還是派了使者至項羽處做「二分計」的提案，果然被拒。

「漢已搖搖欲墜，此時不一鼓作氣將之攻滅，以後一定會後悔的。」

項羽聽從范增的話，加強包圍態勢。

這個時代戰國遺風尚存，使者或遊說之士頻頻往來於對峙中的兩軍陣營之間。

滎陽城內，一旦見到項羽派來的使者，先擺出豐盛佳餚，然後故作神態說：「對不起，我們以為你是亞父（范增）派來的，原來你祇是項羽的使者嘛！」就把佳餚退下，以粗菜代替。這等高級心理戰術一再出現。

得到使者的報告，項羽懷疑范增和劉邦有所勾結，因而逐漸削減其權力。

范增心裡非常鬱悶。要是當時在鴻門宴殺掉劉邦，後來彭城就不會被搶去，也不必為包圍滎陽而如此辛勞。而項羽不但沒有為此稍事反省，近來更以懷疑的眼光看待他。

由於年歲已大，范增變得相當固執。心裡不愉快時，他會毫不掩飾地表露出來。項羽自然也為此悻悻然。祇要找到藉口就把這個老頭子除掉──項羽開始有了這個念頭。

──由於亞父已經年邁，所以不忍讓你再擔任這個辛苦職務。

項羽每次削減范增的權力時，都用如此的托詞；而范增雖然年邁，感受力卻仍敏銳，他早就知道項羽對他心存懷疑。

一天，范增對項羽說：

「天下形勢約略底定。後面的事情，大王自己看著辦吧！老朽願意從此退居幕外，以無官之身度過餘生。」

「好吧！」項羽當場答應。

這一點，更使老人家怒火攻心，憤怒對身體當然不好。中國人一向相信憤怒會導致惡性腫瘤。

范增於滎陽回歸彭城的途中，由於背部長出一種叫疽的惡性腫瘤而亡。

## ○六六項羽疲於奔命

為討伐彭越而向東的項羽，聽到曹咎兵敗的消息，一時怒火上升，立刻率軍返西。項羽軍以怒濤之勢來到滎陽附近時，原本佈陣於此的漢軍，不知何時已消失得無影無蹤。

※※※

雖然成功地把范增從項羽陣營除去，但滎陽被包圍的情形更加嚴重，城內糧食已經告罄。

劉邦非設法逃出滎陽不可。但想要從緊密包圍的城內逃出，需要有人願意犧牲。在這樣的時候，果然有人願意為他效死，這是劉邦得天獨厚的地方，也證明他平時待人不錯。

劉邦從來沒有忘記厚待犧牲者遺族。部屬知道這一點，都願意為他效命。項羽則由於過分自信，經常把一切功勞歸於自己，因此，即使有人為他犧牲，也少有感念之舉。這一點，可說是楚漢之爭的成敗關鍵。

於劉邦從滎陽逃出之際，自動表示願意赴死的是一位名叫紀信的將軍。

某夜，包含女子在內的兩千漢軍，從東門來到城外。項羽的楚軍當然立刻從四面蜂擁而上。此際，從城內出來的將兵突然左右分開，一輛黃蓋車發出轆轆之聲，從中間駛過。這輛車子的左側插有一面犛牛尾巴圖樣的旗幟。

車頂用黃色絹布包著的黃蓋車是天子座車，而犛牛之尾是天子旗幟。

「由於城中糧盡，漢王在此投降！」

隨侍黃蓋車旁的一名侍從大聲喊道。

聽到這句話時，楚軍湧起如雷的歡呼聲。

「漢王投降了！」

「劉邦出來投降了！」

東門外楚軍將兵的歡呼之聲，很快傳遍全軍。

「什麼？漢王投降？」

「聽說是從東門出來的。」

「快去！這麼重要的場面怎麼可以錯過呢！？」

漢王投降是歷史上的重大轉機，一個人縱然長命百歲，也不見得能目睹到這樣的場面。

全軍將兵爭先恐後，趕到東門來。

劉邦趁混亂時刻，僅率領數十騎近臣，成功地從西門脫逃了。

欲目睹歷史性場面的眾多群眾，簇擁到黃蓋車四周來。

「快退下去！退下去！不然要砍人了！」

項羽近身衛隊將校揮動著白刃，要群眾讓路，好使項羽的座車通過。

──劉邦前來歸降。

聽到這個報告時，項羽搖動身軀，大笑起來：

「這個混蛋，我要把他的頭砍下！卑賤之徒而僭越稱王，這是應得之罪！」

他於是抓起佩劍，走出自己座車，才踏出兩步，便回頭對虞姬說：

「妳也跟著來見識一下吧！」

「可是，這種場面，我……」

虞姬垂下頭。她跟隨項羽經過無數戰場，但一直都在隊陣的最內部，從未目睹過血淋淋的戰鬥場面。出身會稽平和水鄉的她，生性害怕戰爭中的腥風血雨，看到人的腦袋被砍下時噴出的鮮血，大概會當場昏厥吧？想到此，她不禁渾身發抖。

「沒有什麼好怕的，妳來吧！」項羽道。

這是命令。項羽要虞姬看到自己威風凜凜的模樣。他要自己的愛人親眼目睹自己的權勢何等之大，好使她以後對自己更為順從。這種炫耀的心理，和幼童沒有兩樣，而虞姬是不敢不服從他的。

「是的，大王，我這就來。」

虞姬回答。雖然不樂意，但，她是不能不聽從命令的。

「快來啊！」

「是的……」

惹項羽發脾氣之事萬萬做不得。虞姬遂以最快的速度跟隨項羽。但女人的腳步畢竟緩慢，沒能立刻趕上他。因此，她在跟隨項羽上車之前，著實花了一些時間。來到東門外之後，為了叫蜂擁前來的群眾讓開，又花了不少時間。

漢軍軍師張良，早已將這些計算在內。

使用替身的漢軍，趁此混亂，從相反方向的城門脫逃出去，但要是這詐術太早露出馬腳，便有被項王追兵追上的可能。因此，真相大白的時刻越晚越佳。──這一點，張良把希望寄託給看熱鬧的群眾。

看熱鬧的觀眾果然沒有讓張良失望。

好不容易來到黃蓋車前的項羽，在近侍所鋪的地毯上大咧咧地盤腿坐下，並叫虞姬坐在他的旁邊。

「劉邦！我要你爬著出來！」

項羽對著黃蓋車門簾吼道。但門簾連動都不動一下。坐在御車裡的將軍紀信，盼望主子劉邦盡量跑遠一點。他並不是因為怕死而不敢立刻從車裡出來，而是為劉邦刻意拖延時間。

「事已至此，你幹嘛還拖泥帶水！？快出來啊！難不成你怕死，在車裡昏過去了！？我沒有心情在這裡和你囉唆，來人哪！掀起門簾，把劉邦拖出來吧！」

項羽大聲命令道。

三名侍衛往前衝出。其中一個大概由於跟隨項羽已久，感染了他的火爆脾氣，所以不是掀開門簾，而是一把把它扯斷。座車內的人就在那裡，低垂著頭。

「出來！你這個滿身黑痣的傢伙！」

侍衛抓著冒牌劉邦──紀信脖子後的頭髮，將之拖出車外。

左股有七十二黑子。

如《史記》所記載，劉邦身上有許多黑痣是廣為世人所知的。

紀信被拖出來後，還是一直低垂著頭，他甚至匍匐在地面上──一抬頭就會被項羽發現自己不是劉邦。在被揭穿之前盡可能地拖延時間，這是他此刻最大的願望。

「妳沒有見過劉邦的臉吧？」

項羽回頭對虞姬說。

此刻的項羽完全沉醉在勝利者的優越感裡。獲得勝利的決定性瞬間何其令人愉悅──他不捨得一下子享盡，這樣的愉快應該慢慢地享受，橫豎對方是跑不掉的。有先見之明如張良者，也沒有計算到這一點，這可以說是額外賺到的。

「是的，我從未見過他的臉。」虞姬回答。

「這個傢伙臉孔細長，鼻子特別大……」項羽說。

──隆準而龍顏。

《史記》如此形容劉邦的容貌。「隆準」的意思是鼻子高，「龍顏」則指臉孔細長而言。

「現在讓妳看看他的大鼻子。你們快把劉邦的頭抬起來！」

項羽神情愉快地說。

「是的！遵命！」

侍衛人員一隻手抓著紀信的頭髮，另一隻手托起他的下顎，一把拉起他的臉。

被強拉抬起臉的這個人，鼻子卻是扁平的。

「什麼……！？」

頃刻間，項羽眼梢上吊，滿面通紅。

「劉……劉邦哪……哪裡去了！？」

項羽因憤怒而結結巴巴地問道。

「漢王早已出城了。哈！哈！哈！」

紀信格格大笑起來。

「把這個傢伙用火燒死！」

項羽氣急敗壞地站起來，一邊往地上吐口水，一邊急急走向自己的座車。

這無異在大庭廣眾面前受到侮辱。自尊心極強的項羽怎麼忍受得了這個場面呢？他想趕緊躲進座車，離開這個地方。

此刻的他，腦子裡除此以外更無他事，包括寵愛的虞姬在內。

他就是這樣的人，一切以自己為重。

好不容易從滎陽城逃出的劉邦，一路往南。初時祇有十數騎的這批人，一路上不斷收容地方雜軍將兵。這可以說是劉邦的德望所致吧。

──仁而愛人，喜施。

《史記》如此描述的劉邦，由於待人寬厚，所以甚受愛戴。

敗走前往的南方，到處都是黥布部隊，這一點也有利於劉邦。雖然黥布不是劉邦的直屬部下，但卻是與徐福有過交易的吳芮女婿，因此，與張良可謂素有淵源。

而且，曾經背叛項羽的黥布，家族悉數為項羽所殺。

天下已明顯分為楚、漢兩方。除項羽和劉邦以外，無人足以稱霸天下。因此，這是二者擇一的環境。惹怒項羽、家族為其所誅殺的人，祇有投靠劉邦了。

在感情驅使之下，一向採取報復主義的項羽，無異為敵人增加援軍。才拔光劉邦的羽毛，而對方卻很快又羽翼豐滿起來。這羽毛，實際上等於是項羽所贈。

劉邦逃至南方宛、葉（今河南省南陽市一帶）之地。項羽當然立即採取追擊行動。

這時候，漁夫出身的盜匪部隊將軍彭越，趁項羽不在進攻下邳（在今江蘇省），並擊破了項羽堂弟項聲的軍隊。

「可惡的盜匪！」

怒不可遏的項羽遂急遽率兵折返。

雖然彭越在闖空門的情形下襲擊成功，但一面對項羽主力便束手無策，很快被打得落荒而逃。

這卻使劉邦軍不但有喘息機會，且北上攻入成皋城。先前被包圍的滎陽城，此刻也在劉邦部將周苛和樅公的佔領之下。成皋城在滎陽西北十多公里處。

擊潰彭越軍的項羽，再度回到西邊。

項羽這次將包圍已久的滎陽一口氣攻下。雖然守城的周苛是一名勇將，卻也未能抵擋項羽的猛攻。

一向不饒恕頑強抵抗之居民和士兵的項羽，對勇將卻另眼看待。渴望得到勇猛將軍的項羽，由於甚為欣賞周苛於守城之際的指揮得宜，因而對成為俘虜的周苛說：

「你到我麾下來當將軍如何？我任命你為上將軍，並且封為三萬戶領主。」

對此，周苛昂然道：

「你有時間勸我歸順，不如趕快考慮如何向漢王投降吧。你根本不是漢王的對手，要是不立即做此決定，他日定將成為漢王的囚虜！」

「媽的！」原本有意饒他一命，並且予以提拔，項羽聞言勃然大怒，當場下令，「把這個傢伙投入鍋裡烹煮！」

攻陷滎陽的項羽，立刻轉向附近的成皋，進行包圍。劉邦在城內召集幕僚，舉行會議。

「我們該如何是好呢？」

「最好是讓項羽疲於奔命。項羽是非常沒有耐性的人，對他用此一戰略為上策。」張良道。

這個意思是，盡量避免正面交鋒。劉邦遂從成皋城逃出，渡黃河往北逃走。黃河北邊有張耳和韓信的部隊。無論逃往何處，都有自己的軍隊接應，這是劉邦最大的本錢。

劉邦避開決戰，讓盧綰、劉賈等人擾亂項羽後方。敗走的盜匪將軍彭越當然也參加這場游擊作戰。

項羽祇有輾轉東西，疲於追敵，急欲逐一擊潰，但這些都是局部性游擊部隊，始終無法獲得決定性的大勝利。

雖然連戰皆捷，卻不得凱旋。

「不以屢戰屢敗為意。九十九敗後，於最後決定性一戰獲勝就可以。」

張良時常強調這一點。

九十九敗後的一勝──有此觀念的將兵即使打敗仗也絲毫不氣餒。

好不容易攻陷成皋的項羽，祇有把這個城交給大司馬曹咎看管，自己則為了討伐彭越，又轉向東方。

「我會在十五日後，討滅那批鼠賊回來。這當中倘若漢軍前來挑戰，絕對不可應戰。知道嗎？你們必須忍耐十五天！」

項羽再三交代曹咎後，向東進軍。但，曹咎並沒有忍耐十五天。實際上，並非曹咎缺乏耐性，而是漢軍善於挑撥作戰。

曹咎被誘出，在渡越汜水時，受到漢軍猛攻，楚軍遂被殲滅。由秦歸降項羽麾下的長史欣，此時在汜水河畔自盡。

漢軍繼續前進，並於滎陽之東包圍楚軍。

為討伐彭越而向東的項羽，聽到曹咎兵敗的消息，一時怒火上升，立刻率領全軍返西。

項羽軍以怒濤之勢來到滎陽附近時，原本佈陣於此的漢軍，不知何時已消失得無影無蹤。

這是原來就計劃好的作戰方式。漢軍分別躲到分配好的險阻之地，準備展開最後的作戰。

## ○六七迎接決戰

「韓信先前曾對項王作試探，項羽這次是叫使者送回信。我在不引起懷疑的範圍內，把這封信改寫成語氣傲慢的文字。這麼一來，韓信篤定會靠向我們。」張良愉快地說。

※※※

楚漢爭霸戰遲遲未見勝負。

在項羽赴東方討伐彭越之前，楚漢雙方曾在廣武山（今河南省滎陽市）對峙，當時兩軍之間有一千仞深谷，因而不可能展開直接作戰。但雙方的距離很近，甚至看得到對方的臉孔、聽得到對方的聲音。項羽這時候隔著廣武之谷對劉邦喊道：

「天下大亂已多年，年輕人莫不被徵服兵役，老弱亦被徵調從事水陸輸送工作，民疲已達極點。這一切全因我們兩人而起。為了不使天下人民陷於水深火熱之中，不如你我單打獨鬥，一決雌雄，意下如何？」

對此，劉邦嗤之以鼻道：

「打仗要憑頭腦來打，我又不是動物，何苦與你力鬥！？」

這則軼事充分顯示兩人性格南轅北轍。由雙方統帥單打獨鬥，以決定兩軍勝負──這樣的建議由項羽提出，極為自然。此處值得注意的是：從不以民苦為意的項羽竟然說出體恤人民之語。莫非項羽到這時才對深受戰亂之苦的老百姓湧起憐憫之情？

有一回，讓曹咎守成皋城而自己東進的項羽，對負隅頑抗多日、最後才投降的外黃城人民，原本已發佈悉數誅殺之命令，卻因一名十三歲少年之勸說而收回成命。

這或許是長久以來的疲勞使然，也有可能是自從愛上虞姬後，對人變得較為寬厚的緣故。

項羽軍隊雖然兵員數眾多，卻因東西奔波而筋疲力盡，同時，軍糧也所剩無幾。與之相較，劉邦雖然在兵力上略遜一籌，兵員卻由於休養充足而精神飽滿，兵糧也相當豐富。

因此，劉邦漢軍較諸項羽楚軍反而佔上風。對於這一點，項羽也不得不承認。

佔上風的劉邦，有件事情非利用這個機會不可──要項羽歸還被抓去的自己雙親和妻子。

在這個目的之下，非締結和平條約不可。劉邦遂派一名叫侯公的部屬為使節，進行和談事宜，結果決定以河南鴻溝為界，談妥此河之西歸漢，以東歸楚，雙方各分東西，人質之歸還則於和約成立的同時見諸實行。

項羽這才鬆一口氣，卸下武裝，啟程返回東方。劉邦也準備朝西方出發。

「幹嘛要回西方去呢？」

張良這時開口問道。

「這還用得著說嗎？回去讓士兵休息一段時期，以準備他日與楚對決啊！」劉邦回答。

「不行！我們必須對項羽發動追擊！」

張良以平日難得一見的強烈語氣說。

「可是，我們的兵員不多啊！」

「與韓信和彭越的部隊會合後，我們的兵員數會超過楚軍。不趁這個時候攻滅楚，無疑是縱虎歸山。現在讓項羽回東方去，下次出現時，他可能已不是我們所能對付的。」

「為什麼呢？」

「一旦發現琅邪徐福所擁有的財富時，項羽等於得到百萬援軍。由於這一次的天下大亂，徐福再也無法掩蓋擁有巨富的事實。倘若這份財富為項羽所掠奪，就算我們拿整個關中之富也無法與之匹敵！」

張良如此力說。

「是嗎！？那我們向東邊進軍吧！」

劉邦立刻決定追擊項羽。他派遣急使至韓信和彭越處，約定在一個叫固陵的地方會合，然後攻楚。

劉邦進軍到固陵，然而，左等右等，卻沒有看到韓信和彭越的軍隊。

雖然疲憊不堪，但戰鬥經驗豐富的楚軍，挾其在兵員上的優勢，將追擊前來的漢軍擊破。漢軍祇有逃進固陵城，深挖壕溝，嚴陣以待。

※※※

「韓信和彭越說好要出兵，卻沒有來，這是為什麼呢！？」劉邦問張良。

「這個理由主上應該明白才對。」張良回答。

「喔……」

劉邦說不出話來。原來要他們出兵時，劉邦含糊其辭地，並沒有把報酬之事談妥。

──戰勝時，我一定不會虧待你們。你們相信我吧！

他祇是如此告訴他們。

（我應該明確地對他們有所承諾……）

劉邦對這一點明白得很。如果換他居於韓信或彭越的立場，為派出數萬乃至十數萬大軍，除非有具體的承諾，否則有所猶豫是一定的事。

「該答允給他們多少土地呢？」劉邦問道。

「應該慷慨一點。想要成為天子的人，會在乎這一點土地嗎？」張良回答。

「好，那就全都給他們吧！陳（河南省）以東到海邊之地封給韓信，睢陽以北至城之地則給彭越。」

劉邦派遣使者攜帶刻在竹簡上的誓約書，這回極為莊重。

眾豪傑無不企圖取得天下，但在這最後階段，剩下的祇有劉邦和項羽兩人。從爭霸戰中被篩落的豪傑們，現在持的是「靠哪一邊較為有利」的觀望態度來決定進退。貿然跟隨敗者，結果當然是吃大虧。

到現在為止，天下將歸楚、漢當中的何者，還是無人能判斷。

「這個決定賢明之至！如此一來，天下必將歸漢。」

使者還沒有回來之前，張良已如此斷言。

劉邦對諸侯的身價知道得很清楚。陳以東至海的偌大領地，應該比韓信本身所希望的為大。許諾於彭越的部分，也是超過其身價的土地。

「是嗎？！」

劉邦露出會意一笑。

「是啊！原先五比五的態勢，現在變成六比四。這麼一來，我們可以高枕無憂了。」張良回答。

「六比四還不算萬全吧？」

「不，能維持六比四，天下形勢等於已經定了。」

張良甚有把握地說。

「這一點我有同感……」

實際上，劉邦也很清楚。

韓信和彭越一旦向漢投靠，割據各地的群雄一定會有「漢之形勢似乎轉佳」的印象。

漢取得天下後，論功行賞時當然對越早投靠者越有利。因此，大家應會爭先恐後地前來投靠。已經投向楚的人見風轉舵，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五比五的態勢變成六比四時，六分的這邊在力量上比對方強兩分，這是決定性差距。劉邦對此十分瞭解，祇是不敢確信韓信和彭越一定會靠過來。因此，他猜測張良做此斷言，一定有什麼根據。

「你是不是用了計策？」劉邦問道。

「楚派遣到齊王（韓信）處的使者剛好被我抓到──」張良笑著回答。

有意拉攏韓信軍團的，不是祇有漢而已，楚方當然也與韓信有所接觸。此刻的韓信正在衡量楚、漢兩者的形勢，以決定去向。

「項羽提出什麼樣的條件呢？」

劉邦往前微傾身子問道。

「還好我們佔得機先。項羽提示的祇是『絕不會虧待』之語。這和我們先前所提示的內容一模一樣。」張良回道。

「你是不是把這名使者放走了？」

「放走是放走，不過，我把項羽的信換過了。」

「換成怎樣的信呢？」

「韓信先前曾對項王作試探，項羽這次是叫使者送回信。我在不引起懷疑的範圍內，把這封信改寫成語氣傲慢的文字。這麼一來，韓信篤定會靠向我們。」

張良愉快地說。

※※※

韓信是以「受過胯下之辱」而聞名的人物。

出身淮陰（江蘇省）的他，年輕時遊手好閒，經常過著寄人籬下的生活。

在南昌亭長家當食客時，由於一住就是幾個月，遂引起亭長之妻的極大不悅。一天早上，亭長夫妻逕自在房間裡用早餐，而沒有為韓信備膳。知道自己已不受歡迎的韓信，當天就離開了。

就在這放浪時期的某一天，當地一名以屠宰為業的年輕人用挑釁的態度對韓信說：

「喂！你塊頭蠻大，又經常佩著劍，我看你實際上祇是個膽小鬼！要是真有膽子，你拔劍刺我看看……我叫你拔劍刺我，聽到沒有！？」

韓信默然不語。

「難不成你是啞巴，聽不見我說的話嗎！既然是個膽小鬼，你就爬過我的胯下吧！」

對方存心糾纏。

韓信凝視著對方的臉，片刻後，當場趴下來，鑽過這名年輕人的胯下。

這件事情傳遍了整個淮陰街。

項梁呼應陳勝、吳廣之造反，率兵經過淮陰附近時，韓信曾經投身這個軍團，不過，並沒有受到特別重用，被派任的祇是下士程度的職位。項梁陣亡改由項羽接任為楚之領袖後，韓信才晉陞為將校。此時，他為了出人頭地，曾經提出頗多建言。但項羽這樣的人，根本不可能採用下級將校的獻策。

秦滅亡後，韓信知道在項羽麾下永遠不會有出人頭地的機會，便轉向投靠被封蜀地的劉邦陣營。實際上，並不是被挖角，而是好不容易找到門路投靠。

韓信為人有一種魅力，祇是這個魅力不易被人察覺。他在擔任接待職務的官員時，曾經因某人的罪被連坐，被判斬首，眼看就要被斬時，他慨嘆地自言自語道：

「漢王似乎沒有取得天下之意。不然，他不可能處死如此壯士的……」

聽到這句話的夏侯嬰，發現韓信的相貌非凡，遂下令中止處刑。

韓信因險些被斬，而第一次遇到發現自己魅力的人。後來，他被蕭何器重，由上校晉陞至大將。

漢四年，出兵北方之燕及東方之齊的韓信，自立為齊王。劉邦當時在滎陽被包圍，因此，雖然對韓信之自立頗表不滿，卻也不得不予以承認。

現在的韓信已是獨當一面的將領。不過，還談不上是爭霸天下的大集團首領。爭霸者已剩劉邦和項羽這兩人，韓信祇能在兩者之中擇一而從。

中立是不被容許的事情。無論是劉邦或項羽，一旦打倒對方，緊接著要做的事情，一定是掃蕩未曾追隨自己的雜牌軍。韓信軍團就規模而言，充其量祇是較大型的地方軍團，應屬於受討伐之列。

在楚漢相爭勝負揭曉之前，投靠哪一方陣營，非有明確態度不可。為此，韓信再三考量，同時不忘搜集各方面的情報，並且派出密使刺探。

武涉、蒯通等遊說之士前來主張「天下三分之計」。

天下一分為二時，展開的是楚漢之爭，韓信根本沒有插手餘地。倘若分為三，韓信就有以第三勢力躍登舞台的機會。想到這一點時，韓信有些躍躍欲試。

（不過，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韓信立刻否定了這個可能性。與楚、漢二者比較時，韓信的勢力，仍明顯遜色。親自率領軍隊的韓信，對這一點，知道得很清楚。

雖然他是頗有野心的人。

他想做的不是三分天下之一主，而是「君臨天下」。可是，目前沒有這個力量。因此，較聰明的方法應該是，先密切跟隨可能取得天下的人，然後伺機奪權。

所以，判斷的基準除了強弱問題外，是否容易奪權也是要點之一。

就情誼而言，韓信與劉邦的關係較為深厚，他曾經擔任過漢之大將。雖然他也在項羽陣營待過，但在那裡始終沒有晉陞機會，項羽的確無識人之明。不過從這樣的人手中奪權，或許較為容易──韓信正在做諸多評判時，接到項羽所派使者前來的報告。

## ○六八拔山之力

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項羽不認為自己已被打敗，而是天不我予！

※※※

韓信聽到報告立刻站起身來。

劉邦就出兵事宜提出具體交換條件，因此，韓信的心已大大傾向劉邦。不過，就奪權這個觀點而論時，似乎是項羽較為容易。正在思索之際，項羽派遣的使者來到。

（先看項羽的信怎麼說，然後再做決定吧！）

他去掉竹簡文書上的封泥，開始閱讀項羽的來信。才讀到一半，他已臉色蒼白，持著竹簡的雙手顫抖起來──這是因為勃然大怒的緣故。

信上所寫大意如下：

天下形勢已定。楚之霸王（指項羽而言）將不需任何人之援助而成為天下主。近聞各地小諸侯企圖對楚派遣援兵以表功勳，楚霸王視馳援為應有之事，故無功勳可言，但對未派遣援兵者，定以大軍討滅……

連爬過別人胯下之事都做得到的韓信，是個非常冷靜又有耐性的人，但讀完這封信時，他卻怒不可遏。

這樣傲慢的態度豈可容忍！？

韓信想起過去在項羽麾下的情形。他迄今忘不了當時受到的種種屈辱。他嘔心瀝血想出的計策，一次也沒被理睬，項羽甚至連「讓我考慮看看」的表示都沒有。對韓信而言，這是比鑽過別人胯下更難以忍受的屈辱。

憤怒帶來憎惡。

（勢力再怎麼大，你畢竟祇是個野蠻人……聽說曾經向漢王劉邦開口要求單打獨鬥，結果卻被拒絕，我倒要看你還能逞威多久！？）

項羽的信當然是張良偷天換日寫成的。韓信甚至有這樣的存疑：

（在雙雄爭霸已到攤牌的此時，項羽憑什麼敢採取如此的姿態！？這封信真的是項羽寫的嗎？）

而憎惡感卻壓下了這個疑問。對方是過去根本沒把我韓信看在眼裡的愚笨項羽，至今仍充滿了優越感是可以想像的。好！那我就給你顏色看吧！

「準備出兵！」

韓信為了援助劉邦，立即發佈出兵命令。實際上，這次的出兵不如說是為了攻滅項羽而發起的。

韓信由齊──現在的山東省南下。

與此同時，項羽部下大司馬周殷叛楚降漢，攻佔了一個叫「六」的城。六城在淮水之南。同在淮水之南的偏東處壽春，則有劉賈之軍隊。

項羽軍團在南北慢慢受到雙向逼迫。這時，西方更有黥布軍隊出現，佔領了城父。

項羽進入一個叫垓下的城鎮，築起壁壘，準備以十萬軍士據守此地。

這是孤注一擲之舉。

韓信將自己的全部兵力投入對漢的支援。不僅如此，他更在這天下一分為二的大戰鬥場裡打頭陣。

如張良所預測，在六比四的情形之下，原本觀望的地方軍閥，已爭先恐後地靠向漢了。

──攻打垓下！

這已成了他們的共同口號。

參加垓下包圍戰的諸軍，為數達三十萬之多。

漢軍的先鋒是韓信軍團，左翼則為其部將孔熙，右翼是費侯陳賀將軍。

劉邦跟在韓信後面進軍。劉邦主力的後方是周勃和柴武之部隊。

劉邦委託韓信指揮三十萬大軍。這一點充分顯示劉邦器量之大。而欣然接受的韓信，在指揮上當然格外用心。

漢軍重重包圍垓下。

城內軍糧並不豐富。士氣甚為低落，逃兵與日俱增。

※※※

韓信從會合於垓下的諸軍中找出來自楚國的人，讓他們教導一般士兵學習楚國地方民謠，組織楚歌合唱團。

這就是有名的「四面楚歌」。

被包圍的軍隊，最期望的是援軍來到，其次是希望在突圍後有可以逃避的基地。如此，軍兵才熬得過在重圍之下的艱苦日子。

而他們卻聽到從敵軍陣營裡傳出自己故鄉的歌謠。莫非前來救援的楚國壯丁，全部降服並被納入漢軍？倘若如此，那救援軍就絕對不可能來到，而突圍也沒有可以逃往的基地，楚國領土好像已經全被佔領……在這個狀況之下，士氣日益低落是可以料到的。

韓信就是為此才讓士兵合唱楚歌。這樣的心理作戰是他的拿手好戲。

──背水之陣。

這個有名戰法也是韓信的一次心理作戰。

韓信未自立之前，曾以漢之大將的身份攻打趙，此乃漢三年（公元前二○四年）十月之事。他使一萬士兵背對河流佈陣。趙軍首腦睹狀，大笑其愚。

──背水陣為絕地。向阪陣為廢軍。

這是當時有志於兵法之人必讀的《尉繚子．天官篇》中的一段。

《尉繚子》據說由三十一篇構成，有人則持二十四篇之說，然兩者皆以《天官篇》為始。也就是說，凡是翻閱此書的人一定會讀到這一段。佈陣時背水以及面向坡道乃是至愚之舉，這是稍涉軍事者的必備知識。

而韓信卻偏偏做如此不合常理的佈陣。之所以如此，理由在於這不是自己訓練出來的軍隊，因此故意採取無法退卻的佈陣，逼使他們拚死奮戰到底。結果，這批士兵果然勇猛奮戰，大破趙軍。戰鬥結束後，韓信對幕僚解釋：

──因為那些都是沒有受過訓練、臨時組編的民間部隊，所以祇有置之死地，才能逼迫他們抵死奮戰。要是置於生地，他們一定全都逃光吧？

包圍垓下時的「四面楚歌」，同樣是唯有韓信才會想到的心理作戰。

中國民謠中，屬於北方的一般以敘事、內容簡潔者居多，南方則以抒情、纏綿悱惻者為主。南方楚國之民謠素來極為哀怨，而在這個時候，這些哀怨曲調的效果尤大。屈原所做的楚辭也被改編為民謠。

這韻律極其哀切，拖長的語尾由於是以顫抖之聲唱出，所以格外扣人心弦：

即使在鑼鼓聲中

帶我到天上華麗的宮殿

但俯瞰故鄉時

我的隨從面有戚色

我的馬匹因懷鄉而嘶鳴不前

此時的我，心如刀割

……………………

這是改寫自屈原《離騷》的楚地民謠。合唱時的音韻更是淒切至極。

聽完四面楚歌後，項羽無限喟嘆：

「唉，我的楚地好像已全被漢佔領……由剛才的合唱看來，漢軍之中似有不少楚兵……」

倔強如項羽者，聽了故鄉之歌後，心情一下子崩潰了。包圍的敵軍越來越多。趕著投靠漢軍的地方雜牌軍隊競相聚集到垓下。其中一些甚至是臨時招募的民間農夫，裝出軍人模樣，企圖於日後列入功臣名錄。

與之相較，被包圍的楚軍逃兵現象如傳染病般蔓延，兵力日減。過去吝於論功行賞的項羽，絕少有因對其感恩而願意生死與共的家臣。

（剩下的士兵恐怕一千都不到吧？）

即便到這個時候，項羽都不想依賴部下。他認為千騎壯士的力量還不如自己一人。

「我們來舉辦一次最後的酒宴吧！」

三更半夜起來的項羽，叫醒幕僚，準備酒宴。

聽了楚歌合唱以來，項羽已患上失眠症，不僅他一人如此，全軍都變得神經過敏。這是韓信作戰上的勝利。

「把騅牽過來！」

項羽如此命令。「騅」是他的愛馬之名。這是一匹菊花青的馬，能日行千里。項羽命人牽出這匹馬，表示他要出陣，這一點，家臣都很明白。

「是的，我們也會準備出陣。」

家臣退下去。

項羽在帳幕裡拿起酒杯，虞姬為他斟酒。虞姬知道這是和他生死離別的時刻。

「自從出兵以來，你一直都在我的身邊──」

一口喝乾酒後，項羽道。

「是的，都八年了。」

虞姬回答後又斟酒。

八年是前後籠統的算法。項羽之叔項梁舉兵是秦二世元年（公元前二○九年），依秦曆算是一年的最後一月。舉兵以來的真正歲月，實際上祇有六年四個月左右。

「時間過得真快……」

項羽有些感傷地說。

「報告大王，騅牽來了。」

家臣從帳幕外報告。

「就繫在那裡吧！」

項羽邊說邊走出帳幕外。

情緒正處高昂狀態之下的他，於是以慷慨之氣賦詩：

力拔山兮氣蓋世，

時不利兮騅不逝。

騅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

項羽重複吟詠自己的這首詩，虞姬與之相和。

──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

《史記》如此描寫這個場面，對虞姬後來如何，則隻字未提。正史對與歷史動向無關的女人遭遇是不會做詳細記述的。

《楚漢春秋》載有虞姬對項羽這首詩的答和之詩：

漢兵已略地，

四方楚歌聲。

大王意氣盡，

賤妾何聊生。

後世文人對這個場面做過各種潤色。

一說為，虞姬為使項羽無後顧之憂，詠畢後求項羽賜劍，砍斷自己的頸部動脈而亡。據說，項羽起先不允，由於虞姬說了後面的話，才給了她劍──

賤妾願意跟隨突圍，尚請大王惠予借劍。

另外一說是，項羽為了斷絕煩惱，親自揮劍砍下虞姬首級。

依據傳說，虞姬的頭被砍下時，鮮血滴落之處，後來長出惹人憐愛的草，被命名為「虞美人草」，又名「麗春花」或「仙人草」。一說則認為長在她墓地的才是虞美人草。

虞姬之墓據說在安徽省北部靈璧縣之東。在較南方的淮河沿岸，也有被認為是虞姬墓地的所在。雖然這是毫無根據的傳說，但有些人認為項羽砍下虞姬的頭，並且將其遺骸埋葬後，帶著她的首級由垓下往南逃逸，並於途中埋葬。這是由於「兩個墳墓」之說，後世人因而編出的故事吧！

甚至在從垓下逃脫時，項羽尚且以「時不利兮」之詞來為自己的失敗辯白。他絕不認為自己已被打敗，因為他是「力拔山兮氣蓋世」的人。

──是天不我予，而不是我項羽力量不夠。

對此深信不疑的他，於逃亡期間，不斷說著這句話。

舉兵時的項羽年僅二十四歲。到爭霸天下的最後決戰時，他才三十出頭。較項羽年長二十五歲的劉邦，這時應已五十五六歲。

「突圍往南方走，回到江東（長江之東）讓士兵休息一段時期後，再另謀奮起吧！」

項羽一邊大聲喊叫，一邊跨上愛馬騅。

由近衛隊之中選拔的八百騎精銳跟隨於後。

這是深夜時分。項羽猛然踢了馬腹，好像在激勵自己不要有所眷戀。

騅一聲嘶鳴，猛然向前奔去。

## ○六九消失於烏江

突然間，他把執於右手血淋淋的劍，對準自己的喉嚨，左手貼在劍鋒背後，頭先向後仰，然後猛然往前一傾。──項羽伏於劍。

※※※

項羽一干人舉兵之地是項梁曾經亡命到過的吳。這是現今蘇州、上海一帶的江南之地。垓下則在現在安徽省靈璧縣的東南方。因此，從垓下脫逃回到老地方，必須往東南方向走。

項羽趁黑夜，一路往東南方急馳。垓下東邊有一條唐河，項羽大概是沿著這條河南下的。

漢軍總部一直到黎明才發現項羽業已脫逃。劉邦立刻授五千騎兵予騎將（騎兵連隊隊長）灌嬰，予以追擊。

項羽一行人原本有八百騎。雖然這是經過精選的，但由於不停奔跑，筋疲力盡的馬匹遂逐一落後。渡過淮河時，項羽身邊祇剩下百騎左右。

漢軍騎兵窮追不捨。

項羽馬不停蹄地一路往南方奔馳，但來到陰陵縣附近時竟然迷路。

陰陵縣屬於九江郡。九江郡都為壽春，後來一段時期以陰陵為郡都。這個地方在現今安徽省定遠縣之西北方，與垓下的直線距離大約一百多公里。

「要到江（揚子江），應該怎麼走？」

項羽的騎兵問了一名當地農夫。

「前面向左邊走。」這名農夫回答。

照農夫指示往左邊走後，項羽一行來到沼澤地帶。由於無法前進，所以折返回來，往東行進。這一耽擱，縮短了與漢騎兵隊的距離。

項羽一行人終於來到東城縣。依據《漢書．地理志》之註解，這個地方在現今定遠縣的東南方。

來到東城縣時，跟隨項羽的僅餘二十八騎。

漢軍五千騎兵追擊前來。縱使其中部分在途中脫隊，追趕上來的至少也有半數。以數千對二十八的戰鬥，還能稱為戰鬥嗎？

項羽停下馬，對二十八騎兵道：

「舉兵迄今已八年，其間與敵軍交鋒達七十餘回，與我為敵者無一不被擊敗。我從來不知何謂敗北，我的軍隊始終是常勝軍團，我也得以霸者身份君臨天下。而最後卻陷於如此苦境，這是天不我予，並非我不會打仗。我已決心一死了之，最後的願望是要讓漢軍知道我的厲害。我將為你們擊潰漢軍包圍，並且砍倒敵軍旗幟。我會以此證明是天不我予，而不是我無能力！」

項羽把一切歸罪於「天」。

他把二十八騎分為四隊，準備往四處逃走。漢軍追上來後，立即包圍了這個小軍團。

「我來為你們取得敵將的首級！」

項羽在馬背上大叫。他和部下約定在突破敵人包圍後，於山之東邊的三個地點會合，然後以疾風般的速度衝向漢軍。

由於來勢洶洶，漢軍一時之間倉皇四散，等於為他開了一條路。項羽衝上前去，一刀砍下一名漢將。

漢軍騎兵隊幹將楊喜從後面追上時，項羽突然掉轉馬頭，大喝一聲：

「奴才，想幹什麼！？」

此時的項羽眼珠充滿血絲，貌如凶煞。

「哇……！！」

楊喜由於畏懼過度，所以發出既不像驚叫又不似吶喊的聲音。畏縮的不祇是騎在馬背上的楊喜，連他的坐騎都嚇得渾身發抖，踮起後腳立即掉頭，沒命地往前躥去。項羽這時候氣勢的兇猛，由此可見一斑。

項羽一行分別來到約定處，而漢軍卻不知道為首的項羽在其中哪一處。因此將部隊一分為三，分別包圍了三個集團。

被包圍的二十餘騎楚兵立即以橫掃千軍之勢，攻殺漢兵約百騎。項羽也親手殺了一名漢將。在這場混戰中，項羽一方祇喪失了二騎。

「我說得沒錯吧！？」項羽說。

自己的力量絕對不弱──他自始至終堅持這一點。連勝七十戰的自己，絕對沒有力量薄弱的道理。落到這個地步，完全是天意使然。

「是的，大王說得一點沒錯！」

部下全都跪地，畢恭畢敬地說。

※※※

項羽於是準備渡過東方的烏江。

《史記》如此記載。

烏江是長江北岸之地，現在為縣之下的一「村」，剛好位於安徽、江蘇兩省交界處。

因此，這個地方距離項羽一行人奮戰的東城縣尚有相當的路程，起碼有一百公里遠。漢軍騎兵的追擊絲毫不放鬆。在精選的八百騎中，沒有脫隊而跟隨項羽到此地的二十多騎，誠然稱得上是以一當千的勇士。來到東城時，為數尚有二十八騎，由於在該地喪失兩騎，所以此刻的數目是二十六騎。

渡過長江就是項羽的故鄉。再南下二十多公里就到今日的南京市。

烏江亭（驛站）長迎接項羽一行人後，立刻為他們安排渡往對岸的船隻。來到這裡，附近一帶都是自家人。

「江東雖然不大，也是方千里（五、六百公里）人口數十萬之地。屈就而為此地之王，不是也行嗎？快請渡江吧！您請放心，這一帶祇我一人有船，即使漢軍趕到，他們也無法渡江的。」

項羽笑著回答說：

「既然天不我予，渡不渡江又有什麼關係呢？我是於八年前率領八千江東子弟渡江往西的，而現在卻沒有一個人生還。就算得到江東父老的同情而答應讓我為王，我還有臉見他們嗎？……不，就算他們什麼都不說，我還能不愧對他們嗎？這是辦不到的。」

項羽以溫和表情笑著。憤怒時暴跳如雷，愉快時呵呵大笑，是項羽的作風。因此，溫和地微笑對項羽來說是難得一見的現象。

果然，一行淚水從他的右眼滑過臉頰，流到下顎。雖然如此，他的嘴邊仍泛著笑意。

片刻後，項羽正色對烏江亭長道：

「對你這麼一位長者，我為自己不能有所報答而遺憾，就請接受我這匹愛馬騅吧！這匹馬跟我已有五年，曾經有過日行千里之事。我不忍心讓這樣的名駒白白被殺，請你接受吧！」

「大王……」

亭長由於感慨萬千，一時不曉得該怎麼說。

項羽於是回頭，大聲對部下說：

「你們也都下馬吧！這會兒我們來一次白刃戰！戰到筋疲力盡後慷慨赴義，這才是男兒本色！」

這個聲音雖大，卻一點沒有項羽平時的命令口氣。

二十六名部下全都從馬背上下來。

他們都是由東城拚命趕到這裡來的。八百精騎中僅有的生還者──這一點，證明他們都是勇武之士，而所以能夠如此，所騎駿馬的功勞也不可忽視。因此，不忍心看到坐騎被殺，他們的心情和項羽沒有兩樣。

騎著駿馬的勇士們──這個集團在由東城到烏江約一百公里方圓間，就把漢軍騎兵隊老遠拋在外面了。

但，和拚命逃亡的他們一樣，追趕的漢軍也十分賣力。這是畢生難得一次的立功機會，取得項羽首級的人將可得到黃金千兩和一萬戶土地領主的地位，這樣的懸賞還不足以使人為之拚命嗎？

項羽和亭長交談完畢，從馬背上下來的一行人，為了迎接即將展開的戰鬥，做了片刻歇息。不久，前方揚起灰塵，接著傳來馬蹄聲。

項羽和二十六名勇士各自手搭劍柄，屏住氣息，等待漢軍騎兵隊到來。

※※※

這是一場白刃戰。

《史記》記載：項羽揮劍，一個人就殺死了數百名漢兵。項羽再怎麼神勇，這個數目也未免令人難以置信，不過，項羽在烏江畔的勇猛奮戰似乎是確實的。

項羽浴血奮戰時，身上受了十餘處創傷，卻毫無怯色。正使出渾身力氣連連砍殺敵人時，他看到一個似曾相識的人。

「咦！？我好像在哪裡見過你……哦，你是馬童！」項羽吼叫著說。

這是項羽過去的部屬，現在已成為漢軍騎司馬（騎兵將校），名叫呂馬童。

出仕於楚，而後來投向漢的人為數不少。楚與漢過去屬於同一陣營，因此，人員流動並不稀罕。以後來成為漢丞相的陳平為例，「鴻門宴」時他是項羽的家臣。

「啊……」

對呂馬童來說，這是非常尷尬的場面。他刻意迴避項羽的視線而轉頭，對在後面的王翳說：

「這個人就是項王！」

「馬童！」項羽大聲吼叫道，「念在我們是舊識，我現在給你立功機會吧！聽說漢對我的首級以黃金千兩和一萬戶領地為獎賞，我現在把我的首級送給你，你好好接下吧！」

項羽以威猛氣勢，站立在馬童的面前。

突然間，他把執於右手血淋淋的劍，對準自己的喉嚨，左手貼在劍鋒背後，頭先向後仰，然後猛然往前一傾。

──伏於劍。

這是當時的人自決的規矩。

項羽遵照規矩自刎了。

圓瞪大眼的首級滾落到前面，而後軀體倒塌，覆蓋在首級之上。

「哇……！」

眾漢兵同時發出野獸般的吼聲。

頃刻間，漢軍騎兵從四方撲向項羽遺骸。

千兩黃金就在眼前！

眼前地上躺著的就是萬戶領地！

爭奪項羽遺骸的漢兵，隨即同室操戈起來。這是一場既淒慘又醜惡的爭鬥。

攻來打去，你踢我撞，一場人人為私欲鬥得你死我活的場面。

被呂馬童告知的王翳，首先搶走項羽的首級。依據《史記》記載，眾人爭奪屍體的場面是這樣的：

──餘騎相蹂踐爭項王（之屍體），相殺者數十人。

遭踐踏的項羽屍體，最後被撕成四塊。在這個情形之下，縱使有無比神力的勇士，也無法保護項羽巨大軀體免遭如此下場。

被撕成四塊，是因為眾人死命地抓住項羽的雙手和雙腳，彼此猛拉的結果。爭奪屍體的人們當然都是渾身鮮血，這時候的他們全和野獸一樣，沒有人會在意。

連同首級在內，項羽的身軀等於被分成五段。居首功者當然是撿到首級的王翳，他因而被封為杜衍侯。杜衍是某地地名。

分搶到部分屍體的是曾經為項羽部下的呂馬童，被項羽一喝而人馬皆悚的楊喜，以及呂勝、陽武四人。後來，這四個人分別受封為中水侯、赤泉侯、涅陽侯和吳防侯。

跟隨項羽的二十六名騎兵，悉數在烏江畔被砍死。

一千零五十年後的九世紀中葉，唐代詩人杜牧於遊覽烏江古戰場之際，以「題烏江亭」為題，作了一首詩：

勝敗兵家事不期，

包羞忍恥是男兒。

江東子弟多才俊，

捲土重來未可知！

詩意是：勝敗乃兵家常事，結果如何甚難預測；戰敗，就要忍受一時之恥辱，這樣才是真正的男兒。何況江東子弟頗多俊才，當時要是聽從烏江亭長的勸告，或許會有捲土重來的機會。

項羽相信的祇有自己的力量，而不願意相信江東子弟之「才俊」。在他感覺「我力已盡」的瞬間裡，一切已告結束。甚至在這個時候，他還在喊著：

「天之亡我，非戰之罪！」

「捲土重來」之語出自杜牧此詩，特此附及。

## ○七○巔峰時期

以為自己受到感激，事實卻是被懷恨在心。韓信連這麼單純的道理都沒有省悟到，這大概是由於巔峰時期的忘我心態使然吧。

※※※

項羽死後，天下終於平定，再也沒有能與劉邦匹敵的巨大勢力。陳勝、吳廣起兵造反是秦二世元年（公元前二○九年）七月的事，項羽自刎於烏江畔則在漢五年（公元前二○二年）正月。前後約七年的動亂，至此終告結束。

項羽麾下抵抗到最後的是魯。魯在現在山東省泰山之南，是項羽第一次受封的采邑。劉邦率領大軍意圖攻打，來到城的附近時，聽到了曼妙的樂聲和莊嚴的合唱聲從城內流瀉而出。這個地方好像正在舉行什麼儀式。

「據說魯人極為恪遵古禮，殉節風氣頗盛，眼前見到的似乎就是這個儀式。攻滅這樣的城池，有些於心不忍。」

有此想法的劉邦，遂派出使者至魯勸降。魯人到這時候還不相信項羽已經死了，正在盼望項羽趕來救援。劉邦於是讓使者帶著項羽的首級，進城說服魯城長老。

魯人因而未流血，開城投降。

「首級已經讓他們看過了，這充滿血腥氣的東西非趕快處理不可。」

「怎麼處理呢？」

「把它埋葬。葬禮由我來安排吧！」

「好。」

劉邦百分之百信賴張良。過去聽從他的計策行事，未嘗有過不好的結果。他不知道為項羽舉行葬禮會產生什麼效果，不過，這件事一定有什麼重大的意義才對。

項羽過去被楚懷王封為「魯公」。因此，張良安排了適合魯公儀式的盛大葬禮。劉邦依照張良的指示，親自到墓前放聲大哭，表示哀悼之意。

「即使心裡沒有哀傷之意，也要放聲大哭。哭聲越大越好。」

張良如此告訴劉邦。起初，劉邦認為自己斷不可能為往年宿敵之死感到哀傷，但哭著哭著，竟然真的悲從中來，淚如雨下。

魯城的楚人目睹了劉邦聲淚俱下的模樣。極為重視禮節的他們，看到劉邦哀痛的神情大受感動。

──這個人值得心服。

連項羽最初領地的住民都有這種感受──張良期待的正是這種心服感情所引起的連鎖反應。

赦免項羽一族，也收到同樣的效果。換成項羽，他一定把被自己打敗的宿敵族人滿門抄斬吧？劉邦更把鴻門宴上庇護自己免受項莊行刺的項伯封為射陽侯。

然後，劉邦聽從張良的建言，宣告天下底定。

這個宣告的內容是：

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以下（必須處斬之罪）。

群臣恭請漢王劉邦即皇帝位。劉邦固辭三次後才決定即位。

這時候的固辭當然祇是形式。天子應該是德高望重者受人們推舉，在拗不過民意的情形下，不得不即位稱帝的──這是當時人們的想法。不太重視形式的劉邦，面對這等重大事宜，祇好聽從張良的建議，做一次循規蹈矩的人。

劉邦的即位儀式，於二月甲午日在氾水北岸舉行。

緊接著發表重要人事命令。

他封齊王韓信為楚王。之所以如此安排是因為楚之義帝沒有後嗣。

建成侯彭越則被立為梁王。

衡山王吳芮為長沙王。

韓王信（與韓信為不同之人物）為韓王，並且以陽翟為都邑。

淮南王黥布、燕王臧荼、趙王趙敖等人維持原封。

燕王臧荼於這一年年末造反被滅，由盧綰繼為燕王。

但這些「王」後來都逐漸被肅清，以後的王，清一色都是劉邦族人或其他皇族，祇有長沙王吳芮勉強得以維持四代。馬王堆古墓出土了二千餘年前的遺體成為一時話題的「軑侯夫人」，其中所指的軑侯一族，就是這位長沙王的家臣之長。

※※※

在氾水河畔舉行即位大典的劉邦，率領群臣進入西邊的洛陽。他選定洛陽為國都。

五月間，士兵一律除役，也就是說，戰時動員令解除。

「此地的酒實在醇美……」

喜好杯中物的劉邦，日日在洛陽南宮召集群臣舉行酒宴。每次乾杯，他都稱讚此地的酒醇美。實際上不是洛陽的酒特別好，而是飲酒者的心情已和以前迥然不同。

「女人也貌美至極……喏，張良，朕可以不必再忍耐了吧？」

皇帝劉邦向張良問道。討秦之役進入咸陽時，好女色的劉邦，曾經對始皇帝的三千後宮佳麗大為垂涎。而張良卻以有志於天下者非有所克制不可為理由，諫止劉邦過縱慾生活。

「現在可以了。」張良苦笑著回答，「但絕不可因此致使家庭生起風波。陛下的家庭現在已不再是單純的劉家，而是天子之家。天子之家起風波將是天下大亂的根源，這一點絕不可忘記。」

「放心吧，這一點朕知道。」劉邦回答。

實際上，劉邦祇是隨便回答而已。他由於寵愛一個叫戚姬的女人，因而引來「糟糠之妻」正室呂后的激烈妒忌，以至於劉家在他死後發生大亂──此事將於後頭敘述。

取得天下，當然是一件令人興奮無比的事情。他無限欣慰地高高舉起酒杯，說：

「朕取得天下而項羽未能做到，原因何在？你們把各自的看法毫不保留地說出來給朕聽聽。」

每一個人都有「反芻」自己處在巔峰時期情形的習性。少年時代得過冠軍的棒球選手，一旦年老，也會對當時的情形記得清清楚楚，這是因為時常反芻。劉邦之所以向群臣提出這個問題，情形大概如同自戀自己映在水中之影像的那喀索斯（Ｎａｒｃｉｓｓｕｓ），是出於自我陶醉的心理吧？

一名叫做王陵的家臣，畢恭畢敬地回答：

「項羽根本不夠資格拿來和陛下比較……雖然如此，陛下時常口出穢言，動輒對人破口大罵。就這一點而言，項羽倒是較能溫和地對待僚屬……臣的意思是說，他對近臣確實如此……」

這個人可說是相當敢於批評。事實上，這個人膽敢如此，是由於深知劉邦個性。劉邦說「毫不保留地說出來」時，說一些批評的話反而會令劉邦高興。但這時候他也不能盡說一些使劉邦難堪的話。王陵又說：

「祇是，項羽為人過於吝嗇。陛下每次攻城成功，獲得土地就會分給有功人員，這是與天下共其利的作風。而項羽則不然，他對有功者極為苛刻，對賢者則抱持存疑的眼光。他的作風是一切功勞悉歸自己，獲得勝利也不將戰利品或土地分給下面的人。臣認為這是項羽未能取得天下的原因。」

劉邦一口氣喝乾杯中的酒，說：

「你是祇知其一不知其二。運籌帷幄，決勝於千里之外，這一點朕不如子房（張良）；善於內政，收攬民心，巧妙實施經濟政策以及確保糧道，這一點朕就不如蕭何；率領大軍，每戰必勝，每攻必取，這一點朕確實不如韓信。這三個人都是人中豪傑，朕的長處則在於善用他們。這是朕取得天下的最大原因。而項羽雖有一名優秀軍師，卻未能予以善用──這當然是指范增而言。是否能善用人才，才是取得天下的關鍵所在，你們知道嗎？」

「陛下說得甚是。臣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臣慚愧。」王陵跪伏，誠惶誠恐地說。

「知道就好。以後多學習看事物吧！」

劉邦又讓人斟酒。

這是人生的黃金時代，但願能長久陶醉於這樣的勝利美酒中。

「洛陽實在是個好地方，帝都應該如此。」

劉邦對洛陽這個城市由衷喜歡，不但食物可口，而且美女如雲。在汾河河邊釀造的酒，比起劉邦故鄉沛的鄉下酒實在有天壤之別。他來到洛陽，品嚐了真正的好酒。正在對洛陽讚不絕口時，他聽到有人說了這樣的一句話：

「不對！洛陽不是作為漢帝都的理想地方！」

往聲音傳來的方向轉過頭去時，劉邦蹙了一下眉頭。他看到的是張良。張良平時甚少說話，劉邦一向對他所說的話都是洗耳恭聽的。

「為什麼呢？」劉邦有些不服，問道。

「周是從西方被趕至此，才在此地建都的。如陛下所知，在幽王為犬戎所殺後，由於他們無法再在關中居住，所以才逃到此地來……」張良道。

「可是殷都一開始就定在這個地方啊！」

「殷代的時候，國家還很小，洛陽可以作為小國首都，但國家變大後，非和周一樣定都關中不可。周就是因為國家變小，所以才遷移到洛陽來。洛陽誠然為要害之地，但格局未免太小。此地面積祇有數百里，而且土壤貧瘠，與之相較，關中不但沃野千里，更有巴、蜀為後援，並且一旦東方有事，隨時可以利用渭水順流而下。如此的金城千里、天府之地才適合作為我漢帝國的國都。」

張良說得有條有理。

「朕知道了，朕知道了。」

劉邦擱下酒杯，頻頻頷首。

帝都於是決定西遷。新都準備在秦都咸陽附近建造──就是長安。前漢二百餘年的首都就是如此誕生的。

※※※

正值人生黃金時代之人，好像都會變得天真爛漫。剛取得天下的這一年，劉邦過的正是天真爛漫的日子。

韓信也是如此。爭奪天下之戰進入最後階段時，由於他的投入，劉邦因而得以戰勝項羽。韓信想到這點就無限欣慰。當一個人變得天真爛漫時，就很容易失去警惕心，這也是一定的道理。

垓下之役後，韓信由齊王改封為楚王，他對此倒是一點也不以為意。因為齊楚同級，算是平調，而且他的故鄉淮陰隸屬於楚，得以衣錦還鄉何樂不為。

──改封的理由是由於楚懷王無後嗣。

變得天真的他，竟然相信了劉邦這個托詞。聰明如韓信者，這回可以說是思慮有欠周詳。

實際上，劉邦的考量是，如此改封較適宜達到封鎖韓信的目的。

──由於我的功勞，劉邦才能取得天下。

韓信如此認為，而劉邦的想法卻是：

──韓信這個傢伙到最後階段才倒向我，之前一直還都是騎牆派，這分明是待價而沽的作為，實在可惡！

以為自己受到感激，事實卻是被懷恨在心。韓信連這麼單純的道理都沒有省悟到，這大概是由於巔峰時期的忘我心態使然吧。

韓信在前往冊封的楚都下邳（江蘇省徐州市之東邊）途中，落腳故鄉淮陰。

他在該地，叫來曾經對在飢餓邊緣的他施捨食物達數十日之久的洗衣婦，賞以千金。之後，他又找來當時寄居其家一段時期的南昌亭長。韓信原本在這位亭長家中寄居數月之久，後來因為亭長之妻不再弄飯給他吃，所以才被逼離開這個地方。韓信祇以百錢賞給這位亭長，說：

「你是個小人，好事沒有做到底。」

接著，他叫來那名曾經逼他鑽過胯下、以屠宰為業的年輕人。被帶到韓信面前的這名年輕人嚇得渾身發抖，認為自己逃不過腦袋落地的命運。

「讓你成為將校，任你為楚國中尉。」

未料，韓信說的是這樣的話。然後，他對自己的部下說：

「這個年輕人膽子蠻大的，我過去受辱於他。當時要殺掉他，對我來說是輕而易舉的事情，但我並沒有這樣做。因為我覺得殺這種無聊的人，祇會玷污我的手，所以忍耐著受他侮辱。有大志的人必須如此，我就是當時能夠忍耐，才有今天。」

這可說是非常痛快的報復方法。他不但達到報復目的，更對自己過去的行止做了一次辯白。

之後，韓信帶領大批人馬，意氣洋洋地進入自己的領國。

## ○七一韓信失勢

劉邦話聲未落，已見數名健壯的武士衝了出來，迅速扭住韓信的胳膊將他按倒在地，把他的手反綁在背後。這一切都祇是瞬間發生的事。

※※※

巔峰時期不可能維持恆久，終有走下坡的時候。新面臨的情況有時候可能是斷崖絕壁。

成為皇帝的劉邦，即位之年和次年是他的巔峰時期，而韓信則在被封為楚王的翌年就開始走下坡路。

前往任地的王侯容易割地自雄，與中央政府的聯繫也會變得淡薄。長久居住於領地，變得與朝廷內部疏離，這是一定的事情。韓信由於一直在國都長安佈有聯絡網，所以尚能得到相當份量的情報。依據這些情報顯示，廷臣間反韓信的氣氛似乎頗為濃厚。

在此種情形下，聽了讒言的皇帝起疑心，以至於藉故將自己誅滅並不是不可能。

（我當初好像應該聽從蒯通的意見才對──）

韓信開始有了這個想法。

蒯通是當初劉邦向韓信央求派出援兵時，主張不可答應的人。依他的意見，趁劉邦、項羽兩雄死鬥之際，韓信應順勢成為第三勢力，並訂立天下三分之計才是上策。

韓信當時的想法是，倘若不立即決定投靠一方，事後一定會遭到討伐。兩雄決戰後，獲勝的一方是絕對不會原諒他當時拒絕派出援兵之事的。

可是，死鬥之後，獲勝的一方真有餘力派出討伐我的大軍團嗎？

想到這一點時，韓信覺得當初沒有採納蒯通的建言好像是一項失策。現在聽到眾多廷臣對位居首功的自己極為反感的情報，韓信益發有了後悔莫及的感受。

（如果我是劉邦……）

換個立場設想，韓信發現自己確實居於危險地位。

天下之王的皇帝，當然認為能夠實現中央集權最為理想。秦始皇徹底實施中央集權制度，結果，他的帝國祇維持了十數年。陳勝、吳廣僅率數百人起事，偌大的帝國很快就瓦解了。那是由於過度的中央集權，以至於造成地方力量匱乏的緣故。

秦滅亡給人的教訓是，地方應該設置具有軍事力量的諸侯。但，地方的力量不可過強，因為這會威脅中央。

楚王韓信的力量似乎已超越了這個基準。韓信認為要是由他來當皇帝，他也會想辦法削減楚的實力。劉邦不是沒有頭腦的人，一定也有這個想法才對。韓信因而覺得自己的處境更加岌岌可危。

（乾脆割據這個地方吧！）

韓信遂下了這個決心。皇帝召見，找藉口不到國都長安不就得了？皇帝會因此認為我有叛意而派軍討伐嗎？

劉邦對韓信指揮軍隊的能力評價甚高，內心應會有所忌憚才是。

劉邦曾經有過一邊吃著豆子一邊和韓信批評部下諸將的事。他們做的是「那個祇能算是二流」、「這個祇是四流角色」一類的批評，而這樣的分類是以這個部將能夠指揮多少軍力作為基準。批評完所有部將後，劉邦問韓信：

「朕有資格做帶多少兵的將軍呢？」

「陛下頂多能帶十萬兵吧！」韓信回答。

「那你能帶多少兵呢？」

劉邦又問。韓信對此回答的是：

──臣多多而益善耳。

意思是說，他對二十萬、三十萬，甚至百萬大軍都有辦法掌握。

劉邦這時露出奸詐的微笑，說：

「你說你多多益善，而我卻祇能指揮十萬兵力，這一點該如何解釋呢？」

韓信回答：

「陛下的本領並不在於指揮士兵，而是在於指揮將軍。將於兵，這一點臣絕不遜於陛下，但將於將，這一點臣就遠不如陛下。陛下在這方面的能力是上天所賜，凡人是無法比擬的。」

這句話看似在頌揚劉邦，實際上也有誇示自己作戰能力的意味。劉邦對此頻頻點頭。

（他應該知道不可小覷我的能力的。）

韓信做此判斷。皇帝不可能祇為了自己沒有回京參謁就派兵討伐，何況由於連年參役，兵員難道不是已經筋疲力盡了嗎？

※※※

「韓信這個傢伙真可惡！」

劉邦在長安宮殿內吐了一口口水，這實在是個人品大有問題的皇帝。從社會最下層很快地躥升到皇帝之位，這樣的人水準當然不可能太高。

劉邦之所以對韓信懷著怒意，有兩個理由。

其一是，未回京覲見，表示割據態度。雖然韓信曾派使者回京，但本人卻遲遲不見回朝，分明有由半獨立轉變為自立的傾向。

其二是，過去頑抗漢軍的項羽郎將鍾離昧逃入韓信的領土，劉邦雖然命令將他逮捕，韓信卻始終置之不理。與鍾離昧有深厚交情的韓信，必定已包庇了他。

「韓信本來就盛氣凌人，經常輕視我等追隨陛下多年的家臣。他一定是有意謀反。不如立即派軍討伐，把他處以活埋之刑吧！」

劉邦部下多人做此主張。以建國第一元勳自居的韓信，由於態度傲慢而惹怒眾臣。

「如何是好呢？」

劉邦召來陳平，與之商量。

「有韓信謀反或自立的證據嗎？」

陳平回問。過去屬項羽陣營的陳平，現在是劉邦的謀臣。陳平素有奇謀，與張良相較，在用計上較為詭計多端。對付韓信，劉邦不找張良而找陳平，為的就是想用他的陰險策略來肅清韓信。

「證據倒沒有。」劉邦搖頭道。

「陛下的精兵和韓信軍隊相較，何者為優呢？」

「說實在話，朕在這一點上沒有多大自信。」

「陛下麾下眾將之中，可有在用兵上強過韓信之人？」

「沒有。這是鐵的事實。」

「這麼說，攻打韓信不見得勝券在握囉？」

「所以我才問你該如何是好啊！」

劉邦有些不耐煩地說。

陳平垂頭片刻後抬起頭來。這時候，他的臉上泛著微笑。

「你是不是想出什麼妙計了？」劉邦問道。

「臣想到了一個方法。」

陳平進言的策略是，以天子巡行為理由，誘出韓信。天子巡行是從堯、舜時代即有的習慣。秦始皇過去也屢次巡行各地。巡行時召見附近諸侯也是自古以來的慣例。

天子巡行至楚地附近時，即使韓信勢力再大，也非前來迎駕不可。

巡行時不祇天子率有軍隊同行，迎駕諸侯通常也率有軍隊。對未前來迎駕的人，這些軍隊有可能成為討伐軍。

劉邦決定到雲夢之地一遊。雲夢是湖北、湖南沼澤地帶的總稱。

「我好像沒有理由不迎駕……」

韓信環抱雙臂思量。

說不定這是陷阱，但，不前往迎駕，會成為皇帝討伐的藉口。

「好，我帶禮物晉見吧！這個禮物一定會使劉邦驚喜萬分的……」

韓信準備攜帶的是，此刻正投靠自己身邊的項羽部將鍾離昧的首級。

不久，劉邦一行由長安長樂宮出發前往雲夢。長樂宮是將秦之興樂宮修改而成者，位於長安城東隅。

此次巡行封為留侯的張良並未隨行，理由是生病。但皇帝出發之際，他特地前往長樂宮恭送，並且在門前請求謁見，在命旁人退出後，他對皇帝道：

「絕不可殺害韓信。」

「咦？你這是哪裡聽來的呢？」

劉邦沒有把陳平的進言告訴任何人。

「聽到陛下要巡幸雲夢，臣立刻就猜到了。」

「朕實在瞞不過你。可是，為什麼不能殺掉韓信呢？」

「因為這會引起天下大亂。」

「天下不是已經平定了嗎？」

「就是因為如此，所以更加容易起亂子。」

「朕祇是要逮捕韓信一個人啊！」

「平定天下韓信居首功，這是人人都知道的事情。聽到韓信被殺，功勞不如韓信的諸侯不是都會惶惶不安嗎？建立大功的人連生命都難保──諸侯心裡發生動搖，將會是天下大亂的根源。」

「可是，韓信擁軍自重、割地自雄，這樣的情形非遏止不可。放任不管，不才是天下大亂的根源嗎？」

「陛下此言確屬事實，臣並不反對將韓信逮捕。臣祇說不可殺他。陛下可以以有嫌疑為由，將他由王降格為侯，讓他無力再養大軍……不憑嫌疑誅殺功臣──這件事情傳出去後，人們會頌揚陛下仁慈的。」

「可是，韓信會乖乖就範嗎？」

「陛下難道還怕戰鬥力被削減、領地被減半的韓信嗎？」

張良抬頭凝視劉邦的臉。

「知道了，知道了。我不是從來沒有反對過你說的話嗎？」

劉邦苦笑著說。

※※※

劉邦於高祖六年十月末出發。

當時尚依據秦曆法，以十月為一年的開始。恢復夏曆法以春正月為歲首，是九十七年後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一○四年）的事情。因此，皇帝一行人等於是年初離開長安的。

與此同時，劉邦對各地諸侯發出如下命令：

──於陳地會合。

諸侯聚集陳地是十二月間的事。

韓信也帶著裝有鍾離昧首級的小木匣來到。

「臣誅殺了之前奉命逮捕的鍾離昧。請陛下親自過目。」

韓信把裝有首級的小木匣推到前面。

劉邦看都不看這個木匣，祇說：

「喔，韓信，你來得正好。朕有事情要問你。」

「問我……！？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裡不是問話的場所。」劉邦回頭喊道，「來人哪！把楚王綁起來！」

劉邦話聲未落，已見數名健壯的武士衝了出來，迅速扭住韓信的胳膊將他按倒在地，把他的手反綁在背後。這一切都祇是瞬間發生的事。

劉邦將韓信塞在後面的車子裡，一路押往洛陽。韓信在車子裡故意大聲喊道：

「古人說得一點沒錯，『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這不正是『敵國滅而謀臣亡』嗎？……張良這個傢伙早就知道會有此事，所以稱病不來。既然天下已定，我被烹是當然之事吧？」

行動敏捷的兔子被捕盡後，獵狗由於已無用處，被煮食是必然的下場。飛鳥被獵盡後，良弓也用不上了，祇有收藏起來。與此相同，敵國被攻滅後，謀臣派不上用場，必然會被肅清──這是黃石公《三略》中的文句。

張良當然讀過黃石公的《三略》，所以稱病未來──韓信認為如此。

「你少說張良的壞話，他向來身體羸弱，這一點你也不是不知道。何況張良堅決強調你絕對無罪。由於有人告發，朕才不得不對你進行審問的。」

劉邦回頭對後面的車子說。

韓信變得默不吭聲。

劉邦隊伍抵達洛陽後不久，韓信被釋放。

「沒有謀反的證據，但也沒有得到確切的反證，因而予以釋放。但爵位則由王降為侯，封為淮陰侯。」

韓信得到如此告示。

偌大的楚領地於是被分割。

地方王侯乃皇帝之藩屏，因此分封給接近皇統的劉氏一族最為理想。不過，也不能因而造成王侯勢力過於強大。縱然是皇族，也不可以威脅到長安的天子。

韓信的領地被一分為二，劉邦的堂兄劉賈受封淮東五十三縣，稱為荊王。其弟劉交則受封薛郡、東海、彭城等三十六縣，稱為楚王。同樣是楚王，劉交受封之地遠較韓信過去的領地小多了。

韓信又如何呢？

「我來學張良吧！」

韓信稱病閉門，深居簡出。他因此悶悶不樂，當然不用贅述。

由於從王降格為侯，他已被歸為與周勃、灌嬰等人同列之位。平時瞧不起這些人的韓信，心裡何等悔恨，不言可知。

一次，訪問樊噲將軍時，雖然對方以跪禮迎送，出門後，韓信卻呢喃著道：

「我雖然倖免於死，卻成為與噲同列之人。我怎能嚥下這口氣呢！你們等著瞧吧！」

## ○七二匈奴抬頭

如此可怕的人就這樣成了匈奴首領，而這時候的中原正處在始皇帝死後的混亂狀態下。冒頓單于向東攻打東胡，殺其王並且掠奪人民和家畜。接著，他對月氏發動攻擊，將他們趕到遠方。

※※※

八年動亂，使得中原疲憊至極。不，早在陳勝、吳廣舉兵之前，人民已陷入水深火熱之中。也正因為如此，老百姓才會起而造反。

「天下」富強，邊境就平安無事，但天下一旦疲憊，外力就乘虛而入。在中原人民所認為的天下之外尚有「天下」，壓力就來自這個地方。

北方是另外一個天地，那個地方住有叫做匈奴的民族。他們的語言屬於阿爾泰語系。至於人種體型則不知其詳。他們是遊牧騎馬民族，移動甚為頻繁，因此也甚難考究匈奴後裔如何之事。

《史記》記載有如下之語：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

夏后氏是禹所創立的夏王朝之氏。倘若夏為漢族的王朝，他的末裔匈奴亦應是漢族一系，但這種太古系譜，應該視為傳說。就人種而言，可視為斯基泰系，至少是甚受斯基泰文化影響──此種說法較為可信。

匈奴首長稱號「單于」，其妻──也就是后妃，稱為「閼氏」。

與秦始皇同一時代的匈奴單于是一個名叫頭曼的人物。於秦的全盛時代，匈奴之所以受到壓迫，可謂當時諸民族政治力學上的當然結果。

戰國時代的各國，為了防禦匈奴等塞外民族入侵，各於邊境築有防壁。始皇帝完成統一後，將原有的防壁補修增強，完成了由臨洮（甘肅）至遼東長達一萬餘里的長城。這就是有名的「萬里長城」。

戰國、秦漢時代的「一里」約等於四百米，萬里相當於四千公里。今日我們所看到的長城，由嘉峪關至山海關共有兩千四百公里。但這是明代末期的遺跡。始皇帝所建造的長城則大大地迂迴於北方，涵蓋黃河而遠超過山海關，直達現在撫順附近。因此可以概算為「萬里」，特此附及。

始皇帝於建造長城的同時，授三十萬軍給將軍蒙恬，令他將塞外民族趕至北方，並因此獲得現在的鄂爾多斯地區。

關於這一點，《史記》有如下的記載：

──是時，蒙恬威振匈奴。

頭曼單于被蒙恬將軍從鄂爾多斯趕至北方後，為東方東胡、西方月氏兩個強國所圍挾，處於幾近閉塞的狀態。

由於始皇帝之死，由南方而來的秦的壓力好不容易變得鬆弛，匈奴得以吁一口氣。秦末之亂使秦國守備部隊（主要以罪犯為成員）形同解散，匈奴因而有機會渡越黃河，回到思念已久的鄂爾多斯故地。

雖然這是民族復興的絕佳機會，但年邁的頭曼單于已無指導能力。匈奴興隆的事業，遂在他兒子的手中完成。

頭曼的兒子名叫冒頓。冒頓初時被立為太子，但父親頭曼後來寵愛另外的閼氏，遂以這個女人所生的兒子為繼承者。這位父親的行事可謂相當糊塗。

冒頓不但被廢了太子身份，更被送往與匈奴對立的月氏國做人質。關於月氏，同樣是諸說紛紜，似乎以和匈奴同屬斯基泰系之說為正確。月氏過去被認為居住在較西的地方，一說從這個時候起已進入鄂爾多斯地區，與匈奴勢力圈產生重疊現象。

總之，人質是做為兩方互不侵犯的「保證品」。倘若一方違反約定，人質就會被殺。頭曼單于既將兒子冒頓送至月氏作為人質，卻又對月氏發動奇襲。這樣的做法無疑是叫對方將作為人質的兒子殺掉。

而冒頓絕不是會白白等著被殺的人。他偷出一匹覬覦已久、被認為是月氏國首屈一指的名馬，快馬加鞭，逃回了匈奴營地。

「你這個小子膽量蠻大的嘛！」

頭曼單于這才知道這個兒子的豪勇，於是讓他成為一萬騎的將軍。但太子之位已經給了愛妃之子，無可挽回。

（看著吧！我會憑自己的力量成為單于的！）

冒頓此時下了這個決心。

他做了一個叫「鳴鏑」的東西，也就是所謂的「響箭」，用此訓練部下的騎射技能。騎射原本就是匈奴的特技，而他更加精益求精。

「我用鳴鏑射中的東西，你們必須和我一樣射中。違反這個命令的人一定要處死！」

狩獵時，他一射中狐狸，這隻狐狸的身上一定接著會被許多的箭射中。射中兔子時，這隻兔子也一定會被部下跟著射中而變得如同刺蝟。沒有跟著射箭的人，都會被他當場斬殺。

接著，他拉滿弓，射了自己的坐騎。這是他經常向部下誇示的名駒。這時候，有幾名部下稍作猶豫而未及時放箭，這幾個人當場便被冒頓砍頭。

之後，他以自己的愛妻做靶子，射了鳴鏑。這支箭發出鳴響，射中冒頓愛妻的心臟。一時之間，部下連忙拉弓射箭。

有兩名部下於心不忍，沒有放箭。冒頓不發一言，跑到兩人面前，拔刀將他們砍殺。從此以後，再也沒人敢不服從他的命令。

不久，他的父親頭曼單于率領群臣舉行一次狩獵。率領自己部下隨行的冒頓，於狩獵當中，放箭射了自己的父親。

頭曼單于當然身受無數箭矢倒下。

之後，冒頓逐一殺害了自己的繼母、異母弟和不服從他的眾大臣。

冒頓於是奪取了單于地位。

如此可怕的人就這樣成了匈奴首領，而這時候的中原正處在始皇帝死後的混亂狀態下。冒頓單于向東攻打東胡，殺其王並且掠奪人民和家畜。接著，他對月氏發動攻擊，將他們趕到遠方。

東征西討後，冒頓單于率領的匈奴軍隊怒濤般南下，很快奪回了被秦將蒙恬佔去的鄂爾多斯之地。匈奴於是出現在好不容易攻滅項羽、完成中國統一的漢面前。

※※※

即位後的劉邦，為使自己的新帝國永世不衰，以十數年即壽終正寢的秦作為「反面教材」。

一味模仿秦的作風，一定不能使新帝國維持長久。萬里長城和阿房宮之類的大工事、蒙恬北伐之類的大規模軍事行動──凡是秦所做過的這類事情絕對不能重蹈覆轍。

雖然漢已決定以長安作為帝都，但連這首都的城牆，於劉邦有生之年都未能完成。任何事情都不勉強，一切措施都必須三思後而行──他們採取如是的消極態度。

相較之下，以冒頓單于這麼一個果敢之人為領導者的北方匈奴，採取的全是積極態勢。

韓信從楚王被降為淮陰侯的這一年，韓王信上了一次奏摺。

韓王信常與韓信被混為一談，實際上是完全不同的人物。這個時代的人名多為單名，因此同姓同名的情形比比皆是。為了區別清楚，韓王家子孫被封為韓王的這個人，一般被稱為韓王信。

韓王信的奏書內容如下：

──雖然已定晉陽為韓都，但此地離匈奴較遠，因而擬遷都至馬邑，是否可行，尚請核實。

韓這個藩屏，本來就是為了防禦匈奴而設的，離匈奴太遠就會失去設置的意義。晉陽是現在的太原市，馬邑則為在此北方約一百七十公里處的現今朔州市。

由於韓王信奏請之事頗為合理，劉邦當然立即裁可。

隔年秋季，冒頓單于率領匈奴軍團南下包圍韓王信於馬邑。韓王信開城投降，叛漢降了匈奴。

似乎是極其單純的造反事件，實際上，其間的經過卻是異常曲折。被包圍期間，韓王信當然曾多次派使者至包圍軍陣中，這在當時的戰爭中是屢見不鮮的事。劉邦與項羽交戰時，雙方軍使也曾經彼此頻頻往來。

但劉邦卻對韓王信與匈奴之間的使者往來，起了疑心。

無賴漢出身的劉邦，向來對名門出身的人有一種自卑感和嫉妒心。對韓王信也是如此。這是起疑心的根本原因。

──你是否有貳心！？

劉邦派了使者到馬邑，並如此詰問。

這件事情給了韓王信極大震撼。和他同姓同名的韓信去年才遭遇變故。被封為楚王的韓信，祇因造反嫌疑就被加鐐繩縛，百般受辱，雖然沒有造反證據，卻被降格為侯。說起來，韓信還是曾救過劉邦的人。在那爭奪天下的最後階段，倘若不是韓信加盟劉邦陣營，說不定根本不會出現漢帝國。

──連建立了如此殊勳的韓信都未能免於繩捕之辱，那劉邦對我將如何呢？

想到這一點，韓王信一點自信都沒有。他先前是漢軍陣營的人，後來有一段時期歸向項羽，最後再回歸劉邦麾下，經歷可謂相當複雜。

──皇帝對我有所懷疑。如此下去，皇帝一旦有所不悅，自己腦袋隨時有落地的可能。

與其如此，不如……。韓王信在這個想法下，遂叛到匈奴旗下，並與匈奴合力南下，攻打太原。

劉邦聽到韓王信造反消息後，立刻決意親征。雖然「絕不勉強」是他的宗旨，但這是鞏固國內體制上的重大問題，他非親自率領討伐軍前往掃蕩不可。

在這之前，漢軍從未有過和匈奴交鋒的經驗。因此，不諳他們的作戰方式也是當然之事。

冒頓單于率領的匈奴軍，在晉陽城與漢軍甫一接觸就掉頭逃竄。漢軍深信他們是不敵而走。正如《史記》中的如下一段記述，漢人對匈奴牢不可破的觀念是：

──（匈奴之性格）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

所以，漢軍認為對方是自知無力與漢為敵才急遽逃走的。

漢軍不知這是陷阱，在後面窮追不捨。當時正是嚴冬酷寒季節。

──卒之墮指者十二三。

比起匈奴，不習慣寒冷氣候且防寒裝備不充足的漢兵，莫不因凍傷而大為苦惱。

收復晉陽後，劉邦派人至代谷偵察駐在該地的冒頓單于軍隊情形。由於冒頓用巧妙的方法藏匿了精兵和良馬，不知情的偵察兵遂回來報告說：

「代谷匈奴陣營祇有老弱和瘦馬，此時發動攻擊，必將獲勝無疑。」

作如此報告的不祇一兩個人。為了獲得正確情報而派出了不同情報單位的人員，結果都相同。

「好，發動攻擊吧！」

劉邦準備率領三十二萬大軍出擊。

「請等一下！」

此時，有一個人從群臣中走出，跪伏劉邦面前。

劉邦看了這個人一眼。這是以使者身份前往匈奴、不久前才回來的一個叫劉敬的部屬。他是正式使節不是諜報人員。

「臣到過匈奴幕舍，同樣看到那個地方儘是一些老弱殘兵。他們也把臣帶到較北之處，而臣在北方各基地都鮮少看到年輕精兵……」

「這一點不用你報告，朕早已知道。朕就是因此才要發動攻擊，你說等一下是什麼意思呢？」

劉邦頗不高興地說。

「可是，臣卻覺得其中似有蹊蹺。他們為什麼要帶臣到北方各基地去看，現在回想，這好像是為了誤導臣，讓臣認為匈奴是不堪一擊的。臣認為他們這樣做，為的是要臣回來之後建議出擊，另一方面，他們則設下伏兵，企圖一舉殲滅我軍。因此，臣斗膽建言，不可於此刻出擊。」

劉敬頻頻叩頭奏道。

「你倒是滿執著於不可出擊的論調嘛！」

劉邦的聲音充滿著嘲諷、蔑視和震怒的意味。

劉敬祇是一名使節。除他以外，還有十多名專職諜報人員奉命派到過匈奴營地從事偵察，而他們的報告都是：

「匈奴不堪一擊，應即刻出兵攻打！」

（匈奴已到不堪一擊的地步，這是鐵的事實。他們為了避免被打，所以收買漢使節，要他回來做不可出擊的主張吧？）

劉邦如此解釋。於是回頭對禁衛命令道：

「把這個口舌之徒捆綁起來押入牢裡！」

「為……為什麼要這樣對我！？」

劉敬惶惑不安地抬起頭來。他看到劉邦憤怒的表情。

「你以為憑你三寸不爛之舌就能阻止漢軍出擊，匈奴單于也未免太高估你了！」

劉邦言畢，就進到內室去。

## ○七三勿做勉強之事

深信秦的滅亡是大工事以及大規模軍事行動所致的劉邦，在軍事行動上，持的是無為而治的態度。因此，他以和親為對匈奴的主要方針。

※※※

準備一舉殲滅匈奴的劉邦，親自打頭陣，來到平城。他的身邊祇有部分軍隊。三十二萬大軍大半還在後方。

平城在現今山西省北部，就是因石佛而聞名的大同市。

原來，冒頓單于在這一帶埋伏了四十萬騎精兵。劉邦所率領的先鋒部隊剛抵平城，冒頓單于就對全軍下達攻擊命令。

看到未預料到的敵方大軍出現時，劉邦大為錯愕，立刻佈陣在平城東方的白登山。匈奴軍很快便將整座山包圍。

「情形不妙……」

護軍中尉陳平仰望天空道。

這時候正在下雪。大雪似乎有意幫助包圍漢軍的匈奴，不斷從天而降給予漢軍壓力。

糧食已盡。兵卒中十之二三因凍傷而手指斷落。

「西邊也被包圍了！」

劉邦呻吟似的說道。

原本看似祇有西邊未被包圍，實際上卻不然。

由騎射訓練一事可知冒頓單于是點子極多的人；以包圍漢軍的隊形來說，東邊皆是青色之馬，北邊皆是烏驪（黑色）之馬，南邊皆是騂（赤黃色）之馬，他們連馬匹顏色都是整齊劃一的。

而西邊是清一色的白馬，西邊的匈奴兵也一律穿著白衣。漢軍之所以遲遲未發現被包圍，就是因為出現於銀白草原的白衣白馬匈奴軍隊，在無垠的皚皚白雪中不易被覺察。匈奴軍隊在後續部隊未抵達前，將先至的白衣白馬軍隊往西移動，改以青、黑、赤黃之騎兵佈陣。

「冒頓單于真有一套……」

陳平以欽佩口吻說。

「這是對敵人欽佩的時候嗎？你趕快想出對策啊！」

劉邦焦急地說。

「我看，這必須使用雙層策略才行。」

陳平此時已有策略構想了。

依據捕獲匈奴將校的說法，冒頓單于此次作戰，將會有韓王信的部將王黃和趙利兩軍參與。根據其他來源的情報顯示，王、趙兩軍由於補給問題，暫時還無法由自己的基地出發。

因此，陳平決定以如下假情報向冒頓單于報告──

王、趙兩軍本來答應加盟匈奴，後來因接受漢的厚禮而決定不投靠前來。

由於漢軍大半在包圍線之外，倘若再加上王、趙兩軍，匈奴軍隊將陷於被反包圍的狀態。這對單于來說是非同小可的問題。

傳達這項假情報是第一階段策略，第二階段策略則為收買單于之妻「閼氏」。陳平決定將大量金銀財寶──尤其是居住在北方的匈奴無法取得的珍寶──暗中送給她。

過遊牧生活的匈奴，戰爭期間習慣上仍帶著家族同行，所以，閼氏也居住於軍中幕舍。受到漢方饋贈的閼氏於是對冒頓單于說：

「同樣是一國之主，彼此殘殺並不是好現象。縱然得到漢的土地，你也不可能長久居住於該地。何況漢王也有他的神……」

匈奴君主的妻子，向來被視為具有預知能力的巫女。匈奴供奉天神，而漢王也有他的「神」──這句話似乎意味著有人將於近日內出現，協助漢王。而協助漢王的人很有可能暗指尚未出現於此次包圍戰的王、趙兩軍而言。近來頻傳王、趙兩軍決定不來投靠的風聞，倘若如此，就有可能呈現反包圍狀態，屆時匈奴軍隊將陷於危險──冒頓單于做了如此分析。

一旦陷於危地，就很難再打開局面。冒頓單于迅速下了決定。

「立刻解開南面之圍！將漢軍趕出白登山後，全軍即刻返回北方！」

冒頓單于立刻發佈這道命令。

南邊的赤黃騎馬部隊很快向左右移動，為漢軍開了一條路。

「我們的策略成功了！」

護軍中尉陳平睹狀大喊。他由敵軍的移動情形判斷自己的雙層策略奏效了。

包括騎兵、步兵在內的漢軍，一律以箭離弦的姿態，迅速從南邊這個缺口逃出。

※※※

劉邦命令勇將樊噲留在山西省北部的代郡，以防備造反的韓王信，並且立自己的兄長劉仲為代王。深信秦的滅亡是大工事以及大規模軍事行動所致的劉邦，在軍事行動上，持的是無為而治的態度。

因此，他以和親為對匈奴的主要方針。被派遣至匈奴的使者是先前察知匈奴策略的劉敬。他代表漢王朝與匈奴締結互不侵犯條約。條件是，漢每年將棉、絲、酒、米以及其他糧食贈予匈奴。此外，更由漢王一族中選出一名女性，以公主身份下嫁單于。這就是所謂的「和蕃公主」。

另外，匈奴與漢締結兄弟關係，匈奴為兄，漢為弟。這純粹是屈辱性條約，但若不如此，就非發動大規模軍事行動不可。而這樣做則有可能使新成立的帝國根基發生動搖。

「與其亡國，不如忍辱一時。祇要能夠維持國體，總有一天會有雪恥機會的。」

劉邦說。實際上他比任何人更不甘心。但在「秦國滅亡」這個反面教材下，他有了不可忍也得忍的精神。

雖然以「無為而治」為宗旨，但這是有限度的。劉邦對韓王信餘黨蠢動的東垣（河北省）則親自率軍前往討伐。

討伐期間，留守長安的丞相蕭何負責未央宮的建造工程。劉邦親征歸來時，未央宮已經完成。抬頭望見新宮的劉邦突然臉色一變，大聲喝道：

「這是什麼意思！？」

「什麼地方不對嗎？」蕭何問道。

「天下大亂，人民受苦，前後已經多少年了！？而今國家基礎尚未穩固，朕還得親自遠征。這種情形下，怎麼可以建造如此宏偉豪華的宮殿呢！？」

劉邦口沫橫飛地大叫。他認為建造這麼宏偉的宮殿是超出能力範圍的事情，而這等勉強之事，將是使國家滅亡的原因。

（你們一點都不知道我的苦心！）

劉邦幾乎有欲哭無淚的感覺。頓時，他想起了秦的阿房宮。始皇帝建造的阿房宮十分巨大，因此，項羽放火時，用了三個月的時間才將它燒盡。秦國所以滅亡，建造那麼大的宮殿就是主要原因！

蕭何指揮建造的未央宮，雖然尚未到達如阿房宮那樣殿上可以容納萬人寬坐的程度，但也有數處宮門，建築得極為壯麗。

「啟稟皇上──」蕭何道，「就是因為天下尚未平定，所以才要建造豪華宮殿。天子以四海為家，要統治天下，自然非威重不可。倘若宮殿寒酸，不夠威重，就很難統治天下。何況現在建造宏偉的宮殿，皇上子孫將來也可以省去改建的麻煩。」

雖然這道理似是而非，劉邦聽後卻至為欣然。

劉邦親征東垣是白登山之役的翌年。過了兩年，趙相陳豨於代郡叛變，劉邦再度御駕親征。但他決不勉強行事。他以金錢收買陳豨的部將，在不流血的情況下，將造反將兵降服。

高祖十一年可以說是「謀反」的一年。由楚王降為淮陰侯的韓信，在關中叛變。這是這年春天發生的事。倘若是以「王」的身份率領大軍，以韓信的作戰能力，給予漢帝國的打擊一定不小。但此時的韓信已無大軍可領，因此，他祇能使用謀略一途。

前一年陳豨的造反，原是為了引誘劉邦親征而與韓信共謀的作戰。韓信企圖在劉邦離開長安期間，攻擊呂后和太子。無法縱橫天下爭霸稱雄的他，把舞台縮小到宮廷──韓信的格局已落到這種程度了。

破綻往往從極小處產生。韓信的一名部下因罪行將被處死，此人之弟為了搭救兄長，遂將韓信準備造反之事密告中央。

但韓信不是泛泛之輩，召喚不見得會應命進宮。蕭何於是發佈了如下的命令：

──天子親征，已將陳豨伏誅。著令群臣剋日進宮，同表慶賀之意。

由於眾臣皆被召喚，因而韓信做夢都沒有想到這會是以自己為對象的計謀。他進宮後立刻被捕。謀事如神的韓信落得如此下場，可以說是輸得慘兮兮的。

※※※

韓信在未央宮的「鐘室」被斬。鐘室是宮內吊鐘的房間。

韓信被處刑前，咬牙切齒地說：

「我就是因為當初沒有採用蒯通的獻計，才把性命斷送在女子與小人手中。我為這一點無限悔恨，但這或許是天命吧？」

劉邦凱旋回長安後，聽到韓信已被處死。他這時候的心情相當複雜。這一點，《史記》記載：

──且喜，且憐之。

倘若當時沒有得到韓信的救援，劉邦未必能夠取得天下。想到這一點，劉邦應該深深感激於他。但威脅劉邦漢王朝的人，除韓信外不做第二人想。劉邦一方面想到韓信的功績而對他憐憫，另一方面又為漢王朝的安泰而內心竊喜。

「韓信這個傢伙，臨死之前說過什麼話沒有？」

劉邦問呂后。他一定痛恨我而說了許多難聽的話吧？──劉邦如此認為。呂后把韓信臨死前的話照實說給劉邦聽。

「什麼？後悔沒有聽從蒯通的建議……！？蒯通是齊的策士，快把那傢伙抓來！」

劉邦立刻發下命令。

蒯通當時所獻的計策，是不考慮從劉邦、項羽二者中選擇其一，而要韓信自己以第三勢力獨立，造成三分天下的局面。倘若韓信採納這個計策，劉邦或許迄今猶在為應付項羽而焦頭爛額。且對等勢力的領袖韓信，也不可能成為劉邦的家臣。也就是說，他不會有被主君誅殺的事發生。

蒯通很快就遭逮捕，並被送到長安來。劉邦親自審問他。

「據說，你曾經唆使韓信對朕背叛，可有此事！？」

被審問時，蒯通昂然回答：

「一點沒錯！韓信當年要是採納我的計策，他不會落到今天這個地步。若是依照我的主意行事，陛下還能殺害他嗎！？」

「把這個可惡的傢伙投入鍋中活活煮死！」

劉邦怒不可遏地命令道。

「哎……」蒯通仰天嗟嘆，「把我這無辜的人投入鍋中活活煮死，這樣的作為豈不是太不人道嗎？」

「你唆使韓信對朕叛變，還說無辜，你在瞎嘟噥什麼！？」

「不，我確實是無辜的！陛下知道『盜跖之犬吠堯帝』這句話嗎？」

盜跖是古代大盜。在中國，盜跖已是竊盜的代名詞。而堯帝與舜帝則並列為古代中國聖明天子的傳說中人物。

「這句話朕好像聽說過。」劉邦頷首道。

「竊盜的狗向堯帝吠叫，並不表示堯帝是個不仁之人。狗看到主人以外的任何人都會吠叫。陛下要弄清楚，當時的我祇認識韓信，而並不認識陛下。對出仕的人獻計，是不對的事情嗎？這樣的人如果非得統統活活煮死不可，陛下要準備多少鍋子才夠呢！？」蒯通如此說。

劉邦蹙著眉頭，露出怪異表情，之後臉頰上泛著微笑說：

「算了！免他鍋煮之刑吧！」

說完就掉頭走到裡面去。蒯通遂獲得釋放。

韓信被處斬是呂后於劉邦不在期間由她主導做的事情。倘若劉邦在長安，他會有魄力決定這件事嗎？

依據街頭巷尾的傳聞，密告韓信謀反，是一名被呂后收買的人做的誣告。這件事情始終是個謎。

## ○七四功臣連連亡

各地被封為王的功臣中，燕王臧荼、韓王信、楚王韓信以及梁王彭越等人已先後被殺，趙王趙敖以首席家臣謀反為由被廢，目前正被攻打的則有淮南王黥布。被廢的王都以皇族接替。

※※※

韓信被處刑是高祖十一年（公元前一九六年）的春天。同年夏天，梁王彭越叛變。實際上，這句話應該說成「據說叛變」較為恰當。

彭越的立場與韓信極為相似。這名盜匪頭目曾經於劉邦舉兵初期幫助過劉邦，但他並不隸屬任何陣營。後來和韓信一樣，到了最後階段才投靠劉邦，攻打項羽。

高祖十年陳豨在代郡叛變時，劉邦曾經命令彭越出兵，當時彭越卻稱病未親自率兵出征，祇派遣部下將軍領軍出兵而已。

「朕都御駕親征，彭越卻祇派兵前來，意圖敷衍了事。這樣的作為實在可惡！」

怒不可遏的劉邦於是派遣使者詰問。

彭越為此惶恐不安，準備親赴劉邦軍營所在地邯鄲請罪。但在此時，他身邊人員持反對意見者居多。

「去了之後要是被拿下，該怎麼辦？韓信之例在先，事已至此，我們不如舉兵叛變，討伐劉邦以求自立吧！」

多人主張趁這個機會造反。

原本極有魄力的盜匪頭目彭越，自從被封為王、得了富貴且年事漸高後，決斷能力已大大不如從前。

雖然他聽從部下的話決定不到邯鄲，卻沒有起兵造反的意思。他祇派使者到邯鄲做如下辯白：

──病尚未癒。

彭越被密告的情形與韓信完全相同。韓信是遭一名即將被行刑之人的弟弟密告，而彭越則是即將被殺的太僕逃亡後去密告。兩者的情形未免太過巧合。

劉邦採取閃電般的舉措。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派使者至梁都定陶，一下子就逮捕了彭越，並且將他送至洛陽。由於事出突然，彭越家臣一時之間都束手無策。

劉邦由邯鄲回到洛陽。由於見面三分情，他實在不忍殺害彭越。因此，他決定降彭越為庶民，並且流放至蜀，准其保住一命。

彭越被押赴至西方。途中，來到華山山麓時，和呂后的隊列相遇。呂后正在由長安前往洛陽的途中。彭越老淚縱橫地對呂后哀求道：

「臣已年邁，做夢也沒想到要對陛下謀反。受到懷疑是臣不德所至，也許是天命所在，臣因而萬萬不敢請求恢復原先身份，但求能在自己的故鄉昌邑度此餘生。恭請皇后代向陛下求情。」

彭越跪伏在草地，頻頻叩頭。

「說起來你是蠻可憐的……」呂后面露同情之色，「好吧，我替你向陛下求情就是啦！押送兵士，你們聽著，這是我的命令。我現在要帶彭越跟我一起到洛陽，以便向皇上請願。」

押送隊伍於是掉轉馬首，朝東再度走向洛陽。

（我有可能回自己的故鄉了……）

彭越感激涕零地自言自語道。

實際上，彭越在途中遇到呂后是他的噩運。

呂后一到洛陽，就尖聲對劉邦詰問道：

「陛下準備放彭越一馬，這是什麼意思！？彭越不是規規矩矩的人，而是一介壯士！流放到蜀地後，誰知道他會在那邊幹出什麼好事！？陛下自己就是從蜀地攻到關中來的，是不是有這個可能，應該最清楚！請立刻殺掉彭越吧！讓他活著，一定後患無窮，陛下此舉不是思慮有欠周詳嗎？」

她原來是為了殺害彭越，而把他帶回洛陽的。

「我知道！我知道！」

劉邦對這位皇后說的話，向來是無所不聽的。

「幸虧我在路上遇到……」

呂后這才感覺欣慰地說。

彭越於是被殺。

彭越死後，劉邦封自己的兒子劉恢為梁王。

成為代王的劉邦兄長劉仲，由於放棄領國回到洛陽，王位被廢並降格為侯。代之被立為代王的是劉邦的兒子劉恆。這個人不是呂后所生，而是薄后所生，就是後來被稱為明君的文帝。

※※※

韓信和彭越分別在春、夏被殺，秋天時，淮南王黥布造反。

「黥」是文身之意。這個人姓英，名布，但沒有人稱他英布，都改以黥布稱呼。

年輕時，他由於別人之罪而被連坐處文身之刑。被處此罪，一般的人都會哀傷，而他卻以此為樂。

「原來指的是這件事情……我是日後會成為王的人！」他沾沾自喜地說道。

──當刑而王。

多年前，有人替他看相而說了這句話。意思是說：你會受一次刑罰，後來則會為王。現在既然受到文身之刑，那麼，以後成為王將是指日可期。

陳勝和吳廣起兵造反時，黥布是長江一帶的群盜頭目。後來他認識和徐福有交情的鄱陽長官吳芮（後來的長沙王），並且娶其女兒為妻。

起先跟隨項羽的他，後來投靠劉邦。劉邦多承黥布協助，他因而躥升極快，於漢建國後被立為淮南王，以建國元勳身份與韓信、彭越等人平起平坐。

但在韓信和彭越相繼被誅殺後，黥布變得內心惶惶不安：

「我會不會有事情呢？」

韓信和彭越由於家臣告密而出事，黥布則由於對愛妾起疑心而惹上麻煩。黥布的愛妾由於生病就醫，擔任黥布中大夫的一個名叫賁赫的人，剛好住在這名醫生住處附近。黥布懷疑賁赫與其愛妾有染，賁赫因而逃至長安密告黥布謀反。

韓信和彭越被殺後，黥布對身邊部隊發出緊急警戒命令。這些措置在某些人眼裡看來，算是「造反」。黥布因而乾脆真正造反。

先前被羅織造反罪名的韓信和彭越，很快就被逮捕定罪，實際上他們並沒有佈陣舉兵。與之相較，黥布算是真正舉兵，大張旗鼓地對劉邦進行叛變。

「漢軍中我祇怕韓信和彭越，而這兩員大將都已被誅殺。現在我已是天不怕地不怕了。我絕對會打贏這場戰爭的！哈！哈！哈！」

黥布如此對麾下將兵誇示。

黥布畢竟是猛將。他由國都六（今安徽省六安市之北）向東邊的荊進軍擊楚，攻殺漢的荊王劉賈（劉邦的堂兄）。黥布軍更渡淮水攻楚。

如前所述，韓信封為楚王時的楚國委實過大，劉邦遂於韓信垮台後，將之分為楚國及荊國。攻入楚的黥布於徐州與楚軍交鋒，楚王劉交（劉邦胞弟）敗走。

漢軍中祇怕韓信和彭越，其餘的人根本不放在眼裡──作如此豪語的黥布，忽略了另一名猛將的存在。這個人就是皇帝劉邦。

劉邦於是決定親征。

但黥布的軍隊相當精強，劉邦發現想要獲勝並非易事。因此，他決定在徐州南方約七十公里處的庸城築造城堡，據此好與黥布對峙。

在城堡上遙望黥布佈陣的劉邦，心中有怒不可遏的感覺。因為黥布的佈陣方法與項羽一模一樣。劉邦這才想起黥布過去屬於項羽麾下。但劉邦憎恨的不是這一點。由項羽陣營轉投到漢的人，有以護軍中尉陳平（後來升為丞相）為首的多人。使劉邦氣不過的是：

「黥布跟隨我多年，對我的佈陣方式當然很清楚。而他現在採取項羽式陣形，這不是以此嘲弄我的陣式不如項羽嗎！」

站在城堡上的劉邦，對著黥佈陣營大聲喊道：

「你何苦造反呢！？」

黥布同樣吼了過來：

「我要成為皇帝！」

「大膽賊臣！看朕不一口氣把你擊潰！」

劉邦遂命全軍出擊。皇帝親自率領的部隊當然都是精銳，而且為數龐大。激戰過後，黥布軍敗，渡淮水逃向江南。

但，劉邦卻於此次戰役中為流箭所傷。雖然傷不及要害，但為求萬全計，他決定離開軍陣歸返國都。

※※※

逃至江南的黥布，或許投靠妻子的娘家長沙王是必然的選擇。但，就被擊敗的造反軍欲投靠的長沙王立場而言，這可是飛來的麻煩事。

黥布的岳父吳芮已於四年前去世，其子吳臣成為新長沙王。這個人是黥布的妻舅。

「我們該如何是好呢？」

長沙王吳臣找群臣商量。

「我們不要理他。說來也許對令妹過意不去，但我們是不能協助造反之人的。」

群臣異口同聲地回答。

黥布平時為人甚為倨傲。他對有親戚關係的長沙王家臣，向來都是目中無人。他的人緣太差了，沒有一個人願意進言表示應該協助他。

「那我祇有叫他到別處去囉！？」

長沙王因這位不速之客的出現而心情鬱悶至極。

這時，一名叫利倉的近侍發言：

「祇把黥布趕到別處是不行的。因為黥布和長沙王有姻親關係，與謀反者有所牽連，將來受連坐之罪是難免的事。」

在座的人莫不深深嘆息。這人說得一點沒錯。各地被封為王的功臣中，燕王臧荼、韓王信、楚王韓信以及梁王彭越等人已先後被殺，趙王趙敖以首席家臣謀反為由被廢，目前正被攻打的則有淮南王黥布。被廢的王都以皇族接替。現在非皇族的「王」，祇有長沙王吳臣和接替臧荼成為燕王的盧綰兩人而已。

（朝廷在找機會廢除因功而立的王，以皇族取代……）

這是每個人都覺察到的事情。與黥布有姻親關係，這個理由已足夠被廢王位。

「那麼該如何呢？」長沙王問道。

「由我們長沙人逮捕黥布，或者是將其首級呈獻朝廷，祇有這兩個方法。有此功績，長沙王之位才保得住。」利倉回答。

「是嗎……？」

長沙王開始默然長思。他不忍心殺害妹夫，但倘不如此，自己明天就會厄運臨頭。於是他下決心，說：

「好，那就把黥布殺掉吧！活捉交給皇帝有可能被凌遲，與其如此，不如殺掉，這對他或許較為慈悲……可是，如何殺他呢？」

「這一點可否交給臣辦呢？」

利倉胸有成竹地說。這個人本來就以點子多而馳名。

「好，那你就妥善處理吧！」

長沙王吳臣決定將此事交給利倉全權處理。

「請大王不要為黥布痛心。他已有令妹這麼一位夫人，卻還寵愛別的女人，由於嫉妒心的驅使，使得賁赫逃亡去告密。這不是咎由自取嗎？」

利倉對長沙王如此說後，立刻採取行動。他對投靠前來的黥布說：

──我帶你到一個安全的地方，暫時避避風頭吧。

這句話正合黥布的心意。

「這樣很好。我躲藏一段時期後，準備東山再起。到時候還想向長沙王借一些兵哩！」

然後，理所當然地在利倉的帶路下，來到一處較南的地方。

在鄱陽湖東邊一個叫茲鄉的地方，他們正在休息時，埋伏該處的數十名壯士，突然間同時撲向黥布。

白刃橫掃，鮮血濺起處，一世梟雄終於喪命。項羽曾經在新安將二十萬投降的秦兵坑殺，執行這項殘忍任務的是當時為項羽部將的黥布。此外，奉項羽之命殺害楚義帝的也是當時為九江王的黥布。

（這是報應……）

人們紛紛如此批評。

陪臣身份的利倉，由此次功績而於三年後被封為軑侯。

一九七二年，兩千一百年前的一具女性遺體在長沙馬王堆漢墓中被發現。這不是木乃伊，而是皮膚下結締組織尚存彈性、與新鮮屍體毫無二致的軀體。這位女性就是被封為軑侯的利倉之夫人──這一點已由陪葬品得到確認。

《史記》中的「軑侯利倉」，在《漢書》中則記載為「軹侯朱倉」。這一點也因陪葬品的出土證實《史記》的記載為正確。

## ○七五大風起兮

劉邦站起身來，兩手叉腰，用相當嘹亮的聲音唱起了自己所譜的歌：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

黥布敗走後，劉邦將軍隊交給部將率領，自己則返回長安。雖然在此次戰役中受到的箭傷並不嚴重，但他畢竟已是年逾六十的人，還是盡量避免過度勞碌為宜。

十二年十月，在返回長安的途中，劉邦回了一趟暌違已久的故鄉沛縣。

他這真的是衣錦還鄉。

他的敵手項羽於攻陷咸陽滅秦後，本來應該留在要害關中之地，而項羽卻回到遙遠東方自己的故鄉。有人認為不妥諫止時，項羽如此駁斥道：

──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

意思是說：一個人成功之後，應該回故鄉向鄉人誇耀。倘不如此等於是穿華麗衣裳走夜路，實在糟蹋衣裳的價值。如此率性、孩子氣的項羽，一切想法都以自己為中心。

相較之下，劉邦的一切就比項羽成熟許多。劉邦懂得忍耐。他當然也有衣錦還鄉的念頭，但他能在得意時克制自己直到現在，才回到自己的故鄉來。

年輕時代的他在此地過著無賴生活，做的儘是一些令人髮指的事情。然而天下風雲告急時，人們卻推選劉邦為領袖。雖然當時一些人和他有扞格，但，總的說來，故鄉的人大都是支持他的。

劉邦在故鄉沛開了盛大酒宴。

「你們的臉孔朕都記得，我不認識的祇有小孩。一些人的臉孔雖分不太清楚，但這應該是長大後臉孔變樣的關係吧！」

皇帝顯得樂不可支的樣子。

「陛下很喜歡小孩，是吧？」沛縣老者問道。

「是啊，因為小孩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嘛！」

「那恭請皇上對此地的小孩做一次訓話，好嗎？」

沛縣父老代表頻頻搗頭說。

（你們這幾個就是當時帶頭指責我的……）

劉邦想到這裡就覺得好笑。

「朕沒有什麼話可以對這些孩子們訓誡的。」

劉邦說這句話時，一位白髮老者正色而且恭謹地說：

「絕對沒有這樣的事情。皇上聖訓可奉為世代圭臬，恭請皇上對我們的下一代有所垂教。」

「你們都知道，朕年輕時候是個無賴，沒有資格指導別人……」劉邦環顧四周後，又說，「如果說我有資格教人，那大概祇有一件事。」

「一件事？還請皇上明白示教沛縣子弟。」

「你們連朕說的是什麼都還不知道，怎麼可以要求教這一點呢！？」

「我們相信皇帝教的事情絕對是有益的嘛！」

「哈！哈！朕有把握教的，大概祇有唱歌。因為朕打從年輕時代起，最喜歡的事情就是擊筑（一種絃樂器），唱著自己隨便譜寫的歌詞……」

「那就恭請陛下把自己譜寫的歌教給此地的孩子們吧！」

「好，那你們將此地的孩子們召集過來。最好是把沛縣八歲到十四歲的小孩全都找來。朕來教他們唱歌就是啦！」

劉邦說著呵呵大笑起來。這樣的事情，祇有回到故鄉才能做到。

「是的，遵命。」

沛縣父老立刻著手召集小孩。很快有一百二十多名少年被帶到劉邦面前。

「嗬……全都是可愛的孩子。好，你們現在配合筑器，來合唱朕所作的歌。你們先聽朕唱一遍。」

劉邦站起身來，兩手叉腰，用相當嘹亮的聲音唱起了自己所譜的歌：

大風起兮雲飛揚，

威加海內兮歸故鄉，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這群沛縣少年合唱團，經過重複練習後，都能朗朗上口歌詠皇帝作詞的這首歌了。

兩千兩百多年前，在中國爭霸天下的兩名英雄都留下各自寫作的歌，這是一件令人快慰的事情。

其中，項羽以「力拔山兮氣蓋世」的歌詞來自讚，戰敗之事則以「時不利兮騅不逝」將責任轉嫁別人。

而劉邦並未在歌詞中提及自己的「力量」。

雖已取得天下衣錦還鄉，但為使這個天下永遠保持安定，必須四處找來猛士，使之擔負保國衛民任務──這首歌的詞意如此。他在這首歌裡讚美的是別人的力量，而不是自己的力量。

少年合唱團的歌聲誠可謂繞樑三日。正因為他們是天真無邪的小孩，所以這首歌聽來格外令人感動。

劉邦越唱越來勁，最後甚至站起身來手舞足蹈。舞畢，他還潸然落淚。

「話說『遊子思故鄉』。雖然朕以關中為都，在朕死後，朕的魂魄還是繫在沛地吧？對，朕是由沛公發跡逐漸爬升，最後成為天子的，所以，沛誠可謂吉祥之地。為了慶祝這份吉祥，朕決定將沛地今後的一切租稅和伕役全予免除！」

聽到這句語時，沛縣父老莫不叩頭稱謝：

「皇上大恩大德，小民沒齒難忘，叩謝皇恩！」

劉邦在故鄉接連設宴十多天，連日與鄉人開懷暢飲。最後，他要離此回京，故鄉父老卻極力挽留。

「不，朕帶有許多家臣，朕知道光是他們的餐食就帶給你們極大負擔。這是非走不可的時候了。」

劉邦於是命令出發。

「那……讓我們恭送到縣境吧！」

沛縣百姓家家戶戶傾家而出，全體為劉邦送行至西邊縣境。據《漢書》記載，沛郡人口約為兩百萬，下轄三十七縣，而沛縣是其中之一，因此，縣人口應該有七八萬以上。這麼多的人跟在皇帝隊列的後面走著。

來到縣境時，劉邦由於依依難捨，所以又和他們舉行酒宴。這酒宴一連又是三天。由於喝了酒而有些得意忘形的鄉人中，竟然有人開口向皇帝請求：

「請皇上准許隔鄰豐縣和我們一樣免除租稅和伕役，可以嗎？」

與沛為鄰的豐縣，劉邦年輕時候也曾待過一段時期。沛、豐兩縣的人因頗多婚姻關係而情同手足。沛縣父老是為有親戚關係的豐縣百姓向皇帝請求這項恩典的。

「不行！豐縣的人曾經背叛過朕。」

劉邦說出不給豐縣百姓恩典的理由。他剛起義時，派守豐縣的雍齒曾經背叛他投向魏。雖然劉邦企圖予以收復，但由於豐縣城牆堅固，而且劉邦自己後來得病，不得不改變初衷，率軍返回沛縣。

「這一點我們知道。但那是雍齒幹的事情，豐縣百姓是被迫從命的。請皇上特別開恩……」

沛縣父老為豐縣百姓拚命懇求。

「被迫從命的人，守城會守得那麼頑強嗎？……算了，同樣的恩典也給予豐縣人民吧，因為都是朕的故鄉嘛！」

劉邦最後還是答允了。

※※※

在故鄉，時而落淚，時而成為感情的俘虜，這都是劉邦業已年邁、感情變得脆弱所致吧？實際上，他的健康情形這個時候已經不太好了。

親自出來討伐黥布，其實對他的身體並不好。原本，他是準備以太子為將軍率領諸將出征的。

但，呂后堅決反對這樣做。

劉邦的家庭內幕相當複雜。他目前最寵愛的女人是戚夫人，糟糠之妻呂后被疏遠已久。劉邦舉兵之際，曾經受到呂后娘家在物資和精神雙方面的極大援助。原本祇是無賴之徒的劉邦，之所以能在沛縣受到眾人擁戴，完全是有呂家做後盾的緣故。因此，劉邦在呂后面前，向來是抬不起頭的。

而且，呂后不是祇有內助之功而已。如前所述，劉邦原欲放他一馬的彭越，卻被她以欺騙手段殺害。對於去除有危險性的功臣一事，呂后猶較劉邦熱心。

對劉邦而言，呂后不僅是正室夫人，更是取得天下、患難與共的同志，這也就是令他感覺侷促不安的原因。因此，他對呂后採取敬而遠之的態度，內心真正寵愛的是戚夫人。

戚夫人對皇帝極盡撒嬌之能事。身為母親的她，當然溺愛自己的兒子如意，並且懇求劉邦立他為太子。男人一般都敵不過枕邊人的哭泣哀求，何況劉邦對太子盈過於軟弱一事向來甚為不滿。

──身為天子的人，個性必須剛健。盈的個性過於軟弱，將來難以統治天下。

劉邦甚至在群臣面前說過這樣的話。

看到如意淘氣的樣子，他就瞇著眼睛喜孜孜地說：

──這個孩子很活潑，很像朕小的時候。

因此，宮裡開始傳出這樣的話了：

──皇帝似乎有意廢不肖（指太子盈而言）而立愛子（指如意而言）。

呂后當然因此感覺焦躁。她祇有盈這麼一個兒子。對於盈的個性軟弱這一點，她自己也引為憾事。呂后不想將與丈夫辛苦得來的天下送給別人，於是她找來胞兄建成侯商量。

建成侯轉而找天下第一智者張良商量。

──骨肉之間（骨肉間之事），雖臣等百餘人何益？

對此，張良如此回答。意思是說，關於戰爭或政治上的事，他可以獻策，但事關皇帝家族的問題，即使有一百個張良也於事無補。不過，他倒是給了建成侯這樣的建議：

──陛下曾經廣招天下賢者，卻有四個人始終不肯應召進宮。這四個人都是老者。倘若能請到他們伺候太子，太子的身份或許能得以保全吧？

張良更教他如何邀聘四賢人的方法。

就在這時候，皇帝下旨，以太子盈為將軍，討伐黥布。

除皇帝以外，太子是位階最高的人。太子無論有何等重大功績，也不可能再行晉陞。相反的，萬一失敗，就有立刻被廢的可能。因此，呂后強烈反對乃是當然之事。

──黥布是天下猛將，而前往討伐的諸將，儘是你的舊時同僚，這不是形同以羊率領狼群嗎？諸將絕對不會聽從太子命令的。而且知道太子為統帥時，黥布一定會勇氣百倍地鳴鼓而攻。黥布現在最怕的，祇有你一人而已。尚請皇上以我們母子為重，考慮親征之事。

呂后如此哭訴。

劉邦本來就對太子的評價不高。他原本就在擔心以太子領軍，征討之事有可能因之拖長。因此，聽到呂后哭訴時，他知道自己非親征不可了：

──好啦，好啦，朕決定親征就是嘛！雖然朕近來身體有些不舒服……

身體本來就不太健康的人，此時更為流箭所傷。還好討伐形勢已定，劉邦遂決定返回長安，在回故鄉沛縣一趟後，御車一路朝西方行進。

「實在累人……」

劉邦在御車裡連連自語。

十多日來的連續酒宴，使他有些吃不消。他是個喜歡酒宴的人，每每以長夜酒宴恢復征戰的疲勞。而現在卻因酒宴而疲勞，這不正證明他已年老了嗎？

（我的壽命或許所剩無幾……）

他無法抹除這個不祥的預感。

在返回長安的途中，北方傳來捷報。原來周勃已將代郡、雁門、雲中等地全部平定，並且將叛將陳豨於一個叫當城的地方斬了。

「這確實是好消息……」

劉邦不掩喜色地說。剩下的時間好像不多。在這之前，當然是解決越多的事情越好。尤其解決陳豨之亂更是好事一樁。

但數日後由北方來的使者，卻傳來另一個消息。

──依據陳豨降將的供詞，燕王盧綰與陳豨好像有所勾結。……

「這下子我又要忙了……」

劉邦遂開始計算自己所剩無幾的時間。

## ○七六皇帝病倒

病倒後，劉邦唯一擔心的，是他所寵愛的戚夫人和其子如意的事。劉邦病榻旁有戚夫人派遣的宦官在暗中進行策劃，他們不斷建議劉邦盡快廢立太子。

※※※

──太子的問題和討伐盧綰事宜。

凱旋長安後，這是得立即著手解決的兩件事。現在的情形和以往不同，由於時間有限，所以非盡速解決不可。

根據報告，燕王盧綰與陳豨串通，但，這件事情尚真偽莫辨。雖然下令盧綰前來京都接受查問，盧綰卻稱病不來。因為有韓信和彭越的前例，他是不敢貿然前來的。

事實上，燕王盧綰與陳豨確實有所聯絡。不過，這並不是為了謀反，而是為了保身。他所以汲汲於保身之策，乃是當然之事。韓信、彭越、黥布等皇族以外的王，已先後遭到肅清。剩餘的祇有長沙王吳臣和燕王盧綰兩人。長沙王由於謀殺妹婿黥布，因而得以保住王位。

燕王盧綰已處在極端恐懼的狀態下。他的王位能安泰，乃是由於中央軍忙於討伐造反的陳豨，一時無力攻打燕的緣故。因此，燕王當然希望陳豨勢力強大，討伐時日延宕越久越好。所以，盧綰在討伐上祇是做做虛與委蛇的動作。不僅如此，他還派遣家臣張勝至匈奴，設法使匈奴對陳豨有所援助。

在討伐作戰上手下留情，並且斡旋第三勢力給予敵人援助──有這等行為的盧綰，被指責為「造反」，也實在難以為自己辯白。

由於盧綰不出面，劉邦遂派審食其以使者身份至燕。使者的任務在於促請盧綰上京，也順便在燕地調查盧綰身邊事宜。盧綰依然稱病拒絕上京。

審食其在燕地調查的結果，發現可疑之處頗多。其中一點是，盧綰不僅與陳豨勾結，與匈奴似乎也有聯絡。他於是回長安報告：

──燕王確實有造反跡象。

同一個時候，一名匈奴俘虜做了如下告白：

──亡命至匈奴的張勝，實際上是燕王的密使。

盧綰造反，至此證據確鑿。

劉邦於是命令樊噲討伐盧綰。盧綰的王位當然被剝奪，新封的燕王是劉邦的兒子建。

「直接向陛下辯明，一定會獲得諒解。事態演變到如此地步，完全是陛下身邊人物嫉妒我的緣故……找到機會面奏陛下、當面道歉的話，陛下一定會原諒我的……」

盧綰如此告訴家臣，並且也堅信這一點。對自己最為嫉妒的是呂后。趁呂后不在場時與皇帝面對面溝通，這樣，皇帝的懷疑一定會冰釋才對。他和皇帝是兒時好友，雙方父親也是摯友。何況，劉邦和盧綰是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

──這一對孩子注定一輩子成為好朋友，因為他們是同日誕生的。

村人因而曾經致贈羊肉和酒至雙方家庭。

無賴時代的劉邦，過去曾因犯罪而躲藏一段時期，當時，摯友盧綰雖然自己未有任何罪行，由於擔心劉邦孤獨寂寞，所以從頭到尾陪伴著他。因此，盧綰自信祇要能有單獨談話的機會，劉邦一定會原諒他才是。盧綰未應召入京，是因為聽說劉邦刻正躺在病榻上，他認為將無機會和劉邦單獨談話的緣故。

「我必須忍耐等到皇帝病癒……」

盧綰於是率領家族、家臣和數千騎兵退到長城下。討伐軍統帥樊噲將心比心，體察盧綰的用意，故意向長城相反方向進軍，並稱此為「索敵」行動。盧綰和樊噲分別出身豐縣和沛縣，也是兒時舊友。

「鴻門宴」之際，樊噲曾經以身保護劉邦。身為禁衛隊隊長的他，獲得劉邦絕對的信任，而且樊噲的妻子呂須是呂后的胞妹，皇帝和皇后當然對他百分之百地信賴。因此，縱然討伐事宜稍為拖延，也絕無受彈劾之虞──這一點，他有充分的自信。

但劉邦此刻躺在病榻上，情況和平時不可同日而語。病倒後，劉邦唯一擔心的，是他所寵愛的戚夫人和其子如意的事。劉邦病榻旁有戚夫人派遣的宦官在暗中進行策劃，他們不斷建議劉邦盡快廢立太子。

樊噲由於為人單純，所以絲毫未曾懷疑自己的安全會出問題。但娶呂后之妹為妻的他，在戚夫人一派人士的眼裡看來正是敵人。戚夫人一派比誰都怕樊噲，早視他為非拔除不可的眼中釘。

「陛下，您不覺得皇子如意可愛嗎？還有戚夫人……」

伺候病榻邊的宦官，經常如此向劉邦嘀咕。

「朕當然疼愛。如意是朕在世界上最疼愛的人……朕一定會找機會立他為太子的……」劉邦回答。

「可是，如意皇子的處境很危險啊！」

「這是誰說的！？」

「祇要陛下龍體康泰，他當然不會有事……」

「你的意思是朕去世後……！？」

「呂后視戚夫人和如意皇子如背上芒刺啊！」

「女人還能做什麼！？如意正式被立為太子後，諸臣自然會擁護他，所以，這是不必擔憂的。」

「是嗎？呂后的妹夫樊噲將軍，正率領二十萬大軍在北征途上。樊將軍要是興起叛意，以此大軍殺盡戚夫人、如意皇子一族，將是輕而易舉的事情……祇要呂后發出命令……」

「喔……」

劉邦不得不有所思量。呂后是敢斷然發下這等命令的女人。過去劉邦準備放過的彭越，不正是由於她的堅持而喪命嗎？

「依據由燕地來的商人傳話，樊將軍未有征討盧綰之意，而將軍隊推向相反方向，好讓士兵休息哩！」

宦官壓低聲音，咬著劉邦的耳朵道。

劉邦立刻欠起身，命令道：

「叫陳平和周勃來！」

兩人來到後，眼睛充滿血絲的劉邦喘著氣，道：

「你們兩人立即前往燕地，周勃代樊噲指揮討伐軍，陳平則逮捕樊噲，於軍中問斬。事情刻不容緩，你們坐驛車以各驛換馬的方式，趕緊前往吧！」

「遵命！臣等這就出發！」

兩人退出後，相覷搖頭。

「皇上的模樣實在異於平時……」陳平道。

「對，皇上由於生病，所以身心俱疲……如此一來，適才的命令我們是否該照單全收呢？」

「這確實是個問題……斬了樊噲，皇上日後反悔是很有可能的事情。」

「妹夫被斬，呂后會默不吭聲嗎？……此時，我們絕對不能魯莽行事。」

「可是，勅命畢竟是勅命……不管怎樣，我們還是先逮捕樊噲，把他送到長安吧。倘若皇上屆時有了悔意，他自然會釋放樊噲的。反正，讓皇上親自處罰樊噲就是了。」

「或許這是最好的方法吧？」

兩人協議後，出發前往燕地。

※※※

中央政府的最高官位是「相國」，而此時就此位的是蕭何。在這之上更有與政府體制無關的「太傅」。太傅是天子的教師，也就是對天下大事提出意見的人。任命太傅，一般選擇較有硬漢氣概且對事情較為挑剔者居多。當時的太傅是叔孫通。叔孫通拚命反對廢立太子之事。

「知道了，朕不廢太子就是了。」

關於廢立太子事宜，劉邦表面上說的是這句話，並以此敷衍援引古今事例、強調絕不可如此、脾氣倔強的叔孫通。劉邦內心卻依舊有廢太子盈改立如意的念頭，並且計劃伺機行事。

喜歡宴會的劉邦，臥病期間也常召集群臣設宴。一天，正在行宴時，太子盈帶著四名老者來到。

這四個人都是八十多歲，頭髮、眉毛、鬍鬚全都雪白。他們衣冠楚楚，人品之佳更是無與倫比。

「四位老先生，請把各人的名字報出來。」劉邦說。

「愚老名叫東園公。」

「人們稱在下為角里先生。」

「民以綺里季為名。」

「我的名字是夏黃公。」

聽到四位老者道出姓名時，劉邦大吃一驚。這四個人不正是昔日想邀聘而不可得、盛名如雷貫耳的四賢人嗎？

「朕想邀聘諸位，尋訪已久，卻始終未能達到目的。你們現在為何跟隨太子呢？」

「我們四人盼望能出仕於仁孝恭敬的明君。」東園公回答。

「你的意思是說，朕不配你們跟隨嗎？」劉邦問道。

「這一點請陛下捫心自問。陛下是否有過輕視士大夫之事？大聲辱罵因一時失察而犯錯的人，陛下是否有過這等行為？」角里先生問道。

劉邦默然不語。他知道自己經常如此。

「我們都不希望到了這個年紀之後還受人辱罵，所以，聽到皇上有意邀聘，就躲了起來。」

綺里季捋著鬍鬚說道。

「可是……」夏黃公緊接著說，「據聞，太子盈人品高潔，禮賢下士，天下人民莫不樂意為其犧牲自己，我們四個人遂有『這才是值得侍奉的明君』的共識，所以由隱居處出來跟隨太子。」

劉邦凝視四人片刻後，行揖道：

「希望你們四位永遠輔佐太子，好好開導他。」

就在這個瞬間，劉邦決定打消廢立太子之事了。四位老者退出後，劉邦叫來戚夫人，對她說：

「朕本來想順妳的意，立如意為太子，但盈現在身邊有那四位賢人，誠可謂羽毛已豐，所以，朕也奈何不得。妳最好死了這條心吧！」

戚夫人當場哭倒。

「妳別再哭了，朕希望妳起來為朕舞一曲楚舞。來，朕為妳唱一首楚歌吧！」

劉邦於是唱出了下面這首歌：

鴻鵠高飛，一舉千里。

羽翮已就，橫絕四海。

橫絕四海，當可奈何！

雖有矰繳，尚安所施（「矰繳」為附有線之箭）！

大意是：太子盈已能翱翔天空，用任何強弩弓箭都射不到。這是無可奈何的事情。劉邦重複唱了幾遍，而戚夫人卻聊無舞興，一直啜泣不停。

在這之後，劉邦病情迅速惡化。雖然呂后請來的名醫頻以「皇上之病必將痊癒」的話作為激勵，躺在病床上的劉邦卻無力地搖搖頭，說：

「我的生命在老天爺的控制之下，這一切都是命。再了不起的名醫，在命運之前也是無可奈何的。我出身卑微能以三尺劍取得天下是命，同樣，因病而亡也是命。你不用再為朕治療了。」

劉邦給這位醫生黃金五十斤，讓他回去。

看到呂后哭泣不已的樣子時，劉邦笑道：「什麼事情讓妳傷心呢？朕死後有盈這個繼承者，而盈不是也有蕭何這麼一位可以倚重的輔佐人嗎？」

「可是，蕭相國已經年邁，倘若蕭相國去世，又該如何是好呢？」

「有曹參可以接替他呀！」

蕭何和曹參都是沛縣出身的人。

「曹參同樣不年輕，一旦他也不在，該如何是好呢？」呂后問道。

「可以起用王陵。雖然這個人有點愚直，但有個好幫手應該就不會有問題。這個幫手以陳平最為理想。陳平的智力確實出眾，但他一個人無法挑起這個大任。周勃是個粗魯軍人，但任命他為太尉（國防部長），劉氏的天下一定會安泰的。」

「那在王陵、陳平、周勃這些人之後呢？」

呂后再問時，劉邦露出厭煩的表情，閉起眼睛回答：

「那個時候的事情，妳大概可以不用管了吧？」

（到那個時候，妳這個老太婆應該早已翹辮子了，妳這個貪心的女人想活多久呢？）

倘若不是在病榻上，劉邦大概會如此回答吧？

## ○七七後宮殘虐

呂后使用鴆毒，輕易地就將年幼的如意殺害。但對恨之入骨的戚夫人可不會這麼便宜。她打算慢慢地折磨戚夫人，讓她生不如死，以洩心頭之恨。

※※※

呂后問起何人可以委重後事時，病榻上的劉邦之所以未提及張良，是這時候的張良已在「辟穀」的緣故。劉邦取得天下後，張良以自己的職志已遂為理由，請求從此引退。他當時說的話是：

──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

赤松子是太古時代的仙人，而要成為仙人，第一個規定是絕不可食五穀，這叫做「辟穀」。因此，對一個有意棄世的人，當然不能讓他擔任政事。

想要成為仙人，必須服用仙藥，也就是所謂的仙丹。而服用仙丹之前，必先清掃腸胃。清掃腸胃的先決條件是禁食穀類。然而，不吃穀類，吃什麼呢？

──食氣以絕穀。

這是稱為仙術教科書的《抱朴子》中的一句話。就是所謂的「不食人間煙火」。

一種說法是：張良所以求仙，是為了保身。

取得天下後，劉邦逐一肅清功臣。被肅清的有韓信、臧荼、韓王信、彭越、黥布等，此外，連兒時好友盧綰都成為被討伐的對象，更有勅命要處斬這批討伐軍的統帥樊噲。預見這一切狀況的張良，當然盡可能迴避，以免見疑於皇上。對皇帝而言，一個棄世的人自然是最沒有威脅的。

天下統一後，張良對劉邦來說，祇是他敘舊的對象而已。談到之外的事情，尤其是與政治有關的問題時，張良都以「這件事情與我無關」為擋箭牌而三緘其口。

張良因而得免於成為肅清對象。

劉邦死於十二年（公元前一九五年）四月甲辰日這一天。

因皇帝之死樊噲得以保住一命。被免除討伐盧綰軍統帥職務、原本應在軍中被就地處斬的他，由於陳平決定將他送回長安接受處置，所以被五花大綁，利用囚車押解回京。繼位皇帝不是戚夫人之子如意，而是呂后的獨子盈。盈正是樊噲妻子胞姐的兒子，他們之間有親戚關係，因此，樊噲再也沒有被斬之虞。

另一方面，因皇帝之死而希望完全幻滅的是盧綰。

（說明後，一定會得到饒恕才對……）

原本認為若對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劉邦辯明，一定會得到饒恕的他，這下子誠可謂投訴無門了。如此一來，他的造反污名，不是永遠沒有洗雪的機會嗎？

在長城附近觀望的他，接到皇帝去世的消息時，就意識到自己已無希望，於是立刻亡命匈奴，匈奴給了他「東胡盧王」的名位。

在冒頓單于統治之下，新興氣象蓬勃的匈奴，由於急需各方面人才，所以格外優遇由漢亡命前來的人。韓王信也投靠匈奴，成為匈奴將軍，後來與漢的柴將軍交戰中敗死。

盧綰約一年後在匈奴病死。他的孫子和韓王信的孫子後來都再度向漢歸降，被封為侯。

呂后遵照丈夫的遺言，委託相國蕭何負責國政。而她最感謝的是，教授她利用四位在野賢老的計策、使太子盈得以確立地位的張良。她於是要求張良不要再「辟穀」。

「人生短暫，何必這樣受苦呢？您不要再勉強自己辟穀吧！」

但張良還是堅決表示不願從政。

「臣健康情形不佳，尚請皇后准予靜養。」

既然以健康不佳為理由，呂后自然無法強其所難。於是改以審食其為她商量的對象。向來擔任肅清功臣任務的此人，準備採用同樣的方針。

──為了使年少、軟弱的新帝地位穩固，最好的方法莫如將擁有重兵的將軍全都殺盡！

他提出的建議可謂激烈至極。呂后由於愛子心切，遂同意採取這個手段。

但聽到此事的酈商，立刻找審食其，並以無比嚴厲的態度詰問他：

「你是不是存心要使漢朝滅亡！？你是否對漢有怨！？周勃將軍正擁二十萬大軍於燕地，灌嬰將軍則以十萬兵力守著滎陽。聽到諸將被誅殺的消息時，你想他們不會率領大軍大舉攻入關中嗎？漢帝國不是要因此而滅亡嗎！？」

審食其聽後，覺得酈商所言甚是，於是立即入宮向呂后進言此項方針必須作廢。

※※※

無賴出身的劉邦之所以能成功地糾合眾人，最後取得天下，完全是因為呂氏一族在背後支援的結果──呂后堅信如此。然而，劉邦取得天下依靠呂氏是事實，不過，也不能說是完全仰賴呂氏一族的力量。最大的原因應該在於群臣的功勞，尤其是劉邦的領導有方。而呂后卻認為自己一族的貢獻最大。

（呂氏一族應該受到優遇！）

這是她的想法。她認為誅殺功臣有所貢獻的自己，應該算是功不可沒。因此，她以內舉不避親的態度，逐一起用自己娘家的人。

她生有一男一女。女兒魯元公主下嫁一名叫做張敖的人，險遭廢立的獨子盈，由於張良奇計而得以保住皇位。

皇位險些被戚夫人的兒子如意奪去──想到這一點，呂后就由衷痛恨戚夫人母子。丈夫劉邦晚年祇寵愛戚夫人而根本不在意糟糠之妻──這也使得她痛恨有加。

（我絕不饒恕那對母子！）

呂后已是大權在握，成為皇帝的獨子盈（即惠帝）又優柔寡斷，所以，她一切都可為所欲為，於是先把戚夫人抓起來關進永巷。

永巷是幽禁犯罪宮女的場所。戚夫人頭髮被剃光，脖子上枷，穿著囚犯所穿的赭衣（紅衣），被迫整日搗米。

有一首題為《永巷歌》的歌曲留存迄今。據說，這是戚夫人當時邊搗米邊唱的歌。

子為王，母為虜，

終日舂薄暮，

常與死為伍！

相離三千里，

當誰使告女？

這首歌詞未見記載於《史記》，祇見於《漢書》中，因此，它很有可能是同情戚夫人的後人所作。

總而言之，呂后的復仇手段可謂殘忍至極。然而以上所述，祇是復仇的初步而已。

如歌詞中「相離三千里」之語所指，戚夫人的兒子如意正以趙王身份，身處趙地，有意殺害這對母子的呂后，遂命令趙王如意上京。趙國宰相是建平侯周昌，他早看出呂后意圖，因而對使者說：

「先帝曾托微臣妥善保護趙王。如今趙王年幼，此刻實是有病在身，未克親赴長安。」

使者前後往返三趟，周昌始終以先帝有守護如意的遺詔為托詞，執意不從呂后命令。

怒不可遏的呂后遂改召周昌上京。對召見趙王如意的命令，周昌還可以抬出先帝遺詔，但對召見本人的命令則無法不服從。等到周昌離開趙國後，呂后再度派使者命令趙王上京。此時趙國已無膽敢拒絕此項命令的家臣。

誠如那四位賢人以「仁慈」稱讚惠帝，惠帝確實是個心地善良的人，他知道年幼的弟弟如意一旦進宮，一定會為母后所殺。因此，他親自到灞上迎接這位弟弟──趙王如意，然後陪他一起入宮，與之共同起居。惠帝這樣做，為的是不使母后有機會對自己的異母兄弟下手。

惠帝如此以身庇護，而呂后則虎視眈眈地等待機會。

十二月的某一天，惠帝一早就準備出去打獵。年幼的如意還不會打獵，而且根本沒有早起的習慣。惠帝一邊換裝，一邊望著還在酣睡的弟弟的臉，心想：

（天還沒有亮，母后應該還在安寢，所以，如意應該不會有事才對。）

事實上，這是惠帝的誤算。他的身邊隨時都有呂后部署的奸細。奸細得到的指令是：無論深夜或凌晨，祇要發現如意單獨一人，就立刻報告。

呂后當然很快接獲這項報告。於是她讓女官帶著早就準備好的酖毒，讓如意喝下。

酖毒是用一種叫做「酖」的毒鳥羽毛浸泡製成的毒液。這種鳥以毒蛇為食，據說，被酖的尿液撒到的石頭會立即腐爛，其毒性之強烈由此可見。這是一種狀類似雁、羽毛黑紫而喙頗長的鳥，應該歸類於現在的何種鳥則不甚明瞭。這類具有劇毒的鳥，或許早已滅種也說不定。總之，飲下酖毒的人是絕對無法救活的。

「如意皇子因急病暴斃了──」

狩獵回來的惠帝，在門口就聽到家臣給他的報告。

他立刻跑進自己的房間，關起門來放聲大哭。──他是一位生性懦弱的皇帝。

※※※

呂后使用酖毒，輕易地就將年幼的如意殺害。但對恨之入骨的戚夫人可不會這麼便宜。她打算慢慢地折磨戚夫人，讓她生不如死，以洩心頭之恨。

她先把戚夫人的雙手和雙腳全都砍斷。然後將她的眼珠挖出，再用火燒她耳朵使她成為聾子，並且用藥灌其口使她成為啞巴。最後，她把戚夫人置於廁所，謂之「人彘」（人豬）。

這樣的作為誠可謂殘虐至極。遭受這等處置的人竟然沒有因出血過量或休克立刻死去，而尚苟活數日，這實在是一件令人難以置信的事。後來，呂氏一族被滅，所有的惡行全都歸到呂后頭上。呂后的惡行似乎被誇張渲染了。她是以最惡毒的手段，對丈夫的寵妃戚夫人進行報復，但「人彘」之事果真如史書所記載的嗎？對於這一點，作者心存懷疑。呂后大概是將戚夫人折磨至死，對屍體百般凌辱後，再將死者稱為「人彘」的吧？

呂后也把這「人彘」讓自己的兒子惠帝看。

「你知道這是什麼東西嗎？」

她指著蠕動的物體問道。

「孩兒看不出是什麼。好像是生物，對不對？」

「是一頭豬！」

「豬……？豬怎麼沒有腳呢？」

惠帝訝異地問道。

「是一隻人豬！而且是母的！」

「什麼……！？」

聽到這句話時，惠帝已有醒悟。但他不願意相信有這樣的事情發生。母后再怎麼殘忍，也不會做出這樣的事情才對。他真想祈求上蒼，證明自己的母親不是這樣的人。

「這就是戚夫人！」

呂后直截了當地說。

「什麼……！？」

惠帝一聲驚叫。霎時間，他的臉色變得鐵青，一雙眼睛緊緊地閉起來。但適才看過的人豬模樣，鮮明地映在他的眼前。他的膝蓋開始發抖。他的牙齒咯咯作響。

「你好好看著吧！身為側室而過分跋扈的女人，下場就是這樣！」

母后說的話，惠帝祇聽到這裡。因為一陣耳鳴後，他已失去意識，當場癱瘓了。

心志軟弱的惠帝自從目睹「人彘」後，由於所受震驚過巨，竟然病倒，直到一年後才逐漸痊癒。還躺在病榻上的他，派人對母后奏道：

──母后所為太悖人道。兒以生為母后之子為憾事，再也沒有自信治理天下了。

打從這一天起，惠帝全然不管政事，整日沉湎在醇酒女人的生活中。如此一來，政治大權自然旁落到呂后手裡。

（連先帝愛妾之命都守不住，這樣的我還有資格保護天下萬民、執行政事嗎？）

這是惠帝的想法。

──若孝惠者，可謂篤於小仁而未知大誼也。

後世史家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對惠帝的作為做如此批判。

劉邦極欲更換太子，也許就是因為憂慮惠帝如此神經質的緣故吧？他的這項打算，不見得完全出自於對戚夫人的愛情吧？

《史記》作者司馬遷是以現實為重的史家，他對皇帝都以「本紀」記述其事跡，而對惠帝則不然。或許，他認為身為皇帝的惠帝並沒有做「皇帝」的實績吧？

## ○七八女君專權

呂太后索性把幼帝殺掉。視自己為殺母仇人的小鬼得趁早除掉，以免引起後患。她不愁沒有補缺用的傀儡皇帝。

※※※

呂太后立自己女兒魯元公主生的女兒（也就是外孫女）為自己兒子惠帝之后。對惠帝來說，他娶的是自己胞姐的女兒，也就是外甥女。呂太后意欲由呂氏一族掌握政權，因此在婦道人家的想法下，企圖由「親上加親」的方式著手。

但世間事不如意者十之八九，惠帝之后遲遲未有喜訊。魯元公主和呂太后都為此焦急萬分，四處求神問卜，也讓她服用各種藥物，還是沒有效果。

呂氏的繁榮與皇統息息相關。呂太后無論如何都想要能由自己操縱自如的皇太子。她於是命令皇后：

「妳用個東西綁在肚子上，開始偽裝懷孕吧！」

剛好這時有一名與呂氏有親戚關係、過去在宮內服務、目前回到鄉下娘家待產的有孕婦人。呂太后把這名婦人藏到某處，待其產下男嬰，立刻宣佈皇后弄璋之喜的訊息。為了守住這項秘密，呂太后把這名嬰孩的母親殺害了。

雖然如此，呂太后還是覺得不安。祇有一個皇嗣，萬一發生不測，她不能放心。皇嗣應該多多益善。

惠帝過的是縱慾生活，卻未曾聽到後宮佳麗有人懷孕之事。呂太后於是將呂氏族親中，凡有男嬰誕生就一律佯稱為因受惠帝寵愛而生，並且在宮廷內養育。

除了皇太子以外，因這個方式而被視為皇帝之子的，共有五人。這五人全被封為王侯，即：

淮陽王劉彊

常山王劉不疑

襄城侯劉山

軹侯劉朝

壺關侯劉武

雖然這幾個人都稱劉姓，實際上他們沒有一個是惠帝真正的兒子。呂氏一門的這幾個人，是皇太子有不測時的候補人員，換句話說，就是備用的傀儡。

劉邦有八個兒子。正室呂太后生的惠帝是老二。在這之前，一名側室先生下了長子。這名長子名叫劉肥，被立為齊王。

惠帝即位第二年，齊王肥入朝。

「歸朝」、「來朝」用以指「歸國」、「來國」之意，而往昔的「朝」指的是在國都的朝廷。因此，「入朝」的意思是上京進宮晉謁皇上。

雖然齊王是兄長，但由於弟弟是天子，所以非執臣下之禮不可。而心地淳樸的惠帝卻依家族禮數，讓兄長齊王就上座，設宴款待。

呂太后睹狀勃然大怒。使這位老太婆震怒的後果何等可怕，這一點可以由不久前的「人彘」事件證明。她把摻有酖毒的酒放到齊王面前，說了一句：「請喝吧！」

齊王不經意地伸手要端起這隻酒杯。但另外一隻手比他先伸到這隻酒杯來。這個人是坐在齊王旁邊的惠帝。

惠帝由於看過人彘，知道母后是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的人。因此，當看到呂太后把酒杯放到齊王面前勸飲時，立刻察覺到母后的意思。

（不好！母后要毒殺哥哥……）

他立即伸手抓杯，為的是要救兄長一命。

（這不是難得一見的事情嗎？向來極其內向的這個人，怎麼會有這種舉動呢！？）

齊王對惠帝的舉動頗為費解。向來靜如處子的惠帝會伸手搶奪別人的酒杯，真是匪夷所思。

這一瞬間，呂太后的一隻手伸向惠帝，強拉他的衣袖。酒杯因而從惠帝手中掉落，酒漿倒在地板上。

（喔！原來是……）

齊王這才恍然大悟，臉色霍然變青。他險些遇害了。這個場面因惠帝的搭救而倖免於難，但呂太后絕不會就此罷休吧？

「哦！我醉了……不能再喝了……我確實醉了……」

齊王佯裝酒醉，總算躲過這個宴會場面。但回到下榻處後，想到今後的事情就一籌莫展，祇是嘆息而已。

「依臣之見──」

此時，一名智臣對齊王獻策說。

「你有什麼良策，快說出來吧！」

「太后對她的女兒魯元公主格外疼愛，公主的相公張敖祇是擁有數城的宣平侯而已，而大王則領有七十餘座城池。為求活命，於今之計，唯有割地一途可以考慮。大王不如將領地中的一郡獻給太后，請她轉賜魯元公主作為禮物，以此取悅太后。大王意下如何？」

「這或許是唯一的方法吧。」

齊王於是獻上城陽郡。

呂太后果然大悅，擇日蒞臨齊王府邸，舉行盛宴，齊王也因而得以平安歸國。

惠帝不但性格較弱，身體也非常羸弱。這樣的人沉湎於酒色生活，健康情形惡化是不言而喻的事。他在位七年就去世。

呂太后為他行哭禮，眼眶裡卻沒有一滴眼淚。

「太后為什麼沒有流眼淚，你知道嗎？」

年僅十五歲的張辟彊問了丞相陳平。張辟彊是張良的兒子。

「我實在搞不懂。做母親的人，為什麼不會為自己兒子的死而哀慟呢？」

陳平露出詫異的表情反問道。

「實際上，太后並不是不悲傷。骨肉至親的兒子死而不悲傷，天下絕沒有這種事情的。太后的情形是來不及悲傷。因為她的恐懼心理比悲傷還要強許多嘛！」

「太后恐懼什麼呢？」

「天子崩殂而新帝年幼──在這個情形下，大臣採取專橫態度壓抑太后，不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想到這一點時，太后還有時間悲傷嗎？」

「那該如何是好呢？」

「這個時候最重要的是，先設法使太后安心。」

「如何才能使太后安心呢？」

「任命呂台、呂產、呂祿這班呂氏族中的枱面上人物為將軍，讓他們握有兵權，此外再起用其餘呂氏家族人物擔任政務，如此一來，太后一定會安心吧？」

「說的也是……。兵權和政權全都在呂氏族人的掌握中時，太后當然會安心的。」

丞相陳平依照十五歲少年所說的話去安排一切。太后因無後顧之憂，這才露出悲傷神色來。人在心裡有所恐懼時，不會有喜怒哀樂的情緒反應。而在恐懼感驅使之下的人，會狗急跳牆地做出什麼事，往往令人想像不到──尤其是生性殘忍至極的呂太后光憑想像就已令人毛骨悚然。

所以，丞相陳平當然努力使呂太后去除恐懼感。

成為將軍的呂台是呂太后長兄的兒子，呂產則為其弟。呂祿是呂后次兄的兒子。也就是說，這些人都是呂太后的侄兒。軍隊歸自己族人統率，這一點使呂太后大大安心。

呂氏族人一時之間飛黃騰達。呂台後來被立為呂王。劉氏以外而獲有王位的人，原先祇有一個長沙王吳臣，而現在更誕生了呂氏之王。

因獻上城陽郡而保住一命的齊王，其子劉章娶呂祿的女兒為妻。這一點證明，雖然貴為王者之劉氏，倘若不與呂氏攀上姻親關係，也難保地位穩固。

樊噲之妻是呂太后的妹妹呂須，她被封為臨光侯。女性封侯，此例在中國為首見。

而幼帝恭不知是從哪裡聽來的，知道自己的母親被呂太后所殺。口無遮攔的小孩竟然把這件事情說了出來。

「太后殺了朕的母親。對朕而言，太后是母親的仇人。朕因尚年幼，所以現在還奈何不了她，但長大以後，朕一定要報這個仇的！」

聽到有人報告這件事情時，呂太后撂下狠話道：

「小鬼說什麼大話！？我撿來讓你當上皇帝的小鬼膽敢說這種話，簡直是忘恩負義！你有本事儘管來報仇啊！」

她遂把幼帝幽禁於永巷，不准任何人接近。表面上，她宣佈皇帝龍體欠安，不久後，呂太后召集群臣商議。

「皇帝不但病重，精神狀態也不正常，連宗廟祀事都無法參加。這樣的天子已經喪失天子資格，看樣子非予更換不可。各位大臣意下如何？」

這哪裡算是商討，實質上無異於命令。群臣中當然無人敢表示反對。

呂太后索性把幼帝殺掉。視自己為殺母仇人的小鬼得趁早除掉，以免引起後患。她不愁沒有補缺用的傀儡皇帝。

五名候補皇帝中，常山王劉不疑已死，於是將襄城侯劉山改名為劉義，立為常山王。現在，再將常山王義改名為弘，奉為皇帝。實際上這樣的皇帝根本是個傀儡，這一點毋庸贅述。

被封為呂王的呂台死後，繼位的呂嘉由於行為驕橫，因而被廢，改以呂台之弟呂產為呂王。縱然是呂氏族人，凡是不合呂太后之意者照樣被剝奪王位，由此可見呂太后君臨天下的野心。

與劉邦共同縱橫戰場、經營天下的功臣中，大半已於劉邦在世期間被滅，剩餘的人不是病故就是年邁，根本無力牽制呂太后，這也是她如此跋扈的一個原因吧。

相國蕭何於惠帝二年死，其繼任者曹參於在職三年後去世。這同樣是惠帝在位期間的事。這兩個人都是沛縣出身，劉邦起義時，蕭何是衙門書記，曹參則為監獄看守。當時為亭長的劉邦，算來和他們是同僚。實際上，蕭何曾經幫過不十分善盡職守的劉邦不少忙。

另一名大功臣張良則以修行仙道為由，過著遁世一般的生活，因而不需顧慮他的存在。樊噲之妻乃呂太后之妹，因此，算來是姻親。

雖然呂太后有將娘家族人盡可能置於顯職的專橫行徑，但這畢竟祇是宮廷內的事，一般庶民並未受到多大影響。

司馬遷在《史記》中詳述呂太后的專橫事跡，在文末卻做如下批評：

惠帝與呂太后時代，天下萬民得以脫離戰國時代的苦難，君民莫不希冀過著無為（太平無事）的生活。因此，惠帝以垂拱（袖手不做事）為宗旨，呂太后雖以女流執政，卻未踏出宮殿一步，天下尚稱太平無事。當時絕少有用刑之事，罪犯不多，人們得以專心務農，過著豐衣足食的生活。

這樣的評價不可謂不高。由於長久戰亂，人民由衷渴望太平是事實。因此，在這樣的環境之下，身為國君的惠帝沉溺於酒色之中，而且毫無作為，這不能不謂上天絕妙的配合。雖然呂太后攪亂宮廷到相當嚴重的地步，但這終究祇能算是茶杯內的風波而已。

這樣的呂太后卻也有過一次因震怒而意圖揮動干戈。那是匈奴冒頓單于於惠帝三年送來無禮的書信時。

陛下獨立，孤僨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虞，願以所有，易其所無。

「野蠻匈奴膽敢如此無禮！」

呂太后立即召集群臣，商討如何對付如此無禮的匈奴。

這時候，呂太后的妹夫樊噲說：

「請授臣十萬大軍。由臣率領這批軍隊深入匈奴國內，一定會把他們打得抱頭鼠竄的！」

而中郎將季布卻表示反對：

「依臣之見，樊噲罪應處斬。先帝昔日於白登山為匈奴所圍時，樊噲身為三十二萬漢兵之上將軍，尚且未能解敵人之包圍。民間迄今尚傳當時苦戰之歌，當時受傷之兵至今方告痊癒。而今樊噲猶自狂言能以十萬軍隊橫掃匈奴大軍，莫非樊噲企圖陷天下於大亂？秦所以亡國，最大的原因在於於北地興動大軍應付匈奴。有意循此倣傚者，理應處予斬罪！」

「那應該如何是好呢？」呂太后問道。

「夷狄無異禽獸。為其所稱讚不足為喜，為其所咒罵不足為怒。如此無禮來函，隨意回話就是了。」

「說的也是。」

呂太后遂依季布的話行事。

據傳，漢此時回給匈奴的函件，內容大約如下：

妾為漢帝糟糠之妻，已年老珠黃，不敢承蒙貴大王鍾意。

匈奴似乎也對前函中文詞的魯莽有所反省，再度遣使者送來函件：

因未知中原禮節，前函文詞欠妥之處，尚祈見諒。

總之，動兵危機因而得以迴避，在呂太后掌握實權約十五年期間，從未有過大規模戰事。

## ○七九黃昏

或許是視力衰退，呂太后常說：「好暗，好暗啊！為什麼週遭這麼黝暗呢？」對此，伺候病榻邊的宮女們甚至在白天裡也習慣回答：「那是因為已到黃昏的緣故。」

※※※

在呂太后的專權時代，光是與呂氏關係友好，還不能成為護身符。

趙王劉友就是最好的例子。劉友是劉邦的第六個兒子，當然不是呂后所生。起先封淮陽王的他，於呂太后時代被改封為趙王。他是娶呂氏族中女性為正室夫人的。

但劉友並不愛他的妻子。那是個既驕傲又善妒的女人。他連看妻子一眼都不願意，所以寵愛著另外的女人。妻子呂氏遂因憤怒而對呂太后進讒言。

──趙王劉友說，呂太后一死，他要把呂氏一族悉數殺盡。

她如此誣告自己的丈夫。

呂太后震怒，立刻命令趙王上京。

趙王來到長安後，呂太后將他幽禁在皇都的趙王藩邸，命令禁衛士兵將府邸重重包圍，不許任何人供應糧食。雖然趙王家臣有意偷偷送進食物，但由於害怕被發現會受嚴懲而卻步。府邸的包圍愈來愈森嚴，連企圖接近都不可能。

藩邸內的趙王祇有餓死一途。

他於臨死前作了一首歌，其中最後一段如下：

為王餓死兮，誰者憐之？

呂氏理絕兮，托天報仇！

趙王死後的第十二天曾經出現日蝕現象，白晝猶暗。

呂太后一邊的臉頰上泛著冷笑，道：

「這日蝕是因為我的緣故……」

那個時代，天變地異一律被視為老天爺對為政者的訓誡。呂太后知道自己的行止並不很對。

趙王死後，劉邦第五子──死去的趙王兄長梁王劉恢被立為趙王。新的梁王則由呂產遞任。

呂太后將新梁王呂產之女許配給新趙王劉恢。

劉恢為此怏怏不樂。

呂產之女並不貌美，這一點尚可忍受，他實在忍受不了的是，這位妻子處處依恃娘家的權勢耀武揚威。不僅如此，他甚至認為這個被迫而娶的女人，真正的任務是在監視自己的言行。

「這個女人祇是名義上的妻子，實際無異於獄吏！」

劉恢於是不理會這樣的妻子，一心寵愛另外的女人。他不是不知道前任趙王──自己胞弟劉友的前例，卻用這樣的想法激勵自己：

（我為什麼非向呂氏一族的女人低頭不可呢！？我可是堂堂高祖劉邦的皇子啊！）

他所寵愛的女人由於擔心發生事端，因而勸說道：

「惹怒太后，說不定會落得和先前趙王同樣的下場，還是小心為妙。」

「妳不用擔心。友所以有那樣的下場，是由於被召就乖乖到長安去的緣故。太后再怎麼下旨，我都不會上京的！」

劉恢如此讓她安心。

他的妻子嫉妒心之強，遠超過先前趙王──劉友的妻子。她竟然把丈夫劉恢所愛的女人毒殺了。

劉恢哀嘆之餘，做了悼念之歌，叫宮殿樂人歌唱，最後自殺身死。這是他的弟弟友餓死後僅僅六個月的事情。

被立為新趙王的是呂祿。

三個月後，劉邦之末子燕王劉建去世。雖然劉建有子，卻被呂太后派人將他殺害，而後立呂通為新燕王。

高祖劉邦崩殂時，各地之王除長沙王吳臣外，清一色都是劉氏族人。

──今後倘若有劉氏以外之人自立為王，必須合力將之擊滅。

劉邦甚至對家臣說過這樣的話。

而非劉氏的呂氏之王接連產生，劉氏之王反而逐一被滅。

雖然不是呂氏之王，但如呂太后女兒魯元公主之子張偃被立為魯王，以及呂太后胞妹之子被立為琅邪王等情形比比皆是。因此，不僅中央，即使連地方，泰半都已屬呂氏天下。

受劉邦「劉氏以外之人自立為王時，必須合力將之擊滅」命令的家臣，為何默視呂氏家族之王陸續產生呢？

理由可以列舉如下：

其一，過去縱橫沙場的亂世英雄，於功成名遂後，開始覺得不願意失掉好不容易取得的地位。漢帝國軍隊已全在呂氏一族的掌握之中。要推翻呂氏一族，非與軍隊為敵不可。但年老的功臣再也不願意冒這個險。

其二，呂太后已年邁。

（老太婆餘年不多了。呂氏得以專橫，完全是因為這個為所欲為的老太婆在世的緣故。不如等待她百年以後再說吧！暫時不必勉強……）

丞相陳平以及太尉周勃都做此想法。

※※※

立呂氏一族為各地之王，原本就是陳平和周勃這批人決定的事情。將軍權交到呂氏手中的，也是他們。

硬漢王陵為此憤慨地詰問陳平和周勃，而他們回答說：

「你是直言之士，這一點我們由衷欽佩。但光憑直言是不能使漢帝國和劉氏子孫得到安定的。我們做的是你做不到的事情。」

如前所述，慫恿陳平起用呂氏一族的，是年僅十五歲的張辟彊。經驗豐富的丞相陳平竟然聽從十五歲少年的意見，《史記》這段記述必然有其背景。張辟彊是智謀之士張良的兒子。

張良已成遁世之人，他斷食五穀聲稱要成為仙人，於劉邦死後，從未在政治舞台登場。陳平大概是通過這名少年，向其父親張良徵求意見的吧？

──混亂如麻的天下，好不容易統一。此刻應以維持珍貴的和平為優先考慮。呂太后天性殘忍、刻薄、猜疑，倘若使其不安，不知會搞出什麼事情來。因此，目前首要之務在於使她安心。橫豎她想再活幾十年是不可能的事情。暫時把軍權和政權全交給呂氏吧！如此一來，她應該不會搞出驚天動地的事來。

張良一定是通過兒子，將此意見向陳平表達。

呂太后的為非作歹，確實歷歷可見。她不但殺害如意，使劉友餓死，更逼使劉恢自殺。她讓丈夫和別的女人生的三個兒子相繼死亡，甚至傳言末子劉建病死是她一手策劃的結果。雖然如此，劉邦的兒子中得以苟全性命者也大有人在，這大概可歸因於呂太后掌握軍權和政權之後而較為安心吧！倘若她在不安狀態下，承襲劉邦血統的人，理應全遭殺害才對。

──太后亡後該如何？

陳平問時，少年回答：

──這個問題，容我明天再答覆吧！

少年之所以如此回答，為的是要回家請教父親張良。翌日，少年做了如此簡單扼要的回答：

──必須奪回軍權。這件事情應該歸太尉周勃負責。

但少年並沒有把父親在這之後喃喃而語的話轉告陳平。

──管他天下之主是劉氏或呂氏，祇要人民能安居樂業就好。

一言以蔽之，這是等待時間來解決一切。也就是說，必須等到呂太后死後才能出現轉機。

被眾人盼望早日歸西，天底下這樣的人除呂太后外，恐怕再沒有第二個人吧？

八年三月，呂太后行「祓除」禮。

「祓除」是齋戒沐浴、向神禱告以除不祥的意思。舉行這個儀式時，一定要使用桃木做的弓和荊棘之箭。據傳，桃樹有驅邪之力，一些村落的入口或周圍種有桃樹，目的就在於此。「祓禊」（濯於水邊以除不祥）也是「祓除」之一種。

祓除習慣上於「三月上巳日」（三月份第一個巳日）舉行。自三世紀的魏代起，這個日子無論是否為巳日，一律改為三月三日舉行。

端午節原本是五月份第一個午日，故稱端午，後來卻被固定在五月五日，情形與此相同。

舊曆三月初氣候乍暖，所以適宜祓禊。漢王室習慣上於長安附近的灞水河畔舉行祓禊。

呂太后由於業已年邁，因此，這一天的祓禊反而使得身體不適。她在回途中就略為發燒。

歸途中，人們彷彿看到一隻蒼狗似的妖怪突然跳進呂太后的胳肢窩。但，再仔細看時，妖怪已形影杳然。

在那個時代，一有異變發生，就要找占卦師來占卜。

「這是已故趙王如意在作祟。」占卦師說。

※※※

在中國，黃色被認為是最尊貴的顏色，也是一切顏色的中心色。圍繞黃色的四個顏色是基本色，一方面代表方向，一方面則代表其守護神獸。分類情形如下：

青為東，季節為春，神為青龍。（「青春」之語因此而來）

紅為南，季節為夏，神為朱雀。

白為西，季節為秋，神為白虎。

黑（玄）為北，季節為冬，神為玄武（烏龜）。

狗有白色、黑色或黃色，但藍色的狗（蒼狗）則幾乎未曾看過。

後世詩人杜甫曾經以「蒼狗」形容天上行雲，所指意境是「無法捉摸的奇怪之物」。這等奇妙的蒼狗跳進胳肢窩，自然是不祥的前兆。

聽到占卦師的話，呂太后略為頷首。因為這是確實發生過的事情。

「如果這是如意作祟，一定是連他的母親也一起作祟。這對母子共同作的祟，必然非比尋常吧？」

呂太后呢喃著說。

她曾毒殺如意，而對其母戚夫人則以無比殘忍的方法使其成為「人彘」。這兩個人的冤魂聯合起來作祟時，還有什麼方法能將之驅除呢？想到這一點，呂太后祇有唉聲嘆氣的份兒。

《史記》記載：

──高后（呂太后）遂病掖傷。

原來，蒼狗跳進的胳肢窩部位開始覺得不適。或許是今日所謂的乳癌吧？

呂太后於三月發病，四月間漢水氾濫，萬餘戶人家因而流失。天災在當時被認為是天意的表現。漢水氾濫絕不是好預兆。

「都是因為我的緣故。」

日蝕時如此，漢水氾濫時呂太后也在病榻上說了同樣的話。

喪盡天良──這一點她自己知道得最清楚。

（要找我作祟，儘管來吧！）

在病榻上的她甚至如此祈願。

她祈求所有被自己害死的冤魂都以她作為怨恨的對象，避免殃及呂氏一族。──作為一族之長的她有這樣的想法。

（但願我能再活十年……）

呂太后時常囈語般地說這句話。

倘若再活十年，她有把握讓呂氏一族獨攬天下。到現在為止，由於她孜孜不輟的努力，呂氏一派的實力確實已有顯著發展。但受劉氏提拔的大臣及將軍為數尚屬不少。

（現在的情形大概是平分秋色吧？）

她的看法如此。

平分秋色是連她的力量也包括在內的估計。若她一死，這個比率當然會大大傾向另一邊。想到這一點，她就坐立難安。

這個比率非在自己還活著的期間補強不可。

呂太后把北軍上將軍呂產以及南軍領袖呂祿等呂氏中心人物叫到病榻邊來。

「你們兩個人是呂氏家族的兩大柱石，柱石非絕對堅固不可。劉氏提拔的家臣對現狀極為不滿。而且皇帝尚幼，所以，呂氏一族的安危全看你們兩個！你們必須好好掌握軍隊，呂氏一族才能得以安泰。這一點絕不可忘記！」

她說完這些話後，又呢喃著：

「但願我能再活十年……」

或許是視力衰退，她常說：

「好暗，好暗啊！為什麼週遭這麼幽暗呢？」

對此，伺候病榻邊的宮女們甚至在白天裡也習慣回答：

「那是因為已到黃昏的緣故。」

臨終前，呂太后再度召呂祿和呂產來到枕邊托交後事：

「我的葬儀不必隆重。趁呂氏族人忙於辦理葬禮時，宮廷要是為不滿分子所佔，就不得了了。記住！軍隊必須絕對掌握……待我死後，發佈大赦令……由呂產擔任相國……呂祿有個女兒……立她為皇后吧……」

## ○八○呂氏滅亡

呂太后死後第二個月，呂氏一族不分男女老幼，一律被抓處斬。奉還北軍的呂祿也在劫難逃。呂氏一門徹底遭到肅清。

※※※

呂太后之死是七月間的事情。

朝廷遵照她的遺詔，發佈大赦，呂產成為相國，並且立呂祿之女為皇后。皇帝弘和這位皇后此時都未滿十歲，是一對辦家家酒式的夫婦。

呂太后死後，皇都長安曾經持續一段時期的對峙態勢。雖然陳平、周勃等劉派重臣認為這是打倒呂氏的絕佳機會，奈何因為軍隊實權掌握在呂氏手中，因此，想要採取行動談何容易。

呂氏這一方，也想利用這個機會毫不容情地排斥劉氏，以建立呂氏新帝國的機運。但他們礙於陳平、周勃、灌嬰等劉邦直系實力人物的份量，因而一時不敢有所蠢動。

地方上的情勢同樣相當複雜。

劉邦長子齊王劉肥因獻奉領地予魯元公主而得以保命之事，已如前述。這位劉肥於惠帝六年死去，其子襄繼位。劉襄之弟劉章上京時，呂太后曾經將呂祿之女許配與他。劉章是個硬骨頭。

呂太后死前一年，一天，宮中舉行一場宴會，劉章被命為「酒吏」。酒吏是宴會的主持人，掌理有關酒宴一切事宜。

「酒吏行儀方式各有不同，微王由於出身將軍家庭，所以希望能依軍法行儀。」劉章說。

「可以。你高興怎樣就怎樣吧！」

呂太后表示准許。

大家喝得酒酣耳熱之際，身為主持人的劉章四處勸酒，並且要人上台做即興歌舞表演。由於宴會以「軍法」進行，因此，被指名的人不得推諉。不服從命令的人，理當處以斬刑。

這時，劉章上前幾步道：

「微王現在為太后唱一首耕田歌。」

「你的父親由於出身微賤，所以知道農民之事，但你生下就是個王子，怎麼會知道耕田之事呢？」

劉章之父劉肥是高祖劉邦的長子。劉邦在五十歲之前是一名地方小官，對農耕之事應不陌生。因此，他的長子知道如何耕作是有可能的事。但隔了一代為齊之王子的劉章，對農業應該一無所知才對。

「不，微王知道。耕田啦、播種啦、種苗啦以及除草啦，都有不同的歌。」劉章回答。

「好，你就唱唱看吧！」

太后把劉章當小孩，笑道。

劉章於是站起來開始唱：

深耕穊種，

立苗欲疏；

非其種者，

鉏而去之。

呂太后聽後說不出話來。這首歌確實唱出農耕工作的要領。但「非稻之雜草，必須用鋤，將之去除」這句歌詞聽來有些刺耳。這句歌詞可以解釋為：「這是劉氏的天下，因此，非劉氏之人蔓延時，非用武力剷除不可。」換一個角度做的解釋是：「因為這是呂氏的天下，所以，非呂氏的人自然應被剷除。」

後來，呂氏族人中的某人，由於略有醉意，企圖離席溜走。劉章從後面追了上去，拔劍就將他斬殺。回來後，他向呂太后報告：

「有人私自退席，故依軍法斬殺。」

呂太后先前允許劉章可以依軍法主持酒宴，因而無法將他問罪。雖然娶的是呂祿之女，他這等作為誠可謂大膽之極，其凜然氣骨也由此可見一斑。

呂太后死後，劉章認為這是劉氏推倒呂氏的最佳機會，於是促請在封地的胞兄齊王劉襄起義。

劉章由於岳父呂祿是呂氏柱石，因而知道呂氏準備控制國都，以取代劉氏的預謀。事不宜遲，不然，天下將歸呂氏所有。劉氏現在多已欲振乏力，到了那個時候，高祖劉邦大業肯定被奪無疑。

皇都長安已在呂氏軍隊的控制之下，因此，從地方舉兵，大舉攻向京都才是上策。一旦聽到地方舉兵，曾受恩於劉氏的在京諸臣，應該也會為打倒呂氏而有所奮起才是。

在弟弟的促請下，齊王決心舉兵。

※※※

齊都臨淄（山東省淄博市附近），這個地方是往昔周朝建國元勳太公望被封的營丘之地。

齊王劉襄企圖舉兵，一舉擊倒呂氏，但齊國宰相召平是呂氏派來的人，擔任監視齊王的任務。

齊國世代家臣駟鈞、祝午、魏勃等人都贊成舉兵。其中駟鈞更是齊王母舅，關係非常密切。

擔任監視任務的召平發現齊王圖謀不軌後，以先發制人方式包圍了宮殿。此時，中尉（藩王國軍事主任）魏勃率兵趕來，對召平道：

「辛苦你啦！我來協助守備宮殿吧！」

「謝謝你的協助。」

召平連忙稱謝，但，他沒想到魏勃包圍的不是宮殿，而是召平的府邸。

──哎！「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道家說的話一點沒錯。

後悔莫及的召平因此自殺。

他這句話的意思是：對包圍宮殿有所猶疑完全是自己欠缺決斷力的緣故。沒有及早殺掉齊王劉襄是自己不對，現在反而被迫自殺，這還能怨誰呢？

齊王劉襄逼迫召平自殺後，準備率軍西進，此時他最擔心的是南鄰琅邪國的動向。

在山東半島南邊根部的琅邪原是齊的領地，但從呂太后時代起就脫離齊而獨立成國，並且以劉澤為琅邪國王。

劉澤為高祖劉邦的堂弟，在劉氏一族中是最大長老。他原本是大將軍，但由於呂太后有意讓呂氏族人掌握兵符，劉澤遂被下放至琅邪為王。呂太后叫他交出兵權，然後給予王位作為懷柔，此外，更把自己的妹妹許配給他。也就是說，他由呂氏得到王位和年輕妻子。

「琅邪王劉澤到底站在劉氏這一邊還是呂氏那一邊，實在弄不清楚。我們祇好用計一試了。」駟鈞說。

齊遂派使者至琅邪。

據報，呂氏於長安行叛，為此，齊王擬發兵赴西。唯齊王弱冠，對戰爭所知不多，因而有意央請自高祖在世時即擔任將軍職的琅邪王為總指揮，為了協商討論，懇請貴王枉駕至敝地一趟。此事本應由齊王親自移樽就教，奈何弱冠齊王此時不便離開封國，深恐出國期間境內生亂，不情之請尚祈伏察。

琅邪王劉澤看了齊王的親筆函後，果然來到臨淄。

雖然接受呂太后的懷柔，劉澤畢竟是不折不扣的劉氏族人，而且又是最大的長老。他認為呂太后死後，呂氏的榮華勢必不會長久，他甚至有意利用這個機會掌握討伐呂氏的主導權。

未料，來到臨淄後，他竟然被扣留。

就齊的立場而言，由於未知琅邪王究竟站在劉氏這邊或呂氏那邊，因而深恐出兵西討後，背後被他乘虛而入。何況呂太后時代，齊不但將城陽郡獻給魯元公主，更有琅邪郡、濟南郡等地前後被削之事，領地較之前減少許多，軍隊數目自然也隨著減少。雖然齊自己兵力不足，盼望能與琅邪合力西征。但倘若正式提出聯合之議，老練的將軍琅邪王劉澤執意擔任聯軍統帥，則是篤定的事情。

齊因而以聯軍之議為餌，請來琅邪王並將他扣留，再佯稱「琅邪王命令」，將琅邪軍隊納編為自己的軍隊。

──我這不是上了年輕人的當嗎？

琅邪王劉澤苦笑起來。

老奸巨猾的劉澤當然不是甘願受騙的人。他遂對齊王家臣說：

「討滅呂氏後，天下無疑又將回歸劉氏之手，但就推何人為帝一事，族人及重臣定將有所爭議。我個人認為適合就帝位的，除高祖長子家的齊王外，絕不做第二人想。我準備對在長安的劉氏一族及眾臣力說此事，你們為我準備到長安的車馬如何？」

齊王家臣當然十分歡迎這個建議。

※※※

接到齊舉兵西向的消息，在長安的相國呂產，立刻授兵灌嬰，命令前往迎戰。

灌嬰率領大軍往東方出發，心中卻了無戰意。

（縱使滅齊，祇是讓呂氏一族額手稱慶而已──）

這是他的想法。

於是他派遣密使至齊軍傳言：

──吾等交鋒，祇是讓呂氏獲漁翁之利。失去太后後，呂氏目前急欲奪取劉氏天下，並因此而浮躁。不出多時，相信他們會有所行動。屆時，吾等可以豎起「討伐逆賊」之旗幟，聯合攻進長安。在這之前，願貴軍退兵不動。敝軍自然答允絕不前進。

雙方談妥，齊軍後退至國境線，灌嬰軍則紮營於滎陽不動。

如密使所言，呂氏一族確實有些浮躁。失去呂太后這麼一大支柱後，他們已無最後王牌。在這之前，他們祇要順從呂太后的意思就可以，族人之中從未有過擅自決斷的事。他們不習慣自己做決定，充其量祇是整日開會、彼此辯駁，結果是會而不議、議而不決。

外則害怕齊軍進攻和灌嬰陣前倒戈，內則擔心陳平、周勃等曾受恩於劉氏的重臣的反撲。他們處於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狀態之下。

（這般寢食不安的日子，實在令人難受。每天在這種緊張兮兮的氣氛中過日子，不是叫人崩潰嗎？這個局面非設法打開不可。）

變得有些神經衰弱的北軍上將軍呂祿如此想著。一天，他的摯友酈寄前來拜訪，說：

「我知道你內心不安，事實上，眾臣和諸侯也都惴惴不安啊！大家都在不安狀態之下，這個時候，除非解除眾臣和諸侯的不安，否則，你自己的不安也無法消除！」

「他們不安的原因是什麼？」

「你被立為趙王而不赴任領國，依舊以上將軍身份率領大軍，他們擔心的是隨時會被你討伐呀！」

「我可沒有意思討伐任何人。」

「可是，他們有此疑懼啊！祇要你仍擁有大軍，他們絕對無法高枕無憂。不安程度增加的結果，會採取什麼行動，實在難於預料。狗急跳牆，這樣的事例世上多得很呢！」

「那如何才能消解他們的不安呢？」

「你最好奉還上將軍印綬，將軍隊交給太尉，然後盡早前往領國。不然，受不安心理驅使的大臣和諸侯，不知會搞出什麼事情來。再拖延下去，你可能到不了趙地喔！」

「說的也是……」

呂祿聽從摯友的勸告，遂將軍隊交給太尉周勃。

（復興劉氏的機會終於來到！）

周勃喜孜孜地走進軍門。北軍數萬軍兵就在此地。漢軍軍裝和日本和服相同，將左右衣襟重疊於胸前，並且繫以腰帶。

周勃大聲命令道：

「願意為呂氏出力的人右袒（露出右邊臂膀）！願意為劉氏出力的人左袒！」

結果，北軍軍兵無一例外，毫不猶豫地露出左邊臂膀，表示願意對劉氏盡忠。

願意擁護某一方，稱為「左袒」，乃由這個典故而來。

呂氏之所以令人懼怕，是由於擁有軍權的緣故。南北兩軍中，北軍已重歸劉氏之手。如此一來，勝負可謂定矣。

勇將劉章率領北軍對尚在呂氏掌握之下的南軍發動攻擊。這一戰，好像颳大風，南軍主將呂產和部屬尚未交戰就已四散。劉章窮追呂產，追至廁所內將之斬殺。他更衝進宮內，將長樂宮禁衛隊隊長呂更始一刀砍死。

這是呂太后死後第二個月的事情。

呂氏一族不分男女老幼，一律被抓處斬。奉還北軍的呂祿也在劫難逃。他連到達領國趙赴任的機會都沒有。

當時唯一身在領國的呂氏之王──燕王呂通，則被派人誅殺。

權傾一時的呂太后胞妹──樊噲（於惠帝六年病歿）未亡人──呂須則被鞭打而死。呂須所生的樊伉也一併被殺。

呂氏一門徹底遭到肅清。

（請看肆．大漢天威）

# 《大漢天威〔前漢〕》

## ○八一天下重歸劉氏

呂氏被滅，天下再度成為劉氏之漢。皇帝劉弘，表面上是惠帝之子，實際上是呂氏家族的一名女子所生，這一點無人不曉。這位傀儡皇帝當然被廢。然則，現在該推何人就皇帝位呢？

※※※

呂氏被滅，天下再度成為劉氏之漢。

皇帝劉弘，表面上是惠帝之子，實際上是呂氏家族的一名女子所生，這一點無人不曉。

這位傀儡皇帝當然被廢。然則，現在該推何人就皇帝位呢？

眾臣及諸侯為這個問題舉行會議。擔任會議主席的是劉氏一族最大長老──琅邪王劉澤。

──我來說服族人領袖和重臣使齊王就帝位吧！

他是在這個承諾之下，被齊釋放的。但他一點也沒有遵守這個諾言的意思。他絕不會忘記上了後生小輩齊王的當，以及被扣留於齊的屈辱。

（無論如何，我都不會讓齊王就帝位的！）

他的心意已決。

皇帝的候選者為數當然有限。

高祖劉邦的八個兒子中，尚存活的只有代王劉恆和淮南王劉長而已。這兩個人自然被視為候選者。

劉恆為四子，而劉長則為七子。

這兩個人的差異一目了然。代王恆是很有慈悲心的人，且為人寬厚。兩相比較，淮南王長則欠穩重，且為人甚為驕傲。倘若一定要從高祖遺子之中選擇皇帝，代王恆自然是唯一人選。

「先帝既歿，是否可以考慮高祖之孫為皇帝？」

也有人提此意見。

依此說法，齊王劉襄是高祖嫡系長孫，似乎可以作為皇帝候選者。何況這一次因不滿呂氏專橫，諸侯當中首先起義的便是齊王。他不僅是嫡系長孫，更有功績在身。

於是，大家決定以代王和齊王這兩個人做最後選擇。

齊王當然期望琅邪王能履行他的承諾。琅邪王劉澤在這個會議上做了重要發言，其內容卻對齊王大大不利。

「劉氏的漢帝國遭遇如此重大的橫禍，完全是因為外戚呂氏勢力過大的緣故。同樣的事情以後絕對不可以再發生！因此，於推選新皇帝之際，本人認為非慎重考慮外戚問題不可。妻子或母親娘家的人掌握大權──我們不希望新皇帝有這等情事，這次受到的教訓可說是痛徹心肺，絕不能再重蹈覆轍！」

劉澤以沉重語氣表示。

會議場面頓時清靜得聽不到一聲聲響。沒有一個人反對這項發言。

「外戚」問題遂成為這次會議的關鍵性考量事宜。

齊王身邊有一個名叫駟鈞的實力強大的外戚。齊王頗受這位母舅支配──這是人人皆知的事實。

──齊王一旦成為皇帝，駟鈞一族有得勢而成為呂氏第二之虞。

大家不免如此想著。

代王的母親為薄氏。

高祖劉邦死後，嫉妒心極強的呂太后曾經將所有丈夫寵愛過的女人關進宮殿監牢裡。其中，丈夫最寵愛的戚夫人更被弄成「人彘」。只有薄氏被允許帶其子恆前往代地。也就是說，呂太后唯獨對這位薄氏沒有起嫉妒心。薄氏這個女人何等靜默而不易為人注目，由此可見一斑。

薄氏受到高祖寵愛，相傳有個饒富趣味的故事。

漢的後宮有無數佳麗，薄夫人與其中的管夫人和趙子兒兩人感情甚篤。

這三個要好的姊妹老早就約定：

──不管什麼人先飛黃騰達，我們約定永遠相好如故。

美人胚子的管夫人和趙子兒早就受到高祖寵愛。

──我們兩個人早就受到漢王寵愛，得以居住河南宮，她卻到現在還，沒有這個機會……

──她這個人實在要命。太沒有女人味嘛！

兩人正在聊天時，被剛好經過的劉邦聽到。

──你們說沒有女人味的女人，指的是哪個？

劉邦因而得知薄氏這麼一個女人。他在好奇心的驅使下，召見了一次這個女人。

結果，薄氏因這一次寵幸懷孕，生下了恆。她在這之後就絕少再見到高祖。

由於是這樣一個若有似無的女人，薄氏因而得以躲過呂太后的魔掌。

這一次推選新皇帝，以「外戚牽連越少越佳」為最重要條件，在這一點上，她是完全合格的。

※※※

代王恆於是被奉迎至長安就帝位。這就是被稱為明君的文帝。

文帝和其子景帝之治世，可以說是人民充分得到休養生息的時代，這兩位皇帝近四十年的統治，等於是為之後的武帝黃金時代作準備。

文帝與景帝這對父子的治世，表面上相似，實際上卻有一個極大的差異點。

父親文帝，由於是在呂氏滅亡後被皇族以及重臣推選而就帝位的，所以對討滅呂氏有功人士，非給予恩賞不可。

當時身為代王的劉恆之所以能就帝位，端賴琅邪王劉澤的發言。文帝因而將劉澤立為比琅邪王地位更高的燕地之王，以酬報其功勞。

斬呂產而被視為討伐呂氏最大功臣的勇將劉章，被立為城陽王，其弟劉興居則被立為濟北王。

遭呂太后幽禁餓死的趙王劉友，雖然有子卻被廢位。文帝立劉友的遺子劉遂為趙王，並立其弟劉辟彊為河間王。

飲恨失去帝位的齊王劉襄於文帝即位之年去世，文帝將呂太后奪去的琅邪以及濟南等領地還給他，並且使其子劉側繼任王位。

齊王劉側於在位十四年後去世，死後無嗣。依據規定，這時候領地應由中央收回，但心地善良的文帝卻沒有這麼做。

齊王劉側歿後雖然無子，兄弟倒不少。所幸齊地甚廣，文王遂將這些土地分給劉側的眾兄弟，並且各封為王。過去的齊地，因而成為七王領地。

由於代王劉恆即位為皇帝，他的兒子劉武遂繼承為代王。

文帝劉恆在位二十三年間，宮室、庭園、衣服、日用品，以至於狗、馬之類玩賞物等，一無所增。

他的弟弟劉恢由梁王改封趙王，並因自己所愛的女人被妻子呂氏所殺，結果悲憤自殺之事，已如前述。

之後成為趙王的就是呂祿，實際上，在這之前曾經有過以代王劉恆為趙王之議。代地與匈奴接近，即所謂的「邊境」。而趙則在離現今北京甚遠的南方，是以邯鄲為國都的一帶地區。因此，由代移封至趙，不能不謂是殊遇。

代王劉恆卻拒絕此議。

──代與匈奴甚為接近，為此，微王為邊防事宜苦心經營多年，此時遽然移封，對國家而言是一大損失。因此，伏請撤銷移封之議。

這是他當時提出的理由。呂太后聽到此話當然大為高興。或許這是劉恆的一個保身之策。代王恆並未一看到眼前之餌便急急咬上，他因此咬到「帝位」這個不知要大上多少倍的餌。

有一次文帝曾想要建造陽台，讓工匠估價的結果，知道需要花費黃金百兩。他因而立刻中止這項計劃。

──黃金百兩等於十家中等家庭的財產。這樣的東西不建造也罷。

他的理由如此。

當時後宮女性穿的都是長裙，而文帝卻不准許裙長到拖地的程度。

雖然穿著長裙的目的在於顯示優雅氣質，但這的確是一種浪費。萬事講究節儉的文帝不准許這一點。

此外，文帝也一概不准許宮殿內的窗簾施以刺繡。

中國歷代皇帝皆於即位的同時，就開始營造自己的陵墓。文帝當然也不例外，不過，他絕不以金銀銅錫等豪華金屬裝飾陵墓，他使用的儘是瓦器。

※※※

因此，文帝之墓灞陵在漢朝歷代皇帝的陵墓中最為樸素。

文帝於後元七年（公元前一五七年）六月去世。

下面附帶敘述一件事。

世界上依舊使用年號的國家，目前只有日本。「平成」是今日世界唯一的年號。韓國李氏王朝於被日本併吞的一九一○年（明治四十三年）滅亡，其年號也在隆熙四年劃上句號。越南使用至本世紀中葉的「保大」年號，因保大帝的垮台而消滅。中國由於辛亥革命，年號於宣統三年（公元一九一一年）告終，迄今未見復活。

然則，現時僅殘存於日本的年號，到底是何時開始的呢？答案是漢文帝的時候。

在這之前的年號極為單純，一律以帝王即位之年起算，例如「秦始皇三十五年」或「漢高祖九年」的方式。

文帝十六年（公元前一六四年）時發現一隻表示瑞兆的玉杯。這隻玉杯上刻有「人主延壽」四個吉祥文字。經常出入宮廷、名叫新垣平的占卜師在這之前就曾預言：

──瑞兆玉器將於近期出現。

後來，吉祥玉杯果然出現，文帝為了紀念這件事情，於是宣佈：

──明年起改元為「後元」。

這只是以前後為別的年號，像樣的年號則要到武帝時代才告訂定。總之，文帝的「後元元年」（公元前一六三年）可以說是年號的起始。

不料，後來才發現這隻玉杯是占卜師新垣平叫人奉贈給文帝的東西。原來這是一場騙局。

新垣平因而以欺君之罪，誅殺三族。這個年號於誕生之際就有了不祥之事。

新垣平被處刑後，也不便再行改元，「後元」的年號依然被使用。後元七年文帝歿故，留下的遺詔將其為人表露無遺：

凡有生者必然有死，此乃天地之理，萬物之自然，絲毫不值得哀傷。

朕不德，未能妥善照顧人民，因而不欲死後為服喪事宜拖累人民。朕死後，人民僅行三日哭禮即可，禮畢應速卸去喪服，過後，結婚、祭拜及肉食飲酒之事悉聽自便。

文帝死後，其子劉啟即位。

劉啟即位之時，發佈大赦令，減免租稅之半，並立諸子為王。

劉氏以外唯一異姓王──長沙王吳著由於沒有後嗣，因而收回其領地，改以新帝之子劉發為長沙王。

新帝即景帝。這個人就是在位五十餘年、被稱為中國的太陽王的武帝之父。

景帝原本企盼蕭規曹隨，照父皇文帝所鋪的路走，但他有一個非改革不可的問題。因為這件事情非同小可。

高祖劉邦建國之初，各地之王尚不滿十指之數，景帝即位時卻已膨脹到二十多個。

漢的建國理想依舊為中央集權制，為了避免重蹈秦朝覆轍，因而刻意減少藩屏之數。

然而，由於文帝論功行賞及心腸軟的緣故，王的數目變得越來越多。姑且不提諸王領地稅收不入國庫之事，漢帝國精神上的統一，因群王割據各地而受到阻礙，已是極嚴重的問題。

王的封立應以最低限度為佳──這是文帝時代廷臣們既有的共識。倘若依據這個見解，各地之王多數非被廢位不可。

文帝時代，每當有人提此意見時，皇帝總是搖搖頭說：

「這的確是早晚必須處理的事情。不過，等朕死後，讓後人去處理吧！」

文帝本身就是過去的代王。曾經為王的人現在要廢別人的王位或削減其領地──文帝大概不忍心做這樣的事情吧？

到了文帝之子景帝時代，由於皇帝是由皇太子踐祚的，因而對各地之王沒有如父皇所持的同情心。

文帝、景帝這對父子各方面都很像，他們最大的差異點在於對各封王的態度不同。

景帝做了父皇未能做到的事情。那是──將各地封王的領地慢慢削減，漸次編入中央的直轄領土。

## ○八二吳楚七國之亂

接到因鑄錢、製鹽等罪而酌予削減會稽、豫章二郡的詔書時，吳王決定奮然起兵。他揭櫫的大義名分是──討君側奸臣晁錯！

※※※

有一個人好像是為了削減各地之王的領地而出生的。

這個人名字叫做晁錯。他是潁川人，學過商鞅的刑名學（政治學），性格耿直而有些絕情。

絕情，是不為情所動，也就是為人固執。

晁錯是景帝太子時代的家臣。

景帝即位後，任命跟隨他多年的晁錯為「內史」。景帝是一位明君，他拔擢家臣，並不是以曾經跟隨自己多年為唯一理由，而是因為此人的確有才華。

內史係首都長官，是僅次於三公九卿、領二千石俸給的高級官僚。由於晁錯所學的是政治，同時也因位居首都長官的關係，所以是個極為熱心的中央集權論者，而且非常固執。他認為對的政策，縱然有人反對，也會以強硬態度付諸實施。或許有些依恃景帝對他的寵愛吧！總之，他無視群臣的態度相當露骨，動不動就瞟一眼在場的三公九卿及眾臣，對皇帝奏言道：「請皇上叫在座的各位暫時迴避，臣現在要奏報天下大事……」

景帝每次聽到晁錯如此說，也就毫不客氣地宣示：

「是嗎？好！你們全都迴避吧！」

群臣因此感到不快，乃是毋庸贅言的事。

對這一點最不高興的是丞相申屠嘉。丞相是三公之首、國政的最高負責人。事關國政問題，丞相卻被皇帝命令迴避，這口氣他怎麼嚥得下呢？

丞相進言甚少受到採用，而內史說的話卻大部分被接納，法令改訂之事屢見不鮮。

「小廝，你等著瞧吧！」

申屠嘉一提到晁錯，就難掩不悅之色。

內史的辦公場所在太上皇廟內牆外的空地上，東側有門。太上皇廟奉祀的是高祖劉邦的父親。由於從東門出入頗多不便，晁錯因而在南側也開了一扇門。這個地方一面是廟的外牆。

「我終於逮到機會了！」

申屠嘉認為他抓到可以將晁錯誅殺的罪證了。在奉祀始祖父親的廟牆上挖一個洞──這不是大不敬之罪嗎！？

晁錯早就知道申屠嘉視自己為眼中釘，因而派有密探，臥底於丞相府邸。這名密探察覺丞相的動向後，立即向晁錯報告。

晁錯於是急遽入宮，晉謁景帝，就開南側門之事有所說明，並且請求事後追認。

──臣這個措置完全是為了迅速處理國政，伏請皇上特別允准。

對此，景帝果然允准了。

──算了，那個地方只是外牆而已。

不久，丞相進宮稟報內史不敬之罪，並且奏道：

「此罪該當誅殺。」

而景帝卻以下面的話，駁回了丞相的奏言：

「喔，你說的這件事情，內史已向朕稟報過了。外牆不能和廟牆視為等同，因此不能說是必須誅殺之罪。」

丞相申屠嘉回到府邸後直跺腳，說：

「應該先殺了那個小廝後才奏報。我沒有如此做是自己失策，還能怨誰呢！」

或許是過度憤慨的緣故，申屠嘉不久便病歿。

政敵不在後，晁錯更能掌握實權，職位也次第晉陞，最後成為御史大夫。

御史大夫為三公之一，地位等於副丞相。依據漢朝制度，當過御史大夫的人才有資格成為丞相。

晁錯更具有隨心所欲去推動自己政策的立場了。

他開始將全副精神投入，絞盡腦汁削減各地之王及諸侯的領地。諸侯稍有過錯，他就以之為藉口，削減其領地。

晁錯成為諸侯憎恨的對象，是自然的趨勢。他明知道這一點，卻絲毫不肯退讓

──倘若不如此，大漢帝國是無法生存下去的！

※※※

雖然不至於挑剔，但，一旦發現有不對的地方，便以之為由，削減領地──這是晁錯對待各諸侯王的方針。

連自認清清白白的諸侯都動輒被找岔子，做賊心虛的諸侯更是一聽到他的名字就會渾身泛起寒意。

最為心虛的應該首推吳王劉濞。

劉濞是高祖劉邦胞兄劉仲的兒子，與景帝有叔侄關係。

最初被封為代王的劉仲，在匈奴攻打下敗走。劉邦礙於兄弟情分，不便將他處刑，只剝奪其王位，降格為侯。

後來黥布背叛，劉邦親征之事已如前述，當時年僅二十歲的劉仲之子劉濞以騎將身份從軍，立下赫赫戰功。

由於吳和會稽（現今之江蘇、浙江）的人民極為彪悍，有必要以強人統治，當時劉邦諸子都還年輕，一時尋覓不到適當人選，只得立劉濞為吳王。

吳的豫章郡有銅山，可以鑄造銅錢，海岸地區則盛產鹽。吳王領地可謂相當豐庶，住民一律免繳稅。人們簇集到不必納稅之地，是必然的現象。

劉濞受封的是經濟繁榮、人口眾多的一等之地，而且這個地方距離國都長安甚遠。雖然劉濞尚不至於想謀反，但在吳地出生的他和其一族逐漸擺出小霸王姿態，也是難免的事情。

文帝治世，景帝尚為皇太子時，吳王劉濞的長子曾經來到長安。這叫做「入朝」，也是諸王侯的義務之一。當時他大概是代理父親的身份前來晉謁皇帝的吧。

後來舉行酒宴時，吳王長子與皇太子玩博弈的遊戲。

「博弈」顧名思義應該是一種賭博，只是，玩法如何則無法稽考。這是早就不時興的賭博方式。

吳王的兒子與皇太子玩這個遊戲時，曾經發生爭執。爭執的內容大概是可不可以回手之類的事情吧。

與皇太子遊戲而據理不讓，吳王兒子的小霸王作風由此可見一斑。

這件事情，《史記》記載：

──博而爭道，不恭。

在吳國無人敢向他頂撞，在長安他好像也認為理該如此。

皇太子為此動了肝火。

（這個鄉巴佬膽敢無禮！）

皇太子抓起棋盤，用力摔向吳王的兒子。這個棋盤或許有現在的圍棋棋盤大。吳王的兒子腦袋被這棋盤砸到而死。

朝廷派人將其遺骸送回吳。

吳王劉濞為此激怒。

──我們都是族人。皇族劉氏的一員在長安死亡，這時候理應安葬於長安。將遺骸送回吳是什麼意思！？

他於是把兒子的遺骸送回長安。

依據吳王劉濞的想法，皇帝居住地長安才是劉氏一族的老家。依照道理，在長安身亡的族人，應該葬於該地。自己以吳王身份住在吳地，只是受封派駐，自己的本籍地仍在長安！

──不要忘記，我也是皇族的一員！

吳王送回兒子的遺骸，目的似乎在於表示這一點。

雖然諸王有入朝的義務，吳王卻從此稱病，再也不到長安了。

朝廷對吳王的態度也甚為不快，因而吳國每次一派使者前來，就將之投獄。

在這個情形下，吳王劉濞當然更下不了台。

文帝考慮到這一點，於是言明把過去的一切付諸東流，賜憑肘之具和枴杖給吳王，並宣告：

──你已年邁，今後免於入朝。

吳王未入朝之事因而獲得諒解，朝廷與吳的關係也得以避免愈加惡化。

※※※

能有這等妥協，純粹是文帝主政的緣故。文帝死後其子景帝即位，由於身邊有晁錯這麼一個狂熱的中央集權主義者，各地王侯動輒以些微理由而被削減領地。

吳王過去不恭順之事根本不必刻意去挑剔，眼下隨意列舉就不知凡幾。

鑄造銅錢、製鹽、庇護亡命者。……

這些都可以堂而皇之地作為藉口。鑄錢和製鹽都是國家專營事業，根本不容地方之王涉足其間。由於這是不必繳納稅金的國家，各地無業遊民甚至遭官方追緝的人，常跑到這個地方來。

楚王劉戊在服喪期間玩女人，被削減了領地一部分的東海郡。

膠西王劉卬則因出售爵位，被沒收六縣。

吳王不恭順的罪行，比起楚王或膠西王不知要嚴重多少倍，或許不是沒收部分領地就可了事，搞不好會被沒收全土，甚至王之一族悉數被殺──為避免有人懷恨復仇而殺盡族人，在當時可是司空見慣的事情。

──在被幹掉之前，先幹掉他們！

吳王劉濞遂有了這個想法。

漢立國以來，雖曾有過呂氏為王的現象，但這些人後來都被誅殺，非皇族的諸侯王只剩長沙王吳氏一家。這個吳氏也在文帝死後不久，於領主吳著死後，因其無後嗣而被收回封土。因此，目前各地之王都是皇族。

劉濞遂與各地諸侯王密謀造反。他最為倚重的是血氣方剛的膠西王劉卬。劉卬因賣爵行為失去六縣，但賣爵行為是每個諸侯都有的事情，唯獨他二人受罰，膠西王對這一點甚為不服。

各封王中有一些人仍不免猶豫觀望，但吳王的檄文對他們而言確實有極大的說服力：

──雖然現在尚無大礙，但總有一天你們會被剝得精光的！

膠西王對被削減六縣之事原想忍耐了事。但，連賣爵行為都被削減六縣，倘若再有更大是非，結果將不是只被削縣而已，恐怕連郡都有被削的可能。這樣，自己到頭來豈不一無所有嗎！

──據說，御史大夫晁錯發過豪語，將不容許任何王存在於這個國家！

當時正流傳著這樣的傳聞。

這好像不僅僅是傳聞。景帝即位以來，晁錯領導下的中央政策，似乎一直在努力推動這件事情。

接到因鑄錢、製鹽等罪而酌予削減會稽、豫章二郡的詔書時，吳王決定奮然起兵。

他揭櫫的大義名分是──

──討君側奸臣晁錯！

呼應吳王舉兵的諸王共有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等六國，包括吳在內共有七國。

這就是所謂的「吳楚七國之亂」。

吳王劉濞對領地全境發下命令：

「雖然我已是六十二歲高齡，但，仍要以將軍身份親自出征。我年僅十四歲的子也要從軍。因此，全境凡是十四歲以上、六十二歲以下的男子必須全部出陣！」

動員的軍力高達二十幾萬。

吳越七國外，檄文更遠布到被視為未開發地域的閩越、東越等地，這是浙江南部以至於福建、廣東的地方政權。

這樣的動亂自然非同小可。

皇都長安為之錯愕。太尉周亞夫立即率領三十六將軍團前往討伐。

大將軍竇嬰是景帝之母竇太后的堂兄之子。他在臨出征前，推薦了過去被派遣至吳國的袁盎。

袁盎是與御史大夫晁錯水火不容的人。任何場面只要有晁錯在場，袁盎就離開。相反，有袁盎在的場面，晁錯也絕不參加。

晁錯過去以御史大夫身份，用「貪污」為由彈劾過袁盎，說袁盎受到吳王賄賂。袁盎因而被貶為庶民。

這樣的袁盎將再度登場了。

## ○八三愛憎之火

周亞夫原本就為梁王及溺愛梁王的竇太后所憎恨。現在再使景帝不悅，如此一來，他的命運堪稱岌岌可危。

※※※

「鎮壓此亂，可有良策？」景帝垂問袁盎。

「良策是有，但在臣稟告之前，請皇上叫在座的人迴避。」袁盎答道。

「好，你們全都迴避吧！」景帝下了命令。

除晁錯以外的廷臣全都退下。請皇上命令旁人迴避是晁錯的老套。習慣做如此要求以便與皇帝單獨相對的他，絕沒有想到袁盎這個要求實際上包括自己在內。他認為自己不必離開皇上身邊是天經地義之事。

「你可以稟告了。」

景帝道。而袁盎卻盯著晁錯的臉說：

「臣所請求的事尚未做到。」

「你所請求的事……」

「臣請求所有的人迴避。」

「眾臣不是全都退下了嗎？」

「還有晁錯在場。」

「喔，對……錯，你也下去吧！」

聽到此話時，晁錯只有怏然離開皇帝身邊。他向來給予其餘廷臣的正是這份屈辱感。

「好，現在大家都出去了，把你的良策說出來吧！」景帝道。

「是的。以吳王為盟主的造反，全因晁錯削減諸藩封地而起，因此，第一個非採取不可的措置是將晁錯處斬。」

「處斬晁錯，造反就能平息嗎？」

「這一點，臣不敢保證。但處斬晁錯之舉，無異於朝廷承認削減諸藩乃錯誤決策，如此，造反將失去理由。而沒有理由的造反，絕無成功之理。」

「說的也是。」景帝思考片刻後，下了決心似的道，「近日內派人到晁錯住處，叫他到廷尉辦公場所報到吧！」

「不，這樣不行！必須叫他進宮，然後命其座車開往東市，將他在該地處斬才行！」

「一定得將他處斬不可嗎？」

「是的！」袁盎回答。

──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民。

這是當時的原則。也就是說，禮節應為士大夫階級遵守，不需將此清規戒律強制於庶民。但從「不知禮者非人」的觀點來看，這等於不承認庶民的人格，亦即庶民視同禽獸。

士大夫必須嚴守禮樂，但可不受刑罰，換言之，士大夫犯再大的錯也可不受刑罰，但這畢竟只是原則。

依據不成文規定，朝廷使人帶「召至廷尉處」的命令至士大夫家時，受命的士大夫必須當場自刎。

即使是冤枉，身為士大夫者，一旦受到嫌疑，必須不予辯白就自殺。

「報到」只是形式而已，實際上是「自殺」的命令。這時候，派去的人習慣上會帶毒藥去，一併交給對方。

這才是「刑不上大夫」的真相。

然而，要平息吳楚七國的叛亂，光「晁錯已自殺身亡」是不夠的。必須要讓他們知道「晁錯已被斬」，不然會欠缺說服力。

一天，朝廷派車來接，要晁錯即刻進宮。晁錯認為這是天子有什麼事情要召詢，所以倉促換穿進宮的禮服，登上派來的車子。

結果，車子沒有向宮殿的方向前進，而是一路駛向東市。

「喂！你這是要到哪兒去呢？你沒有走錯路嗎？這是往東市的路呀！」晁錯對馭者說。

「是的，我就是奉命帶您到東市去哩！」馭者答道。

長安城在東西兩處各有偌大的市場。在市場以外之地做生意是不被准許的。因此，這兩個市場經常有大堆群眾。

刑罰的目的在於警示眾人。不分中外，往昔的處刑都於公開場面、在群眾面前執行。

所以，在漢代，市場也就是刑場。

「什麼！？到東市……！？哦……」

晁錯一下子就覺察到自己的命運，因而切齒扼腕。他這時才知道自己被陷害，但，為時已晚。

（袁盎日前請皇上叫人迴避……原來他是在那個時候奏請皇上把我處刑的……。沒有料到這一點是我的失策！）

曾經格外受到皇寵的晁錯，遂以身著朝服的模樣，被斬於東市。

※※※

造反是非同小可的事情，一旦起義後，不是喊停就可以停的。

──誅賊臣晁錯，以收回被削減的故地！

這封檄文已廣送至各地封王手裡。他們憎恨的對象晁錯已為朝廷所斬。但不能因此而收兵。作戰還在進行就中途停止，這樣的事情不可能發生。

袁盎當然知道這一點。但他曾經因晁錯而被貶為庶民，他這樣做，為的是報復，不過，斬殺晁錯確實多少有了挫造反軍氣勢的效果。

但吳楚七國之亂最後歸於失敗，原因不在於晁錯被斬。最大的理由是作戰失利。

吳王劉濞動員二十餘萬兵力西進時，吳國大將軍田祿伯曾經獻策：

「只知道率領大軍前進，不能算是高明之策。敬請大王授兵五萬予臣，臣將以此作為機動部隊，由淮南攻破長沙，再由武關攻入關中，而後與主力合流。如此一來，敵軍一定會敗得十分狼狽。」

「我考慮考慮。」

雖然吳王如此回答，後來召開同族會議時，太子卻表示強烈反對：

「造反本身已是違反秩序的行動。我們做的事情，部屬也會向我們看齊。此時給予田祿伯五萬兵馬，倘若他造反，該怎麼辦？我們這一次舉兵，無論如何非獲勝不可，哪有餘裕採用不知能否成功的奇策呢！？」

吳王認為這也有道理，所以沒有採用田祿伯機動襲擊的構想。

吳國少將桓將軍則做了如下進言：

「我們吳以步兵為主力，而漢則以車騎為主力。步兵以山地戰為拿手好戲，而車騎則以平地作戰較為有利。因此，我軍於平地之城遭遇頑強抵抗時，應即放棄攻城念頭盡速西進，早日佔據山河複雜的洛陽之西。如此一來，用不著過函谷關，即等於平定天下。若欲逐一攻克平地之城再進軍，在漢軍車騎湧至之下，我軍一定會在梁楚平原陷於苦戰的。」

吳王就這項進言，問了老將們的意見。

──此乃少年推鋒之計。

正統派將軍們據此否定了桓將軍的獻策。

對敵軍攻過來的鋒頭，由正面迎戰──這是暴虎馮河式的戰法。不先攻克頑強抵抗之城，結果一定會遭敵軍追擊。老將們都認為年輕人的思慮有欠周全，不值得採用。

戰爭必須腳踏實地，一步一步地打，老將們想使用的是傳統的戰法。

雖然不用奇策，但造反軍也未免太過於無策。

當時，洛陽附近有一個叫劇孟的俠客，具有極大勢力。由吳、楚西進時，倘若能夠籠絡劇孟，獲其協助，一定會使西進軍隊如虎添翼。而吳、楚軍師中，卻沒有人想到這一點。

奉命討伐吳、楚等七國造反軍的是周勃的兒子周亞夫。

討滅呂氏時，他的父親曾經以太尉身份大受注目，而這次鎮壓空前龐大的造反軍則由兒子以太尉身份出征。父子兩代分別挑起如此大任，堪稱一門光榮。

周亞夫急遽趕往洛陽，會晤劇孟後，吁了一口氣。

「吳、楚那班鼠輩膽敢造反而不曾想到對劇孟有所籠絡。哈！他們的作戰頭腦由此可見！」

周亞夫心情愉快地說。

造反軍只知道逐一克城這個古老的戰法，此外絲毫沒有新招。這樣的戰法怎麼能成功呢？

周亞夫對造反軍採取的是一方面與他們交戰於梁，另一方面斷絕吳楚糧道的作戰方式。

梁王劉武是景帝的胞弟，當然沒有參加吳、楚的造反。因此，造反軍攻打了梁都睢陽。

倘若吳王採用桓將軍的進言，他們一定會放棄對方堅守而不易攻破的睢陽，繼續朝西邊洛陽前進吧？而造反的吳、楚大軍卻只知道照一般手法打仗，竟然在此地消耗三個月之久的時間。周亞夫利用這段時間斷絕造反軍糧道，使得被包圍的將兵由於飢餓難耐而不得不敗走。

梁在受到造反軍猛攻時，曾經派人向周亞夫請求救援。而周亞夫卻未派出援軍。梁因而派急使向長安請求救援。

敗走的吳王渡長江逃進駐屯該地的同盟軍東越陣中。東越是在利誘之下加盟吳、楚聯合軍的。而漢此時已對東越展開利誘。

東越遂殺吳王，將其首級送至長安。

楚王劉戊自殺而亡。

膠東王、膠西王、菑川王、濟南王以及趙王全部身亡。濟北王由於是在要挾之下參加造反軍，所以未被誅殺。

天下大亂因而得以平息。但後遺症卻延續了一段時期。

前後兩代皆立大功的周亞夫，變得越來越傲慢。實際上，生性倔強的他，常有與景帝衝突之事。

另一方面，曾經向周亞夫請求救援而被置之不理的梁王劉武，對他懷恨於心。

如前所述，景帝和梁王都是竇太后所生的親兄弟。竇太后非常疼愛梁王，簡直到了溺愛的程度。

竇太后甚至說過這樣的話：

──啟（皇帝）去世後，讓武（梁王）繼位如何？

由於漢朝皇位不採兄終弟及的繼位方式，所以，這件事情當然被眾臣否決。其中反對最猛烈的是殺死晁錯的袁盎。

梁王怒而派刺客暗殺他。

其中一位刺客由於敬仰袁盎的為人，所以把這件事情說了出來：

「我受梁王之命前來刺殺你。但像你這樣的有德之人，我實在不忍心下手。可是，刺客除了我以外還有十幾個，希望你多加提防。」

結果，袁盎還是於訪問占卜師的歸途中，在安陵郭門處，為梁王所派的刺客刺死。

吳、楚七國之亂後，周亞夫成為丞相，但同樣與景帝處得不好。

匈奴王徐盧投降時，景帝有意封他為侯。之所以如此，為的是期待會有更多的投降者。

周亞夫卻堅決反對。

「他們是背叛自己的主子向我們投降的。如果封他為侯，無異於鼓勵人們謀反。封侯之事萬萬不可。」

而景帝不顧丞相反對，封徐盧為侯。

（周亞夫這個死頑固！）

景帝心裡感覺悻然。身為丞相的人應該要有更敏銳的政治感覺──這是他不滿的一點。

徐盧被封為侯後，周亞夫稱病辭職。

周亞夫原本就為梁王及溺愛梁王的竇太后所憎恨。現在再使景帝不悅，如此一來，他的命運堪稱岌岌可危。

周亞夫的兒子購買宮中工官製造的陪葬品，準備於父親舉行葬禮時使用。這只是鎧甲及盾牌的仿造品。然而這件事情被發現後，引起軒然大波。

雖然不過是陪葬品，但宮中工官製造的東西，原則上只供天子使用。臣屬妄加使用，被認為是違法犯上的行為。

周亞夫絕食而死。

他的死是景帝後元元年（公元前一四三年）的事，梁王劉武於前一年的四月去世。

## ○八四女人之爭

為了不使栗姬成為皇后，最好的方法是把榮從皇太子之位拉下來。該用什麼方法呢？──這是館陶公主第一件想到的事情。

※※※

如前所述，呂氏被滅後，皇族就選拔繼位皇帝事宜舉行會議時，曾經決定以較能不受外戚影響者為首要條件。這是因為外戚呂氏的專橫，給了他們極大教訓。

結果，被選出的是文帝。文帝之母薄氏是個少有自我主張的女人。生性極為內斂的薄氏，大概只有在選孫媳婦這一件事上，出現了她一生中難得的堅持。

「這是我這一輩子中僅有的一次要求，孫媳婦讓我從我娘家的女孩中挑選吧！」

生性內斂的薄氏一輩子中僅僅一次的要求──還能不聽嗎？

文帝之后竇氏，原本也有從自己族人的女孩中物色長媳的念頭，但聽到婆婆如此說時，她只好死心。

景帝即位時，母親竇氏和祖母薄氏都還在世。

皇帝之母竇氏被稱為皇太后，祖母薄氏則被奉為太皇太后。

結果當然是祖母薄氏族人的女子被立為皇后。

但，這位薄氏的存在同樣極為渺小。因為成為景帝皇后的她，一個孩子都沒生下。

景帝似乎也不愛祖母做主許配給他的正室夫人。祖母在世時，他還知道有所收斂，但薄太皇太后於景帝即位的翌年歿故。結果，景帝廢了薄皇后。

不過，他沒有立即冊立新的皇后。雖然他有眾多側室，但正室夫人──即皇后之位，卻讓它空了一段時期。

景帝共有十四個兒子，都是側室所生。側室為他生下了多位皇子，而正室夫人卻無子──這一點使後嗣問題變得相當複雜。

──最受寵愛的女人所生的兒子，不拘長幼之序，都將成為繼位候選人吧？這位兒子的生母自然會被立為皇后……

一般人都如此想。

──母以子貴。

這是當時人們的觀念。

皇后之位懸空時，理當立皇太子之母為皇后──這是常識。

而景帝的想法卻與眾不同。

（以最優秀的兒子為皇太子。以最優秀的女人為皇后。）

他認為這是截然不同的兩碼子事。

天子是代天統治萬民的人，因此非具備傑出才華不可。光以心愛的女人所生為由而選定皇太子是不對的。

皇后的選立當然必須是自己中意的女人。薄氏不是不好，但畢竟不是自己喜歡的類型──夫妻關係本來就如此微妙。

吳楚七國之亂平息的翌年四月，景帝下詔：

「立榮為皇太子。」

劉榮是景帝眾多兒子當中，年紀最大的一位。他的生母是一個叫栗姬的女人。栗姬除榮以外，還生有德、閼于兩個兒子。

景帝原本有意立德為皇太子。這個兒子不但酷愛學問，風度更是令人稱讚。

但學問和政治不可混為一談。就統治才能而言，德似乎較兄長榮略遜一籌。

「德是個書獃子，而榮則有吸引人的魅力，比較適合當皇帝。」

這是景帝下的判斷。

其餘的兒子不是才華平庸，就是年紀尚幼，所以還無法下判斷。

景帝依據自己的信念，立榮為皇太子，而並沒有將其生母栗姬立為皇后。皇后之位依舊懸空著。

栗姬為此焦躁不已。

──皇太子生母栗姬應該被立為后。

不僅她本身，連她週遭的人，不，世上所有的人都認為如此。但，左等右等卻始終沒有這個跡象。

「這不是在拿我開玩笑嗎！？」

栗姬豎起柳眉。她變得有些歇斯底里了。

天子已有一段時日沒來看她，也沒召她過去。

──為什麼不立我為皇后呢！？

栗姬開始做各方面的揣測。

──莫非皇上有了新寵！？

想來想去，想到這個當時後宮女性都會留意的問題。

她的情緒變得極不穩定。她的子閼於於吳楚七國之亂期間去世，也是使她脾氣暴躁的原因之一。被立為臨江王的閼於，由於無後嗣，所以，領地當然被收回。

長子被立為皇太子，但子去世──她的神經因這等悲喜交錯之事而疲憊不堪。

※※※

「是新歡還是舊寵，你去調查後回來向我報告，知道嗎！？」

栗姬對侍女命令道。

她認為自己被冷落，是因為皇上有了別的女人的緣故。

（皇上有了新寵，所以不立我為后……）

已為景帝生子的有程姬、賈夫人、唐姬以及王氏姐妹等，這些都是舊有的女人。是不是新出現的女人抓住皇上的心了？

奉命調查的侍女到處探聽後，回來向栗姬報告：

「長公主近來介紹不少女人給皇上，因此，皇上看中的是哪一個，一時還查不出來。」

「有這麼多嗎？」

栗姬有了自尊心受損的感受。

（皇上如此獵色，是因為對我不滿足的緣故。可是，我是皇太子的母親，怎麼可以這樣對待我呢！？）

她有無限怨恨。

但即使在這個時候，她也沒有對皇帝本身有所怨懟。她憎恨的是不停為皇上介紹新女人的長公主。

公主在日本被稱為內親王，也就是皇帝之女。現今皇帝之女是公主，而先帝之女──即現今皇帝的姐妹──也是公主。公主當中年紀最大的被稱為長公主。

這個時候的長公主是景帝的姐姐嫖。由於她領有館陶之地，因而又名館陶公主。

她是竇太后的大女兒，也是景帝的胞姐，兩人關係非常密切。

這個時代，皇帝的兄弟以及皇族男子，全都過著相當不舒暢的生活。他們受封至各地，卻時刻受著中央所派官員的監視，擔心著吳楚七國之亂這類的造反事件再度發生。他們所受的壓力可謂相當巨大。

與之相較，女人倒很輕鬆。公主們都已下嫁，丈夫全是居住皇都的老實人。她們的行徑再怎麼荒唐，也絕沒有離婚之虞。一切家事由眾多侍女擔任，她們過的是無所事事的日子。

由於實在太清閒，所以，一些公主們甚至以偷情為樂。館陶公主的樂趣則在於玩弄權勢。

她以皇帝胞姐的身份玩弄權勢，感覺甚為快樂。

永遠掌握這份權勢是她的最大心願，也是她最關心的事。

為此，她隨時都在動腦筋。館陶公主遂成了一名謀略家。

──死後也不願意放棄這份權勢。

迷於權勢的她甚至有這樣的妄想。這是不可能實現的願望，然而如果使用特殊手段，這也不是辦不到的事情。

這個手段是：讓後繼者繼承這份權勢。

館陶公主有一個女兒，名字叫做嬌。雖然她還是個少女，但在當時的貴族社會，這樣的年齡談婚論嫁，一點不算稀奇。

「對！可以讓阿嬌成為下一代皇后！」

她拍了一下自己的膝蓋，為想到這個點子而高興。

人間最高的權力者是皇帝，再者就是皇后。

皇太子已立妥，是栗姬所生的榮。年齡雖懸殊了些，但這一點可以不必計較。

館陶公主立刻派人對栗姬說：

──我準備把我的女兒阿嬌立為皇太子妃，尊意如何？他們不是很相配的一對嗎？

雖然是皇帝胞姐，但已下嫁而為臣籍。所以，館陶公主談這門親事時，採取相當低的姿態。

然而，談這件事情的時機似乎不對。

栗姬此時正為遲遲未獲冊立為后的音訊心浮氣躁，而她怨懟的對象，正是時常為皇帝介紹女人的館陶公主。這樣的仇人竟然說要把她的女兒立為皇太子妃！

「不行！」栗姬失聲叫了起來。

「鴇母的女兒想當皇太子妃，別開玩笑啦！何況，聽說陳家阿嬌早已許配給一個名叫徹的男孩。一聽到榮被立為皇太子就拋棄徹，想把女兒塞給榮，這種母親不是太現實了嗎？」

※※※

栗姬的回答一五一十地被傳到館陶公主的耳裡，這會兒事情可鬧大了。

「什麼！那個女人竟敢說我是鴇母！？」

自尊心極強的館陶公主當場豎起了柳眉。

雖然嫁給陳午而降為臣籍，但她畢竟是先帝長女，也是當今皇上的姐姐。栗姬竟然以「鴇母」稱呼她，這樣的無禮還能饒恕嗎？

（那個女人說我是「鴇母」，是指我常為皇上找女人而言。我這樣做，全都是因為後宮沒有像樣的女人，皇上大為不滿。我是為皇上效勞的呀！）

「那個賤女人因兒子被立為皇太子而囂張起來，竟敢辱罵我這個長公主！？」

館陶公主氣得幾乎吐血。

如此可惡的栗姬，說不定有一天會以皇太子生母身份被立為皇后，於景帝亡後更以皇太后身份君臨大內──想到這些，館陶公主就有全身血液逆流的感覺。

（我絕不讓那個女人成為皇后！）

她內心如此起誓。

她原本就是個好玩謀略的女人，現在總算有了值得全力以赴的目標。氣憤不過的她，由於找到值得拼老命去做的事情而感到欣慰。

（為了不使栗姬成為皇后，最好的方法是把榮從皇太子之位拉下來。該用什麼方法呢？）

這是館陶公主第一件想到的事情。

雖然皇太子業已立妥，但這個地位尚不能稱之為屹立不墜。皇子還有十幾個。其中多數是庸才，但也有在選拔時由於年紀尚幼所以未成為考慮對象的人。

（對！不是有徹那個孩子嗎！那個孩子天賦不錯！）

景帝側室中有一對王氏姐妹。其中，姐姐生的孩子當中有一個叫做徹的男孩，這個小孩雖還不滿七歲，卻很伶俐活潑。

──長公主女兒阿嬌早已許配給阿徹……

歇斯底里的栗姬說的這句話，不是沒有根據的。

年幼的阿徹到館陶公主家玩時，一些大人曾逗弄著他問：

──阿徹，你想不想娶新娘呢？

結果，阿徹這個小孩昂然回答說：

──我想啊！

──你想要的新娘子是哪個呢？是這個，還是那個？

大人們一個一個指著館陶公主府邸的侍女問，而阿徹一逕默然搖頭不答。當時，館陶公主的幼女阿嬌也在場。

──這個怎麼樣？

一個大人指著阿嬌問時，阿徹深深吸一口氣後，爽快地說了：

──對！我要阿嬌！

館陶公主於是以逗笑的口氣問道：

──我不反對你娶我家阿嬌，可是，你準備怎樣對待她呢？

阿徹思量片刻後，以充滿自信的口吻說：

──如果阿嬌肯嫁給我，我一定要用黃金蓋一幢房子讓她住。

大人們莫不呵呵大笑。

──若得阿嬌為婦，當作金屋貯之。

後世文人常引用這句話來形容不知天高地厚之少年的夢囈壯語。

雖然是童言無忌，這的確是豪言壯語，充分顯示這名少年充滿理想，並且反應敏捷。這事很快就傳了出去。栗姬說「阿嬌已許配給阿徹」，也是聽了這件事情的緣故。

（我來想辦法讓阿徹成為皇太子吧！）

館陶公主由於痛恨栗姬，所以有了這個構想。她遂暗訪王夫人道：

「我想使阿徹成為皇太子，條件是以我家阿嬌為皇太子妃。妳願意協力嗎？」

「我當然願意。」王夫人回答。

女人的戰爭於此開始。

## ○八五女人的陷阱

館陶公主一有機會就稱讚王夫人，對栗姬則有意無意地有所非難。王夫人也在景帝面前裝出極為賢淑的樣子。這兩個女人的搭配可謂天衣無縫。

※※※

綜觀前漢、後漢四百年歷史，若將創始者高祖劉邦另當別論，有資格被稱為「大帝」的天子，大概只有武帝一人吧。

──漢武帝。

有「太陽王」之稱的這位大帝，是因為成了皇帝，才能將其才華發揮到淋漓盡致的程度。倘若未成為皇帝，大概會成為籍籍無名的地方諸侯王而終其一生吧。

他並不是自己想成為皇帝的。

他七歲時成為皇太子，而這當然不是靠自己力量取得。

武帝劉徹是靠什麼人的力量成為皇帝的呢？

答案是：女人的力量！

皇帝之姐館陶公主受到皇太子劉榮生母栗姬的侮辱後，憤然決意要廢立皇太子。

館陶公主與王夫人的聯手因而成立。

當時的栗姬，由於歇斯底里的症狀越來越嚴重，經常在後宮亂發脾氣，因而成為人人厭惡的對象。

王夫人的胞妹也在後宮，這對姐妹花和所有宮女都相處得很好。因此，館陶公主不是只和王夫人聯手，等於和全體後宮女人結盟。

此外，身為皇帝胞姐的館陶公主，從小就徹底瞭解弟弟的性格。這個弟弟怎樣會高興？什麼時候會生氣？想的是什麼？對於這些，她都瞭如指掌。

相反的，栗姬只知道與景帝共房，對他的瞭解可以說是皮毛而已。

這兩個女人的鬥爭，勝負豈不是一開始就很明顯了嗎？

館陶公主先會見了阿徹這個孩子。

父親景帝即位時，阿徹還在母親的肚子裡。

這對女人的鬥爭於景帝六七年間發生。因此，此時的劉徹才六七歲。

「你的孩子實在了不起。我不是為討好你才這樣說，阿徹這個孩子既聰明又開朗，比起頭腦雖好卻個性陰沉的皇太子榮，不知要強上多少倍哩！」

見過阿徹後，館陶公主對王夫人如此說。如她所說，這絕不是客套話。阿徹這個孩子的明朗個性確實有其獨特的魅力。

（皇太子榮由於為人穩重有深度而富於魅力，阿徹則以個性爽朗具親和力為其最大特點……）

難分高下──這是館陶公主的看法。

榮的個性陰沉，而阿徹的個性開朗。

這兩個人中，何者就帝位將影響到大漢帝國的性格。尤其若由阿徹即位時，這個變化將會極明顯。

文帝和景帝都是個性內斂的人。兩人都以謹守祖業為重，在內政及外交雙方面極為保守。無為而治是他們處理國政的基本方針。

這樣的作風已經到了應該有所改變的時候。不過，若由榮即位，大概不會有太大的轉變。倘若由阿徹即位，變化的可能性就很大。

館陶公主當然不是站在這個立場上考慮廢立皇太子問題的。她的一切，出自於對栗姬的憎恨。

她先從在弟弟景帝面前誇獎阿徹著手。

──王夫人生的阿徹實在不簡單。他不但聰明，膽量更是超人一等。

熟知其弟性格的她，戰術當然極為巧妙。

景帝選擇榮為皇太子，是認為這個兒子智慮深遠且有統治能力的緣故。這些都是榮承繼自景帝的特點。而人都會對十分酷似自己的他人興起一種排拒感。景帝有時候也會有如此的想法：

（慎重不是不好，可是，為了配合今後的時代，非多少具有積極性不可。我自己沒有做到這一點，因此，我盼望後繼者在這一點上較有魄力……）

作為姐姐的館陶公主，立刻洞察到景帝這個心理。

「阿徹是做事態度非常積極的小孩，熱心程度常令人咋舌不已哩！」她更若無其事地說，「大概是王夫人管教得宜吧！」

「也許是吧。」

景帝微微頷首。館陶公主睹狀，立刻有了信心：

（這件事情一定辦得成才對！）

※※※

景帝心中開始考慮以兩位王夫人中的姐姐遞補懸缺著的皇后之位。

皇帝君臨於兩個場面：其一是行政治的朝廷，其二是私生活的後宮。在朝廷由丞相輔佐，在後宮則由皇后輔佐。

皇后除了是皇帝的正室夫人外，更有管理後宮的任務。後宮有無數宮女、宦官，管理這批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最重要的是要有人望，不然命令將難貫徹。

雖然景帝認為立太子與冊立皇后是兩碼子事，但他也不是沒有考慮過以皇太子生母栗姬為皇后。

不過，栗姬被評定為不合格。

栗姬是非常自我中心的人，而且度量極窄。她一點也沒有體諒別人的心，談吐之間更是常常話中帶刺。

景帝測知這一點的方法是盡量找機會派宮女到皇后候選人處。例如叫來宮女，把竹簡交給對方說：

「妳把這封信帶去給栗姬。」

他如此交代的目的，在於觀察宮女這時候的表情。所有的宮女沒有一個例外，聽到要跑一趟栗姬處就皺起眉頭。由於是皇帝的命令，她們當然不敢說「不」，但景帝絕沒有看錯宮女在這剎那間的表情。

相反，被命令到王夫人處時，每一個宮女都頓時露出欣喜表情。

（好像是王夫人的人望最好……）

景帝做此判斷，因而以王夫人為皇后候選人之冠。

而景帝對冊立王夫人為皇后之事有所猶豫，為的是顧慮與皇太子之間的關係。

皇后不是皇太子的生母，會出現什麼樣的情形？

這一點可能引起相當大的風波。倘若生母已歿，就無話可說，在其尚在世期間如此做，很有可能在感情上產生複雜問題。

（似乎以皇太子生母為皇后最為理想……）

景帝遂有了這個想法。

但，他又想到與此相反的形態，似乎更為理想。

（以選出皇后所生的兒子為皇太子，不是更理想嗎？）

栗姬的情形是，本人不及格而兒子及格。

王夫人的情形則為，本人及格而兒子也並不差。上次由於阿徹尚年幼，所以未能成為選拔的對象。

姐姐館陶公主對王夫人的兒子阿徹讚不絕口──說這個孩子有自己所欠缺的積極性。

（好像非慎重考慮不可……）

景帝遂決定將這件事情先擱下來，過一些時候再說。

此處簡單介紹王夫人的生平如下：

高祖劉邦尚在爭霸天下時，曾經有一位名叫臧荼的燕國將軍向他投誠，並立了大功，被封為燕王。這個人後來卻因造反而受高祖親自征討，結果被捕。

臧茶有一個叫臧兒的孫女兒，最初嫁給槐里一個名叫王仲的人，生了一子二女。但由於丈夫王仲去世，所以再嫁長陵田氏，又生了兩個男孩。

「貞女不仕二夫」是儒教體制強化後才有的事情，再婚在這個時代是司空見慣之事。

臧兒頭一次結婚所生的兩個女兒就是現在景帝后宮的王氏姐妹。其中生下劉徹的姐姐，在入宮之前曾經嫁給一個名叫金王孫的人，並生了一名叫俗的女兒。

文帝時代當時被立為皇太子的景帝，一天於狩獵歸途看到一名美女。

「那個女人好美哦！」

雖然只說了這麼一句話，家臣已明白他的意思，立刻著手調查這個女人的身份。

調查結果知道：

──她是一個名叫臧兒的婦人的拖油瓶，目前嫁給金某人，生有一女。

皇太子家臣於是找來臧兒老太太，對她說：

──皇太子看上妳的女兒。妳可有什麼打算？

臧兒老太太由於是謀反者的孫女，許多年來過的是在別人面前抬不起頭的生活。這樣的日子已達四十年之久，實在難熬，真想能夠早日脫離。現在女兒被皇太子看上，這不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嗎？雖然女兒已有丈夫，但此刻也管不了這麼多。

臧兒老太太於是找來女婿金王孫，騙他說：

「算命的說，暫時讓我的女兒回娘家住，這會帶來好運氣。」

她把女兒帶回便送進宮裡了。

臧兒老太太兩個拖油瓶中的姐姐就是如此成為皇太子側室的，並且生下三女一子。其中兒子就是後來的武帝徹。

由於她的介紹，胞妹也成為皇太子側室，並生下四個男孩。

雖然這是儒教體制強化前的事情，但這樣的做法也未免太過分，這位姐姐的丈夫金先生一定氣得直跺腳吧？

※※※

館陶公主屢次將年幼的阿徹帶到景帝面前。

（這個孩子好像很有前途，尤其對任何事情都很積極，這一點的確令人欣賞。這個小孩將來說不定比榮更有作為哩！）

景帝逐漸有了這個想法。

館陶公主一有機會就稱讚王夫人，對栗姬則有意無意地有所非難。王夫人也在景帝面前裝出極為賢淑的樣子。這兩個女人的搭配可謂天衣無縫。

一次，景帝得了感冒，老是好不了。萬乘天子的龍體有恙，雖然症狀輕微，已經是天下大事。

「皇上一旦有了萬一，我們劉氏一族該如何是好？男人或許比較沒有問題，但我們女人和小孩豈不是完全失去依靠嗎？皇太子尚未成人，勢將無力保護我們。所以，請皇上把皇太子生母栗姬立為後宮之主，以照顧我們吧！」

館陶公主對弟弟景帝說。她的眼中還泛著眼淚呢！

（一點點小病就這般大驚小怪，女人實在要命……。既然如此擔憂，那朕就讓妳們遂心所願如何？）

景帝於是召來栗姬，如姐姐所請求，交代她：一旦自己有個三長兩短時，必須妥善照顧十幾個皇子以及所有皇族女人。

「什麼……！？」

栗姬的一雙眉毛顫動幾下。這是歇斯底里症發作的前兆。不，她這個症狀事實上已經發作了。

館陶公主早已安排好一切。她把伺候栗姬的侍女全部收買妥當了。由於栗姬時常對侍女亂發脾氣，所以她們對這位主人一點好感也沒有，很快就被收買。

用早餐時，盛湯的碗突然裂開為二，餐桌被弄得一塌糊塗。這是侍女事先把碗砸破，然後用飯粒黏在一起的緣故。盛熱湯後，充做漿糊用的飯粒溶化，湯碗當然裂開。

穿衣服時，也不知道是為什麼，縫合處居然裂開，因而被迫換穿另外一套。

準備穿鞋時，竟然找不到其中的一隻。找了半天，才在狗屋中找到這隻繡花鞋，卻已破爛不堪，侍女們說，這隻鞋大概是被狗咬壞的。

一大早就連續發生這些事情，栗姬的精神被搞得有些不尋常。正在昂奮狀態下的她，聽到景帝說的話就莫名其妙地凶了起來：

「我原本有三個兒子，其中一個已夭折。我光照顧皇太子和河間王兩個，就已筋疲力盡，為什麼還得照顧別人生的十幾個孩子呢！？這樣的事情我不幹！」

景帝聽後大動肝火是用不著說的。

生性內斂的他，當然還能壓抑怒意，但，讓栗姬下去後，他開始有了重大決心。

（在這個情形下，朕萬一有個三長兩短，年幼的諸兒不是要受這個女人的虐待嗎！？）

為了不使遺族受到虐待，萬萬不能讓栗姬握有權力。否則，由於是皇帝生母而被奉為皇太后的這個女人，大概什麼殘忍的事情都幹得出來。預防這一點，唯一的途徑是不讓她成為皇帝的生母，也就是說，非更換皇太子不可！

館陶公主對弟弟的心理動向看得一清二楚。

（再加把勁就能達到目的……）

現在只消設計一些契機，自己的目的就能實現。

館陶公主暗中策動眾臣，讓他們向皇帝奏言：

──語云，母以子為貴。恭請皇上立皇太子生母栗姬為皇后。

「不行！」

景帝一句話將之駁斥。

這就是館陶公主和王夫人所設計的「契機」。不久，皇帝發佈了如下勅令：

──廢皇太子榮，改立為臨江王。

五個月後再發佈的勅令是：

──立王夫人為皇后。

──立皇子徹為皇太子。

栗姬因而氣死。一場女人的鬥爭終於有了勝負。

## ○八六武帝登場前夕

武帝劉徹的少年時代，雖然表面尚稱平和，背後卻有極大的女性壓力。因此在內政、外交、軍事等各方面都極為消極。概括而言，這也可以說是女性的時代。

※※※

劉徹被立為皇太子是景帝前七年（公元前一五○年）四月的事，當時的他才七歲。

如前所述，這是在原先的皇太子劉榮被廢的五個月後。

由於母親王夫人和館陶公主這兩個女人的聯手，徹得以被立為皇太子，實際上，在皇太子位虛懸的這五個月期間，情勢相當微妙。

這又與女人有關。

這件事情起因於徹的祖母──也就是景帝之母竇太后的突發奇想。

此時的竇太后幾近失明，感情的起伏因而相當異常。她生有館陶公主、景帝和梁王劉武這三個孩子，而溺愛的是子梁王，這一點已如前述。

──啟（景帝）歿後，希望能由武（梁王）繼位。

她冀望能夠兄終弟及。她當然也疼孫兒，但溺愛子猶勝於此。

栗姬所生的榮被剝奪皇太子之位、降格為臨江王後，她開始主張：

「不必再立皇太子，乾脆讓梁王繼位吧！」

對此表示猛烈反對的是袁盎。

「春秋時代，宋宣公未立太子而將君位讓與弟弟穆公，因而禍亂叢生，導致五代之久的鬥爭。此時若將帝位讓予梁王，漢帝國定將趨向滅亡。」

由於袁盎極力反對，竇太后企圖將帝位讓與梁王之議遂不了了之。

竇太后的骨肉之愛有些超乎尋常。這一點或許與貧窮家庭出身的她長久以來渴望骨肉之情大有關係。

她的丈夫文帝之所以由北邊代王地位被迎回長安就帝位，主要原因在於外戚無力，這一點已敘述於前。

不但文帝之母薄氏是絕少有自我主張的女人，連文帝的妻子竇氏，娘家也是毫無勢力可言。

竇太后出生於以產美女出名的趙之清河郡觀津。這個地方大約在現今河北省的武邑縣。

由於家裡貧窮，她於初長成時就被送至長安，充當呂太后的侍女。

在當時，侍女等於物品，時常被當做贈送用的禮物。某年中元節，呂太后擬送各地諸王各五名宮女。

竇氏知道這是自己回故鄉的唯一機會。倘若被送給趙王，她就能重回懷念不已的故鄉。她於是向負責分配事宜的宦官懇求道：

「求求你把我編在送到趙王處的這一組裡。」

對此，這名宦官滿口答應：

「好，好，我知道啦！我會讓你如願以償的。」

結果他把受託之事完全忘記，把她編入送到代王處的這一組裡。

如果她手頭有一些錢，稍作賄賂，這名宦官應該不會忘記受託之事才對──想到這一點，她就為自己的貧窮感到哀傷。

她念念不忘的是離別時才四歲的弟弟。家鄉寄來的信上說：

──少君（弟弟之名）被人販子擄走，去向不明。

而她對這一點卻心存懷疑。弟弟很有可能是被窮困潦倒的父母賣給人販子的吧？

準備到長安後宮做事時，她曾經和弟弟單獨兩個人在觀津驛舍，一邊以淚洗面，一邊用洗米水為他洗澡、餵他吃東西。

──姐姐，妳為什麼哭呢？

還不太會說話的弟弟，當時這樣問她。

這個場面仍歷歷在目。那個可愛的弟弟，今生是否再也無法見面了？

希望落空的她，被送到代地。

代王是過樸素生活的人。呂太后送來的五個宮女當中，他只留下一個，其餘四個都分贈給重要的家臣。被留在代王後宮的正是竇氏。

代王當然已有正室，而且生有四個兒子。

作為側室的竇氏也為代王生了三個孩子，就是館陶公主、景帝啟和梁王武。

後來，代王正室夫人去世。

當時，國都長安的呂氏一族已被討滅，皇族會議指名代王為繼位皇帝。

──代王之母薄家謹直善良，妻子竇家貧窮無力。

代王被選為新皇帝，理由在於其外戚毫無勢力。

由這個觀點看時，竇氏對使丈夫成為皇帝而言，算是頗有功績。

代王成為文帝，竇氏則為皇后。

一天，一名奴隸上書道：

──皇后陛下莫非是我的姐姐？奴才最近跟隨主人前來長安，風聞新天子的皇后乃觀津竇氏。在下亦為觀津竇氏，於五歲時為人所擄，依稀記得有一位姐姐……

（難道……！？）

竇氏立刻叫來這個人。

於四、五歲離別後，現在見到的是業已成年的人，所以甚難確認是否就是自己的弟弟。詳細詢問時，對方回答：

「奴才只依稀記得在一個像是驛舍的地方，姐姐餵我吃東西，同時幫我洗澡……。那不是在河邊沐浴，而是使用白色的水……現在回想，好像是洗米水。因為那滑滑的感覺，奴才印象很深刻……」

「沒錯！你就是少君！……」

竇氏抱著對方放聲大哭起來，在觀津驛舍離別時的情形，竇氏從來沒有告訴過任何人。連洗米水之事都知道，光憑這一點，就證明這個人的確是自己的弟弟少君！

陪侍左右的眾臣也都為這戲劇性的場面而感動流淚。

這個竇少君後來受封為章武侯。經歷前半生的勞苦，在擁有尊貴地位後，絲毫不露驕矜之色，終其一生過著安分的生活。

這個故事，讓我們得以窺知竇太后對骨肉感情格外強烈的緣由。

皇位險些被叔叔梁王奪取的徹，幸虧有袁盎的諫言，得以守住皇太子寶座。

袁盎因而遭梁王懷恨，結果在其所派刺客的手下死於非命，此事已如前述。

※※※

最可憐的是皇太子之位被廢的劉榮。他的生母憤怒而死，他本人則必須以臨江王身份赴任領地。臨江，顧名思義就是離長安遙遠的長江沿岸之地。

劉榮後來在該地因敲毀宗廟之壁以建造自己宮殿的罪名，被召回長安。

對劉榮而言，不幸的是，負責審問這件事情的中尉（約等於警務署長）是有「酷吏中的酷吏」之稱的郅都。這個人審問態度極其嚴厲，根本不管對方身份如何。他甚至對皇帝說話都肆無忌憚。

曾經有過這樣的事情。

那是皇后之位還懸缺著的時候。一天，景帝到上林御苑遊玩。這是秦始皇建造阿房宮的地點，當時是一片偌大的林園。

這一次奉陪皇上的是賈夫人。正當賈夫人如廁時，不知從哪裡來的一隻山豬，晃到廁所附近。

──把牠趕走！

景帝對在旁的郅都以目示意，而對方卻裝出一副與我無關的樣子。景帝於是提劍準備親自趕走牠，郅都卻阻止道：

「失去一個女人，隨時可以再補回來。賈夫人對皇上難道如此重要嗎？皇上輕舉，與山豬搏鬥，倘若發生萬一，宗廟將由誰祭祀呢？皇太后將由什麼人侍奉？望皇上三思。」

景帝當場默然坐了下來。

在廁所附近晃來晃去的山豬不久後走開，人人得以無事。

後來，聽到這件事情的賈夫人對郅都至為痛恨。其實，這也是當然之事。被如此看待而尚能泰然處之者──天下有這樣的人嗎？

一九六八年，在河北省滿城縣發現的漢墓中，有金縷玉衣出土。和其餘出土品一併稽考的結果，知道這是中山王劉勝之墓。這位劉勝正是賈夫人所生的兒子。

言歸正傳，由於這位酷吏的審問極為嚴厲，前皇太子榮遂因悲觀，竟然自殺身亡。

對竇太后而言，榮是她極為疼愛的孫子。這樣的心肝寶貝等於被郅都殺害，竇太后豈會甘休？

「郅都這個人是沒有一點人性的魔鬼。這樣的人不及早誅殺，將來不知會帶來多大災害！」

向竇太后進言的不是別人，正是賈夫人。賈夫人這類女人隨時都可以得到──她絕不饒恕出此誑語的人。

景帝愛惜郅都之才，擔心他被女人殺害，因而將他調為雁門太守。雁門是與匈奴鄰接的北邊要衝。文帝與景帝時代雖然未曾有過與匈奴的大規模戰爭，然局部性國境紛爭則時有所聞。郅都坐鎮該地後，對匈奴確實發揮了震懾效果。匈奴以他的樣子做成稻草人，作為士兵騎射標的──他被畏懼的程度由此可見。

雖然如此，他還是逃不過厄運。女人的怨恨之深和不擇手段，實在令人咋舌。

──使用和天子一樣的旗幟，意圖魚目混珠。

他因這個理由被召回長安。

「郅都是個忠臣，至少饒他一命吧！」

景帝向母親懇求。

「那個是忠臣，這個也是忠臣，所有的人都非饒他們一命不可，是不是！？不是忠臣的，只有我的孫兒阿榮一個，是不是！？」

被竇太后如此一說，景帝實在無法反抗到底。

郅都遂在長安東市被處腰斬之刑。

與此相反，為天下政道計、景帝極欲處刑的另一個人，卻在女人們的壓力之下，始終無法如願以償。

在前述袁盎被暗殺事件的背後，有梁王這麼一個人存在，這一點經由後來的調查，已查明屬實。

吳楚七國之亂時，梁王曾經有過獨立抵抗造反軍的功績。此外，他又受到竇太后異乎尋常的溺愛。以此作為依恃的梁王，態度極為倨傲。他的宮殿內擁有眾多食客，其中有名叫羊勝和公孫詭的策士，暗殺袁盎是由這兩個人策劃和指揮的，而這當然也是梁王授意的。

由插在屍體上的刀子查出磨刀師，因此獲得破案線索。中央遂派閣僚級大臣田叔到梁進行調查。可是，怎麼也找不到羊勝和公孫詭兩個人。其實這也難怪，因為兩人早被梁王藏到他的後宮了。

田叔於是對梁的首席家臣韓安國說：

「找不到那兩個人，大概只有將梁王召回長安一途吧。連皇子臨江王都在獄中自殺，皇弟比起諸皇子又更為疏遠，梁王應該有所決心囉。」

梁王聽後，再也不敢表現出倔強態度，遂叫羊勝和公孫詭自殺，將其首級交出。

雖然田叔獲得梁王與事件有關的確鑿證據，卻於返回長安之前，將這兩個首級投火燒掉。

──倘若梁王有罪，我一定要自殺！

竇太后說過這句話。因此，田叔好不容易得到確證，卻不得不將之燒棄。

雖然如此，梁王還是處在戰戰兢兢的狀態之下。

諸王上京晉謁皇帝時，依照規定，漢的官員會到城外迎駕。梁王唯恐被漢的迎接官員直接帶到監牢，因而乘坐簡陋的車輛，只帶二騎，悄悄進入，到姐姐館陶公主的府邸要求庇護。直到姐姐和母親竇太后向景帝說情，知道確實安全後才敢露臉。

梁王於景帝中六年（公元前一四四年）四月間死去。

「我的兒子是被你害死的！」

面對號啕不已的竇太后，景帝實在拿她沒有辦法。

由此可見，武帝劉徹的少年時代，雖然表面尚稱平和，背後卻有極大的女性壓力。因此在內政、外交、軍事等各方面都極為消極。概括而言，這也可以說是女性的時代。

年輕的皇太子對這樣的時代風氣，一定有極大的反感吧？可是，他怎能把自己置之度外呢？他之所以能成為皇太子，完全是因為他的母親王氏和姑姑館陶公主聯手成功的結果。他還因此而娶姑姑的女兒──也就是表妹──阿嬌為妻子呢！

景帝於弟弟梁王死後的第三年歿故。

──甲寅之日，皇太子冠。

──甲子之日，帝崩未央宮。

這都是這一年正月的事情。

皇太子冠（舉行成人式）是父皇崩殂的十日前。皇太子倉促舉行成年加冕典禮，大概是由於父皇病篤的緣故吧。

劉徹遂於十六歲時即位。

漢武帝輝煌燦爛的時代至此開啟。

## ○八七少年皇帝的雌伏

雖然抱負很大，但，他還沒有力量衝破連綿文帝、景帝二代的消極性政策之壁壘。在信奉「一切聽其自然」老莊思想的祖母竇太后在世期間，他唯一能做的是為將來做準備。

※※※

雖然舉行過成年加冕典禮，十六歲的武帝在宮廷裡仍被當做一個小孩。

如同他的父親景帝即位時有母親竇氏和祖母薄氏，他即位時也有母親王氏和祖母竇氏。

雖然這位祖母──竇太皇太后幾近失明，精神卻甚為矍鑠，依然君臨後宮。

已為臣籍的岳母館陶公主，權勢欲望始終極強，一有事情就頻頻出入後宮。

武帝本身也有胞姐平陽公主，這也是個相當難纏的女人。

即位後的武帝還是為一群女人所包圍。

（我要以我的方法行事，把這個世界推向新的方向。）

十六歲的武帝有這個抱負。他對宮廷的氣氛實在厭煩透了。

（女人過於跋扈！）

這是他非常討厭的一點。

（什麼事情都拖泥帶水，這算什麼！？）

他常常為這一點而牢騷滿腹。

他的父親和祖父採取無為而治的方針。之所以如此，是有其哲學性背景的。那是黃老之道。

傳說中的聖人黃帝和以推展其道為職志的老子所提倡的生活原理就是「黃老之道」。這個道，現在以「老莊」稱呼。不提傳說中的聖人，而以承繼老子之道的莊子與之並稱，用以對抗「孔孟」。「無為而化」是這個道的根本精神。說得明白一些就是：

──急也沒有用，任何事情都有定數。最好的方法是一切聽其自然，不要勉強。

人生短暫，猶如南柯一夢，所有努力掙扎都是無謂之事──武帝對這種思想當然極為反對。

而宮廷的實際支配者竇太后就是「黃老之道」的狂熱信徒。她以半強迫性手段，要所有的族人閱讀老莊之書。這和如今信仰新興宗教的老太婆，廣向親戚介紹這個宗教是同樣的情形。只是這位老太婆是握有極大實權的。

十六歲孤立無援的少年皇帝當然敵不過這位老太婆。武帝遂決定暫時雌伏。

少年皇帝的身邊聚集了許多反對老太婆「老莊」思想的人。這批人信奉的是與「老莊」思想對立的「孔孟」學說。

孔孟所說的儒學向以序列為重。他們強調上下、貴賤之別，對禮義禮節更是講究，認為老莊一切聽其自然之說是旁門左道。

孔孟一派於武帝即位後受到相當重用，連竇太后的族人竇嬰和王太后（武帝生母）的弟弟田蚡都分別被任命為丞相和太尉。這兩人雖是外戚人士，但對竇太后的思想十分反對。

他們陸續讓孔孟學派人士任政府要職。趙綰被任命為御史大夫（副丞相），王臧則被任命為郎中令（宮廷警察長官）。

趙綰認為，要一掃老莊派人士，根本之計在於剝奪老太婆的實權，因而上奏：

──向東宮奏報政事之舉應作罷。

「東宮」，現在的解釋是皇太子的居處或指其人，而當時太后的居處長樂宮在東邊，這裡是指竇太后而言。

由於皇帝尚年少，竇太后因而成為監護人，一切政事必得向她奏報。趙綰的意思是廢止這個規定，改為皇帝親政。

老太婆知道後，大為震怒：

「想把我除掉……！？別想！」

她立刻派人調查趙綰的身邊事宜。任何人多少都有瘡疤，這是免不了的事情。找到些許瘡疤後，用吹毛求疵的方式大興問罪之師，是使一個人垮台的最佳途徑。

孔孟派趙綰和王臧為此被迫自殺。竇嬰和田蚡因為是外戚的關係，得免於死，不過也被解職。

老太婆的勢力依舊很大。

（老太婆已七十多歲了，看她還能活多久！？總有一天，時間會解決一切吧！不過，另外的一個還年輕，不知還要再等多久，這一點倒很要命……）

少年武帝呢喃自語。

※※※

另外的一個還年輕──武帝指的是陳皇后而言。

他以父親胞姐館陶公主的女兒為皇后，他的這位表妹是個非常驕縱的女人。

其實，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因為她知道自己的丈夫之所以能成為皇帝，完全是靠她母親策動的結果。

而且，她的家庭本來就是女人高居男人之上的作風。母親是以皇帝女兒身份下嫁給身為臣下的父親陳午的。父親在其公主身份的妻子面前壓根兒抬不起頭。自幼看慣這種情形的她，自然認為女人的地位本來就在男人之上。

陳皇后在與武帝的家庭生活中，常有藐視丈夫之事。

對於這一點，武帝甚為不悅。

身邊有不少令他不高興的人，但以祖母竇太后為例，她的日子已不多了，再忍耐一些時候，就可以眼不見為淨。可是，皇后陳氏還年輕，今後不知還要相處多久，武帝心裡實在有些悵然。

而且皇后迄今未生半子。本以為她身體有什麼缺陷，曾勸她服用各種藥物，卻是一點效果也沒有。

「不生皇子，難道讓我們漢帝國就此斷絕嗎？你乾脆去寵愛皇后以外的女人吧！其實，這也是家常便飯的事呀！」

如此告訴武帝的是他的胞姐平陽公主。

「可是，阿嬌她……」

武帝縮縮脖子說。阿嬌是陳皇后的名字。

「不用管阿嬌說什麼，你是皇帝，一國之主。生皇子是你對國家的責任之一啊！」

平陽公主有些焦急地說。

她難得進宮一趟，陳皇后剛好不在，這對姐弟才有如此閒聊的機會。

「朕當然也希望有孩子啊……」

「你對皇后有所顧忌，是嗎？」

「也不是這樣……因為沒有遇到中意的女人嘛！」

「那是因為身在宮中沒有機會。好，這件事情交給我辦吧！」平陽公主道。

陳皇后的母親館陶公主，在先帝時代，也曾以皇帝胞姐身份為弟弟物色女子，因而受到栗姬的怨恨。平陽公主現在也以武帝胞姐的身份，和姑媽館陶公主當年所作所為如出一轍。

由於弟弟武帝沒有子息，所以，平陽公主認為自己這樣做，是以皇族一分子的身份，為國家效勞的正當之事。

「下次到灞水禱神消災後，順便到我家來吧！我會為你準備一些美女的。」

平陽公王嫣然笑道。

她的丈夫是建國大功臣曹參的曾孫──受封為平陽侯的曹時。他也是被妻子騎在脖子上的丈夫。胞弟成為皇帝後，平陽公主本來很想大大掌握權勢，但身為皇后之母的姑媽館陶公主卻以皇帝監護人的姿態掌管一切。

平陽公主對姑媽館陶公主有了敵對意識。

（我是胞姐，陛下應該視我比姑媽更親近啊！）

平陽公主內心甚為不滿。

姑媽所以擁有權勢，是因為女兒阿嬌是皇后的緣故。但，這位陳皇后結婚多年始終沒有生下孩子。不能衍生後嗣的女人算什麼呢！

遺憾的是，平陽公主自己沒有適婚年齡的女兒。但這可以用找的──買賣奴隸在當時是公然行之的事情。此外，只要肯花錢，歌女、舞女都可以擁為己有。

於三月第一個巳日以桃木弓箭消災、行祓禊是一般的風習，這一點已如前述。

呂太后就是於祓禊的歸途遇到妖異，並因而得病死的。這一點令人懷疑祓禊的效果，但武帝時代，習慣上還是依公式行事。

皇室的祓禊都在灞水河畔舉行。武帝於歸途到了姐姐平陽公主的府邸。

※※※

酒宴時，除了山珍海味外，還有歌舞表演。倒酒、唱歌以及跳舞的人全是年輕姑娘。

為了這一天，平陽公主盡其所能地找來美女。其中包括原本就在府邸的侍女和新買來的女奴，此外，也有臨時請來的姑娘。這些女子都是經過平陽公主鑒定合格的美女。

「陛下請仔細過目。如果有中意的姑娘，請隨時吩咐。」

平陽公主對武帝道。

雖然武帝這時只有十八歲，但，娶陳氏為妻已有五年，他自認對女性的鑒賞眼光是足夠的。

酒宴和餘興節目完畢後，武帝道：

「朕要去更衣。」

這裡所謂的「更衣」，實際上就是「上廁所」。

當時的王侯貴族如廁時，一定要脫下身上所有的一套，事後換穿另外一套。這脫和穿不是自己來，而是由專人伺候。由於與更衣室連在一起，所以廁所的面積極大。呂太后死後發生政變時，呂產曾經被迫到廁所裡遇害，可見廁所面積大到足夠供人打鬥的程度。

「要叫哪個女人尚衣呢？」平陽公主問道。

「尚衣」是指更衣時伺候在側的女性。平陽公主問武帝要指明哪一位侍女來擔任這件事情。實際上，這句話問的是：中意哪個？

「朕請由正面看最左邊的一位謳者。」

「謳者」是齊聲唱歌的人，也就是合唱隊員。這一天宴席上的合唱隊員有五個。

「最左邊……！？呃，那是子夫。」

平陽公主露出意外表情說。

那是名字叫衛子夫的歌女，是在平陽公主府邸擔任洗衣工作，她是名叫衛嫗的老女人生的女兒。除非有特殊事由，孩子隨父姓是一般的習慣，而同姓不婚也是不成文規定。衛老太太的女兒卻以「衛」為姓，一定是因為不知道父親姓氏的緣故。其實，不要說父親的姓氏，衛老太太連誰是女兒的父親都不知道。

──因為找我的漢子太多嘛！

衛老太太毫無靦腆之色，說過這樣的話。

她確實是個美人胚子。雖然已年老珠黃，但尚有幾分姿色。這樣的人在年輕時代頗受男人青睞，這一點，沒有一個人不相信。

衛老太太有好幾個孩子。在子夫之下還有一個名叫青的兒子，而這個兒子也姓衛。

（有那麼多大家閨秀，偏偏要……）

平陽公主心想著，卻沒說出口來。因為她對弟弟瞭解得太清楚了。他不是會聽別人的話而改變自己意見的，這時候多說也無益。還好子夫對她說的話是百依百順的。

「是的，遵命。」

平陽公主嫣然一笑。

──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還坐驩（歡）甚。

此事《漢書》記述如前。「軒」是指廁所而言。連打鬥都不妨礙，供為男女做愛的地方，當然不成問題。

武帝帶衛子夫回宮中。衛子夫上車時，平陽公主撫著她的背道：

「妳要好好加油哦！要多吃好東西，增加體力……有飛黃騰達的一天時，妳可不能忘記我喔！」

雌伏中的少年皇帝這一點事情還做得到。雖然陳皇后和她的母親館陶公主甚為不悅，而後宮之主竇太后卻對孫兒的這個行為大表贊成：

「還沒有生小孩嘛，是應該多接觸幾個女人。」

※※※

武帝對事情倒是看得很開的。

（我還在準備階段……）

雖然抱負很大，但，他還沒有力量衝破連綿文帝、景帝二代的消極性政策之壁壘。在信奉「一切聽其自然」老莊思想的祖母竇太后在世期間，他唯一能做的是為將來做準備。發動大規模作戰當然不行，但派遣較少人數的探險隊，祖母總不至於反對吧？

──西方有一個以「月氏」為名的國家，他的國王為匈奴所殺，全族被趕至遙遠的西方。匈奴以月氏王的骷髏為酒杯，月氏人民因此憎恨匈奴已到極點，正在尋覓同盟國共同攻打匈奴。

聽到匈奴降兵說的這些話時，武帝立刻決定與月氏國取得聯絡。

結果決定派遣以張騫為首、以一百多人組成的探險隊。這已是雌伏時代的武帝所能做到的最大事情。

## ○八八皇后敗退

無論如何，陳皇后派人擄走衛青，可以說是一種不智的掙扎行為。她因掙扎而墜入不可挽回的破滅深淵裡。

※※※

竇太后死於建元六年（公元前一三五年）五月。

她留有遺言：

──我死後，財產全部送給館陶公主。

對竇太后而言，武帝是她的內孫，而陳皇后則為外孫，整個皇宮完全在她的主宰之下。

對武帝來說，祖母之死等於使他獲得自由。他已不需再對任何人有所顧忌，他可以為實現抱負而勇往直前。

──我要為世界開拓一條新路！

武帝當時二十二歲。

高祖劉邦創建漢帝國已七十多年，這當中除了吳楚七國之亂以外，沒有發生過大規模戰爭，也未曾有過嚴重水災或旱魃。春秋戰國以及楚漢爭霸天下時，壯丁曾經被迫參加戰爭，老弱則負責輸送任務，人民疲憊至極，但，這個現象總算消解，眼前社會呈現的是：

──京師之錢累百巨萬，貫朽而不可校。

首都的銅幣多到氾濫的程度，人們的儲蓄自然增加許多。「貫」是貫穿中間有孔之銅幣的繩子。這繩子會因腐爛而無法計算銅幣之數，由此可見當時人們儲蓄數額何其巨大。

《漢書》有如下記載：

──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

「太倉」是政府的糧食倉庫，「粟」主要指米而言。「陳」指的是陳腐之意，也就是東西擱置太久。舊米之上又堆積舊米，倉庫因而飽滿，放不進倉庫的米則堆積在外面，結果全都壞掉而不能食用了。

國力充實的程度由此可見。

（父親和祖父他們都不知道如何使用財貨……）

武帝看到在倉庫內未物盡其用的穀物和銅錢而內心嘲笑他們。

但，想到這七十年來的漢帝國之指導思想乃是老莊──便見怪不怪了。

──一切聽其自然，無為是最高的道德，任何事情不可勉強為之。

武帝也受祖母之命讀過老莊著作，但對其思想卻不以為然。

（如此，人活著為的是什麼？這樣人不是等同螻蟻嗎？有才華、有力量的人為何不可發揮自己的才華或力量？）

祖母再怎麼用心教導，年輕的武帝還是無法肯定「無為」。

（有一天如果我能自由行事……）

祖母還健在、武帝沒有行動自由時，他時常如此暗忖。

他想做的事情實在很多，於是把它們一一定了順位，而一切的基準是：

──發揚大漢帝國的國威。

世界上以漢帝國為文明氣息最為濃厚的地域。因此，拓展漢帝國版圖，等於是推廣文明──武帝以此認識為出發點。

文明根源的漢帝國倘若威嚴受損，無異文明本身受到侮辱，也等於人被視為不如禽獸。天下豈能容許這樣的事情？

而現實狀態確實如此。漢與匈奴的關係即為證明。

高祖劉邦曾經於大同，在一片白雪中為匈奴包圍，後來靠行賄才得以逃出，而媾和條件對漢而言屈辱至極。

漢每年必須將大量布匹和穀物送給匈奴。此外，也得使皇族女性下嫁匈奴。其中，「威嚴」之喪失遠較物資之損失為大。

在外交關係上，匈奴是兄，漢是弟。這種無法忍受的事情，在現實裡的確存在！

（擊滅匈奴，雪父祖之恥！）

列出許多想做的事情而依其重要性定順位時，這是無條件居於首位的最重要工作。

但，討伐匈奴談何容易。它必須經過周詳的準備。派遣探險隊至月氏，正是這個準備工作的一環。

※※※

除了討伐匈奴以外，武帝想做的是，在個人的意志之下創造自己的家庭。

有表妹關係的皇后陳氏，開始對武帝心存芥蒂。由於認為武帝是靠自己母親的安排才得以登基的，她的一切作為非常驕慢。同時，她又是個醋勁極強的女人。

（我要從容不迫地愛我所喜歡的女人。人要這樣過日子才有意義，不是嗎？我為什麼要和自己討厭的女人生活在一起呢！娶阿嬌不是我的本意……）

家庭問題與匈奴問題不同的一點是，「意志」重於「準備」。只要有毅然態度就能解決一切。

陳皇后沒有看出丈夫的心，她看到的只是表象而已──在祖母的壓迫之下，一點反抗能力都沒有。她認定只要加以壓制，丈夫永遠會乖乖聽話的。

她嫉妒的對象是武帝由姐姐府邸帶回、正受寵愛的衛子夫。但她再膽大妄為，也不能對天子的愛妾出手。陳皇后於是找母親館陶公主研究對策。

「聽說，衛子夫的弟弟在建章宮擔任舍人（皇帝近侍）……」

館陶公主給了女兒這個情報。建章宮是武帝離宮。

「他不是平陽公主府邸的僕人嗎？」

「那是以前的事情。姐姐發跡後，弟弟當然也雞犬升天。據說，衛子夫非常疼愛這個弟弟，因而懇求天子，為他安排在建章宮的這份差事。」

「真是……！」

陳皇后豎起了柳眉。憑藉得寵而向天子做諸多要求，這樣的行徑多麼令人不齒！

「據說，衛青也是個父親不詳的孩子。人們說這對姐弟的父親是同一個，所以衛子夫特別照顧這個弟弟嘛！」

館陶公主添油加醋地對女兒說。

雖然對居住宮中的衛子夫直接加害是困難的事情，但殺害她疼愛的弟弟，一定會給予她極大打擊才對。因嫉妒而失去理智的女人想到了這一點。幫兇居然是她的母親。

在建章宮擔任庶務職位的衛青，由於工作上的關係，得時常上街。陳皇后和館陶公主於是僱用地痞流氓，趁衛青上街的機會將其擄走，帶到館陶公主府邸。

──把他折磨死後，再將屍體丟棄在馬路上，並且設法使衛子夫聽到這件事情。她一定會萬分哀痛吧？

陳皇后企圖如此洩恨。

而衛青上街時卻帶有一名隨從。這名隨從趁著上街機會要回母親家裡一趟，衛青允准了他。衛青就是在等待隨從回來時被擄走的。

在母親家耽擱一些時間才回來的隨從，來到約定地點，卻沒有看到衛青的蹤影。這時候，他無意中看到前方有十幾名漢子走過，他們好像在搬運一件笨重的東西。這名隨從走上前去，準備問他們有沒有看到衛青這麼一個人，卻不期聽到他們如下的對話：

──擄一個人就可以領取巨額獎金，這是真的嗎？

──你放心吧，人家館陶公主說話算話，絕不會食言的。

──可是，這個年輕小伙子未免也太可憐。他大概會沒命吧？

（我的天！這不是擄人事件嗎！？）

嚇了一大跳的隨從立刻跑去找公孫敖。公孫敖是衛青的好朋友。

公孫敖聽到消息，臉色遽變，立即糾聚朋友衝到館陶公主府邸，於千鈞一髮之際救出衛青。

這個衛青就是後來七討匈奴而成為大將軍的人物。

他確實是由於姐姐的關係而被起用。倘若不是姐姐受武帝寵愛，他或許不可能有發跡的一天。但，他生下來就是武將的料子，他建立的功績遠較武帝所期待為大。到後來甚至產生由於他的功勳而使姐姐的地位更形強化的現象。

無論如何，陳皇后派人擄走衛青，可以說是一種不智的掙扎行為。她因掙扎而墜入不可挽回的破滅深淵裡。

※※※

陳皇后被剝奪皇后地位，受命蟄居長門宮是元光五年（公元前一三○年）的事。

那是衛子夫受武帝寵愛後第九年，也是武帝因竇太后之死而獲得自由後第五年的事情。

衛子夫連續生了三個孩子，但全都是女兒。她到陳皇后被廢兩年後才生下男孩。衛青當時已以車騎將軍身份參加第一次討伐匈奴，並立下建國以來首次越過長城之赫赫功勳。

衛子夫生下男兒後，始被立為皇后。陳皇后被廢後，皇后之位曾經虛懸兩年。

陳皇后為了想生孩子，曾經不惜花費巨資搜購所有名藥。但皇帝臨幸的次數越來越少。縱然服用再高貴的藥，不與皇帝共房，怎麼可能懷孕呢？

她再也忍受不了皇帝如此對待。一生下來就極為任性的她，對事情絕對不會忍耐。就這一點而言，她有位公主母親可以說是極大的不幸。因為她的母親館陶公主仗著公主這個身份處處欺壓丈夫陳午，作風任性至極，而看慣這個情形的她，竟然以為這是理所當然的事。

任性的人遇到事情不順時，什麼事兒都做得出來。

陳皇后想到咒殺敵人的方法。

──巫蠱術。

當時的人都相信這一套。這是一種用桐木刻出木偶，將之埋入土中，經巫師使用咒術，對方就會被咒殺的古老說法。現代人或許認為這荒唐無稽。在當時，人們對咒術效果卻是深信不疑的。

雖然事情在秘密中進行，但風聲還是傳了出去。

在深宮裡長大而不知忍耐為何物的陳皇后，雖然自以為隱蔽得很徹底，卻在無意中把事情洩露出去。

聽到這個風聲後，武帝立即派人著手調查。負責調查任務的是御史（檢察官）張湯。

這位張湯是幾近偏執的人。他是個推理名手，根據資料就能大致判斷案情內容。

下面是一則有關他的故事。

他年幼時，一天，在長安擔任法官的父親外出之前，交代他好好看家。但回家後發現家裡的肉被老鼠偷走，父親因而發怒將兒子鞭打一頓。

張湯於是在牆壁上挖洞，找到鼠巢，並且發現一隻老鼠和老鼠吃剩的肉。他於是抓起這隻老鼠加以拷問，同時作成供狀，藉此求刑，並依據證物肉片，撰寫判決書，在家門口將這隻老鼠執行死刑。

這位父親錯愕地發現兒子所寫的法律文書不輸給老練法官的手筆，因此，以後所有的判決書都叫兒子代筆。

老鼠當然不會說話，因此，所謂的供狀，實際上是尚未長大的張湯憑自己推理而寫成的東西。而這篇文書的內容卻有條有理，前後絲毫沒有自相矛盾之處。──倘若張湯生在今日，一定會成為一名推理小說作家吧？

這樣的人物要捏造事件，當然易如反掌。

他還有一個習慣。後來成為御史大夫、掌握天下刑罰於一身的他，處理事件時，經常備妥幾種判決書，最後裁決則央請皇帝決定。所以如此，說得好聽一點，是尊重政治上的考慮，說得難聽一點，是迎合皇帝之意。

──皇帝所企求的到底是什麼？

於偵查以及判決時，他第一個考慮的是這一點。

負責偵查陳皇后這起巫蠱事件時，他也先從探知皇帝意圖這一點著手。頭腦敏銳的他探測到的是：

──皇帝意在將陳皇后廢位，不過不忍心將之處死。

結論已有。這時候該採取的方法是：先準備判決書，然後據此作成偵查紀錄及本末倒置的各種程序。這正是張湯的拿手好戲。

結果，他作了如下的偵查報告：

──名叫楚服的巫師慫恿皇后，促其採用巫蠱之術，目的在於咒死衛子夫。

也就是說，主犯係巫師，皇后只是受了慫恿。且咒殺的對象不是皇帝，而是衛子夫──這時候的衛子夫還不是皇后。因此，還不算觸犯大逆之罪，受慫恿的皇后得免於被處極刑。

主犯楚服被處磔刑，連坐者三百多人。

──皇后為巫師所惑，未盡輔佐天子的職務，應歸還皇后璽綬，於長門宮閉門思過。

武帝以自己的決定為勅書，下達給皇后。

張湯因這起事件而獲嘉許，以後在宦途上平步青雲。

## ○八九奴隸成為將軍

「老先生，你或許是年紀太大，眼睛花了。奴隸的兒子會成為王侯，你的命相術大概已經不靈了。哈！哈！哈！」衛青置之一笑。

※※※

「這位年輕朋友，請等一下。」

衛青因被喊住而回頭望了一眼。這是他還年少時的事情。他看到坐在路旁捋著白鬚的一位老人。

「老先生對我說話嗎？」衛青問道。

「沒錯，我在對你說話。你有貴人之相，有這個面相的人非常稀罕。」

「什麼叫做貴人之相呢？」

「將來至少會受封為侯……」

「侯……！？你是說王侯……！？別尋我開心吧。我是一名奴隸，主人不鞭打我，我就謝天謝地，此外我不敢有奢望啊！」

「不管你盼望或不盼望，這是你的命運。」

「老先生是算命先生嗎？」

「年輕時我曾經學過命相之術，不過，後來犯了一件小罪，因而在此地過著囚犯生活，之後一直住在這裡。我活了這麼一大把年紀，從來沒有見過像你這麼特別的貴人之相。」

「老先生，你或許是年紀太大，眼睛花了。奴隸的兒子會成為王侯，你的命相術大概已經不靈了。哈！哈！哈！」

衛青置之一笑。

這個故事也見史書記載，但真實性則似有疑義。依作者的推測，很可能是命運論者鑒於他的發跡迅速，基於「我早就料到」之類觀點杜撰的故事。

這個故事裡值得注目的一點是，衛青以「奴隸」自稱。事實上，他的確是奴隸出身的人。

年輕時姿色撩人的衛老太太，曾經和許多男人發生關係，也生下許多孩子。她都把女兒留在身邊。因為女孩子長大後可以幫傭賺錢，倘若姿色姣好，更有可能成為人家的姨太太。在衛老太太這樣的母親眼裡，女兒是搖錢樹。果然，衛子夫被在平陽公主府邸擔任洗衣工作的母親帶到同一個地方做事，也因此而得到發跡機會。她後來不是成為人家的姨太太，而是成了皇后！

兒子們如何呢？

衛老太太幾乎把所有的男孩塞給對方。

「這是你的兒子，應該由你帶去。」

聽她如此說時，男人大都睜大雙眼，露出訝異的表情說：

「這真的是我的兒子嗎？」

但做過虧心事的這些人，都無法堅辭推托。

功利著眼的衛老太太當然不會隨便和窮鬼發生關係。她委身的都是地主之類頗有資產的人。

地主的生活建立在奴隸的勞動上。由於奴隸是唯一的生產工具，身為地主的人為了防止其老化，非經常補充年輕奴隸不可。雇來就可以立即派上用場的奴隸價格甚高。而未成年的奴隸雖然在足堪使用之前需要一段時間，進價則低廉許多。

養年幼奴隸如同養雛雞，只要餵以剩飯，哪怕是嬰孩，總有一天會長大。實際上，當時買賣嬰孩奴隸也是常有的事。

受逼於衛老太太的男人們，在把嬰兒抱回家後當然不能對太太說這是自己的孩子。不過，他們可以用這樣的話瞞騙太太：

──我買了這個嬰孩。看起來很健康，而且價錢便宜嘛！

衛青經由如此過程，被帶到可能是自己父親的家。但他不是以兒子的身份生活，而是被當成奴隸。

雖然主人盡可能地隱瞞這件事情，但人言難防，久而久之，人們開始說這樣的話了：

──奴隸孩子是騙人的話，實際上是他在外面的女人生的兒子！

聽到這個風聞時，大為光火的是正室的兒子們：

──奴隸怎麼可能是我們的兄弟！？呸！

他們一方面吐口水，一方面虐待衛青。他們似乎認為自己的尊嚴因衛青的存在而受損。

衛青的命運因這個風聞惡化到極點。他被迫過著奴隸與私生子雙重身份的痛苦生活。

對衛青而言，是主子也可能是生父的這個人是平陽一名地主。這個地方在今山西省，與其稱為與匈奴接境，不如說它是匈奴與漢族的雜居地，較符合事實。他在這個地方兼營農耕業和畜牧業。

「我不忍心看到青被虐待的樣子。但從事耕作又非和大家在一起不可，不如把他調到牧羊區吧！這樣，他可以和別人疏離一些。」

在這人大動惻隱之心下，衛青遂被調為牧童。

雖然不會再受到正室兒子們的迫害，但他被帶往邊地。這個地方也有匈奴人在經營畜牧業。而孩子們是最容易打成一片的，年幼的衛青很快便與匈奴孩子們要好。

過流浪生活的人，有其警惕心甚高的一面，但一般都頗為和藹可親，他們的好客也是出了名的。衛青也常被請到匈奴朋友的家中，接受招待。

他每日都在荒野上策馬奔馳。騎馬至較遠處時，有時會遇到移動中的匈奴部族。身為牧童的他，穿的是分不出漢族抑或匈奴的服裝。

「你是哪裡人？」

對方以匈奴語發問時，他也以匈奴語回答：

「我是平陽人。」

「那剛好。我們正要到平陽，勞駕你為我們帶路，可以嗎？」

「可以。」

衛青有時候在這樣的情形下，與匈奴騎馬兵團同路走過沙漠。

過了幾年這樣的生活後，他已熟知匈奴人對事物的想法和集團生活方式等。這不同於由見聞而得到的知識。

這是得和匈奴人一起生活多年才能體會到的實際經驗。衛青對匈奴的認識，已成為自己血肉的一部分，所以，它已不是單純的知識。

「以漢奴而言，你的騎馬技術實在很高超。」

一名匈奴老人曾經如此稱讚衛青。匈奴人是習慣以「漢奴」稱呼漢人的。

一天，主人從農園來到牧場。打從去年起，衛青已發現這名有可能是自己父親的主人態度有些不自然。態度起變化的不只是他而已，連偶爾會見面的正室兒子們也不會像以前那樣虐待衛青。

（這是我已經長大的緣故吧？）

衛青心中如此解釋。

來到牧場的主人開口就說：

「你立刻動身到長安去吧！」

「長安……！？我幹嘛到長安去呢？」

「因為你母親把你贖回了。」

「我母親……！？可是，我喜歡在這裡工作啊！」

他對尚未懂事之前就離開的母親沒有什麼特殊感情。他由於聽到傳言而知道自己和這位主人的關係，但關於母親的事情則全然不知。

「你的工作態度認真，這一點我很感謝你，其實我不想放你走，但我還是不得不如此做。」

「為什麼呢？」

「因為發生了意料不到的事情──也就是說，你母親發跡了……她現在是有權勢的人啊！」

「權勢……！？」衛青不太能理解這句話的意思。這個字眼他不是沒有聽過，但怎麼想也無法和母親聯結起來。

「正確地說，發跡的不是你母親，而是你姐姐。聽說，她由於偶然的機會，到天子宮殿做事。起先她只是個為天子洗腳或伺候身邊的侍女……但後來受到天子寵愛了。」

「這……」

衛青聽到這件事情當然是頭一遭。他連自己有個姐姐都不知道。

「開始的時候，她只是側室，但，天子越來越喜歡她，現在找她的次數比找皇后的次數更多……話說母以女為貴……我怎麼能不讓你的母親贖回你呢！她是有天子為後盾的人啊！」

主人說畢，若無氣力地泛出了微笑。

（原來如此……）

衛青這才明白事情原委。

這些日子以來，主人正室的兒子們對自己變得客氣，原來是在這個理由之下──他們還多次主動打招呼呢！

他們的態度隨著姐姐受天子寵愛的程度加深而起變化。起先只是有所顧忌吧？

（這個傢伙的姐姐侍奉在天子身邊。這類女人遲早會被甩掉，但起碼目前，得對他客氣一點……）

而天子對他姐姐的寵愛越來越深，聽說這個女人日後有可能成為皇后。

（要是繼續虐待衛青，我們以後會吃不了兜著走的。）

他們甚至有一種恐懼感。

離開平陽之前，衛青曾到一位匈奴朋友家去告別。這位朋友的父親拍著他的肩膀說：

「聽說你要到漢都。漢滅亡後，你隨時回來吧！」

「什麼……！？漢會滅亡……！？」

衛青聽到對方說的話而訝然。

「我偷偷告訴你……」友人的父親壓低聲音說，「聽說漢準備出其不意地攻擊匈奴，匈奴單于極為光火，因而決心先下手為強，現在已經開始招兵買馬了。」

「這不是很要命的事情嗎？」衛青說。

「怎麼會要命呢？我們匈奴的騎兵團是所向無敵的。我們將奪得漢土，使它全部成為牧草地，可以養幾百萬頭羊和馬。人們不是能因此而過更好的日子嗎？」

「話雖然這麼說……」

這位朋友的父親似乎忘記了衛青是漢人這個事實。換句話說，衛青和匈奴人交心達到了這個程度。

「你說的出其不意地攻打匈奴，指的是怎麼一回事？」

友人的父親對這件事情簡單扼要地做了說明。

漢領馬邑（山西省）有一個名叫聶壹的人。這個人以販賣漢的物資給匈奴為業，也就是所謂的走私商人。由於生意上的關係，他時常到匈奴領地。

這個聶壹一次謁見單于時，用這樣的話引誘單于：

──下次回去，我會把漢族縣官殺光，你就派大軍來接收吧！馬邑有無數絲布和穀物。你不但可以不折一兵半卒就取得該地，還能獲得這麼多物資啊！

不折損一兵半卒就取得一個縣……

軍臣單于當然為之心動。由於和聶壹認識已久，他完全相信對方說的話。

後來才知道這是誘敵入彀的戰術。

軍臣單于率領十萬大軍，前往馬邑。

原來聶壹是受漢將王恢密令所指使的。漢動員三十萬大軍，埋伏在馬邑附近的山谷裡。漢軍的計劃是，等匈奴軍進入馬邑後，立即將之包圍，並且生擒單于。

聶壹把死囚首級成排掛在城壁上，匈奴軍偵察隊將校因而向上級報告：

──馬邑的叛亂似乎是成功了。

軍臣單于一邊進兵，一邊覺得納悶。好像事有蹊蹺。

遍地都是牛馬和羊群，卻望不到半個人影。這裡應該有放牧的人，怎麼不見這些人呢？莫非這些人受命撤離此地？倘若如此，為什麼？難道是漢軍準備展開作戰？

（其中似乎有詐……）

軍臣單于起了疑心後，在行動上格外慎重。

三十萬漢軍中，有一些人的埋伏技術較差。一個在望樓附近晃來晃去的漢軍為匈奴軍發現，並被帶到單于面前。

由於極端恐懼，這名將校把漢軍的計劃全都說了出來。

「好！我非給他們顏色瞧瞧不可！」

軍臣單于狠狠地說完，就立刻命令全軍後退。

匈奴決定要加強對漢的攻擊，是因為有過這件事情。

## ○九○新風氣

在「武」方面的衛青，在「文」方面的公孫弘──這兩個人的被重用都不尋常，就這一點而言，武帝確實為政治帶來了「新風氣」。

※※※

馬邑誘敵入彀的作戰，漢動員了三十萬大軍，此時的統帥是御史大夫韓安國。

實際上韓安國在對匈奴問題的看法上是慎重派分子。因竇太后之死終能為所欲為的武帝，曾與群臣研議匈奴政策，其時以最堅決的態度主張必須維持現狀的，就是韓安國。

與之相對，極力主戰的是王恢。訂下以馬邑為餌、企圖誘軍臣單于入彀計劃的正是這個王恢。馬邑之役時，王恢以將屯將軍身份，位居韓安國之下。

事情肇因於匈奴為了更新和平條約派遣使者來時，韓安國贊成以與過去同樣的條件更新條約。這是高祖、文帝、景帝三代的外交方針，不得輕易變更──這是他所持的理由。

──高皇帝（指高祖劉邦）於平城受圍，雖然心中萬分不甘，為天下萬民計，一切仍以忍辱為重。

這個精神非承繼不可。而且作戰必須經過周全準備，與匈奴交戰，戰爭會延續多久甚難估算。在未有確切勝算之前，絕不可開戰。

韓安國做此主張。

對此，王恢卻以如下理由反駁：

──外交方針因時代而變。高皇帝忍受平城之辱，是因為建國方始，國力尚未充實的緣故。現在天下統一，國家基礎固若金湯，人民也獲得充分休養。比起高皇帝創業時，國力已大大增強，因此，現在的外交方針必須有所修改。當時忍辱，乃是不得已情形下的權衡之計。如今我們必須以雪恥為首要政策。過去因為做不到，所以無話可說，但我們現在已有這個力量。討滅匈奴，才是我們奉慰三代先帝之靈最上之道！

年輕的武帝較傾向於王恢的主張。

問題在於是否有勝算。此時，王恢拍胸脯提出的就是這個誘單于入彀的詭計。聽說連具體計劃都備妥了，武帝遂准其所請，決定開啟戰端。

結果，如前所述，這個詭計還是歸於失敗。

──單于不至，以故漢兵無所得。

對於這一點，《史記》上如此記載。

訂立這個計劃的王恢，當然責任重大。軍律嚴如秋霜，戰敗只有論死一途。

──事實上不是戰敗，而是敵軍撤退。漢軍並未損失一兵半卒。

王恢如此向丞相田蚡哀求，請他代為說情。

丞相田蚡是武帝之母王太后的異父弟。田蚡央求王太后向武帝求情，將處刑王恢之事作罷。

──雖然未損失一兵半卒，但動員這三十萬大兵，國家付出何等巨大的代價！？使國家白白蒙受這項損失，這個責任難道比打敗仗輕嗎？

雖然有母親出面說情，武帝還是堅持己見，不肯通融。

──求求母后千萬別學祖母。

由於武帝如此說，王太后也不便再為王恢求情。武帝已下定決心再也不聽女人的話。想起即位初期受到女人們的干涉，他就一肚子的火。

奴隸衛青被母親贖回，來到長安，就是馬邑之役剛過的時候。

母親衛老太太依舊在平陽公主府邸，她就把兒子推薦給平陽公主做隨身保鏢。衛青是個魁偉青年，透過勞動鍛煉的身體健壯如鋼鐵，牧童出身的他，動作更是敏捷至極。

──這個年輕小伙子身體真棒！

平陽公主好像非常中意衛老太太的這個兒子。不過，這時候的她，做夢都沒有想到自己喪夫後，竟然會把這名青年作為第二任丈夫。

在宮中的衛子夫更得寵於天子，甚至有了為弟弟在宮內謀差事的能力。

衛青險些為陳皇后和館陶公主所殺之事，即發生在這個時候。諷刺的是，他因這起事件而踏上平步青雲之途。

原本只是個庶務人員的他，竟被起用為正式軍人了。

※※※

衛青才成為軍人，就被安置在接近中樞的地位。人們理所當然認為這是靠姐姐的庇蔭。實際上，這是只知道表象的人說的話。

那起襲擊事件發生後，武帝才第一次由衛子夫口中聽到有關她弟弟的事情，召來衛青垂詢後，內心實在大大折服。

衛青不是個喜歡說話的人，即使說起話來也甚為木訥。這也難怪，在北方邊境牧地過慣孤獨生活的他，偶爾與人談話，對象不是帶著北方腔調的漢人就是匈奴人。剛開始的一段時期，他甚至不曉得在宮中該怎樣用詞哩！

但他的談話內容卻使武帝大大驚異。

為雪國恥、以對匈奴政策為第一優先的武帝，自認在搜集匈奴情報方面非常透徹。國境守備軍隊將軍如聶壹者流、從事對匈奴貿易的商人以及匈奴降將降兵──他時常從這些人身上得到有關匈奴的各種不同資訊。

而衛青所說的卻是武帝從未聽說過的事情，那是匈奴人的生活方式、對事物的想法以及行動模式，在作戰上甚有參考價值。

匈奴降兵只就偵訊內容回答，缺乏客觀性。就這一點而言，衛青畢竟是漢人，可以用客觀立場觀察匈奴。

（如果啟用這個人為將軍，使之帶兵與匈奴交戰，一定會有輝煌戰果吧？）

做如此想的武帝，遂任命愛人的弟弟就軍職。倘若他的出發點是為了使愛人高興大概會給予位階高但無實權的地位吧？

武帝這項人事命令絕非依情而行，而是以人才為基準的判斷。

除了器重衛青通曉匈奴國情和地理外，武帝期待的是，置這名年輕人於軍事中樞而為軍隊帶來嶄新風氣。

武帝即位時的漢軍，當然維持著立國以來的舊體系。

（這已是老古董，早就發霉了！）

年輕的武帝認為這一點非有所改革不可。

但這樣的事情於竇太后在世期間絕對不能著手去做。要是膽敢如此，老太婆會大發雷霆，決不會任其為所欲為。

（我總有一天會做到這一點的……）

武帝於是默默等待機會來到。

匈奴派遣要求更新和平條約的使者前來，是竇太后死後第二年的事情。主張丟棄屈辱性條約的主戰派和主張維持條約的慎重派，為這個問題在宮廷內展開舌戰。結果，由於主戰論者王恢保證「能以詭計獲勝」，因而決定派三十萬軍至馬邑，這一點已如前述。

然而，這個詭計卻為匈奴識破，以致計劃敗露，漢的三十萬伏兵也成為天下人嘲笑的對象。

雖然母親王太后從中說情，武帝還是將王恢論罪。

這個舉措表面上是為失敗負責，武帝的意圖卻在於藉此翻新軍隊體系。

軍隊幹部中世襲者為多。偶爾的人事變動，並沒有在實質上起任何變化。換了人後，做的還是同樣的事情。繼父兄或派系頭目地位的人，一切以承襲為旨。

（朕就利用衛青，把古老的軍隊體系連根拔起吧！）

武帝提拔所寵愛女人的弟弟作為有力的王牌，內心頗為竊喜。

武帝廢陳皇后，不啻向天下宣示自己完全取得獨裁權──這是元光五年（公元前一三○年），也就是馬邑之役後第三年的事情。武帝當時二十七歲，距即位之時已過十二年。

元光六年，武帝任命衛青為車騎將軍。一萬騎兵之首的這個地位，約等於機動部隊的師長吧。

武帝意圖刷新風氣，不是只針對軍隊而已。在行政範疇的世襲傾向，同樣極為濃厚。有功人員的子弟，不必經過考試就可受到重用。這是所謂的「任子」制度。

依這個制度而被起用的人，習慣上都墨守成規。

武帝對這一點非常不滿。

他於即位初期曾經任用過趙綰、王臧等儒學系統的新人物，結果都被竇太后罷免。

（老太婆在的時候，我實在沒有發揮能力的餘地。）

少年武帝只有等待時機到來。

竇太后死後第二年，武帝命令各郡和諸侯領國向中央推舉人才。

各郡和各國都推薦一名賢良之士。一百多名各地代表來到國都後，接受天子親自出題考試，及格者得以就重要職位。

相較於靠父兄餘蔭得以任命為官的「任子」，受推舉參加考試後被選拔為官的人才，則稱之為「舉子」。

雖然廣泛尋覓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的制度，在文帝時代即有，但被推薦的這些人，沒有一個能就樞要地位。這是因為重世襲和關係的保守勢力，對起用不知來歷的「舉子」之事極力抗拒的緣故。

不過，保守勢力的中心人物竇太后死後，從元光元年開始的人才招募中，甚至出現了躍居國政首位的重要人物。

這個人是後來成為宰相的公孫弘。

在「武」方面的衛青和在「文」方面的公孫弘，是武帝心目中的「新風氣」人物。

以公孫弘代表「新風氣」，或許有些格格不入。因為他的年紀相當大，被推薦時已年逾七十。

公孫弘是現今山東省菑川之地的人。曾經擔任監獄看守，算來只是一名微吏。此一低微職務，他還曾因失職而被免職。

「養豬過日子吧……」

失業了的公孫弘，無奈之下，準備以此作為維生之計。相較於牛或馬，豬在飼養上比較簡單，以剩飯餵之即可。持此想法的他，也算是個懶惰的人吧？

雖說要養豬，他卻根本沒有土地。菑川是海岸地區，因此，不適合於農耕的臨海地域，倒有一些不歸屬於任何人的土地。他便決定在海岸養豬。

這時候的他已年逾四十。由於養豬工作相當輕鬆，因此，他利用空閒時間開始讀書。山東本來就是儒學極為盛行的地方，公孫弘為了消磨時間，於是讀起《春秋》。

武帝在祖母尚在世時，就致力於招募人才。由於這是竇太后的丈夫文帝開始著手做的事情，所以她並沒有表示反對。她只是以保守派的立場，反對將經過選拔的人置於樞要地位而已。

公孫弘六十歲時，曾一度受到推薦，經任用而以使者身份前往匈奴。但生性懶惰的他並未圓滿達成任務，同時，為人機靈的他，看得出保守派對他們這些「舉子」甚為排斥，因而認為沒有什麼前途，不如養豬落得輕鬆，便以生病為由提出辭呈。

十年後，於元光五年舉行人才招募時，他再度被推薦。

雖然固辭不就，但菑川官員卻不准他如此。各地官員倘若沒有推薦一名「賢良」，會被冠以「辦事不力」罪名而受到處罰。在當地讀過書的人不多，地方官員除了公孫弘以外，實在推不出第二個。公孫弘是被再三拜託才答應動身的：

「那我就去吧！我知道我一定不會及格的，不過，既然是免費旅行，我就做這輩子最後一次的長安觀光旅行吧！」

如他自己所預測，考試果然沒有及格。但是，閱讀考卷的武帝也不知道是為什麼，激賞之餘竟然將他擢為榜首。

原因大概是充滿抱負、精神抖擻的年輕武帝，讀了對仕途無積極意願的七十老書生的灰調論文而感受到特殊魅力吧？

第二年，這位老書生被任命為左內史。這是首都治安的最高負責人。而後再由副丞相升為丞相。他在短短五年內，就坐上處理國政的第一把交椅了。

在「武」方面的衛青，在「文」方面的公孫弘──這兩個人的被重用都不尋常。就這一點而言，武帝確實為政治帶來了「新風氣」。

## ○九一老將不死

機會來了！李廣霍然跳起來，撲向這名年輕人，奪下對方的弓箭，並且把人推落，躍上馬背立刻掉轉馬首，一路往南方奔馳。

※※※

起用衛青帶來新風氣──然則，漢軍中的舊風氣到底如何呢？

馬邑之役的統帥韓安國，是以副丞相身份參與國政，似乎不能稱之為純粹的職業軍人。馬邑一戰的提案人王恢，這時候已被撤職。

奔馳沙場的將軍中，當時被稱為雙璧的是李廣和程不識。這兩個人大概是舊風氣代表性人物吧。

雖然這兩位武將常被並稱，他們的性格卻有天壤之別。

李廣可以算得上是武將中的武將。他是隴西成紀人，家系代代都是秦的將軍。祖先當中有一位名叫李信的將軍，是秦始皇時代的人。

──一定能以二十萬軍隊擊滅楚！

這個人就是曾如此誇口結果卻遭慘敗，始皇帝後來不得不央請老將王翦出馬的那位青年將軍。他後來因討滅燕太子丹而恢復了名譽。

秦滅亡後，李家仍然以軍職出仕於漢。李家代代以弓術相傳，可以說是這一家人的家傳本領。李廣於文帝十四年匈奴入侵甘肅蕭關時從軍。由於他騎射技術超群，殺敵無數，因而被拔擢為武騎常侍。這是禁衛騎兵團中伺候天子身邊的將校，升到此一地位的人，之後一定會成為高級官員。

此役中，李廣的堂弟李蔡也從軍，並同樣被拔擢為武騎常侍。

文帝曾經對他們說過：

──可惜你們生不逢時。倘若你們生於高祖（劉邦）時代，一定早就成為萬戶之侯了吧。

李廣於吳楚七國之亂時，以驍騎都尉身份出征。他後來歷任隴西、北地、雁門、雲中、上郡等地的太守。雖然郡太守是地方長官，但這幾個郡全都與匈奴接壤。因此，與匈奴發生國境紛爭時，他屢次以指揮官身份出陣。

武帝即位後，他升為未央宮衛尉。衛尉是禁門守備主任，地位約等於今日的近衛師團長。皇帝當時居住於未央宮，皇太后則以長樂宮為居處。近衛師團分別設置於這兩個宮內。

相對於未央宮衛尉李廣，被任命為長樂宮衛尉的是程不識。這兩個人雖然在經歷上頗為相似，性格上則迥然不同。

──行無隊伍、行陣。

這是李廣的作風。也就是說，他的部隊不以隊伍為重，佈陣情形也相當隨便。

紮營時，他也只是命令：「各自找適當的地方，逕行紮營吧！」對瑣碎之事並無硬性規定。

司令部的聯絡文書，他也盡可能地避繁就簡，能省掉的就盡量省掉。

作風看似放縱的他，實際上在該細心的地方則徹底細心，以派偵察兵為例，他絲毫不曾馬虎，由於警戒心高，所以他的部隊從來沒有受過奇襲。

與之相較，程不識的作風則是一切有板有眼，一絲不苟。以行軍為例，他對士兵的要求是，步伐整齊，隊伍不得紊亂。

在程不識的司令部，他對任何事情都要詳細記錄，大可不必的文書也一定要作成。他的人員經常要為整理文書或賬簿而熬夜，不得好好休息。

他對兵員的裝備檢查極為嚴厲，一些士兵只因腰帶沒有紮正就會受到處罰。

士兵當然都恨透了這個管理嚴厲的司令部。部隊重編時，被分配到李廣部隊的人莫不欣喜雀躍，被分配到程不識部隊的人則垂頭喪氣。

程不識當然也知道這點，所以曾經發過牢騷：

「在李廣部隊或許比較輕鬆，但一旦遭受突襲，一定會潰不成軍吧。我的部隊確實對紀律要求很嚴，讓人覺得難以消受，可是，絕不會出現被敵人襲擊之事。這邊的安全性要高出那邊許多，而大家在聽到被編入李廣部隊就樂不可支，這不是莫名其妙的事情嗎？」

與他們交戰的匈奴，似乎認為李廣比程不識更為棘手。喜歡展開奔放式作戰的李廣，每每使匈奴疲於應付。

也許是性格完全相反的緣故，他們的名字常被並列在一起。後來，他們同時各就任為東（長樂宮）西（未央宮）兩宮近衛師團團長。

※※※

馬邑之役時，程不識並沒有參加，李廣則以驍騎將軍身份出陣。如前所述，這次戰役沒有成為真正的戰爭。

當時的廷臣分為兩派，一派聲援李廣，另一派則聲援程不識。但這並不是派閥之爭，其情形如同現在的球迷，各人聲援自己喜歡的球隊。

武帝時代，曾經有一名叫灌夫、但酒性甚差的大臣。一天在宴席上，他來到正在談話的臨汝侯和程不識面前蠻纏起來。武安侯睹狀上前勸止：

「程不識和李廣分別是東西近衛軍團團長。你不知道如此侮辱程將軍，等於侮辱與他同等身份的李將軍嗎？」

此事見載於《史記》。酒性不好的灌夫是非常支持李廣的人，這是武安侯說這句話的原因。

不過，爛醉如泥的灌夫不但聽不進勸解，竟然還大聲嚷道：

「想殺我，你就殺吧！要剁要剮，悉聽尊便！我現在不管誰是李廣誰是程不識了！」

總之，如此受人支持的李廣，也已成為過氣人物。

──因為新人業已登場。

這個新人當然就是衛子夫的弟弟衛青。

這新、舊人的交替非常富於戲劇性。

馬邑之役時，匈奴方面因為被騙甚為憤怒。這一點，衛青於離開平陽時聽匈奴朋友的父親說過而知道。

匈奴軍在與漢的國境交界處多次從事掠奪。雖然不是大規模侵略，次數卻極為頻繁。這個情形繼續下去，總有一天會爆發大規模戰爭的。

──匈奴非討滅不可！

向來有此一想法的武帝，認為時機似已成熟。不過，他再也不敢使用詭計了。上次在王恢的舌粲蓮花之下，一時失察採用詭計，因而在馬邑大大地丟了一次臉。以後非堂堂正正開戰不可──武帝有了這個決心。

元光六年（公元前一二九年），武帝終於興討伐匈奴之師。

舊人李廣和新人衛青都以一方將領身份，參加這一年的作戰。

衛青以車騎將軍身份，率領一萬騎兵，由河北省北方居庸關向匈奴進擊。

李廣以原本近衛軍團團長身份，率軍由山西省雁門附近朝向北方匈奴展開進擊。

對李廣而言，這已經是不知第幾次對匈奴作戰。長年來，他以郡太守身份與匈奴展開局部性小規模作戰的經驗，次數多得連他自己都記不清楚。

衛青則第一次以將軍身份參戰，不，連參加戰爭都是生平頭一遭。他以直搗黃龍的姿態，直接攻向匈奴基地──龍城。

越過長城──。

他不當一回事的這件事情，實際上是劃時代的大事。

萬里長城原本就是以防備匈奴為目的而建造的。這座長城原是戰國時代的各國所構築，於秦統一天下後，由始皇帝將之連接，並且補強而成。這是以防守為目的的城牆，並非以攻擊為目的。

匈奴過去曾多次越過長城，侵入漢的領土。而漢軍越過長城，踏入北方匈奴之地，則是未曾有過之事。

衛青則做到這一點。

攻入龍城殺敵數百，當然是赫赫戰果，但比起越過長城的事實，這還不算什麼。

「幹得好！」

聽到衛青越過長城的消息時，整個長安都嘩然。

衛子夫激動得幾乎流出眼淚來。

她目前的處境非常微妙。陳氏被廢後，皇后之位懸缺迄今。改立她為皇后，宮廷內外尚頗多反對之聲。主要理由在於她的出身過於卑微。

換成別的女人，可以有娘家為靠山，但她連娘家都沒有。

在弟弟衛青出現之前，她連他是否存在都不知道。他對她來說，是極其重要的「家族」成員。確定有這麼一個親人，她已高興得要命，而這個弟弟現在居然完成漢開國以來的壯舉！

衛子夫的喜悅程度由此可以推測。她把手貼在自己的肚子上──第四個孩子正在孕育著。她的手感覺到胎動。這個孩子如果是男孩……

※※※

相較於新人衛青的赫赫戰功，令人不禁為之同情的，是舊人李廣的戰敗。

從雁門出發的李廣，面對了雲霞般的匈奴大軍。就兵力的對比來看，這已是一場不可能獲勝的戰爭。何況衛青的勝利過於輝煌，李廣的敗北益發顯得慘兮兮。

如同漢對匈奴的動向做過徹底的偵查，匈奴對漢的偵查也非常詳盡。

──由雁門出發的是李廣將軍。

得此情報的匈奴，決定以主力應戰李廣。

──匈奴過去屢遭李廣將軍痛擊。如前所述，匈奴畏懼李廣猶勝於程不識。單于發佈了如下命令：

──生擒李廣！

擒住最強的敵人，使之為己方效力──這是匈奴的傳統戰術。漢將降伏而在匈奴受到重用的前例不少。與之相反，雖然向漢降伏而受封為侯或受名目上厚遇的人為數頗多，但被賦予軍事或國政上重要地位的人，則極其有限。

匈奴由間諜的報告，知道漢軍分三路而來，研究結果，決定以主力迎戰來自雁門的李廣軍。

──什麼？！有一個名叫衛青的將軍從居庸關的方向攻過來！這個名字從來沒聽說過，大概是個新手將軍吧？這種部隊不足為懼，咱們還是以李廣為主要對象吧！

結果，匈奴不以衛青部隊為意，將主力精銳集中在雁門方面。

衛青是個傑出將軍，在起步上更是得天獨厚。他以秋風掃落葉姿態，進擊了敵軍防守較弱的地域。由於匈奴基地龍城的精銳部隊都被派往雁門，衛青因而得以一萬騎兵隊蹂躪該地。

李廣則運氣極差。

在匈奴大軍的包圍下，連李廣本身也為箭所傷。他已不年輕。文帝十四年時以青年將校從軍以來，已過了三十七個年頭。雖然在作戰指導上的反應依舊強人一倍，但體力已減弱許多。年輕時可以不當一回事的箭傷，現在卻著實使他吃不消。匈奴經常使用塗有毒液的箭，這箭有時候是劇毒，有時候毒性則僅能致使傷口化膿。

李廣因箭傷而發高燒，陷入意識不清的狀態達數日之久。不幸的是，左右戰局的決定性戰鬥竟然發生在他失去意識的期間。漢軍本營因受到匈奴奇襲而潰滅。

「是李廣──李廣將軍！」

發現躺在漢軍本營最裡面的病人就是李廣時，匈奴士兵莫不狂喜跳躍起來。

──得李廣則必將之生致。

這是因為他們受到這項嚴格命令的緣故。

要命的高燒原來是毒箭所致。匈奴既能製造毒藥，自然也備有解毒之藥。匈奴軍醫讓李廣喝下解熱之劑，並且用馬將他運走。沒有意識的病人當然不會騎馬，他們的方法是，將兩匹馬並排繫住，馬背上放置門板，然後使李廣躺在上面。

李廣在被運送途中恢復意識。他在放置於馬背的門板上瞇著眼睛望向週遭後，知道發生的是什麼事──原來他已成為俘虜了。

由於護送中的敵將病情嚴重，所以在戒備上不甚嚴密。一名騎著駿馬的年輕匈奴士兵跟隨在旁。這個人大概是單于的兒子或族人吧。

李廣覺得自己有脫逃機會。只要馬匹好，在這樣的地方脫逃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只要能奪下這名年輕人所騎的駿馬！

雖然他被捆綁在門板上，但捆綁只是為了使他不滑落下來，繩子不過輕輕扣住而已。

他悄悄把繩子解開。

機會來了！他霍然跳起來，撲向這名年輕人，奪下對方的弓箭，並且把人推落，躍上馬背立刻掉轉馬首，一路往南方奔馳。

這件事情發生於剎那間。匈奴士兵連忙由後追趕，而騎射名手李廣用箭射中跑在前頭的隊長，他仗著駿馬的腳力，一路逃回漢軍陣地。

## ○九二射上岩石的箭

箭果然射中老虎──可是，老虎卻連動都不動一下。感到訝異的李廣遂躡手躡腳地走了過去，才發現原來是一塊岩石。不過，他射出的箭確確實實插入這塊岩石中。

※※※

元光六年（公元前一二九年）的對匈奴作戰，參戰者除由居庸關（上谷）出發的衛青和由雁門出發的李廣外，尚有分別由雲中和代出發的公孫賀、公孫敖兩位將軍。

公孫敖已在前面介紹過。他就是衛青被陳皇后和館陶公主所派的地痞流氓擄走時，聽到其從者的通報，率同夥伴前往救出衛青的人。和衛青甚為要好的他因此受到拔擢，並以騎將軍身份由代郡出發前往攻打匈奴。但受提拔的他卻未能回報上面的期待，結果喪失七千兵騎而敗退，下場可謂相當淒慘。

另一名將軍公孫賀，是吳楚七國之亂時，因戰功受封為平曲侯的公孫昆邪的孫子。出身名門的他，過去是武帝的太僕（負責車馬事宜之官）。他的發跡是因為娶了武帝寵姬衛子夫的姐姐。

衛青的母親衛老太太生有三個女兒。長女為君孺，次女為少兒，子夫則為三女。

武帝照顧了愛人的兩位姐姐。

他將大姐君孺嫁給公孫賀。娶這樣的女人以後一定會發跡，但卻非處處仰承妻子的鼻息不可。

二姐少兒原是一個叫霍仲孺的側室，並且生有孩子，而武帝卻以應該嫁給像樣一點的男人為由，把她嫁給詹事（皇后或皇太子的執事）陳掌。

霍仲孺稍有財力，衛老太太因此才把女兒給他做側室，而武帝卻認為霍仲孺沒有資格做愛人的姐夫。不過，少兒與霍仲孺所生的霍去病，後來也就了軍職，並大為活躍。

言歸正傳。元光六年匈奴之役，立大功的只有衛青一人，老將李廣成為俘虜，被拔擢的公孫敖則大嚐戰敗的苦果。

公孫賀則連日進軍，始終沒有遭遇匈奴軍隊，最後只有空手折返。這在軍律上應該多少受到處罰，但托妻子的福，他得免於被問罪。

一度成為俘虜、後來逃脫回來的李廣和喪失七千士兵的公孫敖理當被處死罪。只是，當時的習慣是，只要拿出錢財贖罪，就可免除死刑。這兩個人都以巨金而免被處死，只被剝奪官籍，降為庶人。

這樣的人往往會為了挽回名譽而拚命做事，所以常有降為庶人後再度被起用的情形。而這兩個人就是如此。

但這也要歷經一段所有特權全被剝奪的雌伏時期。

李廣為此甚覺悻然。

（我的運氣真的這麼壞嗎！？）

他時常如此嘆氣。

吳楚七國之亂時，他曾經跟隨太尉周亞夫立了大功。不過，他卻沒有因此獲得恩賞。

其實，這是其來有自的。吳楚之役時，負責鎮壓造反軍的是景帝之弟梁王，中央軍則專司斷絕敵軍糧道之事，直到最後決戰時才出現在主戰場。李廣大有表現就是在這個時候。

──你的表現很好。授你將軍印綬吧！

梁王因而授予他將軍印綬。他當時的職位是驍騎都尉，地位較將軍為低。

由於梁王是竇太后溺愛的對象，一時被視為可能繼承景帝之位，其權勢之大由此可見。因此，李廣接受了梁王的恩賞。但這反而成了他吃虧之處。

──李廣已由梁王予以恩賞。

李廣遂在這個理由下，從中央的論功行賞對象中被剔除。

奮戰情形激烈，令梁王刮目相看──這樣的自己，說來也夠倒霉。

就拿這一次戰爭來說，匈奴似乎針對他而來。不幸的是自己大意受到箭傷，於重要關頭未能指揮作戰，更受被捕之辱。這樣的自己，還不算倒霉至極嗎？

失去官職後，李廣不知如何消磨時間。除了家傳弓術外，他沒有什麼嗜好。搬到一個叫藍田的地方居住後，他一有時間就以打獵散心。

（由於匈奴軍針對我打過來，所以讓衛青那個小伙子撿了便宜……衛青這個沒有經驗的小伙子，只因為他是衛子夫的弟弟而爬起來，而他的躥起更是正好利用了我的失勢……）

李廣越想越氣。因此，不打獵時，他就酗酒度日。酒，確實是無上的解愁妙藥。

狩獵時他不喜歡以狐狸、兔子之類的東西為獵物，而是盡可能找尋猛獸。當時的中原各地尚有許多老虎出沒，李廣最喜歡以老虎為行獵對象。

──老虎出來了！

人們越是談虎色變，他越精神抖擻，背著弓箭，策馬趕到老虎可能出現的地點。

一天，他聽說老虎出現，立刻趕到山中。仔細瀏覽四方，發現一隻老虎靜靜地趴在草叢裡。──實際上，那不是老虎，而是形狀和顏色酷似老虎的一塊岩石。

日本人說起硯台就會聯想到端溪，事實上，甘肅省石嘴山出產的賀蘭石硯相當不錯。筆者曾在西安購來使用，品質之好實在令人中意。這是一塊灰黑色底子、上有草色條紋的石硯，草色部分則有各種雕刻。筆者沒有看過原石，李廣誤以為老虎的大概是這一類岩石吧？

箭上弓後，用渾身之力拉滿弓弦，對準目標射去。

箭果然射中老虎──可是，老虎卻連動都不動一下。感到訝異的李廣遂躡手躡腳地走了過去，才發現原來是一塊岩石。不過，他射出的箭確確實實插入這塊岩石中。

（箭居然能插到岩石上！？……）

李廣再一次取箭上弓，同樣拉滿弓弦，射向這塊岩石。結果，箭一射到岩石，就被彈回。重複數次，結果也都相同。

這是因為認定目標是老虎，在集中意志的狀況下所產生的不可思議的力量吧？

這有名的「以箭射石」故事的主角，正是潦倒時期的李廣。

雖然以狩獵和喝酒打發著過日子，但心境並不是悠然自得的。

一天，在朋友家喝酒喝到很晚，帶著隨從回家的途中，來到灞陵亭。亭是行政單位之一，以十亭為一鄉，也就是宿驛。這時候，同樣酒醉的亭尉（派駐軍官）對李廣喝道：

「你到哪裡去！？」

在這個時代，夜間行路是被禁止的。城門在入夜後就關閉。由於鄉下沒有城門，所以比起城市來，夜間禁止行路之事，在執行上較為寬鬆。

「這位是以前的將軍李廣閣下。」

聽到李廣的隨從說這句話時，喝醉酒的亭尉反而用更大的聲音喝道：

「規定就是規定，連現任將軍都不准夜行！何況你是下了台的將軍，跩什麼呢！？」

李廣主從不得已在灞陵宿驛簡陋的辦公室過了一夜。

「哈！我是下了台的將軍……」

李廣再度為自己的際遇嘆氣。

※※※

比起運氣不佳的老將李廣，年輕的衛青則是福星高照，一切順利。

衛青初次參戰立大功的第二年，他的姐姐終於喜獲麟兒。

武帝這時二十九歲。雖然他已有好幾個女兒，獲得男孩倒是第一次。他的喜悅程度當然是難以言喻的。

「太好啦！太好啦！」

武帝不知說了多少遍這句話。出生的男孩非常健康，帝王獲得後嗣的喜悅，應該遠較一般老百姓為大吧。

衛子夫終於坐上陳氏被廢後空了兩年的皇后寶座。

這件事情當然也遭到些許反彈。理由是衛子夫的出身過於低賤。但武帝想做的事情任何人都無法抑止。武帝傷腦筋的，只是如何巧立名目罷了。

──母以子為貴。

所幸儒教教條中有這麼一句話：皇太子的母親當然應該是皇后。

衛子夫生皇太子而被立為皇后是元朔元年春的事，而到這一年秋天時，北方戰事又告急。

原來是二萬匈奴騎兵入侵漢領域，殺死遼西郡太守等兩千多人。遼西郡係自河北省北部到遼寧省西部的地域，現在的北京一帶則為漁陽郡。漁陽郡有韓安國以材官將軍身份駐屯在那裡。材官將軍是步兵軍團團長。韓安國是曾做到副丞相御史大夫的人，馬邑之役時則為全軍統帥。他的身份後來次第被貶，這時候只是一軍之長而已。

有人左遷，有人則榮升。年輕的衛青這次再度以車騎將軍身份，率領三萬騎兵由雁門出發。結果，他長驅進兵至西方隴西，殺敵數千，並且獲得家畜數十萬頭。由於他的活躍，過去屬匈奴領土的地方被漢納入，並以「朔方郡」為名。

衛青因第二次的功績而被封為長平侯。

在漁陽的材官將軍韓安國聽信俘虜說的「匈奴已遠去」而疏於防備，結果吃了一次大虧。武帝聽到此事後，將韓安國改調至右北平。右北平是所謂的熱河地區，比漁陽更接近邊境。他是越貶越下。對曾在中央爬升到副丞相地位的韓安國而言，這真是情何以堪呀！

韓安國變得悶悶不樂。由於已入老境，所以很想提出辭呈，但這是不可能的事情。他只有在東方邊境，靜靜看著後輩衛青在西方以破竹之勢掃蕩匈奴，戰果輝煌，並且逐漸晉陞。

這是一段非常難熬的過程。他因積鬱成疾，生了一場大病，最後咯血而死。這是他被調右北平後數月之事。

右北平是東端國境，也是重要據點。這個地方的太守非任命極優秀的人物不可。

右北平太守的繼任人選事宜遲遲未見決定。

「雖然那人已經年邁，但看樣子，除了他以外沒有第二個人選吧？」武帝道。

「好像只有這個選擇──」

丞相以下眾臣都表贊成。

他們所謂的「他」，指的就是由雁門出發攻討匈奴失敗、被俘後脫逃的李廣。理當被問死罪的這位老將以金錢贖罪，得免於死，被降為庶人後，以狩獵和飲酒度日。而老將軍卻沒有消失，他的復出較預期更快。

「老朽已年邁，何況是一度有罪的人，尚請皇上將此事作罷。」

李廣依照慣例做了形式上的謙辭。像這樣的時候，即使心裡再怎麼渴求，表面上卻必須辭退，這是一般的慣例。

（你看！到頭來還不是有求於我嗎！？）

李廣內心沾沾自喜。

在朝廷一而再、再而三的邀請下，固辭不遂，不得不接受新職──他採取的是這個形式。

李廣復出為右北平太守。

「勅命不敢不聽，謹此拜受。但為了遂行職務，懇請准予自行指名數名幕僚。」

李廣於赴任之際，提出此項申請。

這也是當時的慣例。想要偕同心腹部屬前赴任地，而這些人都有現職，可否將他們調職？──他請求的是這一點。

──想要幾個人都可以，自己選擇帶去吧！

武帝也依照慣例准其所請。

李廣決定從中央及其周邊挑出數名有可能成為自己心腹部屬的人，前赴任地。而他指名的人員中，只有一個人不屬於他的派系。

這個人正是那名灞陵亭尉──於深夜對李廣大喝「前任將軍跩什麼！？」並且把他拘留於簡陋場所的那個人。

李廣絕沒有忘記那一次所受的屈辱。一個人在不遇時情感最為尖銳。他是在這樣的時候受到侮辱的。想到當時的情形，他就有渾身血液逆流的感覺。

前赴任地，由長安出發來到灞陵附近時，李廣拔劍對這名灞陵亭尉命令道：

「你到外面來！」

亭尉臉色鐵青，腳步踉蹌地走到外面來。

李廣手執的劍，在夕陽的映射之下染成血紅。劍光一閃──

灞陵亭尉的頭顱當場滾落地上。

閱讀李廣傳記，我們都同情他坎坷的一生。但讀到他斬殺灞陵亭尉的這一段時，不免對他生起反感。

一個人在走霉運時，最容易顯露獸性──不是嗎？

## ○九三時運不濟

雖然李廣奮勇作戰，但以陣亡人數過多為理由，被判「功過相抵」，雖不致問罪，但也未被列入敘獎名單之中。「我的運氣實在不好！」李廣又一次仰天長嘆。

※※※

匈奴懼怕李廣。李廣成為右北平郡太守後，匈奴不敢侵犯這個地方達數年之久。

漢之飛將軍──匈奴人如此稱呼他。

實際上，匈奴之所以暫時停止蠢動，不只是害怕李廣，另一方面也因自己內部起了紛爭。

匈奴王軍臣單于之死是元朔三年之事。

軍臣單于之弟伊稚斜遂自稱單于，攻打軍臣單于之子於單。一場叔侄鬥爭於此發生，結果於單被打敗，亡命至漢。

張騫在這一年回國。

在現今敦煌附近，往昔有過一個名叫月氏的國家。關於「月氏」，可謂諸說紛紜，依據一般的看法，這大概是屬於斯基泰系民族。由於受到匈奴之襲擊，月氏王被殺，月氏之民被迫向西方逃離。

匈奴之單于（王）殺害了月氏王，並以其頭顱作為酒杯。這對月氏而言是莫大的屈辱。所以，被趕至西方的月氏國人民，無一不發憤圖強，矢志報仇。

武帝因此決定與月氏聯盟，合力攻討匈奴。張騫就是在這個目的之下被派遣的使者。

然而，要到月氏國，非經過匈奴領域不可。張騫率領一個名叫甘父的匈奴人以及百餘名部下從隴西（甘肅省）啟程往西，結果一下子就為匈奴所擒。

當時的匈奴王軍臣單于對張騫道：

「想到月氏國……！？月氏國在我國的那一邊，你以為我會准許你們通過此地嗎？你想想看，如果我要派使者到越國，漢皇帝會准許我的使者通過漢嗎？同樣的道理，你別想通過我的國土。」

越乃泛指中國南方。

張騫在匈奴被扣留達十數年之久。匈奴替他成親，並生下孩子。雖說被扣留，實際上接受的是客卿待遇，連家庭都建立了起來，張騫因此裝出對現狀非常滿意的樣子。

「沒想到在此地得到妻兒，本人已心滿意足。」

張騫逢人便說這句話，實際上這是為了使匈奴心生大意的計策。果然，匈奴對他的看管越來越鬆弛。後來，在一個機會下，他成功地和家人、甘父和部分部下逃出匈奴國。

往西奔跑數十日後，抵達一個叫大宛的國家。這是中亞的菲爾迦那地區。這個國家的國王很會做生意，由於素聞漢土之富裕，因而企圖藉善待張騫打開日後與漢的交易之途。他特地派嚮導和通譯人員，經由康居國，送張騫至月氏國。

被匈奴由敦煌地區趕出的月氏人民，在西方找到的安身立命之處是奧古塞斯河之北──今烏茲別克斯坦之布哈拉緜至撒馬爾罕的一片富庶的沙漠綠洲。他們更征服了在阿富汗北部的大夏。

這一帶的土地相當肥沃，附近更無強敵。他們對現狀非常滿意，逐漸喪失了對匈奴報復的念頭。

張騫再怎麼慫恿與漢結盟，他們還是以如下理由堅持拒絕：

「漢與我們相去甚遠，而匈奴並無攻打我們月氏國的跡象。與一方結盟，便形同與另一方為敵。這違背我國的外交方針。」

滯留一年多，未見結盟成立，張騫只有死了這條心歸國。歸途中為求慎重，他避開匈奴，走的是藏人之地，但還是為匈奴發現而被拘捕。

張騫再度為匈奴扣留，大約一年後，軍臣單于去世而發生前述繼位之爭。他遂趁混亂，與匈奴妻子和甘父一起逃回漢。

這時離最初出發已十三年。百餘人的一行中，回來的只剩兩個。

雖然未能達成與月氏結盟這個目的，但過去對西方情形只略知一二，由於張騫之行，而進展為大致明瞭的程度。

除了張騫親身走過的土地以外，漢更得知他在當地耳聞的有關條支（敘利亞）、黎軒（亞歷山大）以及身毒（印度）等地的事情。

這位大旅行家後來以校尉身份從軍討伐匈奴。通過長年旅行和滯留匈奴國的經驗而熟知水草所在的他，成為漢軍不可多得的嚮導，軍隊得以行動自如。他因此功受封為博望侯。

※※※

元狩二年（公元前一二一年），運氣不佳的將軍李廣與博望侯張騫為了攻討匈奴，共同由右北平出發。

這一年，李廣的堂弟李蔡為丞相。這是行政機構的最高位階。李蔡和李廣一起長大，兩人曾經一同出仕於文帝之下。堂弟李蔡在才華上差自己一大截──李廣對這一點知道得很清楚。而李蔡卻晉陞得非常迅速，現在居然成為丞相！

（我的運氣實在不好！）

他又嘆息著發出這句牢騷。

（是不是因為我面相不好的關係呢？）

他畢竟是當時的人，對面相一時頗為看重，故求助於相學權威。當時有一個名叫王朔的人以「望氣」（看氣色而判斷命運）聞名。李廣問此人道：

「自從漢與匈奴開啟戰端以來，我可以說無役不參加。但不知道為什麼，我從來沒有立過大功。才華明顯比我差許多的人卻逐一因戰功而受封為侯，因對匈奴戰爭而被封侯的人前後已達數十人之多，我卻遲遲沒有這個機會。難道這就是我的命運嗎？」

對此，王朔反問道：

「將軍可曾做過虧心事？」

李廣於擔任隴西太守時代，曾經說服造反的藏族人歸順，後來卻將這八百餘人悉數殺戮。他認為自己做過的虧心事僅此一件。聽完李廣的告白後，王朔頷首道：

「殺害業已歸順的人，此罪非同小可，受報應乃當然之事。」

與張騫共同出陣的元狩二年之後，對李廣而言又是一次噩運。他率領四千騎兵先行出發，張騫則率領一萬騎直追其後。

李廣所率領的四千騎兵，為匈奴左賢王率領的四萬騎所包圍，全軍為之驚慌。李廣將數十騎精兵授予跟隨從軍的兒子李敢，命令道：

「你去偵察匈奴陣中情形。」

李敢疾驅匈奴陣中後，回來報告：

「敵軍只是為數龐大，不足為懼。」

通過匈奴大軍之中而平安無事，這一點就是最大的佐證，將兵因而相信他的話，認為匈奴軍不值得畏懼。

實際上，匈奴軍隊是精銳大軍，李敢穿越其中而平安歸來，完全是靠他的膽識。李廣是想藉此去除全軍之恐懼心。

李廣於是以圓陣對付四萬騎敵軍包圍。

李廣最拿手的是肉搏戰。以獵虎為例，他一定要讓老虎來到近處才射箭。

──越接近越能使對方受到重創。

這對他來說是自然之理。但從另一觀點而言，這是極其危險的事情，李廣就因此而常被老虎抓傷。

這次戰役他也是為了等敵軍更形接近，故遲遲不發下「射擊」命令。等到敵軍前來肉搏時，方才下令，雖使對方受到重大創傷，但，漢軍自己也折損了不少士兵。

激戰兩日後，漢軍已折兵大半。

博望侯張騫率領的一萬騎終於在這時候出現，匈奴軍因而撤除包圍後退。

雖然不算打敗仗，但情形差不了多少。主要責任在於未能如期抵達的張騫，這一點應屬死罪。張騫遂以巨款贖罪，官爵均被剝奪，降為庶人。

雖然李廣奮勇作戰，但以陣亡人數過多為理由，被判「功過相抵」，雖不致問罪，但也未被列入敘獎名單之中。

（我的運氣實在不好！）

李廣又一次仰天長嘆。

※※※

「李廣的確有軍事才能，不過，他是個掃帚星，這種人絕不能用。」

兩年後的元狩四年（公元前一一九年），於征討匈奴出發之際，武帝再三交代大將軍衛青。

李廣「運道不佳」之事，不是只有他自己在怨歎，連所有的人都知道。

李廣已是年邁之人，內心感覺萬分焦躁。他絕不願自己的一生就如此結束，這樣太淒慘了。每次有征戰之議時，這位運氣不佳的老將軍都表示了從軍意願。武帝屢次置之不理，但每次都拗不過他的懇求，最後還是准許了：「你想去就去吧！」雖然如此，武帝對大將軍衛青則不會忘記做前述交代。因為李廣的確是個掃帚星！

李廣一心一意想要恢復自己的名譽。打仗是他唯一的生命意義。三個兒子當中，長子當戶和次子椒都夭折，膝下只剩幼子敢。這位老將軍在家庭方面，也是運氣不佳的人。

這個時代，對匈奴戰爭的主角已由大將軍衛青慢慢變為更年輕的霍去病。霍去病是衛青姐姐的兒子。驃騎將軍霍去病由定襄出發攻打匈奴時，曾經由俘虜口中聽到單于在東方的消息，因而決定到代郡，衛青則到定襄。李廣這時候才如願以償，以前將軍身份出征。

──絕不可用李廣這個掃帚星。

武帝如此交代衛青之事，李廣當然不知道。

衛青經由對俘虜的訊問和得自間者的報告，知道單于的所在地後，就決定與中將軍公孫敖率兵急速前往。同時，他命令前將軍李廣和右將軍趙食其走東道。

東道是極為迂迴的途徑，途上缺乏水草，在大軍行軍和紮營上都極為不便。與單于交戰時，東道是翼部，不能投入主戰場。

李廣對這一點甚表不滿。

（大將軍未免太有所偏袒了。）

衛青當年被陳皇后所派的人擄走，險些遇害時，帶同夥伴前往救他的就是公孫敖。

兩年前，公孫敖與霍去病由北地出擊時，兩人走不同的路，結果，公孫敖以未能及時協助作戰之罪，喪失「合騎侯」這個爵位。衛青這次是有意給予救命恩人恢復名譽的機會。

正因為如此，李廣格外憤慨。他認為這是假公濟私。

實際上，即使沒有這件事，由於武帝有所交代，所以李廣也絕不可能受重用。

「由前將軍擔任前鋒，這是常理。把我轉到東道，這一點恕難接受！」

老將軍如此據理力爭。

「老傢伙這是在嘔氣。然而，戰爭絕不容許任何人耍性子。我說走東道，他就得走東道！」

大將軍衛青於是派了幕僚到李廣處，傳達如下命令：

──依照指示行事。違抗軍令者一律處死。

李廣心不甘情不願地率兵走東道前進。出發之前，他連到直屬長官──大將軍──面前報告一聲都不肯。

「這個牛脾氣的老傢伙！」

衛青搖搖頭呢喃道。實際上，就這一次作戰而言，李廣是個累贅。

或許是不甘不願出發的緣故吧！李廣竟然在途中迷路了。像這樣的時候應該由嚮導帶路才對，而發過「塞外如我家庭院」豪語的李廣卻沒有使用嚮導。

大將軍衛青率領的主力軍隊雖與單于交戰，主要目標單于卻逃逸遁走。依據《史記．匈奴傳》記載，此役中伊稚斜單于在數百名貼身衛隊的保護下，僥倖突圍逃往西北。匈奴於此役中損失將兵約二萬。

倘若李廣未迷途而來到主戰場附近，漢軍的包圍態勢應該更為徹底才對。衛青於歸途中越過南方沙漠時，遇到了迷路的李廣軍隊。

雖然單于逃逸，但，以秋風掃落葉之勢攻擊匈奴的戰果是輝煌的。這是一場大勝利。

衛青為了向皇帝做詳細報告，要求李廣到司令部敘述行軍經過。

年輕時代曾經是奴隸的衛青是個飽經世故的人。這一次他也準備在報告中就李廣迷途之事做適宜掩飾，以使老將軍免受處罰。不過，這也得李廣本人前來說明才做得到。

李廣卻認為被召喚是為了責問。

「我束髮以來與匈奴交戰達七十餘次，今有幸在大將軍之下與匈奴交鋒，武將之榮幸莫此為甚，而大將軍卻將我的部署予以調動。更要命的是，我竟然迷途了。天下還有比我更倒霉的人嗎？或許這是天命！我這年紀一大把的人，還能站在法吏面前接受審問嗎！？我只有認命了。」

李廣便拔劍當場自刎。

## ○九四憎惡之火

霍去病佯裝撿拾獵物，躲到一棵樹後，就迅速朝騎在馬背上的李敢射箭。一箭射中臉頰，李敢因而從馬背上滴落下來。

※※※

李廣將軍自殺身亡後，屬下將兵莫不放聲大哭。哭的人不是只有部下，連老百姓都為這位運氣不佳的武將悲劇性的下場而流淚。

如前所述，李廣將軍的長子當戶很早就過世。當戶酷似其父，是個很有骨氣的男子。他過去在宮廷內服勤，隸屬禁衛軍軍官。

關於李當戶，有一個著名的故事。當時，宮廷裡有一個名叫韓嫣的人，名字雖女性化，實際上卻是堂堂六尺之軀的男子漢。不僅如此，他更是韓王信的曾孫，乃名門之後。

韓嫣與武帝有「學友」關係，幼年時期曾經陪伴皇帝讀過書。韓嫣與武帝的感情較一般兒時之友更為非比尋常，這一點，整個宮廷裡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男色」在日本稱為「眾道」，在中國，似乎沒有這個字眼。《紅樓夢》中的「男風」一詞，史書中的「常與上（皇帝）共臥起」之記載，指的就是這個。

韓嫣是武帝斷袖之癖的對象。如此說來，你或許會幻想他是忸怩作態的男娼，實際上他不僅是騎射高手，同時也學過兵法，是男人中的男人。依恃皇帝寵愛的他在態度上有些驕傲，也就不足為奇。

──那個小子很會擺架子，好像根本沒有把我們禁衛軍將校放在眼裡。我真想痛揍他一頓！

血氣方剛的禁衛軍官中常有人說這種話。不過，他們只是說說，沒人敢真正動手。

──實在氣不過，但也無可奈何。

只能說而不能做──他們為這一點而切齒扼腕。

「好，我來揍他給你們看看！」

李廣的兒子李當戶如此揚言，並且等待機會。這不是鬧著玩兒的事，搞不好腦袋會被砍掉。

一天，韓嫣到灞陵（文帝之陵）塋域，他的佩劍鞘尖碰觸了陵垣。

李當戶睹狀，立刻撲上前去，揮拳猛打了幾下韓嫣的頭。

「有人搗毀陵垣！大家快來逮住這個人！」

韓嫣不但不敢還手，還鐵青著臉沒命地逃跑。他必須盡快趕到未央宮向武帝請求饒命。破壞陵域建築物罪該萬死。其實，這件事情應該先查看陵垣是否確實被破壞，但大吃一驚嚇得魂不附體的他，一時根本沒有餘裕想到這一點。

（是那個牛脾氣老傢伙的兒子，這不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嗎？看情形，大概只有用『哄』這個方法了……）

被韓嫣哀求的武帝，於是召來李當戶，對他道：

「當戶，你幹得好，朕要大大嘉許你一番。被孔武有力的你痛揍一頓，韓嫣一定吃不消吧？不過，他也不是故意那樣的。你已替朕處罰他了，這件事情就此作罷了吧。」

結果，李當戶算是白白佔了便宜。

李當戶較父親李廣先死。他去世時，妻子正懷有身孕。生下來的孩子取名為陵。

李陵後來成為不亞於祖父的武將。可與祖父匹敵的不只是武藝，就連運氣不佳這一點，也猶有過之。

《史記》作者司馬遷由於為這位悲劇將軍李陵戰敗辯護而被處宮刑，這是後來的事情。

成為代郡太守的李當戶之弟李椒也較父親先去世。李廣死後，剩下的只有幼子李敢。

※※※

李敢的勇猛程度已如前述。

元狩四年之役，李敢與父親分別出征，歸屬驃騎將軍霍去病之軍隊。他這次在戰場的表現格外令人刮目相看。

這一年的戰役，大將軍衛青和驃騎將軍霍去病兵分兩路，各有輝煌戰績，其中後者的戰果較前者為大。

霍去病與匈奴左賢王之軍交戰而使對方損失七萬餘兵，衛青的戰果則不足兩萬，相差達三倍以上。

戰後論功行賞時衛青未受加封，霍去病則加封五千八百戶。衛青的部下未有一人受封為侯，而霍去病的部將中受封為侯者有五人，兩名原本已為侯者則受加封。

李敢立下了奪左賢王鼓旗的殊勳。

當時的軍隊都以戰鼓或戰旗傳達命令，因此，將之搶奪，等於使敵軍陷入癱瘓狀態。他以此功受封為關內侯。

關內侯並非受賜任何領地，只是名目而已，為形式上的封侯。雖然如此，就李敢的經歷而言，已是殊榮。這是他的父親夢想過卻沒有得到的榮譽。

但他並沒有以此為樂。反而勃然大怒。原因當然是為了父親自殺之事。

（是大將軍殺了我的父親！）

與父親同樣情感激烈的李敢，縱然對方是大將軍也不放過，決意非報一箭之仇不可。

他想起亡兄當戶。就是把天子寵愛的韓嫣痛揍一頓的哥哥。

（好，我來學哥哥，找機會把大將軍痛揍一頓吧！）

但奴隸出身的衛青為人嚴謹，不似恃寵而驕的韓嫣，可謂無可乘之隙。

一旦燃起憎惡之火，就連拋棄頭顱也在所不惜──李敢就是這樣個性強烈的人。

（我再也沒有耐性慢慢等待了！）

他的心情如此起伏。

乾脆找衛青打架，把他痛揍一頓吧！以後會發生什麼事情，管他三七二十一！打架的理由什麼都可以──哦，對，就假裝喝醉吧！

喝酒的機會多得很。而且依據過去諸多實例，人人都知道李敢的酒品不怎麼好。酒醉之餘動手毆打上司，這樣的事情人們一定不以為奇吧？起碼大家不會認為他是故意的。

「嘿，老兄！」

一次酒宴後，李敢對衛青開始糾纏了。

（果然開始了……）

衛青立刻有了這個反應。

為了李廣將軍的事，性情單純的兒子李敢可能會以某種形式報仇──這一點衛青早就由李敢的表情和態度料到。

「有何貴幹？」

衛青對開始糾纏他的李敢問道。

「今天的酒真不好喝，這都是由於你的緣故。」李敢道。

他故意以酒醉語調說，但衛青很清楚，對方一點也沒有醉。

（看你準備怎麼樣！？）

對方是個不怕死的傢伙，什麼事情都幹得出來。久經世故的衛青認為，倘若對方的目的在於打人，他願意忍受，挨幾記老拳。但要是對方意欲殺人，則就另當別論。他只提防李敢來真的。

「為什麼是由於我的緣故呢？」衛青問道。

「我說由於你的緣故就是由於你的緣故。全世界的酒都變得難喝死了！」

李敢一把抓住了大將軍的衣襟。

（對方好像沒有殺意的樣子……）

衛青看出對方的心理，內心吁了一口氣。

剎那間，砰然一聲，衛青感覺到自己左頰上的痛楚直入心肺，原來李敢已揮動鐵拳打過來。緊接著，另一記老拳又擊上右頰。

衛青腳步踉蹌，當場不支倒地。

他的背很快被李敢踢了幾下。

大將軍讓李敢盡情發洩，完全沒有抵抗。

「我要給你顏色看看……你現在知道我的厲害了吧！？」

李敢一面用腳猛踩倒在地上的大將軍背部，一面大聲嚷著。

這時，有人跑過來。

「我沒有要了你的老命，你應該感恩吧！」

李敢說完這句話就迅速離開這個地方。

原來跑過來的是霍去病。

「舅舅！你怎麼啦！？」

霍去病連忙抱起了以舅舅相稱的大將軍。

「沒什麼……」

「你的額頭在流血，這怎麼會是沒什麼呢！？……剛走開的人好像是李敢，莫非他對你……！？」

「去病，這件事情就此作罷，知道沒有！？要是傳出去，對我的名聲也沒有好處，就當它沒有發生過。挨幾記老拳，我是不會怎樣的……」

「可是……」

「記住我的話，千萬不可說出去！」

衛青以嚴峻口吻道。

「是的。」

霍去病如此回答，卻好像窩了一肚子悶氣。

※※※

雖然是族人，相較於當過奴隸的衛青，霍去病從懂事開始就是顯貴子弟。因此，自尊心特別強。舅舅衛青能忍受的事情，他不見得能忍受。

這一次尤其如此。

身為皇帝外戚而白白被揍──這對年輕的霍去病來說，是絕對無法忍受的。

這件事情就此作罷，千萬不可說出去──雖然舅舅說這句話時他曾點頭，但霍去病無意袖手不管。

動手打人，這樣的人必須置之死地。敢冒犯我們一族，非將之幹掉不可！──在霍去病心中燃燒起憎惡的火焰。

隨行天子主持的狩獵時，霍去病終於逮到這個機會。

狩獵時當然可以攜帶弓箭，並且策馬奔馳。隨行人員中也有李敢在。

（李敢被殺，沒有人會想到是我幹的吧？）

霍去病想。

李敢因父親之事而憎恨衛青，這一點很多人都知道，不過，這和霍去病扯不上關係。因為衛青被毆之事始終沒有宣揚出去。

他正等待著週遭無人的機會。由於狩獵場是一片寬廣的地方，這樣的機會很容易找到。

霍去病佯裝撿拾獵得的動物，躲到一棵樹後，就迅速朝騎在馬背上的李敢射箭。一箭正中臉頰，李敢因而從馬背上滾落下來。霍去病跑上前去，拔掉箭，並且以小刀猛刺對方心臟。

「這是你應得之罪！」

他低聲說這句話，但看到許多人跑過來，立刻改口大聲喊道：

「你怎麼啦！？振作起來！」

──李敢於狩獵時為鹿角所傷而斃命。

上頭得到的是這樣的報告。

雖然衛青禁止霍去病將自己被毆之事說出去，但對武帝，他則一切具實報告。

（原來是霍去病替舅舅報仇……）

聽到李敢為鹿角所傷斃命時，武帝立即察覺到這一點。武藝高超不亞於獵虎名手父親的李敢，會為鹿角所傷而死，這是斷不可能發生的。

說起狩獵──甚受武帝寵愛的韓嫣之死，也與狩獵有關。

那是武帝之弟江都王上京時的事情。

──咱們一起狩獵去吧！

應皇帝之詔，江都王來到皇室狩獵場──上林苑。看到一輛豪華馬車在百餘騎武士護衛之下經過時，江都王叫從者退下，跪伏路邊準備謁見天子。

實際上，坐在馬車裡的不是武帝，而是為了查看獵場先行來到的韓嫣。韓嫣無視於江都王的存在，疾驅而去。

江都王為此勃然大怒。他跑到皇太后面前聲淚俱下地說：

「兒願意奉還受封之國，在宮中出仕，享受和韓嫣同等的待遇。」

皇太后於是對膽敢藐視皇族的韓嫣極為憎恨。

韓嫣以寵臣身份，得以自由出入皇帝以外的男性不得進出的永巷（宮女宿舍）。

掌握後宮大權的人是皇太后。之所以如此，在於身為男人的皇帝不宜為女人事宜所煩。

皇太后難得使用了一次絕招。

──韓嫣與宮女有私。

皇太后以這個理由，派使者至韓嫣處，命令他自殺。

武帝大為驚慌，趕緊替韓嫣向母后請命，卻未被皇太后接受。

──我有管理後宮的責任。放過韓嫣，我以後還能怎麼管理呢！

對此，武帝無言以對。

## ○九五傾國佳人

「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傾城復傾國，佳人難再得。」武帝聽了之後，不覺嘆息道：「世上真有這樣的美女嗎？」

※※※

霍去病的事業正在蒸蒸日上，相較之下，衛青則有日暮途窮的跡象。雖然如此，這一對舅甥相偕升為大司馬，成為漢帝國軍的重鎮。

經過元狩四年之討伐後，匈奴勢力已大為減弱，再也沒有侵犯漢邊境的力量了。

雖同為漢軍之中領導階層的重量級人物，但他們的交情非常好，一方面是由於親戚關係，而更主要的一點在於兩人的個性相異。

話說：「兩雄難並立。」但衛青和霍去病卻相處得極融洽。在軍中受歡迎的程度，則以霍去病較高。

但若就做人而言，則衛青較為優秀，只是，他的個性較為陰沉。這或許是在少年時代曾經有過做奴隸經歷的緣故吧？

元朔六年之役，曾經有過右將軍蘇建與匈奴軍遭遇、雖然力戰卻喪失全軍、結果隻身殺出血路逃回之事。

議郎周霸於是向衛青進言道：

「大將軍從未有過處斬部將之事。蘇建現在犯的是丟棄全軍之重罪。大將軍應將其處斬，以示威嚴。」

對此，衛青卻回答：

「我的確有處斬部將之權力。你說我應該表示威嚴，事實上，憑我是皇帝的姻親這一點就已足夠，不必再靠處斬部將來增加威嚴。關於處分蘇建一事，我會將詳情奏報陛下，恭請陛下裁決。」

蘇建後來以巨款贖罪，得免一死而被降為庶人。

據說，蘇建過去有一次對衛青說：

「你雖然位極人臣，但士大夫對你的評價似乎不是很高，這是因為你不學習古時名士招賢為客之作風的緣故。你應該廣開大門，多招請有能之士才對。」

結果，衛青回答：

「廣招賢者是陛下做的事情，不是人臣該做的事。」

蘇建將此事告訴司馬遷，司馬遷則將之記載於《史記》中。

沉默寡言而不欺騙人，被李廣的兒子李敢毆打也不吭氣，衛青就是這種內斂沉鬱型的人。雖然他為人謙讓，對部下極為體貼，人望卻不高。他本人反而是一副擔心自己人望過高的樣子。

之所以未受士大夫階層的歡迎，最大的理由似乎在於衛青是個文盲。可是，當過奴隸的人哪有時間讀書呢？

相較之下，外甥霍去病從懂事的時候起就以天子姻親身份被養育，所以好歹是個具備貴族性格的人。霍去病與文盲舅舅不同，當然識字。

霍去病於十八歲初次出征凱旋時，武帝曾經問他：

「朕來對你講解孫子和吳子兵法，你有沒有意思聽呢？」

對此，霍去病以充滿自信的語氣回答：

「戰事應該以隨機應變為重。因此，我認為沒有必要學習古時候的兵法。」

武帝聽到後，瞇起眼睛，十分欣賞這名年輕人。又有一次，武帝說要蓋一幢房子給他，而霍去病卻以恭謹態度回答：

「匈奴未滅，我不想急著擁有自己的房子。」

武帝越發寵愛這名青年。

這位驃騎將軍霍去病卻以二十四歲英年去世。此時四十歲的武帝對這位青年將軍之死極為哀傷，因而為其建造仿照甘肅祁連山（霍去病往年征戰之地）的墳墓於自己的陵墓預定地附近。

比起舅舅衛青的內斂個性，霍去病的行徑則較有旁若無人之嫌。以每次出征為例，皇帝必定會用數十輛車滿載飲食之物贈予他。這麼多的東西，一個人當然享用不完，他卻寧願讓食物腐爛後丟掉，也不願分給部下中許多鬧飢餓的人。此外，也有過部下忙得疲憊不堪，而他卻踢球取樂之事。

身為貴族的霍去病，一點也不知道士兵的痛苦和感情。

不過在朝廷中，比起個性沉鬱的衛青，霍去病這種大而化之的性情反而較受歡迎。

霍去病死後，大將軍衛青尚在世十餘年。但這期間與匈奴未曾有過大規模戰爭，有的只是討伐南越、使朝鮮降伏之類的戰爭而已。也就是說，擅長對匈奴作戰的老將衛青，並沒有發揮能力的機會。

衛青的存在，象徵著國軍之光榮。他甚少外出，家裡也鮮有來客。這位大將軍抱的是不必強出頭的宗旨。奴隸出身且是文盲的他，或許擔心因多管事情而洩露自己的底子吧？

（我只有對匈奴的知識和打仗方面的能力──）

衛青對這一點知道得很清楚。他熟知有關匈奴的地理、心理、生活以及思考模式等，軍事指揮能力更是強人一等。而對其餘事情則全然不行。實際上，對不識字的他而言，這也是無可厚非的。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衛青由於個性內斂，份量變得越來越重。大司馬是與丞相、御史大夫並列的三公之一，而在衛青保持沉默的威嚴之前，連丞相都得敬畏他三分。

──漢帝國坐第一把交椅的人。

人人都以此指衛青。

武帝之姐平陽公主嫁給建國功臣曹參之曾孫曹時，並生有一子曹襄。只是，這位曹時是個多病的人，平陽公主甚為不滿。她要的是生龍活虎般的男人。

──你不如回家鄉好好靜養吧！

甚為絕情的平陽公主竟然因而與其丈夫斷絕婚姻關係，另外選擇夫婿。今上之姐要擇夫，對象當然得是朝廷中的佼佼者始可。

──人臣中的佼佼者當然是大將軍衛青。公主之夫君非衛青將軍莫屬。

有人如此建議時，平陽公主呵呵大笑，嗤之以鼻：

──衛青以前是我家的奴隸，我外出時他擔任的是護駕任務。他看到我還得跪伏地上，我能嫁給這樣的人嗎！？

可是，再怎麼物色也找不到比衛青更理想的男人。平陽公主最後還是選擇往年自己家裡的奴隸為夫婿。

武帝有三位同母姐姐，平陽公主是其中最年長的，和武帝在年齡上差距甚大。成為武帝皇后的衛子夫年齡不詳，但依據推測，應該較武帝年輕一兩歲。而衛青是衛子夫的弟弟。如此一來，衛青娶為妻子的平陽公主，年齡比他大了許多。

讓任性而年長的妻子頤指氣使的大將軍──這樣的情景光憑想像就覺得滑稽。

對武帝而言，妻子的弟弟成了姐夫。何況他和衛子夫所生的女兒更嫁給平陽公主與曹時所生的兒子曹襄。其間關係之複雜，連他自己都直搖頭。

※※※

十六歲即位而於七十歲去世，武帝在位期間達五十五年之久。霍去病去世的元狩六年是武帝在位的第二十五年。如果要將武帝之治世分為前後期，那麼，霍去病死而衛青成為象徵性存在的這個時候，應是分界線吧。

前期在軍事上有衛青、霍去病，在政治上有公孫弘、張湯、汲黯等名臣，後期則沒有什麼人值得大書特書。

其原因大概在於武帝是個獨裁者。在獨裁者之下，任何人都是難以出人頭地的。

霍去病去世這一年，武帝年逾四十。衛皇后已成為明日黃花，後宮裡年輕美女多如雲。

其時，被武帝寵愛的是李夫人。

這件事情又和武帝之姐平陽公主有關。衛皇后原為平陽公主府邸歌女之事已如前述。在府邸擁有專屬樂團的平陽公主，對歌舞音樂當然在行。每次發現在歌舞上有天賦的人，她都推薦給宮廷。

一名叫做李延年的作曲家，也是由於平陽公主的推舉而進入宮廷的。他把漢之宮廷向來偏陽剛之氣的樂曲改為柔和曲調。據說，這些新曲曾經風靡一時。他是個音樂天才，不但會作曲作詞，更會自唱。

一次，李延年做了下面這首歌：

北方有佳人，

絕世而獨立。

一顧傾人城，

再顧傾人國。

傾城復傾國，

佳人難再得。

武帝聽了之後，不覺嘆息道：

「世上真有這樣的美女嗎？」

衛皇后容色漸衰後，武帝在後宮尋遍美女，卻沒有遇到令他怦然心動的佳人。如這首歌的歌詞所言，的確是「佳人難再得」！

聽到武帝的喟歎，平陽公主道：

「李延年有一個妹妹。這首歌好像是他為妹妹做的。」

「嗬……」

「要不要召來看看呢？」

「妳就妥善安排吧！」

把衛子夫介紹給武帝的是平陽公主，而將李夫人推薦給武帝的也是她。

姑媽館陶公主（於霍去病去世前一年死亡）也頻頻為弟弟景帝介紹女人。皇帝的姐姐好像是專司這類事情的。

看到李夫人時，武帝對她一見鍾情。

──「佳人」不正是為這樣的女人而產生的字眼嗎！？

武帝從此無日不與李夫人在一起，完全成了她魅力下的俘虜。

李夫人模樣楚楚動人，但蒲柳之質的她，於生下皇子後得了絕症。

武帝於李夫人臨終之前探望病榻，是一則很有名的故事。

李夫人這時候蒙著被，堅不露臉，以哀求的聲音說道：

「望皇上好好照顧昌邑王（李夫人所生之皇子）和臣妾幾個兄弟……」

或許這就是永別。武帝想再看一次心愛的李夫人的臉，說來是人之常情。而李夫人卻死也不肯從被子裡露出臉來。

「話說，婦人不飾貌，不見君父。臣妾因久病而未施脂粉……」

她更緊緊地抓住棉被的一端。

「求求妳再讓我看一次你的容貌吧！這樣，我不但會饋贈千金，更會讓妳的兄弟陞官的。」

武帝以幾近哀求的口吻說。

李夫人依舊不肯從被子裡露出臉來。

「肯不肯為我的兄弟加官，端看皇上的意思，請別再勉強我吧！」

李夫人在被子裡嗚咽著。

武帝悻然走出病房。

事後，李夫人的女眷直數落她的不是。由於皇帝以外的男性不得進入後宮，因此，連李夫人的兄弟都不能來到她的臨終榻前。在場的儘是李夫人的姊妹妯娌。

「妳應該露一下臉，請皇上多關照我們一家人啊！皇上龍心大為不悅哩！」她們以責難語氣說。

李夫人雖已氣若游絲，卻鼓起最後的力氣說：

「我就是想到我們一家人，所以才沒讓皇上看到我的臉龐。我是出身微賤的人，僅以姿色得到皇上寵愛。以色事人者，一旦色衰，所獲垂愛不復從前是一定的。皇上渴望看到的，是我以前的容貌，而我由於久病，臉龐已變得如此醜陋。要是看到我現在這副病容，皇上難道不會由衷厭惡？在這樣的情形之下，還會有照顧我的家人這個念頭嗎？不讓皇上看到我的臉龐，完全是為你們著想的啊！……」

聽到李夫人這些話，女人們莫不放聲大哭。

李夫人死後，武帝以皇后之禮為她舉行葬儀。

武帝對李夫人的愛情似乎相當之深。後來，聽說齊國一個叫少翁的人會招魂之術，武帝就命令他招回李夫人之魂。

《史記》記載此時的招魂對象是王夫人。不過，由對遺族照顧之情形來推測，武帝熱愛到甚至想見亡魂的對象，應該是如《漢書》所記載的李夫人才對。

李夫人之子昌邑王名叫賀。這位劉賀於武帝之後的昭帝死後，曾經以繼承皇位候補者的姿態登場，結果卻未能登基。

## ○九六貳師將軍征西

「逃亡越過玉門關者格殺勿論！」震懾不已的李廣利只好將部隊留於敦煌。由兵員數所剩無幾的情形看來，李廣利是根本無法與衛青與霍去病相提並論的。

※※※

李夫人有兩位兄長。其一是有天才音樂家之稱的李延年。妹妹死後，李延年受拔擢為協律都尉。這個職位是宮廷樂隊之長，在派任上可謂相當適合。另一位就是貳師將軍李廣利。

武帝為使所愛女人的家人能夠發跡，常給予立功機會。衛皇后的弟弟衛青和外甥霍去病被任命為將軍，也是由於這個緣故。結果，衛青和霍去病都沒使武帝失望。

武帝對李廣利有同樣的期待。但李廣利的才能遠遜於衛青和霍去病。

貳師是一個地名，在今日烏茲別克斯坦共和國之菲爾迦那地區，以當時的國名來看，它應是大宛的一個城。

由於張騫的旅行，西域之事在漢已廣為人知。

這個時代的戰爭，勝敗完全繫於馬匹的腳力，對匈奴的戰爭證明了這一點。軍隊的機動力在於馬匹，擁有較多駿馬的一方戰力較佳，同時也是獲得勝利的主因。

獲得優良馬匹是國家的最大利益，而人們知道西域是名馬產地。

其中，尤以大宛貳師城為最著名的名駒產地。漢無論如何都想得到貳師城名馬，因而派遣使者前往。

──讓我們購得一些貳師城名馬。

使者進行交涉時，甚至運去與實物同等大小的純金馬像。

貳師城名馬之交涉終歸於失敗。因為大宛早已抓住漢之弱點。

──名馬乃大宛國之國寶，豈有將己國國寶售予他國之理！

大宛官員挖苦地說。

──倘若交涉無法成立，漢皇帝將派大軍前來攻打。屆時，大宛這等小國將不堪一擊。

而大宛根本不理這一套。雖然漢之商隊以及使者偶爾會來，但一般在越過沙漠時，常因短缺糧食或飲水而半途損失人馬大半。更何況北方的匈奴隨時會出擊，因此，漢斷無可能派遣大軍。

──悉聽尊便，隨時攻打過來吧！

大宛官員以訕笑口吻說。

漢使者激怒之餘，將運來的金馬像用鐵錘敲碎了。

事情到這個地步，已變成情緒問題。大宛方面認為不能放過出言不遜的漢使者，於是向屬國之一的郁成國命令：

阻攔漢使者團於歸途，將其人員殺害，並且奪其財物！

郁成國果然依令行事。

皇帝使節被殺！

接到報告的武帝勃然大怒。如此被挑釁，豈有不回報之理！？

曾經以使者身份到過大宛，對該地情形極為熟悉的姚定漢奏言道：

「大宛兵力甚為微弱，派三千精兵已足夠。」

「三千就夠嗎？……」武帝頷首道。

前年，樓蘭國對漢使者有所妨害時，趙破奴將軍曾經率領七百輕騎大破樓蘭，並且俘獲其國王。

樓蘭乃西域三十六國之一，是所謂的沙漠綠洲都市國家，情形與大宛大致相似。雖然大宛略較樓蘭為大，但只是距離遠了一些，兵力應該同樣不強。

（對，利用這個機會讓李夫人的哥哥立功吧！）

武帝想到這一點。

李廣利遂被任命為遠征軍統帥，並且以討伐之地大宛貳師城之地名，授予「貳師將軍」稱號。

他率領的是屬國都尉之下的六千騎兵以及諸國不良少年數萬人。「派三千精兵就已足夠」的遠征，卻動員如此大軍，這個戰爭當然必勝無疑。所以武帝才用已故愛人的哥哥為這場戰爭的主將。

這是太初元年（公元前一○四年）之事。

李廣利率領的遠征軍於敦煌集結，然後由該地出發。敦煌之地名出現於歷史上，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

遠征軍經過鹽水，往西前進。沙漠多鹹湖，或許因而有此名。這樣的水不能供作飲用。

途中處處可見沙漠綠洲國家，遠征軍每到一地就徵收糧食。對方若不乖乖提供糧食，便立即揮兵攻打。不過，於攻打數日後仍無法攻陷，就放棄作戰，繼續前進。就是這般吊兒郎當式的進軍。

終於抵達大宛國，並開始攻打在其東方的郁成。殺害漢使者的是奉了大宛之命的郁成國王。但，郁成出乎預料地強韌。而且李廣利毫無軍事才能和指導能力。結果，這支部隊反而被郁成軍隊打得狼狽而逃。

李廣利向皇帝上書道：

──路遠食乏，士卒不以交戰為患，卻以飢餓為憂。此外更因兵員不多，甚難攻陷大宛。尚盼停止作戰計劃，准予退兵。

武帝閱畢大為震怒。這是給他立功機會，而他卻恬不知恥地說要退兵，這像話嗎！？

武帝於是下令：

──逃亡越過玉門關者格殺勿論！

震懾不已的貳師將軍李廣利，只好將部隊停留於敦煌。但由郁成退卻到此地的兵員數只有總人數的十分之一二。李廣利是根本無法與衛青或霍去病相提並論的凡庸之將。

勒令不得回玉門關以東之地，李廣利非繼續作戰不可。他遂在敦煌停留一年時光，準備再次作戰。

大宛並不如匈奴那樣強悍，而漢朝準備的攻擊的態勢浩大得令人瞠目。他們赦免囚犯，也把地痞流氓之類送到敦煌，人員達六萬之多。而且，這只是兵員人數，從卒以及伕役尚未包括在內。搬運輜重動用了十萬頭牛和三萬匹馬，此外更有數萬頭騾馬、驢以及駱駝等。

漢軍第二次遠征大宛，以切斷敵人水源之手法，而奏效。大宛城內無井，飲用水由城外引進。漢軍搗毀水源，並使水路改道。

大宛被漢軍包圍達四十日之久，加上水源斷絕，而陷入絕境。

──我們之所以遭受這麼大的苦難，完全在於國王不將良馬售給漢之使節，甚至將之殺害。如果我們呈獻國王首級，並且提供良馬，漢軍一定會停止作戰吧？

大宛長老遂殺害國王，向漢軍表示降服。

貳師將軍李廣利將過去優遇漢使的一個名叫昧蔡的大宛貴族，立為大宛王，得名馬數十頭及中馬三千頭凱旋。

成為戰爭直接原因的殺害漢使一事，乃是大宛屬國郁成王所為。漢軍當然派兵攻打郁成，郁成王畏懼而逃至康居。

這件事情倒使康居感到為難，漢之遠征軍勢如破竹，為了庇護郁成王而被攻打，這是划不來的。因此，康居將逃亡前來的郁成王捆綁，送到貳師將軍處。郁成王被斬。

如此敘述，貳師將軍的遠征看來好像戰果輝煌。實際上，回到敦煌接受點名的遠征軍，顯示出令人難以理解的數字。

凱旋的兵員數只剩一萬多名。

遠征軍在大宛國首都貴山城所做的事情，只有包圍和切斷水路而已，根本沒有正式交戰。況且由敦煌出發時，攜帶的糧食非常豐富。

其間有過長官虐待兵卒、逃兵層出不窮的情形。因為士官之中大部分是獲得赦免的囚犯，其品質之差可想而知。

此外，出征時的六萬兵員數，很有可能是官員為了領取餉銀虛報數目。

不過，武帝並沒有做深入調查。急欲將已故愛人之兄長封侯的他，認為既已降伏大宛並且獲得名馬，乃大功一件。因此，貳師將軍李廣利受封「海西侯」。

如前所述，漢遠征大宛，目的在於求得名馬，而求得名馬的動機在於增強漢軍機動力，以預備對匈奴作戰。

在大宛，新即位的國王昧蔡風評極惡。

──都是那個傢伙一味對漢拍馬屁，才弄到今天這個結果。這對前王是不公平的。

漢軍解除包圍離去大約一年，大宛一些有志之士殺害新王，擁立前王之侄子為王。

而知道漢軍作戰態勢兇猛的大宛人，極力向漢解釋更換國王純粹是國內情勢使然，在外交方針（親漢路線）上絕無任何變化。

新王將自己的兒子送至漢作為人質，以證明這一點。

漢也表示諒解。

對漢而言，在軍事以及外交方面的最大敵人是匈奴。只要得到名馬，大宛這等小國的國內問題，根本不值一哂。

※※※

貳師將軍李廣利前赴大宛的這一年，是大將軍衛青死後的第二年。

漢軍已喪失其中心人物了。

元狩四年（公元前一一九年）的最後一次大規模作戰後，雖然有過一些局部戰爭，卻未曾大規模動員對匈奴作戰，這是由於匈奴勢力減弱的緣故。總之，這個地方保持安定狀態達二十年之久。

武帝並沒有因此而滿足，他期望將匈奴從世上徹底消滅。對這曾經在平城凌辱漢王朝始祖（劉邦）以及用高壓態度對待呂太后的宿敵，武帝念念不忘要給予毀滅性的復仇。

「春秋時代，齊襄公曾經為九代前的祖先報過仇！」

武帝常說這句話，意思是以自己尚未能為三代祖先報仇而遺憾。

依次平定南越、朝鮮和大宛後，現在已是徹底攻打匈奴的時候。

天漢二年（公元前九九年），武帝二十年來第一次派遠征軍攻打匈奴。他任命甫自大宛凱旋的貳師將軍李廣利為遠征軍統帥。

李廣利率領三萬騎兵準備到祁連山和天山攻打匈奴右賢王。

「我的天！又得到戈壁灘去……」

李廣利深深嘆息。

一般人以為「戈壁」是固有名詞，實際上這是指滿地石頭的沙漠，也就是沙礫之原。與之相較，遍地細砂之處才稱為「沙丘」或「沙漠」。

石頭沙漠一般都廣大無垠，恰似茫茫大海，因而有「灘」之稱呼。

筆者曾經多次坐吉普車經過這樣的戈壁，每次的感想都是：在這樣的地方作戰一定很辛苦。

難怪李廣利會嘆息。經過達四年之久的遠征大宛，他對戈壁灘算是嘗盡苦頭的了。好不容易凱旋回國，受封為侯，結果，還不到兩年又要到戈壁去！

何況他根本不是真正的將材，而是靠亡妹李夫人的庇蔭被任命為將軍的。李夫人原本是個舞姬，而他的哥哥李延年則是作曲家兼歌者。他的一家人都擅長才藝表演，與武事根本沾不上邊。

（早知道會如此，我應潛心學習音樂才對。以音樂專長出仕就不會如此受苦啊！）

李廣利甚至如此想。

雖然率領三萬騎，但，一旦遭受匈奴集中攻擊，他是絲毫沒有克敵自信的。

（非使匈奴軍力分散不可。）

為了如此，最好的方法是派出軍隊從不同的方向攻擊，以引開匈奴主力軍。

漢當時在黃河之西通往西域的迴廊地帶設置四個郡，即所謂的河西四郡，由東邊依序為武威、張掖、酒泉和敦煌。

當時的酒泉，有由楚地選拔的五千軍兵在那裡接受對匈奴的作戰訓練。而在當地擔任訓練職責的騎都尉正是李陵。

誤以為是老虎而將箭射入岩石裡的猛將李廣，與武威不揚的李廣利雖然姓名有些相似，卻是性格迥異的剛烈武人。

李廣的長子李當戶也是一名硬漢，曾經毆打過武帝的寵臣韓嫣，此事已如前述。當戶英年早逝，遺腹子就是李陵。

李廣利對李陵道：

「為了牽制匈奴，希望你能率領五千人出擊居延之北千餘里。」

「是的，遵命。」

李陵立即率領楚（今湖北）之健兒五千，由酒泉出發。

## ○九七蒙受污名

「那一次戰役完全是由李陵孤軍奮鬥，這一點請皇上明察。」司馬遷說這句話時，武帝已變得怒不可遏。「你是在諷刺貳師將軍？存心不良，快把這個人關進牢裡去！」

※※※

李陵所率領的五千兵力從一開始就是誘餌部隊。

儘量把敵軍引誘過來，縱使自己的部隊全滅，也算是圓滿達成任務。

李陵與匈奴大軍遭遇，經過一場激烈奮戰，最後落敗，卻使敵軍蒙受巨大的損失。雖然李陵本身被俘，但以誘餌部隊而言，這已屬大功一件。

而武帝卻不承認李陵的功勞。武帝此時五十八歲，其運勢正在走下坡。他觀察事物逐漸變得欠缺明晰，有以感情為主的傾向。

聽說李陵成為機動部隊隊長時，武帝曾經在心裡呢喃道：

──那個傢伙！

武帝認為李陵是不願意接受別人的指揮，所以才志願成為機動部隊隊長的。

──他就是這樣的人，這完全是他的天性！

武帝對李陵的看法是極情緒化的。

曾經動粗毆打武帝所寵愛的韓嫣，就是李陵的父親李當戶。李當戶已故，韓嫣也不復於世。韓嫣以和宮女私通的理由被皇太后斷罪之事，已如前述。

──被毆打時一定很痛吧？

雖然韓嫣之死與李當戶無關，但武帝至今還耿耿於懷。

李陵的祖父李廣，雖然以大將軍衛青之部將身份出陣，卻對被分派的任務不滿，從頭至尾表露不順從的態度。最後，他在沙漠中迷途而未能趕上交戰時間，在不願意接受法官審訊的情況下，自殺身亡。對武帝而言，李廣自殺好像是為了要死給他看似的。聽說全軍莫不為李廣之死而放聲大哭，這一點又使武帝懊惱至極。

為了此事，李陵的叔叔李敢竟然出手毆打大將軍衛青，算是為亡父出氣，由於衛青不希望公開化，武帝因而放過李敢。不過，他內心是非常不愉快的。這件事情後來因衛青外甥霍去病於狩獵時藉機殺死李敢而告了斷。

父親、祖父以及叔叔全部是個性激烈的人！李陵一定也承襲了這個血統──武帝有這樣先入為主的觀念。志願為機動部隊隊長，不是這樣的人才會做的事情嗎？

大本營作戰會議的結果，決定授兵給一位名叫路博德的將軍，於途中與李陵的機動部隊會合，並且負責殿後作戰。

路博德過去是伏波將軍，由於無功績可言，而被降格為都尉。這個人的自我意識和自尊心相當強，年齡比李陵的父親李當戶還大，因而把李陵當做後生小輩看待。

（什麼……！？由我擔任李陵的殿後軍……！？要我步那個小子的後塵……！？這樣的事情我不幹！）

路博德的自尊心絕不容許自己擔任李陵的殿後軍。他於是向武帝上書：

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留陵至春，俱將酒泉、張掖騎各五千人並擊東西浚稽，可必擒也。

武帝看了這封上書後勃然大怒。不過，他發怒的對象不是路博德。

──李陵是臨出陣之時起了怯意，所以要路博德提出延後出擊的上書……

武帝如此想。

據說，浚稽山方面的匈奴兵有八萬之多。雖然只是誘餌部隊，以五千兵員對之，心裡興起怯意是難免之事──這是武帝的想法。

李陵莫名其妙地受到詔書叱責。其內容是：

與路博德私下協定殊屬不該，特此譴責。著令按照計劃速至東浚稽山之南──龍勒河河畔偵察敵情。倘未與敵軍遭遇，則經趙破奴舊道至受降城（內蒙古）休兵。

李陵根本不清楚「與路博德私下協定」指的是什麼。不過，從文詞來看，皇帝甚為生氣似乎是事實。

李陵當然按照計劃於九月揮兵北上。

※※※

在浚稽山的匈奴先以三萬騎包圍李陵部隊。李陵將大型輜重車排列成圓形，作為臨時城堡，以應付包圍。將兵全都走出城堡之外，以手持戈矛和盾牌的士兵為前排，射手則藏伏其後。射手除了持弓以外，更就位於千梃巨弩之旁。

匈奴見漢軍為數僅僅五千，而以千鈞之勢發動猛攻。但千梃巨弩齊然發射後，以李陵為首的全軍揮著白刃肉搏而來。匈奴由於輕敵，於此役折兵數千而退。

匈奴單于這才知道這批敵軍不可輕視，便動員了八萬大軍。如此一來，五千部隊當然無法應付，在寡不敵眾的情形之下，逐漸被迫向南後退。誘餌部隊的任務在於盡可能地損傷敵軍戰鬥力，並且盡一切努力使敵人停留該地。

李陵圓滿達成這項任務。在後退進入山峽時，李陵發現部隊行動欠缺銳氣。再三猛敲戰鼓，也絲毫沒有奮起跡象。李陵軍是以戰鼓為前進、銅鑼為停止信號的。

「一定是軍中有女人！」

李陵立刻下令搜索全軍。

當時常有將犯罪者之妻子或女兒送至邊境，充做守備隊軍妓之事。看樣子好像有這樣的女人跟著過來。搜索結果，果然在車裡發現為數不少的女人。李陵叫人把她們拖了出來，當場全數斬殺。他這個行徑實在也過於殘忍。

但，隔天將兵的戰鬥意志卻提高許多，獲得敵人首級三千以上。李陵依然邊打邊朝南方向後退。四五日後進入沼澤地時，由於匈奴從上風方向放火，一大片乾燥的蘆葦變成熊熊火焰直逼李軍而來。李陵也立刻趁風向轉變之際，將附近的蘆葦點燃，好不容易才脫困。

匈奴最擅長的是騎馬作戰，對步兵戰則視為畏途。李陵有過將匈奴軍誘進無法策馬的森林中，殺死數千敵兵之事。

情勢是八萬大軍攻打五千士兵──匈奴早就知道這是誘餌部隊，並察覺到李陵軍一逕往南方後退是因為那邊有漢之大軍埋伏的緣故，因此，他們在攻擊時絕沒有忘記提高警覺心。由於擔心上當，所以在攻擊上欠缺魄力。

未料，此際李陵軍有一個叫管敢的軍侯（中級將校）與上司發生了衝突，脫隊向匈奴投降。

──李陵軍退卻的方向根本沒有漢軍。同時，李陵軍的箭支已快用盡。

這個管敢居然向匈奴提供了這樣的情報。

「既然如此，那就發動全面攻擊吧！」

單于於是對全軍下了總攻擊令。

李陵佈陣於峽谷，匈奴則從四面山上如雨點般地射箭。李陵軍奮勇應戰，一天射箭的量達五十萬支之多，箭支存量因而告罄。雖然李陵尚率有三千士兵，但在沒有箭的情形之下，再也不能應戰了。

不得已之下棄車，卸下車輪之軸以代刀，好不容易逃至鞮汗山峽谷。而知道漢無援兵的匈奴，絕不放鬆攻擊。他們既斷路又投石，使李陵軍陷於絕境。

「我看我們沒有希望了──」

李陵將剩餘糧食分給部下，命令道：

「你們快逃吧！」

漢軍最近的城堡在距離約五十公里的一個叫遮虜障的地方。僥倖逃到此地的人只有四百餘名而已。

李陵將重要文書和旗幟埋入地中後，率領十餘兵騎出峽谷。他是在刀斷箭盡情形之下，不得已向匈奴投降的。

同時代曾經有過一位名叫趙破奴的將軍，雖然一度被敵軍俘獲，後來卻脫逃回來，不僅沒有受到處罰，更因而被封為浞野侯。李陵的戰功遠較這位趙破奴為大。

──我一定會獲得恩赦、受到優遇的。

起碼李陵本身確信如此。

武帝對李陵卻有先入為主的不良觀念。這一點，近臣都知道。

「據說，李陵向匈奴投降，此人當如何處置？」

武帝對群臣垂問道。知道如何迎合皇帝心意的近臣立刻齊聲回答：

「堂堂一軍之將而降於敵軍，此罪非同小可，必須嚴辦。」

這樣的席上，掌管過去紀錄的太史令一定會被召來，其目的在於查出過去的事實，供為參考。這時候的太史令是司馬遷。

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同樣為太史令。

元封元年（公元前一一○年），武帝於泰山舉行封禪儀式。這項儀式的用意在於向天昭告受天命就帝位之事，不過，並非每一位天子都會舉行封禪儀式。

自秦始皇以來，無人舉行過封禪，連漢王朝創建者高祖也沒有。武帝之父景帝被慫恿舉行此一儀式時，曾經搖頭道：

──朕未有此德。

以其德而能為天下帶來太平的聖天子──這樣的人才有資格封禪。

武帝於即位第三十二年時才決定舉行封禪。

由於這是斷絕已久的儀式，所以必須從過去的紀錄中找出各種事例作為參考。司馬談認為擔任保管紀錄之職的太史令應該會受邀參加這項盛典才對。但發表封禪事宜的人事命令時，司馬談並沒有列名其上。原來，領六百石薪俸的一介史官是不夠資格參加封禪盛儀的。

司馬談頗為憤慨。他當時的健康情形原本就不佳，由於憤怒而更加惡化。

從軍雲南的司馬遷這時候剛好回京，得以見到父親最後一面。司馬談抓著兒子的手，流淚道：

──不能參加封禪盛典，這是我的命運。既然是命運，我也就不再多說什麼。可是，身為太史令，擔任記述歷史職務的我，卻還沒有完成這項任務。我只完成搜集資料的這個階段。我死後，你必須繼承我的遺志，完成記述歷史之事業。

──兒一定會完成爹的遺業。爹所整理的資料、舊聞，兒會鉅細靡遺地記錄下來。

司馬遷流著眼淚對父親發誓。

於父親死後第三年，司馬遷被任命為太史令。就任太史令後的第八年，司馬遷受命到皇帝面前就李陵戰敗事宜發表意見。

司馬遷僅在某個場合與李陵同席過，兩人之間並沒有深厚的交情。受垂問的司馬遷以客觀態度，分析李陵當時的戰鬥狀況，把自己的看法具實說出。

司馬遷為李陵的戰敗有所辯護。

「李陵並沒有打敗仗。」

他說。以不滿五千的士兵應對敵人八萬大軍，被殲滅乃理所當然之事，問題在於如何應戰。而李陵善戰是鐵的事實。

──箭射盡，路被斷，最後揮刃攻入敵陣，飲恨被捕。他所以未自盡而亡，為的一定是要找機會再度報效於漢。

他如此辯護。不必冒生命危險、在皇都長安過著舒適日子的人們，對於在漠北之地連連展開死鬥的李陵有所責難──他對這一點由衷感到義憤。

武帝卻狀頗不悅地蹙起眉頭。

這次出擊為的是要討伐匈奴，但除此之外還有一個目的，便是要給已故愛人李夫人的兄長李廣利機會。前次討伐大宛時，李廣利的表現實際上十分窩囊，因此，非再給他一次立功機會不可。

而結果是，李陵獨自面對八萬敵軍全部主力，李廣利則擁有三萬大軍，卻幾乎未曾和敵軍交戰過。

「這次戰役完全是由李陵孤軍奮鬥，請皇上明察。」

司馬遷說這句話時，武帝已變得怒不可遏。

「怎麼會是李陵孤軍奮鬥！？你是在諷刺貳師將軍（李廣利）？存心不良，快把這個人關進牢裡去！」

在獨裁者的憤怒之前，學識豐富的史官極為正確的見解也被否定掉。不僅如此，司馬遷因為這次發言，竟然被處以極為殘忍的宮刑。

宮刑就是去勢之刑，一名腐刑。受過此刑的男人不再是男人，也將被士大夫階級認為是不正常的人，一輩子別想在他人面前抬起頭來。

（乾脆死掉算了……）

司馬遷多次萌發這個念頭。但在這樣的時候，他每次都想起父親臨終前說的話。我非書寫歷史不可！要是死了，這件事情不是無法完成嗎！？我非忍辱偷生，記述歷史不可！

司馬遷終於堅強地活下去，並且完成了《史記》。這本書由一百三十篇組成，共有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

## ○九八生於異域

「你在匈奴擔任軍事顧問，指導對漢作戰──皇帝從俘虜口中聽到這個事實，所以才採取此一措置。」「哦，那不是我，你們弄錯了！──那是塞外都尉李緒……」李陵呻吟著道。

※※※

對無能的將軍李廣利執著偏愛，對發表正論的司馬遷嚴加處罰──這些荒唐措置，可以說明武帝已有老化現象吧。年邁之後，武帝常有思緒不定之事。

──李陵好像是盡一切力量戰鬥的。我這樣對他未免太不公平，應該把他救出才對。

武帝有了這個想法。

李陵被俘後一年，武帝授兵公孫敖，要他攻打匈奴之地。這次遠征的主要目的在於奪回李陵。

公孫敖是在衛青年輕時為陳皇后所派的地痞流氓抓走時，率領俠客將他救出的人。衛青為了要報答此恩，設法安排公孫敖立功的機會。李陵的祖父李廣因被調職而大為憤慨之事，已如前述。公孫敖在衛青的支持下，於軍界嶄露頭角，不過，其軍事才能似乎不甚傑出。

衛青已經死去。他的姐姐衛皇后也年近六十，皇帝的寵愛當然大不如前。雖然衛氏一族的公孫賀目前就宰相之位，但他是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作為宗旨的人。所以，衛氏一族可謂已沒落。

由於衛氏一族的關係而成為軍界長老之一的公孫敖，這一次作戰又沒有成功。率領一萬騎兵和三萬步兵由雁門出發的他，被匈奴耍弄後空手而歸。

不但未能奪回李陵，連對匈奴還擊的表現都沒有。這一點，回京後該如何向皇上稟明呢？

「匈奴好像已完全摸透我們漢軍的作戰方式。」

公孫敖如此報告。

「匈奴哪有可能知道我們漢軍的作戰秘訣呢？」

武帝不相信。

「依據匈奴俘虜的說法，李將軍似乎在匈奴之地指導對漢作戰。過去在我軍居樞紐地位的人物指導他們作戰，對我們當然不利啊！」

實際上，這個辯明一點沒有虛假。匈奴俘虜確實供述過李將軍訓練匈奴兵，並指導他們作戰之事。

不過，這裡所謂的李將軍，實際上指的是先於李陵向匈奴降服的李緒將軍。

李緒過去是塞外都尉（國境守備隊隊長），於其據守的奚侯城被匈奴攻陷時投降。這個人對取悅婦人很有一套，由於向單于的母親大獻慇勤，因而在匈奴宮廷頗受重用。為匈奴指導對漢作戰的他，擔任的是軍事顧問一職，所以兵卒都知道其人。不過，兵卒只以「李將軍」稱呼他，並不曉得其真名。

李緒在漢是一介無名軍人。聽到「李將軍」這個稱呼時，漢人當然以為是指李陵而言。

在漢的軍界，李陵的位階較高，但以俘虜而論，則李緒為前輩。於匈奴宮廷內，坐上位的是李緒。

李陵對李緒無甚好感。由於深信漢一定會派兵把他救出，所以，李陵拒絕了單于的再三邀請，不為匈奴擔任訓練事宜。這是叛國行為，他當然不能做。

以李陵為軍事顧問不知要比李緒強上多少倍，這一點，身為軍人的單于當然很清楚。因此，他再三要求李陵擔任教官一職。

「有李緒擔任這個職務，不是就可以了嗎？」

李陵以此為由，拒絕到底。

因此，漢之宮廷對匈奴陣營中的真相全然不知。聽到公孫敖的解釋時，武帝勃然大怒。

「李陵膽敢背叛！？好，非給他顏色看不可！」

武帝立刻逮捕李陵的母親和妻子，將之誅殺。《漢書》則記載其弟也一併被殺。但李陵是父親李當戶去世時還在母親肚子裡的遺腹子，因此不可能有同父之弟才對。總之，他留在國內的家人全被殺光了。

李陵輾轉聽到這個消息。

（我在浚稽山奮戰到什麼地步，漢不可能不知道！以五千兵對抗八萬大軍，這是一般人做得到的事情嗎！？我之所以後來被打敗，原因完全在於未有援兵前來！我何罪之有？為什麼要殺死我的母親和妻子呢！？）

李陵憤慨地切齒扼腕。李家一脈相傳的剛烈血液這時候在他的血管裡奔騰起來。

※※※

漢之軍使來到匈奴國時，李陵對之怒目相向，道：

「我有何罪？為什麼要殺害我的家人！？」

對此，軍使回答道：

「你在匈奴國擔任軍事顧問，負責訓練匈奴士兵，指導對漢作戰──皇帝從俘虜口中聽到這個事實，所以才採取此一措置。」

「哦，那不是我，你們弄錯了！──那是塞外都尉李緒……」

李陵呻吟著道。

這樣的錯誤不是天大的冤枉嗎！？

他很想即刻趕回長安，將冤枉他的官員殺掉。但身為匈奴俘虜的自己，這樣的事情當然辦不到。

（該如何是好呢！？）

李陵憤怒得直咬牙。

憎恨到極點的人，一定要達到報仇目的才會甘心。如同被堵住的水尋找缺口，李陵終於找到這個對象了。

──對，都是李緒不好！由於他降服匈奴軍門後，負責訓練匈奴士兵，所以人們才誤以為他是我！李緒才是我母親和妻子的仇人，非找他算賬不可！

李陵開始伺機加害李緒。

匈奴中當然也有各式各樣的人。其中敬重李陵人品者為數不少。一般而言，匈奴在性格上較漢族更為率直，聽到李陵家人被殺之事時，一些匈奴朋友甚至為他流淚。聽李陵提起這個原因在於李緒時，好幾個人便自告奮勇說：

「好，李緒這個傢伙我來幫你幹掉！」

李陵原本就非常不喜歡李緒。他覺得靠取悅女人發跡的人，連看了都會噁心。因此，他把母親和妻子被殺害的怨恨一股腦兒加到李緒身上。

「我一定要讓李緒好看！」

李陵經常口出此言，因此，匈奴之中無人不知李陵痛恨李緒之事。

一天，李緒的屍體在沙礫地被發現，所有的匈奴人當然第一個聯想到李陵。實際上，李陵並沒有直接下手。他不否認自己有這個意思，但由於對方始終迴避著他，所以遲遲沒有機會。

「是不是你幹的！？」

單于問李陵。

「我是有這個意思，但很遺憾，不是我幹的。」

「那會是什麼人幹的呢？」

這一點，李陵大概推測得出，不過，他並沒把這個人的名字說出來。這個人由於同情我，所以替我把李緒幹掉──我怎麼能把這個名字說出來呢！？

「我不知道……我想大概是老天爺替我報仇的吧！」

李陵如此回答。

「可是，每個人都認為是你幹的，包括我的母親在內。我的母親格外寵愛李緒，一心一意要為李緒報仇。你的處境非常危險，非小心提防不可。」

當時的匈奴王係且鞮侯單于，母親為伊稚斜單于的夫人。伊稚斜死後，由兒子烏維繼任，烏維單于死後則由其子烏師盧繼位。烏師盧少年夭折，因而由其叔（即烏維單于之弟）呴犁湖繼位，但這個人也於一年後去世。再由其弟且鞮侯為單于。也就是說，伊稚斜單于的夫人於三個兒子和一個孫兒相繼為單于期間，始終以太后身份掌握權勢，新即位的且鞮侯壓根兒不敢反抗母親。

「我大概沒有能力庇護你。你暫時逃到北方去吧！」

單于遂讓李陵逃到北方，他非常欣賞李陵的骨氣，也十分討厭取悅自己母親而發跡的李緒。聽到李緒被殺時，他是比什麼人都高興的。

「謝謝你的關懷。」

李陵由衷地向單于道謝。這時候，他第一次有了出仕匈奴的決心。故國已無母親和妻子存在，他再也沒有什麼好牽腸掛肚的了。何況單于想盡辦法保護自己！

「你逃亡應該不會很久的。」單于說。

單于的母親業已年邁。

不久，由於大閼氏去世，李陵得以重返匈奴宮廷。單于格外照顧李陵，不但將自己的女兒許配給他，更立他為右校王。這是破格重用。

※※※

當衛青和霍去病忙著討伐匈奴時，漢與匈奴的關係已極為惡化，兩國互相扣留對方的使節。也就是說，外交關係完全斷絕。

但，且鞮侯於天漢元年（公元前一○○年）一即位，就讓扣留著的漢朝大使郭吉及路充國等人歸國。這可以視為匈奴有意恢復邦交。漢為了要報答，也決定把扣留在手中的匈奴使節送回。

漢此際的使節團團長是中郎將蘇武，副團長是張勝，秘書長則為常惠。這個使節團後來捲入匈奴的內訌。

原來緱王和虞常兩人企圖在匈奴國造反。不過，他們不是意圖推翻匈奴國。

緱王是昆邪王（塞外民族之一）的外甥，昆邪王降服於漢時，他也出仕於漢，後來從軍討伐匈奴之際，為匈奴所虜，現在出仕於匈奴國。

虞常是與衛律相偕投降匈奴的人物。

衛律是在漢成長的匈奴人，經由宮廷樂長李延年的推薦，出仕於漢，甚受武帝垂青。但李延年因罪被誅殺後，曾經受其推薦的衛律擔心自己會受到牽連，便帶著虞常等人逃亡至匈奴。

武帝為這件事情大為震怒。

──朕待你不薄，而你卻背叛朕。忘恩負義之徒絕不饒恕！

武帝因過於生氣而口沫橫飛地咒罵道。把他們抓回來剁成肉醬──他甚至在群臣面前這樣說。

緱王和虞常很想回漢。然而，他們一個是投降，一個是逃亡，這樣的人當然不容易獲准回國，除非帶著什麼「特別」禮物。

──衛律的首級！

如果以武帝恨之入骨的衛律首級為禮物，回國之事一定會被准許才對。即使不能取得首級而只是將其殺害，應該也算是一件好禮物。

縱然殺害衛律，要從匈奴國逃出，則需要漢使節的幫忙。所幸虞常和副使張勝有一面之交，他於是將計劃謀殺衛律之事告訴對方。

──這個計劃很好。

知道皇帝對衛律甚為光火的張勝，認為協助此事是一件忠義之舉，因此在金錢方面給予虞常一些援助。

緱王和虞常動員七十名同道，計劃於單于出外狩獵的機會，殺害衛律。但七十人中有人臨時起了怯意，於深夜脫逃後，向官方密告了這件事情。

謀殺衛律之計劃因而失敗，給予造反者金錢援助的漢使節團，也被捲入事件的漩渦。

這是副使張勝做的事，正使蘇武一點也不知情。但蘇武是個極富責任感的人，他以有辱君命而深深自責，遂起了引咎自殺的念頭。他拔刀刺向自己的胸膛，當場昏倒。

而匈奴卻有使死者還魂的秘術。他們在地面挖一個坑，置燠火於其中，然後使死者匍匐其上，並且用腳猛踩其背，死者由於吐盡體內淤血而得以復活。

蘇武於半日後甦醒。

單于想使這位傑出人物成為自己的家臣，便用各種方法，也曾予以利誘。此外，甚至將他投獄及放逐至北海（貝加爾湖）邊地。

──牡羊生子時讓你回漢。

在諸多威逼之下，蘇武還是堅決不答應成為匈奴之臣。繫獄期間，未有餐食供應時，他將毛氈之毛和雪吞入，用以充飢。在北海期間，他以活捉野鼠、尋覓草根活命。

蘇武被扣留的第二年，李陵成了俘虜。受單于密令的李陵前往說服時，蘇武卻說出如下之語：

「如果你一定要說服我歸降匈奴，我會和你痛痛快快喝酒喝到天亮，然後死在你面前。」

蘇武在匈奴之地被扣留達十九年之久，到始元六年（公元前八一年）始被准許歸國。守節不逾的他，未曾出仕於匈奴。與之相較，出仕於匈奴且被授予王位的李陵則不得歸國。

在送別席上，李陵邊舞邊作了如下之歌：

徑萬里兮度沙幕（漠），

為君將兮奮匈奴。

路窮絕兮矢刃摧，

士眾滅兮名已隤。

老母已死，

雖欲報恩將安歸！

歌畢，李陵潸然淚下，告別蘇武後，頭也不回地離去。

## ○九九武帝年邁

年老的武帝近來認為有人在詛咒他，而精神萎縮，這個疑心病使得他苦惱不已。生病時，他更是呻吟著說：「一定有人以咒術殺朕──」

※※※

有個名叫江充的人。這個人自我表現欲強得不可理喻。他此生最大的樂趣，在於被人認為與眾不同──他整個腦袋裡裝的只有這件事。

他是趙國邯鄲人，妹妹是鼓琴、歌舞名手，嫁給趙之太子劉丹。由於這層關係，他被趙王奉為上賓。而他卻不以此為滿足，一定要使自己的存在更為轟轟烈烈才甘心。

當時的趙王劉彭祖是武帝的異母兄。太子劉丹是紈袴子弟型人物，生活相當紊亂。這一點，江充由於從妹妹處聽來，所以相當清楚。這種事情大可作為凸顯他自己的材料。

江充遂將太子在外面做的壞事告訴太子的父親趙王。他如此做，為的是想把趙王的家庭攪得一塌糊塗。

──我有把一國之王的家庭弄得雞犬不寧的能耐……

想到這一點，他已樂得合不攏嘴了。

由於挨了父親一頓訓誡，太子劉丹這才知道江充告密之事。而劉丹並不是好惹的人。痛恨江充的他，決心要報復一箭之仇──就把江充抓來揍個半死不活吧！

江充在千鈞一髮之際逃亡了。但，他的父親和兄長卻被太子抓去殺害了。

江充向西邊逃走。他原名「江齊」，「江充」是於逃亡之際使用的化名。來到國都長安後，他將趙太子的惡行向官方呈報。父親和胞兄被殺的江充，終於等到報仇的時刻。

皇族之惡行乃天下大事。

身為皇族領袖的武帝，決定親自審理本案，於是下詔引見江充。

──請皇上准予以平時衣著晉謁。

江充事前提出申請且獲允准。

自我表現欲極強的江充所謂的「平時衣著」，實際上非常突兀。他意圖以此奇裝異服引起皇帝的注意。

這是用絲綢做的軍衣，弧線的衣襬在後面垂交在一起，形狀有點像現代的燕尾服。他的頭冠插有長長的羽毛，一走動就搖曳不已。這種矯飾的模樣，相當令人作嘔。

而武帝具有與一般人不同的興趣，他竟然欣賞起江充這一身怪異裝束來了。

「燕人和趙人的模樣兒頗為奇異……」

武帝瞇著眼睛，問了江充一些政治上的意見。

趙太子劉丹遂以姦淫胞姐之罪被逮捕。父親趙王眼見這是兒子的生死關頭，所以拚命向皇帝懇求饒恕：

──臣會選拔趙國勇兵，令丹率領前往討伐匈奴，報效國家，尚請饒恕丹之小命。

武帝駁回這項請求。

後來，劉丹得免死罪，不過，被廢了太子之位。

武帝認為江充告發趙太子劉丹是一樁很有勇氣的行為。告發自己的主子同時又是妹夫，當然需要極大勇氣，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事情。

武帝任命他為檢察官，並認為這是適材適所的安排而甚為滿意。這樣的人成為檢察官後，對皇族、外戚以及近臣都不會有所容情才對。

事實果然如此。江充對皇族格外注意。稍有差錯，他就毫不容情地加以檢舉。

在江充的手下，連皇太子也不能例外。事實上，太子曾有過被江充告發之事。

一次，太子使者的車不經意走上馳道而為江充發現。馳道是街道的中央部分，這個地方只有皇帝的車駕可以通過。其餘的人驅車走上這條路時，一定會被問以不敬之罪。

──請你放我一馬。這種事情不能讓皇上知道。

太子禮貌地懇求，而江充卻執意不肯，將一切向皇帝具實報告。

「你幹得好！這是檢察官應有的態度！」

武帝大為嘉獎江充不畏懼太子威勢的工作表現。

※※※

江充已然成為所有人畏懼的對象。一些皇族和宮廷權勢者，為了攀上交情而拚命向他送禮。雖然他因此而致富，不過，發財不是他的目的。

他要的是顯示自己的力量。

──除皇帝以外的任何人，都得向我低頭，連太子也不例外……。我還不夠偉大嗎？

他的目的在於滿足自我表現慾，得到財物只是其副產品而已。過去把趙王家庭弄得一塌糊塗，甚至引起他們父子紛爭，這並不是為了要得到金錢上的利益，而是看到以自己的力量惹出事端便十分高興。

江充眼前力量之泉源何在？這個力量來自連他也無法居於其上、唯一的例外──武帝。

這時候使用「武帝」這個名詞或許不妥，應是「皇帝劉徹」才對。武帝死後，下一代皇帝會給江充同樣的力量嗎？

江充想到這一點，內心極為不安。

皇太子劉據係武帝長子，乃衛皇后所生。被一般人稱為戾太子的這個人，曾經為馳道問題而被江充告發。

為發揮權力，最有效的方法是推倒眼前的權力者，而眼前的權力集團是與衛皇后有關係的人。江充的爪牙遂以這批人為對象。

衛皇后集團當然察覺到這一點。

在這個情形之下，戾太子即位時，江充自然會第一個被肅清。

武帝年紀已經六十多，這在當時來說，是人生的黃昏時期，可謂餘日不多。而於武帝二十九歲時誕生的戾太子，此時三十多歲，正是男人氣力最為充沛的黃金時期。縱使武帝長壽，皇太子掌握實權的日子也應該不遠。或許是看出這一點的緣故吧，進出東宮御所的廷臣越來越多。

（我非先發制人不可……）

江充有了這個想法。

任何事情我都做得到──他有這個把握。

──太子造反！

如果捏造這樣的事件，要使太子的腦袋落地是輕而易舉的。而「捏造事件」對江充來說是拿手好戲。

年老的武帝近來認為有人在詛咒他，因而使他精神萎靡。任何英雄豪傑都有缺點，武帝由於疑心自己似乎正被詛咒而苦惱不已。生病時，他更是呻吟著說：

「一定有人以咒術殺朕──」

詛咒之術一般又稱為巫蠱之術。這個方法是把桐木製的木偶埋入土中，將酒灑於其上，然後請巫師詛咒對方。

江充為了顯示自己的力量，曾經將無數自己看不順眼的人處以死刑。據傳，其中絕大部分都以使用巫蠱之術為由，依據史書記載，這個數目達數萬人之多。

武帝再度生病時，有人奏言：「這是有人施巫蠱之術的緣故。」官方立即著手大規模調查。

這樣的事情不能因為自認清白就漠不關心，因為隨時可能有人神不知鬼不覺地在你家旁邊的土中埋入桐製木偶。實際上，當時的江充就是在令人做這種事。

桐製木偶和絲帛文書從太子居所的土中被挖出來！

聽到這件事時，連太子都變得臉色蒼白。這是何人所幹，他一下子就猜了出來。可是，對方不是泛泛之輩，而是絕不放走看中的獵物、吃肉不吐骨頭的猛獸！

「該如何是好呢？」

太子問太傅石德。

「這樣的事情是跳到黃河也洗不清的。這顯然是江充幹的，他的目的在於扳倒衛氏一族。宰相公孫賀和兩位公主連遭毒手，現在輪到殿下了。」

石德面露悲戚神色說。倘若太子以施巫蠱之術的罪名被處刑，身為太傅的他當然有責任，自然也會被處死。

衛皇后之姐夫──宰相公孫賀，因涉嫌施巫蠱之術而於去年死在獄中。衛皇后所生的兩位公主（太子之妹）同樣遭江充陷害而死。

「難道沒有辦法對付江充嗎！？」

皇太子以悲痛的聲音說。

「方法只有一個。」

「那是什麼！？」

「把江充這個混球幹掉！」

「如果這是唯一的方法，也只有如此了！」

皇太子頷首道。

武帝當時住在甘泉宮。甘泉宮是武帝將秦之離宮改建而成的宮殿，一名雲陽宮。這個宮殿在甘泉山山麓處，離長安相當遠，地圖上的直線距離大約八十公里。

江充連向在甘泉宮的武帝求救的機會都沒有。

「你這個趙國鄉巴佬！」太子對手腳被縛的江充踢了一腳後，更吐口唾沫，道：「你這個混賬，在鄉下把趙王家搞得一塌糊塗，這樣還不夠是嗎！？現在竟然企圖離間我們父子的感情──快把這個傢伙的腦袋砍掉！」

此刻的江充再也沒有任何力量了，只有臉色蒼白、渾身顫抖的份。太子衛兵揮刀把江充的頭砍了下來。

──肅清江充一派人！

太子一方面在長安貼出這個佈告，同時又做了如下宣示：

皇上臥病甘泉宮，聞命在旦夕。今有奸臣欲趁機叛亂，特予以鎮壓。

由於這是倉促之事，根本沒有時間仔細研究作戰方式。這項宣示更非聰明之舉。言及皇帝之死，是大不敬罪。事實上，雖然武帝健康情形不佳，也還不到病危的程度。

武帝此時六十六歲，雖已年邁，但向來以全知全能姿態君臨天下的他，對一般民眾而言，仍具有絕對性威嚴。於皇帝不在期間，在國都造亂的太子是叛逆之徒──人們都有這個想法。

勝負就此而定。

「戾太子乃大逆不道之叛徒，應將之徹底攻打，格殺勿論！」

武帝遂對宰相下此命令，也就是勅命。抗拒討伐軍者會被視為亂臣賊子。

戾太子解放囚犯後，在長安抵抗五日終於不敵，而從長安東南門向城外逃去。

二十日後，他於湖縣一個叫泉鳩里的地方潛伏，但為人所發現。看到隱匿之處已為捕吏包圍時，戾太子看破一切，懸樑自盡。

太子之母親衛皇后也因這起事件連帶被賜死。即使與武帝共同生活達四十八年之久的皇后也未能安享天年。

這是發生於征和二年（公元前九一年）八月間的事情。第二年，戾太子的冤枉終告真相大白。不僅皇太子如此，過去涉嫌施行巫蠱妖術而被處刑的數萬人，都是受江充陷害，也獲得證明。

雖然武帝大大後悔，但這已來不及了。他於是在戾太子殞命之處的湖縣建造「思子宮」。顧名思義，建造這座宮的目的當然在於思念故子。此外，他又建造一座樓台，以「歸來望思之台」為名。這個名字的意義當然是「盼望太子之魂回來」。

（你當時慌什麼呢！？……你為什麼不找朕商量……？）

明知後悔莫及，武帝還是如此叨念著。自己當時的確也欠缺考慮，在怒不可遏的狀態下，未免太過急躁了。被自己處分的不是只有戾太子，還有三個孫兒和一個孫女……想起這一點，武帝就潸然落淚。

戾太子的長子已有夫人王氏，和丈夫一併被殺。事實上，兩人已生有一個兒子，算來是武帝的曾孫。王夫人希望這個兒子能夠活命，所幸監禁這個嬰兒的廷尉監（高級法官）丙吉，偷偷把他交給女囚撫養。

這個嬰兒名叫病己──也就是後來的宣帝。

武帝在為戾太子深深憐惜的同時，對江充更為恨之入骨。因此，他把江充一族悉數殺盡。

（是我看人看走了眼……）

武帝深深有此感覺。他覺得自己老了。獨裁皇帝的老邁就代表時代的衰微。

戾太子自殺後的八月癸亥日，曾經發生一次令人生懼的地震。戾太子死時是辛亥日，所以這是十二日後的事情。

建造思子宮的翌年，武帝於前往山東半島東萊之際，曾經準備坐船到據說在海中的神仙島。但由於颶風猛至，海浪洶湧，船隻根本不能出海。

翌月，雍縣在無雲狀態之下，空中突然揚起三聲如雷巨響，天上掉了兩塊漆黑的隕石。

（這是什麼事情的前兆！？）

武帝心情變得非常沉重。

## 一○○哀情何其多

被宦官拖走時，拳夫人頻頻回頭。在閨房裡那麼寵愛自己的天子，為何變得如此絕情？──拳夫人實在無法相信。到臨死之前，她還始終認為思赦之令會到來。

※※※

戾太子死後，武帝沒有另立皇太子，到戾太子死後才知道他是個優秀的繼位者。另一個理由是，其餘眾多皇子，沒有一個令武帝賞識。

（不，還有一個或許能成器的兒子……）

武帝如此安慰自己。他還有一個尚未能看出器量的兒子，這就是子弗。他六十三歲時，趙婕妤生下了這個兒子。雖然目前還年幼，但武帝已把一切希望寄託在這個孩子的身上。

──這個孩子與眾不同。

武帝相信這一點，因為不如此想便活不下去。實際上，武帝有此信念，也不是沒有根據。弗是母親懷胎十四個月才生的孩子，這不是尋常之事，這樣的孩子將來一定會成為非凡人物。

而經過戾太子事件的武帝，再也不敢正式立皇太子。

婕妤是女官位階之名，人們則以「拳夫人」稱呼弗的母親。這個名稱的由來是，她一隻手掌生下來就緊握著，從來沒有打開過。

她的娘家非常貧窮，父親早死，母女到處流浪。她們流浪各地，並不是為了要討生活，而是母親不忍讓永遠握著拳頭的女兒被人取笑，因而輾轉各地居住。

當時的她被稱呼為「拳娘」。母親為掩蓋女兒之畸形，用布裹住了其永遠不放開的左手拳頭。

「我懷這個孩子時，曾經做過一個夢。一位白髮老人對我說：『妳會生下女兒，而這個女兒有異於常人之處。若經高貴之人碰觸一下，她的怪異之處立刻會消失，不但變為正常，還會成為人上之人。』」

她的母親常對別人說這樣的話。

母女倆流浪各地，而這位母親到處說出託夢之事，所以，「拳娘」的故事早為許多人所知。

武帝身邊自然有專人經常把諸國怪談奇聞說給武帝聽。因此，武帝當然聽過「拳娘」的故事。

「結果，有沒有高貴之人碰她一下呢？」

武帝好奇地問。

「有幾位縣令或郡守曾經在好奇心驅使之下碰過她的手，但這個女兒的拳頭還是沒有打開。這位母親說，那是因為你不是高貴之人。一些縣令聽了大為生氣，還把這位老太太鞭打一頓呢！」

「真是怪事。」

「是的，這個女孩確實奇怪。」

「朕說的怪事不是指這對母女，而是指區區縣令而自以為是高貴之人的這些地方官而言。」武帝道。

一天，武帝出遊時，一名近侍稟告道：

「據說，那個拳娘就住在附近。」

「呃，這個女孩的事，朕聽說過多次。你去把她帶來讓朕看看。」

武帝也在好奇心驅使之下，如此命令道。

不多一會兒，一名女孩被帶來伏跪在武帝面前。左手用布裹著的這名女孩，臉蛋倒是非常標緻。

「來，你把手讓朕摸摸看。」武帝說。

「皇上，請千萬別這樣！」

跟著女兒來的母親嚇一大跳，連忙猛搖頭說。這個世界上最高貴的人當然是皇帝。倘若讓皇帝摸了，拳娘的拳頭還是沒有打開，如此一來，託夢之事會成為誑語，將此事說出去的她，腦袋說不定會被砍掉。

「這是聖旨，由得了妳反對嗎！？」

被怒喝之下，這位母親不得已用顫抖的手解開了裹著女兒左手的布。這個女孩的手依然緊握著。由於長久被裹著沒有曬過陽光，所以這隻手的皮膚十分白皙。

「你不用怕，靠過來一些。」武帝道。

「是的。」拳娘膝行向前。

「把手伸出來。」

拳娘只好聽命，怯怯地伸出左手。武帝身軀微微向前傾斜，用手指輕輕摸了一下她的手背。

結果，拳娘緊握著的拳頭，手指竟然一根一根地鬆開了！嫩蔥般纖細的手指像花開一般徐徐展開！

在場的人無一不發出驚歎之聲。

多麼令人驚異的事情！

這絕非騙局。「拳娘」故事相傳已十幾年，不是最近才有。不可能臨時設計──這一點，每個人都知道。

武帝本人也大大驚訝。這件事情證明了他確實是高貴之人──而且是在眾人面前！

「把這位姑娘送進後宮吧！」武帝說。

一股香氣瀰漫四周。

──這是一大喜事。

群臣交口說著這句話。

在進入後宮之前，為了做一些準備，拳娘被准許回家一趟。她的母親滿面淚水地對她道：

「妳過去或許埋怨過我這個母親待妳過於苛酷，因為我把妳本來就和常人沒有任何不同的一隻手用布綁起來，讓妳裝成畸形的樣子。我這樣做，完全是為了使高貴之人注意到妳。看到妳受罪的樣子時，我也是心痛如絞啊！……不過，這個安排生效了，妳果然因此而被天子看中，很快就要受到他的寵愛。希望妳今後永遠幸福，有時候也能想起我這個母親……全世界知道拳頭秘密的只有我一個人而已……」

拳娘遂進入後宮，得婕妤之位，生下皇子後居住鉤弋宮。未料，發跡迅速的她突然重重地跌落。

「把這個女人拖到暴室去！」

一天，武帝突然下了這個命令。「暴室」指的是收容犯罪宮女的監獄。

「這個女人非處死不可！」武帝又說。

君無戲言，一旦說出，絕不可更改。

實際上，拳夫人所犯的罪微不足道，不過是未諳宮廷禮節，犯了一點小錯而已。換成別的女官，頂多被譴責一下就沒事。因這等小錯而被處斬是從未有過的事情，更何況她是生下皇子的女人。

每一個人都為天子的處置而大吃一驚。

拳夫人跪在武帝面前乞求饒恕，但武帝始終搖頭不答應。

「去吧！這是妳的命運！」

被宦官拖走時，拳夫人頻頻回頭。在閨房裡那麼寵愛自己的天子，為何變得如此絕情？──拳夫人實在不敢相信。到臨死之前，她一直都認為宣示恩赦的使者會到來。

而使者始終沒有出現。

※※※

武帝有意讓拳夫人所生的兒子繼承帝位。在母親胎內待了十四個月的劉弗，個頭較一般的小孩高大，智能也好像特別發達。

只是，他過於幼小。於武帝六十三歲時出生的這個孩子，就算於十五歲舉行男子成人加冕典禮，武帝到時也已七十八歲。

（我可能活不到那麼大的歲數──）

武帝知道自己的身體狀況十分衰弱。

帝王應該是全能之人，而他卻無法防止自己衰老。

據傳為武帝所作的《秋風辭》，起首之句是：

秋風起兮白雲飛，

草木黃落兮雁南歸。

結尾之句則為：

歡樂極兮哀情多，

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我頂多再活幾年吧……）

如此一來，繼位的皇帝還未能舉行成人加冕典禮。幼帝即位時，實權將落入擔任監護人的母親手中，是顯而易見的事情。

漢王朝二代皇帝惠帝即位時，雖然不是年幼，一切決定權卻歸其母親呂后掌握，劉氏王朝因而瀕臨覆滅邊緣，何況當時的呂后已是思考能力成熟的人。

倘若由劉弗即位，皇帝過於年幼，而皇帝之母過於年輕。

決定以子弗為繼位者的武帝，故決定不讓拳夫人活著。

與其讓幼帝在年輕母親的監護之下，不如由智慮深遠、為人誠直的老臣輔佐。

武帝選的人是霍光和金日磾。

霍光是驃騎將軍霍去病的弟弟。

如前所述，霍去病是衛皇后的姐姐衛少兒成為霍中孺側室而生的孩子。衛少兒由於妹妹成為皇后，因而嫁給「像樣一點的男人」做妻子。霍去病是衛少兒的拖油瓶。

霍中孺於側室衛少兒走後，再與妻子生了一個兒子。這就是霍光。

所以，霍去病和霍光是同父異母兄弟。霍去病由於母親是衛氏的關係，因此發跡甚快。他於二十四歲去世時，已位極人臣。

霍去病於發跡後，購買田地宅邸送給生父霍中孺，也把異母弟霍光帶到長安，為其安排仕途。雖然是兄弟，哥哥霍去病是與衛皇后有血緣關係的外戚，弟弟霍光則與皇后毫無血緣可言。

相較於哥哥，霍光於踏上仕途後始終顯赫不起來。他很清楚自己是靠哥哥的關係得到這份差事的，所以他知道自己的分寸，絕不敢囂張。

在霍去病死後，霍光依舊以奉車都尉光祿大夫身份負責皇帝座車事宜，在皇帝身邊伺候達二十多年。

──小心謹慎，未曾有過。

《漢書》做如此記載。

（我原本是沒有資格在皇帝身邊伺候的。）

他態度如此謙虛，所以極得人緣，也由於工作認真，深獲武帝信任。

發生戾太子之亂時，衛皇后以及衛氏一族全被誅殺。

倘若有衛氏血緣，霍光這時候當然也會被肅清。他的確是經由與衛氏有血緣關係的哥哥霍去病推舉而出仕朝廷的，不過，霍光本身與衛氏並無血緣關係。

霍光因而得以安然度過戾太子之亂。

武帝選拔為幼帝輔佐人的另一人物金日磾是匈奴人，而不是漢人。

元狩年間，霍去病大破匈奴時，單于有意將打敗仗的昆邪王和休屠王誅殺。這兩位王不願白白被殺，於是決定雙雙向漢投降。

兩人經過協商決定後，休屠王卻起悔意。

──我是匈奴貴族，怎麼可以向敵人降服呢？

聽到休屠王如此呢喃時，昆邪王心生不安，便疑心生暗鬼。

（莫非休屠王意圖殺害我，而後以我的首級當禮物獻給匈奴單于……！？）

昆邪王於是先發制人，襲擊休屠王，將之殺害。然後，他率領休屠王的部下，向漢投降。

──休屠王反對降漢，所以我把他殺了。

昆邪王如此稟報武帝。

對漢而言，迄今為止，歸降的匈奴貴族只有昆邪王，於是將之列為侯。昆邪王帶來的部下當中，休屠王一家人被認為是反對投降之「賊」，因而成為朝廷奴隸。

此時，休屠王的長子才十四歲。這就是年輕時候的金日磾。他被送到宮廷廄舍，擔任馬伕工作。匈奴人可說是坐下來就與馬兒為伍的民族。他們都是天生騎手，對照料馬匹極有天分。所以，讓休屠王的兒子照料馬匹，應該是適材適所之事。

為獲得名駒而派軍遠征大宛的武帝，是個典型的馬迷，對馬匹的鑒定眼光也相當高。

「三號廄舍的馬匹照料得非常好，是何人照料的？」

一天，武帝如此問。

「是休屠王的兒子金日磾照料的。」一宦官回答。

「呃，對，好像有這麼一個人──」武帝想起以匈奴貴族為奴隸之事而產生興趣，「把這個叫金日磾的人帶來。」

看到金日磾是個容貌出眾的高個子美男子時，武帝立刻決定升他為「馬監」。

──賜湯沐衣冠。

史書此一記載，表示取消其奴隸身份。

武帝非常寵愛這名匈奴青年，使其次第升級，並且置於自己身邊。

武帝準備將自己的幼子托交霍光和金日磾。這兩人有一共同點，那就是：他們都不是顯貴出身。由於他們是受賞識而發跡的，在做事方面自有一番拿捏，為人謹慎，斷不可能起叛意，因此最適合擔任這項職務。

後元二年（公元前八七年）春，武帝病篤。他於臨終前一日，立子弗為皇太子，分別任命霍光及金日磾為大司馬大將軍及車騎將軍，並且擔任輔佐幼帝任務。

武帝享年七十。劉弗即位時年僅八歲。這就是昭帝。

## 一○一保全霍光體制

「哈！哈！大將軍增加校尉之數還不到十天，在遠地的燕王哪有可能已經知道呢？……顯然這不是燕王上奏的。快去把提出奏文的人逮捕前來吧！」昭帝命令道。

※※※

漢帝國的擴張時代已成過去。擴大版圖之事，在武帝的手中完成了。因此，他避開具有侵略性的人物，選擇霍光和金日磾這類守成型人物為幼帝之輔佐人。他要的不是如過去衛青或霍去病那樣屢建奇功的武將，而是唯恐犯錯、態度慎重的大臣。

對幼子昭帝（劉弗）繼位之事，表現得極為不悅的是燕王劉旦。

武帝共有六個兒子。原本為皇太子的長子劉據（戾太子）死於悲劇，已如前述。

王夫人生的齊王劉閎和李廣利將軍之妹李夫人生的昌邑王劉髆，此時已死。

倖存的除了昭帝以外，只有李姬生的燕王旦和廣陵王胥這對兄弟。廣陵王劉胥由於有同腹兄長，所以壓根兒沒有當皇帝的念頭。而燕王則對年少昭帝之即位甚感不快。

（為什麼不是由我當皇帝呢！？）

他越想越生氣。他的母親王夫人已病死，而昭帝的母親拳夫人則因觸犯法條而被誅殺。犯罪女人生的兒子，怎麼可以當皇帝呢！？

燕王是一位雄辯家，閱讀不少經書雜說，愛好天文曆算，更酷愛遊藝和狩獵，興趣極為廣泛。他也非常好客，燕王宮殿隨時可見大批食客出入。

皇太子在時，他當然沒有覬覦皇位之意，但皇太子敗死後，燕王認為帝位應該由自己繼承才對。

武帝之子只剩同腹弟弟和母親被處刑的弟。由於身在燕國偏僻地方，所以燕王對朝廷內情相當生疏。因此，他認為弟之母拳夫人既然被父親憎恨而遭殺，則這個女人生的兒子不應有繼承皇位的資格。而同母弟弟廣陵王也確實不成器，以玩樂為能事的他，唯一的長處是膂力超人。他常在家臣面前舉起鐵製巨鼎而洋洋自得。他不但在舉重方面有一手，更有赤手空拳搏倒猛獸的勇猛。但，如《漢書》所記載：「動作無法度。」這個任性的弟弟根本不喜歡讀書，也就是說，空有蠻力。

因此，燕王認為自己才是有資格成為皇帝的人。

──兒臣想上京入宿衛。

他遂上書父皇。

自己是繼位者，因此，不應長期待在燕這等偏僻地方，理當到國都長安，隨侍父親身邊。父親既然年邁，倘有三長兩短，自己可以即刻統御群臣──這封上書的含義在此。

「這個傢伙昏了頭啦！？……把使者關進牢裡去！」

武帝一怒之下，不但將使者投獄，更將燕之領地中的良鄉、安次、文安等三縣沒收。燕王對此措施大感意外。

武帝此時已經決定以幼子弗為繼位人。他之所以殺死拳夫人，為的是使幼帝不受牽制。對於這個內情，燕王全然不知。

（老頭子由於年紀大，火氣也變得特別旺。現在居然變得這般難纏了……）

他只是如此聳了聳肩。

劉旦是受封為燕王的人，最大的任務應該在於好好統治領地。他把父親的怒意解釋為「別想插手管國家大事，好好達成自己的任務」的訓誡。

實際上，武帝的怒意表示：「你不是繼位者！」但燕王並沒有想到這一層。

接到武帝去世通知時，燕王並沒有依照慣例行禮，他以「這封勅書的封印過小，莫非國都發生變故」為由，派遣家臣來到長安。

使者回來後，報告了有關昭帝即位的情形。

「先帝未有遺言，蓋公主也未得於臨終之時被召見。」

蓋公主是武帝長女。

「這不是不對勁嗎？」

燕王遂決心推翻昭帝，由自己就帝位。他首先散播如下謠言：

──先帝未留有遺囑，係由霍光擅自使幼兒即位。此幼兒並非先帝之親生兒子。

這不是沒有前例。二世皇帝惠帝無後嗣而去世時，呂氏曾將與劉氏無血緣關係的一名幼兒扶上帝位，以為傀儡。

──這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燕王期待老百姓想起這個前例，進而相信此一謠言。

而想到自己臨終時有可能無法言語的武帝，早已留下「物證」，以證明他要選擇幼子弗為繼位者。

原來，武帝令人繪製傳說中周公背著年幼成王引見諸侯場面的圖，並且在群臣面前交給霍光。

──以年幼末子為帝，並且由你輔佐。

他的意圖在於：以此圖作為自己這個意思的證據。

因此，燕王的企圖不得如願以償。

（擁戴幼帝的朝廷在不安定狀態之下，遲早會發生傾軋，我就等到那個時候再伺機行事吧！）

做此決定的燕王，開始仔細觀察昭帝朝廷的動態。

這是霍光的天下。同樣受先帝之托為幼帝輔佐人的金日磾，以自己乃外國人為由，處處保持收斂態度。因此，朝政全歸霍光獨攬。

一個人的勢力特別突出時，不平分子會合力與之對抗，這乃是正常現象。

──對方只有一個人。我們聯手起來，一定能將之扳倒。

這樣的事情也經常發生。

※※※

當時居左將軍之職的是一個名叫上官桀的人。其子上官安是驃騎將軍，娶霍光的長女為妻。這對夫婦生的女兒由於年齡相配，在昭帝之姐蓋公主的斡旋之下，進入後宮，成為昭帝皇后。

這是一對金童玉女型的皇帝和皇后。

霍光與上官桀原本就是姻親，孫女兒現在更成為皇后。這樁婚姻之所以成立，完全是因兩人交情甚篤的緣故。

權力有不可思議之力量，幾乎可以「魔力」稱之。一個人的心，常因此而完全改變。

霍光的勢力愈來愈擴大後，上官桀漸漸感覺內心不快。

（我的位階原來是比他高的。）

上官桀為武帝時代的宮中席次而耿耿於懷。

（就以皇后同為我們的孫女而言，我是祖父，霍光只是外祖父。而我卻被壓在下面，真是豈有此理……）

他起先還為親家霍光的發跡慶幸，但眼看霍光日益飛黃騰達，心裡開始頗不是滋味。

（我也想要有那樣的權力……）

由於對方權力在握，上官桀非處處央求他幫忙不可。霍光當然盡其所能地幫助上官桀，不過，總是有個限度。

已故武帝將後事托交霍光，就是因為看中他做事情有分寸。也就是說，霍光是不容易為私情所動的人。

上官桀由於孫女兒成為皇后乃得力於蓋公主之斡旋，因而一直找機會欲有所回報。

皇帝之姐蓋公主是相當淫蕩的女人。這段時期，她的姘頭是一個名叫丁外人的小白臉，其出身十分低微。但公主之愛人非有諸侯之地位不可。

──請把丁外人封為侯。

上官桀如此央求霍光。但這對霍光而言卻是無理要求。

──有功者始得封為侯。

這是漢建國以來的原則。

丁外人充其量只是面貌姣好罷了，對國家並無任何貢獻。何況自稱出身河間地方的這個人，連來歷都不清楚。

「請不要為難我。高皇帝（劉邦）以來，無功不封侯是原則，這一點你不是不知道。」

霍光搖著頭說。

「所以我要請你格外通融嘛！」

「有些事情確實無法通融，這一點請你諒解。」

「那麼，給他光祿大夫的職位，應該可以吧？」

上官桀不再提封侯之事，主動降低要求。

光祿大夫是樞密顧問官，位階與九卿相等，是薪俸二千石的官職。有了這個地位，就能晉謁皇帝，因此，上官桀想要為蓋公主的愛人爭取到這個起碼的職位。霍光卻依然搖頭，說：

「這個人有什麼功績或才華，使得我非任命他為光祿大夫不可呢？」

「這不是功績或才華的問題，而是……而是為了蓋公主……」

「朝廷待蓋公主不薄，相信她也不敢有所奢求才對……總而言之，這個原則是絕對無法變更的。」

由於被霍光嚴拒，上官桀氣得幾乎要吐血了。

（這個傢伙升為大司馬大將軍，就如此跩了起來。──）

有姻親關係的上官桀因而變為反對霍光體制的不滿分子。對中央情勢極為注意的燕王，很快就得到這個情報。

御史大夫桑弘羊建立了鹽鐵專賣制和酒稅法，為國家增加不少財富，可謂功高一等。他也為自己的親戚要求官爵，而被霍光拒絕。

（霍光之所以有此官位，威風凜凜，完全是靠我辛辛苦苦推動專賣制度和徵稅使國家富裕的結果。我要求幫一點忙，他都不肯，這樣不是做得太絕嗎！？）

桑弘羊遂成為反霍光分子。

──又多了一個人！

燕王為增加一名同道而暗自欣喜。

蓋公主由於未能為愛人爭取到官爵，也對霍光有所埋怨。燕王趁機把她拉來參加陰謀。

造反集團虎視眈眈地等待著機會。就在這個時候，霍光增加了大將軍麾下校尉（部隊長）的人數。在朝廷的造反集團分子於是以燕王名義，提出了彈劾霍光之奏文：

霍光擅自增加所屬校尉人數，倘若任其如此越權行事，軍隊將來悉歸其手中，由其指揮自如，難保不因此而有大逆行動。本人特此擬奉還燕王地位，進入宮中擔任護衛聖上之任務，並監視奸臣之蠢動，尚祈恩准……

當時的官員每五天有一天休假。造反集團刻意選擇霍光休假之日，提出奏文。

昭帝當時十四歲。依照習慣，皇帝接到奏文就交給法務官。法務官歸御史大夫桑弘羊管轄。造反集團的計劃是：於檢討奏文時，假借聖旨將之判決「有罪」，藉以逮捕霍光。

結果，昭帝把奏文扣在手中，並沒有交給法務官。

隔天，霍光進宮後，聽到自己被彈劾的消息，心生畏懼，不敢進入殿中。

「大將軍為何不進來？」昭帝問道。

「由於燕王彈劾大將軍，所以他不便進來。」上官桀答道。

「叫他不用怕，趕快進來。」昭帝命令道。

霍光來到皇帝面前，脫下頭冠，跪伏等待罪狀宣告。

「哈！哈！這封奏文是有人偽造的。大將軍增加校尉之數還不到十天，在遠地的燕王哪有可能已經知道呢？這不是很矛盾的事情嗎？顯然這不是燕王上奏的。快去把提出這封奏文的人逮捕起來吧！」昭帝命令道。

提出奏文的人已經逃之夭夭。

造反集團的計劃失敗。

有霍光才有自己──昭帝雖然才十四歲，對這一點卻很清楚。萬一失去霍光，燕王即刻會攻打過來──他想像得到這一點。

燕王這一幫人又安排了另一個計劃。

由蓋公主舉行酒宴，招待霍光。到時候，部署伏兵，一舉將之殺掉。除掉了霍光，皇帝根本不足為懼。然後廢掉昭帝，改立燕王──這是強行之策。

但，這個計劃由蓋公主一名家臣的父親──名叫燕倉──告密，所以又告失敗。

造反集團上官桀、上官安父子、桑弘羊以及蓋公主養的小白臉──丁外人等，連同族人全被處死。

身為皇族的燕王和蓋公主，則被皇帝賜死。

霍光體制得以保全。

## 一○二廢帝始末

「聽說是個很聰明的青年……」霍光聽過有關武帝曾孫在民間的風聲。「而且學問很好──」田延年也聽說過。「總比現在這位皇帝強吧？」霍光壓低聲音說。

※※※

雖然昭帝為人賢明，卻在位僅僅十二年就辭世。去世時他才二十歲，還沒有兒子。繼位者的問題於此發生。

燕王自殺後，武帝的兒子只剩燕王的同腹弟弟──廣陵王劉胥一人。而這個人只會舉重，毫無才華可言。

（由廣陵王即位妥當嗎？）

心中如此疑慮，卻絕不說出來──霍光的厲害之處就在這一點。事情絕不由自己說出，而是設法讓別人先發言後，才加上一句：「說的也是！」霍光就是這樣的人，一切只求無過。

雖然是空有蠻力，廣陵王畢竟是武帝唯一活著的兒子。就血統而論，他是最有資格的繼位者。

是否有能力成為天子，這才是最重要的一點。周太王廢長子太伯而立末子王季。文王也廢長子而立武王。廣陵王乃已故先帝之兄長，由於條件欠缺，武帝因而未將其立為繼位者。也就是說，他已是被廢的人，現在立他為帝，這是不合道理的。由廣陵王繼承宗廟祭祀事宜，確實不妥。

一名勇敢的「郎」如此上書。

「說的也是！」

霍光把這封奏文交給丞相楊敞過目。

「我也認為廣陵王不適宜。」

丞相頷首。廣陵王的庸愚已是天下人嘲笑的對象。

「那麼，只有從皇孫中選一人囉？」

霍光道。群臣所做的思考，依然以武帝為中心。皇孫當然是指武帝的孫子而言。

因造反之罪而被命令自殺的燕王之子，自然沒有資格。齊王劉閎沒有嗣子，因此王位已被剝奪。

說起父親沒有問題的孫子，只有李夫人所生的昌邑王劉髆之子劉賀。劉髆在十三年前去世，昌邑王之位由劉賀繼承。

「你的意思是說昌邑王……是不是？」

丞相問道。除此以外更無他人，因此，霍光大可直截了當地把這個名字說出，但慎重成習慣的他，還是讓丞相說出這個名字來。

「我看，派使者到昌邑吧！」

片刻，霍光說了這句話。昌邑是今日的山東省金鄉縣。

「許久沒有聽到有關昌邑王的消息，不曉得是為什麼？」

「是因為他還年輕的關係吧？」

實際上，霍光也為這一點而有些不安。不過，於十三年前繼承昌邑王之位時，劉賀只是個幼童。這樣的年輕人沒有什麼風聞，應該也是自然的事情。

有些史書（如《資治通鑑》等）中載有非難劉賀於武帝之喪時繼續遊獵而未服喪之文章。但李夫人受寵愛是武帝五十歲前後之事，武帝去世時，兒子劉髆才二十歲，依此推算，孫兒劉賀尚在牙牙學語。這樣的小孩，哪有可能狩獵呢？

昌邑王劉賀有沒有做天子的資質，還是個未知數。

「有我們輔佐，應該不會有問題。」

年輕人只要教導有方，應會有所成長。兩位長老──大將軍和丞相都做如此想。實際上，這樣的想法未免過於天真。

雖然還不到二十歲，劉賀已是名副其實的小太保。他的為非作歹已到無人能制止的程度。

接到皇太后名義的勅書後，劉賀即日由昌邑出發上京。

──昌邑王要成為天子了！

昌邑人莫不為此大為興奮。去世的昭帝無嗣，因此，帝位自然會由武帝之子劉胥或孫兒劉賀之中擇一繼承。而人們對庸愚的劉胥評價甚差。相較之下，劉賀似乎較有希望。

正當昌邑家臣如此期待時，便接到皇太后的懿旨要劉賀上京。他們認為劉賀已中選，乃當然之事。

劉賀是個好色之徒。在即將決定自己命運的重要上京途中，他竟然掠奪女人與他同行。

「這女人是個尤物！」

十幾歲少年說出這種不適合自己年齡的話。這是難得一見的美人兒──他是以這個理由把她搶來並強迫同行的。向劉賀稟報有此美女之事的，是名叫善的大奴（奴隸頭子），他之所以升為大奴，完全是經常為主子安排女人的緣故，認為這是對主子盡忠的表現。

但，這種行為在這個時期怎麼說都是不對的。此時乃昭帝崩殂、天下正在服喪的時候。在鄉下長大且沒有教養的善，不知道有這樣的事情。

被掠奪女人的家人乃向官方投訴。

辦案官員找來昌邑之相與之理論，並責問：

「天下服喪期間，怎麼可以為女人之事惹出事端！？」

劉賀身邊人物郎中令（親衛隊隊長）龔遂獲知此事，驚訝得連話都說不出來。是否能就帝位，端看劉賀這幾天的表現而定，在這種重要時刻，怎麼可以為女人之事惹出事端呢！

「主上不想就帝位了嗎！？」龔遂問劉賀道。

「我當然想啊！」

「惹出這樣的事端，就帝位之事恐怕會泡湯的。」

「現在該如何是好呢？」

「只有將責任塞給大奴，把他殺掉一途了。」

龔遂早就對常為劉賀物色女人，並且教劉賀為非作歹的大奴甚為氣憤。

「沒有他，我會有諸多不便。」

「那就饒了他吧，不過，主上得因此放棄就帝位念頭──」

「那不行！」

「這時候還需要為這種人的性命有所猶豫嗎！？」

龔遂抓著大奴善的頭髮，交給辦案官員，將之處以死刑。

劉賀遂上京，接受皇帝印綬即位。

紈袴子弟劉賀就帝位的最大目的，在於利用這個地位盡情享樂。

（後宮女人應該都歸我自由享受──她們是為天子而存在的！）

劉賀立刻大肆使用這個特權。他經常設宴招請眾臣，連夜大吃大喝，盡情狂歡。他把昭帝寵愛的女官蒙叫來，夜夜與她享受閨房樂趣。

雖然這是皇帝應有的權利，但服喪期間應該檢點些才對。劉賀即位是繼承於已死的昭帝，雖是叔侄關係，就國家王朝的立場而言，他算是昭帝的嗣子。

於父喪期間，不在歌舞歡樂方面有所節制，反而舉行大宴、行淫亂之事。這樣的人有資格統治天下嗎！？

霍光開始深深擔憂。把天下交給這種人，漢王朝定將趨向崩潰。

「於今之計，唯有請求皇太后廢新帝一途。」

霍光立刻找來好友田延年，與之商量。大司農（農業部長）田延年甚為通曉事理。

「古時候有殷之宰相伊尹廢了庸愚的太甲而使國家安泰之前例。現在應該做的是：列舉新帝之罪，廢其帝位。」田延年說。

霍光頻頻點頭。這次要廢立皇帝，他又成功地使田延年成為提案人。

「廢新帝之事沒有多大困難，只要把由昌邑跟隨前來的兩百家臣加以控制即可。問題在後面……武帝之孫只剩下燕王後代，可是，總不能把燕王之子立為皇帝呀！」

「沒有孫兒，還有曾孫啊！」

「曾孫！？……哦……」

霍光的眼睛炯炯發亮起來。

戾太子劉據死於非命是在三十八歲時。由於那是早婚的年代，所以他當時已有孫兒。戾太子的兒子史皇孫與王夫人生有一子。雖然戾太子一族被誅殺殆盡，唯有武帝曾孫的這名嬰孩倖免於難、逃過一劫。這個名叫劉詢的嬰兒在監牢中受到撫養，據說後來在民間成長。

「這個人今年應該已十八歲……」田延年說。

「聽說是個很聰明的青年。」

霍光也聽過有關在民間的武帝曾孫的風聲。

「而且學問很好……」

田延年也聽說過。

「總比現在這位皇帝強吧？」

霍光壓低聲音說。

新帝劉賀的命運等於已經決定了。

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

《孝經》中有此語。「爭臣」指敢與主君力爭、有勇氣以堅定態度進諫的家臣而言。

劉賀被廢時，曾經以這句話為依據做了抵抗。我雖然庸愚，不懂事理，但如古語所說，有多名優秀家臣在旁，斷不會喪失天下。我有以龔遂為首的許多優秀的家臣由昌邑跟隨前來，因此有辦法好好治理國家──這是他的論調。

劉賀殊不知他的失敗就在於所帶來的這批「優秀家臣」。

新帝從昌邑帶來兩百名家臣。

服喪事畢，新帝行天下大政時，定會安排心腹在自己身邊。這時候，大司馬大將軍霍光、丞相楊敞以及大司農田延年豈不是會從政權中心被逐出嗎？

「我看以曾孫為帝，似乎較適宜……」

田延年說。

武帝之曾孫劉詢於出生後不久，因祖父戾太子之亂，父母雙雙被殺，自己則在獄吏的同情之下得以活命，後來一直在民間生活。他從未到過宮殿，與宮廷無任何人脈關係。由於身在民間，以普通老百姓身份過活，當然沒有半個家臣。因此，劉詢即位時，所有的大臣自然都會留任。

在這一點上，全體宮廷要人的利害關係完全一致。

不僅政治要人如此，皇太后的立場亦相同。「皇太后」這個字眼容易引起「老太婆」的聯想，實際上，因二十歲昭帝去世而成為皇太后的上官氏，連雙十年華都不到。雖然年輕，但她對權力鬥爭之可怕有切實體驗。祖父上官桀和外祖父霍光過去就是如此，祖父和父親也都因而被殺。喪失權力的人何等淒慘，這一點，她比任何人都清楚。

為先帝服喪期間，掌握絕對權力的人是皇太后。新即位的劉賀，同樣非以對母親之禮對待未及雙十年華的皇太后不可。皇太后只有在服喪期間，能以母親身份廢立天子。

「服喪期過後，來自昌邑的那批人一定會在宮內掌握實權。到時候，臣等恐怕無力為皇太后效勞了。」

霍光故意這樣說，為的是要使皇太后在精神上產生動搖。

利害一致的群臣企圖合力趕走新帝，為首的當然是霍光。

帶兩百家臣前來的劉賀，未免過於迂拙。他原本要帶更多部屬，經龔遂諫止，才止於此數。

起了動搖的皇后，接著聽到許多有關天子於服喪期間令人髮指的惡行報告。

最具決定性的一件事情是，劉賀為生父昌邑王劉髆之廟舉行祭祀。

一般人相信，人的靈魂會於喪期之後來到祖先面前。因此，依照慣例，服喪期間絕不舉行祖廟祭祀。而劉賀卻違背了這個習慣。不僅如此，經調查，查明他於祭文中，以「嗣子皇帝」自稱之事實。

如前所述，劉賀是由於昭帝無嗣，而被視為其嗣子。既以皇帝自稱，他就非稱昭帝為父不可。而他卻在生父之廟自稱嗣子，同時又以皇帝自稱。這等於強調「我的生父乃皇帝」，是紊亂皇統之大逆行為。

「這樣的事情有悖大倫，大逆行為莫此為甚。漢之宗廟絕不能委由此人奉祀！」

皇太后決心要將新帝廢除。

──新帝膽敢如此，原因完全在於輔佐家臣未盡職責！

霍光遂將由昌邑前來的二百家臣趕出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張安世則率領近衛軍團，將他們悉數逮捕，並且投獄。

新帝被帶到皇太后面前時，身邊未有半個家臣。這時候的他，已完全孤立了。

「奉皇太后懿旨，你已喪失作為天子的資格。」

霍光抓著劉賀的手，解下皇帝印綬，將之呈交與皇太后。

劉賀被送回昌邑，他帶到長安的二百家臣則全數被誅。他們從監獄中被帶出，遊街示眾處斬。

「我真後悔當時沒有把霍光斬了！今天這個下場完全是我自己的失策！」

身在兩百人中的龔遂在刑場上如此高喊。

## 一○三謀殺皇后

霍光夫人希冀自己的女兒成君成為皇后。天無二日，地無二君，皇后也只有一個。為達成這個目的，唯有致現今皇后於死地。而「生產」是再好也沒有的機會。

※※※

「我實在倒霉透頂，什麼事情都不順利！」

許廣漢邊說這句話，邊吐了口唾沫。

他是宦官，是被去勢的男人。他過去不是宦官，而是一名正常的官員，這一點可以由娶妻生子一事得到證明。他的女兒名叫平君，非常漂亮，惹人喜愛。

為何被去勢？原來他和司馬遷一樣，本來要被處以死刑，後來志願去勢，因而保住一命。司馬遷是為了寫歷史忍辱，許廣漢被去勢則純粹為了保命。

許廣漢經常搞出一些糗事，而這等糗事卻常常變成「大事」。這就是他倒霉的地方。

年輕時，他曾經出仕於昌邑王──也就是劉賀之父劉髆。那是在武帝的時代，每次皇上行幸甘泉宮時，諸王家臣依照規定必須隨從。一次，許廣漢被列為隨行人員，參加騎馬隊列。臨出發前，他發現自己的馬鞍有點損傷。原來是鐙帶部分磨損，隨時有斷裂的可能，參加天子行列而馬鞍發生問題，這不是鬧著玩的事情。因此，他決定暫時借用別人的馬鞍。但由於事出倉促，他來不及向這具馬鞍的所有者打一聲招呼，就私自「借用」了。

對許廣漢而言，運氣不佳的是，這個當事人性情乖僻，他堅稱自己的馬鞍是被偷的。

許廣漢於是被問以盜竊罪。

偷竊馬鞍的罪，照理是被處笞刑或坐幾個月牢就會了事，但事情沒有如此簡單，許廣漢特別倒霉的地方就在這裡。

天子行幸乃國家神聖大事，被選擇隨行的人甚至需要齋戒沐浴。沒有以清淨的心參加行列，臨行更行偷竊之事，這是何等大罪！

──玷污天子神聖之行幸。

這樣的行徑必須論以死罪。

結果，不願意因此而死的許廣漢，志願接受宮刑，得免於死。

被去勢後，他只有在後宮服勤一途。最初，他以宦者丞身份負責管理宦官之事。這個職位在這個圈子裡算是相當高的。

到昭帝時代上官桀造反時，許廣漢於奉命搜索上官家之際，又做錯了一件事情。

他在上官家打開一隻柳條箱時，看到裡面裝著數千條約摸數尺長的繩子。但他並沒有將之列為可疑之物而做任何措置。繩子是到處都有的東西，他不認為這會成為自己搜索的對象。

後來，別的官員發現這隻柳條箱，將之收押作為重要證物。上官桀發動造反時，曾經計劃逮捕所有的反對派人士。這數千條繩子是為了捆綁數千名反對派人士而準備的。

──先前到上官家搜查的人有沒有長眼睛！？為什麼沒有留意到這麼重要的證物！？

許廣漢因此挨了上級的罵，並且又一次受到處分。這次受的罰叫做「鬼薪」。

這是被派到山裡砍伐供建造御陵用之木材的勞動。他在那裡一天到晚揮斧砍樹。

刑期滿後，他被調職，擔任人人厭惡的「暴室嗇夫」。這個職務是女官病房之守衛工作，並且處理其穢物。

許廣漢在家中也一樣倒霉。

他這個名叫平君的女兒，已與內者令歐侯氏的兒子訂立婚約。內者令是專司掌理後宮衣物的官職，薪額六百石，所以，這件婚事還算門當戶對。但佳期將近時，歐侯氏的兒子突然死了。

「我的運氣實在不好──」

許廣漢於是仰天嘆息了。

就在這個時候，他的宦官朋友張賀前來拜訪。張賀的弟弟是正紅得發紫的車騎將軍張安世──就是將昌邑王從自己領地帶來的兩百家臣一網打盡的人。弟弟飛黃騰達，而哥哥只是一介宦官。其原因在於張賀原本為戾太子的家臣，因連坐戾太子造反事件而被處宮刑。

「聽說令千金的未婚夫死了──」張賀問道。

「是啊……這實在令我傷腦筋。好不容易為小女覓到還算不錯的對象，結果卻如此……你心目中有沒有適合小女的對象呢？」

許廣漢邊嘆息邊問道。

「我今天來就是為了這事啊！」

「來為小女說媒……！？」

「是啊！」

「對方是怎樣一個人？」

「是我以前主子的一位年輕親戚……」

「你以前的主子不是戾太子嗎？」

「沒錯，是戾太子的孫兒劉詢。這樣的家系夠理想吧？」

「這一點沒錯，不過……」

「這樣的良緣再也找不到了，你現在就決定吧！」

「說的也是，那就這樣決定了。」

擅自為女兒婚事做主的許廣漢，回家後卻被老婆臭罵一頓。

「對方不是值得依靠的人，你準備毀掉女兒的一生，是不是！？」

老婆所謂「不是值得依靠的人」，是指「窮光蛋」而言。

身為造反者孫兒的劉詢，原本險些被殺，當時，他的祖父母、父母以及族人全被殺光了。尚在襁褓之中的他，由於朝廷法外施恩，所以得免於死。後來查明，戾太子並無謀反之事，但這件事情現在說也太晚了。孑然一身的劉詢全靠朝廷的救濟度日，勉強保持「庶人」身份。犯罪者的家族即使得免於一死，也得淪為奴隸，這是規定。由於祖父確實無辜，因此才不必為奴。

──降為庶民未免太可憐，給予皇族之待遇如何？

群臣之中卻無人敢如此進言。

這時候昭帝已即位。要是膽敢如此進言，有可能會被解釋為：

──繼承戾太子血統的人才有資格繼承皇統。

貿然做此進言，說不定腦袋會被砍掉。因此，無人願意管這等閒事。

戾太子之忠實家臣張賀，原本有意把自己的女兒許配給劉詢，卻遭到弟弟的強烈反對。

──哥哥，你應該替我想一想。請別再提要把女兒許配給戾太子孫兒這件事情吧！

弟弟張安世出仕於昭帝，由車騎將軍晉陞為右將軍。他是皇上的股肱忠臣，要是侄女兒嫁給似乎具有皇位繼承權的年輕人，不知會招來多少疑惑──張安世忌諱的是這一點。

張賀由於進退兩難，所以起意要把許廣漢的女兒許配給劉詢。

許廣漢雖然被老婆嘮叨半天，卻以堅定語氣說：

「妳得好好想一想！未婚夫死後，平君已被人們視為寡婦，這樣的女兒以後還能期待良緣嗎？雖然劉詢目前的身份是庶民，但他畢竟是與朝廷有血統關係的人！現在窮苦潦倒不算什麼，因為他還年輕，以後賺錢的機會多得很呢！」

「你說得也有道理……」

許廣漢的老婆終於同意女兒的婚事了。

※※※

昭帝之死是沒人料想到的事情。才二十歲，身體向來極為強健的他竟然如此短命！何況皇后尚未生子！

在不得已之下，遂奉迎武帝之孫昌邑王劉賀就帝位，但這個人很快就為人們所不齒。而且，這位「新帝」從領國帶來近臣多達兩百名！這是事關實權派人士命運的重大事情！朝廷重要職位全為這批來自昌邑的人員佔據時，昭帝時代的實權派人士不是只有垮台一途嗎！？

實權派人士於是在皇太后尚有權力時廢了新帝。

──現在該以什麼人為天子！？

關於這一點，實權派人士的意見完全一致。也就是：

──目前流落民間的劉詢公子乃武帝嫡曾孫。我們要奉為天子的人，除此之外不做第二人想！

全體實權派人士的真正動機卻是：在民間的劉詢當然無任何家臣，因此，他們得以確保自己的地位。

在長安尚冠里一處陋屋居住的劉詢，在朝廷迎駕之下拜謁皇太后，受封為陽武侯。

無論如何，由庶民一下子跳上來成為皇帝是太過唐突的事情，因此，在程序上必須先取得皇族資格，然後再行即位。

劉詢即宣帝。

皇太后成為「太皇太后」。她與宣帝年齡相差無幾，卻是武帝兒子的媳婦。而宣帝則為武帝之曾孫，因此，前者的輩分較後者高了二代。

許廣漢的女兒因而成為皇后。

雖然在民間的宣帝未有近臣，但今後有可能成為近臣的人，應該首推其岳父許廣漢吧？

實權派代表人物霍光對此採取措施。

皇后之父親依例應該被封為侯，而霍光卻表示：

──許皇后的父親乃刑餘之人，宜經過一段時期觀察，待時機合適再行封侯。

許廣漢一年後才被封為昌成君。實際上，女兒成為皇后，他自己有足夠的金錢花費就已心滿意足。霍光經過一年時間的仔細觀察，確切看出許廣漢的這個性格後才同意封他為侯。

「我的前半輩子可以說霉運連連，老天爺現在好像要彌補我，所以讓我行大運了。」

許廣漢瞇著眼睛說。

他的女兒卻不怎麼幸福。她於成為皇后的第三年時，因生產而死──這是表面上的說法，事實上，她是被毒殺的。下此毒手的是宮廷婦科醫生淳于衍。醫生存心要下毒時，任何人都逃不過劫數。而命令醫生如此做的不是別人，正是霍光夫人顯。

霍光夫人希冀自己的女兒成君成為皇后。天無二日，地無二君，皇后也只有一個。為達成這個目的，唯有致現今皇后於死地。

──生產乃女人之艱鉅任務，許多人因此而死。所以，利用這個機會下手，絕不會啟人疑竇……

霍光夫人如此唆使淳于衍。在醫藥條件欠佳的當時，因生產而死亡的婦女確實不少。

霍光的女兒成君遂被立為皇后。錯綜複雜的關係因而產生。

被皇后侍奉為祖母的「太皇太后」──即昭帝的皇后──是霍光的外孫女。而皇后是霍光的女兒。對皇后來說，太皇太后是姐姐的女兒，也就是外甥女。

在民間長大而且父親經常搞出糗事的許皇后，是個嘗過辛酸的人。她非常懂事，對年齡相差無幾的太皇太后伺候得無微不至，自己過的是極為樸素的生活──因為她知道有所收斂。

與之相反，新立的霍皇后則為非常任性的千金小姐。她過慣奢侈生活，因此，在後宮揮霍無度。以馬車為例，許皇后坐的車輛非常樸素，而霍皇后乘坐者則豪華無比。

許皇后在時，太皇太后一切都很自在，但自從自己的「姨媽」成為皇后後，諸多言行再也無法揮灑自如。

霍皇后雖然沒有說出口，心裡卻對丈夫宣帝有如此看法：

──你能成為天子，不是靠我們霍家人的幫忙嗎？

這樣的觀念時常溢於言表。

宣帝當然也不是省油的燈。由於長年過著庶民生活，所以他對人情冷暖瞭解得很透徹。自幼孑然一身的他，也知道如何才能保護自己。他的一個處世之道是：該等待時必須耐心等待。

他等待的是什麼？

他一心一意等著──大司馬大將軍霍光死去。

目前，整個朝廷在霍氏勢力的籠罩之下。年輕皇帝很想把這個局面完全改觀。如果是公子哥兒出身的皇帝，為了要照己意行事，這時候一定會操之過急而招致失敗。

而宣帝是出身民間的勤苦之人，他採取的是與之慢慢耗時間的方式。

武帝的眼光果然沒有錯，霍光的確做事小心翼翼，一切以無過為原則。只是，武帝沒有把霍光夫人的為人考慮在內。

霍光夫人謀殺許皇后是擅自決定的事情。她之所以沒有先和丈夫商量，是知道說了會被制止的緣故。

由於許皇后的死因可疑，有人上奏應對醫生進行調查。霍光夫人到這時候才把真相告訴了丈夫：

「要是淳于衍被拷問而把我的事情說出來，那就不得了了！你快替我想辦法吧！」

聽到這句話時，霍光愕然失色：

「妳怎麼幹了這種傻事！？」

「這不都是為了要使成君成為皇后嗎！？」

霍光只有對淳于衍下「不起訴」之裁決了。

## 一○四庶民皇帝

霍家人因皇帝尚在弱冠之年而瞧不起他。實際上，嚐過諸多辛酸的宣帝，個性非常強靭。在他眼裡看來，過慣尊貴生活的霍家人根本不堪一擊。

※※※

大司馬大將軍霍光死於地節二年（公元前六八年）三月庚午日。

宣帝於霍光臨死前，將他的兒子霍禹任為右將軍，又把霍光兄長（霍去病）之孫霍山列為侯。

宣帝算是對國家元勳盡了禮數。而這是他期待已久的一天。從現在開始，他可以任意指揮朝廷了。

武帝將年幼的昭帝托交霍光和金日磾輔佐，其中的金日磾於昭帝即位的翌年就死去。因此，朝廷當然在霍光的獨攬之下。

宣帝具有在宮廷成長之人所沒有的智慧。

宮廷再怎麼以儒教禮樂虛飾，對實際政治實無任何裨益──這一點他很清楚。

他對政治之良窳，完全以庶民的感覺捉摸。

──我必須推動對提升庶民生活直接有關的現實政治……

即位以來，他始終抱有這個想法。但遺憾的是，一切政治全在霍光的操縱之下。

由於霍光已死，宣帝才能實現自己的理想。

宣帝採取的是不慌不忙的態度，他知道必須耐著性子行事。他徐徐實施的是立足於法家思想、富於現實性且以民治為重點的政治。

──皇帝是因我們才得以即位的，而且皇后是我們的族人。

持著這等驕傲心理的霍氏一族，依舊非常跋扈。他們好像是以輕視皇帝來顯示自己的權勢。

霍光兄長之孫霍雲任職中郎將，理該每日出仕宮廷。他卻時常只派僕人到宮廷說一聲「因病請假」就不上班，實際上是帶著眾多食客出外狩獵。

霍光有多名分別嫁給名門顯貴的女兒。霍光夫人常帶這些女兒到長信宮玩。長信宮是霍光之外孫女──即太皇太后──居住的宮殿。雖然對方是孫女兒，但這裡總是宮殿。宮殿自然有宮殿的規定，例如在訪問時間上的限制以及辦理訪問手續等。而霍光夫人完全無視於此。

她們這樣做擺明是以無視宮廷之規定來彰顯自己的權勢。

霍氏一族不斷新建或擴建自己的宅邸。此外，他們乘坐的馬車或轎子，莫不以金箔或繡花布裝飾得美輪美奐。

宣帝對霍氏一族如此跋扈的作風嗤之以鼻。

（要是霍光活著，一定會制止族人如此囂張吧？）

宣帝心想。

霍氏一族可以說是由於霍光死去，所以更加狂妄起來。

（我們的榮華富貴不是只靠大司馬大將軍一個人。大將軍去世後，我們依舊如此飛黃騰達，這就是證明！）

這似乎是他們的共同心理。

霍光去世的第二年，即地節三年四月，宣帝立已故許皇后所生的兒子為皇太子。這個兒子名叫奭，就是後來成為元帝的人物。

霍光夫人對此暴跳如雷。

天子把自己正室夫人生的長子立為皇太子是理所當然的，斷無受到任何責難的理由。

宣帝若無其事地說出這個決定時，群臣中沒有一個人表示反對，因為這是合乎道理的事情。

霍光夫人為什麼憤怒得發狂呢？

許皇后去世後，霍光的女兒被立為現任皇后。雖然自己的女兒霍皇后目前尚未生子，但以後總會有生子的可能。依霍光夫人的想法，把霍皇后生的兒子立為皇太子，這才是「理所當然」！

霍光夫人的想法，宣帝當然知道。

──那個孩子是皇上尚在民間時所生的！怎麼可以立為皇太子呢！？霍皇后日後生下皇子時，難道非被比下不可嗎！？這樣的事情絕對不行！

宣帝想像得到霍光夫人如此歇斯底里鬼叫的樣子。

實際上，這個決定用意在於警告：

──以後不會讓霍氏一族為所欲為的！

而霍光故後，族人卻只忙於擴張勢力，沒有一個人領悟到這項警告。

「妳把皇太子毒殺掉吧！」

霍光夫人唆使女兒霍皇后。

「這等可怕的事情，我怎麼做得出呢！？」

「難道妳忘記是因為我叫淳于衍毒殺許皇后，所以妳才成為皇后這件事嗎！？」霍光夫人道。

※※※

宣帝封已故許皇后的父親──經常搞出糗事的許廣漢為平恩侯。

──他是皇太子的外祖父。

這項封侯以此為由，也是對霍氏一族的挑戰。

接著，宣帝把霍光的女婿們逐一左遷，盡可能地調到偏遠地區去擔任地方長官。

雖然霍光的兒子霍禹繼承父親「大司馬」之位，而宣帝卻不許他「大冠」。霍光之所以被准許「大冠」，乃因為他是國家元勳的緣故。

只允許霍禹「小冠」，這也是另一種的警告：

──你是托父蔭而成為大司馬的，根本不是國家元勳。你要認清這一點，在言行上有所節制。

原來的近衛軍團仍在霍氏一族的統帥之下。宣帝剝奪其指揮權，改由史家及許家子弟率領。

雖然宣帝是天涯孤兒，他卻找出祖母娘家的史氏一族，與已故許皇后的族人一併重用。目的在於削減霍氏一族的勢力。

※※※

霍山兼任尚書之職。吏民向朝廷呈奉訴狀時，一定要經過尚書之手。而宣帝更改了此項規定，令呈奉訴狀以及申請拜謁之事，一律不需經由尚書。讓他保留尚書職位，卻使之有名無實。

如同剝筍皮，他將霍氏一族的權力逐一剝奪。

這是宣帝對他們的挑戰，沒有耐性的霍氏一族一定會因此而行叛變。到時候，再把霍氏一族的勢力一舉推翻！

──你是因我們的支持才成為皇帝的！

持此想法的霍氏一族，自然輕視宣帝，但宣帝是嚐過霍氏一族從未體驗過的艱辛生活的人。

──這個小子！

霍家人因皇帝尚在弱冠之年而瞧不起他。實際上，嚐過諸多辛酸的宣帝，個性非常倔強。在他眼裡看來，過慣尊貴生活的霍家人根本不堪一擊。

宣帝等待著打出最後王牌的機會。

他已握有霍光夫人謀殺許皇后以及霍皇后謀殺皇太子未遂等事的證據。這是他準備於必要時打出的王牌。宣帝以悠然的態度等待這個日子的來臨。

實際上，內心恐慌的是霍氏一族。因為宣帝若隱若現地亮出了這張王牌。

──莫非謀殺許皇后之事被抓到把柄了？！

不能瞭解確實的情形，這對跋扈慣了的霍氏一族來說，是非常難以忍受的事。

──這樣下去一定會每況愈下，與其到頭來被瓦解，不如現在豁出去造反，碰碰運氣吧！

霍氏一族遂有了狗急跳牆的想法。這時候他們當然沒有縝密計劃，何況宣帝派有間諜在霍氏一族內臥底，因此，他們的一舉一動，宣帝都瞭如指掌。

同族意識極強的他們，任何事都和與霍氏有血緣關係的太皇太后和皇后取得聯繫。這對宣帝來說，如同在他眼前搭起戲棚，演戲給他看。

霍氏一族的演出可謂漏洞百出。

「既然要幹，咱們就來個轟轟烈烈的吧！」

他們常常如此謀議。

──所謂的「轟轟烈烈」，乃是指將以霍禹為皇帝而言。為了如此，當然要把宣帝廢掉。

──是咱家擁立的皇帝，我們當然有權利將之廢掉！

他們的邏輯只到這個程度，因此，計劃當然也非常粗糙。

當時，最貼近宣帝的人物是丞相巍相和前皇后之父親──平恩侯許廣漢。

──只消把丞相和平恩侯除掉就行。

只要有太皇太后的命令，斬除這兩個人是易如反掌的。之後將天子廢掉，改立霍禹，這樣，一切計劃算是圓滿達成。

廢劉氏之天子而改立霍氏之天子！

霍氏一族的計劃已到箭在弦上的階段了。

※※※

低估對方實力的計劃，一定會失敗。

霍氏一族連宣帝在他們周邊佈有間諜之事都不知道。

他們的計劃是：

──舉行宴會招待丞相和平恩侯。霍光之女婿范明友及鄧廣漢於席上以「奉太皇太后懿旨」為由，將二人斬殺。而後廢宣帝立霍禹……

這些情報早為宣帝所佈置的間諜網獲得。

在霍光這麼一個銳不可當的力量庇護之下，向來諸事順遂的霍氏一族，根本無法與以「保護自己者除自己以外更無他人」為信條的宣帝為敵。

宣帝如同制伏嬰兒般地解決了跋扈已久的霍氏一族。

原來，宣帝把於民間認識的朋友張章派到一個叫張赦的人物身邊。張赦和李竟是摯友，而李竟的女兒是霍雲的妻子。

佈置間諜網不是在霍家中樞，而是在其周邊──這是宣帝極為高妙的部署。

張赦是個小諸葛亮──這個風聲，宣帝尚在民間時就已聽說過。張赦的親密朋友中，有一個人與霍氏一族關係密切，因此，張赦很有可能受託為之策劃──宣帝做了這樣的判斷。

由於張章提出控告，張赦因而被逮捕。宣帝高明的一招是竟然下了如此命令：

──即刻停止對張赦之偵訊。

宣帝當然沒有放過霍氏一族之意。他如此做，為的是要等待造反之事成為事實。

為了誅殺國之大老霍光的遺族，必須要有充分的理由。

──霍光遺族理該被誅殺。

宣帝有必要使世人如此理解。

不久，霍雲被調為玄菟太守。這是今日的朝鮮地區，在當時來說是天涯海角之地，一旦被調往該處，不曉得什麼時候才能回來。因此，要在長安做的事情，非盡快著手不可。

霍氏族人開始陷於焦躁狀態。

焦躁會產生疏失。他們在行動上露出破綻了。

等待已久的宣帝確切抓住了這個破綻。

無法狡辯的鐵證遂展現在世人眼前。

霍禹遂以大逆之罪，被處腰斬之刑。

霍光夫人以及眾多女兒悉數被處極刑，斬首於市。

霍皇后被迫為族人之行為不檢點負起責任，后位被廢，並被移至昭台宮。她於十二年後再度被移至雲林館，後來在該處自殺。

到最後階段時，霍家人才曉得他們所擁立的皇帝是怎樣的一個人。

「現在，空氣變得清新多了。」

霍氏一族被肅清後，宣帝感慨地說。

壟斷朝廷的大派系一下子就煙消雲散。要是不做果斷措置，宣帝或許會永遠在霍氏之下成為傀儡吧？

實際上，留存宣帝心中的「庶民經驗」，是不會使他甘於成為別人的傀儡的。

於霍氏滅亡的這一年，宣帝拔擢地方長官中治績最好的北海太守朱邑為大司農。他如此做的用意在於實踐信賞必罰、適材適所之原則。

霍皇后被廢的第三年，宣帝決定新立皇后。

他這時寵愛的是華氏、張氏、衛氏等人，而她們都生有皇子或公主。

宣帝刻意選立沒有生小孩的王氏為后。選擇非其所愛的女人為皇后，這是封建君主的一種冷峻表現。對君臨天下的人而言，有時候得採取迫不得已的手段。

雖然宣帝之治世不如武帝黃金時代的輝煌燦爛，但這或許是整個漢代中，百官最為安居樂業的時期。

這個時期漢的安定，另一個原因也在於匈奴內部發生分裂。

## 一○五所愛唯卿

「對我而言，妳是永遠的愛人！」抒情詩人氣質的皇太子對司馬良娣如此說著。其餘被選入後宮的女子，不但從未受過太子寵愛，就連聽他說句話、甚至瞧一眼的機會都沒有。

※※※

經歷過庶民生活的宣帝，在前漢二百餘年期間的諸多皇帝當中，算是行事特殊的明君。

「幹嘛需要這麼多規則！？」

對宮廷內的繁文縟節，宣帝常持以鄙視態度。對曾經彷徨於飢餓邊緣、雜在庶民中胼手胝足的他而言，磕頭的次數、屈膝的角度、手的姿勢、吉拜與凶拜的不同……都是窮極無聊的事情。

宣帝認為付高薪給教導禮節的官員，簡直是糟蹋公帑。

「依照往昔的規矩，用餐時帶骨的肉一定要置於左手邊，切開的肉則置於右手邊。而現在負責御膳的人都不懂這些規矩。尚請聖上下令恢復古式。」

一名儒者如此進言。

「為什麼非恢復古式不可呢？」宣帝冷笑道。

「這……因為這是往昔的規矩……」儒者回答。

「照你的意思，什麼都是往昔比較好，是不是？」

「是的，確實如此。」

對儒者而言，往昔是理想之時代，回憶往昔乃是至善之舉，也是每個人必須做到的事情。任何人對這一點應該都沒有疑問。這位儒者一時之間對宣帝的質問感到驚訝。

「既然如此，我們乾脆回歸原始如何？太古時代的人吃東西都是用手抓食的，下次宮廷舉行宴會時，我下令禁止大家使用碗盤和箸筷，怎麼樣？」

宣帝以挖苦口吻說了這些話。

「這……」

儒者為之語塞。

「這樣的事情辦不到，對不對！那你永遠別再提出恢復古式之事吧！」

宣帝用斷然的口氣說。

吃的肉因帶骨或沒有帶骨而擺的位置不同──計較這樣的事情，不是浪費時間嗎？宣帝聽到這種進言就會升起無名之火，並且想起曾與自己為伍的庶民。

──人們求生存是怎麼一回事，天下儒者全然不知。

宣帝現在不僅是生氣，更轉而對儒者感到深惡痛絕。

「世上任何事物都有秩序，人當然更需要如此。」

一次，宣帝欲詢問一件事情，準備召來一名身份較低的官員時，一名儒者以此反對。

「好，」宣帝道，「朕要重新訂定這個秩序。這個新秩序將以是否有用為依據。」

宣帝將提出秩序事宜的這名儒者降為不得升殿的低微職位，而把欲詢問的那名小官員晉陞為支領八百石薪俸的諫議大夫。

自從霍氏一族被滅、宣帝以自己的意志執政時起，儒家系統官吏便逐一被退，法家──即現實派的實務家──不斷被起用。

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於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

《漢書》如此評論宣帝，並以「可謂中興」為結論。

而這樣的宣帝也有煩惱之事。

令他煩惱的是皇太子奭。

統治天下的皇帝必須比任何人都現實。此外，必要之時，天子得犧牲私情。宣帝本身之所以立並不寵愛的王氏為皇后，為的是她沒有生小孩。立沒有孩子的女人為皇后，自然不會產生外戚把持權勢之事。

而皇太子則是一切以情感為重的人。

（是我的教育失敗了！）

宣帝深深後悔。最大的失敗在於任命儒官為少傅。十分厭惡儒者的宣帝，為了使皇太子知書達禮，還是請了儒官為少傅。

而這位儒官不只教皇太子讀書，連人生觀等問題也都予以教導。

（真是多管閒事！）

發現到這一點的宣帝，立即將這名儒官解聘，但這時候已經來不及了。

「不能趕走儒生，應該多起用他們才對！」

解聘這名儒官時，皇太子力諫父皇。

「你說什麼！？」

宣帝勃然大怒。

──你這小子懂什麼！？我在你這個年齡的時候，曾經住在長安陋巷，每天要如牛馬般地工作才有飯吃，所以確實知道人民過的是何等艱辛的生活，也徹底瞭解他們渴望的是怎樣的政治。我後來極力排斥虛飾又以唬人為能事的儒家統治，而盡量起用現實派行政官，為的就是這個緣故。我的選擇絕對沒錯！這小子只念過幾本書，就膽敢批評老子，這算什麼！？

《漢書》將宣帝駁斥起用儒生之進言，在怒氣之下說的話，做如下記載：

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政治是最現實的。而皇太子性格一如抒情詩人──換句話說，是非現實性的人。他之所以喜愛儒學，大概就是儒學傾向於非現實性的緣故吧？

皇太子鍾情一位女子。

這位女子名叫司馬良娣。

「良娣」是女官名稱，指太子之側室而言。以宣帝之祖母為例，姓「史」的她是戾太子側室，因而被稱為史良娣。

也就是說，皇太子的愛人是一位姓司馬的女性，她的本名史書並未記載。

司馬良娣是十分窈窕的美女，一副弱不禁風的模樣。事實上，她的身軀為病魔所侵蝕。不僅身體如此，連神經也纖細異常。

皇太子的後宮有數十名側室。

「側室」這個字眼容易引起誤解。一般的情形是，先有正室，而後置側室，但這個時代的權力者則在決定正妻之前，已有眾多侍妾服侍在身邊。

宣帝之皇太子也不例外，雖然有數十名側室，正室卻尚未決定。

數十名側室，實際上是徒有其名，皇太子鍾情的只有司馬良娣。後宮其餘女性沒有一個與皇太子共衾過，她們都是獨守空閨的處女。

關於皇太子行「冠禮」（男子成年時的加冕典禮）的時期，有元康三年（公元前六三年）及五鳳元年（公元前五七年）二說。倘若以前者為是，年齡為滿十二歲；若後者屬實，年齡就為十八歲。總之，他開始納妾，應該是十五歲前後。如此一來，到二十歲時，應該已生有一兩個孩子才對。

皇太子卻始終沒有孩子。其實，這是當然的事情，因為他只愛司馬良娣，而她是病弱之身，根本不能生小孩。

急著想要孫子的宣帝，為此極為焦慮不安。

──所愛唯卿。

抒情詩人氣質的皇太子想必說了這樣的話。相信司馬良娣一定也依偎著他，以纖細聲音如此回話吧：

──希望你不要碰除我以外的女人。

看到她如此楚楚動人的模樣時，皇太子越發感性了：

「對我而言，妳是永遠的愛人！」

說著，他緊緊摟住了她的細肩。

其餘被選入後宮的女子，不但從未受過皇太子的寵愛，就連聽他說句話，甚至被瞧一眼的機會都沒有。這數十名處女的怨嗟自然非比尋常。

敏銳至極的司馬良娣，完全明白這批女人無聲的怨嗟。用現代用語來講，就是「被害妄想症」吧，司馬良娣認為自己日益消瘦，並不是由於生病，而是被這些後宮女人詛咒的緣故。

「我一定會被那些女人咒死！」

她常說出這樣的話來。

原本就在性格上欠缺理性的皇太子，並沒有把這句話當做是病情嚴重、精神失常的女人出自於妄想的囈語。

司馬良娣於臨終時說：

「我絕對不是死於天命，我的壽命一定能更長久才對。我是希望能永遠陪伴在你身邊的，可是，由於受後宮女人可怕的詛咒，不得不撒手西歸。雖然死於非命，但我的靈魂會永遠活在太子你的心裡。」

皇太子潸然落淚。他緊握著的雙拳微微顫抖，咬著唇角，說：

「那些可惡的女人竟敢咒死我最愛的人！我會永遠恨她們！」

※※※

司馬良娣死後，皇太子由於哀痛萬分，竟然病倒。

「真是個窩囊廢！」宣帝搖頭說。

這個兒子實在是不成材！大漢帝國能托交給這種小子嗎！不是沉迷於一無是處的儒學，就是因女人死去而痛不欲生，這種兒子有用嗎？

（把這個傢伙廢掉如何……！？）

皇太子就起用儒生一事有所進言時，宣帝在盛怒之餘，有了這樣的念頭。

他認為張氏所生、被立為淮陽王的劉欽，雖然年輕，卻有現實觀念，人物較皇太子更勝一籌。

宣帝就此事與丞相黃霸討論。

「朕有意廢皇太子，改立淮陽王。你有意見嗎？」

「為什麼要如此做呢？」丞相問道。

「因為他沉迷於儒學，而且女人死了就痛不欲生，亂了分寸。朕懷疑這樣的人沒資格擔負國政。」

「請容臣有所稟告。皇太子確實有易為感情所動之處，但太子學養頗佳，才華也出眾。縱然有些許缺點，但才年過二十的人，經過鍛煉後，這等缺點會改過來的。」

「可是，他沒有孩子。為了維持漢之天下，當然需要有後嗣。身為皇帝而無嗣子，這個問題很大啊！」

「殿下才二十出頭，誰說以後不會生孩子呢！？」

「他開始接觸女人，已有七八年之久。如果會生小孩，後宮女人理應早就為他生了幾個呀！」

「人有早熟型和晚成型兩種。再觀察一段時期如何？」丞相奏道。

「好吧！那就再看一年。一年後再沒有生小孩之跡象，到時候我會斷然廢了他，改立淮陽王。」宣帝道。

宣帝之所以躊躇於廢太子，是因為剪不斷對已故許皇后的追思。現實主義者宣帝也有這種程度的感傷。被霍光之妻毒殺的許皇后，是宣帝於民間結合的，這個皇太子就在民間陋巷出生。宣帝當時還時常抱著尚在襁褓時期的皇太子哄了又哄的。因此，除非不得已，他也不忍心廢掉皇太子。

有一個人在屏風後面聽到宣帝和丞相的這段對話。這並不是竊聽。守在這個地方聽候指使，是這個人的任務。

這個人是在宮裡值班的中常侍許嘉。

後漢時代，中常侍大半由宦官充任，在《三國志》中的中常侍，幾乎等於宦官之別稱。但在前漢時代，中常侍之職務則由一般士大夫擔任。

許嘉是於去年辭世的許延壽的兒子。許延壽是許皇后父親許廣漢之弟。對許皇后而言，許嘉是堂哥，對皇太子而言，則是母舅。

（這不是等閒小事！）

許嘉當然有了這個想法。

他之所以能以中常侍身份伺候天子，並且有晉陞的保障，這都是和皇太子有姻親關係的緣故。皇太子一旦被廢，他就和宮中再無任何關係，不要說晉陞，連保持現在的地位都難。

為使皇太子不被廢，唯一的途徑是讓他在一年內得子。

然而，喪失司馬良娣後的皇太子，由於過分悲慟，根本不接近女色。過去，司馬良娣是他唯一的寵妾，他好像十分堅持這一點。

──她是我心目中唯一的女人……

他時常囈語般地呢喃著。

「殿下不在一年之內生子，皇太子之位會被廢掉的。」

許嘉再三奉勸，皇太子卻以陰鬱的表情說：

「我根本無意於帝位。」

許嘉無奈，於是轉向皇后請求援助。

如前所述，王氏由於未曾生子，所以才被立為皇后。她將當時尚年幼的皇太子視若己出，養育長大。因此，皇太子與她非常親近，亦視她如生母。

倘若皇太子即位，她就得以皇太后身份，在宮廷保持權威。要是皇太子被廢，改由淮陽王就帝位，結果會如何呢？

淮陽王劉欽的母親張氏尚健在。到時候，張氏會以皇帝生母身份在宮廷掌握權勢，這是不難想像的事情。在那個情形之下，王皇后將只有處處低聲下氣一途。倘若如此而已尚能忍受，但若被認為如芒刺在背則甚至將遭殺害，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 一○六和平時代

高祖以來，漢王朝歷代諸帝未能完成的大事業，終於在自己的手中完成。擁有衛青、霍去病等名將的武帝，都未能使匈奴完全降服啊！

※※※

王皇后當然極力為皇太子安排女人。為了生子，自然必須接觸女人，而對已故愛人司馬良娣思念不已的皇太子，卻對任何女人都不感興趣。

王皇后鍥而不捨地進行說服。

「如果你沒有兒子，我的前途將是一片黑暗。與其到時候受罪，不如我現在就當著你的面自盡而亡！」

她甚至說出這等語帶要挾的話。

皇太子遂不得不有所讓步。

「我不喜歡後宮這些女人，請找來新人吧！不過，我只要一個。」皇太子道。

心愛的司馬良娣是被那些後宮女人咒死的──確信此事的他，死也不肯接近那批女人。既然疼愛自己的皇后如此慫恿，那就考慮看看，不過，這女人不能由現有的後宮女人群裡挑選出來。一定要是新人才可以，而且至多一個！

「我會帶幾個人來，你從中挑一個吧！」王皇后說。

「可以。」

皇太子以自暴自棄的口吻回答。

皇后之父親王奉光正沉迷於時興的鬥雞。鬥雞當然是一種賭博遊戲。宣帝尚以庶民身份在民間時，王奉光曾經是其賭友。鬥雞大概可以視為如今日之賽馬或賽車吧？

這位王老先生是個典型的賭棍。宣帝即位後，曾經有意起用這位往昔夥伴，但這個人絕不是參與國政的料子。

──呃，對，他有一個女兒。讓她入後宮吧！

王氏遂因此入了後宮，並於霍后被廢後，被立為皇后。如前所述，其理由在於她沒有生子。

宣帝最初之正室許氏生的皇太子差一點為霍后所毒殺。倘若以生有孩子的側室為皇后，這個新后欲使自己孩子成為皇太子，說不定也會意圖殺害皇太子。

這就是宣帝將並未鍾情、只因過去認識而納入後宮的王氏為皇后的理由。

王皇后由衷盼望皇太子能成為下一代皇帝。為此，她非讓皇太子有孩子不可。

她急急找了五名身體健康的女子，帶到皇太子面前來。她本來有意從族人中挑選，但遺憾的是，族人之中並沒有適齡的女孩。因此，她挑選的女孩雖然和她無血緣關係，卻儘是同樣姓王。

五名王姓女子並列站在皇太子面前。

「殿下，你要選擇哪個呢？」

皇后急欲皇太子立刻做決定。

「讓我仔細看看再說──」

皇太子瀏覽了一下。原本期待她們當中有人酷似司馬良娣。結果，這五人中沒有一個像已故的司馬良娣。

（既然如此，隨便哪一個都沒有關係……）

皇太子如此想。

皇后讓五名女孩暫時退到另外的房間，再度問皇太子道：

「要選擇哪一個，殿下一定要給我明確回答。」

皇太子已是沒有推諉餘地了。

「就決定最旁邊的那一個吧！」

皇太子雖然做了回答，卻有些意興闌珊的樣子。

「最旁邊是由殿下看來的右邊呢，還是左邊？」

皇后往前微傾身子問道。實際上，皇太子的心情是哪一邊都無所謂。

「左邊──」

皇太子脫口而出。事實上，他並不特別中意最左邊的女孩。雖然是剛剛看過的，他已記不清楚這個女孩長得是什麼模樣。

「那太好啦！事情總算有個著落，我現在可以大大安心了。」

皇后吁了一口氣。

皇太子是在皇后逼迫之下不得已隨便指出其中一個的。而這個選擇卻對漢王朝有決定性的重大意義。

被選出的是一個名叫王禁的人的女兒，叫做政君。皇太子即位後，這位王政君被立為皇后。接著，皇后族人、外戚次第掌握權勢。王政君的侄兒王莽，後來甚至篡奪漢之帝位。

一切禍亂全因此次無心的選擇而產生。

王莽出現是稍後的事情。先言歸正傳。

※※※

據傳，王政君的祖先是戰國時代齊之王族。王政君的祖父王賀（字翁孺）於武帝時代擔任過繡衣御史。繡衣御史是御史大夫之下的檢察官，以逮捕及處刑盜賊為職務。

而王賀在執行職務上相當怠慢。他對檢舉盜賊不很熱心，常以各種理由釋放逮捕的嫌犯。

──無能之吏。

王賀遂在這個理由下被免職。此際，王賀長嘯道：

「人們說，放生一千人者，子孫將會被封為侯。而我放生的人不止此數，起碼也有一萬以上。依此推算，我的子孫將來不是會成為地位高高在上的人嗎？」

王賀的兒子名禁，字稚君。王禁於年輕時代在長安學法律，並在政府法務機構任職，是個豪放型人物，言行頗多逾越常軌之處。這個人不單飲酒海量，且很好色。

他有多名側室，共生有八男四女。正妻李氏生有鳳、崇、政君等三個子女。政君的異母弟有曼、譚、商、立、根、逢時等六個。其中曼之子就是王莽。

雖然皇太子選了王政君，但他並不是格外中意於她。已故司馬良娣的倩影，這時候還鮮活地烙在他的腦海裡。但第一天晚上，奉了皇后之命的杜輔、濁賢兩名宦官，想盡辦法要使他接近這個女人。

（這是為了大家好……司馬良娣，你原諒我吧！）

皇太子一邊向已故愛人的亡魂請求原諒，一邊抱著王政君。

一度幸而有身。

《漢書》如此記載。「有身」就是懷孕，既有「一」之記述，可見皇太子與王政君共衾，前後只這麼一次。

已經懷孕──聽到這個消息時，皇后樂得心花怒放。懷胎十個月後生下的是男兒，這更使皇后樂不可支。

──這下子，我的地位可以長保安泰了！

實際上，否極泰來的是皇太子。

宣帝原本有意將他廢掉，由於喜獲孫兒，所以打消了改立淮陽王為皇太子的念頭。

嚐過孤兒境遇的宣帝，對骨肉情感較常人尤為強烈。孫兒誕生對宣帝而言是值得狂喜的事情。他把這個孫兒放在自己的身邊，無時無刻不予以疼愛。

這個皇孫名叫驁，起的字非常直截了當，叫做「太孫」。他就是後來即位成為「成帝」的人物。

皇孫誕生於甘露三年（公元前五一年）。

對宣帝來說，這是值得慶賀的一年。建國以來的大敵匈奴此時已分裂，而等於是匈奴之皇帝的呼韓邪單于向漢降服，於這一年春，親自到長安，向宣帝執臣禮。

龍心大悅的宣帝登上長平阪，給予單于特別優遇：

免行跪拜之禮。

皇族以下封侯者、重臣、廷臣等數萬人，到渭橋邊迎接匈奴單于。群眾更是集於路邊，高喊「萬歲」。

高祖以來，漢王朝歷代諸帝未能完成的大事業，終於在自己的手中完成。擁有衛青、霍去病等名將的武帝，都未能使匈奴完全降服啊！

宣帝給予匈奴單于較皇族還高的待遇，並且贈送無數珍寶。

而宣帝卻於兩年後的黃龍元年（公元前四九年）十二月於未央宮駕崩，享年四十三。於十八歲即位的他，在位期間前後二十五年。

宣帝之壽命未及武帝是一件憾事。

皇太子即位，皇孫成為皇太子。皇太子之生母王政君當然被立為皇后。

皇后之父親王禁，被封為陽平侯。

新皇帝──元帝──之外祖父許廣漢此時已死，元帝則將其弟之子（對自己而言是舅舅）許嘉封為平恩侯。

皇帝重用母親和皇后的親戚乃是當時的習慣。年輕皇帝常在母親和皇后親戚的包圍之中君臨天下。這一點對宣帝那樣意志堅定的人而言尚不致構成問題，但元帝是個感情脆弱的人。

由於元帝不夠理性，宣帝甚至一度有過將他廢除之意。

天子必須是個政治家，而元帝毋寧是個藝術家。為愛人之死而痛不欲生的他，可見感情何等敏感，實在不適宜處理鬥爭不斷的政治任務。

──元帝多才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

由史書這段記載可知，他是個會自己作曲、歌唱的音樂家。

果然不出父親宣帝所料，元帝大量起用儒生，將政治交給思想背離現實的儒者去處理。

後漢史家班彪對元帝治世的批評是：

優遊不斷、孝宣（帝）之業衰焉。

元帝在位期間達十六年。

在武帝、昭帝、宣帝等幾位傑出天子之下，得以異常昌隆的漢之國運，到元帝時開始衰退。他的在位完全建立在父祖的遺業之上。由於基業相當穩固，所以尚不致弄得破綻百出。

乏善可陳、沒有什麼特別事跡的元帝時代，流傳至今的，大概只有王昭君的故事吧？

於宣帝治世，匈奴呼韓邪單于曾經臣服於漢之事，已如前述。到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三六年），匈奴分裂中的一派領袖郅支單于，為漢軍所攻滅。他的首級於長安槀街示眾十日。槀街是蠻夷邸（臣服於漢之塞外諸國的藩邸）所在。

──你們要是膽敢叛漢，下場將會如此！

這樣做的目的在於以儆傚尤。

呼韓邪單于聽到政敵敗死的消息時，內心既喜且懼。以些微過失為藉口，而梟首示眾──同樣的命運隨時有可能降臨自己的頭上。

（我非以更積極的態度表示恭順之意不可……）

呼韓邪單于因此決定再到長安。

竟寧元年（公元前三三年）春，呼韓邪單于到長安晉謁皇帝。他這次是在相隔十六年後，再度赴京。

呼韓邪單于上次赴京是黃龍元年（公元前四九年）春之事，於二月間便歸國。宣帝於這一年的十二月歿故。竟寧元年的這一回，他同樣於正月到長安晉謁皇帝，而元帝後來於五月間去世。呼韓邪分別於宣帝和元帝時代，於皇帝去世之年的元月入宮晉謁，雖然這只是個巧合，而宣帝和元帝都於四十三歲時死亡，父子的壽命相同，這不也是奇緣嗎？

呼韓邪單于此次晉謁之際，漢之宮廷決定給予加倍的禮物作為賞賜。

對十六年未曾晉謁皇帝之事，呼韓邪單于事先以書面文字做如下說明：

長久以來無時或忘晉謁天子以示忠誠，卻由於西方郅支單于與烏孫族聯合，欲對本人伺機攻擊，因而遲遲無法上京。所幸郅支業已伏誅，遂於此時得以達成上京願望……

這封書信中有一句話是：

保衛要塞，以使邊境安寧……

這封信被送到長安是建昭五年之事。漢之朝廷對其中「邊境安寧」一詞甚為中意，因而從翌年起，將年號改為「竟寧」。「境」和「竟」在當時是同義字。

對於此一改元，一說是將「竟」字解釋為「永遠、永久」之意，目的在求「永遠之安寧」。總之，由於北方及西方之威脅解除，「和平時代來臨」之氣氛確實瀰漫了整個漢帝國。

呼韓邪單于於謁見元帝時說道：

「我想與漢結為親戚，為漢盡一切力量。」

「與漢結為親戚……！？」

「是的，我想成為漢之女婿。」單于答道。

「漢之女婿……！？」

元帝這才知道單于要求的事情。他的意思顯然是想娶一個漢族女子。

## 一○七昭君的故事

這是即將被帶到朔風凜冽的戈壁沙漠之地的女人。所以，皇帝準備對她說句安慰的話。但看到抬起頭來的女人臉龐時，他的表情不覺怔住。

※※※

呼韓邪成為匈奴單于是神爵四年（公元前五八年）之事，因此，於竟寧元年（公元前三三年）晉謁漢帝時，在位有二十五年。他的年齡不詳，不過，可以確定的是他已不復年輕。

這樣的單于對四十三歲的元帝說「我想成為你的女婿」。

「好，我來選擇一個適當的女人給你吧！」元帝答道。

這是要把公主（內親王）或與公主同等身份的漢皇室族人，下嫁給單于為妻。在當時而言，這是極其正常的事情。單于做此請求，也絕不表示倨傲。他欲與漢皇室結親，毋寧是更進一步恭順之意的表現。

漢皇室姓劉。皇后及皇太后則全屬王姓。公主或與之相同身份地位的女子，當然要從劉姓或王姓人氏中選出。

結果，被選出的就是王昭君。

世上流傳的有關王昭君的故事大約如下：

元帝後宮的宮女非常多。元帝命令畫工畫出每一名宮女的肖像圖，逐日翻閱，然後指定：

──今晚就把這個帶到朕的寢宮來吧！

為了得到皇帝的寵愛，每一個宮女都向畫工行賄，希望把自己畫得特別美麗。而唯獨對自己的美貌有自信的王昭君，未向畫工行賄。

──這個女人太跩了。

壞心眼兒的畫工，便故意把她畫得難看一些。由於這個緣故，她始終沒有得到過皇帝的恩召。

被單于請求賜給漢女的皇帝，決定從宮女之中作選擇，因而翻閱這本肖像畫帖。

他捨不得把美女賜給單于，於是選擇了最醜的一個。

──這個最醜……這個醜女人怎麼會被選進後宮呢！？一定是向宦官行賄，渾水摸魚進來的吧？這種女人當然一輩子不可能被召，委實也夠可憐。不如送給單于，讓她去得到單于的寵愛吧！

皇帝遂以此為由，從肖像畫帖中選擇了王昭君。

單于於離開長安歸國之際，帶著受賜的王昭君，一同進宮，向皇帝辭行。

──獲得如此絕世美女，不勝感激。我滯留長安達月餘，卻未曾見過如此佳麗。獲此厚禮，我現在才知道漢對匈奴的關愛之深。歸國後，匈奴人民會因驚艷於王昭君的美麗而更忠誠於漢。

聽到單于說這些話時，皇帝不禁暗自竊笑。

「單于這個傢伙畢竟是個番奴，根本沒有審美眼光可言。他沒有表示異議，這一點倒值得慶幸哩！」

皇帝一邊如此想著，一邊對跪伏在單于一旁的女人道：

──妳把頭抬起來讓朕看看。

這是即將被帶到朔風凜冽的戈壁沙漠之地的女人。所以，皇帝準備對她說句安慰的話。但看到抬起頭來的女人臉龐時，他的表情不覺怔住。

（哦！這個女人居然如此美麗……！？後宮有這樣的絕世美女，我怎麼從來不曉得呢！）

皇帝這才知道漢人和匈奴人的審美眼光是一樣的。

讓這樣的美女被帶到匈奴之地去，實在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他深深為自己做的這個決定後悔。

可是，君無戲言，他不能因反悔而取消承諾。

元號才改為竟寧──邊境之安寧，維持與匈奴的和平狀態是漢帝國眼前的首要之務。這個時候怎麼能讓匈奴王發怒呢！？

皇帝於是忍痛，對王昭君說了送別的話：

──希望妳生活如意。

王昭君穿著匈奴衣裳，抱著琵琶，騎在馬上，離漢土而去。

皇帝因此而發覺畫工有不誠實之處，經嚴密調查，收賄之事查明屬實。故意把王昭君畫得很醜的畫工，最後被處死刑。

據傳，被處死刑的人，有毛延壽等十幾名。

以上故事來自民間所傳，正史的記述則極為簡單。

《漢書．元帝紀》中只有如下記載：

賜單于待詔掖庭王檣為閼氏。

「待詔」是等待恩召，就是指「尚未被召至皇帝寢宮」。「掖庭」指的是後宮，「閼氏」是匈奴皇后之稱號。

王檣在《漢書．匈奴傳》中的記載是：「王牆，字昭君。」也就是指王昭君而言。此名在有些書中的記載是「嬙」。

以花季年華而被帶到沙漠之國的女子──王昭君因而深受世人的同情。之所以有前述故事，人們對她同情而起的偏袒應是一大要素。

實際上，皇帝僅依據肖像畫帖選擇女人，這本身已是怪事一件。如果說是由於宮女為數過多，因而採取此一方法，其實，讓宮女排隊進行選擇，也未嘗不可。

後世同情者若不把身世可憐的王昭君捧成絕世美人，則心有不甘──事實應該如此。

──既然是絕世美人，為什麼要送給匈奴呢？

這個疑問自然會被提出。答案就是肖像畫帖。皇帝事先沒有看過本人，這是最好的說明。

名叫毛延壽的畫工是否真正存在？事實上，這個名字從未在正史中出現過。唯有的記載是：單于帶王昭君歸國後，有個地位等於副丞相的御史大夫繁延壽去世。所以，這是將副丞相改為畫工，將姓換掉，並且將病死說成刑死的杜撰故事吧？

同一時代，曾經從事討伐郅支單于的漢將中，也有一個叫甘延壽的人物，順便附提於此。

「延年益壽」是吉祥字眼，當時的人喜歡以此為名。此外，如許廣漢（許皇后之父親）、馮奉世、王延世、韋玄成、趙充國等以兩個字為名之風氣開始興起。在此之前的人，名字以單字為原則，如：劉邦、項羽、張良、韓信等。

人口數增加，單名容易產生同名同姓之事，這是雙字名應運而生的原因吧？但這新的命名方式，卻因漢末王莽所訂的「二名之禁」而為法律所不容。因此，連三國英雄們也都恢復劉備、曹操、孫權之類單名了。

王昭君離開皇都，前往匈奴之地。她是不是因此而陷於不幸呢？

如前所述，匈奴單于在漢受到的是較皇族更高的待遇。因此，成為單于的「閼氏」（正妻），從某個觀點而言，應該是好事一件。

以元帝的立場來說，他也不可能把醜女賜給如此重要的人物──單于。

當單于請求以漢女為妻時，元帝應該是召集宮廷重要人員，連同皇后和皇太子在內，以慎重的態度進行選擇才對。

成為匈奴國皇后的漢女，等於是漢的欽命全權大使。因此，她必須是個能擔負得起這個任務的聰明女子。

雙方之和平，完全繫於其肩上，所以，這名女子非完全抓住單于之心不可。除了貌美富於魅力外，選擇的基準，必須考慮到能獲得單于的歡心。

理解詩文、琵琶名手、聰明而美麗──王昭君確實為具備所有條件的人。

王昭君出塞之真相，很有可能是由漢向呼韓邪單于主動提出「娶漢女為妻」之建議的結果。

漢之史官為了面子問題而歪曲事實，將此事改為由匈奴提出請求之記述，不是不可能。因為當時的匈奴根本沒有為自己歷史做記錄之觀念。因此，這件事沒法對證。

如果是由漢提議的，王昭君這位女子，應該是專為此事早就準備好的一顆棋子。

──這個女人一定會抓住單于的心，完全左右他。

漢似乎在這一點上有十足把握。王昭君可以說是漢在對付匈奴外交上的一張王牌吧？

※※※

倘若王昭君繼續留在漢之後宮，其命運將會如何？縱然被元帝寵愛，奈何王皇后健在，其族人更是勢如旭日，在各方面握有極大權力。後宮女人絕少出人頭地的機會，一輩子不可能有被解放的一天。她們最後都在與外界完全隔絕、悶得令人透不過氣來的後宮終其一生。

遊牧民族匈奴，連女人都騎著馬匹疾馳草原。與其待在漢之宮廷，不如以匈奴女人身份生活，來得自由愜意！

王昭君在匈奴國被稱為「寧胡閼氏」。這個名稱的字義是：使胡（匈奴）獲得安寧之王妃。

也就是說，匈奴由於得到她而得以過上安寧的生活。她在匈奴甚受敬重，這是毋庸置疑的，因為她有漢之國威作為後盾。

而呼韓邪單于卻於她來到匈奴國後的第三年去世。她與單于之間生有一子。這個孩子還年幼，單于和另外的閼氏（妻子）生的兒子都已成年。單于之位由其中的一個繼承──這個人叫做復株累若鞮單于。

匈奴人在風俗上與漢人有極大差異。

其中之一是：繼承父位的兒子，必須將除了自己生母以外的父親妻妾悉數歸為己有。這對漢族來說是匪夷所思的事情。《史記》作者司馬遷也對匈奴的這個風習，以驚歎筆調，寫了如下之語：

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

《史記》中另有一段，記載漢初投降匈奴的漢人，為匈奴這項風俗所做的辯護：

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惡種姓（家系）之失也。

繼承呼韓邪單于之位的年輕單于，當然依照習俗準備將父親之妻子王昭君納為己有。

「漢朝無此風俗，請你放過我。」

王昭君以此為由，極力抗拒。

「這裡不是中國。匈奴之地有匈奴的習俗。雖然妳是從漢來的，但現在的身份是匈奴閼氏，應該遵守匈奴的習俗。」年輕單于說。

「我們向漢皇請示後再做決定，可以嗎？」

匈奴臣屬於漢。由漢賜給的王昭君是否有義務遵守匈奴的習俗，這一點似乎有待商榷。

「可以。反正這也不是非要即刻完成不可。」年輕單于回答。

對於這件事情，漢之朝廷的回答是──入鄉隨俗。

王昭君遂成為年輕單于的妻子，後來又生了兩個女兒。在儒家觀念之下，這一點也被視為王昭君的悲劇。但呼韓邪單于業已年邁，而王昭君是既年輕又健康的女性，老夫亡後，再嫁於年輕男子，這真的是人間悲劇嗎？

在匈奴國的王昭君，似乎成了對漢外交事宜的顧問。漢每次派遣使節團至匈奴時，依例准予王昭君的家人參與其中。漢甚至一度以王昭君的弟弟為使節團長，奉派前往。

倘若王昭君繼續留在長安後宮，她將一輩子沒有機會和家人會面，而到了匈奴之地後，才有機會見到家人。

世人同情王昭君，另一個理由在於她是南方出身的人。長江流域──現在的湖北省荊州市沙市區一帶，當時稱為南郡。據傳，她是在這個地方出生的。

──南國佳麗被送到寒風凜冽的北方匈奴之地，一定無法適應。在寒地生活的她，一定更加感覺孤苦伶仃吧？

人們想到這裡，不免為她一灑同情之淚。

因為長得太美，所以遭遇如此不幸。做此想法的她的鄉人，甚至故意用燒燙的鐵箸，把剛生下的女嬰的臉燒傷。

──連醜女都灼面。

據說，該地至今尚流傳這句話。

王昭君之墓，在今日內蒙古自治區的呼和浩特市附近。附近一帶的草都是白色的，唯獨這座墳墓周邊長不出草。另一種說法是，附近一帶都是長不出草的荒地，唯獨這座孤墳的周邊才看得到青草。

一去紫台連朔漠，

獨留青塚向黃昏。

「紫台」為天子居所。這是詩聖杜甫為王昭君之墓所做的詩句。

（請看伍．遍地皆皇帝）

# 《遍地皆皇帝〔後漢〕》

## 一○八王莽出仕

王莽企圖「廣受人們好評」，這樣的做法不是唯獨他而已，這類偽善者在當時多得很。他過的日子極為節儉。他的堂兄弟們生活越是奢華，他儉樸的生活越受世人注目。

※※※

期求邊境之安寧，將年號改為「竟寧」。元帝卻於這一年歿故。皇太子劉驁因而即位，年號為「建始」。

建始元年是公元前三二年。新帝之生母王政君當然成為皇太后。

王氏尚為皇后時，行止並無專橫之處。王氏是對司馬良娣一片癡情的元帝，在自暴自棄心態之下隨意立為皇后的。皇帝對她並無任何愛情可言──這一點，王氏心裡十分明白。要是她有任何專橫之舉，惹怒皇上，會立即被廢除皇后之位，這是一定之事。因此，她一心一意奉承元帝，絕不敢有逾越本分之舉。

她之所以格外謹慎，為的不祇是保住皇后之位，此外，更有為兒子劉驁保住皇太子地位的目的。

皇太子不但嗜酒，更喜歡舉行酒宴。

其實，好酒的社交家不見得是十惡不赦的壞人。但浸淫於儒家教條主義下的元帝，卻非常厭惡皇太子的這種性格。

元帝於即位後，寵愛一位名叫傅昭儀（昭儀為女官位階名）的女子，並將她所生的兒子立為定陶王。由於定陶王是個相當聰明的孩子，因此，元帝有時候會興起這樣的念頭：

「把皇太子廢掉，改立定陶王如何？」

但慎重考慮之下，發現這個措置似乎有些不妥。皇太子時代的自己，由於父皇極端厭惡儒教，曾經差一點被剝奪皇太子之地位，為淮陽王所替代。

──我之所以讓你繼續保留皇太子之位，為的是要紀念你已故的母親……

一次，父親宣帝於酒後對他說出真心話：因為你的母親於庶民時代曾經與我同甘共苦，所以不忍把你廢掉──父親的想法原來如此。

──我能就帝位，都是靠已故母親的庇蔭。

元帝常說這句話，王氏不知聽過多少遍了。王氏因而有了這個想法──祇要我安分守己，驁的地位一定會安穩才對。於是，她在言行上極為收斂，盡力去獲得元帝的歡心。她的努力果然奏效，元帝後來改變他的心意了。

──同樣的境遇我在皇太子時代已經歷過。不要再考慮廢立皇太子之事了，這會使他的母親傷心……

元帝去世時，皇后王氏大大鬆了一口氣。

這也難怪。被立為皇后的十六年來，她從未過一天愜意的日子。為了要博取皇上的同情和歡心，她誠可謂用心良苦。也就是說，她從來沒有心情輕鬆的時候。

「我現在可以吁一口氣了……」

身邊無人時，她往往如此呢喃著，然後兀地一凜，趕快探看四周。

──幸好沒有人在。

留意週遭的一切，已成了她的習性。接著，她又呢喃道：

──我以後再也不必處處收斂、忍氣吞聲過日子了。我真正的人生現在才要開始……

她說這些話的聲音非常低，即使旁邊有人也不可能聽到。

王氏兒子驁即位時是二十歲。王鳳被任命為大司馬大將軍。王鳳是皇太后王氏之胞兄。其餘兄弟，祇有關內侯成為名目上之「侯」，但到河平二年（公元前二七年）時，皇太后的五名弟弟同時被封為諸侯。

世人因而嘩然。漢帝國建國兩百年以來，這樣的事情從未有過。

人們稱此事為「一日五侯」，不過，這句話並沒有尊敬之意，而是一種嘲諷。

皇太后共有八個兄弟。其中的長兄王鳳已是大司馬大將軍，並且承襲父位為陽平侯。皇太后的胞弟王崇被封為安成侯，死後，則由其子王奉世繼位。

皇太后的異母弟有六個，其中的王曼很早就死去。剩下的五人於同日被封為侯，即：

王譚為平阿侯

王商為成都侯

王立為紅陽侯

王根為曲陽侯

王逢時為高平侯

實際上，皇太后還有一個異父弟弟。皇太后的母親李氏與王禁仳離後，曾與河內一個名叫耇賓的人再婚，並且生下一子，名叫耇參。皇太后意圖將耇參也封為侯。

漢王室有此前例。景帝皇后的異父弟田蚡，曾經被封為侯。

「有田蚡之前例可援引，應該不成問題吧？」

皇太后問兒子皇帝。

兒子是二十五歲的成年人，當然不會處處對母親唯唯諾諾。他知道為了「一日五侯」之事，自己成了世人竊笑的對象。連封五名舅舅為諸侯都被人們譏為窩囊，他怎麼好意思再把關係複雜的異姓舅舅也封為侯呢！

「封田蚡為侯之事，曾經引起頗多爭議。因此，此事暫緩為宜。」

成帝對這一點表示歉難照辦。

「是嗎……！？要暫緩就暫緩，不過，給他一份官職總可以吧？」皇太后說道。

成帝無奈，遂將耇參任命為侍中，授予水衡都尉之官職。

「曼這個孩子實在運氣不好。他等不到我成為皇太后有權為他作安排就死去，實在太可憐了……」

皇太后始終對八個兄弟中唯一沒有成為諸侯的弟弟王曼耿耿於懷。

（對，我就為曼的兒子想想辦法吧！）

皇太后開始為薄命弟弟的兒子莽留意。

（我一定要為那個可憐的孩子安排相當的地位。）

族人越是發跡，她對其中際遇不佳的人憐憫之情也越強。

同樣是外甥，父親為諸侯的年輕人，莫不得意洋洋地擺出一副不可一世的姿態。與之相較，成長在沒有爵位家庭的王莽，在別人面前始終抬不起頭來。每次聽到這個消息時，皇太后都為了得趕緊替他想辦法而內心焦急不安。

※※※

事實上，王莽是皇太后眾多外甥當中資質最佳的一個。如同漢王朝歷代皇帝中，以經歷過庶民生活的宣帝評價最高，嘗過人世辛酸的人在素質上確實與眾不同。

王莽是王曼的次子。他的哥哥王永出仕後不久就病死。這位哥哥有個兒子名叫王光，王莽把王光視同己出般地養育。並非諸侯家庭子弟的王莽，由於未領食邑，所以生活不如堂兄弟們那樣的寬裕。雖然如此，他卻讓哥哥的兒子接受較佳的教育。他還時常以禮物饋贈王光的老師和同學們。

「你對宇和獲也沒有這麼好……」

王莽的妻子為此表示不平。

王莽的長子和次子分別叫做宇和獲。他照顧這個侄子猶勝於照顧自己的孩子。

「妳對這一點不滿嗎？」

王莽反問他的妻子。

「也不是說不滿，祇希望你能公平一些……」妻子回答。

「妳知道我很窮。」王莽說，「可是，總有一天我一定會發跡，讓妳享盡榮華富貴。為此，首要之務在於出人頭地──這個道理妳應該明白吧？」

「我當然明白。」

「那妳就不能干涉我善待光。為自己的孩子花再多的錢，這是應該的事情，沒有人會為此而稱讚妳。為了出人頭地，我非先得到人們的好評不可，妳想過這一點嗎？」

「我明白了。你對光再怎麼好，我以後也不會多說半句話了。」

王莽的妻子說。畢竟是多年的夫妻，她祇聽這幾句話，就知道自己的丈夫所想的是什麼。

──是個賢人。

──是個孝子。

──是個有識之士。

這樣的風聲傳出去後，總有一天會上達天聽，皇帝因而會召見他。

當時被起用除了靠門閥關係以外，一般人都得經過這樣的程序。

由於元帝非常重視儒家，因此，這個用人之法相當時興，之後的成帝時代，情形亦復相同。

王莽企圖「廣受人們好評」，這樣的做法不是唯獨他而已，這類偽善者在當時多得很。

此外，王莽對已成為未亡人的兄嫂也執禮以待，多方照料，對於這一點，世人也對他甚為稱讚。

他不但穿著樸素，生活也極為節儉。他的堂兄弟們生活越是奢華，他儉樸的生活越受世人注目。

──比起那些紈袴子弟，王莽這個人物不知道要強多少倍！

長安住民莫不以此稱讚王莽。

倘若王莽是個無名小卒，他或許不容易成為人們稱讚的對象而嶄露頭角吧？他有皇太后外戚的身份，卻際遇不佳──光憑這一點，就成為人們注目的對象。

王氏是個大家族。當時的人對伯伯及叔叔，一般稱之為「從父」。侄兒一輩對從父必須恭敬如父親，從父對侄兒同樣視如己出。不過，這祇是儒教倫理的規矩，實際社會的情形倒不盡如此。

徹底遵守規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王莽待兄長之子猶勝於自己的孩子，自然贏得了人們的好評。

何況王氏子息大半都是庸碌之輩，常有為非作歹之事，更是人們詬病的對象，因此，王莽的存在更加顯得耀眼。

陽朔三年（公元前二二年），大司馬大將軍王鳳病倒，病情已相當嚴重。成帝親自到病床之前探望母舅王鳳，流著眼淚道：

「倘若將軍有三長兩短，朕會讓平阿侯繼你的位。」

平阿侯王譚是王鳳的弟弟。你死後，我會讓你的弟弟繼任大司馬大將軍這個國家最高之職，你大可以瞑目。你建立起來的路線，絕對不會有人加以變更的──成帝為使瀕死的王鳳安心，便說了這樣的話。

而王鳳卻淚水滂沱地對成帝說：

「雖然譚是臣之胞弟，但由於為人驕傲，所以不能委以大事。不僅譚如此，其餘弟弟也都沒有資格參與國政。」

「那政權應該讓什麼人擔任呢？」成帝問道。

「以臣之見，應該是御史大夫最為適宜。」

「好，朕知道了。朕會任王音為大司馬，你放心吧！」成帝頷首道。

御史大夫王音對皇太后以及王鳳兄弟而言是「從父」。因為他是他們父親王禁的弟弟。

大司馬是漢王朝政權的最高職權。這個位置通常不是傳給兒子或弟弟，而是由高一輩的叔叔繼承。雖然如此，也同樣是王氏一族的政權。

王鳳於這一年的八月去世。從頭至尾伺候在病床邊的，是難得一見的儒家倫理實踐者──他的侄兒王莽。同樣為「從父」，但其中排行最長的伯伯或叔叔，特別以「世父」稱之。依照規矩，對「世父」必須特別尊敬。對王莽而言，王鳳是父執輩中的長兄，所以是名副其實的世父。

王莽在世父王鳳的病床邊伺候，前後達數個月之久。擔負政權的王鳳，政敵當然為數不少。因此，於病倒之際遭毒殺是大有可能之事。伺候病床邊的王莽，一定會先把醫師送來的藥一一親嘗過。此外，他片刻不離病床，也不回家洗澡更衣。

──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連月。

《漢書》如此記載王莽當時的情形。他伺候病人的忠誠程度由此可見。

這樣的他當然受世人稱讚。

王鳳死後，王莽好不容易得到官職。成為黃門郎的他，後來晉陞為射聲校尉。

六年後的永始元年（公元前十六年），王莽終於被封為新都侯。這是少府（官職名）戴崇、侍中金涉以及中郎陳湯等當時名士一致推薦的結果。

──他是當今難得一見的賢人。這一點，世人皆有同感……

他們異口同聲說了這樣的讚詞。

皇太后本來就對王莽甚為關懷，因此，對封他為侯之事當然沒有異議。王莽當時三十歲。

## 一○九紛亂的後宮

據說，趙昭儀臨死前，曾經說過這樣的話：「我把皇帝玩弄於股掌之上，生為女人，還有比這更得意的事情嗎？我是死而無憾的。」

※※※

王莽受封為新都侯的翌年──永始二年（公元前十五年），大司馬王音歿故。

接任大司馬之位的是「一日五侯」王氏兄弟中的一個──成都侯王商。依順序而言，繼任的應該是平阿侯王譚，但此人已於兩年前去世。王莽被封為侯，有點與叔叔王譚去世而由其子繼位為侯一樣，算是搭上便車。

王莽處事越來越謹慎。

大司馬王商的死，是元延元年（公元前十二年）十二月間之事。依照順序，這回應該輪到下面的弟弟王立升為大司馬。但王立正因土地佔有問題被人告發，所以這個機會跳到再下面的弟弟王根頭上。

王根由於多病，而以不堪重任為由，屢次請求「歸還骸骨」。

就國政重要地位，意味著將自己的軀體奉獻給君主。因此，辭職時，以「請求歸還骸骨」稱之。

王根請求「歸還骸骨」時，皇帝慨然「下賜骸骨」，也就是准予辭職。

當時，居九卿之位的外戚當中，以淳于長的地位最高。這個人是王莽父親姐姐的兒子。王莽的官位是光祿大夫。雖然同為二千石薪俸官員，但這個地位還在九卿之一的光祿勳之下，在名目上猶遜一籌。

此時，淳于長似乎有可能被任命為大司馬，但經王莽各方奔走，這個提案最後被取消。

──淳于長為大司馬臥病而欣喜不已。他已對一幫捧場的人承諾給予新職哪！

他如此向皇太后告密。

想要告密，不愁找不著材料。

成帝最初的皇后，是許廣漢侄子許嘉的女兒。許嘉於擔任宣帝之中常侍時，曾經於聽到皇帝說「倘若皇太子（後來之元帝）未於一年內生子，則將之廢除，改立淮陽王」這句話後，立即向皇太子報告，並且將王政君硬塞給他，使之生下皇子（成帝），是使皇太子地位得保安泰的有功人物。

這時生下的成帝，不但酷愛杯中物和舉行酒宴，更是性喜獵色。

最初之皇后許氏的姐姐以此為憂，因而令人施以祈禱術，企圖使皇帝的心再回到她妹子的身上。不僅如此，她更犯下詛咒懷有皇子的後宮女人這項大逆行為。事情被揭穿後，這位姐姐被處死刑，許氏也被廢，移至昭台宮。

廢后許氏有另一名叫孊的姐姐。未亡人身份的她，這時是淳于長的情人。

──我可以使妳的妹子再度成為左皇后（副皇后）。皇太后格外寵愛我，所以此事我辦得到。

淳于長對她有所承諾。

由於成帝當時已立趙氏為皇后，便不可能恢復許氏為正皇后。不過，事實上成帝可憐許氏，已把她從上林苑的昭台宮接回長定宮了。所以，使她成為副皇后的可能性不是完全沒有。愚不可及的是，淳于長竟然把這個承諾寫在一封信上，且信中出現一些不敬之詞。

淳于長因而被誅殺。

對手已被消滅。因病急著想要辭職的王根，至此唯有推薦王莽為自己的繼任者一途。

雖然王氏族人為數眾多，其中真正獲得世人好評的，祇有王莽一個。其餘的人不是昏庸者流，就是紈袴子弟。雖然決定人事可以盡如己意，但也不能全然不顧人們的評論。

綏和元年（公元前八年），王莽終於成為大司馬。他當時的年齡是三十八歲。

在這之前的王莽，一切行動都顧慮到人們的評論。他這樣的舉措可說完全成功。王莽是做事何等有計劃的人物，由此可以窺見。

王莽的內心並不以就漢之大司馬一職而滿足。就任大司馬毋寧說祇是個開始。他真正發揮本領，是在這之後的事情。

他的最終目標是什麼？

篡奪漢帝國，建立自己的新王朝，由自己就皇帝之位──他朝著這個目標，把自己的縝密計劃一步步付諸實行。

※※※

王莽終於篡奪了漢帝國。實際上，漢帝國本身便具有被篡奪也不足為奇的弱點。

宣帝之治世，可說是漢帝國最後發出光芒的時期。

宣帝之子元帝在政治上起用儒生，建立了虛飾的政治體制。這個體制根本沒有內容，一切以表面為重。他的十六年治世，由於先代基業良好，所以還不至於出紕漏，然而，政局正暗暗地惡化。

元帝之子成帝，因浸淫於女色，使得漢帝國加速腐蝕。

成帝於王莽就任大司馬之翌年，以四十五歲英年崩殂。他等於是把徹底腐爛了的帝國丟在王莽面前就去世了。

在敘述篡奪漢帝國之經過前，暫時述及成帝浸淫女色之始末吧！

最初的皇后許氏垮台之事已如前述。

有一個姓班的女子晉陞到「婕妤」地位。這是個非常聰明的女人，知道皇帝不再寵愛她，便立刻表示：「願意於皇太后身邊伺候。」因而轉入長信宮，並且得以保身。

成帝之所以不再寵愛許皇后及班婕妤，原因在於一對趙姓姐妹花的登場。

趙氏姐妹出身於身份低微的家庭。據說，姐姐出生時，其父母親由於無力撫養而將之遺棄，結果，她三日未吃奶卻沒有死。驚奇之餘的父母親遂把她抱回撫養。這個故事，證明她出生的家庭的確貧窮。

姐姐長大後被送到陽阿公主宅邸做事。陽阿公主是成帝的姐姐。擔任女傭工作的她，由於體態輕盈，陽阿公主認為不如讓她成為舞姬，因而開始學舞。結果，她果然在舞蹈方面發揮無比的才華。她舞姿曼妙，被稱為「飛燕」。

喜歡尋求刺激的成帝常微服出遊，與他為伍的是富平侯張放，而成帝則以張放的家人自稱，因此，人們均以「張公子」稱呼皇帝。

一次微服出遊時，成帝到了姐姐的宅邸，在看完飛燕跳舞後，對她情有獨鍾。

「姐姐，我可以要這個女人嗎？」

「當然可以。皇上不如連她妹妹也一起帶過去吧！」

「呃！？……她還有個妹妹呀！？」

「這個妹妹另有一種風情哩！」

陽阿公主露著神秘微笑說。

趙氏姐妹遂進入後宮。

如陽阿公主所說，趙氏姐妹在模樣及性格上完全迥異。

姐姐飛燕人如其名，是個身段窈窕、舉止嫻雅的女人。

──舞於掌上。

這個形容對她而言並無過分之處。

相較之下，妹妹是軀體豐腴的艷麗型女子。

這兩個女人可說是有長短互補的功能吧？試過柳腰女子後，以豐滿女人換個口味，好色者當然會更為滿足。

姐姐飛燕被立為皇后，妹妹則晉陞為昭儀。昭儀之地位已較婕妤為高。

對於立飛燕為皇后一事，皇太后反對得十分激烈。

反對的理由在於──身份過於低微。

這一點，經由宮廷內遊說家淳于長的奔波，先將趙氏姐妹的父親趙臨封為成陽侯，再於一個月後立趙飛燕為皇后，圓滿處理完畢。

趙氏姐妹分享成帝的寵愛達數十年之久。

這期間，後宮其餘的女人都黯然失色。雖然成帝有時也想摟摟趙氏姐妹以外的女人，但由於這兩個人的醋勁特別強，所以不敢明目張膽地做。偶爾偷腥，很快就會被趙氏姐妹查出──這對姐妹花在這方面好像特別敏感。

雖然獨佔皇帝的愛，趙氏姐妹卻始終未生兒子。關於這一點，缺陷似乎不在於皇帝。皇帝曾經多次使後宮女人生子，祇不過生下的孩子全都夭折。班婕妤就生過兩次男孩，結果都在數個月後死亡。

在幼兒死亡率極高的當時，這是常有的事。但趙氏姐妹進入後宮後，後宮出生的嬰兒夭折，已非自然死亡。都是趙氏姐妹迫使皇帝令人下手殺害的。

雖然是在趙氏姐妹的哀求之下，但沒有子息的成帝將好不容易獲得的孩子處理掉，是匪夷所思的事情。由此可見成帝是多麼窩囊。

一度被廢的前皇后許氏由上林苑被接回長定宮之事，已如前述。這位廢后許氏後來又生孩子，卻為趙昭儀所發覺。

成帝答允趙昭儀會處理這個嬰兒，而她卻堅持：

「皇上說不定祇是說說而已，臣妾難以絕對相信。臣妾非親眼目睹不可。」

趙昭儀直到與皇帝一起檢視裝在柳條箱裡的嬰兒屍體後，才不再爭吵。

中宮史一名叫曹宮的女人也為成帝生了一個孩子。結果，曹宮服下皇帝所賜的毒藥而死，嬰兒則不知被帶到何處──當然是被殺害了。可憐的是跟隨曹宮的六名婢女，她們都在趙昭儀的命令之下，被迫飲毒自盡。她們是為了防止皇子遭殺害之事外洩而被滅口的。

成為皇后的姐姐趙飛燕亟欲生養孩子。成為皇后而未成為皇子之母，實無任何權力可言。為了永久享受富貴榮華，她無論如何都非生子不可。

（一定是我的身體與皇上不合……）

趙飛燕如此解釋自己不能懷孕的原因。也就是說，如果和別的男人在一起，自己一定會懷孕。因此，她決定找一個男人與之共衾，然後謊稱懷了皇子。

然而，後宮是男人禁地，連大司馬丞相都不得踏入後宮一步，體力充沛的年輕男子更是連接近後宮都不可能。趙飛燕卻想出了一個方法。有一種「犢車」（由小牛拖的車子），專司將物品運入後宮之事。在皇后特別命令之下運入的東西，門衛不會予以檢查。注意到這一點的她，遂把一名十七八歲的年輕男子用犢車運到後宮。為防萬一被發現，這名男子是男扮女裝的。

皇后通姦這種前所未聞之事於焉進行。雖然如此，皇后還是不見懷孕的跡象。

成帝終於發現了皇后的荒唐行為。但這時候的他已真心愛上妹妹趙昭儀，實在不便處置愛人的姐姐。

趙昭儀寸步不離地跟在成帝身邊。

進入後宮已十多年，鑒於這個事實，這對姐妹對生皇子一事開始死心了。為能於成帝亡後繼續掌握權勢，她們計劃認養一個會聽自己指揮的孩子。

由於皇帝無嗣，因此，祇有立最接近皇統的皇族為太子。將年齡條件考慮在內時，最合適的候選人是成帝之末弟中山王和成帝之侄兒定陶王。

皇太子時代的成帝確實不成器，他的父親元帝曾經有過將之廢除的意思，當時考慮新立為皇太子的就是定陶王劉康，現在的定陶王則為其子劉欣。

定陶王劉欣之祖母傅氏進宮晉謁皇帝後，向趙氏姐妹行賄，要求她們幫忙，使自己的孫兒能夠被選為皇太子。

這是求之不得的機會，趙氏姐妹欣然接受這個請求，對定陶王被立為皇太子一事助以一臂之力。由於有這一層關係，即使發生大變，她們的權勢也會屹然不墜。

而大變居然發生。成帝猝死了！

這是服用過多房中藥的結果。

──每日祇可服用一顆。

侍醫交予此藥時，曾經如此交代，而當時已有醉意的趙昭儀雖滿口答應，卻把拿到的七顆藥讓成帝一次服下。成帝是因此而暴斃的。

對兒子的猝死起了疑竇的皇太后，下命令道：

「仔細調查皇上崩殂前後的情形！」

侍醫特別叮嚀「每日祇可服用一顆」之事，有當時在場的幾個人證明。但剩餘的六顆卻怎麼找都找不出來。

至此，死因確鑿。

這是皇后之妹趙昭儀的過失。她非為這件事情負起責任不可。

據說，臨自殺之前，她曾經說了這樣的話。

──我把皇帝玩弄於股掌之上，生為女人，還有比這更得意的事情嗎？我是死而無憾的。

## 一一○老套

王莽以「首謀」罪名，讓自己的長子王宇服毒自盡。「衛氏的陰謀應確有其事！因為安漢公連自己的兒子都殺了！」這是王莽為獲得民心而施展的苦肉計。

※※※

燕飛來，

啄皇孫。

皇孫死，

燕啄矢。

成帝死後不久，巷間悄悄流行這樣的民謠。最後的「矢」字，依當時的字義解釋為「屎」。

「燕兒」代表的是名叫飛燕的趙皇后和其妹趙昭儀。這首民謠暗喻：這對姐妹把後宮女人生的皇子一一殺害，如此泯滅天良的勾當，下場將是受報應而「吃屎」……

妹妹趙昭儀由於醉後過失，使皇帝服下過量藥物而死，因而被命令自殺。

另一隻燕子不是還活著嗎！？──這首民謠似乎含有如此諷刺之意。

由於定陶王劉欣即位，這「另一隻燕子」得以暫時苟全性命。

劉欣之所以即位，是靠了趙皇后助一臂之力的緣故。

成帝死後，對後宮連續殺害嬰兒事件進行調查，結果查出一干人證。

自己兒子被殺的王太后，當然堅決主張深入調查。雖然有證人出現，但對繼位皇帝而言是大恩人的趙皇后卻沒有受到任何處罰。因為皇帝把這件事情一手壓下去了。

這位定陶王劉欣，就是哀帝。

二十歲即位的哀帝，在位僅僅六年。

王太后因哀帝即位，更上一層成為太皇太后，趙皇后則成為皇太后。但皇太后是有過一段劣行的人。在曾助以一臂之力的哀帝在位期間，她還能平安無事，奈何哀帝卻短命而死。

哀帝死時並無嗣子。

繼位的平帝，是哀帝被立為皇太子時的競爭對象中山王的兒子，這時年僅九歲。

成帝去世時，王莽聽了太皇太后如下之語，辭去大司馬一職。

──新帝有新帝的外戚，你最好退讓。

哀帝在位的六年期間，他母親娘家丁氏和妻子娘家傅氏一族曾經以外戚身份掌握權勢。而除了丁、傅兩氏以外，尚有一批權勢如日中天的家族──董氏。

哀帝與一個名叫董賢的美少年有同性戀關係，他的族人因而發跡。母親或妻子的族人以皇帝親戚身份而居樞要之位，這在當時是理所當然的事情。至於連同性戀對象的族人都受到同樣的待遇，則是前所未有之事。

漢王室的紊亂，到這時候已達極點。

中國人稱同性戀為「斷袖」，將同性戀樂趣稱為「斷袖之歡」，稱此一癖好為「斷袖之癖」。這些名詞都因哀帝與董賢的一段故事而起。

這兩個人不僅夜晚，連白天也在一起，睡午覺時當然不例外。皇帝穿的是有許多垂飾的寬袍，衣袖既寬又長，睡午覺時，董賢都躺在皇帝的衣袖上。一天午睡時，皇帝先睡醒，這時，一旁的董賢仍睡得很香。

（我想起身，可是，一拉動衣袖，董賢一定會醒過來。他睡得這麼香，我實在不忍心把他吵醒，該如何是好呢？）

哀帝於是拿起放在旁邊的短刀，割斷自己的衣袖，然後起身。

哀帝死於元壽二年六月，那是公元前一年之事。

董賢出人意料地以二十一歲之齡被任命為大司馬是在前年的十二月。皇室中之最年長的太皇太后對此當然極為不悅。

哀帝死後，太皇太后下了詔書：

大司馬董賢年尚弱冠，未孚眾望，宜即歸還印綬辭職。

董賢接到這道詔書後，當場自盡而亡。

王莽因而於事隔六年後再度登場。太皇太后任命他為大司馬。

六年在野期間，王莽並不是無所事事。他依舊謹言慎行，致力於提高世人對他的評價。例如：母親臥病時，他親自接待前來探望的客人。當時的貴婦人穿著的都是曳地長裙，而王莽夫人穿的卻是長度僅及膝蓋的短裙，這是當時女傭的穿著。一些探病訪客也以為她是女傭，經介紹，才知道原來她是王夫人……

──那個家庭生活樸素到那樣的程度，實在令人讚嘆……

把所見所聞傳出去是人的天性。王莽利用這一點，大大提高了自己的聲望。

哀帝「斷袖之癖」的對象董賢，當然於哀帝死後垮台。此外，對哀帝之即位助有一臂之力而得以保全一命的趙飛燕，也因哀帝之死結束了生命。

趙飛燕於哀帝時代是皇太后，於平帝即位後，理應升為太皇太后。而新的實權掌握者王莽卻不允許。

──降皇太后之稱號為皇后。

這個措置的用意在於指出她祇能為人妻，卻無資格為人母。而且，這項措量祇不過維持了一個階段，沒隔多久，王莽又做出新決定：

──廢其皇后稱號。

這更是斷定她連作為人妻的資格都沒有，至此，趙飛燕祇有自殺一途。

趙飛燕是咎由自取，受此處罰也無話可說，但哀帝的未亡人傅皇后也被廢，並且被迫自殺，倒是令人同情。

哀帝的祖母是曾經為元帝側室的傅氏，這位傅氏讓孫兒哀帝娶了自己族人之女。哀帝即位後，祖母傅氏自稱為太皇太后。

元帝的正妻是王氏。雖然這是元帝在愛人司馬良娣去世的衝擊之下隨意選做妻子的，但她畢竟是正室，目前正以太皇太后身份健在於宮廷。而亡夫之側室傅氏卻以皇帝祖母及皇后姑媽身份進入宮廷，開始跋扈起來。因此，太皇太后極為不悅。

傅氏於孫兒哀帝在位期間死去，經由哀帝和皇后同意，葬於元帝陵墓左邊。對此，太皇太后更是怒不可遏。因為這是具正室身份的她日後該被安葬的地方。

（側室怎可享此殊遇……！？）

雖然怒不可遏，但既是出自哀帝的意思，她也無話可說。太皇太后祇得咬緊牙關忍耐著。

哀帝死後，太皇太后壓抑已久的怒意爆發了。

年輕的傅皇后受已死傅氏的連累，第一個遭殃。哀帝死後平帝即位時，太皇太后已年逾七十，但女人的怨恨似乎不因年邁而消退。

太皇太后於三十八歲時成為未亡人，於兒子成帝在位的二十六年期間，其族人權勢之大，曾經令人咋舌。但與自己毫無血緣關係的哀帝即位後，她就命令以王莽為首的全體王氏族人，立即從政治舞台退下。這是她令人佩服的一點。

哀帝時代掌握權勢的是傅氏和丁氏，然而，這祇是曇花一現，僅僅六年就告沒落。

太皇太后於是登場。年過七十的她，再度任命侄兒王莽為大司馬。不過，此時的王莽已有超越王氏所給予職位的企圖。

──他意圖篡奪漢之天下！

由於平帝即位時年僅九歲，因此，王莽除了大司馬一職外，更被任命為「太傅」。天子年幼，當然需要監護人。毋庸贅言，太傅的地位在三公之上。

原本為新都侯的他，亦於此時升格為安漢公。

這是為了期望「漢能得到安寧」而定的爵號，王莽卻沒有意思要做自己稱號分內之事。

皇帝更為他加封二萬八千戶。

對於這一點，王莽則以堅辭表態。

「等老百姓都富裕後，臣再接受此一加封。」

全國老百姓莫不為此大大稱讚他。實際上，這是他的老套──以虛懷若谷為手段，把自己的名號打響。

──王莽是個聖人。

他企圖的是老百姓如此讚賞他，好讓他達成篡奪漢之天下的野心。

※※※

掌握實權的王莽最警惕的是，權力會被年幼的平帝之母親衛氏族人所奪。為此，他處心積慮把衛氏一族從宮廷內掃出。

要做到這一點，有一個很好的藉口：

「眾所周知，先帝在位時，天子母親丁氏以及祖母娘家傅氏一族曾經極盡專橫之能事。為免重蹈覆轍，這一點非特別留意不可。」

在王莽的進言之下，太皇太后遂發佈幼帝之母衛氏及其弟衛寶、衛玄等衛氏一族必須居留於故鄉中山，不得上京之規定。

有人對此表示抗議。

一名叫申屠剛的大臣毅然直言：

「硬生生把年幼的聖上和骨肉、外戚分開，這是不合人情的。漢王室向來習慣盡量起用外戚，以溝通君臣之間的關係。尚請派遣使者至中山，奉請天子母親至國都，以便隨時召見。至於外戚人士，可令他們執戈宿衛，如此，當可使社稷安寧。」

對此，王莽假借太皇太后詔書，以如下理由駁斥，並把這個人撤職：

──此人所言乃屬妄言。違背大義！

天子外戚當然不滿於王莽對他們的壓迫。

（皇帝不會永遠年幼的！）

他們期待皇帝的成長。到皇帝不再需要王莽這個監護人、能獨立裁決政事時，應該可以回到皇都，也就能在宮廷佔據樞要地位才對。

（忍耐一段時間吧！）

他們告誡自己。

一方的期待對另一方來說則是不安。

（皇帝長大成人時……）

這是王莽最擔心的一點，因而他必須在皇帝長大之前篡奪王朝。這一點他當然沒有告訴任何人，包括家人在內。

因此，最擔心皇帝成長的，應該是不知道王莽意圖的他的家人吧？其中，長子王宇更是個容易操心的人。

衛氏遲早會在宮廷內抬頭，不如現在就和他們保持良好關係吧！王宇有了這個想法。

他於是悄悄寫信給衛寶，叫他請帝母上書皇帝，懇求准予上京。帝母上書送到朝廷時，皇帝祇批准「增加七千戶為妝費」，卻沒有准許上京之事。

王宇於是找自己的老師吳章及內兄呂寬等人商量。

「家父是絕對不聽諫言的人。如何才能使他改變對衛氏的成見呢？」

王宇以懇求的態度向吳章請教。吳章則反問王宇道：

「任何人都有弱點。再怎麼強的人，也會有心防容易被攻破的部分。於今之計，祇有從這一點下手。安漢公有什麼弱點，希望你能說出來。」

對此，王宇思量片刻後說：

「家父是個十足的強人。但如果硬要舉例出來，迷信或許是他最大的弱點吧？他是個非常講究吉凶的人。」

「那太好啦！你就攻他這一點吧！」

吳章遂授計王宇。

──對做壞事的人，鬼神會在他家灑鮮血，以為警告。

這個迷信深植於當時的人心中。比一般人更為迷信的王莽，受到鬼神之警告時，應該會深深反省自己的所作所為才對。他不用思考就會知道自己所做的最大惡事是「壓迫外戚衛氏」這一點吧？

在殺了一隻牛，大量採取牛血後，有人在深夜將這些牛血塗在王莽宅邸的內壁。

實際上，王莽一點不信鬼神，他祇是如此佯裝。王莽是個很會演戲的人，佯裝之事，連他的兒子都不知道。

（有人想以此恫嚇我。）

看到內壁上的鮮血時，他立刻警覺到這一點。很會演戲的他，頭腦比在壁上塗血的人猶高一籌！他於是悄悄等待對方再度下手的時候。

認為塗牛血於內壁無甚效果的這些人，決定改在宅邸建築物內再塗一次鮮血。結果卻被守著的王莽現場逮到。被雇來幹這件事的人，一下子就把僱主的名字說了出來。

（這是再好不過的機會！）

王莽遂以此彈劾衛氏，並且藉此逼迫皇母以外的所有衛氏族人自殺。

王莽以「首謀」罪名，讓自己的長子王宇服毒自盡。

──衛氏從事陰謀應是確有其事！因為安漢公連自己的兒子都殺了！

對人們的批評甚為在意的王莽，這是他為了獲得民心而施行的苦肉計。懷有身孕的王宇妻子，於生下孩子後，也被王莽逼死。

──為了忠義，不徇私情！

王莽得到了人們這樣的稱讚。

## 一一一皇位在望

對十四歲的人，已不能使用哄騙小孩的手段，對方隨時可以利用皇帝的權力。這是岌岌可危的時刻。「乾脆把皇帝殺掉！」王莽遂下了這個決心。

※※※

王莽成為安漢公的元始元年，恰好是公元一年。

他篡奪漢王朝建立以「新」為名的王朝是公元八年之事，而他和新王朝都於公元二十三年滅亡。

如前所述，王莽因殺害自己的長子夫妻而贏得「為了忠義，不徇私情」之美譽。

事實上，在這之前的在野期間，他也曾經殺害自己的次子。

事情的緣由是，他的次子王獲殺了一名奴隸。認為罪不可恕的王莽，便命令兒子自殺。

──安漢公是前任大司馬。這麼高貴的人，為了區區一名奴隸的性命而讓自己的公子償命，他的所作所為實在令人由衷欽佩。

世人感動之餘，莫不如此稱讚王莽。

人無貴賤之分，這在二十世紀後半的人們看來，自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但在公元前數年──即耶穌基督出生後不久──的中國，貴族的命和奴隸的命可是天壤之別。

聽到這件事情的人，其反應之強烈，遠超乎現代人所能想像的程度。

但對這起事件的處置評價，也因人而有極大差異。

將貴族兒子的命和一名奴隸的命視為等同，且做如此的處理──有人因此對王莽的評價甚高。另外一些人則認為，他是害怕兒子的罪會連累自己，所以不得不以冷酷手段處分，這是六親不認的利己主義者。由他過去的表現和日後的所作所為來看，王莽應該屬於後者。

但他命令次子自盡一事，確實給了下層人民這樣的期待：

──王大人一定會為我們做一些事的。

王莽對上層人士則將儒教運用得淋漓盡致。儒教的教義之一是：

──有德者受天命成為支配天下之人。

這個論調對王莽非常有利，沒有不好好利用的道理。為此，他特別致力於推廣儒教。國都大學招生人數到了飽和的程度，逾越萬人。

此外，雖然漢王朝建國以來，出現的功臣多如繁星，然而他們的子孫並不一定都發跡。王莽於是追查歷史，對功臣子孫加以敘勳。

他因而也得到上層的支持。他以極慎重態度，由上至下，無所遺漏地為篡奪而佈局。

王莽從年輕時代就非常喜愛學問。但當時有一個他怎麼用功都比不上的大秀才，這個人正是成帝時代被譽為一世大儒劉向的兒子劉歆。一天，王莽叫來劉歆，說：

「我想施行以孔教為方針的政治。」

「這個方針很好。」劉歆回答。

「我有許多政治抱負。這都是我自己想出的新方針……。我喜歡新的事情，不過，相信這並沒有背離孔教教義。遺憾的是，孔夫子在這一點上並沒有指示。我說的意思，你明白嗎？」

王莽重複說了幾遍：「你明白嗎？」，大秀才劉歆立刻覺察到了他這句話的意思。

「我明白了。」

劉歆用肯定的口氣回答。

王莽的意思是要他偽造證據。孔子曾經說過這樣的話──王莽要劉歆為他捏造讓他方便行事的偽經典。

「孔子有意恢復周之制度──」

王莽避開對方的視線說。

「周之制度乃周公所訂，卻沒有傳到現在。」

「雖然沒有傳到現在，以你這麼一位大學者，對周朝制度應該相當瞭解吧？」

「在下稍有研究，所以大略知道。」

「和我共同研究最為理想的周朝制度，用以復原『周禮』如何？」

「這是值得一做的工作。」劉歆道。

──請偽造經典，好讓我要推動的事情有根據。

王莽的要求，用意在此。對此允以「值得一做」，可見劉歆對偽造儒家經典一事是持積極態度的。

王莽於復職後僅僅八年就篡奪漢之天下，速度不可謂不快。不過，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漢王朝能輕易地被除了「風評」不錯之外無甚才華的王莽所篡奪，可見其流弊已到無藥可救的地步。

由於多年苦心經營，王莽已逐漸被認為是個「聖人」。正因為如此，他的一舉一動非格外謹慎不可。

他把自己的女兒塞給才十來歲的平帝做皇后，而這也不是由身為「聖人」的他自己啟口說的。

──希望皇上立安漢公之女為皇后。

他讓眾人向皇帝請願。為這件事情而上書的人日達千餘，公卿、大夫等有資格進宮者，則親自到朝廷奏請。實際上，王莽並不是收買這些人，他祇是交代其中的一小部分人而已，其餘則期待群眾的附和。討好掌握人事大權的王莽，一定會有回報。──這不是單純的附和，而是巧妙利用人們的功利心態。

關於禁止雙字名一事已如前述。由於同姓同名的人愈來愈多，所以，起雙字名的情形，到這時候已逐漸普遍化，而王莽卻下令禁止這個風尚。

理由很簡單，因為這是「過去」沒有的事情。

過去，指的是神聖之時代，也就是周代。王莽極力推動回到周代之復古政治──這一點無異於推翻漢之體制。王莽認為這就是新體制。

雙字名之禁止，實際上也是如法炮製。王莽是先讓別人上書，然後由他推動的。就此事上書皇帝的不是別人，而是匈奴單于。上書的內容是：

據聞漢廷以雙字名為卑。因此，臣屬願將「囊知牙斯」之原名改為「知」，以從聖制。

實際內情是，王莽令使者前往收買單于，使他寫了這封奏文。

王莽決定使自己的地位更上一層，此為篡奪天下的手段之一。雖然「大司馬」已是為人臣者的最高位，但這並不算特別，因為哀帝之同性戀對象──即二十一歲的董賢──也曾就大司馬這個職位。王莽要的是從未有人坐過的特別寶座。

大司馬或公侯之頭銜，在他看來微不足道。他想要史無前例的稱號。這樣的稱號當然需要創造。結果，他想出了這個稱號，不過，和過去一樣，並沒有由自己說出來。身為聖人，這樣的事情絕不能做，他遂又借助於別人的口與筆。

這特別的稱號是什麼？

在當時人的心目中，人臣而幾乎與皇帝同尊者，唯有商之開國元勳伊尹和輔佐成王的周公兩人。伊尹稱為「阿衡」，周公則稱為「太宰」。

安漢公較有聖人之稱的阿衡及太宰猶勝一籌，其功績足以匹敵後二者之總和。懇請皇上准予以「宰衡」為安漢公之稱呼。

這樣的請願書達八千封之多。

一個人而兼備兩位皇帝代理人的稱號，因此，「宰衡」這個名稱，給予人超越皇帝代理人的印象。

王莽開始使用「宰衡」之稱號是元始四年（公元四年），於翌年五月他更拜領「九錫」之位。

九錫之位的人可以使用與皇帝同樣的車馬、衣服、樂器、朱戶、納陛（納為「內」之意。當時的人可以在屋外設石階，在屋內設石階則為皇帝之特權）、虎賁（特別親衛儀仗隊員）百人、鐵鉞、弓箭、祭器等。

稱號和格式幾乎接近皇帝，王莽的野心到了快要完全實現的地步。

（頂多再一、兩年……）

王莽如此認為。

為了要篡奪連綿達兩百年的王朝，一切非異常謹慎不可。

萬事依照計劃進行得非常順利，祇有一件事他未曾料到。

這件事情是，平帝出乎意料地敏感。表面看似溫順的他，內心裡對王莽的所作所為，好像甚為不悅。這一點，可以由他的表情和行止窺見。

（皇上十四歲了……）

到了這個年齡，幾乎已不需要輔佐人。

雖然王莽步步為營地即將成為皇帝，但目前的他，畢竟還是臣屬身份。

──王莽有叛逆意圖，應即誅殺！

倘若皇帝下此詔，結果將會如何？王莽一派人士佔廷臣的八成以上，因此，王莽確信自己絕不會發生被逮捕或遭誅殺之事。

但，這必須以廷臣之八成「完全效忠」王莽為前提。因為其中可能有不少人表面對王莽效忠、內心卻搖擺不定甚至憎惡王莽之專橫──這樣的人尤以皇族為多。

遭逮捕後，會被拖著繞行街市，然後在劊子手的刀下腦袋落地──王莽想像著這個場面，禁不住地捏了一把冷汗。

（這樣的事情不是不可能發生……）

他有這個警覺。

──王莽！你給我記住！你殺害了朕之母后的全部族人！等朕長大成年時……

王莽有時候會覺得十四歲皇帝的表情露出的是這個意思。

就王莽的立場而言，他是為了除掉平帝之母衛氏一族，所以才連自己的兒子王宇都作為犧牲品。而且，雖然殺害衛氏一族，他卻沒有殺平帝之母，祇把她安置在中山，不准到長安來而已。他倒認為平帝應該感激他才對。

對十四歲的人，已不能使用哄騙小孩的手段，對方隨時可以利用皇帝的權力。這是岌岌可危的時刻，即將臨頭的災難非設法去除不可。

（乾脆把皇帝殺掉！）

王莽遂下了這個決心。

王莽原本認為在平帝十七八歲之前，可以把他當做傀儡，但這個估算似乎錯誤。既然錯誤，那就得及早作調整。

宮廷猶如密室。祇要懂得要領，行事得宜，在這裡幹殺人勾當，反而不會有真相大白的一天。何況宮廷醫生，沒有一個不仰承王莽鼻息。

王莽被授九錫的這一年十二月，平帝死於未央宮。他於九歲即位，十四歲時死亡。表面上是病死，實際上是在王莽的命令之下被毒殺的。

雖然沒有證據，人們內心裡卻想：

（還是被王莽幹掉了……）

現在要考慮的是皇嗣問題。由於元帝之系統已絕，因此，非從宣帝之系統選出不可。宣帝之曾孫有五位王和四十八名侯。王莽卻主張：

──由與先帝同一代的人繼位不合道理。皇統必須由下一代的人繼承。

宣帝系統亦無相當於平帝這一輩的曾孫，王莽便堅持要從玄孫中找人。他做此主張，原因在於這一輩的人尚年幼。

結果，被選為繼位者的是宣帝之玄孫劉嬰。劉嬰此時年僅兩歲，而且，這名嬰兒祇是被立為皇太子，並沒有即位為皇帝。

──雖然劉嬰是繼位人，但過於年幼。

王莽以此為由，沒有讓選出來的繼位者立刻即位。

這時候，武功縣一位名叫孟通的知事在浚井時，從井底撈起一塊上圓下方的白石，上面用丹朱寫著如下幾個字：

告安漢公莽為皇帝。

王莽又使群臣將這件事向太皇太后報告。

「胡扯！荒唐！」

年近八十的王莽之姑母──太皇太后聽到時，立刻以鄙視的表情說了這句話。這位老太太當然知道這是自己侄兒王莽搞的花樣。

## 一一二漢一度滅亡

「王氏一族是靠漢家的權力才發跡的。不圖報恩，更趁恩人力量薄弱時篡奪其位，這是人做的事情嗎？……那些井啦、銅板啦……哀家知道都是王莽搞的鬼！」

※※※

「『為皇帝』這句話應該是代年幼的皇太子攝行皇帝之任務的天意吧？」

由於大臣說了這樣的話，太皇太后遂有所讓步，答允這一點。

衣冠和儀仗全與皇帝一模一樣，南面行政事，並且祭祀天地、明堂、宗廟、群神等，廷臣對之以「臣」自稱。這不是和皇帝毫無差異嗎？祇是，王莽不使用天子之第一人稱「朕」，而以「予」稱呼自己。

此外，王莽對太皇太后行臣屬之禮。人們以「攝皇帝」稱呼王莽，而舉行祭禮時，則自稱「假皇帝」。到這個地步時，王莽與皇帝已混淆不清了。

平帝死後的翌年當然要改元，結果竟然改成「居攝元年」之年號。這個年號代表的是攝政王莽──這一點，任何人都一目了然。

一切都照王莽的預定計劃進行。其間當然不是毫無反彈。這一點，王莽事前就有所覺悟。取得天下這等大事，自然不可能進行得諸事順遂。

皇族之一的安眾侯劉崇首先豎起反王莽旗幟，攻打宛城，卻未克而敗走。這是居攝元年之事。

居攝二年（公元七年）發生更猛烈的反抗。

東郡太守翟義與其姐之子陳豐，共同以「討伐國賊王莽」為口號，揭竿而起。

皇族嚴鄉侯劉信、其弟武平侯劉璜，以及居東郡都尉之職的劉宇等人與之呼應。劉信的兒子劉匡是東平王，所以召集的是東平之兵。據傳，其數達十餘萬之多。他們除了立劉信為「天子」，稱翟義為「大司馬、柱天大將軍」外，更飛檄各地，以如下之詞，聲討王莽：

王莽毒殺平帝，攝天子之位，意圖將漢室滅絕。今天子已立，將對之行天罰！

這次舉兵發生於九月間。

王莽因聽到翟義舉兵之消息而寢食難安。他已奪得大半漢之天下，但這是靠「輿論工作」的結果，並不是以武力取得的。他對戰爭毫無經驗。

據說，看到王莽狼狽的樣子時，他的姑媽太皇太后，也曾經以不屑的語氣說：

「我原本以為企圖篡奪漢之天下的莽是個膽大包天的人，原來他和我們弱女子沒有什麼兩樣嘛！」

但王莽安然渡過這個危機。事態之所以轉變為有利於他，應該是下列三點理由：

第一，他的「輿論工作」進行得相當徹底。雖然動機出自於野心，但他以取得民心為目的的政策非常巧妙。例如：五年前各地發生旱災時，由於同時帶來蝗害，農民飽受其苦。當時，王莽除了捐出百萬金錢及田地三十頃（一頃為百畝，漢代之一頃約為十一點五英畝）外，更促請二百三十名官吏富豪捐出田宅，以資賑災。

他更想到「購買蝗蟲」這個點子。於秋割期間，蔽天而至的蝗蟲群帶來巨大農害之事，中國的史書頗多記載。這無數蝗蟲不但在須臾之間吃光農作物，連雜草也吃盡。爾後，蝗群會轉移他地。王莽的措置是鼓勵人們捕捉蝗蟲，由政府以每百隻若干金錢的標準收購。對貧民而言，這是賺取外快的好機會。

此外，政府也於這一年，將免稅基準大幅降低，貧民幾乎全都免予納稅。在發生傳染病的地區設立醫療設施，對有人死亡的家庭致贈葬儀補助金──王莽的福利政策做到了這個程度。

如前所述，他命令殺害奴隸的兒子自殺，這件事情也曾經提高了王莽的聲望。

王莽的人望可謂滲透到社會底層。

因此，皇族劉信雖然以天子自稱，反王莽之氣勢卻沒有像燎原之火般地擴大。

第二，響應劉信一干人而舉兵的人物當中，以流氓居多，到處做出放火搶奪的勾當，大大失去人心。這一點對王莽非常有利。原本就頗有人望的他，因對方的惡行而更加顯得偉大。

第三，王莽致力於輿論工作的結果，已建立了他的派系勢力。由於根本沒有其他派系對抗，所以呈現一派獨大的局面。屬於這個大派系的人知道王莽的命運和自己休戚相關。因此，他們都以極為認真的態度擁護王莽。這等於是以生命作為賭注，他們當然是無比賣力的。

王莽以身邊心腹孫建為奮武將軍、劉宏為奮衝將軍、竇況為奮威將軍，叫他們分別率領軍隊，趕赴前線。

此外，王氏一族中的虎牙將軍王邑、強弩將軍王駿、震威將軍王況以及中堅將軍王昌等人，也前後出征。

他們率領的都是受過良好訓練的將兵。相較之下，反王莽軍則為摻雜頗多盜匪的烏合之眾。

王莽所派諸將，在一個叫陳留的地方大破反王莽軍。

王莽聞訊大為喜悅，對立下戰功之將兵論功行賞，並且封將校中的五十五人為侯。此外，他又大赦天下。由於些微刑責者將被赦免，反王莽軍因而日有逃兵現象。

至此，大勢可謂已定。

十二月，王莽派大軍包圍圉城。翟義和劉信棄軍逃走後，翟義於一個叫固始的地方遭逮捕，被處磔刑。

劉信的行蹤杳然，王莽再怎麼派人搜索也找不到。

※※※

經過這次的大試煉後，王莽的自信心愈來愈強。

翌年，各地頻頻報來瑞兆。

真天子出現時，上天會以瑞兆告訴人們──古人對此深信不疑。

前年的白石是瑞兆之發端。

當時人們的迷信程度遠超乎我們的想像。王莽巧妙地利用了這一點。

齊郡（今天的山東省）臨淄縣一個叫昌興的地方村長辛當，某晚，重複做了幾次同樣的夢。

──我乃天公使者。天公派我來要你告訴世人「攝皇帝乃真皇帝」。如果不相信我的話，你去看看村子裡是否多了一口新井。這口井是為了顯示天公威靈而送給你們的。

這位村長和村人到處尋找，果然發現了一口從未見過的深約百尺的新井。

「這真是令人驚異。看樣子，安漢公就要成為真天子了。這口井就是證據啊！」

人們一見了面，就談論此事，村長更派人到皇都去報告。

事情的真相是：奉了王莽之意的村長，於幾個月前就在這人跡稀罕的窮鄉僻壤挖好這口井，然後加蓋，並覆蓋以土。村長於說出託夢之事的前日除去井蓋，使之顯現於鄉人眼前，如此而已。

此外，也有過寫著「天已預告真天子即將出現」之意文章的銅板，在四川運來之石造牛像前出現之事。

有人則將刻有這類預言式文字的銅櫃呈獻給朝廷。

佈置可謂相當周全。

王莽遂於居攝三年十一月，將年號改為「初始」，並行登基。他並且訂十二月一日為「始建國元年」正月一日。這叫做「奉正朔」，表示服從之意。

新王朝以「新」為名。

平帝亡後，漢將幼兒劉嬰定為帝位繼承人，卻尚未舉行即位大典。劉嬰祇被稱為「孺子」。

由於尚未登基，所以，相傳傳自秦始皇的「傳國之璽」至今尚保存於長樂宮。在往昔的中國，這傳國璽是皇統之證明。

長樂宮的主人是太皇太后王政君。年近八十的她是王莽之姑媽（父親之姐）。這個人令王莽十分心怵。她是王氏族人，嫁給漢皇室劉氏已六十年。

太皇太后果然暴怒如烈火。料到她會憤怒，所以，王莽特地派了姑媽最中意的王舜來傳話。但縱然派來的使者是自己中意的人，她的怒意還是無法平息。

「王氏一族是靠漢家的權力才發跡的。不圖報恩，更趁恩人力量薄弱時篡奪其位，這是人做的事情嗎！？這種人吃剩的東西，恐怕連豬狗都不吃吧？這個世界會有這種事嗎！？井啦、銅板啦……哀家知道那些都是王莽搞的鬼！他還變更正朔、更改服制。既然如此，他大可自己造出傳國之璽啊！何必計較這個亡國的不祥玉璽呢！哀家是漢家老寡婦，餘命無幾。待哀家死後，這玉璽將與哀家埋葬在一起！」

聽到她的這段話，在場的人沒有一個不潸然落淚。

王舜也當場哭倒，泣不成聲地說：

「可是……王大人志在得到傳國璽……這一點……以太皇太后的力量也抗禦不了他的……」

「說的也是──」

八十歲老寡婦深深嘆了一口氣，放棄了抗禦的念頭。想要的東西使出任何手段都得取到──她對王莽個性知道得很清楚。王莽是為達成野心，連殺死自己兩個兒子都狠得下心的人！為得到天下之主的證明物件──傳國之璽，他還會在乎殺害一個姑媽嗎？

太皇太后想起從家臣口中聽到的處刑叛徒的場面。某次處刑時，王莽曾經讓醫生將叛徒活活解剖。他這樣做，為的是要知道人體內臟的位置、大小、重量等，以供醫療上的參考。

──用細竹撈起時，那些臟器還在蠕動呢！

聽到這句話的那一天，她整日都忍不住要作嘔。倘若堅持不交出傳國之璽，自己說不定也會有同樣的遭遇吧？

（哀家什麼都不管了！）

太皇太后拿出傳國之璽，擲到地板上說：

「拿去吧！我已經衰老，很快就要撒手西歸。我看，你們也活不久的！而且一定不得好死！」

翌年──由於正朔更新，這一年的十二月就是新年。王莽將原來預定繼承漢王朝的六歲「孺子」劉嬰封為「安定公」。

王莽朗讀的「策」（詔書）內容如下：

咨爾嬰。昔皇天右乃太祖，歷世十二，享國二百一十載。歷數（命運）在於予躬。詩（經）不雲乎：「（殷之子孫亦）侯服於周，天命靡常。」封爾為定安公，永為新室賓（客）。於戲！敬天之休，往踐乃（諸侯之）位，毋廢予命。

而後，他牽著六歲劉嬰的手，流著眼淚道：「往昔，周公曾經以攝政身份輔佐年幼的成王，於成王成長後，將大政奉還。我本來有意倣傚周公，奈何迫於皇天威命，不得如願以償。我是於不得已情況之下成為天子的。」

宦官將劉嬰一度帶出宮殿外，然後使這名幼兒北面而坐，對王莽行臣下之禮。

百僚陪位，莫不感動。

《漢書．王莽傳》如此記載這個場面。

意思是說，在場的百官沒有一個不大為感動。可是，他們為何感動呢？

他們是因思及迫於皇天威命、不得不登基的王莽的苦衷而感動呢？抑或眼看不懂事的孺子劉嬰改向往日的臣屬王莽執臣下之禮的情形，為其命運多舛而灑下同情之淚呢？

從高祖劉邦成為漢王的公元前二○六年算起，漢王朝算是於第二百一十四年，被王莽篡位而一度滅亡。

光武帝於十年後復興漢王朝，以後的部分稱為後漢，但這實應視為另一個王朝。

被王莽篡奪的漢王朝──即前漢，以長安為首都。後漢則以位於較東邊的洛陽為國都。因此，前漢亦稱西漢，後漢亦稱東漢。

## 一一三再見綠林

「什麼！？有兩萬官兵要攻打前來……！？那太好啦！他們一定帶有許多兵糧和輜重，我們不是可以搶來享用嗎？」王匡在綠林夥伴面前呵呵大笑道。

※※※

漢高祖劉邦於秦滅亡後，自項羽處拜領漢中之地而為漢王。漢王原本祇是地方領主，於統一全國後，仍然以「漢」為國名。

以地方領主時代的領國名為全國政權之名的作風，後來被沿襲下來。以魏封侯的曹家、以隋封侯的楊家及以唐封侯的李家等，全都用領國名作為王朝之名。

王莽以復古主義作為自己的政治理想。他所謂的「復古」就是回到有聖代之稱的周代。為此，他採取連官名也改為周代體制的形式主義。

例如：大司農改為「羲和」，後來又再度改為「納言」。此外，太常之職改為「秩宗」，大鴻臚和少府則分別改為「典樂」和「共王」。這些都是周代職官之名。

不祇職名，連宮殿名也有所更改：長樂宮改為常樂宮，未央宮改為壽成宮。首都長安也更改為常安。

由於王朝已變更，所以悉數收回漢王朝過去授予各地之王、諸侯以及百官的印綬，改授新王朝核發之信物。此際，王莽又搬出周之古制，基於「往昔之『華』與『夷』截然不同」的觀念，打出了如下新方針：

以匈奴為「王」乃違反古制之舉，因而將之降格為「侯」。

過去漢授予匈奴單于之印綬叫做「璽」，現在改為「章」，這是非常明顯的降格。匈奴要求照舊給予「璽」，卻為王莽所拒絕。匈奴在盛怒之下攻打邊境之地，殺害官吏及住民，並大行掠奪。

王莽因此將匈奴單于之名稱改為「降奴服于」。之所以避免直接使用「降服」字眼，為的是怕激怒匈奴。

對於高句麗，則因其於攻打東胡之際未派援兵前來，乃將其名改為「下句麗」。

以將「高」改為「下」而樂，不是如同兒戲嗎？

回歸古代的倒行措施，在經濟政策這最為現實的層面失敗，是理所當然之事。

王莽將全國土地稱為「王田」，將之歸為朝廷所有，此外，稱官奴以外的民間奴隸為「私屬」，與王田一樣，嚴禁買賣。觸犯這項規定者，重則處以死刑，輕者則處以流刑。

而事實卻是，土地與人身之兼併無處不在進行當中，王莽所發佈的一切「禁令」，未有充分之準備或對策，僅以沿襲周制為理由，一想到就隨便發佈命令，這樣的措置當然引起與現實之間的矛盾。而為了作調整，就非將業已訂定的法律修改不可。

這真的是「朝令夕改」。

政府發行新貨幣，並且禁止使用漢之五銖錢，而這項措施使人民的經濟生活產生巨大的混亂。

私錢鑄造和王田及私屬買賣一樣橫行天下，使得王莽不得不予以承認。

酒、鹽、鐵等之國家統制，也由於措施過嚴，壓迫了人民的生活。

在失政情形如此嚴重的情況之下，社會若不陷於混亂才是怪事一樁。

始建國二年（公元一○年），王莽發動了對匈奴的戰爭。他召集三十萬壯丁，兵分十二路攻打匈奴。後來，攻打的對象不祇匈奴而已，對西域以及西南，也屢次派遣遠征軍。

為掩飾失政，使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國外，這是古今中外為政者慣常採用的策略。

為外征而擴大動員時，將有可能會造反的大批血氣方剛的年輕人帶到邊疆，使之在該地陣亡或餓死──這是最高妙的一石二鳥的方法。

攻打西南之句町國時，被動員的二十萬軍隊中，十之六七不是餓死就是死於疫病。

各地頻頻發生農民暴動。

實際上，農民暴動在漢之政治開始紊亂的成帝時代就有。祇是，那些暴亂都屬局部性紛爭，規模並不很大。

王莽之失政，使已經有此傾向的農民暴亂規模擴大了。

※※※

湖北省當陽縣是於後漢末期有名的赤壁之戰前，劉備被曹操打敗的地方。該地附近的一座山叫做綠林山。

反王莽派人士聚集於這座綠林山。這批人的首領是王匡以及王鳳等人。

如前所述，當時的人以起單名為原則，因此，同姓同名的情形極為普遍。綠林軍首領之一的王鳳，與王莽之伯父王鳳是同名不同人。而以王匡為名的人物，光是出現於史書的就有好幾個是屬於同一時代，所以，若不仔細分別就會產生混淆。

到太皇太后面前要求傳國之璽的王舜次子也叫王匡。這個人為太師將軍，是王莽屬下的將領。後來，綠林軍王匡率軍攻打洛陽時，據守洛陽的王莽這一邊的大將是王匡，人們常把兩人混淆不清。結果，綠林出身的王匡攻陷洛陽，生擒屬於王莽的王匡，並且將之處斬。

王莽一個私生子也叫王匡。在正室生的兒子全都死後，王莽將他於新都侯時代與侍妾生的王興以及王匡等人召了過來。他始終未曾公開這件事情，大概因為此事有礙於他的「聖人」名號，所以不敢讓世人知道他與侍妾生子之事吧？

王興亦有同一時代的同名人物。王莽即位時，過去為他擔任門房工作的王興，和一個名叫王盛的賣燒餅漢突然成為「公」。其理由是，預言書中有「王興、王盛將守新王朝」之語，因而廣向天下徵求名叫王興、王盛的人。結果，出現的同名人各達十餘名之多，經由算命師相命，最後選擇了這兩個人。

這樣的「起用人才」，實在令人嘆為觀止。利用神威的王莽，好像走火入魔，所作所為越來越異想天開。這樣的人還能夠妥善治理天下嗎？

為了區別同姓同名的事情，古人習慣說出自己的籍貫。綠林軍王匡是荊州新市縣人。綠林軍後來分為下江軍及新市軍二支，而王匡率領的是新市軍。因此，下面姑且以新市王匡稱之。

綠林軍揭竿而起是天鳳四年（公元一七年）前後之事。起先由王匡這批綠林山附近的不滿分子聚集而成，人數僅僅數百。但「綠林起造反軍」之消息傳出去後，不僅該地，連許多遠處的人都趕來參加。這個團體的幹部中有南陽馬武、潁川王常、成丹等人。由於他們分別帶來自己的黨羽，因此，數個月後，已膨脹成七八千大軍。

天鳳四年，荊州這個橫跨今日湖北省及河南省的地區，曾經發生大饑荒。其實，這好像不是純粹的天災，多少含有人為的成分。徬徨於飢餓邊緣的人們成為流民後，挖遍草原的土，以樹根、草根充飢，眾人互搶糧食──當時展現了這地獄般的景象。

「一個人必須殺死九個人才能吃到一碗飯，這不是阿修羅地獄嗎！？而且，今天搶到飯吃的人，明天可能被人殺害！我們不如想想不必互相殘殺也能生存的方法，如何？」

王匡如此呼籲。他原是地方俠客，是個富於俠氣、辯才無礙且很有膽量的人。

「我們也不希望像畜生般地互相殘殺啊！可是，除此以外還有啥辦法呢！」

饑民們以絕望的口氣問道。

「方法不是沒有。你們看！我們由於沒有東西吃而即將餓死，而有錢人家穀倉裡的米袋卻堆得滿滿的！與其搶一碗飯，不如搶一座穀倉！這樣，不但不必互相殘殺，而且可以吃得飽飽的哩！」

王匡語畢，環視了一下眾人。

「可是，有錢人家都僱有看守。就以河邊趙家為例，他們僱有五十多個莊稼漢專責看守哪！」

「五十多個人？好，那我們就派一兩百個人去吧！這樣，還會打不過他們嗎？」

「我們哪兒來這麼多人？」

「有飯吃，還怕召集不到人手嗎？……對，我有一個名叫王鳳的朋友，我可以叫他來合力行事。這個傢伙很管用的。」

王匡捲起破爛衣袖道。

王匡召集鬧飢餓的一批人，以綠林山為據點，開始襲擊附近的富豪及官庫。

綠林山遂成為搖撼新王朝的根據地。

王莽面對造反軍對策祇是仿聖人口吻的那一套「姑予赦免」，壓根兒談不上根本性解決之道。也好像沒有瞭解到逼使人們起而造反的真正原因。

前面說過，這次的饑荒「多少含有人為的成分」，王莽推動的「周制」過程繁雜，稅制使得人民「所得不足給貢稅」，因此人們的勤勞意願大為降低。

一些重臣據實報告這等情形，並且提出「應降低賦稅為宜」之意見。對此，王莽卻以專挑神聖周制的毛病為由，而勃然大怒。荊州牧費興是個剛直人物，在提出此一建言後，當場被王莽撤職。

費興之後的荊州牧（史書未載其名）受王莽之命，決定率領士兵二萬前往討伐「綠林之賊」。

「什麼……！？有兩萬官兵要攻打前來……！？那太好啦！他們一定帶有許多兵糧和輜重，我們不是可以搶來享用嗎！？」

聽到報告的王匡，在綠林夥伴面前呵呵大笑道。

被王莽以「土匪」稱呼的這批綠林之徒，實際上大部分都是溫和農民。他們起而造反，完全是貧窮所逼。這批造反分子中的大部分，光聽到「官兵」這個名詞，就會渾身發抖。

王匡之所以呵呵大笑，是為了去除他們的「官兵恐懼症」。

「我們即將有一大收穫，這不是值得慶幸嗎？其實，官兵也沒有什麼了不起，他們原本就和我們一樣是庶民，和我們算是一夥的哩！哈！哈！哈！」

王匡帶著笑聲出陣。

綠林軍來到雲杜迎擊官軍。雲杜接近現在的湖北仙桃市西北。

過去綠林軍以打遊擊的情形居多，絕少有以野戰方式迎戰大軍的經驗。

但他們發現官軍原來一點也不值得害怕。

雲杜會戰的結果，王莽派出的二萬官兵被數千綠林軍打得四處潰散。荊州牧丟下數千陣亡人員，向北方落荒而逃。

軍糧、武器、輜重等物資，悉數歸綠林軍擄獲。這次戰役的最大收穫並不是這些戰利品，而是「官軍不足為懼」的自信。

綠林山再也不是流寇巢穴，而是割據一方的勢力本營。由於在雲杜戰役獲勝，這批綠林軍的人數乃大大增加。其間發生的掠奪婦女事件，證明一些綠林之徒有意在這個據地建立家庭。

綠林山的人口很快就超過五萬。

這座山原本祇是王匡這批數百造反分子的藏匿之處，地方根本不敷五萬以上的人生活，勉強以為據點，一定會產生問題。

問題果然產生──是疫病。

這不是適合人們生活的場所，衛生條件極差。疫病一旦發生，便會迅速傳染。何況又是惡性疫病。

連官軍都能打敗的綠林勇士，面對疫病卻沒轍了。

綠林發生大疫，是大破荊州牧政府軍第二年之事。五萬人中，一半死於疫病。

「這樣下去，我們定會全數滅亡。於今之計，最好立刻下山，並且把團體一分為二。這在尋覓糧食上較為方便。」

王匡遂決定下山。

山下的世界正在極端混亂的狀態之中。

綠林健兒下山後，立即涉身於大亂之天下。

王常和成丹率領的一批人向西方走，由於沿江（長江）而下，便以「下江兵」自稱。

王匡、王鳳、馬武等人率領的一批人則向北方走。他們以新市出身者居多，於是以「新市兵」自稱。

這批新市兵在北上途中，於湖北隨縣附近，吸收平林人陳牧所率領的平林軍，陣容因而更為龐大。

## 一一四赤眉造反軍

樊崇於是下令全軍士兵，眉毛塗以赤紅塗料。赤眉士兵排成隊伍的樣子著實是個奇觀，這麼一來，也為這個集團增添了一種威力。

※※※

前漢末期的南方尚未充分開發。長江流域就當時而言，是屬於南方地區。

天下大亂時代的造反，並不局限在一個地方發生。遍地起烽火──這是亂世的造反景象。

於南方竄起的綠林軍，後來分為下江、新市兩支，其間更有平林軍投入。

北方黃河流域也有銅馬軍等數十個造反團體揭竿而起。

東方則有赤眉軍抬頭。

此處且敘述有關赤眉軍之事。這是在中國歷史上如流星劃過的一股洶湧勢力。

今日山東半島的青島附近，當時有個海曲縣。漢代的縣長官稱為縣令，而喜歡更改名稱的王莽，將之改為縣宰。

當地有一呂姓豪族，主人很早就歿故，呂家的一切全由未亡人主宰。人們稱她為「呂母」。

呂母是個女強人。獨子呂育卻嬌生慣養，擺出紈袴子弟的姿態，整日以追逐女色為樂。

倘若浸淫女色的對象祇是妓女，則尚無不可，而呂育卻涉獵良家婦女。他甚至對縣宰的老相好也有所染指。

不良少年呂育，過去有多次為非作歹之事。每次惹出事端，都是由呂母花錢擺平。由於有此後盾，呂育更加肆無忌憚，橫行鄉里。但自己女人被染指的縣宰，怎麼嚥得下這口氣呢？

──斬！

縣宰遂下了這道命令。

王莽即位後，為了誇示其「仁政」，曾經頻頻頒佈恩赦之令。犯輕微刑罪的人，進拘留所後沒多久就被釋放──這樣的事情經常發生。因此，地方長官凡處置視為眼中釘的罪犯，都以速審速決方式將之除去，以免其逍遙法外。

自己的女人被呂育染指的縣宰，果然在新的恩赦命令頒佈之前，將這名可惡的年輕人解決掉了。

呂育的母親傷心欲絕，並且痛恨這位縣宰。呂育是她的獨子，也是她唯一的精神寄託。

兒子被縣宰殺掉，這幾乎使她失去了活下去的意願。為繼續活下去，她非做一件事不可。

──為兒子復仇！

最後，她以此為唯一的生活目標。

身為女人的呂母，當然不可能由自己下手報仇。為達到這個目的，她招募了一些人。

她的亡夫是地方豪族，認識不少俠客。和他甚有交情的俠客，是一個叫做徐次子的人。呂母立刻找徐次子商量。

處決呂育的縣宰為免除後患，準備把呂育的家人也處理掉。由於對方是地方豪族，而且有俠客之類的人物頻頻出入，因此，若不及早處置，後患將在所難免。

接到縣宰有此意圖的情報時，徐次子立即對呂母道：

「應該到海上為宜。」

萬一縣宰先下手為強，就會吃不了兜著走，大家很可能沒命。與其如此，不如到海上去。當時的山東半島海域，有一些無法無天的小團體幹著海賊勾當，一有機會就靠岸搶劫一場，然後逃到海上。據說，那些人的生活都過得相當好，倘若能以那種方式維持生活，何必戀棧於危機四伏的陸地生活呢？

呂母遂率領一群俠客出海。如前所述，該地海域有不少海賊小團體。他們正在尋覓大頭目，以免永遠淪為毛賊，過著不安定的生活。也就是說，想以組織形態保障自己。這時候，他們聽到以資產豐富而聞名的呂母處理家產後來到海上的消息。

──以她為頭目最為理想！

一群海賊很快就擁戴呂母，並且奉她為「將軍」。

呂母成為海上女將軍後，過了兩年多時光。天鳳四年（公元一七年）八月，她的黨羽襲擊海曲縣，抓了縣宰杜先後，將之斬首。

她終於為兒子報仇了。呂母於達成報仇目的的三個月後去世。

她的海賊團，人數已超過一萬。繼承為頭目的是徐次子。

──幹海賊勾當，無法養一萬個人。

徐次子有了這個想法。為了養活這批人，非上陸地不可。

※※※

由於長年生活在海上，所以，呂母殘黨對於在陸地上該如何生活，一點也沒有把握。此際最好的方法是，找一個陸地大頭目投靠。

這樣的頭目必須是個地位相當的人物。徐次子於是搜集了各地情報。

他得到的情報之一是──荊州當陽縣綠林山有奉王匡為首領的一批亡命豪傑。

「荊州……！？未免太遠了些。」

徐次子沉吟道。湖北綠林山確實離山東半島太遠了。

「有一個叫樊崇的人在泰山一帶相當活躍。」又有人報告。

「泰山……！？這個距離倒相當理想。」

徐次子頷首表示滿意。

「那我們去投靠他吧！」

過去跟隨呂母在海域耀武揚威一段時期的這批匪黨，遂上岸投靠樊崇軍。

以樊崇為首領的造反軍，攻打了泰山附近一個叫式的地方。式原是漢皇族之領地，式侯之遠祖為高祖（劉邦）之子齊悼惠王。這個地位後來由哀王襄繼承，其弟劉章則受封城陽。劉章六世子孫荒王之子劉憲在初元元年（公元前四八年）被封為式侯。

綿延兩百多年的漢王朝，「皇族」當然多如繁星。直到王莽取得天下後，漢之皇族乃成為普通的庶人了。

樊崇攻打式，並將之攻陷。

式侯劉憲死後，其地位由其子劉霸繼承。但由於劉霸無嗣子，其弟劉萌則成為第三代式侯。劉萌也於去年去世，留下三子。

樊崇於佔領式的同時，俘獲式侯的兒子。

三名皇族少年依序為恭、茂和盆子。其中祇有劉恭具備皇族教養，茂和盆子則由於年幼時已是王莽之天下，因而未受皇族待遇，教育也被忽略。劉茂尚對學問很有興趣，劉盆子則以牧羊為樂，根本不想讀書。

佔領式對於樊崇的造反軍可謂帶來新力量。他趁勢以其大軍佔領了整個現在的山東省地區。

王莽當然不能坐視，立刻派遣景尚、王黨等將軍前往鎮壓，卻無法將之攻破。這並不是政府軍無力的緣故。

──軍師放縱，百姓重困。

如史書記載，這個原因在於政府軍軍紀弛緩，到處掠奪，使老百姓陷於水深火熱之中。未得民眾支持的軍隊，當然不可能獲得最後勝利。

地皇三年（公元二二年），政府軍將軍為樊崇軍所殺。

※※※

地皇三年就是湖北綠林山流行惡疫的這一年。

景尚於這年二月陣亡。

四月，王莽決定再度派兵討伐樊崇等人。

這次的將領是王匡和廉丹兩人。這個王匡是王舜的兒子，當然不是綠林軍的王匡。他們率領的政府軍，總數達十幾萬之多。

這時候的造反軍已逐日膨脹。除了來自海上的一萬呂母殘黨以外，各地更有許多小團體陸續前來加入。中小規模的造反軍此時已無法自立，他們必須投入大規模團體始得生存。

由於膨脹迅速，所以，同道彼此並不一定認識。

「這樣下去，有可能發生同道互相殘殺之事……」

樊崇開始為此憂心。

他屬下的士兵一打敗政府軍，就剝下他們的軍服，穿在自己身上。因此，光憑外觀是分不出敵我的。

「說的也是。我們要有識別標誌才行。」徐次子說。

「讓他們綁頭巾如何？」

樊崇於思考片刻後道。

「不，敵人說不定也有綁頭巾之事哩！」

「胳膊上綁布帶──這個方法如何？」

「布帶若於搏鬥時掉下，就麻煩了。」

「那還有什麼好辦法呢？」

「哦，對……」

徐次子好像想到妙法了。

「你是不是有了什麼好點子？」

「我們不是有許多紅色塗料嗎？」

「沒錯，曲阜有許多這種東西……」

「就使用那些塗料吧！」

攻陷孔廟所在地曲阜時，曾經在其官庫發現許多赤紅色塗料。這是自認為聖人的王莽，為了修復孔廟，從各地運來塗刷牆壁用的赤紅塗料。

「那些塗料怎麼用呢？」樊崇問道。

「用來作為識別標誌啊！」

「識別……！？要塗在什麼地方呢？」

「一眼就能看到的地方。為避免自相攻打，把這個東西塗在見面就看得到的地方。」

「見面就看得到的地方是哪裡……？」

「眉毛啊！塗在眉毛上。」

「喔……」

塗在眉毛上的確是好點子。這是最醒目的部位。而且，由於是塗在毛上的關係，塗料不會輕易脫落。

樊崇於是下令全軍士兵，眉毛塗以赤紅塗料。赤眉士兵排成隊伍的樣子著實是個奇觀，也為這個集團增添了一種威力。

──赤眉軍。

人們如此稱呼他們。王莽之政府軍當然稱他們為「赤眉賊」。

十多萬政府軍為了討伐這批赤眉軍，向東進兵。統帥王匡當時是「太師」，這是高於三公的特別官職。

政府軍不但裝備欠佳，連軍糧也付之闕如。

──軍糧可在當地調度。

政府下了這個指示，而這等於准許軍隊肆意掠奪。由於這批軍隊紀律極為紊亂，沿途居民莫不大受其害。

──不怕赤眉來，祇怕太師到。

民間流行這句話。赤眉軍是由於沒有飯吃才投入造反集團的貧民群，他們是因為繳不起王莽的重稅，為避免被捕而逃亡的，所以瞭解農民的苦衷。今日眉毛塗紅的士兵，昨天以前也是靠辛苦耕作過日子的貧農。即使掠奪官庫和富豪宅邸，他們也絕不會欺凌貧民。

政府軍卻毫不容情，連窮苦百姓僅有的積蓄都被奪走。政府軍當然因而失去人心。

兩軍於一個叫成昌的地方會戰。成昌在今日山東省東平縣附近，靠近河南省。

失去人心的軍隊當然會被打敗。由於他們橫行霸道、極盡掠奪之能事，因此，各地造反頻傳。政府軍奉命鎮壓這些叛亂。一個叫索盧的人在無鹽城起而造反，政府軍於是在與赤眉軍交戰之前，奉命前往鎮壓，好不容易將無鹽城攻陷，處斬萬餘人後，才到成昌與赤眉軍對峙。對政府軍而言，敵人不是祇有前面的赤眉軍而已，四面八方的居民全都成了他們的敵人。

赤眉軍司令官董憲率軍數萬，迎擊政府軍。

由於才攻打無鹽城，政府軍極為疲憊。廉丹主張休養，王匡卻堅持連戰。

──我們豈可休養！？赤眉賊隨時會攻打過來呀！

事實確如王匡所言。

結果，政府軍大敗，廉丹陣亡，王匡敗走。

於成昌戰役後，赤眉軍又大大膨脹。由各地前來參加造反的人不計其數。

## 一一五綠乎？紅乎？

「更始帝劉玄這樣的皇帝，在我赤眉軍裡多的是！好！我來立一個真正的皇帝給你們看！」樊崇後悔自己有過想要投靠更始帝的念頭，遂決定自力更生。

※※※

「這個情形實在令人傷透腦筋……」

樊崇叫起苦來。

赤眉軍人數膨脹到三十萬了。

在這之前的組織甚為單純，軍中階級祇有「三老」、「從事」、「卒吏」三種。至於規則，僅有如下一條：

──殺人者處死刑。傷人者依其傷害程度，受同樣之刑罰。

由於總指揮樊崇本身是個文盲，因此，這個集團平時不使用任何文書。

但成為三十萬大集團後，再也不能以過去的方式經營了。樊崇遂以一萬人為一營，組織三十個營，並以徐宣、逢安、謝祿等人為高級幕僚，讓他們負責營紀。美其名為知識分子的這些人，實際上祇略通文墨。其中的徐宣略具易學知識，而像他這樣的人，已是最高級的知識分子了。

雖然赤眉軍後來開始使用文書，但還是脫離不掉暴動農民之色彩。

與之相較，因疫病而解體的綠林系造反軍，由於有地方豪族參與其間，因而比較沒有暴動色彩，保守氣氛較為濃厚。

──王莽的政權已到日暮途窮階段。他很快會下台的。

在地方上靜靜觀望中央態勢的豪族們，開始有了這樣的看法。他們很想推翻王莽，建立新政權以樹立新秩序，奈何他們卻沒有武力。

──對！和現成的造反軍團合作是一條捷徑！

他們開始注意到造反軍了。比起組織造反軍，利用現成的造反軍反而來得方便得多。過去站在權力體制一邊的地方豪族，對組織造反軍根本不在行。不過，要喊口號，他們倒是很拿手的。

──打倒篡位者王莽！復興漢王室！

不久，綠林軍中湧出這樣的口號。

由於理想主義者王莽採取重稅措施，稅目日益浩繁，所以人們過的是苦不堪言的生活，他們正在追懷從前的日子，在這個時候聽到興漢口號，當然立即表示贊成。

為搶東西吃而到處破壞的造反軍，態勢驟然一變，齊聲喊起興漢口號。膨脹迅速的造反軍最大的困難在於短缺糧食和軍費。地方豪族在這一點上給予他們援助，正因為如此，而有了鳩佔鵲巢的態勢。

既以復興漢王室為口號，就需物色一位皇族，並以之為皇帝。連綿達兩百年以上的漢王室，皇族之數何其多。清朝綿延兩百六十餘年，據說到清末時，與王室有血緣關係的「宗室」多達兩萬人以上。赤眉軍中就有七十多名與王室有血緣關係的人。同樣的，在綠林軍內也為數不少，

許多人當初參加造反軍都是各懷鬼胎。如果要擁戴某人為皇帝，以欠缺自主性的人較為理想。也就是說，這個人祇能做傀儡。

他們於是推出綠林系平林軍中被稱為更始將軍的劉玄為皇帝。

這就是更始帝。他以洛陽為據點。

另一邊的王莽則在長安，他也是皇帝。祇是，長安皇帝運勢已近日暮黃昏──這是任何人都看得出來的事。

──大家合力打倒王莽！

洛陽更始帝如此呼籲天下。

──不趕快投入，會佔不到好地位！

於是，各地有無數人爭先恐後地參加造反軍。

──我去和他們交涉看看。我的部下這麼多，他們非答應給我許多地位不可。

做此想法的赤眉軍總指揮樊崇遂滿不在乎地來到洛陽。他是擁有三十萬大軍的人，更始帝這一邊的領導人員當然急欲獲得這批大軍。但他們擔憂的是，租出廂房後，會連正房也被佔住。更始帝身邊的豪族就是佔了正房的綠林軍的人。因此，他們先把樊崇軟禁起來。

「他媽的！竟敢對老子來這一套！」

樊崇氣得直跺腳。

所幸更始帝陣營正忙著準備攻打長安，樊崇得以乘隙逃回。

※※※

「媽的！算啥皇帝！？更始帝劉玄這樣的皇帝，在我赤眉軍裡多的是！好！我來立一個真正的皇帝給你們看！」

樊崇後悔自己有過想要投靠更始帝的念頭，遂決定自力更生。

他的陣營中有七十多名皇族，其中以式侯的三個遺子最為接近皇統。三人當中該以哪個為皇帝呢？反正是傀儡，立誰都無關緊要，不過，事情總要有個著落才行。

「好，就用抽籤來決定吧！」

這樣的事情用抽籤決定，簡直是兒戲，但這正是赤眉軍的風格吧？

抽籤結果，決定由末弟劉盆子當皇帝。兩位哥哥多少受過教育，身為末子的他在稍懂事時就已家道中衰，因而根本沒有受過教育。他在赤眉軍中擔任的工作是牧羊，一天到晚與羊群為伍，不但蓬頭垢面，穿著更是一身襤褸。

看到他抽到皇帝籤時，眾人立即當場跪伏。劉盆子睹狀，嚇得哭了起來：

「我不要！」

但，不管怎麼哭叫，還是非當皇帝不可。經過梳洗後，他被迫穿上黃袍。

樊崇以及徐宣等赤眉軍領袖現在開始有了「取得天下」的意識。他們遂向西邊進軍。

赤眉軍乃農民軍。來到新鄭時，領袖發現若停留該地，可能會有許多人脫隊。由於沒飯吃而加入赤眉軍的原本是農民，而農民本質上是不容易去除土地歸屬感的，他們一心想回故鄉。但就渴望取得天下的赤眉軍領袖立場來說，此時的兵力非常重要，絕不能少一個兵員。為避免人員脫隊，最好的方法是趕緊繼續向西前進，離得遠遠的，使他們想回家鄉也無可奈何。

此外，為了繫住他們的心，非大大宣傳這次西征的利益不可。

──到了長安，金銀財寶任你們要多少就有多少！

樊崇於是以這樣的話安撫士兵。

實際上，長安已有更始帝的綠林系軍隊，並且把王莽政權推翻了。

此處必須就王莽滅亡之事有所敘述。被更始帝軍攻滅的王莽，可說是咎由自取。

在造反軍興起而天下騷動時，王莽正在進行一件異想天開的事情──向天下公開招募皇后。他於前年喪偶，據他自己說，公開招募皇后是神聖周代的制度。

結果，一個叫史諶的人的女兒被選為皇后，六十八歲的王莽把頭髮染黑後，舉行花燭之典。

如同朝廷在皇帝之下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及八十一元士，王莽在後宮也置了皇后以下的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及八十一御妻。這都是以周制為依據的。

而天下形勢正如風中之燭。

已經即位的更始帝軍隊正準備從東、南兩個方向朝長安攻打過來。

王莽派百萬大軍前往討伐。號稱百萬的這批軍隊，實際上祇有四十多萬。大司空王邑和司徒王尋共同指揮這批大軍。

聽到政府軍大舉出擊的消息時，更始軍諸將難免發生動搖。

在更始帝之下擔任偏將軍（部隊長）的劉秀也是皇族之一，與其兄長劉縯共同參加綠林系造反軍。這對兄弟都是指導能力極強的人，但卻因此而蒙受不利。由於是皇族的關係，他們自然也成為皇帝候選人，結果劉玄被擁立為更始帝。

劉玄是個不成材的人，之所以被選為皇帝，是為了容易操縱。劉縯則不然。他的弟弟劉秀雖然為人過於慎重，卻也是非常優秀的人物。想操縱這對兄弟絕非易事。這是諸將對他們敬而遠之的原因。

接到政府軍即將攻來的消息後，劉秀進入昆陽城。他的部隊尚不滿一萬，而包圍這個城的政府軍則為數十萬。

劉秀率領十三騎兵，悄悄從南門溜出。他這樣做的目的，是要到城外招募兵員，以救援被包圍的昆陽城。

※※※

劉秀字文叔，乃高祖劉邦第九代子孫，為景帝皇子長沙王劉發之後。他的父親劉欽於他九歲時歿故。雖然像這樣的皇族多的是，但就血統而論，他是較更始帝劉玄更接近正統的。

舉兵時，他是二十八歲。他是個極端謹慎的人，由於個性的關係，常被誤以為是怯懦之徒。

──像劉秀那樣萬事慎重的人都斷然舉兵，可見王莽已經沒有希望了。

據說，聽到他舉兵的消息時，人們奔走相告，並且紛紛投入他的陣營。

從昆陽城溜出的劉秀，在附近各城招募兵員。

──小心翼翼到了家。

這是所有人對劉秀的批評。實際上，他的本質並非如此。他是下了決心就敢孤注一擲的人。由於過去沒有這樣的機會，所以人們不知道這一點。

他於是反過來利用人們對他的批評。

他率領千餘部隊一馬當先攻入敵陣時，敵人的想法是：

──膽小如鼠的劉秀親自率領部隊攻打過來，這表示他有絕對的把握。看來祇有千餘名的這個部隊，一定是另有伏兵吧？

結果，還未發生接觸戰，敵人就被他的氣勢震懾住。

另一方面，己軍其他陣營人員的想法是：

──向來做任何事情都謹慎再謹慎的劉將軍，現在卻親自站到突擊隊陣前。他一定是有援兵或伏兵之計，才如此勝券在握！

受到鼓勵的士兵，遂爭先恐後地衝向敵軍。

在這個情形之下，敵軍更加擔心伏兵或援兵，未戰卻已先喪失鬥志，倉皇退卻。

劉秀因而以區區兩三千部隊，使包圍昆陽城的政府軍陣腳大亂，最後於城西河岸與之展開決戰。

此際，圍城政府軍首腦在意見上產生對立，因此，十萬軍隊變得不堪一擊。

──這等小城最好棄之不顧，以攻打鄰近宛城為上策。一旦攻陷宛城，昆陽城自然會降服。

名叫嚴尤的參謀如此主張時，王邑卻表示反對：

──百萬大軍未能攻下昆陽這等小城，這還能示威於天下嗎！？應該先將昆陽屠城，而後繼續前進。

嚴尤這時又引用《孫子兵法》，做了如下進言──

──孫子曰：「圍師必闕。」我們最好採用這個方法。

「圍師必闕」是於包圍戰之際，必須為敵人留一條生路之戰爭原則。知道四方完全被包圍時，敵軍會拚死奮戰，這將使己方損失慘重。為敵人留一條逃路，則對方祇顧竄逃，不能集中力量作戰，反而對己方有利。

──從昆陽逃出的敵兵一定會逃進宛城。而容納殘兵敗卒的軍隊，士氣必然低落。這對我們攻打宛城頗為有利，所以應為敵人留一條活路為宜。

嚴尤據此再三力說，王邑卻始終不為所動。

首腦在意見上的對立，當然影響麾下將兵，全軍因而欠缺一致性。

王邑和王尋有意讓自己的直屬部下立功，對旁系部隊都相當冷淡。

劉秀進兵河岸挑戰，意欲一決雌雄時，王邑和王尋祇率領萬餘直屬部隊，並嚴禁別的部隊插手干預。

劉秀軍在不可思議的力量之下，發揮了超實力的威力。雖然為數僅僅三千，卻把王邑和王尋的部隊打得落花流水。

佈陣於昆陽城附近的近十萬王莽軍，由於受命不可插手，便袖手旁觀。平時受到歧視的他們，甚至以眼看王邑、王尋軍隊被打敗為樂。

看到王邑軍苦戰的模樣時，守城軍士頓時眉飛色舞起來。他們遂打開城門，往外出擊。

王邑、王尋直系軍與劉秀軍交戰，敗相已顯，其餘大軍則絲毫沒有戰意──守城軍隊於這個時候衝了出來，誠可謂得了天時。

老天爺這時也站在造反軍這一邊。因為此刻突然雷雨交加，並且颳起勁風。這樣的天變，給予佔優勢者多達數倍的力量，對居劣勢者，則使其更加沮喪。

王莽軍大敗後，四處潰散。據傳，其中掉入河裡溺死者數以萬計。

這次戰役可謂決定了王莽的命運。

王邑逃進洛陽。這時候的洛陽尚在王莽手中。王莽為保衛洛陽，派太師王匡率軍出城應戰，更始帝則以同姓同名之「定國上公」王匡與之攻打。

樊崇到達洛陽，是於洛陽淪陷之後的事情。

## 一一六天下大亂

換由任何人當皇帝都會比王莽好──天下人對新的更始帝政權有很大的期待。但這樣的期待完全落空了。

※※※

各地戰敗之消息頻至，豪勇如王莽者，這時也變得極為沮喪。

命運開始走下坡路時，連親信都會逐漸離去，這是一定的事情。

──新朝（王莽之王朝）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

任何人都看得出這一點，而最為恐慌的當然是身邊的人員。如此下去，王莽一旦滅亡，他們勢必受連累而難逃一死。

──不如及早離開王莽。

──不！事已至此，不如把王莽殺掉。

他們有了這樣的想法。

當時，長安有一個名叫西門君惠的道士。這名道士告訴擔任王莽衛將軍的王涉：

──書上預言，漢將復興，而寫在預言書上的名字居然是國師公劉秀！

預言──讖，是何等被當時人們所深信，遠超乎今日我們的想像。《漢書》作者班固是極為優秀的人物，而連他都對預言深信不疑。

如前所述，這個時代頗多同名同姓之人。王莽被滅，漢復興後，確實有一個叫劉秀的人登基。但那是於昆陽攻破王莽軍的南陽劉秀，而不是國師公劉秀。

──預言果然沒錯！

連正史作者也如此認為。

聽到這件事情，王涉立刻找國師公劉秀、大司馬董忠以及居司中職的孫伋等人進行密謀。

──舉兵弒殺王莽！

這是政變。而唯有如此，他們才能證明自己並非王莽黨羽，自己及家族的性命才得以保住。

但這個共同謀議卻因孫伋中途畏怯密告而消息走漏。

國師公劉秀和衛將軍王涉自殺而亡，董忠則被捕遭殺。

王涉與王莽有堂兄弟關係。

軍隊在外連連大敗，大臣在內策謀政變。──

年近七十的王莽已到心灰意冷的地步，每日過著沉湎酒鄉的生活。他喜歡吃鮑魚，日日以之下酒。他對政事壓根兒已不關心了。

大司空崔發對王莽進言道：

「往昔國有大難時，人們都哀哭祈求避難。尚請皇上對天號啕大哭，以求神助。」

王莽遂率領群臣來到南郊，對天號啕大哭。王莽本身當然是失聲痛哭，而群臣卻也哭得異常厲害。實際上，群臣之所以如此，是皇帝答應褒賞哭勁特別大的人予以郎職的緣故。

群臣莫不如喪考妣般痛哭不已。由於與陞官有關，他們怎能不哭得死去活來呢？

因此而升為郎的人，為數多達五千餘。

王莽似已發瘋了。

「我不怕數百萬大軍攻打過來。因為我有『威斗』！」

他緊抱「威斗」，齜著牙笑著。

「威斗」是以北斗七星為形，類似鞋拔子的東西，長約六十公分，以五色藥石和銅作成。

據傳，威斗的效能在於將之揮起時，連百萬大軍都會跪伏在其靈威之前。對於這一點，王莽是深信不疑的。

「大膽叛徒，非給你們顏色看不可！」

一會兒在南郊舉行號泣比賽，一會兒抱著威斗癡笑──王莽的腦子確實已出了毛病。

更始帝則命令居丞相司直之職的李松攻打長安。李松一路上得到人們的響應。

武關一個名叫鄧曄的人開關迎入李松軍隊，鄧曄部將王憲則帶領軍隊向長安進軍。

王莽釋放囚犯為兵卒，並令皇后之父史諶指揮這個囚犯部隊。但這樣的軍隊根本不可能發揮力量。而且生性吝嗇的王莽發給將兵的軍餉微乎其微。

更始軍渡過渭橋，挖掘王莽祖墳，焚燒其棺及堂廟，最後攻入長安城。

王莽在燃燒的宮殿內到處逃竄。他死命地抱著「威斗」不放。但再怎麼揮動它，更始軍根本就沒有跪伏。

「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

他一邊逃竄，一邊如此大聲喊叫。

這話意思是說：我是受天命成為天子的有德之人，漢之更始軍能拿我怎樣嗎！？

這樣的自負簡直令人發噱。王莽這時的精神大概已陷入錯亂狀態了吧？

※※※

更始軍士兵猛然攻向王莽。殺死王莽是大功一件，日後會被封為侯乃是一定的事情。

士兵們殺死王莽後，不但把他的肉剁碎，更把骨頭砍成碎片。這是因為大家多少都想搶到部分屍體的結果。搶奪時曾經展開自相殘殺的場面，因此而喪命者達數十人之多。

王莽的首級被送到宛城後，在當地示眾。

──百姓共提擊之，或切食其舌。

史書如此記述當時的情形。意思是說：憎恨王莽暴政的民眾，以木棒擊打被梟首的王莽首級，並且割下其舌頭將之煮食。

第一個攻入長安的王憲自稱為漢大將軍，將城中王莽之數十萬軍隊收編到其麾下。結果，王憲起了這樣的念頭：

──由老子來做天子，有何不可呢！？就決定這麼幹了！

王憲遂把王莽的後宮女人歸為己有，並把天子旗幟豎立在自己的寢室前──他是以東宮為寢室的。而且他取得表示天子身份的傳國之璽後，並沒有把它交出。

王憲好像過於得意忘形了。

李松進入長安後，立即逮捕王憲，將之處斬。

更始軍陶醉於勝利當中，但在取得天下前，險惡的權力鬥爭已展開了。

更始帝委實是個不成材的人，唯一的好處是容易操縱。在幕後操縱他的眾人，遂為爭取主導權而展開爭鬥。

更始軍中最為顯要的是於昆陽、宛城兩役立功的劉縯、劉秀兄弟。其中劉縯尤為更始軍中的佼佼者。

佼佼者容易成為小人的眼中釘。有劉縯這等能幹果敢的人在，對其他人來說是非常礙眼的事情。

劉縯部將──被稱為三軍之冠的劉稷，向來就對更始帝被立之事極為不服。

──我主劉縯是真正的漢之皇族，他才是有資格被立為天子的人！更始帝劉玄是個來歷不明的雜種！

依恃自己勇氣和戰功的他，的確有些口無遮攔。

更始帝任命劉稷為「抗威將軍」。依照規矩，被天子任命為將軍的人要跪拜稱謝。

劉稷卻沒有跪拜。

「這是不敬之罪！」

一直想把劉縯除而後快的更始帝幕僚，認為他們終於逮到機會了。

「各位請別動怒。劉稷是個粗魯武人，絕對沒有惡意。無禮之處尚請各位包涵……」

劉縯是在庇護他的部下，而他的政敵卻企圖以「不敬罪之共犯」為藉口，趁機把他除去。

「放任劉縯的話結果不堪設想，他一定會篡奪帝位。皇上應該趁早把他解決掉……」

如此向更始帝進言的是素與劉縯交情不惡的李軼。

「你看著辦吧！」

庸愚的更始帝聽到帝位可能被篡，立即答允將劉縯處決之事。

劉縯很快就被處斬。由於擔心延宕下去，劉縯一派不知道會採取何種反擊舉動，政敵因而迅速行事。

劉縯的弟弟劉秀處境岌岌可危──

不敬罪共犯之弟！

劉秀如何逃過這個危機呢！？

結果，他表現出絕對的恭順之意，連為兄服喪之事都沒有做，以行動來表示他並不認同被問罪的哥哥。

劉秀原本就是個為人謹慎、甚至被認為是懦夫的人，向來做事遊移不定的他，雖於昆陽之役有過赫赫武勳，但人們認為那是湊巧，至今尚未對他刮目相看。

所以，他並沒有被認為是危險人物。

（祇要把劉縯解決掉，劉秀根本算不了什麼……）

這是更始帝身邊人員的想法。

劉秀可以說是靠人們對他的批評而逃過一劫的。

哥哥被殺後的他，其態度之恭順，甚至引起了更始帝的同情。

「劉秀確實有些可憐，應該好好提拔他。」更始帝說。

「那就派他宣撫河北諸軍吧！」近臣做此建議。

實際上，這是把他架空，從權力核心趕出。

※※※

河北有二十多個小軍閥割據。他們是銅馬軍、青犢軍、大槍軍、五樓軍以及鐵脛軍等。

劉秀以大司馬兼破虜大將軍身份，離開中央前往河北。他此行的目的在於說服諸軍歸順更始帝。

就結果而言，這件事有利於劉秀。倘若跟隨更始帝進入長安，他的命運一定會大大不同吧？

王莽滅亡是在更始元年（公元二三年），更始帝於翌年在李松奉迎之下，由洛陽遷都到長安。

更始帝是個無能的庸君。他處理天下政事祇有一句話──

「你們看著辦吧！」

而對操縱他的人們來說，他這種昏君作風是再方便不過的。

更始帝以日夜舉行酒宴為樂。他是個酒鬼，而他的夫人韓氏嗜酒的程度猶有過之。皇帝夫婦一天到晚對酌狂飲。要是近臣為了上奏政事求謁，皇后就當場對之怒罵。

「皇上正在和我對飲！這時進來言奏政事，你不知道這是沒有常識的行徑嗎！？」

（誰才沒常識……！？）

上奏者內心對此甚為不滿，卻又不敢頂嘴。膽敢如此，腦袋是會搬家的。

忍無可忍的軍師將軍李淑上書進諫。結果，更始帝大怒，將之下獄。

更始帝又有胡亂核授官爵之舉。他連廚師都授予中郎將或騎都尉之位。

在這種情形之下，政治不可能不亂。

換由任何人當皇帝都會比王莽好──天下人對新的更始帝政權有很大的期待。但這樣的期待完全落空了。

──還不如王莽時代……

人們開始這樣想。

──更始帝政權不會長久的……

這時候，人們已公開如此談論。

「皇帝有什麼稀奇！想要皇帝，我們可以自己立啊！」

由洛陽逃出、回到東方的赤眉軍樊崇，以抽籤方式立劉盆子為皇帝，就是這個時候的事情。

赤眉軍為使組織本身不解體，得拚命向西前進。

「一路攻往長安！」

赤眉大軍正由東方日夜兼程攻向長安，而長安宮廷的皇帝夫婦則祇知道成天喝酒。

赤眉軍到達高陵時，更始軍衛尉大將軍張卬和比陽王王匡等人立刻變節，與赤眉軍聯手攻打東都門。

丞相李松率兵出擊，為赤眉軍所俘。任職城門校尉的李松之弟李況則乾脆打開城門，迎接赤眉軍。

更始帝一度逃亡後，被迫向赤眉軍投降。更始帝近臣亦大半降服。

赤眉軍封更始帝為「淮陽王」。

在這樣的狀態之下，劉秀離開中央，對他來說毋寧說是值得慶幸的。

──赤眉軍應該會比更始帝差強人意吧？

人們再度期待於新政權。

不幸的是，人們的期待又落空了。

## 一一七遍地皆皇帝

繼漢皇族紛紛稱帝八，公孫述於四川自稱皇帝。在這之前都是由漢皇族稱帝，現在連非劉姓之人也自行以天子自稱了。

※※※

我們姑且把視線轉向到河北宣撫的劉秀。

劉秀的任務是使河北諸軍投向更始帝，也就是所謂的拉攏工作。說服未奏效時則使用武力，是當然之事。

在河北勢力最強大的是王郎一派。

王郎是居住邯鄲的卜者，也就是算命仙。他自稱是成帝遺子。

成帝有遺子之事，當時廣為人們相信著。

──燕子啄了皇子……

這首民謠表示，當時除趙飛燕姐妹以外的後宮女人懷孕時，不是被迫打胎，就是皇子於出生後即被暗殺。成帝當然知道這一點，因此，把有身孕的宮女，瞞著趙皇后保護起來，是有可能的事情。

所以，「民間有成帝遺子」這個風聲，應該不是空穴來風。

王莽始建國二年（公元一○年），曾經有個人衝到立國將軍孫建的座車前，大聲喊道：

「我的名字叫劉子輿！我是成帝遺子！」

實際上，這個人名叫武仲，他的頭腦不太正常，以現代用語來說是「誇大妄想症」患者。最後因此遭逮捕被殺。

雖然如此，人們還是彼此交頭接耳道：

──說不定那是真正的皇子哩！

算命仙王郎說：

──我才是真正的劉子輿。王郎是為方便而取的假名。

王郎絕不是十三年前像武仲那樣精神錯亂的人，他是個天才型騙子。算命師為了使對方相信，除辯才之外，常需利用各種手法。因此，高明的算命師經常都是天才型騙子。

漢皇族之一的趙王之子劉林，很容易地就為王郎所騙。

劉林是在河北南部一帶有相當勢力的人物，並且以俠義聞名。他說服地方豪族李育、張參等人，決定擁王郎豎起反王莽旗幟。

王郎辯才無礙，多少有預言家的模樣，但充其量祇是一個算命師，根本沒有武力可言。擁有武力的劉林等人現在成為王郎的後盾了。

由於王莽的暴政，庶民開始出現一種期待救世主的氣氛。王郎這一派人剛好搭上了這個時代潮流。他們的勢力很快在河北一帶擴張。

劉秀亦對之無可奈何。

他從事的是為更始帝籠絡多數人的工作，但王郎既以「天子」自稱，他就不便向王郎要求表示「恭順」之意。

劉秀彷彿刻意逃避王郎一派勢力圈似的，前往北方之薊。薊是現在的北京一帶。王郎一派的據地則為邯鄲。

但薊地也是王郎的勢力範圍，而皇族之一的原廣陽王之子劉接等人也有意響應王郎。劉秀不得已又離開了這個地方。

摯友鄧禹這時候老遠從南陽跑來與他為伍──這使正處於逆境的劉秀得到不少鼓勵。今後他身邊擁有可以共謀大計的人了。

在河北地區不屬王郎之勢力範圍的，祇有守信都郡的任光。

王莽將漢之信都郡分割為二，即信都與和戎兩郡。和戎郡太守邳彤以如下言語安慰劉秀：

「算命仙祇是以皇帝遺子之名，糾集烏合之眾，暫時囂張而已。他們根本沒有基礎可言，以我們二郡之兵力，很快就會把他們攻滅的。」

我們今日經常使用的「烏合之眾」，即是出自邳彤的這句話。

總之，劉秀以此為契機，開始走運。不同於以往，一切都進行得非常順利。

世人由於極端憎恨王莽的暴政，因而有了「祇要有人替代，什麼人當皇帝都無所謂」的想法。因此，算命仙王郎以「皇帝遺子」為幌子時，人們便紛紛擁護他。

實際上，擁護王郎的人並不是對他忠心耿耿的。有了聲望後，天下的平衡情形會起變化，是常有之事。

信都、和戎兩郡太守歸降後，周邊豪族也陸續看齊。劉植、耿純等人就是如此，相繼率領族人投入劉秀麾下。攻陷下曲陽時，劉秀軍隊已膨脹成數萬大軍了。

攻陷中山城、大破盧奴城後到處收編新兵，而後繼續攻克新市、真定、元氏、防子各縣，劉秀最後與王郎一派對峙。

雖然劉秀前線部隊初期作戰不順利，但是，劉秀經收容敗兵後，於郭門大破王郎大將李育。

「劉秀軍隊的表現相當不錯……」

持觀望態度的地方實力派人士，這時候開始以積極的態度投靠劉秀。上谷郡及漁陽郡太守皆令其部將率領騎兵參加劉秀對王郎之討伐戰。

王郎作為據地的邯鄲城，於更始二年五月被攻陷。

王郎終於被殺。以皇帝自稱的他，在其名為宮殿的居所內，保存了無數文書。

這些都是各地有力人士提出表示恭順之意的文書。

那是還沒有發明紙張的時候。除了最重要的文書寫在絲帛上外，一般文書都使用木簡或竹簡。

劉秀召集部下將兵，把堆積如山的文書全都搬到「宮殿」院前，在眾人面前點火把這批東西燒了。

乾燥的木簡和竹簡很快就熊熊地燃燒起來。劉秀指著火焰，道：

「這些文書我一個字都沒看。」

現在跟隨劉秀的豪族中，不少人曾經對算命仙皇帝王郎表示過忠誠。他們當然向王郎提出效忠誓書，因為倘不如此，便有可能被攻打。

如果逐一檢查王郎「宮殿」裡的文書，這類誓約書一定會頻頻出現吧？

──有二心。

誓約書被發現的人，因此受罰也是無可辯駁的事情。

所以，看到這堆文書，有些人著實內心不安。劉秀卻隻字未讀，在眾人環視下把它們燒了。

很多人至此大大吁一口氣。他們同時深深敬佩劉秀的為人。

（劉將軍實在是一位值得欽佩的人……）

劉秀因而收攬了人心。

更始帝派遣使者立劉秀為「蕭王」，並傳達如下「勅命」：

──率領有軍功諸將凱旋長安。

（該如何是好呢？）

劉秀在邯鄲城溫明殿內午寢後，茫然有所思。

他清楚知道更始帝以及其身邊人物的想法：他們對在河北增加不少兵力的劉秀，已開始有所警戒。更始帝最擔心的是劉秀的實力會繼續擴大。

更始帝當初把劉秀趕到河北，就是怕他的實力增強；倘若劉秀的實力遽增，對更始帝而言是一大威脅。所以，這次召回，為的是要讓他對付西進而來的赤眉軍吧？

劉秀起身，舉起雙手，大大打了一個呵欠。

「我的命運好像是非當皇帝不可……」

打過呵欠後，他如此自語。

剛睡醒的他根本不知隔鄰房間是否有人。

──當皇帝……

這句話已足夠觸犯大逆罪。以為人謹慎著稱的劉秀，說出這樣的話實在相當大膽。

劉秀卻不認為這是自己大膽。因為，再怎麼想這都是自然歸趨，並不是自己願意如此。

更始帝使者要回去時，劉秀讓他這樣回奏：

──辱承厚任，不勝感激。但，河北尚未平定，此時不宜退兵。懇請准予繼續滯留河北……

使者大吃一驚道：

「呈上這樣的回奏，不怕會有問題嗎？」

「沒關係。」

劉秀莞爾一笑說。

他這是拒絕了速歸長安的「勅命」。

「違勅」同樣也是大逆罪。

劉秀決定不服從更始帝了。他有了自立之意。

※※※

（並不是我想當皇帝……）

劉秀再三對自己說這句話。他準備當皇帝，並不是為了野心，而是為了保護自己的生命。倘若不當皇帝，他將被殺是一定之事。

號稱百萬的赤眉軍正在西進。他們齊聲呼叫著：

──長安有金銀財寶！

為抵禦眉毛塗紅令人戰慄的大軍團，更始帝有意利用膨脹了的劉秀軍隊。

不論勝負如何，赤眉軍和劉秀激戰的結果，雙方一定都會蒙受極大損失。劉秀軍滿身瘡痍地擊退赤眉軍──這是最理想的。赤眉軍被滅而劉秀的力量削減，這是一石二鳥之策。倘若劉秀軍被打敗，赤眉軍一定也會陷入幾近潰滅的狀態，而無力攻進長安。

劉秀當然料想得到更始帝打的如意算盤。凱旋長安後，一定會被命令迎戰赤眉軍，結果自己終將喪命──這是意料中事。

（我還不想死……）

劉秀為了求生，所以沒有聽從勅命。這同時表示他準備脫離更始帝陣營，開始自立。

他不回長安，赤眉軍當然會直接與更始軍發生激戰。無論哪一邊獲勝，終是兩敗俱傷。這期間，他會採取坐山觀虎鬥姿態，再一舉攻打雖獲勝而疲憊至極的一方。

天下一定會歸他取得才對。

他絕對不是有取得天下的「野心」，而是由於不想死，才成為天下之主，可說是迫不得已。

為了顧及自身安全，劉秀非討伐銅馬軍以及鐵脛軍這些河北小軍閥不可。這些小團體有二十多個，兵員人數合起來將近百萬，所以不可小覷。

更始帝擔心劉秀的軍力會再增強，因而命令各地太守，絕不可響應劉秀之徵兵。

劉秀並未採取徵兵之舉。由於他斷然處斬幽州牧苗曾，各地長官驚駭之餘，紛紛把自己的軍隊獻給劉秀。

劉秀遂舉大軍攻破銅馬軍。降服者以原來的組織被收編為劉秀軍。但他們因不知何時會被殺而憂心如焚。劉秀卻經常輕裝簡從，騎馬前往視察這批士兵。

要是有人意圖刺殺，這是很好的機會。劉秀是刻意以這樣的姿態出現在投降將兵面前的。

這個舉動暗示：

──我相信你們！

投降將兵果然都對他心服了：

──蕭王推赤心置人腹，我們應該向他效忠才對！

劉秀掌握了數十萬大軍。

長安人都以「銅馬帝」稱呼劉秀。

劉秀遂於翌年（公元二五年）六月登基，並以這一年為「建武元年」。

赤眉軍這時已以抽籤方式立牧羊的劉盆子為帝。

在這之前，長沙王子孫中一個叫劉望的皇族於汝南舉兵，且以皇帝自稱。於昆陽之戰，獻計未被採納的參謀長嚴尤，成為劉望的大司馬。

為王莽所逼而退位的末代皇帝劉嬰，這時候的身份是安定公。而他卻在方望以及弓林等人的簇擁之下，再度成為天子。這情形應該以「復位」相稱吧？

同為漢皇族之一的梁王劉永也於這一年自稱為天子。

稍後，公孫述於四川自稱皇帝。在這之前都是由漢皇族稱帝，現在連非劉姓之人也自行以天子自稱了。

誠可謂遍地皆皇帝。

這個時候起的劉秀，應該以後漢光武帝稱呼才對。

他於即位後，任命摯友鄧禹為大司徒，其地位相當於丞相。鄧禹當時二十四歲。副丞相大司空則起用王梁。之所以有此任命，是因為這個人的名字曾在一本叫《赤伏符》的咒文中出現的緣故。相當於國防部長的大司馬，則起用名字在預言書中出現的孫成。但由於這個人惡名昭彰，後來改由吳漢擔任。

## 一一八娶妻應如斯

「你喜歡陰麗華，對不對！？」郭皇后歇斯底里地喊著。頗能壓抑自己的光武帝，忍耐度還是有限的。「是啊！因為作為女人或母親，陰麗華都比妳強幾十倍！」

※※※

「我並沒有意思要當皇帝，我想當的是執金吾。」

即位時，光武帝常對近臣說這句話。

執金吾是負責維持首都治安的長官職名。

金吾是一種對祛除不祥極有靈力的鳥。往昔天子出巡時，都有手執金吾金像的開道者。漢武帝時代起，開始以「執金吾」（手執金吾者）稱呼首都治安長官。

靈鳥像後來改為兩頭鑲以黃金的銅棒，而執金吾的制服，則為文武百官中最為華麗者。以捕捉盜賊為職務的執金吾，是想以「樣貌」壓制不法之徒吧？

以制服為憧憬對象──這個現象在現代社會中也有。光武帝在年輕時代也曾憧憬執金吾所穿的華麗衣裳。執金吾率領的部下是一種儀仗隊伍，挑選的都是身材高挑容貌出眾的年輕人，同樣穿著華麗制服。

「當官就當執金吾……」

光武帝唸唸有詞地說到這裡後噤住。他是還有後話的，但不便公開地說。

一般而言，男人的畢生願望在於飛黃騰達，並且以美麗女性為伴侶。光武帝在心裡自言自語道：

「娶妻就娶陰麗華……」

陰麗華係南陽郡新野縣人。陰家乃當地名門，父親於她七歲時去世，所以由母親養育。陰麗華以貌美聞名，據說，年輕時候的光武帝祇窺看一眼就愛上她了。

（要是能娶那樣的美女為妻，該多幸福……）

他邊嘆氣邊搖頭。

光武帝是小心翼翼的人，如此迷戀一個女人卻不敢開口求婚。這樣的作為完全反映出他的性格。

於昆陽擊破王莽軍後，他認為自己應該已有娶妻的資格，因而娶陰麗華為妻。光武帝當時二十九歲，她則十九歲。

亂世新婚夫婦當然不可能充分享受新婚的氣氛。光武帝在兄長劉縯因其才幹遭人妒忌、被更始帝親信殺害後，又以宣撫河北為藉口，被逼走北方。他因而被迫告別嬌妻，隻身前赴任地。

光武帝在河北的苦鬥情形如前所述，他開始走運是在攻破邯鄲王郎一派後。而之所以獲得大勝，同為皇族的真定王劉楊率領十萬兵投靠過來是最大原因。

「你娶我的外甥女兒如何？」

恩情如山的劉楊提出這件事情時，光武帝實在不便拒絕。倘若在劉楊指揮下的十萬大軍於此時離開他的陣營，將是極大的致命傷。還好，一夫多妻之事在豪族之間尚屬普遍，光武帝便不再猶豫。

「承情之至。」

他一本正經地回答道。

真定王之姐嫁給一個名叫郭昌的人。郭昌原本是地方首富，後來將無數田地宅邸等財產讓給異母弟弟，因此獲得「義人」美名。

前代真定王劉普（景帝第七代孫）就是看上這一點，所以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了他。這對夫婦後來生下一個名叫聖通的女兒，而義人郭昌卻於不久之後去世。

身為叔叔的劉楊憐憫喪失父親的外甥女，於是要光武帝娶她。說起來，光武帝與喪父之女特別有緣，因為陰麗華和郭聖通的情形都是如此。

一夫多妻尚無不可，光武帝即位後，於立場上非立皇后不可。而皇后是祇許一個人當的。

「我是很想立妳為皇后的，可是……」

光武帝露出他優柔寡斷的性格說。

如昆陽之役那般必須孤注一擲時，他是會有極大決斷力的，但平時的他什麼事情都拿不定主意。

倒是他的妻子幫他下了決定。

「如果沒有郭聖通的舅舅做你的後盾，你不是會有困難嗎？」

「事實確實如此。」

「那你還有什麼好考慮的呢！？她已經生了你的孩子，就把她立為皇后吧！」

郭聖通已經生了一個名叫彊的兒子，陰麗華則還沒有。

「是嗎……！？那我就這樣決定囉！」

建武二年（公元二六年），光武帝立郭聖通為皇后，並且以劉彊為太子。

實際上，陰麗華並非心甘情願地退讓。要是此刻不立郭聖通為皇后，自己的丈夫光武帝將無法取得天下。雖然他已即位稱帝，但另外還有好幾個以皇帝自稱的人。最後成為真正天子的，將是其中最強的一個。

（到時候成為真正皇后的，將是我……）

這是她打的算盤。

倘若此刻由於一時嫉妒而把丈夫和郭氏拆散，丈夫將不可能成為真正的皇帝。這樣，她將一無所得。所以，現在必須忍耐。來日方長，為將來打算才是良策啊！

光武帝遂進入洛陽，成為此地之王。

赤眉軍則進入西邊的長安，更始帝向其投降。但赤眉軍的內部卻十分混亂。他們之所以能夠攻破更始帝軍，是因為更始帝酗酒失去民心，以及光武帝未趕來救援的緣故，也就是說，是建立在敵人弱點上的勝利。

攻破更始帝的赤眉軍，本身在統制上也非常紊亂。他們根本不是為了取得天下而組成的集團，以脅迫方式被立為天子的少年皇帝劉盆子，當然沒有統率全軍的能力。

而且故鄉在東方的他們，由於光武帝佔領洛陽，此刻已是有家歸不得，全軍陷於自暴自棄的狀態。

赤眉軍三十萬人進入長安後，不事任何生產，而軍中也沒有一個通曉經濟問題的人。坐吃山空的結果，他們為了尋找食物，決定向西邊移動。

東邊洛陽為光武帝所佔據，他們祇有往西移動。

但他們的西進並不順利。西北之民不會乖乖地任由他們恣意掠奪。何況地方有力人士中，一些人是擁有武力的。

有一個叫隗囂的人，在隴西地區（現今的甘肅省東部）以地方軍閥姿態盤踞。這個人當然沒有坐視赤眉軍通過，而是予以迎擊。

祇以數量為依恃、毫無編制可言的赤眉軍，遇到較有編制的軍隊，當然一下子就被攻破。他們被隴西軍打得落荒而逃，一路奔回長安。

長安已無糧食供給他們。

「金銀財寶倒多的是！」

「在哪裡！？」

「在地底下！我們可以挖出來！」

「你說的是什麼地方的地底下！？」

「當然是皇陵！皇帝的墓穴裡有堆積如山的金銀財寶啊！」

「咱們趕快挖出那些金銀財寶，回山東老家吧！」

「對！回山東老家去！」

赤眉軍之敗兵殘卒遂挖掘漢諸帝陵墓，劫了財寶就往東跑。

在洛陽的光武帝當然不會坐失這個機會。對方是毫無作戰計劃、一心祇想逃回山東故鄉的烏合之眾。攻打這樣的軍隊，當然必勝無疑。

結果，光武帝軍獲得大勝。赤眉皇帝劉盆子以下的官員大半降服。這是建武三年之事。

光武帝朝成為真正皇帝之路邁進一大步了。

趁赤眉軍向西之空檔，佔據部分赤眉軍地盤且自稱皇帝的劉永及其黨羽張步，於建武五年為光武帝所平定。

剩下的祇有隴之隗囂和蜀（四川）之公孫述兩個軍閥。

※※※

沒東西吃的農民什麼事情都幹得出來。有效匯集他們的精力、使之走向正當途徑時，將會發揮極大的力量。可惜的是，赤眉軍和綠林軍都沒有這樣的指導者。

樹立農民政權之可能性因而消失，揭竿而起的農民大都被光武帝這類豪族利用。光武帝建立的後漢王朝，可說是搶奪得來的政權。

建武五年（公元二九年），在各以皇帝自稱的光武帝與四川公孫述之間，還有軍閥隗囂。被兩位皇帝夾著的隗囂正迷途於何去何從。他於是命令部下馬援前往偵察。

──靠哪一邊較為有利，你親自到這兩個地方去觀察後做判斷吧！

馬援和公孫述是兒時朋友。所以他先到了公孫述所在的四川。對幼時朋友的來訪，公孫述擺出皇帝的架子，對待馬援如臣屬。馬援回來後報告道：

──公孫述祇是井底之蛙。

我們今日常用的成語「井底之蛙」，便是出自馬援這個報告。

馬援後來出仕於光武帝之下，以軍人身份非常活躍。馬援建議棄公孫述投靠光武帝，隗囂未予採納，卻採取見風轉舵的態度。結果，光武帝派兵攻打，隗囂敗死。

平定隴之隗囂後，光武帝決定攻打蜀之公孫述。

「得隴望蜀」一詞出現於他這時候寫給遠征軍將軍的信中。這句話後來用於形容人的貪心不足。

蜀於建武十二年（公元三六年）被平定。

（時候差不多了……）

陰麗華心想。

丈夫劉秀討伐公孫述後，成了真正的皇帝。現在是輪到她當真正皇后的時候了。她已生有孩子。自己成為皇后時，孩子便是皇太子，也將成為下一代皇帝。

她開始有所計劃，但這個計劃沒有必要了。

這是因為皇后郭氏自我毀滅的緣故。

郭皇后認為丈夫成為皇帝，完全是靠自己一族之庇蔭。光武帝最初的情形確實如此，但佔據洛陽以至於平定天下，都是以他自己的力量達成的。深居大內的郭皇后卻不知道這一點。

郭皇后的母親是真定王的女兒，也就是說，她是以皇族身份下嫁的。而且，丈夫郭昌英年即逝，她向來習慣於家中掌權。郭皇后自然也以之為榜樣。

由於母親任性，所以這個女兒也學了母親的作風。她認為此乃理所當然。

光武帝漸漸變得無法忍受郭皇后的態度。他對這個女人原本就沒有什麼愛情可言。他過去傾心的是另外一個女人。他以「娶妻應如斯」心理娶了陰麗華，而陰麗華也正在身邊。

皇帝到陰麗華所居宮殿的次數越來越多。

郭皇后對此深感妒忌。

陰麗華是非常內斂的人，極端厭惡華美。提到三十年前去世的父親時，她一定會眼淚簌簌而下。

（我也是九歲喪父，但，老頭子的模樣我早已忘得一乾二淨，所以一點沒有悲戚之情。陰麗華的孝心實在可嘉……）

光武帝每每以自己作為對照，讚許她的孝心表現。

「你喜歡陰麗華，對不對！？」

郭皇后時常歇斯底里似地對他喊著。

（這是國家的多難之秋。我希望家庭能平和圓滿，不然還能埋首於國家政事嗎！？）

頗能壓抑自己的光武帝，忍耐度還是有限的。

「是啊！因為作為女人或母親，陰麗華都比妳強幾十倍！」

光武帝說完這句話後，看都不看一眼郭皇后，掉頭就走。

後來，光武帝以「皇后有呂、霍之風」為由，對三公宣佈廢后。呂后和霍后是過去險些使漢王朝垮台的惡女。以「有其風」為由廢后，還有比這更具決定性的方式嗎？

陰麗華當然被立為皇后。

皇太子劉彊也喪失其地位，後來被降為東海王。喪失皇后稱號的郭聖通，她的第二個兒子劉輔是中山王，而她也被移到中山，被稱為「中山王太后（中山王之母）」。

陰麗華的兒子劉莊成為皇太子。

那是建武十七年（公元四一年）的事。

## 一一九日本登場

東夷倭奴國王遣使奉獻──祭彤的盼望終於實現，後漢史官做此記錄，《後漢書．光武帝紀》也記載著此一事實。

※※※

討伐公孫述，平定蜀後，西漢的主要部分大致已歸光武帝統治。剩下的祇有邊境地帶而已。

如對隴和蜀，以兵力平定之事當然有過，但支配漢朝之主要地區，大都採取令各地豪族承認光武帝宗主權的形式為多。但邊境地區則無法如此。

漢之版圖中，支配能力最弱的是南方。

漢代，南方被稱為交州，含七郡五十六縣。地域包括今日的廣東、廣西以及越南。其中，現在的越南地區有交趾、九真以及日南三郡，由於距中央最遠，每當中央勢力衰弱時，這些地方都會蠢蠢欲動。

光武帝剛為中原帶來和平時，在這三郡指導自立運動的是女性。

那是名叫徵側、徵貳的一對姐妹。

漢武帝征服南越、將此地納入版圖後，似乎採取移民以使土著人民濡染文明的政策。但這三郡並沒有完全順從於漢。

依據《後漢書》等中國史書的記載，指導叛亂的徵氏姐妹「甚為雄勇」，是悍馬一般的女性。

在越南的傳說中，她們是愛國烈女，相當於法國的聖女貞德。她們是交趾郡人。今日的東京三角地帶就是舊時的交趾。

當時的交趾郡守名叫蘇定。由於徵氏姐妹堅持反抗，所以他準備將之逮捕，她們卻以此為契機，興起了大規模叛亂。

依據史書記載，叛亂開始於建武十六年二月。那是光武帝廢郭皇后、立陰麗華為皇后的一年前之事。

徵氏姐妹起而造反，不僅交趾，連九真（河內一帶）、日南（南越）住民也都響應，很快就佔領了六十五城。

各郡太守祇勉強守住自己的城池。

翌年建武十七年，光武帝以馬援為伏波將軍前往討伐。副將為扶樂侯劉隆。

馬援過去是隗囂的幕僚。隗囂要他就公孫述和光武帝二者何者較具前景之間做判斷時，他曾經斷定公孫述為「井底之蛙」，並且建議隗囂投靠光武帝。結果，隗囂沒有聽從他的意見，馬援因而離開並出仕於光武帝之下。

「這是為祖先洗雪污名的好機會。」

馬援精神抖擻地對自己說。

什麼是祖先惡名呢？

漢武帝時陷戾太子於罪，迫使他造反的禍首是江充，此事已如前述。後來查出那起事件純粹為捏造，武帝震怒之下將江充一族及其黨羽悉數殺盡。

擔任光武帝侍從官的馬援，其曾祖父的兄長馬何羅是江充的密友。馬何羅因此提心吊膽。自己和江充要好之事隨時都有可能被查出來，而江充的黨羽是逃不過被殺厄運的。

──與其被殺，不如把皇帝殺掉！

馬何羅利用自己隨侍武帝身邊的方便，決定伺機刺殺皇帝。最後他在甘泉宮下手，卻為匈奴休屠王太子──頗受武帝信任的金日磾──所阻礙，當場被摔倒後遭捕。

這是大逆之罪。連馬何羅之弟馬通──即馬援之曾祖父──也連坐被處刑。

馬援是謀反者的子孫。他得立一次大功，挽回馬家的名譽。這是他志願終身從軍的原因。

此次南征時，馬援已五十五歲。他南下到海南島之對岸合浦，然後沿著海岸走山路，邊開路邊前進。

他的軍隊在一個叫浪泊的地方，與造反軍交鋒，結果，他殺死數千人，俘獲一萬餘人，獲得大勝。

馬援繼續追擊，再度於一個叫金豁的地方，大破造反軍。這樣的連戰連勝，最大的原因在於漢軍的武器和裝備遠較造反軍優良。

馬援取得徵氏姐妹首級，以驛傳將之送至皇都洛陽，這是建武十九年正月之事。

馬援因此次戰功被封為新息侯。這是三千戶領主，地位僅次於三公九卿。

（這樣還不夠……）

他不以此為滿足。他認為這樣的功績還不足以彌補祖先所犯的大逆之罪。

建武二十四年（公元四八年），湖南武陵五溪蠻夷叛變。這是現在的桃源縣，據傳該處有名叫武陵桃源鄉的世外仙境。依據考證，當地好像住有被稱為溪族的少數民族。

馬援又志願從軍。

「你已年逾六十，不必如此辛勞了。」

光武帝以此為由不允。

「雖然臣已六十二歲，卻老當益壯，還能穿著盔甲策馬奔馳哩！皇上請看吧！」

結果，馬援穿著盔甲策馬奔馳，讓皇帝看他的英姿。

「矍鑠哉，此翁！」

今日人人都知道的「矍鑠」一詞，即源於此。

馬援終於被准許出陣，實際上，此時的他已有重病在身。他於這次作戰期間陣亡。

北方匈奴此時正發生內訌，分為南北二派。對漢而言，匈奴是令歷代當政者最為頭痛的部落。漢因匈奴分裂而得以安泰。何況這一次的情形是：分裂了的南匈奴日逐王於建武二十六年（公元五○年）歸順於漢。光武帝的得意程度不言可知。

北匈奴依舊令漢生懼，南匈奴則被准許居住於黃河北岸之地，後來長久與漢保持友好關係。

新生的後漢，因北方南匈奴的歸順及南方交州征討徵氏姐妹之舉成功，邊境問題得以穩定。此時北匈奴開始覬覦豐裕之西域各國，後漢西疆之防守，留待光武帝的後代去處理。

然而，東方的情形又如何呢？

※※※

一個名叫祭彤的人在建武十七年（公元四一年）起的約三十年間，以遼東太守身份，防守著後漢的東方邊防。

後漢邊境包括北、南、西在內，都較前漢全盛期──武帝時代──式微，唯有東邊，保持著猶較武帝時代良好的安定狀態。

遼東太守除了遼東以外，更是朝鮮半島樂浪郡的實際支配者。

祭彤於幼小時喪失雙親。雖然他的親戚中不乏有力人士，但由於環境使然，他得到了「自己之事非自己做不可」的教訓。

他的堂兄弟中，有征虜將軍祭遵以及酒泉太守祭午等人。戰歿的祭遵無嗣子，光武帝乃起用其堂弟祭彤為秘書──黃門侍郎，以示體恤之意。結果發現祭彤是很有才幹的人。

孤兒祭彤當然緊緊抓住這絕佳機會，盡心盡力去擔任這個職務。嘗過人間辛酸的他，知道必須苦幹才能出人頭地，加上確實有才幹，所以工作非常認真而且成效顯著。

成為遼東太守的祭彤，成功地平定鮮卑族。他當然使用武力，然而其中也有不少靠外交手段使之歸順的情形。他的手法是軟硬兼施。

──我想做連武帝都沒有做到的事情，這樣才是男兒本色。

他常對近侍說這句話。

「武帝都沒有做到的事情，指的是什麼呢？」

近侍如此反問時，遼東太守笑著說：

「據說，樂浪的那邊還有國家……」

「是的，樂浪的那邊還有馬韓、弁韓、辰韓三國。」

朝鮮半島確實有這三小國存在。

「不，我說的是更遠的地方。那邊還有國家……」

「真有此事嗎？」

「是海的那邊……。有一個叫倭的國家。」

「我曾經從樂浪來的人口中聽說過這個名稱……」

這位近侍依稀記得曾經聽過「倭」這個國名。

「太守的意思是不是要攻打過去？」近侍問道。

「我還不知道那個國家有沒有攻打的價值……。總之，我的目的在於讓他們歸順。他們是尚未開化的蕞爾小國，知道大漢威勢不可輕視時，一定會誠惶誠恐地前來進貢吧？」

「那將是一大快事了。」

王莽時代，高句麗王受命出兵討伐匈奴而未從，因此被降為「下句麗侯」。高句麗與中國本土的關係從那個時候起就斷絕，直到王莽滅亡後，關係才又恢復。光武帝於建武八年同意將「下」回復為「高」、「侯」回復為「王」。但高句麗卻於建武二十五年（公元四九年）春入侵河北以及山西等地。結果，祭彤以外交手段使他們歸順。在這之前的建武二十年（公元四四年），韓有一個叫蘇馬諟的人，到樂浪郡來表示歸順之意。

結果，朝鮮半島南部也歸順於漢。不過，馬韓、辰韓、弁韓三國並非歸入漢之版圖，而是每年四次按季送貢品至樂浪郡致意。但大漢天威到達朝貢之國倒是事實。

實際上，對漢而言，得到貢物並不是一件有利可圖之事，反而是一種損失，因為漢不能讓捧著貢品來的朝貢國使者空手回去，而會賜給價值數倍於貢物的禮品，這是慣例。

在朝貢國方面，這無非是利潤極大的貿易。對漢來說，則是一項永遠的「赤字」貿易。而這龐大「赤字」的報酬是「漢之國威」。

──朝貢是頗有賺頭的一件事。

祭彤採取的方法是如此廣向東方各民族宣傳，以達到使其朝貢的目的。

「通知倭國派使節到樂浪來！」

他以半命令口氣告訴由辰韓前來的使者。

在地理上最接近倭國的是弁韓。現在的釜山就在弁韓領域內。這兩個國家在習俗上也頗多相似之處。《後漢書》將弁韓記載為「弁辰」，並且有如下之文：

其國近倭，故頗有文身（刺身）者。

意思是說，文身原為倭國之風俗，弁韓由於與之鄰近，受其影響而文身的人也不少。

在經濟上，倭國則與辰韓的關係較為密切。這是因為現在的慶尚北道之地產鐵的關係。當時正處於彌生時代後期的日本，為尋求貴重之鐵而與辰韓有所交易。在此情況之下，倭國當然會派使者到辰韓。祭彤就是鑒於這個事實，所以意圖將辰韓作為與倭國的聯絡管道。

倭國卻一點反應也沒有。

──我們確實把太守的話傳達了。

辰韓官員這樣辯白。

「他們一定沒有傳達我的話！」

祭彤立刻做了這樣的揣測。辰韓每次到樂浪朝貢後，習慣把漢朝賜給的物品，以高價售給前來買鐵的倭國商人。倘若倭國人也直接到樂浪朝貢，辰韓以後就不能做這筆生意了。因此，辰韓一定沒有勸倭國向漢朝貢。……

祭彤便準備關照弁韓，要他們和倭國取得聯絡。

他的態度誠可謂相當積極。就實質而言，倭國朝貢並不會帶來什麼實際利益。倭國產物中較有魅力的，頂多祇有白珠（珍珠）。他對倭國的執著，動機完全在於如史書的如下記載：

──諸多他國人因仰慕漢之威德，因此，迢迢千里渡海而來。……

韓國三小國由於與中國陸地相連的關係，所以，洛陽人士對之視若鮮卑族，一點不覺新鮮。每次帶三韓使者到國都，也絲毫不能引起話題，因此，史官很有可能不做這項記錄。但倭國的情形則大不相同，他們是渡海而來的。自古以來，中國人對於渡海非常不拿手。正因如此，倭國人渡海前來，將會是震撼性消息。

（我一定要把倭國使者帶到洛陽！）

他的執著愈來愈強。東海倭國前來朝貢──這將是連前漢武帝之黃金時代都沒有過的盛事！

由於心意堅定，所以他得到的情報著實不少。

──倭分為百餘國，其盟主大倭王居住於邪馬台國……大倭王雖受擁戴，卻為了維持其地位，亟欲獲得「權威」……目前由倭奴國居大倭王之位……

這當中有共同的利害問題。

──由我們給予大倭王想要的權威如何？

事情談妥後，自稱「大夫」的倭奴國使者造訪樂浪郡，然後在漢之官員的帶領下，前往洛陽。倭奴國大夫一臉驚訝地抵達洛陽是中元二年（公元五七年）正月之事。光武帝授予刻有「漢倭奴國王」字的金印。

光武帝於事後的二月死去，享年六十二。

──東夷倭奴國王遣使奉獻。

祭彤的盼望終於實現，後漢史官做此記錄，《後漢書》編者范曄也將這一行記載於《光武帝紀》中。

前述金印於天明四年（公元一七八四年）在日本博多灣頭志賀島被發現，是有名的事實。

## 一二○深入虎穴

「……我們已經無路可退。為度過這個危機，你們把生命交給我班超，可以嗎？……咱們今夜襲擊匈奴使節團吧！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

「花大半天時間聽別人說毫無用處的勞什子事，你不覺得太無聊嗎？」

班固側頭說了這句話。他為弟弟班超的好管閒事而生氣。班超一大早就在聆聽由交州帶回的黑奴敘述有關「大秦」之事，直到晌午時分。黑奴回去後，班超翻開畫在布帛上的地圖。這是他親手畫的，上面寫有西域各地的地名。他把「大秦」這兩個字加到比西域更為西方的部分。放下筆後，他環抱雙臂，開始思索起來。

「聽說，大秦由三十六將共議國事……立賢者為王……。國家發生異變時，廢其國王另立新王，廢王卻不以此為怨……」

班超深深嘆氣。

大秦是指「羅馬」而言。聽說朋友家裡的黑奴曾經到過大秦，所以班超特地請他來問一些事情。這名膚色黝黑的奴隸看樣子絕不像在吹牛。有些事情若非親眼目睹是說不出來的，而這名奴隸對被問及的一切對答如流。

「從西域一直往西走，一定會到大秦……」

班超以滿懷希望的口氣說。他的哥哥班固和妹妹班昭都看著他的樣子而搖頭。他們兄妹的想法大相逕庭。

──班家是書香門第。父親班彪一生以改寫司馬遷的《史記》為職志。這項工作尚未完成。擔任校書郎一職的班固，一方面於皇室圖書館負責校閱事宜，另一方面繼承亡父遺業。雖是女人之身卻頗有文才的妹妹班昭，則協助這項大事業。班家舉家致力完成的事業，流傳後世的就是一百二十卷的《漢書》。

生為班家一員的班超，當然也從幼小時候就接受教育，而且才華相當出眾。雖然如此，他卻越來越討厭這樣的「家業」。

或許這就是所謂的「反動」或「叛逆」吧？這情形如同相傳幾代的醫生家庭卻出現絕對不願當醫生的兒子。學者家庭誠可謂寧靜之極，連行走甬道時也不得發出聲音。大聲喧嘩當然不被允許。

（這樣的環境實在令人厭惡！）

班超時常如此想。

──男兒本色不在於執筆，而在於執劍！

在外頭，他常於朋友面前如此放言。在家裡時，同樣的話，祇能自言自語說給自己聽。

──班家人怎麼可以如此！？

哥哥班固常為此蹙眉。而同情他的妹妹班昭則想：

──二哥實在可憐。放他自由，那該多好！？

（不如離家出走吧！？）

班超多次有過這個想法。他尚未離家出走，是因為母親健在的緣故。他不能讓年邁的母親悲傷。

等到母親去世而獲得自由時，班超已四十歲。

後漢創始者光武帝這時已去世多年，由陰皇后所生的明帝就皇位。明帝的皇后就是被稱為「矍鑠哉」的馬援之女。

這時候，朝廷正有遠征西域之議。

如前所述，後漢建國時期，各方面的情形都較前漢全盛時代大為式微，但邊境中的東、北、南三方尚稱安全，問題祇在西方。分裂後的北匈奴正在西域一帶肆虐。

西域各國一樣在王莽時代脫離中國，其情形與高句麗相同。王莽主張實現儒教理想，不外乎是「下輩必須絕對服從上輩，故華夷（中華與夷狄）必須嚴予區別」之差別論。

西域三十六國首長都以國王自稱，並且受漢之印綬，獲其承認。王莽卻主張儒教理想，下令「夷狄稱王，乃僭越之舉，應降格為侯」，意圖收回印綬。這樣的舉措無異逼迫他們造反。

光武帝登基後，西域諸國由於受北匈奴壓迫，因而向後漢朝廷請求救援。

對此，光武帝卻搖頭不允。他是個非常小心翼翼的人，年輕時代曾被人稱為「慢郎中」。實際上，他是非常冷靜的現實主義者。他知道當時的後漢沒有餘力派兵至西域，不能勉強，必須認清現實──他堅信此一信條。

光武帝去世已十五年，匈奴在西域的勢力越來越強，連後漢西邊之基地敦煌附近，都有匈奴兵出沒。現在應該是擊潰匈奴、平定西域的時候了！

永平十五年（公元七二年），動員令下達。統帥是光武帝的女婿竇固。

班超自願隨從這次遠征，是當然的事情。

（西域在往大秦的途上，我對這個地方的地理非常瞭解……。甚至可以在腦中立刻浮現這個地圖……）

他是以捨我其誰的氣概從軍的。

參加遠征軍的班超，任假司馬，祇是一介下級將校。

西域三十六國，實際上，各國的規模與中原縣城不相上下，屬都市國家，大半是綠洲都市，由於彼此相隔一段距離，因而形成獨立國家形態。形態上為國家、卻無國家應有之力量的西域各國，基本的心態是在強大力量庇護之下維持和平。長久以來，在漢的威令下得到和平保障的西域，由於王莽的愚昧措置，遂與漢的關係斷絕。未能自我保障安全的他們，祇有依靠北匈奴了。

萬事慎重的光武帝，考慮後漢當時的實力，對西域採取消極的態度。北匈奴因而益發認為可欺，更加騷擾漢之河西地域──敦煌等地區。到明帝時代，後漢才開始以積極態度經營西域。

後漢遠征軍於酒泉編成後，到敦煌完成全軍校閱，而後越過玉門關，與北匈奴呼衍王交戰大獲全勝，並取得伊吾之地。這是現在的哈密。此役，班超頗有戰功而為統帥竇固所注目。

──對鄯善王加以說服。

統帥遂派這個任務給班超。鄯善是在後來斯文．赫定命名為「徬徨湖」的羅布泊之西、樓蘭之地的小國。班超於是率領三十六名部下前往鄯善，極力說服國王服從於漢。

由於是東方強國後漢之使節，所以鄯善王對他們以禮款待。每次用餐都有美酒佳餚，王之重臣還帶領五名部屬，每天前來問候兩次。問候時間都行跪伏之禮。

一天，豐富的美食突然減少了，跟隨重臣前來的家臣也減少為二人。起了變化的不祇這些，連行禮的方式也不同了。先前行的是跪拜禮，現在則祇是鞠躬。

（一定是發生了什麼事。）

班超已察知大概情形。一定是匈奴使者來到此地。他於是向鄯善王派來照顧漢使節的胡人翻譯套問：

「匈奴使節住在哪裡？」

翻譯遂認為匈奴使節來訪之秘密已經暴露，便據實以答。原來來了兩百名匈奴使節團，正設幕於城北處。

對漢使的待遇變得疏慢，很有可能是鄯善王改變初衷，準備改向匈奴投靠的緣故。不管怎樣，匈奴使節團人數較多則是事實。

班超把胡人翻譯監禁後，召集部下舉行宴會。喝酒之後膽子會壯，是一定的道理。看見眾部下略有醉意時，班超站起來，說：

「菜餚和家臣數目變少，是由於匈奴使節來到此地的緣故。看樣子，鄯善王似乎有意向匈奴臣服。說不定他會把全體漢之使節的首級獻給匈奴，以證明臣服之意。我們已經無路可退。為度過這個危機，你們把生命交給我班超，可以嗎？」

全員當然沒有一個表示反對。

「咱們今夜襲擊匈奴使節團吧！」班超說完這句話後，又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人們琅琅上口的這句成語，出自於此。

月黑風高。匈奴使節應該不知道漢之使節前來此地。被夾在中間的鄯善王，也應該不會告訴任何一方敵對國使節團正在此地之事才對。

「你們要知道，匈奴根本不曉得漢之使節正在此地。因此，被我們突襲時，他們壓根兒不知道我們有多少人。所以，不要因為祇有三十六個人而喪膽，我們可以讓他們以為我們是五百、一千、五千大軍啊！」

班超於是對部下面授機宜。以區區三十六人，再怎麼齊聲喊叫，也不可能讓人以為是大軍前來，於是他們決定使用鉦鼓。班超從戰鬥人員中選出十名，要他們於開始攻擊的同時，拚命敲打鉦鼓。

另外，挑選三名動作敏捷的人，擔任放火任務。

匈奴使用的帳篷是用獸毛製成的毛氈，為求強韌，表面塗有獸油，相當容易燃燒。三名擔任放火任務的人，以最快速度將各處帳篷點燃。

火勢一起就是開始攻擊之信號。戰鬥人員揮動白刃，發出吶喊聲，一舉攻入敵人營地中。鉦鼓聲喧囂一片……

受到奇襲而驚慌失措的匈奴使節團，本能地逃向鼓聲傳來的相反方向。

班超早已把這一點計算在內。這一邊埋伏著經過選拔的數名弓箭高手。匈奴兵一個個被射倒。

深入虎穴的三十六名後漢使節團，最後把兩百名的匈奴使節團殲滅。火勢蔓延得比預料還快，被火燒死的人起碼有一百以上，被砍死的人則有三十多個。後漢人員則無人陣亡。

匈奴大使屋賴帶及副使比離支被斬首。班超提著這兩個人的首級要求面見鄯善王。

膽戰心驚的鄯善王，決定以自己的兒子為人質，誓言服從後漢。班超終於以漂亮的手法獲得虎子了。他也因此功而由假司馬晉陞為軍司馬。

下一個目標是于闐。這是西域南道上一個實力銳不可當的國家，由於服屬匈奴，所以有匈奴之軍隊駐留。

──希望服從於漢。

班超對于闐王提出這個要求。對此，于闐王卻回答：

──我國的習慣是，重要問題必須由巫師詢問神意。在得到神意之前，請稍待一些時候。

神意最後下來了。

──漢有黑馬。速求來以祀於我。

二者擇一時，神向來會求取其所厭惡一方之物。要求漢之黑馬，表示厭惡漢並繼續服從於匈奴之意的神諭。

于闐是假借神諭拒絕漢之要求的。事實上，這樣的方法著實較為婉轉。于闐王於是讓家臣回覆班超。

「這是神意，請給予黑馬。」王之使者道。

「既然如此，我要轉告神諭的巫師親自前來見我。我會遵照神諭，將馬交給巫師。」班超回答。

巫師來到漢使節的幕舍時，班超拔刀砍下其首級。首級被送到于闐王面前。

「這……！？」

于闐王鐵青著臉，話都說不出來。

砍下巫師的頭，表示漢無論如何都要使于闐服從的決心，所以，對之敷衍是行不通的。

「漢使的決心可由斬下巫師首級窺見。現在是輪到我們表示決心的時候了……」

于闐王雖然嘆息不已，卻振作起來對大臣命令道：

「立刻攻殺駐留的匈奴軍隊，準備迎接漢使！」

班超因而沒有大動干戈就成功地使于闐王臣服。

鄯善及于闐等西域南道國家較易對付，但以龜茲為中心的北道，匈奴勢力浸透甚深。

有匈奴勢力依恃的龜茲王，攻打鄰近疏勒國，將其國王殺死，並且立了一個名叫兜題的龜茲人為疏勒王。

龜茲為匈奴的傀儡國，而疏勒則為龜茲的傀儡國。

班超於降服于闐的翌年，攻打疏勒，並且俘獲其傀儡國王。

班超將被龜茲王殺死的原疏勒王兄長之子立為新疏勒王。

這是永平十七年（公元七四年）三月之事。而後他於這一年的十一月攻打車師。這是今日的吐魯番以至烏魯木齊一帶。車師國終於向一萬四千騎漢騎兵團投降。

王莽以來被廢止的「西域都護」及「戊己校尉」之職遂又恢復。

漢之國威再度達於西域。

## 一二一皇帝個個年幼

由和帝到後漢滅亡，其間登基的皇帝有九個沒有一個是成年後即位的。十五歲即位的桓帝，算是年齡最長的。幼帝即位時，當然由皇太后為輔佐人，外戚權力因而增大。

※※※

西域都護恢復的永平十八年（公元七五年）八月，明帝去世，享年四十八歲。皇太子炟乃賈氏所生，是明帝的第五子，卻成為馬皇后之養子，由於被視為正室之子，並享嫡子待遇，進而被立為皇太子。這就是後漢第三代皇帝章帝，即位時的年齡為十八歲。

專制君主時代的皇帝之死是一樁大事，會舉行大葬，在這期間的行政、軍事等，幾乎陷於癱瘓狀態。北匈奴以及持反漢態度的西域各國，當然不可能錯失這個機會。

於大喪期間攻打在西域的漢軍基地，是絕不會有援兵前來的。反漢派的龜茲和焉耆遂攻打西域都護陳睦，將之殺掉。匈奴則與車師聯合，攻打戊己校尉。漢之戊己校尉關寵因而陣亡。

──以現在的力量，是否還能經營西域？

喪失自信的洛陽要人，又將西域都護制度廢止。以軍司馬身份在前線的班超，也接到歸返命令。

「既然是勅令，還有什麼話可說？」

在疏勒的班超決定回洛陽。

靠漢之力量將龜茲勢力從國內趕走的疏勒，會因漢之撤退而如何呢？龜茲勢力會乘機再度以奔流之勢進入這個國家，是顯而易見的。而在龜茲後面的是匈奴的力量。

匈奴與龜茲的聯合勢力再度支配疏勒時，親漢派人士當然會立即遭到肅清。對匈奴而言，處以酷刑乃家常便飯。與其被慘殺，不如現在就死去。

疏勒一位黎姓大臣大喊一聲：「漢能棄我們而去嗎！？」然後拔刀，用雙手支著刀刃，對準自己的脖子猛然向前──自刎。

這位大臣以死諫請求班超不要回去。班超的確受到感動。但他是不能違抗朝廷命令的。

歸途中，他到了于闐。

在于闐，王侯以下所有的人，都因聽到班超要歸國而放聲大哭。

「你曾經斬了我們的巫師，以示漢的重大決心。我們于闐是感恩於漢的決斷，所以才跟隨漢的。可是……」

說到這裡時，國王已泣不成聲了。

于闐王確實是感動於班超的決然行動，所以殺盡駐留國內的匈奴軍而投靠漢。漢現在卻將離這個國家而去。漢軍走後，匈奴軍當然會進駐前來。

以前將匈奴軍悉數殺盡的于闐王，不是將遭屠殺嗎？

──互抱超馬腳，不得行。

史書如此描寫這時候的情形。也就是說，人們拉住班超所騎的馬匹，放聲大哭。他能甩掉這些人強行離去嗎？親漢派人士將被殘殺，是明顯的事情，而他們即將面臨如此命運，原因完全在於班超。

（你還能撒手不管，逕自回洛陽去嗎？）

班超在馬背上做了這樣的自問自答。

「好！」

最後，他大大頷一下首，輕快地從馬背上跳了下來。他決定要違抗勅命，留在西域。他實在不忍丟下這些過去為漢以及為他效力的人於死地，說走就走。

班超趕緊取道返回疏勒。

他離開後，這個國家已向龜茲降伏，雌伏國內的新龜茲派又抬頭了。趕回來的班超，迅速將親龜茲派肅清。

違抗勅命當然需要相當的決心。所幸他的違勅沒有引起很大的問題，因為中央本身的西域政策還沒篤定。於此之後，一度被廢止的西域都護恢復三次，班超最後受命擔任此職。雖然得以無事，但一度決心違勅的班超心裡的動盪，一直持續著。他後來的行動有些異樣，完全是由於這個緣故。

或許是執著吧，班超滿腦子想的都是有關西域之事。一次罹患熱病時，他連連說的囈語儘是：「大秦（羅馬）……大秦……有沒有人要到大秦去……」

班超滯留西域達三十年之久，其間屢次率領疏勒、于闐、康居、拘彌等親漢派各國聯合軍，與龜茲、莎車等親匈奴派聯合軍交戰。他也曾經與在阿富汗的大月氏交戰過。

在國內，章帝已死，和帝登基。他被任命為西域都護是和帝永元三年（公元九一年）時，被封為「定遠侯」。

班超開始走運。原來宿敵匈奴因被鮮卑族和丁零族壓迫，勢力急速衰退。

祇要匈奴勢力衰弱，龜茲以及溫宿等過去的反漢派各國，一定會分別降漢。

定遠侯班超終於平定了整個西域！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變得這樣……」

說來奇怪，對西域迷得要命的班超，突然變得非常思念故鄉。此刻的他，對原本厭惡而導致離家出走、令人透不過氣來的老家「書香家庭」懷念不已。

來到憧憬已久的西域、日夜迷戀的羅馬──這樣的熱情已消退殆盡。自己會有這樣的變化，的確是匪夷所思。

（大概是因為年老的緣故吧？）

他如此揣想。

他遂於永元十二年（公元一○○年），向洛陽朝廷提出歸國申請。

──本人無意重踏酒泉之地，祇求進入玉門關……

這樣的哀求，實在令人為他油然興起同情之念。

進入玉門關，便是漢土。雖然這個地方儘是沙漠，但多少有些漢之氣息吧？班超盼望在嗅到這個氣息後才死去。

結果，朝廷以未能覓到繼任者為理由，他的歸國申請於是未獲准。

他的妹妹班昭也上書，為哥哥的歸國作請求。成為未亡人後的她，擔任教育後宮女性的職務，因而在大內頗有發言權。

永元十四年八月，班超終於獲准重踏洛陽之土。這是他離開故國第三十一年的事情。

他於回到洛陽的一個月後辭世，享年七十一歲。對能活著回來的他，已經心滿意足了吧？

※※※

班超於皇都洛陽歿故的三年後，和帝也去世，他於十歲登基，二十七歲就結束其生涯。

在班超於西域奮戰的三十餘年期間，後漢王朝可謂已病入膏肓。

第一代光武帝與二代明帝的治世，尚稱平順。之所以平順，主要原因在於沒有外戚專橫。皇后或皇太后之娘家族人掌握權力時，國政會大亂，是一定之事。

光武帝之陰皇后以及明帝之馬皇后，都可用「明后」稱之。她們都以極慎重的態度阻止娘家族人參與政治，同時，本身也絕不干涉政治。她們是可以掌握權力卻刻意避之的人。

馬皇后祇有一次意圖使用皇后權力。她是伏波將軍馬援的女兒，而馬家的一位祖先馬何羅，於武帝時代因大逆罪被處死。她於是央求執筆寫《漢書》者──班超的哥哥班固──不要把馬何羅大逆事件列入記載之中。

班固為此大為煩惱。若是小事件還可考慮，但要把大逆罪這等事實從歷史中抹去，是身為史家之人辦不到的事情。他不是不知道馬皇后想維護祖先名譽的心情，但班固也有作為史家的矜持。

最後，班固還是把這起大逆事件記載於歷史之中。他卻把於武帝後元元年（公元前八八年）所發生造反事件之禍首名字改為莽何羅。

倘若馬皇后有應該被責難的地方，那大概祇有這一點吧？

後漢於第三代章帝時開始脫軌。這是因為章帝之皇后竇氏，一反陰氏和馬氏作風，對權力極為看重。她是正室夫人，卻沒有生子。因此，她奉馬太后之意，認了章帝側室梁氏生的兒子為養子。當時的皇太子是一宋氏女人生的孩子。

竇皇后為了使自己的養子成為皇太子，便設計陷害宋氏和皇太子。結果，宋氏自殺而皇太子劉慶被降為清河王。竇皇后之養子劉肇當然被立為皇太子。皇后更把新皇太子之生母梁氏加以誅殺。

劉肇十歲就即位，稱為和帝。於這個時代掌握權力的是竇太后的哥哥竇憲。

和帝死後，出生才一百多日的嬰兒劉隆即位，但未滿一年亦死去。

由和帝到後漢王朝滅亡為止，其間登基的皇帝有九個，卻沒有一個是成年後即位的。十五歲即位的桓帝，算是年齡最長的。幼帝即位時，當然由皇太后為輔佐人，外戚權力因而增大。

即位未滿一年即死亡的劉隆，稱為殤帝。這名嬰兒是和帝和一個女人生下後藏到民間、後來被找出來的。和帝除此以外沒有孩子。因此，曾經是皇太子、後來被降為清河王的劉慶之子劉祜，被立為皇帝，就是安帝，即位時年僅十三歲。

安帝之皇后為閻氏。她是個嫉妒心極強的女性。一位名叫李氏的側室為安帝生子時，閻皇后便將李氏殺害。

安帝於三十二歲時去世，由李氏所生的劉保即位。閻太后於這一年死亡。

劉保是順帝，其皇后則為梁氏。

梁氏之專橫時代於此開始。其專橫程度猶較章帝時之竇氏一族、和帝時之鄧氏一族以及安帝時之閻氏一族為甚。

梁皇后的弟弟當中，有一個叫梁冀的惡人。此人獐頭鼠目，是個大口吃，祇識得幾個大字。照理，這樣的人連個小官都沒資格擔當。但他卻在姐姐的庇蔭之下，於父親梁商死後，被任命為大將軍。

順帝也於三十歲時死亡，歷代皇帝皆屬短命。皇太子劉炳即位，因為是兩歲的幼兒，當然又由梁太后攝政，梁氏勢力更為增大。這位年幼的沖帝也於翌年死去。

沖帝之後，由渤海王劉鴻之子劉纘即位。他是個八歲孩童，仍然由梁太后攝政。

八歲皇帝叫質帝，雖然年幼，卻很聰明。

梁冀以及梁氏一族，對皇帝相當藐視，而少年皇帝對他們也非常不悅。一次，質帝看到梁冀，就道：

「哦，這個人就是跋扈將軍嗎？」

以「跋扈」形容梁冀，實在再恰當不過。

「這個皇帝人小鬼大，將來一定『後生可畏』！」

梁冀立刻有了這個想法。

這樣的人一旦長大，一定會致力削減梁氏勢力，為了免於後患，最好及早處理掉……

梁冀於是命令心腹，將年幼質帝毒殺。這不是名副其實的跋扈將軍嗎？

蠡吾侯劉翼之子劉志，被立為後繼皇帝，就是桓帝，即位時年僅十五歲。

由於這位新帝為梁冀所擁立，所以梁冀專橫情狀更到了極點。不僅如此，連他的妻子孫壽，也跋扈起來。

孫壽是個美人兒。當時的流行風尚多是她創造出來的。在髮型、化妝以及步法等各方面，天下仕女莫不以倣傚孫壽為榮。

孫壽創造的新式化妝法有「愁眉」及「啼妝」二種。愁眉指的是剃掉眉毛後，畫上細而彎之月眉。這種妝會給人一種憂愁的感覺，因而名謂愁眉。這與於二十世紀流行的眉毛頗為相似。啼妝則是使眼下部位產生朦朧感覺的化妝方式。因為這種妝看似剛哭過，故有此名。

因孫壽創造而流行的髮型叫「墜馬髻」。這是使頭髮儘量偏向一邊的髮型。人快要墜馬時，頭髮會傾向一邊，因而有此名。類似墜馬髻的髮型，現在也常看得到。

「折腰步」也是孫壽所發明的步法。這是扭著柳腰，裝模作樣的行走方式。所謂的「夢露式步法」大概與此大同小異吧？

有人對這些新流行做了如下批評：

「這些事情多麼不吉利啊！不久之後，梁家大概會有不祥之事吧？」

意思是說，畫憂愁似的眉毛以及哭泣似的妝，都是不吉利之事。這個人認為這是梁家將遭遇浩劫，因而悲嘆之前兆。

結果，這種揣測果然沒錯！

梁家的全盛期不可能維持長久。越是旁若無人，越會招惹更多人的怨恨。尤其是身為皇帝，不可能永遠甘受別人的操縱。

## 一二二後門之狼

梁氏滅亡後，繼而掌握權勢的是推翻梁氏的人。這批人無他，正是以皇帝手足立場致力於打倒外戚的宦官。排除前門之虎後，卻出現了後門之狼！

※※※

「世祖皇帝說得好，他不是想當皇帝，而是因為不願意丟性命，所以不得不當皇帝……」

大將軍梁冀撫摸著下顎說。

天生口吃的他，呢喃或獨語時，倒能把話順利說出來。

世祖皇帝是指後漢始祖光武帝而言。他不是想當皇帝而當皇帝，而是就保身事宜諸多考量之後，自然而然地成為皇帝的。要是沒有成為皇帝，他大概早就遇害了吧？此事已如前述。梁太后之弟──大將軍梁冀──似有所悟地呢喃著光武帝留下的名言。

跋扈而大肆橫行的他，當然招惹天下人的怨恨。由於不知什麼時候會遭報復，所以他的防衛功夫堪稱相當周全。而攻擊乃最佳防衛之策，因此，他對反對自己的人，都毫不容情地予以鎮壓。

梁冀把不聽指揮的縣令吳樹毒殺。此外，於赴任之際未前來打一聲招呼的遼東太守侯猛，也找藉口將之處刑。新任官吏向梁冀打招呼已是一種規矩。不遵守這個規矩的人，對梁冀而言是危險人物，必須及早將之剷除。

郎中袁著雖然祇有十九歲，卻是個熱血漢子。他提出彈劾梁冀的奏文。梁冀私底下將他逮捕後，用鞭子將之活活打死。

袁著的朋友劉常遭左遷；郝絜、胡武等人則因向三公提出意見書，未經過梁冀同意而被置於死地。

梁冀連對自己的胞弟都心生疑竇。諷刺的是，他的弟弟名叫梁不疑。新人事命令發佈時，未即刻到他面前致意而先向其弟打招呼的南郡太守馬融，和江夏太守田明都被他構陷入罪。

陸續肅清對自己稍有反意的人，最後當然會與皇帝權力發生衝突。

十五歲即位的桓帝，雖然一時被擁立自己的梁冀壓服，但到了成年後，他開始對大將軍之專橫產生厭惡。

（朕是個虛位天子，絲毫沒有權力可言。要是朕有梁冀一半的權勢，那該多好……）

桓帝如此想。為達到這個目的，他非打倒梁冀不可。

這一點，梁冀早就想到。雖然頭腦不怎麼好，但事關擴張權勢，他就有了動物性的銳利本能。

（看情形，最後得和皇帝對決了……這個結果，我是否如同世祖皇帝一樣，非成為皇帝不可呢？）

梁冀認為，為求保身，他似乎祇有自己成為皇帝一途。

桓帝給他特別待遇，例如「入朝不趨」。廷臣進入朝廷後，必須以小快步行走，因為他們都是天子的僕人，所以不能大剌剌地悠然步行。這樣的行走方式叫「趨」。而在所有的廷臣中，祇有梁冀不必如此。他被准許在殿中抬頭挺胸、昂然闊步。

此外，他也被准許「劍履上殿」。上殿時，百官必須脫下靴鞋，並且除去佩劍。而梁冀則可以穿著靴鞋，佩劍上殿。

「謁贊不名」也是他受禮遇的項目之一。依據宮殿規定，廷臣覲見皇帝時，負責呼叫的宦官會拉長聲音直呼謁見者的姓名，如「梁──冀──」這樣的呼叫；唯獨對梁冀則使用「大將軍閣下──」之敬稱。

這是前漢始祖劉邦給予建國第一功臣蕭何的恩典，同樣的恩典現在卻用到梁冀身上。

梁冀除了具備梁太后弟弟的身份，和擁立桓帝一事以外，對國家根本無任何功績可言。有識之士認為朝廷對他未免過於優遇。

（這樣的待遇怎麼夠呢！？你想過你是靠什麼人擁立才當上皇帝的嗎！？）

有此想法的梁冀，仍心存不滿。

榮華富貴到極點的梁家，內部也有矛盾。梁冀和妻子孫壽不但沒有同心協力，彼此還鬧意氣鬧得很厲害。丈夫新建豪邸，妻子就存心給他難堪似的，在其對面興建更豪華的大宅邸。這些建築物都是樓宇連脊，柱壁施以精緻的鏤空雕刻，貼銅塗漆，窗戶貼以絲布，藻井更畫以絢爛圖案。

各地獻上的禮物一定要由梁冀先行過目，挑選其中的精品後，再把剩餘的轉給朝廷。

梁冀將一個名叫友通期的美人兒「金屋藏嬌」，妻子孫壽則與名叫秦宮的執事暗通款曲。

※※※

「梁冀莫非有篡位野心……！？」

桓帝怒不可遏地道。

「皇上，請把聲音放低一些……」

宦官單超壓低聲音說。

「天子連說話的自由都沒有嗎！？」

桓帝氣呼呼地說。宮廷內頗多仰承梁冀鼻息之輩，因此，連天子都不敢口出惡言責罵梁冀。

「皇上請再忍耐一些時候……」

宦官左悺流著淚說。

「你們要朕忍耐到幾時！？等得越久，朕的忠臣被殺得越多！現在，連陳授也死了……」

桓帝直跺著腳說。

──此次日蝕，原因在於大將軍。

掌管天文的陳授由於如此報告，所以遭梁冀逮捕投獄，後來死於獄中。

「大將軍無法囂張太久的。請皇上再忍耐一些時候。因為，近期內會有……」

宦官具瑗壓低聲音對皇帝說了一些什麼。

「是嗎……！？那就拜託你們囉。現在朕可以依靠的，祇有你們了。」

桓帝紅著眼睛道。

天子能依賴的祇有身邊的宦官。

「專橫慣了的梁冀，已經喪失是非之別，最後，他一定會觸犯法網的。我們要抓住這個機會，而這個機會很快就會來到的……」

宦官徐璜等人透露了他們的計策。

這個「機會」好像終於來到。

梁冀知道最後避免不了與皇帝對決，而自己在這之前非更加鞏固自己的地位不可。整個計策要能同時削減皇帝的力量。

──最好的方法是利用女人……！

以美女把皇帝搞得暈頭轉向。倘若這個美女是梁冀的女兒，那麼，他的立場將更屹立不墜。

（我的族人裡頭，沒有妙齡美女嗎？）

梁冀一個個想著族人中的女孩臉孔，卻一次次地搖頭。這些女孩沒有一個及格。

（哦！對……）

直到想起一個女孩的面容時，他才如獲至寶地綻露了會心微笑。

這是他妻子母舅梁紀的女兒。正確說來是梁紀後妻的拖油瓶，其實不能以族人相稱。

梁紀的後妻名叫宣，與一個叫鄧香的人結婚後，生下名叫猛的女兒。鄧香死後，她帶著女兒猛，與梁紀再婚。因此，女兒姓鄧。

雖然「猛」這個名字給人強勇的感覺，實際上，猛是個非常端莊秀麗的女孩。以猛的條件，要把天子迷得神魂顛倒，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這是我們的女兒。

梁冀夫婦如此佯稱，送猛入後宮。猛當然假稱梁姓。

伺候天子身邊的後宮女子，其來歷必須絕對查明。做虛假申報是重罪。

梁冀夫婦就是以虛假申報送這個女孩入後宮的。這是一項冒險之舉，自視極高的大將軍梁冀卻根本沒有把這樣的小事放在眼裡。

「你已樹敵極多，還是小心一點為妙。」

妻子孫壽畢竟是女人，較為心細，如此提醒他。

「你要我怎樣？」

「猛不姓梁，也不是我們的女兒──你最好把知道這些事情的人殺掉。」

孫壽把這等可怕的事情不當一回事似的說出來。

「有誰知道這樣的事情呢？」

「族人之外，知道的有邴尊啊！」

猛有一個姐姐嫁給名叫邴尊的議郎。這個人因為是官員的關係，所以有可能會在宮中和猛碰頭。

──什麼！？梁冀的女兒……！？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她明明是我的小姨子啊！

要是他說出這樣的話，那就大事不妙了。

「好……。我立刻派刺客就是了。」

梁冀於是派刺客殺了邴尊。

「也不能把她的母親放著不管。若猛受到天子寵愛，她要是說出『那是我的女兒』，就麻煩了……」

「那就把她也解決囉……」

未料，襲擊猛之母親宣的刺客卻失手。住在她家隔壁的，是一個名叫袁赦的宦官。刺客預定從鄰家屋頂進入宣的家中進行襲擊，卻為袁赦發現，在鼓聲喧天中被嚇退。

宣由女婿之死，察覺到自己所面臨的危險，因而逃入宮中。

※※※

梁冀這才明白情勢非常緊迫。在這之前，他根本沒把宦官當做一回事。士大夫階級壓根兒就不把被去勢的宦官當做人看。因此，梁冀一點也沒有對袁赦採取防備工作。

就宦官的立場而言，受大將軍壓迫的皇帝，目前唯一可以依靠的是他們。在這樣的情形之下，要是打倒梁冀，他們的勢力將會大大提高。難怪他們莫不拚命進行策謀。

──原來真正的敵人是宦官！

終於想通這一點的梁冀，為了監視宦官之動機，並在必要時可以隨時通報，派了一個名叫張惲的心腹在宦官辦公場所居住。張惲是梁冀陣營中為數稀少的宦官之一。

（這樣的事情算不了什麼！）

梁冀不當一回事的這件事情，事實上等於大逆罪。祇是，習慣於依恃權勢的他，無視法律的存在罷了。

和後宮女人同樣，宦官的任務在於伺候皇帝的身邊事宜。倘若有意行刺皇帝，最得近水樓台之便的是他們。因此，宮女和宦官的勤務，都受到極端嚴格的規則限制。

外人若隨便進入宮廷宦官的辦公處所，當然被視為意圖行刺聖上。在「可疑者罰」原則之下，這樣的人，自然必須受到嚴罰。

皇帝貼身宦官具瑗，將張惲綁了起來。

「你們幹什麼！我是奉大將軍之命前來的啊！」

被綁的張惲大聲嚷叫。

「呵，原來這件事情與大將軍有關……！？」

具瑗冷笑道。

犯了大逆罪的張惲，等於把幕後主使人大將軍梁冀的名字道了出來。

──逮捕大將軍！

空前之逮捕行動於焉展開。

單超、具瑗、唐衡、左悺以及徐璜等五名宦官，以慎重且果敢的手法進行一切。除梁冀陣營的官員以外，所有的人都被動員。近衛兵團則從禁中出發，迅速包圍梁冀府邸。

這件事情結束得非常迅速，迅速得令人訝異。權勢幾乎凌駕天子的梁冀，一夜之間就連同黨羽被一舉推翻。

勅使到梁府沒收大將軍印綬。知道命數已盡的梁冀夫妻，當場自殺而亡。

梁冀以及妻子孫壽的族人悉數被捕，不分老少全被處刑。被視為梁冀黨羽而遭處死者達數十人，被解職者則達三百餘人之多。

梁冀的財產被沒收，據說，天下租稅因而得以減半。

取得權勢後，就認為這是自己的東西──一般人都是如此。梁冀是由於姐姐當了皇后、假借皇帝權威取得權勢的，而他卻認為這完全是靠自己的力量。

外戚梁氏遂告滅亡。

繼而掌握權勢的是推翻梁氏的人。這批人無他，正是以皇帝手足立場致力於打倒梁氏的宦官。

外戚禍患被除，而去除禍患有功的宦官，卻成了新的禍患。

排除「前門之虎」的外戚後，卻出現宦官這「後門之狼」！

不把宦官當做人看待的士大夫階級，以「清」自稱，對宦官則以「濁」謂之。清濁之爭遂於二者之間展開。

這是一種權力鬥爭，政府高層人士汲汲於此的結果是，政治荒廢，人民因而受苦。

梁冀一黨被滅的八年後，桓帝以三十六歲英年去世。這位皇帝又因沒有後嗣，而立河間王曾孫劉宏為皇帝，就是靈帝，即位時年僅十二。又是另一個幼帝。

## 一二三皇帝生意興隆

「不是有很多有錢人想得到官職嗎？……我們可以將官職賣給他們，搾取他們的錢啊！」靈帝說。「我的天！這個小鬼腦筋不好，倒有鬼點子。」張讓心裡如是想。

※※※

豪族或名門出身者在中央為高官，以「清」自稱；對被去勢的宦官，以「濁」蔑視之。如此清濁之爭，到後漢中期時愈演愈烈。

厭惡「濁」而站在「清」的一邊，是人之常情。但「清」派人士是否都是名副其實的清流人物，倒是值得懷疑的一件事情。同樣，「濁」派中也有不少傑出人士。

後漢是個保守拘束的時代，在各方面都欠缺生趣。這是因為前漢為王莽所篡奪，為避免同樣的事情再度發生，而極端以儒教為重的緣故。

想成為經綸天下的政治家，非具備高貴門閥出身之條件不可。才華不怎麼重要，重要的是家世背景。

即使是曠世奇才，若想貢獻國家社會，庶民身份是絕對辦不到的。庶民想投入國政中樞的路祇有一條，那就是成為宦官。

宦官不是祇有因罪被處宮刑的人而已。志願接受去勢手術而成為宦官的，也大有人在。

為想出人頭地而犧牲男性機能，這類人的決心可謂悲壯至極！

由於得不到肉慾之歡樂，所以，宦官一般都被認為物慾非常強烈。這是以此作為精神發洩之對象的緣故吧？但精神之發洩並不以物慾為限──雖然是少之又少，有人卻以潛心於學問或技藝來達到這個目的。

後漢時代，中國有了在世界文化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發明──「紙」。其發明者即為宦官蔡倫。

在那之前的文書，全都寫在木簡或竹簡上。重要地圖或文書，則利用絲帛書寫，但由於絲帛非常昂貴，所以不能常用。

有一句話叫做「名留青史」。此處使用「青」字，就是指歷史紀錄寫在去了皮的青竹竹簡上。

這樣的東西當然體積龐大。寫在竹簡上的全本《史記》，起碼要使用三四輛牛車才能搬動。保管文書的倉庫，竹簡常堆積到屋脊，因此，形容書籍數量龐大，便有「汗牛充棟」之語。意思是說，充棟的書籍，連搬運的牛都流了滿身大汗。

由於發明紙張，全本《史記》到了可以抱著走的地步，這是令人驚訝的一件事情。據傳，蔡倫將自己發明的紙張呈獻給和帝是元興元年（公元一○五年）之事。

由蔡倫之例可見，宦官之中確實不乏具有才華之人。他們是由於肉體上的殘廢，才華因而得以特別伸展吧？

伺候於皇帝身邊，為皇帝處理私人雜務這樣的角色，一方面使他們極易得到皇帝的信賴。另一方面，對大臣得一本正經啟口的事情，皇帝都可以輕鬆心情對宦官說，或者與之商量。

在獨裁制度之下，皇帝的信賴是比任何事物都強大有力的後盾。宦官遂以皇帝之信賴為背景，開始掌握實權。

豪族名門出身的士大夫，當然為此不快。而宦官自然不會放走到手的實權。因為，這是攸關性命的事情。

「清流」派人士常常拉攏學生站在自己這邊，大肆評論朝政，並且批評時人。人們為了避免受到惡評，便常以禮對待他們，方法包括請客、饋贈等等。

這個時代的人物擢用，頗受這項「批評」之風的影響。科舉制度化是後來的事情。當時的選考基準，除了靠批評外，可說別無他途。

有句話叫做「月旦」。

後漢末期，有一個叫許劭的人，於每月初一這一天，定期舉行人物品評。由「元旦」這個詞可知，「旦」指的是每月初一。後來，「月旦」這個字眼，便用來指「評論」而言。據說，人們對許劭的「月旦」極感興趣，他的評論很快就傳遍各地。準備在社會上創立一番事業的人，莫不對「月旦」極為關心。

※※※

擁有「評論」這項武器的士大夫，致力收編全國的學生於自己的門下，並成長為巨大團體。指導這個團體的是郭泰、賈彪等人物，而他們則與同為豪族出身且成為中央大官的陳蕃、李膺等人有所聯絡。

他們以「濁流」──即宦官──為攻擊目標，乃當然之事。

如同清流有「評論」這項武器，濁流以「皇帝之信賴」作為依恃。

桓帝延熹九年（公元一六六年），清流以言論猛烈攻擊宦官，對此，濁流當然沒有乖乖挨打。他們正在伺機反擊。

由於占卜師張成的兒子犯了殺人罪，司隸校尉（警察長官）李膺因而將其逮捕。當時剛巧發佈恩赦令，理應將之赦免，但李膺卻以「此人惡性重大，不可赦免」為由，把他處死。

占卜吉凶極準確的張成，頗多宦官朋友，因此他也曾經為皇帝占卜過。濁流逮住這個機會。

──李膺等人與太學士及諸郡學生有所勾結，有組織黨團誹謗朝廷及紊亂風俗之事。最近更無視於聖上所頒佈之恩赦令……

宦官遂如此向皇帝稟報。

「大膽叛徒……」

怒不可遏的桓帝，立即下令將李膺及其黨徒二百餘名逮捕，並且一律加上「三木」。三木是一併施加枷、手銬、腳鐐三種刑具之謂。他們並在獄中受到拷問。

此時為李膺這批人求情的是皇后之父親──竇武。外戚竇武在階級上同為士大夫。

桓帝看在岳父的面子上，決定釋放這批人，改為終身禁錮家中之處分。

桓帝於翌年去世。十二歲即位的劉宏尚年幼，因而由竇太后攝政。外戚竇武遂開始掌握實權。

竇武與自己曾經為之請命的李膺、陳蕃等清流派人士結合，為一舉肅清濁流派而有所策劃。

「濁流派巨魁乃曹節和王甫兩人。他們從先帝時代就玩弄國家權柄，使海內陷於混亂。這兩人非趁早誅殺不可！」

陳蕃如此主張。

「對，非一網打盡不可！」

竇武表示贊成。清流派何等憎恨濁流派，由此可見一斑。

該由士大夫佔的位置，一個個被宦官搶去。為了奪回，唯有訴諸非常手段一途，因為此事與權力爭奪和個人憎恨有關。

奪權鬥爭之非常手段一經決定後，得立即付諸施行。若經拖延，計劃可能洩漏。結果，這項計劃實行真的延後了。

殺盡宦官之事，說來容易，實際上非採取由皇帝下令執行的形式不可。也就是說，必須經過由大臣上奏、皇帝核可的手續。由於皇帝年幼，所以這個案子須由擔任攝政的皇太后裁決。皇太后是竇武的女兒，照理這件事情應該沒有問題才對。

而皇太后卻以女人的立場，在核可之際有所猶豫。

她並不是以「悉數殺光，未免太可憐」的人道主義為出發點。

──一個宦官都沒有，我們會感覺不便。所以，我希望祇誅殺有罪之人……

皇太后說了這樣的話。包括後宮女人及身邊事宜在內，公私生活的一切雜務，全靠宦官打理。一個宦官都沒有時，她們當然會諸事不便。

竇武為說服自己的女兒花了不少時間。

後來，計劃果然洩漏！一個名叫朱瑀的宦官偶然看到尚未裁定的奏文。他當然嚇了一大跳，因為奏文的內容是：「將宦官悉數殺死！」

此事非同小可。這是緊急事件！身為宦官者非全數團結起來不可。對方採取非常手段，我們就得以牙還牙。這個時候若不還手，等於坐以待斃啊！

對方意圖唆使的是皇太后。

但，皇太后祇是攝政而已。皇帝雖然年幼，卻也不是嬰兒。遇緊急事態時，應有發下詔書之權力。

宦官遂舉行一次大集合，歃血為盟。

長老曹節對靈帝奏道：

「陳蕃、竇武之輩言奏皇太后，企圖廢立皇上。此乃大逆之舉！」

先代桓帝未有嗣子，旁系的靈帝承繼皇統後，地位猶未見鞏固。

──這名少年似乎欠缺當皇帝的資格。換一個人當皇帝如何？

如果有人做此主張，倒也不是太離譜的事情。與靈帝同樣身份的皇親，在皇族中多的是。

「該如何是好呢？」

少年皇帝露出了不安表情。坐在天子寶座是極其愜意的事。這樣的權利怎麼可以白白被剝奪呢？

「唯一的方法是發下詔書……」曹節答道。

宦官關閉宮殿所有的門，並且掌握禁衛軍，把清流派一口氣肅清了。

竇武自殺，陳蕃則遭逮捕被殺。分別被禁錮於各人居所的李膺等一百多人，也遭殺戮。

這就是所謂的「黨錮之禍」，清濁之爭結果是由宦官獲勝。稍具實權的地位，幾乎全為宦官所佔。

「皇上今日得以保持至尊地位，完全是靠我們當時賣命效勞的結果！」

曹節、張讓、趙忠等宦官頭目，頻頻如此向少年皇帝邀功，因而得以完全左右朝廷。

實際上，靈帝這個少年也不成器。他是最適合被宦官操縱的皇帝。清流派企圖廢帝時，首先浮現在他腦海的是──「要是被廢，朕將不能肆無忌憚地玩樂」這件事。

更年幼時，他最喜歡玩的是開店遊戲。擺了用紙張或絲布做成的蔬菜、水果，他扮演起蔬菜店老闆，對著奶媽或宮女喊道：「賣給妳們特別便宜，快來買呀！」

玩樂當然需要花錢。為籌措這些費用，再三提高稅金也不夠花費。

「朕有一個好點子！」

最後，靈帝說出這句話來。

「什麼好點子呢？稅金已經提高到極限，若再增加，人民會因繳不起稅金而逃跑的。逃跑的人自然會成為流寇，這會引起治安上的嚴重問題啊！」

張讓以此警告皇上。

「不是要提高稅金，而是要賣官職。」

「什麼……！？官職……！？」

「是啊！不是有很多有錢人想得到官職嗎？……我們可以將官職賣給他們，搾取他們的錢啊！」靈帝說。

（我的天！這個小鬼腦筋不好，倒有鬼點子……）

張讓心裡如是想，表面上卻裝出驚訝的表情道：

「這個點子很好。我們立刻討論其可行性。」

檢討結果，決定在西邸設立「賣官店」。

──來買呀！快來買呀！

皇帝當然不可能如此親自叫賣，這件事情乃著令由貼身宦官推動。

官職價格大約為每一石俸祿一萬錢。也就是說，俸祿兩千石的地方長官職，價格為兩千萬錢，六百石官職的售價則為六百萬錢。

曹操的父親曹嵩就是於此際以一億錢價碼購得太尉（國防部長）官職的。

靈帝為使生意興隆，也同意人們以賒賬的方式買官。祇是，賒賬則以加倍價碼計算。同時，為了輪轉迅速，縮短所有官職的任期。

名譽欲望強烈的人，都爭相購買朝廷官職，想賺錢的人則購買地方官官職，因為地方官可以向人民徵收稅金。以採取賒賬方式、用六百萬錢買俸祿三百石縣長官職的人為例，這個人到任之後就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假定這個縣必須繳納中央的稅額為兩百萬錢，他就搜刮一千萬錢。其中的兩百萬錢向中央繳納，而購買縣長官職的價格六百萬錢也可付清，還有兩百萬錢賺頭。這樣的生意不是挺不錯嗎？

倒是住民吃不消。由於用錢買官的人任期短，所以，稅金催得很緊，簡直是苛斂酷求。

財源滾滾而來，靈帝樂得合不攏嘴。

這一年，京師流傳著一匹馬生了人類嬰兒的謠言。

有人說，流傳怪誕謠言，就是世上即將大亂的前兆……

## 一二四黃巾軍起

剛崛起時，黃巾軍可謂勢如破竹。各地長官聽說黃巾軍對高級官僚一律格殺，因此，在造反軍還未到來之前，他們早已抱頭逃竄了。

※※※

「日子越來越難過。去年比前年差，今年又比去年惡劣……」

「這麼說來，明年不是會比今年更要命嗎？」

「比今年更要命？那豈不成了地獄？」

如今人們交談的都是這類話題。現在的日子都已熬不下去，明年情形變得更壞時，還活得了嗎？

「不如上吊算了……」

坐在路旁聽著農夫們說話的一位老嫗，以絕望的口吻說。她的臉上流露著淒苦的表情。

「千萬不要有這個念頭！」

隨著一聲嚇人的叫喊，一名漢子從槐樹後面緩緩走出來。

坐在路邊閒聊的人們，被這突如其來的聲音驚呆，大家面面相覷。

「我已是死了一半的人，日子要是變得更不好過，不是只有死路一條了嗎？」

坐在那裡的老嫗，如此議論著。

「不，那是因為你們的視野不夠寬。你們應該放眼看看更大的世界。今年將比去年好，而明年會比今年更好──你們難道不知道有這樣的世界嗎？」

這名漢子脫下戴著的頭巾，同時用手背揩了一下額上的汗水。他的臉色非常光潤，與這幾個骨瘦如柴的農民相比，簡直能說是朝氣蓬勃了。

「要真有這樣的世界，我這個老太婆倒是第一個想去看看。怎麼會有這樣的世界呢？」

老嫗懷疑地說。

「老太太，妳要我帶你去看嗎？」

這名充滿朝氣的漢子莞爾道。

「好啊！你帶我去看看。」

老嫗用皮包骨似的一雙手支著地面，踉蹌地站立起來。

「好，我就帶妳去吧！那個地方離這裡不遠。」

「再遠的地方，我都願意跟你去的。」

老嫗把一隻手貼到腰際說。

「你們怎麼樣？願不願意一起去呢？」

這名漢子也邀了正在聊天的這五六名農夫。他們都神色不安地蹙著眉頭，縮了縮脖子。

「你說離這兒不遠，是嗎？」

其中一個怯怯地問道。

「是啊，離這兒很近。是連這位老太太都走得到的地方。」漢子回答。

「離這兒不遠的地方，我們應該都知道。那個村名叫什麼來著？」

「地點不重要。重要的是有個人正在那裡。」

「這個人是誰呢？」

「是大賢法師……」

「哦！大賢法師……」

這些農夫又一次面面相覷。這個名字他們老早就聽說過。據說，此人有能力拯救在飢餓線上彷徨的窮人，是太平道的領導人物。

「太平道」是道教的一派。據傳，道教起源於老子，但，老子思想極為個人化，因而未形成任何教團。後來有教團成立，大概是受了浮屠（佛教）影響的緣故。印度佛教在不久之前才傳至中國。

太平道的領導者是一個叫張角的人物，此人以「大賢法師」自稱。這個手不離九節杖的人，據說醫術相當高明。能為眾人治病的人，在任何時代都是人們崇敬的對象。大賢法師張角醫治病人全靠咒術和護符，由於確實靈驗，因此，信服他的人與日俱增。

現在，大賢法師不僅能醫治病人，更被認為是醫治病態社會和拯救芸芸眾生的活佛。

「那我們去看看吧！」

「大賢法師來到這附近，這是難得的機會，我們不要錯過。」

「咱們說走就走！」

溺水者攀草求生，人們對太平道以及大賢法師已幾近信仰的程度。據說，接受醫治的人只要成為信徒，就可以不必付治療費用。

官吏只知道苛徵稅金，這個社會上已沒有人可以依靠。這時候，老百姓不想找個寄託嗎？太平道就是針對一般庶民這樣的精神需求應運而生，並適時擴張教團力量的。

這一天，太平道又在這種情形之下增加了六七個信徒。如此拉人入教的情形到處都有，可見太平道在佈教傳道上的積極態度。

──治病傳教。

打著這個招牌的太平道，誠可謂典型的現實利益集團。

這個集團於創立後不到十年時間，就在青州、徐州、幽州、冀州、荊州、揚州、兗州、豫州等八州，獲得數十萬信徒。

張角這個人物，除了咒術外，似乎也有極強的組織能力。他把自己的信徒分為三十六個團隊。團隊以「方」為名，大方成員有一萬多人，小方則有六七千人。

因行醫而與庶民接觸頻繁的張角，知道漢朝已經到了日暮途窮的地步。

「時代非改變不可，絕不能這樣繼續下去……」

他通過治病和傳教活動，越來越確信如此。

（既然非變不可，不如由我來做吧！對！我來使它成為太平道的天下，不，我的天下！這不是絕對辦不到的事情……）

張角開始有了這個想法。

後漢天下已經腐敗到極點。就算是參天巨木，若朽爛到極點也容易推倒。太平道有的是力量，有三十六萬人的組織。教團組織隨時可以變更為軍事組織。

──現在的朝廷全靠宦官的力量支撐著。

這是張角的看法。要是能拉攏宦官加入，朝廷力量一定會立刻減半。

在肉體上因缺憾而自卑的宦官，容易傾向宗教。宦官這一類人，最有可能成為太平道的主流。

張角拉攏部分宦官，並得到他們於舉兵之際起而內應的承諾。

舉兵日期終於決定。

擇日的結果，以干支最初之年──即「甲子」──為最佳。日子同樣選定「甲子」，以示吉利。

甲子年是中平元年。在幾個甲子日中，張角選擇的是三月五日。他決定這一天舉事。

他當然暗中舉行軍事訓練，並且訂立如下口號：

蒼天已死，黃天將立。

歲在甲子，天下大吉！

口號以簡潔為宜，因此，他們實際上喊的口號是：「黃天泰平！」

蒼天乃指漢而言，黃天則指太平道。意思是說：漢將滅亡，改由太平道取得天下。

張角將起義的具體計劃以及軍兵配置問題，全交給心腹馬元義處理。他們在離首都不甚遠的幾個要處集結兵員，準備屆時一舉攻打首都。

馬元義用一個叫唐周的人為聯絡員。而與約定共同起義的宦官們聯繫，也是唐周分內的工作。為此，唐周到皇都洛陽，造訪了在皇宮附近一名宦官的居所。

「我是第一次看到皇宮。這比想像中的還壯麗許多嘛！」

聳立的城壁、在陽光底下輝映一片的屋瓦、巨大的宮殿廊柱──看到這景觀時，唐周被震懾得氣都喘不過來。莊嚴宮殿的建築，其根本目的就在於使人們心生畏懼。這個目的對唐周發揮了特別大的效果。

（這麼巍峨的宮殿，有可能攻下嗎！？）

唐周嘆息起來。

城門前有衣飾華麗的御林軍（禁衛軍）站崗，他們都是身高將近兩米的魁偉丈夫。唐周想起那些寒傖模樣的太平道士兵，都是難得飽餐一頓、骨瘦肌黃的農民兵。穿著盔甲、手持閃閃發亮巨戟的御林軍，面對太平道老弱殘兵時，大概有以一當百之威力吧？

（這不是辦法……）

舉兵前夕，唐周開始有所思量。造反失敗時，參加叛變的人一定會被碎屍萬段。這不是鬧著玩兒的事情。唐周不覺渾身發抖。

現在該如何是好呢？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唯一的途徑是向朝廷告密。

唐周奉命前來處理的事情是，與宦官徐奉會面，與之商談舉兵之際如何使宮廷一時陷於癱瘓狀態，拖延其動員討伐的時間。

（即使動員之舉拖延一些時候，太平道造反軍也絕對打不過天子之軍隊的！）

被壯麗宮殿迷惑的唐周，遂沒有依約和徐奉密商，而是上書宮中：

太平道正在計劃造反。被任命為攻擊首都之指揮官的是馬元義。他正潛伏於洛陽某處……

唐周告密是甲子年一月末之事。

遭逮捕的馬元義於二月中旬被處刑。處刑方式是最為殘忍的「車裂之刑」。由於對天子叛變是大逆罪，政府因而以難得使用的極刑處置。兩輛馬車準備妥當後，馬元義的左右手腳分別被綁在不同的車輪上。一聲令下，兩輛馬車向左右兩邊猛然開跑──馬元義的肉體頓時被撕成數段。

太平道預定起義的日子是甲子日──三月五日，既然事情敗露，那就不能再等到這一天。朝廷已連連下達動員令，各地正緊急編組討伐軍。由於唐周的密告，太平道造反軍的計劃，應該已為朝廷所知。

造反軍只得趕緊修改計劃內容，並決定立即起義。三十六萬人的軍事組織，幾乎完全準備妥當。

「佩戴黃巾！」

張角向全軍發下這個命令。

為了分清敵我，太平道三十六萬人一律以黃巾裹頭。如前漢末期有以眉毛塗紅而被稱為「赤眉軍」的起義軍團，這批後漢末期的造反團體，便被稱為「黃巾軍」。

此處要附帶敘述的一點是，前漢末期與後漢末期的造反有極大差異。前漢末期的造反軍團，包括赤眉軍和綠林軍，採取的是擇一皇族並擁立之的形態。綠林系奉的是更始帝，赤眉軍則以抽籤方式奉劉盆子為皇帝。他們這樣做可拉攏各地長官和有力人士，以擴張勢力。

而後漢末期這一次的造反則以「蒼天已死」為口號。也就是說，他們宣言不要劉氏皇帝。

戰鬥的基本方針也有所不同。他們襲擊各地衙門，殺其長官。地方長官以及有權力的人正是搾取庶民的敵人。太平道造反軍把這些人謀殺，以「黃天將立」宣告新政權之誕生。

進入戰鬥態勢後，過去以大賢法師自稱的太平道教祖張角，改稱號為「天公將軍」。

張角有兩個弟弟。大弟張寶號稱「地公將軍」，小弟張梁則號稱「人公將軍」。

三十六萬軍隊可以說是太平道之正規軍。各地信徒也競相呼應，採取遊擊行動。

黃巾軍在各地將所看到的衙門全都燒光。這是因為衙門乃搾取庶民的直接單位，被庶民所痛恨。至於州刺史、郡太守、縣令、縣長等官員若被看到，也沒有一個倖免。

太平道盛行於現在河北省中南部、山東省北部以及河南省東部等地域。黃巾軍開始時侵擾的也就是這些地區。

燔燒官府，劫掠聚邑（鄉鎮村落），州郡失據，長吏多逃亡。旬月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

史書如此記載。

剛崛起時，黃巾軍可謂勢如破竹。各地長官聽說黃巾軍對高級官僚一律格殺，因此，在造反軍還未到來之前，他們早已抱頭逃竄了。

朝廷嚇得魂飛魄散。

喜歡玩樂的靈帝，於唐周密告太平道造反之事時，還在宮殿院裡玩開店遊戲。

──什麼……！？首謀馬元義已被逮捕？這不就沒事了嗎？

實際上，不是沒事了，而是正要開始有事。

太平道舉兵之事因密告而敗露後，朝廷曾經發下動員令，但，那主要是為了增強首都洛陽的防備。

為守護京師，遂任命大將軍。這個大將軍不是別人，正是皇后何氏的哥哥何進。

何進原來的職業是屠夫。他有一位貌美而個性極強的妹妹，於是他企圖靠妹妹的美貌發跡。

依照規定，後宮只准良家婦女進入，而何進卻收買宦官，讓自己的妹妹入宮為宮女。

靈帝於十五歲時曾立宋氏為皇后，而她卻未受寵愛，並於不久之後被廢。何進之妹乘機向靈帝獻媚，最後於光和三年（公元一八○年）被立為皇后。

何進當然因此而發跡。現在的他已是大將軍了。

## 一二五黃巾軍不死

張寶被斬，黃巾之亂至此似已被平定，而各地區遊擊式的造反則持續下去。黃巾軍因政治腐敗而萌生，在根本問題未獲改善之前，人民的反抗永遠不會停息。

※※※

靈帝再怎麼庸愚，也應該知道屠夫出身的何進根本沒有軍事才華和統率能力，卻任命他為大將軍，這一點，大概只能以「糊塗」一詞解釋吧？

聽到各地黃巾軍以破竹之勢把政府軍打得潰不成軍、燒燬衙門、慘殺官員之消息時，靈帝起先還是堅不相信。直到知道這都是鐵的事實後，才神色狼狽地問近臣：

「該如何是好呢？」

靈帝受到震撼，是聽到一向被他認為是絕對忠誠的宦官中有內應者時。

「朝廷目前異常欠缺人才。當務之急應該迅速招募人才。」

受到垂問的北地太守皇甫嵩如此回答。

「如何招募呢？」

「最好的方法是解除黨錮之禁。」

依據他的意見，被宦官派排擠的清流黨中，有許多優秀人才。

「知道啦。還有什麼意見呢？」

「必須準備充分的軍費及軍馬。」

「如何準備呢？」

「拿出庫銀，並以西園廄舍之馬匹供為軍用……」

「哦……」

靈帝皺起了眉頭。因賣官而到手的錢都放在國庫內。喜愛馬匹的他，在西園廄舍飼養不少名駒。當然那些馬匹不是養來供為軍用的，但，現在還能表示反對嗎？

「如果沒有其他的辦法，朕還有什麼話可說呢！」

皇帝心不甘情不願地答允了。

這期間，各地方長官被黃巾軍殺害的消息陸續傳報上來。

──南陽太守褚貢被殺。

──幽州刺史郭勳被殺。

──廣陽太守劉衛被殺。

朝廷以北中郎將盧植為司令官，命其討伐北方黃巾軍主力。

潁川地區也有強勢的黃巾軍。對此，則以左中郎將皇甫嵩與右中郎將朱儁為司令官，率領四萬大軍前往。

率領潁川黃巾軍的是一個叫波才的人物。

後世膾炙人口的三國故事，就從這個時候開端，故事主角將要粉墨登場。以曹操為例，他這時候正率軍前往潁川。

在此，先瞭解一下大家所熟悉的三國豪傑在黃巾之亂開始的中平元年（公元一八四年）時的年齡。

他們當時的年齡是：曹操二十九歲、劉備二十三歲、關羽二十二歲、張飛十六歲。孫策、孫權兄弟分別為九歲和二歲，赤壁之戰的英雄周瑜為九歲，諸葛孔明當時才三歲而已。在五丈原與孔明對峙的司馬仲達則為五歲。

以一億錢買了三公地位的曹嵩的兒子曹操，較其餘英雄先登上舞台，依年齡來說也是理所當然之事。

曹操字孟德，小時候就頗為聰明而富於機智。

──任俠放蕩、不治行業。

史書如此記載他的行徑。也就是說，他是個品行不端的青年。喜歡放鷹、捕鳥和賽狗的他，大概是今日所謂的運動迷兼賭鬼吧。

他的伯父對他這種放蕩不羈的作為甚為不悅，除了時常當面告誡他外，也要他父親對之嚴加管教。一天，曹操看到伯父走來，便歪著面孔，抿著嘴巴，在地上打滾，「哎喲……哎喲」地呻吟起來。

「你怎麼啦？」

「我神經痛正在發作……」曹操對伯父說。

「那真是要命！」

伯父見到曹父時，便告訴他這件事情。父親嚇一大跳，立刻叫曹操來問：

「你伯父說，你在鬧神經痛。是不是已經好了？」

神色正常的曹操回答道：

「神經痛……！？開玩笑，我幾時得過神經痛？伯父常把我的事情隨便向爹打小報告，我最討厭他啦！」

曹父從此以後再也不相信哥哥所講的話。這便是曹操「整」他伯父的情形。

還有這樣一個故事。這個故事記載於《世說新語》──

青年時代，曹操和後來與他爭霸的袁紹是好朋友。說他們是好朋友，不如以「狐朋狗黨」稱之較為確切。同為貴族子弟的他們，常在一起搞鬼，搗蛋的程度令人搖頭不已。例如，「搶新娘」就是他們常做的勾當。

人家在辦喜事時，他們就到院子裡大聲喊道：

「土匪來了！！」

這一家人當然會沒命地往外逃，他們就利用這個機會把新娘子搶走。曹操常和袁紹以搭檔方式幹這種惡作劇。一次，他們正玩得頗為順利，抬著新娘子準備逃跑，但在黑暗中逃入花叢裡時，袁紹扭傷腳筋，跑不動了。

「哎喲！痛死我了！我跑不動啦！」

袁紹哀叫起來。

這時候，曹操大聲嚷道：

「土匪在這裡哦！！」

才說跑不動的袁紹，聽到這句話嚇了一大跳，拔腿沒命地奔逃。這時候的他還顧得了腳痛嗎！？最後，兩人得以平安逃逸。

由這樣的隨機應變可見得曹操是個非常「機警」的人。

當時擔任太尉（國防部長）的橋玄，以擅長鑒定人物而聞名。那是「月旦」盛行的時代，世上頗多人物評論家，其中又以橋玄的批評最為剴切有名。

曹操幾乎每天都到橋玄家。

「吊兒郎當的曹操，頻頻出入言論正派的橋玄家，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他的一些狐朋狗黨莫不為此好奇。

曹操是有明確意圖的，但，這一點不便在朋友們面前說出。

──橋玄的兩個女兒都是絕代佳人！

要是曹操說出這句話來，大夥兒一定會噴飯吧？因為橋玄的兩個女兒都還是嬰孩。

曹操深信橋玄的兩個女嬰將來會成為絕世美女。他想像力之豐富，由此可以窺見。

言歸正傳。擅長鑒定人物的橋玄，仔細看過曹操的面相後說：

「天下很快就要大亂。如果有人能使陷於大亂的天下安定，除足下以外不做第二人想。」

「呵……我有這樣的面相，是不是？」

「確實如此。我替很多人看過相，卻從來沒有看過像你這樣的貴人之相。你不但是貴人，而且是大英雄。……日後天下大亂時，希望你能妥善照顧我的妻子兒女。你是唯一能使天下安定的人……」

由於太平道黃巾軍非常瞭解窮困人民的心，所以成功地收攬他們並納入組織。但，真正打仗時，他們卻欠缺指導作戰的參謀。也就是說，黃巾軍中沒有職業軍人。

剛崛起時，他們得以趁勢迅速打倒各地長官。但時間久後，一度崩潰的地方行政和秩序逐漸恢復。

用亂七八糟的方式打仗時，黃巾軍確實勢如破竹，在混亂中的黃巾軍的確壓倒了政府軍；但，這種情形不可能維持長久。到了戰爭必須要有規則的階段時，黃巾軍的勢力立刻大減。

黃巾軍的領導階級都是舌粲蓮花的傳道專家，對於收攬人心非常有一套。但是，談到戰場上的進退，他們是百分之百的門外漢。欠缺職業軍人的黃巾軍，面臨重要戰役時，便無人能訂立適當的作戰計劃。

左中郎將皇甫嵩和右中郎將朱儁攻破潁川黃巾軍，整個戰爭情勢因此而逆轉。在這次戰役中，政府軍正因兵員不足而不知所措時，曹操率領的軍隊剛巧趕到，政府軍得以獲致大勝，也為其他戰場戰局帶來極大影響。後來成為三國主角之一的孫堅，這時候從軍在朱儁麾下。

另一名主角劉備則以下級將校身份，在北中郎將盧植的遠征軍中。曹操的地位是騎都尉，約等於騎兵團長。與之相較，劉備只是一介小隊長而已。

盧植是討伐黃巾軍的總指揮，他於一個叫廣宗的地方包圍了天公將軍張角。這時，朝廷派遣宦官左豐前往視察戰況。由於從第一線傳回來的報告常多粉飾，所以，皇帝乃派遣信得過的身邊人員親自調查實情。皇帝的身邊人員當然是宦官。

第一線司令官是士大夫，以「清流」自稱的他們，視宦官為「濁流」，向來對之極為輕蔑。

（不相信我這個清流，而派濁流的宦官前來……）

盧植為此深為不滿。

「宦官都很貪心。送厚禮給左豐吧！他一定會因此而寫有利於將軍之報告的。」

盧植一名幕僚如此進言。

「這豈不形同賄賂！？」

盧植以不屑口吻說。

「話也不是這麼說。因為……」

「別再提此事了，我並沒有企求他寫有利於我的報告，只希望他具實上奏。反正我是絕不會向濁流低頭的！」

盧植根本沒將左豐放在眼中。除了左豐初抵達時見過一面外，他壓根兒就不想再見到這個人。

「我看到沒有鬍子的男人就想作嘔……」

盧植故意在左豐隨從面前大聲說這句話。被去勢的宦官失去男性特徵，皮下脂肪變厚，長不出鬍子來。

「好！你給我記著！」

從隨從口中聽到這件事情的左豐，其光滑白臉變得通紅，勃然大怒。他於回洛陽後，便向靈帝奏道：

──廣宗黃巾軍應可隨時攻破，只看政府軍有無此意。而中郎將盧植卻無意採取攻勢，一味等待「天誅」，戰事因而拖長。

──什麼！？身為司令官不奮勇攻敵而坐待天誅，這算什麼！快把盧植逮捕回來！

怒不可遏的靈帝下了這道命令。

可憐的清流盧植，以中郎將身份被關在囚車內，押回皇都。河東太守董卓以東中郎將身份奉命接替之。

三國故事中的大壞蛋董卓，在此登場，當時的年齡為四十五歲。他的登場可以說是不甚光彩。宦官左豐說的「可隨時攻破」，換了新司令官董卓上台後，廣宗黃巾軍依舊沒有被擊破的跡象。董卓的效用只在於證明盧植乃被人構陷。由於毫無戰功可言，董卓很快就被解職，朝廷改派皇甫嵩前赴廣宗。

皇甫嵩因擊破潁川黃巾軍而有甚大功績，他被派任是因為能力受到肯定。

於廣宗受到包圍的黃巾軍，雖然不善於打仗，鬥志倒是非常高昂，這是因為信仰加強了他們的團結。但，皇甫嵩前往討伐時，黃巾軍在士氣上已有低落趨向。

這也難怪，因為他們奉為統帥的天公將軍張角病歿了。

──只要口唸咒文，敵人的箭就射不到你。

太平道原本就是迷信的團體。應該絕對不會死的天公將軍卻因病而死，這還不夠使一般信徒信心動搖嗎？

改由張角之弟人公將軍張梁指揮廣宗黃巾軍。雖然張梁的統御能力並不亞於其兄張角，奈何部下將兵因天公將軍之死而人心惶惶。

皇甫嵩仔細觀察黃巾軍動靜後，研究其弱點，訂立了一舉攻下的作戰方式。

政府軍攻破廣宗黃巾軍是這一年十月的事。

──獲首三萬級。（黃巾軍）赴河死者五萬餘人。

這是朝廷得到的報告。

人公將軍張梁當然被斬，而先前病死的天公將軍張角的棺木被挖出，屍體受到凌辱。

張角的另一個弟弟地公將軍張寶則據守一個叫下曲陽的地方抵抗，但，皇甫嵩繼續進兵，於十一月間將之擊破。張寶所屬十餘萬人被斬之捷報傳到洛陽。

黃巾軍之亂至此似已被平定，但實際上的情形是：有組織的造反已被鎮壓，各地區遊擊式的造反則持續很久，其間甚至有過龐大組織的形成。

黃巾軍因政治腐敗而萌生，在根本問題未獲改善之前，人民的反抗永遠不會停息。

## 一二六八人幫

在大將軍與宦官對立關係呈現緊繃狀態之時，「西園八校尉」的成立，使得大將軍竟屈居於上軍校尉身分的宦官之下！何進的憤怒之情更如熊熊烈火般蔓延開來。

※※※

曹操成為濟南之相。

依據後漢制度，郡與國同級。郡為中央之直轄地，國則為皇族受封為王之地。但，王無權直接統治自己的國土，必須以「相」為長官，使之負責統治。因此，國之相等於是郡之長官太守。

成為濟南之相的曹操，第一件著手做的事情是「嚴禁淫祀、邪教」。這是曹操開明作風的表現。當時是人們迷信觀念根深蒂固的公元二世紀。在那樣的時代，除非頭腦特別清醒，否則不太可能做出這樣的事情來。

另一個尚未成型的英雄──劉備，此時的情形又如何？

劉備在討伐黃巾軍時代的地位，充其量只是一介小隊長，戰後論功行賞時，他也沒有得到什麼好職位。據傳，他被任命的是「安喜縣縣尉」的職務。縣是最小的行政單位，其中也有大小之別，一萬戶以上者為大縣，下到一萬戶者為小縣；大縣之長官為縣令，小縣之長官則為縣長，縣令之下為縣丞，縣長之下為縣尉。因此，劉備只是小縣次官，俸祿頂多三百石。

成為濟南之相的曹操，俸祿是二千石，與之相比，劉備的身份可謂微乎其微。

劉備後來逐漸具備了君子風度，但這時候的他簡直是個流氓。他經常使性子，因為被任命為縣尉這種小官，他心裡非常不高興。

──以我的功勞，至少應該被任命為縣令才對。叫我來當縣尉，簡直是欺人太甚嘛！

他因此每天酗酒度日。

──對！這是拿我們開玩笑！誰稀罕這種職位呢！？

他的義弟關羽和張飛也整天與他一塊兒喝酒。

一次，督郵來到安喜縣。督郵是巡迴視察地方行政的官員，將視察結果向朝廷報告。因此，每次督郵來到時，地方官都會以最殷切的態度接待，極盡獻媚之能事。所以，督郵對地方官的態度通常極端傲慢。

由於督郵來到，劉備依慣例要請求會面，以示禮貌。

「縣尉之輩的小官也想會見我……！？這個人以為自己是什麼東西……！？叫他回去照照鏡子吧！」

督郵如此告訴使者拒絕會面。

「真是混賬！」

劉備滿面怒氣地衝到督郵住所來。他連靴子都沒脫，就闖進屋裡，大聲吼道：

「混賬督郵在哪裡？」

「你幹什麼？我是督郵，不得無禮！」

督郵擺著架子道。

「哦，你就是督郵……」

劉備語未畢，便撲上前去一拳將之擊倒，繼而以拳腳猛打對方。

「你……你這是幹什麼！？」

督郵剛一站起來，劉備就以倒剪二臂手法將之勒緊，同時喊道：

「張飛，快拿繩子來！」

「知道啦！」

滿臉鬍鬚的張飛立刻拿著繩子過來。劉備接過繩子，迅即把督郵捆綁住。

「你不能亂來，我是督郵啊！」

督郵滿面通紅地怒喝。

「閉嘴！正因為你是督郵，所以我才要綁你啊！我當然知道你是督郵，你少在那裡動來動去！」

接著，劉備拿來皮鞭，往督郵身上噼噼啪啪地抽打起來。

「噯喲！……我的媽喲……」

督郵痛徹心肺地大叫。

「哈！哈！哈！」

劉備大笑起來。他已豁了出去，但，這般愉快的心情倒是許久未曾有過的。

「你以後還敢這麼跩嗎！？你就是太跩了，所以才挨這皮肉之苦，知道嗎！？」

劉備鞭打被捆綁的督郵多達兩百下。挨打的人最後到了半死不活的地步，而下手的人也到了筋疲力盡的程度。

「媽的！把老子搞得這麼累……。我的手臂痛死了！」

這樣豁出去的結果，他當然再也不能擔任官職。劉備毫不眷戀縣尉這個職位。要是事前沒有這個決心，他也不會如此蠻幹的。

「噢……噢……」

被痛打的督郵，已經是奄奄一息了。

「這個東西送給你！」

劉備卸下就任時拿到的印綬。在古代中國，印綬是證明身份地位的東西，印有金、銀、銅製之別，綬（繫印帶子）色有朱、綠、紫、青、黑、黃等不同顏色。縣尉帶的是銅印，綬色則為最下級的黃色。

劉備把自己的銅印黃綬掛在奄奄一息的督郵脖子上，說聲「再見」的同時再加上一記耳光，然後離去。

後來躍登舞台的英雄們正在幹這類事情時，皇都洛陽也正展開著政治鬥爭。

那是皇帝身邊人士──外戚與宦官之間的鬥爭。

洛陽政情日益散發出強烈的腐臭味。

因討伐張角而功不可沒的皇甫嵩，不但沒有得到酬報，食邑反被削減六千戶。那是因為宦官趙忠宅邸規模逾越規定、生活奢華，皇甫嵩上奏皇帝予以沒收。另一名宦官張讓則因向皇甫嵩索賄五千萬錢被拒。兩名宦官遂向朝廷報告：「皇甫嵩連戰無功，徒然浪費公款。」皇甫嵩因而受到嚴厲處分，連車騎將軍之印綬都被收回。

張角三兄弟的敗北並不意味黃巾之亂已被平定。這類民眾叛亂，絕對不會因為領導人物之死而落幕。而鎮壓叛亂的政府軍向皇帝浮報戰果則是常有之事，因為報告的戰果越大，當事者得到的酬報也會越大，所以他們是「何樂而不為」。

──黃巾軍已完全平定。

在朝廷得到這個報告之後，各地的造反情事依舊迭起不息。

張牛角、張燕、左校、劉石、雷公、浮雲、白雀、楊鳳、于毒、五鹿、李大目等人率領的造反團體相繼在各地崛起，其人數多者二三萬，少者也有六七千。

黃巾軍只是被驅散，造反並未平定。這個事實，前往鎮壓造反的將軍都知道，只有朝廷仍不知情。

靈帝當然更不會知道實情。他聽到的儘是漢軍獲得大勝之捷報。

──既然如此，朕要好好享受囉！

他於是在西園建造了美輪美奐的萬金堂，此外又在南宮玉堂建立了巨大的銅像。皇帝開的賣官店也有了以五百萬錢特價出售「關內侯」之舉。關內侯只是虛名，不具任何實質。

黃巾殘黨以白波谷為根據地，不斷出兵至現在山西省太原附近。從政府軍的角度來看，這是盜匪。「白波谷」這個地名，後來也成了盜匪的代名詞。

後漢之基礎因而逐漸被蠶食。

黃巾之亂後的中平四年（公元一八七年）二月，民眾於滎陽之地蜂起。三月間，西北有名叫王國者，在韓遂、馬騰等諸將的擁立下豎立叛旗。五月時，更有泰山太守張舉公開宣言：

──余乃天子，今起取代漢。

他招募的兵員達十餘萬之巨。

十月間，長沙有位名叫區星的人起而造反。到十二月時，更有匈奴的叛變。

這誠可謂國家的多難之秋。

這一年，三國英雄──魏、蜀、吳之主子們──各在做些什麼事呢？

曹操被任命為東郡太守，卻未赴任。無意就任新職的他，回到故鄉譙縣建立書齋，開始過著讀書的日子。他潛心研讀《孫子兵法》之類的書籍。

後來成為吳國之主的孫策、孫權兄弟的父親孫堅，此時是長沙太守。他當然出兵鎮壓在長沙的造反，並且獲得成功，被封為侯，建立了後來孫氏軍閥的基礎。

日後成為蜀之主的劉備，於捆綁督郵加以痛毆後，已行逃逸，無人知其下落。他大概帶著關羽、張飛這兩個義弟，在附近一帶忙著推銷自己吧。自稱為天子的張舉，在豎起叛旗時，朝廷命令公孫瓚前往討伐。劉備曾與公孫瓚一起受業於盧植門下，他或許會因此情誼投效公孫瓚軍中吧？

秦始皇訂立郡縣制時，曾將天下分為三十六郡，置縣於郡之下。這個數目後來變得越來越多，到後漢末期時，郡以及與之同級的國之數目，已增加到一百零五之巨。

這許多郡國分別屬於十三個州。

除了中央直轄之司隸州外，共有豫州、冀州、兗州、徐州、青州、荊州、揚州、益州、涼州、并州、幽州、交州等。

郡之長官為太守，國之長官則為相，而州之長官為刺史。

州在郡之上，但州刺史的地位並不比郡太守高。他們的俸祿同樣都是二千石。

郡太守有由其統治的土地，擁有行政權和某些程度的兵權，與之相較，州刺史則絲毫沒有這些權力。

州刺史的任務只在於巡迴視察州屬各郡之政治是否良好，據以報告朝廷。

實權只給予規模較小的「郡」長官，而不是給予規模大的「州」長官。之所以如此，乃在於提防全國出現十三個超強實力者割據各地。

大軍閥不在地方割據，於平時而言，是值得慶幸的一件事情。但，如後漢末期這般天下大亂，民眾於各地蜂起作亂時，朝廷期待具有鎮壓實力的大軍閥存在，毋寧說是自然的趨勢。

給向來毫無實權的州長官以行政權及兵權之事，經過商議後，於中平五年（公元一八八年）付諸實施。

具備實權的州長官不再是「刺史」，而改稱「牧」。

三國故事中的群雄割據，可說是從此開始的。過去的弱小軍團，現在已成長為強大軍閥了。

同一年，政府為了強化中央軍事力量，設置了「西園八校尉」官職。也就是說，中央軍增設八個師團，即上軍、中軍、下軍、典軍、助軍左、助軍右、左、右八校尉。

靈帝任命自己最信賴的宦官蹇碩為「上軍校尉」，將其餘七校尉歸屬其下，並增設八個師團中的第一師團團長兼任八個師團全軍之司令官。

最高司令官應該是大將軍。現在連大將軍都被置於蹇碩之下。

如前所述，大將軍是何皇后之兄長何進，這是與皇帝最為親近的外戚。這樣的關係所獲得的皇帝信賴，尚不及宦官。

靈帝對宦官的信賴之深，由此可見。

事實上，其主要原因在於外戚本身不甚值得信任。在妹妹進入後宮之前，何進只是一介屠夫。靈帝當然不太信任這樣的人物。

何進對此極為不滿。

（你們這些被閹了的人渣算什麼東西！？）

何進以露骨的態度表示出對宦官的憎惡之情。像他這樣的人是沒有抑制情緒之涵養的。

喪失性能力這項重要機能的宦官，其他方面的機能好像特別敏銳。也就是說，他們的感受力非常靈敏。他們由何進的表情察知了他對他們的憎惡之情。

（你才是屠夫出身的不入流傢伙！）

宦官們壓根兒瞧不起大將軍何進。

大將軍現在竟屈居於上軍校尉身份的宦官之下！在對立關係如此激烈的狀態之時，何進的憤怒之情更如熊熊烈火般蔓延開來。

被任命為八校尉中之典軍校尉的是曹操。對這一次的任命，他是欣然接受的。

（掌握軍隊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在故鄉研讀兵書多時的他，最後領悟到了這一點。

後來成為曹操宿敵的袁紹，也於此時就任為中軍校尉。他也是新登場的八人幫之一。

中平六年，靈帝病篤的消息在民間悄悄流傳。

──聽說已無痊癒希望……

──這下子天下又要大亂！

人們交頭接耳傳遞此一消息。

## 一二七皇帝一死……

靈帝一死，史侯和董侯之間無疑會起繼位之爭。但，十四歲的史侯辯和年僅九歲的董侯協不可能由自己出面競爭，鬥爭一定會發生在圍繞這兩位皇子的人們之間。

※※※

浪子皇帝靈帝之死，為什麼會引起天下大亂呢？

後漢諸帝沒有子嗣者為多。

前代桓帝也是由於沒有子嗣，所以引旁系之靈帝繼承皇統。

靈帝也喪失了幾名才出生不久的皇子。

如同世界各地的習俗，為使小孩平安生長、將之暫時丟棄或過繼給別人之風俗，在當時的中國也有。

何皇后的皇子辯，在同樣的理由之下，交由一名史姓道士撫養。人們稱這位皇子為「史侯」。

靈帝還有一個由名叫王美人的女人所生的皇子協。這位皇子交由董太后撫養，一般稱之為「董侯」。

靈帝一死，史侯和董侯之間無疑會起繼位之爭。但，史侯辯才十四歲，董侯協更年僅九歲，所以這兩個人不可能由自己出面競爭。

鬥爭一定會發生在圍繞這兩位皇子的人們之間。

身為外戚的大將軍何進，當然希望由其妹何皇后所生的辯就皇位。而被何進所憎恨的宦官們，由於擔心辯即位後，何進將具有極大權力，因此，一定得擁立協才行。

──要成為天子的人，必須有相當的器度始可。

自己沒有什麼器度的靈帝，於決定繼位者之際，倒有這樣的想法。

拿辯和協比較時，再怎樣以偏袒的眼光視之，還是會覺得協遠勝於辯。反過來說，辯實在太差了。

而且，宦官們莫不稱讚協之賢明。實際上，他們是無論如何都不能讓何皇后所生的皇子即位，所以，如此做是極其自然之事。

後宮也有女人之爭。

靈帝生母董太后是一位女強人，同時也極為貪心，據說，她的兒子皇帝開「賣官店」猛賺大錢，就是她出的主意。說起女強人，生為屠夫女兒的何皇后，也不輸董太后。年輕時候的她，曾與粗漢們為伍，手執肉刀，在市場肉攤做過生意。

除了婆媳間的鬥爭之外，董太后更養育了王美人所生的皇子協。董太后一方面是想給媳婦難看，同時也由於對協疼愛有加，所以很想讓協繼位。為她做後盾的是擔任車騎將軍的侄兒董重。

因此，靈帝一死，會引起一場極大紛爭是勢所難免的。

靈帝於中平六年（公元一八九年）四月丙辰日死於嘉德殿，享年三十四歲。他於臨終前，叫來他最信賴的宦官蹇碩，對他留下遺言道：

「朕還是決定選協作為繼承人，辯無天子之器度，望你好好輔佐協。」

「遵命。」

蹇碩流著眼淚叩頭道。

雖然有皇帝遺詔，但要使協登基卻不容易。朝廷中也有不少擁立辯的勢力。除非將這個勢力肅清，否則想使協就帝位是辦不到的事情。

擁立辯之勢力的領導人物當然是何皇后的哥哥何進。蹇碩倘若要遵照遺詔，使協登基，就非先取何進之命不可。

蹇碩於是想出了一個計策。

──帝崩，欲商談後事，祈即入宮。

他叫人帶了如此文意的信給何進，準備於對方入宮時，將之逮捕誅殺。而蹇碩一個名叫潘隱的部下和何進是多年老友，這個人一看見何進入宮，就以目光向他示意。

（潘隱的目光好像在向我警告些什麼！？）

何進頓時領悟自己的處境危險。他和伺候皇帝身邊的宦官已到水火不容的地步，而宦官異常殘虐是眾所周知之事。

（危險！）

何進立即退出宮廷，率領軍隊進入百郡邸。百郡邸是郡國藩邸，駐兵於此，能對皇宮發揮威嚇效果。何況皇帝亡後，倘若皇子年幼，由皇后攝政是後漢之成規。何皇后當然會讓自己生的辯即位。

蹇碩早就料想到會有這樣的事情，所以才企圖將何進殺掉。只要何進一死，何皇后就容易對付了。但企圖殺害何進之舉，現在已告失敗。蹇碩在何進以兵力威嚇之下，無從阻礙辯即位之事。

辯於靈帝死後第三天登基，並且將年號改為「光熹」。王美人所生的協，則被封為渤海王。

蹇碩當然不是這麼容易就會認輸。要是於這場鬥爭中失敗，自己的老命一定會賠掉的。因此，他召集宦官首領說：

「何進已經擁立新帝，壟斷國政，之後的步驟一定是殺盡我們宦官。他們之所以還沒有下此毒手，是因為我們掌握禁衛軍。我們非趁早逮到何進，把他幹掉不可！」

但，宦官中也有和何進親近的人。中常侍郭勝和何進便是同鄉，而且向來就有交情。他把蹇碩的計劃透露給何進，何進於是毫不猶豫地進兵，抓到蹇碩後把他殺掉了。

剩下的反辯派只有董太后一個人。但由於宦官派中心人物蹇碩已不在，對付這樣一個老女人根本不費事。

──藩后不得居留皇都。

何進遂以此為由，把董太后趕出長安。

如前所述，由於桓帝無嗣子，因而立旁系藩王身份的靈帝為皇帝。也就是說，靈帝是以桓帝之子的身份即位的。如此一來，他的母親應該算是桓帝之皇后才對。其實，生母董氏只能算是「藩后」。把孩子送給別人做養子的母親，應該和孩子斷絕關係，豈可來到皇都，而且住在宮中！？

這樣的說法不是沒有道理。但靈帝在世時，當然沒人敢對天子生母搬出這番道理。靈帝一死，這個理由就成了趕走反辯派董太后的最好藉口。

原本以皇太后身份極為自傲的人，現在驟然被貶為「藩后」，並被要求離開長安──急怒攻心的董太后遂因此猝死。

何進進兵包圍了董太后侄子──驃騎將軍董重的府邸。自認命已該絕的董重，也自盡而亡。

※※※

可以稱為後漢王朝病根的「清濁之爭」，再度惡化。

士大夫對宦官──在這宿命性鬥爭中，雙方的憎惡感已達極點。

西園八校尉中被任命為中軍校尉的袁紹，自認為是士大夫之代表人物。汝南郡汝陽縣袁家乃當代第一名門。

這個家族以「四世三公」而聞名。也就是說，到袁紹父親這一代為止，他們家族四代皆為「三公」（指首相「司徒」、副首相「司空」、國防部長「太尉」而言，皆為國政中心人物），像這樣的家族，全國實在找不出第二個。高祖父袁安歷任司空、司徒，其子袁敝為司空，其孫袁湯歷任司空、太尉、司徒三公，曾孫袁逢則為司空。

袁紹是袁逢的兒子，只是，由於袁逢胞兄袁成英年即逝，而被過繼為伯父之子。

因為是這等名門之後，所以自詡為士大夫之代表也無人表示異議。

──紹有姿貌威容。

如《三國志》記載，袁紹長得英俊，一表人才。

作為清流之代表的袁紹，對濁流宦官甚為憎惡。

雖然袁紹是個俊秀偉丈夫，卻不是溫和型人物。年輕時候的他以俠客自任，時常與人打鬥。他常與曹操結伴幹「搶新娘子」惡作劇之事，已如前述。

「使朝政紊亂之宦官，應悉數誅殺。」

袁紹對大將軍何進做了此一聳人聽聞的建議。

大將軍的地位猶在三公之上，而靠妹妹何皇后的庇蔭、與弟弟何苗相偕居顯要之位的何進，正因為自己是屠夫出身，所以在袁紹這等名門出身者面前，有極大的自卑感。而他在內心卻有這樣的想法：

（我絕不是只靠妹妹發跡的，我也有實力！這一點，總有一天會讓你們知道！）

「倘若能清除我王朝積年之病根，大將軍之名將永垂青史。」

被系出四世三公名門的袁紹如此煽動時，何進果然燃起戰鬥意念了。

（好！就把他們統統幹掉！）

不過，這件事情有失敗前例。過去竇武企圖肅清時，自己反而被殺。何進突然有了些許躊躇。

頗富打架經驗、善於察言觀色的袁紹，立刻以激勵的口吻說：

「竇武所以失敗，是因為禁中五營士兵全在宦官的指揮之下。將軍和竇武不同，與令弟共同領有自己的將兵。但願將軍能為天下除患，流芳萬世。」

「說的也是……」

雖然如此，何進的猶疑依然未消。他在心裡暗中比較自己的部下和宦官支配的禁中軍兵力。

袁紹連這一點都看得出來。

「大將軍請放心吧！我們可以召集與宦官毫無淵源的地方軍到中央來。地方上有許多猛將豪傑啊！他們都是沒有感染到皇都華美風習的樸實精銳的軍隊，一定會打贏宦官的。」

經過袁紹說服後，何進終於點頭。

袁紹也找來頑童時代的好友──現在同為八校尉之一的典軍校尉曹操，加入他們這一派。

結果，曹操不但沒有答應參加，更以下面的話忠告袁紹：

「宦官這個職位，存在已經很久。他們專橫確實是不對的事情，但，要處罰他們，由一名獄吏執行就夠，為什麼要發動天下大軍呢？發動這等大事，秘密一定會洩露的。」

「不以大軍對付，對方一定不會屈服，因為他們也有軍隊啊！」

袁紹志在盡快消滅宦官。

「召集地方軍千萬不可找董卓。找那種人來，洛陽一定會被搞得亂七八糟的。」曹操道。

「不，我倒想特別倚重董卓。因為他率領的涼州兵很強嘛！」

「強是強，可是……」

曹操知道多說無益，所以打住。

袁紹急著要起義。打架想獲勝，「先發制人」是最大原則。而不擅長打架的何進，則認為當務之急應該在於招募同道。

廣邀各地軍閥共同起義的他，決定等這些軍隊抵達後再說。

何進憎惡宦官的情形，和身為士大夫的袁紹等人有些不同。有宦官在時，身為外戚大將軍的自己，便不能隨心所欲地發揮權勢。他只想把宦官悉數掃出宮廷外，倒沒有將他們全數殺盡之意。何況宦官中也有不少與之交情甚篤的人，其中一些更是對他有過恩情。屠夫家庭之女兒得以進入後宮，是因為收買宦官的關係。脾氣倔強的何進之妹，在成為皇后之後，也有過使靈帝大為不悅之事，她的皇后之位當時險些被廢，後來由於宦官極力為她求情，因而得以不了了之。所以，何進認為自己與宦官的交情，毋寧較士大夫為深。

士大夫有引以自傲的家世，而何進根本沒有。何進和士大夫會面時，難免有些緊張，與宦官在一起時，則甚為輕鬆自在。

如前所述，宦官蹇碩的密謀，曾經由同樣是宦官的郭勝偷偷向何進通報。而且，何進和數名宦官要人有姻戚關係。他的妹妹就嫁給了宦官首領張讓的乾兒子。

起義之事一再拖延的結果，如曹操所料想，肅清宦官之密謀果然洩露出去。

「那樣疏於保密，秘密不外洩才是怪事一樁呢！」

事後，連曹操都如此冷笑。曹操的祖父也是宦官，有人甚至企圖拉攏曹操參加密謀。這個團體的保密觀念何等缺乏，由此可見。

知道何進密謀的宦官們，當然極度緊張。

這是緊要的生死關頭。

宦官領導集團張讓、趙忠、段珪等人，立刻舉行高層會議，研究對策。

──首要之務在於幹掉對方的領袖人物！

眾人很快就有此決議。宦官決定事情，比大將軍何進乾脆得多。

對方領袖人物當然是指何進或袁紹而言。

「幹掉」並不是要以正式派兵方式攻殺，而是將之誘出而予以暗殺。但袁紹不是那麼容易就會被誘出的人。

對何進下手，應該較為容易。

假借何太后之名召喚時，何進一定不疑有他，會立刻趕到宮內來才對。大家決定如此誘來何進，接著密議對其襲擊的方法。

## 一二八殺盡宦官

士大夫軍隊揮動白刃，看到宦官一律格殺。被去勢的男人都相當肥胖，而且沒有鬍子。有些人由於容貌類似宦官而被誤殺。宮廷內沒有留鬍子的非宦官人員，不得已脫光衣服奔跑。

※※※

「不會有事情吧？」

袁紹如此問時，大將軍何進回答：「不會有事情的！」便進入宮裡。

何進在情感上對宦官有些親近感，他根本沒有將宦官悉數殺光之意，認為只要把他們趕出權力中心即可。由於自己沒有殺害對方的心，因此，他對對方的警戒心也就相對鬆弛。

（這不關我的事……）

袁紹也未以積極的態度勸止。實際上，他壓根兒不承認屠夫何進為士大夫。

漫不經心入宮的何進即使被殺，也算不上一件大事。袁紹他們要的是一位有大將軍職位的人，而這個人並非何進。袁紹倒認為這是更換一位真正的士大夫階層之人就任大將軍的好機會。這個階層的人向來對其他階層的人十分冷酷。

袁紹甚至盼望何進被殺。

──何進一旦被殺，不是正可以之為藉口，一舉攻入宮中殺盡宦官嗎？

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

（屠夫大將軍最好被殺掉！）

此刻的袁紹持的是幸災樂禍的心理。不過，他本身卻否認自己是這樣的人。

他急忙召集兵員。

──大將軍或許會有不測……

他也為此通報何進部將吳匡、張瑋等人，要他們派兵在宮殿外待命。

袁紹一方面也召集他的異母弟袁術。袁術的職位是虎賁中郎將。這對兄弟的感情一向不甚和睦。正妻之子的袁術，嫡流意識很強。袁紹是女傭所生，後來過繼給英年早逝的伯父袁成為養子。由於這位伯父是長子，因此，袁紹慣以袁家棟樑自任。雖然在感情上不甚和睦，但在士大夫意識之下，他們的行動是一致的。

何進的弟弟何苗與宦官有很好的交情。這也是何進對宦官絲毫未有戒心的原因。但從宦官的立場來說，這是背水一戰，搞不好，他們有悉數被殺的可能。

──先幹掉敵方首領！

制敵機先是戰爭的原則。

不管敵方為皇太后兄長或大將軍，取得敵將首級是首要之務。

宦官們已陷入亢奮漩渦中。

已故靈帝曾對皇后何氏極為不滿，並有意將之廢位時，受了何苗之托的宦官，曾為何皇后求過情，使廢位之事得以不了了之。

──外戚何進能夠當上大將軍，完全是靠我們的幫忙。何皇后當時要是被廢，何進不就要回家重操屠夫舊業嗎！？這個傢伙簡直忘恩負義！

想到那起事件時，宦官們莫不義憤填膺。

──幹掉忘恩負義的大將軍！

一名叫渠穆的宦官，在宮廷內嘉德殿前，斬了大將軍何進。

──大將軍造反！

何進的首級被掛到長矛矛尖上示眾。

這件事情很快傳到城外。

「時候到了！」

在城外等待機會的袁紹，立刻命令諸軍攻入宮中。

宦官們當然緊閉宮門，不讓亂軍闖入。袁術和吳匡的部隊用巨木撞破宮門，闖入城內。

這時已是日暮時分。夜幕低垂後，情勢轉而對熟知城內地形的宦官較為有利。

「放火燒宮門！」

袁術命令放火燒南宮青瑣門。這個措置除了要使宦官產生恐慌心理外，也是為了增加照明效果。

「殺呀！殺呀！」

士大夫軍隊揮動白刃，看到宦官一律格殺。

被去勢的男人都相當肥胖，而且沒有鬍子。有些人由於容貌類似宦官而被誤殺。宮廷內沒有留鬍子的非宦官人員，不得已脫光衣服奔跑，他們此舉是為了證明自己不是宦官。

※※※

袁紹與車騎將軍何苗共同進兵至朱雀殿。

（殲滅宦官後，這個屠夫之弟說不定會重握實權……）

望了一眼何苗時，袁紹如此想。何苗指揮部隊的表現相當出色，有別於其兄何進。據說，這個人和宦官的交際手腕也非常優異……

「這樣的傢伙最好趁早消滅……」

袁紹有了這個想法。對方不是士大夫，殺了應該無妨。讓這樣的人活著，將來可能妨礙清流掌握實權。

袁紹於巡視陣中之際，看到倚著宮殿廊柱號泣不已的吳匡。吳匡是大將軍何進的忠貞部屬，當他發現了自己主子何進的首級時，激動之下，便一頭撞向廊柱，並且用雙拳敲擊門扉，哭得死去活來。

袁紹睹狀，走上前去。

「你知道嗎？殺死大將軍（何進）的是車騎（何苗）……」

「什麼……！？」

吳匡停止撞擊廊柱，回頭看了袁紹。

吳匡是忠心耿耿脾氣又頑固的人。

「何苗和宦官交情極好是眾所周知的事情。推翻哥哥後，何苗將是外戚中穩坐第一把交椅的人物，可以掌握更大的權勢。所以，他與宦官共謀，讓他們殺害大將軍……」

袁紹壓低聲音說。

「媽的！」

吳匡瞪圓了充滿血絲的雙眼。袁紹知道自己的話已經產生效果了。

吳匡立刻選拔一批精兵，率領他們，朝何苗駐屯的朱雀殿直攻過去。

宮殿內正展開追殺宦官的行動，宦官絲毫沒有抵抗力量。忙著將宦官趕盡殺絕的入侵部隊，做夢都沒有想到自己會受到突襲。

看到露出一副凶相、率領部隊衝過來的吳匡時，每個人都以為他要找宦官報仇。何苗也以為如此，卻沒想到這支部隊是衝著他來的。

「你……你們這是幹什麼！？」

發覺情形不對時，已經來不及了。

吳匡部隊一舉攻上，取下何苗首級。這件事情發生在頃刻間，何苗的屍體被遺棄在宮廷院裡。

宦官頭子之一的趙忠被袁紹軍拿下後斬首。張讓和段珪則擁著皇帝和其弟陳留王（協）逃入北宮。

洛陽宮城面積甚大，城內更設有多處秘道，以防萬一。知道這個秘密的只有皇帝身邊的宦官頭子而已。入侵軍隊怎麼搜索也尋覓不到皇帝的影子。

率領士大夫聯合軍的袁紹等人，意圖擁立皇帝，並宣告「宦官謀反」。但找不到皇帝，他們就無法達成這一目的。

宮城內一片血海。

據傳，這時候被殺死的人數達兩千餘名。

逃入北宮的張讓、段珪等人，後來帶著皇帝和其弟，從宮殿穀門悄悄溜出城外。隨從只有數十人。他們都是宦官，無一公卿，而且都是徒步行走的。

皇帝一行人於深夜時分來到黃河邊一個叫小平津的地方。正擬在此暫時歇腳時，南方傳來了馬蹄聲。一行人頓時陷入恐慌。

「你們鎮定下來！那只是數騎馬蹄聲，不是大部隊！」

張讓叫大家保持鎮靜。

十四歲的皇帝哇地放聲哭了起來。

「哥哥，那不是敵人。天子怎麼會有敵人呢！？」

九歲的弟弟連忙安慰皇帝。

追著皇帝一行人前來的是擔任尚書職位的盧植和閔貢。這兩個人不是宦官，而是公卿。其中的盧植是於黃巾之戰時，因拒向宦官行賄而曾受囚車之辱的人物。

※※※

「張讓、段珪！你們要知恥！」

盧植從馬背上跳下來，大聲喝道。

隨後也從馬背上跳下來的閔貢吼道：

「你們立刻引頸自刎！不然，我要砍下你們的頭！」

皇帝又放聲哭了。

盧植跪下，奏道：

「皇上請安心，我們是前來奉迎皇上回宮的，群臣正等待皇上回駕呢！」

閔貢手執腰刀，頗有隨時砍殺張讓之勢。張讓的一名部下拔出短刀撲向閔貢。閔貢閃身，往橫向揮刀，砍入這個人的軀體。這個人尖叫一聲，當場倒地。

「宦官尚懂得捨命救主，精神可嘉！」

閔貢把血淋淋的刀送到張讓面前。

「事已至此，我也不會戀棧生命的！」

張讓語畢，踉蹌走到皇帝面前，跪伏下來。

「臣於此拜辭皇上，告別此生。尚請皇上多多保重……」

話一說完，張讓就從河岸投身而下。段珪也跟著跳下。其餘宦官陸續也有人跟隨，但選擇逃走者居多。

「圍繞皇上身邊的禍根，至此已全數滅亡。現在請皇上快回宮殿，太后等著呢！」

盧植跪伏地面叩首道。

「你們表現可嘉，我代皇上表示嘉許之意。」

由於皇帝說不出話來，陳留王乃如此代言。這對異母兄弟在才幹上竟如此懸殊。

雖然是個庸才，但皇帝畢竟還是天下之中心，失去中心的洛陽城陷入大混亂。然而，皇帝於城北處平安無事之消息，很快就傳來。

「快去！」

群臣立刻奔向城北。他們當然是為了去奉迎天子。

宦官被殲滅後，宮廷序列表當然會改寫。愈早前往奉迎的人，愈有可能被列上位。所以，這是分秒必爭的時刻。

原本只有盧植和閔貢一行人，隨著愈行南下，人數愈多。

一行人來到北芒阪下方。這一帶儘是墓地，他們決定在這個地方歇息片刻。

「咦……！？那邊怎麼揚起沙塵……！？」

一名公卿指著西方說。

那邊確實揚起濛濛沙塵。看樣子，好像是為數頗巨的軍隊。騎馬行走黃土地帶時，一定會揚起沙塵。當時的戰爭通常依據沙塵飛揚的情形，來推測敵人的方向和人數等。

「人數大概三千到五千吧……」

有黃巾之戰從軍經驗的人呢喃著說。

「那是顯陽苑一帶。如果是從西邊來的軍隊，莫非……」

這位公卿說到這裡就打住。

每一個人都知道率領這個軍隊前來的人物大名，但，沒有一個人敢把它說出來。

──率領涼州兵的董卓……

董卓以威猛而聞名遐邇。

實際上，曾經接替盧植的他，於廣宗與黃巾軍交戰，由於未有戰果而被解任。人們畏懼這位將軍，完全是他的性格所致。

這個人向來被稱為「心如野獸」。

──絕對不可找董卓。

何進向各地軍閥發下「驅逐宦官」之檄文時，幾乎所有的人都如此勸告他。而何進卻不聽這個忠告，也對董卓發出檄文。

從西北出現的大軍，除董卓之外無他。

沙塵接近後，果然是董卓沒錯。顏色鈍重的盔甲，閃閃發亮的槍矛──體格魁梧的涼州兵，個個都留著威風凜凜的鬍子。

「嗚……哇！嗚……哇！」

發出野獸般咆哮聲的董卓騎馬兵團，在皇帝周圍來回奔馳。董卓是前來探究聚集在北芒阪下的這數百人是在幹什麼。因此，騎馬將兵對皇帝一行人採取半威脅態度，也就不足為怪。

知道這個集團是皇帝一行人後，董卓走上前去，準備致意。

「聖上有旨，快退兵！」

一名公卿喊道。實際上，天子是由於害怕而哭出來的。董卓麾下將兵本不該驚嚇天子，因此，假借聖旨下令董卓退兵，其實也沒有什麼不對之處。

「什麼！？要我退兵……！？」

董卓怒目瞪視著這名公卿。他不但眉角倒立，臉頰更顫動著。

## 一二九幻術增兵

董卓連日重複同樣的事情。每天都有兩三千涼州兵進入洛陽城。「洛陽很快就會被董卓麾下不斷增加的涼州兵塞滿……」每個人都有這樣的錯覺。

※※※

「你們這些人怎麼這樣說話呢！」董卓大聲吼道，「你們是在皇都伺候天子的近臣，卻沒有盡到自己的任務，使天子陷於這個地步！你們罪該萬死，卻要聞訊趕來搭救的人退兵，這算什麼！？」

董卓說的話完全合乎道理，公卿們一時啞口無言。他們沒有一個敢啟齒駁斥董卓。

「皇上，到底發生什麼事情？臣願聞其詳。」董卓道。

皇帝哭得更厲害，說不出半句像樣的話來。董卓毫不客氣地悶哼一聲。

「事情的開端是，宦官們假借皇上旨意，召大將軍何進入宮後，大家動手把他殺了……」

替代十四歲皇帝回答的是九歲陳留王劉協。

「呵……」

董卓表情訝異地望了望陳留王。比起嚇得連話都說不出來的皇帝，這位弟弟的神態何等鎮定。他語無阻滯，口齒清晰，而且毫無怯色。

（這個小鬼硬是要得！）

董卓立刻有了這個想法。

被人畏如猛獸的董卓，有一種野獸般的敏銳直覺。這個直覺是以自己的利益為中心的。他認為「硬是要得」，不是純粹因為皇弟聰明而內心佩服，而是認為這個人可以大加利用。

陳留王劉協一點也不像一個小孩，把這次在宮中發生的事件說得有條不紊。

感佩的不只是董卓，連群臣也由衷地露出佩服的表情。不似宦官或宮女，廷臣過去絕少有機會和陳留王接觸。

（聽說陳留王很聰明，卻沒想到聰明到這個程度……）

群臣都如此想。

日益中落的漢王朝，能否由這名少年挽回頹勢，重建往日雄風？──這好像是大家共同的心願。國家連連發生亂事，而萬人之上的皇帝雖年已十四，遇到事情時只會哭泣，根本欠缺作為統帥者的資格。

正因為皇帝是個顢頇無能的少年，所以，陳留王的才華更加顯得耀眼。由於厄運連連，陳留王的辯才無疑更引發人們對他的信賴感，甚至視他如救主一般。

董卓立即做了有利於自己的打算。

廢掉庸愚皇帝，讓這位聰明伶俐的皇弟就帝位吧！廢立皇帝當然不是一件小事，自然會引起極大非議。

──暴逆董卓！

因此聲討董卓的人，一定遍地皆是。他們團結起來進行討伐是意料之中的事。但，這個團結會真正穩固嗎？

為何反董卓團體不會穩固？原因不外乎是，連最反對董卓的人內心也贊成他所做的廢立皇帝之舉。

──陳留王才值得信賴！

──今皇未免太窩囊！

目睹剛才情形的群臣，全都有了這樣的強烈印象。要是辦得到，他們自己也想廢今皇而新立陳留王為帝。表面上否定心中肯定的事情──這樣的人絕不可能產生極大的力量。

董卓正有意進入洛陽，執牛耳於天下。他當然能預期自己將會面對無數反對者。

董卓此時致力的方向，在於擊潰反對者的結盟力量。為此，他使出的手段是──把被反對的事情換成不會引起反對者由衷憤慨的事情。

這是一種幻術。

董卓以他的野性嗅覺選擇了自己該走的路。

天子的行列終於回到洛陽。他們採取由董卓軍護衛的形態回京。因此，天子安返皇都論功行賞時，董卓自然被列為功勳第一者。率領三千軍隊趕往的將軍，只有他一人。其餘前往奉迎天子的人，率領的部隊人數充其量只有五十或一百。

實際上，董卓只是剛好路過北芒阪，而他卻充分利用了這個際遇。

天子返還洛陽後，立即向天下發佈大赦令，同時將年號光熹改為昭寧。

這是認為發生宦官悉數被殺之事不祥的緣故。

董卓若要在皇都洛陽掌握霸權，必須以武力為後盾。但，他的主力在涼州，離洛陽甚遠。而即刻把自己的大軍召來是不可能的事情。

當地將軍中，不乏隨時召集五千或一萬軍隊能力的人。雖然奉迎天子時的人數最多，但，董卓的武力在洛陽算不了什麼。

「非增加兵員數不可，而且要以最快速度……」

要從西方迅速召來主力軍是不可能的事情。現在該如何是好呢？

洛陽此刻有許多失去主子的軍隊。被宦官殺害的大將軍何進以及其弟車騎將軍何苗的部下等都是。

最好的方法是吸收這些軍隊。

但，失去主子的軍隊也想選擇新的主人。但是，他們不是隨便登高一呼就會過來的。跟對了主子──也就是實力強大的人，他們才有發跡的希望。所以，他們都在靜靜觀望什麼人的力量最大。

何進兄弟的部隊一定會選擇實力最強大的將軍。

想要拉攏這些部隊，自己必須有強大力量──至少非讓人如此認為不可。

雖然涼州主力一時趕不來，但只要讓人以為他們正在大舉前來的途中即可。

──好，那我就耍耍幻術吧！

董卓做了這個決定。

他把三千士兵中的一千留在洛陽，將其餘兩千趁黑夜悄悄放出城外。第二天，一度退到城外的這批軍隊，高舉征旗，擊著陣鼓，隊容威武地進城而來。

「涼州兵又來了！人數大約有兩千……」

人們以驚異的眼光迎接這批涼州兵。

董卓連日重複同樣的事情。每天都有兩三千涼州兵進入洛陽城。

──洛陽很快就會被董卓麾下不斷增加的涼州兵塞滿……

每個人都有這樣的錯覺。

以審慎態度選擇新主人的何進兄弟部下，這才開始認為洛陽城中董卓的勢力最大，因而盼望被其吸收。

（這樣還不夠……）

收編何氏兄弟舊屬後，董卓意猶未盡地想。兵員多多益善，絕不嫌多。他是知道自己無法號召當地士兵的。洛陽一帶分成幾個地盤，外來的將軍不可能在此地募兵。袁紹以及曹操等人有辦法就地募兵，這一點，董卓卻做不到。

如同對待何進兄弟舊部，董卓募兵只能以失去主子的軍隊或來自遠地的部隊為對象。

以欺騙手法收編何進兄弟的舊部後，董卓注意到以遠來部隊為中心而編成的首都守備軍──也就是執金吾（等於警察署長）丁原所率領的部隊。

丁原是個有骨氣的人，不會輕易被董卓利用。

（我會有辦法對付他的……）

董卓環抱雙臂思考起來。

他又想出一套幻術了。

丁原的副官中，有一個名叫呂布的年輕將校。

這是個野心極大的人，為了達到自己的野心，什麼事情都幹得出來。董卓和呂布只在軍營中擦身而過一次，剎那間，董卓就有了這樣的感覺：

（這個傢伙很像我……）

董卓剛要開始思考計策時，突然想起了呂布這個人。

「丁原下面有個名叫呂布的副官。我有事情要和他談談，你去偷偷把他請來。」

董卓秘書命令道。

「準備把他幹掉嗎？」秘書問道。

「擋路者死」是董卓向來的手段。這位心腹曾經多次為董卓安排這樣的事情。因此，他認為又要來這一套了。

「不是要殺呂布，而是要呂布殺人。」董卓回答。

「不能由我們自己下手嗎？」

秘書以不滿口吻說。有自己這個殺人專家，卻要僱用別人，他覺得自尊心受到傷害。

「我沒有說你們幹不來，後面一些事情你們無法處理，倒是事實。」

「後面一些事情指的是什麼？」

「我要呂布殺死他的主子丁原。單單是殺死丁原，相信你們也辦得到。但我的企圖是，在丁原被殺後，把他的部隊原封不動地接收過來。這一點，只有原來在丁原軍中的呂布才辦得到。」

「說的也是。」

明白了董卓意圖的秘書，當然無話可說。

呂布字奉先，是五原郡（今內蒙古自治區）九原縣人。他是并州（今山西省太原市）刺史丁原的部將。靈帝死後，丁原率領軍隊進入洛陽，呂布則以副官身份同行。何進召集四方英豪時，丁原由於佔了地利之便，所以第一個上京，也因此被任命為執金吾。

丁原可謂無識人之能。副官除了有能以外，應該選擇可絕對信賴的人才對。呂布確實是個有能之士，卻不是可以信賴的人。丁原沒有看出這一點。

「你要是以丁原首級和其部隊為禮物，投入我的麾下，我將視你為我的繼承者。」

董卓與呂布秘密會面時，當面對他做了許諾。這句話的意思是：

（我要取得天下，然後把天下讓給你。）

呂布的野性較董卓猶有過之。

──膂力過人。

如史書記載，他是力大無比、勇猛果敢的人，為達到自己的野心，根本不把倫理觀念當做一回事。

「你只是做口頭的承諾嗎？」

呂布露著奸譎的微笑問道。

「我會以具體行動證明我的誠意。」

「怎樣的具體行動呢？」

「我要認你為義子，並簽署文書證明這件事。這樣，父親把自己的東西傳給兒子，不是很自然嗎？」

「說的也是。」

呂布頷首表示明白。

雖然為人頗有骨氣，但，丁原常有迂腐之處，在他之下甚難保證會有大大發跡的一天──向來有此想法的呂布，現在受到董卓如此勸誘，內心遂躍躍欲試。

身為副官的呂布經常在丁原身邊，所以，趁其不備將之殺害，是輕而易舉之事。

呂布回軍營後，第二天就取下丁原的首級。他看到丁原酒醉臥寢，便一刀將之刺死，然後輕輕鬆鬆取下其頭顱。

呂布召集部隊，發表演說道：

「我們的指揮官丁原企圖篡奪帝位，要求我給予協助。由於這是大逆不道之謀，所以我以斷然態度表示拒絕。結果，不講道理的丁原拔刀砍向我，我遂被迫拔劍自衛，最後取下了他的首級。謀反是天地不容之事，我們非成為忠臣不可！現在守護皇上的大忠臣是董卓將軍，我們向董公投靠如何！？」

主子已成無首屍體，將兵們非找新主不可。以時下勢力如日中天的董卓為主人，應該是順理成章的一件事情。

「沒有異議！」

聽到眾將兵說這句話時，呂布即刻率領部隊，投入董卓陣營。首都勢力分佈情形因而一舉改變。

原本只有區區三千兵力的董卓，因連續以欺騙手法製造假象及吸收丁原部隊，現在成了名副其實擁有最大兵力的軍閥。

董卓已不需要顧忌任何人。他開始提出廢立皇帝之事了。第一個商討的對象是袁紹。

「天下之主非賢明不可，先帝是一個明顯的例子。由於先帝不賢，天下曾經亂到極點。今上似乎同樣欠缺作為天下之主的資格。與之相較，陳留王確實聰明過人。我的意思是，應該改立陳留王為宜，足下高見如何？」

這樣的談話方式根本不像商量事情，無疑是逼人就範。

「漢家為天下之主已達四百餘年，其恩澤深渥而兆民擁戴，今上為富於春秋之人，未曾有過未善待天下之事。你說要廢天子，恐怕沒有人會贊同吧？」

袁紹以此語駁斥之。

露出本性的董卓，一隻手搭在劍柄上，吼道：

「你這個小子！天下政事全在我的掌握之下。不管你們贊成或反對，我想幹的事情一定要幹到底，你們最好不要小覷我董卓的力量！」

「哈！你這種人叫做井底之蛙，不知天高地厚……」

袁紹抓起佩劍，當場轉身退出。

袁紹的蹤影，這一天就從洛陽消失，原來他到冀州去了。面對董卓這野獸般的人，自己隨時可能被殺，故袁紹以走為上策。

## 一三○勿須容情

「你去把弘農王幹掉。」這口氣平靜得好像在點一道菜。「遵命。」李儒當然不敢違抗，因為違抗的結果是他自己的腦袋落地。

※※※

宦官被殺事件發生的翌月，董卓召集文武百官，大模大樣地做了如下演說：

「皇帝闇弱，無以奉宗廟為天下之主。因此，我的意思是要倣傚伊尹、霍光之故事，改立陳留王為皇帝。各位有意見嗎？」

因為他是奉「擋路者死」為宗旨的人，所以眾人都噤若寒蟬，不敢表示反對。

倒是有一個人表示了反對意見。

這個人是曾因未向宦官左豐行賄而被逮捕的尚書盧植。

「為伊尹所廢的太甲是庸愚至極的人，為霍光所廢的昌邑王則犯了服喪期間行姦淫等罪行。而今上從未有過失德之事，更是年輕有為前途無量。豈可舉之與史上被廢的二君作比較呢！？」

盧植膽敢如此發言，當然是冒著被殺的危險。

「你這小子竟敢在我面前信口雌黃，你是不是活得不耐煩了！真的不怕死嗎！？」

董卓高聲嚷著，並退出廟堂。他退出，為的是要下誅殺盧植之命令。但，有當代第一學者令譽的蔡邕，在這時為盧植請命。

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與學問可以說毫無緣分的董卓，對蔡邕倒是非常欣賞。這或許是他們投緣的緣故吧？不然就是背景和性格完全懸殊的這兩個人，彼此相互產生興趣所致吧？

「有你為他請命，我當然只好饒他一命，不過，這傢伙不能讓他繼續擔任尚書，我要立刻把他免職！」

被免職的盧植擔心董卓改變念頭，又要殺他，因而離開洛陽，到一個叫上谷的地方去隱居。

對於廢立皇帝之議，除了盧植以外，沒人表示反對。倘若十四歲的辯真的聰明且有能，除盧植外，應該也有敢拚死表示反對之意的人才對。盧植原本以為應該會有人跟著他提出正論，但他的期待落空了。

雖然大家對董卓的專橫極為憎恨，但這位愛哭皇帝不值得信賴，也是不爭的事實。在這國事多難之秋，皇帝人選最好是較有才能者──事實上，群臣大半是贊成這一點的。

國家長老是太傅袁隗。這個人是袁紹、袁術兄弟的叔叔。身為長老的袁隗，執行了由董卓提案的廢立天子之事。

──任何人都得聽從我的命令，包括國家長老在內。

董卓在天下人面前以事實證明了這一點。

廢立之事隔日於崇德前殿舉行。長老袁隗接過皇帝劉辯所持的璽綬後，把它交給陳留王劉協。

天子南面而坐，人臣則與之相對面北而立。

前皇帝劉辯被迫從王座下來，且被要求向其弟新皇帝跪拜，屈辱莫過於此。辯雖然哭泣，內心裡卻也有這樣的感慨：

（我以後可以輕鬆了。）

前皇帝辯被降為弘農王。

九歲的劉協正坐在王座上。尚年幼的他，雙腳都還踏不到地板。這就是後漢最後的皇帝──獻帝。

獻帝生母王美人已死，人們都說她是被何太后殺害的。養育獻帝的是董太后，已為何進所殺。另一說她因聽到將被送回老家而自殺，總之，她死於非命是事實。

「何太后對尊姑甚為不孝。」

董卓說出這樣的話來。

董卓廢帝後尚不滿足，且意圖把在廢帝背後的何氏一族連根拔起。何進、何苗兄弟已在戰亂中被殺。雖然剩下的只有女人，但，董卓對任何人都是不容情的。

他把何太后移到永安宮，把年號昭寧也改為「永漢」。

兩天後，他在永安宮毒殺何太后，同時把已經埋葬的何苗之棺挖出，將屍體手腳切斷後棄於途。

他也殺害何苗之母舞陽君。

董卓自動就任太尉（國防部長）之職，掌握軍權。

兩個月後，董卓成了「相國」。這是特例。

四百年前，劉邦創立漢王朝時，曾經任建國大功臣蕭何為「相國」重職。這是擁有極大權限的宰相職。

後來的歷代宰相都以自己沒有如蕭相國之功績和才能為由，不敢使用「相國」職名。因此，「相國即蕭何，蕭何即相國」已是人們牢不可破的觀念。

而四百年後的現在，竟然有一厚臉皮之人出現，膽敢以相國自稱。人們莫不搖頭嘆氣說：

「這成什麼話……！？漢王朝大概已經不行了。」

董卓哪有什麼功績可言呢！？他是在和黃巾軍作戰時，無任何功勞而被解除司令官之職的人。

在應何進之召集、率領三千軍隊前往洛陽的途中，剛好遇到彷徨無依的皇帝，因而將之迎回皇都──董卓的表現僅僅如此。

這樣的人自稱相國，不是厚顏至極嗎？

成為洛陽之王的董卓，擁立幼帝，開始推行恐怖政策。

一名侍御史因公務來找董卓時，佩著劍走進來。

「佩劍進入相國府邸，無禮之至！」

董卓怒喝一聲，就砍下這個人的頭。

他的一切作為，已到橫逆無道的地步。

入宮時佩劍，當然觸犯不敬之罪，不過，這是因為對象乃天子。不得以佩劍姿態到相國面前──這樣的規定從來沒人聽說。何況相國這個官職，四百年來未曾有過，所以無人知道面對相國應有的禮貌。

──佩劍到我面前來者，殺！

這是董卓自訂的規矩。此外，他更決定了一件事情：

──洛陽中的財寶和美女全歸我擁有！

他派部下兵卒，尋找隱匿的財寶和美女，悉數送進自己的府邸。

這一年是公元一八九年，在靈帝去世前是中平六年。皇帝死而新帝立後，年號改為光熹，但，於宦官之亂後再度改為「昭寧」，後因天子廢立又改為「永漢」，到歲末時，年號再恢復為中平六年，董卓還決定自翌年起使用新年號。也就是說，公元一八九年間使用了四個年號，情形可謂相當特殊。

※※※

公元一九○年是初平元年。

對任何人都絕不容情的董卓，洛陽在他的統治之下，現已成為恐怖世界了。大白天裡當街搶劫或殺人，已不是稀罕之事。有親友在鄉下的人，無不爭先恐後逃離洛陽回鄉去。陷於恐慌狀態的人們，個個嘆息世界末日的來臨。

董卓幕僚中有人進言應兼採懷柔政策。董卓因而任命與其發生口角後離開洛陽的袁紹為渤海太守。此外發佈的人事命令尚有：

──任袁術為後將軍。

──任曹操為驍騎將軍。

袁術和曹操當然不會沒有頭腦。他們很清楚董卓是殺人不眨眼的魔王。凡是可能取代他的人，隨時都會成為他的刀下之鬼。

「先任命為將軍，讓我安心，然後找個機會突然把我幹掉。他一定是要來這一套。」

持如此想法的袁術和曹操遂都逃離洛陽。

袁術逃向南陽，曹操則逃至陳留。不過，這不是普通的逃亡。他們分別在逃亡地招兵買馬。

袁紹和袁術系出四世三公的名門。宦官出身的曹操雖然不能算是名門後代，卻擁有巨億資產。他因而投下巨資招兵買馬。

然而，再怎樣的名門後代或大富豪，要以一個人的力量打敗擁天子自重的董卓也是難上加難。

「天下即將陷於大亂，除非反董卓諸軍聯合起來，不然絕難獲得勝利……」

此際，做此想法的是東郡太守橋瑁。

地方再度出現軍閥割據也無濟於事。這些軍閥要聯合起來，才有力量對抗董卓。然而，如何才能使他們願意聯合呢？

有一個手段是：利用天子密詔。

──朕目前如同被董卓軟禁。天下諸軍宜聯手舉軍討伐董卓，以拯救朕脫離此難。

實際上，要偽造這樣的詔書簡單得很。

但，居住深宮的十歲天子，可能瞞著董卓耳目，把這樣的密詔傳至外面嗎？

壓根兒會被認為是偽造詔書，這樣不會產生效果。

「對，最好的方法是用三公之密書來號召！」

橋瑁最後做了這個決定。

洛陽有國家長老。他們和天子一樣，都在董卓的監視之下。董卓的掠奪方式被稱為「不避貴戚」。任何高官的府邸，他都同樣闖進去，肆無忌憚地進行搶奪。長老們對他的憤懣程度，不言可喻。

因此，長老們發出如下的密書是極有可能的事情：

──速討暴戾董卓，以救天子及吾等！

橋瑁製作了這樣的密書。文書中，他列舉了諸多董卓的惡行。

實際上，不待長老密書告知，董卓橫逆霸道的行跡已傳遍天下。密書只是進一步將如同一盤散沙的軍閥團結在一起罷了。

各地諸將當然不是每個人都相信這封長老密書。

「這封密書有點不對頭……」

其中一些人做如此想。但，為討滅董卓，大家非聯合力量不可──這一點是很明白的。縱然這是偽造的密書，但倘若能夠因此而團結起來，眾將毋寧願意信其為真。

既然要聯合，當然需要有個盟主。

大家就能力、名氣以及家系等多項條件衡量的結果，決定推舉袁紹為盟主。

如前所述，被董卓任命為渤海太守的袁紹，不曾接受此職，而以「車騎將軍」自稱。

洛陽以東各地軍閥，在緊密聯繫之下，開始集結於陳留郡酸棗縣。

初平元年春四月，集結於酸棗的諸軍領袖分別是：

兗州刺史劉岱

陳留太守張邈

廣陵太守張超

東郡太守橋瑁

山陽太守袁遺

濟北之相鮑信

驍騎校尉曹操

擔任盟主的車騎將軍袁紹，與河內太守王匡共同駐屯於河內。

此外尚有豫州刺史孔胄據守潁川。

南方戰線則有率兵數萬的後將軍駐紮魯陽。

擔任兵站事宜的是冀州之牧韓馥。他以一個叫鄴的地方為據地。

長沙方面，有率領江東健兒的長沙太守孫堅正在北上。

「這些小子有什麼好怕的！我很快就會以秋風掃落葉之勢打垮他們！」

董卓如此豪語，內心卻不安得很。他很清楚自己到洛陽後幹的是一些什麼事情。人們此刻都以充滿敵意的眼光看他，他當然也事先知道會有這樣的結果。

以欺騙手法使人以為他的軍隊為數龐大；收呂布為「養子」，並且收編丁原的大部隊──有這等本事的他，要一度擊潰各軍閥聯軍是容易的事情。問題在於第二度和第三度交戰。

聯軍有辦法花錢就地招兵買馬。但，洛陽城內的董卓軍卻不可能增加一名兵員。

（無法掌握地利……）

董卓想到這一點。

在他人地盤作戰，當然對自己不利。

「對！應該遷都長安！」

董卓立刻有了這個構想。長安到陝西、涼州一帶都是他的地盤。東方各軍閥想必無力攻到長安。即使攻來，董卓要在那裡徵募兵員是易如反掌之事。

「對，還有一件事非辦好不可。」

他叫來一個名叫李儒的部屬。

「請問有何吩咐？」

李儒在大獨裁者面前跪伏下來。

「你去把弘農王幹掉。」

這口氣平靜得好像在點一道菜。弘農王是去年被廢的前皇帝劉辯。

「遵命。」

李儒當然不敢違抗，因為違抗的結果是他自己的腦袋落地。

「用藥！」

董卓還指示了下手方式。這句話也平靜得如同點菜時要求如何調味一般。

## 一三一命運之流箭

由於計劃已被察知，所以黃祖之夜襲歸於失敗。不過，他只是在作戰上失利，最後的結果還是他獲勝。因為，孫堅為流箭所傷陣亡了。

※※※

遷都──

由董卓想出來的這個主意，實施的情形非常粗糙。

雖然長安是前漢二百餘年的首都，但，由於王莽末期之戰亂，已經完全荒廢。這個地方已無像樣的建築物，居民也非常稀少，這樣的地方實在難以作為首都所在地。

「居民可以從洛陽帶去。此地有百萬居民，把他們全都帶去，不就得了嗎？」

董卓神色泰然地說。

（而且這是個機會！）

董卓認為這又是個大肆掠奪的好機會。居民遷移是強制規定，不許任何人留居洛陽。搬家，對富豪來說是一樁大事。因為埋在地下以及藏在壁內的財寶非挖出或取出不可。

董卓派出密探，察知有人取出財寶，就派兵前往，將之悉數掠奪。

──我們一定很快就回來。暫時表示順從，跟到長安去，頂多忍耐一兩年，以後一定要回來的。

市民中有人說這樣的話。這話當然是悄悄說的，哪知卻被密探聽到後，向董卓報告。

「什麼……！？好，那我就要讓你們有家歸不得，你們看著吧！」

董卓下令火燒洛陽城。他存心把這個城市徹底破壞。

董卓部下揮鞭趕著洛陽市民上路，百萬市民同時一齊前往長安。將近四百公里的路程，老人和嬰兒無一例外地被驅趕著。在人跡稀疏的長安，當然沒有他們的親友，所以他們依依不捨地告別長年居住的洛陽，踏著沉重的腳步往前行走。回頭望時，可愛的故鄉洛陽已陷入一片火海。

「怎麼樣……！？這樣，你們還留戀洛陽嗎！？哈！哈！哈！」

與洛陽毫無淵源的董卓麾下的涼州兵，全都得意地大笑。

而突然被命令遷移的市民，根本來不及準備糧食。因此，他們很快就徘徊於飢餓線上。這麼一來，呈現其中的便是一幅地獄景象。也就是說，力氣大的人搶奪弱者攜帶的糧食。在這個集團中，當然是負責趕人民走路的將兵最有力氣。

病人首先倒下，接著是老人逐漸脫隊。嬰兒被棄於途，飢餓的人則蹲在路旁呻吟。

沿路居民儲存的穀物和飼養的家畜全被掠奪。連飼養的狗都被士兵抓去宰殺吃掉。

──路邊屍體堆積如山，二百里內無任何房屋，不見半隻雞犬。

史籍如此記載。

狀況如此淒慘的遷都大事，於初平元年（公元一九○年）二月間開始。

年幼的獻帝來到新都長安則是三月間的事。

控制著天子的董卓，暫時留在洛陽，擺出與東方反董聯合陣營對決的姿態。

集結於酸棗縣、已擺出反董陣式的諸軍，每天不是開會研究，就是喝喝酒而已。因為這是花錢招募的軍隊，所以他們大都不願主動率先發動攻勢，生怕遭受損失。要打就讓別人先打──這是他們的想法。

「這像話嗎！？」

三十六歲的曹操為此極為憤慨。同僚諸將依舊持推諉態度，沒人願意率先出陣。

「好，那由我來出擊吧！」

曹操遂進兵滎陽。

（那個傢伙莫非瘋了？）

聯合軍盟主袁紹聽到曹操出擊之消息時，內心如此嗤笑。

但，曹操有他的想法。戰亂一定會持續很長一段時間，現在只是亂世序幕。這時候與其擔憂折損兵員，不如贏得「曹操乃天下猛將」的美譽，以長遠眼光來看，如此做應該是較為有利的。

曹操出擊，果然為董卓部將徐榮所敗。因為彼此的兵員太懸殊了，曹操落荒而逃。這是一次慘敗，他折損了許多士兵。但由於此役，他也如願以償獲得了「猛將」名聲。這一點成了他的巨大資產，於酸棗整天開高層會議的平庸將軍根本不明其理。

在這次出擊之後，曹操為了補充兵員，到過南方一趟。他是前往揚州募兵的。

由於長期共同佈陣因而造成盟友間產生摩擦，是常有之事。酸棗諸將中，兗州刺史劉岱與東郡太守橋瑁發生衝突，並將對方殺掉。此事乃屬冰山一角，不足為奇。

「哈！看你們的團結能維持到幾時！？」

董卓得到消息時，當然為之沾沾自喜。但，董卓理應沒有時間如此沾沾自喜。反董軍不是只在東方，南方也有。

董卓不但使洛陽化為灰燼，更將居住洛陽的五十多名反董軍盟主袁紹之族人悉數殘殺。袁紹的叔叔袁隗和弟弟袁基，都在其中。

在南方對洛陽虎視眈眈的是袁紹之弟袁術。袁術因哥哥袁基於洛陽被董卓殺害，大為震怒。

實際上，袁術是個門閥意識極強的人，但實力並不強大。只是，他的部將中有長沙太守孫堅這個猛將。他們正由湖北朝洛陽長驅而來。

董卓派遣部將李傕等人，企圖安撫孫堅。但，孫堅根本不予理睬。

初平二年（公元一九一年）春，孫堅終於攻入洛陽。董卓親自率領軍隊，在洛陽郊外應戰。這裡是漢朝歷代皇帝的陵墓所在地。據說，孫堅一邊打仗一邊清掃陵墓，並且奉上供物。

董卓派出「養子」──剛勇奮戰的呂布，結果打不過對方，不支而退。

※※※

一度攻入洛陽的孫堅，也不知道為什麼，修繕陵墓後，就率軍撤退至魯陽。

──孫堅為何不在洛陽盤踞下來呢？

人們為此頗費思量。有人說：

──洛陽已成一片焦土。佔領這種地方，不但沒有利益可言，還會在軍糧問題上發生困難。原因大概在此吧？

更有自詡消息靈通之人，自以為是地說：

──孫堅只是袁術的一名部將。他是不願功高震主才退兵的。

另有一些人說：

──事實上，是袁術叫他回去的，召回的目的，在於將與劉表決一死戰。

皇族之一的劉表被朝廷任命為荊州刺史，但荊州實際上是袁術的勢力範圍。

──我無論如何都不會交出荊州的！

袁術下此決心，並立刻召回正在遠征洛陽的孫堅，準備與前來接收其地盤的劉表對決。

這時候，坊間流傳著一則奇妙傳聞。

──孫堅從洛陽宮殿古井中撈起「傳國之璽」，將之據為己有後，決定撤退。也就是說，他準備脫離袁術，另立一派……

天子使用的印章有好幾個，其中最為重要的是「傳國之璽」。這個印章可以超越朝代，是作為「中國之主」的證物。

這個傳國之璽由秦朝傳至漢朝。前漢至後漢的階段，雖然發生過許多危難，傳國之璽還是一直被傳承下來。

而前年發生宦官被殺事件時，天子一行人曾經被迫倉促逃離宮殿。傳國之璽大概是那個時候由負責保管的宦官藏到井底的吧？

那是在一片混亂中所做的事情。將國家至寶傳國之璽沉到井底──這位宦官後來沒有機會將這件事情告訴別人。因為，不幸的是，這人來不及逃出宮殿就被殺。所以，世上無人知道傳國之璽被沉到井底。

孫堅發現這件東西，完全出於偶然。

董卓為了掠奪陪葬的金銀財寶，曾經大肆挖掘歷代諸帝陵墓。他不以燒燬洛陽城為滿足，更將所有水井用沙土填平，以使人們無法在此生活。而孫堅好像是很喜歡修繕東西的人。他不但將被挖陵墓全部覆土修復，也挖掘被填之井，好讓人們打水使用。

白玉傳國之璽就是他於濬井之際發現的，上面刻有「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八個字，用以表示所持者乃天下之主。

「這下子我將成為天子了！」

孫堅為此無比興奮。

發現這個東西絕對不是偶然，而是天意！

自己是即將成為天子的重要人物，不應老停留在已成一片焦土的洛陽。目前要做的事情是暫行撤退，以便仔細擬訂取得天下的計劃。

一度攻入洛陽的孫堅復又退兵，董卓則認為無法守住洛陽，因而退回長安。

遷都後能再據守洛陽達一年以上，董卓對此已甚為滿足。

進入長安後的董卓，又大大展現了他的掠奪本領。

──為子不孝、為臣不忠、為吏不清、為弟不順者皆殺，其財產悉數沒收充公。告密者有所獎勵。

他公佈了這樣的命令。

世上不牴觸這個規範的人有幾個呢？

實際上，這是陷人於罪的藉口，董卓的用意在於藉此聚斂錢財。

董卓退到西方長安。反董聯軍也由於糧食告罄，感情不睦，便自然瓦解。

說起感情不睦，盟主袁紹與其異母弟袁術的感情，已到了極為惡劣的地步。袁術以名門袁家之嫡流自居，在他眼裡，袁紹雖是兄長，卻不是正室之子，他不但放言「袁紹只是侍妾所生的庶子」，甚至說出「袁紹是否有袁家血統，值得懷疑」之語。

袁紹以今日的河北省南部為據地，而其後方──即河北省北部──則為公孫瓚割據之地。袁術和公孫瓚結盟，要他突襲其兄袁紹的背後。

「可惡！」

袁紹大怒而與劉表聯手──荊州刺史劉表，正意圖接收袁術割據之地。

袁紹對公孫瓚，及袁術對劉表之戰，於此展開。

袁紹與公孫瓚在一個叫界橋的地方會戰，結果公孫瓚軍大敗。

袁術對劉表之戰，則成為分別代表雙方之部將的戰爭。劉表命令一個名叫黃祖的將軍出擊，袁術則命令孫堅應戰。

（雖然目前聽命於人，但不久之後，我將是對天下發號施令的人……）

孫堅堅信如此。

擁有「傳國之璽」的他，日後將即位為天子。他把這件寶物用帶子綁住，深藏懷中，剛好緊貼在心房上。由於是白玉製成的東西，所以覺得格外沁涼。這個感覺真好！

劉表軍隊進入襄陽城內，同時被孫堅包圍。劉表麾下部將黃祖突圍而出，在外招募兵員。

黃祖企圖發動夜襲戰。但他的軍中已有孫堅的臥底，因此，他的計劃陸續為孫堅所知。

「要打就打過來啊！」

佈陣周詳的孫堅，等待黃祖夜襲過來。這時候，孫堅突然叫才十六歲的兒子孫策過來，從懷裡取出玉璽，交給他說：

「這個東西你佩戴著。」

孫堅這樣做，大概是有了如下想法的緣故吧？

（我是受領過漢朝俸祿的人，因此，一旦篡奪漢之天下，一定會被後人批評。可是，由我的兒子篡奪，應該不礙事吧？）

由於事前已被察知，所以黃祖之夜襲歸於失敗。不過，他只是在作戰上失利，最後的結果還是他獲勝。

因為，孫堅為流箭所傷陣亡了。

孫堅軍隊雖在戰鬥上居於優勢，奈何喪失主將。為了服喪，提出休戰之議，獲得劉表同意。

孫堅之兄長孫賁，率領五萬軍隊回北方去。

一支流箭改變了孫堅的命運。

孫堅陣歿於一個叫峴山的山中。流箭射穿他的心臟。倘若依然佩著白玉傳國之璽，它或許能發揮擋箭作用吧？

## 一三二董卓斃命

「可惡！……呂布！……呂布在哪裡！？」董卓從車廂裡探出上半身喊叫。結果，由於慌張，一時身體失去平衡，竟然從馬車上滾落地面。

※※※

董卓於燒盡皇都洛陽，將年幼的天子移至長安後，在洛陽花了年餘時間，與反董諸軍對峙。直到孫堅攻入洛陽，他才回到長安。

董卓不在期間，政治上的一切事務，全由司徒（宰相）王允主宰，可見王允被董卓信賴的程度。但，王允心裡是充滿著不安的。

（如此施政的董卓，絕不可能長久得勢！）

王允如此想。

進入長安後，董卓採取的是恐怖政策。當時，在北方發生的一次小規模叛亂很快就被鎮壓，董卓把數百名俘虜帶回長安，在一次招待政府要人的宴席上，把他們的頭全都砍下後，切斷其四肢，投入以大鍋煮沸的開水裡。

被招待的賓客，睹狀莫不大為錯愕，全都嚇住，手中拿著的筷子紛紛掉了下來。

──你們要是膽敢背叛我，下場將與此相同！

董卓用事實警告賓客。

但，任何高壓恐怖政策，都無法去除人們的不滿。由於露骨的掠奪政治，人民大半陷入飢餓困苦之中。一石穀物價格漲到數十萬錢。庶民生存環境已被完全破壞。

之所以未發生暴動，是由於施行恐怖政治。但知道遲早會餓死時，豁出去的人們，一定會以拚死精神站起來的。

──董卓遲早會被打倒。

無論起而打倒董卓的是誰，被視為董卓派的要人，下場一定和董卓一樣──被人唾罵，最後在刑場上被殺……

王允做了幾次腦袋被砍的夢。

──怎樣才能保住老命呢？

唯一的方法是加入反董卓派，也就是說，參加砍人腦袋的這一邊。而這必須以行動表現，不然沒人會相信你是反董卓分子。這時候應該採取怎樣的行動呢？

──用自己的手打倒董卓！

對！這是唯一途徑。

王允不是怯懦漢。他的經歷證明他是個相當大膽的人。

王允是太原人。黃巾軍剛崛起時，他因彈劾宦官的主要頭子張讓而入獄。出獄後，他再度對宦官進行抗爭，又被逮捕，並險些被處死刑。

於殺戮宦官事件後，王允勇敢地與宦官抗爭之實績受到肯定，因而被任為宰相。他是靠鬥爭發跡的。這一次，他又想以鬥爭為自己打開一條血路。這個鬥爭的對象當然是董卓。

作為敵人的董卓可怕之極。要打倒他，必須有周詳的準備。

王允召集了可以信賴的同志，他們是以下諸位：

司隸校尉（警察長官）黃琬

執金吾（警務署長）士孫瑞

尚書（首相辦公廳主任）鄭公業

這幾個人開始慎重地擬訂計劃。

司隸校尉和執金吾是武職官員。

在目前的反董卓諸將中，居住地離長安最近的是南陽之袁術。以討伐袁術為名目，授兵予黃琬及士孫瑞，使其出征。待他們兵出武關後，立刻調轉回頭，以董卓為目標，攻入長安──

這是王允擬訂的計劃。

但，長安的兵馬大權在董卓手中。沒有董卓的許可，絕不可能動兵。

──袁術根本不算什麼。過些時候我一定會把他解決的，這件事情暫時緩一緩吧！

王允提出討伐袁術之議時，董卓思考片刻後，如此回答。

王允一派人謀事可謂慎重之極。他們連彼此造訪私宅都有所克制，為的是怕引起懷疑。

初平三年這一年，從年頭就連續下了兩個月雨。這樣的時候，依照習慣，政府高官要登壇「祈晴」。王允等人就常以這個祈晴壇為聯絡場所。由於壇高數十米，所以，在上面的耳語，下面的人是不會聽到的。高官一個一個依次登壇，祈禱完畢的人和下一個人會在壇上擦身而過。由於是雨天的關係，壇上置有一把大傘。

士孫瑞在雨傘下，很快地對王允說：

「月犯執法星，已見彗孛星。」

士孫瑞學過占星術。

「此語何指？」王允低聲回問。

「發自內者勝，殆不可後，公速圖之。」

士孫瑞說了，就匆匆忙忙下壇去。

「發自內者」就是內應者的意思。董卓陣營中真的有內應之人嗎？

「哦……我聽說過有關那個人的風聲……」

王允一邊祈晴，一邊如此喃喃自語。

王允說的「那個人」，指的是呂布。

呂佈於殺害主人丁原後投靠董卓，並且成為其養子。他目前的職務是董卓近衛隊隊長，片刻不離董卓身邊，擔任護衛任務。

王允聽說過的風聲又是什麼呢？

那是有關董卓府邸的內幕傳聞。府邸中有一絕世美女，她是董卓的愛妾，名叫貂蟬。而呂布在暗戀這個貂蟬。

王允不知道這個消息是否屬實，但他本能地認為這個謠傳似乎可以加以利用。

王允決定把這件只有消息靈通人士知道的事情宣揚出去。消息傳出後，呂布一定會有被逼上梁山的感覺。王允期待的正是這一點。

董卓殺人無數，並奪其財產。因此，他知道自己被人們憎恨，而這股怨憤非同小可，很多人準備找他報仇是可以想像到的。所以他對自己身邊的護衛非常注意，要刺殺他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這個時候，可以考慮的方法是「將計就計」。

一般人想接近董卓，幾乎不可能。

而平時就在董卓身邊的人，則不會因為接近引起疑心。他的貼身近衛隊隊長呂布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呂布要是有意，隨時都能殺害董卓。

迫使呂布狗急跳牆殺害董卓，這是最好的方法！

王允的計劃進行得非常順利，順利得連他自己都覺得訝異。

實際上，企圖利用呂布的人不只王允這幾個高官。董卓的愛妾貂蟬成為呂布暗戀的對象，其實是她勾引呂布的結果。當然，這勾引的手段高妙得沒有一個人看出來。

拋媚眼啦、忸怩作態啦、欲言又止啦……她的這一切神態都是為了挑逗呂布。

對女人無甚經驗的呂布，很快就被貂蟬迷住。

美女貂蟬為何意圖接近呂布呢？

雖然董卓的身邊警衛異常森嚴，卻有一個接近他的方法，那就是女人。英雄好色，董卓自不例外。容貌姣好的女人，董卓不經徹查身世便急急納入府邸。董府僱用的僕人，全都是有親戚關係的人。無親屬關係的，只有數十名侍妾。

貂蟬是一名富豪的女兒，全家皆為董卓所殺。由於她已出嫁，所以逃過一劫。但，看到雙親和兄弟慘死的遺骸，她發誓非報此仇不可。她於是和丈夫離婚，淪為妓女，等待被董卓看到的一天。作為絕世美女，她沒花多少時間就得以進入董府。

董府對女人身世不做詳細調查，大概是認為女人不足為懼吧？事實確實如此，想以女人的力氣打倒猛獸一般的董卓，比登天還難。

貂蟬就是因此而意圖利用呂布的。近衛隊隊長呂布比任何人都能自由地接近董卓。她遂準備以女性魅力為武器，籠絡呂布。

呂布與貂蟬有染的謠言，原來是她放出去的，後來由王允刻意渲染。由於人人怕董卓，所以沒有人敢告訴他這件事，但這個傳聞遲早會傳進董卓的耳朵裡。

（到時候，老頭子一定會氣得發瘋吧？）

呂布有些提心吊膽。

董卓的性格何其殘忍，這一點，作為執行董卓意旨的呂布最為清楚。義父義子關係對董卓而言，根本產生不了抑制作用。

由於這個圈子──推倒董卓之實踐者──說起來並不是很大，所以，王允等人很快就和貂蟬取得聯繫。

「太師（指董卓）說不定已經察覺到。找齊證據，他就會處置我。我怕死了，我的心片刻都得不到安寧。你快想辦法吧！」

貂蟬噙著眼淚，拉著呂布的衣袖說。

「好，我知道了。我再幹一次就是啦！」

※※※

呂布說的「再幹一次」，指的是殺害主子之事。他殺以前的主子丁原後，以其首級為禮物，投靠董卓。這一回他考慮的是，殺害新主子董卓，投靠反董卓派。

何況他已和王允一派取得聯絡。

兩百年前，發生王莽末期之亂後，長安已成廢墟，景象一片荒涼。這次遷都，只建蓋臨時宮殿，連主要街道的房屋都甚為稀疏，而且大都是簡陋的木板房屋。

警戒心極高的董卓以自己的居所為辦公室，絕少進宮。在獻帝居住的宮殿裡，他則派有多名心腹分居要職，以掌握一切。

不過，眼前的態勢也不是絕對周全，其中還有漏洞。掌管皇帝印璽的「尚符璽郎中」，並非董卓心腹。這或許是他不重視保管御璽之人的緣故吧？他認為決定是否要用印的人較為重要，所以並未派心腹部下擔任此職。

擔任此職的人隨時將皇帝印璽拿在手中，只要一有決定，用印是輕而易舉的事情。現在擔任此職的是王允的門生。

結果，士孫瑞寫了「誅殺董卓」之意的詔書，由尚符璽郎中在上面蓋了皇帝御璽。這紙詔書被悄悄交到呂布手裡。

初平三年（公元一九二年）四月辛巳日──

得了一場小病的年幼獻帝，由於已見康復，因而決定接受群臣祝賀。這時，連平時絕少入宮的董卓也非進宮晉謁皇帝不可。

不似其餘大臣，董卓是享有特別待遇的人。進入宮城後，他可以坐在車上直到宮殿門口。這段距離，一般大臣公卿是必須步行的。

當時的馬車車輪非常之大，車廂底盤離地約一米。車子是由四匹健馬牽曳的。

董卓坐的馬車由北掖門往未央殿行走。馬車前後左右當然有董卓近衛部隊嚴密戒備。

這是一輛車廂鑲了金銀、車輪塗了朱漆的豪華馬車。不料，來到未央殿階前約十幾米處，這輛馬車發出軋軋的聲響，戛然停止了。

董卓掀開帷幕，大聲吼道：

「為什麼停車呢！？」

有權坐車直驅到石階前的他，當然為這樣的臨時停車感到不悅。

這時，一名持戈衛士跑上前來。這是呂布部下一個叫李肅的將校。董卓以為這個人是來報告臨時停車理由的，未料，李肅擺出架勢，就猛然用戈直砍董卓。

身體肥胖的董卓穿著玄冠、絳衣（黑冠、紅衣），而在禮服之下，他為以防萬一，穿著鎧甲。李肅砍過去的戈，由於碰到鎧甲而被彈回。

「可惡！……呂布！……呂布在哪裡！？」

董卓從車廂裡探出上半身喊叫。結果，由於慌張，一時身體失去平衡，竟然從馬車上滾落地面。

呂布聞聲趕來，不過，他趕來不是為了搭救董卓的。

「董卓！皇帝已下誅殺賊臣之詔書，你認命吧！」

呂布一邊吼叫，一邊將戈猛刺過去，果然刺中董卓喉嚨，飛濺的鮮血將石板地面染紅一片。

「你這野狗……！！」

這是董卓的最後一句話。

董卓秘書田儀這時喊了一句：「你這弒主叛徒！」就向呂布砍殺過去，卻被呂布持戈一刺斃命。

此際，董卓部屬之中挺身抵抗的只有三個人。結果，三人當場被殺。

「詔書只說誅殺董卓，其餘的人一概免予問罪！」

呂布從懷裡取出詔書，把它攤開，高高舉起。

## 一三三呂布發威

呂布率領心腹五原騎兵隊，迅速逃出長安。他騎的是天下第一名駒「赤兔」，馬鞍上掛著一隻小木桶，裡頭裝的，當然是董卓首級。

※※※

一世梟雄董卓竟然如此簡單就結束了一生。

他的人望之差實在無人可比。強迫心不甘情不願的百萬居民遷移、搶奪別人的財產和妻妾……人們對幹盡這等勾當的人是不會給予好評的。聽到他被殺害的消息時，人們莫不額手稱慶、樂不可支。

──長安中士女，賣其珠玉、衣裝，市（賣）酒肉，相慶者填滿街肆。

對於當時人們歡愉的情形，史書如此記載。

董卓族人悉數被殺。

說來奇怪，連續下了六十多天的雨，於董卓被殺的這一天停住，後來的一段時期都天氣晴朗。

──都是那個傢伙的關係，才下了那麼久的雨。

有人甚至說出這樣的話。

董卓屍體被棄地示眾。監管屍體的官員用火點燃其肚臍，結果，這火連續燃燒多日不滅。董卓一身脂肪的肥胖程度，由此可見。

呂布割下董卓的首級，裝在小木桶裡，同時放入一些防腐劑。任何人向他要董卓首級，他都不給。

「這個東西歸我所有。」他笑著對人們說。

董卓被推翻後，天下實權歸王允掌握。但無可否認的，這次政變的最大功臣是以戈刺殺董卓的呂布。呂布因而被封「奮威將軍」，並領溫縣為食邑，稱為「溫侯」。他在朝廷的位階與三公平等。

「有關軍事事宜全委由你處理，請多分勞。」王允對呂布說。

雖然董卓已死，但，長安尚有他的數萬部下。因此，當務之急是防止軍心發生動搖。

長安軍隊除董卓直系的涼州兵外，還有來自四川的蜀兵、五原騎兵以及蒙古兵等。

呂布卻只照顧和自己有同鄉關係的五原兵。絲毫不做政治性考慮的武人呂布，常對涼州兵說：

「本來應該把你們殺光的，只因我有好生之德，所以饒你們不死。」

對呂布的偏心，不僅是涼州兵，連蜀兵也甚為不滿。

長安附近有董卓女婿牛輔以及李傕、郭汜、張濟等部將，率領為數頗巨的軍隊四處駐紮。這批人該如何對付呢？

──他們是擁有大軍的人，似乎應予恩赦為宜。

有人提出這個意見時，王允表示反對。

──這會牴觸一歲不再赦之原則。

他提出反對理由。

為避免濫下恩赦令，一年內不行二度恩赦是既有規定。初平三年這一年，已於元月間發佈過大赦令。

李傕等人因主子董卓之死而沮喪之極，便向長安朝廷請求歸順。

而墨守「一歲不再赦」成規的長安新領導中心給他們的答覆卻是「不准」。

「不准……！？好！那咱們就來幹吧！」

李傕與郭汜決定聯手攻打長安。他們的部下多半出身涼州，若要回故鄉，長安就在半途上。

──不如解散部隊，分成小隊，各自悄悄逃回故鄉吧！

最初，一些持消極態度的人持此主張。對此，一個名叫賈詡的將校表示反對意見：

──一旦沒有軍隊組織，到了任何地方，只要敵方稍一展開搜山行動，我們都會落網。與其如此，不如以大軍姿態，堂堂正正通過！

軍隊領袖於是打消解散的念頭。

聽到董卓舊屬李傕和郭汜率領十萬大軍朝長安攻打前來之消息時，長安新政權領導集團大為驚動。他們決定立刻派遣徐榮、胡軫二將率兵前往抵禦。

曾經在汴水河畔大破曹操軍的徐榮，於浴血奮戰後光榮陣亡。胡軫則很快就倒戈投敵，敵軍有十萬之巨，而且是態度已豁出去的軍隊，與之硬幹，鐵定會吃虧。何況胡軫部隊過去也在董卓麾下，算來也是兄弟部隊。

「我們聯手向暗殺太師（指董卓）的那些傢伙報復如何？」

他們遂合流攻向長安。

以李傕和郭汜為主將的董卓舊屬之聯軍，包圍長安城達十日之久。當不滿呂布冷淡對待的蜀兵打開城門迎入城外敵人時，大勢可謂已定。

李傕和郭汜率軍到南宮掖門之前大聲喊道：

「我們只是為無辜而死的董太師報仇而來，絕對無意冒犯皇上！」

現在輪到殺害董卓的一干政變要人將被肅清了。

「情勢不妙，三十六計走為上策！」

呂布率領心腹五原騎兵隊，迅速逃出長安。他騎的是天下第一名駒「赤兔」，馬鞍上掛著一隻小木桶，裡頭裝的，當然是董卓首級。

※※※

董卓是天下無人不恨的人物，而在各地豪傑中，最憎恨他的人應該算是袁紹、袁術兄弟。因為董卓將當時在洛陽的五十餘名袁家族人悉數殺光，他們對董卓能不恨之入骨嗎？

帶著董卓首級，找到與袁家有血親關係的人，一定會大受歡迎。在冀州（河北省南部）的袁紹是反董聯軍盟主，但，路程遠了一些。呂布於是決定前往南陽，因為那個地方有袁術在。

袁術對殺了袁家一族仇敵的呂布當然以厚禮對待。不過，這只是表面功夫罷了。

門閥意識極強的袁術，甚至對異母兄長袁紹都以「他並不是承繼袁家血統的人」而有所排斥，這樣的人，內心當然瞧不起來歷不明的呂布了。

何況呂布的經歷著實令人不敢恭維。他是有過兩次弒殺主子行為的人。由於呂布攜帶董卓首級前來，袁術因而待以賓客之禮，但實際上對他持著高度戒心，絕不給予呂布在自己派閥中任何的地位。

袁術雖以賓客身份對他，卻敬而遠之。要是他再度幹出弒殺主子之事，這還得了！而呂布是幹得出這種事情的人。

呂布在南陽的行止相當威風。他因殺死董卓而以「第一功臣」自居。袁術陣營的官員因此對之非常厭惡。

被董卓舊屬攻進去的長安，後來如何呢？

發動反董卓政變的人逐一被殺。王允和黃琬都遭逮捕被斬。崔烈、魯馗、周奐、种拂等王允屬下，前後在戰亂中死去。

董卓舊屬雙將──李傕和郭汜──分別獲得揚武將軍及揚烈將軍稱號，掌握長安實權。此外，於攻佔長安之際立了大功的樊稠則成為右將軍，地位直追前輩雙將。

──他們遲早會在長安，以宮廷為舞台展開政治鬥爭。我最好暫時冷眼旁觀，等他們筋疲力盡後再乘隙而入。在這之前，我應致力於充實自己的實力。

持此看法的是過去與前述三人同為董卓部將的張濟，他遂離長安而去。

東方有過去反董聯軍諸將，正虎視眈眈覬覦西方，呂布也逃往南陽。長安新政權非對他們有所戒備不可，因此，他們亟須前線司令官。

李、郭、樊三人以「必須擁天子號令天下」為由，不願離開長安。

──既然如此，就由我去吧！

張濟遂獲鎮東將軍稱號，率兵駐紮位於長安和洛陽之間的弘農郡陝縣。他這是採取隔山觀虎鬥的態勢，並且伺機漁翁得利的做法。

張濟率領軍隊來到弘農，是董卓舊屬佔領長安後第三個月的事情。

留在長安的實權新貴，果然展開熾烈的政治鬥爭了。

張濟到東方觀戰，而西方也有注目於長安情勢的實力派人物。

他們是馬騰、韓遂等地方軍閥。馬騰是後漢建國大功臣馬援的子孫。由於馬援的女兒是第二代皇帝明帝之皇后，因此，馬騰與皇室的淵源頗深。他決心不讓董卓舊部繼續囂張，便密切注意他們的舉動。

※※※

呂布是個粗人，卻並不愚蠢。他當然知道自己在袁術陣營內受到排斥，為了洩恨，他時常帶著數百部下到附近一帶大肆掠奪。以賓客身份在主人領土幹這種勾當，不是令人傷透腦筋嗎？

但呂布是帶著宿敵董卓首級前來的人，實在不便把他趕走。為此，袁術採取的方法是：儘可能讓他覺得待在此地不舒服。

呂布的野心是在這亂世成為一方霸主。但只有數百兵力的他，實在很難如願以償。因此，他意圖參加擁有十萬大軍的袁術陣營，進而將之利用，並伺機把它奪為己有。但袁術只以賓客身份禮遇他，卻不讓他成為自己陣營中的核心將領。

（不讓我加入陣營，這樣待在南陽就沒有意義了，不如到別處吧！）

呂布開始有了這個想法。

他命令有學問的部下研究天下形勢，並把研究心得說給他聽。這名部下就天下形勢對他做了如下說明：

「董太師亡後，諸將已失去共同目標，天下成為弱肉強食之亂世。袁紹、袁術兄弟倘若同心協力，或許已取得中國之一半，但由於他們反目對立，天下因而陷於混戰狀態。雖然盟主袁紹勢力最為強大，但其陣營尚未鞏固。以曹操為例，他雖在袁紹勢力之下，卻形同完全獨立。袁術為對抗袁紹，已與北方公孫瓚聯手，而袁紹則為了牽制袁術，與劉表有所聯繫。公孫瓚已下令三名部將率軍前進，企圖壓迫袁紹。這是目前的情勢。」

「這三名部將是哪些人呢？」

「前往發干的是陶謙，進軍平原的是單經，駐紮高唐的是劉備。」

「陶謙和單經之名我聽說過，這個劉備是何許人呢？」呂布道。

「聽說是一個耳朵很大、雙臂很長的人。」

「嗬……那不是很像一隻兔子嗎？」

自己日後會為這個劉備嚐盡苦頭，甚至喪命其手──這時候的呂布當然做夢都沒有想到這一點。

「為了應對公孫瓚的動向，袁紹已命令曹操出兵，應付這三支部隊了。」

「我到哪一邊好呢？」

「這很難講。俗話說，挨著大樹有柴燒，但，另外一個說法是，寧為雞頭勿為牛後……」

意思說，投靠大派閥的結果，如同在袁術陣營所體驗到的，因受到其餘將領排斥而不會有發揮實力之機會；如果是小派閥，便有可能鑽入其中樞，甚至將之強佔。

「好，我就來成為雞頭吧！」

呂布直截了當地說。

「確實如此。做牛尾實在沒有意思。」

「我該找哪一隻雞呢？」呂布問道。

「這一點請容屬下再做進一步研究。」

研究結果，他們選定的目標是河內郡以張楊為首的一個小軍閥。

而張楊也不是省油的燈。讓這種視弒殺主子為家常便飯的人來投靠，後果將不堪設想。他於是對呂布說：

「河內郡乃交通要衝。目前我擔任的是關東諸將與長安朝廷之間的橋樑任務。董卓亡後，長安與關東諸將的關係已不再如同先前那般險惡。居於中間的我實在是相當忙碌的……」

意思是說，張楊和在長安的董卓舊屬也有來往，因此，他實在不便收留被他們視為仇敵的呂布。張楊以婉轉的口氣，對呂布表示了拒絕之意。

「說的也是。我到此地後，李傕、郭汜等人或許會要你把我的首級交給他們吧？」呂布道。

「總之，你這個目標太大了。我可以偷偷把你藏起來，但你絕不是會就此滿足的人。你在此地這件事，遲早會被長安方面得知。」

「我知道我這個目標確實夠大，這一點，我不會埋怨任何人的。」

呂布決定乾脆離開河內郡。騎著赤兔馬，往東方走時，他喃喃自語道：

「說來，雞高聲啼叫時，實在也令人生厭。看樣子，我只有成為牛尾的份了……」

呂布於是企圖投靠當時最大的軍閥袁紹。目前全中國最忙於戰爭的就是袁紹了。正在打仗的總指揮，應該需要勇猛的武將吧？

## 一三四偷襲

箏音始終沒有停止跡象，暗殺隊隊長開始有些不安，於是命令全員立刻衝進呂布臥房，隊長親自踢破房門──房間裡，根本不見呂布的蹤影！

※※※

「該如何是好呢？」

袁紹詢問幕僚們的意見。

猛將呂布率領數百五原騎兵前來投靠。對這個人，應該收容呢？還是予以拒絕？

董卓亡後，天下爭霸戰變得更為熾烈。北方公孫瓚、南方袁術、地方流氓軍團……袁紹面對的敵人為數不少。此刻的他，確實需要有力幫手。但問題在於呂布是個危險人物。這個人曾經兩次弒殺主子。

「還是收容他吧！為了打贏眼前的敵人，我們絕不可猶豫收容有力軍團的。」

一名幕僚回答。

「可是，呂布是個奸詐小人，這個人連砍掉熟睡之人的頭這種事都幹得出來。收容他，不是連夜晚都無法高枕安眠嗎？」

袁紹對收容呂布這件事情，好像不太樂意的樣子。

「與其擔憂睡覺時被他砍頭，為什麼不考慮趁他睡覺時，把他的腦袋砍下呢？」

「把他的腦袋砍下？」

「是啊！呂布再蠻橫，也不會動不動就弒殺其主子的。他殺丁原，為的是要奪其軍隊，而像這樣的事情，在我們陣營裡並沒有發生的可能。即使有此意圖，他也會觀望一段時期再下手的。我們可以利用這段時間，讓他在戰場上為我們拚命，等到失去利用價值時，再將之解決，這樣不是很好嗎？他的確是個危險人物，長期僱用，到頭來一定會惹出麻煩，但，用他應應急，應該是可以的。」

「說的也是。好，那就聘他為客卿吧！至於應該於什麼時候將他解決，這一點，我們以後再召開會議決定。」

當時的主君與家臣之關係何等奧妙複雜，由此可以窺見。

連人品大有問題的呂布的力量都需要借重，這是因為袁紹陣營的戰力低落許多。戰力低落，不只與公孫瓚連年交戰有關。原來，大半被視為袁紹陣營的部將，再也不聽從袁紹的指揮了。這個原因，不得不說是袁紹在品德上有問題。

袁紹是反董聯軍盟主，但盟主並非主君。而袁紹卻以主君自居。被他以家臣對待的盟軍諸將，便心生反感。由於這是弱肉強食的時代，所以，各派閥首領只是在「依靠大樹有柴燒」心態之下，才奉他為盟主的。等到自己有充分的力量，就紛紛自立，這是自然趨勢。

這時候曹操的實力，也已到了半獨立的程度。

董卓被殺的初平三年（公元一九二年），曹操於壽東與青州黃巾軍交戰，雖然喪失盟友鮑信，最後還是追擊黃巾軍至濟北，並將之擊潰。據傳，此際投降的黃巾軍達三十萬之多。

史書如此記載，但事實是否確實如此呢？

曹操是後來取得天下的人，所以有能力留下有利於自己的歷史紀錄。這樣的紀錄能完全相信嗎？

說黃巾軍「投降」，實際上好像是「媾和」才對。

戰鬥開始時，青州黃巾軍為數三十萬，而投降時的人數也是三十萬──這個紀錄，顯示黃巾軍未因戰鬥而折損一兵一卒，也就是說，兩軍未發生激戰。一般而言，當時的戰鬥，除非折損一半以上之兵員，否則是不會投降的。

事實好像是曹操與青州黃巾軍媾和，取得三十萬軍兵後，以此力量為後盾而自立。從此以後，曹操軍中有以「青州兵」為名的精銳軍團，大大地發揮了威力。

收編青州兵後，曹操再也不需要袁紹這株「大樹」了。

就袁紹的立場而言，「家臣」如此脫隊，當然影響他的戰力。

──就算冒險，也得僱用呂布這個危險人物！

現在，袁紹和其幕僚只有如此做了。

當時由於饑饉，難民層出不窮。這批難民為尋覓食物，開始組織團體。事實上，他們不如此做是沒飯可吃的。他們襲擊各地官府，大肆搶奪官庫糧食。

這樣的難民團體，在袁紹據地附近屢次展開遊擊戰。

──自家附近必須好好清掃一番。

有此想法的袁紹，遂與多年敵人公孫瓚締結和盟。

剛好這時候，長安朝廷派來一個叫趙岐的人，正在致力斡旋東方諸將之間的關係。公孫瓚此時也已筋疲力盡，所以，雙方遂樂意接受趙岐調停，同意退兵。

袁紹與公孫瓚之和解是初平四年（公元一九三年）元月間之事。

※※※

「他們亂來，我們當然也可以亂來啊！」

這是張燕的口頭禪。

張燕是難民團體的頭目。「張燕」不是他的本名，他由於動作輕快，因而有「燕」或「飛燕」之稱。難民團體的頭目尚有于毒、青牛角、李大目、左髭丈八等人，使用的都不是本名。他們都是亡命之徒，之所以使用假名，為的是怕連累家人吧？

難民團體常常出沒黑山一帶，政府軍遂以「黑山賊」稱呼他們。

農民為何陷於饑荒呢？天災當然是原因之一，但最大的原因在於人禍。他們辛勤工作，等到收割期來臨時，突然出現的軍隊把他們的收穫悉數搶去。農民因此失去勤勞的動力，棄土地流亡。

政府軍時常掠奪他們，既然如此，咱們也來搶官庫糧食，這有何不可呢！？

張燕的這番說辭，一下子就引起了農民的巨大回應。對！現在只有這樣做！

他們一次又一次地襲擊官庫，政府軍隊當然會極力防衛。但，難民團體由於不戰就沒飯可吃，所以個個抵死奮戰。

于毒率領的數萬「黑山賊」襲擊鄴城時，發生了殺害該地太守並搶奪官糧的事件。

這是袁紹的地盤，被殺害的太守更是袁紹任命的人。袁紹無論如何都非討伐黑山之徒、清掃自家附近之地不可。

與公孫瓚媾和以及僱用危險人物呂布，都因這起事件而有考量餘地。

袁紹軍於鹿腸山包圍于毒軍五日後，終於將之攻破，繼而北上，最後斬了左髭丈八。

而張燕率領的精銳黑山軍則據守常山，負隅頑抗袁紹之攻擊。常山之役時，呂布終於出陣為袁軍作先鋒。

「這些鄉巴佬，看我把他們打得片甲不留！」

呂布如此豪語。他的故鄉五原在現在的內蒙古自治區，這個地方當時已是遊牧民族的生活圈子。遊牧民族都是逐著水草自由移動的，他們向來瞧不起死守土地、依靠耕作為生的農民。

遊牧生活，本身已是一種軍事訓練。所以，遊牧民族多出優秀軍人。

（不可能被農民打敗！）

呂布小覷逃亡農民集團黑山軍的力量乃是當然之事。而黑山黨徒卻出乎意料的強韌。持著「餓死不如一拼」觀念的他們，相當勇猛果敢。呂布率領的五原騎兵屢次遭受農民兵襲擊，並且受到極大損失。

「怎麼可能發生這種事情呢？」

呂布覺得很不服氣，於是連連發動強勢作戰。

張燕好像是具有超強統率能力的人。他能將沒有受過正規軍事訓練的逃亡農民軍揮動自如，與天下盟主袁紹的正規軍打得不分秋色。對赫赫有名的猛將呂布強硬的攻擊，也能泰然應付。

這是六月間之事，而這一年的六月，不分晝夜地下了二十多天的雨。由於常山之役在大雨中展開，呂布最拿手的騎兵機動戰術因而受阻，這一點，則大大有利於黑山軍。

憤怒不已的呂布，作戰方式愈趨強硬。他以讓直屬於自己的五原騎兵團休息兩天為由，代以自袁紹處借來的步兵投入作戰。

「這怎麼行呢？」

袁紹皺起了眉頭。他不是哀傷士卒傷亡，而是擔憂兵力減少。

「呂布的作戰方式太浪費兵力了。」

作戰參謀也認為呂布不對。

「可是，能和敵人打到這個地步，除他以外還有第二人嗎？」

袁紹認為，就結果而論，僱用呂布還是對的。

由於呂布的強硬作戰，張燕率領的黑山軍，最後被迫撤離常山。但袁紹軍隊也蒙受極大損失，不得不退兵。

「常山之役算是彼此沒有輸贏，如果沒有呂布，吃虧的可能是我們。現在該如何是好呢？」

袁紹又問了幕僚。

呂布這名難得的猛將，是否該繼續僱用呢？

「士兵都極為不滿，這一點，呂布自己也知道。」幕僚回答。

士兵對絲毫不以犧牲士卒為意的呂布，當然極為不滿，且非單純的不滿。呂布不願意將自己視為寶貝的騎兵團使用在消耗戰上──這點，使士兵的不滿更加上了一層「憎恨」因素。

「我擔心士兵的不滿會引起軍隊在統制上的問題……」袁紹呢喃著說。

「採取行動的時候似乎到了。」幕僚點頭道。

「我們把他幹掉吧！」

「事不宜遲……」

袁紹和幕僚正在商談時，近侍前來報告：

「呂將軍說要請假到洛陽去一趟，因為他的家人正在洛陽……」

「什麼？……！？請假……？呂布在常山打仗打得夠辛苦了，讓他休息一些日子是應該的。」袁紹道。

「是的，屬下這就去轉告呂將軍。」

近侍作揖後退下。

「我們在哪裡下手呢？」

幕僚露著詭譎的微笑說。

「你不是說事不宜遲嗎？與其在途中下手，不如在這裡動手吧！」

兩人商量如何把呂布解決掉。

「呂布這個傢伙，打起仗來實在夠勇猛的……」

袁紹已經有懷念的口氣了。

「這個人好像生來就是要打仗似的。為了打贏，連一點人倫觀念都沒有……」

「失去這種人，有點可惜，可是，把他留在身邊，又很危險。要是讓他逃亡，又會使他投靠的那一邊力量強大起來……」

自己沒有意思再用他，但也不願看到他被別人僱用。在這個情形之下，暗殺可以說是最妥善的解決方法吧？

「是的，一個呂布確實抵得過一萬名士兵，或許還不止此數哩！」

「只可惜這個傢伙腦筋單純……」

袁紹望著天花板呢喃道。

呂布果真如袁紹所認為的是個腦筋單純的人嗎？

呂布的確像是為打仗而生的人。只要事關打鬥，他的敏銳嗅覺幾乎不亞於動物。

（好像有刺客潛入……）

這天夜晚，呂布很快就察覺袁紹的意圖。刺客不是三兩個人而已，住處好像被包圍了。

雨下得很大，是傾盆大雨。

呂布抱著箏進入房間。箏是一種有十三條弦的琴，樂音從他的房間裡傳出來。

──箏音停止二刻（三十分鐘）後，衝入呂布臥房。

暗殺隊隊長如此命令經過選拔的二十名隊員。

但，箏音似乎有意向雨聲挑戰，始終沒有停止的跡象。

（奇怪……！？莫非……？）

暗殺隊隊長開始有些不安。

他遂變更作戰方式，命令全員立刻衝進呂布的臥房。

隊長親自踢破房門。

房間裡，只有一個瞎眼樂師正在彈箏，根本不見呂布的蹤影。

「媽的！呂布哪裡去了！？」

「我不知道。」

「你是從哪裡進來的！？」

「我原本在廄舍待命，後來有人牽了我，帶到這裡來。」

「什麼……！？廄舍……！？」

「是的。依我的感覺，我好像是從屋簷底下走來的。……帶我進來的人，叫我彈箏彈到深夜……」

「糟糕！」

暗殺隊隊長咬牙切齒。

呂布是自己抱著箏進入房間，然後出去把在廄舍待命的瞎眼樂師從屋簷底下帶進房間裡來的。之後的他，一定是騎上名駒赤兔逃走的吧？

「馬蹄聲因雨聲而聽不到，騎著赤兔馬逃走的人，怎麼追也追不上啊！」

暗殺隊隊長氣得直跺腳。

## 一三五復仇之鬼

曹操軍隊踏入徐州之後，果然不分男女老幼，大肆展開殺戮，軍隊所到之處，連一隻雞或狗都沒有留下，人當然更不用說了。

※※※

曹操的臉變得鐵青，他的唇角顫抖不已，連聲音都發不出來。他的親信從未看過他如此憤怒的樣子。曹操本來就是個毫不掩飾喜怒哀樂之情的人。滿面通紅的狂怒之事，過去有過多次。但比起這次臉色鐵青的憤怒樣子，那些都不算什麼。

曹操方才還在捧腹大笑。

因為他聽到呂布逃脫之報告。

「哈！哈！哈！袁紹那個笨瓜，竟然讓呂布逃之夭夭，簡直可笑極了！」

曹操晃動著腦袋，爆笑不已。

──事情急轉直下。

他就在這個時候聽到父親的訃聞。

他的父親曾經幹到三公之一的太尉。不過，那是在靈帝訂定賣官之法時，以金錢購得的官位，在職期間也甚短暫。雖然如此，但他的確位達三公。

靈帝死後，由於中原成為戰亂之地，曹嵩因而避難至琅邪（山東半島南方之地）。

當袁紹和呂布正與黑山軍張燕一幫人交戰時，率領新收編青州兵的曹操，也忙著與袁術交鋒。袁術則在被劉表壓迫後，逃到一個叫封丘的地方。

曹操將七零八落的袁術軍打得更是體無完膚。袁術逃至九江，後轉逃壽春，以揚州牧自稱，並兼稱徐州伯。實際上，徐州原本就有陶謙這位正牌長官。

總之，曹操因趕走袁術而地位得以安定。原本屬袁紹一系的他，現在自立成為一方霸主了。

──兒現在已有能力奉養父親大人……

曹操不久前才寫了這樣的一封信，著人帶回家鄉，準備迎接父親過來。同時，他也以誠懇筆調寫信給地方實力派人士，請他們多照應自己的父親。

而曹父卻在泰山郡的葉縣與費縣之間，被人殺害了！

以巨款買了三公地位的曹嵩，當然是個大富豪，他的豪華隊列在投奔兒子途中，甚至帶了載滿財寶的數十輛車，禍端因此而起。

──奪了那批財寶吧。在這樣的亂世，連明天的生活都成問題。有了那麼多財寶，就能舒舒服服過一輩子啊！

人是貪婪的動物。看到一車又一車的財寶時，有誰能不動心呢？

守陰平縣的陶謙的一名部將，起這個念頭後，襲擊了曹嵩的住所。

聽到被襲擊之消息後，曹嵩企圖從住所圍牆裂口處逃出。他讓同行的侍妾先從這個地方穿過，但這名肥胖的侍妾實在無法從裂口擠過，正在拖拖拉拉之際，襲擊部隊趕到，結果兩人都被斬殺，連跟隨一起的子曹德秋也遭殺害。

「可惡的陶謙！」

曹操露出令人害怕的神色呻吟道。

襲擊的一行人的確是陶謙之部將，但這不是陶謙授意幹的事情。收到曹操的信時，陶謙甚至關照分散在沿途的家臣，必須妥善照顧曹父。

見財起意的襲擊者，知道會受主君陶謙之嚴厲叱責，因而全部逃之夭夭。

「是陶謙不對！他應負這個責任！他非為此償命不可！我要把他碎屍萬段！」

曹操吊起眼角大吼。

在那個時代，稱得上有難得一見之開明作風、且為徹底之現實主義者的曹操，一生之中，只有這時到了喪失理性的地步。

他立刻動員，出兵徐州。

「這是復仇之戰。進入徐州後，不分士兵住民，一律格殺勿論！」

他更下了如此可怕的命令。

曹操軍隊踏入徐州之後，果然不分男女老幼，大肆展開殺戮。

──凡殺男女數十萬人，雞犬無餘，泗水為之不流。

史書如此記載。

曹操軍隊經過的地方，連一隻雞或狗都沒有留下，人當然更不用說了。

※※※

陶謙向青州刺史田楷求救。田楷係公孫瓚部將，過去曾在對袁紹作戰之第一線上相當活躍。此時由於已與袁紹成立和議，因而有餘力派兵救援。

──咱們一起救援陶謙如何？

田楷邀請共同出兵的對象，不是別人，正是平原之相劉備。

劉備此時只有數千士兵，陶謙因而將四千丹陽兵借給他，同時任命他為豫州刺史。在這個時代，稍具實力的人，都有權限任人為官。不過，也由於這個，不同派系的人常被任命為同一官職。

以青州刺史田楷為例，他是公孫瓚一派的長官，袁紹一派則任命袁紹之子袁譚為青州刺史。

大肆展開殺戮之事的曹操，後來由於軍糧短缺，被迫暫行撤退。不過，他們並未放棄徐州之殺戮，而是經過準備後，再度出擊。

琅邪、東海等徐州各郡，因被曹軍攻擊而成為廢墟。這是現在的山東省南部至江蘇省北部一帶地區。

為支援陶謙而駐紮於郯東縣的劉備，也被曹操擊破而敗走。

曹操此時的精神狀態可謂甚不正常。發了瘋似的他，使人們陷入極端的不安。

在當時的軍閥領袖中，曹操算是最能以謙虛態度接納部下諫言的人。但這時的曹操，與平時的他判若兩人。任何人對徐州殺戮作戰有所批評，他都將之斬殺。

不僅如此，對過去曾予以赦免的人，一想到就重新處罰，罪行已過時效照樣被問罪之事，屢見不鮮。

不安變成恐懼了。

──曹操已不是人，而是魔鬼。不趕快除掉，咱們的老命會保不住。

甚至曹操身邊的人，都有了這樣的想法。

當曹操正在展開殺戮性行軍時，他的據地周邊已有反曹聯盟。如果是平時的曹操，他會很快察覺這一點。但曹操整個人都變了，他是隔了一段時間後才發覺這個跡象的。

造反團體的領導人物，竟然是曹操的摯友張邈。張邈原為陳留太守，是過去於反董卓聯盟之際在酸棗縣並肩作戰的朋友。他當時還借了五千士兵給兵員不多的曹操。

這次復仇之戰，曹操抱著裹屍疆場的決心，於出發前留給家人遺書，內容是「我亡後，以孟卓為賴」。孟卓是張邈的字。

由此可見，曹操和張邈確是深交摯友。

──推翻已無人性之曹操！

以此口號舉兵的，竟然是張邈！

聽到這個消息時，曹操起先還不敢相信。

「你們一定是搞錯了，大概是把張超錯以為是張邈吧？」他再三問道。

張邈有一個弟弟，也曾以廣陵太守身份，到酸棗參加結盟，就是張超。不似其兄張邈，張超對曹操沒有什麼好感，曹操也同樣不喜歡張超。

經過再三求證後，知道造反首謀確實為張邈時，曹操嘆息道：

「他一定是被弟弟說服的，不然，他不可能與我為敵！」

令人震撼的情報又傳來。造反軍的參謀是陳宮。陳宮是曹操幕僚中的第一號人物，素來為曹操所重用。

「這是相當棘手的……」

曹操頹喪地說。

首席幕僚陳宮，對曹操的戰術當然知之甚詳。作戰時的佈陣方式、如何攪亂敵軍後方、各種謀略手段……對這一切無不熟稔的人，現在是敵軍的總參謀。在這個情形之下，曹操當然覺得棘手了。

此外，還有令他更不愉快的消息傳來：

──張邈迎接呂布為兗州牧。

曹操本身就是兗州牧，造反團體不但要趕走曹操，甚至還以那個危險人物來接替他！

「放他媽的狗屁！」

曹操怒吼起來。

※※※

於傾盆大雨之夜，瞞過暗殺部隊成功地從袁紹陣營逃出的呂布，騎上名駒赤兔，就朝向西方一路奔馳。

「現在該到何處是好呢？」

呂布在馬背上呢喃道。能想到將瞎眼樂師從屋簷底下帶到自己臥房這等巧妙計策的他，卻沒有想出逃亡後要去的地方。

（只有聽天由命囉……）

到緊要關頭時，還持此種態度──呂布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附近諸將因懾於袁紹威勢，可能不敢收容呂布，所以，只有到遠一點的地方去。但如果太遠，由於接近長安，可能會被李傕、郭汜等人視為主君董卓之仇人而受到攻擊。

「還是到河內去吧！那是過去一度想去投靠之地，也算是有地緣關係……」

過去欲為雞頭的呂布，曾經找過河內太守張楊而被婉拒。但現在情勢已和當時大不相同，弱肉強食之世已混亂到了極點，各地軍閥為保持勢力，莫不為了增強兵力而四處奔波。

（即使不受歡迎，他們也不至於待我無禮吧？）

呂布如此預測。

在前往河內的途中，呂布路過陳留郡，見了張邈。

年輕時代過著遊俠生活的張邈，對不遇之人相當富於同情心。張邈熱誠地迎接正在流浪的呂布，留他數日，予以款待。

「誠然昨日之敵，今日之友……」

張邈無限感慨地說。他曾經以反董卓聯軍將軍的身份出兵酸棗，而呂布當時則是董卓之部將。過去在戰場對陣的兩個人，現在正握手言談。

「說得一點沒錯……」

雖然呂布表示同感，但對他而言，這個滋味並不好受。

決心反叛曹操時，張邈第一個想到的是呂布這個人。

「由我出面邀請，他一定會參加我們這個團體的。」

他有意邀請呂布。幕僚中卻有人持反對意見。

「這種危險人物能讓他來嗎？」

有兩次弒殺主子經歷的人，當然使人不得不抱持警戒態度。

「背叛曹操是非常之事。在非常情形之下，越是危險分子越有用的！」張邈說。

陳宮也表示了贊成之意。

「袁紹和袁術都未能充分使用呂布這把凶器。這一點，我倒能做到。」

陳宮對自己很有信心。

無論如何，呂布是勇名傳遍天下的人。

──呂布參加了他們的團體！

這個消息傳出去時，反曹陣營一定會為之振奮，而周邊弱小軍團則會為之喪膽。

──如果不加入他們的團體，說不定會被呂布討伐。

呂布曾兩次弒殺主君，由此可見，他是對任何人都不容情的。不服從他，會受到何等殘酷對待，想到這一點，就會渾身發毛。

軍隊移動情形，當然無法瞞過別人；但，開始時呂布的動向，非得掩飾其真正目的不可。因為呂布這個目標太大了。

──呂將軍乃為協助曹將軍攻打徐州而來。盼各地長官極力對呂將軍部隊提供軍糧。

策士陳宮如此指示沿道有關人士。

呂布在進入曹操據地後，才豎起「反曹」旗幟。

──不響應者，由呂布討伐！

群小軍閥的「恐呂症」，程度猶較陳宮所預測的為重。兗州各郡縣逐一呼應呂布，相繼豎起「反曹」旗幟。

始終對曹操表示忠誠、未響應呂布的，只有甄城、東阿、范城三個縣而已。

「可惡！非把他們打得體無完膚不可！」

曹操怒不可遏地揚起馬鞭，揮兵攻打兗州。

因而得救的是曹操的復仇目標陶謙。曹軍撤離徐州後，或許由於精神頓時鬆弛，陶謙於這一年的十二月死去。

## 一三六起內訌

女傭把一片肉丟給正在院子裡的一條狗吃。吃下肉的狗，當場暈眩踉蹌，倒地吐血而斃。「什麼……！？居然來這一套……！」郭汜狂怒地吼叫。

※※※

「我不願子孫遭遇這等可怕的事情。因此，我絕不讓他們世襲徐州牧這個位子。」

陶謙於臨終前說了這樣的話。

後漢地方長官，原則上是由天子任命的，但從這個時候起，以實力強佔地位並且讓兒子繼承之事，已成為普遍情形。

陶謙不讓兒子繼承這個地位。

「那徐州牧要由什麼人擔任呢？」家臣麋竺問道。

「就指定劉玄德吧！」這是陶謙的遺言。

劉備遂成為徐州牧。但就實質而言，他只能算是被僱用的領主。

曹操由於張邈和陳宮同邀猛將呂布豎起叛旗，而被迫擱下為父報仇之事，回到自己的據地。就結果而論，這使陶謙得以安享天年。

曹操與呂布交戰達百日，結果平分秋色，各自退兵。因為這一年發生嚴重蝗害，歉收造成遍地饑饉。在這個狀態之下，戰爭當然不可能持續。

蝗害的可怕程度，許多人都不知道。幾百萬、幾千萬蝗蟲來襲時，初時只是遙遠天空中的一個黑點，但這批會飛的昆蟲，頃刻間就變成滿山滿谷飛翔的怪物。連太陽都會被這大群蝗蟲遮住而天昏地暗。大群蝗蟲飛走之後，遑論農作物，連雜草都形跡全無。原本一大片綠色田園，剎那間，變成黃色的荒野。

當看見天邊大群蝗蟲所構成的黑點時，農民們就以總動員態勢，搬出鑼鼓等樂器，以及任何能發出音響的東西，砰砰碰碰、鏗鏗鏘鏘地敲打起來。他們試圖以聲音嚇走大群蝗蟲，實際上，這個方法並沒有多大效果。

倘若蝗蟲恰巧於兩軍對陣中來襲，敵我雙方也會不約而同立刻擺下應戰姿態，拚命敲鑼打鼓。他們甚至會把劍和盾吊掛在樹上，然後用木棍沒命地敲打，因為這關係到是否會陷入飢餓的生死問題，當然視趕走蝗蟲較打仗為優先。

戰爭時，打贏固然重要，但更要緊的問題是：如何使士兵吃飽。軍隊移動時，一定會以有食物的地方為目標。所以有人說：

「軍隊和蝗蟲一樣。」

來了──吃了──去了──最後連一粒米都不剩。這種情形無異於可怕的蝗蟲。

「軍事問題的根本在於糧食事宜……」

曹操從這一年的饑饉，得到這個心得。再怎麼受過良好訓練的精銳士兵，要是短缺兵糧，就無法打仗。

──確保糧食。

曹操認為這是最重要的課題。

（這一年的饑饉，原因不只是蝗害。）

曹操不愧為奇才，早已看出這一點。

農民辛辛苦苦種植麥子或水稻，好不容易等到收割期來臨，就會有不知來自何處的軍團出現，他們擅自收割農作物後揚長而去。農民的血汗結晶被人橫奪，這樣，他們還會辛勤做活嗎？

為不使收穫被人霸佔，農民非武裝起來不可。但，這樣的事情做得到嗎？這的確是一件艱鉅的事，所以得從不同角度去考量。

喪失勞動意念的農民，已陸續放棄土地，成為流民。無人耕作的田地，今後會越來越多吧？

目前在曹操麾下的數十萬部隊，大部分都是如此放棄田地的農民，他們具有農耕經驗，不必訓練也會種田。

──屯田兵。

曹操腦裡開始有了這個構想。

曹操設置屯田都尉及典農中郎將之類的農政官吏，全力著手於屯田作業，是兩年後的建安元年（公元一九六年）之事。

曹操之所以能在後漢末期軍閥混戰之中脫穎而出，當然有幾個理由。但，確立屯田制度應該算是其中最大理由之一吧？

天子居住的長安，情形又如何？

長安為饑饉所困的情形與黃河中游地域大致相同。不，應說是長安較為嚴重。

──穀一斛值錢五十萬。長安中，人相食。

史書如此記載。

可見長安呈現的是一幅飢餓地獄的景象。而當人們陷於水深火熱痛苦之中時，顢頇無能的居上位者，還在以朝廷為舞台，汲汲於權力鬥爭。

曹操雖暴烈，卻有使用強硬手段統制朝廷的力量。董卓亡後，在可能替代的人選中，沒有一個是傑出人物。

當時的長安朝廷三公中，司徒（首相）為趙溫，司空（副首相）為張喜，太尉（國防部長）則為楊彪。這幾個人都只是傀儡，他們除了處理年幼皇帝的身邊瑣事外，無多大權限。

恢復長安的董卓舊部，才是真正掌握實力者。被稱為董卓麾下四大部將的是李傕、郭汜、樊稠、張濟等人，其中的張濟以鎮東將軍名義駐屯弘農郡。其餘三人，則分別擔任車騎將軍、後將軍及右將軍，各擁武力，並掌握實權。

他們都是和董卓軍合吃一鍋飯的同僚。夥伴反目成仇，卻也是常見之事。

三巨頭中，擁有最大兵力的是郭汜。李傕軍團中有精強的涼州兵，其力量和郭汜在伯仲之間。樊稠由於較為年輕，為人豪爽，所以頗受人們歡迎，雖然在兵力上較另外兩位前輩略遜一籌，但他的軍團是充滿活力的。

從表面上看，這三個實力者的力量似乎平衡，因此大家相安無事，但力量平衡的情形，往往無法維持長久。

這時候，由於東方反董卓派系諸將陸續抬頭，長安遂起出兵之議。結果，樊稠被選為司令官，因為他對出兵最為熱心。既然決定出兵，就由最熱心者率兵前往，是理所當然之事。

樊稠為何急欲外征，白白放棄在長安爭取主導權的機會呢？

實際上的情形並非如此。這是因為他在兵力上最弱的緣故，所以，他亟欲做的，是擴充自己的兵員。決定外征時，政府自然會授兵給他，長安士兵當然各有其主，他們不是歸於李，就是屬於郭，這樣一來，樊稠可公然向兩位前輩借兵。另外，出征後，更可以在當地招募兵員，在當時那樣的饑饉狀態之下，為了吃飯想加入軍隊的壯丁多的是，也就是說，踏出長安後，募兵是極容易的。

表面上是外出征戰，俟出兵後，再帶著比兩位前輩更龐大的軍隊回長安──結果，樊稠必然會成為實質上的長安之主。這是樊稠的打算。

李和郭都看出樊稠此一企圖。

（不會讓你如願以償的！）

兩人當然有意牽制樊稠，然而表面上，他們不便表示反對，因為向反長安派諸將示威是不得不做的事情。

──此次奉命出征，但本人兵力有所不足，尚請車騎將軍惠予借兵若干。

樊稠如此向李提出要求。

（這個厚臉皮的傢伙！）

李吊起眼角，大表憤怒，卻對使者做了如下答覆：

──我知道啦！但，讓渡兵員必須就一些細節有所商討，回去後轉告樊將軍，請他有空屈駕前來敝府一趟吧！

樊稠翌日拜訪李府。

「你說要借兵，可是，我希望你到當地後再就地招募兵員。」李說。

「兵員數目確實可以用此方法湊足，可是，訓練不可能於三五天內完成。我希望儘可能帶領受過訓練的精兵去。」樊稠回答。

「這些事情暫且不說，你難道不認為自己臉皮夠厚嗎？」

「什麼……！？」

聽到李傕說的話時，樊稠霍然察覺情勢不對，縮起了身子。

但，已來不及了！

驀然間，有十幾名拔刀的壯士，從李背後的屏風後面出現。

「右將軍，認命吧！」

壯士們異口同聲喊道，衝向樊稠。

樊稠連抵抗的機會都沒有，當場被殺。他死得實在太不值得了。

樊稠被暗殺後，長安三派鼎立的局面，變成雙雄對立。

李傕和郭汜是打從年輕時代就很要好的一對朋友，兩人在長安恢復為國都後，也過從甚密，極為和睦。

樊稠被殺的這段時期，郭汜訪問李府的情形特別頻繁，其比例大約是：李每訪問郭府一趟，郭就訪問李府五趟。

起了疑心的郭汜之妻，遂叫傭人悄悄探查丈夫動向，因為她認為丈夫的行動有些可疑。

果然，郭妻所擔心的事情，成為事實。

原來，李傕府邸中有一名美麗的婢妾。郭汜頻到李府，好像是為了見這個女人。

青梅竹馬的朋友李傕，於是對郭汜說：

「既然如此中意，我把那個女人送給你好啦！你帶回去吧！」

對此，郭汜搔搔頭回答：

「謝謝你的好意。我的確很想把她帶回去，可是，怕我老婆河東獅吼……」

「哈！強人如你也會怕老婆……！？不，這一點，我不能笑你，因為我也一樣嘛！哈！哈！哈！」

「與其帶回家，不如常到這裡來見她……」

「隨你的便，只要你高興就好啦！」

郭汜因此常到李府。他的妻子已經查出這事。但她並沒有當面發威，而是以溫柔手段對付。

「你不要再到李將軍府邸，可以嗎？」

聽到妻子說這句話時，郭汜一怔。做賊心虛的他，狼狽地說：

「為什麼呢！？李和我是青梅竹馬的朋友，為什麼不能去找他呢？」

「因為李將軍是很可怕的人。他不是騙樊將軍到府邸後把他殺掉嗎？對這樣的人，最好要有戒心……」

「哈！哈！哈！」

知道並非自己偷情之事敗露的郭汜，於是心情愉悅地說：

「我和樊稠不一樣，那個傢伙的確惹人厭嘛！」

關於殺害樊稠之事，郭汜於事前就聽李傕向他透露過計劃。郭汜和李傕一樣，不願意看到樊稠的兵力增大和發言力變強。也就是說，他們兩人的利害關係是共同的。

──你想把他幹掉，是不是？祝你馬到成功。

郭汜甚至如此鼓勵李傕。不過，這種事情當然不能回家告訴妻子兒女。妻子如此憂心的這個事件，實際上，他也是半個共犯哩！

「可是，我很擔心哩！」

「憑我們兒時以來的交情，絕對不會發生事情的，你放心吧！」

「雖然是兒時的朋友……」

郭汜的妻子這才知道多說無益。為了不使自己的丈夫和李府婢妾見面，她遂決定破壞郭汜和李傕的感情。

一天，李傕府送來一些佳餚。將祭過祖先的供物致贈親戚朋友，是當時人的習慣。郭汜正要吃時，女傭道：

「老爺，最好讓人試過才用吧！據說，幾天前，有個故意弄壞李將軍馬車的僕丁，才被毒死哩！」

這件事情郭汜也聽說過。不過，他並未向李傕求證。這件事情，其實只是以毒殺代替斬殺而已，他並沒有任何特別的感觸。實際上，這個消息是由郭妻放出去的，她當然會設法使自己的丈夫聽到。

──李傕有毒殺人之習慣。

郭妻如此做，為的是要使自己丈夫有此印象。

李府下次再送禮物過來時，她就偷偷地下毒在裡面。然後，她不願意由自己開口而被丈夫指稱女人多疑，因此安排女傭代言。

「這簡直是多此一舉……好吧，既然如此擔心，你們就試吧！」郭汜道。

女傭把一片肉丟給正在院子裡的一條狗吃。

吃下肉的狗，當場暈眩踉蹌，倒地吐血而斃。

「什麼……！？居然來這一套……！」

郭汜狂怒地吼叫。

從此以後，兩雄變成仇敵了。

## 一三七天子東歸

「朕想回到東方，無論如何都要回去。」知道自己只是個傀儡的獻帝，絕少做出特別要求，而這次，他卻任性起來，堅決強求，甚至以絕食相逼。

※※※

勢不兩立──

其實，不需要郭妻玩弄這樣的計策，郭汜和李傕這兩個人也遲早會勢同水火。只是，由於郭妻如此弄計，兩雄之爭因而提前開始。

──擁天子者較為有利。

這是每個人都會想到的一點。

獻帝於前一年（公元一九四年）十三歲完成成人加冕禮後，準備於近期內娶伏完之女為皇后。

兩雄好像同時有了挾持天子的念頭。權力鬥爭的作戰方式，大家的想法都一樣吧？

李傕安排密探臥底在政敵郭汜的府邸中。這名密探送回這樣的情報：

──郭汜有意奉迎天子至其府邸。

「奉迎天子」只是好聽的話，實質上是「挾持」。

「那個傢伙想的計策和我一樣。畢竟我們都是董太師（董卓）調教出來的。」

聽到密探通報時，李傕苦笑起來。

知道對手已在著手準備，自己當然也不能遲延。

「叫李暹過來！」李傕命令道。

李暹是他的侄兒，讓這個敏捷而豪膽的人去幹挾持天子這件大事最為合適。

李暹指揮數千士兵包圍宮殿，把獻帝帶了出來。

聽到這個消息時，郭汜當然因被李傕搶得機會而懊悔不已。不過，他也不是因此就甘居下風的人。

少年天子由於擔憂兩名重臣之抗爭，便命令公卿斡旋，使兩者和解。郭汜卻將以使者身份前來的公卿扣留在自己的府邸中。這也是一種挾持。

李傕和郭汜分別將天子和公卿作為人質後，以長安為舞台，展開鬥爭了。

李傕於誘拐天子之後，索性放火燒了宮殿。他要使天子有家歸不得。

雖然李傕軍中有勇猛的涼州兵，但郭汜卻收買了李傕部屬中一個叫張苞的部將，要他於攻擊時充做內應。

李傕因郭汜的奇襲而陷於危機。所幸張苞放的火沒有擴大，以及投靠他的白波黃巾軍楊奉大力協助，得以擊退郭汜軍。

幫助李傕的楊奉，轉而企圖謀殺李傕──他意圖取而代之。事跡敗露後，他逃向終南山。

戰亂又戰亂。在長安街市展開的戰鬥持續兩個月之久，死者達數萬之巨。

在混亂中，獻帝立伏完之女為皇后。這項儀式當然是在李傕府邸舉行的。

天子成婚是國家大事，長安卻無任何慶祝氣氛。東邊今日發生小戰鬥，西邊翌日發生放火事件──這是當時的景象。

互不相讓的戰鬥持續一段時期，雙雄都陷於疲憊的狀態。

有一個人在外面觀望這個事態很久──這個人是鎮東將軍張濟，他早就料想到會有這樣的一天，所以於佔領長安後，自願到弘農。

留在長安汲汲於權力鬥爭的李傕和郭汜，已到了筋疲力盡的地步，他們中的任何一方現在都不能罷手，一旦罷手，對方會立刻攻擊過來。於是他們咬緊牙關，繼續對抗。倘若此時有人居中調停，他們是一定會樂意接受和談交涉的。

（機會成熟！）

張濟遂率領大兵，從弘農回到皇都長安。

──促請李、郭二位將軍和解，以使天子安心。

他以此為名目。

實際上，正在交鋒的這兩個人，因而大大吁了一口氣。但立即接受調停，會在面子上掛不住，所以兩人都提出一些條件。對於這一點，擅長外交手腕的張濟當然再三斟酌，最後以雙方都能接受的條件，使和議成立。

停戰條件之一是，李傕和郭汜皆以自己的女兒作為人質，同時釋放先前扣留作為人質的天子和公卿。

「朕想回洛陽。」

停戰後，獻帝說出這樣的話來。其實，這也難怪，十四歲的獻帝和年幼的伏皇后，都是在洛陽出生的人，他們實在不習慣長安顛沛的生活。

※※※

由於天子在長安，在此掌握實權的李傕和郭汜因而發生爭執。倘若天子不在，紛爭自然會平息才對。

「恭請皇上到東邊弘農之地，如何？」

調停者張濟說。

「你這句話居心……」

李剛說了這句話就被張濟打斷，因為弘農是張濟的據地。從李、郭二人手中奪取天子後，將之移至自己的土地──這不等於強搶嗎？

「不，我是沒有任何野心的。」張濟道，「要是有野心，我當初就不會到弘農去，而會留在長安。如同你們……」

李傕覺得張濟的話確實有道理。

「請天子到弘農，而我自己不去──這樣可以吧？我們三人都留在長安，只把天子和公卿送到東邊，應該很公平吧？」

張濟的提案倒是頗具說服力的。

「可以。」

李、郭兩人最後都表同意，但他們似乎仍彼此猜疑。

這件事情雖有賴於張濟之調停，然而，決定性因素還是在於十四歲獻帝堅決主張要離開長安。對他而言，長安是魔鬼之都。先是董卓跋扈，接著是自己成為李傕人質這段時期，長安始終未曾停過流血之事，連趕工急造的宮殿都被李暹燒燬了。

獻帝詛咒這長安之地，他衷心盼望的是儘可能地接近自己的故鄉洛陽。而洛陽已被董卓燒盡，目前呈現的是一片斷瓦殘垣的景象。居住洛陽既不可能，至少也要到接近洛陽的地方。

「朕想回到東方，無論如何都要回去。」

知道自己只是個傀儡的獻帝，絕少做出特別要求，而這次，他卻任性起來，堅決強求。

郭汜原本反對天子東歸之事，獻帝則以絕食與之對抗。

「如果不能回東方去，朕寧願一死了之。」

拗不過十四歲少年天子之絕食抗議，郭汜最後不得不說：

「皇上，那就請回東方吧！」

雖然如此，郭汜並非真正放棄挽留皇帝的意念。

獻帝御車由長安東北之宣平門駛出，這是興平二年（公元一九五年）七月甲子日（第一日）之事。隊列於八月甲辰日（第六日）才到新豐。新豐距離長安僅四十餘公里，天子一行人行進速度之緩慢由此可見。有數百名宮女的隊伍，必須設法徵調到弘農途中的糧食，而擔任警衛任務的御林軍，只有五百名左右。

「不加快行程，郭汜說不定會追來把朕帶回。」

獻帝內心相當焦急。

這時候的李傕，已解散了軍團中之精華──涼州精銳部隊，准許他們還鄉，軍力大不如前。此時獻帝畏懼的是郭汜部隊的追擊。

過了霸陵時，突然出現數千人的大部隊，揚起沙塵，朝天子隊列接近過來。

「郭汜果然前來要把朕帶回……」

獻帝感到大大的沮喪。但片刻後，就知道了並不是郭汜的部隊。而是曾經意圖取代李傕卻因事跡敗露逃亡至終南山的白波黃巾軍楊奉的部隊。

「啟稟皇上，臣是為了保衛聖駕而趕來的。」楊奉跪伏叩首道。獻帝鬆一口氣後，賜給他「興義將軍」之稱號。郭汜要是追擊前來，五百御林軍必定敵不過。雖然楊奉是來路頗有問題的白波流民集團，但無路可尋的天子，只得容納他們。

不久，董承所率領的數千部隊也趕來投入。這是過去董卓女婿牛輔的部隊，牛輔後來為從者所殺，失去主子的這個部隊，改由董承率領，在這一帶流浪。這個流浪部隊是聽到天子東歸之事，為了尋覓仕途，專程趕來的。

董承是約略等於獻帝之祖母的董太后之侄兒，在異地邂逅叔叔，獻帝見到他當然比見到楊奉時更為高興。董承被授以「安集將軍」稱號。

「打倒大而無用之徒！」

郭汜以此作為暗語，前往奪回天子。「大而無用之徒」意指御林軍。近衛兵團多有儀隊性質，御林軍成員都是經過挑選的高䠷英俊的青年，他們的穿著十分華美，因此被一般士兵諷刺為「娃娃兵」或「大而無用之徒」。

郭汜原本認為五百個「娃娃兵」一下子就能擊潰。未料，天子身邊有楊奉和董承率領的大軍。結果，被擊潰的反而是郭汜這一方。

「咱們走著瞧吧！」

一度退卻的郭汜，經過充分準備後，再度追上天子隊列。帶著一大群女人的天子隊伍，行動非常緩慢。

──野狗部隊算什麼！？

郭汜雖然一度被打敗，卻依舊抱持輕視對方的態度。在他眼裡，沒有主君，餓著肚子在渭水河畔、終南山麓彷徨的部隊，無異於野狗集團。但正因為是野狗，所以非常強──郭汜沒有想到這一點。野狗部隊成員即將因立功而得到仕途，因此，個個都非常振奮，準備奮勇死戰一番。這樣的部隊當然會發揮出超出本身實力的力量。

郭汜部隊再度被擊退。這是十月一日之事。

但，膨脹成為「大軍」的天子隊伍，竟然起了內訌。

擔任財務及補給事宜的是寧輯將軍段煨。由於是在饑饉時期行軍，因此在徵調糧食上頗多困難。而過慣奢侈生活的公卿們，為了得到充足的糧食供應，每每以巴結的態度對待段煨，段煨於是變得十分倨傲。

「吃飯的兵卒越來越多，管糧食的我被搞得氣都喘不過來啊！不設法減少兵員人數，我再也不負責補給事宜了！」

他甚至公然說出這樣的話。

──什麼！？說我們是吃飯部隊……！？要沒有我們，天子早被郭汜抓回長安了呀！把勞苦功高的我們說成吃飯部隊，這樣的人能饒恕嗎！？

楊奉及董承等人聽到段煨的話，極為憤慨。

──幹掉他！

野戰將軍一般都是脾氣暴躁的。他們於是向段煨隊伍射箭。

他們對打達十餘日之久。獻帝不知如何是好，只能在一旁乾著急。雖然如此，十四歲的皇帝還是輪流召來雙方主要人物，懇求他們和解。

於天子東歸這重要時刻發生內訌，簡直是要不得的事情。由於少年天子拚命調停，雙方遂同意和解。

天子隊伍發生內訌的情報，很快就傳到長安。因二度襲擊失利而意氣消沉的郭汜，這會兒抱起希望了：

──還有希望！

正在這個時候，他聽到了如下傳聞：

──天子已下密詔給兗州曹操，要他到洛陽來迎駕。

說起曹操，這個人是往年反董卓派的急先鋒，在東方諸將中，他是唯一能與袁紹抗衡的實力派人物。天子一旦落入曹操手中，接著發下「討伐長安逆將」之詔書，並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郭汜和李傕確實有過挾擄天子和公卿為人質之惡劣行徑，因此，一有機會就會遭到討伐是意料之中的事。

「在天子為曹操所奪之前，由我們合力奪回如何？所幸天子隊伍正在發生內訌，這應該是絕佳機會。我們盡棄前嫌，攜手合作吧？」

郭汜由兩次戰鬥經驗，深知天子隊伍雖然已起內訌，護駕軍隊卻是勇猛無比，不好對付的。光以自己的部隊前去，絕對打不過──這麼想的他，遂向過去水火不容的李傕和張濟呼籲合作。

這三個人都不願意看到天子落在曹操手裡，也就是說，他們的利害關係是完全一致的。

「快追！」

這是刻不容緩的事情。倘若曹操已由兗州向西出發，前往迎接聖駕，情勢就大為不妙。

「我們不能等全軍都準備妥當才出發，這樣會來不及的。哪個部隊準備完成就先出發，分批而去，絕不可耽誤時間！」

軍隊中以董卓舊屬涼州士兵居多，他們都是擅長騎馬的。比起腳程緩慢的天子隊伍，長安三將之軍隊，在機動力上超出許多。

涼州輕騎兵團，在渭水南岸黃土地揚起滾滾沙塵，一路往東方奔馳而去……

（請看陸．三國群英）

# 《三國群英〔後漢─晉〕》

## 一三八建安序幕

以「建安」兩字為年號，在於盼望「建立和平安康的社會」。這個年號被使用達二十四年之久，但人們的此一期望卻未成為事實。而且，它也成了後漢王朝最後的年號。

※※※

長安三將之涼州輕騎兵團先鋒部隊追上天子隊伍，是在弘農郡一個叫東澗的地方。這時歲序已入十一月，格外寒冷。

起過內訌的軍隊，和解之後未見融洽，將兵士氣低落了許多。

天子護衛軍團很快就被三將聯軍擊散。倘若聯軍乘勢長驅直入，或許已成功地奪回天子了吧？結果卻是由身經百戰的楊奉解除了天子的險境。

天子隊列中，有許多載著裝滿天子、皇后、宮女衣裳以及祭祀用的金銀器皿箱櫃的車輛。楊奉於戰敗逃奔之前，將這些箱櫃撬開，把裡面的東西傾倒在路上。

三將的目的在於奪回天子，但，對其士兵而言，奪回天子和他們沒有任何利害關係。他們關心的毋寧是眼前倒滿一地的綢緞衣裳和金銀器皿。一時間，搶的搶，奪的奪，眾人為了要撿拾東西甚至自相殘殺起來。這時候，他們已把追擊念頭拋到九霄雲外了。

天子隊伍雖然蒙受了極大損失，但由於楊奉的機智而得以逃到一個叫曹陽的地方，並且在此重整旗鼓。

天子隊伍也有許多人陣亡，其中包括一些獻帝近侍，他們都是平時伺候獻帝無微不至的貼身人員。十四歲的獻帝認為責任完全在於自己，這些人都是因為自己堅決要求回東方而死的──想到這一點時，他再也不敢任性了。

「朕已打消回東方的念頭，現在決定回長安。如此一來，長安三將該不會再攻打我們吧？快送休戰詔書給他們！」獻帝道。

「那太好啦！流血之事最好避免。」

楊奉表面同意如此。但看到天子使者帶著休戰詔書往長安三將陣地出發後，楊奉立刻派密使到白波谷。

──速派援軍。擊破朝廷敵人長安三將軍之後，保證一定發跡！

白波谷黃巾軍向來是被朝廷視為討伐的對象。這樣的團體現在竟有機會反身轉為勤皇軍隊而攻打朝廷的敵人！

當時的白波谷黃巾軍在胡才、李樂、韓暹的率領之下，已和在平陽的南匈奴軍有同盟關係。

接到楊奉求援消息的白波黃巾軍，立刻派遣急使至南匈奴軍，決定共同揮兵南下。

看過休戰詔書的長安三將，並未就此安心。他們認為此舉可能是對方的緩兵之計，因而在態勢上未有任何鬆懈。

但他們的注意力只集中在天子軍隊頭上。白波軍和南匈奴軍悄悄渡過黃河，已繞到涼州兵團的背後。

──從後面來的是由長安追擊前來的己方部隊……

持此想法的長安三將軍隊，根本沒有留意後方，因此，聽到後面揚起吶喊聲音時，他們甚至認為這是長安友軍尚不知皇帝已經發下休戰詔書，做夢都沒有想到竟然是敵軍來襲。

直到亂箭飛來，他們才知道自己已受敵襲。但這時已經來不及了。長安將兵大為狼狽，兵敗如山倒，他們留下陣亡人員的遺體，倉皇從曹陽退卻。

「天子只是個小鬼，而我們竟然被小鬼騙了！」

張濟氣得話都說不出來。

勝負遂各半。

天子隨行軍隊認為戰爭至此已結束。但這是天大的錯誤，因為長安來的軍隊是由完成裝備的部隊依次出發的。與天子護衛部隊交戰的是先鋒部隊，後續部隊已由長安陸續抵達。

「敵軍受創頗巨，暫時不會攻打過來才對。我們快趕路吧，洛陽離這裡不遠了。」

楊奉遂命令軍隊出發。

曹陽位於長安至洛陽的路程約三分之二處，由於即將到達思念已久的洛陽，將兵們的精神確實有些鬆懈，何況激戰剛過，始終保持緊張狀態是不可能的事情。

就在這個時候，突然揚起響徹雲霄的吶喊聲。原來是增援部隊抵達後的長安軍隊又發動攻擊了。這是出乎天子衛隊意料之外的事。

一場慘烈的戰鬥場面於焉展開。

一度戰敗而戰友被殺的報復戰，誠可謂熾烈至極。

護衛天子的軍隊中，職業軍人當然跑得很快，而公卿們則由於動作緩慢，所以成了涼州兵團攻擊的目標。九卿中的四人於此役被殺，一人被俘。首席三公司徒趙溫也落入長安部隊手裡。

腳程比公卿更緩慢的數百名宮女的命運，當然更不用說。

「渡河到黃河北岸！我們帶大家到有船隻的地方！」

白波谷和南匈奴將領們決定帶著戰敗的天子行伍到自己的據地。長安來軍不但不熟悉黃河北岸之地，更沒有船隻。白波谷與匈奴聯軍趕來救援天子時，是搭船渡黃河的，他們使用過的船隻，則藏在一處秘密場所。

既然要逃，對天子一行人而言，當然是渡過黃河到北岸最為安全。

藏船地點在離河岸約三十米下的水面。眾人把御衣以及其他綢緞布帛撕開，編成網後，將之從斷崖之處垂到水面，獻帝以及重要廷臣攀網而下，年幼的皇后由其兄長伏德用布綁在背上，費了好大的勁兒，才得以下到水面。

雜兵和下級廷吏則不能使用這塊絲布編成的網。被藏著的特製船隻，搭乘人數有限制，承載過多，就會顛覆。雜兵和雜吏只有攀附斷崖下去。但他們雖然能下去，卻不被准許上船。

──把下賤之人統統斬了！

他們來到水邊，一聲令下，一個名叫孫徽的將校，拔刀砍殺這批人，連皇后的御衣也因他們的鮮血四濺而染紅一片。

皇帝和身邊的人員上船後，還有浸在水裡死命抓著船纜或船舷不放的人。孫徽毫不容情地把這些人的手指統統砍斷。

天子一行人好不容易到達對岸一個叫大陽的地方。這裡是河內郡，河內太守張楊向來擔任東方諸將與長安朝廷的橋樑，他讓數千役夫背著米袋前來呈獻，天子賜他「安國將軍」稱號。此役功績最大的白波谷黃巾軍胡才則被授為「征東將軍」。

天子一行人暫時在河東郡一個叫安邑的地方落腳。興平二年遂過去。

朝廷於翌年年初更改年號。「興平」這個年號已用了兩年，這期間，流血事件從未停過，可見這個年號似乎不吉，所以，這次為了祓除不祥和鼓舞人心，將新年號定為「建安」。

以「建安」兩字為年號，在於盼望「建立和平安康的社會」。這個年號被使用達二十四年之久，但人們的此一期望卻未成為事實。而且，它也成了後漢王朝最後的年號。

天子在安邑過年。

獻帝以及董承、張楊等正統重臣，都急著到洛陽。但楊奉、李樂等流民出身的領袖卻不同意，他們希望把天子留在自己的地盤上。另一方面，在長安的李傕與郭汜之爭，依舊不變。

再怎麼想回洛陽，洛陽已被董卓燒成廢墟，天子連居住的宮殿都沒有。大家於是決定派董承為先遣隊隊長，進入洛陽，著手準備建造宮殿事宜。

建造宮殿當然需要資金。這次的東歸之行可謂歷盡劫難，朝廷庫銀空空如也，因此，他們決定向各地有力人士進行募捐。

因天子東歸，在長安至弘農之地不斷發生流血鬥爭之際，其他地區的情勢又如何呢？

張邈、張超兄弟容納呂布後，豎起反曹操旗幟，卻因蝗蟲大害陷於休戰狀態此事已如前述。

正當李傕於長安殺害樊稠時，曹操與呂布之戰再度展開，戰場在一個叫定陶的地方，首戰呂布失敗；到四月時，曹操攻打呂布部將李封，呂布前往救援，結果又被曹操打垮，再度敗走。

被曹操視為不共戴天的殺父仇人陶謙，這時候已死。

──既然如此，那就攻佔徐州吧！

曹操如此想。如前所述，由於陶謙的遺言，徐州決定迎接劉備為該州州牧。但戰亂時代是弱肉強食的世界，有力量的人成為地方之王，已是定規，天子之任命權在這時候也是有名無實的。

──這件事情值得考慮。往昔高祖以先行鞏固關中為重，光武帝也因確保河內才稱霸天下，比起攻取他人之徐州，不如先鞏固自己之兗州來得重要。

持此意見表示反對的是幕僚荀彧。

──好，我知道了。

陳宮和呂布正在據地造反，因此，鎮壓他們應該優先於一切。連自己的據地都不穩固的話，再怎麼擴大勢力圈子，結果還是會搖搖欲墜的。

陳宮和呂布的萬餘聯軍向曹操挑戰，結果遭遇其伏兵而大敗。呂布向東方敗走，投靠由陶謙受讓為徐州牧的劉備。

呂布對劉備道：

「玄德（劉備）兄，有一件事情我實在很納悶。由於我們的處境相似，相信你必能瞭解我的心情。關東諸將沒有一個不痛恨董卓，而董卓已被我呂布殺掉。現在我呂布來到東方，他們不但沒有表示歡迎之意，反而蓄意要殺害我，袁紹如此，曹操亦復如此，豈有此理！中原的人都很狡猾，狡猾得一點都不能信任，這一點，賢弟你是另當別論，你也是從邊境來的人，所以我是信得過的。」

劉備是涿郡出身的人，涿郡確實稱得上是窮鄉僻壤。不過，比起呂布的出生地五原，它要接近中原許多啊！

（我哪裡是像你那樣偏僻之地出身的人呢！？）

劉備露出不愉快的神色來。

這倒無所謂，可惡的是，起先還以「兄」稱呼他的呂布，後來卻以「弟」稱呼。

劉備此時三十五歲。關於呂布之生年則無任何記錄。但從被董卓收為養子一事來看，年紀應該不是很大，充其量和劉備不相上下，或年輕幾歲吧？

依據中國人的習慣，即使是年輕幾歲，但對方的身份地位和自己約略相同時，都要以「兄」稱呼的。對年齡相仿的人以「弟」稱呼，只限於對方的身份明顯較自己低下的時候。

被稱為「弟」時，劉備面露慍色。但他忍了下來。

殺死董卓的勇武呂布，確實名滿天下，連三歲孩童都知其英名，這樣的呂布，現在居然投靠自己。

──呂布投靠徐州劉備！

這個消息傳出去時，將對劉備極為有利。

劉備可謂剛要打天下，雖然他已位至徐州牧之尊，但，知名度還不高，在實際戰鬥時，以總指揮武名威壓對方，這種情形在當時的戰爭中屢見不鮮。

呂布是因為二度弒殺自己的主君而廣為人知，所以應該不是「名滿天下」，而是「惡名昭彰」吧？不過，就算是「惡名昭彰」，他的確是無人不曉的人物。

（利用呂布的知名度，廣為自己宣揚，這樣也不錯！）

有此想法的劉備，遂忍受了呂布目中無人的舉動。

劉備此外還有他的想法。

他現在的地位是別人送給他的。除了地位之外，他還接收了陶謙的部下，此刻劉備之下有自己的直系人員和陶謙部屬，兩者中自然是陶謙部屬居多，因此，今後一段時期，劉備必須在操縱部屬這一點上格外用心。

（可以把呂布當做棋子使用……）

和呂布對談時，劉備很快做了這個打算。

「奉先（呂布）兄，我絕對不同於其餘諸將。這或許是我來自邊境的緣故吧。我怎麼會有殺害奉先兄之意呢？我要請兄台以客卿身份留在我的陣營之中。」劉備道。

於定陶被曹操打敗的張邈，決定讓其弟守雍丘城，自己則到袁術處乞求援兵。

但，戰敗是會使軍心頹喪的。

──我們之所以被打敗而如此受苦，都是指揮官的不對！是他判斷錯誤而陷我們於死地的！

部屬中揚起這個聲音，結果是：

──不把這樣的指揮官殺死，我們自己遲早會被殺！

張邈還未見到袁術，就被部下殺了。

弟弟張超在雍丘據守了一段時期，但獻帝渡過黃河來到安邑的時候，他再也無法支撐，被曹操包圍、攻破，於是自殺而亡。

曹操則花了一年時間鎮壓造反力量，鞏固了兗州這個據地。

## 一三九欲為皇帝

「堯之後是舜，舜之後是禹，夏被殷取代，殷被周取代。可見易姓革命乃天下定律。漢王朝不可能永久存在，天下之主應該換人了。」發言聳人聽聞的袁術，渾然不覺此話的嚴重性。

※※※

遙遠的故鄉最令人遐思──

已經十五歲的獻帝，終於在建安元年七月回到思念不已的故鄉洛陽。雖然董承趕著建好臨時宮殿，但洛陽畢竟已失去帝城舊觀，近郊都已荒廢，田地根本無人耕種。也就是說，洛陽一點糧食都沒有。

跟隨天子由長安長途跋涉前來、路上多次遭遇天子爭奪戰而倖免於難的官員，來到洛陽後，還得為了尋覓糧食而四處奔波。

──稍不小心就會被人宰殺吃掉！

食人的風聲正在流傳，實際上，有許多證據證明這不只是流言而已。手持武器的士兵，營養情況似乎比一般百姓良好。他們都吃些什麼，這一點，應該是不問可知的。

獻帝也風聞了食人的傳言。

「太可怕了，簡直是人間地獄。朕曾聽過浮屠（佛教）界僧侶談論有關地獄之事，沒想到當今世界竟也有如此情形……」

獻帝悚懼，不禁全身顫抖。原先對洛陽充滿憧憬和嚮往，如今卻完全破滅，獻帝欲哭無淚，絕望到了極點。

──硬是要求回到這個廢墟，這是朕的任性。此一地獄景象是因朕的任性而出現的。

獻帝深深自責。

洛陽臨時朝廷中，白波谷黃巾軍出身的楊奉和韓暹，因護駕天子東歸有功分別以車騎將軍和大將軍身份掌握大權。有人因而忌恨乃屬當然之事。

「盜寇出身的莽夫，搖身變為車騎將軍和大將軍，這不是笑話嗎！？」

以正統派自居者屢表不悅，其中為首的是董太后的侄子──安集將軍董承。

山野賊寇之所以跋扈囂張，全因為他們擁有兵力。

（擁兵自重的不只有他們。這樣的人附近就有……）

董承摸著下顎思量。──洛陽附近，兗州的曹操就是其中之一。

董承遂遣密使至曹操處傳達以下訊息：

──祈即率兵上洛。韓暹專橫而朝政紊亂。殷盼將軍親率義軍替天行道。

曹操也為機會來到而欣喜雀躍。參謀荀彧之前就曾建議應該奉迎天子。以肅清君側奸臣為名目，進入洛陽，然後找藉口迎接天子至自己的領地──如此盤算之下，曹操率兵前往洛陽。

由於這是政變，所以一切行動要秘密進行。

「糟糕！」

看到從未見過的士兵佈滿洛陽街道時，韓暹立刻知道情勢不妙。雖然他也是軍閥頭目，但想要短時間內召集兵馬誠屬困難。若再拖延，連自己生命都將不保。

韓暹於是不帶隨從，單騎逃出洛陽。他要去的地方是白波夥伴楊奉駐紮地梁。梁在洛陽東方，即現在的開封市。

曹操誅殺韓暹的親信，以示其威。

接著，他按照預定計劃，奉迎天子到自己控制的領地許城。他並非要以許城作為臨時首都，而是要定它為正式首都。故此舉不是行巡，而是遷都。

這樣做的理由是：洛陽缺糧。由於此為眾所周知的事實，因而沒有人表示反對。倘若有人持異議，這個人非負責解決糧食問題不可。

對洛陽之地獄景象絕望到極點的獻帝，對遷都之事並沒有異議。

遷都到許城的事，從這一年的九月開始進行。

「臣那個地方絕不會有缺糧之虞。」曹操克滿自信地說。

兩年前，當他率領大軍攻打聯合呂布造反的張邈、陳宮等人，卻因蝗害帶來的饑饉而未能如願以償。

──打仗離不開吃飯！

當時曹操的確切身體驗到了這個道理。

想要爭奪天下，兵糧的自給自足是最起碼的立足要件。曹操於是設置屯田都尉、典農中郎將等農政官員，開始屯田。此時為陰曆九月，收穫就在眼前。依據部下報告，光是許地一帶，收穫米糧就有百餘萬斛。一斛約等於二十升，百餘萬斛米能養多少人，不難計算。曹操以此分析保證，奏請皇帝無論如何都要遷都至許。

空著肚子，每天為尋覓食物而疲於奔命，一方面還得提防被人宰食的朝廷百官，也耳聞了「到許都就有飯吃」的說辭。

這次遷都，一般均認為是曹操堅持己見、強迫推行的結果，事實上並不盡然，例如耳聞「到許都就有飯吃」的官員，莫不欣然跟隨天子東遷。

獻帝遷都後，立即擢升曹操的官位。

──任命為大將軍，並且封為武平侯。

此外，立即著手建立宗廟和社稷。

宗廟奉祀天子祖先，社稷則尊祀土地及五穀之神。獻帝依照歷代皇帝的慣例，在自己宮殿左邊建立宗廟，右邊建立社稷。這是用以證明許都不是暫時駐留的地方，而是永久性正式的「皇都」。

緊接著，著手罷黜三公。司徒（宰相）淳于嘉、司空（副宰相）張喜及太尉（國防部長）楊彪等三人於此時去職。這等於默認：真正掌權者為大將軍曹操。三公一旦不存在，曹操當然更能便宜行事。這一點，無異於給了曹操獨裁的權力。

十月時，曹操著手攻打梁。梁有白波系楊奉，韓暹就是投靠他的。

這個戰爭尚未開打就已見勝負。奉迎天子、兵糧充足的曹操軍隊，意氣風發，士氣高昂。

結果，楊奉等人敗走，前去投靠南方的袁術。

※※※

且看南方此時的情勢如何。

陶謙亡後，徐州之主已是劉備。但劉備的地位並不鞏固。梟雄呂布投靠於他，且憑客卿身份而態度倨傲，就是因為看透他的底子。

更南方的情形是：袁術被異母兄袁紹的盟友劉表和曹操等人追趕，在殺了揚州刺史陳溫後，正於長江北岸一帶建立新地盤。

對曹操豎起叛旗的張邈，轉向袁術乞求援軍，但袁術哪有救援他的餘力，張邈因此為部下所殺，其弟張超則自殺身亡。

過去是袁術部將的孫堅歿後，遺子孫策此時正在長江南岸至浙江一帶擴張勢力。世人以「小霸王」稱呼個性剛烈的孫策。血氣方剛的他，勢力急速擴張。

袁紹、曹操、劉表以及未予派遣援兵的呂布，都是袁術的敵人。在三面受敵的情形下，袁術似乎應與後方的孫策結盟，但他卻持「孫策不過是我家舊臣的兒子，我怎能向他低頭」之態度，始終不屑於和小霸王聯手。

袁術對自己的出身十分自負，是個自我意識極強的人。袁家確實曾屬名門。但徹頭徹尾以名門血統為傲，這樣的人似不多見。他之所以與異母兄袁紹不睦，也是因「袁紹不是袁家嫡流，他是側室所出、女侍所生」對其極端鄙視。

其實，遭逢以實力論英雄的亂世，家世或血統已經不起任何作用。或許還有些微威嚇效果，但影響力日益減退。這是趨勢使然，而袁術卻仍在抗拒時代潮流。

袁家四代出三公。

這是袁術的口頭禪。

這時候，一個名叫張炯的博學人士，從古代預言書籍中找出「代漢而起者乃『當塗高』」之語，對袁術道：

「這句話指的是你。」

袁術並不明白「當塗高」究竟意味為何，但這個字在約兩百年前的記錄中就已出現，絕非張炯自行創造之語。

「塗」字義與「道」同。因此，這詞句可以解釋為「遇道則高」。

袁術字為「公路」，這不就是「道」嗎？何況他名為「術（術）」，去掉中間部分就是「行」字。這又是與「道」甚有關係的字眼。

（代漢而成為天下新主之人果真非我莫屬……）

袁術開始有了這個想法。

一般人偶爾浮現此一念頭，相信都會以「少做白日夢」一笑置之。但精英意識甚強的袁術卻認為理所當然，確信不疑。

漢王朝之式微，世人有目共睹。靈帝死後的騷動以及獻帝在長安的處境等，都充分說明「漢」已威風掃地的事實。

「堯之後是舜，舜之後是禹，禹創立的夏王朝被殷取代，殷王朝之德衰頹後，被周取代。可見易姓革命乃天下定律。漢王朝不可能永久存在，它已有四百年歷史。依我看，天下之主應該換人了。」

發言聳人聽聞的袁術，渾然不覺此話的嚴重性。

或許由於被劉表和曹操打得很慘，所以起了反作用，想取得天下吧？在現實環境不得志的人，反會沉浸在幻想世界而難以自拔，這是常有之事。

利用猛將孫堅的武力盤踞南陽，是袁術一生中的巔峰時期。但自從和自視甚高、堅持「我才是袁氏嫡流」的異母兄袁紹交惡後，他的命運便開始走向下坡路了。

相信了無稽之預言，袁術甚至一度準備稱帝，但後來想想，在低潮時期登基實在不夠風光，於是決定等攻取徐州後再說。

徐州有承繼陶謙禪讓之位的劉備。輔佐劉備的僚屬，除結拜兄弟關羽、張飛外，尚有陶謙系諸將及客卿身份的呂布。也就是說，其組成分子相當複雜。袁術留意到這一點。

「誘使呂布背叛劉備如何？」謀將紀靈向袁術進言。

「策反呂布！？……」

袁術興味索然地問。有兩度弒主經驗的呂布，可以稱為謀反慣犯吧？呂布從長安逃出後，首先投靠的就是袁術。袁術認為呂布不甚可靠，沒有重用他。呂布因而轉投靠袁紹。袁紹在和黑山軍之戰充分利用呂布後，企圖將他殺害。千鈞一髮之際，呂布僥倖逃脫，曾經接受對曹操豎起叛旗的張邈、陳宮等人之邀，加入其陣營，事敗後再投靠於劉備麾下。

歷史上謀反次數最多者，除呂布外，恐怕找不出第二個人吧。

「是的。呂布現以客卿身份駐紮下邳之西。劉備若要迎擊我們，勢必出兵淮陰，也就是說，下邳（徐州城）會處於虛空狀態。而呂布就在下邳旁邊……」

紀靈道。照這個分析來看，目前的確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

「可是，和呂布打交道實在討厭……」

兩年前呂布前來投靠時，自己持冷淡態度，袁術怕對方說不定現在仍懷恨在心。另外，極端重視家世和出身的袁術，想起出身低賤的呂布，也打從心底感到厭惡。

「或許不用我們去邀請，呂布已經在考慮造反之事哩！」

「也是。在他旁邊留下一個空城，真搞不懂劉備怎麼會如此粗心大意……」

「不，劉備在下邳城留有張飛。他對張飛是絕對信賴的。」

「鬍子張飛的確是員勇將。」

「可是，這地方卻是空空如也。」紀靈指著自己的腦袋說。

「沒錯，那傢伙確實不夠聰明，但打起仗來倒是滿強悍的。有張飛在，徐州城不能稱它是個空城啊！」

「不，張飛使它變成空城了。剛才探子已經回來報告過。」

紀靈說明不久前由徐州帶回來的新情報。

徐州劉備所屬陣營由劉備系統和陶謙系統的軍士共同構成。

──要不是我們來，陶系軍隊早被打得片甲不留了。

劉備方面的人公然放言，而陶謙的人馬則以憤慨的語氣說：

──你們這批土匪簡直是「乞丐趕廟公」，跩什麼跩！

在最需要人和的時候，卻選擇最不重視人和的張飛擔任守城部隊隊長！以司令官身份為徐州軍首腦的他，與行政官首領即陶謙系的曹豹極為不睦。

被紀靈批評為「頭腦空空如也」的張飛，的確是一根腸子通到底的人，行動直接被感情指使，卻不受理性支配。

「曹豹這個傢伙我實在看不慣。非把他幹掉不可！」

張飛果然一下子就把曹豹殺掉──徐州城當然陷入無法收拾的狀態了。

## 一四○徐州攻防戰

呂布向劉備豎起叛旗，攻佔徐州，原在袁術預料之中。但袁術萬萬沒有想到呂布會接受劉備投降。依據他的盤算，有過二度弒主紀錄的呂布，應該會對劉備痛下殺手才對。

※※※

知道徐州城陷於混亂，袁術立即表示：

「乘勢崛起，機不可失！」

他盡速派使者至「謀反慣犯」呂布處。建安元年（公元一九六年）和前年同樣，是饑荒年頭。這時候拉攏他人入伙的最佳誘餌是「提供軍糧」。袁術就以此為條件。

呂布當然樂於接受。

「好，那我就攻打徐州城（下邳）吧。快準備出兵！」

呂布毫不猶豫地揮軍向東。他是個客卿，雖受了劉備頗多照顧，但恩情對他的行動絲毫不產生抑制作用。

「取下鬍子漢（張飛）的首級！」

呂布策馬奔馳於軍隊前頭，大聲喊道。

呂布來襲之際，徐州城內的內訌尚未平息，在此狀態之下，要合禦外敵是千難萬難之事。

同樣與張飛不睦的中郎將許耽，私自打開城門讓呂布進入。

鬍子漢張飛再怎麼勇猛，當然也禁不起這個打擊，只有沒命地逃出城外。守城部隊隊長的任務，在於保護主君以及出征將兵的家族。張飛竟然忘記這一點。途中，他才想起：

「糟糕！我忘了帶出嫂子！」

再怎麼捶胸頓足，這時候已經來不及了。由於是結拜兄弟的關係，劉備夫人不但是張飛的主君夫人，更是他的嫂子。張飛確實是個腦筋簡單的人，但於逃亡之際，只顧自身安全，未免也太不像樣了。

呂布佔領徐州城後，保護了劉備妻子以及所有徐州官員的家眷。

「我是有仁心的人，絕不做無道之事。我的部下倘若有人胡作非為，絕不寬恕！」

呂布藉此顯示他的仁德。

接到徐州城被攻陷的報告，劉備連忙趕回。

「你這個大混賬！」

關羽狠狠給了張飛一記大耳光，而張飛當然只有跪下認錯的份兒。他對自己的失職還能有什麼辯白？

「那個吃閒飯的傢伙也真是！這不是養狗而被狗咬嗎！？」

關羽氣得直跺腳。

「不管怎樣，徐州城非奪回不可！」

劉備意圖攻打被呂布佔領的徐州城，但這個願望實在難以實現。總指揮劉備以及官員的眷屬都在城內。在這些家眷為人質的情形之下，他們哪能肆意發動攻擊呢？

「我善待你們的家眷，你們要是有良心，怎麼可以攻打過來呢？」

站在城壁上的呂布大聲喊道。

「可惡！自己才是最沒有良心的人，還敢說這種話！」

雖然劉備氣憤不過，但也無可奈何。部隊已喪失戰意。呂布陸續從城內派兵攻打出來。劉備被打得潰不成軍，節節後退。退走到廣陵時，在前面佈陣以待的正是袁術軍隊。

殘敗的劉備軍隊當然打不過袁術。逃到一個叫海西的地方時，劉備終於說：

「看情形，我們只有向呂布投降一途了。」

「主上怎麼可以說這種話呢？我們死也不能向那個忘恩負義的呂布投降！」

關羽滿面通紅地吼道。深受照顧的客卿強奪主家，這種敗德之事，怎麼可以原諒！

「你說不能向呂布投降，那我們該如何是好？」

被劉備問以此語時，關羽一時語塞，不知如何回答。

奇妙的事情遂發生了──被客卿強佔地位的主人，反而低頭，成了客卿。

「你早就該如此請求。我是重仁義的人，很好商量。」

呂布接納了劉備一批人。他之所以如此，其實是有原因的。因為，呂布對袁術不遵守約定之事甚為氣憤。

──我會供應你兵糧。

說過這句話的袁術，實際上並沒有依約行事。倘若呂布為攻佔徐州而大費周章，他或許還會多少送些兵糧，但呂布一下子就攻陷徐州了，他因而沒有履行諾言。

袁術的最終目的在於取得徐州。

讓呂布攻打徐州，使徐州陷於混亂，越混亂越好，絕不可以讓它安定。現在徐州的政權已見移轉，卻仍處於不穩定狀態。這個時候，若依約送去兵糧，因而使徐州安定，這對袁術是大大的不利。

因袁術違約而憤慨的呂布，一方面期待獲得劉備下屬麋竺的援助，所以才接受劉備投降。麋竺自陶謙時代就是這個地方的大富豪，同時也是能幹的經濟官僚。

「哈！哈！哈！」呂布心情愉快地大聲笑道，「玄德兄，你放寬心情待下來吧，要是想到小沛城，這也可以。……你過去照顧過我，我會好好報答你的。」

※※※

徐州發生易主紛爭時，獻帝在曹操的奉迎下，遷都至許。

曹操被任命為大將軍之事已如前述，而河北之雄袁紹則被授予太尉官職。太尉為三公之一，地位相當於今天的國防部長。

「開玩笑！曹操挾天子而自重，要我成為他的部屬？我曾多次幫過他，他還好意思站在我的上頭！？別做夢了！」

袁紹沒有接受太尉一職。在他眼中，曹操不過是自己麾下的一名部將而已。反董卓聯軍以袁紹為盟主時，袁紹曾經將在滎陽被打敗的曹操任命為東郡太守，呂布攻打兗州時，袁紹也對他伸出過援手。

大將軍的地位原本與三公同等，彼此不分上下。但自從前漢之衛青以來，曾經有霍光、王莽等大人物登臨大將軍之位。後漢時，以外戚身份而不可一世的梁冀也是大將軍。因此一般人的感受是，大將軍的地位較太尉為高。

聽到袁紹拒絕就任太尉的報告時，曹操露出了奸險的微笑。

（已經是一大把年紀的人，還在為地位高低問題計較，這不是笑話嗎？）

曹操遂向獻帝奏道：

「既然如此，臣就把大將軍職位讓給袁紹吧。」

「這當然是最圓滿的方法，可是，卿真的甘心如此？」

獻帝有所擔憂似的問曹操。在長安因李傕、郭汜、樊稠等重臣不和而深受困擾的他，對這類問題變得非常敏感。

「臣不是強要玩具的孩童。」曹操答道。

辭退大將軍職位的曹操，被授予司空（副宰相）兼車騎將軍之職。

有關舊都長安的消息，偶爾也會傳至新都許城，通常都是與飢餓和疫病有關的消息。

──幸虧遷都到這裡來……

每次聽到有關長安的消息，天子以及眾臣都暗自慶幸。

原本率領許多部下在長安的董卓四大將之一的張濟，由於糧食問題而離開長安，轉到荊州去攻打穰城。

過去的戰爭，為的是要擴張勢力範圍，現在的戰爭則以尋覓食物為目的。荊州的糧食環境較長安好，張濟到荊州，為的是要得到更多的兵糧。

但張濟於攻打穰城時，為流箭所傷而死。張濟的侄兒張繡取代主將地位，並且決定暫時退兵至宛。

「餓狼群的頭目死了，使得狼群退至宛，實在值得額手稱慶。」

荊州人民如此向荊州之牧劉表道賀。劉表卻面有慍色道：

「張濟是因為沒有東西吃而來到此地，因此，不對的是與他交鋒的我。如果因發生這件事情而向我致哀悼之意，我會接受，但我是沒有理由因此接受賀辭的。」

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縣出身。他是個身材高挑的美丈夫。由前述軼事看得出，他是這個亂世難得一見的有志節之士。不過，正因為欠缺亂世必須具有的冷酷心腸，所以他也沒能活到決戰階段。

雖然劉表曾與袁紹結盟攻打袁術，但其領地在建安十三年被曹操攻打之前，人民過的是安樂生活。

由於荊州物產豐富，劉表為人寬容好客，因此，各地亡命之徒都聚到這個地方來。失意時期的劉備，就曾以客卿身份在這裡長期滯留，諸葛孔明也在這個算來是異鄉之地的荊州，度過他的青年時代。

※※※

「我好像失策了……」

袁術為自己沒有依約把兵糧送給呂布而感到後悔。

呂布向劉備豎起叛旗，攻佔徐州，原在袁術預料之中。但袁術萬萬沒有想到呂布會接受劉備投降。依據他的盤算，有過二度弒主紀錄的呂布，應該會對劉備痛下殺手才對。

袁術到底與常人不同，一下子就猜出了呂布的心機。

（那傢伙恨我沒有依約送兵糧給他，故意讓我難堪！）

這的確是失策。過了多年艱苦生活的劉備，個性非常強忍。徐州被呂布攻佔後，他居然忍辱歸降敵人，得以保全其近衛部隊。

接受呂布贈予小沛城的劉備，對袁術而言，依舊如芒刺在背。袁術因而意圖再與呂布結盟，以粉碎劉備勢力。

「有過違約之事，不知道呂布會不會相信我。」

袁術確實沒有自信。

「我們這次換個方法吧。如再以提供兵糧為條件，呂布當然不會相信。不但不相信，他會因想起上一次的事情而勃然大怒。」謀將紀靈道。

「換什麼方法呢？」

「呂布有一個女兒。主上，您讓令郎娶她。」

呂布的女兒……

非常重視家世、血統的袁術，露出厭惡的表情。呂布並非出身名門豪室，而袁術只有這麼一個兒子，是日後要繼承家門的重要嫡子，要娶的媳婦，非得名門閨秀不可。

「不然的話，我們無法攻破劉備。」

「噢──那就照你的話做吧。反正正室以後也可以換。」

袁術最後點頭同意。袁術與呂布之間，遂進行了以兒女親家為基礎的同盟關係。

即使是正在商談婚事期間，也應該視同具有同盟關係才對。袁術授予紀靈三萬兵馬，要他攻打劉備據守的小沛，並且請求呂布派遣援軍，但呂布始終不肯派兵。

「這不是徹底打垮大耳賊最佳機會嗎？」

呂布幕僚有些焦慮地說。劉備由於耳朵特別大，所以人們給了他這個諢名。

「大耳賊當然要擊潰，不過，這可不是為了袁術，而是為我自己……」

呂布說完，哈哈大笑。

此時派軍援助袁術攻破劉備，袁術就會和泰山諸將產生聯繫。泰山有諸多弱小軍閥，他們得以存在，是因為附近沒有強大的軍閥。袁術一旦打倒小沛的劉備，在泰山的小軍閥一定會倒向袁術。到那時候，呂布將被包圍。

「那我們該如何是好？」

「我自有計策。」

呂布道。動物性本能極強的他，遇到緊急局面時，都會想出適宜的辦法。

接受紀靈招待時，呂布帶著劉備，施施然而來。紀靈睹狀，不覺大感錯愕。正要攻打的敵人和向其請求派遣援軍的人一同出現──這還不令紀靈大大錯愕嗎？

「我不喜歡大家打來打去，讓相互敵對的人和解，倒是我的樂趣。劉備等於是我的老弟，和袁術將軍也有深厚淵源，我不喜歡看這兩個人相互敵對，所以想到了一個方法。」

呂布環視在座眾人後，又說：

「請把這把戟豎立在營門處，我會從這裡射箭。如果箭射中胡（刀刃與刀柄相交處），希望你們握手言好。倘若射不中，那就沒辦法，你們儘管打好了。」

宴會場所離營門有相當的距離，戟胡又那麼小，只有肉眼勉強看得到的程度，射中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我同意。」紀靈道。

呂佈於是不經心地拉滿弓弦，「咻」地將箭射出。剎那間，營門附近的將兵發出轟然歡呼之聲。箭果然射中戟胡了！

這是弓箭名手呂布演出的一幕戲。

這件事情應該會很快傳遍全中國才對。倘若袁術部將紀靈違約攻打劉備，他不守約的惡評，一定會和呂布射中戟胡的消息同時傳遍全國。──有志於皇帝寶座的袁術，對來自人民的批評非常在意。

紀靈三萬兵馬遂退。

## 一四一二次敗走

「要是有謀臣，那該多好！」劉備在逃亡的路上，一直想著這件事情。雖有關羽、張飛、趙雲等猛將，但他們都非謀臣。因此劉備得自己兼任軍司令官及參謀長二職。

※※※

使袁術退兵的呂布，卻企圖以自己的力量攻打劉備。

劉備老早就招募了萬餘士兵。

──那個大耳賊，現在是客卿身份，怎麼可以如此囂張！

呂布說這句話時，吐了口唾沫。不久前自己還寄食劉備門下的事，他早已忘懷。總之，有大軍集結在徐州旁邊的小沛城，這一點著實使他坐臥不安。

「趁早趕走他們吧！」

呂布遂開始攻打小沛。

以這時的兵力，劉備當然不是呂布的對手。未能固守小沛的劉備，終於敗走。

「我們往哪裡逃？」關羽問道。

「除了投靠曹操，我們還有什麼路？」

劉備有些憤懣地說。他當然為被打敗而懊喪不已。但劉備心情不佳，是因為一切都非由他操心不可。

如果是一般的領袖，他只需開口詢問參謀「我們往哪裡去」，參謀自然會在妥善考慮後，做出最佳建議。但劉備並沒有參謀，處處都有部屬請示，再由他下指令。

（要是有謀臣，那該多好！）

劉備在逃亡的路上，一直想著這件事情。

雖有關羽、張飛、趙雲等猛將，但他們都非謀臣。因此劉備得自己兼任軍司令官及參謀長二職。

（這樣好累。）

他目前可以投靠的軍閥頭子，只有袁紹、袁術、曹操、劉表這四個人。其中，冀州袁紹在地理上過於遠隔。袁術則在為人上頗有缺陷。劉表是個貴公子，前去投靠一定會被熱誠歡迎，但在到達之前，則有遭遇來自西方飢餓軍團之虞。如此一來，除了投靠曹操以外，別無他途──這等單純的事情，身為將軍的關羽還要問。非回答不可的劉備，的確感到很累。

「噢──大哥高見。」

關羽對劉備的分析，欽佩似的頷首。

（你是真的傻還是裝傻……！？）

劉備心裡暗罵一句，卻很快地對自己說：

（其實，我自己才需要裝傻的。）

投靠曹操後，絕不可以在他面前顯露自己的才華。才華出眾的人，在這個亂世會被視為危險分子。傻乎乎的人，充其量被人輕蔑，卻不致招來殺身之禍。老命沒有了，還能談什麼呢？

劉備一行好不容易抵達曹操營中。

──該如何對待劉備？

曹操陣營立刻召開緊急會議，就這個問題進行討論。

「劉備是胸懷大志的英雄，將來有可能成為主上的勁敵，因此應該利用這次前來投靠的機會，將他除掉！」

有人如此主張。

曹操環視眾人後，問郭嘉：

「那個大耳郎，是否該殺呢？」

「劉備日後的確會變成我們的強敵，所以應該殺掉，以防患未然。」郭嘉說到這裡後，正色地說，「不過，要是現在殺了劉備，天下有才能的人以後絕不會再投向我們的陣營，得失如何，應該由主上自己考慮。」

「喔……」曹操喃喃自語，「這的確是個難題。」

曹操是個非常愛才的人，關於這一點，有許多軼聞。

──只要有才能，即使盜嫂受金之人，我也照樣拔擢。

這是曹操的口頭禪。「盜嫂受金之人」指的是前漢的謀臣陳平。

曹操的府上曾經有過一名歌藝極佳的妓女。這個女人歌唱得實在好，只是人品上頗有問題，也曾犯下足以問斬的死罪。曹操命令這個女人將歌藝傳授給其他妓女，直到有人能夠唱得和她一般好，才將之處刑。

「招募不到天下俊傑，還能成就大事嗎？好，暫且決定容納劉備吧。直到非殺不可時才殺他，應也不遲。我們不必急於下決定，觀察一段時期再說。」

劉備遂成了曹操的客卿。劉備對自己的立場拿捏得很恰當。他盡量在不被人起疑的範圍內，裝瘋賣傻。

「劉備原來只是這種角色而已。這樣的人有什麼值得畏懼？哪裡值得殺害？」

劉備的用意在於使人低估他的能力，這並不容易，因為曹操絕非有眼無珠之輩。

一天，當曹操和劉備一起用餐，突然間雷鳴四起。

劉備手裡的筷子霎時掉下，臉色蒼白顫抖不已。──但，凝視著他的曹操，臉上全無輕蔑表情，而是一副充滿狐疑的神色。

※※※

翌年，也就是建安二年（公元一九七年）春正月，曹操進軍至宛（今河南省南陽市），這個地方有被稱為飢餓軍團的舊張濟部隊。張濟因中流箭而亡，此時改由其侄張繡擔任首領。

張繡聽到曹軍前來，立即表示歸順之意。這個軍團除了尋找食物之外，再沒有其他目的。他們之所以離開長安，純粹只是因為長安一帶沒有糧食。

──曹操實施屯田制，糧食多得很。

這對張繡軍團的誘惑當然很大。於是他們喜孜孜地投降了。

但人畢竟不是只為了吃而活著。這個飢餓軍團的首領張繡也知道，除了吃以外還有更重要的東西。──不，他是在這次飢餓行軍的途中才領悟到這一點的。這可以說是他在精神上開眼吧？

由於不是為了打仗，而是為了食物的大移動，所以，這個軍團中以攜家帶眷的人居多。中流箭而死的張濟同樣帶有眷屬，妻子是不久前在長安娶的年輕女子，而張繡迷上了這位美麗的未亡人。

雖然張繡較她年長五歲，但依家族輩分而論，因為她是叔叔之妻，張繡理應以「嬸母」稱呼，縱然為未亡人，依據當時禮教，嬸母和侄兒的結合是不被允許的。但這兩個年輕人實際上發生了肉體關係。──他們兩個人相愛很深。越是無法結合，兩人的愛情越是深厚。

為人領袖的張繡，當然非掩飾這份愛不可。首領在搞亂倫關係──這件事情傳揚出去的話，部下一定會發生動搖。因此，他們除了幽會以外，平時都單獨行動。

由於這個軍團決定向曹操投降，雙方因此進行各種接洽。代表曹軍到張軍中負責交涉事宜的是程昱，他因交涉而看到張濟的未亡人。回來後，他附帶報告：

「張濟未亡人真是個絕世美女。」

「是嗎！？能否想辦法把她弄到手呢？」曹操說。

「我來想辦法吧……區區一個未亡人，應該不會有很大的困難才對。」

程昱爽快承諾後，立刻動起腦筋來。

喪偶並且和丈夫的侄兒陷於戀愛關係的她，精神上當然十分苦惱。

她只得依靠宗教信仰來求取精神解脫。但那是佛教尚未普遍的時候，可以信仰的，只有道教而已。

──曹操軍營中有極為優秀的道士，能幫人解除任何苦惱。

程昱於是讓別人將這句話傳入張濟未亡人耳中。

──我想見這位道士，向他訴說我的苦惱。

最後，張濟未亡人提出了要求。

只要能把她帶進曹操軍營內，一切就好辦──程昱眼看自己的計謀得逞，露出了會心的微笑。她被帶進的並不是什麼道士道場，而是四十三歲精悍武將曹操的臥房。

「哦……確實標緻極了。」

曹操色瞇瞇地瞅著她微笑。她認命地閉上雙眼，因為她自知已落入虎口噩運難逃。

張繡知悉這件事情，怒不可遏。

（媽的！居然把我的女人……）

氣得他說不出話來。這一點，正表示他是何等的憤怒。

「投降只是計略的運用。現在即刻準備偷襲曹操軍營，著手搶奪兵糧！」

張繡向全軍發下戰鬥命令。

「這是預訂的計劃嗎？」

幹部們都詫異地問道。

「話說要騙得過敵人必須先騙得過自己人，我這麼做的苦衷，希望你們能夠諒解。」

奇襲以一舉攻破敵人主力最為理想。若能取下敵軍總指揮官首級，那就再好不過。但曹操陣中有近衛隊長典韋這位武將，只要有這麼一號人物在，攻破敵陣是難上加難。張繡於是想出了一個計策。

由於是歸順交涉正在進行的期間，兩軍之間瀰漫著相當友好的氣氛。張繡利用這個情勢，以個人立場要求舉行「友誼比賽」。

典韋是使戟名手，而張繡陣營也有一個名叫胡車兒的使戟高手。

──敬請指教。

被戴高帽子的典韋，暫且離開近衛隊隊長這個重要崗位。和平交涉正在進行，動員近衛隊之事不可能發生──持如此想法的典韋，便放心地來到張繡陣營。

將典韋由曹操陣營誘出後，張繡軍隊猛然發動奇襲。

曹操聽到「敵人來襲」的喊叫聲時，還不相信真有此事。

「快叫典韋！」

知道敵人來襲之事屬實時，曹操立刻傳呼典韋。典韋卻並不在附近。

曹軍頓時陷於崩潰狀態。

總指揮官以下所有人員都沒命地逃竄。

來到清水河畔時，曹操坐騎因中敵箭，猛然倒下。曹操被拋到地面上。前來追擊的張繡先頭部隊眼看馬上就要趕到。

「爹！快騎我的馬！」

曹操長子曹昂飛快從馬背上跳了下來。原本十餘騎一起在逃的，逐一脫落後，現在只剩下父子二騎。

「好！」

曹操喊叫一聲，跳上兒子的馬匹，猛踢馬腹，奔馳而去。失去馬匹的曹昂命運如何，不言可知。頃刻後，張繡軍隊追趕前來，他格鬥一陣就被斬殺了。

最可憐的是典韋。他在友誼比賽當中聽到哄亂的吶喊聲才知道事情的原委。

「媽的！原來這是圈套！」

他扛著戟準備趕回曹操陣中，卻被張繡的士兵團團圍住。在不得已的狀況下，他如阿修羅惡鬼般浴血奮戰後，壯烈陣亡。

曹操與後援部隊在舞陰會合，停止退卻。整頓陣腳的曹操，好不容易將追擊上來的張繡軍隊擊退。

張繡遂向劉表軍投降。

※※※

正當曹操於清水河畔嚐受敗績之時，一場鬧劇在一個叫壽春的地方展開。壽春在現今的安徽省壽縣附近。

原來，袁術在這個地方稱帝了。

──遵照預言書所言。

他的登基是以此為最大根據的。

祀天地、置公卿百官後，他最熱衷的是建立後宮之事。雖然達不到始皇帝後宮三千的程度，但至少非有數百美女不可，不然，會使皇帝的顏面掛不住。

「快去找女人來！」

為此，他派遣部下四處強拉美女。

不只對美女如此，糧食也是他到附近一帶強行徵收的目標。長江和淮水之間的所有物資，幾乎都被他搜刮淨盡。之所以如此，為的是要顯示「皇帝的威嚴」。

後宮數百美女，穿的都是美麗的錦衣綢緞，皇帝餐桌上擺的儘是山珍海味。

由於苛酷徵收，人民的勤勞意願喪失殆盡，幾乎無人願意從事耕稼。

──江淮之間盡空，人民相食。

《魏志》如此記載當時的社會景況。

宮殿內則每日舉行酒宴。

──恭賀新帝登基。

朝臣莫不額手稱慶。

宴會席上的佳餚美食多得吃不完，吃剩下的東西任其發臭。但一走出宮殿，路上到處可見餓死或凍死者的遺骸。

這樣的鬧劇，未免太過淒慘。按道理，應該是於平定天下後即位為天子，而袁術想的卻是：先即帝位再來平定天下。人們當然怨聲載道。

──塚中枯骨。

如此批評袁術的是北海之相──自稱為孔子子孫的孔融。

## 一四二呂布之死

呂布從不認為自己被捕後會喪命。事關騎兵作戰，自己是天下最優秀的騎兵作戰人才，因此曹操斷無可能殺害像他這樣的英傑──這是呂布的想法。

※※※

自稱皇帝的袁術，實際上僅支配揚州一地而已。他是即將開始平定天下的「天子」。

──還是利用呂布的武力吧。煽動並且拉攏他，這應該是最聰明的方法。

袁術如此考慮著。所幸自己兒子和呂布女兒之間的親事仍在進行，倘若這門親事談成，拉攏呂布加入己方陣營，將如願以償。袁術任命一個叫韓胤的人為使者，派遣他至徐州面見呂布。

──袁術已登基為皇帝，盼迎接令嬡為皇太子妃。

軍閥領袖的家庭問題──尤其是婚姻──絕不是單純的私人家務事，而是與派閥盛衰息息相關的重大問題，所以必須和部下討論。

當時呂布陣營的人脈相當複雜。呂布原本的直屬部下是五原騎兵將校團，他們都很驍勇善戰，卻無一智謀之士。

眾所周知，呂布過去隸屬於董卓麾下時，向來以猛將自許，因此黨羽沒有一人擅長動腦鬥智。也因為這樣，當前尚未得志的縱橫家之流，紛紛集聚於呂布門下，期待一展長才。

──你們只有蠻力沒有智慧，我來做你們的智囊吧！

以謀士自詡的人，遂集合到呂布幕下。一些其他陣營的反間人員也乘機混入臥底，其中包括受曹操之命而潛伏在內的陳珪、陳登父子。

至於原本在曹操麾下、後來又反叛轉而投效呂布的謀將陳宮，與其說是他向呂布投誠，毋寧說是因為痛恨曹操而憤走極端。

由於自忖不擅謀略，所以呂布非常重用陳宮。這一點使沙場作戰的勇將高順極為不悅。陳宮與高順之間的爭執，是軍隊內常見的參謀與野戰軍司令官之不睦，雙方雖然劃分派系爭鬥，卻一致對曹操採取勢不兩立的態度，在這一點上，他們兩人可以說都是徹底的主戰派。

相較之下，宋憲以及魏續等人抱持的是另一種意見，主張「用政治手腕解決紛爭比發動戰爭好」，他們認為，倘若曹操攻來，則開誠佈公，好好與之談判，只要條件對我方有利，即使投降也並無不可──如此想法的人，或可稱之為投降派。

最堅決反對袁術提親的智囊，大抵皆屬曹操遣來臥底反間的陳登一派。

「袁術稱帝登基，無視大漢天子建都於許的事實，因此，袁術乃大逆不道的篡奪者！什麼皇太子妃！？呸！難道主子有意讓女兒嫁到逆賊家沾染惡名？此事萬萬不可！」

陳登表示強烈反對。呂布過去兩度弒主，還有理由自圓其說，而這次的情形卻大異其趣。

「說的也是，我再怎麼橫行霸道，畢竟還是漢臣啊！」

於是呂布決定不接受這門親事。他過去弒殺主子，標榜的是「大義滅親」。由於董卓對漢天子及皇室橫加壓迫，因此，他以「忠臣」立場，揮淚誅除自己奉為主人的董卓。既然是以忠臣自居，怎麼能夠和逆賊結為兒女親家呢？如此簡易的道理，呂布倒是懂得。

陳登等曹操派來臥底的一派人，用意當然在於阻止曹操的敵人強大起來。倘若敵人有聯手跡象，就設法破壞，好讓曹操各個擊破，這是他們的任務。

不能讓袁術和呂布因結親而結盟──這是他們在骨幹會議上高唱反調的真正理由。

曹操遂發動戰爭討伐呂布，包圍了呂布所據守的下邳城，廣陵太守陳登這時投入曹操陣營。原本佯裝歸屬呂布麾下的他，由於再也沒有必要掩飾，所以露出廬山真面目，轉而擔任曹軍的前鋒。

「那個傢伙！」

呂布氣得直跺腳。

「他早就和曹操暗通款曲。他之所以極力反對令嬡的親事，因為擔心我方會與袁術結盟。這一點，我早就看出來了。」

陳宮咬著唇角說。

「既然如此，那就繼續和袁術談這門親事吧！」

呂布的想法很簡單。總之，他將此事通知袁術，並要求對方派遣援兵前來。

──援兵之事，待令嬡過門之後再說。

結果，袁術卻是如此答覆。

「現在腹背受敵，還有什麼話好說？我只有把女兒帶到壽春給袁術，然後請他派出援兵。」呂布道。

「可是，本城已被包圍，要去袁術處，也無法從這裡出去啊！」

幕僚搖頭道。

「這種程度的包圍，算得了什麼……單騎的話，應該能突圍而出才對。我沒說我們要排出華美的隊列啊！」

「單騎……」

幕僚詫異地想著。

新娘隊列浩浩蕩蕩，敵軍當然不可能眼巴巴地看著，任由他們通過。單騎或許還能強行突破敵陣，可是帶著新娘，如何能單騎突破呢？幕僚的不解乃是當然之事。

「我親自去。」

「主上要去……那公主呢？」

「由我背著去。」

呂布咬著唇角回答。

實陳上，新娘只是政略工具，呂布的女兒才十歲而已。呂布是個巨漢，因此，由他背一個十歲少女，就和一般保姆背著嬰兒一樣輕鬆裕如。

呂布為求行動敏捷，把女兒緊緊地綁在自己的背上，然後騎上名駒赤兔馬，走出下邳城，但他很快發現自己的判斷過於樂觀，因為曹軍層層包圍下的下邳城已達水洩不通的地步。

「糟糕！」

再怎麼暴虎馮河的呂布，也看得出在此情形下單騎突圍是不可能的，因此，立刻死了這條心。

援兵不來──

該如何是好？

呂布實在一籌莫展。

由於無計可施，呂布遂在自暴自棄的心情下，一天到晚喝酒，在這期間，圍城的曹軍派出工兵，進行將沂水及泗水兩河水流引至下邳城的工事。──他們企圖展開水攻戰術。呂布的命運已如風中殘燭了。

戰場上勇猛無比的呂布，此時卻沒有勇氣面對現實。正因為不敢面對現實，所以他只有借助於酒精。然而他還是很樂觀的。

（我是天下第一勇士，怎麼會被一點挫折打倒！）

全天下人都需要他──呂布到這個時候還如此自負。

※※※

主將一天到晚喝酒──這樣的軍隊還成什麼體統！呂布已完全失去統御力了。下邳城內的抗戰派和投降派正在暗中爭奪主導權。最後，投降派的宋憲、魏續等人逮捕了抗戰派將領陳宮和高順。他們計劃以抗戰派將領作為「禮物」，向曹操投降。於是他們打開城門，迎進曹軍。

一點都不知道有這樣事情發生的呂布，依舊沉醉酒鄉。

（有意一統天下的人，非依靠我的騎兵軍團為助力不可。我不動，歷史怎麼能前進？）

酒喝得越多、壯氣變得越大的他，似乎忘記了目前自己正身處敵軍的重重包圍之中。

「白門情況相當危急！曹軍正向這個地方發動集中攻勢！」

傳令兵前來向呂布報告。

實際上，這個報告是假的。

白門是指下邳城南門。這個門已由投降派宋憲等人打開，讓曹軍陸續進來。集中攻勢、情況危急等等……其實都是傳令兵的杜撰。但他這樣做也是不得已。倘若老實說出白門被投降派打開迎敵，喝酒喝得昏了頭的呂布，為了要對通敵者出氣，說不定會遷怒到傳令兵身上，因此，傳令兵把報告的內容修改了。

「好！我去擊退他們！」

呂布把酒杯摔向牆壁，站了起來，牆前豎著戟和劍。呂布抓起戟，舞動數下後，直向白門方向走去。

連日牛飲，再怎麼海量的人，也會顯出醉意。扛著戟走過的呂布，自以為威風凜凜，其實是腳步踉蹌，在還沒抵達白門之前，傳令兵又跑來報告：

「白門已被攻破了！」

「可惡的曹操！」

呂布把戟豎插地面，咆哮道。

吶喊聲湧來──曹軍先頭部隊大聲叫著，步步進逼。呂布正聳著肩膀喘息時，曹軍愈聚愈多。

雖說是曹軍，但率先抵達的陳登部隊，不久之前還是呂布的部屬，因而彼此相當熟悉。

陳登部隊喊道：

「快投降！快投降！」

宋憲、魏續等徐州將領已率領半數以上士兵投降。由於被包圍而士氣沮喪，加上主將整日酗酒，連呂布禁衛隊都失去戰意。呂布知道自己再怎麼咆哮也鼓動不起士氣，遂跺腳吼道：

「你們是不是想投降！？想投降就取下我的首級，帶去吧！我的首級起碼能換得一郡太守之位！豈不正是發跡的好機會嗎！？」

當然沒人膽敢前往取下呂布首級，士兵們全都背對呂布，逃了開來。

呂布並沒有逃。將戟刺入地面後，呂布叉開雙腿，環抱雙臂站在那裡。曹操官兵將他團團圍住。

這不是戰鬥姿勢。但素聞呂布武勇聲名的曹方官兵，起初只敢隔著一段距離圍住他，靜靜注視著。

「呂布已經表示願意投降！」

後面傳來叱喝聲。頓時，曹方官兵喊叫出聲，撲向呂布。

他們這才發現呂布手中並沒有武器。既然如此，那就搶先抓住他，以立功名……這時候眾人動起了這個欲望。

呂布絲毫沒有抵抗之意。連日來的醉意，一下子變成疲憊，他累得動都懶得動一下。

他被繩子捆住無法動彈。對付這麼一個豪傑，當然大意不得，因此，曹軍把他綁得結結實實的。

呂布被帶到曹軍營中，拖至曹操面前。

「你們幹嘛把我捆得這麼緊！？快放鬆一些！」

呂布對捆綁的方式頗有微詞。

「把你捆得這麼緊，是對你的尊敬啊！捆兔子或狐狸不需要如此，可是，捆老虎非這樣不可！」

曹操冷然說道。

「不管怎樣，這回天下不會再亂了吧？」呂布道。

「此話何指？」

曹操問道。他猜得出呂布要說什麼，但禮貌上還是如此詢問。

──少了呂布這個勁敵，其餘敵人根本算不了什麼。曹操啊！你等於已經取得天下了！

曹操認為呂布要說的是這句話。

（呂布呀！到這個時候你還這樣自負！）

曹操不禁苦笑。

「不是嗎？」呂布回答道，「你已經得到我了。你率領的步兵軍團和我率領的騎兵軍團一旦聯手，將所向無敵。這樣，平定天下不是很快就能實現了嗎？」

聽到呂布說這些話時，曹操臉上的苦笑頓時消失，代之而起的是肅穆表情。

呂布從不認為自己被捕後會喪命。事關騎兵作戰，自己是天下最優秀的騎兵作戰人才，因此曹操斷無可能殺害像他這樣的英傑──這是呂布的想法。

（這個傢伙似乎以為天下除他以外再沒有第二個豪傑……）

曹操回頭對客卿劉備道：

「玄德兄，呂布現已投降，讓他任你下屬，歸你差遣如何？」

（這個混賬呂布好像想要和我並駕齊驅，取得天下。──你算什麼東西？你這種人充其量只配跟在投靠我的劉備下面！）

曹操心想。曹操就是為了要讓呂布知道自己的份量，所以故意在他面前對劉備說這句話。

「唔……唔……」

呂布呻吟起來，因為他的自尊心大受傷害。要我屈居在曹操客卿劉備之下，這不是欺人太甚嗎！？

「多承美意，我可不要呂布這等人物。弒殺丁原和董卓的人，我才不敢領教哩！」

以劉備目前處境，最好儘可能姿態擺低一點，他哪敢收容呂布這種轟轟烈烈的人物。

丁原和董卓都是呂布昔日的舊主。有過弒主經歷的人我不敢要──劉備裝出膽小的樣子給曹操看。

「什麼？你不要……我也同樣不要。這證明他是個無用的人。既然是無用的人，那就處以吊刑算了！」

曹操以淡淡的語氣說。

「你這個大耳朵的傢伙，給我記著！」

呂布睨目瞪著劉備大吼。

「吵死人啦，快拖走。」

曹操命令部下。

一世梟雄呂布，就這樣從亂世舞台上消失了。

## 一四三未完成的夢

曾經一度稱帝的袁術，落到今日這般境遇，真是情何以堪。他因而氣得全身血液逆流，當場斃命。據說，部下為他闔眼時，他睜開著的一雙眼睛始終不願閉上。

※※※

曹操是個非常愛才的人，何等十惡不赦的壞人，只要具有才華，他都樂於採用。而他卻沒有饒恕前來投降的呂布。甚至將之處死，這是為什麼呢？

如同呂布所自誇的那樣，作為騎兵軍團指揮者的他，確實有超群的才能。但實際上，另有一名年輕將領才幹亦相當突出。這個年輕人始終在呂布的陰影下面，無法出頭，經驗老到的曹操卻早就看出這一點。──這個人是呂布的部將張遼。

（有了張遼，就不需要呂布。）

這是曹操的想法。從此以後，張遼以曹操部將身份，十分活躍。

呂布被處死是建安三年（公元一九八年）十二月之事。翌年正月，另一名英雄也從亂世舞台上消失。這個人是公孫瓚，他是被袁紹處斬的。

接著消失的是袁術。

自稱皇帝的袁術，似乎認為好不容易才當上皇帝，不好好享受一番豈不辜負了此一美差。

──淫侈甚滋。

由這個記載可知，他的確搜集數百美女，享盡後宮淫欲之樂。宮裡吃不完的米、肉任其腐爛，而一步出宮殿，連皇都壽春都隨處可見倒臥在路上的餓殍。每天餓死的人何止數十、數百。

皇帝袁術的奢侈生活當然不是永無盡期。由於揮霍無度，資金和糧食終告用罄。不得已，他只有向駐紮在地方的部下請求接濟。而對開銷不知節制的主人甚為氣憤的地方部將卻說：

──本地區物資勉強只夠養兵，實無奉迎皇帝陛下之餘力。

他們甚至擺出不惜以武力相向的態度來。

（這種皇帝，實在太無能了。在他的統治之下，我們遲早會餓死。還是趕快逃走吧！）

袁術部下逐漸離去，袁術王朝最後真的「瓦解」了！

「朕該如何是好？」

彷徨於長江與淮河之間的袁術，為了打開困局而陷於苦思。自從始皇帝以後，「朕」這個字眼已成皇帝專用的第一人稱，袁術卻還不太習慣使用它。

再怎麼庸愚，袁術也知道自己已無皇帝的實質。

「我該如何是好呢？」

袁術改口重說了一次前面說過的話。他實在羞得再也說不出「朕」這個字眼來。一個孤零零、沒有部屬的「朕」──這不是笑話嗎？

「好，就這麼辦吧！」

袁術終於有了看破一切的決心。缺乏實質的皇帝之位，只有放棄一途，但畢竟皇帝這個稱號得來不易，既要讓給別人，當然是讓給自己族人最為理想。感情雖不甚和睦，但異母兄長袁紹是個實力派人士，支配有青州、冀州、幽州和并州四州，也就是說，袁紹是天下十三州中的四州之主，袁術僅領有揚州一地就即位稱帝。相較之下，袁紹的條件要強多了。

（如果把帝位讓給袁紹……）

袁術在心中做了估算。

袁紹是非常注重外界風評的人。因此，他絕不敢有篡奪漢室天下這樣的大逆之舉，但若是經由異母弟袁術讓與這個形式，說不定他會有登基之意。如此一來，禪位的皇帝袁術應該也會受到相當的禮遇才對。另外，袁紹有好幾個兒子，但由於他溺愛後妻所生的子，因此兄弟間的關係相當不睦。袁紹死後，假使繼位問題鬧得不可收拾，「原任皇帝」袁術，說不定又有粉墨登場的機會。袁術連這一點都考慮到了。

──天祿去漢室久矣。袁氏代受天命，瑞兆炳然。兄已擁四州百萬戶，尚請謹受天命為天子。

他寫這樣的信給袁紹。

讀完這封信後，袁紹心想：

（貿然接受，後果堪慮……）

大逆不道──倘若歷史如此記載自己，那將是終身憾事。如果失敗，更將蒙受惡名。勝者當然為王，可是，有獲勝的把握嗎？

（這件事情，最好再仔細推敲考量。）

總之，抱著「皇帝」稱號的袁術，正在四處流浪。非收容袁術不可。

──收容落魄的族人。

這個名義應該說得過去。

至於收容袁術後，該如何處理「皇帝」的稱號，可留待以後再說。

──快去迎接袁術。讓他如乞丐一般在江淮之間流浪，這會影響袁家名聲。

袁紹如此命令兒子袁譚。

長子袁譚統治袁氏四州中的青州，青州與袁術流浪所在地最為接近。袁譚於是寫信給叔叔袁術，請他「即刻前來青州」。

雖然由壽春到青州路途不遠，但途中必須經過徐州。過去君臨徐州的呂布已被曹操所滅，徐州此刻有曹操部下車胄以刺史（長官）身份駐屯。

「車胄之輩不足為懼。我們強行通過吧！」

由於有人收容而稍稍恢復元氣的袁術如此說。實際上，他這時候已是病魔纏身，這都是拜他在皇帝時代的荒淫生活所賜。

※※※

──青州袁譚收容袁術。

這個情報很快就傳到許都的曹操耳裡。

「我才不會讓落魄的冒牌皇帝輕易通過我的土地！」

曹操決定阻礙袁術前往青州。

只依靠駐守徐州的車胄，有些不放心，因為車胄實在不擅作戰。為阻止袁術，非派遣新軍團和司令官不可。派遣誰最適宜呢？既然要以徐州當戰場，當然是通曉徐州地理的人較理想。

「對！劉備是最適當人選，他深諳那一帶的地理。另外派朱靈和他配合吧！」

由於事態緊急，曹操做了決定後，就命劉備、朱靈兩位為將即刻出兵。

「事不宜遲，在袁術抵達徐州之前，必須在那裡佈陣！」曹操如此嚴格命令。

「是，遵命，即刻火速前往。」

劉備表面上正色地回答，心裡卻竊笑不已。他是客卿身份的人，然而，客卿只是好聽的說法，實際上他是被軟禁的。這次被命令出兵，其實也等於得到逃脫的機會。

此一幸運絕非僥倖得來，應是劉備自行努力的結果。怎樣的努力呢？──劉備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人物，不足為懼──他把這一點展示給曹操看。能做到這點，並不容易。

雷鳴時，臉色蒼白地渾身顫抖，甚至手持的筷子都掉下來──這是他很有名的軼事。其實這是劉備的演技。

劉備的苦心總算沒有白費，他終於因熟悉地理而被任命出征徐州。他當然無意再回許都，所以他於大笑後，內心頓顯輕鬆，一邊催促屬下加緊準備，很快就往徐州出發。

由黃河對岸出差回來的郭嘉，聽到劉備出兵之事，氣急敗壞地用責難的口氣對主子曹操說：

「怎麼回事？這不等於放虎歸山嗎！？」

「虎……你說劉備是老虎？」

曹操露出訝異表情。

「他不只是老虎，更是狡猾到極點的巨虎！主上一定會為此事而後悔的……快！快派特使追他回來吧！」

「真的這麼危險嗎？」

「他一定會成為我們的勁敵！」郭嘉搖搖頭道。

「原來你有這樣的看法……」

曹操畢竟是個視野廣闊的人。一般的領袖都以自己的想法為中心，而曹操會尊重別人的想法。

（郭嘉是有見解的人，他存此看法，證明劉備絕非泛泛之輩……）

曹操有度量接受別人的意見。

「好，那就立刻派特使吧！」

曹操立即派出特使追逐劉備。

──袁術由朱靈單獨對付。因許都發生緊急事件，著令劉備即刻返回。

特使攜帶申明如此旨意的命令文書。

但一切都來不及了，早就料到會有此事發生的劉備，以最快速度率領軍團趕赴徐州，特使只有空手而歸。

「沒有追上劉備……」曹操對郭嘉道。

「即使追上，劉備也不可能乖乖回來。這名特使算是撿回了一條命。要是追上，劉備一定會把特使斬了。」

郭嘉說這句話時，蹙了蹙眉頭。

「他會嗎？」

「劉備當然不至於笨到坐失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總之，這是我們的一大損失！」

郭嘉無限遺憾地說。

由於劉備已經趕往徐州，袁術因而放棄前往青州的念頭，折返壽春。來到一個叫江亭的地方時，袁術覺得口渴，便命令部下拿蜜汁給他解渴。

「回稟陛下，沒有蜜汁……」

部下垂著頭回答。由於長期流浪在外，不要說蜜汁，連存糧都幾乎沒有。說來真是自作自受，由於長久以來習慣於向民家搾取，民家一聽到袁術前來，就把所有糧食都藏起來了。

「唔……」袁術感慨萬千，嘟噥道，「我袁術居然連一杯蜜汁都要不到……」

曾經一度稱帝的他，落到今日這般境遇，真是情何以堪，他氣得全身血液逆流。

「唔……唔……唔……唔……」

袁術倒地後大量吐血，當場斃命。

據說，部下為他合眼時，他睜開著的一雙眼睛始終不願閉上。袁術之所以死不瞑目，大概是因為尚有未完成的夢吧！

袁術遺族和近臣，扶柩前往投靠廬江太守劉勳。劉勳過去是袁術的部下。

盤踞亂世一角、強行出頭的袁術勢力，頃刻間即煙消雲散。由於敵人不復存在，被派遣至徐州的曹操部將劉備和朱靈，理應於任務結束後返回許都。但劉備當然不想這麼做。

「我們把他幹掉，怎麼樣？」劉備道。

「幹掉……？幹掉誰？」關羽問道。

劉備苦笑。

（關羽確實是個好部將，只可惜腦筋不夠靈活……）

身邊沒有半個一點即通的談話對象──手下無謀臣，這是劉備最大的憾事。

「我是說幹掉車胄啊！」

說畢，劉備抿起嘴唇。車胄是曹操任命的徐州太守。劉備不回許都而滯留徐州，無疑是對曹操豎起叛旗。既然如此，不如在對方尚未準備就緒前，予以突襲，殺掉車胄。

目前劉備的敵手，只有車胄而已。這樣的事情只消略加思考就想得到，而關羽卻做不到這一點。他在聽完劉備的話後，才恍然大悟道：

「幹掉車胄……！？哦，對，這個傢伙確實應該幹掉！」

劉備突襲等於不設防城市的徐州下邳城，輕易殺掉車胄。也就是說，他成功地攻佔徐州。

（徐州原來就是我的嘛！）

劉備抱持這樣的想法。這個地方曾被呂布搶去，又為曹操所奪。現在它總算又回到原來的主人手裡。

這不過是取回失物罷了。但曹操當然不會袖手旁觀置之不理。劉備也要有妥善的對策才行。

劉備於是派遣使者至袁紹處，要求雙方結盟！

倘若曹操舉兵攻打劉備，背後會有被袁紹突襲之虞。因此，他將難傾全力發動攻勢。使他陷於這個狀態正是劉備的應戰策略。

曹操果然命令劉岱、王忠兩人前往討伐劉備，但派出的兵員並不很多。結果，劉備擊退討伐軍。對峙中，劉備曾對敵軍陣營大聲喊道：

「像你們這樣的貨色來一百個我也不怕！你們最好回去請曹公親自率軍出馬！哈！哈！哈！」

## 一四四官渡之戰

後漢末期是戰事頻繁的時期，各地戰事無日不有。而在眾多戰事之中，特別重要的戰役有二：一是日後的赤壁之役，另一是這一年的官渡之戰。這都是決定天下局勢趨向的戰役。

※※※

當某一勢力伸張時，會有另一個與之抗衡的勢力產生，這是一定的現象。在許都的情形也不例外，相對於主流派曹操，反主流派也漸已抬頭。由於曹操是具壓倒性力量的實力派，因此反對派是在秘密中結成的。

獻帝已屆成年，對漢王室衰微不振極為不滿，殷切期盼能夠予以復興。

（朕身為天子，且已成年，怎麼可以老是在曹操的監護之下呢？）

獻帝亟欲獨立，想名副其實地以天子身份君臨天下。為達到目的，他非排除障礙不可。但擁有實力的曹操，豈能輕易排除？

車騎將軍董承，算來是獻帝祖母的侄兒。因此董承對天子的心情當然頗能瞭解，也因此，他為組織反曹秘密團體而四處奔走。團體成員有种輯、吳子蘭以及王服等人。

劉備被派遣至徐州時，發生了所謂的「密詔事件」。

獻帝有意密下詔書給反曹操派，傳達「討伐逆賊曹操」的旨意。因為天子詔勅會給反曹操派極大力量。但獻帝周遭，曹操派人盯得很緊，偷偷交下詔書，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獻帝於是想到一個方法。當時天子常有將自己用過的東西賜給身邊人員之舉。獻帝遂把束帶裡縫藏有密詔的御衣，賜給董承。

單獨賜物給董承，容易引人注目，於是獻帝同時把眾多物品分送給諸臣。御衣賜給董承時，獻帝特別叮嚀：

「此衣附有束帶，知道嗎？」

董承因而知道藏匿密詔的所在。

──有了詔勅，就如虎添翼……

反曹操派得到密詔後興奮無比。但興奮的結果卻造成秘密外洩。曹操早就料到會有這一招，所以對主要人物都派有密探監視。

一網打盡──反曹操派被肅清得一個不留。建安五年（公元二○○年）正月，董承等人全數被殺。

清除反曹操派人士後，曹操召集軍事領袖，舉行會議。

「劉備被派遣至徐州後，背叛我並且殺了車胄。前往追討的劉岱和王忠則被擊退。這個忘恩負義的大耳朵傢伙非好好懲罰不可。我準備即刻出兵，大家對這一點有意見嗎？」

曹操問了部眾們的意見。

「劉備等人只是一群野狗，要處置這些人，根本不需費吹灰之力。要注意的倒是志在取得天下的最大敵人袁紹。我們此刻倘若攻打南方徐州，北方袁紹大有乘虛而入的可能，這一點不得不提防。」

有人如此表示反對。

「不，劉備這個人絕不可小視，置之不顧的話，日後定將成為大患，因此非趁早撲滅不可。制服袁紹，反屬易事。何況袁紹是喜歡裝模作樣的人，他絕對沒有乘虛攻打我們的膽量，這一點儘可放心。」

曹操照原訂計劃，前往討伐劉備。

──曹操之大敵乃袁紹。

這是當時的常識。

在大敵袁紹進兵至黃河北岸之際，曹操斷無置之不顧而揮兵向南攻打徐州的道理──劉備如此認為，因而相當放心。

「什麼……？曹軍前來攻打……！這是真的嗎？……真的有這種事？」

聽到斥堠報告時，劉備怎麼也不相信這是事實。

「我要親眼看看！」

劉備僅帶數十騎人馬來到城外。若曹軍真的攻來，他是準備拔腿就逃的。

曹軍果真大舉來攻，劉備望見曹軍蹤影，就依照預定行動，直接逃向青州。青州有袁紹的兒子袁譚駐守，經由袁譚幫助，劉備輾轉來到袁紹居城鄴，再次淪為客卿。

劉備的妻子還遺留在沛。

下邳有關羽駐守，但情形也等於被遺棄。關羽在曹操的猛攻之下，最後不得已投降，留置在沛的劉備妻子也成為俘虜。

總之，上述過程當中，戰事並不慘烈，不久就定出勝負。曹操很快把部隊重新整編好，移防黃河沿岸的基地──官渡。

在曹操和袁紹雙方勢力範圍交界處的黃河沿岸，有三個較大的渡口，由南至北，依序為官渡、延津和白馬。

白馬有曹操部將──東郡太守劉延駐防。袁紹派遣郭圖、淳于瓊、顏良等數名將軍攻打白馬。總指揮袁紹也親自率領大軍南下。

倘若袁紹早於一個月前展開行動，曹操或許將陷入絕境。所幸曹操早已看出，袁紹做事向來拖泥帶水，自己因而免於厄運。再加上劉備不戰而逃，這一點，也大大有利於曹操。

後漢末期是戰事頻繁的時期，各地戰事無日不有。而在眾多戰事之中，特別重要的戰役有二：一是日後的赤壁之役，另一是這一年的官渡之戰。

這都是決定天下局勢趨向的戰役。

袁紹是冀州、青州、幽州、并州等四州之主。另一方面，曹操則是擁有兗州、豫州、徐州及司隸等地的大勢力。

天下十三州中，撇開邊境交州（越南）不談，兼併八州的曹、袁兩雄，遙遙領先其他競爭者。

劉表擁有荊州、孫堅諸子擁有揚州、劉璋擁有益州──而他們無一不是竭盡全力才能擁有一州。涼州一帶甚至呈現馬超、韓遂等數名軍閥割據的情形。

袁、曹兩人的勢力突出，由此可見。

四月，曹操開始動兵，目的在援救駐防白馬的劉延。攻打白馬之袁軍主將為顏良，對陣的曹軍，則以張遼和關羽做先鋒。

張遼過去是呂布的部將，而關羽無須贅述，是劉備的股肱臣僚。曹操的確堪稱大量，大膽地啟用敵將，並完全信賴他們。

袁軍是大軍，曹操因而以誘使敵軍兵力分散為作戰基本策略。他在白馬之前的延津，只讓部分部隊渡過黃河，袁軍睹狀，以為敵軍意在攻打自己背後，便立刻將攻打白馬的半數軍隊調派至西方。

實際上，曹操的渡河部隊，目的只在引誘敵人。

本領強過呂布的騎兵團將領張遼，則以其拿手的快速進擊方式，前往白馬。不甘示弱的關羽也緊跟在後。

曹操遂得以僅和半數的敵軍交鋒。

此時，身為曹軍先鋒隊隊長之一的關羽的心境，可謂複雜至極。在下邳成為俘虜後，關羽甚受曹操的厚待，他絕不能無視曹公給他的恩情。但關羽仰承為主君、敬慕為義兄的劉備正在曹操的敵人──袁紹手中。相信劉備也會率領軍隊出擊才對。

──我該如何是好？

劉備就在眼前，關羽很想立刻跑過去見他，但受過曹操恩情之事亦不容忽視。他絕不願被人指為忘恩負義之徒。

（對！我來立一次顯赫的戰功吧！）

這是目前能夠考慮到的唯一途徑。為曹操立一次顯赫功勳，或許能把恩情一筆勾銷。之後，再回到劉備處，這樣應該就沒話可說了。何況也非自己一人回去，而是必須帶著劉備的妻子一同前往。

白馬城被數萬袁軍包圍。

關羽遙望袁軍陣形時，立即看出主將顏良的位置。因為那個地方有豎著無數旌旗的馬車。

──主將在此！

顏良大概正以倨傲的姿態坐在那裡面吧？

關羽策馬，單騎奔向那輛馬車。

由於事出突然。

單騎衝進數萬敵陣中，這樣的事情任誰都想不到。揚起沙塵奔馳過來的竟是敵人──這一點，連顏良本人在馬車被衝翻之前，都沒有料到。

馬車被關羽的坐騎衝得轟然傾倒，顏良剛從被毀的車廂爬出來時，只見劍光一閃，他的腦袋已經落地。

關羽抓起顏良的首級，逕自馳回己軍陣地。

這情形在數萬將兵的面前發生。眾人莫不懷疑自己的眼睛，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居然發生了！

──主將被殺！

雖然這是自己親眼目睹的景象，但眾人還是過了片刻時間，才明白這個不爭的事實。而一旦恍然大悟，他們立即陷於恐慌狀態。

主將被殺，士兵怎麼還能有戰意呢？袁軍頓時慌了手腳。

曹軍騎兵隊長張遼大聲高喊「突擊」時，袁軍的士氣早已喪失殆盡。在此情形之下，戰鬥尚未拉開序幕，勝負已定。

聽到關羽立下大功時，曹操道：

「失去關羽誠屬憾事，但他絕不是會長留我軍的人。……關羽離開時，絕不可為難於他！」

事後，關羽果然很快就帶著劉備的妻子，直奔向袁紹陣營的劉備處。奉了命令的曹軍，則任其離去，無人追趕。

※※※

八月，袁紹率軍前進，來到官渡後，在該地築起土壘，與曹操對峙。

對峙長達三個月之久。

雙方採取的都是謀略戰，勝負關鍵將因謀略優劣而決定。

袁紹煽動先前歸順曹操的劉辟，企圖誘使他突襲曹操出兵後成了空城的許都。但曹操早已看出劉辟不可信賴，因而未嘗鬆懈對他的戒備。同時，袁紹派兵援助劉備，也相對減少了與曹操對峙時的兵力。

劉備則因對袁紹的為人失望，屢次想趁機離開袁紹的軍隊，對援助劉辟一事，根本持以敷衍的態度。

曹操派遣曹仁，一口氣擊破劉辟軍隊。

曹操的謀略在於拉攏袁紹軍中的得力官員投入己方。

人望不佳的袁紹，對部將也無法全然掌握。有機會就想脫逃的部將在袁紹陣營中為數不少。

曹操的諜報人員對袁紹軍營的內情都有詳盡報告。知己知彼的曹操，最後成功地將袁紹的參謀許攸拉攏到己方。

「只要攻陷一處，袁紹十餘萬大軍便會立刻崩潰……」

倒戈歸向曹軍的許攸，說出了事關重大的消息來。這說不定是一項極重要情報。

「什麼！？……依袁紹的作風，他有可能留下這麼一個弱點嗎？……你究竟要說什麼？」

曹操往前傾身問道。

「這個弱點是我設下的。」

許攸撇撇嘴回答。

「是你設下的？」

「我把它當做投靠貴軍的禮物。」

許攸不動聲色地說。

烏巢。──

一萬輛車的袁軍兵糧儲存在這個地方，該地戒備狀態並不森嚴。不過是儲存兵糧之地，不需特別戒備──或許這是他們的想法。實施屯田制的曹操軍知道兵糧得來不易，但對袁紹而言，兵糧只是搬運過來的東西而已。

「派出一批精銳輕騎兵，燒掉烏巢吧！」

曹操立即著手選拔精兵。由於需要穿過敵陣，因此決定使用袁軍旗幟。途中若遭盤查，答以：「烏巢欠缺守兵。我們奉命前往支援。」這是他們的預定計劃。

結果，一萬輛車的兵糧被燒得乾乾淨淨。袁軍已無存糧，再也不能打仗了。烏巢被燒之事，給袁軍部將以極大衝擊，因為他們對遠征軍內部情形知道得很清楚。

──明日將無糧食！

在這個情形之下，仗怎麼打得成呢？部將意氣沮喪，當然直接影響部下。

有「袁紹軍第一」之稱的將軍張郃，奉袁紹命令，向曹軍進擊。實際上，他這次是前往投降的。

曹軍也開始發動總攻擊。

袁紹潰不成軍，落荒而逃。

袁紹、袁譚父子狼狽不堪，什麼東西都沒有帶，渡過黃河敗走。跟隨這對父子逃離戰場者僅八百騎。

──斬首七萬餘名。

曹軍如此記錄官渡大捷。

袁紹軍把所有的輜重和文書全都遺留下來。曹操召集全軍，把袁軍文書堆積到全軍面前。

「袁紹留下的文書，我一個字都沒看。現在我要把這批文書原封不動全數燒燬。」

曹操如此宣言，並命令兵卒點火。

這是曹操的做法。

要在亂世生存下來，每一個人都非想盡辦法不可，但沒有人知道依靠誰最為安全。昨天飛黃騰達的人，說不定明天就會沒落。以驍勇風靡一時的呂布、權勢無與倫比的董卓以及僭稱皇帝的袁術，不是全都滅亡了嗎？

人們必須考慮「萬一」時該如何。曹操陣營中當然也有人為「萬一曹操沒落，該如何是好」而憂慮。因此部分人會與袁紹暗通款曲，以備萬一，這是想像得到的事情。

也就是說，袁紹所遺留的文書中，一定有曹操陣營裡的官員偷偷寫給袁紹的信件。

曹操不看便把這堆文書悉數燒掉。

有些人因而鬆了一口氣。這批人對曹操的為人刮目相看，並且對其無限感佩。──他們的力量遂緊緊結合在一起。

## 一四五興亡無常

「有人亡、有人興……」看到袁家兄弟首級時，曹操慨嘆興亡無常。「亡」指的是袁家，「興」指的則為長江碧眼兒孫權統率的孫氏軍團。

※※※

在官渡一役大敗的袁紹，雖然暫時保住性命，但也就此退出了逐鹿天下的舞台。後來數年間，袁紹飽受曹操的壓制和排擠。

放眼看看南方的情形如何。

在南方長江沿岸地區，孫氏勢力擴張得很快。前代孫堅曾立下攻入洛陽的輝煌戰績，最後卻在和劉表部將黃祖交戰時，身中流箭而亡。這件事情不同史書有不同說法，不過依據推測，發生之時大概在初平三年（公元一九二年）前後。孫堅遺兒當時尚年幼，孫氏軍團暫時由其伯父孫賁統軍。

經過八年──

孫堅嗣子已茁壯成長。兄長孫策個性勇猛，有「小霸王」稱號。弟弟孫權由於眼睛是藍色的，而被喚作「碧眼兒」。

孫氏原本為袁術的部下。孫堅與劉表交戰，也是奉袁術之命而行。但如同過去曹操脫離袁紹支配，甚至推翻袁紹，孫氏新主孫策也有獨立於袁術之外的宿志。

袁術僭稱皇帝，對孫氏而言是最適時的藉口。

──袁術乃大逆叛徒。我們與他斷絕關係。

孫策如此向天下宣言。獨立的基礎，當然已經具備。

但，孫策畢竟過於年輕，這位二十六歲的青年將軍，在對別人的關懷上，似乎有欠圓熟，因而常有人懷恨他。

──孫策係驍勇之人，以置之於京師為宜。置於地方，他日定有後患。

吳郡太守許貢如此向許都的漢獻帝具奏。雖然許貢是悄悄上奏，卻為孫策所悉。孫策一怒之下，將許貢絞死。

許貢遺族及家臣當然視孫策為仇敵，俟機報仇。孫策明知有人懷恨於他，卻自恃剛勇而絲毫不顧念自己的安全。以狩獵為例，他一看到獵物就單騎追逐到底，腦中毫無安全顧慮。這對一心想向他報復的仇家，當然非常容易下手。

孫策生前最後一次狩獵時，果然遭逢仇家狙擊，臉頰被箭射中，重傷倒地。臨終之際，他叫來張昭等孫氏重臣吩咐道：

「希望你們好好照顧我弟弟……這個國家以後會亂得更厲害。擁有吳、越地方的勇敢人民和三江要地，要稱霸天下，應該不難……希望你們好好擁護我弟弟……」

此外，他又單獨對弟弟孫權道：

「率領江東子弟四處征戰，這一點你不如我……可是，任用賢者，得人心而確保江東，這方面我就遜你一籌……希望你好自為之。」

孫權遂以十九歲弱冠之姿統領江東將士。──「小霸王」消失而「碧眼兒」登場了。

就結果而論，領導者如此交替，對孫氏軍團或許較為有利。若由孫策繼續領導，由於他殺人無數，樹敵過多，孫氏軍團很有可能因此而自滅。

如同兄長觀察，孫權確實有啟用賢者並寄以完全信任的器量。他的陣營人才雲集，朝氣蓬勃。

在他下面，有周瑜、張昭、呂蒙、魯肅等眾多傑出家臣，連諸葛孔明的兄長諸葛瑾，也是出仕於孫氏的人才之一。

孫策死於建安五年。決定天下大勢的官渡戰役，也在這一年發生。

聽到孫策已死，曹操曾經計劃向南方出兵。他認為，江東勢力因將領之死正陷於混亂之中。

「千萬不可如此，乘人之危乃背義之舉。而且，倘若出兵卻未能徹底獲勝，這會與人結仇。此際毋寧與對方建立友好關係。」

表示反對的是侍御史張紘。

「說的也是……」

曹操於是改變了原先的想法。

曹操遂奏請獻帝授「討虜將軍」稱號予孫權，並任命他為會稽太守。──曹操給孫權示恩做了個順水人情。

※※※

關羽在數萬將兵面前，單騎闖入袁軍大將顏良陣營取其首級，自認為欠曹操的人情因此舉而一筆勾銷，遂投奔至袁紹軍內的劉備處，此事已如前述。

被袁紹命令至曹操後方擔任擾敵工作的劉備，眼看良機已到，前往汝南，與袁紹斷絕關係。

建安六年，曹操攻打汝南的劉備，劉備敗北，亡命至荊州牧劉表處。劉備長久的雌伏生涯也由此開始。

翌年（建安七年五月），鬱鬱寡歡的袁紹病死。

不幸的是，袁家因繼承事宜發生激烈的鬥爭。去世的袁紹有三個兒子，就是袁譚、袁熙和袁尚。

照理來說，家業應由長子袁譚繼承，但袁紹後妻劉氏卻希冀能讓己出的子袁尚掌權。

在官渡敗北，今又喪失總帥袁紹──袁家在這種情形之下，還在鬧內訌，並且愈演愈烈。

長兄袁譚為與弟袁尚打仗，甚至向宿敵曹操求援。

面對此一情勢，曹操陷入沉思。

西南有劉表，東北則有袁家殘黨，應該先解決哪一邊呢？徹頭徹尾的現實主義者曹操，任何時候都絕對避免從事兩面戰爭。他的作風是：傾全力面對單一敵人，在敵人未潰滅之前，絕不鬆手。

劉備投靠的荊州之主劉表，是名門之後，雖然不怎麼擅長打仗，實力卻不容忽視。最重要的一點是，在這個亂世，只有荊州沒有發生過大規模的戰爭。因此，各地難民都聚集到這裡。也就是說，動員令下時，這個地方輕易就能招募到相當的兵力。

劉表是很溫雅的一個人。即使是曹操與袁紹之間的戰鬥如火如荼展開時，劉表也從未趁機在背後偷襲過曹操。

「哪一邊好打，就先攻哪一邊吧！」

曹操最後做了這個決定。

正在起內訌的敵人較容易擊破，是自然的事情。何況攻打袁尚不會有背後受劉表偷襲之虞。

曹操應袁譚的要求，攻打了袁尚的居城鄴。

鄴城被陷，袁尚喬裝逃走，逃入次兄袁熙所在的故安城。袁譚因而得以繼承袁家的家業。

但在兄弟爭執告一段落後，曹操畢竟是亡父深惡痛絕的仇人，雖為繼承家業而一度予以利用，但如今目的已達，袁譚還是認為曹操非剷除不可；可是光以破碎不堪的袁家力量，實在很難打倒曹操。袁譚於是派遣密使至劉表處，表示如下之意：

──曹操擁天子而恣意專橫，吾等合力擊之如何？

「袁譚的請求，該如何回應？」

劉表召集部將，舉行會議。出席人員包括以客卿身份亡命在此的劉備。

「玄德（指劉備）兄在曹操處以及袁家都待過，對雙方的情形相信都很瞭解，應該如何，尚請發表高見。」

劉表詢問劉備的看法。

「依在下淺見，應該婉轉拒絕為宜。」劉備當場回答，「袁譚為了要與胞弟鬥爭不惜與父親仇家曹操聯手。現在，他為了要打倒曾經協助過他的曹操，又來要求和我們聯手；他自稱目的在於消滅專橫的曹操，但天下人不會聽信這一套的。袁譚的真正意圖，當然在於分散曹操的力量。我們絕不可捲入這個漩渦。」

「他說結盟之事會絕對守密。」

「那只是為了讓我們安心的說辭。同盟成立後，袁譚一定會大肆宣揚這件事情。到時候，曹操必然會棄東北而揮兵轉向荊州攻打過來。」劉備道。

「他會打向荊州來？」

「曹操是絕不會從事兩頭作戰的人，他必定採取各個擊破的方式。倘若我們與袁家結盟，曹操一旦出兵東北袁家，必定擔憂我們從背後偷襲。但攻打在西南的我們，他就無後顧之憂。因為因兄弟鬩牆而筋疲力盡的袁家，根本無力偷襲曹操，縱使攻打，力量也極其有限。……因此，假使順應袁譚所求，曹操一定會毫不猶疑地揮兵攻打過來。」

「好，我知道了。結盟之議就此打消。」

劉表下此決斷。他遂對袁譚婉轉表示拒絕之意：

──真正陷於危機時，畢竟只有骨肉兄弟可以依靠。與其與我們結盟，不如與令弟修好，共策共力。倘若仁兄有意，令昆仲言歸於好之事，可以由我居中斡旋。

※※※

對袁譚而言，與劉表結盟而使曹操力量分散，是他最後的希望。

現在這最後的希望落空，他便陷於孤立無援的狀態，不得不從根據地平原（今山東省北部）後退至南皮（今河北省滄州市西南）。

攻下平原的曹操，進而包圍南皮城是建安十年（公元二○五年）正月之事。

「我們轟轟烈烈戰死沙場吧！」

袁譚畢竟是名門袁家的嫡子，知道自己命運已到終點，準備慷慨赴義。他親自率兵，從南皮城攻打出來。

這是一批從容赴死的軍隊。

「讓世人看看我們視死如歸的精神吧！另一方面，也藉此顯示袁家數代以來愛士護民的胸懷！」

袁譚在馬背上揮劍大喊。

最後，袁譚壯烈陣亡。

曹操因而將冀州合併。由袁家支配達數代之久的冀州，遊俠風氣甚盛，這個地方以報仇和厚葬馳名全國。現實主義者曹操，對此甚表不悅。

──嗣後嚴禁報仇及厚葬之舉。

他甚至下了這樣的命令。

「袁譚奮勇抗戰至死的精神，實在令人欽佩──」

聽到某重臣這麼說時，曹操以冷冷的口氣道：

「他們兄弟要是能協力拚死一戰，那樣才叫做令人欽佩。」

與袁譚不睦的弟袁尚，逃進二哥袁熙所在的故安城後，意氣消沉是自然的。

不僅是打了敗仗的袁尚，連二哥袁熙也意興闌珊，整日酗酒。

袁熙為什麼會自暴自棄呢？

他的妻子是有絕世美女之稱的甄氏。當時的習慣是，武人出征時，一定要把妻子留在作為同族人大本營的後方，因此，袁熙也把甄氏留在鄴城，隻身來到故安城。

而鄴城卻被敵人攻陷。他的妻子甄氏則被曹操長子曹丕所奪。

「那個小子！」

袁熙喝下酒後，吐了一口唾沫。

奪去他妻子的曹丕才十八歲。想到自己的妻子被這樣的小伙子奪去，袁熙又氣又惱。

越是酒醉，甄氏的美麗倩影越是揮之不去。而想念美麗的妻子，帶給他的只是痛苦。想到甄氏潔潤的冰肌玉膚正在被曹丕撫弄，他就怒不可遏。

憤怒無從發洩，只有沉醉酒鄉。每次喝酒，他都爛醉如泥。

──身為一城之主，這樣像話嗎？打了敗仗，父親又在失意中死去，處在此一情形下，這樣酗酒行嗎？

部下開始對他不滿。

奉不成器的人做主將，部屬別說發跡，連性命都難自保。既無領導能力，又欠缺戰鬥才能，這樣的人當然不能服眾。無能將軍的部屬豎起叛旗，其實是為了自衛。

不久，故安城武將焦觸和張南等人高舉叛旗，袁熙和袁尚於是逃至遼西烏桓族處。

烏桓原屬通古斯族，因被匈奴追趕逃至烏桓山，故有此名。袁家與遼西烏桓，曾因通婚而有姻戚關係。

曹操乘勢出兵至遼西，並且於白狼山擊破烏桓軍。袁尚和袁熙更向東逃，亡命至襄平公孫家。

公孫家掌權者為公孫康，在關外建立獨立王國，採取類似門羅主義的公孫家，最忌諱的是捲入中原戰爭。

包庇袁氏兄弟的結果是，很有可能遭到曹操出兵攻打，致使公孫家趨於滅亡，公孫康遂取下袁氏兄弟首級，獻給曹操，以免被討伐。

「有人亡、有人興……」

看到袁氏兄弟的首級時，曹操慨嘆興亡無常。「亡」指的是袁家，「興」指的則為長江碧眼兒孫權統率的孫氏軍團。

## 一四六三顧之禮

劉備由於求才若渴，所以老遠的路來到隆中造訪孔明，而孔明卻以「不欲見客」為由，拒絕見面。實際上，諸葛孔明是想藉此測試對方的誠意。

※※※

曹操東破烏桓，隨後東進，取得亡命至公孫家的袁氏兄弟首級，時在建安十二年（公元二○七年）。於荊州踏入亡命生涯第七個年頭的劉備，也在這一年遭遇了改變他今後人生的一件大事。不過，這時候的他，當然沒有察覺到這是扭轉自己命運的關鍵。

這件事情指的是，他迎接了一名二十七歲的瘦高青年諸葛亮（字孔明）為自己的幕僚。

逃離袁紹陣營倖免於難的劉備，因被曹操攻打而逃至荊州劉表處。

劉表在這個時代中，可以說是難得一見的紳士。

來到自己的領土內大肆逞虐的張濟，因中流箭而亡時，他對前來道賀的部下叱責「人死時應致弔意，豈可言賀」之事，已如前述。

為人平和的劉表，生性不喜歡打仗，對戰事抱持能避則避的態度。以曹操和袁紹死鬥時為例，他絕無偷襲其後之企圖，雖有略加牽制之事，但一切都很消極被動。

有野心的人認為，老跟在劉表下面，由於絕少有戰事，缺乏立功機會，因而大都悵然離去。張濟的侄子張繡投靠從前的敵人曹操，也是因為斷定在劉表下面不可能會有發跡機會。

不過，學者、藝術家、評論家等，則競相擁到荊州來。他們都是愛好和平之士。這樣的人聚集一起，自然結成團體，成員因彼此爭論或競爭，故而在學問或創作上能不斷精益求精。

此處就三國後期的英雄諸葛孔明之事跡，作一概述。

生於光和四年（公元一八一年）的諸葛孔明，算來應該與當時的天子──獻帝劉協同庚，他的故鄉在現在的山東省沂南縣之陽都，當時屬於琅邪郡，父親是縣丞（副縣長）之類的官員，卻英年早逝。

孔明是次子，其兄長諸葛瑾於父親死後，隨繼母移居江南，孔明與其弟則為其叔叔諸葛玄收留。也就是說，他們一家人很早就離散了。

叔叔諸葛玄出仕劉表之下。當時適逢原由中央委派的豫章（今江西南昌）太守周術病死。當時的習慣是，有實力者可以恣意任命太守，在勢力範圍內的情形尤其如此。劉表任命諸葛玄為豫章太守，而曹操也以同一職位任命朱皓。兩名豫章太守遂不得不交戰，結果諸葛玄敗死。

當時十七歲的諸葛孔明，由於所依靠的叔叔去世，因而在荊州襄陽過著耕讀生活。當時許多逃避戰亂的學者到來，同時更有無數學生慕名而來，孔明得以結交眾多師友。在知識分子團體中的他，遂逐漸嶄露頭角。

孔明的朋友中有崔州平、徐庶、龐統等人，他們都是血氣方剛的年輕人，因此聚在一起時，談論的都是天下國家大事。

每當朋友為曹操如何、袁紹如何等問題爭論得面紅耳赤時，孔明都在一旁抱膝微笑，有時候還輕輕哼唱，置若罔聞。雖然孔明沒有積極參加朋友的書生論政，實際上他心裡對這些問題有所分析和評論，也逐漸有了經略天下之策。

「你認為我們的意見怎樣？」

眼見孔明不主動參與爭論，朋友們有時候硬是要他發表意見。

「我該怎麼說呢？……我認為你如果做官，應該有資格當上郡太守。不過，很抱歉，充其量你只能當上這個程度的官而已。」

如此回答的孔明，又莞爾一笑。

郡太守在當時是相當了不起的大官。他們領的是「糧二千石」的薪俸，而當時的實力派人物泰半都是幹過多年郡太守，儲備充分實力後才熬出頭的。孔明卻以「充其量」來形容郡太守職位，好像不屑一顧似的。朋友們自然認為孔明這種態度未免過於狂妄。

「那你自認為能發展到什麼程度？」

朋友們詢問時，孔明總是笑而不答。

在襄陽居住期間，孔明與名門黃承彥閨女結婚，這位小姐雖然長得很醜，卻是個才女。成為孔明妻子的她，由於內助之功斐然，被譽為賢夫人。孔明娶妻後仍無意於仕途。這時候，他聽到年幼時分離的哥哥諸葛瑾出仕孫權之下，但他並未因此而焦急。他的朋友龐統這時也已在荊州劉表處供職。

「不用著急。我還是多研究一下天下形勢再說吧！」

朋友勸他求仕時，孔明都如此回答。依這句話推測，他好像不是永遠無意於仕途，而是認為時機尚未來臨。

※※※

黃巾之戰以來，戰場已是劉備的生活場所。他對在荊州的安穩生活，實在覺得空虛，而他的部下關羽和張飛，比他更喜歡打仗。

「實在無聊──」

張飛無日不在嘀咕，一有空就拉拉鬍鬚，以消磨時間。

「我怕我的筋骨生銹哩！」

關羽生怕自己的一身武藝會退步，所以一天到晚練武。

「你們讀一些書吧！」

劉備如此勸告他們。

「我攤開書本，不到三刻鐘（四十五分鐘）就想睡覺。因此我都在睡不著覺時翻書，這樣很有催眠作用。」

關羽還會如此回答，張飛對讀書則是壓根兒持否定的態度：

「我看到文字就會頭痛，讀書對身體非常不好。世上有人以讀書為樂，我實在搞不懂這種人的心理。」

這兩個傢伙實在要命！

劉備不禁苦笑起來。

但，這並不是一件好笑的事情。劉備常常回顧過去，做過許多反省，而他最大的憾事是，部下之中雖有猛將卻無謀臣。

關羽、張飛、趙雲──他們都是萬夫莫敵的勇將，卻沒有一個能夠為他訂立作戰計劃。因此，劉備非兼任軍司令官和參謀總長不可。

──要是有一個優秀的謀臣，那該多好！？

這是劉備由衷的願望。

雖說荊州無戰事，局部性戰役倒是偶有發生。劉備連這樣的時候都不被允許到戰場。非為世代家臣的客卿，一般而言不便重用。讓這樣的人到戰場，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發生陣前倒戈之事。劉備尤其被視為必須警戒的人物。

（這也難怪……）

對於這一點，劉備倒有自知之明。一會兒跟隨公孫瓚，一會兒與陶謙結盟，後來又轉而與呂布攜手；才投靠了曹操，就於徐州斬殺曹操部將，投奔袁紹室下，而後，看袁紹無前途，又轉身亡命到荊州劉表處……

亂世武將有過一兩次聚散經驗並不稀罕。以曹操為例，他就有過一段時期被視為袁紹派。但投靠次數要像劉備這麼頻繁，也實在罕見。劉表對他有所警戒，連局部性戰爭都不准他參加，此乃當然之事。

一天，劉備被招待至劉表公館用餐。席間，劉備如廁回來時，臉上有明顯的淚痕。

「玄德兄，你怎麼啦？」劉表問道。

「說來慚愧──」劉備用指尖拭去臉上的淚痕，說道，「我向來過慣馳騁戰場的戎馬生活，幾乎不曾離開過馬鞍，所以，我的大腿肉一向很結實。可是，自從來到荊州以後，沒有什麼機會騎馬，髀肉（大腿內部之肉）因而長了出來。……歲月荏苒，我卻沒有建立戰功，就此腐朽下去……想到這一層，我能不傷心嗎？」

「兄台請別心急。」

劉表只有如此安慰他了。

「髀肉之嘆」一詞，由此而來。這句話表示未能有立功機會而慨嘆的心情。

劉備當然不願自己就此腐朽，天下形勢正在變化，總有一天，機會一定會降臨到自己頭上。

實際上，曹操的動向就是這個漩渦的中心。

曹操目前的目標在於徹底掃蕩袁家的殘存勢力。他因討伐烏桓而達成了這個目的。

曹操的下一個目標自然是荊州。

※※※

雖然劉表的警戒心極高，但，一旦曹操傾全力攻打荊州時，身為客卿的劉備當然也得效命於戰場。

──最好在這之前，我能覓到一名謀臣。

荊州聚集著許多學識淵博的人，以及很有潛力的學究。從中找出最優秀的人物，並且聘為自己的幕僚──有此意念的劉備，於是通過各種關係，不斷物色人才。

劉備一方面使用各種方法，就已知的一些人才的能力資質，從各方面加以評估。

這樣的消息當然會不脛而走。

──客卿劉備正在尋覓人才。

這個消息很快傳開，結果，一些不得志的人，絡繹前來劉備處，毛遂自薦。

──在下相信能夠有所貢獻。

前來叩門的人誠可謂五花八門，應有盡有。

──希望你能在敝處逗留一段時期，以便詳細洽談。

劉備盡可能地留下這些人，以便進行觀察。但毛遂自薦前來的人當中，竟找不出一流的人才。

──劉備在招募人才。

這個消息終於也傳進劉表的耳朵裡。對劉表而言，這當然是一項不愉快的消息，雙方的主客關係也因而變得冷漠。

──劉備似乎意在奪取荊州。

一些重臣如此提醒劉表，生性溫厚的劉表遂也產生疑心。實際上，他的健康情形這時正開始變壞。

發現劉表的態度變得冷淡時，劉備也為求早日自立而有些著急，而自立的首要條件在於獲得優秀的謀臣。

劉備於是向常見面的徐庶問道：

「荊州有許多學識豐富的人，你認為這批人當中最有才氣的是誰呢？」

徐庶與學者們的交遊甚廣，應可說是最瞭解這方面情形的人。

「伏龍和鳳雛這兩個人應該最為傑出吧！」

徐庶回答。伏龍──或臥龍──是正處蟄伏狀態的龍，牠正在雌伏，一旦得雲，則會成為翱翔天際的巨龍；鳳雛指的是大鳳雛鳥，目前還小的這隻雛鳥，成長後會成為飛翔高空的巨鳥。

（雛鳥成長，要花好長一段時間。但這是刻不容緩之事，我不能長久等待。）

有如此想法的劉備，於是說道：

「我想我要伏龍……」

「實際上，鳳雛已經覓到仕途。這個人是你也認識的龐統。他現在已是劉表的人了。……伏龍則到現在為止，還無意於仕途。這個人叫諸葛孔明，是我的朋友。」

「那最好。我有許多事情要向他請教，能否麻煩你帶他來見我？」

「你不是渴望得到人才嗎？」

「是啊！」

「這位伏龍不是呼之即來的人物，你應該親自前往拜訪才對。人家無意於仕途，而你卻求才若渴，這個情形下，你怎麼可以不親自造訪對方呢？」

「說的也是……」

劉備當時在一個叫新野的地方，而諸葛孔明則在隆中結廬，過著晴耕雨讀的生活。新野是現在的河南省新野縣，隆中則為湖北省襄陽市隆中風景區，兩者在一千七百年後的今日，都還延用往昔的地名。依現在的地圖計測，兩地的距離大約七十五公里。

劉備由於求才（謀臣）若渴，所以走老遠的路來到隆中造訪孔明。而孔明卻以「不欲見客」為由，拒絕見面。

雖然目前的身份是客卿，但劉備過去曾是爭霸中原名滿天下的人物，與之相較，諸葛孔明縱有臥龍之名，被譽為俊才，也不過是一介到處流浪的失意文人罷了。何況他只有二十七歲，猶較劉備年輕二十歲，他這樣的舉止，不是過於狂傲嗎？

實際上，諸葛孔明是想藉此測試對方的誠意，一被拒絕就拂袖而去，這樣的人根本不足以與之共謀大事。結果，劉備再度來訪，孔明又再度拒絕。直到第三次時，孔明才與之會面。

這就是有名的「三顧之禮」。

諸葛孔明最後為劉備的熱誠感動。

在隆中草原的茅屋裡，兩人談到很晚。滔滔不絕說話的是諸葛孔明，劉備只是洗耳恭聽而已。孔明談的是「天下三分之計」。

中原，即黃河流域，已成曹操的勢力範圍，長江下游則為孫權佔據，其勢力正如日中天，相較於這兩個安定勢力，劉表之荊州及劉璋之益州──即現在的湖北和四川──尚在不安定狀態。倘若荊州和益州為前述雙雄中的一人得到，其勢力定將足以取得天下。

如若有人並取荊州和益州，便有可能以第三勢力與前述二者抗衡。

──成為第三勢力吧！我願為此盡我一切力量。

孔明如此說服劉備。

## 一四七曹軍南征

曹操南征一定會從攻打荊州劉表開始。荊州越是頑強抵抗，對後面的孫權越為有利。孫權盼望曹軍因受到損失而兵力減弱。

※※※

取得袁氏兄弟首級後，曹操當然把眼光朝向南方。荊州有劉表，東吳有孫權，只要將此二者攻滅，統一天下的偉業可謂大致完成。剩下的便只有西北一小撮軍閥和益州劉璋而已。

討伐東北凱旋回鄴的曹操，在城北處開鑿了巨大的人工水池──玄武湖。這是為了供水軍演習而設的。

一旦組織南征軍，長江及其支流勢將成為主要戰場。曹操過去打過無數次戰爭，卻絕少有過水戰經驗。他的部下亦然。因而他開鑿人工水池，用以訓練水師。

──曹操著手訓練水師。

這個情報當然是由潛入曹操勢力的南方間者，分別向劉表和孫權報告的。

劉表因重疾臥病在床，且由於家庭糾紛，他更無暇認真研究對策。所謂的家庭糾紛，自然是指繼承問題而言，這是權力家庭普遍會有的現象。劉表有兩個兒子，大的叫劉琦，小的叫劉琮。劉琮為劉表後妻所生，兩人算是異母兄弟。劉琮的母親蔡氏出身荊州大豪族，劉表自從赴任此地以來，始終受到其強力支持。倘若未得蔡氏後援，劉表或許未必能有今日的成就。因此，以蔡氏為後盾的小兒子劉琮，在繼承父位的競爭上略佔優勢。不過，當然也有不滿分子企圖擁立劉琦。

實際上，對劉表幕下的要人而言，兩子中何人將繼承荊州的問題猶較曹操即將南征前來的情報重要。

──長此以往，荊州一定會完蛋的！

有眼光的人大都做如是想。其實，已有不少人從荊州開溜了。

──為繼承父位而兄弟鬩牆，荊州一定會因此滅亡。待在這樣的地方，不但不可能發跡，連老命都會保不住。

有眼光的人會這樣想乃是當然之事。

離開劉表的家臣中，有一個名叫甘寧的四川人。他企圖前往投靠孫權，卻被守夏口的劉表部將──江夏太守黃祖──所阻，並被禁足達三年之久。

──甘寧逃走，一定會不利於荊州！

這是黃祖的想法，因為甘寧率有八百僮客。僮客是四川省的少數民族之一，素以慓悍善戰馳名全國。

但甘寧終於在三年後巧妙地逃出夏口，投靠了東吳孫權陣營。

「據說，曹操正在訓練水師。不知劉表陣營有何對策？」

孫權向甘寧詢問。

「根本沒有什麼對策可言，他們的派系鬥爭正鬧得不可開交。」甘寧回答。

「這不是很要命嗎？」

孫權蹙著眉頭道。

「確實如此。」

甘寧表示同感。

孫權為什麼不願見到劉表陣營發生混亂呢？

因為，曹操南征一定會從攻打荊州劉表開始。荊州越是頑強抵抗，對後面的孫權越為有利。孫權盼望曹軍因受到損失而兵力減弱。

倘若荊州不戰而降曹操，結果會如何呢？絲毫未受損失的曹軍與荊州軍隊聯合，並以龐大軍勢直攻過來，這不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嗎！？

「該如何是好呢？你有沒有什麼計策？」孫權問道。

「主上可以打一場復仇戰。」

「復仇戰？」

「夏口有黃祖駐防。」

黃祖就是與孫權父親孫堅交戰的劉表部將。雖然孫堅是死於流箭，但當時的對手確實是黃祖。視黃祖為殺父仇人的孫權，後來曾攻打過他幾次。

「說的也是……」

過去是為了報仇，但現在攻打黃祖，有更積極的含義。荊州舉全軍向曹操投降的可能性極高，與其讓荊州士兵為曹操奪去，不如自己也奪來一些。縱使強奪不到，也有必要使向曹操投降的兵力儘可能減少。

「好！就攻打夏口吧。」

孫權立即下了決心。夏口就是現在的漢口市。孫權遂以呂蒙為前鋒將軍，大軍壓境，取下了黃祖首級。

呂蒙雖然堪稱勇敢善戰，但這次戰役的功勞應該首推甘寧。在夏口滯留三年的他，對該地的弱點瞭如指掌，一切依照甘寧的作戰計劃進行，結果大獲成功。

對黃祖而言，最為不幸的是，主君劉表病篤後，荊州襄陽城裡的要人們莫不因派系鬥爭而忙得不可開交。接到夏口危急之情報時，竟沒有派出一兵半卒前往救援。

地處中國中心的武漢三鎮一帶遂歸孫權所有。

※※※

劉琦陷入嚴重苦惱中。由於父親劉表臥病在榻，因此以當地豪族蔡氏為後盾的重臣，有意壓下他而擁立其弟劉琮。

劉琮的母親是蔡氏之女，劉琦的妻子也是蔡氏族人。

劉琦幾乎放棄了繼承的念頭。雖然他想放棄，圍繞他身邊的人卻不甘心。因為他們已經把他做為賭注了。

──你是長子，由長子繼承家門乃是理所當然之事！

他們慫恿他不可放棄權利。

但，這理所當然之事何等困難。因為，荊州的實力派人物大都靠到弟弟那邊去了。要命的是，事情也並非放棄就可以解決。弟弟成了荊州之主後，做哥哥的立場將會變得很尷尬。這已不再是弟弟一個人的問題，圍繞在弟弟身邊的人大概不會容許這個哥哥的存在吧？

──非把劉琦除掉不可。要維持荊州的和平，這是最好的方法。

近臣一定會如此逼迫弟弟。

放棄慾念，生命也會危險。深深苦惱的劉琦，最後準備去找有荊州第一智者之稱的諸葛孔明，向他請教該如何應付。

但孔明已是劉表客卿劉備的人，如果對劉家繼承問題有所置喙，將使主子劉備的立場為難，因而與劉琦避而不見。

一天，劉琦在院裡與孔明不期而遇，劉琦指向旁邊的高樓說道：

「我們一起到上面走走如何？從高處遠眺的風景相當不錯。」

孔明不得已，遂跟著劉琦登上這座高樓。劉琦則交代部下於兩人登樓後，把登樓的梯子撤走。

「孔明兄，現在這情形就如我現在的立場。我上不能登天，下不能到地，此處現在只有你我兩人，請就我該走的路教教我吧！」

劉琦以求救的表情說道。

「申生因留在國內而死，重耳因出走國外而生。」孔明回答。

春秋時代，晉獻公有申生和重耳兩名優秀的兒子。後來，獻公愛妃驪姬生子，並且企盼能由自己生的兒子繼承大業，因而向獻公讒言陷害兩人。結果，哥哥申生因留在國內而被迫自殺，重耳則由於亡命國外而倖免於難。他不僅沒有喪命，更於流浪外地十九年後，被故國迎回成為晉主。以霸者馳名的晉文公，就是公子重耳。

──離開襄陽吧！

這是孔明對劉琦的建言。

「我如何離開襄陽呢？逃走嗎？」

「少主可以採取志願的方式。江夏太守的位置目前不是正缺著嗎？」

孔明教了他這個方法。

劉表所任命的江夏太守黃祖已被孫權攻殺。由於夏口為敵人所奪，江夏太守無領地可管轄，因此，繼任者迄今未見任命。

劉琦遂向臥病在床的父親上書請願：

──夏口被孫權奪去，實在令人切齒扼腕，兒因不甘心而連夜失眠，兒今矢志奪回夏口，懇請父親賜予江夏太守之職，特上此書，伏請照准。

劉琦的請求被接納，得以率領萬餘軍兵，離開州治襄陽。這是建安十三年（公元二○八年）八月之事。劉琮的擁立者因競爭對手自動退出而鬆了一口氣。

但劉表不久之後便陷於危篤狀態，接到消息的劉琦立即趕回襄陽。而蔡氏一族的長老蔡瑁卻對劉琦怒道：

「將軍任命你為江夏太守，此職何其重要！你矢志要奪回夏口，卻未成功，此時會見將軍，倘若發生萬一，該如何是好！將軍若再因此而盛怒，使得病情加重的話，你這不是有虧於孝道！」

劉琦不得已，含淚折返南方。

※※※

曹操的南征軍於九月間在新野出現。新野是現在的河南省新野縣，位於漢水上游，沿河而下就是荊州之地。荊州州治襄陽北方有一個叫樊城的要地，客卿劉備軍隊即駐紮於此。

首先與曹操南征軍對陣的是劉備。

劉表此時已死。客卿身份的劉備當然於劉表臨終前趕去見了他最後一面。由樊城到襄陽不遠，只有十多公里路程。

──希望你妥善照顧我的兩個兒子。這一點，千萬請你多費心……

劉表抓著劉備的手，以細微的聲音懇求道。

──將軍請放心。在下定會全力輔助兩位公子的。

劉備握著劉表骨瘦如柴的手，如此承諾。葬儀甫畢，便頻頻接獲曹操南征軍進逼的情報，他就趕回樊城來。

劉備返回樊城後，荊州領導幕僚齊聚州治襄陽舉行會議，會議的主題是研討對付曹操南征軍的對策。

席間，章陵太守蒯越以及傅巽等要人力主媾和。所謂媾和，實際上就是向曹操投降。

「曹操挾有天子，我們身為人臣而與主子對抗，這是大逆不道。順逆有原則，強弱有定勢。以新的楚荊（湖南、湖北）之力是絕對抗拒不了中原勢力的。」

蒯越以此為論點。

「不是有劉備會為我們出力嗎？」

少爺氣質的劉琮居然說出這樣的話，他想依靠客卿劉備。

「這萬萬不可！」蒯越以斷然的口氣道，「倘若劉備有此能耐，他是絕對不會繼續留在將軍幕下的，這是很明顯的道理。」

沒有一個人贊成派兵援助在樊城的劉備，以便阻擋曹操攻來。劉備曾經有過從曹操陣營逃走之情事，因此曹操一定痛恨劉備，先讓兩者交鋒，荊州再行投降，這將是有價值的投降。──有人作頑強抵抗時，乖乖投降的人就會顯得格外順從。

──不要讓劉備知道投降之事，讓他和曹操交鋒。

這是荊州幕僚會議的結論。他們打定主意對客卿見死不救。亂世之策謀，確實絕情。

但這件事情被諸葛孔明派出的間諜探出，而為劉備陣營知悉。

「該如何是好呢？」劉備問道。

他終於開口問了這樣的話，過去多麼渴望能有這樣的一天！以前的他不可能以這樣的話詢問部下，因為想問也沒有對象。──關羽、張飛以及趙雲都是以一當千的猛將，但他們都不是智將。

現在有了諸葛孔明，劉備終於得到可以與之共商大計的謀臣了。

「曹公大概不會饒恕主上吧？」孔明道。

投降，一定會被砍頭。以曹操的為人來說，他是絕不可能對曾經背叛過他的人開恩。

「只有奮勇抗戰之途嗎？」

「做拚死之戰也打不過──」

「那如何是好？」

「三十六計，走為上策。我們可以在南逃途中，於荊州州治襄陽斬殺劉琮，奪其軍兵，然後更向南逃。如此一來，我們會愈來愈接近孫權勢力，一旦與東吳孫權聯手，我們不就能與曹操對等交戰了嗎？」

諸葛孔明做了如此說明。

「不可以斬劉琮……」

劉備搖頭回答。

「為什麼？他曾經準備讓我們去送死啊！要不是探子報來消息，我們險些孤立無援地在樊城被置於死地！這樣的劉琮，為什麼不可以殺呢？」

「劉琮的父親劉表臨終之際，曾經抓著我的手，請求我好好照顧他的兩個兒子，當時我對他做出承諾，而這才是十來天前之事，受託照顧卻將其首級取下，這樣的事情我怎麼做得出來？」

「好，那就不斬劉琮吧！不過，請不要忘記奪取荊州軍力南下，這是我們的唯一活路。」

「這我知道。」劉備頷首道。

## 一四八逃吧，劉備！

進入襄陽的曹操接受了劉琮的投降，但知道劉備已向南方逃走時，他便愕然失色。「快追！不能讓劉備逃走！」曹操立刻發下南追命令。

※※※

逃吧！

在諸葛孔明的主張之下，劉備開始自樊城向南方逃去。這次他是攜家帶眷逃亡，所以，不能僅顧逃跑，一路上他還得同時招募兵員。

──與南方孫權聯手。

這是孔明的策略。

對等聯手或許難以實現。

但如被併吞，所謂聯手就沒有意義了。倘若不能以四六或三七的比率聯手，這樣的結盟，最後一定會演變成劉備勢力被消滅。因此他們非得一邊逃，一邊募兵，以增加自己的聲勢不可。

若一口氣攻下因決定投降而士氣瓦解的襄陽，取下劉琮首級，就有可能取得全部荊州兵力。但在劉表臨終之際對之有所承諾的劉備，卻說不忍心攻打劉琮。孔明覺得劉備這樣實在迂腐。

（不過，這正是劉備的長處。我不就是看上他的這一點嗎？）

孔明認為這是無可奈何的事情。

既然決定不攻打劉琮，那就非設法盡可能地帶走荊州兵力不可。

孔明想到的方法是：在襄陽城內鼓動騷亂。

──敵人打過來了！大家快出來應戰！

進入襄陽的劉備軍隊於是四處散開，如此大聲喧嘩。劉琮麾下士兵衝出來時，他們又高喊「往這邊打！往這邊打」予以誘導。

──奇怪！？不是說好要媾和的嗎？敵人怎麼打過來了！？

荊州士兵莫不詫異地歪頭思量。結果，他們沒有看到敵兵就被誘走了。由於劉備軍隊和荊州士兵穿的是同樣的軍裝，所以這件事情做起來相當順利。

許多士兵在這種情形之下，糊裡糊塗地被編入劉備軍隊，而部分將校則因不願向曹操投降而自動投入劉備麾下。這些人包括霍峻、伊籍、劉邕、徐庶等有骨氣的幹部。

「我有事情要見劉琮將軍！我有話要對他說！請開門！」

劉備來到劉琮陣前，停馬後大聲喊道。他意圖詰問為何劉琮未向在前線的他打一聲招呼就企圖向曹操投降。結果，劉琮聽到劉備的聲音，早嚇得站都站不起來。

「這種窩囊廢，我連殺都不屑殺！」

劉備遂撂下粗話，掉頭而去。之後，他來到劉表墳前涕泣。許多人睹狀後，決定投效劉備。被劉備收容的不只是士兵，此外尚有許多老百姓，他們都帶著眷屬。

荊州的高級部將向曹操投降後，有可能被授予一官半職，但住民則絕難逃過被掠奪的厄運；不願受此苦難的他們，自然帶著家財，競相跟隨劉備了。

「我們的人數當然多多益善，可是礙手礙腳的老弱婦孺則非留下不可。行軍速度過於緩慢，會被曹軍追上啊！」

孔明如此進言。而劉備卻皺著眉頭道：

「有人才有可能做大事。他們都是前來投靠我的人，我怎麼忍心丟下他們不管呢！無論如何，帶他們一起走吧！」

「主公真是要命──」孔明口說如此，卻莞爾一笑道，「好吧，帶他們一起走就是啦！」

雖然這樣的決定簡直不要命，孔明卻認為劉備就是這一點令人心折。

（這個人將來一定會成大器吧。）

諸葛孔明對自己的主子刮目相看。

於襄陽收容荊州兵力的劉備軍隊，立即南下。這個行動非迅速不可，不然會被曹軍趕上。關羽率領一軍，由襄陽利用水路往南，誠如孔明所擔憂的，走陸路的主力，行進速度非常緩慢。

另一方面，進入襄陽的曹操接受了劉琮的投降，但知道劉備已向南方逃走時，他便愕然失色。

「快追！不能讓劉備逃走！」

曹操立刻發下南追命令。

五千名迅疾的輕騎士兵被挑選出來。雖然為數不多，但都是精挑嚴選的精銳，這支部隊以曹操堂弟曹純為總司令官，文聘為副將。文聘是適才投降的劉琮部將，熟悉地理的他，奉命擔任嚮導。

「要快！」

曹操再三催促這批人馬。

這一支精挑嚴選的輕騎兵團，以晝夜一百二十公里的速度，追著劉備南下，在當時而言，這是非常驚人的快速追擊。

接到曹操南征軍出發的急報時，孫權陣營也陷入緊張狀態。主戰論和媾和論頓時並起。

──對方擁有天子。

和荊州一樣，這也是東吳媾和論者的理由。

──不！曹操乃束縛天子自由的逆臣！逆賊必須討滅！

這是主戰論者的主張。

長老張昭為媾和論者的代表，地方上的豪族大半是媾和派，與之相對，主戰論者則以來自北方的魯肅等人為主。

主戰論者畏懼的是，曹操會併吞荊州兵力，以超大型的遠征軍姿態南下而來。為防止這一點，他們急欲與荊州劉表結盟。

──與荊州結盟。

這是主戰論之條件。孫權若允諾派出援兵時，荊州方面或許會把昔日襲擊夏口之事一筆勾銷，並且會因對東吳的援兵有所期待而與曹操奮戰才是。

「這不是過於一廂情願的想法嗎？」

媾和派批評主戰派。

「不到時候還很難說。」

主戰派則如此回答媾和派。

劉表的死訊剛好於這個時候傳來。

「這是個好機會。我親自到荊州去一趟。」

主戰派領袖魯肅說。

依據慣例，這個時候必須派遣弔問使節。自從孫權攻打黃祖，佔領夏口後，兩個陣營已處斷交狀態。雖然如此，荊州方面應該會接受弔問使節才對。倘若如此，就大可藉此契機洽談攻守同盟之事。

魯肅決定親自擔任弔問使節的任務，從孫權所在地柴桑出發。柴桑是現在的江西省九江市，位於廬山山麓，是田園詩人陶淵明的故鄉。

魯肅的目的何在！？

已派有間諜至荊州的他，很能掌握該地的狀況。劉表陣營內部有派系鬥爭，與之結盟無任何好處──他對這一點知道得很清楚，因此他的目標不在於與劉表的兒子結盟。他要結盟的對象是更值得依賴的劉備。

魯肅身處其中深深瞭解，孫權陣營內的地方豪族傾向於媾和，而荊州政權之最大支柱蔡氏一族以及其他地方豪族，也同樣急欲歸降曹操。劉備則不然。他是外地來的人，且與曹操結有宿怨，非抗戰到底不可。

──取得荊州，然後與我們東吳結盟吧！

魯肅準備如此說服劉備。他在溯長江上抵夏口之時，聽到曹軍已攻入荊州的情報。

「快！非以最快速度往前走不可！」

他在夏口幾乎沒有休息，就繼續踏上北上之途。

劉備則正從襄陽南下，他現在率有十萬大軍。實際上，這支隊伍很難以「軍」稱呼，因為其中大部分是老百姓，身披鎧甲的士兵，只有兩萬餘名。

魯肅抵達現在之荊州市附近的江陵時，劉備已逃至當陽附近，兩人最後在當陽相見。

「劉兄，你準備前往投靠何人？」魯肅問道。

依據諸葛孔明的計劃，他們是準備前往投靠孫權的。可是，誰先開口說這件事，誰的身份就降低了。倘若此際說出孫權的名字，對方一定會說：

──由我來斡旋這件事情吧！這事相當不容易，我盡力就是。

結果是欠下對方一筆人情。

「我準備投靠蒼梧太守吳巨……」

一時間，劉備說出了這句違心之言。

「劉兄千萬不可如此，吳巨是個俗不可耐的人，況且，這個人也絕不可能會有容納你的器量。既然要投靠別人，不如投靠孫將軍吧。他一向非常尊敬賢人，也很尊重真正的英雄，你且派心腹部下向他提出結盟之事，如何？這是為你好，希望仁兄三思。」魯肅道。

這是對方先開口說的。

「讓我考慮看看。實際上，我也正嫌投靠蒼梧路途太過遙遠。」

劉備露出了有意思接受的口風。

※※※

這時候，晝夜兼程追擊而來的曹軍輕騎部隊，已抵當陽附近。兩軍衝突是在當陽一個叫長坂的地方。

「衝突」這個字眼使人誤以為兩軍勢力相當，實際的情形是，曹操軍隊以排山倒海之勢攻向劉備。

率領多數老百姓的劉備軍，不僅礙手礙腳，行軍速度緩慢，士兵的戰鬥意願也因而削減許多，集團行動一點不像是在打仗，完全沒有緊張氣氛。

一陣亂戰之後，劉備兵敗如山倒。劉備再度沒命地逃竄，他甚至連同行的眷屬都棄之不顧。

劉備在徐州的時候喪妻，這位亡妻曾經分別成為呂布及曹操的俘虜。劉備來荊州之後娶了甘氏，去年首度喜獲麟兒。軍中同行的有妻子甘氏和這個嬰兒，而劉備卻將之拋棄。

成為劉備妻子的婦人，似乎都難逃屢次被敵人俘獲之命運，這次逃亡，甘氏和甫滿一歲的嬰兒（後來的劉禪）曾一度落入曹軍手中。

「真是要命的人──」

猛將趙雲看到主君劉備棄妻兒而逃時，如此呢喃。孔明知道劉備不忍心攻打劉琮時，也曾說過同樣的話。雖然如此，這兩個人還是由衷敬愛劉備。

「好！我去奪回來！」

趙雲躍馬攻入正企圖連同馬車一起擄走甘夫人和嬰兒的曹軍，雖然曹軍俱是經過挑選的精兵，但為數僅五千。而奪走甘夫人馬車的只是十幾人的分隊罷了。趙雲以這十幾名曹軍士兵為對手，縱橫奮戰，把他們殺得東倒西歪，終於救出甘夫人和其子。這時，劉備軍隊早已退卻，週遭見不到己軍半個人影。

劉備拚命逃跑，殿後的是張飛。張飛發飆似的殲滅追趕前來的敵兵，掩護劉備一行人逃向漢水。

途中有一座長橋叫做長坂橋。

張飛擁矛站在橋中央處，大聲吼道：

「張翼德（張飛）在此！不怕死的人殺過來！」

滿面朱紅，眉角吊起，瞪著大眼的張飛雄姿，令人憶起往昔鴻門宴時的樊噲。

曹操士兵懾於張飛的威勢，暫時無人膽敢趨前。劉備一行人因而得以逃至遠處，張飛和其部下臨走之際更把長坂橋切斷，使得曹操軍無法追擊。

劉備連連揮動馬鞭，一路朝漢水奔馳。到了漢水，便能與從水路南下的關羽部隊會合。

「咱們真是劫後餘生……」

諸葛孔明道。這都是不斬劉琮、帶一大群老百姓行軍的結果──孔明當然如此向劉備表示埋怨。

劉備苦笑。

「喪失太多人才了……」

騎在馬上的劉備有些喪氣地說。

「我的朋友徐庶也走了……」

孔明道。原本在劉表麾下的徐庶，後來於襄陽轉投劉備。但他的母親在當陽為曹操軍隊所俘獲。

徐庶遂揮淚向劉備告別，決定投降曹操。

「徐庶實在是個孝子，沒有辦法。曹操算是撿到便宜了……」

劉備不得不放棄，卻又依戀似的搖搖頭說。

「趙雲好像也逃了。到現在都還沒有看到他的影子。」

張飛道。在當陽長坂四散的劉備將兵，從四處趕至漢水附近，回歸原先的隊伍。唯獨遲遲未見趙雲的蹤影。

「子龍（指趙雲）絕不可能棄我而去，他如果活著，一定會回來的！」

劉備如此斷言。

正在這個時候，後方響起歡呼之聲。

「什麼事？」劉備問道。

傳令兵從後面騎馬奔來，大聲喊道：

「趙將軍回來啦！他還帶著主上夫人和公子呢！」

湧起一片歡呼聲。

正當這個時候，前頭那邊也響起歡呼聲。

原來水路南下的關羽軍，也派人來迎接了。

## 一四九決斷時刻

「呀！」隨著銳利喝聲，劍揮砍而下，霎時，桌子被劈成兩半。「我已決定要戰！」孫權終於下定決心要與曹操一決雌雄了。

※※※

雖然是戰敗軍團，但由於甘夫人母子平安歸來以及與關羽的會合，劉備軍隊大大恢復了生氣。還有一件事令他們精神百倍，就是萬餘劉琦軍隊前來加入。

劉表長子劉琦，聽從諸葛孔明的建言，將荊州讓給弟弟而志願南下充當江夏太守。雖掛名江夏太守，實際上其駐留地夏口卻已被孫權奪去。因此，沒有據地的劉琦，正率領萬餘軍隊，四處流浪著。

敗走之際還能擁有一支萬餘名士兵的完整部隊，可說是非常幸運的事情。但這也不純粹是幸運，而是早料到會有如此事態的諸葛孔明事先佈局的結果。

孔明的下一個佈局是如何與孫權結盟，共同對抗曹操。劉備想以一方之首生存於這個亂世，單靠一己之力是不可能的，其結果必然會被曹操擊潰。

這需要好好說服孫權。

東吳孫權陣營的官員，意見分為兩派。

是要與攻陷荊州收編部分軍隊後、大舉南下的曹操徹底抗戰，抑或與之媾和、承認其對長江沿岸之支配權呢？

也就是說，陣營之中分成抗戰派和投降派。

抗戰派的急先鋒是魯肅，而極力主張媾和的是長老張昭。

孫權陣營誠可謂土著與豪族的聯合體。他們當中有只求自己勢力範圍安全無虞的明哲保身之士，也有企圖乘此機會稱霸天下的積極分子。

多次開會，根本方針卻遲遲未見決定。孫權只是聆聽兩派論客大聲爭論，自己絕不遽下任何決定，環抱雙臂的他，始終保持緘默。

「對方擁有天子，與之對抗，會蒙上背叛朝廷的惡名！」

媾和派強調這一點。

「雖然擁有天子，而曹操卻束縛天子之自由。曹操才是真正的朝廷之敵！討伐朝廷之敵乃是正義！」

抗戰派如此駁論。

抗戰派只有中堅分子在發言，其領導人物魯肅則沉默不語。魯肅在南郡會見劉備後，帶著孔明回到柴桑。

孔明前來說服孫權與劉備結盟，共同對抗曹操。倘若此時魯肅出面向孫權建議與劉備結盟事宜，易使孫權認為他和孔明有所串通。為人正直的孫權非常厭惡這樣的事情，魯肅深知這一點，所以絕不置喙。

孔明論道：

「曹操取得荊州後，統一天下之野心已達成十之八九。孫公何不以這剩下的一兩分為賭注，與曹操一決雌雄？倘若無此勇氣，孫公何不早日向曹操舉旗投降？」

投降派在用語上，絕對忌說「投降」兩個字，使用的是「媾和」字眼。而孔明卻毫不顧忌地開口閉口說「投降」，他想用激將法，使不甘心服輸的孫權奮起。

孔明的方法果然奏效，孫權氣得滿臉通紅。

「投降……你的主子劉備為何自己不向曹操投降？」

「往昔的田橫雖然只是齊國的一介壯士，卻不屑於向漢高祖投降，情願自刎而亡。敝主劉備乃漢王室的後裔英傑，他根本未將勝負放在眼裡，怎麼會向逆賊曹操投降？」

孔明以淡漠的語氣訴說了這等旨意強烈的話，使得這句話的說服力倍增。

「你要我與劉備結盟，可是，劉備才於長坂被打得落荒而逃。與劉備結盟，誰敢保證一兩分的可能性能提高到五分？」

孫權冷靜下來後，就現實問題做了考量。

「長坂之役並沒有給我們毀滅性的打擊。孫公說我們被打敗，而我卻說這是我們把追上來的曹軍甩掉。以水路南下的關羽軍隊完整無損，此外，劉表的兒子劉琦更率領擅長水戰的萬餘江夏健兒與我們會合。相對於此，曹軍全都是不諳水性的北方士兵。雖然他們在人工水池受過水戰訓練，但這樣的軍隊能與從小就在長江生活的東吳士兵在水上相抗衡嗎？再怎麼強勁的弓箭，射到遠處連一塊布也無法射穿。曹操軍隊的戰線既然如此延伸，有何值得畏懼？」

孔明依舊以冷靜口吻道。

「可是，曹操於佔領荊州後，合併了許多擅長水戰的軍隊啊！」孫權詰問。

「曹操確實以北方大軍鎮壓荊州，並且收編了其水師。但使用這種高壓手法，能收攬軍心嗎？不服指揮的軍隊，值得畏懼嗎？」

「這……」

孫權為何去何從而陷於苦思。

就性格而言，碧眼兒孫權是富於戰鬥精神的人，絕對不願服輸，不久前，他接到曹操一封令他惱怒至極的信。這封信寫的是：

近者奉辭伐罪，旄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眾，方與將軍會獵於吳。

「會獵」的原意是一起狩獵，但這個字眼自古以來即是用以表示「咱們在戰場上見面吧」的挑戰之意。

──媽的！

就個人立場而言，孫權氣得怒火攻心。但想到自己站在豪族聯盟首長的立場時，縱使有意接受挑戰，他還是非取得大多數心腹的同意不可，而問題就在於如何取得他們的同意。

──張昭力主媾和，魯肅則主張迎戰。周瑜，你的看法如何呢？

以聯盟為基礎的領袖，會儘可能地將責任推給最高將領乃是自然之事。

周瑜原本駐守鄱陽，由於要開重要會議，所以趕到柴桑來。

而孔明事前對周瑜已有所說服。

──曹操對水戰不拿手。

他舉出許多事實論證給周瑜聽。孔明的論點頭頭是道，絕無強詞奪理之處，這一點使周瑜完全相信。

──有獲勝的可能嗎？

周瑜僅僅思考這個問題，並做了如下判斷：

──打水戰一定會贏！

※※※

「陸地作戰沒有多大把握，但，打水戰一定會贏！」

從鄱陽趕來的周瑜，在御前會議席上如此明言。輸或贏──這樣的發言非常明確。倘若只說「會贏」，別人或許不見得會完全相信。任何時代說大話的人很多，而說「沒有多大把握」這句話的人則絕無僅有，所以，這句話被認為誠實可靠。至於「打水戰一定會贏」這句話何等落地鏗鏘，自是毫無疑問之事。

──會贏！一定會贏！

這句話在參加會議席上的首領們的腦中，引起了迴響。

「你說這句話的根據何在？」孫權問道。

東吳軍閥有三大柱樑，也就是張昭、魯肅和周瑜三個人。張昭屬媾和派，魯肅屬抗戰派──在這個情形之下，周瑜的意見當然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

孫權的意志在動搖。

在長江沿岸稱霸了一段時日，眼前過的是非常愜意的生活。生性好女色的他，想要有什麼樣的女人就有什麼樣的女人，他當然盼望這樣的生活能長久持續下去。一旦與曹操交戰，倘若獲勝，當屬快事，但萬一被打敗，這等甘美生活就得畫下休止符。

──如果投降，說不定還能維持現在的地位，打仗何苦來哉？我可以不要成為天下之主……

孫權腦際掠過這樣的念頭，卻很快又更正想法：

──男兒志在四方，我應該以取得天下為職志。

在周瑜未到達之前，魯肅曾對孫權說過：

──東吳若向曹操投降，對我不會有什麼影響。我家在故鄉臨淮是人人皆知的名門，相信曹操總會給我個一官半職。而你是新興武門，沒有什麼值得顯耀的家世，曹操是否會厚待你，恐怕大有問題。

從王莽篡位以來，後漢一朝變得異常重視門閥家世。孫權因其武力而成為長江沿岸霸者，卻沒有顯赫家世。媾和後，倘若以門第決定待遇，孫權確實有被冷落的可能。

一度傾向媾和的他，此時終於心裡揚起了抗戰到底的意志。

握有決定性王牌的周瑜，於這個時候來到，並且極力主張抗戰──

（我意已決。）

幾乎要下最後決定的孫權，為求萬全，所以問了周瑜勝算之根據。

「水戰需要絕對一絲不苟之命令及服從體系。」周瑜回答。

對於這一點，以打水戰為本領的東吳軍閥將領們當然知道。水戰自然是操縱船隻之作戰，搭乘在船上的將兵，將自己的命運完全寄託給這艘船，大家同舟共濟，要死就死在一起，因此對命令非得絕對服從不可。以搖櫓為例，指揮命令向左轉時，船就得向左轉，因為違反命令，將會影響全員生命。

「這我知道……」

「曹軍卻不見得知道。」

「為什麼？」

「因為他們的水師是在人工水池作急就章訓練出來的，根本沒有實戰經驗。一旦交戰起來，能參加實際戰鬥的，只有於荊州投降的舊劉表系水師而已。而新參加曹操陣營的他們，當然會被視為需要監視的一群，況且下命令的是缺乏經驗的新編水師部將，在經驗豐富的劉表系士兵眼裡，他們下的命令一定離譜之極。這樣的軍隊打起仗來，怎麼有贏的可能性？」

周瑜滔滔不絕地說道。

「你們等我一下。」孫權道，「我隨後就下最終的決定。」

他退到內堂去。

──與曹操奮戰到底！

孫權最後做出了這個決定。他認為發佈這個命令時，最好能有戲劇性效果，好使將兵有所奮起。

片刻後，孫權從內堂出來。進去時沒有佩劍的他，出來時是佩著劍的。

「我已下定決心。」

孫權大聲說後，緩緩環視了一下在座眾臣。大廳頓時一片靜寂，連咳嗽聲都聽不到。

孫權拔出佩劍。

他面前有一張桌子。

「呀！」

隨著銳利的喝聲，劍揮砍而下，霎時，桌子被劈成兩半。

「我已決定要戰！」

孫權一邊引劍回鞘，一邊以莊嚴的語氣說道：

「在軍事會議席上，大家可以隨意發表各自的意見，然決策一旦定案，就不許表示反對！今後倘若有人再提媾和之事，就和這張桌子一樣！」

這是結論。孫權終於下定決心要與曹操一決雌雄了。倘若此時孫權決定向曹操投降，後來就沒有所謂的「三國」時代，天下一統之事，或許在曹操在世期間便實現了。一旦孫權投降，戰敗未死的劉備，當然不可能發生任何作用。

「事情決定了！」

魯肅回到自己的府邸後，立即將喜訊告訴了在那裡等候的諸葛孔明。看到他以喜悅的表情說出這句話時，孔明知道將如願以償地與曹操交戰。

「那結盟之事如何！？」

孔明問了他最關心的這件事情。

決定交戰，孫權也不見得會與劉備結盟。別的不談，就水戰而言，孫權確實有足夠實力單獨與曹操對陣。

「這一點，我會做進一步努力。」魯肅回答。

抗戰耶！？投降耶！？

這二者擇一的問題已然決定，力主抗戰的是魯肅和周瑜，雖然兩人在抗戰這個目標上一致，但在準備採取的方法上卻不盡相同。

被孔明說服的魯肅，考慮的是「與劉備結盟」，而周瑜主張的卻是「獨立與曹操交戰」。周瑜做此主張，是因為他不信任劉備。

同一個抗戰派中又有親劉備和反劉備兩個派系，而他們爭執不讓的情形，持續了相當一段時期。

## 一五○赤壁一戰驚天地

對岸烏林的火海正在蔓延，紅色的火焰和黑色的濃煙吞噬了一切，歡呼聲隨風傳送而來。「我們獲得勝利了。但赤壁的勝利已成過去，希望主上一邊眺望著紅色火焰，一邊思考未來……」

※※※

佈陣在樊口的劉備，正翹首盼望以使者身份派至孫權處的諸葛孔明回來報告交涉結果。依據彼此的約定，結盟之事成立時，孔明會隨同孫權艦隊，溯長江而來。

曹操則佈陣於離此甚遠的上游江陵，準備討伐不奉戴他的人。

「船隊來到！」

聽到哨兵前來報告，劉備急急地問道：

「來自上游，還是來自下游呢？」

「是從下游來的。」哨兵回答。

「唔……」

劉備臉上浮出滿意的表情。

從上游下來的艦隊一定是曹軍，從下游溯江而上的則為孫權的艦隊。既然派出艦隊，應該表示有意與曹操交戰，也就是說同意與劉備結盟。

「由旗幟看來，前來的好像是周瑜的艦隊。」

「周瑜……」

劉備露出不愉快的表情。這是因為孔明先前派回來的急使曾向他報告：

──媾和派為張昭，抗戰派為魯肅和周瑜。抗戰派中的魯肅親劉備，周瑜則反劉備。

孫權水師的先鋒艦隊居然是由反劉備派的周瑜所率領。無論如何，劉備還是立刻派了使者至周瑜處。

──為研究與曹操軍之作戰及商討其他事宜，盼能謀面。尚請登陸樊口，勞駕至敝人營中一晤。

他讓使者傳達了如此意思的書信。

結果，使者卻空手而返，口頭報告道：

「周都督說，由於軍務繁忙，不便離開部署，因此，倘若將軍認為有此必要，他請將軍親自前去拜訪。」

「這……」

劉備氣得說不出話來。周瑜是孫權的家臣，而劉備是準備以對等立場與孫權結盟的。就身份而言，周瑜在劉備之下，所以，劉備理所當然地要叫周瑜來見他。

周瑜本是反劉備派人物。但他的主君孫權決定了與曹操交戰並且與劉備結盟之方針，作為部下的他，自然非遵從這個決策不可。而周瑜的本意是：

──希望獨力與曹操交戰。劉備乃一梟雄，與這樣的謀略家結盟，一定不會有好結果。

所以他對劉備的召喚，以軍務繁忙為由不願屈駕前往。

──倘若將軍認為有此必要，請將軍親自前來。

這句聽似有禮貌的傳言，實際上是非常不禮貌的措詞。它的弦外之音是：

──我根本不認為有和你商談的必要！

劉備當然意會到這一點。

（這個傢伙……）

雖然惱怒萬分，但劉備自知此刻處於劣勢的處境。過去，自己也曾向呂布、曹操以及袁紹等人低過頭。該忍的時候，非忍到底不可！思量到這一點，劉備遂前往周瑜所在的船上拜訪。

「曹公是經驗豐富的戰將，與他為敵，非有充分的準備不可。請問，你這次率領多少將兵前來？」劉備問道。

「大約三萬──」周瑜回答。

「這個數目會不會少了一點？」

「我認為這已足夠。仁兄老遠從樊城行軍前來，相信十分勞累了吧？仁兄且一邊休養，一邊從旁觀看我周瑜如何打敗曹操。」

周瑜是人人皆知的美丈夫，而且辯才無礙，說話的聲音更是非常悅耳。但這幾句話聽來卻彷彿字字帶刺。他說的「老遠從樊城行軍前來」，好像是在暗諷劉備「敗走而來」。

（我不需仰仗敗退軍隊的協助──）

雖然周瑜沒有明說，剛才的話裡確實暗含如此意思，而劉備也強忍著不把憎恨之意表露出來，但他的憤怒心情可想而知。

周瑜所率的孫權水師，好像根本沒把駐紮樊口的劉備看在眼裡，不在該地稍作停泊就一逕溯江而上。然後他在夏口讓軍隊停住，等待後續艦隊來到。後續艦隊的司令官是東吳的最年長的將領程普，親劉備派的魯肅也以贊軍校尉（參謀長）身份，跟隨前來。

※※※

現在看看在江陵的曹操陣營的情形。曹操此刻的意氣非常消沉，過去，他每次戰役都是連戰皆捷，而目前卻面對了看似無法克服的敵人。

原來，軍中正流行瘟疫。

將兵一個個因瘟疫而病倒。曹操再怎麼厲害，對疫病還是束手無策的。

由於對疫病的恐懼感，使大半將兵完全喪失鬥志。在這個情形下，還有機會攻克孫權嗎？

（或許，只有使用政治力量一途了。）

曹操如此思量。

孫權有幾個弱點。孫權率領的是豪門貴族之聯合體，而這些人的利害關係卻不盡相同。以主張與曹操媾和的有力者為例，這樣的人除張昭以外，還有許多。由於間諜的報告，曹操對這些情形瞭如指掌。

媾和派其實就是親曹操派。他相信此次前來的孫權遠征軍中，一定也有親曹操派的將領。要拉攏這些人，不正有一個方法嗎！？鑑於軍中疫病流行，曹操遂萌起了將武力與謀略合併使用以對抗孫權的想法。

曹操為了不讓敵人知道疫病流行之事，盡全力加以掩飾。他下令禁止任何人出入江陵地區，以防消息走漏。

由夏口溯江而上的孫權、劉備聯軍，於赤壁停住艦隊。名為聯軍的這支軍隊，實際上只是兩千劉備軍隊加上三萬孫權軍隊而已。赤壁是現在的湖北省嘉魚縣石頭關，這個地方在長江南岸，對面北岸則為烏林，曹軍就停泊船隊於烏林。

由曹操佈陣陣式以前哨戰為主的情形來推測，他們似乎想打一場持久戰爭。

「不可打長期戰……」

周瑜從赤壁凝視對岸，搖首道。

長期抗戰，雙方會因局部作戰而逐漸消耗兵力。也就是說，佔便宜的是兵員數較多的一方。而兵員數上，曹操佔了壓倒性優勢。

實際上，曹操擺出打長期戰的態勢，為的正是怕打長期戰。由於兵員因疫病而意氣沮喪，故曹操欲速戰速決。為人老奸巨猾的他，卻故意擺出打長期戰的陣勢，以掩飾自己軍隊的弱點。

「真要命！怎樣挑釁，對方都不打過來……有什麼良策？」

周瑜咋舌說道。

「派出數十艘滿載澆了油之柴木及枯草的船隻，衝入曹操艦隊的風頭部分，然後引火焚船，這個主意很好吧？」

部將黃蓋道。

「這倒是一個好計策，可是……」

周瑜發愣地盯著黃蓋的臉。黃蓋是曾在千軍萬馬之中出生入死的部將，對如何打仗之事，他比任何人都知道得多。數十艘火船一靠近，鐵定會受到曹軍攻擊而在江上被殲滅，黃蓋這麼一個老將，怎麼說出這等形同送死的計策？

「船在尚未靠近之前就被擊沉──將軍是在想這件事吧？」黃蓋道。

「這不是顯而易見嗎？」

「有一個方法可以不受攻擊而接近對方……」

「什麼方法？」

「佯裝投降，先以密函向曹操表示投誠之意。這樣，船隻過去時，對方不就不會攻擊了嗎？」

「的確是個妙計……」

「在下是張昭將軍的人，這是人人皆知的事實。倘若用我的名義表示投降，曹操應該會相信吧？」

「這……聽說，曹操是個疑心很重的人！」

「不管怎樣，咱們試試再說。我們總不能打長期戰啊！」

於是，黃蓋寫了一封準備送給曹操的「乞降書」。他是隸屬於主張媾和的張昭派系之人──這是眾所周知的事。這樣的人悄悄投降，並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丞相閣下。

黃蓋在這封「乞降書」中，如此稱呼曹操。曹操就是於這一年成為丞相的。書面內容如下：

……東吳今僅以江東六郡及山越（南方）之兵卒，企圖與丞相閣下所率領之中原百萬大軍對抗，此舉何等無謀，自不待言。本人與自己所尊敬之張昭將軍極力主張與丞相閣下媾和，但爭論卻為魯肅、周瑜等井底之蛙所否決，所以本人只得依據會議決定出陣至此。但反覆思考之下，總覺得自己不願受魯、周等愚昧者牽連而殞命於此。本人因而決定於明日率領屬下三十艘艨艟及戰艦，向丞相投降。屆時尚請准予納降，不勝感激。

◇◇

以曹操這等不簡單的人物竟會接受詐降，實在令人匪夷所思。如果是平時的他，大概會持半信半疑的態度，但由於疫病流行而急欲尋覓速戰速決的契機，他竟然以實八成對虛兩成的比率，相信了黃蓋所言。

「船上有沒有裝載柴木或枯草之類的東西？叫哨兵放亮眼睛仔細看。」

機警過人的他，畢竟沒有忘記叮嚀部屬。

而黃蓋卻把柴木和枯草藏得非常巧妙。

艨艟是以皮革裝甲的兵船，戰艦則是船上設有木柵的船。「乞降書」上註明投誠船隻以豎立藍色旗幟及藍色帷幕為標誌。柴木和枯草就藏在這帷幕之下。

曹操之作戰計劃如下：

──孫權水師得知黃蓋向敵人投誠時，一定會發生動搖，屆時發動總攻擊，將之一舉殲滅……

果不其然，黃蓋率領數十艘戰艦，駛離孫權水師戰列了。這批艦隊靜靜地駛向曹軍所在的東端方向。

風從東邊吹過來。

「他們駛向風頭……」

曹操露出訝異表情時，黃蓋船隊已經接近曹操艦隊的東端。曹操這個時候終於恍然大悟。

「詐降！他們是詐降的！這是黃蓋的詭計！快！全員快進入戰鬥位置！」

曹操大聲喊叫。

但，已經來不及了。

黃蓋將率領前來的數艘戰艦放火後，讓它們衝向曹操艦隊。燒成一團烈焰的「火攻船隊」，船上幾乎無人搭乘，幾個舵手都在最後的剎那，紛紛跳入水裡，游泳歸來。

眼前頓時變成一片火海。

於赤壁引頸以待的孫權、劉備聯軍，睹狀立即出擊。

黑煙瀰漫半邊天。

「好像潛居水中的巨龍，騰空而上。」

在赤壁本部以手遮光眺望的諸葛孔明道。

「這個樣子很像你。」劉備說。

「哈！哈！哈！」

孔明大笑。在未出仕之前，他向來被人稱為「臥龍先生」或「伏龍」。那正是未遇時節，潛居水中的一條蛟龍，只要得時和得人，蛟龍總會凌雲而起，飛翔於天際。

「曹操水師會全毀吧？」

劉備道。曹操艦隊的船隻，船首和船尾都以鐵鏈和僚艦連在一起，用以構成水上要塞，但遭受火攻時，這樣的船隊當然容易燃燒。

「風勢相當大。我們會獲勝已殆無疑義。」

「可是，登陸後的戰爭將會如何？曹操的青州兵打起陸戰可是所向披靡……」

「曹公大概會不戰而逃吧？應該這樣才對。」

諸葛孔明以充滿自信的口吻說。

「為什麼呢？我們這一次的作戰計劃是燒燬敵人的艦隊，待其登陸再予痛擊，然後立刻折返赤壁……」

總指揮周瑜也忌於曹操的兵力龐大和陸戰之強，因而盡量迴避陸戰──這是此次作戰的方針。

「曹操有非逃不可的理由。」

「理由是什麼呢？」

「軍中正在流行嚴重疫病。曹操的計劃是，給予我們一擊之後立即退兵。現在反而受到我們重擊，他當然更需要退兵！」

原來，諸葛孔明派出的間諜突破曹操的情報封鎖網，早已得悉這一點了。

「你為何沒有把疫病之事說出來呢！？」

「如果說出，我軍士氣不就會鬆懈了嗎？我們的軍兵那樣地奮戰，是因為不知道敵人有此弱點。」

烏林的火海正在蔓延，紅色火焰和黑色濃煙吞噬了一切，歡呼聲隨風傳送而來。

「我們獲得勝利了。但赤壁的勝利已成過去，希望主上一邊眺望著紅色火焰，一邊思考未來……」孔明道。

「思考未來……！？」

「是的。天下三分之計現在才要開始。三分之計的基礎已經有了……」

對岸的火焰，這時又爆出了極大火花。

## 一五一赤壁戰後

「期盼曹操提攜，根本是癡心妄想。」由於是赤壁之戰剛結束的時刻，所以，張松的話對他的主人是頗具說服力的。「曹操不行，那誰是理想的同盟者？」

※※※

──希望主上思考未來之事……

望著代表赤壁勝利的緋紅火焰時，諸葛孔明對劉備說了這句話。勝利也會令人感傷，但此刻必須拋卻這樣的感傷，去思考下面該做的事。戰爭及政治都是極其嚴酷的現實問題，絕不容許感傷的成分存在──孔明的意思在此。

孫權、劉備聯軍擊退了超大勢力的曹操大軍。這個聯軍的主力是孫權軍團，劉備軍隊只是由殘兵敗卒組成的弱小軍團而已。

由於聯合軍團並非對等組織，擊退曹操後，發生荊州歸屬問題的爭執，自是意料中事。

如前所述，孫權軍團內有對曹操之抗戰派和媾和派，由於抗戰派成為主流，導致了赤壁之戰的勝利。戰後，抗戰派又分為以魯肅為首的親劉備派和以周瑜為代表的反劉備派。

親劉備派的見解如下：

──雖然曹操於赤壁戰敗，但，他依然是中原的大勢力，以在鄴城進行建設銅雀台此一大工程為例，他確實仍舊擁有極大的實力。在人工水池玄武池的水師訓練也繼續進行。倘若曹操再度揮軍南下，孫權軍團是絕對無力抗禦的。而如果把荊州給了劉備，等曹操再度南下時，劉備自然而然成為首當其衝的目標。親劉備派實際目的不過是利用劉備當做盾牌罷了。

而反劉備派主張的則是：

──劉備是個梟雄，過去曾分別與呂布、曹操、陶謙、袁紹等人結合，後來都與之分開。可見作為同盟者，這個人絕對不可信任。一旦他成為荊州之主，於曹操南下之際，他不但不會為我們擔任前線防務，更有可能向曹操倒戈，並且以先鋒姿態反過來攻打我們……

孫權暫且接納親劉備派的意見，將自己的妹妹嫁給劉備，藉以鞏固同盟關係。於當陽被趙雲救出的劉備之妻甘夫人，這時候已留下兒子劉禪病故了。

而反劉備派之周瑜卻以荊州中心江陵為據地，並自稱南郡太守。劉備不得已，在其對岸油江口設立基地，並將之易名為公安。

「處處受到周瑜的抵制，實在頭痛。」

劉備於公安本部，望著對岸江陵，悶悶不樂地說道。

「這個時候絕對需要忍耐。主上請耐心等待時機來臨吧！」

諸葛孔明如此力勸。

「還要等多久呢？我已……」

劉備本想說出自己的年齡，卻又噤口。桓帝延熹四年（公元一六一年）出生的他，今年四十九歲，明年就要五十歲了。

「請稍安毋躁。」

「襄陽有曹操的武將樂進，對面江陵則有周瑜，而自家更是充斥著間諜……」

劉備以極不愉快的口氣說。

新夫人孫權的妹妹是個女中豪傑，從娘家帶來的侍女，一律讓她們全副武裝。她很清楚這是一樁政治婚姻，作為劉備的妻子，準備探查丈夫的一切，逐一向哥哥孫權報告。

「主上請面露微笑地過日子吧！」

孔明苦笑著道。

「荊州北部已全歸孫權所有了。」

「我們起碼得到南部，不是也夠幸運了嗎？……荊州南部，物產相當豐富哩！」

劉備領有荊州南部的零陵、桂陽、長沙諸郡。比起當年四處流落當食客的境遇，實已有天壤之別。荊州為今日橫跨湖北、湖南兩省的地域，劉備算是取得其中的湖南一地。

「我要的是天下，你不是也勸我要以取得天下為職志嗎？現在我得到的只是一州的一半，而曹操卻是八州之主啊！」

「重點不在於州數多少……」孔明以哄著任性小孩的口氣道，「半個荊州當然不能作為爭霸天下的地盤，但如果再有一個州，那就好了……」

「再有一個州……！？」

「在下指的是益州。」

「哦！是巴蜀之地……」

益州土地非常遼闊。州都成都一帶稱為蜀，重慶一帶稱為巴，今日之四川省全境，過去泛稱為巴蜀。現在的貴州省及雲南省之一部分，當時也列入益州範圍，那是少數民族──被稱為西南夷的諸部族──居住的土地。

益州之主劉焉，因避開中原的戰亂，得以在巴蜀之地開創了新天地。而今劉焉已經去世，目前的主事者是他的兒子劉璋。據說，劉璋是一個心地善良的人，不過，心地善良意味著優柔寡斷。

「攻取益州──先生的意思是這樣嗎？」

劉備問他時，孔明答道：

「就是要攻取益州。這件事情應該沒有什麼困難。」

益州之主為人優柔寡斷，當地人民亦有異於中原人士，長久以來習慣於過著和平生活，也就是說，他們缺乏戰爭經驗。

「益州真的很容易攻取嗎？」

「益州領域內有許多地方正在發生小內亂……也就是說，劉璋的地盤已在動搖。」

劉璋的父親劉焉是荊州江夏郡竟陵人，以益州牧赴任時，曾經帶了許多勇猛的東州兵前往。由於東州兵以征服者的姿態對待當地住民，導致當地人的反感。劉焉在世期間，尚能以武力鎮壓，但到了劉璋這一代，當地住民的不滿抬頭了。如孔明所言，小動亂正在益州各地發生，劉璋的地盤確實已發生相當嚴重的龜裂現象，並且陷於不安定的狀態。

「我們要利用內亂，乘隙而入嗎？」

「不，那邊會有人來迎駕的。」

孔明笑著回答。

「你早有部署了？」

「主上明察。」

由於主事者欠缺氣魄，治安因而陷於紊亂，人民的生活當然愈趨困難。

──我們或許應該找個有氣魄的人來當主人？

曾幾何時，巴蜀要人紛紛萌發這樣的念頭。換言之，他們想更換統治者。

劉璋自知無法繼續獨力統治益州。因此，他想仰賴勢力最大的曹操，說明白一點就是：帶貢物向曹操歸降。他派出的使者是一個名叫張松的人。那是曹操剛攻陷襄陽、追著劉備南下之時，也是他最意氣風發的時候。

──什麼，益州派使者來？

曹操接見了張松。

──看到我攻佔荊州就來拍馬屁，真是無恥小人！

持此看法的曹操，態度上自然甚為倨傲。而以使者身份前來的張松個子矮小，其貌不揚，又是個眼睛斜視的人。這使得曹操更加瞧不起。

曹操的臉頰上浮起嘲弄的笑容，他絲毫無意掩飾心裡的感覺。而為人敏感的張松，對浮在曹操臉上的嘲笑看得十分真切。結果，曹操對張松只是虛應故事。

張松回到成都，立刻向劉璋報告：

──期盼曹操提攜，根本是癡心妄想。

由於是赤壁之戰剛結束的時刻，所以，張松的話對他的主人是頗具說服力的。

──曹操不行，那誰是理想的同盟者呢？

──依屬下的看法，劉備是最理想的人選。他是個難得一見的人傑，為人也不像曹操那樣傲慢。對於同盟者，相信他會以禮對待的。

──說的也是。與曹操這等大人物結盟，我們自然會被比下去。

劉璋也有此想法。與勢力過巨的人結盟，自己會抬不起頭，實在划不來。但若與勢力相仿的人結盟，這樣的情形應該不會發生。

──劉備是個君子。

張松極力推薦劉備。

──若與劉備結盟，派何人前往交涉為宜呢？

──屬下認為以法正為使者，最為理想。

法正是為了避開中原的兵亂，才移往巴蜀投身於劉璋手下。雖然擔任軍議校尉的職務，但對此人而言，實是懷才不遇。

法正奉派前往拜訪劉備。結果，他對劉備的人品十分傾心，更與諸葛孔明成了莫逆之交。

「有所部署」是通過回巴蜀的法正進行的。在成都的張松和法正，已為迎接劉備的勢力，做好了一切準備。

※※※

建安十六年（公元二一一年）三月，曹操出兵漢中。漢中有一個奉張魯為教祖的五斗米教（道教宗派）勢力。曹操便是前往攻打這個團體的。

漢中是中原與巴蜀的出入口。倘若這個地方被曹操勢力佔領，巴蜀的生死可就完全受制於曹操了。

──我們不如先發制人。攻佔漢中吧！

有人如此建議，但優柔寡斷的劉璋當然沒有這個膽量。實際上，他也沒有餘裕出兵漢中，為了鎮壓各地不斷發生的小紛亂，他已夠手忙腳亂的了。

該如何是好呢？

──漢中既然會被別人攻佔，不如讓與我們有友好關係的勢力佔據。我們請劉備攻打漢中如何？

張松如此建言。

──對！請劉備兄攻打漢中，應該是最好的方法。他和我是同宗，漢中歸他據有後，一旦曹操來攻，他將會成為我們的防壁啊！

劉璋贊成張松的意見，因而決定再派法正至劉備處。

實際上，張松和法正的計劃是：迎接劉備接替劉璋為巴蜀之主。也就是說，讓劉備在攻打漢中行動的掩飾下，奪取巴蜀。

這時候的情勢轉而對劉備非常有利。因為孫權陣營內的反劉備派巨頭周瑜此時已病歿，代之而起的東吳主事者是親劉備派之魯肅。

雖然如此，劉備對孫權的動向還是有所顧慮。劉備不能舉全軍前往奪取巴蜀，他無意放棄荊州。唯有同時擁有荊州和巴蜀，才有資格爭霸天下。

劉備率軍向西方巴蜀之地前進，而諸葛孔明、關羽、張飛、趙雲等人依然留駐荊州。

聽到劉備西向進兵時，孫權一時怒如烈火。

因為，在這之前不久，孫權曾向劉備提議合力攻打巴蜀。而志在獨力攻取巴蜀的劉備，卻顧左右而言他，與之虛與委蛇。

──你這不是想佔我的便宜嗎？

劉備心中如此想。因為劉備的據地接近巴蜀，孫權想要進入巴蜀，非得經過劉備地盤不可。這是孫權提議共同作戰的原因。劉備怎麼能接受這樣的提議呢？

──要幹，我會獨力幹。為達到這個目的，我已和張松、法正兩人秘密聯繫，且有所部署，你這時候插手進來，想分一杯羹，天下哪有這樣便宜的事情呢？

但劉備不能把真正的理由說出來。

「我還沒有這個力量，這件事情以後再說吧！」

結果，劉備如此回拒孫權。

說沒有力量的人，卻企圖獨力攻打巴蜀。

「叫她回來！」

孫權說的「她」，當然是指嫁給劉備的妹妹而言。

──在劉公出征期間，希望讓孫夫人回娘家。

孫權派出使者前來面見劉備。

孫權之妹孫夫人不愧是女中豪傑。她於回娘家之際，曾經企圖帶走已故甘夫人所生的劉備之子劉禪，她擺明準備將他作為人質。但劉禪後來被趙雲在途中搶回。

劉備率兵數萬，溯江而上，平安渡過三峽之險，抵達江州。江州是現在的重慶市，在上游處是一個叫涪的地方，益州之劉璋率領三萬軍兵，前來此地迎接。劉璋這時做夢都沒想到劉備此行是前來奪取他的領地的。

劉璋也是漢王室後裔之一，因此，對待劉備猶如親戚兄長。

「謝謝你來到這裡，我以有你這樣一位親戚為榮。」

劉璋執起劉備的手，不勝感激地說。

兩人在此滯留達百餘日之久。

「這是最好的時機，我們現在就抓起劉璋，把他的軍隊奪過來吧！」

法正再三如此建議。

「這樣未免太不厚道了吧？人家這般歡迎我，我怎能如此呢？」

劉備怎麼也下不了決心發動政變。其情形和昔日孔明再三催促他攻打襄陽劉琮而他卻始終不肯完全相同。

──我做不來這種違背良心的事。

劉備連連搖頭。

（其實，這個人就是這一點讓人傾心……）

法正雖然因坐失良機而萬分遺憾，卻也聽從了劉備的決定。

劉璋將三萬軍兵借給劉備，請他攻打漢中的張魯。

## 一五二領地被奪

「真有此事……！？」半信半疑的劉璋，待看到密函這個證據擺在眼前時，也不得不信。這不是荒唐之極的一件事情嗎？成都之主劉璋竟然借五千兵士給劉備來攻打自己！

※※※

其實曹操攻打漢中只是虛擺架勢而已，實際上並沒有真正進軍到漢中，他是另有企圖的。聲言討伐漢中，沿途的陝西群小軍閥便很有可能因恐慌而有所蠢動，一一將之討滅才是曹操真正的目的。漢中張魯率領的只是宗教集團，過去亦曾派了代表到曹操跟前致意過。如果要討伐，這樣的對象曹操隨時都能擊滅。果不其然，馬超等陝西軍閥果真有所蠢動，曹操在給予他們毀滅性的打擊後，很快就折回鄴城。

回到鄴城，曹操旋又向南進兵，這回，他擺出攻打孫權的架勢。雖然孫權和劉備曾就進入巴蜀問題發生過爭執，但他們的同盟關係還是存在著。孫權於是派遣急使，向劉備請求救援。

「這是絕好機會。」

進駐巴蜀之際，以劉備謀士身份從軍的龐統道。相對於諸葛孔明的「臥龍」，龐統被稱為「鳳雛」。這隻雛鳥已成長為大鵬了。

「何以是絕好機會呢？」

「成都的劉璋，通過諜報應該也知道孫權向我軍請求救援之事。我們就佯裝折返前往救援，卻來個長驅直入，出其不意地攻打成都吧！」龐統如此力說。

劉備是打著為劉璋攻打漢中張魯的旗幟進入巴蜀的。但在進駐一個叫葭萌的地方後，他就按兵不動。因此成都遂傳出懷疑劉備意圖的聲音，他們開始對劉備有所警惕。

──對劉備必須格外注意。最好把他趕回荊州。

守白水關的劉璋部將楊懷和高沛早就如此向主君進言。因此，這兩個人對劉備的動向，更是特別注意。

劉備遂派使者到成都，傳達如下口訊：

──本人奉將軍（劉璋）委託，為了討伐漢中張魯，於葭萌訓練軍隊多時，卻於近日接到東吳孫權將軍派遣援軍之請求。本人與孫將軍素有唇亡齒寒之關係，而於此曹軍南下之際，無法派遣留守荊州之關羽前往救援。此乃關羽前方青泥之地有曹操部將樂進駐屯之故。關羽一動，樂進定將南下攻打巴蜀。因此，非由本人親自返回荊州，以牽制曹軍之南下不可。來到此地後，經過觀察，發現漢中張魯乃隨時可討伐之賊。現在曹操已經東歸，討伐張魯並不急於一時。本人救援孫將軍，為的是拯救巴蜀。因此，懇請准予借兵一萬，並且賜予輜重補給……

「這些話說得不無道理……」

劉璋心地善良，也很樂意幫助別人。雖然如此，一萬士兵和輜重對成都而言是相當重的負擔。劉璋最後決定借予半數。

企圖奪取巴蜀的內應者法正，這時候在劉備處，另一名張松則在成都。龐統的策謀，連屬於自己人的內應者也欺騙了。張松由於無人告知真相，所以心裡焦急得很。

──很快就要達成奪取目的，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返回荊州呢？希望按照既定計劃，即日攻打成都。

他準備將如此內容的密函寄給在葭萌的劉備和法正。未料，這封信在發送之前就為他的哥哥張肅所發現。張肅身居廣漢太守要職，胞弟造反之事若敗露，他當然得受連坐之刑。害怕受此株連的張肅，遂向劉璋舉發弟弟密函通敵之事。

「真有此事……！？」

半信半疑的劉璋，待看到密函這個證據擺在眼前時，也不得不信。這不是荒唐之極的一件事情嗎？成都之主劉璋，竟然借五千兵士給劉備來攻打自己！

張松立即被處死刑。

劉璋立即知會各地駐屯軍司令部，絕不可讓劉備通過。但在葭萌的劉備這時已採取行動了。發自成都的劉璋命令，在劉備自葭萌經過非通過不可的白水關時，還沒有抵達。

──我們是受孫權的請求，前往荊州救援的。

以這個理由移動軍隊，何其冠冕堂皇！龐統說的「絕好機會」就是指這一點而言。身為劉璋家臣的白水關兩個守將早就希望把劉備趕回去。而劉備現在卻要主動離開巴蜀之地，楊懷和高沛當然樂觀其成了。

──你們快回去吧！

兩人不疑有詐，因而心生大意。劉備出其不意地猛然回馬，斬了兩人後，越過白水關南下，由涪西進，經由綿竹，向雒城前進。

在荊州接到這個消息的諸葛孔明，認為時機已到，於是與張飛、趙雲等人溯江而上，以救援軍立場參加對成都的攻擊戰。關羽依然留守荊州，以對抗南來的曹操。

張飛在江州（今重慶）降伏猛將嚴顏。

劉備一時攻不下劉璋兒子劉循所守的雒城，圍城達年餘，其間更付出了著名謀士龐統因中流箭陣亡的慘痛代價，直到建安十九年（公元二一四年）夏天才將之攻陷。

在此地與諸葛孔明、張飛、趙雲等會合之後，劉備轉向巴蜀首府成都進擊，將之包圍。在這次包圍作戰期間，在甘肅被曹操擊潰的馬超，前來投入劉備麾下。劉備陣營平添了一員虎將。

「什麼……！？馬超和劉備聯手……！？」

成都城內聽到這個消息的劉璋大為愕然，鬥志因而喪失殆盡。成都城內有三萬精兵和兩年的存糧，倘若有意，他們還能據守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所以，當劉備派人前來勸降時，多數劉璋家臣都予以拒絕，表示要抗戰到底。

這個時候，成都的人們才開始知道劉備和孫權原來是徒有虛名的同盟關係。劉備並沒有接受孫權的請託前往救援。不僅如此，劉備更趁孫權被曹操攻打、無暇西顧之際，企圖奪取巴蜀。

曹操南下企圖攻打孫權，但看到孫權水師不可輕犯，就立即退兵北返。

（趁火打劫的傢伙！）

孫權對劉備未派援軍前來一事，一定非常惱怒，因此，很有可能於短期內舉兵攻打荊州的關羽。倘若如此，劉備當然無心繼續攻打成都，非解圍東歸不可。

抗戰派把希望寄託在這一點上。劉璋卻搖頭道：

「關羽是一員難以對付的猛將，而孫權由於擔心曹操再度南下，應該不會真正攻打荊州。縱使此事果真發生，我們也要有長期困守的決心才行。我家父子兩代統治巴蜀，不但未能妥善照顧百姓，現在更讓他們陷於生靈塗炭之苦。我想，現在最好的方法是，由我一個人背起苦難。我們投降吧。……開城投降應該是最好的途徑。我再也不希望看到大家流血。」

為人懦弱的劉璋，遂打開成都城門投降了。

※※※

劉備因而得到巴蜀。實際上，這純粹是一樁奪取的勾當。地方上的百姓當然都以冷眼看待劉備。

「這種做法無異暗算，簡直卑鄙齷齪！」

諸葛孔明發現當地百姓普遍持著這個看法。於是對劉備進言：

「獲得人心應該比任何事情都重要。」

「說的也是……」

劉備採納孔明的建言，以厚禮對待降將劉璋，將其移至公安，並且保護其財產。對當地豪族，則採取准其繼續擁有土地以及授予官職等懷柔政策。

劉備奪取巴蜀後，與孫權的關係果然愈趨惡劣。

──請歸還長沙、零陵、桂陽。

孫權向劉備提出這個要求。如前所述，荊州相當於今日的湖北、湖南兩省。孫權要求歸還的是其中的湖南部分。

劉備領有荊州是赤壁戰後的事。赤壁之戰確實因孫權、劉備結盟而擊退曹操，但其勝利幾乎全靠孫權的力量而獲得。

後世的《三國演義》可謂相當偏袒，過於為劉備渲染。以赤壁之戰為例，《三國演義》說是諸葛孔明以祈禱方式借得東風，借火攻戰術才得以成功。倘無此一荒唐插曲，劉備是輪不到於赤壁之戰這一幕登場的。

由於孫權自忖此役是自己獨力戰勝，後來之所以准許劉備領有荊州，純粹是因為一時兼顧不及，以及為了牽制曹操，所以始終認為是「借給」劉備的。因此，措詞上是使用「請歸還」。而劉備對這個要求的答覆是：

──等我取得涼州後，再把荊州送給你。

涼州是橫跨今日陝西、甘肅二省的地區。孫權對這個回答勃然大怒。──劉備連張魯率領的五斗米教所在的漢中都無法取得，更遑論屬於曹操勢力範圍的涼州！這樣的話無異於「如果太陽從西邊升起」式的假定法。

「簡直欺人太甚！用武力搶回三郡吧！」

孫權遂授兵二萬予呂蒙，命令他佔領湖南。另一方面，他命令魯肅以一萬兵力堅守益陽，阻止駐紮湖北的關羽前往湖南救援。

──荊州情勢吃緊！

在成都接到這個情報的劉備，交代孔明妥善留守，自己則火速前往公安。

曹操這時也開始有所行動。他親自率兵，以討伐漢中張魯為由，向西進軍。劉備為與孫權爭奪荊州而向東進擊，巴蜀之地此刻只剩諸葛孔明留守。

聽到曹操征軍前來，張魯立刻逃走，卻未運走財寶，只在庫房門上貼上封條。

「他是表示無抵抗之意……」

曹操頷首道。他原本也無意對張魯大肆殺伐。亂世子民求的是安身立命，這正是五斗米教以及外來佛教近來以燎原之勢擴大的原因。道教中的五斗米教，教祖就是張魯。曹操還沒有庸愚到以五斗米教為敵。不久，張魯正式向曹操投降了。

「我們逕由漢中向巴蜀長驅進攻吧，目前成都只有孔明留守。他們才奪得該地不久。據說，地方上的百姓不但不與劉備這一幫人交好，許多人對他們更是懷恨入骨。我們進兵，一定能把對方擊潰。」

如此向曹操進言的是丞相主簿司馬仲達。

「進兵巴蜀嗎？……」

曹操稍微偏頭思索後，立刻搖首。

曹操生於永壽元年（公元一五五年），建安二十年（公元二一五年），他已及花甲之年。成為丞相的他，已位極人臣，漢皇帝現在不過是他的傀儡罷了，伏皇后一族於去年企圖推動反曹運動時，被曹操一網打盡，伏皇后及其所生的兩名皇子皆遭毒手，伏氏一族因連坐而遭誅滅的達一百多人。

「無意進兵嗎？」

司馬仲達有些遺憾地問道。

「不要著急。」曹操回答。

實際上，曹操內心非常著急。到了花甲之年，身後的事情還能不妥善安排嗎？──這當然是指繼承者的問題。

長子曹丕和三子曹植，正在為繼承事宜激烈爭奪。實際上毋寧說是近臣相互間的鬥爭。這個問題一天不解決，曹家內部將無法安定。在不安定的狀態下進兵巴蜀是一件冒險的事。

「是嗎……？」

這會兒輪到司馬仲達搖頭了。

（這個小伙子應該可以信賴……）

曹操在司馬仲達的臉上注視了好一會兒。日後成為諸葛孔明強力敵手的司馬仲達，這時候才三十六歲。

曹操最擔心的是自己百年之後，好不容易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曹家勢力會被有才幹的部下所奪。因此之故，家臣中最有才能的荀彧，最後被曹操逼得自殺。──這是三年前的事情。

有可能竊位的家臣，同時也是有能力輔佐曹操後繼者的人才。由於怕被竊位，過分肅清人才的結果是，曹操將會失去鞏固家業的人才。這的確是頗費周章的一件事情。

（這個司馬仲達必須保留，以便輔佐我的兒子。但也不能對他掉以輕心……這一點，非好好交代兒子不可。）

曹操環抱雙臂陷於沉思。他在心裡思忖時，只使用「兒子」這個詞兒，而絕不說出名字。實際上，他是說不出這個「名字」的，因為他還在迷惘。

（為人冷靜的長子丕，還是文才過人的三子植……誰是理想的繼承者呢？）

在主子如此迷惘的狀態之下，家臣圍繞繼承問題展開暗鬥是勢所難免的。

由於曹操進兵漢中，劉備再也無餘暇與孫權鬥爭。他遂將荊州之半，照孫權的要求「歸還」，匆匆趕回巴蜀。

## 一五三眾英雄退場

因親事而激怒東吳，也因對同僚傲慢而遭友軍棄而不顧。關羽戰敗，可以說是自食其果。關羽敗走後，呂蒙、孫皎以及曹操等他的敵人，緊接著一一去世。

※※※

劉備奪取巴蜀後的數年間，天下三分的形勢大抵確定，魏之曹操、蜀之劉備以及吳之孫權，分別致力於各自的內政。

期間，軍事方面的大事，大概只有劉備以武力奪取一度為曹操所攻佔的漢中吧？

建安二十一年（公元二一六年）五月，曹操成為魏王。漢帝國的規定是，只有皇帝的兄弟或皇子等直系皇族，才有資格被立為王。漢之創立者高祖劉邦甚至留下遺言：「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

曹操不但不是皇族，也不姓劉，這樣的他居然成為「王」了。

三年後的建安二十四年，奪得漢中的劉備，開始以「漢中王」自稱。打著漢王室後裔旗號的他，縱然有此事實，血緣關係應是非常疏遠。

順便附帶一提，孫權成為吳王，是在這之後三年的事情。

劉備以漢中王自稱的這一年八月，關羽包圍了曹操堂弟曹仁所守的樊城。

蜀與吳的同盟已是有名無實，吳後來與魏結盟。當魏的樊城被蜀之關羽包圍時，吳則由於向關羽求親被拒而甚為憤慨。此外，關羽曾經不打一聲招呼就將吳之倉庫的米糧帶出──或許他的意思只是借用一下，但不知會一聲就如此做，形同搶奪。

「非給那個大鬍子顏色看不可。」

孫權大為光火，遂決定出兵湖北。

由於關羽留有一臉美麗長鬚，所以被人稱為「美髯公」。

關羽和張飛，與主公劉備有結拜兄弟關係。身為劉備左右手的這兩人，處處被人拿來做比較。兩人雖同樣以勇猛為大家所知，但在性格上，則迥然不同。

關羽對長輩及同僚相當傲慢，對部下則非常體貼。與之相反，張飛對上面的人甚為恭敬，對部下則經常以怒罵或鞭打相對。他的信念是：「強兵是在鞭打之下產生的。」

吳國遣使來談關羽女兒親事時，關羽面辱使者，其實這只是習性使然。為此，對吳關係陷於緊張狀態，使得正在攻打魏曹仁所據守樊城的關羽，不能全力對付敵人。為防範吳自背後偷襲，他非留守備部隊在長江線上不可。長江方面，有蜀之重臣麋芳及傅士仁等人，擔任對正在攻打樊城的關羽後方補給兵糧及物資之任務。

雖然麋芳和傅士仁相當盡職，但在前線的關羽卻常有抱怨不滿的話：

「那兩個人故意把輸送工作辦得拖拖拉拉的，存心整我，凱旋時，我一定要報告主公，嚴懲他們倆。」

不滿的聲音傳到南方這兩個人的耳朵裡了。

「關將軍算來也是我們的同僚，他怎麼可以待我們如下人呢！？那個大鬍子，難道認為只有他一個人在打仗！？」

兩人為此甚為不悅。

吳遂向心存不滿的這兩個人伸出誘惑之手。此時，吳之前線司令官是呂蒙。年輕時的他，只是一介鄉下武夫，魯肅與他見面時，曾經嘲笑其見識之不足。但數年後再度會見時，魯肅對其的見識大增頗為折服，因而說：

──已非舊時吳下阿蒙。

這是歷史上非常有名的故事。呂蒙這時回答的話是：

──士別三日，刮目相待。

由於有這個呂蒙在，所以，關羽非留守備部隊於長江不可。但，呂蒙是病魔纏身的人。他這次出征，帶有醫師隨行。

不久，呂蒙返回建業（今南京），據說是病情惡化的緣故。接任其職的是一個名叫陸遜的默默無聞的年輕將軍。

「呂蒙不在就沒有什麼可怕的！」

關羽聞訊後，立刻傳令長江守備部隊北上，加入對樊城的包圍戰。

事實上，這是吳的計略。指派謊稱患重病的呂蒙為總指揮、孫權堂弟孫皎為副將的吳之遠征軍，向西出發，呂蒙更說服了對關羽橫暴作風甚為氣憤的麋芳和傅士仁，獲得他們屆時倒戈的承諾。

「一旦關將軍凱旋，你們兩人將會受到處罰，以關將軍的為人來推測，死刑大概是跑不掉的吧！」

聽到這句話，兩人當然都不希望關羽獲勝而歸，便允諾充當內應。

蜀的長江守備軍隊已在北上途中，因而呂蒙率領的吳軍，遂長驅直入佔領蜀之長江基地──江陵。

魏這一邊的曹操，將主力部隊推進至戰場前線，並且增送援軍至樊城。蜀之劉備命令上庸（今湖北省西北部）太守孟達救援關羽，而孟達卻按兵不動。

「派出援兵，一定會被那個大鬍子責罵為多管閒事。我才不幹這種傻事呢！」

關羽頓時陷於孤立狀態。因親事而激怒東吳，也因對同僚傲慢而遭友軍棄而不顧。關羽戰敗，可以說是自食其果。關羽敗走後，在今湖北省當陽市一個叫漳鄉的地方，連同兒子關平，為吳將馬忠所俘獲，並且於臨沮被斬。

那是建安二十四年（公元二一九年）十二月的事。

※※※

實際上，呂蒙並不是裝病。由前線返回建業固然是演戲，但呂蒙這時的病情確已相當嚴重。關羽被斬後，呂蒙或許是因精神一下子鬆弛，病情轉趨惡化而歿故。

其實，呂蒙之死早在大家預期之中。出乎眾人意料之外的是副將孫皎的猝死。孫皎並非得了什麼重病，但卻追隨呂蒙似的去世了。

吳軍將鹽漬的關羽首級送到曹操處。徐州被陷，劉備逃至袁紹處時，來不及逃走的關羽，曾經以客卿身份留在曹操營中一段時日，因此，他和魏是有一段淵源的。

「頑固的傢伙……，就因為過於頑固，所以始終和別人處不好，人際關係不協調。這不是自食其果嗎？不過，說來他也是夠可憐的。」

曹操以諸侯之排場為關羽舉行葬禮。

關羽葬禮後不久，曹操於洛陽去世。那是建安二十五年（公元二二○年）正月的事。他在遺囑中說：

──天下尚未安定，因此，不得舉行古式葬儀。葬儀一畢，勿須服喪。各地駐守將兵不得離開任地。吏員須著平時服裝，不得荒廢職務。埋葬時，也絕不可以金玉珍寶陪葬。

這樣的遺言，可謂充分顯示曹操的風格。

關羽被殺後，呂蒙、孫皎以及曹操等他的敵人，緊接著一一去世。當時的人因而認為是關羽的冤魂在作祟，也是自然的事。

人們因懼怕關羽冤魂作祟，將既非皇帝也不是王的關羽奉為「關帝」，在各地設祠奉祀，為的是要鎮其魂魄。

──我要成為周文王。

這是曹操的口頭禪。

周取代殷而成為天下共主，是於周武王之時。武王之父文王，雖然有取代殷的實力，卻因猶豫而未採取行動。

此時的漢天子完全是有名無實的傀儡。中原實質上為魏之天下，而曹操就是天下之主。雖然如此，他最忌諱的是受到「篡奪漢之天下」的批評。這大概與他自幼就接受「篡奪乃大逆之事」的觀念有關吧？

（這件事情讓下一代的人去做。）

這是曹操的想法。

曹操從眾多兒子當中，選出的繼任候選人是長子丕和三子植兩人。直到去世的前幾年，他才確定丕為太子。比起情緒化的植，為人冷靜的丕，較適宜於奪得天下──這是他做如此決定的原因。

曹操逝世後，繼位的曹丕對自己的任務相當明瞭。他立即著手於該做的事。

漢獻帝終於表示要將天下讓予魏王，也就是所謂的禪讓。曹丕在做了幾次形式上的固辭後，決定接受。

綿亙四百年的漢王朝終告滅亡，末代皇帝獻帝被封為山陽公，接受特殊禮遇。獻帝較受讓帝位的曹丕長命，盡享天壽，算是處於這亂世的唯一報酬吧？

曹丕即位後稱魏文帝，並且追諡亡父曹操為武帝。

然而錯誤的情報被帶到蜀之成都。誤傳曹丕於登基的同時，殺害了漢獻帝。

蜀之劉備立刻為獻帝發喪。

獻帝亡後，漢室帝位該由什麼人繼承呢？自稱為漢王室後裔的劉備，堅信自己是漢王朝唯一合法的繼承者。

曹丕於建安二十五年十月即位，並且由這一年起，將年號改元為黃初。

劉備則於翌年四月即位，並且以這一年為章武元年。

天下遂有兩個皇帝並立，兩個年號同時被採用。

※※※

成為皇帝的劉備，準備做的第一件事情是，為關羽進行復仇戰。劉備與關羽的關係既有君臣之義，又有兄弟之情。實際上，他們的情分較諸兄弟還要深厚。

關羽已死的噩耗傳來時，劉備曾因悲嘆而臥床多日。參加過無數戰役，見過無數親朋好友死亡的劉備，得知關羽死訊時的反應，是很不尋常的。

「我非替關羽報仇不可！」

一想起關羽，劉備的一雙眼睛就變得紅紅的，眼淚更是滂沱而下。

失去荊州的蜀，想於此刻派出遠征軍，是相當困難的事情。何況關羽之仇敵東吳，已與魏結盟。

雖然丞相諸葛孔明極力勸諫，但劉備卻怎樣也不聽從：

「只有這件事情，你讓我遂心所願吧。關羽不能與別人相提並論呀！」

趙雲也表示意見道：

「主上登基，是因為逆賊曹丕殺了漢天子。現在國賊不是曹丕嗎？不討伐國賊而攻打孫權，這在道理上說不通，也違反我們的建國理念，我們的當務之急，不是討伐曹丕就是充實國力，捨此無他呀！」

雖然這是持平之論，但一心一意想為關羽報仇的劉備，卻聽不進這些話。

「孫權既與曹丕結盟，自是同為國賊。」

劉備在這個理由下，向蜀之各地發佈動員令。

駐紮於巴之西部的車騎將軍張飛，當然也接到這項動員令。

命令內容是：速到江州（重慶），與由成都出發之蜀軍會合。

「這樣才像話呀！對，在出發之前，好好鍛煉士兵吧！」

張飛用力握住手中的皮鞭，自言自語道。

出發以前，不曉得有多少兵卒，會被這條皮鞭抽打而死──張飛身邊的將校，莫不露出緊張惶恐的表情。近來，張飛的皮鞭不僅打兵卒，也常揮打下級將校的臉和背。

「在遠征之前，不曉得會有多少人被他活活打死。不如在被殺之前，先把將軍幹掉，帶著他的首級，向吳軍投降吧！咱們不能不顧自己的老命啊！」

因被張飛鞭打而受瀕死重傷的下級將校，遂與夥伴密謀造反。

某晚，張飛喝酒喝得爛醉。再怎樣一個豪傑，一旦喝醉，要將之除掉，應該沒有什麼困難──只要能挨近他的身邊。問題在於如何進入戒備森嚴的車騎將軍住處。

當晚，一名大夫帶著兩名侍從來到宿舍，侍從中的一人，捧著一口看似藥箱的大匣子。

「將軍於宴席上交代要送解酒藥來，我們現在送來了……」

大夫捋著鬍鬚道。

宿衛兵士絕少列席宴會場合，對宴會情形當然一無所知，不過，將軍今夜醉得特別厲害，因此認為交代大夫送藥來是大有可能的事情，因此不疑有他，放這三個人進屋去。

不多一會，大夫一行人走了出來。

「將軍說要好好歇息，除非緊急事件，否則不可以吵醒他。」

大夫對衛兵交代完這句話就走了。

翌晨，由於張將軍遲遲未見起床，衛兵隊長因而到其臥房查看一下。結果，發現臥房內一片血漬，張將軍屍體橫陳在地。不過，地上躺著的只是將軍的身軀，頸上已沒有頭顱，行兇的凶器是掛在牆壁上將軍愛用的寶劍。可是，頭顱哪裡去了呢？還有，兇手在哪裡呢？

十人一班的衛兵，入夜以來便以輪班方式站在門口。

「莫非……」

一名衛兵怯怯地說出來。莫非嫌犯是那個大夫……！？

「對……最可疑的是那隻藥箱……」

送解酒藥來的人，有必要帶那麼大的藥箱嗎！？那隻藥箱大到可以裝進一個人的首級！

「快！快召集全員！」

衛兵隊長緊張地大聲喊叫。

召集全員點名，結果不見下級將校張達、范彊和一名從卒的蹤影。張達日前曾被將軍鞭打，這是全軍將校周知之事。原來，張飛會在兵卒面前處罰將校。

「果然……」

眾人面面相覷。

關羽和張飛都因自己的性格而走上死亡之途。

## 一五四劉備含恨而逝

「請孔明來。」丞相諸葛孔明這時正在成都輔佐皇太子劉禪。皇帝劉備請孔明前來，一定是知道自己的死期不遠，有意以後事相託。群臣拭著眼淚，悄悄相覷。

※※※

巴之西部派出的急使來到。

「車騎將軍軍營都督派人前來急報。」

擔負傳達任務的將校如此報告。

聽到這句話的劉備，臉色霍然大變。

「莫非張飛被人殺了？」

都督是將軍的次官。車騎將軍張飛是事必躬親的人，斷不可能出現以次官名義向皇帝報告的事，因此，「都督派人前來急報」，表示是張飛發生了什麼異變。劉備立即揣測張飛遭遇橫禍，這是完全合乎邏輯的事情。而劉備於聽取報告之前，已猜測到張飛所遭遇的橫禍以「被殺」的可能性最大。

很早以前，劉備就常對張飛說：

──你刑殺過多。還有，你幾乎每天都在鞭打兵卒，這一點，要有所克制才行，否則，早晚會因此惹禍的。

張飛卻把劉備的話當做耳邊風：

──不會的啦！

（我的揣測果然沒錯……）

聽完報告後，劉備一邊心裡呢喃，一邊垂頭喪氣，接連喪失了結拜兄弟關羽和張飛，這一年劉備剛滿花甲，歃血為盟的義弟們先後離他而去──這一點，使他深深感受到年老體衰的自己也已英雄白頭。

張飛之死發生於劉備登基後才三個月的蜀章武元年（公元二二一年）七月。這一年，劉備不顧群臣反對，為了準備替關羽復仇而忙到年底。

年剛過，劉備就沿長江而下，過三峽之險，進兵到夷陵。夷陵是今日的湖北省宜昌市。

迎擊他的吳之前線指揮官是新人陸遜。面對沿長江分南北兩路來攻的蜀軍，他採取徹底的無抵抗作戰。敵軍攻來他就退，這是他的作戰方式。

面對這樣的敵人，劉備越進軍就越感到寒心。

順流而攻，雖於攻擊時極為有利，但一旦撤退，就會變為不利。撤退時溯河而上是非常困難的事情。

劉備也是身歷百戰的武將，知道打仗不是兀自前進就可以，其間也有非撤退不可的時候，何況在他的紀錄中，打敗仗的經驗遠較打勝仗的經驗多。

「好！快建造木柵！」

劉備下了這道命令。

他建造了由巫峽到夷陵綿延一百數十公里遠的木柵，目的在於不使過分延伸的守備線受到突襲而寸斷。

「好極了！劉備幹出傻事了！」

看到長龍般的木柵時，陸遜高興地叫了起來。木柵確實有利於阻擋敵擊，但攻擊不一定要用兵啊！倘若使用火攻戰術，結果將會如何？全線不是會陷於一片火海嗎！？

「叫全軍將兵每人各帶一支火把！」

陸遜下了這道命令。

緜長的木柵，開始四處著火。

戰爭中，縱使自己部署範圍內的戰事不利，但倘若別處友軍已佔優勢，還可以維持士氣不墜──這是戰爭的一般情形。而眼前的情況是，無處不在起火，這似乎意味著劉備軍已經沒有希望了。

觸目皆是火苗，蜀軍頓時意氣沮喪，鬥志全失。結果蜀軍慘敗。劉備遺棄在馬鞍山數萬陣亡人員，落荒而逃，最後逃至白帝城落腳。

吳軍乘勝追擊，燒燬蜀軍舟船，無數死屍棄於長江，水流為之阻絕。

劉備因個人情感的衝動，發起這場為關羽復仇的戰爭，結果落到慘敗收場。可見打仗若不能持冷靜態度的話，是絕不可能獲勝的。

襄陽馬氏五兄弟中，被認為最傑出的馬良也以蜀軍部將身份壯烈犧牲。馬氏兄弟都很優秀，而人們的評語是：「其中白眉最為傑出。」馬良的眉毛，一部分是白色的。中國人到現在還稱呼在一群優異者當中最優者為「白眉」。其典故即來自馬良。

蜀軍夷陵大敗是在公元二二二年六月。劉備將避居的白帝城改名為永安，並在這個地方住了下來。此舉與其說是為了等待時機，毋寧說是為了療養創傷。

避居白帝城的傷心皇帝劉備，得了重病。由於高燒而滿身大汗的他，日夜不停地呻吟著。

「關羽……張飛……」

他常在囈語中不斷呼叫已去世的結拜兄弟。

劉備近臣壓低聲音，相互囁嚅道：

「做鬼作祟也應該找敵人，怎麼出現到皇上面前呢？這兩個人雖然會打仗，卻實在沒有頭腦……」

又是新年。這是魏黃初四年，蜀章武三年，公元二二三年。臥病在床的劉備道：

「請孔明來。」

丞相諸葛孔明這時正在成都輔佐皇太子劉禪。皇帝劉備請孔明前來，一定是知道自己的死期不遠，有意以後事相託。群臣拭著眼淚，悄悄相覷。

孔明於二月間來到白帝城。

※※※

劉備是在這一年的四月二十四日崩逝的。於此之前，孔明在白帝城滯留了兩個月，劉備利用這段時間，將後事托交於他。

「卿之才華十倍於曹丕，相信定能完成漢之復興大業。倘若吾子值得輔佐，希望卿能妥善照顧，若認為沒有這個價值，盼望由卿取代他君臨蜀國。」

劉備如此說道。

倘若認為我兒不成材，希望由你取而代之──這樣的遺言可謂空前絕後。劉備對孔明信賴之深，由此可見。

對此，孔明潸然流淚，道：

「臣唯有鞠躬盡瘁，粉身碎骨，盡忠為國，死而後已。」

劉備於臨終前喚來兒子劉禪和劉永到病榻前，囑咐道：

「為父死後，你們要把丞相當做父親，任何事情都要和丞相商量，得到指示後，才可以做。」

劉禪五月即位，年僅十七歲。但年輕不是問題，問題在於這個少年的天賦實在令人不敢恭維。劉備之所以對孔明說「若認為沒有這個價值，盼望由卿取而代之」，可說是早已看出這個兒子不成材的緣故。

丞相諸葛孔明留下中都護李嚴於改名為永安的白帝城，自己則奉劉備靈柩返回蜀之成都。年號再改為建興。

回到成都後的孔明，首要之務是與吳恢復友好。赤壁戰後，雖然有過一些爭端，蜀與吳總算一直保持著同盟關係。這個關係後來破裂，對此雙方各有說辭，不過主要還是因為關羽的頑固性格。後來劉備發動有勇無謀的為關羽復仇之戰，更使雙方關係惡化。

這麼大的罅隙，非設法彌補不可。

劉備死後，蜀之外交方針一下子轉變為「親吳、反魏」。實際上等於是回歸原點。

然而，兩者之間曾動過干戈，彼此戰到屍橫遍野的程度，因此，恢復友好關係談何容易。在這一點上，需要付出較大努力的，自然是先破壞友好關係的蜀。

諸葛孔明起用一個叫鄧芝的人，讓他專責擔任與吳之間的外交事務。鄧芝經過多次往返兩國之後，終於成功地說服吳之孫權。

由於北方有魏這麼一個超級大國，為了要能夠與之抗衡，蜀吳結盟，毋寧是自然趨勢。而這件事情，現在卻費了很大的努力才做到，蜀派鄧芝訪吳，吳則遣張溫至蜀。

與北方巨人魏對峙時，蜀吳雙方利害問題一致，然而，針對南方問題時，兩者的見解卻又迥異。蜀之南方一旦得到安定，原來就不甚安定的吳對交州（廣東、廣西、越南北部）之支配，就有可能產生動搖。

吳遂一隻手與蜀握手言歡，另一隻手則煽動蜀的南部少數民族起而造反生事。

※※※

蜀的南部──今日雲南、貴州、廣西一帶──有許多非漢族的少數民族，他們之中主要是苗族、彝族、壯族、布依族、瑤族等，每一個部族都有自己的頭目，其中尤以雍闓、孟獲、朱褒、高定元等人最為頑強。

吳唆使雍闓殺害當地太守正昂，此外，抓住也是太守的張裔，並且將之送到吳。這背後有蜀之同盟者吳在操縱，乃當然之事。

蜀自然也明白這一點。但丞相諸葛孔明不願於皇帝劉備才去世的這個時候大動干戈，也體認到與吳維持聯繫的重要性，因而咬緊牙關，不派兵討伐。夷陵所受的嚴重創傷，迄今尚未痊癒，現在必須盡一切努力，充實內政。孔明僅閉鎖雲關，而未有進一步之舉措。

蜀南方的少數民族，當時被稱為「西南夷」。如前所述，煽動西南夷的是吳，但他們並未直接插手。以長江沿岸為基地的吳，不可能伸出觸角到遙遠的蜀之南方。

實際上，這些擾亂工作都是通過交州之主士燮進行的。士家於王莽時代因躲避戰禍移住廣東，於此地已是雄霸兩百多年的豪族。但依據亂世慣例，任何勢力都得有所歸屬，因此表面上臣服於吳，實質上保持半獨立狀態。

西南夷首領中也有頭腦極為優秀的人物。有一個人因豪勇而馳名遠近，這個人實際上也是智謀之王。

──怎麼可以讓士燮之輩跳梁樑呢！？

這個人仔細分析各國狀態後，有此感慨。

他的名字叫孟獲。

交州士家只是一個小勢力而已，真正在上主導的是吳，而蜀與吳是對等的大勢力，倘若蜀有意動干戈，交州士家根本不堪一擊。何況西南夷居住地區，與蜀之據地較為接近，蜀遲早會整頓軍備，打開雲關南下而來。到時候，交州真的會派援軍前來嗎？

──不可能！

半獨立的士家，斷不可能派出援軍，而使自己的基地陷於真空狀態。倘若如此，被他們奉為主子的吳，大有可能派遣大軍佔領交州。吳要的是直屬版圖，而不是半獨立勢力的藩屬。

交州以及在其背後的吳都不能依靠，在此情形之下，該如何是好呢？

對這個問題的回答非常簡單。即：再度臣屬於蜀。

但對交州的擾亂工作已經相當深入，受到士家煽動的西南夷人，對蜀漢的敵對意識相當高昂。因此，說服各部族歸降蜀漢將是難上加難。

「不如親自跑一趟，當面說吧！」

有此決心的孟獲，遂悄悄前往，要求會晤丞相諸葛孔明。

「我有意思歸降，但眼前情勢是辦不到的，受了士家煽動的各部族，都甚為小覷蜀的武力，這時倘若開口要向蜀投降，一定會被大家恥笑怯懦的。」孟獲道。

「那該如何是好呢？」孔明問道。

「蜀軍應該獲得壓倒性勝利。蜀必須要以實際行動表現其武力的強盛，好讓那些頑固分子心服口服才行。為了如此，希望蜀能有一次實力以上的發揮。」

「是嗎？」諸葛孔明頷首道，「那我們一起來討論作戰方法，如何？」

實際上，孔明很清楚孟獲秘密來訪的目的──孟獲是來建議打一次事先套好的戰爭。蜀遲早會發動南征之戰，到時候，除非蜀徹底打敗西南夷的軍隊，否則各部族首長是絕不會甘心向蜀臣服的。因此，先訂定作戰細節，雙方依此細節打仗，而故意使蜀獲得壓倒性勝利。反正真正打起仗來也會被打敗，採取這個方法則較能減少損失。

「請多指教。」

孟獲從懷中取出地圖來。

「孟兄──」孔明凝視對方的臉，片刻後道，「我一直認為你只是個勇猛的悍將，沒想到你更是個相當出色的智將嘛！」

「不敢當。」孟獲謙讓。

劉備死後兩年──建興三年（公元二二五年）三月，諸葛孔明親自率領南征軍隊攻打西南夷。五月，渡瀘水。

此時，西南夷內部起了紛爭，總帥雍闓被殺，其位由孟獲接替。

戰鬥終於開始。西南夷於初次交鋒一役大敗，孟獲成為俘虜。孔明帶著孟獲參觀自己佈陣的情形後將他釋放。

「我看過他們的佈陣情形，這次交鋒絕不會輸！」

孟獲再度挑戰，結果又被打敗，再度成為俘虜。孔明又釋放了他。

最後，這次戰爭在孟獲被「七擒七縱」的情形之下，西南夷徹底臣服。

「你是有天威的人，我們再也不敢造反了。」

孟獲最後如此對孔明發誓。身歷這次戰役的各部族首長，再也沒有人敢對向蜀投降之事提出異議了。

## 一五五泣斬馬謖

諸葛孔明曾特別申誡「千萬不可在高處佈陣。」馬謖置若罔聞，才會有如此的結果。對待馬謖有如親兄弟，甚之將視同己出的孔明，也只有狠下心腸，揮淚將馬謖處斬。

※※※

蜀軍南征的目的有三個。

劉備死後，蜀的頭號大敵是魏，因為這是與魏互爭天下的時候。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有三件事情非做不可，第一，為斷絕後顧之憂，必須鎮壓西南夷的造反；第二，欠缺實戰經驗的丞相諸葛孔明必須要體驗作戰司令官之事，因為關羽、張飛、馬良、馬超等蜀之名將已相繼去世，此刻蜀欠缺將領，孔明也不能再只限於行政範圍內了；第三，為準備與魏對決，必須振興境內產業，而西南夷地區的物產非常豐富，尤其地下資源甚多，值得開發。

平定南方翌年，蜀整年為與魏開戰作準備而忙碌。魏文帝曹丕於這一年死去。相較於父親曹操活到六十六歲，他只活了四十一歲，劉備則享年六十二──順便附述於此。

曹丕之長子曹叡即位，就是明帝。明帝此時才二十一歲，只比蜀帝劉禪年長一歲。但就作為皇帝的資質而論，前者遠勝於後者。

──若吾兒沒有輔佐的價值，盼望由卿取而代之。

劉備臨終之際，如此交代孔明，此事證明，即使是在父親眼裡，這個兒子也實在不成材。

分別成為魏與蜀之皇帝輔佐人的司馬仲達和諸葛孔明，才華可謂伯仲之間。孔明或許較前者略勝一籌。但他們分別輔佐的皇帝，在素質上實在相差太懸殊了。

說起諸葛孔明，後世的人好像一致認為他是個作戰之神，實際上，如前所述，他是行政、政治方面的能手，鮮有實戰經驗。他只於前年南征，知道一些實戰之皮毛而已。

即將發動北伐軍──

蜀軍在孔明率領之下，首先進入漢中。魏明帝也準備親自率軍前赴戰場，這件事，後來因近臣力諫而作罷，不過他也踏出國都洛陽，皇輦到達西方長安。

雖然未曾實現，但天子親征的傳言，的確大大振奮將兵之心，對提高士氣起了莫大作用。

諸葛孔明則於出發之際，將有名的〈出師表〉呈奉蜀帝。

讀〈出師表〉而不流淚者不忠──被如此形容的這篇文章，的確是曠世名作。後世人競相爭誦被收錄於《文選》中的這篇〈出師表〉：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

這是〈出師表〉的開頭部分。「表」是臣屬向主君提出，可以公開發表的文書。同樣是奏文卻與國政機密有關者，不叫做「表」。「表」的性質除在於向皇帝奏報外，也向廣大民眾昭告。

雖然天下已一分為三，但魏、吳、蜀中，以我們的蜀（益州）最為弱小。──孔明如此提醒年輕天子蜀並不強大的事實。

這等弱小的蜀，現在要討伐魏。若不主動出擊，則自己會被攻滅，所以，這是危急存亡之秋。此時，文官（侍衛之臣）和武官（忠志之士）全都盡忠報國，準備為國捐軀，以報答先帝劉備眷顧之恩。──皇上必須弄清楚，他們是為了向先帝報恩，而不是為了皇上。皇上千萬不可會錯其意。

以這樣的遣詞對皇帝上奏，委實也大膽了些。這大概是因為若不使用這等嚴厲的詞句，劉禪這個年輕人是不會瞭解現實形勢的緣故吧。

要聆聽大家說的話，絕不可只聽部分言詞──「開張聖聽」指的是這個意思。由此推測，庸愚之劉禪似乎早就有只聽馬屁精奉承話的習慣，忠言確實逆耳，但忠臣的諫言不能不聽，孔明強調的是這一點。

──反正我沒有先帝那樣英明。

劉禪好像常以這樣的口吻對待進諫的忠臣。「妄自菲薄」指的是這一點。孔明勸劉禪努力充實自己，儘可能地學習先帝的風範。

此外，劉禪大概常與進諫的家臣抬槓。以家臣進言「此事必須速辦，不可拖泥帶水」為例，劉禪的回答大概都是「話說欲速不達，何必急於一時，慢慢說吧」之類的話。結果，家臣逐漸變成懶得向天子進言或獻策。──「引喻失義」的意思是，以狗屁不通的理論或抬槓方式岔開論點。孔明諫言，絕不可以讓有意進諫之士因而不欲開口。

宮中（朝廷之臣）和府中（政府官員）都一樣是臣屬，因此，陟罰（晉陞和處罰）和臧否（褒貶）必須一律平等。實際上，劉禪非常偏袒身邊人員──宮中近臣時常有陞遷機會，對政府官員則相當冷漠，絕少主動予以晉陞，在這種情形之下，很難期望蜀之家臣團結一致，這也是孔明力說的一點。

這樣不好，那樣不行──孔明在〈出師表〉中說的儘是這類話。

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

〈出師表〉以上列文字為結尾。

孔明於建興五年（公元二二七年）三月呈上〈出師表〉後進軍漢中，踏上北伐的第一步。

蜀國勇將魏延是一擊論者。他主張先給魏軍一次痛擊，然後乘勢長驅直入長安。

然而，諸葛孔明卻駁退這個建議。以蠻幹作風直攻長安，並將之佔領，或許做得到。問題在於如何維持佔領後的長安。由蜀到長安，路途何其遙遠。在這個情形下，兵源問題如何解決呢？倘若以強硬的手段在當地徵調，很有可能因此喪失民心，使得蜀軍在長安陷入孤立，最後遭到擊滅。

「應該採用分區進擊的方法較為妥當。」孔明道。

對佔領地施以善政，然後以此作為前進基地，以分段方式，逐次向東進擊，也就是說，以由Ａ到Ｂ，再由Ｂ到Ｃ的方式前進。採用這個方法時，倘若在Ｃ遇到挫折，還能就近撤退至Ｂ，以圖再起。而魏延的主張是，是Ａ直接跳到Ｚ。採取這個方法時，萬一在Ｚ失敗，將會陷於無處可退的絕境。

孔明畢竟是政治家，在一切措置上都考慮周詳，面面俱到。再度拉攏過去臣屬於蜀，目前是魏的上庸（湖北省竹山縣）守將孟達，就是一個事例。孟達於關羽戰敗之際，因未派出援軍，怕受到劉備譴責而倒戈。

孟達向魏倒戈後，曾經非常受寵於文帝。他受到的優渥待遇，到了令魏國歷代家臣眼紅的程度。現在文帝已死，他當然成為眾矢之的，頗受排斥，他也感覺到魏不是他的久居之地。

他過去所屬的蜀，有他許多同僚舊友。對他甚為氣憤的劉備，現已不在人間。此刻已無任何人會阻礙他回歸蜀國。

──希望你能倦鳥知還。過去的同僚都會竭誠歡迎你。

孔明寄了如此內容的密函給孟達。孟達有感於孔明的熱誠，遂決定再度回歸於蜀。

這時，卻有一個人對上庸孟達的舉動產生懷疑。──這個人是當時在宛的司馬仲達。

「孟達有倒戈之意，非立即討滅不可！」

依照程序，這時必須先到洛陽，得到勅令才可討伐孟達，但司馬仲達為了掌握時間，因而從宛直接趕赴上庸。

「對付企圖造反的人，一刻也不可拖延！」

仲達快馬加鞭，率領部隊一路進擊。

決定倒戈的孟達，當然需要在上庸有所準備，而他也知道，此一動向總會被對自己負有監視任務的司馬仲達探查出來。不過，依據孟達的估算，仲達知道這件事情後，一定會先向洛陽報告，得到勅令後才集編軍隊，攻向上庸。這些事情處理起來，應該需要一個月的時間，而在這段時間內，他將能夠完成戰鬥準備。

不幸，這個預測卻落了空。

從宛直接趕來的司馬仲達，八天後就包圍上庸新城了。

「可惡！腳程怎麼這麼快！？」

雖然孟達扼腕切齒，但已來不及了。被包圍的他，最後被殺。

「這是一次小挫折……」

接到消息時，孔明如此呢喃。

採取分段前進策略的諸葛孔明，當然知道與魏之戰將會拖得很久。打長期戰免不了會有挫折，但才一開始就遭遇到──這一點，著實使他心情黯然。

一個不祥的念頭掠過自己的腦際。

孔明閤上雙眼，猛搖了幾下頭。這個動作，好像要甩掉腦子裡不祥的預感。

而不祥的預感竟成了事實。

為了要到渭水作戰，孔明採取由祁山北上的路線。表面上，他擺出路經斜谷道的作戰姿態，由趙雲率領這方面的部隊。

主力該由誰指揮呢？

孔明原本考慮猛將魏延以及老將吳壹，最後卻決定任用自己視若親兄弟的馬謖為指揮官。馬謖是於夷陵之役陣亡的馬良胞弟，才華確有過人之處。

──這個人的缺點是恃才傲物，這一點非予注意不可。要是換成他死去的哥哥，那就沒話可說了。

於白帝城臥病在床的劉備，常與孔明品評家臣。決定死後將全權交給孔明的劉備，為了提供孔明「人事」上的參考，曾經如此批評過馬謖。

決定任命馬謖為司令官時，孔明腦際裡掠過先帝劉備曾經說過的這句話。

孔明又搖了幾下頭。

（先帝崩殂已五年，而馬謖已不是五年前的馬謖，這一點，曾經與之共同南征的我，知道得很清楚。）

他如此勸慰自己。與孟獲交戰時，馬謖以參謀身份從軍，曾經立下大功。

孔明叫來馬謖，只叮嚀了一件事情：

「千萬不可在高處佈陣。」

山頂佈陣，有利於觀望全局，但一旦被包圍，就只有死路一條。不可佈陣於山上，是兵法的基本常識。

而馬謖卻將主力佈置於街亭山上！

故意打破常規。出乎敵人意料。

這是恃才傲物的馬謖的想法。魏軍一定做夢都沒有想到蜀軍會佈陣於山上才對。因此，魏軍不會有以此為對象的戰鬥準備。何況，由山上直攻下來，不是更能順勢地殲滅敵軍嗎？

未料，這個作戰方式完全失敗。

魏軍毫不猶豫地包圍街亭之山。對馬謖而言，這是天大的誤算。

（不可能全軍都在山上，蜀軍不可能笨到採取這樣的佈陣方式，在山上的應該只是少數的誘敵部隊，主力應該躲藏在什麼地方吧？）

馬謖認為敵軍會做如此猜測，因而不可能包圍山麓。魏軍卻毫不猶豫地傾全軍之力，展開包圍作戰。

馬謖下了一次大賭注，結果，這個賭注使他自毀前程。

由於兵糧已盡，飲水也被截斷，蜀軍幾乎沒有與對手交鋒，就輸得一敗塗地。

街亭大敗，原因在於違反軍紀。

諸葛孔明曾特別申誡「千萬不可在高處佈陣」，馬謖置若罔聞，才會有如此的結果。

像父兄一樣對待馬謖的孔明，也只有狠下心腸，揮淚將其處斬。

──泣斬馬謖。

簽署將馬謖處死命令的文書時，諸葛孔明的一雙眼睛是赤紅的。

「蜀已失去關羽、張飛、馬良、馬超等人，此刻正是欠缺武將之際。尚請丞相法外施恩，為前途有為的馬謖留一條生路……」

有人瞭解孔明的心情，做此建議。而孔明卻搖頭，以斷然的態度回答道：

「這樣做無法維持軍紀。我的心猶如天秤，絕不會因人而變更其輕重。」

建興六年（公元二二八年）春，敗於街亭的蜀軍，退兵至漢中。

孔明以「罷免丞相一職」處分自己。因為他認為起用馬謖是他審人不明的緣故。

## 一五六天下三帝

公元二二九年四月，過去以吳王自稱的孫權，也開始稱帝了。中國同時出現了三個皇帝。這在蜀引起了激烈的議論。

※※※

蜀軍因馬謖違反軍紀，而於街亭大敗的翌年──公元二二九年四月，過去以吳王自稱的孫權，也開始稱帝了。

也就是說，中國同時出現了三個皇帝。

這在蜀引起了激烈的議論。概括言之，這是理想論者與現實論者之間的論爭。

蜀為何對魏興動干戈？

這是因為魏企圖篡奪漢之天下的緣故。曹丕廢了漢獻帝，成為魏帝。雖然他稱此舉為「禪讓」，實際上，獻帝是被迫讓位的。

在蜀國，人們以為獻帝已遭曹丕毒手。他們相信所得到的誤報，因而與漢室有血緣關係的劉備，以後繼者身份即位。雖然後來得知，獻帝仍以山陽公身份尚在人間，但這時候已無法廢除已經即位的皇帝。

誤報遂因而未被更正。

這正是蜀在立足點上的困擾之處。獻帝之事在蜀終成禁忌。有禁忌的國家，立場上會站不穩。有禁忌的意識，人民的精神會頹喪。

雖然為了方便起見，使用「蜀」或「蜀漢」的稱謂，但這個政權始終以「漢」正統自居。他們標榜的是：這不是劉備創立的新王朝，而是繼承於四百年前高祖劉邦所創立的漢王朝。

全中國之主的漢帝王，理應掃蕩割據各地的勢力，收復天下。

然而北方有魏以皇帝自稱，並且割據該地。在天無二日、地無二帝的觀念下，諸葛孔明興兵北伐攻魏。雖然結果事與願違，大軍敗於街亭，但他並沒有因此放棄北伐的計劃。

魏是漢賊，所以必須討伐。魏被視為漢賊，是其以皇帝自稱的緣故。

現在，吳也僭稱皇帝，因此，吳也應被視為漢賊，這是再簡單不過的道理。

但蜀漢與吳有同盟關係。

漢賊必須討伐，豈可與之結盟！

──漢賊必須討伐！

這是理想論派的主張。

對此，現實論派卻以如下理由反駁：

──同時與魏、吳兩國為敵，蜀漢甭說討伐別人，連維持自己的國家都有困難。主張討伐吳國的各位，難道目的在於使我蜀漢滅亡嗎？

理想論派則說：

──我們當然不希望看到蜀漢被滅。我們強調的是，不可與僭稱皇帝的吳繼續結盟，因為這是違反大義之事。我們必須廢除同盟關係，以顯示我們的立國原則。

現實論派又說：

──雖然不立即攻討吳，但宣佈廢除同盟關係時，吳可能會惱羞成怒而攻打過來。

聽到現實論派如此分析，理想論派自然不敢否定吳以先發制人姿態攻打過來的可能性。

蜀漢正傾全力與魏交戰。與吳交戰時，水戰將佔據大的比重，因此，備戰方式也大不相同。這不是將對魏作戰的戰備移到對吳作戰就可以解決的事情。

二十世紀的日本，曾經分為北進論和南進論兩派，一度陷於危機。北進與南進的戰爭方式迥然不同，兩面同時作戰只有在國力極為充實時，才能做到。誠如孔明〈出師表〉中所說的「益州疲弊」，蜀在三國中國力最為薄弱。與魏交戰是孤注一擲的舉動，況且，這個作戰是與吳同盟，並使之牽制魏為前提條件。

縱使吳不先發動攻擊，但斷絕同盟關係，對蜀而言，已是極大損失。如果沒有吳的牽制，超級大國魏便能隨心所欲地宰制弱小的蜀國。在這樣的情況下猶拘泥於理想，不是會自取滅亡嗎？

──標榜正義，斷絕盟交！

傾向以此對待吳的理想論派，實際上是多數派。而對之猛烈反對的是現實主義者──丞相諸葛孔明。

因負起街亭戰敗責任而辭去丞相一職的孔明，這一年因平定甘肅的武都及陰平，並且成功地拉攏當地勇猛的藏族，再度恢復丞相職。

諸葛孔明萬分不願意地派遣使節，至以皇帝自稱的孫權處表達祝賀之意。孫權對使者衛尉陳震道：

「兩帝並立。滅魏後，我們兩國共同來瓜分魏之領土吧！豫、青、徐、幽四州歸於吳，兗、冀、并、涼四州歸於蜀，司州（畿內）則以函谷關為界，由兩者瓜分，這樣如何？」

對擁有天下一半以上的超級大國魏，說要瓜分其領土，這樣的想法不是太一廂情願了嗎？

吳改年號為黃龍。使用這個年號，為的是要紀念黃龍於夏口和武昌為人目擊之瑞兆。吳國以建業──即今日的南京──為首都。

中國分裂的情形以後也持續很久，而以南方為據點的王朝，大都以建業為國都。吳之後是東晉、宋、齊、梁、陳等共六個王朝。到陳為隋所滅而天下一統的三百五十多年期間，就南方而言，是所謂的「六朝時代」。

這一年，蜀之老將趙雲去世。

※※※

孫權稱帝的第二年，蜀漢整年忙於對魏戰爭的準備。如前所述，在這之前，蜀曾出兵越過漢中到武都、陰平等地，這一年則完全是休兵狀態。另一方面，魏以曹真為主將，進兵到漢中。

蜀算是得到天公庇護，這一年秋天，由於連綿陰雨，河水氾濫，魏遂命令曹真退兵。

翌年公元二三一年，諸葛孔明攻打祁山。

魏的主帥司馬仲達，其下則有張郃、郭淮等人。

司馬仲達持的是慎重態度。諸葛孔明會採取什麼樣的作戰方式，他一點也猜不透，所以，絕對不宜輕舉妄動。孔明下令把上邽一帶的麥子全割了下來。這個地方屬於魏的版圖，因此，此舉形同搶了敵人的糧食。

（你們快動肝火吧！）

孔明這個舉措，是為了要激怒對方。但知道孔明意圖的司馬仲達卻按兵不動。這一點，引起了部將張郃的不滿。

「這麼懼怕蜀軍，簡直太窩囊了！我們這樣會被天下人恥笑啊！」

張郃極力主張出擊。其餘將軍也贊成這個主張。

「既然各位如此主張，那你們就去把蜀軍殲滅吧！」

司馬仲達遂准許出擊之事。

孔明命令魏延、高翔、吳班等將軍應戰。結果，魏軍大敗。使魏軍耐不住性子，毛毛躁躁地攻打過來──這是孔明的作戰計劃。

「仲達是個思慮非常縝密的人，他會受挑撥而如我們所預期地攻打過來嗎？」

幕僚們起先持的是半信半疑的態度。對此，孔明回答：

「仲達知道我們埋有伏兵，準備將進攻的魏軍殲滅。」

「既然知道，他更不會攻打過來吧！」

「不，魏軍會攻打過來的。」

「為什麼呢？」

「張郃以及其餘仲達麾下部將，將來有可能成為威脅仲達地位的競爭者，因此，仲達期盼他們被打敗。」

孔明微笑道。

「怎麼可能呢？……打敗仗時，仲達得負起責任啊！」

「這正是仲達之所以是仲達的高明之處。」孔明道，「為了逃避責任，他當然會作好妥善安排。依我推測，他會徹底反對出擊之事，然後擺出不得不同意諸將之主戰論的態度。……這麼一來，戰敗的責任不是就該由主張出擊的諸將負起了嗎？堅決反對出擊的仲達，不就可以置身事外了？」

「原來如此。」

幕僚雖然頷首，卻也露出半信半疑的表情。

結果，事情的進行，全如孔明所料。

這次交鋒，蜀漢獲得三千甲首。

甲首是指穿戴盔甲的戰士首級，不包括役夫的頭顱在內。也就是說，這是純戰鬥人員的傷亡。

六月，蜀軍因糧食已盡，決定撤退。撤退的另一個理由是：雨季即將開始。

「蜀軍正在撤退，這是最好的攻擊時機！」仲達命令張郃。

軍隊撤退時，一般都會預置伏兵，以掩護主力部隊順利撤退。因此，兵法禁止追擊這樣的軍隊。

但，張郃卻不能不聽這個命令。不久前，他因堅決主張出擊而被敵軍打得慘敗，所以，這次再也不敢違拗仲達的意思了。

魏國名將張郃，果然於追擊戰中遭遇伏兵，右膝為流箭所傷，因此喪命。

司馬仲達在魏國的有力角逐者，遂如此消失。

※※※

獲得三千甲首──蜀軍雖奏此大捷，卻不得不撤退，之所以如此，最大的原因在於軍糧的補給不繼。

補給為何不繼呢？

第一個原因是人災。

於漢中擔任補給任務的李嚴怠工，影響極大。這時已改名為李平的李嚴，一向以在白帝城與諸葛孔明同受先帝委託為傲。但相較於孔明的位居丞相處於權力中心，自己空有驃騎將軍之高位，卻被迫遠離中央；輾轉江州（重慶）、漢中等地的他，始終未能如願出仕成都宮廷。他為這樣不平的際遇深表不滿。

（我在這裡努力擔任補給任務，戰功卻全歸於諸葛孔明，我豈不是當傻子嗎？）

持此想法的李平，遂在補給業務上故意怠慢。

孔明連視同己出的馬謖都以違反軍紀加以處斬，怎麼會就此放過李平呢？他於是找出李平怠工之具體證據，給予嚴峻彈劾。結果，李平官職被削，並被流放到一個叫梓潼的地方。

孔明對被處斬的馬謖遺族非常關照，同樣，他也給予被流放之李平的兒子李豐要職，使他有恢復父親名譽的機會。

政治要人彼此不睦，好像是蜀漢的傳統現象。其近例有：關羽攻打樊城時，江陵之麋芳等人曾經在補給事宜上怠慢，上庸之孟達則根本不派援軍。

這一點，大概與蜀漢劉備陣營人脈之複雜有關吧！？劉備陣營除了關羽、張飛等直系人員以外，尚有陶謙、呂布、劉表、劉璋以及關西軍團等從各地派閥前來投入的人，想要妥善統轄他們，即使以諸葛孔明這等第一流人才，也不是容易做到的事情。

北伐失敗後，魏延與劉琰、楊儀等人的不和表面化。孔明不得已，遂將車騎將軍劉琰送還成都。在迫切需要人才的「危急存亡之秋」尚且如此，人災問題的嚴重性，不言可知。

其次是補給技術欠佳。具體言之，就是運輸方式和工具都很陳舊，難以達成大量補給之目的。

另外，雖與吳之同盟關係尚在，但兩者間的聯繫作業完全脫節。在蜀陷於苦戰、亟待盟友牽制魏時，吳卻並不樂意採取行動。實際上，兩者持的都是利用對方的心態，因此，這樣的同盟形同虛設乃是理所當然之事。雙方都不是因義結盟，在這種情形之下，誰願意犧牲自己呢？

「我們花兩年時間慢慢準備吧！」

孔明對蜀國要人們說。

要打倒超級大國魏，臨渴掘井式的準備是不行的，所幸蜀有天然要塞。有鑑於曹操曾經吃過一次虧，因此，魏對攻打蜀至漢中以南的地區有所猶豫。由於居於難攻之地，蜀因此可以在準備上好整以暇。

孔明每天把自己關在丞相府裡，坐在案前冥思。偶爾想到什麼，就提筆在桌上的紙張塗鴉。不過，他塗鴉的並非文字，而儘是一些直線或弧線。

「運輸工具……勝敗完全取決於此。」

孔明自言自語道。

迄今為止的戰爭，用以運輸糧食或軍需用品的工具，都是由數頭牛或馬拖拉的車子，車體兩側各有一個車輪。

「這從春秋戰國一直沿用至今……」

萬一行走很陡的坡路或山道時，這類車子便很容易顛覆，大量物資因而損失。如果能使這種雙輪車子更穩固，這類損失不曉得能夠減免多少。

而且，一旦車體穩固，載量自會增加許多。孔明正在設計運量較大、且易於上貨和卸貨的較大型的車子。

設計完成後，孔明叫人製造樣車，並在山道實地試車。試車結果，發現有不理想的地方即刻修改。

孔明發明的車子，一般人稱之為木牛或流馬。

木牛或流馬的實際模樣到底如何，現在已無從稽考。但由名稱推測，這個東西好像和牛或馬的形態有關。

諸葛孔明除了是一流的政治家、軍事家外，更是一個具有科學頭腦的發明家！

## 一五七丞相病倒

愍──諸葛孔明在案頭的白紙上寫了這個字後擱下筆來。只寫一個字，他就覺得很疲憊，他望著自己寫的這個字，深深嘆了一口氣，這個字著實沒有平時的勁道。

※※※

蜀漢建興十二年（公元二三四年），諸葛孔明再度率軍北伐，越過斜谷道，來到渭水沿岸，這是經過兩年時間準備才動員的十萬軍隊。

在街亭一役及張郃陣亡的戰役之間，曾經有過一次進擊至陳倉後又撤退的戰鬥，因此，這次北伐算是第四次。由於使用孔明所發明的木牛、流馬，運輸作業極為順利，龐大的軍隊來到渭水南邊一個叫武功的地方。現在的地圖上，武功在渭水北岸，但若依據三世紀上半葉的水路情形，武功這個城市應在渭水南岸。

魏的主帥又是司馬仲達。有意攻打長安的蜀軍，一定會渡過渭水到北岸，因此，魏軍大可在渭水北岸嚴陣以待，並於蜀軍渡河甫畢、尚未整頓陣形之際，給予痛擊。而司馬仲達發下的指令卻是：

「全軍渡河！」

「主帥是準備佈下背水之陣式吧？」

魏軍幕僚猜測這個命令的用意。而發下命令後的司馬仲達則顯得無比緊張，他輕輕搖頭自語道：

「蜀軍要是繞山到東邊，問題可就大了。希望他們到西邊的五丈原……」

戰爭無異賭博。司馬仲達下的賭注則是孔明會走過五丈原。

倘若蜀軍走東進路線，則其目的在於速戰速決。仲達由孔明的性格判斷，蜀軍會為了長期作戰而走向西邊。因為這是一場賭博，所以，仲達根本未做敵軍東進時的準備，他的一切作戰計劃，都以蜀軍開往五丈原為前提。

孔明果然向西方前進。

「他們前往五丈原了！他們前往五丈原了！」

司馬仲達孩子一樣地欣喜雀躍。這麼一來，他可以不必為改變作戰計劃而費心了。

實際上，諸葛孔明並不是一開始就決定走向西邊的，他曾一度傾向速戰速決，因而考慮採取東進策略。後來改變決定向西方的五丈原前進，是因為與同盟的吳國之間洽談有了結果的緣故。

──希望貴國由居巢、湖口兩地攻打合肥新城。

孔明曾經如此向吳要求。

之前蜀、吳同盟甚不諧調，原因不外乎彼此利害關係並不一致。這次，兩國終於有了共同的利害關係。攻取合肥是吳的宿願，而一旦取得合肥，它將成為北進時的橋頭堡。此外，有了這個前哨站後，以後可以免除來自北方攻擊的威脅。過去不敢攻打合肥，是因為魏的兵力過強，現在情形已大不相同，由於魏的大軍前往迎擊蜀軍，因此，吳於這個時候攻打合肥，魏應該不可能派出援軍才對。

吳遂對攻打合肥之事欣然表示同意。

由於蜀已在五丈原採取持久作戰的態勢，吳沒有魏派援軍之慮，因而在精神上輕鬆許多。

進駐五丈原的蜀軍，十萬將兵奉命開始在當地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這就是所謂的「屯田政策」。

於是，士兵們當起農夫來了。

──慢慢地來。

蜀軍擺出這個態勢給魏軍看，目的在於使對方變得心浮氣躁。

「你們要慢慢的來，我們也可以不快不慢呀！」

司馬仲達笑著說了這句話。

仲達由於得到間諜的報告，對蜀的內情知道得很清楚。內訌頻發是蜀軍內部的傳統，因此，屯田生活拖得越久，內部的派系鬥爭也會越演越烈。

──等他們發生分裂吧！

仲達打的是這個如意算盤。

孔明當然知道己軍的弱點。但，他持著樂觀的態度，期待在己軍的派系鬥爭白熱化之前，魏會因合肥被吳攻打而軍中產生動搖。

未料，孔明的期待落空了。

因為，吳軍攻打合肥的情形並不順利。這一點或許不該苛責吳軍，而應稱讚據守合肥的魏軍英勇吧？

由於合肥的魏將滿寵十分善戰，吳軍始終無法攻陷該城。

不僅如此，魏軍雖然正與西方的蜀軍交戰，魏明帝卻於這個時候搭乘龍舟親臨與吳交鋒的戰場──這是皇帝親征。由此可見，魏是何等重視這場與吳之間的戰役。魏軍士氣因而高昂到了極點，相對於此，吳軍則聞風喪膽。

於魏、蜀交戰之際進兵合肥的吳，原本企圖以趁火打劫的方式取得合肥。而魏卻一方面與蜀繼續交戰，一方面則由皇帝御駕親征。

孫權的侄兒孫泰於此役中陣亡，吳軍士氣因此更加低落。

※※※

「什麼！孫權從合肥撤兵了……！」

接到報告時，孔明露出明顯沮喪的表情。喜怒哀樂一向不形於色的他，由於過分錯愕，來不及掩飾內心的失望。

孔明期待的是，魏因聽到號稱十萬大軍的吳軍前來攻打，因而陷入進退維谷的狀態。縱然吳要勝魏不是容易的事情，但兩軍交鋒總會持續一段時期，沒想到才兩個月，吳就撤兵了！

──退兵！我們沒有必要在此苦戰！

孫權是很乾脆的人，看到形勢不利，立刻下令撤退，以免受創更深。

「我以為他們起碼能熬半年呀！」

看到孔明失望的表情時，幕僚不覺面面相覷。

──丞相從來沒有這麼沮喪過……

幕僚們彼此用眼睛說著這句話。

──果然……

這是他們用眼睛說話的結論。

「果然」什麼呢？近來諸葛孔明的健康情形非常不佳。雖然此一情形迄今為止，只有身邊人知道，但他的確已罹患重病。

這一點從他說話時的樣子就能看得出來。他最近說話時常常停頓，這顯然是由於氣透不過來的緣故。多年的辛勤工作，終於侵蝕到他的健康了。

──丞相顯然陷於焦躁的狀態……

幕僚中最貼身的幾個人發現到這一點。

（在撒手西歸之前，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孔明知道自己健康情形日衰，非常焦急。來日不多，而要做的事情堆積如山，在此一情形之下，他還能不焦急嗎？

「孔明的樣子有點不對勁……」

敵將司馬仲達也發覺到這一點。孔明是他多次對峙過的宿敵。

（孔明想的是什麼？）

這是仲達數年來無日不想的問題。戰爭本來就是揣測對方要出的招數，然後確立己方的作戰方針，仲達最重要的工作可以說是「對孔明的研究」。孔明的一切動態，他自信比任何人都要清楚得多，孔明心裡在想什麼，他大概都猜得出來。

但孔明近來的作戰指揮，常有令仲達無法理解之處。「奇怪……？」令仲達摸不著頭緒的次數越來越多。這不是正常現象，一定是孔明出了什麼問題。

孔明頻頻擺出挑戰的姿態。和過去相比，這是極不尋常的事。

「即使對方挑釁，也絕不可出擊！」

司馬仲達如此命令部下。發下命令後，他又有摸不著頭緒的感覺。現在，一個推理在他腦子裡逐漸成形了。

（會是如此嗎？……一定是這樣！……）

仲達開始認為：孔明十之八九健康出了問題。依據軍使的話，蜀軍內行鞭打二十以上之處罰，都要由孔明親自裁決。孔明的睡眠時間因而被剝奪許多。

（這樣，一個人的健康不被拖垮才怪哩！）

聽到這件事情時，仲達有了這個想法。──孔明一定是積勞成疾，而且病得相當嚴重！

像孔明這等不簡單的人物會感覺焦躁，一定是自覺命在旦夕的緣故。他有許多事情想在自己還活著的時候見到有所著落……

一次，蜀軍軍使送了巾幗（女用頭紗）和婦人的衣服來。

──只會佈陣而不敢出擊，你豈不像個女人嗎？

送來的禮物，意在嘲諷。

打開饋贈物的包裝時，在場部將莫不勃然大怒。

「我們豈能忍受這等侮辱，立刻出擊吧！」

年輕將校尤其氣得直跺腳，口口聲聲說非立即出擊不可。

「且慢！」仲達制止急欲採取行動的部下，道，「不可接受挑戰是皇上的旨意。雖然如此，孔明如此侮辱我們，我也和你們同樣怒火難抑。好！我就奏請皇上准許我們出擊吧。回頭我會派急使請示皇上的。」

仲達當然只是故作姿態罷了，他絕無出擊之意。──他要等待孔明撒手西歸。

愍──諸葛孔明在案頭的白紙上寫了這個字後擱下筆來。只寫一個字，他就覺得很疲憊，他望著自己寫的這個字，深深嘆了一口氣，這個字著實沒有平時的勁道。

「該躺下歇息吧！」

從者道。全身疲憊得實在無法再支撐的孔明，正想躺下歇息一會兒，未料，總管卻於這個時候進來報告：

「尚書僕射（官名）李福大人來到。」

這是成都天子聽到丞相病重，特地派遣使者前來五丈原探望。李福以勅使身份前來之事，有人已於這天早晨報告過。

躺著迎接勅使，當然是不可以的事情。

李福不只為了探病而來，一方面也是承天子之意，對國家大計有所諮詢。蜀國在政治、軍事上的一切，全由諸葛孔明掌管，孔明一旦去世，皇帝將會不知如何統治國家。

孔明只回答諮詢的問題。成都天子問的儘是一些細枝末節。

「只關心零碎小事……」

孔明為成都的天子不注意主要大事，卻只關心細枝末節等小事而憂心。該詢問的事情，天子都忽略了。

「那我就告辭了。」

李福站了起來。

「李兄，請把那個東西帶回去吧！」

孔明指了案頭上的紙張。

「上面寫的『愍』字，是什麼意思呢？」

李福一時體會不出這個字的意義。

「那是洛陽……漢天子的謚名。陛下交代上次來的勅使，要我為最近崩殂的洛陽漢天子起的謚號……」

「是嗎？……好，那我就把這個東西帶回去了。」

李福拿起這張紙，恭敬地奉到頭上。

山陽公，即將帝位讓給魏的廢帝劉協──獻帝，於這一年的三月間去世。「獻」是魏所奉的謚號，蜀自然需要另奉謚號，因為劉備是以劉協之後繼者身份即位的。

孔明為廢帝起的謚號是「愍」。在魏被稱為「獻帝」的這個人，在蜀則被稱為「愍帝」。這個謚號是追念被曹丕所迫而失去帝位的不幸天子。

勅使李福辭退後，諸葛孔明躺下歇息。未料，這一躺，卻再也沒有起來。躺在床上的他，偶爾以微弱的聲音問道：

「李福還沒有回來嗎？」

伺候於身邊的人以為孔明是在說囈語。勅使李福已離開五丈原回成都去了，怎麼會再回來呢？

「李大人已回成都去了。」

近侍悲戚地回答。被稱為睿智賽過神仙的諸葛孔明，意識是否開始混沌了？

未料勅使李福於兩天後，再度來到五丈原。

「你好像忘記了什麼事情吧？」

諸葛孔明微微睜開眼睛，問道。

「是的。這是我回來的原因。」李福回答。

「你忘記問一件重要的事情，對吧？」

「丞相猜得一點沒錯。要問的事情是……」

李福說到這裡，往前傾身，孔明搶白說道：

「以公琰（蔣琬之字）最為理想……」

諸葛孔明死後，以什麼人當丞相來主持國事最為理想呢？──李福是為了問這件事而回來的。實際上，成都天子劉禪並沒有叫勅使詢問這件事。天子諮詢的儘是一些小事。

──陛下交代的事情，全都問過丞相，並且得到回答。可是，光問這些夠嗎？有沒有疏漏更重要的事情……？

李福在返回成都的路上再三思考。結果，他終於發現自己應就繼任者問題有所請示。雖然不在勅命之內，但他還是為了問這件事立刻趕回五丈原。

「蔣公之後呢？」

「以文偉（費禕之字）為宜。」

「在這之後呢？」

諸葛孔明靠在枕頭上的頭微微搖了一下。他沒有再做回答。

## 一五八五丈原秋深

「我實在搞不懂。」仲達又說這句話時，一邊縮了縮頭。這是魏青龍二年八月、陰曆中秋末的時候。吹過五丈原的秋風，已有沁人的涼意。

※※※

司馬仲達率領的魏軍與以諸葛孔明為主帥的蜀軍，在渭水南岸五丈原對峙達百餘日之久。

「蜀國丞相去世了！」

五丈原住民跑到魏軍軍營如此報告，是這一年秋天八月的事。

「孔明死了……！？」

仲達露出了錯愕的表情。對孔明研究比任何人都深入的仲達，因聽到這位敵人的死訊而非常沮喪。強敵之死，應該是個喜訊，而仲達的心裡卻充滿落寞之感。

（我好像被孔明深深迷惑了……）

仲達眼眶有發熱的感覺。他的心情何等空虛！

司令部內一片嘩然。

「聽說孔明死了！」

「沒有孔明，蜀軍就不足為懼！」

「老天爺眷顧我們魏這一邊了！」

「這個良機絕不可坐失！」

仲達聽到幕僚們議論紛紛。

「且慢！」仲達道。

「將軍是什麼意思？」幕僚問道。

「孔明是何許人物，他會就這樣死了嗎？」

仲達通過長年對孔明的研究，覺得自己多少成了孔明的化身。

（換成我，如果知道自己即將命絕……）

仲達就此做了思考。既知要死，不是會大大利用這個時機嗎？

孔明知道自己病重已是眾所周知之事。因此，「孔明死矣」這個消息，將不致使人懷疑，魏軍一定認為這正是粉碎蜀軍的絕佳機會，此刻自己週遭的幕僚群情嘩然就是最好的印證──孔明當然會預測到這一點。

認為良機莫失的魏軍，一定會一反過去不受挑釁的姿態，對蜀軍猛然發動全面性攻擊──

越是這樣的時候，越可能中人圈套。何況這是孔明最愛用的策略。

「說不定這是陷阱……」仲達道。

聽到這句話時，幕僚頓時變得鴉雀無聲。

有謀略之神稱謂的諸葛孔明，既然要死，絕不可能平白死去。他會利用最後一次機會，大大發揮自己的謀略，這是十分有可能的事情。聽到主帥司馬仲達說了這些話時，魏軍幕僚開始有了「陷阱」意識。

「蜀軍確實可能設下陷阱，那現在我們該如何是好呢？」一名幕僚問道。

「我們最好隨機應變，看看情形再說，多注意蜀軍動向。」仲達道。

蜀軍這邊，由於失去孔明這一精神上的支柱，全軍正在一片哀嘆聲中。在這個狀態下，要打仗是不可能的事情。雖然孔明是否為真正的軍事天才，這一點還有不少疑問，但他的確已將自己的超人能力發揮到最上限了。

──作戰之神。

孔明自知配不上這個稱謂，卻也不反對被人如此稱呼。為人謙虛的他，事關自己不拿手的戰爭問題，也就不否定渲染性的傳說。

──我們蜀國有智謀如神的大軍師諸葛孔明。

孔明下意識地在蜀軍內部培植了這樣的信仰。蜀軍由於有了這樣的信仰，才得以發揮實力以上的戰力。反過來說，一旦失去孔明，戰力將會降到實力以下甚至有戰意喪失殆盡的可能。

「只有撤退一途。」

蜀軍陣中的重要分子都知道，沒有孔明這個信仰對象後，與超級大國魏繼續交戰是不可能的事情。

「雖然丞相已死，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不能繼續作戰。有我在，你們還怕什麼？」

獨排眾議、主張力戰到底的是魏延。上層會議遂因他的發言而導致眾人呈現掃興之狀。這個人向來自以為軍事能力猶較孔明為高，並因此自負滿滿，且常如此公開放言。以前提出「一擊攻滅論」被孔明駁回時，他還以「丞相膽怯」之語處處宣揚，著實是個軍中異類。

「因一人之死而廢天下之事，豈可讓這樣的事發生！？難道我說的話不對嗎！？」

魏延堅持要繼續作戰。

※※※

孔明對自己死後之事，當然做過縝密的思慮。他甚至叫來主要的幕僚，就自己死後的撤退作戰面授機宜。

姜維、費禕、楊儀等人都陸續多次獲得面授有關計策的機會，唯獨魏延，一次都未獲孔明召見。孔明知道叫他也沒有用，魏延是根本不會贊成撤退的。

就撤退策略對諸將面授機宜後，孔明一定不忘特別叮嚀：

──這件事情絕不能讓魏延知道。

此外，他又說：倘若魏延同意撤退，最好；若絕不贊成撤退，那也沒辦法，就把他留在戰場吧！這總比蜀軍為他一人而蒙受極大損失來得好。

孔明死後，每次召開高層會議，無論魏延如何力說繼續作戰，諸將全都默不做聲，因為他們知道，與他爭辯也是無益之事。諸將賴以依靠的是，孔明於臨終前說的一句話：

──我在魏延軍中已有佈局。

看見無人開腔，魏延便對費禕說：

「你應該不是膽小鬼吧？文官可以護送丞相的靈柩回去，我們武人必須留下，與魏硬戰到底。有我魏延在，你一切放心好啦！膽小的丞相已死，我倒正好能展開積極作戰哩！如何才能打贏魏，作戰計劃我早就擬好了。」

魏延把自己的作戰計劃展示給費禕看。這計劃是以前孔明所不屑一顧的。

（真要命……）

費禕心裡雖如此想，卻又翻看著這份作戰計劃，佯裝感佩，道：

「這個計劃很好，相信楊儀兄也會同意的。」

「不，我知道楊儀一定不會贊同，我和他關係不睦，他一定不會支持我。」

「我可以向他說這是我擬的計劃，這樣，他一定會贊成的。」

費禕道。實際上他並不認同魏延的作戰計劃。因為知道魏延無撤退之意，他不願被拖下水，去打毫無謀略的戰爭，因此，急著要找藉口擺脫魏延。

「這個主意很好！」

對自己的作戰計劃有充分自信的魏延，立刻同意了費禕的提案。

「我現在就去找長史（即楊儀）──」

費禕翻身上馬，奔馳而去。目送著他的魏延，發現費禕的騎馬速度異乎尋常。

（莫非他在騙我……！？）

魏延立刻叫部下跟蹤而去。

結果，這名部下沒有回來。原來，諸葛孔明早就料到自己死後，最有可能惹出問題的是魏延，因而暗中拔掉他的羽翼，拉攏魏延的主要部屬：這就是孔明生前的「佈局」。

孔明死後，還將自己巨大的影子留在蜀軍。孔明的影子在各方面指導了蜀軍的南歸。

孔明不只在蜀軍留下自己的影響力，他在敵將司馬仲達的心裡，也留下了深深的陰影。

（孔明病重是事實，但是不是真的死了呢！？）

仲達甚至懷疑住民前來報告，也是出自孔明的計略。

就算孔明真的已死，由於他臥病的時間甚長，因此，也許早就擬妥自己死後的作戰計劃。對付這樣的敵人，千萬不能大意。

「採取前進、後退能隨時變換之陣式！」

司馬仲達對魏軍發下這個命令。

※※※

五丈原在渭水旁邊，土地相當肥沃。雖然孔明發明木牛、流馬等運輸工具，以謀求軍糧補給，但他唯恐如此尚有不足，於是下令將兵在此從事耕作。

雖然土地肥沃，這一帶的渭水河流卻相當淺，因而無舟楫之便。另一方面，此地是較高的平原，能眺望遠處，佈陣於此地，對敵軍的動態能一目了然。因此自古以來，每次發生爭戰，這裡都是兵家必爭之地。

在這裡實施屯田制度、擺出長期作戰態度的蜀軍，卻因孔明之死不得不撤退。

各種不同的情報送到司馬仲達所在的魏軍總司令部來。

「我實在搞不懂。」

仲達邊說，邊敲了幾下自己的後腦勺。

──蜀軍明顯在做南歸的準備。

──不，他們一點沒有南歸的打算。

完全相反的情報同時傳來。

「你這個情報，依據的是什麼？」

仲達對帶來蜀軍無意南歸情報的人，問了這句話。

「我是根據魏延部隊所做的判斷。」

「那個傢伙的部隊……！？」

是那個牛脾氣的魏延違反撤退命令……！？難道這是佯裝撤退，然後突然進攻的作戰計劃之一環？仲達實在分不清楚這一點。他想像得到的是，所有這些混淆的情報，一定是出自諸葛孔明的計略。而孔明本身是否仍活著，仲達連這一點也還弄不清楚。

「我實在搞不懂。」

仲達又說這句話時，一邊縮了縮頭。這是魏青龍二年（公元二三四年）八月、陰曆中秋末的時候。吹過五丈原的秋風，已有沁人的涼意。

越來越多的情報出現。經過仔細整理，得到的結論是：孔明之死大致無疑，而蜀軍即將南歸，應該也是屬實。

「我們展開追擊吧！失去孔明正在撤退的蜀軍，戰意自然喪失殆盡。現在發動猛烈攻擊，一定會大獲全勝的。」

征蜀護軍秦朗如此進言。

「好，我們就派兵追擊吧！不過，一定要以進退兩可之陣式前進才行。」

仲達終於決心要移動軍隊了。雖然如此，畏懼孔明謀略的他，佈置的是隨時可退的陣式。

「將軍為何顧慮如此之多呢？」

秦朗頗不以為然。

「那是因為你不知道孔明有多厲害的緣故。千萬不可大意啊！」

仲達嚴肅地回答。

魏軍已對向南移動的蜀軍展開追擊了。

這時候，蜀軍中的一個部隊揚起一陣鼓聲，那是楊儀的部隊，隨著鼓聲，戰旗突然轉變方向。也就是說，全軍掉頭轉向追擊前來的魏軍了。這個變化非常迅速而整齊，好像是早就預定好的行動。

「快退！快退！孔明使出他的計略了！不可繼續進軍中了他的圈套！快退！」

大將軍司馬仲達大聲喊叫。所幸魏軍採取隨時能退的陣勢。他們聽到仲達的命令，便迅速後退。

蜀軍趁魏軍後退之際，迅速往南前進，只要進入秦嶺山脈，魏軍就無法追擊上來。等大部分蜀軍進入秦嶺谷道後，蜀才發佈「丞相諸葛孔明已死」之消息。

蜀軍在幾乎無任何損失的情形下，從五丈原撤退而去。魏延見部下逐一離他而去，蜀軍部隊則全都南下，因而氣憤不過，遂派急使到成都，報告說「楊儀造反！」，得此情報的楊儀，也立刻以「魏延造反！」急報成都。

成都天子於是向蔣琬垂詢道：

「到底哪個說的才是真的呢？」

「當然是楊儀說的才是真的。」

蔣琬回答。魏延過去多次違背丞相命令，這是眾所周知的事情。

「那就討伐魏延吧！」

天子下了這道命令。

蜀軍好不容易從五丈原完成不流血的撤退，卻在返回途中發生這樣的內訌，結果，魏延為楊儀部下所殺。雖然如此，由於魏延最後只帶領數名部下，內訌損失因而減到最低限度，這可以說是拜料事如神的孔明生前佈局所賜吧？

司馬仲達白白地讓蜀國大軍逃逸而去。五丈原的人們稱此為：

──死諸葛嚇走生仲達。

「若有人再說無禮的話，讓我聽到，就把人抓起來。」

秦朗如此報告時，仲達只說一句：

「讓他們去說吧！」

死諸葛嚇走生仲達──實際上，使住民傳誦這句話的正是逃走的司馬仲達本人。

## 一五九孔明死後

失去丞相諸葛孔明的蜀，在人事上開始出現危機。朝中要人們個個為了爭取丞相之位，暗中互相較勁起來。

※※※

被死人嚇走──這樣的事情傳揚出去，顏面上非常不好看。就算真有過這樣的事情，當事人也一定會設法掩飾才對，而司馬仲達偏偏刻意使這句話流傳出去。

結果，「死諸葛嚇走生仲達」這句幽默之語一直被人們傳誦著。

由驃騎將軍晉陞為大將軍已四年的司馬仲達，現在已是魏王朝坐第一把交椅的人。由於多年征戰，他對軍隊影響力之大，已到無人能望其項背的程度。

這樣的人物對朝廷而言，是必須警戒提防的。篡奪前漢的王莽曾是大將軍，取代後漢的曹氏一族也是以武力背景起家的。

兩年前去世的曹植（曹操三子），之所以在成年後仍處不遇的狀態，便是由於他除了是一流詩人之外，在各方面的才華也都非常卓越。

廷臣絕不可受到警戒。引起朝廷疑心的人，遲早會被剷除──這是明擺著的歷史教訓。《史記》和《漢書》是當時士大夫必讀之書，而這兩本書中詳細記載了漢高祖劉邦如何逐步肅清建國功臣的經過。

因此，成為「被死諸葛嚇走」的揶揄對象，就明哲保身而言，是很好的。仲達就是為了這個目的，而設法使這句話廣為流傳。

漢功臣被殺是建國大業完成後的事情。這時天下已經統一，再也不需要有才能的將軍。

──狡兔死，走狗烹。

這句諺語在《史記》中也有記載。

狡兔──即強敵──全被清除時，將軍本身會變得岌岌可危。留著強敵，朝廷就不敢不尊重對軍隊有極大影響力的將軍。

孔明歿後，要大破正在南歸途中的蜀軍，並不是至難之事。但就大將軍司馬仲達的立場而言，與吳一樣，蜀這個敵對勢力，有必要在不甚虛弱的情形之下使其殘存。

使敵人存在的同時，必須也使自己成為被嘲笑的對象。地位快要升到極點的仲達，內心苦笑道：

（越來越難做人了……）

踮腳使自己顯得更高，是容易的事情，但要使自己顯得比實際情形更小，就很難了。仲達為使自己顯得矮小，真想把身子縮成一團。

「你不認為仲達未免過於謹慎嗎？」

聽到司馬仲達未對蜀軍追擊的報告時，明帝多少露出懷疑的神色。

「那是因為不知道孔明會使什麼奇策的緣故吧？」貼身重臣回答。

「是嗎……？」

明帝似乎有些懷疑。在魏王朝所有人才中，司馬仲達的才華最為光芒四射。縱使諸葛孔明為自己死後擬妥的計策再好，仲達亦應有能力將之攻克才對。魏國頂尖的智將不如蜀國孔明──明帝絕不相信這一點。

（他好像害怕遭朝廷猜疑……）

明帝多少猜出了個中原委。

失去丞相諸葛孔明的蜀，在人事上開始出現危機。朝中要人們個個為了爭取丞相之位，暗中互相較勁起來。

孔明指名蔣琬繼任丞相，楊儀卻對此大表不滿。他於五丈原撤退時，曾經殺了不同意撤退的猛將魏延。

魏延原本也在覬覦丞相之位。

──丞相死了也不一定要全員撤退。軍隊可以由我指揮呀！

魏延意圖藉此機會爬上丞相之位。楊儀當然不可能讓魏延如願以償，於是以「魏延造反，不服軍令」為由，將之攻殺。

這已是一種內亂。由於魏延人望欠佳，跟隨他的人為數不多，因而得以避免擴大事端。蔣琬被任命為丞相，楊儀負氣之下，宣佈隱退。實際上他並非真正隱退，而是成為一個不滿分子。

蜀漢朝廷一度把這個危險的不滿分子移到漢嘉郡。而楊儀卻依舊未改不遜態度。

「丞相去世時，要是我率領全軍投歸魏國，天下形勢就完全改觀了呀！」

他甚至如此放言。

此外，楊儀屢次上書，誹謗蔣琬及其餘重臣，言詞頗多過分激越之處。朝廷遂命漢嘉郡守將楊儀軟禁。

楊儀最後自殺。

蜀國內部不和的消息，當然傳到了魏國洛陽。明帝歪著頭，獨語道：

「以孔明的叡智，也無法想出自己死後如何使蜀國的人和問題圓滿解決？……從五丈原撤退時，倘若仲達追擊到底，結果將如何呢？難道……！？」

※※※

「吳國目前的情形如何？」

魏明帝對南方吳的動向表示關心。

諸葛孔明死後，蜀已不足為懼，等他們因內訌而國力衰弱時，再來動腦筋也不遲。何況就地形而言，蜀是難攻之地，以明帝祖父曹操這等英傑，都因攻打漢中而嚐受敗績。

──蜀，可以等他們自行毀滅。

如此一來，問題只在吳了。

「吳依然在為兵力不足而大傷腦筋。」

近臣就吳之情形，向明帝作了報告。

五丈原之役的四年前，即吳黃龍二年（公元二三○年），孫權曾將一萬武裝士兵授予兩名將軍，命令他們向東方航行，目的在於「拉丁」。這是因為孫權聽到如下傳聞而起的意念：

──會稽之東，海的彼方有夷州及直州，住民多且皆勇敢。該地之人多以鹿角為武器，甚為善戰。

孫權之所以如此，原因在於吳國缺少兵力。

長江沿岸由於中原動亂，難民一時多如過江之鯽。但於曹操平定中原後，這批人全都退潮似的回到自己的故鄉。結果，造成吳因當地住民及兵力不足，而大大傷著腦筋。

聽到東海有好戰人民居住的島嶼，孫權立刻擬定了「拉丁」的作戰計劃。

但兩名將軍──衛溫和諸葛直──卻失敗而歸。由於直州太遠，以致無法繼續航行前往。好不容易抵達的夷州，其住民數目並不多。結果，只勉強抓了三千住民。但夷州乃瘴癘之地，由吳帶去的一萬士兵中，八千以上因疫病而死。

損失八千正規武裝兵，而帶回三千未經訓練且言語不通的人，這當然是非常不划算的事情。孫權因情緒激動而把兩名領兵的將軍殺了。

五丈原之役的一年前，遼東公孫淵曾經派遣校尉宿舒和郎中令孫綜至吳，表示臣服之意。

遼東在當時誠可謂另一個世界。中原每次發生動亂時，大量難民擁到遼東乃至朝鮮一帶。過去的遼東長官公孫度在此自立為王，並征服了高句麗和烏丸族，曹操也給了他武威將軍的稱號，封他為永寧侯。

──我是遼東之王，才不稀罕侯位！

公孫度將送來的印綬拋進倉庫，並作此豪語一節，是有名的故事。

公孫度死後，兒子公孫康繼位。曹操於公孫康時代曾討伐烏丸，結果，袁尚等人逃至遼東。公孫康斬了袁尚，將其首級送至曹操處。公孫康死後，由其弟公孫恭繼位，這個人不但平庸，且毫無統治能力。後來，公孫康的兒子公孫淵廢了叔叔，自立為遼東之主。

公孫家以襄平為據地。襄平政權的最重要課題在於如何保持遼東之獨立。

接鄰的魏過強時，會有被併吞之虞。襄平政權當然期望魏、蜀、吳三國永遠在互鬥狀態之下。

事實卻是，魏逐漸獨佔鰲頭，比下了蜀吳兩國。雖然蜀吳兩國同盟，勉強與魏抗衡，但就實力而言，魏遠遠凌駕於兩國同盟之上。

──你們加油吧！

公孫淵之所以派使者至吳，目的在於聲援他們。

到東海日本拉丁任務失敗後，吳政權多少有些意氣沮喪。如果吳再不振作，魏說不定會以過剩的力量，攻打到東北遼東來。

吳之孫權果然振作起來。

──或許有可能挾擊魏……

抱此希望的孫權，決定派答禮使節至遼東。遼東與吳之間的使者往返，當然經由海路。若走陸路，非經過魏的領域不可，而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張彌、許晏這兩名閣僚級重臣和名叫賀達的將軍，率領一萬士兵乘船出發，滿載金銀財寶前往答禮。答禮使張彌且帶有「封汝為燕王」之意的吳之國書。

吳自丞相顧雍以下，包括老臣張昭都極力反對這件事情，而孫權卻一意孤行，堅持主張到底。

※※※

「什麼……！？以大船隊前來……！？這簡直是胡鬧嘛！」

襄平公孫淵聽到吳之答禮使節率兵一萬、以大船隊前來的消息時，完全愣住了。

要來就只派兩三隻船前來，這樣才能掩人耳目。以數十艘大船隊帶著一萬士兵，而且經由琅邪海北上，這樣一定避不開魏的情報網呀！

公孫淵本來意圖在不被魏得知的情形下，暗中煽動吳。現在吳國如此浩浩蕩蕩前來，不是揭了他的底嗎？

魏知道遼東和吳有所勾結，一定非常憤怒。而激怒魏，將會使遼東岌岌可危。

「非想個辦法不可……」

公孫淵環抱雙臂沉思。現在必須先想好如何向魏解釋。

──吳於前年前往倭國尋求兵員，卻未成功。失敗理由在於未做事前交涉。如陛下所知，我們經由帶方（朝鮮半島）與倭多少有所來往，吳因而請求我們為之斡旋。但吳若借倭國之兵，勢將增加天朝（指魏而言）之敵，故我們拒絕吳之請求，並斬其使節……

可憐的答禮使張彌和許晏，他們一抵達襄平就被砍頭。老遠從吳帶來的金銀財寶，當然被公孫淵沒收。

吳之答禮使的首級，連同解釋文書被送到洛陽。魏甚為嘉許公孫淵的忠節，給予大司馬稱號，並且封為樂浪公。

孫權為此切齒扼腕，怒不可遏。

「可惡的公孫淵，竟敢欺騙我！此仇不報，誓不甘心！」

孫權立刻著手研究謀略。謀略是他的拿手好戲，而且，在皇帝之下有一個名為「校事」的直屬特務機構。孫權遂驅使校事，展開流言作戰。

──公孫淵對魏極為不遜，經常議論魏之是非。

他使這類謠言傳佈出去，好讓魏明帝聽到。此外，他更放出「公孫淵暗中與吳勾結，準備夾擊魏」這個假情報，並且偽造足以佐證此事的證據，安排讓它落到魏的手中。

魏景初元年（公元二三七年），明帝命幽州刺史毋丘儉率領諸軍及烏丸、鮮卑族兵，駐紮遼東南界，並以文書命令公孫淵前來接受質詢。

──汝有頗多越軌之言行，著令剋日前來接受質詢。

接到這樣的命令，誰會乖乖出面接受質詢呢？這樣的文書已經等於討伐宣言。

公孫淵遂以豁出去的心態，率兵造反。

當時正逢遼河氾濫，毋丘儉因而率領軍隊，暫時退回右北平。

公孫淵自立「燕王」，並將元號訂為「紹漢」。

中國這時已有三個皇帝，準備做第四個皇帝的公孫淵，暫時以王自稱。他為何不乾脆稱帝呢？一旦稱帝，就不能向人乞求援兵。公孫淵遂又派使者至吳，要請吳攻魏之背後。

「這個傢伙臉皮真厚！」

吳國重臣不屑地說。以前是吳國答禮使被殺，現在應該輪到吳殺死遼東派來的使者吧？

「你們不要衝動！」

孫權制止了激昂不已的家臣。

實際上，孫權比任何人都恨公孫淵，但這是攻滅宿敵魏的最佳機會！魏在東北忙著討伐公孫淵，這不正有隙可乘嗎！？

「先同意結盟之事吧！如此一來，公孫淵便會精神百倍、拚命與魏交戰的。……他想打贏，當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孫權說這句話時，奸詭地笑了一下。

## 一六○洛陽異變

劉放扶著病危明帝的手，分別寫下了任命曹爽為大將軍及召司馬仲達回洛陽的兩道詔勅。劉放抓著墨汁未乾的詔勅，衝出外面大喊：「皇上頒下罷免燕王官職的詔勅了！」

※※※

景初二年（公元二三八年）正月，魏明帝召司馬仲達至洛陽，這是五丈原之役後第四年的事情。仲達這時在長安附近，之所以如此，表面上的理由是為了防備蜀之北伐，但朝廷真正的用意是，不希望這個擁有極大實力的人待在中央──即洛陽。

「討伐遼東公孫淵，還是要靠仲達。毋丘儉不是表現不佳，而是這個任務對他來說太重了。」明帝道。

司馬仲達遂被任命為遼東討伐軍總司令官。仲達兩年前由大將軍轉任太尉（國防部長），太尉乃三公之一，大將軍是準同三公的特別職。仲達就任太尉後，大將軍之位懸缺，這個人事命令實在分不清楚是晉陞，或者是左遷。朝廷如此安排，目的在於避免以特別身份對待司馬仲達，於是藉三公一職，將他拴牢。

（又是外征……算了，這樣也好。）

仲達被命遠征遼東，並未露出不滿之色。遠離洛陽，就明哲保身而言，反而有利於自己。忠貞不貳的自己若反被認為存有異心，這才是划不來的事情。

「朕給你四萬官兵。」明帝道。

「多謝皇上。」

「你看大概需要多少時日呢？」

「去程百日，交戰百日，回程百日，中間休息六十日──大約一年時間吧！」仲達回答。

「對吳，準備如何戒備呢？」

「吳對公孫淵懷恨在心，即使要為公孫淵派援兵，也只有利用海路一途。臣會多留意海面上的情形。」

「說不定公孫淵會利用帶方軍隊，此外，聽說東南倭地甚多戰士，孫權前年曾為了拉丁，派軍隊去過。」

「臣會派人去倭地洽談不可派兵至帶方或遼東，以及今後不得與吳攜手之事。」仲達道。

「原來你連這一點都已想到……有你在，朕可以放心了。」

明帝甚為滿意，頻頻點頭。

「蜀由於四面為山所包圍，故無法繞到後面，但對遼東，卻可將之包圍。」

「說的也是。」

「不過，臣只是有此構想，能否做到，則沒有把握。」

仲達改以沒有把握的口氣說。明帝剛才露出甚為佩服的神色，然而臣屬被皇帝佩服是千萬要不得的，因為這意味著皇帝從此將會對此人特別警戒。

司馬仲達於六月抵達遼東。自稱燕王的公孫淵派遣卑衍、楊祚兩將，於一個叫遼隧的地方防守。遼東軍則到處挖掘戰壕，配置了數萬兵士。

「我們攻過去吧！」

魏軍幕僚向仲達進言。

「敵方的計略是要使我軍陷於疲憊狀態，我才不會上這個當。而由動員如此大軍這一點來推測，他們的據地襄平此刻應該屬於空城狀態才對。我們攻打襄平吧！」

仲達對前方敵軍不屑一顧，沿著遼河往北進軍，筆直攻向襄平。

卑衍和楊祚一時大為慌張，他們丟棄費了好大工夫才挖妥的戰壕，為了保衛襄平，立刻折返。計劃落空的軍隊，士氣不揚是一定的事。他們移到襄平西南首山，企圖對魏軍展開防禦作戰，然而，由於前次計劃落空，士氣甚為低落，最後在無法支撐魏軍猛攻的情況下大敗。仲達轉而進軍包圍襄平城。

這一年七月，又是連綿陰雨，遼河再度漲水到只差幾尺就要氾濫的程度。而仲達卻不準備退兵。

「挨過冬天，春天就會來。雨絕不可能一直下不停。」

仲達如此說。連續下了一個多月的雨水停住後，魏軍將土堆成山丘，從這上面將箭和石頭如雨水般地射向城內。

城內糧食已盡，死者無數，出現了「人皆互食」的地獄慘狀。

公孫淵要求送人質和議以結束戰事，仲達卻斷然拒絕：

「投降或者選擇死，你們只有兩條路可走，我不要人質。」

八月壬午日，襄平終於被攻陷。公孫淵率領兒子公孫修及數百騎近衛隊，企圖突圍逃向東南方，不幸被魏軍追上，父子一起於梁水河邊被斬。

司馬仲達進入襄平城後，誅殺公卿以下七千餘名兵民，並以此堆為「京觀」。「京觀」是指堆積如山的屍體而言。

仲達同時釋放了被公孫淵廢立幽禁的公孫恭。此外，他更為因向公孫淵進諫而被殺的綸直以及賈範建立墳墓，並且優遇其遺族。

這是信賞必罰之舉。

遼東、帶方、樂浪、玄菟四郡至此被平定，魏的威令遂遠及朝鮮半島。

襄平被包圍時，雖然公孫淵再三請求救援，吳和朝鮮半島都未派出一兵半卒，這是因為司馬仲達事前掌握制海權的緣故。帶方較襄平先被攻陷，倭女王卑彌呼的使者大夫難升米，在帶方魏太守劉夏部下的帶領下，前往洛陽。──依據《魏志》，那是景初二年六月的事。

※※※

「病情真的那麼嚴重嗎？」

進入襄平城後，司馬仲達派出去的密探，從洛陽帶了一項重要情報回來。

──皇上龍體欠安。

病情似乎相當嚴重。司馬仲達雖然面露憂色，但並不是純粹為了擔憂明帝的健康問題。

皇帝的健康狀態，對臣屬而言是攸關生死的問題。寵臣是很有可能因皇帝之死而失去地位的，有時候甚至不是失去地位就可無事。過去依恃皇帝寵愛而過分囂張、或貪心不足而大行搜括的人，就很有可能受到嚴厲報復。而這些人料想如此，所以常會先發制人，肅清可能對自己報復的對手，以達到保身的目的。

皇帝病重，且已引起這等醜惡鬥爭，這時候不在首都而遠離在外，有什麼利弊得失呢？

不被捲入因皇帝之死而引起的政爭漩渦，可以說是正面結果。可是，於這等重大時刻不在首都，對擴展自己勢力而言，是相當不利的。

「這下子問題可大了……」

司馬仲達叫家臣們退下，自己一個人嘆氣沉思。

明帝並無子嗣，這一點，可能會引起極大問題。明帝曹叡已三十五歲，卻膝下猶虛。因此，他於三年前將曹操次子曹彰（任城王）之孫曹芳和曹詢二人收為養子。芳和詢分別被立為齊王和秦王，依照順序來說，應該是要立齊王曹芳為繼承人，但這位齊王今年才七歲而已。

司馬仲達在由遼東凱旋的途中，一路上以慎重的態度研究來自洛陽的情報。

洛陽形勢如何？

繼承人才七歲，當然需要輔佐人，也就是所謂的攝政。這一點，臥病在床的明帝自然做過縝密的思慮。

燕王被召──

燕王曹宇，字彭祖，是曹操第九子，其生母為環夫人。這個人娶的是往年漢中五斗米教教祖張魯的女兒。

明帝的意圖是──

後漢末，黃巾之亂以來，天下百姓由於受盡亂世之苦，因而競相尋求宗教信仰，以求解脫。當時正由西域傳來的佛教和源自黃老思想的道教，遂迅速擴散全國。倘若無視這股宗教勢力，今後的國家經營一定會遭遇困難。

──叔叔燕王曹宇以道教教祖的女兒為妻，因此，在各方面應有諸多方便才對……

明帝於是召來燕王，任命其為大將軍，並將後事託付。自從司馬仲達轉任太尉後，「大將軍」之位始終懸缺著。

明帝同時將對年幼皇太子之輔佐事宜，委託領軍將軍夏侯獻、武衛將軍曹爽，以及屯騎校尉曹肇等人。

大將軍燕王曹宇，實際已是實質上的天子，是擔綱魏王朝國政的人。他當然希望能夠為所欲為地推行政治，而要如此，他絕不容許國內政壇上，有權勢凌駕於他之上的人存在。

對曹宇而言，最大的眼中釘是正遠征遼東的司馬仲達。攻滅遼東公孫淵的他，現在已是不折不扣的魏王朝中實力最強者。

──依舊必須將仲達外放於距離首都遙遠的地方才行。

持此想法的曹宇，遂下指令給正在凱旋途中的司馬仲達。

──關中問題事關重大。雖蜀軍已退，然西南各族正在甘肅、陝西等地蠢蠢欲動。著令卿不必返回洛陽，逕赴長安。

（又要把我排除在外……）

仲達又想：

（可是……皇上病重，身為國家重臣的我，不是應該火速趕回探望皇上嗎？）

以個人立場而言，他倒希望不必經過洛陽，直接到長安，省得添惹麻煩。與其被懷疑，不如置身事外，這樣才是明智之舉。

司馬仲達的心境可謂複雜至極。

這時候，第二道命令接連而來。這一次的命令，不是以大將軍曹宇的名義發下來的，而是皇帝御筆詔勅。

──望卿即刻上京。

大概是生病的關係，這幾個字看起來一點勁道也沒有。

「洛陽有變！快！」

仲達接到詔勅，立刻快馬加鞭，一路趕往洛陽。

※※※

洛陽朝廷確實發生異變。

有人反對起用燕王曹宇。

在皇帝獨裁體制下，從某一個觀點而言，皇帝秘書的權力可以說猶較三公或大將軍為大。秘書自己的意思有時候會以皇帝旨意的形態，反映在政治上。曹操成為魏公以來，以劉放和孫資兩人為秘書郎，作為一般瑣碎事宜的商討對象。文帝曹丕將秘書之官名改為中書，並且任命劉放為中書監，孫資則為其副官中書令，讓他們參與機密作業。

劉放和孫資在曹操時代只是擔任處理雜務的秘書，到下一代，則參與國家機密作業，至第三代明帝曹叡時，已變得自以為是皇帝的輔佐人了。這兩個人的態度，當然引起廷臣的反感。尤其夏侯獻和曹肇，向來就對兩人極為不滿，更以實際言行表露了態度。

劉放和孫資開始感覺不安。想到對他們甚為反感的人一旦成為幼帝的輔佐人，情形將會如何，他們就不寒而慄。

──夏侯獻和曹肇多次與燕王曹宇洽談，他們好像在商討新帝即位後的體制事宜。

兩人得到這個情報。新實權者會排除舊實權者是篤定之事。誰也不敢確定是否會有血腥鎮壓。

罹患重病的明帝，精神狀態也極不穩定。有些微結巴的他，平時個性甚為寡言剛直，但一場病卻使這位英明的皇帝心生迷惑了。他把劉放和孫資這兩個人叫到病榻前來。

「你們認為燕王挑得起大任嗎？」

叔叔燕王曹宇過去大半都在外地，因此，明帝對他的瞭解並不深。

「據說，燕王殿下自己也認為沒有把握。把如此大任交給他，是值得憂慮的。」劉放回答。

如同三子曹植，九子曹宇也知道中央隨時在監視他，因而平時就裝出一副恭順的態度，不料竟成了習慣。因此，當他被任命為大將軍時，便謙遜地表示：

──這個任務對我而言，實在太重。

劉放卻故意把這句話曲解為「我實在沒有把握」，並拿來向明帝報告。

「那麼應該任命何人為宜呢？」明帝問道。

「任命武衛將軍曹爽最為適宜。」劉放回答。

「可是，他不是也……」

明帝對曹爽的評價一向不高。曹爽是祖父曹操的侄兒曹真之子，是個公子哥兒型的人物，過去並沒有任何特別實績。

劉放看出明帝不甚動心，就又說：

「讓司馬仲達擔任輔佐任務，應該最為理想。」

司馬仲達的能力是絲毫不容置疑的。這個人能幹到幾近危險的程度。臥病在床的明帝聽到司馬仲達的名字後，心裡認為適任者除他以外，不做第二人想。

「以爽為大將軍，以仲達為輔佐人吧！」

明帝最後說道。

「那就請皇上把這個意思寫成詔勅。」

於四日前就任大將軍的燕王曹宇，已發下許多指令。為推翻那些指令，需要有皇帝御筆詔勅。

「朕連執筆的力氣都沒有……」

明帝以微弱的聲音說。

「微臣可以扶著皇上的手……」

劉放扶著病危的明帝的手，分別寫下了任命曹爽為大將軍及召司馬仲達回洛陽的兩道詔勅。

劉放抓著墨汁未乾的詔勅，衝到外面大喊：

「皇上頒下罷免燕王官職的詔勅了！」

## 一六一隱藏野心

司馬仲達好像因為被架空而樂不可支。兩個兒子看見父親這樣，都露出訝異的表情。因為兒子眼裡的這位父親絕不是沒有野心的人。

※※※

司馬仲達抵達洛陽是景初三年（公元二三九年）正月之事。

罹患重病的明帝這時還未斷氣。

祖父曹操、父親曹丕以及叔父曹植都是當代第一流詩人，明帝曹叡的身上同樣流有詩人之血。他是一個感情非常豐富的人，同時也是被稱為「天姿秀出」的美丈夫，他以解開結髮時，站著能使一頭長髮及地而著名。

他是沉著、果斷、寡默之名君。

實際上，他之所以寡言，是口吃的緣故。

明帝見到仲達，流淚執著仲達的手道：

「朕死後，一切拜託卿了。望鼎力為之……」

明帝難得一次不結巴，一口氣說了這些話。他的口吃似乎是起因於自我意識過強。現在，他已不顧任何體面，自我意識這個藩籬自然也不存在了。因此，臨終之際，他反而說出流利的話來。

「是的，老臣一定鞠躬盡瘁……」司馬仲達回答。

「希望卿與曹爽合力，好好輔佐少主。我在西方淨土等卿來會。在天界見面時，希望朕和卿不是冤家……」

明帝依然握著仲達的手。

（冤家……）

仲達在心中默唸了幾次明帝說的這個字眼。

倘若有意，以仲達的實力，篡奪幼帝在位的魏王朝，應該不是至難之事。若仲達篡奪魏王朝，就會與已故的明帝結成「冤家」。

──求求你不要篡奪曹家王朝。

明帝言外之意在於此。

兩名幼兒也被喚來，他們都是養子──一個是齊王曹芳，另一個是秦王曹詢。

曹操次子，即勇武超人的任城王的兒子中，有一個叫曹楷。這個人對明帝而言，是血緣關係最濃的堂弟。曹楷有好幾個兒子，而明帝把其中的兩個──芳和詢──收為養子。

齊王芳這時候也才八歲。

「這兩個孩子……請你仔細看看。這個是齊王芳，請你不要弄錯。……芳，你到前面來。」

曹芳聽從養父明帝的話，往前踏步出來。

「抱抱這位爺爺。」

明帝命令養子。

曹芳有些躊躇。叫八歲小孩擁抱突然出現在面前的老頭子，這件事情實在有些強人所難。

「快抱！」

病人大聲叫道。

曹芳露出畏懼的表情。司馬仲達則趕快當場蹲下。──他這樣做，是要讓小小的曹芳容易抱住他的脖子。

曹芳畏畏縮縮地伸出顫抖的手，抱住仲達的脖子。

「好，這就對了。」

明帝微微動了一下靠在枕上的頭。他是頷首表示滿意。

翌日，齊王曹芳被立為皇太子。

或許是安心的緣故，明帝幾天後就去世了。

皇太子曹芳立即登基，並且依照慣例，發佈大赦令。司馬仲達遵照先帝遺命，率領三千士兵駐留宮中。

翌年，魏改元為「正始」。這一年是公元二四○年。

司馬仲達成為「太傅」，也就是皇帝的老師。形式上，太傅是教導天子的人，因此，這是最高的官職，但並非常設職位。魏國首位皇帝文帝時是沒有這個職位的，因為文帝即位年已三十四，所以不需要教師。二十三歲即位的明帝曾經設有太傅，但五年後就廢掉了。

這個職位表面上極為崇高，卻無任何實權。

「爹，這等於是架空您嘛，您怎麼能安於這樣的職位呢！？」

血氣方剛的兩個兒子──司馬師和司馬昭，大表不滿地說。

「這有什麼好氣憤的呢？我還認為這是老天爺庇佑我呢！」

司馬仲達對兩個兒子說。

「為什麼是老天爺庇佑呢？」

司馬師不解地問了父親。

「群臣的嫉妒、天下的猜疑，都集中到我的頭上。多年來使我不敢有所逾越，動彈不得。現在由於被架空成太傅，我變得心情輕鬆，行動自由，這不是值得慶幸的一件事情嗎？哈！哈！哈！」

司馬仲達好像因為被架空而樂不可支。

兩個兒子看見父親這樣，都露出訝異的表情。因為兒子眼裡的這位父親絕不是沒有野心的人。

※※※

──這個傢伙遲早會出紕漏的。

這是司馬仲達對掌握實權的曹爽的看法。

曹爽現在位居大將軍。這個職位，仲達過去也曾就任過，在不設丞相或宰相官職的魏國，此職其實就是宰相。

初時，曹爽還視司馬仲達為老前輩而百般器重，決定重要事宜時，一定要請益於仲達。但自從曹爽周邊有了經他拔擢的高官所組成的集團後，這情形便大大改觀了。

「太傅已是高齡之人，俗話不是說『駿馬老則不如駑馬』嗎？我們不必處處就教於他。就讓太傅只陪著天子吧！」

這批人常如此向曹爽進言。

「可是，這位老頭子是國家柱石，我不能不敬重他呀！」

曹爽對仲達畢竟是另眼看待的。

「我認為大可不必如此。我們都是以極大抱負擔任國政的人，年近七十的老頭子，怎麼能瞭解我們的想法呢？向他請教根本是多此一舉嘛！」

曹爽身邊人員中的主事者何晏如此說。這個何晏，是後漢靈帝皇后何氏哥哥何進的孫子，何晏的母親尹氏是曹操的側室。據說，何晏是尹氏帶進魏國養育長大的拖油瓶，在複雜的環境之下成長。何況他娶的又是金鄉公主。

光憑這樣的說明，讀者或許還不能完全瞭解。其間的複雜關係，概說如下：

何晏是何進的孫子，但他的母親生他之後，帶著他這個拖油瓶成了曹操的側室，而何晏後來又娶了曹操的女兒金鄉公主為妻。

倘若內親王金鄉公主為何晏的母親所生，何晏便是娶了同母異父的妹妹為妻，可說是大大違背人倫。野史中便有何晏娶了同母異父妹妹的記載。但有一說為，何晏的夫人是與曹操第十子沛王曹林同腹；倘若如此，由於曹林之母為杜氏，因此與何晏毫無血緣關係。

不管怎樣，何晏是個好色之徒，同時也異常注重自己的外表。隨身不忘攜帶一面小鏡子的他，一有時間就往臉上塗粉。在《魏略》一書中，以「行步顧影」形容何晏。「行步顧影」是邊行走邊欣賞自己的影子，也就是所謂「自我陶醉型」的人。

曹爽將這樣的人物置於樞要職位。此外，圍繞著大將軍曹爽的一幫人有鄧颺、丁謐、畢軌、李勝、桓範等等，而其中的核心人物為夏侯玄。夏侯玄是曹爽姑媽的兒子。

正始五年（公元二四四年），曹爽企圖討伐蜀。

自從被任命為大將軍以來，曹爽處處拿自己和司馬仲達做比較。比較的結果，他認為自己和司馬仲達的差別只在於自己並無戰功。

──只要有機會，我也一樣能夠顯赫一世！

他經常持著這個想法。

他準備討伐蜀，為的就是要達到這個目的。太傅司馬仲達卻認為不宜，並對他勸止。

「那個糟老頭好像以為只有他一個人才能建立戰功，其他的人都做不到。這不是笑話嗎！？」

夏侯玄以及何晏等大將軍曹爽身邊的人常如此談論。在這種情形之下，曹爽的討蜀計劃已然箭在弦上了。

最後還是決定出兵。

魏在長安召集的軍隊大約六七萬人，他們準備攻打漢中，而蜀在漢中的兵力，尚不足三萬。

只要攻陷漢中，攻滅蜀漢便易如反掌。攻滅三雄中之一雄，這將成為魏立朝以來最大的戰功，這件事情，以太祖曹操的威風都未能辦到。司馬仲達曾於五丈原與諸葛孔明所率領的十萬蜀軍對峙，結果也是不分勝負。

──這個大將軍根本不實際嘛！

經常受到這樣批評的曹爽，現在企求的是：讓世人對他刮目相看。

這次遠征的結果卻完全失敗。沒有經驗的曹爽，把事情看得過於單純。他連沿道民眾的民心都沒有得到。在所徵調的牛、騾、驢、馬一頭頭倒下時，百姓全都放聲大哭。

蜀國援軍從成都陸續來到。

他們的軍隊本來連三萬都不足啊！──他不檢討自己的分析能力不夠，只一味怨嘆事態的演變。

最後只有全軍撤退一途，而且，不是撤退就能了事。由於這一次遠征，魏國西方邊境的關中，已陷於疲憊狀態。兵員損失更不在少數。

※※※

正始九年（公元二四八年）冬，曹爽身邊一幫人中的有力分子李勝，被任命為荊州刺史，即將離開洛陽。

當時，新任地方長官赴任前，逐一至京中高官府邸拜訪以示道別，乃是規矩。李勝首先到派閥領袖大將軍曹爽府邸拜訪是當然之事。

「老頭子那邊你去拜訪了沒有？」

寒暄後，曹爽問道。

「我看，老頭子那邊可以免了吧？……何況，聽說他最近健康情形不太好，已有一段時日沒有進宮哩！」李勝回答。

「這事我也聽說過，可是，他健康不佳屬實嗎？他並沒有正式請病假，所以我也不便前去探望。……對！這是個好機會！你去拜訪一趟，看看他是否真的生病了。你要離京赴任，有理由去拜訪他嘛！」

「說的也是。好，那我就走一趟，探探究竟吧！」

李勝辭出曹府後，直接到了司馬公館。

司馬仲達腳步踉蹌地走出來。已經七十歲的他，要由兩名丫鬟扶著才能行走，身上穿的衣服也非常不整齊。李勝致意時，他好像也沒聽進去。片刻後，仲達用手指指自己的嘴。

「是的老爺，我知道您口渴。」

一名丫鬟立刻進去端了米湯出來，將碗送到仲達的嘴巴前。仲達想湊上嘴巴喝，但嘴唇卻不聽使喚。結果，米湯沒喝進多少，全都沿著下顎流到胸前。

「人們說您老人家舊疾復發，真有此事嗎？」李勝問道。

很早以前，當曹操聽說司馬仲達為一有能之士時，曾經有意將之延聘。仲達卻以自己有「中風」體質，意圖拒絕。結果，曹操以強硬的態度命令仲達出仕。曹操如此做，是出自憂慮有能之士放諸於野，將會產生危險的想法。仲達也認為保身要緊，因而出仕於曹操陣營。李勝說的「舊疾」指的是中風，弦外之音是：

（難不成又在裝病？）

對於這個挖苦，年邁的司馬仲達好像一點沒有意會的樣子。

「是的，年紀大了不中用……我知道自己已是來日無多……喔，對！聽說你要到并州……并州很接近匈奴，你要格外小心哦！……到那麼遠的地方去，我這個老頭子恐怕沒有機會再見到你了。請多照顧我的兒子師和昭……」

司馬仲達結結巴巴，又婆婆媽媽地說了這些話，往年叱吒三軍的神態，已蕩然無存。

「我是要到本州去的，不是并州。」李勝道。

李勝是荊州南陽人，由於是要到出身之地赴任，所以他使用「本州」這個字眼。荊州在洛陽南方，而山西的并州則在遙遠的北方。

「什麼……！？不是到并州？」

「不，我是要到荊州。」

「我真是越老越糊塗，弄不太清楚你所說的話。你說你要回本州去，是嗎？……那再好不過。祝你立大功……」

仲達的聲音顫抖，手也顫抖。

李勝隨後到曹爽處，報告道：

「老頭子已是奄奄一息的人，對他再也不需有任何顧慮了。」

同一個時候，府邸裡的司馬仲達已經換過衣服，正以清爽的表情大笑：

「哈！瞞騙傻子，很容易嘛！」

此刻的他，正熱衷於擬定如何從大將軍曹爽手中奪回實權的計劃。過了年，就立刻著手行動，這是他目前的盤算。

## 一六二司馬一族奪權

利用天子不在時發動政變的司馬一族，一定要利用這個機會，將曹爽一黨徹底剷除。大逆之罪──唯有這個理由才能將他們斬草除根。而司馬一族也已經想到方法了。

※※※

李勝於赴任前到司馬府致意，是正始九年（公元二四八年）冬的事。過了年的正月仍稱正始（這一年的四月改元為嘉平）。

這是明帝死後的第十年。由於明帝是於正月死的，魏帝曹芳決定在他的忌日到陵墓祭拜。明帝陵墓在洛陽之南的大石山，被稱為「高平陵」。大將軍曹爽及其弟中領軍曹羲、武衛將軍曹訓、散騎常侍曹彥等人，全都隨侍天子前往。這個陣容充分顯示曹家兄弟得寵於天子，頗有不可一世的氣概。

「爹，我們族人崛起的時候到了！」

司馬師對父親道。司馬一族崛起的計劃，都是由他擬訂的。

「這麼做實在是不得已……」

司馬仲達捋著近來變得花白的鬍子回答。

（這件事情最好是等我死後再進行……）

這是仲達內心的想法。曹魏取漢而代之，是曹操死後的事情，連冷澈的現實主義者曹操，年邁後都害怕被烙上「篡位者」之印。司馬仲達同樣盼望有生之年始終是魏的老忠臣。

雖然如此，由司馬氏一族發動的政變，非在他生前完成不可。因為他領有先帝遺詔，可以依恃這一點責難曹爽之專權。儘管司馬師才華不亞於其父，但是，他卻沒有父親所具有的大義名分。司馬仲達說的「不得已」，指的就是這件事情非在自己手中完成不可。

「我們的目的只在剷除曹爽一黨──」

司馬師如此說。他對父親的心情知道得很清楚。只要把曹爽一黨剷除，魏國之內有可能反司馬氏的勢力便微乎其微。

「後面的事情，你們慢慢來。」司馬仲達道。

除掉君側之奸後，好整以暇地一個一個擊破反司馬氏的勢力。等這些事情完成以後，才由司馬氏取代曹氏建立新王朝──而到那個時候，司馬仲達已死。仲達說的「你們慢慢來」，意思就是「不要使我成為篡位者」。他的兒子司馬師充分明白這一點。

「爹，不用您吩咐，我們會慢慢來的。」

司馬師微笑著回答。假以時日再進行這件事，說不定到時候會有不德之天子出現。一旦天子無德，就可以將之廢位，這是中國易姓革命的原則。

八歲就即位的天子，現在才十八歲。依照慣例，天子都於十五歲時行成人加冕典禮，但不到二十歲是不會被當做成人看待的。在這之前，他必須受皇太后及教師身份的太傅監護，這是歷來的規矩。

皇帝和曹爽兄弟前往高平陵祭拜，走出洛陽城後，司馬仲達以奉皇太后懿旨為由，關閉所有的城門。

皇帝是先帝的養子，並非皇太后郭氏所生。而且，身為皇太后的郭氏，對魏王朝沒有什麼好感。她的娘家是西平豪族，於魏建國時因造反而被問罪，她是被沒入後宮的。其後，她因受到明帝的注目而得寵，並被立為皇后，這是明帝病重後的事。沒有親生兒子的郭太后，並沒有魏王朝重於一切的想法。因此，司馬仲達提出封鎖洛陽城的申請時，她想也不想就蓋上皇太后之璽。

司馬一族迅速展開襲擊，並佔領了曹爽黨羽作為據點的各營。等到摧毀對方的武力後，司馬仲達才以太傅之名，將曹爽一黨的惡行上奏天子，譴責其專權之非。奏報中列出曹爽的惡行有：將近衛兵納為私人武力、任用近親擔任要職，以及令宦官張當監視天子之言行、離間皇太后與天子等。

臣昔日自遼東還，先帝詔陛下、秦王及臣升於御床，握臣臂曰「深以後事為念」。

仲達說出了一語中的的要點。十八歲的天子當然還記得十年前受命擁抱司馬仲達這件事。曹爽當時並不在場，所以只有仲達有資格以遺詔做幌子。

※※※

公子哥兒出身的大將軍曹爽，知道洛陽已被佔領，更有彈劾自己的奏文上達天聽，就全然喪失戰意了。老狐狸仲達一方面派遣侍中許允和尚書陳泰，勸曹爽早日認罪歸案，一方面則派人以「只予免職處分，可以免你一死」說服曹爽最為倚賴的殿中校尉尹大目。

一個名叫桓範的人，好不容易從洛陽逃出後，跑到曹爽面前進言道：

「我們應該迎奉天子至許昌，廣向天下招募義兵，以討伐司馬一族！」

但是，曹爽兄弟這時已失去採納這個建言的決斷能力了。

許昌是曹操經營多年、賜以恩威頗多之地，與魏王朝淵源甚深，這一帶有許多與曹家頗有交情的豪族。倘若能於此地募兵而與洛陽對峙，天下形勢會如何演變還很難預料。

眼見曹爽兄弟不贊成到許昌，桓範無限遺憾地說：

「卿等讀書，為的是什麼！天子在我們這一邊，我們只要登高一呼，還怕四方正義之士不起而響應嗎？兵糧之事可以不用擔心，因為我把大司農公印也帶來了。」

有了大司農公印就能徵糧。他把這個公印拿出來亮給曹爽兄弟看，而曹爽卻只一味想著回洛陽之事。

曹爽將拔出的刀扔到地上，大聲叫道：

「我不搞政治了！我要優哉遊哉地度過餘生！」

到這時候，曹爽對前途還抱持著樂觀的態度。聽到這句話的桓範則邊哭邊說道：

「曹子丹（曹爽父親曹真之字）生的儘是些豬狗不如的笨傢伙！誰願意為了這種主子而遭滿門抄斬呢！」

這個桓範之所以能從洛陽逃出，是由於平昌門守備隊中名叫司蕃的隊長是他過去的部下。桓範高舉一隻手，大聲叫道：

「皇上有詔召見本人，速開門！」

他手中握著看似詔書的東西，實際上，這當然是假的。平昌門在洛陽南邊，是從西邊算來的第三個門。

接到桓範逃走的消息時，仲達懊悔地直跺腳道：

「大事不妙，讓他們的智多星逃跑了！」

與司馬一族一起策劃此次政變的太尉（國防部長）蔣濟卻說：

「雖然智多星逃跑了，對方卻不是能驅使這個智多星的料子。大人大可不必為此擔憂。」

最後，曹爽兄弟恬不知恥地奉戴天子回到洛陽。司馬仲達立刻包圍曹府，進行嚴密監視。

實際上，專橫或任用近親等罪狀並不嚴重，處分頂多是予以免職。曹爽等人知道這一點，所以認為沒有什麼大不了；然而，利用天子不在時發動政變的司馬一族，當然不會滿足於這樣的解決方法。他們一定要利用這個機會，將曹爽一黨徹底剷除。

大逆之罪──唯有這個理由才能將他們斬草除根。而司馬一族也已經想到方法了。

前面述及的宦官張當，任務之一是物色「才人」──也就是美人。據說，洛陽各宮殿都有百名才人，這些女子實質上是宮殿侍女，不過一旦被皇帝看中，就得隨時至寢殿替皇帝做特別服務。她們作為宮女的位階在夫人之下，卻無疑是皇帝的「私物」。

曹爽是個好色之徒，因此曾多次央托張當物色到特別標緻的女子時，要悄悄轉送給他。事實上，受託的張當的確曾將最標緻的女子轉送給曹爽，這樣的行為等於是竊取將要呈獻給皇帝的絕世美女，而把挑剩的送進後宮──這不是名副其實的「大逆」嗎？

曹爽一黨於三月間悉數被捕投獄，並且被處抄斬三族之刑。其中包含就任荊州刺史之前以辭行為藉口刺探仲達虛實的李勝、前述的桓範以及宦官張當等人。愛漂亮的何晏，當然也被視為僅次於曹爽的罪魁而伏誅。臨赴刑場時，他是否依然惦念自己夠瀟灑，這一點，史書沒有任何記載。

洛陽城遭封鎖時，逃出的不只桓範一人，曹爽部將魯芝也突破一個叫津門的地方，投奔主子。不過司馬仲達卻沒有處罰他。

「他是忠於主君才如此做，不應因此而受到處罰。」

仲達不但沒有處罰他，反而拔擢他為御史中丞。司馬一族此舉是為將來做準備，純粹是籠絡人心的懷柔政策。

曹爽被誅殺後，年號由「正始」改為「嘉平」。

太尉蔣濟於這個時候去世，繼任者為王凌。

嘉平三年（公元二五一年），也就是司馬一族發動政變的兩年後，南方強敵東吳封鎖了一條叫做塗水的河流。王凌以征討該地為名目出兵，實際目的卻在攻打司馬一族。結果，王凌的反抗歸於失敗，因為司馬一族的情報網遍佈天下。

──快要成為司馬氏的天下了。

由於人們開始抱持這個看法，因此對司馬氏效忠的人越來越多。王凌之所以失敗，正是部將向司馬氏密報的結果。王凌遂以自殺結束了一生。

司馬仲達親自率領軍隊，進兵至壽春。這時他年事已高，已至七十三歲高齡，那是人們認為「七十古來稀」的時代。當兒子們以不可太勉強勸言時，他卻說：

「吳國孫權能，我為什麼不能！」

孫權比他年輕兩歲。

過勞果然使他的健康受損，司馬仲達於這一年的八月歿故。人們悄悄耳語，說是自殺的王凌暗中作祟。仲達卻於臨終前說：

「還好，我總算沒有成為叛逆者。」

長子衛將軍司馬師晉陞為撫軍大將軍，接著於翌年元月成為大將軍。司馬家至此又往前大大跨出一步，離實現理想之日越來越近了。

被司馬仲達視為長壽之競爭對象的孫權，也於仲達去世的一年後歿故。由於他們的年齡相差兩歲，因此，算來是仲達多活了一年，不過，大體而言，這個比賽應該算是平分秋色吧！

人生無常。顯赫一時的政府高官，一夜之間就被扣上大逆不道的帽子而遭處刑。看到這種情形的人們，心裡難免會湧起虛無之感。

無──人生最終不就是如此？

強調倫理的儒教，急速地自人們的心中褪去。曹家曾奪取劉家之漢，而如今是司馬家企圖奪取曹家之魏。在這種節骨眼上，為維護主家而盡力的人，下場都很悲慘。這不正是所謂的「天道是耶非耶」嗎？

後漢末期動亂之際，佛教以極大的勢力迅速遍及全中國。這是宣告儒教權威已跌停板的反動作用。儒教權威低落，佛教隨之隆重登場，而只要多少聽過一些佛教教義的人，一定會反射性地聯想起「老莊思想」才對。

──人生無常，並不是印度的釋迦牟尼首先發現的道理。我國早就有老子及莊子的學說，只是它們一直受到儒教的壓制和埋沒罷了。

發現到這一點的人們，便開始發掘老莊思想了。

──聽從儒教倫理，結果會把老命都丟掉！

人們甚至開始產生這樣的想法。多少忠義之士由於過分忠實於儒教倫理，結果因而喪命。這樣的禮教，幹嘛還要信奉！

──索性無視於儒教吧！

此一想法開始在士大夫之間流行。這是身處亂世、避免因捲入政治紛爭而喪命的最好方法。

司馬仲達身亡後，司馬一族為實現建立新王朝的目標，逐步展開部署。打倒曹爽一黨及肅清王凌後，表面上反司馬勢力已不堪一擊，但也有潛入地下的形跡。為了將他們一網打盡、斬草除根，特務諜報組織便理所當然地大大活躍起來。

人人懼怕告密者，因而絕口不談政治。虛無的「清談」之風於是開始流行。有名的「竹林七賢」，就是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下登上歷史舞台的。他們認為禮教是無用之物，於是競相談論虛無思想。他們之中確實有一些人深深著迷於虛無主義，不過也有一部分人是為了掩飾自己的政治抱負而投入清談團體的。

一種名叫「五石散」的毒品也在當時頗為盛行。這一點魯迅在其演講中曾經提及。總之，在動盪不安的亂世中，人們也勇於嘗試各種生存方式了。

## 一六三搖曳的統一

統一業已完成，人們對此卻疑信參半。吳國投降時，晉武帝司馬炎下的第一道命令是：「江南以美女多而聞名，速選五千美女送進朕的後宮吧！」

※※※

暫且擱下曹魏，讓我們轉頭看看蜀漢。

諸葛孔明去世後的蜀，最大的困擾在於欠缺人才。與其說欠缺人才，毋寧說諸葛孔明的存在影響過於巨大。而使用人才的劉禪，更是個庸碌無能的主子，這個人極其平庸，甚至到了愚蠢的程度。

由於蜀地易守難攻，因此得以平安無事；事實上，它在三國中居於最劣勢的地位。諸葛孔明也知道，除非從漢中出蜀，在陝西和甘肅設立據點，不然，蜀將會自然趨向滅亡。孔明亡後，蜀國軍事領袖姜維多次率兵遠征，結果每次都鎩羽而歸。由於人口不滿百萬，因而無法組織大規模遠征軍──這是未能成功的最大原因。

失敗使人產生挫折感，天子以下參與國政的人，全都處在心浮氣躁的氣氛中，因此常因一點小事而生摩擦或爭執，在人和一事上不斷產生問題。

魏在等待機會成熟。他們雖欲得蜀，卻不想付出突破蜀道之險的巨大代價。此外，明帝亡後的曹魏，正處於由司馬氏逐漸掌握國家主權的過渡階段，因此不太重視外征之事。

蜀延熙二十年（公元二五七年），魏之司空諸葛誕因不滿司馬氏的專橫，而在壽春舉兵時，蜀的大將軍姜維曾經由駱谷進兵至芒水。

好機會來了！──每次魏國內部發生紛爭，蜀國就樂不可支，實際上，到頭來都只是空歡喜一場。於這一年五月舉兵的諸葛誕，很快就被敉平。經過紛爭，司馬氏的勢力在魏國國內變得更為強大。一旦勢力強大到足以睥睨一切時，司馬一族就再也不需要對外征之事有所顧慮，他們需要的，反而可能是以出征顯示自己的實力。

這個時機終於來到。

那是魏景元四年（公元二六三年）之事。距反司馬運動的最後一擊──諸葛誕舉兵──已過六年。司馬仲達死後，其子司馬師曾經擊潰毋丘儉等反司馬軍，而今司馬師也已病歿。司馬氏後來以司馬師之弟司馬昭為統帥，並且接受魏之禪讓，正忙於創立新王朝。

成人後對司馬氏之橫暴極為不滿的魏帝曹芳，以「荒淫」的理由被廢，而後由曹丕之孫時年十三歲的曹髦即位。長大成人後的曹髦一樣對司馬氏極端憎恨。事實上，這位青年天子可是個血性男兒。

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意圖篡奪魏之帝位，朕絕不會和先帝一樣遭受屈辱！朕已決心和他一拚死活！

皇帝曹髦扔下寫著此文的詔書，就拔劍衝了出去。這時候，中護軍賈充剛好進來，其家臣成濟立即攔住青年天子。

「如何是好呢？」成濟問賈充。

「司馬公養你們，為的就是今天。這還需要問嗎？」賈充回答。

成濟立刻以戈刺死天子。

皇太后發出「皇帝有罪，廢為庶人」的命令。不用多說，這是在司馬昭的逼迫之下不得不如此。司馬昭因而得以免受殺害皇帝的惡名，被處刑的是成濟一族。司馬昭的兒子司馬炎隨即奉迎燕王曹宇十五歲的兒子曹璜，使之登基，這是魏最後的皇帝──元帝。

三年晃眼即逝，魏派大軍西征。與其說是魏，毋寧說是司馬氏的大軍。如此派出討蜀大軍，可以說是為了創立司馬氏新王朝的示威行動。

魏國征西將軍鄧艾，率領三萬精兵向甘松進軍。甘松在今甘肅省臨洮附近，是秦始皇所建造萬里長城的最西端。魏國雍州刺史諸葛緒則率領三萬餘兵，由祁山來到武街方面，擺出要切斷蜀國姜維軍隊退路的架勢。更有司隸校尉鍾會，率領十萬大軍經斜谷前往漢中，他於進軍途上曾經前往拜祭諸葛孔明之墓，用以收攬人心。

蜀對魏國大軍的來襲束手無策。成都朝廷連日舉行會議。

「於今之計，唯有將蜀地雙手奉送給吳國以抵抗魏之來襲一途。」

有人甚至提出這等自暴自棄的意見。

「大魏有吞吳之能，而吳無併魏之力。再辱之恥非一辱可比。」

光祿大夫譙周以此為由，力主向魏投降。意思是說，蜀國降吳之後，吳還是有可能向魏稱臣。與其兩度嘗受投降之恥，不如只受一次來得聰明。

蜀漢皇帝劉禪遂向魏投降。那是魏景元四年（公元二六三年）十月，也是諸葛孔明於五丈原歿故二十九年後的事。

※※※

蜀漢滅亡兩年後，即魏咸熙二年八月，司馬昭歿故。後繼人選早已定為其子司馬炎。同年十二月，司馬炎接受魏帝的禪讓，二十歲的魏元帝被移至鄴為陳留王，一切都倣傚魏初後漢獻帝禪讓的前例。

曹丕由獻帝受讓天子之位的魏王朝，僅僅是國祚四十六年的短命王朝。晉王朝於焉誕生。司馬炎就是晉之武帝。他以文帝帝號追諡父親司馬昭，叔叔司馬師及祖父司馬仲達則分別追諡為景帝及宣帝。

魏王朝為何短命而終？新建立的晉王朝，當然檢討了前代失敗的原因。

為何司馬氏能在魏抬頭？其原因應在曹魏之中沒有能壓制司馬氏的勢力。監視權臣，抑制其勢力，這個任務通常都由皇室屏藩的皇族擔任，而魏文帝曹丕卻從王朝創立伊始就將競爭對手──有能的弟弟曹植──驅離朝廷。皇族被趕至地方上，完全沒有權力；不僅如此，朝廷所派遣擔負監視任務的「監國謁者」，還就他們的一舉手一投足做了詳細報告。

雖有王侯之號而儕於匹夫，皆思為布衣而不能得。

《資治通鑑》有此記載。意思是說：王侯的稱號徒具虛名，他們寧願成為自由的布衣（平民），卻不被允許。由於皇族受到如此徹底的監視，自然不願意為維護王朝而拚命。

司馬氏之所以能橫行無阻，最大的原因就在於皇族的力量微薄。司馬氏之晉對此一教訓甚為重視，於是大封皇族為各地之王，授予他們相當大的實權。然而矯枉過正的結果是：諸王的力量變得極為強大，王朝的基礎也因而動搖。

被晉武帝封為各地之王的皇族，多達二十七人。最初的規定是，王必須居留於首都，但建國十多年後，就變成王可回到自己的領地居住，並且得以自行任命文武官員。此外，為懷柔士族，又設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實際授予他們土地，不是空有稱號而已。

任何王朝的創始者，大都具有優異的才能和實行力，晉王朝的第一代皇帝卻是缺點多於優點的人。因為實質上的王朝創建者是他的父親、叔叔或祖父，他只不過是「前人種樹，後人乘涼」下的天子。

晉武帝司馬炎，生活非常荒淫奢侈。據說，晉後宮有一萬以上的宮女，情形猶如天下處女盡入後宮。

「侈汰（奢侈之意）之害，猶較天災為甚。」

這是一個叫傅咸的人奏書中的文句。天子以下高級官僚及貴族的生活何等奢侈，由此可見。

一天，武帝駕臨一位名叫王濟的家臣府邸。用餐時，王濟使用琉璃器，並且令百名侍女服侍。這些侍女穿的都是上好的綢緞衣裳。菜餚中以蒸豬特別美味。

「這豬肉真好吃，是不是在做法上有秘訣呢？」武帝問道。

「稟皇上，這隻豬是用人乳養大的。」王濟回答。

據說，武帝聽到這句話時，噁心得再也吃不下去。

晉王朝可以說在創建之初前途就已蒙上一層烏雲了。

※※※

現在來看東南的吳。

司馬仲達死去的一年後，吳國大帝孫權也去世，享年七十一歲。壽命久長的他，妃嬪之數自然也多。名列《三國志．吳書。妃嬪傳》中的就有謝夫人、徐夫人、琨夫人、步夫人、琅邪王夫人、南陽王夫人、潘夫人等等。

孫權也是性好漁色，家庭風波因此從未間斷，種下無數日後引發家族糾紛的禍因。

由於原本定為皇太子的長子孫登比父親早死，為繼位問題而產生的爭鬥，曾經一度相當嚴重。後來雖改以三子孫和為皇太子，但孫權卻於去世的兩年前將孫和廢掉，改立年僅七歲的孫亮。

孫亮是潘夫人所生。潘夫人出身會稽，深受晚年的孫權寵愛。以亮為皇太子，當然是潘夫人再三央求的結果。對此提出諫止的重臣為數不少，但皇帝孫權大概由於年事已高，變得非常頑固。第一個進諫的驃騎將軍朱據和尚書僕射屈晃被處一百杖刑，同樣進諫的陳正和陳象則被殺；楊竺則於被殺後，屍體被拋入河中；全寄、吳安、孫奇等因被視為被廢的前皇太子孫和的同黨，也逐一遭到殺害。

潘夫人於孫權病篤時，曾經叫人調查呂后之事。漢王朝創始者劉邦死後，曾經有過呂后掌握天下實權、君臨朝廷的時代。

「真要命！潘夫人意圖成為第二個呂后！」

「那種女人怎能成為吳國之主呢！」

「如此一來，吳國不是沒前途了嗎？在這之前把她除掉，這才是為國盡忠啊！」

「一點沒錯！」

結果，近侍們趁潘夫人熟睡之際將她勒死。

孫權於臨死前，將後事託付諸葛恪，此人是諸葛孔明之兄諸葛瑾的兒子。但獨裁者孫權死後，吳之膿水一舉迸發而出。孫權死後第二年，諸葛恪企圖壓制孫氏一族不成，反而被孫峻殺死。

六年後，十五歲的少年皇帝孫亮同全公主及劉丞等人密謀誅殺實權派的孫綝。孫綝是孫峻的堂弟，是一手操縱國政的人，少年皇帝若想發揮皇帝的權力，就非排除實權派不可。結果機密外洩，孫亮反而從皇帝寶座上被拖下來，貶為會稽王。

──少帝荒病昏亂，不可處大位，承宗廟。

這是孫亮被廢的理由。之後，王夫人所生的琅邪王孫休被迎來就帝位，而孫綝則於這一年的十二月被斬。先前被殺的諸葛恪，得以平反，恢復名譽，並被改葬；相對於此，已死的孫峻棺木被挖出來，經過一番切削後再埋入土中。當時的規定是，棺木的厚度因位階不同而有差別。削棺木代表降低其位階。

即位時已二十四歲的孫休，在位六年就死去。繼位的是孫權三子──被廢的皇太子孫和之子孫皓。剛即位時的孫皓，曾經致力於增加人民福祉的政策，一度使人們以為明君出現，孰料很快就露出馬腳，他原來是極端粗暴又驕慢的人，不但好色，更是大酒鬼一個。

當時，北方已是新王朝晉的時代。晉國朝廷分為主張「討吳以一統天下」的討吳派和主張「攻討南方之吳有可能受到北方匈奴之侵略」的北方派。結果，討吳派愈來愈得勢。那是由於晉國知道吳帝孫皓施政殘虐而大失人心。吳國重臣之中，因對皇帝絕望而歸降晉國的人正與日俱增。

──攻打的結果，必勝無疑！

晉國輿論傾向於討吳的主張。

討吳派要角羊祜認為，由長江上游順流而下是最佳的攻擊方式。準備妥當後，三十萬大軍於晉咸寧五年（公元二七九年）攻入吳國。翌年三月，東吳無力再抗禦，便向晉投降。

自從黃巾之亂導致天下分裂以來，時隔百年後，好不容易達成了統一局面。然而，這個統一何其搖擺不定！

吳之廢帝孫皓受封歸命侯的爵位，四年後去世。蜀之廢帝劉禪則於投降八年後死於洛陽。

統一業已完成，人們對此卻疑信參半。

吳國投降時，晉武帝司馬炎下的第一道命令是：

「江南以美女多而聞名，速選五千美女送進朕的後宮吧！」

## 一六四大亂序曲

武帝把希望寄託在孫兒身上，因而沒有廢掉皇太子。這件事情卻為晉王朝帶來極大的不幸──因為「八王之亂」隨即爆發了。事情因女人的鬥爭而拉開序幕。

※※※

晉武帝司馬炎的後宮美女人數終於突破一萬。這麼多張面孔，當然無法一一認得。

「今晚到哪個女人那裡過夜呢？」

由於人數過多，武帝每天都得為這件事情傷腦筋。懶惰的他於是想出適合他個性的解決方法：乘坐由羊隻拖拉的車子，在後宮中漫無目的地遊蕩；由於每一個嬪妃都有自己的房間，羊只停在什麼地方，他就在什麼地方下車，然後進入這個房間。

為想得到皇帝的寵愛，腦筋轉得快的嬪妃，於是想出在房間門上插竹葉、在房間門口地面撒鹽巴的方法。由於竹葉和鹽都是羊最喜歡吃的東西，所以車子來到這個地方時一定會停下來。飯館、妓院等地方迄今仍有於店門口放置一堆鹽的習慣，即源於這個典故。

總之，使分裂的江山統一──這個中國人的宿願，看似由晉武帝達成了；然而武帝這等人物所完成的統一，其基礎何等脆弱，不言而喻。有眼光的人當然看得出來，天下不久之後一定又會陷入大亂時代。

以竹林七賢為代表的當時之「賢人」，實際上就是深諳如何在派閥抗爭的大亂時代苟存的「保身」高手。躲入竹林，即意味著不與政治發生任何瓜葛。他們於竹林中邊飲酒邊談論的所謂「清談」，實際上是超俗哲學論。於三國時代傳遍中土的佛教，具有極優異的思想體系，在它的影響下，老莊思想也從這個時候開始有了更豐厚的內涵。

清淡確實有文字遊戲的傾向，就此觀點而論，對為政者應該是全然無害的。但既然以老莊為基礎，自然與政府體制方面作為理論武器的孔孟之教有所對立，因此，清談的結論，難免成為對體制的批判。

連最懂得保身之術、甚至拒絕仕宦的竹林七賢之一嵇康，都難逃司馬昭的毒手。

──康上非天子之臣，下不仕於王侯，輕世傲俗……

據說，這是嵇康被判死刑的原因。或許其中尚有不可明言的內情，但是連拒絕仕宦都被視為「傲慢」而成為死刑的理由，可見對當時的人而言，保身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竹林七賢中，官至人臣最高位階司徒的有山濤和王戎兩人。平吳戰爭（討伐東吳之戰）時，王戎以建威將軍身份率領大軍，攻打武昌而立大功。他因功被封安豐侯，並獲加贈食邑六千戶及獲賜絹六千匹。

這個王戎因吝嗇而聞名。名列以清談為樂的竹林七賢之一，竟然是個吝嗇鬼──這件事情有些令人意外。其實，以成為超俗之人為目標、反對講究衣著及體面的他們，不太花錢是自然之事。雖然如此，王戎吝嗇的程度，著實令人咋舌。

據說，放高利貸為業的王戎，以使用象牙籌（一種籤，據傳為算盤的原形）計算利息為生平最大的樂趣。此外，王戎的院子裡種有李樹，並以出售李子為生財之道，在販賣前，他會將自己種的李子以錐子鑽洞，使買到李子的人無法在吃過後用種子種樹。這不是小氣得離譜的吝嗇鬼嗎？

還有一件事：他曾借錢給出嫁的女兒，在其沒有歸還之前，每次女兒回到娘家，他都不給好臉色看。女兒終於恍然大悟，趕緊還清欠債，他才露出笑臉。這些典故都記載於《世說新語》上，不過書中另有與前述小氣作風完全不同的典故。

王戎的父親王渾名氣頗大，曾經做到涼州刺史。父親去世時，州下九郡過去受恩於他的人，合起來送上百萬奠儀，王戎卻固辭，分文未受。這不是前後矛盾嗎？

其實，王戎有他自己的想法。

──他是個錙銖必較的守財奴。這樣的人絕不可能胸懷異志！

一旦人們如此看他，他就能成為政治上無害的人。原來，這是一種韜光養晦之術。

※※※

王戎的預測果然沒錯。

乘坐羊車，以獵色為樂的武帝，於太熙元年（公元二九○年）三月死去。皇太子司馬衷即位，改元為永熙。正月才改過的年號，現在又改，說起來是不合儀禮之事。

新皇帝惠帝是比父親武帝更昏庸的君主。他就是於荒年聽到窮人無飯可吃時，說出「他們可以吃肉糜啊」的人。人民對這樣的皇帝莫不大失所望，武帝也認為這個皇太子實在不成器，所以曾經以自己的弟弟司馬攸為「皇太弟」，想讓他繼承帝位。

──可是，遹很聰明……

遹是惠帝的兒子。雖然兒子很差，不過孫兒卻很聰明──結果，武帝把希望寄託在孫兒身上，因而沒有廢掉皇太子。惠帝可以說是靠兒子而就帝位的。

這件事情卻為晉王朝帶來極大的不幸──因為「八王之亂」隨即爆發了。這是晉王朝皇族骨肉相殘到幾近滅絕程度的大亂。其間的關係相當錯綜複雜，為恐讀者不易理解，下面列出名單，以供參考。讀者不妨於閱讀下文時，把被殺者的名字逐一從名單中塗掉吧。

１．汝南王司馬亮：景帝（司馬師）四子，武帝的堂弟，惠帝的叔叔。

２．楚王司馬瑋：武帝五子，惠帝之弟。

３．趙王司馬倫：景帝九子，汝南王之弟。

４．齊王司馬冏：武帝一度有意要他繼承帝位的胞弟齊王司馬攸之子。

５．長沙王司馬乂：武帝六子。

６．成都王司馬穎：武帝十六子。

７．河間王司馬顒：宣帝（司馬仲達）二弟司馬孚之孫。

８．東海王司馬越：宣帝之弟司馬權之子。

９．豫章王司馬熾：武帝二十五子。

其中司馬熾後來即位為懷帝，除此以外的八個人統稱「八王」。

事情因女人的鬥爭而拉開序幕。

大概是荒淫的緣故吧，武帝於五十五歲就死去。惠帝之後的懷帝為「第二十五子」，由這一點，就可以知道其荒淫的程度。

臥病在床的武帝，始終耿耿於懷的是不成器的兒子。一日不為這個兒子找到一個優秀的輔佐人，他就一日無法放心。他最後決定以皇后楊氏的父親楊駿和自己的堂弟汝南王司馬亮當輔佐人。司馬亮乃皇族中的長老。

但楊氏卻企圖霸佔江山。楊駿把召見汝南王的詔書藏了起來。

「汝南王還沒有到嗎？汝南王……」

武帝到臨終之際還在重複這句話。詔書沒有發出去，所以汝南王當然不可能來到。楊駿便以太尉兼大都督的身份掌握全軍，由於武帝已死，楊氏因而成為皇太后。皇太后的外戚遂掌握天下實權。

新即位的惠帝皇后賈氏，卻對此頗為不滿。

（皇太后已經是卸任的人，實權應由現任皇后的外戚掌握才對。）

賈皇后如是想。她雖然是個皮膚黝黑、個子又矮的醜女子，實行力倒是超人一等，是個想到事情就非實行不可的人。何況她的娘家較楊家更有實力。她的父親賈充過去曾以大都督身份參加平吳戰爭，並指揮全軍。

「這樣下去，司馬氏遲早會被楊氏篡位的。這是全體皇族必須奮起的時候啊！」

賈皇后如此激勵皇族長老汝南王，汝南王卻畏畏縮縮，不敢有所行動。

（老傢伙畢竟不行，我來向年輕氣盛的諸王呼籲吧！）

惠帝於是派遣密使至惠帝五弟楚王司馬瑋處。

鑑於魏因冷落皇族而急速滅亡的事實，晉對皇族格外優遇，因此，楚王以荊州都督身份擁有兵力。其餘諸王比起魏朝諸王來，擁有超出許多的實權。楚王接待密使來訪後，躍躍欲試地來到洛陽。這個年方二十一、向以驍勇馳名的貴公子，也是個生性殘忍的人。

進入京都的楚王，開始殺戮楊氏一派，那是武帝死後的第一年，楊氏的天下還不滿十二個月。

賈皇后這時候三十五歲，較惠帝年長兩歲。豪俠氣概、思慮不周的年輕楚王，完全被她籠絡了。

賈家應該取代楊家得天下。皇后的亡父賈充無嗣子，因而以皇后之妹所生的兒子為「養孫」作為繼承人，就是賈謐。此外，賈皇后的堂兄賈模以及表舅郭彰等人與政變居首功的楚王，成為新政權的核心領導。

新政權為了避免民心動搖，力促皇族長老汝南王任「太宰」的新職，與太保衛瓘共同輔佐天子。賈皇后卻認為這個汝南王和衛瓘是令人不安的人物；成為太宰的汝南王，則認為身為皇族長老的自己，主要任務在於壓制動輒可能脫軌的皇族。

「那個傢伙不行。有那個人在，天下人的怨恨都會集中到司馬氏頭上。必須設法擺平他才行，這樣做是為了大晉！」

汝南王口中的「那個傢伙」，指的是楚王。進入洛陽後，楊氏一族的屠殺行動，全由楚王一手包辦。他殺人不眨眼，甚至到了嗜血成性的程度。他好像以殺人為最大嗜好。

「擺平」的意思，是要剝奪楚王的兵權。汝南王以衛將軍的身份，意圖將楚王所指揮的北軍交由裴楷統轄。裴楷卻畏縮固辭，因為他聽說楚王為此而勃然大怒。

和準備誅伐楊氏一族時一樣，汝南王這次又再度退縮，可見他是個非常沒有決斷力的人。倘若依照原訂計劃，強行換人，說不定楚王一時激怒之後就會沒事，但汝南王卻不敢來硬的，而想改用第二個手段：

──將楚王驅離洛陽，使之成為遠地之王……

知道這件事時，楚王又怒不可遏：

「媽的！再三把我當做眼中釘對待！我的忍耐力是有限的啊！」

賈皇后始終以冷靜的態度旁觀，直到認為時機成熟，她才與楚王的部下接觸。

賈皇后目前的眼中釘是汝南王和衛瓘兩人。能假楚王之手除掉這兩個人，不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嗎？排除楊氏一族的政變成功的三個月後，賈皇后讓傀儡皇帝惠帝寫了如下詔書：

太宰（汝南王）及太保（衛瓘）擅行國政，殊屬不是。王（指楚王）宜以諸營之兵，免除二者之官。

宦官送這道詔書到楚王處。

「這是天大的好消息！」

楚王司馬瑋為之欣喜雀躍。同時，他準備立刻向皇帝覆奏，內容為：受皇命後，將立即著手達成任務云云。覆奏內容由記錄官正式記錄下來。

「這絕對不行。這是密詔，覆奏的話會有洩露秘密的可能，這件事情非絕對守密不可。」宦官道。

楚王奉命調動軍隊，一方面宣言：

──二公有謀反意圖，本王今承詔書前往討伐逆賊！

汝南王司馬亮和衛瓘於是又成為楚王的刀下亡魂。

「我赤心可剖，以示天下！」

汝南王臨死前留下這句悲壯之語。

聽到這個消息時，賈皇后露出奸譎的笑容。豪俠氣概的楚王果然中了她的圈套。

──楚王冒用勅命，殺害國家柱石！

她於是順理成章地使這位二十一歲的青年皇族戴上這個罪名了。

楚王當時應該堅持到底，覆奏才對。一旦覆奏就會有正式記錄，也就不會被背上偽造勅命的罪名。如今即使知道這一關鍵，也已經來不及了。

賈皇后利用楚王殺死汝南王，並且以此加罪於楚王，將他殺死，手段何等惡毒！前列名單中的「汝南王司馬亮」和「楚王司馬瑋」兩人便如此被抹去。而這只是序曲。經過近十年醞釀期後，正式大亂終於爆發。不用多說，其颱風眼正是賈皇后。

## 一六五搜獵美少年

近來常有十七、八歲的年輕人失蹤之事。而且失蹤的都是美貌少年。他們是如何消失的？關於這一點，一絲線索都沒有，只知道他們一個都沒有回來。

※※※

晉代各縣置四名方略使，專門處理盜賊以及傷害等事件，唯有洛陽，由於是首都，所以置有六部尉。洛南六部尉小吏中，有一個叫張永的人，年紀才十八歲。小吏相當於今日的實習警察。

一天，這名實習警察由於不是輪值日，正在街上閒蕩，被一名老嫗叫住：

「小兄弟，你要到哪兒去呢？」

「不到哪兒去。我只是閒著隨便逛逛。」張永回答。

（這位老太婆我好像在哪裡見過……）

張永想不起來，不過，他認為自己對這位老女人似乎有印象。由於職業的關係，他見過的人著實不少，但是這位老嫗好像不是因工作上的關係而見過。

「既然有空，你能幫我一個忙嗎？」老嫗道。

（有一點不對頭……）

張永有了這個感覺。作為實習警察的他，時常由上司處聽到的訓話：

──我們的工作是要識破人家的底細，所以最重要的是敏銳的觀察，你們必須多訓練自己對人的觀察力。

因此，觀察別人成了他的習慣。事實上，從被叫住的剎那起，他已在觀察這位老女人了。

這位老嫗半白的頭髮有些亂，不過，看起來好像是刻意弄亂的。本來梳得好好的頭髮故意弄亂──這個模樣給人如此的感覺。雖然她穿的是粗布衣服，卻沒有任何補丁或破損。由穿著看來，她絕不是個需要為生活而勞碌的人。

「如果是做得到的事情，我願意幫忙。」張永回答。

「事情是這樣的。我家裡有一個病人……。算命先生告訴我說，若能請來城南少年，病人自然就會好起來。我只求你來一下而已。至於酬禮，絕不會虧待你的。」老嫗道。

「我只要到妳家一下就可以嗎？」

「是的。這是做好事，希望你能答應。」

「既然是做好事，那……好吧！」

張永答允了。老嫗早已備好一輛車子，張永於是坐了上去。

車子行駛了一段路後停住，老嫗探頭出車篷，指著放在那裡的一隻大型箱櫃說：

「那是祈禱用的箱櫃，請你進到裡面去。在我請你出來之前，千萬不能自己出來。要是自己出來，不但病人治不好，連你的生命都會發生危險的。」

「嗐！嬤嬤不要嚇唬我。」

張永邊說著邊打開箱蓋，進到裡面去。那是一隻用金銀裝飾、並且鑲嵌著貝玉的豪華箱櫃。

進到櫃中後，當然什麼都看不到。車子在途中停留多次，然而很快地又走動起來。

（那位老太婆說的話有點問題……）

在箱櫃裡的張永，思索到這一點。這位老嫗的言語聽似粗魯，但有時候卻又出現類似後宮宮女使用的高雅言辭。

每次車子一停，就會聽到「開門」或「請進」等聲音，車子好像在通過什麼門的樣子。奇怪！進入洛陽城後，除了進入皇宮，還有什麼門必須通過呢！

（糟糕！莫非……）

箱櫃裡的張永臉色都發白了。由於在捕吏房的關係，所以他知道許多未曾公開的事件。

近來常有十七、八歲的年輕人失蹤之事。而且失蹤的都是美貌少年。他們是如何消失的？關於這一點，一絲線索都沒有，只知道他們一個都沒有回來。

「你可要小心哦！」

張永的母親曾這樣告誡他。因為他也是個人人稱讚的美少年。

「別開玩笑啦！我是個捕吏啊！」

張永對母親的話置之一笑。身為捕吏的他，對此事知道得很清楚。關於美少年失蹤案件，每次向上級衙門報告並且請示時，得到的一定是「此事毋須追查」的指令。

吏卒現在也變得聰明許多，他們壓根兒不偵查美少年失蹤事件。

「頗好此道嘛！」

一位上司苦笑著說出這句話。他是在說皇后賈氏。淫亂的皇后以診察為名，與太醫令程據搞出曖昧之事──近來有這個風聲。

「據說，皇上那方面已經不行了。」

也有這樣的風聲傳開。有人甚至更具體地指出，皇上變成性無能，是生下皇太子以後的事情。大概是好此道的賈皇后，空閨難耐，所以擄來美少年陪她共眠，完事之後就殺人滅口吧？──精於推理和偵查的警界已有這樣的推測了。

※※※

箱蓋被打開。

「現在可以出來了。」老嫗說。

張永拉開車篷，從車上下來。

（果然沒錯……）

由於突然出現在太陽底下，張永只有瞇著眼睛東張西望。只這麼一剎那，他就幾乎因絕望而暈倒。眼前是顏色鮮艷至極的樓閣宮殿，連略帶紅色的牆壁，都帶給人一種嬌美的感覺。

毫無疑義，這裡是淫亂皇后賈氏君臨的洛陽宮殿後宮。

「這是什麼地方呢？」張永問道。

「此地乃人間天堂……」

老嫗以文謅謅的話回答。她一定是皇后的心腹，專門負責物色美少年供皇后玩弄的吧？張永認為自己好像見過這位老太婆，或許是曾經被這位正在做物色工作的老嫗看到，而視線交錯過吧？

志願走上捕吏之路的張永，膽子倒很大。身為「實習警察」的他，當然經常看到偵訊嫌犯的場面，所以他知道在這個時候，態度是很重要的。

（我才不願意死哩！）

張永想盡可能地給予對方良好態度，以求免於一死。

「現在我帶你到天上的浴室。要和天上的人會面，必須先沐浴淨身，希望你把身體洗得乾乾淨淨。」

老嫗把張永帶到浴室。這是以五色大理石砌成的浴室，水可能是從遠處運來的溫泉，雖然透明，卻有滑膩的感覺。張永照著老嫗的叮嚀，把身體洗得特別乾淨。旁邊的休息室裡，早已擺著換穿的衣服，這是綢緞製成並且繡有圖樣的嶄新衣裳，他穿好後，走出迴廊來。

「噢！你這副模樣，真像翩翩貴公子嘛！」

老嫗望著張永，驚嘆地說。

張永知道自己長得既標緻又瀟灑。為求活命，或許這是最有力的武器吧？

「這是天上的女皇──」

老嫗說著，為他介紹的是一位很難與天上人做聯想的醜陋的中年女人。賈皇后已是三十好幾的人，個子既矮，臉色黝黑，而且眉邊還有一塊相當大的疤痕。

離美麗有好一大段距離的天上女皇，正坐在床沿。

「哦……」

賈皇后瞧見張永的模樣，立刻喘息起來。

（好像有希望的樣子……）

張永儘可能地裝出沒有經驗的樣子來。

「你把衣服脫下吧！我要看你一絲不掛的樣子……」賈皇后道。

當張永正要開始脫衣服時，在他身後的帳幕輕輕地被拉下來。片刻後，賈皇后懶洋洋地躺到床上，凝視了一下赤裸著身子顫抖的美少年，然後，她招了招手：

「到這邊來。你幫我把這一身衣裳脫下吧！你過來啊！我要你靠到我的身邊。」

張永閉上眼睛，伸出手。

※※※

張永活著從皇宮出來，事情進行得比他想像得還容易。權勢慾望極強的皇后，思考方式倒是直線式的。雖然美少年張永才十八歲，卻已玩過不少女人，對性技巧是很有一套的，在他的擺佈下，皇后露出一副心滿意足的模樣。

──我要再度和這個年輕人玩。

由於皇后有此熱望，張永因而免於被殺。

每次聽到人們談論「皇后淫亂」這件事情時，張永都會莞爾一笑，依他的感觸，皇后絕不是淫亂的女人。她在這方面的所作所為，毋寧說是佯裝的。

──她好像是想生孩子……

對女人頗有經驗的張永，當然很會察看女人的心。

賈皇后沒有生過孩子，原因可能出在惠帝身體有缺陷。皇太子遹不是皇后所生，而是肉鋪之女謝夫人所生，而惠帝就只有這個孩子。

雖然皇后可以駕馭頭腦較差的惠帝，掌握權勢，然而不生皇子，這權勢是不可能長久抓牢的。只要生了孩子，她就有把握廢掉皇太子，改立自己的兒子。而這個兒子不是非得惠帝的孩子不可，不管父親是誰，只要是她生下的就可以。賈皇后之所以拚命搜獵美少年，目的完全在於想生個孩子。

雖然如此，賈皇后卻始終沒有懷孕的跡象。不孕的原因好像不只在於丈夫惠帝，可能她的身體也有問題。

再怎麼努力，賈皇后還是沒能生出孩子。如此一來，皇位可能就由皇太子司馬遹繼承。這個皇太子正是對兒子失望的武帝司馬炎寄予厚望的孫子。如前所述，惠帝是因為有這個兒子才得以登基的。然而，這個皇太子如今卻也變得庸俗不堪。

要成為英明的君主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原因大概在於：宮廷這個權力中樞，有使統治者墮落的不可思議的魔力的緣故吧？

「被認為聰明的皇太子，最近越來越不對勁。據說，他最近常在宮中玩著開店遊戲，自己扮起店老闆，賣些蔬菜、麵條或帶餡年糕哪！」

「這件事情我也聽說過。看來，他不愧是個肉鋪店女兒生的兒子，他抓起商品就知道重量有多少哩。真是老鼠生的兒子會打洞啊！」

這類有關皇太子的傳聞正在坊間流傳。

「他實在可憐……」

每次聽到如此貶損皇太子的傳聞時，張永都不禁如此自言自語。

受祖父武帝矚望的這位皇太子，確實是個英明的人。可是，英明又怎樣呢？這類人會為了貫徹自己的信念而猛幹。如此一來，豈不是大大阻礙了賈皇后的計劃嗎？賈皇后絕不希望皇太子是個英明的人，他最好是個昏君。

英明的皇太子知道這一點，所以他故意裝傻。聽到皇太子原來是個傻里傻氣的人時，賈皇后一定會放心。皇太子是為了保身，才裝成庸愚模樣的。

皇太子庸愚，賈皇后就容易駕馭他。而現在皇后卻開始策劃陷害他。在此之前，她先將一些軟東西綁在自己的肚子上，偽裝懷孕。此外，她把自己的外甥──妹夫韓壽之子──收為養子。

皇太子為了保身而演出的庸愚少君之戲，當然需要有某種程度的逼真性。既然裝傻，不免要有逾越常規的行為。而要裝出酩酊大醉的模樣，當然需要真正喝酒。一天，喝得爛醉如泥的皇太子，看到筆和紙被塞到面前來，竟在上面寫下照皇后所吩咐的文章，也種下自取滅亡的種子。

──有造反之嫌！

皇太子遂因這個理由被廢。賈皇后本來很想乾脆殺掉他，但由於一些有力大臣的極力反對，因而暫時把他降為庶人。她的計劃是，等捏造好皇太子造反的證據後，再把他殺掉。

賈皇后確實有些心浮氣躁，她急著要早日實現自己的目標。而越是焦急，越容易露出破綻。皇后為了掌握所有實權而策劃密謀之事，逐漸被人們知道了。

──皇后有謀反之意！

倘若有人以此為由，揭竿而起，人們一定會稱心叫快──時機已經成熟了。

必須首先起義的，應該是晉皇族司馬氏一族才對。

──擁立被廢的皇太子，拉下皇后，使晉的天下得以安泰！

在這個口號之下，百姓應該會熱烈響應的。

「我是不是該登高一呼呢？」

趙王司馬倫──已故汝南王司馬亮之弟──以這個問題詢問心腹孫秀。

「趙王是當今朝廷的棟樑──」

孫秀回答。現在的朝廷等於是賈皇后的朝廷，也就是說，趙王被認為是皇后的黨羽。

「皇太子一定認為大王是皇后派人物……」孫秀繼續說道，「所以，縱使大王崛起，打倒皇后，並且擁立皇太子，皇太子對大王還是會有疑心的。……不如這樣吧！皇后一定按捺不住，遲早會殺死皇太子的。如此一來，對大王有所懷疑的皇太子已經不在世上，到時候才起義，不是很好嗎？」

（請看柒．江南風波惡）

# 《江南風波惡〔晉─隋唐〕》

## 一六六斜陽照帝國

為求自己平安，殺死胞兄和侄兒──實際上，這樣的事情在司馬一族一如家常便飯。這樣的王朝，誰不唾棄呢？事實上，在八王之亂還沒有嚴重到極點時，就有人對這個王朝感到厭惡了。

※※※

這是何等惡毒的謀略。孫秀沉默片刻後，坐著移動雙膝，靠近趙王說：

「皇太子一旦不在世，大王也有繼承皇位的資格啊！」

惠帝除了被廢立的皇太子以外，並無其他嗣子，而一旦皇后被打倒，皇后的養子根本不能算數。因此，趙王確實是有機會的！

皇后企圖以自己的養子為繼位者，這一定會引起皇族的強烈憤慨，因為此舉形同賈氏奪取司馬氏的天下。

永康元年（公元三○○年）正月，賈后捏造理由，幽禁皇太子於許昌，並且於三月間派傳聞中與皇后有曖昧關係的太醫令程據，準備毒殺皇太子。由於皇太子拒絕喝下盛有毒液的藥，名叫孫慮的使者遂以藥杵（擊碎藥材用的木棒）撲殺皇太子。

四月，趙王司馬倫與孫秀決心討伐賈皇后，與齊王司馬冏共同舉兵。齊王此時居翊軍校尉一職。該月癸巳日，趙王偽造詔書，使宮門打開。

中宮（指皇后而言）與賈謐等殺吾太子，今使車騎（趙王）入廢中宮，汝等皆當從命，賜爵關中侯；不從，誅三族。

這是偽造詔書的內容。

對此奇襲，賈后了無方策，隨即被廢，並且被降為庶民，賈氏一族及其黨羽悉數被殺。

「拴狗應該拴脖子才對，拴尾巴是我的失策……」

這是賈后被捕時說的話。

政變成功後，趙王就相國之位，創立幕府，並且自擁萬餘兵馬。然而趙王也是庸愚之才，天下政治皆由中書令孫秀掌控，趙王不過是由孫秀一手操縱的傀儡。不久，賈后被賜死。趙王在孫秀的操縱之下，一步一步邁向皇帝的寶座。

──倫（趙王）宜速入西宮。

當時盛傳這個所謂的已故宣帝（司馬仲達）之神諭。在那個時代，人們深信有神諭之類的事情。相對於皇太子居住東宮，皇帝向來都居住於西宮，「入西宮」的意思就是即帝位。

翌年即永康二年（公元三○一年）正月，趙王登基，並且將惠帝架空，尊為「太上皇」。幕後人物孫秀則兼任侍中、中書監及驃騎將軍等要職。

──逆臣孫秀使趙王誤國，宜共誅討。

在許昌的齊王司馬冏遂以此檄文致成都王、河間王、長沙王（當時為常山王）等人。這是三月間的事。閏三月，諸王聯軍圍攻洛陽，斬殺禍首孫秀，俘獲趙王后，予以賜死。

第三個王──趙王司馬倫──因此消失。

庸君惠帝再度登上皇帝寶座，由齊王司馬冏擔任大司馬，並司輔佐天子的任務。放蕩成性似乎是司馬家的傳統，時運不濟時頗為英明，一旦取得權力，就浸淫於酒色天地──這一點，齊王也不例外。更要命的是，他還有大興土木這個癖好。他將自己的宅邸建造得與天子宮殿完全相同，並因此摧毀數百棟公私建築物。

（晉王朝這下還能重新站起來嗎？）

鑒於齊王不得志時代的英明作風，原本對他有所期待的人們，在看到他成為大司馬後的作為，也逐漸轉向失望了。接著，他又為沒有嗣子的惠帝立容易操縱的清河王司馬覃為皇太子──一個八歲的幼童。就血緣關係而言，皇弟長沙王及成都王其實更接近皇統，這些人對齊王的專橫作為，當然極為不滿。而諸王身邊自然有許多野心人士。

諸王再度聯合圍攻洛陽，最後殺死了齊王。齊王司馬冏成為第四個被抹去的王。

彷彿事先設計好似的，原本聯合出兵的長沙王、成都王和河間王，三個人開始相互傾軋。傾軋起因在於河間王部屬張方煽動其主對長沙王發動攻擊。戰爭爆發後，長沙王的胞弟成都王卻站到堂兄河間王這一邊。兄弟有二十六個之多，在這種情形之下，骨肉之情或許不甚濃吧？

長沙王司馬乂在胞弟和堂弟的聯手攻打之下，於是成為第五個消失的王。他死得很慘，是活活被燒死的。骨肉一旦相爭，相較他人更為熾烈，此次鬥爭的結果如此慘烈，原因在於河間王部屬張方有虐待傾向的緣故。

※※※

至此，武帝司馬炎的十六子──成都王司馬穎──成為「皇太弟」，並且兼任丞相。在這之前，血緣不甚親近的年幼的皇太子清河王已被廢。皇太子之位懸缺，由於惠帝並無嗣子，在這種情形下，日後繼承帝位的將是皇太弟成都王──這是誰都看得出來的事實。

成都王於廢去皇太子的同時，也廢了皇后羊氏。賈后被殺後，羊氏被立為皇后。羊氏的外祖父孫旗與趙王的幕後人物孫秀有同族關係，正是通過這層關係，羊氏才得以被立為皇后。由於後台靠山孫秀已伏誅，廢去羊氏之事絲毫不需費勁。

但是這位羊氏後來卻再三登上歷史舞台。

成都王因身兼皇太弟、丞相，不願意留在國都洛陽，而居住於自己的領地鄴。這大概是記取曾經握有實權、在洛陽不可一世的趙王及齊王，後來卻被攻打而沒落的教訓吧？

不過成都王司馬穎卻忘記以另一件更重要的事提醒自己：司馬一族一掌握權力就得意忘形、驕傲無比，因而失去人心。成都王也如出一轍，登上權力寶座後，每每有使百姓失望之舉。東海王司馬越和豫章王司馬熾於這個時候登場。

──打倒暴虐的成都王！

他們奉迎惠帝，舉起討伐成都王的大旗。被成都王廢立的羊氏，又於此時重登皇后的寶座。結果東海王敗北，也因此有了惠帝為成都王所奉迎這個奇妙的情形。這已是實力超越一切的時代，哪怕是外面的力量，大家都競相借用。也就是說，鮮卑、烏丸以及匈奴等各族，先後以傭兵的身份參加諸王間的鬥爭。開始時只聽從指揮從事作戰任務的他們，後來逐漸對自己的實力有所覺醒而不再甘於被役使，這是自然的趨勢。

攻打據守鄴之成都王的東海王弟弟的援軍中，有許多鮮卑等東北各部族的兵馬。成都王就是因為受到這批混合軍隊的攻打而放棄鄴城進入洛陽的。

然而，洛陽實質上的支配者是那個有虐待傾向的張方。離開河間王而獨立的張方，此時已是一方之霸，洛陽在他及下屬官兵的掠奪之下，已跡近荒廢的程度。張方因而挾惠帝、皇太弟成都王及豫章王，遷都至長安。

皇帝和皇族都不得不聽這個蠻橫無道的張方的指揮。張方再度把剛回歸原位的皇后羊氏廢掉。此外，他也廢除成都王的皇太弟之位，改立武帝二十五子豫章王司馬熾為皇太弟。這麼做的目的，是要顯示自己的力量。

被廢去皇太弟之位的成都王，離開長安東歸。並在東方策劃捲土重來。以前曾與成都王交戰而一敗塗地的東海王司馬越也舉兵了。時間就在這個情況下進入永興三年（公元三○六年）。

東方諸軍以「除君側之奸」為舉兵口號。君側之奸，指的當然是在長安言行舉止旁若無人的張方。

（如果殺死張方，應該足以與東方和解才對。）

對張方的恩將仇報極為憤慨的河間王，與同樣對張方憎恨入骨的畢垣商量的結果，決定派出刺客，結果順利取下張方的項上人頭。河間王將其首級送至東海王處，並提議和解，東海王卻不接受此議。舉兵討西之事業已就緒，而且長安正處於極端混亂的狀態之下，一旦開打，絕無打不贏之理──這是東海王的如意算盤。

在東海王討西軍部將祁弘的手下，絕大部分是鮮卑族人，他們越關，在灞水河畔大破河間王軍，然後進入長安城。據傳，祁弘部下的鮮卑族兵，在長安屠殺了兩萬多人。河間王司馬顒逃至太白山。

祁弘等人以牛車載著惠帝，由長安回到洛陽。抵達洛陽已是炎炎夏日的六月一日。數度被廢的羊皇后，又回歸原位。政府行大赦，並且改元為「光熙」。

十月，成都王司馬穎被賜死，偽造詔勅的是東海王部下一個叫劉輿的人。司馬穎是第六個被殺的王。

十一月，惠帝因食物中毒而死，享年四十八歲。好不容易回到洛陽的他，不到半年就辭世。繼位的是皇太弟豫章王司馬熾，是為懷帝。

十二月，河間王司馬顒被殺──第七個消失的王。東海王司馬越原本建議河間王就司徒之位，而河間王也正有此意。一度逃至太白山的他，再也不想過著修羅場一般的日子。他想丟棄野心，安度餘生。然而，他卻為胞弟南陽王司馬模所殺。

司馬模為何殺死胞兄？因為他認為這位兄長是充滿野心的人。河間王過去的所作所為，的確令人如此想。雖然他宣佈「我已完全丟棄野心」，但這個弟弟是不會輕易相信他的。

倘若野心勃勃的哥哥再度造反，其結果將引來「誅殺三族」之刑。也就是說，自己便要因哥哥而遭殃。

──這麼做是為了所有的親屬。

南陽王或許是以此為藉口吧？他派遣名叫梁臣的部下前往新安縣迎接胞兄，在該地將河間王及他的三個孩子扼殺。

為求自己平安，殺死胞兄和侄兒──實際上，這樣的事情在司馬一族一如家常便飯。這樣的王朝，誰不唾棄呢？

事實上，在八王之亂還沒有嚴重到極點時，就有人對這個王朝感到厭惡了。這個人叫張軌。

他在中央政府一路平步青雲，幹到散騎常侍的地位，卻志願請調當邊境之地的長官──涼州刺史（甘肅省地區總長官）。他的朋友莫不為此而感到訝異。

「涼州是非常偏僻的地方，那個地方有鮮卑族人，而且盜賊橫行。到那樣的地方去，絕對無法過像樣的生活呀！趁現在還來得及，你趕快撤回申請吧！」

朋友紛紛對張軌發出忠告。

（難道在這個洛陽就能過像樣的生活嗎？你們看著吧！人與人之間像野獸爭食般的醜惡鬥爭，很快就會蔓延開來。到時候，你再怎麼戒慎，也難免被捲入漩渦。與其如此，不如到邊疆去。這樣不是比較安全嗎？）

張軌心中如是想著，卻沒有把它說出。這種不祥的預言，當然是不能說出來的。他莞爾一笑，回答道：

「我有自己的想法。我已經這樣決定了。」

張軌於永康二年（公元三○一年）正月赴任。那是趙王司馬倫正在散佈「神諭」的時候。隨後張軌在涼州宣佈獨立。事實上，他是被情勢所逼，因為以洛陽為中心的晉王朝發生大亂，中央威令根本不能達到西北邊境。

到張軌的兒子繼任時，開始以涼王自稱，並且建立了地方性的小王朝。這個地方後來更出現五個以涼朝為名的小王朝，被統稱為「五涼」。張軌之子創建的王朝，為與餘者區別，被稱為「前涼」。

對晉王朝失望的，不只張軌一人。連自漢代以來就與中原漢族政權保持友好關係的南匈奴領袖，也對晉王朝的紊亂情形也大為失望，因而與之斷絕友好關係。

出生於南匈奴單于（王）家庭的劉淵，據傳在學識上是同時代的漢人無人能望其項背的領袖人物。如此英才的劉淵，在成都王司馬穎麾下，以冠軍將軍身份駐屯於鄴。劉淵的兒子劉聰年輕時代求學於洛陽，同樣是文武全才，從成都王任劉聰為積弩將軍即可見其才華之高。

──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

匈奴長老們認為：這是獨立的良機。晉王朝正呈現出大混亂狀態，而匈奴有劉淵、劉聰這對不世出的領導人，如此良機怎能錯過？

公元三○四年十月，劉淵與成都王（也就是晉王朝）決裂，以左國城為據地獨立。左國城在今山西省呂梁市離石區附近。

漢──劉淵以此為國號。

往昔漢的皇帝，曾經與匈奴單于締結兄弟之盟。劉淵重視這個緣分，所以定了這個國號。劉淵就漢王之位，並且定年號為「元熙」。他在施政上的一切，都沿襲漢的制度。

## 一六七流浪千里一皇后

「把這個女人送進後宮，給予寵愛如何？」劉聰突然有了這個想法。使曾經是晉國皇后、被仰為國母的女子成為匈奴皇帝的側室──原本潛藏在劉聰心底的嗜虐性，忽然又抬頭了。

※※※

直到豫章王司馬熾就帝位、以東海王司馬越為輔佐人後，八王之亂才告結束。

對懷帝（司馬熾）即位之事，先帝未亡人羊氏多少有所反對。因為這是皇太弟即位，所以她不是居於母親立場，而只有兄嫂身份，這對她當然非常不利。皇室之中，仍然有雖已被廢、卻於八歲時曾被立為皇太子的清河王，倘若由清河王登基，她就能順理成章地成為「皇太后」。

然而，由於被侍中華混諫止，另一方面在時間上也來不及，最後還是由皇太弟登基。羊氏開始被稱為「惠皇后」，居住於弘訓宮。也就是說，她未能成為皇太后。

惠帝的皇后羊氏可說是命運坎坷的一位女性。勢力如日中天的賈皇后沒落後，她被立為皇后，後來卻多次被廢，也多次復位。反過來說，她只被廢位，卻沒有像賈皇后那樣被賜死，或許是因為她沒有像賈皇后那樣玩弄權力吧？

就算有意玩弄權力，羊氏的娘家也沒有這個力量。對羊氏被立為皇后一事出力甚多的孫秀早就被殺，現在的她其實已沒有任何背景，這正是她屢次輕易被廢的緣故。不過，就結果而言，她卻因此得以平安。

──羊氏由於沒有強大的背景，所以是個無害的人。

由於大家有這個共識，所以，她每次被廢很快就又復位。事實上，在羊氏被廢後，縱使有意要立新后，在人選上也有頗多困難。一旦所立的皇后家族勢力過大，外戚便有可能因此抬頭，成為派閥鬥爭的伏流。

──還是立羊氏才不會產生問題。

每次的結論都一樣。

由於八王之亂的餘震猶存，一時之間，洛陽還處於不安定的狀態下，而中國的周邊已開始傳出令人生懼的聲音。──這是民族大遷徙的腳步聲。全神貫注於茶杯中之風暴的中原百姓，好像還沒注意到這一點。

晉的統治權威因多次內訌而趨弱，各地的造反集團以及盜匪隨之蜂起。他們為求生存，競相與比自己強大的集團聯手，實際上，這也是亂世之常。

羯族（匈奴族之一支）的風雲人物石勒，由於膽量和指導力足以服眾，開始率領屬於自己的大集團，然後又與更大的集團──定國號為「漢」的劉淵聯手。漢族流賊集團的頭目王彌也率眾加入劉淵軍團。

在中原人士尚未覺察之前，劉淵的勢力已越來越膨脹。

晉永嘉二年（公元三○八年），以漢王自稱的劉淵終於佔據平陽，並以其地為國都而就「皇帝」之位。他分別封兒子劉和及劉聰為大將軍和車騎將軍，侄兒劉曜則封為龍驤將軍。同年，他們舉兵攻鄴，大大威脅晉都洛陽的周邊，晉人至此大夢初醒，才發覺事態嚴重。

劉淵於即位兩年後去世。太子劉和隨即登基。由於他是個猜疑心極強且生性刻薄的人，因而甚不得人心。結果，內部糾紛叢生，新帝劉和被殺，人們擁戴劉聰為皇帝。

劉聰被認為是一個不亞於其父的英傑，甚受匈奴人的推崇。

匈奴有一個很特別的習俗，父親死後，繼承家長之位的兒子，要把自己生母以外的父親側室納為自己的女人，匈奴人稱此為「烝」。漢人甚為鄙視這個習俗，批評此舉為「野蠻」。

劉聰不是嫡出之子，他的母親張氏是側室。父親的正妻是單氏，被殺的劉和就是由她所生。劉聰依習俗把這個單氏「烝」了。單氏是既年輕又貌美的女性，正因兒子被殺而悲嘆不已，這樣的她，竟然成了丈夫之子劉聰的女人。

「就算這是匈奴習俗……」

單氏不住地流淚。

南北分裂後的南匈奴，由於素與漢族有頗多接觸，因而在文化上已相當漢化。單氏也是漢化傾向相當濃厚的一位女性，她以成為劉聰的女人為恥。

「我於父親在世時就非常愛慕妳，妳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女人，妳是我的寶貝……」

劉聰一邊在單氏的耳際如此細語，一邊緊緊地擁抱她。

隔天，劉聰於校閱軍隊後來看單氏時，她還躺在床上。

「身為皇帝的我來了，妳應該起來迎接啊！」

劉聰邊說邊走到床前。還沒到床沿，他的腳步就倏然而止，臉頰也開始顫抖起來。鮮血從躺在床上的單氏嘴角流出，把枕頭都染紅了。

「妳這個傻女人，為什麼要死呢？」

劉聰將臉別了過去。

※※※

晉永嘉五年（公元三一一年）是劉聰即位的第二年。這一年三月，晉懷帝的輔佐人東海王司馬越歿故，去世的地點不是國都洛陽，而是在項城。

洛陽當時正鬧饑饉。不過這不是司馬越離開洛陽的原因，他會出走，是因為知道已長大成人而亟欲獨立的懷帝，認為他專橫而有所懷恨。

因八王之亂而破碎不堪的晉王室，復又分裂為皇帝派及輔佐人東海王派，兩派屢有爭執。這不是到了無藥可救的地步嗎？

攻取中原！──劉聰對這一點很有自信。

一分為二的晉，其中的一半已失去君主。雖然東海王司馬越之喪密而不宣，劉聰的情報網卻早已探出。東海王的靈柩，在被視為東海王繼位人的太尉王衍的護送之下，準備運往東海。得到這個消息的劉聰，命令石勒展開襲擊。

「這麼一來，可以摧毀晉王朝的半壁江山了！」

劉聰眉宇間充滿殺氣地說。自從單氏自殺後，他的眼神已完全改變。他炯炯發光的一雙眼睛，老是盯在空中的一點上，家臣對他說話，他也一時不做反應。

王衍一行由十幾萬大軍構成。不過人數再怎麼多，終究是護送靈柩的隊伍，人人充滿哀戚之意，沒有多少戰意可言。石勒率領的輕騎兵團，於苦縣寧平城追上王衍的部隊，將之殲滅。

──相踐如山，王公士庶死者十餘萬。

史書如此記載，可見這是一次壓倒性的勝利。

一行中包含襄陽王司馬範、任城王司馬濟、武陵王司馬澹等四十八名司馬氏宗室，無一倖免。劉聰說得一點沒錯，他確實摧毀了晉國的半壁江山。

為了攻打剩下的另一半──洛陽，劉聰授將兵兩萬七千名予前軍大將軍呼延晏，讓他先行出發。之後，他派出的後續部隊是先前攻打苦縣的石勒、劉曜以及王彌等部隊。結果，晉軍屢戰屢敗，陣亡人員多達三萬餘人。

懷帝企圖乘船逃走，呼延晏卻一把火將洛水之舟燒得片木不留。至此，懷帝已無路可逃了。不久，王彌率領的後續部隊抵達宣陽門，劉曜部隊則包圍西明門，企圖逃至長安的懷帝，遭俘後被送至平陽。

如前所述，劉曜是劉淵的侄子，年幼即成為孤兒，後來由劉淵撫養長大。劉曜是身高逾兩米的偉丈夫，也是文武雙全的人，劉淵愛他如己出，稱他為「我家的千里駒」。

友軍王彌於攻打洛陽之際，不等他抵達就逕直進入洛陽，劉曜對此深感不快。進入洛陽後，王彌對劉曜道：

「洛陽到底是天下的中心，此地四周有山河，也有現成的城池、宮殿。我們建議陛下把國都從平陽遷到此地吧？」

劉曜卻搖頭表示反對說：

「不，洛陽地形容易四面受敵，連董卓都棄此地而就長安，這個地形不適合據守抗敵。」

不僅如此，劉曜更放火燒了洛陽城。

晉已形同滅亡，而劉淵創建的漢，上層之間也已出現這樣的龜裂。

※※※

皇后羊氏現在如何呢？她和懷帝一同被帶至平陽，來到漢帝劉聰面前。

（這個女人真像單氏！）

劉聰如此想。他始終無法忘懷單氏，那個將匈奴習俗中與丈夫之子同眠引以為恥而自殺的匈奴女子。

「妳還很年輕嘛！司馬衷死去多少年了？」

劉聰問道。司馬衷是惠帝的名字，就了皇位的劉聰，連名帶姓地稱呼晉之前皇帝的名字。

「五年了。」羊氏回答。

「獨守五年空閨，實在不容易……」

劉聰面無表情地說道。

「希望皇上不要拿我開玩笑……」

羊氏垂下臉說。她羞得連頸子都紅了。

（把這個女人送進後宮，給予寵愛如何？）

劉聰突然有了這個想法。使曾經是晉國皇后、被仰為國母的女子成為匈奴皇帝的側室──原本潛藏在劉聰心底的嗜虐性，忽然又抬頭了。

（不行！）

他立刻叱責自己。在軍事上，劉聰已將中原晉王朝徹底擊潰。但自司馬仲達以來，受恩於晉的人很多，他非把這些人的心好好抓牢不可。倘若此時將晉之前皇后納為側室，晉之遺臣不是會因此而憤慨激怒嗎？

「朕不是和妳開玩笑。」劉聰以沉重的聲音道，「朕是由衷同情妳，朕很體諒妳這五年來的空閨寂寞……」

「可是，這是人倫，有什麼辦法呢？」

「人倫不是這樣！」劉聰用使近臣也嚇一跳的大聲說，「與其憂傷，不如快樂，每一個人都應該如此！男女成雙成對，當然較形單影隻理想。這才是人倫！……朕希望妳能擇良偶再嫁，過幸福生活……」

「我也但願能夠如此。可是，對我來說，這不是奢望嗎？」

「這怎能算是奢望呢？在我匈奴國，妳另覓新夫再嫁，是絕不會受到任何譴責的。……不如這樣吧，由朕來替妳做主覓夫，如何？」

「皇上又開我玩笑啦！」

羊氏用雙手掩面。

（這個女人實在令人傾慕……）

皇帝劉聰雖然有此想法，卻由於擔心引起中原人士的反感，所以不敢將眼前這位美女佔為己有。因此，他遂以政治家的立場，冷靜思考處理羊氏的方法。

（得到這個女人的人，勢將成為對晉懷有好感之人的憎惡對象。對！我希望一個人成為他們憎惡的對象……）

劉聰此刻腦際出現的是他的堂弟劉曜。劉曜是父親視為劉家之千里駒，並對其將來寄予厚望的人。他讀破古今圖書，能以一手好字寫出流利的文章；又風流倜儻，會玩各類樂器；射箭則有射穿一寸鐵板的臂力；身高二米的偉岸身軀，當然威風凜凜，令人望而生畏。這個人對劉家而言，確實是將來的棟樑，然而對劉聰來說，卻是有可能被取而代之、頗為危險的競爭對象。

倘若這個劉曜成為中原人士憎惡的對象，就皇帝劉聰的立場來說，應該是大大值得考慮的一著妙棋。

「朕的族人中有一個叫永明的人……」劉聰道，永明是劉曜的字。「妳就和這個人結合為夫婦吧！」

這是匈奴皇帝的勅命。

羊氏於是成為劉曜的妻子。

※※※

六年後，劉聰歿故，皇太子劉粲即位。這是一個非常不成器的傢伙，事實上，晚年的劉聰變得與政治和軍事完全疏遠，只知享樂，對此耳濡目染的劉粲，或許認為帝王本來就該如此吧？

其後，大司空靳准造反，殺死皇帝劉粲，並將埋葬不久的劉聰屍體挖出，加以毀屍，進而焚燒宗廟。身居丞相的劉曜和大將軍石勒於是合力攻滅靳准。與劉曜不和的王彌也已被殺，此時，匈奴帝國的重臣只剩這兩個人。

公元三一八年十月，劉曜就帝位，同時，立羊氏為皇后。──羊氏又成為皇后了。

下面是一則有關劉曜和羊皇后的傳聞。

一天，劉曜問羊皇后：

「我和司馬家的兒子（指惠帝）比較起來，如何？」

對此，羊皇后回答道：

「怎麼能相比呢？你是開基聖主，而他是亡國昏君。和他在一起的時候我根本不想活下去，我為自己那時沒有死去而慶幸，因為活到今天，我才知道天下有真正的丈夫啊！」

羊皇后為劉曜生了三個孩子。

## 一六八亡命王朝風雨飄搖

一旦出現實力強大者，就促使另一個實力強大者將之推倒──這是從創立時期就不甚安定且十分脆弱的東晉政權用以保存命脈的方法。

※※※

晉懷帝被擄至匈奴帝國首都平陽的翌年（公元三一三年）元月，劉聰在光極殿舉行新年宴會。席間，身著青衣的懷帝，捧著酒壺到處走來走去為眾人倒酒。青衣是雜役穿的制服。晉朝遺臣庾珉以及王俊見到這般光景，悲從中來，不禁放聲大哭。

懷帝臣服於匈奴後，被封為會稽公，並沒有理由要在宴會席上擔任雜役工作；但生性有嗜虐傾向的劉聰，卻故意如此侮辱懷帝，以取悅自己。其後，劉聰將號泣的十餘名晉朝遺臣，連同懷帝一併斬殺。從這個時候起，他好像已經控制不住自己了。

懷帝被殺的消息傳來後，在長安的司馬鄴即帝位。司馬鄴是武帝司馬炎的孫子，父親是吳王司馬晏，也就是懷帝的侄兒。洛陽陷落，懷帝被擄至平陽後，司馬鄴就以皇太子身份坐鎮長安。

雖然司馬鄴才十四歲，卻在匆促完成男子成人冠禮儀式後即位，是為愍帝。愍帝以建興為年號，但是這一代只維持了短短四年。在劉曜領軍攻打之下，愍帝投降後不久被殺。劉曜即帝位是兩年後（公元三一八年）的事。

晉王朝至此似乎已油盡燈枯，皇族先是於八王之亂期間彼此殘殺，後來又遭劉聰所創建的匈奴帝國的攻打，司馬氏一族好像已全數滅絕了。

事實不然，還有一個皇族活著。

這個人是琅邪王司馬睿，他是宣帝司馬仲達的曾孫。永安元年（公元三○四年），他以左將軍身份在鄴，而他的親密朋友王導卻力勸他回領地琅邪。王導是東海王司馬越的參謀，因而能夠預測天下大亂即將來到。未料，成都王司馬穎卻在這個時候對各地關卡發出「貴人一律不得出關」的命令，琅邪王司馬睿於是在河陽被關卡官吏攔下。

這時候，從者宋典走了出來，一邊用鞭子掃開琅邪王，一邊笑道：

「嘿！舍長，官方禁止貴人出關，怎麼連你也攔了！哈哈哈！連你也算是貴人，這不是笑死人嗎？」

舍長就是學生宿舍舍監，地位很低。關卡官吏聽到這句話後，說：

「原來你是個舍監，快過去吧！」

脫險後的琅邪王，先到洛陽，旋即帶著母親回琅邪，他後來遷居至建康（南京），與前述王導等人共同致力於開拓南方新天地。直到愍帝被殺的消息延至公元三一八年三月傳來，司馬睿才正式即位，是為元帝。

建都洛陽及長安的晉王朝，至愍帝時代已算滅亡，一般稱之為「西晉」。相對於此，於南方建康成立的元帝以後的時代，則被稱為「東晉」。也就是說，元帝乃東晉的創立者。

這是一個亡命政權。元帝以下的所有東晉諸臣，全都是由北方流亡到江南的人。

──總有一天，我們一定要光復中原！

這是他們無日或忘的北伐夢。由於一心繫念北方，因此，對目前居住的江南之地並無多大關心，這個地方只是過路的驛站而已。

原來就居住在此地的人們，對此一心態非常不滿。這裡是三國時代由孫氏家族開拓的吳地，而自從吳於公元二八○年被晉攻滅以來，此地出身的人，在政界始終遭到壓抑，這是亡國之臣的宿命。

如今，攻滅東吳的晉，於事隔三十多年之後，逃到他們所居住的地方來。

──我們非得向他們清算舊賬不可！

作為地主的他們有了這個想法，於是企圖逼迫亡命政權償還多年來所受的不平等待遇。然而此一企圖卻未能如願以償。

無論亡命至何處，也不管被稱為西晉或東晉，晉王朝畢竟有其獨特體制，也就是說，官職的晉陞一定要以門第家世為決定因素。雖是亡命政權，要職還是由北方來的人們佔據，地方上的人才依舊只有墊底的份兒，因此，不滿分子遍地皆是。換句話說，亡命的東晉政權，一開始就處在不安定的狀態之下。

家世低微的人想發跡，途徑只有兩條，其一是，不嫌職位卑微，尋覓到皇帝近邊伺候的差事，然後期盼得到賞識；其二是，在戰場上立下功勳。因此，在東晉朝廷中最充滿朝氣的，是伺候於天子身邊的雜役及下級職員，以及各地屯駐的軍人。

※※※

在東晉，門第排行第一的是琅邪王氏。輔佐元帝最為有力的王導，就是這一族的人。後來被推崇為「書聖」的王羲之，就是王導的侄子。

王導有一個名叫王敦的堂弟，這個人娶了武帝司馬炎的女兒。由於東晉元帝是武帝的侄子，因此，他這位妻子和皇帝為堂兄妹關係。所以，王敦不僅系出名門，與皇室的關係也非常親近。

王敦於東晉建國的同時，被任命為荊州刺史，並且居住於武昌。西晉時代，王敦也曾以揚州刺史身份掌握過地方軍權。東晉遂逐漸產生政治歸王導主導、軍事歸王敦等琅邪王氏兄弟掌管的態勢。

對皇帝而言，有力的家臣在即位之前是非常寶貴的，但是即位之後，這些人就有可能成為搖撼皇位的危險分子。

「必須趁早壓制琅邪王氏的勢力，不然，皇室定有後患。」

元帝親信劉隗就曾如此進言。

王氏一族中最為危險的，是身在武昌且有能力動員兵力的王敦。在建康勵精於政務的王導，雖然是個溫和型的人物，但朝廷卻有鑒於他是王氏族人，因而對他頗為冷淡，只保留其驃騎將軍的稱號，盡可能地剝奪他的實權。

武昌的王敦敏感地察覺到建康的這個氣氛。每次看到地方軍政要員異動，其用意與其說是為了應付外敵，毋寧在於牽制王敦。

王敦為此怏怏不樂。

東晉創建第四年的永昌元年（公元三二二年），王敦率領大軍，由武昌向建康進擊。

──誅劉隗，清君側！

這是他出兵的名目。

元帝近臣由於抵擋不住王敦的軍隊，他得以進入首都。王敦被任命為丞相後，當然立即著手肅清反對派，許多人因此被殺，劉隗則由建康逃出，前往投靠北方羯族的石勒。王敦開始在首都建康呼風喚雨，沒想到根據地武昌卻在他不在時發生造反之事。他於是立刻趕回武昌，忙著鎮壓造反軍。

新王朝甫建之初，應該上下一體，為鞏固國家基礎而努力，想不到一切卻如此混亂。權臣相爭，地方人民不擁護政府──在這個情況下，東晉怎麼會有前途呢！？元帝遂因憂憤而病倒，於這一年的十一月歿故，享年四十七歲。皇太子司馬紹即位，是為東晉明帝。

如前所述，這是中國周邊發生民族大遷徙的時期。民族大遷徙的影響及於各個層面，這個現象，在東晉皇室內也能看到。東晉第二代皇帝明帝司馬紹的母親荀氏就是鮮卑族人。明帝的鬍子是黃色的，據說，其人頗有鮮卑族特性。雖然如此，明帝仍不失為聰敏且富於決斷力的明君，可惜在位僅僅三年就去世，這對東晉而言，不可不謂一大憾事。

明帝幼年時期，有一個著名的故事。那時候他當然身在琅邪。一天，使者從長安來到，父親元帝於是問年幼的兒子道：

「長安派使者來。長安在很遠的地方，你知道長安和太陽哪個遠嗎？」

「應該是長安比較近。」明帝回答。

「為什麼呢？」

「因為，長安能派使者來，可是，我從來沒聽過有使者從太陽那裡來啊！」

「說的也是……」

元帝對兒子的回答十分滿意。

隔日舉行宴會時，元帝為誇示兒子聰明，又以昨日同樣的問題詢問他。結果，年幼的明帝並沒有做出相同的回答。

「應該是太陽比較近吧！」

明帝做出相反的回答。

「為什麼你的回答和昨日不同呢？」

元帝以詰責的口氣問道。

「因為我只要一抬頭就看得到太陽，可是，再怎麼踮腳也看不到長安呀！（舉頭見日，不見長安。）」

據說，明帝若無其事地這樣回答。

※※※

讀者不難由前述故事知道，明帝是個非常機智的混血皇帝。可惜的是，他二十七歲便英年早逝。明帝死後，年僅五歲的皇太子繼位，是為成帝。

所幸，正在進行禪讓工作的王敦，先明帝一步而死。東晉應該為這一點額手稱慶才對。

明帝皇后庾氏的娘家有亮、冰、翼三兄弟，都是有能之士，成帝治世後半期的十年間，國政全由庾氏三兄弟負責運轉。這期間，曾經有過於壽春擔任北方戒備任務的蘇峻及祖約等人，因申請增加戰爭經費未獲准而行造反之事，結果由庾亮商請在荊州的陶侃出兵而得以敉平兵變。

一旦出現實力強大者，就促使另一個實力強大者將之推倒──這是從創立時期就不甚安定且十分脆弱的東晉政權用以保存命脈的方法。

另外，北方的匈奴勢力也一分為二，這一點，也有利於脆弱的東晉。

雖然劉淵以「漢」為自己的匈奴帝國國號，但人們對這個國號似乎頗有抗拒感，於是劉曜時代改國號為「趙」。

劉淵的兒子劉聰死後，其堂弟劉曜成為後繼者，而匈奴帝國內部最大的實力人物──羯族人石勒，這個時候決心要獨立。

中國北部自陝西至甘肅的地區遂歸劉曜的勢力範圍，而山西、河北等地則劃入石勒的勢力圈。他們分為東西二部，卻都使用「趙」為國號。史家稱先滅亡的劉曜之國為「前趙」，稱較為長命的石勒之國為「後趙」。但是這個名稱容易給人以石勒繼承劉曜之國的印象。由於兩國有一段時期是並存的，因此，似乎以稱劉曜之國為西趙、石勒之國為東趙較為適宜。

總之，由於匈奴帝國的分裂，北方出現超強之國的局面因而遲延，東晉王朝也得以多撿到一段時間的壽命。庾亮以陶侃之援兵平定蘇峻、祖約等人的反亂之所以能夠成功，北方局勢混亂是關鍵因素。也就是說，雖然南方東晉有這等內訌，北方也由於東西互攻，未能抓住機會南下。

蘇、祖造反是成帝咸和三年（公元三二八年）之事，而西趙的劉曜則於這一年大軍東進，攻入石勒之趙的勢力範圍。

劉曜娶原本為西晉惠帝的皇后羊氏為妻，這時他似乎已有酒精中毒的跡象。為了奪回洛陽，他動員十萬大軍東進，包圍達百日之久，卻未能使之陷落。皇帝劉曜因此日日以杜康解憂。劉家千里駒──年輕時代受此誇讚的他，成為酒鬼後，已連一匹駑馬都不如。

石勒將六萬步兵、兩萬七千騎兵集中在成皋。這一帶連半個劉曜的兵馬都沒有。

「那個傢伙喝酒喝過頭，腦筋已經不行了！」

石勒以手指天，又用這隻手貼在自己的額頭上，說：

「這是天助我也！」

看到突如其來的石勒大軍時，正包圍洛陽的劉曜軍立刻陷於極大的慌亂中，而皇帝劉曜聽到敵軍來襲的報告時，還在陣中喝著酒。

「大胡是否親自前來？」

聽到報告時，劉曜以混濁不清的眼睛瞪視家臣問道。「大胡」指羯族石勒而言，實際上，身為匈奴人的他，在漢人眼中也是胡人。

「是的，石勒親自率軍前來。」

進來報告的家臣回答。

劉曜準備立刻上馬迎戰，然而不知為何，他慣騎的赤馬蹲在一旁不肯起來，劉曜無奈，只好改騎較小的馬匹。

結果劉曜軍大敗。

酩酊大醉狀態下的劉曜，途中自馬背滾落到冰上，為石勒軍擄獲。石勒命令他寫勸降書給他的兒子劉熙，他卻叫人轉告兒子和諸位大臣：

「不必為我的事情操心。大家致力於維持社稷吧！」

劉曜因而被殺。他的期待也落空，「前趙」在他死後的翌年便崩潰了。

命運坎坷、後來成為劉曜皇后的羊氏，這時好像已不在人世。

## 一六九後趙興亡錄

後趙石虎死後，他的國家也隨之滅亡。因此，歷史就把他記載成比猛獸更為殘酷的人。這樣的記載當然會有渲染之處，但恐怕也不是毫無事實根據的。

※※※

年輕時代被譽為千里駒的劉曜，由於長年酗酒，晚年時，已成了無可救藥的廢物。與他成鮮明對比的，是「後趙」的石勒。

石勒年輕時代以奴隸身份被賣至山東（崤山以東），嘗過無數辛酸。之後他在一處牧場工作時，趁機偷了馬匹逃走，而以落草為寇起家。出身如此，自然目不識丁。不過，他卻身體力行，領會了做人應有的態度、武將應如何打仗以及政治家應如何營運國政。

雖然自己不能讀書，他卻設學官，要他們潛心閱讀中國典籍和史書，藉此汲取知識，與只知喝酒的劉曜比起來，真有天壤之別。

此外，石勒還創設名為「君子營」的組織。君子營在晉國為義勇軍的名稱，而在石勒的後趙，則是由飽學的漢人所組成的顧問團。

他不僅對中原文化甚為關心，對傳自西方、剛開始普及的佛教也頗多留意。據傳，他甚為保護出身西域龜茲（現今的庫車）的佛圖澄，經常帶他至陣中。其中或有認為佛僧為咒術師之類的人物，想靠其靈力在戰場上奏捷的想法；但更可能的是，嘗盡人間辛酸的石勒，這樣做是為了向佛圖澄請教有關人生苦惱的問題。

石勒攻滅前趙後，以「天王」自稱，後來才稱帝。石勒公元三三三年石勒去世。

石勒有一個名叫石弘的兒子，由於心地太過善良，連父親石勒都嘆息：

「弘非將家之子。」

心地善良當然是好現象，但這樣的人往往不適合做亂世之主。

石勒另有一個名叫石虎的侄子，任職輔佐皇帝的「單于元輔」。不似石弘的馴良個性，石虎是個生性剛猛的人，他在戰場看見許多人血流如注也完全無動於衷。這種人實在令人望而生畏，最好不要與之生活在一起，但或許唯有這樣的人才有資格做亂世之君吧？

石勒死後，石虎便殺害皇太子石弘，自稱天王，掌握全權。

一般史書好像都把短命政權的君主──尤其是亡國君主──的事跡，記載得比實際情形更為惡劣。

漢、唐、宋、明、清等長命王朝的創始者，都是性格剛烈的人。實際上，性格不夠剛烈的人物想要取得天下，也是不可能的事。這樣的人當然都做過許多令人側目的事情，但由於他們創建的王朝能持續兩百年、甚至三百年之久，整理記錄或撰寫歷史的人都是這個王朝的臣屬，自然會把創始者「惡」的部分刪除，而大大擴充其「善」的部分。

短命王朝的歷史則是由下一個王朝的史家撰寫的，這「下一個王朝」，又往往是以武力推翻或奪取此一短命王朝的政權，這時候，他們對推翻或奪取之事，當然需要有所粉飾，因此，會把前代的政權描述成腐敗到非將之推翻不可的程度──這是一般的情形。

後趙石虎死後，他的國家也隨之滅亡。因此，歷史就把他記載成比猛獸更為殘酷的人。這樣的記載當然會有渲染之處，但恐怕也不是毫無事實根據的。因為，事實上這樣的人大部分是暴君者流。

石虎將國都遷到鄴，建造了宏偉的宮殿和庭園。他曾有過狩獵時動員十八萬大軍的紀錄。此外，訪問家臣宅邸而侵佔其妻，砍下美女頭顱和牛羊肉一起煮食這等事情也不乏記載，這樣的作為，還不叫人毛骨悚然嗎？

但是，石勒所尊崇的西域僧佛圖澄，石虎時代也還留在後趙，並擔任顧問工作。佛圖澄理應不會坐視石虎如此胡作非為才對。何況石虎確實也曾有過令儒者註解古籍使之普及的情事。

亂世武人石虎的性格剛烈，使起性子時，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一國之主該做和會做的事情他都做到了──實際情形大概如此吧？

在眾多兒子當中，石虎特別寵愛石韜。被石虎立為太子的石宣，由於擔心地位被奪，因而派出刺客殺害石韜。失去愛子的石虎憤怒到極點，下令徹底追查石韜被害事件。宮廷內有關人員當然受到嚴厲的刑訊，結果查出石韜是在石宣的指使下被殺害的。

「宣太子也是你的兒子──」

雖然佛圖澄力圖勸說，然而怒不可遏、失去理性的石虎卻已聽不進去了。

「俗話說，四海之內皆兄弟。既然連全然無血緣關係的他人也是兄弟，那麼，兄弟、親子也是他人！我對他人還有什麼好顧慮的呢！」

石虎說出這等似是而非的話後，就殘殺了自己的骨肉石宣。不僅如此，在殺子之時，他還強迫眾多宮女在旁陪侍，以欣賞的態度觀看整個過程。

※※※

此時中國分為南北兩部分。南為從中原被逐出的東晉，雖然東晉王朝壽命短暫，卻有統一中國的實績，於是以中國正統自居。北則是所謂的「五胡十六國」，政權之主多為塞外民族，他們在北方日漸強大後，開始企圖攻打南方的東晉，一圓一統天下的美夢。

後趙石虎成為北方之雄後，當然也計劃南征。由於東晉抵禦得宜，淮河此一國境線因而始終未被攻破。

東晉是亡命政權，建朝之初，亡命前來的北方人和當地土著相處得並不融洽。亡命者有免稅特權，這一點引起當地土著相當的憤慨。政府此一規定的想法是：租稅與土地有關，而亡命者在南方並無戶籍，因此可以不必支付稅金。之後，由於庾冰制定「土斷法」，為亡命者設籍，並且廢除其免稅特權，原本破綻甚多的政權因而得以稍形鞏固。這也是東晉能夠抵禦南下而來的後趙石虎勢力的原因之一。

石虎這邊，則有不能只注目南方的環境因素。

這是民族大遷徙的時代。過著遊牧生活而富於機動性的塞外民族，甚難預測什麼時候會以什麼樣的勢力在什麼地方出現。石虎的後趙，雖然已成為中國北方的霸者，卻也不能不對背後逐漸抬頭的鮮卑族有所戒備。

「應對鮮卑族的動向格外留意。」

君子營漢人參謀團屢次如此進言。

「鮮卑族算不了什麼，我會把他們打得支離破碎的！」

石虎自信滿滿地說。

有人說鮮卑族乃半遊牧的通古斯系民族，事實上，應以突厥系之說較為有力。這個時代的鮮卑族還沒統一，分為幾個部族，其中較大者如下：

．慕容部

．段部

．禿髮部

．宇文部

．乞伏部

．拓跋部

石虎說要把他們打得支離破碎，即意圖使如此分立的鮮卑各部族自相殘殺，以達到各個擊破的目的。

（君子營的那些漢人，好像擔心我會把晉攻滅……）

身在君子營的漢人，心境確實非常複雜。他們因為未能隨隊亡命，所以留在中原，並不得不出仕於羯族石虎的後趙。儘管如此，在他們心裡仍持有「我們是東晉家臣」的觀念。後趙攻打東晉，對他們來說情何以堪。這是他們企圖使石虎的注意力從東晉轉向他處的原因。

鮮卑族中的慕容部，這時候在同族之中較為孤立，他們盤踞在今日中國東北的瀋陽一帶，北方有宇文部，南方──即遼東半島至河北北部一帶──則為段部所據，後來建立北魏這個強大王朝的拓跋部，這時活躍在蒙古高原。也就是說，慕容部被段及宇文兩部夾在中間。段部且和宇文部互結同盟，還與高句麗有所聯繫，企圖包圍慕容部。

慕容部因而向石虎的後趙求援。

石虎認為這是介入鮮卑族內訌、增加自己勢力、再達成討伐東晉宿願的大好機會。

「好，好，我把鮮卑族打個稀爛就是啦！」

石虎佯裝把注意力由南方轉向北方。君子營中的漢人當然雀躍不已了。

「以夷制夷」，他們會為此內心莞爾一笑吧？然而，石虎心裡想的卻是：

──你們這些沒有頭腦的傢伙！我只不過是先解決北方事宜，事成之後，當然又會轉向南方。這一次我一定要渡過淮河！我到北方去，是要帶那邊的兵馬來！

※※※

石虎介入鮮卑族的內訌，可以說是他失敗的開始。

向北方進擊的石虎後趙軍隊，以秋風掃落葉之勢，擊潰鮮卑族段部。但是，這項軍事行動並非為了解除慕容部的危機。

──我特地前來援救，而慕容部對我的誠意卻不夠。

石虎以此為藉口，揮軍進入慕容部領域，他想趁這個機會，將段部和慕容部的土地一併奪取，作為南征時所需要的軍糧及人員的來源──這是石虎打的如意算盤。

當時的慕容部首領名叫慕容皝。他集中兵力攻打戰線過長的後趙軍隊，將之擊退後，又乘勝追擊，對後趙軍窮追不捨，並取得原屬於段部的領域。

慕容部因石虎的介入而得以脫離過去被包夾的困境，勢力遽然變大。慕容皝所率領的慕容部，後來進入中原，建立了雖然短命、卻也一時不可一世的「前燕」王朝。

盤算完全落空的是石虎。他是自食其果，在被向他求援的慕容部擊退後，他只有返回中原一途。原本企圖獲取南征資本的他，結果竟空手而歸。不僅如此，他還因此次北征折損了不少兵員。

看到君子營漢人群暗自竊喜的情形時，石虎氣得七竅生煙。

（我不會讓你們沾沾自喜的！）

石虎有些意氣用事。

到東北尋求南征資本失敗而回的石虎，現在把目標轉向西北。

如前所述，晉國高官張軌看出中原即將發生大動亂，於是主動選擇邊境西北的涼州刺史之職前往就任。由於西晉滅亡，涼州張氏因此獨立，進而建立王朝，是為「前涼」。這個時代的中國北方諸王朝，被總稱為五胡十六國，足見都是以塞外民族為國主──唯獨其中的前涼為漢族王朝。

前涼扼住西域的出入口，而且由於東西貿易，國家相當富庶。石虎注意到這個前涼了。

──興西征之軍。

石虎做此決定，發下命令時，露出怏然表情的，不只是君子營的漢人群。

繼南征及出兵東北後，這會兒又要轉戰西北。連年征戰，全都不是為了保衛鄉土，而是一味的遠征。更何況歷年戰爭從未有過奏捷之事。東北敗走的慘況記憶猶新。後趙全境瀰漫在一片厭戰的氣氛之中。

「這次的對象是不擅長打仗的漢人，我們將必勝無疑。大家勇敢向前吧！」

石虎如此激勵士兵。前涼確實是漢人政權，但石虎軍也曾有過打不贏同為漢人的東晉軍隊的經驗。何況此時的前涼是張重華時代，其下更有一個名叫謝艾的名將。

石虎任命石寧為征西將軍，授兵予有猛將之稱的麻秋，使之西進。麻秋猛則猛矣，卻非智將，更糟的是，麾下的將兵全無戰意。看見前涼將軍謝艾坐於軺車之上，以悠然姿態指揮軍隊的樣子時，後趙軍兵不禁懷疑附近會有伏兵，因而不敢前進。

「衝啊！大家快衝啊！」

儘管性急的麻秋再三喊叫，軍兵還是裹足不前。前涼副將張瑁見機不可失，迂迴切斷後趙軍隊的退路，後趙遂先後喪失杜勳、汲魚等將軍，吃了一次大敗仗。

石虎又授兩萬步騎予孫伏都、劉渾等將領，使之前往馳援麻秋，卻又被謝艾所率領的前涼軍隊擊退。

這是石虎死前兩年的事。石虎死前一年，發生前述太子石宣因殺害石韜而被誅的事件。

石虎於公元三四九年去世。石宣、石韜等有才華的兒子已相繼死去，其餘石世、石遵、石鑒、石祗等不成器的兒子，為爭奪後趙國主之位爭鬥不已。結果，較有實力的石閔成為最後的勝利者。石閔並不是石虎的兒子，他的父親是一個名叫冉瞻的漢人，他是因被石勒看中，而被收為養孫的。

石閔就國主之位後，恢復原姓冉，並且將石氏一族及羯族全數殺光。據說，被殺的二十幾萬人的屍體被丟棄於城外，放任野狗和豺狼亂啃亂食。

冉閔將國號改為魏，卻在短短三年後，就被鮮卑慕容部攻滅。

## 一七○不可思議的潰敗

攻陷建康就是統一天下的第一步！苻堅亢奮得要命。但是，預期中的情景並未出現在他眼前。雖然他已發出指令，前秦軍隊卻一點沒有反擊的跡象──他們還在繼續撤退。

※※※

自稱魏帝的冉閔，成為以燕帝自稱的鮮卑慕容部首領慕容俊的階下囚。一天，慕容俊問道：

「你是奴僕下才，怎麼以帝自稱呢？」

對此，冉閔回答：

「天下大亂，連你們夷狄禽獸都以帝自稱，堂堂英雄的我，怎麼不能稱帝呢！」

慕容俊聽後勃然大怒，對冉閔鞭打三百，隨後將他殺死。明知會激怒對方而膽敢臭罵其為夷狄禽獸，冉閔「中華思想」之徹底，由此可見一斑。他把石氏一族以及後趙統治階層的羯族悉數殺盡之事已如前述。據說，當時也有過鼻子較高的漢人被誤殺。由此可以推測，屬於南匈奴一支的羯族人，有鼻子稍高這個民族特徵。

冉閔之所以有此暴舉，原因大概出在石虎的時代，漢人曾經甚受蔑視，因而意圖報復。不管其名為石虎或冉閔，一旦心存民族偏見或差別觀念，其政權就會因欠缺人和而加速滅亡。

然則，是不是有民族寬容心就比較好呢？

寬容確實是理想形態。然而民族間有偏見或差別觀念存在則是現實問題，擔任政事的人應該明白現實問題，在作為上有所斟酌。無視於現實問題的結果，也是免不了要走上滅亡之途的。

前秦苻堅就是最好的一個例子。

西藏系氐族首領苻洪，原本在後趙石虎麾下，其子苻健卻趁後趙滅亡時據長安自立，是為「前秦」；也就是說，中國北部至此分為東方鮮卑族慕容部的「前燕」及西方氐族的「前秦」兩大勢力。苻健死後，其子苻生成為天王，但由於這個人是無法無天的暴君，因而其堂弟苻堅便將他推翻，自己成為天王。這是公元三五七年發生的事。

正當此時，東晉桓溫企圖興軍北伐，攻打前燕。前燕慕容暐（儁之子）於是向前秦苻堅央求救援。

前燕內部紛亂，欠缺人和。國中聲望最高的是國家柱石的皇族慕容垂，然而慕容評等人卻因心生嫉妒，企圖謀殺他，慕容垂迫不得已，亡命至前秦苻堅處。其後，雖然擊退桓溫的北伐軍，慕容垂去國後的前燕卻已勢力大衰，最後，在前秦的鐵蹄踐踏下很快就滅亡，幼主慕容暐也成為俘虜。

前秦苻堅對亡命之徒或歸降之人一概來者不拒。攻城時碰到善戰的敵將，都能饒他一命，並且使之投入自己的陣營。

前秦遂統一大部分的中國北部。這個政權其實是在漢族宰相王猛的政治及軍事手腕下，迅速發展的。雖然是氐族政權，但他們甚為厚待其下的鮮卑、匈奴、羌（西藏系）以及漢族。

「統一天下，以安萬民」這是苻堅的理想。他的理想主義毋寧說較領土野心為強。為一統天下，南征攻滅東晉是必然的事。南征時，苻堅準備使用最為善戰的氐族軍隊，因此，他將氐族壯丁軍團移駐到東方。結果，國都長安因氐族軍團的移出，駐紮的儘是如鮮卑慕容部等異族軍團。

這是個反常現象，家臣為此進諫時，苻堅笑著回答：

「我有志向和理想。我對待大家一視同仁，這樣，什麼人會背叛我呢？」

他是何等自信。

漢人宰相王猛臨終遺言道：

「請千萬不要攻打東晉。對鮮卑慕容部和羌族要特別注意。」

雖然苻堅為王猛之死涕泣，卻未能遵守他的遺言。這是因為若不打倒東晉，則不能實現他統一天下的理想。

王猛為何留下不可與東晉交戰的遺言呢？

雖然由各民族聯合而成，前秦軍隊的骨幹畢竟還是漢族。對漢族而言，東晉是自己的老東家，這個意識依舊存在於他們的心底。因此，一旦與東晉交戰，他們的士氣不可能高昂。然而前秦天王苻堅卻不如此認為。他對自己的「寬大」評價過高了。

──關懷他們到如此程度，應該不會有人背叛我才對。

苻堅如是想。一方面，確實也有人使他這麼想。

「統一天下時，天王英名將永垂青史。」

亡命者慕容垂對苻堅說過這樣的話。羌族首領姚萇更叩頭奏言道：

「臣等不敢對陛下做任何進言，一切斷憑聖裁。因為聖裁是絕對不會錯的。」

他們的部族為了要實現自立的宿願，先決條件是使前秦國力趨弱，而要達到這個目的，最好的方法是使前秦與「瘦死的駱駝比馬大」的東晉交戰。要是前秦戰敗，他們便可以乘機自立；即使前秦獲勝，以東晉為對象的作戰，也一定會帶來巨大的折損，同樣使他們有機可乘。

※※※

苻堅為了統一天下，而興討伐東晉之軍，是公元三八三年之事。

苻堅授二十五萬大軍予末弟苻融和慕容垂等人，讓他們先行出發。然後，他讓羌族首領姚萇率領四萬兵馬，由長江上游沿江而下。最後親自率領六十萬步兵及二十七萬騎兵，由長安出發。

這是一百數十萬的大軍。

苻堅準備一舉解決一統天下的大事。與之相對，東晉動員的兵員僅八萬而已，領軍的是謝石、謝玄等人。

南北對立時代最大的戰爭──淝水之役──於焉啟幕。

前秦軍中有一個曾是東晉將軍、名叫朱序的人。這個人曾經固守襄陽，使前秦十萬大軍不能越雷池一步，後來因部將內應使城池陷落。苻堅因甚為嘉許朱序的善戰，赦其無罪，反而將內應的部將以「不忠」之罪處斬。朱序後來在前秦甚受重用。

（他一定會心存感激而對我盡忠吧？）

這是苻堅的想法。然而朱序雖然投降，卻心繫東晉。他念念不忘的是早日立下戰功，返回祖國。而要「立戰功」，指的當然是給予前秦重大的打擊。

苻堅的看法太樂觀了。

東晉軍與前秦軍在淝水流入淮河處對陣。不久，前秦軍第一線開始慢慢後退。

「這是誘敵之計……」苻堅道。

「敵軍果真會入彀嗎？」

部分參謀對此計略的效果抱持懷疑的態度。苻堅初聽時也有些猶疑，朱序卻在這個時候進言：

「如果裝出全軍撤退的樣子，東晉軍隊一定會渡河追擊。問題在於如何使撤退的樣子顯得逼真。為了這樣……」

「為了這樣，該如何呢？」苻堅立刻追問道。

「這個秘密必須嚴守，所有將兵都不能知道，必須讓他們以為這是真正的撤退才行。」

「我明白了，這就是所謂的要欺瞞他人，必先欺瞞自己。好，我們就依這個秘密作戰計劃進行吧！」

苻堅於是決定對東晉進行誘敵作戰，下達「全軍撤退」的命令。知道秘密的，只有參加作戰會議的二十幾名最高參謀人員。

「太好了，我們可以回家啦！」

「本來就有一些大臣反對這次出征嘛！」

「謝天謝地，我們算是撿回了一條老命。」

將兵們個個以為這是真的撤退。

苻堅登上馬匹牽曳的望樓，以手遮光，眺望淝水對岸。

「東晉軍隊到底會不會入彀呢？」

要是東晉軍隊開始渡河，就在適當時機命令前秦軍隊突然掉頭，採取總攻擊態勢──這是預定中的行動。時機的拿捏，自然以東晉主力到達河流中央時最為適宜。若是早已識破這作戰企圖，東晉軍隊應會按兵不動才對。──苻堅屏氣凝神，注意著事態的變化。

「他們開始動了！」苻堅不覺出聲。

或許認為前秦軍隊是真正的撤退吧，東晉軍隊一陣萬頭攢動後，先頭部隊開始渡河。苻堅緊緊握著右手拳頭。一旦高高舉起這隻手，就是下達「開始反擊」的指令。

河上出現三排由船隻繫成的架設橋，上面的騎馬部隊即將渡河過來。概略估計，光是河面上的人員，就有八千名左右。

「開始攻擊吧！」

苻堅猛然高高舉起右手拳頭。他預期百萬大軍會在他的指令下突然掉頭，展開對東晉軍的殲滅作戰。此時的苻堅，已經開始幻想將敗走的東晉軍隊追到建康（南京）的場面。──攻陷建康就是統一天下的第一步！苻堅亢奮得要命。

但是，預期中的情景並未出現在他眼前。雖然他已發出指令，前秦軍隊卻一點沒有反擊的跡象──他們還在繼續撤退。

「快反擊呀！你們在幹什麼？敵軍主力已到河中了！」

苻堅大聲喊叫。而百萬前秦軍隊卻猶如雪崩般繼續退卻。

實際上，之所以發生這個狀況，是因為朱序此刻正策馬來回奔跑於各個陣中，並大聲宣佈：

「快退！大家快逃！我們被打敗了，不想死的人快逃！」

※※※

這是一次莫名其妙的大敗。百萬大軍竟在根本沒有交鋒的情形下，就被八萬敵軍追得落荒而逃！

「這是怎麼一回事！」

苻堅實在難以相信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然而不可思議的事實卻千真萬確地呈現在他眼前。身為百萬大軍統帥的他，都無法瞭解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實際上，這是襄陽一役時因善戰表現被苻堅饒過一命的朱序，將作戰機密向東晉洩漏的緣故。

──你們儘管渡河攻打，我會使反擊命令不生效用的。到時候，前秦軍隊將只會沒命地逃跑，你們放心地在後面追擊吧！

為了要使「反擊命令不生效用」，知道退卻乃佯裝行動之秘密的人當然是越少越好，這是朱序在作戰會議上特別強調必須嚴守秘密的原因。

由於朱序到處嚷嚷：「快退！大家快逃！我們被打敗了！」所以，全軍頓時喪失戰意，大家都沒命地逃竄。

佔前秦軍大部分的漢族將兵，本來就對東晉軍無甚戰意，最好能避免和老東家東晉的軍隊交鋒──這是他們的想法。在這個情形下聽到「快逃」這個命令，當然求之不得，因而不管三七二十一，大家一起沒命地逃跑。

這是朱序的謀略和大部分將兵的厭戰情緒完全吻合的結果。

把東晉的舊將朱序列入討伐東晉的幕僚群中──這可以說是苻堅致命性的失策吧？

朱序直接混入前來追擊的東晉軍內，他回歸東晉的願望因而達成。同時，由於這項功績，他被任命為東晉龍驤將軍。

苻堅敗走途中為流箭射中，不過只是輕傷。莫名其妙地落荒而逃，最後好不容易才擺脫東晉軍隊追擊，他的身邊連半個家臣的影子都沒有。直到過些時候，才有敗將殘兵三三兩兩地出現，人數最後增加到千人左右。

這時候，前秦軍還有一支三萬人的機動部隊在慕容垂的指揮下，駐紮於一個叫隕城的地方，苻堅遂動身前往隕城。名目上為前秦軍的這個部隊，實質上是鮮卑慕容部的部隊。

聽到苻堅於淝水敗陣的消息後，隕城的這批人為「應趁機復興慕容部政權」而議論沸騰，苻堅就在這個時候帶著僅存的千餘名敗將殘兵來到。

「這是天賜良機，我們殺死苻堅自立吧！」

慕容垂的兒子慕容寶如此進言，在看到父親有所猶豫時，他又堅決地說：

「這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我們不能因為受到些許恩情便忘記社稷的重要！」

慕容垂聽後，搖頭道：

「我受到的絕不是些許恩情。我當時因受族人嫉妒，已到無處容身的地步，而苻堅卻以國士身份禮遇這樣的我。漢人宰相王猛進言處置我時，苻堅也不聽他的話。這份恩情我絕不能忘懷，我當然也想使慕容部自立，復興我們的王朝，但這一切，我們只能到關東去實現了。」

苻堅已是中國北方之主，其基地在長安──也就是關西地區。慕容垂是不忍心奪取苻堅基地的。

苻堅在洛陽召喚離散的將兵，數目達十萬左右。他準備率領這批部隊返回長安。百萬大軍由長安出發是八月間的事。以上的一切，發生於短短三個月之內。

## 一七一江南風波惡

想要以禪讓的形態成為天下之主，必須先把自己的力量顯示出來。什麼是最強大的力量呢？──廢立天子，能夠做到這一點的人，當然是名副其實的實力者。

※※※

由於前秦苻堅在淝水大敗，中國北部的勢力分佈圖因而大大改變。

預測到天下即將大亂、志願成為邊境長官的張軌子孫，於涼州建立「前涼」，這個在北方算來是稀罕的這個漢族政權，卻於公元三七六年張天錫時代為前秦所滅。

五胡十六國中，前秦為最強大的政權，並與東晉平分半壁江山。然而淝水之役後的前秦，國力急速趨弱，並在各地激起極大的波瀾。

鮮卑族慕容垂儘管對一敗塗地的苻堅伸出溫暖的手，卻沒有跟隨他返回長安。

「北方邊境的百姓會因為聽到王師戰敗的消息而人心動搖，為了預防他們受到他人煽動，我就留在此地鎮撫吧！」

慕容垂以這個藉口留了下來。他後來成為「後燕」的始祖。

在出兵淝水的這一年年頭，苻堅為了威壓西域諸國，曾經派出呂光為將軍遠征。當時西域諸國中，位於今日烏魯木齊市的車師國，以及相當於樓蘭的鄯善等國都在前秦的勢力範圍內。呂光由這個地方前進，降服焉耆國後，進而攻打龜茲國（現在的庫車）。

雖然龜茲激烈抵抗，呂光卻已佔領其國都。主君苻堅在淝水大敗的消息就在這個時候傳來。

──這麼一來，我只有自立一途了！

呂光企圖在龜茲自立，因為這是西域諸國中最富庶的地方。然而，有人對此表示反對。這個人是龜茲國國師──佛僧鳩摩羅什。鳩摩羅什的父親是印度貴族，母親是龜茲王之妹，他曾留學印度，是被譽為天才的名僧，早就有使佛教普及中國並為此而亟欲前往東方的願望。他意圖與呂光共赴中國，因此不希望呂光在龜茲落地生根。

「留在龜茲則凶，回歸東方為吉。」鳩摩羅什道。

這個時代，佛僧占卜吉凶是常有之事。

「既然如此，我就回東方去吧！」

呂光於是折返，在今日甘肅省武威附近一個叫姑臧的地方建立了政權據點。後世史家稱呂光政權為「後涼」。

呂光的後涼算是一個規模相當宏大的政權。此外，更有許多支配領域只及於一個城市的弱小政權紛紛建立。回到長安的苻堅，再也無法維持前秦的局面了。

羌族（西藏族的一支）領袖姚萇是曾出仕於前秦、在苻堅面前連頭都不敢抬的人，此時卻擺出強硬的姿態，要求因戰敗而沮喪不已的苻堅交出傳國之璽。傳國之璽是證明天下之主身份的玉製印鑒，要求這個東西，等於是擺明「我才是天下之主」。

傳國之璽的由來已久，後漢末期戰亂之時，曾經一度失落。袁紹等人衝入宮中殺戮宦官時，可能是玉璽官太監把這個東西丟入井裡。接著進入洛陽的董卓，挾擁獻帝並強迫廷臣遷都至長安。董卓為不使天子和廷臣留戀，因而燒燬宮殿，也把井埋掉。直到後來，進入洛陽的孫堅於修復宮殿之際，無意中發現這隻玉璽。因此，傳國之璽可能因此傳到三國之吳，後來向西晉投降時才將它獻出。

傳國之璽何時落入苻堅手裡，已無資料可稽。大概是前趙劉聰軍隊攻陷洛陽、擄獲懷帝和羊皇后時沒收的吧？這個東西後來輾轉落入苻堅手裡。

「汝輩小羌膽敢要求傳國之璽，僭越之極！」

苻堅暴跳如雷地應道：

「傳國之璽，朕已還給東晉了！」

姚萇毫不容情地攻打舊主苻堅。貫徹對各種族一視同仁之理想主義者苻堅，遂在他過去優遇的異族手下滅亡了。

苻堅於新平佛寺與張夫人一起自殺，是公元三八五年七月的事。

姚萇遂建立後秦政權，成為長安之主。後秦的壽命僅僅三十三年而已。

至此為止，北方諸政權的壽命如下：

．前趙（劉淵創始）二十五年

．後趙（石勒創始）三十二年

．前燕（慕容皝創始）三十三年

．後燕（慕容垂創始）二十六年

．前秦（苻堅創始）四十三年

北方政權全都如此短命。前述漢人政權「前涼」得以維持七十多年，算是最長命的紀錄（「代」這個始終只在塞外的政權，自屬例外）。

與之相較，南方東晉政權雖然問題層出，卻延續百年以上的壽命，誠可謂不容易。事實上，東晉也曾經遭遇過多次危機，「王敦之亂」就是一個事例。這個事件過去後，有一個名叫桓溫的人抬頭，並且由於北伐成功，一度奪回洛陽，他的權力因而變得極大。

後來，桓溫企圖以禪讓方式取得東晉江山。以禪讓方式奪取後漢天下的是魏，而晉代魏，採用的也是禪讓的形式。

桓溫十五歲時父親被殺，十八歲時得報殺父之仇，因此揚名。他是個偉丈夫，由於娶明帝之女南康長公主為妻，之後平步青雲，官至荊州刺史。荊州乃東晉西方屏障，為國防上的要地。他在這個地方統轄荊梁四州之軍事，並兼任安西將軍，藉此充實了自己在軍事方面的實力。

當時，長江上游有氐族的「成漢」政權，領袖是一個名叫李勢的人。桓溫不畏蜀道之險，率領少數精銳軍隊前往討伐。

建康（南京）朝廷有不少人為這次遠征的成敗擔憂，唯有一個名叫劉恢的廷臣道：

「桓溫一定會獲勝，這一點可以由他賭博的方式看出。除非篤定會贏，否則他絕對不會下注。因此，遠征之事不需擔憂。需要擔憂的是，戰勝蜀之成漢後的他，會不會跋扈於朝廷內。」

穆帝永和三年（公元三四七年），桓溫攻滅蜀之成漢國，並且擄獲李勢。穆帝這時候才四歲，輔佐人是皇族長老明帝之弟司馬昱。穆帝是明帝之孫。

司馬昱由於擔心桓溫的勢力過大，為了制衡，於是起用殷浩。殷浩以揚州刺史身份統轄五州軍事，並且趁後趙石虎死後北方混亂之際，發動北伐之軍。

起先，殷浩的北伐甚為順利，這是因為他利用了羌族領袖姚襄的兵力。姚襄原本是後趙的大將，石虎死後歸降東晉。殷浩是借對北方情勢甚為瞭解的姚襄之力，才有某種程度的戰果。

然而殷浩不但對姚襄多有牽制，並企圖派出刺客暗殺他。想不到刺客反而把這件事情向姚襄透露。姚襄遂對東晉絕望，準備投靠前秦。原來，在苻堅慘敗於淝水之役而返回長安時，向苻堅要求交出傳國之璽的姚萇，正是姚襄的胞弟。

姚襄離去後，殷浩自然一籌莫展。北伐得以順利，完全是靠姚襄羌族軍團出的力。此後，殷浩再無任何實績可言，他的北伐原本就是在勉強狀態下成行的，連有書聖之稱的王羲之都在給他的信中寫道：

──此時與其向外，不如對內使人民獲得休息較為重要。

對殷浩的失敗最感高興的，自然非桓溫莫屬。殷浩是朝廷為了對抗桓溫而安插的一顆棋子。現在這顆棋子失去作用了。桓溫於是將殷浩的罪狀上奏，請求朝廷將他解任。殷浩失敗的事實明顯擺在眼前，朝廷只有將他解任，降為庶人，流放至信安。這是永和十年（公元三五四年）的事情。

自此以後，東晉江山內外大權全歸桓溫掌握。

殷浩失勢後，桓溫再興北伐之軍。不過他對東晉的實力是頗有自知之明的，即使光復北方，東晉也根本沒有統治的軍力和財力。

（若只是為了蹂躪，這倒辦得到……）

桓溫有了這個想法。如果是以此為目的，就應使用另外的戰略及戰術。他於是率領軍隊攻到長安附近，卻沒有一鼓作氣攻陷長安，而是突然轉變方向，突襲洛陽，暫時佔領了這個地方。

桓溫為何如此做呢？──目的在於博得人心。

自從四十多年前舊都洛陽被異族奪走以來，東晉人民最熱切的心願就是光復北方。完成這件事情的人一定會成為民族英雄。桓溫佔領洛陽後，凱旋荊州。他已是國內名氣紅透半邊天的人物。不久，他進入首都建康，開始掌管國政。

※※※

東晉穆帝不到二十歲就去世，繼位的堂弟司馬丕（哀帝）也在三年後歿故。在這之後即位的是哀帝之弟司馬奕。

桓溫這時已成為大司馬。

──男兒若不能流芳百世，就應遺臭萬年。

據說，桓溫嘴邊常掛著這句話。

想要以禪讓的形態成為天下之主，必須先把自己的力量顯示出來。什麼是最強大的力量呢？──廢立天子，能夠做到這一點的人，當然是名副其實的實力者。

皇帝司馬奕身體虛弱。桓溫便製造謠言四處散播：

──帝有痿疾。

「痿疾」指的是性無能。這樣的皇帝當然不可能傳下皇統，但司馬奕卻有三個兒子，這該做何解釋？

──那些都是將心腹相龍、計好、朱靈寶等人以侍從身份僱用，使之入宮與田氏、孟氏等女官交媾而生的兒子。

桓溫先使這個謠言流傳出去後，才廢了皇帝司馬奕。之後，在他的擁立之下，登基的是多年輔佐穆帝的皇族最大長老司馬昱，是為簡文帝。這個人雖已年逾五十，而且多年擔任國政，但得到的卻是「做事慢吞吞，腦筋不靈光」的批評。桓溫就是看中這一點才立司馬昱為皇帝的──這樣的鈍才當然守不住東晉社稷。

簡文帝即位不久後就病倒。正因為個性溫吞，於即位翌年死去的他，對禪讓之事並沒有做出決定。心急的桓溫，意圖在簡文帝在世期間完成禪讓大事。

──國家之事委由大司馬（指桓溫），如同諸葛武侯、王丞相。

這是簡文帝在遺詔中之語。只說「委由國政」，而沒有說「讓予帝位」。況且語中所提的諸葛武侯（孔明）和王丞相（王導）都是以宰相身份擔任國政的人，兩個人都沒有就帝位。簡文帝之子司馬曜即位，是為孝武帝。

桓溫為之切齒扼腕。

（等著瞧吧！我一定會以自己的實力登上皇帝寶座的！）

不管怎樣，他是一手掌握東晉軍權的人。由於做事溫吞的老頭子欠缺決斷力，所以禪讓之事一時拖延，但這個願望一定會有實現的一天。

然而這個願望始終沒有實現。因為在簡文帝死後翌年，桓溫自己也跟著死了。──這是公元三七三年的事。

而且，桓家於桓溫死後，發生圍繞著繼位問題而起的爭執，直到後來桓溫之弟桓沖決定讓溫之末子玄繼位，並且由自己擔任輔佐事宜，總算才諸事擺平。雖然桓家勢力因此得以保存，但想登上皇帝寶座的大計劃卻倒退許多步了。

這段期間以極快速度伸展勢力的，是出身名門的謝安。淝水之役中擊敗前秦苻堅的，就是謝安的侄子謝玄。

孝武帝在位二十四年，這在東晉歷代皇帝中是最長的紀錄。儘管治世期間最長，但治績並不良好，由於他實行的是極端的近臣政治，宮中因而成為佞人之輩的天下。

後宮中最得寵的，是一個叫張貴人的女人，眾女官處處得仰賴這個張貴人的鼻息。一天，喝醉酒的孝武帝卻對張貴人說：

「妳已經年華老去了，應該考慮退休，讓年輕人替位吧！」

實際上，孝武帝這句話是鬧著玩的。然而張貴人卻不做如是想。長久居於後宮的她，精神已經畸形化了。對她而言，權勢是比生命還重要的東西，權力一旦被奪，生命便無意義。

結果，張貴人命令婢女，用棉被把皇帝活活悶死。

## 一七二田園將蕪胡不歸

東晉的天下只是虛名而已，實際上是劉裕所統治的江山。身為縣令的陶淵明，等於領著劉裕所給的俸祿。「這樣的日子過得實在無聊。」陶淵明時常呢喃這句話。

※※※

東晉孝武帝被女人用棉被悶壓，悲慘地死去。繼位的是長子司馬德宗──一個窩囊到家的精神衰弱兒。這個要命的安帝在母舅德文的輔佐下，總算安然地在位二十二年。

倭王讚派使者至東晉，就是這個安帝治世期間發生的事，順便附提於此。

這個時候，東晉有一個名叫陶潛、字淵明的人。這個人以其字聞名於世。

那是非常重視門第的時代，亡命政權尤其念念不忘過去的榮耀。不過陶淵明並非出身名門，只是他有一位戰功彪炳的曾祖父──陶侃。儘管陶侃官至征西大將軍，軍功卓著，卻由於出身貧賤，即使發跡後也還被人輕視為「溪狗」。

當時的廬山一帶是溪族居住區。溪族的習俗似乎迥異於中原人士。在由北方亡命而來的東晉主流派人士眼裡，陶侃是土著，是個低微家庭出身的人，他們雖然肯定他的軍事才華，但對這個人物本身則評價不是很高。

雖然屬於不受人尊敬的土著一派，陶淵明卻以曾祖父曾官拜大將軍而頗為自傲。淝水奏捷之時，他年方十九歲。十年之後，他才有了江州祭酒這個官職，祭酒約略等於現在的縣教育局局長。

陶淵明任職不久後就還鄉了，直到三十五歲時才再度出仕，擔任的是稱為「鎮軍參軍」的鎮軍將軍之幕僚職務，這個職位大約為軍中的文書官。

當時的東晉國家軍隊分為北府及西府兩部分。其中的西府在以荊州為據點的桓家勢力範圍之下，桓溫在即將達成野心的最後關頭撒手西歸，事隔二十五年後，當時尚年幼的遺兒桓玄已是三十多歲的人，掌握著西府軍權。北府則以京口（今江蘇省鎮江市）為據點，在王恭的指揮之下。

王恭是出了名的美男子，他的妹妹是孝武帝的皇后。頗為自負的王恭認為自己有宰相之才。孝武帝死後，輔佐人司馬道子舉措專橫，王恭甚為不滿，便率領北府軍迫進首都建康，提出改革宮廷的要求。

這是王恭天大的誤算。他以為自己是北府軍總司令官，事實上，東晉軍方日益軍閥化，北府軍已由名叫劉牢之的武將掌握實權；美男子貴族王恭，只不過是擺在上頭的裝飾品。劉牢之認為裝飾品已屬不必要。因此來到建康附近時，他就與司馬道子的兒子司馬元顯聯起手來，背叛王恭。

王恭被抓後遭斬。

翌年，孫恩造反。孫恩係名為「五斗米教」的道教教主，父親孫泰為東晉所殺。

（這是造反的最好機會！）

孫恩做此判斷。雖然王恭的政變歸於失敗，東晉依然飽受北府軍和西府軍的壓迫。為了增強軍力，當政者決定大舉徵用長江三角洲的農民為兵，一時，反對之聲在各地猛然興起。孫恩把這樣的反對意識組織化了。

造反持續了四年之久，最後被北府軍閥劉牢之鎮壓。孫恩於元興元年（公元四○二年）自殺，但孫恩的妹婿盧循則逃至南方，在福建、廣東等地繼續抵抗。

實際鎮壓孫恩造反的第一線部隊，由一個名叫劉裕的人領軍。

當時從軍於北府軍的陶淵明，對軍閥劉牢之及其部將劉裕的作風甚為失望。

孫恩於十數日內發動了數十萬人──當時的人民對東晉政府何等不滿，由此可見。然而造反軍並沒有受過任何訓練，他們只是一群不滿被搾取和壓迫而奮起的人，連武器都不會使用。在京口基地日日接受軍事訓練的北府軍將兵，當然像對付嬰兒似的把造反軍擊潰了。

而北府軍也於此役中大大施展其暴虐之能事。

──士民失望，郡縣城中幾無人跡。

《資治通鑒》如此記載。殘虐的不是造反軍，而是政府軍，這與一千五百年後太平天國戰爭時的情形完全一樣。造反軍來到時，人們並沒有逃；而政府軍一到，人們就爭先恐後地逃個精光。詩人陶淵明對北府軍感受到的失望程度，由此不難想見。這些感受，後來自然表露於他的作品之中。

※※※

聽到孫恩造反軍逼近首都的消息時，西府軍桓玄立即以救援為名，揮軍東向。事實上，在這之前，孫恩已被劉裕擊退。在宮廷執牛耳的司馬元顯，一聽到桓玄的「救援軍」前來，嚇得面無人色。司馬元顯與桓玄老早就處於對立狀態。因此，他企圖使用劉牢之的北府軍，擊退桓玄的救援軍。

難道司馬元顯忘了王恭的前車之鑒嗎？

「改革宮廷！」王恭以此為口號率領北府軍迫近首都時，背叛他的是北府軍真正的指揮者劉牢之。而與劉牢之共謀、使他倒戈的不是別人，正是司馬元顯。如今，劉牢之故伎重施，他倒戈靠向討伐的對象桓玄。可憐蟲司馬元顯因而被斬。

桓玄可謂棋高一著。他的企圖是，將北府軍解體後由自己的西府軍吸收。為此，他的第一步棋是將劉牢之調離北府軍。

（我上當了！）

劉牢之氣得直跺腳，然而為時已晚。他原本計劃以北府軍兵力作為籌碼，與桓玄進行交易，如今這個籌碼已經被剝奪了──劉牢之因而自殺。

翌年，桓玄終於達成父親桓溫未能完成的野心。他把安帝幽禁於潯陽，以禪讓形式就帝位。桓玄定新國號為楚，並以永始為年號。

對劉牢之失望的陶淵明一度還鄉，卻因生計無著，只有前赴荊州，出仕於桓玄麾下。桓玄奪取首都時，陶淵明由於母親去世正在服喪期間。服喪期間可以不用上班是當時的習慣。

永始二年（公元四○四年），過去為劉牢之部將的北府軍官員劉裕舉兵。

北府軍的主要將領大部分已被桓玄肅清，劉裕則倖免於難，那是因為他並非門閥出身的人。

──剷除有可能危害國家權力的將領。

除了實力以外，門閥也被當做「有可能危害國家」的評價基準。非門閥出身的劉裕因而免於遭肅清，隨後被編入桓玄軍團。

舉兵的劉裕很快就推倒了桓玄。甫建國的「楚」王朝，基礎尚未鞏固，就急於解體北府軍。由於這件事情做得過於勉強，操之過急的結果，遂引起北府軍系將兵的極大不滿。劉裕就是把這樣的不滿組織化的。

劉裕於二月舉兵，桓玄敗北，於五月被殺。劉裕再度奉迎安帝，復興東晉。桓玄是篡位者，劉裕遂成為將之推倒、復興王朝的忠臣。東晉於次年改年號為義熙。這一年，陶淵明成為彭澤縣縣令，卻於不久後辭職。

桓溫、桓玄父子是文人的保護者。名畫家顧愷之就曾受荊州桓家的保護，詩人陶淵明也對桓玄非常心儀。因此，陶淵明視桓玄的王朝被推翻為一大憾事。因為依據他的看法，那將會是尊重文化的王朝。

陶淵明的心境非常複雜。

復興東晉的「忠臣」劉裕是北府軍的中堅將校。對曾經擔任過北府軍文書官的陶淵明來說，劉裕是舊日同僚。如果是長袖善舞的人，一定會通過這層關係，爭取到更好的職位才對。因為劉裕已是東晉最高的實力者。然而，對桓玄心儀的陶淵明，卻不屑於向殺死桓玄的舊日同僚劉裕靠攏。

這已是實權逐漸由門閥貴族手中轉移到實力者的時代。新實力者劉裕是出身微賤的人。由於同為微賤出身，所以，陶淵明理應對劉裕較有親切感才對。事實上，以曾祖父曾是名將為傲的陶淵明，在觀念上頗有貴族化的傾向。他之所以心儀桓玄，大概也是這樣的心情使然吧？

東晉的天下只是虛名而已，實際上是劉裕所統治的江山。身為縣令的陶淵明，等於領著劉裕所給的俸祿。

「這樣的日子過得實在無聊。」

陶淵明時常呢喃這句話。既然不滿於現實，大可以辭職不幹。但辭職的結果會如何呢？──對政府不滿而辭職──倘若被視為如此，就等於被烙上不滿分子的戳印，以後會成為「必須注意的人物」，甚至可能因辭職而惹禍上身。

就在這個時候，陶淵明嫁到武昌程氏家的妹妹去世。

（這倒可以作為藉口。）

陶淵明心想。作為一家之主的自己，非處理許多家務事不可。就利用這個機會辭官歸農吧！

陶淵明於義熙元年（公元四○五年）十一月辭去彭澤縣縣令職務。有名的《歸去來兮辭》便是這個時候作的，他當時四十一歲。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

以此開頭的〈歸去來兮辭〉，敘述的是他辭職的理由，全篇大意要約如下：

──我的個性愛好自然（愛好自由），這一點，任何人都無法矯正。辭職後或許會挨餓受凍，但我卻不必為過自己不喜歡的生活方式而心生苦惱……

這篇文辭頗有為自己辯白的成分。若不如此，自己便很有可能惹上極大麻煩。劉裕對桓玄派人士的肅清作業正在進行，要是對政治表示一絲不滿，劉裕會毫不容情地把往年的同僚也劃入肅清的對象吧？

貴族出身的桓玄急欲創建自己的王朝，出身微賤的劉裕則持慎重態度。他的企圖是，慢慢摧毀反對派，等待機會成熟。

陶淵明以幾近執拗的態度，作出許多讚美田園生活以及飲酒的詩。之所以如此，為的是要掩飾他的政治態度。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

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

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

這首詩雖然不是以酒為歌詠的對象，陶淵明卻把它列入以「飲酒」為題的詩集中。

義熙六年（公元四一○年），劉裕攻打南燕首都廣固（今山東省青州市），擄獲國主慕容超，將之送至建康處斬。

由桓溫的事例可以知道，在東晉掌權最好的方法是完成北伐。義熙十三年（公元四一七年），劉裕再度興兵北伐，攻滅了後秦。後秦是向苻堅要求「傳國之璽」的姚萇所創立的政權，姚萇之孫君主姚泓，同樣被送至建康問斬。

劉裕又向皇帝寶座邁進了一步。翌年，他成為「相國」，並且晉陞為宋公。這個過程與曹操成為相國和魏公如出一轍。寶座已在眼前，伸手可及，而劉裕卻相信「昌明之後有二帝」這個如真似假的預言。昌明是孝武帝的字。

（我可沒有耐性等太久啊！）

劉裕先叫人把安帝扼殺。雖然安帝和廢人已沒有什麼兩樣，卻有司馬德文隨時侍奉在側。奉劉裕命令的王韶之，利用德文因病外出的機會，一下子就把安帝除掉了。

司馬德文隨即即位，這是恭帝。

（這是預言說的二帝的第二個──）

劉裕將是下一個皇帝！

禪讓之事於公元四二○年舉行。這也是劉裕──即宋武帝的永初元年。

在這之前有過禪讓之事的原皇帝──後漢獻帝和魏元帝──都得以安享天年，這兩個讓位的皇帝都比受讓帝位的魏文帝和晉武帝活得長久。讓位後被殺之事從未有過，然而劉裕卻於受禪讓的第二年將恭帝毒殺。以劉裕的性格來說，原來的皇帝還活著，是一件讓他難以忍受的事情吧？

除了皇帝以外，劉裕更把反對派、甚至一起行動的同僚一一肅清。毒殺恭帝翌年（公元四二二年），武帝劉裕死去，享年六十七歲。劉裕的國號為「宋」，而十世紀至十三世紀期間有與此同名的長命王朝宋，因此，前者亦被稱為「劉宋」，以示區別。

「劉裕也死了……」

陶淵明搔著白髮獨語道。這時候的他已五十八歲。他後來又活了五年，宋元嘉四年（公元四二七年）九月去世。他為自己作好輓歌，下面是其中部分文句：

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辱。

只恨在世時，飲酒未得足。

## 一七三暴君狂主

殺死父親的劉劭的確是個兇狠殘暴的人，而將之誅殺的孝武帝劉駿，兇狠殘暴的程度也不遑多讓。孝武帝的十一年治世，幾乎全耗費在殺害兄弟和族人中的有力者一事上。

※※※

劉裕在位不過兩年就撒手人寰，繼位的長子劉義符似乎也讓人不敢領教。這個皇帝不得人心，即位兩年就被殺死。在這之後的劉裕之子劉義隆，一反其兄作風，被譽為一時明君。文帝劉義隆的三十年治世，始終國泰民安，以元嘉為年號的這個時期，由於文治主義非常徹底，因而被後世史家譽為「元嘉之治」。文帝唯一的失敗，是未能妥善處理自己的家庭問題。

對皇帝要求這樣的事情，或許是強人所難。因為，具有絕對性權威的皇帝，委實魅力太大了，即使具有皇位繼承權的皇族本身對此不感興趣，圍繞身邊的近臣也一定會為他們出謀劃策的。

文帝生有十九個兒子和八個女兒。孩子多並不應該被責備，但由於是皇室的關係，理應特別留意，不使內訌發生才對。為此，選擇皇太子一事，尤其必須格外慎重。

皇太子劉劭非常相信巫師之言。這個時代的人，普遍都很迷信，然而皇太子的迷信卻已到令人側目的程度。當時有一個名叫嚴道育的女人，聲稱自己具有超能力而廣為宣傳。文帝女兒東陽公主的侍女王鸚鵡與這個嚴道育非常親近。嚴道育於是通過王鸚鵡的關係接近東陽公主，並更進一步接近皇太子。

當時的皇太子正處於令文帝頗為不悅的狀態下。

「要是能挽回父君的心，那該多好！」

渴望如此的皇太子遂有了使用「巫蠱」術的想法。當時的人都相信使用這個方法能左右一個人的心；不過，這卻也被認定為旁門左道，是罪可處死、禁止使用的道術。因此，這個道術必須在絕對秘密的情況下進行，事實上，善於此道的人也少之又少。

「有一個叫嚴道育的女人會那個……」

一天，王鸚鵡一邊窺望四周，一邊對東陽公主說了這句話。

「妳說的『那個』，指的是什麼？」

「這件事情不能大聲喧嘩……」

鸚鵡將口湊到東陽公主的耳邊，低聲說了一些什麼。

「呃……這件事妳千萬不能說出來哦！」

東陽公主聽後表情凝重地交代。

東陽公主是皇太子派的人，皇太子也把一切心事都告訴她。皇太子最擔心的是自己常被父親文帝叱責，要是再有什麼過失，皇太子之位很有可能不保。在這個情形下，最好的方法是能夠左右父親的心。

咒術的方法是先造一個稻草人，對之施以法術後，以鐵釘釘住，然後埋入土中，被施咒的人會於七天後死亡。不過身份高貴的皇帝，當然不能使用稻草人這等粗糙的東西。

琢玉為上（皇帝）之形象，埋於含章殿前──由此可見，皇太子造的是玉製傀儡。

儘管使巫蠱術必須在絕對秘密的情形下進行，卻也需要一些人手。造傀儡啦、挖坑啦，以及一些雜事都需要有人來做。除了前述的侍女鸚鵡外，參與這件事的，還有東陽公主府邸傭人陳天與和太監陳慶國兩個人。

皇太子生於元嘉三年（公元四二六年），為皇后袁氏所出。據說，皇后當時凝視著自己所生兒子的臉，良久之後道：

「這個孩子的形貌異常，將來一定會禍國亡家。不如現在就把他暗中處理掉吧！」

文帝聞言，以為皇后因生產困難而陷於一時的精神錯亂，連忙勸止。後來，文帝寵愛潘淑妃，袁皇后遂飲恨而終。潘淑妃生的兒子劉濬後來被封為始興王。始興王心想：

「皇太子的生母袁皇后因恨我母親而死。皇太子對我母親和我一定也恨之入骨吧？」

始興王為此忐忑不安。父王在世時，或許不會有事，但皇太子即帝位後，事態將會如何演變呢？為了將來打算，必須現在就想好對策。結果，始興王決定採取徹底的拍馬屁的策略。

決定成為馬屁精的始興王，開始以唯唯諾諾的姿態跟從皇太子。皇太子如何虐待，他都嬉皮笑臉地點頭稱是。擺出不惜為皇太子赴湯蹈火的態度，才是求生存的唯一途徑──這是始興王的信念。他的努力總算有了結果，皇太子開始視他為心腹了。因此，行巫蠱術時，心腹始興王當然也奉命參與。休戚與共──兩人於是有了這個共識。

未料，秘密結盟的團體中的一員死亡了。死的是東陽公主。公主去世時，生前伺候身邊的侍女們必須離開府邸──這是當時的習慣。這大概是從「忠臣不仕二君」的觀念延伸而來的吧？離開府邸的女人們大都走上擇偶嫁人之路。

「鸚鵡要讓她離開府邸，至於她嫁給什麼樣的人，這一定要嚴密注意才行。」

馬屁精始興王對皇太子如此進言。鸚鵡是知道秘密的女人，皇太子和始興王的命運可以說是掌握在這個女人的手裡。這樣的女人確實不能讓她隨便嫁出去啊！

「對！必須要特別注意。」

皇太子蹙著眉頭說。

「讓她嫁到我們看得見的地方吧？」

「這一點能做到嗎？」

「我來讓她嫁給我監督之下的人吧！」

始興王有一個名叫沈懷遠的府佐。把鸚鵡嫁給這個人，始興王就能達到監視的目的，因為沈懷遠是始興王的心腹，隨時都在他的身邊。鸚鵡遂成為沈懷遠的妻子。以身份來說，這是烏鴉變鳳凰。雖然過去伺候在公主身邊，但她是出身甚為卑賤的人，現在能夠嫁給名門出身而且長得非常瀟灑的沈懷遠，在她來說是一大快事。

（但願幸福能永遠持續……）

她向老天爺祈願。實際上，她有一個隱憂。在公主府邸工作時，她曾經與府邸傭人陳天與有過私通關係。而陳天與也知道巫蠱的秘密。現在，她的憂慮成為現實問題了。

──我希望和妳再幽會一次。妳要是不答應，我會把我們之間的關係向妳的丈夫拆穿。

陳天與如此威脅她。

鸚鵡實在不知如何是好，最後只有向皇太子據實以告，並且有所請示。實際上，皇太子早就經由公主告知鸚鵡與陳天與之間的關係。

「這種敗類，乾脆讓他消失吧！」

皇太子不當一回事地說。在他眼裡，一個人的生命和蟲蟻根本沒有什麼兩樣。

（殺掉一個知道秘密的人，這樣反而好。）

皇太子如此想。

刺客很快就把陳天與殺掉，屍體則棄置於郊外。

陳天與為何被殺？

這起殺人事件在建康（南京）街巷間喧騰，卻始終是樁謎案，沒有人知道──只有一個人認為自己知道。

這個人是太監陳慶國。

知道巫蠱秘密的，只剩皇太子、始興王、嚴道育、王鸚鵡、陳天與以及陳慶國這六個人而已。其中的嚴道育是施術的人，皇太子和始興王是主角，其餘三個人只是配角。

──為了要嚴守秘密，他們三個主角開始抹殺我們三個配角了。下一個很可能輪到我……

陳慶國陷於惴惴不安的狀態。在這危急存亡之秋，唯一的活命方法是向官方自首，接受保護。身為太監的陳慶國，對朝廷的制度當然知道得很清楚。

陳慶國果真向朝廷自首了。朝廷也準備暗中處理這件事。朝廷的腹案是以廢皇太子及賜死始興王了結，並且就實施方法進行秘密研究。未料這一切被在宮廷的潘淑妃知悉，遂向自己的兒子始興王通報。始興王也當然據此向皇太子急報。

──宜制機先！

皇太子遂偽稱詔勅，率領兩千武裝士兵闖入宮中。

這是生死攸關的緊要關頭，對父親也不能容情，不然，自己的性命就將不保。皇太子指揮的叛軍，在宮中殺死文帝後，他更一不做二不休，連潘淑妃也予以殺害，後來才對始興王說：

「你的母親在亂戰中遇害了。」

弒父的皇太子劉劭即位後，在可能的範圍內，大肆殘殺皇族。這麼做的目的，是要鞏固自己的地位。當時，十多名兄弟中，只有受文帝寵愛的幾個留在國都，其餘的都在外地。被派在江州的武陵王劉駿是文帝三子，年齡二十四歲，領有精強的守備部隊。在接到國都發生異變的報告後，他立刻飛檄進軍。

大膽殺死父親的劉劭，因聽到弟弟武陵王率領大軍攻向國都的消息而聞風喪膽。如同先前依賴巫蠱之術，他這次依靠的是神祇的保護。

當時的江南迷信非常盛行，到處可見蔣侯神和蘇侯神的神像。這兩位都是往昔確實存在過的武將：蔣侯是於討伐盜賊之際陣亡而被祀奉為神的後漢武將蔣子文，因被認為在天界協助孫權的霸業，而成為頗受江南人士崇信的武神；蘇侯同樣也是戰死的晉朝將軍。時運不濟的將軍容易受到人們的同情，因而被祀奉為神，這種事例在中國屢見不鮮。

──朕要任命汝為大司馬，並且封汝為鍾山王。

劉劭跪在蔣侯神像之前如此上告；蘇侯神則被任命為驃騎將軍。這不是一場鬧劇嗎？

木造神像當然不可能幫助弒殺父親的劉劭。武陵王劉駿攻破哥哥的軍隊，並且掌控了國都。劉劭和馬屁精始興王被捕，連同兩人的兒子一併被斬。劉劭有四個兒子，始興王有三個。他們的妻子和女兒也都在獄中被賜死。劉劭的府邸受到「污瀦」處理。這是把建築物摧毀，潑以穢物，並且使之泡在水裡的處分，目的在使弒父罪人居住過的地方，無法再供人居住。

武陵王劉駿的登基也是當然之事，是為孝武帝。他即位後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將兩個哥哥（劉劭和始興王）和他們的兒子梟首示眾，並將屍體棄於市。女巫師嚴道育和王鸚鵡在大庭廣眾之前被鞭打至死，屍體焚燒後，骨灰被投入長江。巫蠱一案的有關人員全都受到苛酷的處刑。

殺死父親的劉劭的確是個凶狠殘暴的人，而將之誅殺的孝武帝劉駿，凶狠殘暴的程度也不遑多讓。

孝武帝的十一年治世，幾乎全耗費在殺害兄弟和族人中的有力者之上。跟隨孝武帝建立殊功的叔叔劉義宣雖然成為丞相，卻於孝武帝即位的第二年就被殺；他的十六個兒子算來是孝武帝的堂弟，也悉數被殺。再過一年，孝武帝的弟弟武昌王劉渾被命令自殺，時年才十七歲。

孝武帝又以荒淫而著名。據說，他殺害叔叔南郡王劉義和，為的是要奪取其女兒。宮廷腐敗已到了極點。

孝武帝有二十八個兒子和八個女兒，子女之多令人咋舌。三十五歲逝世的他，據說最後過的是沉湎酒鄉的日子。十六歲的皇太子即位後，很快就被廢除。劉氏宋朝後來也有被廢的皇帝，因此，這個皇帝劉子業被稱為「前廢帝」。

前廢帝曾將已嫁為人婦的姑媽搶奪送入後宮，並且將她丈夫何邁殺害。此外母親王太后病危時，喚他過去，而他卻說：

「病人身邊有許多鬼魂纏著，朕才不去那種地方哩！」

結果他並沒有去看望臨終前的母親。王太后氣得直叫：

「拿刀來！我要割破生了那種兒子的肚皮！」

不久之後就氣絕身亡。

前廢帝又有過把族人中的女性全都召集，舉行亂交酒會，將拒絕不從的姑媽鞭打，並且把她的三個孩子──也就是自己的堂弟殺害之事。

宮廷的紊亂情形已到無以復加的程度。

──除去瘋狂的主君！

他在這個口號之下被殺，也應該是必然的趨勢了。

接著由湘東王劉彧即位。他是孝武帝的弟弟，也就是明帝。這又是一個要命的暴君。他殺死了十六個胞兄，也就是孝武帝的兒子。孝武帝共有二十八個兒子，以明帝的凶暴，也未能在七年治世期間把他們殺光。孝武帝尚有十二個兒子活在人間。明帝的兒子劉昱卻「繼承父志」，把他們殺得一個都不留。這個劉昱一度即位，卻被廢位，就是「後廢帝」。

應該為天下楷模的皇室，卻是暴君、狂主輩出──在這個情形之下，劉氏宋朝未能長命，乃是當然的事。

後廢帝後，其弟劉準即位，就是順帝，也是劉氏宋朝的末代皇帝。包括被廢皇帝在內，這是歷經八代、前後五十九年的短命王朝。

推翻劉氏宋王朝的是將軍蕭道成。他創立了「齊」王朝，並且把所剩不多的劉氏皇族悉數殺光。

如果說這等行徑形同野獸，恐怕野獸也會提出抗議吧？

這等骨肉相殘的鬥爭，當然起因於家庭紊亂以及道義低下，然而最大的原因應該在於皇族各自擁有軍隊的制度。在這個情形之下，呈現的是你死我活的局面。

蕭道成仔細研究宋王朝滅亡的原因後，教諭兒子不可重蹈覆轍。然而，結果還是一樣，齊王朝也只存續二十多年而已。

劉宋亡於公元四七九年，齊則亡於五○二年。

## 一七四雄霸北方

拓跋珪乘後燕內部紛亂之際，南下奪取太原，將黃河以北之地納入掌中。原先，北魏拓跋氏以在邊境掠奪遊牧民族維持其政權，由於領土擴大，現在已到非轉變為中原國家不可的局面了。

※※※

北方政權全屬短命王朝這個現象，前面已有所交代，文中並附述「如『代』這種幾乎只在塞外的政權，自屬例外」之語。

儘管是例外，代也不過勉強維持半個多世紀──六十多年──而已。代是鮮卑族中的拓跋部政權。它的始祖是西晉末建興三年（公元三一五年）被封為代王的拓跋猗盧，公元三七六年什翼犍（猗盧之弟拓跋弗之孫）時代，被前秦苻堅打敗而亡國。之所以屬於例外，是因為代於亡國十年後復活了。

在被前秦滅亡的五年前，拓跋部族曾經發生謀反事件。一個叫長孫斤的將軍，企圖殺害什翼犍。當時，什翼犍的兒子寔挺身保護其父，與長孫斤格鬥後終於將之制伏。長孫斤當然被處死刑，然而也因此身受重傷，於這年的五月死去。寔的妻子賀氏於七月臨盆，出生的兒子被取名為珪。

代滅亡時，拓跋珪才六歲；十年後，拓跋部共同擁立已十六歲的珪進行復興大業。這是公元三八六年的事。代國得以復興，是因為前秦三年前大敗於淝水，已無力統治邊境地帶的緣故。

拓跋珪將國號改為魏，不過，他似乎並沒有完全丟棄「代」這個國號。敦煌石窟寺壁面有將兩個國號連在一起寫成「大代大魏……」的實例。拓跋部之魏，一般稱為「北魏」，以與曹氏之魏區別。

拓跋珪就是北魏的創始者道武帝。

同為鮮卑族的慕容部，由於很早就進入中原，與中華文明有所接觸，因而頗為開化。拓跋部則因為始終被封阻在塞外，並未失其未開化的勇猛本質，動輒揮動武器逞暴──這一點，不難由長孫斤的謀反窺知一二。

這樣的蠻勇，對維持政權的秩序是令人頭痛的一件事，但在對外戰爭上卻能發揮令敵人喪膽的威力。

身處塞外的拓跋部，頻頻與周邊匈奴的鐵弗部以及突厥系的高車族、蠕蠕族交戰，這些都是比拓跋部更不開化的遊牧民族。拓跋部每次戰勝，就擄獲無以計數的家畜作為戰利品。在塞外，家畜可以用來作為僱傭戰士的報酬。

──幫助我們，我會給你們一萬隻羊。

這樣的一句話，能夠立即招募數千兵力。

北方諸政權之所以弱小短命，欠缺兵力也是原因之一。拓跋部每打一次戰爭，兵力就會增加一次。何況由於當時的政治情勢，他們在塞外作戰反而可以免除後顧之憂。

拓跋部南部有鮮卑獨孤部及西燕等勢力，但西燕卻不曾偷襲拓跋部的背後。這一方面是因為拓跋部與慕容垂建立的後燕訂有同盟關係；另一方面，西燕乃受苻堅寵愛的俊美青年慕容沖所建立，沖後來卻為將軍段隨所殺，而段隨又為慕容永所殺。在皆為弱小的五胡十六國中，西燕尤其弱小短命，因此，一些史家甚至不將它列入十六國之中。

後燕是淝水戰後，不忍心殺掉苻堅的慕容垂建立的國家。由這件事情可以得知，它是具有道義觀念而開化的政權。有道義觀念固然好，但是，在那樣的亂世，畢竟力量勝過一切，因為弱肉強食已是這個時代的鐵律。

西燕終於被後燕滅亡。後燕與拓跋部的北魏結盟，為的是要應付西燕。西燕既已消滅，後燕與北魏的結盟自然沒有存在的必要。

不僅如此，由於西燕這個中間者消失，後燕與北魏之間便有了明顯的敵對關係。

過去，北魏對後燕而言是可以依賴的同盟國，現在卻成為再可怕不過的敵人。亂世英雄慕容垂是個閱歷豐富的人，而且甚得人心，因此，在他統治下的後燕，國力之強令人不敢小覷。

不過，換個角度看，這表示後燕是在慕容垂的獨裁政權之下。慕容垂在山西上谷去世，是公元三九六年的事。太子慕容寶即位後，失去獨裁者的後燕，在與北魏交戰期間國力遽減。

強敵慕容垂死去的這一年，魏王拓跋珪在群臣慫恿下，以「皇帝」自稱，豎起天子旌旗，改元為皇始。

拓跋最初以一個叫盛樂的地方為根據地，這個地方屬并州雲中郡，約為今日內蒙古自治區中心都市呼和浩特市南方五十公里處的和林格爾縣。到拓跋猗盧時代，它才由此向東南前進，置根據地於平城，並且於南下途中，越過長城之線。平城就是現在的山西省大同市。

拓跋珪被後燕攻打從平城撤退，正當危急存亡之秋，後燕慕容垂卻在這個時候遽逝，這對北魏來說真可謂情勢逆轉。

後燕太子慕容寶即位，誠如史書記載：

──太子之不才為天下所知。

這個人實在不成器，當然也欠缺統率能力。慕容垂深以為憂，卻由於寶的兒子會相當優秀，因而矚望於他，遺言中也再三交代「以會為後嗣」。

然而慕容寶卻寵愛子，並立他為皇太子。結果，當然發生因爭奪繼承權問題的家庭內部糾紛。骨肉之爭隨即在敵人面前展開；之後，皇族慕容德自立，就是後來遭劉裕攻打而喪命的南燕之主。

拓跋珪乘後燕內部紛亂之際，南下奪取太原，將黃河以北之地納入掌中。原先，北魏拓跋氏以在邊境掠奪遊牧民族維持其政權，由於領土擴大，現在已到非轉變為中原國家不可的局面了。

──我該如何做呢？

拓跋珪大感迷惑。他不曉得如何與農耕民族往來，真有束手無策的感覺。

──不知道的事情，交由知道的人去處理吧！

拓跋珪決定將如何建造中原國家的大計，交由漢族官僚解決。由於知道自己不懂，所以道武帝拓跋珪對官僚做的事情不太插手。被充分授權的官僚，當然也因此而能大大發揮。一般稱許道武帝周邊有許多能幹的漢族官僚，實際上，是因為漢族官僚有足夠的空間可以發揮自己的才華。

道武帝把在各地戰爭得到的專業技術人員遷徙到國都平城。據說，被集中到平城的這類專業技術人員，達到十萬人以上。例如，佔領敦煌，就把曾經從事石窟建造工程的大量工匠帶回平城。建於平城附近的雲岡石窟，至今尚存，而建造此窟的技術人員，大部分就是從敦煌帶回來的工匠。

強制大量人口移居，可以說是北魏的傳家絕技。塞外時代，他們也曾以強制手段迫使遊牧民族成為戰士，並藉此建立強大的軍事國家。現在，他們又為了建設中原國家，以強制手段老遠從高麗移來大量農民，使之從事耕作。

計口授田，他們以人頭計算，分給農民土地和耕牛，促使農業發展。由於三國以來的大動亂，農業人口銳減，即使有土地，也常常沒有耕田的人；同時，農民也無法安心從事農耕作業。北魏的政策是以強制徒民的方式，從治安較安定的國都附近土地開始，逐漸擴大農耕地。

這個相當大膽的政策，是由崔宏以及鄧淵等漢族官僚所提案的。

（失敗就失敗，算不了什麼，反正這是夷狄之國的事……）

受到道武帝充分授權的他們，持的是這個想法，因此能放手去推動這一大膽的政策。北魏也因此成長為支配整個中國北部的巨大勢力。過去成立的十六國政權，全都以稱霸整個中國北部為目標，卻沒有一個能夠成功。前秦苻堅眼看成功在望，卻因敗於淝水，一切頓成泡影。

道武帝的治世，與南方的東晉孝武帝與安帝同時代，也是劉裕猛然抬頭的時候。

道武帝拓跋珪也是「英雄好色」之流。鮮卑族的倫理觀念，並不像漢族那樣受到諸多道德規範的約束，年輕時，他曾經到母親娘家的賀蘭部落，並且在那裡看上母親的妹妹。

「我一定要帶她回去。娘，妳幫我想想辦法吧！」

道武帝向母親苦苦央求。

「不行，她太美麗了。」母親回答，「過於美麗，有時候不是一件好事。何況她已經是別人的妻子了。」

如果是漢人，一定會以阿姨和外甥不可有亂倫關係為第一個反對的理由，而道武帝的母親卻以「過於美麗」做理由。

道武帝可不會因為母親反對就作罷。他偷偷把這位阿姨的丈夫殺掉，然後把她帶進後宮，這就是賀夫人，她生了名叫紹的兒子。

道武帝從眾多兒子當中選出最優秀的一個，作為繼位者，他是劉貴人所生的兒子，名叫嗣。拓跋部首長家庭的規定是，繼位者一旦決定，其生母就須被賜死。設這個規定的目的在於使國家不受外戚之禍，因此以殺死新君主的母親作為預防。這項殘忍的規定不只見於塞外民族，漢武帝立皇太子時，也殺了其生母鉤弋夫人。

道武帝叫來兒子拓跋嗣，告訴他被指定為繼位者之事，並且宣告：

「你的母親不能再活下去了，這是為了國家長久之計。」

拓跋嗣是個孝子，聽完父親的話後，淚水滂沱地當場哭倒。

「有什麼好哭的！又不是嬰兒，這樣哭不怕難為情嗎？」

由於道武帝厲聲叱責，拓跋嗣只有收住眼淚，肩膀卻在顫抖著。回到住所後，他又悲從中來，再度流淚，放聲大哭。

──日夜號泣。

史書如此記載他悲傷的程度。

「什麼？……一天到晚在哭！沒想到這個兒子這麼懦弱，這不是叫朕失望嗎！……立刻叫他來！」

道武帝惱怒地命令道。

道武帝近來非常容易動怒。或許是一種歇斯底里的症狀，而他的情形是在這之外更加上「凶暴」。這大概是因為服用太醫調製的聲稱有長生不老效果的「寒食散」引起的副作用吧？他的喜怒哀樂變化很大，時常有徹夜獨語或多日不食的現象。一些家臣連連以走路的樣子不好看或說話口齒不清為由被殺。

皇太子拓跋嗣聽到父皇召見，準備立刻進宮，卻被表情緊張的侍從死命地勸止：

「現在千萬不可進宮，進去無疑是送死！」

「可是，父皇召見，我怎麼可以不去呢？」

「陛下此刻不是在尋常狀態之下，可以說已是身染重疾……在病情轉好之前千萬不可進宮。」

「可是，皇命怎麼可以違抗呢？」

「就算違抗皇命，總比白白送死好。您最好暫時躲起來，等待機會吧！」

「是嗎？……」

十八歲的拓跋嗣聽從家臣的勸告，決定暫時躲起來。

這個時候，賀夫人生的拓跋紹在市井為非作歹之事時有所聞。比皇太子年輕兩歲的紹是個小無賴，因經常惹是生非，頗受人們詬病。這會兒他又幹出殺人搶奪的勾當了。

「王子還年輕，這是無心之罪……」

有人如此求情，因此，道武帝只把他往井裡倒吊，懲戒一番就饒了他。然而道武帝並沒有因此罷手，他以兒子胡作非為母親應負責任為由，將賀夫人囚禁起來。被囚禁的賀夫人，偷偷派使者至兒子紹處。

「娘即將被殺，你遲早也逃不過被殺的命運。娘和你如果想活命，方法只有一個。」

拓跋紹雖然是個無賴，卻明白母親的意思。母子如果想活命，殺死狂暴的父親是唯一的途徑。一天深夜，拓跋紹帶著一批心腹部下和太監，潛入天安殿。

「有賊闖入！大家快來！」

道武帝聽到警衛人員的喊叫聲，走出寢殿欲取武器時，被紹的部下所殺。

翌日，紹召集百官於南門。

「我有叔叔，也有哥哥，卿等準備跟隨誰？」

他以這樣的話脅迫眾臣。結果，沒人表示願意跟隨紹這個無賴。於是他從官庫取出布帛之類的東西，分贈眾皇族和大臣，企圖獲得他們的歡心。

為迴避盛怒的父皇而避居外面的拓跋嗣，聽到發生事變，立刻趕回平城。

「皇太子回來了！」

平城居民因為聽到這個消息而沸騰起來。在半瘋狂的道武帝統治下戰戰兢兢，也在不良少年拓跋紹的肆虐下極為不滿的平城百姓，因此有了在黑暗中見到光明的感覺。

精神為之大振的禁衛兵，立刻逮捕紹，將他送到城西的皇太子處。皇太子嗣殺掉紹和其母賀氏，並且誅殺參加謀反的十幾個人。弒殺道武帝的兇手伏誅後，被剁成肉塊供群臣啖食。

皇太子拓跋嗣立即即位，舉行大赦，並且改元為永興，是為北魏第二代皇帝明元帝。

這是公元四○九年十一月的事。

## 一七五邁向文明之路

用囚車被拖往城南刑場時，數十名衛士輪流爬到囚車上，向崔浩撒尿。對北魏的漢化傾盡全力的崔浩，可謂死於自己推行成功的漢化下。

※※※

漢族官僚在明元帝治世期間也得以發揮政治才能。這次的主角是崔宏的兒子崔浩，他的基本方針是「文明化」。

盤踞塞外的鮮卑族，一向是弱肉強食、不顧父子兄弟情分而自相殘殺的族群，他們只有利益觀念，絲毫不知義理為何物。崔氏父子認為，使形同禽獸的鮮卑拓跋部北魏政權文明化，是他們責無旁貸的任務。

身為漢人的崔氏父子所想到的文明化，不外是鮮卑族的漢族化。崔氏父子企圖使蠻族政權靠北魏的軍事力量，一面擴大領土，一面走上文明之路。

北魏明元帝治世時期，相當於南方東晉滅亡至宋朝創始的時期，也是劉裕正活躍的時候。

每次北魏大本營在作南進或北征爭論時，崔浩都全力駁斥南進論調。南方無論是東晉或受其禪讓的宋，都是漢族政權，有中華思想、持「漢族至上」論的崔浩，以如下理由反對南進：

──展開攻城作戰時，漢人善於守城，而我們卻不善於攻城，將會因此損失極大的兵力，這對我們而言非常不利。

表面上看起來是利害得失的考慮，骨子裡卻是「不攻打漢族政權」的民族主義思想。

明元帝是好戰型的君主，不太喜歡政治，戰爭以外的事情，他都交給崔浩處理。崔浩於是趁機把北魏王朝組織大大的漢化。

「重文輕武」是漢族的傳統。北魏政權漸趨貴族化，軍人的地位也隨之低落。

宋武帝劉裕死去翌年（公元四二三年），北魏明元帝也死了，享年三十二歲。長子拓跋燾旋即即位，是為世祖太武帝。太武帝即位時年僅十六歲，一切幾乎都靠崔浩輔佐。太武帝吞併五胡十六國的殘存政權，成為名副其實的中國北方的唯一霸者。

最後一個滅亡的北涼是匈奴系政權，以現在的甘肅省西部為領土，佛教都市敦煌也在其支配之下。隨著中國北方的統一，佛教逐漸浸透到北魏的每一個階層，併吞佛教國家北涼後，此一趨勢愈見明顯。

「可嘆啊！這是大大值得哀傷的一件事──」

崔浩對佛教鼎盛之事憂心忡忡。佛教是異國印度的信仰，持漢文明至上的中華思想者崔浩，當然以此為隱憂。

崔浩對北魏的未來繪有偉大的藍圖。總有一天要與南方漢族政權大一統，使漢文明燦然於天下。孰料，情勢此時卻有了轉變，這個以天竺為名的異國奇怪信仰開始蔓延了。

「非趁早禁止胡神（佛）之邪教不可。」

崔浩身邊的宗欽進言道。

「究竟該如何是好呢？」

崔浩對佛教的迅速蔓延深以為憂。

「我們必須先使主上痛恨胡神之教。」

另一名親信段承根說道。在君主獨裁制度之下，權力超越一切的皇帝，當然沒有做不到的事情。

「要我們把胡神的不是之處，一一向皇上稟告嗎？」

崔浩露出怏然表情說。

如果是就政治或農業問題說服太武帝，崔浩有充分的信心，但是，事關宗教，他就一點把握也沒有。他沒有自信能徹底說明胡神的不是，何況佛教主要經典已有鳩摩羅什完成的漢文譯本。想數落佛教的不是，必須讀破這些漢譯經典，有將之駁斥的理論根據才可以，而崔浩卻沒有這些經典。

「我們必須起用能做到這一點的人伺候在皇上身邊才行。」宗欽道。

「有這樣的人嗎？」

「嵩山有一個名叫寇謙之的道士，據說，這個人受了《神人圖籙真經》六十餘卷真傳。」

「六十餘卷……？」

這樣的人應該有能力駁倒胡神經典才對。──崔浩重重地點頭了。

※※※

寇謙之是五斗米教系的道士，以天師自稱。宗教團體領袖大都辯才無礙，能抓住群眾的心理，使人傾倒。寇謙之就是這樣一個人物。

崔浩於是推舉寇謙之，將他置於太武帝身邊。由於太武帝的父親明元帝是佛教信徒，太武帝因而對佛教多少有所瞭解。寇謙之逐漸給予已是半個佛教信徒的太武帝極大的影響，並使之變成反佛教主義者。就這一點而言，崔浩的計劃可謂得逞。

北魏太武帝因而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鎮壓佛教的君主。

實際上，當時的佛教界本身也有頗多足以被壓制的弱點，而且僧侶之中頗多墮落之徒。當時常有為了逃避兵役或徵調而委身成為僧侶的情形發生，因此，僧侶數目的增加，意味著國家經濟力的低落。

為了達成霸業，國家需要的士兵當然是越多越好，而年輕人卻以入籍為僧逃避兵役；農地很多，卻沒有人耕作──成為僧侶的年輕人，當然不會再下田耕作。太武帝本來就有過以經濟理由限制年輕人出家的作為，直到受了寇謙之影響後，他才決定以思想理由破壞佛教。

發佈嚴厲廢佛令是北魏太平真君七年（公元四四六年）的事，太平真君這個年號本身就帶有濃厚的道教氣息，這時候的太武帝，已經是徹底的道教信徒了。事件的直接導火線是查出長安佛寺僧侶不但飲酒，更暗藏有兵器。此時長安附近的杏城，一位名叫蓋吳的人正擁十餘萬民眾造反，北魏軍正派兵前往討伐。

「佛寺僧眾與蓋吳有所勾結。」

崔浩如此煽動太武帝。

太武帝立即下令悉數誅殺長安僧侶，並且燒燬經典以及佛像之類的東西。太武帝當時正在親征途中，他對在國都平城（今大同市）留守的太子拓跋晃發出「全國依照長安模式行事」的勅令。太子是佛教信徒，他在把這個勅令轉達到各地之前，先把這個消息透露給佛教界人士，僧侶們因而得以抱著經典和佛像亡命；然而寺院和塔之類的建築終究無法隱藏，悉數遭到破壞。

極力慫恿太武帝廢佛的，是一身充滿中華思想的崔浩；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最為反對廢佛的，竟然是道士寇謙之。雖然宗旨不同，但或許因為同是宗教中人，寇謙之認為對佛教採取極端政策，會對國家不利吧？

不管太武帝和崔浩如何執拗，佛教還是無法根絕。太子洩漏勅令當然大有關係，但不論任何力量，都無法燒盡存在於人們心底的東西。何況佛教正日益興隆，而非處在衰退期。以傳道為目的、由西域前來中國內陸的佛僧正絡繹於途。

更具諷刺的是，太武帝發佈廢佛令時，邊境佛教都市敦煌的佛教正處於最鼎盛時期。

──聽說，內地正在鬧廢佛之事。我們暫時在這裡觀看情勢吧！

這是傳道僧侶留在敦煌的理由。敦煌石窟群中，北魏時代建造者，迄今尚存三十多窟。

由於崔浩的孜孜努力，太武帝是確確實實地漢化和文明化了；這也意味著，他的意識形態已經起了質變。連崔浩都始料未及的想法，也在太武帝的心中萌芽了──「民族自尊心」，作為鮮卑拓跋部的民族自尊心。

「著手編纂國紀。」

太武帝對崔浩下了這個命令。太武帝想到要編纂北魏歷史，大概也是民族魂在他的心裡燃燒起來的緣故吧？點燃這把火的，當然是崔浩的漢化教育。

「編纂時必須以忠於史實為原則。」

太武帝對負責編纂的崔浩道。

崔浩身邊有許多奴顏婢膝、處處以說奉承話為能事的人，其中的一個──著作令史閔湛──進言道：

「編纂國紀乃未曾有之盛事，必須讓它能留傳到萬世之後。因此，我們最好把它刻在石頭上。」

「或許這樣比較好。」

崔浩表示贊成。

蔡倫發明紙張距當時已三百五十年。雖然紙張非常便利，但比起木簡或竹簡卻脆弱許多，這樣的東西是否能留存後世，委實值得懷疑。為了留傳後世，最好的方法是將紀文刻在石頭上，後世人需要時，可以隨時利用這些石頭拓寫。

崔浩於是在平城西郊天壇東側豎立起無數石碑，將「國紀」刻於其上。豎立的石碑有「方百步」，也就是每邊為一百五十公尺的正方形。

由於這些石碑矗在路邊，所以任何人都可以站在前面閱讀。結果是，讀了紀文的鮮卑拓跋部族，無不勃然大怒。因為上面詳細記載著未進入中原前的鮮卑拓跋部的未開化狀態。

「這些紀文把我們寫得無異於禽獸！」

「對！這是在侮辱我們！」

「把我們說成只知利而不知義，豈有此理！」

拓跋部人倘若未漢化，理應不會閱讀石碑上的漢字，而會讀漢字，倘若未經精神上的漢化，也應不會因讀了「國紀」而怒不可遏了。

說他們在塞外專事掠奪，實際上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因為若不掠奪他人，自己就會遭人掠奪。弱肉強食有何不可？如果不成為強者，只有死路一條啊！父親死後，將自己生母以外的父親妻妾納為自己的女人，又有何不可？若非如此，這些女人要由誰來保護呢！

上面寫的這些是極其自然的事情，所以，即使讀了紀文也不應發怒。拓跋部人讀後勃然大怒，是不再視此為當然之事的緣故，也就是說，他們已在精神上漢化了。

他們把這件事情向太武帝訴說。太武帝聽後暴跳如雷，在拓跋部中，他是漢化最深的人。

崔浩遭逮捕後被處死刑。除此以外，他的族人、姻戚，包括宗欽在內的執事部屬，甚至府邸傭僕，五族全都被殺。用囚車被拖往城南的刑場時，數十名衛士輪流爬到囚車上，向崔浩撒尿。

對北魏的漢化傾盡全力的崔浩，可謂死於自己推行成功的漢化之下。

這是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四五○年）的事，太武帝於兩年後被一個名叫宗愛的太監殺害。

※※※

太武帝長子拓跋晃以皇太子的立場，將父親發佈的廢佛令一事透露給佛教信徒，因而救了他們的性命。太監宗愛由於素為這位皇太子所憎恨，於是使詭計讓皇太子的一名近臣背上冤罪，並且奏請太武帝將之處刑，皇太子因這起事件憂憤而死。皇太子近臣無辜冤死之事，後來被查了出來，行讒言的宗愛因害怕會被誅殺，一不做二不休，乾脆殺死皇帝，擁立太武帝末子拓跋余就皇位，自己成為大司馬、大將軍兼宰相。

新帝拓跋余實在看不過宗愛的專橫，有意將之除去，卻反被其所殺。所幸有劉尼、源賀、陸麗等人奮起逮捕宗愛，連同其三族一併誅殺。

拓跋余在位僅二百餘日，因而不被列為北魏皇統，廷臣旋即擁立已故皇太子的兒子拓跋濬。這時候還幼小的拓跋濬，就是後來的文成帝。

廢佛令到太武帝晚年已緩和許多，文成帝即位之時，這項禁令完全形同具文，遭破壞的寺院也開始修復。

南朝宋發生巫蠱事件，文帝被殺，一陣紛亂之後，孝武帝即位。北魏則正當太武帝被殺而文成帝即位的翌年。南北同時都發生皇帝被殺、下一代皇帝即位之事。

北魏文成帝、獻文帝、孝文帝都是幼年即位，而將國都從平城移至洛陽是公元四九三年的孝文帝時代。北魏至此已成了名副其實的中原國家，拓跋部所使用的鮮卑語也遭禁用，改以漢語為國語。

拓跋部喪失民族語言了。九泉之下的崔浩，大概會因此而道一句「我事成矣」並且莞爾一笑吧？

孝文帝五歲即位，在位二十八年。其間，南方的宋滅亡，由齊取而代之，孝文帝於公元四九九年去世，二子拓跋恪繼位，是為宣武帝。南方齊的滅亡，是北魏孝文帝去世後僅僅兩年的事。

## 一七六長命皇帝登場

梁武帝的治世幾乎長達五十年，這是整個南北朝時代，皇帝在位時間最長的紀錄，也是截至當時為止中國歷史上僅次於漢武帝五十四年的紀錄。後來也只有清朝康熙、乾隆二帝超過他。

※※※

南北朝時，以「齊」為國號的兩個王朝，恰恰相隔半個世紀，且分別建立於南北兩方。南方的齊以原名被稱呼，北方的齊則被稱做北齊；不過也有人將兩者公平地分別稱為南齊和北齊。

蕭道成建立的南齊，承繼了前代宋皇族的骨肉相殘、好色、放蕩、大興土木之風，結果，僅僅二十年就為雍州刺史蕭衍所篡。

南齊在二十年間有過七個國主，第三代鬱林王是第二代武帝之孫。據說，在被立為皇太子的父親去世時，鬱林王幾乎痛不欲生，在場的人莫不感動落淚，連祖父武帝見了都不忍心，叫人硬把他拉了下去。未料，甫進自己的房間，他就一把抱住妻子何氏，一邊剝下她身上的衣服，一邊大喊：

「我成功了！我成功了！」

事實上，他的父親蕭文惠太子是被咒死的，而委託楊姓女巫師施展咒術的不是別人，正是鬱林王。狂喜不已的他，因此大喊「我成功了」，同時剝光妻子的衣服，將之推倒在床……

鬱林王是個美男子，舉止甚為文雅，然而這是裝出來的。未能看出這一點的武帝，居然立他為皇太孫，指名為繼位者。

南齊創建者高帝蕭道成，即位三年便死，其子武帝則於在位十一年後死去，南齊王朝於這兩位皇帝在位期間積蓄了不少財富，卻被第三代的鬱林王揮霍大半。雙重人格的他，一即位就瘋狂似的過著放蕩生活。

「我要讓自己的過去有所補償。」他說。

為了要爭取繼承人之位而假裝老實──他認為這是非獲得補償不可的一大損失。

武帝於永明十一年（公元四九三年）七月去世，同年九月，靈柩被送往景安陵安葬。出殯時，鬱林王以重病為藉口，沒有隨柩赴陵，不僅如此，他進入宮中，叫人演奏西域音樂，並且舉行宴會，找來許多人既歌且舞地徹夜狂歡。喧騰的樂聲和歡笑聲，自然傳到宮殿外面人們的耳朵裡。

武帝臨終前曾召來堂弟蕭鸞，交代他好好輔佐鬱林王。即位後的鬱林王卻一意孤行，橫行無道，蕭鸞實在看不過去，因而暗下決心。翌年七月，蕭鸞進入王宮，殺死鬱林王，改立其弟──當時年方十五的海陵王，他的哥哥鬱林王被殺時也才二十二歲。

不久，海陵王也被廢，由蕭鸞就帝位，是為明帝。

明帝是高帝之兄蕭道生的兒子，和武帝是堂兄弟。幼年喪父的他，被高帝視同己出地疼愛。

南齊皇室似乎有雙重人格的血統，明帝和鬱林王一樣都是雙重人格。由於不是南齊皇室的嫡系，因此，他對將皇統傳給自己的子孫頗為拘泥，正因如此，他企圖殺盡高帝直系的全體皇族。

明帝分三次進行屠殺皇族的計劃。除了準備毒藥之外，他更備妥了數十副棺材待用。他打算連嬰兒也不放過，並以其乳母為陪葬。

幹下這等大屠殺勾當的明帝居然是個虔誠的佛教徒。這不是雙重人格嗎？據說，進行這項大屠殺時，他曾經向佛屠燒香膜拜，還嗚咽流涕。高帝之子桂陽王蕭鑠某日覲見時，看到堂兄明帝噙著眼淚，就立即有一種預感：

（他一定要在今天行事……）

結果所料完全正確。

明帝四年在位時間，殺盡了自己子孫以外的全體皇族。

「齊國皇統現在可以只傳給我的子孫了，南無阿彌陀佛……」

明帝向佛合掌，如此呢喃。

永泰元年（公元四九八年）七月，明帝去世，享年四十六歲。當時的習俗是，人死之後並不立即埋葬，而是盡量在可能的範圍內將遺骸放在家裡，這算是遺族對死者不捨的真情流露；起碼放到「過月」，這是一般的習慣。

「噁心死了，快埋葬吧！」

十六歲的皇太子蕭寶卷竟然如此主張。對此，群臣莫不訝然失色，因為急欲埋葬父親，乃大不孝的舉動。結果，由於大臣徐孝嗣堅決諫止，總算決定等下個月的八月才埋葬。

遺兒必須在亡父靈柩之前哭靈，這個習俗皇室和民間奉行無二，即使只是形式，放聲大哭之事也絕不能免。

「這樣，我喉嚨會痛啊！」皇太子說。

「痛也得哭，這是規矩。」

徐孝嗣表情嚴肅地說。

「真麻煩！那我要用小聲哭囉。……嗚……嗚……」

太中大夫羊闡這時候正好來到。他是明帝的忠臣，對主君之死哀慟不已。當時的人都以「哭踴」表示無限哀慟，「哭踴」是指由於哭得太厲害，身體隨著不斷搖擺的樣子，是以整副身軀表現心中的感情。羊闡果然哭得很厲害，由於他身體搖擺的動作很大，因此，頭上的幘（頭巾）掉了下來，露出童山濯濯的腦袋。

「哈！哈！哈！」皇太子遽然停止假哭，大聲笑了起來，「禿鷹在哭！禿鷹在哭！太好笑啦，哈！哈！哈！」

這個要命的皇太子，即位三年就被廢，甭說帝號，連王號都未受封，只被稱為「東昏侯」。

東昏侯是衝動型人物，也是精神上欠缺統制機制的異數。在得到一個名叫潘貴妃的絕世美女後，他的私生活更加脫離常軌，他的所作所為，無一不令人搖頭嗟嘆。剖開孕婦的肚子啦，舉行亂交酒會啦……大凡世上暴君做過的事情，他幾乎沒有一項不做。

※※※

打倒暴君！

雍州刺史蕭衍舉兵攻向國都建康（南京），不過，兵力只有三萬。由於兵力實在太少，蕭衍決定與接鄰的荊州聯手。荊州有東昏侯之弟、年十三歲的南康王蕭寶融，以刺史身份擁有大軍。與天子為敵乃是逆賊，因此，蕭衍在江陵擁立蕭寶融即位，以此大義名分攻打「廢帝」東昏侯。少年蕭寶融就是和帝。

在蕭衍尚未攻進建康時，東昏侯就已經被內應家臣所殺，並遭砍頭。可見連近臣的心都離他而去。在被殺的當天晚上，東昏侯還在含德殿設置酒宴，和潘貴妃嬉戲如常。

內應者用塗了油的黃色絲布包裹著東昏侯的首級，連同捆綁了的潘貴妃一併送到蕭衍面前。

「這個女人的確標緻，確實稱得上國色天香……這樣的女人，我委實不忍心殺掉。」

蕭衍說。他因看到美麗的潘貴妃，進而想佔為己有。

「絕對不行！齊就是因這個女人而滅亡的呀！」

領軍將軍王茂聲色俱厲地諫言道。

「雖說英雄好色，這個人未免也太好此道……為一個女人而禍國殃民──我才不願意看到這樣的事情……」

王茂心裡如此想著。

「不管怎樣，這個女人實在太美了。」

蕭衍還是瞇著眼睛注視著潘貴妃。

「主公，你不是胸懷大志的人嗎？」

「我知道，我知道──」

蕭衍頷首走開。「胸懷大志」指的是建立新王朝取齊而代之。有志於這等大事的人，千萬不能因為迷戀萬人唾棄的女人而失去民心。

潘貴妃不久後在獄中被勒死。這是和帝中興元年（公元五○一年）十二月的事。

翌年四月，蕭衍受和帝蕭寶融之禪讓就帝位，是為梁武帝。梁武帝隨即改元為天監元年，廢帝蕭寶融被封為巴陵王，居住在一個叫姑孰的地方。梁武帝本來有意讓廢帝活下去，因為他認為齊根本不可能復興。後漢獻帝被廢之後，活得比廢了自己的魏文帝（曹丕）更長久，而且享盡天年──這是歷史上的佳話。

「我要創造另一則佳話。」

梁武帝多少有這個想法。看出這一點的尚書僕射沈約立刻諫言：

「絕對不可如此，往昔和今日的情形迥然不同。千萬不可因愛慕虛名而受實禍。」

「愛慕虛名……」

武帝苦笑著頷首。

這是必須致力於鞏固新建立的梁王朝基礎的時候，為想成就一段佳話而留下禍根，確實是划不來。說齊不可能有復興的力量，或許也只是武帝過於主觀的看法，廢帝蕭寶融儘管只有十五歲，但能力比起哥哥東昏侯不知要強過多少倍，絕不是可以等閒視之的人物。

武帝於是派遣一個名叫鄭伯禽的人到姑孰，對廢帝勸以「生金」。生金是當時人用吞金手段自殺的方法。

「我用不著金子，有醇酒就可以。」

廢帝喝酒喝得酩酊大醉，鄭伯禽把他勒死。

※※※

梁武帝的治世幾乎長達五十年，這是整個南北朝時代，皇帝在位時間最長的紀錄，也是截至當時為止中國歷史上僅次於漢武帝五十四年的紀錄。後來也只有清朝康熙、乾隆二帝超過他。

南朝梁武帝在位期間，北朝北魏前後有宣武、孝明、孝莊等諸帝即位，後來更分裂為東魏和西魏。

梁王朝堪稱為有教養者的政權。前面提到的尚書僕射沈約（字休文），有不少作品被收錄在《昭明文選》中；同樣在《文選》中作品頗多的詩人范雲（字彥龍）則被任命為吏部尚書。這些有教養的人並不是貴族，以當時人對門第的看法，可說都是出身寒門。詩人兼史家沈約就是苦學篤行之士。

在這個時代，貴族已墮落到極點。自東晉、宋乃至齊以降，出現那麼多放蕩奢靡的無道昏君，可以說是作為政權主體的貴族墮落的反映。

當時的男性貴族，臉上大都塗粉，走路時還忸怩作態，連年輕人上車都要由隨從扶持，他們認為這樣才夠體面。看到可怕的事物時，一定要和現在的歐美淑女一樣，假裝當場昏倒，如此才能表示自己是貴族──這是他們的想法。人們常以文弱形容這樣的人，實際上，他們根本連「文」這個素質都沒有，貴族的學問和教養都是騙人的東西。

就人力資源而言，梁王朝由於出身寒門的新興階級有教養之士的活躍，因而得以將問題貴族之脆弱部分藏拙。

武帝即位時尚未滿四十，治世的前半時期是壯年圓熟期，在新興士人的輔佐下，確實有過一段安定的時代。過去的皇帝沒有一個像樣的，相較之下，武帝確實顯得頗為突出，因此，這也可以稱為是南朝的黃金時代。

武帝治世的後半段，由於他已年邁體衰，可謂破綻百出的時代。

武帝建立學校，獎勵學問，並且保護農業。人們都認為盛世即將到來而額手稱慶。

尚書僕射沈約進入建康王宮的史料庫，開始編纂前代歷史。他首先著手編撰的是劉宋王朝的歷史，這部史書被稱為《宋書》，流傳至今。

沈約一邊翻閱紀錄，一邊把想到的事情向武帝進言。

「過去的事實是反映現在之正邪的鏡子。」沈約說。

「朕已創建新王朝。這個時候，依照慣例，除了即位儀式以外，還有些什麼事情必須要做呢？不是還有任命文武百官、授爵等事情嗎？」

「除了群臣以外，還有授賜爵號給外藩之事。」

「這可以比照前代的方式進行吧？」武帝問道。

「位階應該要比前代高才行。」沈約回答。

「那你就看著辦吧！」

「應該授予爵號的，有高句麗王高雲、百濟王余大和倭王武。其中的倭在海的彼方，劉宋時曾經多次派遣貢使前來。依據紀錄，倭王派遣前來的貢使有贊、珍、濟、興等人，倭王武則於宋滅亡的一年前派使節來。……宋順帝因而下詔敘武為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王。」

「安東將軍……比這更高的位階是什麼呢？」

「應該是征東大將軍吧！」

「反正只是遙授而已，乾脆大方一點，就給他這個爵號吧！」武帝道。

武帝於即位翌日，就授予倭王新爵號。這並不意味倭王的使節剛好於這一天來到建康。王朝的交替及新帝即位的情報，以當時的交通狀況，當然不可能很快傳到位於海東的日本。這是所謂的「遙授」，雖然當事人未前來朝聖，但王朝卻主動以此施予恩威。

「他們遲早會派遣貢使前來吧？……只是，這二十年來沒有入貢的紀錄，所以不知道倭王武是否仍在位？」

「或許他們正在忙些什麼吧？這許多年來，我們也忙得頭昏腦脹……因為這二十年當中，我們有過一個王朝滅亡的事呀！」

梁武帝說後挺起胸脯來。

（我建立的王朝是不會短命的。我一定要讓它永遠存在，這我一定做得到！）

他擺出一副自信滿滿的態勢。

## 一七七北朝分東西

北魏王朝遂分為東西兩部分。東魏以鄴為國都，由孝靜帝君臨；西魏則以長安為國都，以文帝為尊。然而二帝都只是傀儡。東魏真的主子是高歡，而西魏則為宇文泰，這已是毋庸贅言之事。

※※※

達摩到中國來也是這個時候的事情。他是南印度香至國的王子，因擔憂正法在邊地衰落而來到中國。相較於過去的鳩摩羅什等外國佛僧取道西域──即絲路，達摩則是經海路由南方來到中國的。

據傳，達摩於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後，終於悟道。南北朝時代，這位外來高僧好像曾經南北往來無阻。

梁武帝會見達摩大師，與之有質疑和應答之事，流傳迄今。至於是否屬實，則無從稽考。不過武帝是個虔誠的佛教信徒，則是事實。武帝曾經有過「捨身同泰寺」的舉動，這是指他為了伺候佛祖，表示願意為寺僧的奴隸一事。群臣為此大為驚恐，立即以巨款將皇帝由此寺贖回。

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

唐朝詩人杜牧題為〈江南春〉的這首詩，描繪的就是南朝佛教的盛況。

梁武帝年近四十尚未生子，到受禪讓的前一年才喜獲麟兒，取名為統，這就是因編纂《文選》而著名的昭明太子。南朝文運之盛，由此可見。可惜的是，昭明太子於三十二歲就殞命。他的父親武帝則活到八十六，這就未免過於長命了，在其治世的後半段，由於皇帝老邁糊塗，國政因而頗為紊亂。

不知道達摩見到的是多大的武帝，總之，由於兩人相談不甚歡愉，達摩因而前往北方。

佛教在北方的北魏也非常盛行。太武帝廢佛之事已成過眼雲煙，佛寺又在各地林立。杜牧詩中吟詠江南「南朝四百八十寺」，北朝則有佛寺二萬的記錄。不知這個記錄是否有些誇張，或者連同小祠也計算在內，總之，佛法興隆是確實之事。

曇曜開始建造雲岡石佛是公元四五四年的事；洛陽龍門石窟開始挖掘是公元四九三年的事；永寧寺建立九層塔，則為公元五一六年之事。據說，九層塔高達九十丈。雖然當時的「丈」較現在為短（大約二點四公尺）。但少說也有兩百米以上的高度，何況上面還有十丈（二十四公尺）高的剎（相輪），因此，塔上鈴響時，十里外的地方都聽得到。

此時的北魏皇帝是孝明帝，由於年幼，由生母胡太后以攝政身份垂簾聽政。胡太后是個性非常倔強的女人。她是宰相胡國珍的女兒，進宣武帝後宮時，後宮女子都對她說：

「只要生諸王或公主，千萬不要生太子。」

為斷絕禍根，所以要殺害皇太子的生母──這是北魏的規定。因此，後宮女人雖然身受寵愛，卻都盡量避免生子，就算生了，她們也皆企盼生下女孩，倘若生下的是男孩，就祈願不要被立為太子。而胡太后卻回答：

「我的志趣和別人不同。為避免個人受禍而使國家沒有後繼者，怎麼可以有這種想法呢？」

「這個女人有些古怪。」

後宮女人遂都以怪人看待她。

胡太后確實有些與眾不同，懷孕時，有人叫她打胎，她卻搖頭，並以堅決的口氣道：

「我一定要生！而且要生男孩！」

她的態度幾近執著。執著的結果，她果然生了個男孩，就是拓跋詡，也就是孝明帝。拓跋詡被立為太子，而生母胡氏卻沒有遵照北魏的規定被殺。

為什麼呢？

宣武帝的生母高氏當然在宣武帝被立為太子時被殺，宣武帝的父親孝文帝的生母李氏也被殺，孝文帝的父親獻文帝的生母李氏同樣被殺。歷代皇帝都因自己要就帝位而喪失母親，此事乃長年積怨，何況北魏王室的漢化已達相當程度。他們不只對漢文明傾倒，連王室血統都幾乎漢化，以上述皇帝的生母為例，她們全是漢族女性。史家依據遺傳原則計算的結果，宣武帝體內的鮮卑族之血只有三十二分之一而已。

「這種規定簡直要不得！」

宣武帝遂廢除殺死太子生母的規定。宣武帝於十五年後的公元五一五年去世。太子即位，其生母胡氏則成為皇太后。

北魏於獻文、孝文兩帝時，曾經有過由馮太后行垂簾聽政之事，但是獻文帝的生母李氏已被殺，因此，馮太后只是義母。而這一次，胡太后則是孝明帝的親生母親。

兒子即位翌年，胡太后就興建了壯麗的永寧寺。她今日的地位是賭命獲得的，因此，當然希望盡可能地發揮這個地位所帶來的權力。胡太后時代，北魏很快將建國以來的積蓄揮霍殆盡，其奢侈的程度可謂前所未聞，據說，來到洛陽的西域僧侶曾經瞠目嘆道：

「這不正是極樂世界嗎！？」

連廄舍的馬草桶都用純銀打製，浪費程度可見一斑。提起奢侈，以晉武帝時代食用人乳飼養豬肉的王濟和與王愷賽奢侈的石崇最為有名。據說，王愷製四十里紫絲布幕，石崇就製五十里錦布，用來鋪在自己的步道之上。「石崇」在當時是奢侈的代名詞。而胡太后卻說：

「我不稀罕石崇的奢侈程度。我只為不能讓石崇看到我的奢侈情形而感到遺憾。」

胡太后不是宣武帝的正室。宣武帝的正后係高氏，而高氏的皇后地位也是用生命換來的。她的姨母是宣武帝的生母，這位姨母卻也因此被殺。之後，外甥女成了姨母所生的宣武帝之正室，姨母的胞兄高肇也被重用，更成為左右朝政的實力者。

胡太后於兒子即位翌月就殺死高肇，進而連高氏也一併殺掉。但她卻被迫與妹婿元義和太監劉騰等人展開權力鬥爭。敢公然放言與一般女人志趣不同的胡太后，雖然一度遭到軟禁，卻於五年後奪回政權。

孝明帝也對這位個性猛烈的母親不敢領教，並有意對她做適當的安排，結果反而被殺。胡太后是否真的志趣與一般女人不同不得而知，但她的政治手腕確實高人一籌。連殺害親生兒子的事都做得出來，由這一點看，這個女人不可不謂性格異常。在力促三歲的幼兒即位後，她更企圖仍以太后身份掌握實權。然而，北魏國力此時已逐漸沒落了。

※※※

孝明帝之所以被親生母親殺害，是因為他偷偷與一個名叫爾朱榮的山西實權者有所聯繫的緣故。

由於胡太后的施政不得人心，北魏多次發生由軍方發動的「羽林之變」、「六鎮之亂」等叛亂。那是非常徹底的文尊武卑的社會，軍人受到極端的蔑視。雖然這是漢化過程的片面現象，但軍人當然會對此極為不滿，敉平六鎮之亂的，正是奚族領民酋長爾朱榮。他的身份是車騎將軍兼大都督，被視為與三公同一等級，不過由於擁有兵力，因此，實力遠超過在國都的宰相。

對孝明帝而言，要排除母親的障礙，依靠這個人是唯一途徑。爾朱榮接到皇帝的密詔，就率領大軍前往洛陽，此時擔任先鋒的，是一個叫高歡的人。

爾朱榮輕易擊破胡太后派出的軍隊後，進入洛陽。胡太后以落髮為尼求饒，爾朱榮卻不從，他把胡太后和她所立的三歲的幼帝一併沉入黃河。

爾朱榮召集百官喝道：

「天下喪亂，先帝被毒殺，責任全在於朝臣！你們未能抑制胡太后的肆虐，也未能輔弼國政，所以，丞相以下的百官全都罪該萬死！」

山西莽漢爾朱榮說幹就幹，真的把兩千朝臣殺個精光。他立孝文帝的侄子元子攸為皇帝，是為孝莊帝。北魏王室的漢化現象此時更進一層，孝明帝體內的鮮卑族血統，僅餘六十四分之一。皇族不再以拓跋為姓，而依據漢族的觀念，改姓為「元」了。

主要朝臣全都被殺後，朝廷當然成為爾朱榮一個人的天下。

當時在河北造反的葛榮，企圖率領大軍攻打鄴，爾朱榮立即派侯景為先鋒，將之擊破。爾朱榮的勢力已如日中天，他更把自己的女兒硬塞給孝莊帝，立為皇后。這是公元五二八年的事。

成為萬乘天子的孝莊帝卻怏怏不樂，因為他一點實權都沒有，所有的權力都掌握在爾朱榮手中；後宮之中，又有爾朱皇后的跋扈，她還盛氣凌人、毫不客氣地對孝莊帝說：

「你能成為皇帝，完全是依靠我父親的支持。你是我家所立的天子啊！」

由於爾朱一族的兵力，各地叛亂得以一一鎮壓。每次聽到這個消息時，孝莊帝反而面有憂色道：

「平定全國後，爾朱榮一定會長居洛陽吧？到時候，朕不是連呼吸的自由都沒有了嗎？」

由於造反頻起，所以爾朱榮必須連連出征，不在洛陽。連他不在時都有這麼大的壓力，一旦他在洛陽長住，情形不是更不堪想像嗎？

──不趕快想辦法，就這個帝位有什麼意義呢！

公元五三○年，孝莊帝企圖暗殺太原王爾朱榮。爾朱榮當然知道皇帝對他的不滿，也深知其個性，因而在警戒上絕沒有鬆懈。皇帝想殺他，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爾朱皇后剛好在這個時候懷孕。

皇太子誕生！──這一天，身為皇太子外祖父的爾朱榮，當然會進宮表示祝賀。孝莊帝備妥伏兵，等待爾朱榮自投羅網。

「爾朱榮剛剛通過宮門進來。」

聽到朝臣溫子升的報告時，對爾朱榮畏懼萬分的孝莊帝，臉色霍然變白。

「陛下臉色變白了，這會引起爾朱榮疑心的。」溫子升道。

「那該如何是好呢？」

「喝酒應該是最好的方法吧！？」

溫子升勸孝莊帝喝一些酒。

結果事情並不如預料中的困難，暗殺爾朱榮之事輕易成功。只帶兒子爾朱菩提等三十人的爾朱榮，在伏兵的襲擊之下，悉數被殺。

然而孝莊帝並沒有就殺死太原王以後的事情預做準備，他認為，只要殺死爾朱榮，就會有勤皇之士崛起，這種想法未免過於樂觀。結果，太原王的族人爾朱兆和爾朱世隆等人為了報復，由山西率領大軍，向洛陽一路攻打過來。孝莊帝軍隊大敗，孝莊帝遭俘，並且在晉陽佛寺被勒死。

爾朱皇后果真生了個皇子，不過這個嬰兒卻遭到撲殺。攻入洛陽的士兵對孝莊帝後宮的貴妃以及公主加以強暴，同時將主要朝臣殺光。

爾朱一族立孝莊帝的堂弟元恭為皇帝，是為節閔帝。

雖然孝莊帝的政變過於迂闊，但是爾朱軍閥是在爾朱榮控制下的獨裁團體，因此，認為只要殺死他就已大功告成，此一想法實在不應該受到苛責。爾朱榮被殺後，此團體雖然為了復仇而團結，但在復仇目的達成後，團結之心隨即鬆懈。

屬於爾朱軍隊的高歡，早就看出這一點。他遂決意自立，並宣言討伐爾朱一族，同時佔領鄴城。爾朱一族為了奪回鄴，派兵前往攻打，卻被高歡擊敗。高歡於是進入洛陽，廢節閔帝，改立孝文帝之孫為孝武帝。

孝武帝不甘於做傀儡。只要排除高歡，自己就能自由，而且能行使天子大權。──

正當這時，武川鎮的宇文泰平定了陝西的造反軍居住在長安，由於此人擁有大軍，孝武帝倘若有意排除高歡，非仰賴長安宇文泰的力量不可。

高歡似乎察覺到孝武帝的意圖，因而計劃將國都由接近長安的洛陽移到較東方的鄴。

知道遷都計劃的孝武帝，已感覺到自己的處境岌岌可危，因而向長安求救。高歡卻在這之前率領軍隊由晉陽出發，前往洛陽。孝武帝在千鈞一髮的情形下由洛陽逃出，前往投靠在長安的宇文泰。

高歡另立孝文帝的曾孫為新帝，是為孝靜帝。之後，高歡將國都遷移至鄴。到達長安之後的孝武帝，卻與宇文泰格格不入。最後，宇文泰毒殺孝武帝，立其堂弟南陽王元寶炬，是為文帝。

北魏王朝遂分為東西兩部分。東魏以鄴為國都，由孝靜帝君臨；西魏則以長安為國都，以文帝為尊。然而二帝都只是傀儡。

東魏真的主子是高歡，而西魏則為宇文泰，這已是毋庸贅言之事。北魏的分裂發生於公元五三四年。

## 一七八文武之道不再

「唉！……文武之道盡矣！」元帝流著眼淚呢喃道。書籍燒燬，寶劍斷折，這不正是文武之道盡了嗎？

※※※

「只要善用頭腦，取得天下不是至難之事。」

這是王偉的口頭禪。

「那你為什麼不自己取得天下呢？」

侯景回問道。

「遺憾的是，我沒有王者氣度。我只有王佐之才──輔佐王者的才能。」

王偉回答。王偉是出身陳留的文人，腦力超人，同時也是著名的文學家。他擔任的是侯景左丞（官邸長官）的職務。侯景據說是朔方人，一說為雁門人，出身情形不詳。他是鮮卑族人還是漢人，有些分不清楚，可能連自己也不知道。他是從守備邊境的兵卒一路爬上來的，開始時在爾朱榮麾下，主子死後，他成為高歡的部下。

北魏已分裂為東西兩部，東魏和西魏的實權者分別為高歡和宇文泰，後來，這兩個實權者的系統分別取代主家。也就是說，高歡的兒子建立北齊，宇文泰的兒子則成為北周的皇帝。

小政權林立的局面好不容易演變成南北雙雄的形態，北方卻又分裂為二；後來，南方也跟著分裂，而侯景就是這個分裂的主角。

東魏大丞相高歡臨死前留給兒子高澄的遺言是：

「千萬留意侯景，不可對他掉以輕心。」

侯景在與西魏作戰時屢立戰功。若將北方與南方做比較，則北人的勇猛與南人的文弱早已是涇渭分明之事；而如以北方中的東邊與西邊相比較，則是擁有武川鎮軍團的西方較強。東魏之所以能在洛陽附近擊退較強的西魏的攻擊，完全是侯景的功勞。侯景是個非常強悍的武將，的確是國之干城，但卻也是個對國家深具威脅性的人。

「只有我才能駕馭侯景，到我兒子的時代，就很難說了……」

高歡最擔憂的是這一點。如果不能駕馭，那就只有排除一途。

──情勢不對！

嗅覺靈敏如野獸的侯景，很快察覺到自己的處境岌岌可危。

「如何是好呢？」

他就這件事情問了智囊王偉的意見。聽從王偉的建言，從來沒有發生過差錯。

「這樣下去很危險。應該毅然決然自立才好。」王偉回答。

「自立之事做得到嗎？」

「想要脫離東魏自立，當然要和其敵手西魏聯手，並且和南方的梁締結友好關係才行。」

「你馬上進行這個計劃吧！」

「是的，我會立刻著手交涉。依我看，梁應該比西魏好談吧！」

王偉說得一點沒錯，作為外交交涉的對手，梁的確一拍即合。梁武帝已是八十五歲的老人，思考力確實衰弱許多，聽到侯景要帶河南十三州投降的提議時，他立刻欣然表示允諾。

──不費一兵半卒就能得到十三州，這樣的便宜事還能失之交臂嗎？

實際上，最便宜的東西往往是最貴的東西──武帝沒多久就領悟到這個道理了。

高歡死而侯景背叛東魏，是公元五四七年的事。東魏派名將慕容紹宗攻打侯景，梁立刻以援助侯景為名出兵。結果，東魏軍於河南戰場奏捷，因為前來救援的梁軍實在太弱了，弱到幾乎無法派上用場的程度。

侯景於敗走途中，責怪王偉道：

「以前聽你的話都沒出過差錯，這次為何如此淒慘呢？」

「我們並不淒慘啊！」

「還說不慘。都是梁軍窩囊，沒想到他們差勁到這個程度！」

「這一點，我本來就知道啊！」

「知道？既然知道為什麼還要依賴梁！」

「我們不是正在逃嗎？……我們不是正和梁軍一起逃向南方……」

「是啊！就是倒霉，所以才要這樣逃……」

「我們要去的地方是梁國。梁國領土很廣大……而梁軍又脆弱無比，這一點，我們已親眼見識過……」

「哦！……我知道啦！……」

侯景不覺為王偉的偉大計劃咋舌。遠離擁有強兵的東魏根據地河南，而到南方搶奪肥沃且廣大的梁國！侯景退到壽春，就待了下來。壽春是梁國的重要都市之一，而歸順梁國的侯景以「我也是梁國人」為由，強佔了這個地方。

繼高歡之後成為東魏實權者的大將軍高澄，對侯景在這一次戰役中一下子就退卻深感不解。

──說不定侯景會率領梁國大軍捲土重來……

為了防止這一點，高澄企圖孤立侯景，也就是說，他向梁提議締結友好關係；而年邁的武帝一下子就接受這個提議。

「這不是要讓我無立足之地嗎！」侯景叫了起來。

「哈！這是說我們崛起的時刻到了。」王偉笑著說。

侯景遂以「除君側之奸」為口號，揮軍指向梁國國都建康（南京）。在進軍之前，王偉已拉攏好臨賀王蕭正德。

梁武帝在近四十歲時尚未有子嗣之事已如前述。在這之前，武帝以弟弟的兒子蕭正德為養子。因此，蕭正德原本是預定的帝位繼承人；其後由於武帝陸續生子，失去利用價值的蕭正德於是被棄如敝屣，他當然會心生不滿。

使你成為皇帝──接受這個條件的蕭正德，於是擔任了渡越長江的引路事宜，侯景因而輕易地包圍建康。年邁的武帝與皇太子蕭綱共同致力於防衛國都，一方面派出急使分至各地，要求派來援兵。各地援兵確實來到，然而他們並未有勤王的動作，只是一直在遠處觀望。

實際上，這是有原因的。梁武帝中年才得子，並把養子蕭正德廢掉，改立長子統為皇太子。頗有文才的這位皇太子，卻於甫滿三十歲時辭世，而父親武帝這時已年近七十。

來日無多。──武帝對自己的壽命當然有此自覺。皇統的正式後繼者應該是皇太子的兒子，也就是皇太孫才對。但是，這個孫兒還年幼，自己死後的梁王朝要在錯綜複雜的南北抗爭的環境中維持下去，讓幼帝主宰是非常危險的事情。作如是想的武帝，於是決定改立皇太子之弟蕭綱為皇太子。

如此又過了十八年，武帝依然健在，這時他已八十六歲，而以前的皇太子也不再是幼小的孩子了。

──皇帝的寶座本來該由我來坐的。

這個年輕人當然會有此感慨吧？現在皇太子的弟弟們則在期待哥哥垮台，並希望機會輪到自己的頭上，因此，這些人雖然率領援軍趕來，卻一點戰意也沒有。

援軍來到附近，卻不想與敵軍展開戰鬥。被包圍於建康城內的武帝和皇太子非常痛苦，而包圍的侯景也因越冬而糧食將盡；都在困境之下的雙方，遂以以下條件妥協：

１．以侯景為大丞相。

２．令地方援軍撤退。

３．令原養子蕭正德隱退。

侯景立的太子蕭正德再度被棄如敝屣，侯景也娶武帝的女兒為妻。這一切，完全在王偉的計劃之中。

或許是頹喪，武帝不久後便歿故。有一說是他因沒人給他食物而餓死，實際情形應該是他連吃東西的氣力都沒有了。皇太子即位為簡文帝。

梁朝立刻呈現內亂狀態。夭折之前的皇太子諸子及新帝的弟弟紛紛舉兵互鬥，建康實權者侯景因而被迫疲於出征。由於每次他不在國都就會出現反動動向，侯景一怒之下乾脆殺掉皇帝以下所有的皇族，而後廢皇帝自立。

後來，由王僧辯和陳霸先率領的勤王軍興起，侯景敗死，王偉也被殺。簡文帝之弟蕭繹即位為元帝，梁王朝因而一度復興。這是公元五五二年之事。

※※※

梁復興的兩年前，高歡的兒子高洋廢東魏孝靜帝，自己就帝位，這個新王朝以「齊」為國號，為了與五十年前滅亡的南朝之齊區別，這個王朝一般被稱為「北齊」。由於繼高歡之後的高澄為下人所殺，其弟高洋於是迅速承續實權者的地位，一鼓作氣建立了新王朝。

高洋是個酒鬼，而且不是單純的酒鬼，他是每次喝醉便非見到鮮血不可的要命瘋子。他在御花園裡擺有鐵鍋、長鋸、鐵槌之類的東西，以試驗各種不同的殺人方式為最大樂趣。殺人對他而言是一種娛樂，這不是要命的事情嗎？重臣實在拿他沒辦法，只好把死囚置於這位文宣帝的身邊。這些死囚倘若沒在三個月內遇害，就被視為難得一見的幸運兒，因而獲得釋放。

雖然北齊文宣帝是個酒鬼，但打起仗來卻所向披靡。擁有強兵的西魏每次來犯都被北齊擊退。西魏實權者宇文泰於是就各種因素做了徹底的分析。

就將兵之精強而言，西魏確實略勝一籌；就物產之富庶以及經濟之繁榮，則東方的北齊顯然佔了上風；就綜合之國力而論，似乎還是以北齊較為強大。

──對！決定性的因素在於國力，也就是經濟力！

宇文泰遂想到先決條件在於增強國力，尤其是經濟力；這時候，正巧發生有利於西魏的事情。原來，南方的梁起了內訌。受陳霸先擁立的梁元帝，以自己的據地江陵為國都，這是現在的湖北省江陵縣，在武漢東邊相當遙遠之處。元帝之弟蕭紀以武陵王身份領益州（今四川）。卻舉兵企圖攻打江陵，而元帝竟然向西魏求援。

──這是天賜良機！

宇文泰為之雀躍不已。益州──也就是蜀──即往昔蜀漢據之與魏、吳對立的土地，它不但人口眾多，土地肥沃，物產更是豐富，而現在，梁竟然來請求西魏攻佔這個地方。認為機不可失的宇文泰，立刻率領軍隊攻打成都，並佔領蜀地。

梁元帝是個文人，讀萬卷書而甚有文才，然而卻搞出與弟弟爭鬥並拉攏西魏這個天大的失策。雖然他達到使弟弟敗死的目的，取得蜀地的西魏卻一路攻向江陵來了。

梁承聖三年（公元五五四年）十一月，江陵為西魏軍所包圍。知道命已該絕的元帝，做的第一件事是放火焚燒東閣竹殿所藏的十四萬卷古今圖書，意圖與自己心愛的書籍共存亡。元帝原本準備投火自盡，卻被近臣抱住而未能如願以償。元帝於是拔出寶劍，砍向正在燃燒的宮殿圓柱，寶劍卻為之斷折。

「唉……文武之道盡矣！」

元帝流著眼淚呢喃道。書籍燒燬，寶劍斷折，這不正是文武之道盡了嗎？

西魏將歸降的元帝和其一族悉數誅滅後，立先前亡命至西魏的蕭詧為梁的新帝。蕭詧就是夭折的昭明太子蕭統之遺子。他是由於與元帝交戰而喪失哥哥蕭譽後，亡命至西魏的。成為梁朝皇帝的他，實際上只是西魏的傀儡。史家稱江陵這個傀儡政權為「後梁」。

在建康的梁之將軍王僧辯和陳霸先則立元帝之子蕭方智為皇帝，這就是年方十三歲的敬帝。南方的大國梁，遂分裂為江陵和建康兩個政權。其中的江陵後梁則完全為西魏屬地。

元帝為何以江陵為國都呢？除了這是自己的根據地以外，如侯景的例子所顯示：建康容易受到來自北方的攻擊，東方之北有強大的北齊擺出隨時南下的姿態。這個北齊，是個連精強的西魏都畏懼的國力充實的政權。

建康的兩個將領王僧辯和陳霸先分別就了對付北齊的戒備位置。陳霸先於攻殺侯景後，訊問過成為俘虜的王偉。他想起當時的情景，那時候，王偉已經被決定處以死刑。

「你本來的願望是什麼？」陳霸先問道。

「我本來想要成為皇帝。」

「這不是侯景的願望嗎？據說你自稱沒有王者的氣度，所以慫恿侯景取得天下，不是這樣的嗎？」

「那只是口上說說而已，心裡想的卻是自己做皇帝。反正我已經要死了，就把這個秘密對你直言了吧！」

「你打算用什麼樣的手段成為皇帝呢？」

「我會設法教侯景不得不對外出征，我自己則以守備國都為由留在國內，並且趁機掌握大軍，等到侯景凱旋，一舉發動軍隊襲擊他……」

「我懂了！原來你想讓侯景為你鋪路，等到霸業即將完成，再從旁殺出，搶取成果？」

「沒錯，就是這樣。」

「你這個人真是心狠手辣……」陳霸先道。

實際上，他內心也正套用著王偉的這個計劃。王偉要對付的是侯景，而陳霸先企圖對付的是王僧辯。建康有兩個實力者。為了成為皇帝，實力者必須只有一個。陳霸先企圖除掉競爭對象，使自己成為唯一的實力者。

陳霸先趁王僧辯大意時發動急襲將之除掉。他是以北齊軍南下的虛假情報發動兵力的，這是公元五五五年的事。結果，陳霸先成為當然的唯一實力者，並於兩年後受梁敬帝之禪讓，創建新王朝，這就是南朝最後的王朝──陳王朝。

同年，西魏也有禪讓之事。雖然實力派人物宇文泰這時已死，他的兒子宇文覺卻建立了「北周」王朝。

## 一七九亡國之音

吟詩比賽獲獎的作品，立即被譜成曲子，由數千美女合唱吟詠。後世史家即稱此為亡國之音。其中尤以陳後主的〈玉樹後庭花〉最負盛名。

※※※

北齊文宣帝高洋的嗜酒已到瘋癲的程度。由於太不像樣，母親婁太后實在看不過去，曾經杖打過他。

「父親是酒鬼，兒子也是酒鬼，實在要命！」

婁太后過去就曾經為了高歡的愛喝酒吃過不少苦頭。

「妳這個老太婆真囉唆！我要把妳嫁出去哦！」

文宣帝說了這樣的醉言。聽到這樣的醉言醉語，婁太后氣得跳起來。文宣帝或許是說著玩的，但婁太后怎麼能夠饒恕兒子口出如此狂妄之語呢！

「我說啊，老太婆，妳笑笑嘛！不笑我就讓妳笑出來！」

文宣帝把母親連同椅子抬起，然後霍然放下。婁太后因而滾落地上，受了傷。文宣帝這下子酒意才完全清醒過來，並深深以自己的不孝為恥。他於是袒裸上身，讓叔叔高歸彥執杖，道：

「朕犯過多少次過錯，你就杖朕多少下吧！不杖打到出血的程度，我就要處斬你！」

大吃一驚的是婁太后。她抱著醉酒的兒子，和他討價還價，最後決定以鞭刑五十代替杖刑，以避免發生嚴重事態。

「朕決心要戒酒了！」

受了鞭刑的文宣帝如此申言，然而戒酒只維持了十天。

北齊一個名叫崔暹的重臣去世時，文宣帝到崔府，對未亡人李氏道：

「妳對崔暹念念不忘吧？」

「是的，我日夜都在思念他。」

「好！那妳就到西方淨土去見他吧！」

文宣帝話未說畢，就一刀斬了李氏。

這不就是狂人嗎？有人說，狂人和天才只有一線之隔。實際上，他真是有天才般的能力──預言能力。他於公元五五○年二十一歲即位時，以這一年為天保元年，並且召來卜者，問道：

「朕會在位多久，你卜卜看。」

卜者非常慎重地占卦後，回答說：

「卜出來的是三十這個數字……」

「不可能這麼久的。」文宣帝微笑道，「你是把數目字加起來吧？」

「皇上明察。」卜者當場跪伏，額頭冒出冷汗，「老朽不勝惶恐。」

「這一點事情，朕也是知道的。三十是年、月和日加起來的總和，是嗎？」

北齊文宣帝死於天保十年十月甲午日。甲午是十月的第十日。

嗜酒成疾，復不能食。

由史書這個記載可知，他是因酒精中毒而死的，享年三十一歲。北齊皇室都早婚，雖然太子殷已十五歲，作為國主未免還太年幼。文宣帝有一個年紀二十五歲、相當成器的弟弟名叫演。臨終前他向這個弟弟央求道：

「你要篡位，我無話可說，但是希望你不要殺害殷。」

太子殷即位後不久，果然被演取而代之，是為孝昭帝。然而孝昭帝不顧亡兄遺言所托，還是把降格為濟南王的廢帝殺了。

這是因為一名望氣者（看氣占卜之人）說殷所居住的鄴有「天子之氣」。由於殷拒絕喝下賜飲的毒藥，皇帝遂派人將他勒死。這是文宣帝死後兩年的九月之事。

十月，孝昭帝墜馬受重傷，因為他的坐騎被突然跑出的一隻兔子驚嚇到而把他摔落。母親婁太后前來探望時，問他：

「殷在哪裡呢？」

殷被殺之事秘而未宣。孝昭帝無言以對，而婁太后已從兒子的表情猜出個中蹊蹺了。

「你把他殺了是嗎？你這種人死了算了！」

婁太后怒而退出，頭也不回一下。孝昭帝於臨終前廢了太子百年，遺言要讓弟弟湛繼承帝位。殺過哥哥之子的孝昭帝，這回擔心兒子會被比自己年輕兩歲的弟弟殺害。為了不使兒子被殺，最好的方法是乾脆把帝位讓給弟弟──這是他的想法。

公元五六一年即位成為武成帝的高湛，三年後就殺了無辜的前太子高百年。

當時曾發生白虹穿日之事，這是不吉之兆。武成帝認為前太子的存在就是不吉的原因。被召入宮時，高百年已知道自己即將面對的命運。他把身上的佩玉解下，送給十四歲的妻子斛律氏作為遺物。武成帝叫人把侄兒百年撲殺後，將屍體丟入池塘裡。

百年的年輕妻子絕食月餘後死去。死的時候，她的手中緊握著丈夫留給她的佩玉，侍女們無論如何使力，也扳不開這隻手。最後，她的父親名將斛律光輕撫著她的手，說了一句：

「乖，妳可以鬆手了。」

這位已死的女兒才鬆開她的白皙手指。

文宣帝的兒子殷被孝昭帝殺害，孝昭帝的兒子百年則被武成帝殺害。如此下去，武成帝的兒子緯命運將會如何呢？

武成帝因而想到一個方法：既然人死了就再也無法保護兒子，那麼只有自己活著才能做到這一點。他遂於即位第四年──也就是殺害百年的翌年──以二十九歲退位，成為太上皇，將帝位讓給太子緯。他這麼做的目的是希望讓自己的兒子親身體會帝王之學，能夠早日獨立。

武成帝高湛頗似其兄長文宣帝高洋，有諸多不正常的言行，但對作戰之事則很有一手。當時的北齊有廢太子百年的幼妻之父斛律光，以及蘭陵王高長恭等名將。

蘭陵王高長恭係高澄（文宣、孝昭、武成諸帝之兄）的四子，曾經以并州刺史身份與突厥軍交戰，以鐵騎五百冒死突擊，獲得大勝。據說，他是個美丈夫，臉蛋非常俊秀，因此，每次出陣都戴著鐵面具。他的勇猛行為被編為《蘭陵王入陣曲》，是當時就廣受軍隊及民間傳誦的歌謠。這首曲子後來也被舞樂採用，成為日本雅樂曲目之一。

武成帝讓兒子實習帝王，只輔佐了三年。公元五六八年十一月，太上皇以三十二歲英年猝死。酒精中毒、墜馬、莫名其妙的猝死……北齊國主大都在三十歲前後就死亡。

實習帝王學的高緯，由於國家在他的手中滅亡，因而未受謚號，只被稱為「後主」。後主是個庸君，一沒有父親輔佐，就連連出錯。公元五七二年，他更聽信讒言，將政府軍中心人物斛律光殺害，到第二年時，更毒殺了蘭陵王。

聽到斛律光被殺的消息時，北周武帝欣喜地說道：

「這真是個好消息，北齊武力將因此減半了！」

他同時發佈大赦令，以資慶祝。

北周雖然擁有精強的軍隊，卻始終打不贏北齊。大概是因為經濟上的實力東高西低，西方的北周在綜合國力上怎麼都比不過北齊。按理說，北周自從取得肥沃的蜀地，並且以江陵的後梁為屬國後，經濟方面應已突飛猛進了才對。然而每次出征，還是不能有戰果，原因除了北齊有名將以外，還有什麼可以解釋呢？

──一定要在那個蠢材在位期間把他們解決掉才行！

這是北周武帝的想法。北齊現在的國主是個庸君，對之失望的北齊重臣，遲早會把這樣的國主換掉。倘若北齊由有能之人君臨，要將之攻滅不是難上加難嗎？

武帝是個很有耐性的人，該等的事他多久都能等。北周王朝是宇文家由西魏受禪讓而創立的，宇文泰的十六歲兒子宇文覺是初代皇帝，不過在幕後操縱一切的是宇文覺的堂兄弟宇文護。所有的實權都掌握在宇文護手中，對此不服的少年皇帝企圖奪權，結果反而被殺。其兄宇文毓成為第二代皇帝明帝，卻由於過於能幹，因而也被幕後的宇文護毒殺。

之後登基的是武帝宇文邕。他是覺和毓的弟弟，他非常清楚自己的立場：倘若聰明才智外露，會被真正的實權者宇文護殺掉。因此，武帝乃裝出癡呆的樣子。十二年來，他絕不參與政治，一切交給宇文護去處理。

十二年的等待，直到發現堂兄宇文護已全無戒備之心，他才以猝不及防的手段發動政變，肅清了實權派及其所有黨羽。武帝親自揮王珽（大圭）攻打宇文護是公元五七二年三月的事。同年六月，北齊的斛律光被殺。

──我開始要大大發揮自己的才幹了！

雌伏十二年，才等到這個能發揮才華的機會，適巧北齊也在這個時候殺了他們的名將，這不是天助他嗎？

急欲於庸君在位期間攻滅北齊的北周武帝，屢次用兵。但北周由於人口不多，不易徵募壯丁。武帝因而禁止佛教，令年輕僧侶還俗，將之編入軍隊，這是繼北魏道武帝之後的第二次廢佛。第三次廢佛則是唐武宗時，由於這三個皇帝中都有一個「武」字，史家乃稱之為「三武之禍」──此事順便附提於此。

公元五七七年，北周軍隊包圍北齊國都鄴。庸君後主退位，他企圖將帝位讓給幼兒後逃跑，卻被俘獲，後來被處死。北齊於是滅亡。這個王朝於文宣帝受東魏之禪讓後共歷四主，前後維持二十八年。

分裂為兩部分的中國北部，事隔半世紀後，又復歸在一個政權北周的支配下。實際上，這個情形不是僅見於中國北部，因為蜀和江陵都已在北周的勢力範圍內，除了東南一隅勉強殘存的陳王朝，約八成的中國，可以說已經統一了。

※※※

北周卻在霸業即將完成的寸步之前斷了氣。耐性強韌且極為果敢的武帝，於達成討伐北齊這個宿願的翌年，以三十六歲的英年病歿了。太子贇是個無比庸愚的人，武帝為了鍛煉這個不成器的兒子，曾經採取斯巴達式的教育，但一點成效也沒有。

「老爹，你應該早些翹辮子的！」

即位成為宣帝的太子，在父親葬禮上，撫摸著手臂上的傷痕，大聲說了這樣的話。武帝常對這個不成材的兒子施以體罰，體罰的方法是杖責。宣帝以此為恨事，因而撫摸著被打的傷痕，如此咒罵死去的父親。

宣帝很快就退位。他以為當皇帝可以逍遙自在地大玩特玩，沒想到實際的情形是諸多拘束，因此，他不想幹了。而抱持「依舊掌握天子大權，卻免除天子應盡義務」這個一廂情願想法的他，退位後以天元皇帝自稱，並由八歲的太子闡即位為靜帝。

武帝十六歲時生宣帝，宣帝則於十四歲時生靜帝。過早接觸女性且房事頻繁，大概是導致短壽的原因。天元皇帝二十二歲就死了。這個天元皇帝的皇后楊后的父親叫楊堅。

靜帝的生母是朱氏，而依照中國人的習慣，子女父親的正室須以母親相稱。雖然沒有血統上的關係，楊堅還是靜帝的外祖父。楊堅逐一肅清反對勢力後，在短短時日內就掌握實權，並且獲授隋王爵位。毋庸贅言，這是禪讓的一個階段。

天元皇帝死去翌年（公元五八一年）二月，隋王楊堅受靜帝之禪讓。

新王朝以「隋」為國號。這個國號原本是「隨（隨）」，但鑒於字中的走字旁有「去了」之意，象徵短命，因而創造了去掉走字旁的新字。

由於隋朝是接續北周的政權，這意味著中國的大半已置於其統治之下。隋文帝楊堅擔負的任務是，對四百年來的分裂打上休止符，統一天下。而現在只剩下以建康（南京）為據地的陳王朝。

文帝首先著手的是鞏固內部，也就是掃清北周宇文家的殘存勢力。二月禪讓的靜帝，於五月間死去，死時年僅九歲。宮廷只以「已崩」宣告，但沒人相信他是自然死亡的。

三國時代的禪讓是，讓出天下的後漢獻帝比受讓的魏文帝長壽，而且享盡天年；南北朝時代就沒有這麼好，通常連幼帝都不被放過，血腥氣味非常濃重。隋文帝更是個猜忌之主，因此，肅清格外徹底。北周皇室宇文氏的遠房親戚也統統遇難。

內部肅清完畢後，他將屬國江陵後梁改為直轄領域。這事倒難得，沒有發生流血事件。

此時後梁是夭折的昭明太子（梁武帝長子）之孫明帝蕭巋的時代。隋文帝把這個後梁明帝的女兒許配給次子楊廣為妻。楊廣就是後來的煬帝。明帝死後，由兒子蕭琮繼位，開皇七年（公元五八七年），隋廢後梁，改為直轄領地，封蕭琮為上柱國，並且賜莒公之爵位。

在梁武帝五十年治世期間，受過照顧的人們當中，有許多人不出仕於陳王朝而散居於江南各地，成為豪族。由於武帝曾孫女成為隋皇子之妃，這些人遂成為親隋分子，於隋統一天下之際，曾經在背後出過不少力。

吸收後梁的翌年，隋決定攻打建康的陳。

建康朝廷早已知道隋軍頻頻蠢動，但國主陳叔寶（武帝陳霸先兄長的孫子）似乎不以為意。這時候，他正迷戀於美女張麗華，並有意廢正后沈氏改立張氏。對陳後主陳叔寶來說，廢立皇后之事遠較隋之攻打來得重要。

陳後主除了好色以外，也非常喜歡享受，經常舉行宴會。事實上，他更是個大酒客，登基以來，甚少關心軍備事宜，專注的是建造宮殿樓閣之事。臨春閣、結綺閣、望仙閣這三大樓閣都高達數十丈，窗戶和欄杆都以檀香木造成，並且配以金玉珠翠。他在這些宮殿內，整日與馬屁精文人吟詠以女人為題的詩詞。吟詩比賽獲獎的作品，立即被譜成曲子，由數千美女合唱。後世史家即稱此為亡國之音。其中尤以陳後主的〈玉樹後庭花〉最負盛名：

妖姬臉似花含露，

玉樹流光照後庭。

## 一八○大一統

這是等待許久才得見的統一。晉曾經一度統一天下，在那一次的統一瓦解後，已近三百年歲月。如果從後漢末的黃巾之亂算起，更長達四百年之久。因此，這的確是一樁偉業。

※※※

聽到隋軍抵達長江的消息時，陳後主陳叔寶從容不迫地說：

「此地有王氣，沒有什麼好緊張的。齊兵來過三次，周師來過兩次，結果他們都一一退敗了。隋軍根本不值得畏懼！」

陳王朝確實被北朝攻打過多次，結果每次都擊退來犯的敵人。北齊三次攻打分別在公元五五五年、五五六年以及五六○年。北周則於公元五六○年和五六七年，分別由獨孤盛和宇文直率軍入侵。但陳王朝之所以能成功地擊退這五次攻擊，可不是如後主所謂的有「王氣」的緣故。當時的北方，北齊和北周雙雄並立，兩國都很想攻滅南方之陳，卻又互相擔心於出征之際被鄰國乘隙而入。因此，攻打陳時，他們都未曾施展全部力量。

如今的情形已迥然不同。自從北齊於公元五七七年滅亡後，北方已統一為一個國家。興南下之軍時，他們再也沒有後顧之憂，可以全力投入。陳後主卻以過去的五次戰例自恃，認為自己有「王氣」庇護，因而對隋軍的進犯不當一回事。

開皇九年（五八九）元旦，隋將賀若弼在廣陵渡過長江，文帝次子晉王楊廣則集結大軍於六合鎮桃葉山。賀將軍的渡河作戰於陳軍將兵正月喝春酒喝得爛醉時完成，因而沒人察覺到。

陳以為隋軍會從西方攻打過來，以長江為舞台的戰爭，攻的一方大都由上游攻向下游，這是因為順流而下較易攻擊。他們做夢都沒有想到敵軍會逆流而上，由下游攻打上來，事實上，隋的總指揮楊廣確實從下游攻打過來了。

陳後主急得團團轉，不知如何是好。

──唯日夜啼泣。

史書如此記載，其窩囊的程度由此可見。

「願陛下正衣冠，坐正殿，學梁武帝引見侯景之前例。」

大臣憲正如此進言時，後主卻搖首拒絕道：

「朕不要！這樣會被抓的！」

據傳，包圍建康的侯景以勝利者姿態入城見年邁的梁武帝時，由於武帝威風凜冽，勇猛如侯景者也不敢仰視，只是滿頭冒汗。想對陳後主做如此要求，當然是不可能的。

陳後主丟下正室沈皇后，帶著張貴妃和孔貴嬪兩個寵妃躲到乾涸的井底，攻進宮裡的隋軍為了知道井中是否有人，準備投入石塊。

「請不要丟石塊！裡面有人！」

井底有人在喊叫。隋軍士兵於是縋下繩子，叫道：

「攀著繩子上來！」

繩子彼端的重量奇大，數名士兵合力拉上，看到的是一男二女，難怪會這麼重了。

陳後主以俘虜身份被送往長安。陳國諸王侯及將相，連同乘輿、書籍等戰利品，被排在隋太廟前，這叫做「獻俘」。

陳後主在長安受到厚遇。他和在建康時一樣，每天耽溺於飲酒。如此樣態，連隋文帝都目瞪口呆，只說：

「隨他去吧！」

文帝原本是個疑心很重的人，但看到這個皇帝窩囊的樣子時，警戒心也完全消失了。

陳後主陳叔寶於亡國後，在隋國悠閒地喝酒度日達十五年之久，最後於仁壽四年（公元六○四年），以五十二歲之年死去。

這是等待許久才得見的統一。晉曾經一度統一天下，在那一次的統一瓦解後，已近三百年歲月。如果從後漢末的黃巾之亂算起，更長達四百年之久。因此，這的確是一樁偉業。

對位於中國北方的突厥，隋的對策也非常成功。突厥其時正處於分裂狀態下，以可汗自稱的人有四個之多，文帝則巧妙地利用了他們的對立關係。

隋文帝是個生性節儉的人，對南征將兵實行犒賞時也相當小氣。節儉是文帝在位二十四年期間一貫的基本方針。文帝之所以廢太子楊勇（長子）而立次子楊廣，也是因為楊勇過於奢侈和好色。實際上，新太子楊廣在奢侈和好色兩方面比起哥哥都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後來成為煬帝的楊廣，堪稱為中國史上難得一見的奢侈人物，只是他佯裝老實，文帝沒看出來罷了。

和節儉一樣，作為文帝施政主導的是嚴罰主義，尤其是對官吏，他絕對以重罰對待。皇帝的特務常常暗中刻意對官員行賄，官員一旦受賄，就立即被處死刑。由於有這樣的陷阱，官員再也不敢受賄。不過他對民間百姓的刑罰則遠較對官吏為輕。

文帝的治世，可以說是經過長久分裂後的人們得以喘息的時期吧？

文帝於仁壽四年（公元六○四年）七月駕崩，四月時他就臥病在床了。繼位的當然是太子楊廣，是為煬帝。由於隋的江山斷送在他的手中，因此，這位皇帝自此以來就在歷史上惡名昭彰。身為太子的他，即位是當然之事，但是連這一點都有許多風聞。

楊廣企圖橫刀奪取父親文帝寵愛的陳夫人就是一個例子。陳夫人是陳宣帝的女兒，也就是陳叔寶的妹妹。好不容易逃出虎口的她，跑到臥病在床的文帝面前哭訴道：

「太子對我無禮！」

「這個畜生！國家怎麼可以交給這種畜生呢！」

盛怒的文帝立刻命令枕邊的柳述和元巖道：

「喚朕的兒子來！不是廣，是勇！」

他準備再立一度被廢的長子楊勇為太子，以托後事，果真如此，太子楊廣就要被廢位。楊廣派在文帝病房的眼線立即將此事報告。楊廣於是逮捕帶著詔書、正要前往勇處的柳述和元巖，將之投獄。然後，他把病房內的人全都趕出。之後不久，文帝便死了。

這件事情暗示，楊廣弒殺了父親。一個名叫馬總的人於《通曆》這本書中，更有如下刻劃入微的描寫：

──血濺屏風，冤痛之聲聞於外。

而正史《隋書》記載的是：晚年的文帝，任何細節都必與皇太子共同裁決，表示他對後者的無限信任。該書對文帝的臨終情形，描述如下：

七月甲辰，上（文帝）以疾甚，臥於仁壽宮，與百僚辭訣，握手歔欷。丁未，崩於大寶殿。時年六十四。

也就是說，文帝向文武百官道別，握手歔欷，於三日後去世。遺詔中述及皇太子處有「仁孝著聞」之語。弒父事件，是不是有人為了陷害揮霍無度並且使國家走上滅亡之路的煬帝而杜撰的呢？

煬帝楊廣於公元六○四年即位。登基後，他立即著手鑿建大運河工程。

天下分裂為南北已久，最後完成統一偉業的是隋。為使統一鞏固，南北必須融合為一。鑿建連結南北的大運河，是煬帝在皇太子時代就有的夢想。他認為統一後的中國，絕對有著手進行這項大工程的必要，而以節儉為宗旨的父親卻不贊成這樣的事情。

（我一旦即位……）

早有這個想法的煬帝，即位後當然便迫不及待地著手這項大工程了。

隋是北朝系政權，併吞南方而統一天下；而南方是物產富饒之地，將南方之富運到北方，對北朝系的隋而言，才是統一天下的「成果」。

另外還有一個非鑿建運河不可的理由──對外出征。

文帝之所以吝於發給戰功犒賞，由於南北統一之戰是內戰，不得大肆掠奪，也是重要的理由之一。

──為達成統一的目的，非得到人心不可。結果是，即使想要犒賞將兵也沒有財源。

──所以應該外征！

文帝也有這個想法。他企圖攻打高句麗。那是個以人為主要生產力的時代，外征可以帶回大量俘虜，以之為奴隸，犒賞給有功人員。文帝為此出兵高句麗，卻兵敗而返。水陸三十萬大軍糧食不足，疫病流行，水軍更因颱風而翻船，倖免於難的人員狼狽歸來。此次外征，士兵中十之八九難逃死神的魔掌。

──失敗的原因在於補給力不夠！

煬帝分析過父親遠征高句麗的失敗原因後，做出這個判斷。為使大軍能有充足的糧食和武器補給，更需要靠富庶的南方供應。就這一點而言，開鑿運河一樣有其必要性。

雖然大運河工程使人民陷於疲敝，也成為隋王朝崩潰的一個原因，但它卻是留傳後世的寶貴歷史遺產。大運河對中國的統一，確實起了極大作用。

※※※

煬帝大業四年（公元六○八年）三月，倭王多利思比孤入貢。雖然使者攜帶國書前來，其中卻有如下文句：

日出處之天子，致書日沒處之天子，無恙否？

「這個倭國到底在何處？」煬帝問近臣道。

「回皇上的話，倭國在百濟、新羅之東南，水陸三千里，位於大海之中，人們居住山島，以名叫邪靡堆之處為國都。該地住民以吳太伯之子孫自稱。國人以倭稱之，而他們則以日本為國名。故謂之日出之國……」

負責外交的官員答道。當時擔任外交工作的是鴻臚卿。

「蠻夷之邦連文書的寫法都不知道。以後再送這等無禮文書前來，不要呈到朕的面前，不要理會他們！」

煬帝如此命令鴻臚卿。

雖然不接受國書，卻也給予遠道客人禮遇，泱泱大國的風度應該如此。因此，隋的鴻臚卿對日本使者給予適當的接待。《日本書紀》在推古天皇十五年（公元六○七年）中，有如下之文：

秋七月戊申之朔，庚戌，遣大禮小野臣妹子至大唐，以鞍作福利為通事。

其後的十六年，則有如下記載：

夏四月，小野臣妹子由大唐至。唐國，號妹子臣謂蘇因高。即大唐使人裴世清，下客十二人，從妹子臣至筑紫。

唐王朝這時候尚未成立，因此，《書紀》中所謂的唐，實際上是指隋而言。雖然煬帝說「不要理會他們」，隋朝外交當局還是派名叫裴世清的官員帶領十二名從者，送小野妹子回日本。

日本使節回國的翌年（公元六○九年），煬帝招待高昌國（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縣）國王麴伯雅、伊吾（今哈密縣）國王吐屯設以及其他蠻夷二十餘國使者，演奏「九部樂」，也以「魚龍戲」使之歡娛。這些事件的具體內容是什麼，無從查考，總之，一定是非常花錢的事情。舉行的宴會當然是讓人盡情又吃又喝的。

隋討伐高句麗，是以「其王未親自前來入朝」為由的。倘若如此，推古天皇或聖德太子時期未渡海親赴隋的日本，照理也應討伐才對。可見這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目的不過是藉以掠奪、補充因浪費而見了底的國庫。

未料，煬帝三度出兵高句麗的結果，不但未得戰利品，而且每一次都吃敗仗。人民因而更加疲弊，大臣──尤其武臣──的不滿情緒達到極點。

在這個情形之下，由文帝攻滅陳而統一天下的隋，不到三十年就滅亡。雖然如此，隋的大一統，確實可以偉業謂之。中國百姓在「不願意再受分裂之痛苦」這一點上有共同的願望。隋末發生群雄並起之事，或許是人民的願望打動了英雄的心，結果，李淵、李世民父子發揮壓倒性力量，於短短時日內再度統一中國，促成唐王朝的誕生。

唐王朝維續二十一帝二百八十九年之久，其間的初唐、盛唐時期，更是中國史上出類拔萃的黃金時代。這個黃金時代，可以說是建立在中國人民的願望之上的吧？

## 一八一叛亂烽火燎原

「我是胸懷大志的人，我的目標在天下！……但是，在時機未到之前，我不能讓別人知道我有這個大志……」李世民深深吸了一口氣。他嗅到的是天下大亂的氣息。

※※※

李淵一邊把酒杯送到嘴邊，一邊盯著次子李世民的臉。

「這個孩子滿穩重的嘛！」

他已有相當的醉意，雖然眼珠子已呈現混濁現象，卻也偶爾目光炯炯。

在場的人不知道父親的呢喃之聲是否傳到李世民的耳中，因為少年李世民的表情依舊木然。

「爹近來飲酒，量未免過多……。你有沒有發覺到這一點？」

宴會結束後，哥哥李建成如此詢問時，李世民還是面無表情。

「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啊！」

他如此回答而已。

這是隋煬帝的時代──依公元計算，是剛進入七世紀時。

李世民生於隋開皇十八年（公元五九八年），正是隋文帝遠征高句麗失敗的這一年。煬帝於六年後即位時，李世民當然還不懂事。日本有使節小野妹子來朝，是李世民十歲時的事。當時，他曾經問了父親和哥哥許多事情。

──日本這個國家使用的語言，是不是和隋一樣呢？

──國書是用什麼文字寫成的？

──這個國家離隋有多遠？是經過什麼路線來的？該地習俗如何？

他的好奇心遠較一般小孩強。而那時候的他，已漸漸變成不愛說話的少年。

（如此穩重，一點不像一般小孩……）

父親李淵心想。

長子李建成則非常活潑，也是反應靈敏的少年。不，弟弟李世民還是少年時，哥哥李建成已經進入青年時期了。這兩個人年紀相差有九歲之多。

一天，喝得爛醉的李淵說：

「你這個小鬼，高興時應該笑，悲傷時應該哭啊！所有的孩子都這樣，而你的表情卻永遠不變，這樣，太沒有孩子氣，也太不可愛啦！」

對此，李世民卻回答道：

「我和一般的孩子不同……我是學爹的模樣。」

「什麼！……學我……！」

李淵一時說不出話來。

李家是北朝名門，據說，其祖先為西涼武昭王，系譜卻不詳。李淵的祖父李虎，出仕於西魏，受封為隴西郡公。由出身來看，這一家人應有濃厚的關隴貴族的氣息。

南北朝時代是貴族社會，西魏也以八柱國、十二將軍家系為支配階層。李虎就是八柱國之一，而由西魏改朝為北周後，李家依舊是名門。

取代北周的楊堅（隋文帝），則為十二將軍家系。由前面的編列方式可知，柱國的地位較將軍為高。

（皇帝是將軍出身，而我卻是柱國……）

李淵為此心理有極大的不滿。實際上，他和隋煬帝是表兄弟，他的母親和煬帝的母親（文帝之皇后）是姐妹。同為一家人，是較能夠信賴的。遠征高句麗時，督運糧草的就是李淵。由於信賴他是親戚，所以要他擔任牽涉秘密的業務，結果反而被對方抓住弱點。隋煬帝好像已開始用猜忌的眼光看待李淵了。

李淵是非常好交際的人，這一點，成了煬帝懷疑他的主要原因。

（李淵頻頻與地方有力人士來往。莫非心懷不軌……？）

煬帝心生疑竇──這一點，李淵也早已察覺。

無辜遭人懷疑是一件非常不愉快的事情，但又不能置之不理，有時候就會因受疑而喪命。

──我不是有野心的人。

李淵非使煬帝相信這一點不可。為此，他遂裝出耽溺於酒色的樣子。原本就喜好此道的他，要裝出這種模樣，當然一點困難都沒有。

李淵身邊一定會有把他一切舉止向煬帝報告的人才對，因此，他並沒有將自己在演戲的事情向任何人透露。而次子李世民說話的口氣，卻好像早已看出這一點。他說，他在學父親的模樣。意思好像是：之所以不露喜怒哀樂的表情，為的是在迴避一些什麼。

他到底迴避什麼呢？

李淵被封為唐國公。雖然由西魏改朝為北周時，李淵的祖父李虎已死，但卻被追封為唐國公。李淵的父親李昺繼承此位後，英年即歿，因此，李淵七歲時已是唐國公了。

這個地位以後應由長子建成繼承。次子世民裝出沒有喜怒哀樂感情的麻木模樣，難道是要表示自己對「唐國公」這個地位沒有野心嗎？

李淵心裡有些不舒服。

（但願我死後不要有兄弟鬩牆之事發生……）

實際上，他的想法完全錯誤。眼前這個少年根本無意於唐國公之位──原來，李世民志在「天下」。

當時正是天下大亂之際。

隋煬帝已完全喪失統治能力了。皇帝應該以威權統治天下──這是他的想法。但是，煬帝所謂的威權，實際上卻是「虛榮」。

正月十五夜，洛陽城內燈火輝煌，人們通宵達旦在街上歡樂。街上有馬戲團、魔術等等表演，音樂之聲傳到十公里外。豐都（洛陽城內東邊市場）則舉行大交易會，諸多外國商人絡繹來到。賣青菜的老頭子坐在名叫龍鬚席的高級座墊上，這當然是一種演出，目的在於使外國人有「連路邊攤販都以龍鬚席為座墊，隋之豐庶由此可見」的印象。

在所有的餐館用餐，都不須支付分文，表示中國富裕得很，吃東西根本不要錢；樹木樹幹裹以絲布，表示中國的絲布多到用不完的程度。

外國人當然也不是睜眼瞎子，他們在來到洛陽之前，曾經目睹過各地的實際情形，衣衫襤褸的貧民到處都是。他們才不會受這等演出的欺騙。

而煬帝卻下令做了這樣的演出。

──你們對我國的富庶程度刮目相看了吧！

實際上，持此想法的只有皇帝一人而已，連被招待參加豐都大交易會的西域人都在暗中吐舌。

李世民十四歲時，煬帝揮軍遠征高句麗，御駕親征遠及遼東，卻未獲得勝利。翌年，煬帝再度親征。他認為遠征不成功皇帝就沒有面子，那是在虛榮心驅使之下的動員，因此，全國瀰漫著一片厭戰氣氛乃是當然之事。

這個時候，楊玄感豎起叛旗。

楊玄感的父親楊素是隋朝建國元勳，不僅如此，他對廢皇太子擁立煬帝就帝位一事頗有功勞。或許他以自己在隋之建國以及煬帝即位上都立下大功而自恃，因此在態度上頗多驕慢之處，漸為煬帝疏遠。晚年的他深以此為苦，可說是在憂憤中死去。

有傳聞說，他是煬帝所毒殺的；楊玄感也對父親的死因頗多質疑。煬帝對這位功臣的病情關懷備至，並配派名醫服侍，然而病情卻在這之後開始惡化。

煬帝第二次親征高句麗時，楊玄感在河南黎陽（洛陽之東）擔任運送兵糧補給前線的任務。這個時候，青梅竹馬的摯友李密前來，對他說：

「讓那個傢伙吃一些苦頭吧！」

李密口中的「那個傢伙」，指的是正在攻打遼東城的煬帝。

由南方利用運河運來的兵糧，都在黎陽轉運，利用通往涿郡（北京附近）的另一條運河運往東北。楊玄感果真故意將這項轉運任務拖延甚或中止。

李密是西魏柱國之一的李弼之孫。他所想的也是：我是柱國家庭的一員，身份比將軍出身的隋皇室更高！

或許煬帝看出李密的心態，以一句「李密的目光有凶相，立即將他撤職」，就解了他的宿衛官之職。李密為此立志要雪恨。他訪問摯友楊玄感，就是為了出這一口氣。楊玄感一樣因父親之死而對煬帝懷恨在心。只讓他吃些苦頭，尚不足以消心頭之恨，兩人於是謀議起叛變之事。李密建議就三個計策進行討論：

第一策：立即揮軍指向東北，由背後攻擊正在攻打遼東城的煬帝。

第二策：攻打位在西方的國都長安。

第三策：就近攻打洛陽。

依李密的分析，第一策為上策，第二策為中策，第三策為下策，因此，他建議就前二策中擇一決定。但楊玄感卻選擇屬於下策的攻打洛陽之計。高句麗遠征軍的將領，都把家眷留在洛陽。因此，攻打洛陽，便足以使遠征軍心生動搖──這是楊玄感的想法。此外，他考慮到：

（當我成為皇帝時，我不願意看到李密以元勳姿態，在我面前耀武揚威……）

倘若採用李密認為是上策的計謀，將會永遠無法在李密面前抬起頭來。

然而，攻打洛陽畢竟是下策。洛陽的守備情形遠較想像中強固許多，遠征軍聽到家眷所在的洛陽岌岌可危，就立即折返，從叛軍的背後攻打過來。對侵略戰爭戰意不高昂的他們，為了拯救家眷可是會拚命死鬥的。

楊玄感的謀反遂歸失敗。他想放棄洛陽，轉攻長安，然而為時已晚，隋軍已自後追趕上來了。楊玄感與弟弟互刺而亡。李密則被捕，但卻於被送往洛陽的途中，成功地脫逃。

這是大業九年（公元六一三年）八月的事。雖然楊玄感之亂被敉平，同一年在江南又有朱燮、管崇等人起而叛變，糾眾達十萬之多；東海也有彭孝才以數萬之眾，興兵造反；浙江則有劉元進以數萬造反軍，與江南的朱、管等人互通聲息。

煬帝派遣出身西域的王世充前往鎮壓造反聯軍。而各地蜂擁而起的叛亂，卻如燎原之火蔓燒開來，有東都呂明星、清河的張金稱、扶風的唐弼、彭城的張大虎以及延安的劉迦論等。

這是末法之世，這樣的時候會有彌勒菩薩出現，拯救眾生──佛教信徒都有這個信仰。以彌勒菩薩自稱的草莽人物也在此時出現，他們是唐縣的宋子賢以及扶風縣的向海明等人。

煬帝此時卻還不死心。兩度遠征高句麗失敗，由於攸關面子，所以一定要挽回名譽。結果，他又發動第三次遠征軍。三度受到攻打的高句麗，實在疲憊不堪，因而表示願意投降。不過，他們並非真的有意投降，只是以此作為緩兵之計，利用機會喘一口氣。

煬帝為得以挽回顏面大感欣喜，未料，在遠征軍凱旋途中，發生了一件前所未聞的怪事：皇帝的隊列遭到由一個叫楊公卿的人率領的造反軍襲擊，皇帝擁有的四十二匹名駒被奪。

汲郡的王德仁、齊郡的左孝友、上谷的王須拔、離石的劉苗王以及來自長白山的孟讓等陸續崛起，造反軍頭目一時之間已到不勝枚舉的程度。

天下已經亂到極點。

李世民在由少年成長為青年期間，靜靜地觀察著這一切。

父親李淵為避免被煬帝懷疑，依舊裝著耽溺於酒色之中。

（我是胸懷大志的人，我的目標在天下！……但是，在時機未到之前，我不能讓別人知道我有這個大志……）

李世民戴起了讓人猜不透心思的假面具，開始演戲──就這一點而言，李世民和他的父親並沒有兩樣。所以他說自己是在向父親學習。然而他們的志趣卻大不相同。

李世民深深吸了一口氣。

他嗅到的是天下大亂的氣息。

## 一八二桃李之子

「桃李就是我！昏庸皇帝以為解決了李渾和李敏就天下太平，你是在做夢！」「桃」和「逃」是同音。「你要知道，想成為天子的人是正在逃亡中的李氏，也就是我啊！」李密心想。

※※※

有一個名叫安伽佗的方士。

企盼不老長壽的歷代帝王，身邊每每置有自稱身懷特異之術的人，這樣的人叫做方術之士或方士。

深獲煬帝信任的安伽佗，說了這麼一個預言：

──桃李之子，將為天子。

「除非殺光所有姓李的人，否則隋王朝將不得安泰。」

這個方士竟然說出這等危言聳聽的話來。

這類寄生蟲般的人物，都以迎合主子的意思為能事。方士安伽佗早已知道，煬帝對建國元勳李穆一族得勢之事頗為不快。雖然李穆已成故人，其族人李渾、李敏等人卻擁有相當大的實力。疑心病極重的煬帝，在楊玄感叛變後，這個傾向愈來愈強。他的猜疑心幾乎到病態的程度。

知道主子對李氏一族心懷芥蒂，因此，這個人渣安伽佗進言殺盡所有姓李的人。然而世上姓李的人何其多，要把他們殺盡談何容易？

方士以外，廷臣中也有不少以奉承皇帝之意為能事的人。宇文述經過暗中部署後，也向皇帝密告：

──李渾有叛意。

由於對遠征高句麗負有戰敗之責，宇文述主要想藉此邀功，以挽回煬帝對自己的信任。私怨則是宇文述如此做的另一個原因。慫恿文帝就帝位的元勳李穆歿後，公爵（申明公）爵位的繼承問題曾經變得很複雜，爵位當然附帶可由領地取得「國賦」（稅收）。當時，李渾對文帝身邊紅人宇文述做了如下的央託：

「請幫忙讓我成為繼位人。倘若能夠繼承爵位，我會把半數國賦奉送給你。」

由於宇文述的美言，李渾得以如願以償地繼承爵位。但是，他答應宇文述的國賦，只付了前兩年，以後就不了了之了。

（那個傢伙真是豈有此理！）

宇文述正為此事氣得七竅生煙，煬帝為「桃李之子……」這個預言而變得神經質一事剛好傳入耳中。於是他開始計劃陷害李渾。

正因成為右驍衛大將軍而不可一世的李渾及其一族，當然不可能有謀反之意。宇文述為了偽造證據，竟然說動李渾的侄子李敏之妻。她是煬帝姐姐的女兒。

「皇上聽了方士安伽佗的話後，甚為心痛，李渾一族遲早會被誅滅。妳是皇上極為疼愛的外甥女，要是由妳告發李氏一族謀反之事，皇上一定會饒妳一命的。如果妳不想死，這是唯一的途徑。」

宇文述如此說服李敏的妻子。

「可是，我全然不知道李氏有謀反的企圖啊！」

「這是攸關性命的事，妳照我說的話寫就是了。妳寫的東西，我會替妳呈給皇上的。」

宇文述遂以口述方式，完成了告發文。

由於有李敏之妻的告發文，李氏一族謀反之事遂被認定為罪證確鑿。皇帝認為由族人提出的告發，真實性應該殆無疑義。於是包含李渾、李敏在內的三十二個李氏族人全被誅殺，李敏的妻子完全被宇文述騙了，她本人也於數個月後受賜毒藥，被迫自殺。連有血統關係的外甥女都不放過，可見煬帝完全相信所謂的預言。

（原來李渾一族就是所謂的桃李！）

因此，宇文述帶著李敏夫人的告發文前來時，煬帝大大地嘉許宇文述：

「宗社（國家）險遭噩運，全因你方能逃過一劫！」

誅殺完預言中所謂將成天子的「桃李」後，煬帝這才放下心中的一塊大石。

他的父親文帝之所以決定將國都從洛陽遷至長安（當時稱為大興），是因為做了一個洛陽被洪水淹沒的夢。也因如此，煬帝對幼名為「洪兒」的李敏非常在意。

「桃李和洪兒都一掃而盡，這是非常值得慶賀的事情。」

喜歡舉行宴會的煬帝，正連夜設盛大酒宴狂歡──這個消息很快就傳到全國。

「混賬！」

有一個人聽到這個消息時，吐了一口唾沫。這個人是參加楊玄感之亂卻於被俘押送途中脫逃的李密。改名換姓為劉智遠的他，正潛伏於某地。吐了口水後，他自言自語道：

「桃李就是我！昏庸皇帝以為解決了李渾和李敏就天下太平，你是在做夢！」

「桃」和「逃」是同音。

（你要知道，想成為天子的人是正在逃亡中的李氏，也就是我啊！）

李密心想。

李密得以逃脫，完全是靠金錢。不過，這也不是說他有過行賄之事，他只是認為即將要被處死的人帶著錢也沒有用，因此經過他的勸說，一起被押解的七名囚犯，把各人身上所帶的錢全都贈給押送官員。

難得看到大錢的人，一旦有了錢，就想盡情揮霍，這是自然的心理。押送官員遂一路上又吃又喝，快樂無比，警備態度也變得越來越散漫。來到邯鄲（今河北省南部）附近時，看到有機會，李密就和七名囚犯一起脫逃了。

那是嚴罰主義的時代，囚犯逃脫，押解官員難免會被處死，因此，他們也遁走了。

由於隨處都有造反軍團，因此，這些逃脫的人，都不怕無地容身。隋的嚴罰主義，沒想到竟在使謀反者人數增加這一點上發生功效。

李密就近投靠平原郡的造反軍團頭目（政府所謂的賊帥）郝孝德。但是郝孝德並沒有對李密特別禮遇。

（這個造反軍團沒有前途，因為頭目有眼不識泰山。）

李密遂離開這個團體。他是胸懷大志的人，為實現這個大志，必須依靠組織的力量。由於從頭著手建立一個組織是一件非常浩大繁重的工作，遠不如利用現成的組織（這樣的組織多得很）來得便捷。他於是準備採用鳩佔鵲巢的方式，奪取一個組織。

這個組織必須非常強而有力才行，郝孝德的組織在李密眼中看來，只是一群烏合之眾，這個團體不但成員少，看起來也沒有前途。

東郡有一個由翟讓帶頭的造反軍團，成員有一萬餘人。李密於是以顧問的身份前往加入這個團體。

郝孝德對李密說的話只當做耳邊風，翟讓則肯虛心接受李密的建議。翟讓過去在東郡是一名法曹。法曹是州郡屬官之一，約等於現在的司法書記官。雖然只是下層官員，讀寫能力倒沒有什麼問題，這一點，和目不識丁的郝孝德大異其趣。

由於算來也是讀書人，翟讓因而對上柱國門第出身的李密更加尊敬。

「您是有學問的人，希望您能以學者的立場幫助我。」

翟讓以謙虛態度對李密說。

實際上，翟讓並不想當賊帥，倒寧願以衙門書記的身份平平安安過一生。然而他卻因一丁點錯失而繫獄，當時因微罪被斬是常有之事，所幸同情他的獄吏讓他逃走，他也因此逃過一死。

越獄的囚犯只有投入造反軍團一途。後來，他在不知不覺之間，已被奉為頭目了。最致力於奉他為頭目的是一個名叫徐世勣的同鄉少年。徐世勣非常果敢，且抱有大志，只因年尚弱冠，才十七歲，所以還不適於率領部眾。因此，他擁戴讀過書的翟讓為頭目。

「你不是有徐世勣這個左右手嗎？」李密回答。

「他還年輕，思慮不夠周詳。」

翟讓如此說，卻並非由衷之言，徐世勣還年輕是事實，然而卻不曾在思慮上稍欠周詳。以年齡來說，這個少年其實思慮相當縝密，甚至使翟讓感覺有些畏怖。

（與其聽年輕人出的主意，不如聽上了年紀的人的建議，來得舒坦。）

他是在這個想法之下，聘請李密為顧問的。

翟讓這批人以一個叫瓦崗的地方為基地，專門幹襲擊運河上往來公私船隻的勾當，以此作為軍費。人們稱他們為「瓦崗賊」或「瓦崗軍」。

李密覺得在瓦崗軍內過的日子非常愜意，因為頭目對他很敬重。另一方面，翟讓則有親近李密以牽制徐世勣的意圖。

「我目前有很大的困難，養一萬多個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由於我們活動得很頻繁，現在經過運河的船隻越來越少……我真擔心往後的日子怎麼過。」翟讓蹙著眉頭說。

「難道你這個集團全都是飯桶嗎？這樣當然不行啊！」李密笑著道。

「所以我才憂心忡忡嘛！」

「肚子當然要吃飽，但是，有沒有理想是更重要的事情啊！」

「理想……」

「我們必須讓人們知道，我們不只是土匪集團而已。」

「大夥兒都知道自己是土匪啊！」

「所以我說這樣不行。在這個狀態之下，一旦沒飯吃，大家的士氣就低落，結果只有解散一途。」

「這樣的日子好像不能長遠。」

「必須使他們振作起來才行！要給他們理想。……取得天下這個理想！……」

「取得天下……」

翟讓一時目瞪口呆。

※※※

瓦崗軍在李密的指導下，進行體制改造。

李密企圖將土匪集團改造成正規軍隊，並且提議襲擊洛口倉。實際上，這不是提議，而是命令。

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李密和翟讓的地位，幾乎完全逆轉。李密加入瓦崗，本來就有奪為己用的企圖。相對的，翟讓是在徐世勣的逼迫之下成為頭目的，因此，對這個位置根本不戀棧，他毋寧是以樂意的態度將地位讓出來。

洛口倉是政府的糧食倉庫，在洛陽東方五十多公里處的黃河與洛水交接地帶，饑饉時的備用米，在該處堆積如山。那是個巨大倉庫群，四周圍著城壁，並有許多守兵。

李密以七千精兵襲擊這個地方。

「你們要多少，自己隨便拿！沒有工作的年輕人歡迎從軍！」

李密站在城壁上大聲喊叫。

城門已八字大開，倉庫的門也都打開，人們如潮汐般湧來，除了住在附近的人以外，遠處的人也聞風爭先恐後地趕來。

這一年──大業十三年（公元六一七年）──是饑饉年。這不是天災，而是明顯的「人禍」，農民根本無法安心地從事耕作。

煬帝身在江都。江都就是揚州，是煬帝情有獨鍾的地方。北方成長的他，非常喜愛南方的優雅氣氛，但是，近來的他並不是因為偏愛而在此地滯留，而是由於造反軍在各地頻頻崛起，一時動彈不得。

首都長安有他的孫子代王楊侑留守，洛陽則有另一個孫子越王楊侗坐鎮。洛陽越王楊侗決定派遣劉長恭將軍率領兩萬五千名官兵，討伐李密率領的瓦崗軍。

「我們要去討伐盜米之賊！」

「這是我們立功的好機會！」

「這樣的機會絕不能坐失。這個時候誰還有心情讀書呢！」

「對方不過是一群烏合之眾罷了！」

「讓我們以秋風掃落葉之勢攻滅他們吧！」

這是洛陽一群學生的高談闊論。

洛陽有國子館、大學館以及四門館三所學校，抱有青雲之志的許多年輕人，正在這些地方讀書。而現在，他們卻爭先恐後地志願投筆從戎。他們認為這是發跡的最佳機會，做夢都沒有想到自己會被打敗。

餓著肚子，為了尋找一口飯吃而四處跋涉的流浪漢集團──洛陽良家子弟的三館學生，都認為瓦崗軍是這樣的團體。也就是說，他們一開始就持著小覷敵人的態度。

過去的瓦崗軍的確形同乞丐集團，但是自從李密取得主導權後，已在短期間內完成了改造。

我們志在天下！──他們已變成有這等器宇的強韌武裝集團了。

李密計劃在清晨作戰，因此，他讓士兵們吃了一頓豐盛的早餐。由於已佔領洛口倉，他們是不愁糧食來源的。

劉長恭部隊的軍容看起來的確威風凜凜。從軍的三館學生由於多為富裕家庭子弟，因而服裝格外華麗，旌旗燦爛奪目，軍鼓聲音更是雄壯之極。

──攻無不克。

──想要立功就在敵人逃跑之前將他們捉住！

──衝啊！衝啊！

這是隋軍的心理狀態。

他們是急行軍從洛陽前來的，認為只要發生遭遇戰就一定會打贏的他們，夜晚連覺都沒好好睡過。這一天清晨，在還沒有用餐之前，瓦崗軍已在劉長恭部隊的前方出現了。

「衝啊！」

劉長恭軍以打獵的心態攻打過來。

擔任瓦崗軍先鋒的翟讓部隊，甫一接觸，就立即退卻，隋軍因而更加輕敵。

「快追！不要讓他們跑掉！」

這是毫無秩序的追擊。

而李密採取的是伏兵戰法。彷彿突然從地底冒出來的瓦崗軍，攻勢銳烈無比，使得隋軍完全亂了陣腳。隋軍不但餓著肚子，更有睡眠不足的現象，頓時，他們被打得支離破碎，陣亡人數達五六成之多。

劉長恭脫下軍服，喬裝農民，好不容易逃回洛陽。

瓦崗軍獲得無數兵器輜重，這次戰役，等於是隋軍長途跋涉帶來大批軍需品獻給瓦崗軍。

## 一八三李家老二

留守李淵憤怒得直跳起來。「你……你在說什麼！混賬東西！」他對眼前的老二世民擺出幾乎要痛揍一頓的架勢，但發出的卻是壓低的聲音。

※※※

「這次來的留守好像不錯，看起來很有前途。」

晉陽縣縣令劉文靜對晉陽宮副監裴寂說。

現今的山西省，位於由北方以極大的曲線奔流而下的黃河之東，因此，當時被稱為河東。河東的中心地為太原，這個地名迄今不變。

喜歡旅行，也喜歡大興土木的隋煬帝，除了國都長安（大興城）外，也在各地建宮興殿。他在洛陽和江都（揚州）蓋有宏大的宮殿，在太原則蓋了晉陽宮。

這些稱為「離宮」的宮殿，可以說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國都宮殿有的東西它全都有。以宮女為例，雖然不及長安或江都的「後宮三千」（一說為二萬），晉陽宮也有一百來個宮女。此外，也有祭拜天地和祖先的地方。管理這一切的宮監，是宮殿事務的長官，地位可謂相當高。只是因為晉陽宮規模不大，因而不置正監，以副監為最高負責人，擔任這個職務的就是裴寂。

縣令是擔任行政業務的一縣之長，也就是實際統治住民的官員。縣令劉文靜和裴寂兩人的私交非常好，裴寂的職務雖然只是管理宮殿內的事物以及宮女等，但由於直屬於皇帝，位階較縣令為高，也因此，劉文靜對裴寂說話相當客氣。

此地還有比晉陽宮副監和縣令地位高的大官，就是太原留守。宮殿理該有皇帝在，皇帝不在時，代理人就是「留守」，雖然範圍僅限太原這個地域，但在這個地域內，他都可以行使皇帝的權限，在軍事、行政、司法等各方面，這個人都有獨裁權。

新來的太原留守是李淵，他下面還有王威和高君雅兩個副留守。

「是嗎？……聽說，家系和人品都不錯，不過，也僅是如此吧？」裴寂道。

「我說的與其是留守本人，毋寧指他的兒子而言。尤其是他家老二，實在不是泛泛之輩，看起來很有前途。」

「這個人真的這麼傑出嗎？」

「我從來沒有看過像他那麼傑出的人。」

「這個人幾歲啦？」

「好像剛滿二十。」

「這不是太年輕了嗎？」

裴寂歪著頭想了一下。

這兩個人是同志。

──由於遠征和大工程，人民已疲憊到極點，因而熱切期盼時代有所改變。民心已離隋而去，隋被新王朝取代只是時間的問題。若能對創建新王朝有功，我們就能以建國元勳的身份享受富貴，子孫也會因我們而得餘蔭，不是嗎？

兩人的交情已到了悄悄交談這等事情的程度。

兩人之所以有此交情的契機是，一天，裴寂因看到通知匪賊出現之烽煙在遠處升起而搖頭嘆息道：

「生在這等亂世，像我這種既貧窮又身份低微的人，應該是最可憐的吧？」

聽到他如此呢喃時，剛好在旁邊的縣令劉文靜說了下面這句話，可以說是他們成為「同志」的開端：

「你為什麼要這樣自怨自艾呢？正因為是亂世，所以才有脫離貧賤的機會，不是嗎？」

然而兩人並沒有豎起叛旗稱霸天下的意願，這當然是他們自知沒有這個能耐。他們只企求能找出傑出人物，讓這個人舉兵，自己則在其下建立汗馬功勞。

劉文靜說的「很有前途」，指的就是這個人值得被擁戴為首領。

逃亡的李密投入土匪集團，取得主導權後，襲擊洛陽附近的糧倉，就發生在這個時候。

在江都的煬帝，一方面派遣出身西域的將軍王世充前往討伐，一方面向全國發出命令，拘禁與李密有牽連的人。

──晉陽縣令劉文靜與李密有姻親關係，著令將之拘留監禁。這個通告被送到太原留守李淵手裡。李淵於是找來晉陽宮副監裴寂，與之商議。

「有一件事情令我很困擾。我接到命令，非拘留和你很要好的劉文靜不可。如何是好？」

「既然是命令，那就只有奉命行事，不過，拘留期間，尚請大人叫人對他寬待一些。一方面他是我的朋友，再說，天下形勢……」

裴寂說到這裡，就把話頭打住。他的意思是：天下形勢將會如何轉變，無人知曉。倘若李密取得天下，虐待過李密親戚的人，到時候不是會受到嚴厲報復嗎？

「我知道。」

對方剛打住話頭，李淵就接口。實際上，這是生於亂世的人都想得到的。

「令郎世民老弟的宅邸旁邊，不是有一所很乾淨的小庵嗎？我想把劉文靜移住到該處，如何？」

「那很好！如此一來，也不算真正的幽禁。」

李淵立刻依此處理。

※※※

劉文靜認為留守李淵的次子李世民是個傑出人物，因而對他頗為矚目，不過也僅止於此，劉文靜迄今尚未和他共議過大事。推翻王朝是大逆之罪，可不是能隨便進行的，而且，截至目前為止也還沒有機會。

裴寂安排了這個機會。

劉文靜被拘禁在李世民宅邸院子裡的小庵內，李世民理應會時而前去探看裡面的情形才對。為了不讓被拘禁的劉文靜脫逃，宅邸主人有這個監視任務。

（每天碰面，總會有談起大事的機會吧？）

裴寂期待的是這一點。

留守次子李世民是個胸懷大志的人。他雖然還年輕，眼光倒是滿犀利的。

（縣令劉文靜好像有話要對我說，而且他要說的是極為重大的事情……）

李世民察覺到這一點。

（楊氏的隋王朝已喪失統治天下的能力，現在該由我們李氏來取代……）

年輕的李世民心裡充滿著霸氣。但縱然有霸氣，他畢竟只是個二十歲的青年，李氏倘若要稱霸天下，一定要由他的父親帶頭才行，而父親卻似乎沒有這個意念。這是老二目前最大的煩惱。

父親李淵依舊耽溺於酒色，他每天都在美女的陪侍之下，瞇著眼睛喝酒。

「有沒有更漂亮的女人呢？你幫我物色吧！」

李世民多次看到父親如此央托裴寂的場面。

不能與父親共謀大事的他，多麼盼望有同志，然而跟隨剛就任的父親來到此地，根本沒有知心朋友，他只在劉文靜的眼神裡看到同志的影子。

現在這個劉文靜竟然被軟禁在自己宅邸院子裡的小庵內，而每天監視該處是自己的任務，無須顧慮任何人的視線。

「怎麼樣？縣令大人，你很無聊吧？」

李世民進入庵內，和劉文靜搭訕起來。

「我有很多事情要想，沒有時間覺得無聊。」

「你在想些什麼事情呢？」

「天下亂如麻，除非有高（漢高祖劉邦）、光（後漢始祖光武帝）之才，絕難平定，事實上，目前似乎也沒有這等人才……我想的是諸如此類的事情。不管怎樣，少爺同情我，特地前來探望，在下深深感激……」

劉文靜一邊說，一邊注意著李世民的表情。

「你怎麼知道目前沒有高、光之才呢？」

「據我所知，目前似乎沒有這樣的人。」

「說不定確實有這樣的人，只是你不知道罷了……這件事情姑且不提，我不是因任務在身才來，也不是以婦人之仁來探望你的。我之所以前來，為的是要向前輩請益天下大事……」

「天下大事是我日思夜想的問題。關於這一點，我想我是能和你高談闊論的。」

遠處傳來管絃樂聲，似乎太原留守李淵今天又抱著美女香肩喝著醇酒。而他的二兒子李世民，此時和劉文靜談起天下大事了。

「主上目前滯留於江、淮（長江、淮河）之間，而李密則逐漸迫向東都（洛陽）。各地群盜都膨脹到數萬之眾。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倘若有真命天子出現，取得天下應該不是至難之事……」

雖然劉文靜的言詞淡淡，卻自有一股吸引人的力量。

「你的言詞滿有火藥味嘛！」李世民道。

「只是有火藥味嗎？它遲早會使少爺的心熊熊燃燒起來的。」

「我的心像枯草一樣，很容易燒起。倘若這是真正的火……」

「是真正的火或只是游絲而已，這一點，少爺只要仔細聽在下的話，一定會明白的。」

「我倒願意洗耳恭聽。這樣的話，大概只有你才會告訴我吧？」

「不是只有我一個……」劉文靜靜地搖頭道，「除了在下以外，至少還有一個人可以向少爺奉告。」

「是什麼人呢？」

「晉陽宮副監裴寂。」

※※※

留守李淵憤怒得直跳起來。

「你……你在說什麼！混賬東西！」

他對眼前的老二世民擺出幾乎要痛揍一頓的架勢，但發出的卻是壓低的聲音。

「由於主上無道，百姓已到生靈塗炭的程度，走出一步晉陽城，可說是烽火連天。下有匪賊，上有以嚴刑對待人民的王朝，人們過的是朝不保夕的日子。此時不是應該應民心而興義兵嗎？兒認為這就是所謂的轉禍為福。」

這是老二對父親說的話，也就是「促請舉兵」。聽到此時，這位父親嚇得魂飛魄散。緩一口氣後，他說：

「雖然你是我的兒子，但聽了這樣的話，身為留守的爹，非把你抓起來交給縣官不可，你知道嗎！」

「悉聽尊便。」李世民從容不迫地說道，「我是在觀察天時和人事後，說出自己認為正確的事情而已。如果爹認為非把我抓起來交給縣官不可，就請動手吧。兒已有視死如歸的決心。」

「誰能對自己的骨肉如此呢？……求求你以後說話謹慎一點好不好？」

老二退出後，李淵叫來秘書命令道：

「嫦不是已到這裡來了嗎？送酒菜到那個房間，並且請她來！」

李淵是隋煬帝的表弟，他由於這一層關係而備受信賴，但另一方面，卻又被待以懷疑的眼光，立場可謂非常微妙。煬帝是陷害胞兄而取得皇太子之位的人，因此，對骨肉之爭，他比任何人都敏感。

「真氣死人！我還能不喝酒、不找女人嗎？」

李淵亟欲藉酒色消愁。嫦是裴寂最近介紹給他的絕世美女。她是因汾陽附近發生戰亂，為了避難來到晉陽的，李淵對她一見鍾情。

「由於她是良家婦女，所以不便置於府上。我會找機會和她的家人談談，在這之前，尚請大人暫時忍耐。不過，每隔些時日，我會把她帶來的。」

也不知道為什麼，裴寂不願意談起有關嫦的身世。李淵引頸期待著裴寂向嫦的家人說妥，把她納為側室的日子。

嫦大約每隔兩三天就由裴寂帶來一次。這一天，她又來了。李淵由於聽了老二那些衝擊性的話，因此，對嫦做愛格外熾烈，他好像是想藉此忘記老二說的話。

「請原諒我……我是沒有自由的女人……」嫦喘著氣道。

「我不管！」李淵緊緊擁抱著她。

同一個時候，李世民回到自己的宅邸。他看到裴寂在那裡等他。

「你有沒有向令尊提起呢？」

看到李世民回來時，裴寂迫不及待地問道。

「說了。結果，家父露出非常錯愕的表情。要說服他，好像還需要一些時日。」

李世民回答。

「再等一些時日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不過，會有錯失良機之虞。我們不能等太久的。」

「一點沒錯！實際上，現在是最好的機會……我也非常焦急啊！」

李世民像為無法排解熱情所苦似的晃動著身軀道。

「請令尊舉兵之事，無論如何非做到不可。事已至此，我們似乎必須以逼上梁山的方式，迫使令尊斷然舉事，也就是以欺騙手段讓他入彀。關於這一點，你意下如何？」裴寂問道。

「這也是不得已的做法，比起坐失良機，這對家父反而好……你準備如何欺騙他呢？」

「實際上，我已經在進行了。」

「已經……？」

「我把晉陽宮的宮女帶給了令尊。結果，令尊已迷上這個名叫嫦的女人了。要為這件事情付出代價的，不是只有令尊，連我也在內。所以，依我看，舉兵之事很快就會實現才對。」

「把宮女……？」

李世民完全愣住了。

晉陽宮是離宮，裡面的宮女當然是天子的女人。佔有這樣的女人，犯的是大逆之罪。把這個宮女帶出的裴寂和與之共床的李淵，都是同罪，絕對難逃一死！

「令尊當然還不知情。雖然如此，我們現在隨時能使他毅然決然地起義。坐以待斃，或者是奮然崛起，令尊只能在這兩條路中選擇其一……我預定等到一切準備就緒，才告訴他真相。」

裴寂嘴角泛著微笑道。

## 一八四引狼攻長安

「……突厥是隋國的敵人。但一旦你決心舉兵，你便已不是隋國將軍；也就是說，突厥既不是你的敵人，也不是朋友。敵乎，友乎，這一點現在才要決定。」

※※※

突厥侵攻一個叫馬邑的地方；劉武周率領的造反軍團則佔領了汾陽城。馬邑和汾陽都在太原留守的轄地內，倘若未能擊退突厥和劉武周，這將是留守李淵的責任。而隋朝的刑罰是非常嚴厲的。

「必須招募兵員才行。」裴寂進言道。

「那當然！」

不但染指天子的女人，再加上管轄土地被奪，這下子被處死刑是篤定的事情。李淵已無退路，只有舉兵一途了。他現在要募兵，當然不是為了攻打突厥或劉武周。

志在天下。──這是胸懷大志的李世民迫使父親如此的。

由於邊境不安寧，因此，太原留守李淵招募兵員是自然的事。但是此舉可能有他不自然的地方。

──如此動員軍隊，莫非有異志（謀反企圖）？

副留守高君雅和王威好像起了疑竇。留守之下有兩名副留守，他們除了是輔佐人員外，同時也負有監視留守的任務。

（副留守開始起疑了……）

李世民等人已探察到這一點。

「現在該怎麼辦？」

裴寂如此問時，李世民斷然回答：

「把他們幹掉！」

「用什麼方法呢？」

「命令陽曲守備隊撤退。」

「這樣，突厥會南下啊！」

「是什麼人引入突厥的？」

「我知道啦！」

時常就舉兵計劃進行討論的這兩個人，現在已有簡單幾句話就能溝通意思的默契了。

在太原之北的陽曲守備兵，是為了防備突厥南下而配置的。該地一旦沒有守兵時，突厥當然可能大舉南下。到時候，以副留守引入突厥為藉口，將他們殺掉──這是李世民的計劃。

大業十三年（公元六一七年）五月甲子日晨──史書將這個日子記載得很清楚。留守李淵正和兩名副留守以及劉弘基、長孫順德等人一起辦公。這幾個人都在極端緊張的狀態下。人人努力地強裝鎮定，因此，根本沒有餘裕窺看別人的神態。

兩名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偶爾視線交會在一起，就以眼色指責對方：

（你不要頻頻望我！這樣，別人會起疑心的！）

兩名副留守分析各方面的情報後，已大約看出留守有企圖謀反的跡象了。為此，兩人研究得到的結論是：殺死巨魁唐公！唐公──太原留守李淵──正為了造反在招募兵員，為消弭造反於未然，唯一的方法是殺掉李淵。

雖然有了結論，但是，肅清方法是一大問題。李淵身邊隨時都有他的兒子們以及裴寂、劉文靜、劉弘基、長孫順德等人在。

──唯一的機會是在晉祠舉行祭祀時。

李淵會離開身邊人員，單獨一個人，只有在太原晉祠行祭祀時。而且這個時候，兩名副留守跟隨著留守也是規定。到時候，兩人合力刺殺一個人，應該沒有困難。

然而一時之間沒有在晉祠舉行祭祀的行程，因此，必須找個理由舉行臨時祭祀才行。

當時，因為許久未曾下雨，人們已在擔心旱魃將至。

──祈雨。

近來，農民迭有以此請願之事。兩位副留守準備以此為由，提議留守擇日舉行祈雨祭禮。由於這是攸關農民生死之事，留守應該沒有理由拒絕才對。

然而兩名副留守連做提議的機會都沒有，因為劉文靜帶著開陽府司馬劉政會，來到晉陽宮執務所。

「卑職帶來密狀（密告書）。」劉政會道。

「……那就請讀一讀吧！」

李淵把視線轉向王威說。自下面呈上來的報告書，由副留守誦讀後負責處理，這是慣例。

「拿過來。」王威道。

「不行。」劉政會以鄭重的口吻道，「此事與副留守有關，因此，必須請唐公親自過目。」

「什麼事情這麼嚴重呢？把密狀拿過來吧！」

李淵打開密狀看。此刻正在上演的戲，他也是角色之一。他裝出錯愕表情道：

「什麼！……王威和高君雅與突厥勾結，引寇入關，為害國家……」

語未畢，兩名副留守霍然站了起來。高君雅拂著衣袖叫道：

「是你自己企圖謀反，想藉此除掉我們！」

喊叫聲未畢，劉弘基和長孫順德已衝上前來，迅速將兩名副留守逮捕。這一切都是事前計劃好的，所以，行動自然異常迅速。

※※※

這個時候，晉陽宮已為李世民指揮的軍隊所包圍。因此，兩名副留守即使從宮殿內逃出來，還是會被待命在外的李世民軍逮捕的。

兩天後，數萬突厥軍隊開向晉陽。

（突厥軍果然是那兩個副留守引入的！）

不知情的人都做如此想。在獄中的王威和高君雅被拖出來處斬，人們都認同這個處分。

由於陽曲隋國守備軍隊撤退，因而得以輕易南下的突厥軍隊，看到的是晉陽城門全都洞開的景象。

（哪有這等便宜的事？這一定是陷阱！）

突厥領袖如此懷疑是理所當然的事情。而使突厥軍疑心生暗鬼，本來就在李淵的作戰計劃之內。認為這是陷阱的突厥軍，來到晉陽城外，卻不敢從八字大開的城門攻入，他們停止進軍，在城外紮營。

李淵部將王康達率領千餘軍兵攻出城外，突厥軍卻持慎重態度，不敢應戰。

（漢人狡猾之極，每次打仗都設陷阱，千萬不可上當！）

這是突厥軍由過去的經驗得到的教訓。

正當攻出城外的王康達四處挑釁時，城內的另一支部隊已悄悄走出城門，他們並不是要逃向什麼地方去。出城的部隊很快就掉頭，豎起旌旗，大鳴軍鼓，再度進入城內。他們這是在演戲，以此顯示外地援軍正在絡繹前來。

突厥軍當然看不出這是在演戲。

（這件事情一開始就有蹊蹺，因為一切太順利了。在這裡傻傻地包圍晉陽城，結果可能反而被外來援軍包圍。他們的作戰計劃一定是這樣的！）

突厥軍隊舉行軍事會議的結果，大多數人都持這個看法，因此，他們只在城外紮營兩天，匆匆在附近一帶進行掠奪，就轉回北方去了。

晉陽宮內正舉行「稱霸天下」的作戰會議。此時天下的形勢又如何呢？

皇帝煬帝滯留在遙遠的南方江都（揚州），沒有動的跡象──他不是不動，而是無法動。國都長安有煬帝的孫子代王楊侑，東都洛陽則有同為煬帝之孫的越王楊侗。也就是說，隋有國都、東都、江都這三個核心。

隋完成了將四百年來分裂為南北的中國統一之偉業。其中最後的半個世紀，北方更分裂為東魏和西魏，以至於北齊和北周。嚴格而言，隋統一的不是兩個勢力，而是三個勢力。這或許是隋暫時需要三個核心的原因。

東都洛陽附近有李密一批人的造反軍隊縱橫活躍，江都派遣王世充前來，企圖加以鎮壓。

──介入李密與王世充之間，將因交戰而筋疲力盡的兩者掃蕩，進而在洛陽建立霸權。

──由太原直接向西南進軍，攻佔長安。

「稱霸天下作戰方略」分為這兩派，並進行研討。這兩派姑且稱之為洛陽派和長安派。

先取得三個天下核心中的一個，作為霸業的基盤──這應該是當務之急，而其中的南方江都由於地理因素，不在考慮之列。

拿洛陽派和長安派做比較時，可謂各有長短。

向洛陽出擊時，勢必要面對李密和王世充這兩個軍團，屆時一定會遭遇激烈抵抗，不過一旦打贏，則將會成為龐大的勢力，吸納了其他兩國軍團的結果，將使自己更具稱霸天下的實力。

如果向長安進軍，好處是途中遭遇到的抵抗應該不大，不過，這一點意味的是，不能期待兵力會因之增大。在這個時代，群盜間的鬥爭，以戰鬥結果吸收對方的兵力壯大自己，已成為極其普遍的現象。

「就算到了長安，以目前這個兵力想要攻陷長安，恐怕會有困難吧？」

李淵面露難色地說。

「世民，你的想法如何？」

李淵問了他的次子。

「兒認為應該直接到長安。」

李世民以極乾脆的語氣回答父親。

「理由何在？」

「因為這樣會使江都軍心發生動搖。跟隨天子到江都的大臣和將軍的家眷都留在國都長安。聽到長安淪陷這個消息時，他們一定會大大沮喪。如果我們的最終目的在於稱霸天下，便應該盡早攻陷長安才對。」

「沒想到你想的是比洛陽更遙遠的江都……」

李淵對兒子構想的宏大，不覺瞠目結舌。身在太原，眼光自然只及於長安和洛陽兩處。

「洛陽在長安和江都的中間，這是地理上的事實。」

李世民的哥哥李建成道。

（這句話充分顯示他的性格……）

李淵聽到兩個兒子的主張時，做如此想。哥哥建成非常紮實，他要把握長安、洛陽、江都這個順序，而弟弟世民的想法則較天馬行空，頗有天才類型的眼光。

「洛陽讓李密和王世充他們去爭。只要能以長安為據地，自然會有一些勢力前來投靠我們。隴西（甘肅）之兵，不是以精銳著稱嗎？我們的威名一旦遠播，還怕兵力會成問題嗎？」

李世民的想法看似飛躍，實際上卻有條不紊。

「我們應該研究的，不如說是有沒有能力攻陷長安這一點。」

李世民又道。看似將事情想得很遠的他，原來一點沒有疏忽眼前的問題。

「在長安交戰時，勝算如何？」

李淵問劉文靜。

「抵達長安之前，應該沒有什麼值得擔心的敵人，至於長安隋軍會有什麼程度的抵抗，一時實在難以估算。」

「無法攻陷長安，一切就免談。無論如何，長安非攻陷不可。」李世民道。

「以現在的兵力來說，勝算大概有六成吧？」

裴寂說出較為具體的數字。

「六成不夠，至少要有八成才行。」

李淵搖動著膝蓋道。

「不是沒有辦法把六成變為八成的……」劉文靜道。

「把六成變為八成……」

「是的。」

「你快把方法說出來。」

「借突厥兵的力量。」

「什麼！借突厥兵的力量……」

李淵大吃一驚。

「大人為此吃驚是在所難免的，因為他們向來是我們的敵人。可是唐公，當時你是以隋朝將軍身份和他們交戰的，突厥是隋朝的敵人。但一旦你決心舉兵，你便已不是隋朝將軍；也就是說，突厥既不是你的敵人，也不是你的朋友。敵乎，友乎，這一點現在才要決定。」

劉文靜以諄諄口氣道。

「可是，引入突厥，將來不會留下禍根嗎？」

「能不能攻取長安是你的死活問題。即將被殺死的人，還管得了後患問題嗎？後患問題以後再說，先想辦法活下去，這樣的想法有什麼不對嗎？」

「對！由六成變成八成……只要能攻取長安……」

李淵為之怦然心動。

「突厥是遊牧民族，對於土地沒有多大執著。一起攻打長安，然後，土地歸我們，財物則歸他們，這樣不就能圓滿解決了嗎？長安的財物本來就不是我們的東西，我們何須患得患失呢？……尚請唐公有所決斷。」

劉文靜以堅決的口氣說。

「好！」李淵站了起來，「就決定向突厥借兵。我們的目標是長安！我們一定要攻取長安，大家快準備吧！」

## 一八五天下核心取其一

長安宮殿內，代王楊侑的身邊只有侍讀（官名）姚思廉一人而已。其餘廷臣全都逃光了。這是一次無血入城。至此，李淵取得一分為三的天下核心中的一個。

※※※

李淵成為大將軍。這當然是自封的，他並且設立了大將軍府。大將軍府長史（長官）是裴寂，劉文靜成為軍政最高負責人，唐儉和溫大雅則為記室（書記）。

溫大雅有一個名叫溫大有的弟弟，這對兄弟一起參預大將軍府的機密作業；此外尚有劉政會、張道源、殷開山、長孫順德、劉弘基等部眾，不過他們全屬地方官僚。雖然這個造反集團奉李淵為首領，實際上他們卻非李氏一族，也因此，官僚聯合體的色彩較為濃厚。

「你要知道，爹因為是柱國家世出身，所以才受到這批地方官員的擁戴，如此而已。爹是被抬出來的幌子，有人可能只把爹當做傀儡利用，這一點你必須特別留意。」

李淵的長子李建成對弟弟世民如此說。

世民在哥哥面前，一向刻意避免表露喜怒哀樂之情。

「是嗎……！？」

他裝出恍然大悟的樣子。

（這個傢伙根本還沒有長大……）

建成是喜怒形於色的人，他內心的這個想法立刻表露於外，這一點，世民看得很清楚。

「傀儡的頭是隨時可以替換的──」

建成說這句話時，盯著弟弟的眼睛看。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世民稍微歪著頭問。

「我們李氏一族的力量並不大，這一點，你要銘記在心。」

「是的。」

「目前這個大將軍府是在官僚的掌控之中。把它變為我們李氏一族的東西，這是今後我們的任務！」

這時候，只有他們三個兄弟在，才十五歲的弟元吉始終默不做聲，卻頗為積極地點頭。世民則不光沒有頷首，還時而露出不太明白的表情。

「元吉好像明白我的意思──」

建成頗為滿意地道。

「哥哥的意思是要由我們李氏一族主宰大將軍府，是不是這樣呢？」

世民特別問起這一點。

「就是這樣！」

建成的口氣好像在揶揄這個弟弟的領悟力差。

（二哥因大哥在或不在而整個人的表現完全判若兩人，這是為什麼呢？）

少年元吉有些不能釋然的感覺。

建成傾全力以赴的是，加強李氏一族在大將軍府內的勢力，而世民想的則是更遠的事情。大將軍府有可能成為李氏一族的東西，也有可能發展為王朝。這當然還需再加把勁。

（李氏王朝成立後，我可能會因繼位問題而與哥哥發生爭鬥。到時候，我如何才能勝過他呢？）

世民已開始在想這個問題。

就建成的立場而言，身為長子的他，繼承父位是天經地義的事。四個兄弟當中，一人夭折，現在剩下三個。建成對年齡懸殊的兩個弟弟還沒有任何戒心。畢竟比起二十歲的世民和十五歲的元吉，建成已是二十九歲的人了。

（盡可能使大哥對我不起戒心，而且時間拖得越長越好……）

這是世民的努力目標。銳利的爪牙必須隱藏起來才行。今後在致力建國事業時，自己的才華必然會顯露出來，即使這個時候，也一定要讓哥哥認為只是歪打正著才可以。不是蠢材，不過，反應有些遲鈍──李世民正在假扮這樣的人。至少，在哥哥面前時的他確實如此。

「你要好好充實自己才可以，將來你會是和我一樣指揮一軍的人啊！」建成道。

「是的，我會好好充實自己的。」世民回答。

「元吉──」建成轉向童稚未褪的弟道，「你的任務並不比我們輕，你也是很快就要挑起重擔的人，要加油才行。」

「是的，大哥請放心。」元吉作揖回答。

建成對待元吉，比對待世民溫和許多。

大將軍府對近鄰諸縣散發檄文，決定舉兵。內容是：

──國家亂如麻，各地群盜猖獗。天子南巡後不再回駕，因此，擬擁帝之皇孫代王（楊侑），以治天下……

※※※

這一年七月癸丑日，大將軍李淵率領三萬兵馬，直指長安。長子李建成以隴西公為稱號，為左領軍大都督；次子李世民以敦煌公為稱號，為右領軍大都督；末子李元吉以太原太守身份，留守晉陽宮。軍隊開往西南方，夾雜在軍中的西突厥鐵騎兵，格外引人注目。

大將軍府對郡縣布送檄文，但對在洛陽附近交戰的李密則決定致以李淵名義的親筆函。

「文章必須盡可能地客氣。」

進言的是參謀溫大雅。

「對！最好不要引起那個傢伙的疑心，不但文字要客氣，也多捧捧他吧！」

結果，寫出來的信措辭果然非常謙恭，使讀了信的李密直覺認為：

「他們在看我的臉色，有意要我呼應。」

雖然同為八柱國家世出身，李密的自我意識卻遠較李淵為甚。

──率領步騎數千，前來河內，我可以考慮在該地與你締結盟約。

這是李密回信給李淵的主要內容。河內是李密這時正活躍的地方，接近洛陽。這自然不是對等盟約，把人叫過去的一方顯見略佔上風。

「你來回信吧！」

李淵對記室溫大雅道。

「遵命。我們在這封信裡，不妨把身段放得更低，措辭也要謙恭，如何？」

「最好如此。……還有，你一定要記得加上這句話：『希望你取得天下後，賜封在下以同樣的頭銜：唐公。』」

「這個點子太妙了！這句話一定會使他覺得飄飄欲仙。大將軍畢竟是有頭腦的人！」

溫大雅大表讚嘆之意。

「我一天到晚想這個想那個的，偶爾想出好點子也不足為怪吧？」

李淵一邊如此說，一邊內心驚駭不已。實際上，在給李密的回函中加上這句話，並不是他自己想到的。

──以懇切態度哀求李密，讓他保證爹目前的地位吧！

向李淵如此建議的，是老二世民。

（說不定三個兒子當中，腦筋最好的是他！）

他最近偶爾會有這個看法。

「使用這句話應該很合適。」

溫大雅拿起筆，在案前的紙上寫下這個文句：

──欣戴大弟，攀鱗附翼。

這個時代習慣以龍鳳比喻偉大人物。龍的全身長有鱗片，「攀鱗」是指抓著鱗片，跟隨巨龍騰上雲霄；「附翼」則是說抱著大鳳的翅膀，翱翔九天。

「文句很好，李密看了一定會很高興。」

李淵對溫大雅的文采也深深佩服。

如果逐一就每項才華分析，李淵知道自己沒有什麼傑出之處。以文才為例，他知道溫大雅是自己所望塵莫及的。

（說到奸智，說不定世民比我棋高一著……）

但他立刻自我安慰──我和漢高祖一樣，有善於驅使別人才華的「將將」之才啊！

「如果不前去締結盟約，要採用什麼樣的理由呢？」

溫大雅微微晃動手中的筆，問道。

「以不敢驚動他作為理由吧！另外加上一點，說此地晉陽的治安不甚平靖，暫時不便離開，請他見諒。總之，姿態要擺得很低，盡可能說一些奉承的話，知道嗎？」

李淵面露奸譎的微笑道。

李密指定作為締結盟約的地點河內，在晉陽的東南方。而李淵準備前進的是西南方的長安，兩地的位置恰恰相反，他哪有這麼多閒工夫繞道前往呢？

「態度如此恭順，料想李密應該不會從背後攻打我們吧？」

溫大雅一邊閱讀著寫好的草稿一邊道。

「他不但不會從背後攻打我們，還會替我們打擊江都之兵的。」

李淵大笑道。

※※※

在江都的煬帝，為了救援洛陽，命令王世充北上。雖然出身西域的王世充於洛水一役敗在李密手下，但在洛陽的越王楊侗（煬帝之孫）卻沒有追究他這個戰敗之責，並且將他迎到洛陽。

事實上，此時的隋皇室，哪有資格對任何人問罪？

接著，煬帝又對涿郡（在今河北）留守薛世雄發佈討伐李密的命令。

──置王世充及其他諸將於薛世雄指揮之下。

這是新發下的詔旨。

煬帝期待的討伐軍，終於由燕（在今河北）的三萬精兵編制而成。這支討伐軍主要目的在於攻打李密，但由於由竇建德率領的強大盜匪集團橫鯁其間，因此，必須先將之擊破才能前進。

竇建德是任俠之士，頗有人望，聲勢之大不容忽視。他曾投身隋軍，後來被誣指與逃亡士兵有干係，家人因而遭官府殺害，對此悲憤填膺的他於是決心踏上造反之途。隋朝的嚴厲產生造反軍──這是一個鮮明的事例。

薛世雄在與李密交手之前，已在竇建德手下吃了一次大敗仗。起先，竇建德的造反軍被薛世雄的政府軍打得數度敗走，政府軍因而變得輕視這批盜匪集團。

「我只有豁出去了。」

俠客出身的竇建德，想的畢竟還是俠客式的作戰方式。

「我已下定決心，要反攻敵陣。」

他如此宣稱。

「我們要掉頭回去！？」

手下露出訝異的表情問道。

「對！我不想再逃了。」

「首領是想要來一次絕地大反攻，是嗎？」

「我還不知道。」

「還不知道是什麼意思呢？」

「你們看！太陽已經下山了。敵軍在七里井附近，離這兒大約有一百里路。我們現在立刻以最快速度趕去，如果能在夜裡到達，我們就展開夜襲。如果天亮後才到達，我們就投降。要反攻還是要投降，還不知道。總之，先往七里井出發再說。」

「是的，我們知道啦！」

「動作要快！」

竇建德手下的這批匪徒，在還沒有決定是否要真正打仗前就胡亂前進。還沒有到達七里井前，東方天空已露出魚肚白。

「現在只有投降一途了，派什麼人當使者呢？」

正在想這個問題時，天空突然湧起一大片濃霧。

「天空又變黑了！」

「太陽不見了！」

「快攻打過去吧！」

至此方針遽然一變，他們決定展開襲擊。

政府軍全然沒有備戰態勢。包括薛世雄在內的軍隊將領，沒有一個料到夾著尾巴竄逃的匪徒竟然會反擊。受到突襲的政府軍，潰不成軍地落荒而逃，他們一邊逃，一邊也為自己為何要逃亡而覺得莫名其妙。結果，政府軍被殲滅。薛世雄僅僅帶著數十騎部下，沒命地逃回涿郡。

背後的東方正發生這起事件時，李淵已走在向西進軍的路上了。所幸，一路上沒有遭遇頑強的武裝集團，關中群盜中勢力最強大的孫華，很乾脆地歸降李淵。事實上，李淵事先已向孫華發出勸降信函。專程前來迎接李淵軍隊的孫華，被封為武鄉縣公。

十一月丙辰日，先頭部隊雷永吉終於抵達長安。

長安宮殿內，代王楊侑的身邊只有侍讀（官名）姚思廉一人而已。其餘廷臣全都逃光了。這是一次無血入城。

雖然李淵以舉義兵、匡帝室的大義名分為名，隋卻以造反者看待他。

依據隋的制度，諸公被准許在首都建立各自的家廟，因此，身份為唐公的李淵，在長安也有家廟和祖墳。犯下大逆之罪者，祖墳會被挖開；以公位建立家廟者，家廟會遭毀壞──這是規定。李淵抵達長安之前，長安朝廷已認定他的行動為謀反。李家的祖墳和家廟，當然被破壞殆盡。李淵進入長安後，殺死十餘名破壞其祖墳和家廟的負責人，並且宣佈不追究其餘諸人的罪行。

至此，李淵取得一分為三的天下核心中的一個。

## 一八六吳公台下多悲風

煬帝把右手伸向前道：「天子有天子的死法，不得以刀刃相向，你們拿毒酒來吧！」「不行！」這好像又是上天之聲。聲音從哪裡來，沒人分得清楚。

※※※

煬帝登上迷樓，仰望天空，眼神卻異常空洞。

昨夜又抱著女人喝酒喝到很晚。內史侍郎虞世基打開宮殿設計圖，煬帝始終看都沒看一眼。

「人們說，這個國家恐怕不會維持到丹陽宮殿完成的時候，是不是有這回事呢？」

煬帝仰望天空問道。

「回皇上的話，絕對沒有！卑職從來沒有聽過這樣的話。」

虞世基垂著頭回答。

「你不用瞞朕，朕都知道的。」

煬帝有些自暴自棄。

於前年大業十二年（公元六一六年）七月南巡至江都（揚州）以來，煬帝始終未曾離開這個地方。

──群盜與日俱盛，皇上以留駐西京（長安）為宜。

離開長安前，居奉信郎之職的崔民象和王愛仁曾如此進諫，而煬帝卻將他們處斬。在崔民象進諫時，煬帝更在盛怒之下命令道：

──這個傢伙的下巴太會動了，先把他的下巴挖掉再砍頭！

江都正進行著遷都丹陽的計劃。丹陽是六朝時代的首都建康（南京）的新名。

（我累了……）

五十歲的煬帝，看起來比實際年齡蒼老，原因當然是荒淫過度。他再也沒有平定群盜割據、動盪不已的中原，並且返回長安的意圖了。

（北方隨他去動亂吧！還好，江南沒有什麼了不得的盜匪……）

數百年來分裂為南北的中國是在他父親文帝的手裡復歸一統的。現在他卻要讓它恢復原狀。

廷臣分為遷都派和回歸長安派兩大陣營，並為此發生激烈的爭辯。前者以虞世基為代表，後者則以右候衛大將軍李才為帶頭人物。結果，回歸之說被斥，李才因而憤然離開朝廷。之後，反對遷都的李桐客，以誹謗朝政為由被彈劾。現在再也沒有人願意對煬帝直言了──不要說直言，連據實報告都會有被砍頭的危險。

──朕的國家不可能如此紊亂。你是在胡說！

事實上，確實有人因報告各地群盜蜂起而遭砍頭。因此，廷臣都以不冒犯龍顏為原則，絕不做使皇帝聽後會不愉快的報告。

雖然情報不達天聽，不過皇帝卻知道大概的情形。他不但不是愚昧之徒，更是聰明絕頂的人。生為次子的煬帝楊廣，能成功地排除長子楊勇，由自己就帝位，愚昧的人做得到這一點嗎？

他的母親獨孤氏是文獻皇后，因嫉妒心異常強烈而廣為人知，她曾有過將丈夫文帝寵愛的少女撲殺之舉。右僕射（宰相）高熲的妻子死後，文獻皇后勸他續絃，高熲卻以年邁為由謝絕，表示將以唸佛度餘生，未料，高熲的侍妾卻於一年後生了孩子，對此極為憤慨的文獻皇后，立刻對文帝進讒言，高熲因而被迫自殺。

煬帝對母親的性格當然知之甚深。因此，他極力裝出品行高雅、為人謹慎的樣子。哥哥楊勇則甚為好色，妻妾成群，每每使母后為之蹙眉。煬帝（當時為晉王）終於在楊素的協助之下，成功地使母后動心，取代哥哥，被立為太子。

事實上，煬帝好色猶較哥哥為甚。獨孤皇后死後，文帝寵愛宣華夫人以及華容夫人等美女。過去由於正妻吃醋而不太敢玩女人的文帝，這會兒便毫不顧忌地為所欲為，結果終因縱色過度而生病。就在文帝臥病在床、情況相當嚴重時，煬帝曾經企圖染指父親的愛人宣華夫人。宣華夫人好不容易逃出虎口，跑到病榻前，向文帝哭訴道：

「太子無禮！」

「什麼？廣（煬帝）這個傢伙終於露出真面目了！快叫勇（煬帝之兄）過來！」

文帝準備將已廢的長子勇，再度指定為繼位者。

「我不會讓你遂心如願的！」

楊廣露出奸譎的微笑。

有人說，父親是被他勒死的，也有人說，他使用的是毒殺的方法。總之，他是個非常機敏且極具洞察力的人。

──隋是否能維續到丹陽宮建造完成之時？

人們在談論這個問題──他不需要下人報告就能想像到此一景象。

「大家不把長安的情形向朕報告，以為朕被蒙在鼓裡，實際上，朕什麼都知道啊！」

煬帝這時候才把視線轉到虞世基身上。

虞世基不敢說話，趕緊跪伏在地上。

※※※

長安發生什麼事，煬帝並沒有聽到詳細報告，但是他都能猜個八九不離十。

進入長安的李淵擁煬帝之孫代王楊侑登基，並且宣佈煬帝為太上皇，同時，改元為義寧。這件事情當然一點沒有和身在江都的煬帝商量，完全是李淵獨斷主導的措置。

「朕的孫子賜給李淵一些什麼東西，朕說出來讓你聽一聽。」站在迷樓上的煬帝再度仰望天空道，「第一件東西是黃鉞……」

黃鉞──黃金製的斧鉞，象徵用以討伐天下的不順從者，是天子權威的表徵。把這個東西借給李淵，表示李淵已成為準天子。

「第二件東西是使持節（節為天子命令權之象徵）……」煬帝接著又道，「也就是說，李淵身兼大都督內外諸軍事、尚書令、大丞相這些頭銜。」

「皇上明察。」

「哈！這些都是朕的父親由周帝處獲授的東西，朕怎麼猜不出來呢？哈！哈！哈！」

煬帝以空洞的聲音大笑。

煬帝的父親文帝由北周靜帝處獲授同樣的頭銜，並在不久後將北周滅亡。

「快！丹陽宮必須趕工完成！」

煬帝說了這句話就走開。

「遵命。」

虞世基再度叩頭。

煬帝緩步走在迷樓迴廊上。雙手撐著腰，一副疲憊不堪的樣子。驍果兵、禁衛兵──隔著一定的間隔站在那裡。

（驍果兵之數減少許多了……）

雖然沒有一個大臣報告這一點，煬帝卻知道驍果兵陸續逃亡的事實。驍果兵大部分都是關中出身的人，都把家眷留在長安或其周邊。他們歸心似箭，而煬帝卻一點沒有北歸的跡象。自從遷都丹陽之事決定後，驍果兵逃亡的現象益趨明顯。逃亡是他們和家人會面的唯一方法。煬帝剛派出追兵斬殺以集團方式逃亡的郎將竇賢，儘管如此，這項恐怖政策未能收到多大效果，逃亡現象並未因此杜絕。

煬帝居住的迷樓，位於現在揚州市郊外的觀音山。

仙人來玩，可能也會迷路──這是迷樓如此命名的緣起。後來東渡至日本的鑒真和尚曾經居住的大明寺，就在迷樓西側。

蕭皇后在迷樓中煬帝的寢殿內，她是後梁明帝的女兒，也就是《文選》編者昭明太子的曾孫女。

「皇上怎麼啦？為什麼一進來就照鏡子呢？」蕭皇后問道。

煬帝一進寢殿就拿起鏡子，仔細照看自己。這樣的事情從來沒有過，所以皇后頗感訝異。

「這個頭長得滿好看的……不知將要被什麼人砍下……」煬帝如此呢喃。

「皇上為什麼要說這樣不吉利的話呢？」

話甫說出，蕭皇后的眼睛已泛出淚光。

※※※

「天子有些異常──」

人們原來只敢以囁嚅之聲說這句話，現在卻變得毫無忌憚地到處大聲宣揚了。煬帝異常，已成了眾目昭昭的事實。

煬帝的異常，與人不同的一點是帶有嗜虐性。他動不動就要殺人，原本就非常嚴厲的隋制罰則，現在更是變得苛酷無比。眾大臣無日不在戰戰兢兢的狀態之下。「拖出去斬！」──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會在這個命令之下人頭落地。

江都隋軍核心的驍果兵，全都渴望返回長安，但遷都丹陽之事決定後，他們已陷於絕望狀態，連指揮官也無力壓制部下了。

「竇賢即使不逃亡也會被殺的，他那樣做實在是迫於無奈。」

軍方首腦無不同情在追兵手下被殺的郎將竇賢，同樣的事情，明天就有可能降臨到自己的頭上。

「追兵指揮官應該和他一起逃亡才對。」

「說的也是。要是我，大概會這樣吧！」

「你手下的驍果兵，逃亡的已有多少人了？」

「今天點名時，發現少了八十二個。」

「要是被天子知道，你大概會沒命吧？」

「我們每一個人的命運不都一樣嗎？」

「我們沒有道理白白被殺！」

「對！與其被殺……」

虎賁郎將元禮說到這裡，把後面的話硬是嚥了回去。同為虎賁郎將的司馬德戡卻替他把後面的話說了出來：

「與其待宰，不如把他幹掉！然後我們回西方去！」

現在說這類話，他們再也不壓低聲音，反而是在大廳內高聲談論。誰敢冒死把這情形向煬帝密告呢？連煬帝的「學友」宇文化及都被捲入謀反漩渦。原來，他的弟弟宇文智及是首謀之一。

──大家聯合起來幹！

這句話已成為這一批人的口號。

宇文兄弟是北周名門宇文述之子。宇文化及的另一個弟弟宇文士及，娶的還是煬帝的女兒南陽公主。因此，照理這一族人應會對煬帝至死效忠才對。然而，如果再對煬帝恭順，可能會招致部屬批評，甚至因而喪命。

和江都諸臣一樣，他們也只有謀反一途。

煬帝被殺已是必然的命運，而造成這個結果的，完全是他親手種下的因。當武裝士兵前來奉迎時，他還不知道事態已嚴重到這個地步。

「世基在哪裡？」

煬帝問道。煬帝第一個想到的是對他最為忠貞、對遷都丹陽之事也第一個表示贊成、並且為此諸多奔波的虞世基。

「世基被梟首了。」

政變一派軍人面無表情地回答。

「他已經死了……」

天下之主煬帝這才知道，江都宮殿之內已無半個站在他這邊的人。

煬帝被帶進寢殿內。司馬德戡、裴虔通等年輕人，手執白刃站在那裡。

「朕有什麼罪呢？」

煬帝想怒吼，但出口的卻是纖弱尖細的聲音。

「陛下之罪既重且多……」

這句話到底是誰說的，後來一直沒人知道。大家說，這大概是上天之聲。

突然湧起啜泣聲。起先，眾人以為是煬帝在啜泣，但這明明是幼兒的聲音。原來，是煬帝末子趙王楊杲，由於驚嚇過度，抓著父親的衣服哭了起來。趙王楊杲這時候十二歲，他的母親是蕭氏，不過不是蕭皇后，由於姓氏相同，因而她被稱為蕭嬪。由於是老來得子，煬帝因此非常溺愛他。

「斬！」

裴虔通高聲喊道。一切都在異常狀態之下。裴虔通如此喊叫時，想必他的心理狀態也不正常吧？

「呀！」

應聲衝到前面的部下由於過度興奮，行為也異於常軌，這名漢子迅速揮出白刃。

哭泣聲倏然止住。少年的鮮血濺在煬帝的御衣上。

現在輪到煬帝了。煬帝把右手伸向前道：

「天子有天子的死法，不得以刀刃相向，你們拿毒酒來吧！」

「不行！」

這好像又是上天之聲。聲音從哪裡來，沒人分得清楚。

「這時候還管什麼天子不天子？一樣都是人！」

說著這句話走到煬帝面前的，是校尉令狐行達。

煬帝噤聲不語。他以顫抖的手解下自己的衣帶，把它遞給令狐行達。令狐行達接下衣帶，把它掛到煬帝的脖子上，煬帝遂被勒斃。

瘋狂的血腥肅清行動旋即展開：煬帝的弟弟蜀王楊秀和其子被殺，煬帝之子齊王楊暕和其二子也被殺。隋皇室、外戚之中被饒一命的，只有宇文智及的密友秦王楊浩（煬帝之侄）。

蕭皇后在宮女的協助下，將煬帝和其子楊杲的屍體納入小棺中，埋葬於西院流珠堂。宇文化及等人離開江都北行後，一個叫陳稜的人將之改葬吳公台下，到了唐朝，再度改葬於雷塘。後來的唐朝詩人白居易有詩云：

吳公台下多悲風。

## 一八七綠影一千三百里

綠影令人有涼爽之感，然而對在炎陽底下行軍的將兵而言，這條路何其迢遙，他們所受的煎熬可想而知。他們是為了返回家鄉而弒殺天子的。這樣的軍隊，當然毫無戰意可言。

※※※

「西歸！西歸！」

殺死煬帝的造反軍將領喊著這句話，他們率領部下沿著運河北上。故鄉關中（以長安為中心一帶）在遙遠的西北方，宇文化及以下的造反軍首腦倘若沒有答允率領他們歸鄉，定然會和煬帝一樣被部下殺害吧！

在江都的隋皇族，除了煬帝之侄秦王楊浩，無一倖免。

（留著他或許有用處……）

造反軍在這個不確定的想法下，饒了與宇文化及之弟宇文智及為莫逆之交的楊浩一命。

北上軍隊有十餘萬之眾。宇文化及自稱為大丞相，以受皇后懿旨為名，奉楊浩為皇帝。

煬帝殞命的消息傳至東都洛陽時，王世充、段達以及元文都等將領，立即擁越王楊侗登基，並且改元為皇泰。這名少年史稱皇泰主，他是煬帝的孫子，眉目如畫，是個極為溫厚仁愛的美少年。

此一洛陽政權，實際上的主事者是西域人王世充。

訃報之後，又傳來宇文化及擁立楊浩，並且正在北上途中的消息。

「該如何是好呢？」

洛陽長老段達，召集重臣舉行會議。

隋的制度是，門下省有兩名納言，內史省有兩名內史令，組合而成朝廷的主幹。段達和王世充為納言，元文都和盧楚則為內史令。

「一是與李密聯手攻打宇文化及，二是與宇文化及聯手攻打李密，三是順乎自然，看情形再說──現在只能從這三個途徑中擇一行事。」王世充道。

依歲序而言，這樣的會議應該由段達主持。但由於此人行事非常欠缺決斷力，由他主持的會議每每拖拖拉拉，甚少會有結論。因此，由王世充整理出問題重點，以利進行議程，早已是他們的習慣。也就是說，王世充才是真正的會議主席。

「與李密聯手──」段達以微弱的聲音道，「李密是我們正在交鋒的對手，他會輕易答應和我們聯手嗎？」

「至於和宇文化及聯手，我認為這是絕對要不得的事，他是弒殺主上的大逆之賊，我們怎能如此！」元文都道。

「說到逆賊，李密還不是一樣？」

由於是正在和李密激戰之中，因此，王世充不太贊成與李密聯手一案。

「逆賊也有程度之別──」盧楚身子挨近膝蓋道，「我們奉皇孫為天子，李密卻未奉任何人為主子，而宇文化及則以秦王為天子。語云，天無二日，地無二主。倘若與宇文聯手，我們豈不是要侍奉二主嗎？」

「這麼一來，只有順乎自然一途囉？」段達搖搖頭道。

「聽其自然的結果，說不定會導致宇文化及和李密聯手。李密一人已令我們感覺十分棘手，要是再和率軍十餘萬的宇文聯手，我們不是就奈何不了他們了嗎？」

元文都以冷靜的口吻道。

客觀地說，與李密聯手應為最善之策。──元文都的用意是想如此說服大家，尤其是王世充。實際上，這個建議有太多元文都的主觀成分夾雜其中。

目前的洛陽政權，完全在王世充的掌握之下。由於段達份量不夠，因此，主導權遂被由江都率領軍隊新來乍到的這個碧眼西域人王世充掌握。

（不能一味苛責段達，這件事情我也有責任……可是，王世充擁有軍隊啊！……）

元文都內心裡有切齒扼腕的感覺。

為壓制在洛陽專擅的王世充，最好的方法是迎接另一個擁有軍隊的實力者進來。這個人選，比起弒殺天子的宇文化及，和自己交情不錯的李密當然較為適當──這是元文都的想法。

──宇文化及擁戴另一個天子。元文都遂以此為由，主張與李密聯手。

「看樣子，除此以外沒有他途吧？」

王世充最後贊成與李密聯手之案。

盧楚這時候露出了滿意的微笑。

（混賬！怎麼可以喜形於色呢？）

元文都真想臭罵他一頓。

盧楚憎恨王世充專橫之心絕不亞於元文都。對引進李密的效果，盧楚的想法和元文都一樣。

※※※

弒殺煬帝的宇文化及軍隊，正準備利用煬帝開鑿的運河北上。但是運河需要經常保養，管理不當時，河底會因淤沙而變淺，此外還有堤防崩潰船隻無法通行的可能。

宇文化及的北上軍隊，果然無法利用運河，只有沿著運河走陸路一途。

雖然有兩千輛向民眾徵調而來的牛車，但它們都是用來載運後宮宮女和宮殿珍寶。士兵只能靠徒步行進。在這種情況下，怨聲載道是必然之事。

四月天。──

這是陰曆，因此，時序已進入夏季。

大業年中煬天子，種柳成行夾流水。

西自黃河東至淮，綠影一千三百里。

這是唐朝詩人白居易題為〈隋堤柳〉的詩。綠影令人有涼爽之感，然而對在炎陽底下行軍的將兵而言，這條路何其迢遙，他們所受的煎熬可想而知。他們是在弒殺天子後，準備返回家鄉；換句話說，他們是為了返回家鄉而弒殺天子的。這樣的軍隊，當然毫無戰意可言。

總帥宇文化及是個小人物。雖然在弒殺煬帝後受大家擁戴為首領，但據說於即將行事的當時，他曾經渾身顫抖，不知如何是好。

（在這樣的人領導下，事情絕不可能成功！）

有此想法的司馬德戡於是企圖殺掉宇文化及，卻因計劃洩漏，反而被殺。

這支支離破碎的軍隊來到黃河附近時，與李密軍發生接觸。這時候的李密尚未與洛陽朝廷聯手，當他看到即將進入自己勢力圈內的軍隊，就企圖將之擊退。

李密是投靠翟讓造反集團後，因分配戰利品事宜發生爭執，進而殺掉翟讓，並且將整個組織奪過來的。

「你日後有何打算？」

殺死翟讓後，李密對被稱為翟讓左右手的年輕人徐世勣如此問道。

「沒了頭的手腳，有什麼地方可去呢？如果你肯留我，我就留下來啊！」

徐世勣如此回答。這個徐世勣此時正駐守黎陽。黎陽是黃河的分流之處，遠征高句麗時，自南方經由運河運來的軍糧，都在這個地方轉運。

李密憂心忡忡。弒殺天子的宇文化及，大軍正由前方壓來，為了要擊退這批軍隊已經搞得他焦頭爛額。而令他更為不安的是背後的芒刺，洛陽軍隊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奇襲過來。

就在這個時候，洛陽派遣使者前來。

「希望大人不要介意，朝廷只是需要一種形式。敬請大人書寫一份降表（投降書），並且註明將討滅宇文化及以為贖罪，一切只是形式而已。」

使者蓋琮誠惶誠恐地說。

洛陽提出的條件是，要給予李密如下的官爵：太尉、尚書令、東南道大行台行軍元帥、魏國公。

不過，這要以下面之事為條件：先平化及，而後入朝輔政。

「主上失德，臣下因而蒙受諸多禍害。微臣生於柱國之家，無日或忘忠節之事，卻為情勢所迫，方落草為寇。今聞越王登基，微臣願改頭換面，為隋王室效忠──」

李密滿口答應，書寫降表。他不會因此損失什麼，卻得以祛除腹背受敵的憂慮，能夠專心對付眼前的敵人，何樂不為？

接到李密答應書寫降表的報告時，元文都等人莫不額手稱慶，大叫「天下即將平定」，並且在上東門舉行宴會，連段達都在席上舞了起來。王世充睹狀頗為不悅，口中呢喃道：

「將朝廷官爵授予賊首……這成何體統？」

※※※

宇文化及的軍隊純屬烏合之眾。他們只是在「返回故鄉」這個目的之下，糾結在一起的一群人。

「什麼？要我們打仗……？」

「沒人跟我們說過要打仗啊！」

「我們到底要跟什麼人打仗？」

「為什麼要攻打我們？」

「你這個人真沒頭腦。我們殺了天子，當然人人得而誅之啊！」

「天子不是我們殺的，是大丞相幹的呀！」

「和大丞相在一起，到哪裡去都有可能被殺呀！」

「來到這裡後，我一個人就能回關中去！」

士氣完全滑落，逃兵人數與日俱增。

沒有後顧之憂的李密，發揮最大的力量展開攻擊，使宇文化及軍隊陷於絕地。宇文化及的軍隊因糧食已盡而大行掠奪附近一帶，引起住民的反感，情勢益發不利。李密軍隊則連戰皆捷。王軌、陳智略、樊文超、張童兒等宇文化及軍部將，各率領萬餘或數千兵向李密投降。宇文化及則帶領二萬殘兵逃向北方魏縣。

李密每次奏捷，就派急使向洛陽報告。洛陽的皇泰主以下到一般庶民，莫不欣喜雀躍。

由於與李密交戰，洛陽許久以來始終未有過安寧的日子。洛陽政權的命令，走出城門一步就無人理睬。如今，嚴重威脅洛陽的李密不但降服，還把新出現的敵人擊潰。不要說官員會在上東門狂喜亂舞，連期待天下將因此而安定的庶民，也一樣歡欣鼓舞。

一種可以用「李密旋風」稱之的氣氛，正瀰漫整個洛陽城。王世充對此甚為不悅，他認為這個事態不能置之不理。

「李密以勝利者姿態進入洛陽後，必然會受到元文都以及盧楚等人的奉承，也一定會要求掌握兵馬大權。到時候，我們的立場將會如何，你們考慮到這一點沒有？」

王世充召集主要幕僚問道。

「他們是新來的，我們為什麼要把兵馬大權交給他們呢？」

「是啊！這許久以來，我們和李密激烈交戰。我們當中有許多人的父親、兄弟喪命於他們的手中。絕不能把兵馬大權交給他們！」

幕僚們紛紛激昂地大嚷。

王世充就在等待他們激昂起來。

「你說我們不能這樣？可是，你有沒有想到他們也持著同樣的想法？李密軍中也有許多人死在我們手下，他們同樣也有父親和兄弟。你想他們會放過我們嗎？」

王世充把拳頭向前伸。這個拳頭很快就顫抖起來。

「我們應該如何，請將軍指示！」

一名幕僚忍不住地叫了出來。

「我們絕對聽從將軍的命令！」

「請對我們發令！」

「我們必須有所行動才可以！」

「這樣下去，我們是絕對沒有前途可言的！」

「請給我們指示！」

此起彼落的聲音，充滿著悲壯感。王世充眼見氣氛已十分高昂，就說：

「我們必須斬掉企圖迎接逆賊李密之徒。內史令元文都和盧楚，這兩個人是元兇！」

眾人騷然。

「現在來訂立作戰方式！」

王世充以冷靜的口吻說。

七月戊午日，王世充發動政變。由於他還掌握著城內軍權，所以政變自然成功，元文都和盧楚一如預期，在興教門前被剁成肉醬。倘若舉事拖延數日，讓李密進了城，這件事情或許無法進行得如此順利。王世充知道這一點，因此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舉事。

李密於前往洛陽的途中，在溫縣聽到政變的消息，立刻折返金墉。

「王世充這個傢伙膽敢與我做對！非給他顏色瞧瞧不可！」

擊潰烏合之眾後的李密，似乎有些輕慢之心。事實上，他雖然打贏宇文化及的軍隊，自己的兵員也折損不少。之後，李密又與王世充交戰，卻因戰事失利，轉向長安逃竄，前去投靠李淵。

長安的情形是：在接到煬帝的訃報後，被立為隋帝的楊侑立即讓位，由李淵登基。這是五月甲子日發生的事。

唐王朝於焉誕生。

李淵是為唐高祖，年號改為武德。武德元年是公元六一八年。

宇文化及逃至魏縣，在該地弒殺自己擁立的秦王楊浩，並以皇帝自稱，定國號為「許」，改元為天壽。這是同年九月間的事。

## 一八八野心葬送熊耳山

盛彥師做了這個判斷：李密要去的是洛州以外的地方。這個地方除襄城的張善相處之外無他。要到襄城，則一定要通過熊耳山南面的谷道。

※※※

進入長安的李密悶悶不樂。他被授予的官職是光祿卿，廷臣的最高階層為三公九卿，光祿卿即是其中之一。

「這樣的窩囊氣我受夠了！」

旁邊沒人時，他呢喃著這句話。這已成為他來到長安之後的習慣。

光祿卿是負責守衛宮門的要職，漢代稱為光祿勳，下有數名中郎將。然而從南北朝時代起，這個職位開始兼管宮中膳食事宜以及料理各類傢俱、日用器具等物品。事實上，這些兼管事宜已變成比守衛宮門更為重要的任務。也就是說，這是為天子用餐之事服務的人。

唐王朝這時候已成立，天子是往年的太原留守李淵──那個不久前還寫信來說「想奉你為首領」的李淵。想不到自己現在卻要為這個人伺候膳食事宜，李密當然怏怏不快到了極點。

讓他懊惱的事情並非僅此一端。

以李密為主帥的造反集團，其下尚有徐世勣和魏徵兩名有能力的部下，集團也因而得以保持勢力。這兩個人，可以說是李密的左右手。

魏徵和李密一起歸降長安唐朝，徐世勣則留在原來的造反集團勢力圈內。後來，在魏徵的勸誘之下，徐世勣也向唐歸降。唐天子李淵給予這兩人相當的厚待禮遇。

李密對自己的部下受厚遇，最初也感覺高興，但後來卻對此漸漸產生疑心。

（這當中似乎有些蹊蹺……）

徐世勣和魏徵是難得一見的優秀人才，李密能在天下稱霸一時，完全是靠這兩個人的輔佐。這一點，李密本身最為清楚，他當然希望這兩個人永遠在他身邊。而皇帝李淵對這兩個人的厚遇，在陪臣之中少見前例。

舉例言之，徐世勣受賜唐王朝國姓「李」，現在徐世勣已改姓稱李世勣。其後，為了避諱唐第二代皇帝太宗李世民諱名中的「世」字，這個人後世即以李勣之名而廣為人知。儘管此時他的名字猶叫李世勣，不過慮及他在歷史上的知名度，本書現在起即以李勣稱呼。他獲賜李姓的經過是這樣的：

接受魏徵的勸誘決定向唐降服時，他把自己支配下的土地之郡縣、戶數、人口兵數及軍馬數等列表，呈給李密。

──承諾降服的李勣，派遣使者前來長安。

高祖（李淵）接到這個報告後，引頸企盼使者進宮晉謁。然而使者卻沒來。經過查詢才知道，李勣已以如下之詞，將自己支配的土地呈獻給唐：

──這些民眾和土地，原本都是魏公（李密）的。倘若由我將此呈獻給唐，豈不是以主子的失敗為自己謀取私利。我以因此而富貴為恥。故將此列表提報魏公，再由魏公呈獻給朝廷。

「李勣不背德，不邀功，誠真正純臣。」

高祖聽後甚為感佩，乃賜以李姓，並且命他為唐經略虎牢以東之地，同時授予他新得之地的官吏任命權。這是特例的寵遇。李勣之獲賜國姓意味著，他已不再是光祿卿李密的家臣，而是唐皇帝的家臣。

魏徵同樣甚受高祖器重，每每受後者召見，諮詢以國家大計。李勣的降服，也是魏徵奉高祖之命遊說的結果。

「我的兩個重要部下，不等於被李淵奪去了嗎？」

李密想到這一點，就更加懊惱。

「大人近來心情如何？」

一天，一起向唐歸順的部下王伯當，壓低聲音問了李密一句。

李密凝視王伯當的臉片刻。他的部下中，李勣和魏徵甚受唐王朝厚遇，這個王伯當卻不然。雖然這名部下獲授左武衛將軍這個看似堂皇的頭銜，實際上，他頗受冷遇。王伯當空有這個頭銜，並無任何實質任務，虛有將軍之名的他，手下連半個部下都沒有。同僚魏徵常被皇帝召見，他卻從來沒有過。

「我的心情怎麼可能好呢？」

李密同樣壓低聲音回答。

「在長安實在無聊，相信以後情形也不可能好轉。我們索性回東方去如何？那是我們原來的地盤，那邊有許多我們的舊夥伴呀！」

王伯當提出這個建議。

※※※

李密來到高祖面前奏道：

「卑職來到長安之後，只是悠閒度日，對國家絲毫未有建樹，深深以此為苦。如今洛陽之王世充遲遲不肯歸服我大唐，已成為統一大業的一大障礙。所幸華山以東之地尚有許多卑職舊日部屬，卑職有意前往召集他們，就近攻打洛陽，以聖上之名招降王世充。事之可否，尚請聖斷。」

這是個大問題。

「這無異是將魚投入水中，李密一定去而不返。」

「不，這毋寧是縱虎歸山，李密日後一定會為唐帶來禍害！」

與群臣商討的結果，大部分人表示反對意見。實際上，李密的經歷實在令人不敢領教。曾經擔任楊玄感謀反參謀的他，一進入群盜翟讓軍團後不久，就奪取了這個組織。

「他是叛變成性的人，應該永遠關在長安，到死為止。」

大多數近臣持的是這個意見。

「兒卻不做如此想。」長子建成對父親奏道，「這的確是縱虎歸山；這座山也的確是我們非翻越不可的，然而山上卻有另一隻老虎。這一來，山上就會出現兩虎相鬥的事情……」

「兩虎相鬥……」

高祖腦中立刻浮現洛陽王世充和李密展開殊死搏鬥的場面。

「等到我們要越過這座山時，兩隻老虎中的一隻已被噬死，另一隻不是傷痕纍纍，就是疲憊不堪吧？」

「這……世民，你的看法如何？」

高祖轉向次子世民，詢問他的意見。

「這……」世民思考片刻後回答，「兩虎相鬥當然最好……可是，萬一他們變成和好的一對，結果會如何呢？」

「他們哪有可能變成和好的一對呢？」

建成以不屑的態度反駁弟弟的意見。

「這……或許不會吧？……我也不希望如此……」

世民含糊其詞地說。

在號稱西秦霸王更以皇帝自稱的薛舉死後，集合蘭州諸軍繼承其位的薛仁杲，不久前才被李世民攻滅。在戰場上神勇無比的他，表示意見時卻如此有一搭沒一搭地缺乏自信。

「當然不會！」

建成以叱責的語氣說。此時父親李淵已就帝位，建成當然被立為皇太子，原來就自信滿滿的他，就皇太子之位後，似乎變得益發驕慢。

（戰勝薛仁杲是因為運氣好，不然就是幕僚優秀的緣故。）

皇太子建成如此評價弟弟的勝利，而這正是世民所渴望的。

皇太子有自己的辦事處所，那裡可以說是一個小宮廷，因此他是相當忙碌的。父子正在就李密的問題商議時，這個小宮廷有人前來，以發生重要事情為由，要他回去。

「決定讓李密離開長安是吧！？」

建成再度確認後，離宮回去。

事實上，會議已經有了結論。「速行東征」的詔書行將頒給李密。處理完這些雜務後，高祖李淵和次子世民兩人留了下來。

「群臣都在擔心，而建成卻說這是多此一舉……」高祖道。

「兒擔心的是另外的事情。」

哥哥不在時，世民說話就很爽快。

「你擔心什麼？」

「東方有李密的部下徐……不，受賜國姓的他現在姓李，這個李勣表面已經對我唐朝效忠。唐好不容易有了這股忠實勢力，而謀反成性的李密這一去，他們會不會集結成反唐勢力──我擔心的是這一點。」

「唔……這樣的想法不是沒有道理……。黎陽李勣一旦表明心意，必是絕對忠誠的人，這一點可以由他上次投降的經過看得出來……。不過，舊主再度出現面前……這就很難說。讓他回去，好像是朕的失策……」

高祖用拳頭敲打幾下宮殿圓柱。

唐王朝才誕生不久，基礎還十分薄弱，必須在各方面異常慎重才行。

※※※

──立即折返長安！

這道詔書追風似的被送到正在東征途中的李密手裡。李密在一個叫稠桑的地方接到這道詔書。

「現在該如何是好呢？」

李密召集部將開會討論。

表面上是討論，實際上，李密心意已定。他在出發前就有叛變之意，所以，現在絕不願意乖乖返回長安。

「應該奉旨返回長安才對，除此以外別無他途。」

如此進言的是賈閏甫。

「現在回去，一定會完蛋。准許我出征，卻又突然下旨召回，這表示一定發生了什麼事。群臣中對我懷恨在心的人為數不少……我索性奪下這個桃林縣，盡可能地徵收兵糧後北上，然後渡河吧。一旦回到黎陽，以後就什麼都不怕了！」

李密如此道。實際上，他一點都不覺得訝異。真正感到訝異的，倒是東征之事被准許的時候。

（哈！終於察覺我有謀反之意了！）

做如是想的他，當然更不可能返回長安。

「既然被懷疑，我們更應該折返長安，以表明並無貳心才對。」

賈閏甫還是主張應該返京。

「你這是什麼話？回去等於是送死，誰會這樣呢？雖然唐已大致平定關中，但天下還遼闊得很。誰是天下之主，還沒有揭曉啊！」

「不行！唯有回去，將軍才能保住一命！」

賈閏甫啼泣著進諫。

「你少囉嗦！你再多言，我就把你斬了！」

李密右手搭到刀柄上，王伯當極力勸止李密。賈閏甫當天就離開陣營，出奔至熊州。

「你怎麼不逃呢？」

李密對王伯當說。王伯當搖頭回答：

「義士絕不因對方存亡而改變心志，我已決心要和將軍共存亡了。」

李密當初得以進入翟讓集團，完全是靠王伯當的安排。當年由於王世充發動政變而大敗於洛陽軍手下時，李密曾經逃到王伯當所在的河陽，以悲壯的態度道：

「我因戰敗而使各位蒙受如此苦難。現在我要自刎以謝罪。」

當時拚命勸止準備自絕的李密，並說服他同意前往長安的，也是王伯當。

李密斬了帶詔書來的唐使者，表明叛變之意。

事實上，長安在發出詔書的同時，已著手動員用以追擊李密的軍隊，行軍總管是一個叫盛彥師的人。

──李密軍正前往洛州。

派至各方面的間諜，傳來的都是同樣的情報。

「我們向熊耳山之南出發。」

盛彥師選拔數千兵馬後，下此命令。幕僚驚訝地問道：

「李密要去的地方是洛州。我們到熊耳山去，有什麼作用呢？」

「我才不相信他會去洛州。他一定是到襄城去找張善相。所以，我要在熊耳山埋伏等他。」

盛彥師以充滿自信的口氣說。

「將軍是怎麼判斷的呢？」

「因為這類情報太多，而且得來太容易。」

這是盛彥師的回答。

李密可以投靠的舊部下，只有黎陽的李勣和襄城的張善相這兩個人。而要到洛陽，必須經過洛州之路。前往洛州──李密儘可能地把這個消息散佈出去。軍隊移動的目的地應該是最高機密，怎麼會有這麼多情報散佈到外面呢？

（這是佯動作戰──）

盛彥師做了這個判斷：李密要去的是洛州以外的地方。這個地方除襄城的張善相處之外無他。要到襄城，則一定要通過熊耳山南面的谷道。

李密軍果然突然轉變方向，走入熊耳山，結果被盛彥師的伏兵襲擊而全軍覆沒。盛彥師直攻進入谷道的李密軍長蛇之列的中央部位，將先頭部隊和殿後部隊切斷，然後斬了總帥李密和副將王伯當。

這個企圖稱霸天下的人，於是消失在熊耳山中。

## 一八九又一個天子

王世充定國號為鄭，並且改元為開明元年。竇建德聽到這個消息，就立即與王世充絕交，並於洺州豎起天子旌旗。也就是說，又有一個皇帝誕生了：竇建德以「夏」為國號。

※※※

李密的首級，在高祖的命令下，被送到黎陽的李勣處。

李勣面北對之行跪拜禮。君主面南，臣屬面北，是君臣之禮。他於慟哭後，上書長安，請求為李密舉行葬禮。高祖准其所請，復將李密的遺骸送到李勣處。李勣將他埋葬於黎陽山南。這是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六一八年）十二月的事。據傳李密享年三十七。

雖然唐的年號已經啟用，也略具王朝的雛形，實際上，唐尚未掌握全國。

李密已從舞台上消失，但洛陽仍有西域人王世充這個大勢力存在。王世充逐一推倒政敵，由鄭公成為鄭王，勢力之大，已無人能望其項背。

此外，河北有盜匪出身的竇建德；河東之北有以太守自稱的劉武周；連戰敗未死的宇文化及都在魏縣這個彈丸之地，以許國皇帝自稱；西方甘肅也有一個叫李軌的人自稱為大涼皇帝。

繼李密之後，從舞台上消失的是許國皇帝宇文化及。攻殺宇文化及的是竇建德。

雖然宇文化及被李密擊退，逃走時卻死命帶著從江都運來的金銀財寶和宮女群不放。然後，他以這批財寶為餌，誘引地方上的匪賊頭目王薄入伙，以一個叫聊城的地方為據點。聊城在現在山東省北部，在因小說《水滸傳》而聞名的梁山泊北方約十公里處。這個地方接近竇建德的地盤。

「竟敢來到我們的地盤撒野。把他們幹掉！」

竇建德軍這批匪賊，人人都是夠凶悍的。

「當然！非把他們幹掉不可！」竇建德道。

「誰敢到我們地盤附近來，誰就遭殃，我們必須讓世人明白這一點！這樣，以後才不會再有人敢到這附近來！」

部下個個露出摩拳擦掌的氣勢。

「等一下！」竇建德在群臣會議席上，舉起右手道，「我們要把宇文化及幹掉，並不是因為他闖入了我們的地盤內！你們聽著！……我們是隋朝國民，所以，隋天子是我們的君主，而宇文化及這個混蛋，竟然殺害了我們的君主，這樣的傢伙非討伐不可！不管他有沒有進入我們的地盤，我們也一定要把他幹掉！」

竇建德以大義名分為幌子。

出身國家元勳家庭、以高官身份受國家厚祿的宇文化及，竟敢弒殺天子；而草莽之民，被朝廷視為賊寇的竇建德要為天子報仇──這不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嗎？

「是的，我們知道啦！」

如此回答的部下，實際上並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竇建德退出後，他們紛紛交談起來。

「嘿，兄弟，你不覺得我們首領近來有點不對勁嗎？」

「就算正常如故，可是，說的話越來越難懂……」

「我真聽不懂他說話的意思……」

由於這是個混戰的時代，所以，準備攻打以聊城為基地的宇文化及的人，不只竇建德而已。唐高祖李淵的堂弟李神通也正要率領軍隊攻打聊城。

李神通受封為淮安王，並且被任命為山東道安撫大使，當時在李密手下敗陣逃竄至魏縣的宇文化及就是在李神通的追擊之下才逃亡聊城的。追擊前來的李神通，包圍了聊城。由於城內兵糧已盡，宇文化及表示投降之意。然而李神通不接受這項請求。

──接受投降的話，我將無法犒賞辛苦作戰的將士。

這是李神通拒絕接受投降的理由。依據當時的作戰成規，攻陷城池時，可以掠奪城內財物，而如果敵方投降則不可以。

安撫副使崔世幹進言道：

「我們不能在這裡拖延時間，不然，竇建德遲早會打過來。到時候，我們會被兩賊夾攻，進退維谷。不如接受投降吧！」

但李神通不肯接受這個建言。

「大王昧於財寶而不顧大局，是不智之舉……」

極力說服的崔世幹甚至說出這樣的話來，李神通一怒之下，把他監禁了。

包圍戰進行到對方將舉起白旗時，宇文化及由濟北郡運來了救援物資和武器，聊城因而精神百倍，再度負隅頑抗。

在圍攻的唐軍中，以貝州刺史趙君德最為活躍。他現在正挺身攀登城壁。唐軍應立刻展開掩護攻擊。倘若命令後續部隊出擊，猛然射箭，攻陷聊城的目的或許能夠達成。趙君德攀登城壁時，自然也期待這一點。

「全軍撤退！」

未料，李神通下的是這個命令。

（倘若因此攻陷此城，趙君德將是居首功的人。我不能讓他這樣。）

這是李神通的想法。

「你們這是幹什麼！？快跟在我後面攻打呀！」

在城壁上的趙君德，拚命叫了起來。不多一會兒，他已明白情勢如此轉變的原因了。

「原來你們不願意看到功勞為我佔盡！你們這些卑鄙的東西，我再也不想和你們並肩作戰了！咱們從此一刀兩斷！」

被留在城壁上的趙君德，只有向宇文化及歸降一途。竇建德軍就在這個時候攻到聊城來。淮安王李神通一見到竇建德，立即撤兵。

※※※

趙君德罵得一點都沒錯，李神通是以表功為最大目的的人。後來太宗李世民即位時，他對以文官房玄齡居首功一節極為不滿。此際，太宗用以下的話訓了他一頓：

──叔叔，你貴為國之至親的皇族，實在不需要和功臣搶賞呀！

李神通實在過分以功勞為重了，他因一心一意想犒賞部屬，所以拒絕了聊城投降之請。此外，他由於不願被趙君德居首功，因而下令撤兵，以致坐失攻陷聊城的絕佳機會。

佔了便宜的是竇建德。由於李神通辛辛苦苦圍攻一段時期，聊城已到行將陷落的地步。結果，聊城在竇建德抵達後的第三天就被攻陷了。

在還沒有抵達之前，竇建德就抱著自信滿滿的態度。

（這次的戰爭，打來一定輕鬆之極……）

他不願部下因知道此一結果而士氣鬆弛，所以沒把這件事情說出來。實際上，他是早就勝券在握的。原來，因貪得財寶而與宇文化及結合的王薄，派出密使找上他。

──我與公卿格格不入。如果你攻打過來，我會大開城門迎接。

宇文化及以下聊城政權要人，全都是貴族。他們因為需要兵力，不得不把王薄引來，實則內心非常瞧不起他。

（你只不過是貪得財寶的匪賊！）

王薄雖是沒有受過教育的匪賊，卻也從態度上看得出對方心裡想的是什麼。

（你們是殺害天子的壞蛋，比我這個匪賊更為惡劣。天子都敢殺，你們當然也會把殺我不當一回事吧？）

起先看他們甚不順眼的王薄，後來變得心生畏懼。不快的感覺可以忍受，但可能會燒到自己的火非撲滅不可。這是他派心腹去找竇建德的原因。

「現在換土匪攻來……」

宇文化及歪著嘴巴訕笑。他們這些貴族都有一種偏見，認為如李神通這等士大夫指揮的軍隊，和竇建德這等土匪率領的軍隊截然不同。後者遠不及前者──這是他們的刻板觀念。

宇文化及在洛口敗在李密手下。雖然李密是謀反者，卻出身名門，因此，被打敗的宇文化及倒是心服口服。李密軍實質上是以翟讓所建立的土匪軍為基礎的集團。然而宇文化及不管這樣的實質問題，他看的是指揮的人，也就是說，以領袖為評價的基準。

（現在輪到我來嘲笑你了……）

王薄屈指等待這一天的來臨。

實際上，匪賊的作戰能力遠高出政府軍。何況聊城的弱點，全都由密使告訴竇建德了。

竇建德帶來拋石機，猛攻聊城。此外，他也帶來撞車，用以撞破城門。

「不可小覷匪軍實力！快增強守門之兵！」

驚慌不已的宇文化及連連高喊。

（好戲還在後頭呢！）

王薄的軍隊被分散在城內四處，這也是令他不滿的原因之一。宇文化及如此做，似乎是想隨時將他除掉──王薄一直都有這個危機意識。這種情形，現在對王薄反而有利。因為每一個城門的守備隊，都有王薄的部下配屬在內，而且他的命令尚能及於這些部下。

「竇軍攻上來時，立即打開城門！」

王薄對分散各處的部隊隊長下了這道密令。

「咦！這是怎麼回事？賊兵從哪裡進城的？……呀！西方那邊也有……現在該怎麼辦呢？」

宇文化及在作為指揮中心的衙門裡急得團團轉。

「現在叫該怎麼辦，來得及嗎？」

王薄以冷漠的口吻道。他正是為了要看這幅情景，所以才離開部署處，來到宇文化及身邊的。

「活捉逆賊宇文化及！隋臣不得殺害！」

街道上傳來如此喊叫的聲音。

宇文化及頓時臉色鐵青，渾身顫抖。

聊城輕而易舉就陷落了。

竇建德進入作為宮殿的衙門內，他是想晉見蕭皇后。弒殺煬帝之後的宇文化及，卻帶著其皇后蕭氏北上。竇建德如此做，為的是若依禪讓方式即位時，需要有前朝皇后在場。

雖然宇文化及在混亂中自稱許國皇帝，但有意擇期舉行莊嚴儀式的竇建德，認為安撫蕭皇后是有其必要的。

「在下趕來，皇后現在可以放心了。在下已發下命令，絕不可傷害隋國百官，因為在下也是隋臣……」

從未進過宮殿的他，當然不懂大內規矩。至於宮殿用語，他自然壓根兒不會說。因此，他說話的語調很奇怪，不過，態度倒是十分昂然。在場的隋國百官，都是名門出身、在天子身邊伺候多年的人。但比起他們，竇建德顯得威嚴許多。

片刻後，竇建德退出，然後穿著喪服再度出現，舉行為煬帝之死慟哭的儀式。依宮中儀禮而言，此舉也有些離譜，而竇建德卻我行我素，貫徹到底。

（這是我的方法。以後的一切都要照我的意思做！）

他好像在作此宣言。

王薄有些擔心，低聲提醒他：

「戲不能演太久，不然會露出馬腳的。」

「戲很快就要演完了，頂多再兩幕吧！」

竇建德露出弔詭微笑回答。

下一幕是對謀反者處刑的場面。

宇文化及、楊士覽、元武達、許弘仁、孟景等謀殺煬帝的罪魁被捆綁起來，在隋國百官面前，一一被砍頭。這些謀反者無異於老遠從揚州帶著觀眾來觀看自己被處死刑的場面。

主犯宇文化及和兩名兒子承基、承趾，則用囚車被運往襄國郡，然後在該地被斬。竇建德與蕭皇后及煬帝之女南陽公主共同搭車前往，親自檢視處刑場面。

喜歡演戲的竇建德，將處刑一事分為兩幕演出，為的是要增加戲劇效果。

在這個時代，割據各地的群雄中，匪賊出身者中以這個竇建德最屬良質，這也是夠諷刺的一件事情。他每次打勝仗，絕不將戰利品歸為己有，而全都分給部下將兵，他用餐也非常儉樸，絕不吃肉，他的妻子曹氏，從來沒有穿過絲製衣物。

宇文化及帶了千餘名宮女來到這個地方，而竇建德卻讓她們自行決定去留。不僅如此，他還把大可以納為自己兵力的將近一萬名驍果兵（禁衛軍）自由解散。

「你不要裝出過分大方的樣子……」

王薄又提醒他。

這是唐高祖武德二年（公元六一九年）二月的事，這一年閏二月。依據史書記載，聊城陷落是閏二月發生的事。

接著，竇建德派使者至洛陽王世充處，表明要對隋的皇泰主效忠。皇泰主旋封他為夏王。

實際上，洛陽之主鄭王王世充，早已無意效忠皇泰主，他暗中進行篡位計劃已久。王世充迫使皇泰主禪讓，最後就帝位，是同年四月乙巳日之事。

王世充定國號為鄭，並且改元為開明元年。

竇建德聽到這個消息，就立即與王世充絕交，並於洺州豎起天子旌旗。也就是說，又有一個皇帝誕生了：竇建德以「夏」為國號。

## 一九○河東動盪

李世民道：「河東係富庶之地，物產豐富，為國家財政的重要泉源，千萬不可輕言丟棄。恭請皇上授予兒臣三萬精兵，兒臣定將討伐劉武周，並且收復河東之地。」

※※※

割據河東之北的劉武周也以皇帝自稱。

這個時期的皇帝都是如此自封的，唯獨劉武周的情形有些特殊。他於隋大業十三年（公元六一七年）成為太守，確實是出於自封。後來，他襲擊汾陽宮，將奪來的宮女們呈獻給突厥的始畢可汗，突厥因而立他為定楊可汗。突厥的可汗就是皇帝，劉武周遂以皇帝自稱，並且定年號為天興。

劉武周曾經以太僕（三公九卿之一，掌管天子之車馬及國內馬政）楊義臣的幕僚身份，從軍遼東，因功而被補為建節校尉。因此就出身而論，並非盜匪。然而他的作風卻比盜賊出身的竇建德還惡劣。

在現在的山西省北部，當時有這麼一個危險的集團。

李淵由太原向長安出發時，也因背後有劉武周，所以未敢舉全軍遠征。他因而以末子李元吉為并州總管，固守晉陽。

李淵成為皇帝後，李元吉被立為齊王。在晉陽輔佐李元吉的，是內監竇誕和右衛將軍宇文歆。李元吉還年輕，才十七歲，做事莽撞冒失，而且沒有責任感。

「我活在這個人間，等於是撿來的。我的人生本來就是多餘的，所以我要幹什麼？我絕不受任何人的拘束。」

他常說這句話。比起兩個哥哥，他長得非常醜陋，幼年時連母親都不願意抱他。

──我不要這個孩子。

或許出於玩笑，母親曾說過這句話。這件事情元吉在長大後知道了。

「我是差一點被丟棄的。就當我在那個時候已經死去，現在胡作非為有什麼關係呢！？」

他做事莽撞冒失沒有責任感，原因完全在此。由於連生母都不願意抱他，因此餵以奶水並且給予諸多照顧的是乳母陳善意。

在晉陽，他和輔佐人竇誕非常意氣投合。由於另一名輔佐人相當嘮叨，因此，元吉對他敬而遠之。竇誕是皇帝李淵的女兒──也就是元吉之姐──襄陽公主的丈夫，李淵的妻子竇皇后是他的姑姑。此人身份為皇帝女婿，同時又是皇后侄兒，當然什麼人都不怕。

「我們要玩就轟轟烈烈地玩。還怕有人會干涉嗎？」

竇誕不但未勸諫元吉行止要端正，反而如此慫恿他。

「《史記》中有孫子在吳王面前將一百八十名宮女分為兩隊，舉行仿真作戰的記載。我們也來玩玩，如何？」李元吉提議。

「要玩就玩真的，光是比劃沒有意思。」

竇誕更出了這個餿主意。

「我們讓男人也參加吧。我來率領其中的一隊！」

於是他們召集在晉陽宮殿工作的數百名男女傭人，發給他們真刀實槍。

「誰沒有認真打鬥，我就將他處斬！」

元吉如此威嚇眾人後，開始模擬作戰。結果，因此送命的人有十來個，負傷的更不計其數。連擔任隊長的李元吉也受傷，這場模擬作戰的熾烈程度由此可見。

乳母陳善意啼啼哭哭地苦勸不可如此胡來。正喝酒喝得爛醉的李元吉一時怒上心頭，咆哮道：

「這個女人以為曾經授我奶水就對我恩重如山！把她拖出去打死吧！」

自幼吃乳母奶水的嬰兒，長大後卻把乳母活活打死！李元吉的暴行可不只這一樁。

可以三天不吃飯，卻不能一天不打獵。──李元吉對打獵的瘋狂程度已至如斯。出外打獵時，他會毫不在乎地踐踏田園，夜間則到處闖入民宅，對住民的妻子或女兒施暴，因此，人民對他極為怨恨。

因宇文歆等人的報告而知道這些事情的長安皇帝李淵，一度解除李元吉的職務。這是武德二年（公元六一九年）二月的事。李元吉立刻請來并州地方有力人士，懇求道：

「我會給巨額報酬，也負擔旅費。你們到長安去為我的復職事宜請願吧！」

他的臉皮竟已厚到這個程度。

三月甲申，李元吉奉命復職。

※※※

李元吉復職的隔月，劉武周在黃蛇嶺召集包括突厥兵在內的軍隊。這批軍隊總數約五千騎。

「我要知道敵人的兵力有多少，張達，你率領一百名步兵前去挑戰看看！」李元吉命令道。

張達聽到命令，一時愣住。用一百名步兵向五千大軍挑戰，無異是以卵擊石，結果只有全軍覆沒一途。他起初以為是李元吉下錯了命令。

「是一百名步兵嗎？」張達回問道。

「我說的話，你聽不懂嗎！？」

「是的，遵命！」

兩個月前李元吉之所以被解職，原因出在一紙由晉陽送至長安的報告書，書寫的人是宇文歆和另外一些人，而張達就是其中的一個。

（他知道這一點，所以如此對我報復。好！你要如此，我也有我的辦法！）

張達率領百名部下出發，途中休息時，他對著全體部下道：

「我們這些人到黃蛇嶺，結果一定是全員陣亡。我們想活命，只有一條路，就是歸順劉武周。我已決定歸順，你們當中不願意歸順的，可以現在就回去！」

結果，沒有一個人表示要回去。張達於是向劉武周投降，並且充當嚮導，把他的軍隊帶到榆次。唐的榆次城一下子就被攻陷。

晉陽的十七歲不良少年，根本不知道劉武周的實力。兩年多前，當時尚是太原留守的李淵，就對北方劉武周不敢輕忽，並且與他打過局部戰爭。不過他當時認為劉武周只是以北方馬邑為基地的武裝游擊集團，實力尚不足為懼。

李元吉到現在還持著當時的印象。事實上，劉武周在這兩年已實力大增。第一，突厥對劉武周的援助，後來與日俱增。第二，被竇建德攻滅的魏刀兒之頭號副手宋金剛，率領萬餘手下歸入劉武周翼下。宋金剛雖是野盜，卻是個軍事專家，其下更有尉遲敬德這員猛將。

他已不是兩年前的劉武周。

等李元吉發現到這一點時，已經來不及了。

劉武周於攻陷平陽後，迫近介州，使這個地方也陷落。前往救援的唐左武衛大將軍姜寶誼和太常卿李仲文，遭遇伏兵成為俘虜，後來好不容易脫逃，狼狽歸國。

右僕射裴寂甚不服氣，於是志願為統帥。裴寂就是將晉陽宮宮女介紹給李淵，因而使得李淵不得不起而造反的那個人。

逼使李淵造反的，是裴寂和當時為晉陽縣令的劉文靜兩人，他們可以說是唐王朝建國的兩大元勳。但相較於裴寂於建國後甚受重用，劉文靜卻只被任命為民部尚書，地位在裴寂之下。劉文靜對此極為不滿。

兩雄難並立──結果，劉文靜遭到肅清。雖然李淵次子李世民對處死劉文靜之事表示反對，但裴寂堅決主張：

──劉文靜才略確實超人一等，但為人粗暴陰險。現今天下未平，有可能成為將來禍患的人，必須趁早處理才行！

高祖李淵最後遂聽了他的話。

裴寂如今回憶起來，當然感到不是味道。他志願出任遠征軍統帥，動機也在於此，他認為暫時離開長安較好。

裴寂對謀略確實有一套，但實戰方面則完全不行。他企圖奪回介州，卻遭到宋金剛的阻擋。裴寂佈陣於一個叫度索原的地方，宋金剛卻堵住溪谷水流，使溪水無法流到該處。由於將兵無水可喝，為了尋求水源，裴寂不得已移動部隊，結果為宋金剛軍所乘，遭到襲擊，全軍潰敗。

「這都是劉文靜的鬼魂在作祟……」

在不分晝夜朝晉州逃竄的路上，裴寂多次在馬背上呢喃這句話。

晉州以北諸城，悉數落入劉武周手中。姜寶誼又成為俘虜，再度企圖脫逃時卻未成功，為宋金剛所斬。

劉武周軍隊逼近唐之根據地晉陽。

并州總管齊王李元吉召來幕僚劉德威道：

「敵軍迫近，因此，我準備選拔精銳，出城迎戰。我把老弱婦孺留下來，望卿妥善保護他們。」

「遵命！望大王擊潰賊軍，奏捷歸來！」

劉德威噙著眼淚回答。

「這一帶猶如我的自家庭園。我每日打獵，所以對於地勢瞭如指掌。我是勝算在握的！」

李元吉拍著胸脯道。以十七歲少年來說，他算是很會演戲的。

（此地遲早會被攻陷……）

這才是他的看法。每日以行獵為樂的他，已為住民帶來許多禍害。如此下去，人民總有一天會奮起興兵與他為敵的。這一點，無惡不做的他自己最為清楚。

帶著妻妾，在精銳部隊的守護下逃回長安──這是他的打算。他根本沒有與賊軍交戰之意。年紀輕輕的他，倒是妻妾成群。騙過劉德威，走出城門，他就棄其任地，朝著西方長安死命地趕路。

劉武周到達晉陽城外，是李元吉剛脫逃出去之後。由於精兵都被李元吉帶去保護他的妻妾，因此，城內只有老弱婦孺。這些人當然絲毫沒有戰意。晉陽一個名叫薛深的土豪，打開城門迎入劉武周軍隊。唐王朝發祥之地於是落入匪軍手裡。

在長安的高祖，當然為此怒不可遏。

「元吉還年幼，這是輔佐人的責任！」他道。

好色的高祖擁有為數眾多的子女，其中元吉為正妻竇氏所生的子，因而格外受到高祖疼愛。

「朕留數萬兵力於晉陽，並且儲存十年糧食，為的是要應對這麼一天！據說，逃走之事是宇文歆建議的，歆非處斬不可，把他帶來！」

高祖因開創王業之地晉陽淪陷，而顯得有些失常。

逃回來的元吉，發揮其演戲的天分，流著眼淚道：

「兒臣本來決意死守晉陽，但宇文歆建議暫行逃走，俟日後圖謀再起，所以……」

「千萬不可如此！」

此際，大聲制止的是禮部尚書李綱。

「為何不可？」

李淵帶著怒意質問。

「輔佐齊王的人有兩個。要斬就兩個都斬，這樣才公道！」

宇文歆之外，另一個輔佐人是竇誕。這個人是高祖的女婿，同時也是竇皇后的侄兒。懼內到家的李淵，哪敢處斬他呢？

「可是，元吉說……」

高祖剛要說話，李綱卻搶白道：

「朝廷多次接到來自晉陽的報告。請恕臣直言，齊王年少頗多驕逸之處，這一點相信皇上也有所聞。宇文歆曾多次進諫，同時以書面向朝廷多次報告。反觀竇誕的情形如何呢？他不但從未有過進諫之事，還處處庇護齊王。由於齊王行為不端，招致民怨，因而失守晉陽，這才是最大原因。對齊王進諫的宇文歆和未曾有過進諫之事的竇誕，這兩個人何者有罪？如果要斬一個人就應斬竇誕，不然就兩個人皆斬才對！尚請皇上聖斷！」

李綱以凜然態度如此諫言。高祖聽後默然退出。

翌日，高祖在群臣面前道：

「都是齊王不好。兩名輔佐人對他是發生不了作用的。」

也就是說，他宣佈不追究輔佐人的責任。

戰敗的消息接二連三傳來。

宋金剛攻陷澮州，裴寂連連敗走。南方夏縣有一個叫呂崇茂的人自稱魏王造反，劉武周隨即與之呼應。裴寂連這等小謀反集團都打不過。此外也有一個叫王行本的人，也與劉武周勾結。

「賊勢愈來愈猖獗，實在難以討伐。於今之計，只有暫時放棄大河（黃河）之東，集中力量固守關西吧！」

高祖竟說出這樣洩氣話來。

「啟稟皇上──」

此際，高祖次子秦王李世民往前踏出一步道。

「你有什麼計策嗎？」高祖問道。

皇太子李建成不在場。

「太原乃王業基地，」李世民道，「也就是國家之本。而河東係富庶之地，物產豐富，為國家財政的重要泉源，千萬不可輕言丟棄。恭請皇上授予兒臣三萬精兵，兒臣定將討伐劉武周，並且收復河東之地。」

「你好像頗為自信嘛！」

李世民默然，只用力點了一下頭。

「好，就加派關中之兵給你吧！」高祖道。

## 一九一沙塵大作戰

「這不是普通的跑法，他們每個人都故意把腿抬高，用這樣的方法並不能跑得更快，只會消耗體力啊！」竇建德看出唐軍的攻擊態勢奇異，卻猜不透意圖何在。

※※※

秦王李世民率軍由長安出發討伐劉武周，是武德二年（公元六一九年）十月乙卯日的事。由於是次子出征，高祖特別送行到華陰長春宮。

這時候，黃河已結冰。

李世民率軍於十一月，由龍門渡過結冰的黃河，在一個叫柏壁的地方駐紮。與之對峙的是劉武周的部將宋金剛。

李世民採取的作戰策略是「堅壁不戰」。也就是說，把自己關在柏壁城內，不輕易出城應戰。以突厥勢力為後盾的劉武周軍，戰鬥方法自然非常突厥式──也就是遊牧騎馬民族式，他們一邊掠奪糧食一邊打仗。李世民遂迅速將柏壁周邊的糧食，儘可能地運進城內。

邊掠奪邊打仗的方式，不可能在一個地方長期進行。這是因為被掠奪糧食的地方已成荒地，再也無法養活他們。因此，找機會發動攻擊，攻打因糧食不足而精神萎靡的敵人，然後回到柏壁──這是李世民的基本戰法。

宋金剛手下有尉遲敬德以及尋相等猛將，擅長速戰速決作戰方式的他們，連連向唐軍挑釁。唐軍諸將也有意以速戰方式一決勝負，李世民卻搖頭不答應。

「一天的時間，對我們來說足以培養英氣，而對他們來說，卻使他們原本就不多的糧食更為減少。也就是說，每過一日，敵我之間的力量會更懸殊。所以，拖延時間對我們有利啊！」

「我們要等多久呢！？」

亂世軍人都是急欲立功的，他們熱切盼望能有在沙場大顯身手的機會。

「越久越好。」

「這樣不行！長久不打仗，士兵會變得懶惰，真正打仗時會不管用的。希望殿下給我們一個確切的日子。」

「好！我一會兒會宣佈這個日子的。」

參加作戰會議的唐軍諸將，全都等待著李世民把這個日子說出口。

「敵軍開始撤退的日子，就是我們發動攻擊的日子！」李世民道。

宋金剛軍因兵糧缺乏而開始向北方撤退，是翌年（公元六二○年）四月的事。

「現在發動攻擊！」

這是唐軍等待已久的一天，全體將士莫不奮勇向前，猛烈追擊。宋金剛軍隊的「撤退」立即變成「敗走」。追擊軍的士氣倍增，敗走軍的士氣則銳減。

「追呀！快追！」李世民連連喊叫。他等待這一天等得夠久了。

整日馬不停蹄地追擊，路程達二百里（約一百公里），這當中，唐軍一刻都沒停下來吃東西或喝水。

「我們不吃不喝，敵人自然也沒有吃喝的時間！」

李世民如此激勵將兵。

在呂州攻破尋相後，到達高壁嶺時，總管劉弘基忍不住抓著李世民坐騎的馬轡道：

「殿下，把敵人擊敗，並且趕到這個地方來，這已經是大功一樁，我們可以收兵了。繼續追擊的話，倘若殿下因此遭遇不測，可是國家的一大損失。同時，士兵都又餓又累，我們停下來休息一陣子吧！」

「不行！」李世民回答，「勝利在望，我們怎麼可以白白失去這個機會呢！一旦抓住的機會，絕不可以放走！我們絕不能給敵人喘息的時間，我已決心盡忠殉國，所以根本不在乎生死問題！」

李世民揮起馬鞭，他的豪邁之氣使唐軍益發奮起。唐軍繼續前進，將宋金剛軍追進雀鼠谷，一日交戰八次皆捷，斬殺敵人達數萬之多。

兩天來，連主帥李世民都未吃進一口東西，也滴水未嚐，頭上的頭盔更已戴了整整三天。

宋金剛麾下的尉遲敬德，集合殘兵敗卒進入介休城，李世民轉而對介休城發動猛烈攻擊，最後，尉遲敬德率領八千部下歸降李世民。這是依照作戰計劃得來的勝利。李世民的額外收穫是得到未陣亡的尉遲敬德。

唐以太原的官僚集團為基礎，其中不乏李淵麾下的大臣，但他們都是父親的幕僚。李世民亟欲能有自己的部下，現在他得到尉遲敬德了。

劉武周和宋金剛都因慘敗逃向北方突厥。秦王李世民於五月間凱旋長安，他以自己的力量奪回弟弟李元吉喪失的黃河之東并州之地。投靠突厥的宋金剛，後來企圖背叛突厥不成，逃向上谷，在突厥軍的追擊下被斬。劉武周也意圖返回自己的據地馬邑，卻因計劃洩露為突厥所殺。

※※※

凱旋長安的李世民，有以下的任務等著他：討伐以洛陽為根據地的王世充。

於五月凱旋的李世民，七月再度踏上征途。他這次採取的是孤立洛陽的作戰策略。

洛陽的王世充已自稱為鄭國皇帝，以洛陽為中心的地域，都在他的支配下。但這些地方只是在王世充的淫威之下，因畏懼而不得不服從，彼此之間並沒有休戚與共的認知。對在武力壓迫之下服從的人，同樣可以用武力使其脫離關係。

李世民以唐軍之威嚴，勸服王世充管轄下的諸州歸順。中原諸州原本就對暴發戶似的西域人王世充沒有多大好感，反倒認為柱國出身的名門李氏之唐比較像樣。

洧州、鄧州、顯州等州前後歸降。後來更有濮、許、亳等十一州絡繹歸順，其中一些州是曾向王世充表明服從的，也有一些是地方有力人士殺死王世充所任命的長官而投誠的，有些甚至是王世充任命的官員親自來歸。中原一時之間展開了各色各樣的降服場面。

※※※

唐軍誠可謂意氣昂揚；王世充則因諸州倒戈而陷於孤立的狀態。

（非打開一條路不可……可是，難道我只有這條路可走嗎？……）

這是王世充極不欲採取的方法，然而為了脫離目前的困境，除此之外似乎別無他途。

他的想法是，向割據河北的竇建德請求救援。王世充雖然非常討厭野盜出身的竇建德，但處於目前的情況下，是由不得他談論好惡問題的。

實際上，要說服竇建德，一點困難也沒有。

──要是我完蛋了，接著完蛋的就是你。

只消對他講這句話，他是絕對不會袖手旁觀的。

洛陽陷落後，唐軍下一個攻擊目標一定是河北。竇建德當然也知道這一點才對。

──現在我們可以聯手抵抗唐。要是我被打敗，你得獨自對付唐哦！

王世充對竇建德請求救援，仍要保持不卑不亢的態度。強調「對你本身也有好處」之意的密函，遂送到對方手裡。

以秦王李世民為總司令官的唐軍，內部也不是毫無問題。

（我不要以李家或父親家臣的身份打仗，而是要以李世民的身份，率領自己的家臣打仗！）

這是他熱切盼望的一點。

年輕的李世民擁有的家臣，以討伐劉武周時歸順他的一些人為主。然而這些人的素質並不好。宋金剛部將尋相以及諸多降將，都離開唐軍逃亡而去。

唐軍將校自行開會，討論的結果是：

──劉武周的部下根本不能信任。以尉遲敬德為例，一旦開戰，那個傢伙說不定會從背後偷襲我們。我們不如現在就把他抓起來！

他們於是擅自將尉遲敬德監禁起來。

「最好把他殺掉！」

身居尚書此一要職的殷開山，如此向李世民建議。

「為什麼要殺他呢？」

「驍勇絕倫如敬德者，絕對無法忍受被監禁的屈辱，他一定會懷恨在心。為不留後患，現在就處理掉為宜。」

「我不認為如此，」李世民搖頭道，「倘若他有意背叛我們，應該會比尋相先背叛才對。不管怎樣，立刻把他釋放，並且送到我這裡來吧！」

尉遲敬德前來時，李世民給他黃金，並且說道：

「我認為你我意氣相投。有些人說的話，我根本只當耳邊風。遺憾的是，他們辱沒了你，你如果一定要離開唐軍，就把這些金子拿去當旅費吧！」

尉遲敬德默然收下金子，卻仍留在唐軍營區內未離開。

一天，李世民僅率領五百騎，登山至洛陽郊外北邙山的北魏宣武帝（六世紀初在位）之陵。此舉是為了要偵察洛陽，結果，他的部隊為鄭（王世充）之大軍所包圍。

鄭國猛將單雄信，持槍策馬向李世民直奔過來。此際，大喊一聲「找死！」往前衝出的，正是尉遲敬德，槍尖一閃處，單雄信的坐騎已轟然倒地，單雄信被拋得遠遠的。尉遲敬德立刻回身，護著李世民離開。

※※※

於高祖武德四年（公元六二一年）四月至五月間，在武牢縣汜水河畔展開的李世民與竇建德之戰，可以說是爭霸天下一決雌雄的大決戰。

事實上，在鄭國使者王琬（王世充之侄）前來請求救援之前，竇建德已暗中進行出兵的準備。只是，他絕對要王世充向他低頭。在被請求之下，見義勇為，拔刀相助。──這是他期望的形態。因此，在鄭國使者來到之前，他始終沒有採取行動。

野盜竇建德如此意氣用事，他似乎因此坐失良機了。

接到竇建德開始蠢動的消息時，李世民的決斷可謂神速之極。他率領絕大部分的軍隊，向東出發。

「洛陽擱下來不管嗎？」

擔任監督任務的殷開山問道。

「洛陽不足為懼，洛陽宮殿已等於一座大牢。擔心囚犯造反的是王世充，而不是我們。我們管它幹什麼？」

李世民如此回答。

洛陽政權在王世充的統治之下，實行的是恐怖政治。民間設有五家四鄰連坐制，迫使人民無法逃離惡政的掌握，宮中的情形則更為嚴厲。如李世民所說，那無異是一座大型牢獄，身在裡面的都是王世充的囚犯。害怕他們的是把他們關起來的王世充，而不是站在攻打立場的李世民。

李世民之所以毫不遲疑地揮軍向東，是因為他知道竇建德才是可怕的敵人。雖然竇建德乃野盜出身，但在施政上卻頗有一套，因而甚得人心。

（倘若竇建德和王世充結為一體，人們一定會擁戴竇建德為領袖吧？其結果是這個政權將甚難推翻。因此，非趁早將他打垮不可。）

李世民一想到自己的使命就振奮起來。

「最好的作戰策略是先使對方陷於疲憊不堪……」

他認為一鼓作氣打倒對方，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採取長期作戰是唯一的途徑。敵軍開始顯露疲態時，李世民已著手進行早就準備好的作戰方式。

那就是「煙幕作戰」。

排成橫列隊伍的唐軍，聲勢震天地前進過來。中國的陰曆五月天是非常乾燥的時節，黃河邊的黃土地帶尤其容易揚起沙塵。這時候，如果仔細觀察，一定會發現唐軍的攻擊態勢有些奇妙才對。

「他們的攻擊態勢實在奇妙……用那樣的方式跑路，不是會很累嗎？」

竇建德露出訝異的表情說。

「敵人累不累，關我們什麼事！」一名部將道。

「這不是普通的跑法，他們每個人都故意把腿抬高，用這樣的方法並不能跑得更快，只會消耗體力啊！」

竇建德看出唐軍的攻擊態勢奇異，卻猜不透意圖何在。

實際上，唐軍先頭部隊的進擊，目的只是在揚起濛濛沙塵。因為這將成為煙幕，使竇建德軍隊的視線大受影響。唐軍的另一部分，則已在沙幕的掩護之下，迅速移動。指揮部隊移動的，當然是李世民。

「咦！……後面怎麼會有敵軍呢？」

「部分敵軍繞到後面了！」

竇建德軍頓時大為狼狽。敵人在前面是戰爭的常規；背後出現敵人，會使己方士兵產生無路可退的不安全感。竇建德軍隊的士氣，一下子就滑落了。

「原來是李世民的詭計！」

竇建德這時候才恍然大悟，然而為時已晚。

唐軍旗幟在竇軍背後高高揚起。竇軍已喪失戰意，大家都急著想逃。

「這是計略！敵軍為數不多，不足為懼！」

竇建德拚命大聲喊叫，卻怎麼也喚不回已開始潰走的軍隊。

汜水之戰，結果唐軍大勝。竇建德為唐軍車騎將軍白士讓、楊武威等人俘獲，被帶到李世民面前。

「我們是為了討伐王世充前來的。算來和你無關，你卻越境攻打我們，這是為什麼呢？」

李世民詰問道。

「我不發動攻擊，你們遲早也會攻打我；我當然要先發制人啊！」

這是竇建德的回答。

夏（竇建德）軍於汜水之役被俘的人數達五萬之多。李世民當天就把他們全部釋放，使之回鄉。王世充聽到竇建德在汜水戰敗的消息，立即向唐歸降。

## 一九二濁流天上來

劉軍兩萬騎大軍渡過洺水，準備將唐軍要塞一個一個踏為平地。大群馬隊馳過乾涸的河床，揚起陣陣沙塵。兩萬騎馬隊的一半左右越過洺水時，異變驟然發生。

※※※

王世充和竇建德從舞台上消失後，世上已無頂尖人物。

秦王李世民凱旋長安是武德四年（公元六二一年）七月甲子日的事。李世民戴著的黃金頭盔，在陽光下閃閃發光。他率領李勣等二十五名部將和萬騎鐵騎兵，威武隊列的前頭和後尾都有樂隊，猛奏著雄壯軍樂。

「我一定要瞻仰一眼秦王殿下。」

「聽說，殿下長得帥極了！」

人們如此交談著，等待隊列通過。觀眾第一個想看的當然是年輕的秦王李世民，順便想看的則為被關在囚車裡的王世充和竇建德。騎在馬背上的李世民看得很清楚，但被關在陰暗囚車的王、竇兩人，則只能看到影子而已。

「沒關係，橫豎很快會在東市斬首，到時候再看個夠吧！」

「今天能看到秦王殿下，我已經心滿意足了。」

數日後，在東市舉行處刑，但被斬的只有竇建德一人。

秦王曾謂將免臣一死。──由於王世充如此主張，因此得免人頭落地。他被降為庶人，並流放至蜀地。結果，於雍州被監禁期間，王世充為定州刺史獨孤修德所殺。

兩年前，洛陽就曾經有過殺害王世充向唐投降的計劃。後來，這個計劃洩漏，有關人員悉數被殺，司隸大夫獨孤機也是其中一員，而獨孤修德就是其子。父仇難忘，這是報仇的好機會，他於是把王世充殺掉。獨孤修德也因此而丟官。

竇建德和王世充被打倒後，確實已無頂尖人物。但過去鮮少受人注意的一個叫劉黑闥的人，突然竄紅起來。默默無聞的劉黑闥之所以勢力急速膨脹，原因是吸收了竇建德的舊部。

分散在河北各地的竇建德舊部，一直注目著被帶到長安的頭頭命運如何。

──倘若頭頭獲得赦免，我們就向唐歸順。

這是他們的想法。結果，頭頭被處斬，而王世充只受到流放處分！

──對士大夫寬厚，對我們卻斬草除根！

他們做如是想，是極自然的事情。

實際上，與唐激烈對立、不斷爭鬥的是王世充，在汜水之戰之前，竇建德軍隊幾乎未曾和唐軍發生過激烈戰事。雖然王世充是西域出身的人，倒也是隋朝大臣。唐朝念其身份，因而從輕發落──竇建德舊部如此認為。

野盜一概誅殺！──對竇建德的處刑，等於是唐朝宣告此一方針。他的舊部於是決定不歸順唐。剛好在這個時候抬頭的劉黑闥，遂成為他們投靠的對象。

如前所述，野盜出身的竇建德絕非泛泛之輩，而是個深受部下愛戴的傑出領袖。他和家人過的是樸素生活，對部下的照顧卻到無微不至的程度。因此，他被抓後，部下都非常關心他的命運。

劉黑闥之所以殺害唐朝官員，並在河北一帶大肆施虐，其實可以說是唐朝咎由自取。倘若情形相反，或許不至於發生這起事件。如果被處死的是王世充，相信沒有人會為了替他報仇而成為抗唐分子。

兗州徐圓朗也是野盜之一，擁有兩萬名手下。他最初在李密之下，李密滅亡後轉而投靠竇建德。洛陽平定後，他才向唐歸順，不但被任命為兗州總管，更受封為魯郡公。這樣一個人，在看到劉黑闥於河北肆虐後逐漸南下，竟以魯王自稱，與他相互呼應。劉黑闥任命徐圓朗為大行台元帥。

以為戴著黃金頭盔的李世民凱旋後，從此便可以過著太平生活，這是人民一廂情願的想法。

秦王李世民為了要討伐劉黑闥，得再度率領東征軍遠征。他的哥哥皇太子李建成，為了鎮守北方國境，也正在征途之上。

李世民接受討伐劉黑闥的重任是武德四年歲暮發生的事。他於七月凱旋後，復於十二月出發遠征。

討滅劉武周，俘獲大敵王世充，甚至擊倒竇建德──完成這等大事的李世民，可謂功不可沒。父親高祖遂以「天策上將」這個史無前例的稱號授予他，並且勅定其位在王公之上。

另一方面，河北的劉黑闥則以「漢東王」自稱，定年號為「天造」，以洺州為首都。他是貝州（今河北省南部，臨山東省境的清河縣）出身的人，與竇建德是青梅竹馬的玩伴。年輕時候就是個無賴漢，最喜歡喝酒和賭博，從沒幹過正當職業。

他跟過幾個首領，幹的都是強盜勾當。最先成為郝孝德的手下，後來跟隨李密，李密逃亡至長安後，他在王世充手下擔任馬軍總管，也就是騎兵隊隊長。河北是名馬產地，這個地方的人都擅長騎馬。

後來，他為幼時朋友竇建德收容，並且被封為漢東郡公。

劉黑闥膽大包天，更長於奸智，因此竇建德經常叫他潛入敵陣，從事擾亂工作。劉黑闥擅長奇襲作戰，惟甚少有大規模正式會戰的經驗。李世民知道這一點，因此，企圖與他展開大型會戰。

唐軍進入洺水城，其地在河北省南部，與劉黑闥的基地相當接近。結果，唐軍駐進的洺水城在劉軍攻打之下陷落，守將羅士信亦於此役中陣亡。

「小鬼！現在知道我的厲害了吧！」

劉黑闥在洺水城上望著洺水對岸，得意洋洋地道。

這時候，李世民已在洺水城對岸放置許多要塞。這些要塞不知道是什麼時候建好的，大概是在進行洺水城攻防戰時，一口氣建造的吧！

唐軍建造的要塞，目的在於切斷劉軍糧道，接著唐軍竟展開劉軍最為拿手的游擊戰，在各地襲擊劉軍的糧食補給隊。唐軍各要塞之間的聯繫非常緊密，使用間道的急使，利用旗子的信號、放狼煙等各種聯絡方法彼此互通劉軍輸送隊的動態。接到消息後，由最接近的要塞迅速派出鐵騎，以秋風掃落葉之勢攻打輸送隊，並且奪走糧食。

「不久，他們會傾巢而出。到時候就會有好戲看了！」

李世民對部下如此說。

當一部分劉軍渡河攻打過來時，唐軍只是緊閉要塞大門，根本不予理會。

「來多少就殲滅多少，這樣不是更好嗎？」一些幕僚做此建議。

李世民卻搖頭不允：

「等到糧食盡時，他們一定會全軍出動，那將是一群肚子餓得要命的匪賊。我們留到那個時候再看好戲吧！」

補給線被切斷的劉黑闥軍，將兵都已彷徨在飢餓線上，最後，他們只有打開城內、傾巢而出一途。

在今日的地圖上，河北省的洺水這條河是用點線表示的。也就是說，這條河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時候都沒有水，只在極短期間能見到少量流水。這情形在唐代就如此。

陰曆三月時，成為水源的太行山脈的雪開始融化，流水現象因而產生。而李世民此時據在上流處，把這水流堵住了。

如果是經常順流不息的河，水流突然減少，當然會使人起疑。但這卻是一條平時就不見水流的河。

──應該開始有流水了呀？

或許有人想到這一點而感覺訝異。但自然現象發生變異也是常有的事。

──今年，水流大概晚一些才會來吧？

這些人只做如是想。

沒有河水，當然有利於全軍出擊。

「現在發動總攻擊！把那個小廝的頭砍下來！徐世勣則要活捉！我要親手把他吊死！」劉黑闥在馬背上揮動白刀，連連高喊。他把李勣的名字用舊名徐世勣叫出來。這兩個人過去在李密手下時是同僚。

知道劉軍將舉全軍攻打過來，李世民就開始計測時刻。水流速度他是早就測量過的。

「時間到！現在放狼煙！」

李世民一聲令下，狼煙立刻點放。這是通知上游的人潰決水壩。

劉軍兩萬騎大軍渡過洺水，準備將唐軍要塞一個一個踏為平地。大群馬隊馳過乾涸的河床，揚起陣陣沙塵。兩萬騎馬隊的一半左右越過洺水時，異變驟然發生。

先頭部隊已和唐軍接觸作戰。如同劉軍舉全軍出擊，唐軍也發動全軍迎擊。

熾烈的戰鬥已經展開，劉軍的後續部隊一部分還在乾涸的河床上。就在此時，一股濁流猛然激湧而來，其勢正可以用張開大口的巨龍來形容。

「咦！……這是怎麼回事？」

「這水哪裡來的？」

劉軍做夢都沒想到這時候會有這樣的激流洶湧而至。

※※※

──洺水之水，大至深丈餘。

史書如此記載。後續部隊發出尖叫聲，無數人馬一下子就被濁流吞噬。

「救命呀！」

即將溺斃的這些人喊出的求救聲，傳到正在戰鬥的劉軍將兵耳朵裡。

「後面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莫非我們受到前後夾擊？」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後面是河呀！」

回頭看過去的人，沒有一個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不是滔滔洪流嗎！那是被攔住的河水，一下子衝了過來，因此，水勢非常洶湧。水流衝起河床的淤沙變成濁流，浪濤呈現萬馬奔騰之勢。

「我們的退路被切斷了！」

到處揚起驚慌之聲。這些聲音立刻使正在戰鬥中的將兵戰意為之大挫。

「快！趁這個時候發動猛攻！」

秦王李世民咆哮似的喊道。

「我們得勝了！」

他揚起馬鞭，做了勝利的宣言。

（這場戰爭我們被打敗了……）

劉軍將兵皆作如是想。現在只有逃命一途而已，可是掉頭想跑，眼前看到的卻是滾滾濁流。

「不要想逃！我們已經無路可逃了！大家拚死奮戰到底，現在唯有展開死戰才能活命！」

然而狼狽不堪的將兵，根本聽不進劉黑闥說的話，結果，大多數劉軍都在河岸被殺。

──斬首萬餘人，溺死者數千……

史書如此記錄唐軍的戰果。

劉黑闥率領部將范願等二百餘騎，好不容易脫離戰場，往北竄逃。他準備前去投靠突厥。

高祖李淵於太原舉兵攻打長安時，曾向突厥借過兵馬。從那個時候起，突厥便有了小覷唐的風氣。當時，唐代州總管李大恩鑒於突厥發生饑饉的事實，建議長安派兵奪取其馬邑之地。朝廷接納李大恩的建言，授兵殿內少監獨孤晟與李大恩共同攻打馬邑。結果，由於獨孤晟的軍隊在時間上有所耽誤，這個計劃功敗垂成。

雖然奪地一事不成，突厥卻為此事大為憤慨，劉黑闥從洺水逃抵時，突厥頡利可汗對他道：

「我借給你兩三萬騎兵，你去攻打新城李大恩，如何？」

新城在現在大同市附近，李大恩率領軍隊駐紮該地。在唐軍手下吃過敗仗的劉黑闥，當然不會不接受這個建議。

「這是求之不得的事情。我一定要把唐軍殺得片甲不留，一雪洺水敗仗之恨！」

劉黑闥遂率領數萬突厥軍，長驅前往包圍新城。

長安朝廷得知後，立刻派右驍衛大將軍李高遷前往救援。然而在援軍尚未抵達前，新城已不敵劉黑闥的包圍攻擊而陷落。李大恩於此役中陣亡。

劉黑闥率領突厥兵繼續南下，然而借來的兵畢竟無法指揮如意。唐朝廷改派世民的弟弟齊王李元吉前往討伐。想不到李元吉連勢力已減弱許多的劉黑闥都打不過。

皇太子李建成隨即奉派前往討伐。翌年正月，劉黑闥在饒陽為部下所捕，與弟弟劉十善一起在洺州被斬。

河北至此已大致平定。

（請看捌．日月臨空）